

北　史

第三冊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二十四史全譯



主　　編　　許嘉璐
副 主 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周國林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北史/周國林分史主編 .—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2004.1
(二十四史全譯/許嘉璐主編、安平秋副主編)
ISBN 7-5432-0885-7

I.北… II.周… III.①中國-古代史-北朝時代-紀傳體②北史-譯文 IV.K239.204.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3)第 052607 號

二十四史全譯

北 史

(全四冊)

策　　劃 北京古今出版策劃有限公司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周國林

出版發行 世紀出版集團·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號 www.ewen.cc)
經　　銷 各地新華書店

印　　刷 商務印書館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規　　格 開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張 172.75 字數 4,312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ISBN 7-5432-0885-7/K·88
定　　價 全套 88 冊 12 000 圓
《北史》4 冊 550 圓

如有印裝錯誤,請與承印廠聯係。 T:56628900×813

二十四史全譯

書名題簽　江澤民

本書列入

國家“十五”出版規劃重點圖書

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重點項目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規劃重點項目

《二十四史全譯》編譯人員名録

顧　問　周　林　鄧廣銘　何兹全　陰法魯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史記》　安平秋

《漢書》　安平秋　張傳璽

《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北齊書》　許嘉璐

《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南史》　楊　忠

《魏書》、《北史》　周國林

《周書》、《隋書》　孫雍長

《舊唐書》、《新唐書》　黄永年

《舊五代史》、《新五代史》、《遼史》、《金史》　曾棗莊

《宋史》　倪其心

《元史》　李修生

《明史》　章培恒　喻遂生

譯　審（按姓氏筆畫排列）

江曉原　安平秋　李　勇　李夢生　孟繁華　周國林　孫雍長
翁俊雄　倪其心　章培恒　許嘉璐　郭樹羣　陳美東　曾棗莊
黄永年　喻遂生　楊　忠　趙慎修　顧全芳

譯　者（按姓氏筆畫排列）

刁忠民　于正安　于振波　于　潔　文師華　尹　波
王永强　王玉德　王延武　王志平　王建明　王建莉
王武子　王其禕　王洪涌　王清淮　王淑珍　王雪玲
王　嵐　王義謀　王德保　王曉波　王學晉　王麗萍
牛致功　毛遠明　毛雙民　兰　瑞　甘　露　石世華
田　農　史建橋　安平秋　匡鵬飛　吕玉蘭　曲安京
朱小健　朱元寅　朱邦薇　朱　玫　朱習文　朱瑞平
任　明　沈　重　汪少華　汪聖鐸　辛德永　冷鵬飛
杜華雲　李文澤　李　宇　李成甲　李仲祥　李　更
李長庚　李　林　李明曉　李季箴　李　軍　李海霞

李真瑜　李晉卿　李培芬　李國祥　李夢生　李　鳴
李曉明　吴大逵　吴洪澤　吴　鷗　余光煜　余和祥
余讓堯　邱居里　何本方　何宗旺　武建宇　屈超立
孟美菊　尚俊生　易　敏　虎維鐸　卓連營　周少川
周信炎　周國林　周　勤　周曉薇　祝尚書　胡迎建
胡和平　胡　茜　段塔麗　姚偉鈞　紀志剛　紀德君
海毓珹　凌左義　高華平　唐光榮　唐建金　唐　瑛
秦　良　馬辛民　馬秀娟　馬美信　馬雪芹　馬啓俊
袁明望　袁　敏　孫力平　孫湘雲　孫雍長　孫曉梅
倪其心　徐奇堂　徐　勇　許紅霞　郭士模　郭立傑
郭松柏　郭盛熾　郭　齊　郭鳳花　郭劍英　郭樹羣
郭聲波　張文澍　張立生　張和生　張怡青　張　羿
張海青　張　耕　張國艷　張　猛　張　萍　張傳璽
張賢蓉　張艷雲　曹亦冰　曹道衡　曹霜霜　陸三强
陳小盟　陳小監　陳正宏　陳　可　陳芳嵐　陳秉才
陳東有　陳　捷　陳蔚松　陳曉華　陳曉强　陳曉蘭
陳鴻彝　梅俊道　崔文印　崔玉生　崔　混　崔曙庭
馮建民　曾棗莊　曾貽芬　曾　濤　閔慶定　超茶英
彭久安　黄永年　黄壽成　黄鳳顯　黄　毅　黄曉琴
葉樹發　喻遂生　鈕衛星　舒雅麗　焦　傑　賀嗣真
雷巧玲　賈二强　賈國偉　賈燕子　董　明　董恩林
董艷艷　楊世文　楊玉芬　楊洪林　楊　昶　楊海崢
楊麗嬌　解　冰　漆永祥　寧德衛　廖振佑　廖　强
鄭文瀾　鄭利華　趙二冬　趙立偉　趙伯陶　趙清永
趙望秦　趙　隄　趙慎修　趙澤光　趙　燕　熊　焰
鄧　飛　鄧瑞全　樊善國　歐昌俊　樂秀拔　劉小文
劉友林　劉玉才　劉延捷　劉建梅　劉　虹　劉敏芝
劉　瑛　劉　琳　劉　寧　劉漢東　劉韶軍　劉曙光
龍德壽　賴玉勤　閻萬鈞　韓結根　盧仙文　盧華巖
盧　偉　錢兵山　鮑道蘇　謝紀鋒　戴訓超　薛平栓
魏達純　譚漢生　嚴學軍　羅　超　羅會同　羅維明
蘇文英　蘇保榮　顧永新　顧全芳　顧志華　龔汝富
龔祖培

《二十四史全譯》文字整理説明

《二十四史》所涉及的文字包羅萬象，浩如烟海。作爲古籍整理和文白對照版本，如將工作本原文字完全照搬，則具有許多不合理性和不可行性。因此，對原文文字的整理是必然的。在這方面，我們主要作了如下工作：

(一)字體

我們這部書是繁體版，按編委會的要求，全書通篇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 1955 年聯合發布的《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和其後有關規定中認定的規範字。并以此爲依據，規範用字，以避免大量的古字，造成讀者閱讀困難。對原文中的通假字及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中的異體字予以保留。這是本書關於用字的基本原則。

在此基礎上，對原文中大量存在的異體字，我們采取了具體分析、區别對待的方法，力求落實國家對語言文字的有關規定，同時亦兼顧到古籍的特殊性。爲此，我們首先根據《漢語大詞典》、《漢語大字典》、《辭源》等工具書對《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 1027 個異體字逐字進行了辨析，并將其分爲兩類：

第一類爲：如果原文中的某個異體字所具的詞義範圍等于或小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將此類異體字一律改爲規範字。例如：

①“幚”、“幇”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幫”。

②“氷”爲異體字，改爲規範字“冰”。

③“畞”、“晦”、“畆”、“畝”、“畂”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畝”。

此類異體字共 784 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 76%。一般情況下，均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

第二類爲：如原文中某個異體字所包含的詞義範圍大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須先對該異體字進行辨析，以確定其在具體語境中的含義，然後再决定取舍。如該異體字在原文中具體的詞義與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相同，則可將前者改爲後者；如前者的具體的詞義是後者所不具備的，則不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而須保留該異體字，以免造成混亂，影響文意。現以如下幾組字爲例，舉證説明：

菴(異體字)

庵(規範字)

①“編草結菴不違凉暑”《南齊書·竟陵文宣王子良傳》

此句中的“菴”指草屋，與“庵”的詞義相同，可將其改爲規範字“庵”。

②“太后嘗以體不安服菴閭子”(《北史·后妃傳·魏文成文明皇后》)

此句中的“菴”指植物名,即青蒿,而“庵”不具有此義,故不改“菴”爲“庵”,而保留原字。

③“本支菴藹四海蔭焉”(《晋書·后妃傳》)

此句中的“菴”讀 yǎn,“菴藹”指茂盛的樣子,爲固定詞組,故不改“菴”爲“庵”,而保留原字。同樣,“菴蔚”一詞中的“菴”也不改爲“庵”,而保留原字。

齎(異體字)

賫(規範字)

①“乃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史記·秦始皇本紀》)

此處的“齎”指携帶,與“賫”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賫”。

②“傷誠善之無辜兮齎此恨而入冥”(《後漢書·馮衍傳》)

此處的“齎”指懷、抱,與“賫”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賫”。

③“平既娶張氏女齎用益饒”(《史記·陳丞相世家》)

此處的“齎”通“資”,與“賫”詞義不同,不可改爲“賫”,須保留原字。

④“齎以薑棗”《史記·滑稽列傳》

此處的“齎”通“齊”(劑),指調配,與“賫”詞義不同,不改爲“賫”,須保留原字。

釐(異體字)

厘(規範字)

①“失之豪釐差以千里”(《史記·太史公自序》)

此句中的“釐”指長度,與“厘”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厘”。

②“乃詔有司釐定”(《新唐書·禮樂志十一》)

此句中的“釐”指整理,與“厘”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厘”。

③“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朕躬”(《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釐”讀 xī,指福,與“厘”詞義不同,不改爲“厘”而保留原字。

④“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此句中的“釐”讀 xī,指祭祀用的肉,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⑤“魯人更立釐公”(《史記·齊太公世家》)

此句中的“釐”通“僖”,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⑥“釐辫麥也始自天降”(《漢書·劉向傳》)

此句中的“釐”通“來”,指小麥,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⑦“父没則妻後母兄亡則納釐嫂”(《後漢書·西羌傳》)

此句中的“釐”通“嫠”,指寡婦,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爲“厘”而保留原

字。

拏挐(異體字)

拿(規範字)

①"不得拏訪追贓(《明史·劉澤清傳》)

此處的"拏"指捉拿,與"拿"同義,改爲規範字"拿"。

②"不聞拏音而後敢乘"

此句中的"拏"指船檠,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爲"拿"而保留原字。

③"禍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漢書·嚴安傳》)

此句中的"挐"指連綿、連續,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爲"拿"而保留原字。

炤(異體字)

照(規範字)

①"挈火夕炤"

②"九司炤序"

③"分炤星晢"

④"循規烈炤"

以上四句均摘自《南齊書》卷十一。如按《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的規定,其中的"炤"只能都改爲"照",于此顯然不妥。因爲"炤"另外亦是"昭"的異體字。此處"炤"的詞義不易辨析,爲避免歧義,一律保留原文用字。

喋(異體字)

蹀(規範字)

①"今已誅諸吕新啑血京師"(《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啑"讀 dié,"啑血"指踐血而行,謂殺人流血遍地,與"喋血"詞義相同,按《漢書·文帝紀》作"喋"。故將此處的"啑"改爲規範字"喋"。

②"始與高帝啑血盟"(《史記·吕太后本紀》)

此句中的"啑"讀 shà,通"歃"。《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中有曰:"王當歃血而定從。"其中"歃血"一詞正與例句中的"啑血"同義而不同字。因此雖異體字表中并未將"啑"收爲"歃"的異體,但爲保持本書同一詞匯用字的一致性及規範性,且區别于上例中的"啑 dié 血"一詞以避免混亂,故將此處的"啑"改爲"歃"字。原文中這類字的改動另見下例:

敺(異體字)

驅(規範字)

①"老弱奔走敺畜産遠遁逃"(《漢書·匈奴傳上》)

此句中的"敺"指驅趕,與"驅"同義,故改爲規範字"驅"。

②"至相敺擊"(《南齊書》卷十六)

此句中的"敺"通"毆",不能根據《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將其改爲"驅",故

將此處的“毆”改爲“毆”。

以上幾組例證中的語言文字現象較爲復雜,不能將其中的異體字一概而論地改爲《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相應的規範字。此類異體字共243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24%。

除了《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異體字之外,對于原文中出現的,而該表未收入的異體字,我們也按上述原則進行了處理。凡有其規範字的,經辨析後能用則用,不能用的則保留原字。下表中括號内的異體字均摘自原文,它們大致相當於前面所講的第一類異體字,在一般情况下,我們都將其改爲規範字。此種情况甚多,不能一一盡列。現將改動的出現次數較多的字例示如下:

髀(髀䯗)　缶(缻)　黎(𥝩)　禪(禫)
辯(𧫷𧫷𧫷)　蓋(葢)　𦵡(𦵡勢)　善(譱)
飆(飇飈)　剛(𠟍)　料(𣂃)　觴(𩡫)
餅(𩞄)　詬(詢)　躪(蹸)　舐(䑛)
豺(犲)　轂(穀)　櫺(欞)　疏(踈䟽)
躔(躚)　罐(鑵)　騮(駵駠)　搜(捜)
諂(讇)　駭(駴)　孿(孿)　髓(髓)
嘲(謿)　侯(矦)　裸(𧞣)　鎖(鏁)
齔(齓)　齏(韲)　美(媺)　踏(蹹蹋)
弛(弛)　羈(覊)　滅(烕)　柝(榛檬櫄)
欸(欵)　悸(瘁)　秣(餗)　蜿(蟠)
垂(𠂐垂)　奸(姧)　粦(𥺁)　腕(掔)
齪(𨇆)　殲(殱)　腦(𦞦)　尪(尩尫)
瓷(甆)　韉(韀)　旆(斾)　誤(悮)
蹙(蹴)　剿(剿)　篷(篷)　舄(舃)
啖(嚪)　秸(稭)　睥(睤)　隙(隟隙)
島(嶋)　截(截)　媲(媲)　淑(潄)
登(豋)　贐(賮賮)　撇(撆)　璇(琁)
鐙(鞻)　鯨(鱷)　愆(僁僁愆)　燕(鷰)
貂(鼦)　鞠(鞫)　鍥(㓗)　腰(署)
斗(㪷)　絶(㡭)　煢(煢)　燁(爗)
陡(陡)　誑(誆)　蛆(胆)　曄(曅)
扼(搤)　框(閶)　麯(麴)　彝(彛)
愕(愕)　髡(髠)　紝(絍)　癰(癕)
鋒(鏠鋒)　攬(擥擥)　穤(穤)　禹(禽)
蜂(蠭)　雷(靁)　潸(潸)　輿(轝)

籲(龥)	燥([illegible])	煮(鬻)	棕(椶)
鳶(䳒)	瀦([illegible])	裝([illegible])	菹(葅)

另外“秏”爲“耗”的異體字(《漢語大詞典》P4739),但在《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并未收入,對此類字要具體辨析:

“秏”作消耗、消費解時可改爲“耗”,如“士卒多秏,無尺寸之功”(《史記·李斯列傳》)中的“秏”可改爲“耗”。

“秏”通“眊”指昏亂時不改爲“耗”。如“天下秏亂萬民不安”(《漢書·董仲舒傳》)。

“秏”讀 mào,指無的時候不改爲“耗”,如“市中星衆者實其虛則秏”(《史記·天官書》)。

對原文中人名、地名等專名中出現的異體字,我們在基本不動的原則下也有辨析,目的也是爲了讀者閱讀時不產生歧意。如:“聃”、“耼”統一爲“聃”,“毌丘”、“母丘”統一爲“毌丘”。“鼂錯”、“鼌錯”統一爲“鼂錯”。地名中的“涼”、“況”、“峯”、“兗”等字,則均改爲“凉”、“况”、“峰”、“兖”等。如果專有名詞雖有異同,但讀者辨析無困難的,也在史自統一的原則下保持原文。如《舊唐書》爲“長孫无忌”,《新唐書》爲“長孫無忌”。專有名詞詞意爲歷史沿革的,亦不予統一,如:太山、泰山,雒、洛,勃海、渤海。

對原文中某些字,也本着從衆從俗的原則作了特殊規定。如“異”、“棄”、“災”、“傑”、“淚”等字,不一律依規定改爲“异”、“弃”、“灾”、“杰”、“泪”等,而保留原字。

對原文中某些訛字則參校殿本及中華本一律徑改。如:

“卧病床第”(《元史》卷一百四十九),查無“床第”一詞,據文意“第”當爲“笫”之訛,故校改爲“笫”。

“設爼豆習禮讓”(《元史》卷一百九十五),查無“爼”字,據文意當爲“俎”之訛,故校改爲“俎”。

(二)字形

本書所用字形一律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1964年聯合發布的《印刷通用漢字字形表》規定的新字形。

對原文中不規範的字形,如“杞”“妃”等字的右邊印成“已”或“巳”的一律改爲規範字形。對史書中爲避“正諱”、“家諱”等而造成的缺筆現象,凡不能查實的衹好一仍其舊,留待專家討論。

《二十四史全譯》版式説明

我們把《二十四史》譯爲白話文的宗旨是使更多的人讀懂《二十四史》,因此譯文力求準確傳述原文信息。但因爲存在着古、今文兩個系統之間事物、概念、詞語的差别,二者並不是一一對應的,翻譯中某種程度的“增”與“減”的替代幾乎是不可避免的。爲了盡可能減少由此造成的信息傳達的不準確,故附排原文,使讀譯文時有所參照。又根據現代人的閲讀習慣,把版式改爲横排,用兩欄相隔,原、譯文對排,段自取齊,便於讀者對讀對核。這樣大的版面變動,必然牽扯到史文原本的標題、目録之安排的合理性問題。爲此,我們以百衲本爲底本,參校了殿本、中華書局校點本的目録、標題、版面等有關形式,作了一些調整,謹説明如下:

(一) 關於紀志表傳

《二十四史》作爲紀傳體史書,其體例創成於司馬遷的《史記》,爲歷代編纂者所遵循。内容一般分爲紀、志、表、傳四部份,但又各有不同。其中《三國志》、《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南史》、《北史》無志;《後漢書》、《三國志》、《梁書》、《宋書》、《南齊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北史》、《晉書》、《南史》、《隋書》、《舊唐書》、《舊五代史》十五史無表。其順序基本如紀一、志二、表三、傳四排列,也有兩種不同情況。一是《後漢》、《魏書》志在傳後。二是作爲斷代合史的幾部史書,其中《三國志》和《舊五代史》,是分别各國排列紀、傳部份;《南史》、《北史》無志無表,紀傳部份不分國别按紀一傳二排列;《新五代史》是考(即志)在傳後,在世家之前,十國年譜(即表)在世家之後。如上兩種情況中,我們對《後漢書》及《三國志》作了改動。《後漢書》紀傳部份是六朝時宋人范曄所作,而《後漢書》的三十卷志是梁朝劉昭從晉朝司馬彪的《續漢書》中補出,所以百衲本及中華本都是紀傳與志分編,志書卷目單列序號,而殿本在整理刊刻時已將志改在紀後,統一排卷目。我們認爲,從叢書的角度説,殿本的排列更適於統一的原則,故《全譯》參用了殿本《後漢書》的排序形式。我們也查閲了有關資料,對《三國志》作了分析。文獻記載,《三國志》在西晉初年成書時爲三書:《魏書》三十卷、《蜀書》十五卷、《吴書》二十卷。中華書局點校本《三國志》出版説明有言:“《三國志》最早的刻本——北宋咸平六年(公元 1003 年)國子監刻本,《吴志》分爲上下兩帙,前有刻《吴志》的牒文。後來紹熙的重刻本裏,也保留着一頁咸平國子監刻《蜀志》牒文。可知咸平刻書時雖已合併爲《三國志》,但還是三書分别發刻的。”《三國志》成書七百餘年後傳至北宋時期時,當時

雕版印刷技術成熟,使正史的合刊整理成書有了可能,並成爲當時流行的出版形式,於是出現了從宋淳化年間刊刻的《三史》到嘉祐年間刊刻的《十七史》。應新體式的需要,記魏文帝黄初元年至晉武帝太康元年六十年間史事而分刊的《魏書》、《蜀書》、《吴書》至此合三而一,並且命名爲《三國志》。我們現在見到的二十四史叢刊有三種:一爲武英殿本,一爲商務印書館的百衲本,一爲中華書局的點校本。三本中除百衲本《三國志》是影印宋紹熙重刻本一仍其舊外,另外兩種版本的卷目排列都是從一至六十五卷統一排目,衹是文前標題内容各本有所不同。殿本爲:魏志卷一(頂格),武帝操(另行,前空二);中華本爲:三國志卷一(頂格),魏書一(行末),武帝紀第一(另行,前空二)。我們認爲中華書局所選版本的《三國志》標題形式最適於横排本的編輯。衹是它稱"紀",而且"紀"的序號與"傳"的序號銜接排列,例如:三少帝紀第四、后妃傳第五。這與其他各史紀與傳各自排序號的做法不同。然而殿本《三國志》目録考中第一條已説明:"……惟《三國志》既無本紀之稱,並無列傳之目……,今考證悉遵壽原書例,不書紀傳等字……"依此爲證,我們按殿本去掉《魏志》中的"紀",這樣編排標題,全書就統一了。關於《魏書》、《舊五代史》版本形式歷來無二,因無書證支持,雖然是例外,也衹好保存原貌。《新五代史》是二十四史中自唐開官修史先河後的唯一一部私修史,體例與他史不同,自有歐氏的主張,且歷代版本都如此,我們也不便改動。

(二) 標題序號

由於二十四部史書成書、翻刻的年代不同,各版本類級標題的設置、形式甚至同一標題在各本中的具體内容或有異同。暫就各史中各卷的文前標題而言(它有似現代出版物中的章節標題),我們所見到的情形大致是:一卷爲單一内容的,如紀傳部份傳主占單卷、志書部份每卷衹有單一内容,一般都在卷首出現卷目内容標題;紀傳部份一卷多傳主、志書卷題下有分級内容的,卷目標題在各本中出現的形式很不一致。多數史卷把這級標題標在文前,有些史在文内;還有文前、文内皆無這級標題的(如《舊五代史》列傳)。我們就武英殿本、百衲本、中華書局點校本所輯各史粗略統計了一下,全書列傳部份把傳主之名設在文内的:百衲本有《三國志》(宋紹熙刊本)、《金史》(元至正刊本)、《新五代史》(宋慶元刊本)、《遼史》(元至正刊本);殿本有《晉書》、《舊唐書》、《元史》、《後漢書》、《隋書》;中華本有《元史》、《新五代史》、《晉書》、《隋書》。志書的情況又有例外:殿本的《舊五代史》、《宋史》、《漢書》、《新五代史》、《遼史》諸史中某些志書出現文内標題,中華本的《新唐書》、《魏書》、《南齊書》、《舊五代史》、《宋史》、《舊唐書》、《明史》這七史志書文内亦有標題出現。百衲本各史志書中各卷文内標題時有時無很不統一。此外,還有各種體例不一的情況。史書作爲歷史遺存,不是一世一時一人之作,出現這些現象都可以理解。但是從叢書整理的

角度對體例統一作適度裁奪,在所難免。在編輯過程中,經反復研討,我們决定處理文前標題的原則是:(1)統一將大標題在後的形式,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古本形式有大標題在後、小標題在前的,在版式的演變中逐漸也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了。以《新唐書》文前標題爲例。百衲本所據宋嘉祐本爲"薛李二劉高列傳第十一、唐書八十六",殿本改爲"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李二劉高徐";中華本又改爲"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舉(附仁杲)李軌、劉武周、高開道、劉黑闥(附徐圓朗)"。從上可見大、小標題的次序在歷史上曾有所改變。我們在全譯本中,統一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如,原題爲"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改爲"列傳第四十七(另行)魏其武安侯列傳"(《史記》)。(2)各史中紀、志、表、傳序號拆出,統一排列序號。比如某些史,類傳不加序號,與傳序相混,像《新五代史》中有雜傳十九卷,原文標題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雜傳第二十七……新五代史卷五十七,雜傳第四十五",我們改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列傳第二十七,雜傳一……新五代史卷五十七,列傳第四十五,雜傳第十九"。列傳下的合傳如"宗室"、"后妃",類傳如"列女"、"良吏"及志下的分級內容標題爲四級標題,紀傳中無論專傳或以類相隨的合傳,傳主之名都標注爲五級標題,附傳人物又用小號字附後,可視爲六級。

(三) 標題的文字內容

在三本參校中,我們發現各本的標題都有一部份與內容是不一致的。我們的原則是,以傳文爲準改正文字,格式上的不同,則依三本中多出者改。如上述所談《新唐書》的文前標題,我們依從殿本的形式。統一各史卷的原則是:多數有則補,多數無則删,三本俱無,又没有資料可依的,則付之闕如,把這類卷題祇看作是原本的樣式,以便讀者核對原書查找。像現代出版物一樣,負責詳盡指示卷內分段內容的是段落標題。有這樣的標識,文意更加清晰,也更符合現代人的閱讀習慣。所以,凡有文獻根據的,我們都據之補齊了段落標題,以便讀者檢索。

總之,自宋代首創正史合刊這一出版形式以來,歷代雖云"翻刻",但至少在版式上不是一成不變的。這也説明像《三國志》之類斷代史隨着納入正史系列叢書的系統整理,它在形式上愈發磨滅了當初"别創一格"的特質,而與叢書體例逐漸趨同,從而反映了形式上的整齊劃一確是出版系列叢書的審美需要。爲此,我們在編輯過程中,嘗試着做了一些版式上的調整,至於能否有助今人閱讀,又不悖於纂者的旨意,敬請廣大讀者指正。

《北史》全譯出版説明

從公元420年東晉滅亡到公元589年隋統一全國，我國歷史上形成南北對峙的局面，稱爲南北朝時期。南朝從公元420年劉裕代晉建立劉宋到公元589年陳朝滅亡，歷經宋、齊、梁、陳四代。北朝從公元439年北魏統一北方開始，到公元534年分裂爲東魏、西魏。其後北齊取代東魏，北周取代西魏。北周又滅掉北齊，統一北方。隋篡周以後，又滅掉南方的陳和後梁，於開皇六年（589）統一了中國。記載這段歷史的史書除了南朝四史和北朝四史（所謂"八書"）之外，還有《南史》和《北史》。南朝各史和北朝各史以朝代爲單元，是所謂斷代史；《南史》和《北史》則打通朝代，以歷史時期爲斷限，融匯貫通敍事，是所謂通史。兩史的作者同爲唐初人李延壽。

據新、舊《唐書》及《北史・序傳》記載，李延壽字遐齡，相州（今山東諸城）人。李延壽在隋代没有任何政治活動。唐太宗貞觀初年，他曾協助中書侍郎顔師古和給事中孔穎達做些古籍的"删削"工作，因此有條件看到皇家圖書館的藏書。貞觀五年（631），因母喪去職。服喪期滿後，留在蜀中編次自己所得史料。貞觀十五年，擔任東宫典膳丞、崇賢殿學士。後經令狐德棻推薦，參與撰修《晉書》。因撰修《晉書》有功，轉爲御史臺主簿。在此期間，他撰寫了《太宗政典》三十卷，奏上之後，陞任符璽郎。其後經尚書僕射褚遂良推薦，又參加了《隋書》十志的編寫工作。他通過這些研經、修史的工作，熟悉了修史的體例，並爲他撰寫南北二史準備了材料。李延壽修撰《南史》、《北史》，實際上是繼承父志。據李延壽《序傳》所載，其父李大師在隋末參加了竇建德起義，竇氏用他爲尚書禮部侍郎，並命他做同李唐政權"求和好"的使者。後來和約破裂，竇建德又助王世充抗唐兵於虎牢，引起唐高祖李淵大怒。王世充、竇建德失敗以後，李大師被流放到西會州，貞觀二年五月死於鄭州滎陽縣野舍。李延壽説他的父親少有著述之志，常以"宋、齊、梁、陳、魏、齊、周、隋南北分隔，南書謂北爲'索虜'，北書指南爲'島夷'。又各以其本國周悉，書别國並不能備，亦往往失實，常欲改正，將擬《吴越春秋》，編年以備南北"。李大師在流放中得以恣意披覽史書，並根據編年收集史料，臨死時，以其"所撰未畢，以爲没齒之恨"。李大師時還祇有魏收的《魏書》、南朝沈約的《宋書》和蕭子顯的《南齊書》印行，《周書》、《北齊書》、《梁書》、《陳書》及《隋書》當時都没有人修撰，所以李大師所覽限於宋、齊、梁、魏四代的史書。李延壽續修《南史》、《北史》時情況已大不相同。魏澹的《魏書》和王劭的《齊志》，儘管唐初還成書不久，但在國家圖書館中應當可以看到。李延壽因參加《五經正義》的"删削"工作，因"齊、梁、陳五代舊事所未見，因於編輯之暇，晝夜抄採之"。在參加修撰《晉書》期間，"復得勘究宋、齊、魏三代之事所未得

者”。到貞觀十七年,參加《隋書》十志的修撰,《周書》、《北齊書》、《梁書》、《陳書》與《隋書》都已相繼修成,當時合稱五代史,但因爲無志,故未公布,李延壽因“遍得披尋。時五代史既未出,延壽不敢使人抄録,家素貧罄,又無力雇人書寫。至於魏、齊、周、隋、宋、齊、梁、陳正史,並手自寫”(《北史·序傳》)。又於正史外,“更勘雜史於正史所無者一千餘卷,皆以編入。其煩冗者,即削去之”。前後經過十六年,終於修成南、北二史,並呈請國子祭酒令狐德棻指教,令狐德棻改正乖失不當之處後,將其上奏朝廷。李延壽也上表唐高宗,顯慶四年(659),唐高宗親自爲之作序並詔令頒行。從此,《南史》、《北史》與南北朝諸史同時流行於世。

南、北二史都是祇有紀傳,無志表。李延壽修史時,已有《隋書》十志,涵蓋南北朝各史,李延壽曾參與其事,不再修志,也很自然。惟南北朝朝代更替,人事關係復雜,分合代併,枝枝蔓蔓,未能以表條理之,似爲遺憾。

《南史》、《北史》較之南北朝“八書”,内容有增有減,總的看是減多增少。以南朝史爲例:《宋書》一百卷,《南齊書》五十九卷,《梁書》五十六卷,《陳書》三十六卷,合計爲二百五十一卷,而《南史》僅八十卷,不到四史卷數的三分之一;篇幅不到四史的一半。可以説,内容簡約,行文精練,是南、北二史的突出特點之一。增補方面,本紀主要涉及魏史。較之《魏書》,《南史》增節閔帝元恭,又補西魏文帝、廢帝、恭帝三傳。魏收作《魏書》不收西魏諸事,歷來史家有微辭,《北史》據他史補齊。列傳方面,《南史》增補了王琳、甄法崇、甄彬、鮑行卿、鮑客卿、張彪、吉士瞻、羅研、李膺等人,尤以文藝、孝義、隱逸諸傳增補較多。據不完全統計,較之南朝諸史,《南史》新增人傳者不下百餘人。《北史》增補了梁覽、雷紹、毛遐、乙弗朗、魏思賢等人傳,原有傳記又新增附傳者有元文都、元炬、元褒不下數十人。

二史立傳,頗重門第。傳主增删,似有一原則。凡在隋唐爲官者即保留其傳略,還可溯源追宗,傳及先祖;凡在隋唐無家族勢力的,即使“八書”中有記載,也多有删除。立傳常採用家傳形式,按同一家族的世系編次附例,至有一人傳記而附傳數十人者,幾乎成了這一姓族的家譜。這也是當時風氣使然。時勢如此,理清若干高門世族的來龍去脉,是理解南北朝時期許多重大問題的鎖鑰。

二史增補内容,有不少有重要史料價值。南朝官制中存在“典簽”一官,其淵源、職掌、性質如何,南朝諸正史俱無記載,《南史》許多列傳中增補了不少有關史料,有助於人們對南朝“典簽”制度的研究。《南史》宋文帝紀中文帝“好儒雅,又命丹陽尹何尚之立玄素學,著作郎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各聚門徒”的記載,《南史》齊廢帝東昏侯紀中租稅制度、徭役制度的記載,《蕭琛傳》中南朝郎官之制演變的記載,《郭祖深傳》中對梁武帝殘民佞佛的揭露,《范縝傳》中他不肯“賣論取官”的對話,等等,都是極爲寶貴的史料。這些史料大概就是從李延壽所説“正史中所無”的雜史中取來。

對於南、北史從雜史“小説”中取材,史評褒貶不一。持異議者認爲因此摻入了大量神鬼故事、謡言讖言、戲謔笑料,是它的嚴重缺點。此固有理,然俗言口語入傳文,使人物形象鮮明風趣,則可以看做是對南朝綺靡文風的校正。我們知道,齊梁以來,文格日趨卑靡,書必駢文,言必引經據典。南北朝史書中保存的論文、奏議普遍詰屈聱牙,難以卒讀。二史“除其冗長,捃其精華”,使敍述簡潔清楚,文氣更加流暢,使歷史更具趣味性、人性化,更便於普及,發揮其教化功能。唐宋古文運動領袖歐陽修主持編修的《唐書》李延壽傳中,對此有極高的評價:“其書頗有條理,删落釀辭,過本書遠甚。”當然,在删削過程中也有失誤。如關於

魏孝文帝太和十六年以後的封爵記載,《魏書》均有"開國"二字置於封爵名稱之後和封爵等級之前,如某國公或某開國男等;其後,又往往綴以食邑若干户。《北齊書》與《周書》中也大抵如此。但是,在《北史》裏,李延壽幾乎將"開國"二字及食邑數一律删去。在《魏書》、《北齊書》與《周書》中的"開國"二字及食邑户數,是用以表示實封之制的,無"開國"二字或無食邑户數者,則爲虚封。《魏書·官氏志》明確記載實封爲"開國公侯伯子男"五等爵,虚封爲"散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且封爵後無食邑户數。《周書·盧辯傳》也説:"周制:封郡縣五等爵者,皆加開國。……以此爲常。"李延壽删去"開國"二字使分封制度概念混淆,顯然不妥。又如《南史》中,删去傳主的生卒年月(南朝人多短命),似亦不當;某些詔令中含有反映當時社會狀況和假報官吏俸禄的資料,似亦不應當删,等等。還有一些由於截斷不當,造成文意不連貫的現象。此類現象古今難免,總的説,瑕不掩瑜。

《南史》、《北史》成書後流傳至宋代出現刊刻本,北京圖書館現存宋嘉祐本殘卷,元代流傳至今的有元大德本。明國子監主持整理的有南、北監本。清乾隆時期武英殿本《北史》根據明監本校勘整理。明清時期還有汲古閣本和金陵書局本流傳。民國以來有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百衲本、同文書局本。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出版的中華書局點校本,是當前最流行的版本。

《北史》全譯主編:周國林。譯者:李國詳、周國林、顧志華、李曉明、譚漢生、高華平、賈國偉、姚偉鈞、楊昶、何宗旺、王玉德、賴玉勤。

北史目録

第一册

第二册

第三册

第四册

北史卷四十五

列傳第三十三

裴叔業　夏侯道遷　李元護　席法友　王世弼　江悅之　淳于誕
沈文秀　張讜　李苗　劉藻　傅永　傅豎眼　張烈　李叔彪
路恃慶　房亮　曹世表　潘永基　朱元旭

裴叔業　裴譚

裴叔業，河東聞喜人，魏冀州刺史徽之後也。五世祖苞，晋秦州刺史。祖邕，自河東居于襄陽。父順宗，兄叔寶，仕宋、齊，并有名位。

裴叔業，河東聞喜人，是曹魏冀州刺史裴徽的後代。他的五世祖裴苞，是晋朝秦州刺史。祖父裴邕，從河東遷居到襄陽。父親裴順宗，兄長裴叔寶，在劉宋、南齊做官，都有名望和地位。

叔業少有氣幹，頗以將略自許。宋元徽末，歷官爲羽林監、齊高帝驃騎行參軍。齊受命，累遷爲寧蠻長史、廣平太守。叔業早與齊明帝共事，明帝輔政，以爲心腹，使領軍奄襲諸蕃鎮，盡心用命。及即位，以爲給事黄門侍郎，封武昌縣伯。

裴叔業年輕時有才幹，自認爲擅長用兵有謀略。劉宋元徽末年，裴叔業歷任羽林監、齊高帝驃騎行參軍。南齊王朝建立後，屢經升遷爲寧蠻長史、廣平太守。裴叔業早年與齊明帝一同爲官，自齊明帝輔佐朝政之後，就把裴叔業視爲心腹，派遣他率領軍隊突然襲擊各個藩鎮，每次裴叔業都盡心盡力完成使命。當齊明帝即位後，讓裴叔業擔任給事黄門侍郎，封武昌縣伯。

孝文南次鐘離，齊拜叔業爲徐州刺史，以水軍入淮。帝令郎中裴聿往與之語，叔業盛飾左右服玩以夸之。聿曰："伯父儀服誠爲美麗，但恨不晝游耳。"

孝文帝南來停駐鐘離，南齊授任裴叔業爲徐州刺史，他率領水軍進入淮水。皇帝派郎中裴聿前往與裴叔業交談，他極力裝飾打扮身邊人的服裝玩物以炫耀自己。裴聿説："伯父的禮服的確華美艷麗，衹是遺憾不能衣錦還鄉罷了。"

齊帝崩，廢帝即位，誅大臣，都下屢有變發。叔業登壽春城，北望肥水，謂部下曰："卿等欲富貴乎？我言富貴亦可辦耳。"未幾，見徙南兖州刺史。會陳顯達圍建鄴，叔業遣司馬李元護應之，及顯達敗而還。叔業慮内難未已，不願爲南兖州。齊廢主

北齊文宣帝去世，齊廢帝即位，誅殺大臣，京城時有突發事變發生。裴叔業登上壽春城墻，遠眺北方的肥水，對部下説："你們想要榮華富貴嗎？我認爲榮華富貴也是可以得到的。"不久，裴叔業被調任南兖州刺史。正逢陳顯達圍困建鄴，裴叔業派遣司馬李元護應戰，直到陳顯達被打敗纔返回。裴叔業考慮到内難尚未結束，不願

嬖臣茹法珍、王咺之等疑其有異，去來者并云叔業北入。叔業兄子植、颺、瑜、粲等棄母奔壽陽。法珍等以其既在疆埸，且欲羈縻之，白齊主，遣中書舍人裴穆慰誘之，許不須回換。叔業雖得停，而憂懼不已。時梁武帝爲雍州刺史，叔業遣親人馬文範以自安之計訪之梁武帝曰："雍州若能堅據襄陽，輒當戮力自保。若不爾，回面向北，不失河南公。"梁武報曰："唯應送家還都以安慰之，自然無患。若意外相逼，當勒馬二萬，直出横江，以斷其後，則天下事一舉可定。若欲北向，彼必遣人相代，以河北一地相處，河南公寧復可得？如此則南歸望絶矣。"叔業沉疑未決，遣信詣豫州刺史薛真度，訪入北之宜。真度答書，盛陳朝廷風化，叔業乃遣子芬之及兄女夫韋伯昕奉表内附。

意擔任南兖州刺史。齊廢主的寵臣茹法珍、王咺之等人懷疑裴叔業有二心，來來往往的人也都説裴叔業要到北方。裴叔業的侄子裴植、裴颺、裴瑜、裴粲等人丢下母親投奔壽陽。茹法珍等人認爲他們既然身在邊疆，就要設法籠絡他們，禀告齊主，派遣中書舍人裴穆前去安慰勸導，允許裴叔業不改任。裴叔業雖然得以停止調動，但他心中還是憂慮恐懼不已。當時梁武帝擔任雍州刺史，裴叔業派遣親信馬文範用自我保全之計拜訪梁武帝説："如果您能堅守襄陽，那麽我們當同心協力保全自己。如果不能堅守襄陽，我們就回頭北上，不失去河南公的爵位。"梁武帝答覆道："衹有把家人送回京城以安慰朝廷，纔會没有禍患。假如意外受逼迫，就應當率領二萬人，直接衝出陳兵長江，截斷對方的後路，那麽天下大事就可一舉平定。如果你們想要北上，他們一定會派人取而代之，你們僅占據黄河以北地區，河南公的爵位怎麽可能重新得到？像這樣返回南方的希望就没有了。"裴叔業猶豫不决，派遣信使前往豫州刺史薛真度那裏，向他咨詢進入北方事宜。薛真度在回信中，大力陳述了朝廷的風俗教化，裴叔業於是派遣兒子裴芬之及侄女婿韋伯昕奉上奏章歸附朝廷。

景明元年正月，宣武詔授叔業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豫州刺史、征南將軍，封蘭陵郡公，又賜叔業璽書，遣彭城王勰、尚書令王肅赴接。軍未度淮，叔業病卒，李元護、席法友等推叔業兄子植監州事。詔贈叔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忠武公，給東園温明秘器。

景明元年正月，宣武帝任命裴叔業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豫州刺史、征南將軍，封蘭陵郡公，還賜給裴叔業璽書，派彭城王元勰、尚書令王肅前去迎接。部隊還没有渡過淮水，裴叔業因病去世，李元護、席法友等人推舉裴叔業的侄子裴植監督州裏的事情。詔令追贈裴叔業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號忠武公，賜給他棺木葬具。

子蒨之，字文德，仕齊，隨郡王左常侍，先卒。

裴叔業的兒子裴蒨之，字文德，在南齊做官，擔任隨郡王的左常侍，比裴叔業先去世。

子譚紹封。譚粗險好殺，所乘牛馬爲小驚逸，手自殺之。然孝事諸叔，盡於子道，國禄歲入，每以分贍，世以此稱之。位輔國將軍、中散大夫。卒，贈南豫州刺史，謚曰敬。

其子裴譚承繼封爵。裴譚性情粗放陰險喜好殺戮，他所乘駕的牛車馬車稍有閃失，他就親手殺死它們。然而裴譚在事奉各位叔叔方面，盡到了做侄子的職責，裴譚的俸禄和收入，都拿出來分給他們使用，當時的人因此而稱贊裴譚。裴譚擔任輔國將軍、中散大夫。去世後，追贈南豫州

刺史，謚號爲敬。

子測，字伯源，襲。歷通直散騎侍郎，天平中，走於關中。

裴譚的兒子裴測，字伯源，繼承父親的爵位。歷任通直散騎侍郎，天平年間，逃到關中去了。

裴芬之

蒨之弟芬之，字文馥，長者好施，篤愛諸弟。仕齊，位羽林監。入魏，以父勛封上蔡伯。爲東秦州刺史，在州有清静稱。後徙封山茌縣。遷岐州刺史，爲隴賊所圍，城陷，賊以送上邽，爲莫折念生所害，贈青州刺史。

裴蒨之的弟弟裴芬之，字文馥，有長者的風範樂善好施，厚愛各位弟弟。他在南齊做官，擔任羽林監。進入北魏後，因爲父親的功勞封上蔡伯。擔任東秦州刺史，在州裏以清廉安静著稱。後來改封山茌縣。改任岐州刺史，被隴地的賊軍圍困，城池淪陷，賊軍把裴芬之押送到上邽，被莫折念生殺害，追贈青州刺史。

芬之弟藹之，字幼重，性輕率。好琴書，其内弟柳諧善鼓琴，藹之師而微不及也。位汝陽太守。

裴芬之的弟弟裴藹之，字幼重，性情不穩重。喜好彈琴和書法，妻弟柳諧擅長彈琴，裴藹之拜他爲師但藝技略爲遜色。擔任汝陽太守。

裴彦先

叔業長兄子彦先，少有志尚。叔業以壽春入魏，彦先封雍丘縣子，位勃海相。卒，謚曰惠恭。

裴叔業大哥的兒子裴彦先，年輕時就有遠大志向。裴叔業從壽春到北魏後，封裴彦先爲雍丘縣子，擔任勃海相。去世後，謚號爲惠恭。

彦先子約，字元儉，性頗剛鯁，後襲爵。冀州大乘賊起，敕爲别將，行勃海郡事，城陷見害。

裴彦先的兒子裴約，字元儉，性格非常剛强直爽，後來繼承爵位。冀州的大乘賊人起兵，皇帝任命裴約爲别將，代理勃海郡的工作，城池淪陷後被殺害。

長子英起，武定末，洛州刺史。英起弟威起，卒於齊王府中兵參軍，贈鴻臚少卿。

裴彦先的長子裴英起，在武定末年，擔任洛州刺史。裴英起的弟弟裴威起，在齊王府任中兵參軍時去世，追贈鴻臚少卿。

裴絢

彦先弟絢，揚州中從事。時揚州霖雨，水入城，刺史李崇居城上，繫船憑焉。絢率城南人數千家泛舟南走高原，謂崇還北，遂與别駕鄭祖起等送子十四人於梁。崇勒水軍討之，衆潰見獲，投水而死。

裴彦先的弟弟裴絢，在揚州擔任中從事。當時揚州大雨不停，大水進入城内，刺史李崇住在城上，把船聯在一起以涉水。裴絢率領家住城南的數千户居民泛舟向南部高原逃難，他對李崇説是返回北方，後來與别駕鄭祖起等人將子女十四人送到梁朝。李崇率領水軍進行討伐，部衆潰散而被俘獲，他投水而死。

裴植

植，字文遠，叔業兄叔寶子也。少而好學，覽綜經史，尤長釋典，善談理義。隨叔業在壽春。叔業卒，席法友、柳玄達等共舉植監州。秘叔業

裴植，字文遠，是裴叔業的兄長裴叔寶的兒子。裴植年輕時就熱愛學習，博覽經典史籍，尤爲擅長佛經，善於談論道德仁義。裴植跟隨裴叔業到壽春。裴叔業去世後，席法友、柳玄達等人

喪問，教命處分，皆出於植。於是開門納魏軍。詔以植爲兗州刺史、崇義縣侯，入爲大鴻臚卿。後以長子昕南叛，有司處之大辟，詔特恕其罪，以表勛誠。尋除授揚州大中正，出爲瀛州刺史，再遷度支尚書，加金紫光禄大夫。

共同推舉裴植擔任督察州務。隱秘裴叔業的喪事，教令安排，都出自於裴植之手。之後他打開城門接納北魏軍隊。詔令裴植擔任兗州刺史、崇義縣侯，進入朝廷擔任大鴻臚卿。後來因爲裴植的長子裴昕向南叛逃，有關部門判處裴植死刑，皇帝特意寬恕他的罪行，用來表彰他的功勞和忠誠。不久授任裴植爲揚州大中正，出任瀛州刺史，再升度支尚書，加賜金紫光禄大夫。

植性非柱石，所爲無恒。兗州之還也，表請解官，隱於嵩山，宣武不許，深以爲怪。然公私集論，自言人門不後王肅，怪朝廷處之不高。及爲尚書，志意頗滿，欲以政事爲己任，謂人曰："非我須尚書，尚書亦須我。"辭氣激揚，見於言色。及入參議論，時對衆官，面有譏毁。又表毁征南將軍田益宗，言華夷異類，不應在百世衣冠之上。率多侵侮，皆此類也。侍中于忠、黄門元昭覽之切齒，寢而不奏。韋伯昕告植欲謀廢黜。尚書又奏羊祉告植姑子皇甫仲達，云受植旨，遂詐稱被詔，率合部曲，欲圖領軍于忠。時忠專權，既構成其禍，又矯詔殺之，朝野稱冤。臨終，神志自若，遺令子弟，命盡之後，剪落鬚髮，被以法服，以沙門禮葬于嵩高之陰。

裴植生來不是柱石之才，他的所作所爲變化無常。裴植從兗州回來後，上表請求辭官，準備在嵩山隱居，宣武帝不同意，并感到不可思議。但裴植在公開場合以及私下議論，認爲自己的門第不比王肅差，埋怨朝廷給予他的地位不高。當裴植擔任尚書之後，意願很是自滿，想把政務作爲一己的任務，他對别人説："不是我非要當尚書，而是尚書這一職位也需要我。"語氣激越張揚，溢於言表。當進入朝廷參與議論時，經常當着衆多官員的面，臉上帶着嘲笑和譏諷。又上表誹謗征南將軍田益宗，説華夏族與夷族不同種類，説田益宗不應居於百代士大夫之上。常常有侵犯侮辱别人的事，裴植的性情就像這樣。侍中于忠、黄門元昭看了裴植的奏章後切齒痛恨，把奏章扣住不呈給皇帝。韋伯昕告發裴植圖謀廢黜。這時尚書又上奏説羊祉告發裴植姑母的兒子皇甫仲達，聲稱是受裴植的指使，謊稱受皇帝的命令，率領部下，準備謀害領軍于忠。當時于忠專權，羅織出裴植的罪過後，又詐稱皇帝的命令殺了裴植，朝野上下都説裴植冤枉。臨死之前，裴植神態自如，他給子弟留下遺命，讓他們在他去世之後，剪掉他的鬍鬚和頭髮，穿上袈裟，用佛教僧侣的禮儀把他葬在嵩高的北面。

初，植與僕射郭祚、都水使者韋儁等同時見害，後祚、儁事雪加贈，而植追復封爵而已。植故吏勃海刁冲上疏訟之，於是贈尚書僕射、揚州刺史，乃改葬。

當初，裴植與僕射郭祚、都水使者韋儁等人同時被殺，後來郭祚、韋儁的事情被昭雪而且追加封贈，但裴植衹是恢復了原來的封爵而已。裴植過去的部下勃海人刁冲上疏爲裴植辯冤，於是追贈裴植爲尚書僕射、揚州刺史，并把裴植改葬他處。

植母，夏侯道遷姊也。性甚剛峻，於諸子皆如嚴君。長成後，非衣

裴植的母親，是夏侯道遷的姐姐。性格非常剛强嚴峻，她對幾個孩子如同嚴父。孩子們長大

韬不見，小有罪過，必束帶伏門，經五三日乃引見之，督以嚴訓。唯少子衍得以常服見之，旦夕温凊。植在瀛州也，其母年逾七十，以身爲婢，自施三寶，布衣麻菲，手執箕帚於沙門寺掃洒。植弟瑜、粲、衍并亦奴僕之服，泣涕而從，有感道俗。諸子各以布帛數百贖免其母，於是出家爲比丘，入嵩高積歲，乃還家。植既長嫡，母又年老，其在州數歲，以妻子自隨。雖自州送禄奉母及贍諸弟，而各别資財，同居異爨，一門數竈，蓋亦染江南之俗也。論者譏焉。

後，衣帽穿戴不整齊不予見面，稍有過失，就必須恭敬地伏在門前，經過三五天纔能母子相見，她用嚴厲的訓誡加以督責。惟有小兒子裴衍可以穿家常的衣服來見她，從早到晚侍奉母親的起居生活無微不至。裴植在瀛州做官時，他的母親已年過七十，她親自充當奴婢，置身於佛教，她穿着布衣麻鞋，手拿掃帚簸箕在沙門寺掃地。裴植的弟弟裴瑜、裴粲、裴衍都穿上奴僕的衣服，流着淚跟在母親後面，使所有的人都受到感動。幾個兒子各自用數百匹布帛贖回母親，之後她出家修行做了尼姑，到嵩高山多年，然後纔返回家中。裴植既然是長子，母親又年老，他在州任多年，讓妻子跟隨着自己。雖然他從州裏送回俸禄供養母親并贍養幾位弟弟，但是資財各自分理，没有分家却又分竈煮飯，一家子分成幾個爐竈，這大概也是受了江南風俗的影響吧。議論的人指責此事。

裴颺

植弟颺，壯果有謀略。在齊，以軍功位驍騎將軍。入魏，爲南司州刺史，封義陽縣伯，詔命未至，爲賊所殺，進爵爲侯。宣武以颺勛效未立而卒，其子烱不得襲封。明帝初，烱行貨於執事，乃封城平縣伯。

裴植的弟弟裴颺，果敢有謀。他在南齊時，因爲有軍功擔任驍騎將軍。到了北魏後，擔任南司州刺史，封義陽縣伯，詔令還未到，裴颺就被賊軍殺害，爵位升爲侯。宣武帝認爲裴颺的功勞還没有建立就去世了，他的兒子裴烱不能繼承爵位。孝明帝初年，裴烱賄賂執事，這纔被封爲城平縣伯。

裴烱

烱，字休光，小字黄頭，頗有文學，善事權門。領軍元乂納其金帛，除鎮遠將軍、散騎常侍、揚州大中正，進爵爲侯，改封高城。尋兼尚書右丞，出爲東郡太守，爲城人所害。贈散騎常侍、青州刺史，謚曰簡。

裴烱，字休光，小名黄頭，頗有文采學問，善於侍奉有權勢的人。領軍元乂接納了裴烱的金帛，授任他爲鎮遠將軍、散騎常侍、揚州大中正，爵位升爲侯，改封高城。不久裴烱兼任尚書右丞，外放任東郡太守，被城人殺害。追贈散騎常侍、青州刺史，謚號爲簡。

颺弟瑜，字文琬，封下密縣子，試守滎陽郡，坐虐暴殺人免官。後徙封灌津子，卒於勃海太守，贈豫州刺史，謚曰定。

裴颺的弟弟裴瑜，字文琬，被封爲下密縣子，代理滎陽郡太守，因爲暴虐殺人犯罪被免去官職。後來改封灌津子，在勃海太守的職位上去世，追贈豫州刺史，謚號爲定。

裴粲

瑜弟粲，字文亮，封舒縣子。沉重善風儀，頗以驕豪爲失。歷正平、

裴瑜的弟弟裴粲，字文亮，封爲舒縣子。他深沉莊重有良好的儀表風度，但多傲慢不羈而有

恒農二郡太守。高陽王雍曾以事屬粲，粲不從，雍甚爲恨。後因九日馬射，敕畿内太守皆赴京師，雍時爲州牧，粲修謁，雍含怒待之。粲神情閑邁，舉止抑揚，雍目而不覺解顔。及坐定，謂粲曰："可更爲一行?"粲便下席爲行，從容而出。坐事免。後宣武聞粲善自標置，欲觀其風度，令傳詔就家急召之，須臾間，使者相屬，合家恇懼，不測所以，粲更恬然，神色不變。帝嘆異之。時僕射高肇以外戚之貴，勢傾一時，朝士見者，咸望塵拜謁，粲候肇，唯長揖而已。及還，家人尤責之，粲曰："何可自同凡俗也?"又曾詣清河王懌，下車始進，便屬暴雨，粲容步舒雅，不以沾濡改節。懌乃令人持蓋覆之，嘆謂左右曰："何代無奇人。"性好釋學，親升講座，雖持義未精，而風韵可重。但不涉經史，終爲知音所輕。

過失。裴粲歷任正平、恒農二郡太守。高陽王元雍曾經把事情托付給裴粲，裴粲没有接受，元雍非常怨恨。後來因爲九月九日馬射，皇帝命令京城周圍地區的太守全部趕赴京城，元雍當時擔任州牧，裴粲去拜見他，元雍强忍憤怒盯着裴粲。裴粲神情閑適，一舉一動不慌不忙，元雍看着不知不覺中消了氣。等裴粲坐下之後，元雍對裴粲説："你能否再爲我走一趟?"裴粲離開席位就走，從容而去。裴粲因事獲罪被免去官職。後來宣武帝聽説裴粲善於標舉品格名目以提高自己的地位身份，準備考察裴粲的風度氣質，傳達詔令到他家緊急召見裴粲，霎時間，傳旨的人一個接一個，裴家人惶恐不安，不知道是吉是凶，裴粲却更加恬静坦然，神色不變。皇帝贊嘆稱奇。當時僕射高肇憑着外戚的尊貴身份，權勢不可一世，朝廷官員見到高肇，都要恭敬地遠遠地拜謁，裴粲遇到高肇，衹是拱手作個長揖而已。當他回到家中，家裏人都責備他，裴粲説："何必要把自己等同於凡俗之輩呢?"裴粲曾經到清河王元懌那裏去，下車剛進門，便遇到暴雨，裴粲的表情和步伐仍然舒緩儒雅，不因爲被雨淋濕而改變節奏。元懌於是讓人拿雨具給他擋雨，并感嘆地對身邊人説："什麽時代没有傑出的人啊。"裴粲生性喜好佛學，他親自登上講壇講學，雖然他對義理的理解不是很深，但是他的風度氣質令人敬重。衹是裴粲不涉覽經史典籍，最終還是被同行所輕視。

後爲揚州大中正、中書令。明帝釋奠，以爲侍講，轉金紫光禄大夫。元顥入洛，以粲爲西兖州刺史，尋爲濮陽太守崔巨倫所逐，棄州入嵩高山。節閔帝初，復爲中書令。後正月晦，帝出臨洛濱，粲起御前再拜上壽酒。帝曰："昔北海入朝，暫竊神器，爾日卿戒之以酒；今欲我飲，何異於往情?"粲曰："北海志在沈湎，故諫其所失；陛下齊聖温克，臣敢獻微誠。"帝曰："甚愧來譽。"仍爲命酌。

裴粲後來擔任揚州大中正、中書令。孝明帝信奉佛教，讓裴粲擔任侍講，後改任金紫光禄大夫。元顥進入洛陽，讓裴粲擔任西兖州刺史，不久就被濮陽太守崔巨倫驅逐，裴粲丢棄州治到了嵩高山。節閔帝初年，恢復裴粲爲中書令。後來在正月的最後一天，皇帝出發到洛水之濱，裴粲到皇帝跟前兩拜，然後奉上祝壽的酒。皇帝説："從前北海王進入朝廷，竊居帝位，那時你對他以酒相誡；現在你又給我敬酒，這與過去的情況有什麽不同呢?"裴粲説："北海王的心志在於沉溺美酒，因此我規勸他改正過失；陛下却聰慧温和，因此我纔敢敬獻微薄的誠意。"皇帝説："你

的稱贊讓朕非常慚愧。”於是命令裴粲斟酒。

孝武初，出爲驃騎大將軍、膠州刺史。屬時亢旱，土人勸令禱於海神。粲憚違衆人，乃爲祈請，直據胡床，舉杯曰：“僕白君。”左右云：“前後例皆拜謁。”粲曰：“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安有方伯致禮海神?”卒不肯拜。時青州叛賊耿翔寇亂三齊，粲唯高譚虚論，不事防禦之術。翔乘其無備，掩襲州城，左右白言賊至，粲云：“豈有此理。”左右又言“已入州門”。粲乃徐云：“耿王可引上廳事，自餘部衆，且付城人。”不達時變如此。尋爲翔害，送首於梁。

孝武帝初年，裴粲出任驃騎大將軍、膠州刺史。恰好當時大旱，當地人勸他向海神祈禱。裴粲害怕違背衆人意願，於是作祈禱，他衹是靠着胡床，舉杯説道：“我告訴你。”他身邊的人説：“按照從前的慣例是要拜謁所有的神靈。”裴粲説：“嵩山、泰山、華山、衡山、恒山如同太師太傅太保，長江、黄河、淮河、濟水如同諸侯，哪裏有地方官員向海神敬禮的?”他最終也不肯拜謁。當時青州叛賊耿翔侵擾三齊，裴粲衹知道高談闊論，没有防禦的措施。耿翔乘裴粲没有防備，偷襲州城，身邊人告訴裴粲説賊軍已到，裴粲説：“哪裏有這種道理。”身邊人又説“賊軍已進入州城大門”。裴粲這纔慢慢地説：“可以把耿翔領到廳堂議事，把其餘的部衆，就交給城中之人。”他不通時變竟到如此地步。不久裴粲被耿翔殺害，首級被送到梁朝。

子含，字文若，員外散騎侍郎。

裴粲的兒子裴含，字文若，擔任員外散騎侍郎。

裴衍

粲弟衍，字文舒，學識優於諸兄，才亦過之。事親以孝聞，兼有將略。仕齊，位陰平太守。歸魏，授通直郎，衍堅辭朝命，上表請隱嵩高，詔從之。宣武末，稍以出山，干禄執事。從歷建興、河内二郡太守。歷二郡，廉貞寡欲，善撫百姓，人吏追思之。孝昌初，梁將曹敬宗寇荆州。詔衍爲别將，與恒農太守王熊救荆州。衍大破之，荆州圍解。除北道都督，鎮鄴西之武城，封安陽縣子。時相州刺史安樂王鑒潛圖叛逆。衍覺其有異，密表陳之。尋而鑒所部别將嵇宗馳驛告變，乃詔衍與都督源子邕、李神軌等討鑒，平之。除相州刺史、北道大都督，進封臨汝縣公。詔衍與子邕北討葛榮，軍敗見害。贈車騎大將軍、司空、相州刺史。子嵩襲。

裴粲的弟弟裴衍，字文舒，他的學識比各位兄長都優秀，才幹也超過他們。他奉侍父母以孝道著稱，兼有用兵謀略的特長。裴衍在南齊做官，擔任陰平太守。歸附北魏之後，被授任爲通直郎，裴衍堅决推辭朝廷的任命，上表請求隱居嵩高山，皇帝表示同意。宣武帝末年，裴衍逐漸出山，求取俸禄擔任職務。起初他擔任建興、河内二郡太守。裴衍在兩郡任職時，廉潔堅貞清心寡欲，善於安撫老百姓，官民都思念他。孝昌初年，梁朝將領曹敬宗侵犯荆州。詔令裴衍擔任别將，與恒農太守王熊援救荆州。裴衍大破敵軍，荆州之圍被解。裴衍被授任北道都督，鎮守鄴城西面的武城，詔封安陽縣子。當時相州刺史安樂王元鑒企圖陰謀叛逆。裴衍覺察到元鑒行動異常，秘密上奏陳述情況。不久元鑒的部下别將嵇宗乘驛馬兼程前來報告事變，於是詔令裴衍與都督源子邕、李神軌等人討伐元鑒，平定了叛亂。授任裴衍爲相州刺史、北道大都督，爵位升爲臨汝縣公。詔令裴衍與源子邕向北討伐葛榮，裴衍

戰敗後被殺害。追贈車騎大將軍、司空、相州刺史。他的兒子裴嵩繼承爵位。

叔業之歸魏，又有尹挺、柳玄達、韋伯昕、皇甫光、梁祐、崔高容、閻慶胤、柳僧習并預其功。

裴叔業歸附北魏時，還有尹挺、柳玄達、韋伯昕、皇甫光、梁祐、崔高容、閻慶胤、柳僧習同時參與此事并有功勞。

尹挺

尹挺，天水冀人，仕齊，位陳郡太守。與叔業參謀歸誠，歷南司州刺史。

尹挺，是天水郡冀縣人，在南齊做官，擔任陳郡太守。他與裴叔業一起策劃歸誠，歷任南司州刺史。

柳玄達

柳玄達，河東解人，頗涉經史，仕齊，諸王參軍。與叔業姻婭周旋，叔業獻款，玄達贊成其計。入魏，除司徒諮議參軍，封南頓縣子。卒，改封夏陽縣，子綘襲。綘弟遠，字季雲，性粗放無拘檢，時人或謂之柳癲。好彈琴耽酒，時有文咏。孝武初，除儀同、開府參軍事。放情琴酒之間，每出行返，家人或問消息，答云“無所聞，縱聞亦不解”。後客游卒。

柳玄達，是河東郡解縣人，他閱讀了很多經典史籍，在南齊做官，擔任諸王參軍。他與裴叔業結爲姻親後經常打交道，裴叔業提出歸誠的想法，柳玄達贊成他的計策。到了北魏以後，柳玄達任司徒諮議參軍，封南頓縣子。柳玄達去世後，改封夏陽縣子，他的兒子柳綘繼承爵位。柳綘的弟弟柳遠，字季雲，性情粗放無拘無束，當時有人稱他爲柳癲。柳遠喜好彈琴飲酒，時常有些詩文之作。孝武帝初年，授任他爲儀同、開府參軍事。在縱情音樂和美酒之際，每次外出回來，家人有時向他瞭解情況，柳遠總是説“没有聽到什麽，即使是聽到了也不懂”。後來他在外地游玩時去世。

玄達弟玄瑜，位陰平太守，卒。子諧，頗有文學，善鼓琴，以新聲手勢，京師士子翕然從學。除著作佐郎，於河陰遇害。

柳玄達的弟弟柳玄瑜，擔任陰平太守，去世。他的兒子柳諧，比較博學有文才，擅長彈琴，他以新的樂曲和彈奏手法，使京城的學子都拜他爲師。柳諧後來擔任著作佐郎，在河陰被殺害。

韋伯昕

韋伯昕，京兆杜陵人，學尚有壯氣。自以才智優於裴植，常輕之，植嫉之如仇。即彦先之妹夫也。叔業以其有大志，故遣送子芬之爲質。入魏，封零陵縣男，歷南陽太守，坐事免。後拜員外散騎常侍，加中壘將軍。告裴植謀爲廢黜，植坐死。後百餘日，伯昕亦病卒。臨亡，見植爲祟，口云：“裴尚書死，不獨見由，何以見怒?”

韋伯昕，是京兆杜陵人，學問高超有大志。他自認爲才智比裴植高，時常輕視裴植，裴植嫉妒韋伯昕如同仇人。韋伯昕是裴彦先的妹夫。裴叔業認爲韋伯昕有雄心大志，因此派遣他送兒子裴芬之到北魏作爲人質。進入北魏以後，韋伯昕被封爲零陵縣男，歷任南陽太守，因事獲罪被免去官職。後來授任他爲員外散騎常侍，加封中壘將軍。韋伯昕告發裴植圖謀廢黜，裴植因此獲罪而被處死。過了一百多天，韋伯昕也因病去世。臨死之前，韋伯昕見到裴植鬼魂作祟，他説：

"裴尚書的死，也不僅僅是我的原因，你爲什麼偏偏要遷怒於我呢？"

皇甫光

皇甫光，安定人，美鬚髯，善言笑。入魏，卒於勃海太守。兄椿齡，從薛安都於彭城内附，除岐州刺史。椿齡子璋，鄉郡相。璋弟瑒，位吏部郎。性貪婪，多所受納，鬻賣吏官，皆有定價。後以丞相、高陽王雍之婿，爲豫州刺史。爲政殘暴，百姓患之。卒於安南將軍、光禄大夫，贈尚書左僕射。子長卿，太尉司馬。

皇甫光，安定人，長着俊美的鬍鬚，善於談笑。進入北魏以後，在勃海太守的官位上去世。他的兄長皇甫椿齡，跟隨薛安都在彭城歸附，授任他爲岐州刺史。皇甫椿齡的兒子皇甫璋，擔任鄉郡相。皇甫璋的弟弟皇甫瑒，擔任吏部郎。皇甫瑒生性貪婪，收受了許多賄賂，還用錢買官賣官，每筆交易都有定價。後來皇甫瑒以丞相、高陽王元雍的女婿身份，擔任豫州刺史。他爲政殘暴，老百姓仇恨他。皇甫瑒在安南將軍、光禄大夫的官位上去世，追贈尚書左僕射。他的兒子皇甫長卿，擔任太尉司馬。

梁祐

梁祐，北地人，叔業從姑子也。好學，便弓馬，隨叔業征伐，身被五十餘創。景明初，賜爵山桑子。出爲北地太守，清身率下，甚有聲稱。歷太中大夫。從容風雅，好爲談咏，常與朝廷名賢，泛舟洛水，以詩酒自娱。遷光禄大夫，端然養志，不歷權門，卒於京兆内史。

梁祐，是北地人，他是裴叔業堂姑的兒子。他熱愛學習，擅長騎馬射箭，跟隨裴叔業南征北戰，身上留下五十多處創傷。景明初年，被賜給山桑子的爵位。梁祐出任北地太守，他潔身自好帶領部下，有很好的聲譽。梁祐歷任太中大夫。他風度從容優雅，喜好吟誦詩文，經常同朝廷中的文人墨客在洛水泛舟，用詩歌和美酒聊以自娱。梁祐改任光禄大夫，作風正派修心養性，不巴結有權勢的人，在京兆内史的職位上去世。

崔高容

崔高容，清河人，博學善文辭，美風彩。景明初，位散騎侍郎，出爲揚州開府掾，帶陳留太守，卒官。

崔高容，是清河人，他學識廣博善於寫文章，風度優美。景明初年，崔高容擔任散騎侍郎，出任揚州開府掾，代理陳留太守，在官位上去世。

閻慶胤

閻慶胤，天水人，博識洽聞，善於談論，聽其言説，不覺忘疲。卒於敷城太守。

柳僧習見其子虯傳。

閻慶胤，是天水人，他見識廣博知識豐富，善於言談議論，聽他説話，不知不覺忘了疲倦。他在敷城太守的職位上去世。

柳僧習，有關他的事情在他的兒子柳虯的傳記中有記載。

夏侯道遷　夏侯夬

夏侯道遷，譙國人也。少有志操。年十七，父母爲結婚韋氏，道遷云："欲懷四方之志，不願取婦。"家

夏侯道遷，是譙國人。年輕時就有志氣和節操。十七歲時，父母親想讓他與韋氏結婚，夏侯道遷説："我懷着遠大的志向，不準備結婚娶

人咸謂戲言，及婚，求覓不知所在，訪問，乃云逃入益州。

妻。”家裏人都認爲他是開玩笑，當結婚時，尋找他但不知他在何處，四處打探，纔聽説他逃到益州去了。

後隨裴叔業於壽春，爲南譙太守。二家雖爲姻好，親情不協，遂單騎歸魏。拜驍騎將軍，隨王肅至壽春。肅薨，道遷棄戍南叛。

後來夏侯道遷跟隨裴叔業到壽春，擔任南譙太守。他與裴家雖説是親家，但關係不融洽，於是他獨自歸附了北魏。被授任爲驍騎將軍，他跟隨王肅到壽春。王肅去世後，夏侯道遷放棄戍地向南叛逃。

會梁以莊丘黑爲征虜將軍、梁、秦二州刺史，鎮南鄭。黑請道遷爲長史，帶漢中郡。會黑死，而道遷陰圖歸順。先是，仇池鎮將楊靈珍反叛南奔，梁以靈珍爲征虜將軍，假武都王，助戍漢中。道遷乃擊靈珍，斬其父子，送首於京師。江悦之等推道遷爲梁、秦二州刺史。道遷遣表歸闕，詔璽書慰勉，授持節、散騎常侍、平南將軍、豫州刺史，封豐縣侯，遣尚書邢巒指授節度。道遷表受平南、常侍，而辭豫州、豐縣侯，引裴叔業公爵爲例。宣武不許。

剛好梁朝派遣莊丘黑作爲征虜將軍、梁州、秦州刺史，鎮守南鄭。莊丘黑邀請夏侯道遷擔任長史，代理漢中郡。恰逢莊丘黑去世，而夏侯道遷暗中準備歸順。早先，仇池鎮將楊靈珍反叛向南逃亡，梁朝任命楊靈珍爲征虜將軍，假武都王，協助戍守漢中。夏侯道遷於是攻打楊靈珍，殺了他們父子，把首級送到京城。江悦之等人推舉夏侯道遷爲梁、秦二州的刺史。夏侯道遷上表歸順朝廷，皇帝用詔書對他表示安慰勉勵，授任他爲持節、散騎常侍、平南將軍、豫州刺史，封他爲豐縣侯，派尚書邢巒拿着聖旨授任他爲節度。夏侯道遷表示願意接受平南將軍、散騎常侍的官職，却辭掉了豫州刺史、豐縣侯，并且引用了裴叔業公爵的先例。宣武帝没有批准。

道遷自南鄭來朝京師，引見於太極東堂，免冠徒跣謝曰：“比在壽春，遭韋纘之酷，申控無所，致此猖狂。是段之來，希酬昔遇。”宣武曰：“卿建爲山之功，一簣之玷，何足謝也？”道遷以賞報爲微，逡巡不拜，尋改封濮陽縣侯。歲餘，頻表解州，宣武許之。除南兖州大中正，不拜。

夏侯道遷從南鄭到京城朝見，他被引見到太極東堂，他脱掉帽子光着脚謝罪道：“我從前在壽春，遭受韋纘的酷政，無處申訴，導致他如此猖狂。這次我到京城來，希望報答從前皇上對我的禮遇。”宣武帝説：“你建立的功勞可比一座山，而你的缺點衹像一筐土，怎麽值得讓你謝罪呢？”夏侯道遷認爲對自己的報答微不足道，因此徘徊猶豫不肯接受任職，不久被改封爲濮陽縣侯。一年後，夏侯道遷多次上表要求辭去州任，宣武帝同意了。授任他爲南兖州大中正，但他没有接受任職。

道遷雖學不深洽，而歷覽書史，閑習尺牘。好言宴，務口實，京師珍羞，罔不畢有。於京城西水次市地，大起園池，殖列蔬果，延致秀彦，時往游適。妓妾十餘，常自娱樂，國秩歲入三千餘匹，專供酒饌，不營家

夏侯道遷的學問雖然不是很深廣，但他博覽書籍史料，熟悉文書工作。他喜歡談論美食，追求口福，京城的美味珍饈，没有他不具備的。夏侯道遷在京城西邊的水塘旁邊買了地，大興莊園魚池，種植蔬菜水果，邀請有才學之人，經常前去游玩。他的妓妾有十多人，常常自娱自樂，國

產。每誦孔融語曰："坐上客恒滿，樽中酒不空，餘非吾事也。"識者多之。

家每年給他三千多匹的俸祿，他專門用於供應酒食，也不經營家產。夏侯道遷經常誦讀孔融所說的話："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除此之外不關我的事。"有識之人因此稱贊他。

歷華、瀛二州刺史，爲政清嚴，善禁盜賊。卒，贈雍州刺史，謚明侯。初，道遷以拔漢中歸誠本由王穎興之計，求分邑户五百封之，宣武不許。靈太后臨朝，道遷重求分封，太后大奇之，議欲更以三百户封穎興，會卒，遂寢。道遷不聘正室，唯有庶子數人。

夏侯道遷歷任華州、瀛州刺史，他爲政清廉嚴肅，善於禁止盜賊。他去世後，被追贈爲雍州刺史，謚號爲明侯。當初，夏侯道遷使用了王穎興的計策攻取漢中而後歸附北魏，他請求把五百户的城邑分封給王穎興，宣武帝不同意。靈太后臨朝聽政後，夏侯道遷又要求分封城邑給王穎興，靈太后大爲驚奇，議政時準備把另外三百户也分封給王穎興，剛好夏侯道遷去世，於是此事被擱置。夏侯道遷没有娶正妻，祇有幾個庶出的兒子。

長子夬，字元廷，歷鎮遠將軍、南兗州大中正。夬性好酒，居喪不戚，醇醪肥鮮，不離於口，沽買飲啖，多所費用，父時田園，貨賣略盡，人間債猶數千餘匹。穀食至常不足，弟妹不免飢寒。

夏侯道遷的長子夏侯夬，字元廷，歷任鎮遠將軍、南兗州大中正。夏侯夬喜好飲酒，在喪事期間也不悲傷，美酒珍饈，不絶於口，購買吃喝用品，花費了許多錢財，他父親留下的田園家產，幾乎被他變賣殆盡，還欠了别人幾千匹的債務。糧食經常不够吃，他的弟妹們難免忍飢挨凍。

初，道遷知夬好酒，不欲傳授國封。夬未亡前，忽夢見征虜將軍房世寶至其家廳事，與其父坐，屏人密言。夬心驚懼，謂人曰："世寶至，官少間必擊我也。"尋有人至，云"官呼郎"，隨召即去，遣左右杖之二百，不勝楚痛，大叫。良久乃悟，流汗徹於寢具。至明，前京城太守趙卓詣之，見其衣濕，謂夬曰："卿昨夜當大飲，溺衣如此。"夬乃具陳所夢。先是旬餘，秘書監鄭道昭暴病卒，夬聞，謂卓曰："人生何常，唯當縱飲。"於是昏酣遂甚。夢後，二日不能言，針之乃得語，而猶虚劣，俄而心悶而死。洗浴者視其尸體，大有杖處，青赤隱起，二百下許。贈鉅鹿太守。

當初，夏侯道遷知道夏侯夬嗜酒，因此不準備把封爵傳給他。夏侯夬在臨死之前，忽然夢見征虜將軍房世寶來到他家廳堂，與他父親坐在一起，避開他人密談。夏侯夬心中驚恐，對别人説："房世寶一到，父親稍後一定會揍我的。"不久有人到，説"大人讓你去"，隨即他就去了，道遷派遣身邊人打了夏侯夬二百棍，他忍不住痛，大聲喊叫。好久夏侯夬纔從惡夢中醒來，冷汗濕透了卧具。到天亮時，前京城太守趙卓造訪夏侯夬，見他衣服濕了，對夏侯夬説："你昨晚一定又喝多了，衣服濕成這樣。"夏侯夬於是給他講了夢中之事。此前十多天，秘書監鄭道昭突然發病去世，夏侯夬聽説後，對趙卓説："人生無常啊，祇能痛快地喝酒。"從此他更加喝得昏天暗地。做惡夢之後，他兩天不能説話，用針灸之後纔能言語，但是他的身體依然虚弱，不久因爲心悶而去世。爲他洗浴的人看見他的尸體上，到處都是被棍棒打過的痕迹，隱約可見青中透

紫，有二百處左右。追贈鉅鹿太守。

初，夬與南人辛諶、庾遵、江文遥等終日游聚。酣飲之際，恒相謂曰：“人生局促，何殊朝露，坐上相看，先後間耳。脱有先亡者，於良辰美景，靈前飲宴，儻或有知，庶共歆饗。”及夬亡後，三月上巳，諸人相率至夬靈前，仍共酌飲。時日晚天陰，室中微暗，咸見夬在坐，衣服形容，不異平昔，時執杯酒，似若獻酬，但無語耳。夬家客雍僧明心有畏恐，披簾欲出，便即僵仆，狀若被毆。夬從兄欣宗云：“今是節日，諸人憶弟疇昔之言，故來共飲。僧明何罪，而被嗔責？”僧明便悟。而欣宗鬼語如夬平生，并怒家人，皆得其罪，又發陰私竊盜，咸有次緒。

當初，夏侯夬同南方人辛諶、庾遵、江文遥等人整天在一起游玩聚會。酒酣耳熱之餘，夏侯夬經常對人説：“人生的短促，與早晨的露水有什麽不同，從座位上看，我們的生死衹是有先後不同罷了。倘若有人先去世，在良辰美景之時，我們在他的靈位前宴飲，假如他能知道，可能會同我們一起來享受美酒佳肴。”當夏侯夬去世之後，三月初三這一天，各位舊友相約來到夏侯夬的靈位前，大家一起飲酒。當時天色已晚十分陰沉，房間裏光綫昏暗，大家都看見夏侯夬坐在他們中間，他的衣着和容貌，同平時没有兩樣，當時他手執酒杯，好像在給客人敬酒，衹是默默無語罷了。夏侯夬家的客人雍僧明心中感到害怕，掀開門簾想要離開，立刻就僵硬地倒在地上，樣子好像是被人毆打了似的。夏侯夬的堂兄夏侯欣宗説：“今天是節日，諸位還記得我弟弟從前所説的話，因此前來一起喝酒。雍僧明有什麽罪，而被他生氣責罰呢？”雍僧明於是就醒悟了。但夏侯欣宗的酒後胡言如同夏侯夬平素一樣，并遷怒於家人，都受他的罪責，另外又揭發陰私盜竊之事，這一切都有次序。

夬妻，裴植之女也，與道遷諸妾不睦，訟鬩徹于公庭。子籍，年十餘歲，襲祖封已數年，而夬弟昚等言其眇目癎疾，不任承繼，自以與夬同庶，己應紹襲。尚書奏籍承封。

夏侯夬的妻子，是裴植的女兒，她與夏侯道遷的幾位妾合不來，她們争吵到公庭之上。她的兒子夏侯籍，年齡纔十多歲，繼承祖宗的封爵已經多年，但是夏侯夬的弟弟夏侯昚等人説夏侯籍瞎了一隻眼還患有癲癇症，不能承繼封爵，認爲自己與夏侯夬同爲庶出的兒子，應繼承爵位。尚書上奏説讓夏侯籍繼承封爵。

道遷兄子臭，位咸陽太守。

夏侯道遷的侄子夏侯臭，擔任咸陽太守。

道遷之謀，又襄陽羅道珍、北海王安世、潁川辛諶、漢中姜永等皆參其勛末。道珍爲齊州東平原相，有能名。安世，苻堅丞相王猛玄孫也。歷涉書傳，位北華州刺史。諶，魏衛尉辛毗後也。有文學，位濮陽、上黨二郡太守。永善彈琴，有文學，位漢中太守。永弟漾，亦善士，性至孝。

夏侯道遷歸附的謀劃，還有襄陽人羅道珍、北海人王安世、潁川人辛諶、漢中人姜永等都參與了策劃并有功勞。羅道珍擔任齊州的東平原相，以有能力著稱。王安世，是苻堅的丞相王猛的玄孫。他研讀了許多史書傳記，擔任北華州刺史。辛諶，是魏朝衛尉辛毗的後代。有才學，擔任濮陽、上黨兩郡太守。姜永擅長彈琴，有才學，擔任漢中太守。姜永的弟弟姜漾，也是個好的讀書人，本性非常孝道。

庾道

時潁川庾道者，亦與道遷俱入國，雖不參勳謀，亦爲奇士。歷覽史傳，善草隸書，輕財重義。仕梁，右中郎將。及至洛陽，環堵弊廬，多與俊秀交舊，積二十餘歲，殊無宦情。後爲饒安縣令，罷，卒。

當時潁川人庾道，也同夏侯道遷一起進入北魏，雖然他没有參與謀劃，但也是一位奇特的人。他通讀史書傳記，擅長草書和隸書，輕視錢財重視義氣。在梁朝做官，擔任右中郎將。當到了洛陽，他住在四面是土墻的破房子裏，衹同才智出衆的人交往，共二十多年，没有一點做官的欲望。後來擔任饒安縣令，被免去官職，去世。

李元護

李元護，遼東襄平人，晋司徒胤之八世孫也。胤子順、璠及孫沉、志皆有名宦。沉孫根，仕慕容寶爲中書監。根子後智等隨慕容德南渡河，居青州。數世無名，三齊豪門多輕之。

李元護，遼東襄平人，是晋朝司徒李胤的第八代孫子。李胤的兒子李順、李璠及孫子李沉、李志都是有名的官吏。李沉的孫子李根，擔任慕容寶的中書監。李根的兒子李後智等人跟隨慕容德向南渡過黄河，居住在青州。幾代没有名氣，三齊的豪門大户大多瞧不起他們。

元護以魏平齊後隨父懷慶南奔。身長八尺，美鬚髯，少有武力。仕齊，位馬頭太守，雖以將用自達，然亦頗覽文史，習於簡牘。後爲裴叔業司馬，帶汝陰太守。叔業歸順，元護贊同其謀。叔業疾病，元護督率上下以俟援軍。壽春剋定，元護頗有力焉。

李元護在北魏平定了齊地之後跟隨父親李懷慶向南逃亡。他身高八尺，鬍鬚秀美，年輕時勇猛有力。他在南齊做官，擔任馬頭太守，雖然他以擅長調兵遣將而官運通達，但也閱覽了不少文史書籍，對文書工作很熟悉。他後來擔任裴叔業的司馬，代理汝陰太守。裴叔業準備歸順，李元護贊同他的計謀。裴叔業患病之後，李元護統率全軍等待援兵。壽春能够平定，李元護出了大力。

景明初，以元護爲齊州刺史、廣饒縣伯。尋以州人柳世明圖爲不軌，元護誅戮所加，微爲濫酷。州内飢儉，表請振貸，蠲其賦役。但多有部曲，時爲侵擾，城邑苦之，故不得爲良刺史也。三年卒。病前月餘，京師無故傳其凶問，又城外送客亭柱有人書曰“李齊州死”，綱佐餞别者見而拭之，後復如此。元護妾伎十餘，聲色自縱，情欲既甚，支骨稍消，鬚長二尺，一時落盡。贈青州刺史。元護爲齊州，經拜舊墓，巡省故宅，饗賜村老，莫不欣暢。及將亡，謂左右曰：“吾嘗以方伯簿伍至青州，士女屬目。若喪過東陽，不可不好設儀

景明初年，授任李元護爲齊州刺史、廣饒縣伯。不久因爲州人柳世明圖謀造反，李元護大加殺戮，有些過於殘酷。州内災荒歉收，李元護上表請求賑濟，免去老百姓的賦税。但是他的不少部下，經常進行侵犯騷擾，城邑百姓深受其苦，因此李元護不能算是好刺史。景明三年李元護去世。在他生病前的一個多月，京城無緣無故傳出他的死訊，另外在城外送客亭的柱子上有人寫道“李齊州死”，綱佐在餞别客人時看見後把字擦掉，但後來又出現。李元護有妾妓十多人，他放縱聲色，縱欲既然過度，他的身體逐漸虚弱，二尺長的鬍鬚，一時間全部脱落。追贈他爲青州刺史。李元護在齊州做官，治理并拜謁舊墓地，巡視并察看舊宅，把酒食賞賜給村中老人，人人都感到歡暢。當李元護快要去世時，他對身邊人

衛，哭泣盡哀，令觀者改容也。"家人遵其誡。

説："我曾經以地方長官儀從的身份來到青州，讓所有人刮目相看。倘若我的喪車經過東陽，你們不能不爲我好好地設置儀仗和衛士，并竭盡你們的悲哀爲我而哭泣，讓觀看的人爲我而動容。"家人遵守了他的遺言。

子會襲，正始中降爵爲子。會頑呆好酒，其妻南陽太守清河房伯玉女也，甚有姿色，會不答之。房乃通其弟機，因會醉殺之。子景宣襲。機與房遂如夫婦，積十餘年，房氏色衰，乃更婚娶。

李元護的兒子李會繼承封爵，正始年間被降爲子爵。李會遲鈍愚蠢且嗜酒，他的妻子是南陽太守清河人房伯玉的女兒，長得很有姿色，但李會視而不見。房氏於是與李會的弟弟李機通奸，趁李會喝醉酒殺了他。李會的兒子李景宣繼承爵位。李機與房氏於是如同夫婦一樣，過了十多年，房氏年老色衰，李機又另外婚娶。

元護弟静，性貪忍，兄亡未斂，便剥妓服玩及餘物。歷齊郡内史。

李元護的弟弟李静，生性貪婪殘忍，兄長去世還未裝殮，他就搶奪兄長妓妾的服飾器物及兄長遺留下的物品。歷任齊郡内史。

席法友

席法友，安定人也，祖、父南奔。法友仕齊，以膂力自效，任安豐、新蔡二郡太守、建安戍主。後與裴叔業同謀歸魏，拜豫州刺史、苞信縣伯。叔業卒後，法友與裴植追成業志，淮南剋定，法友有力焉。歷華、并二州刺史。後爲别將出淮南，欲解朐山之圍。法友始渡淮而朐山敗没，遂停十年。恬静自安，不競世利。宣武末，除濟州刺史，廉和著稱。又徙封乘氏。後卒於光禄大夫，贈秦州刺史，謚襄侯。

席法友，是安定人，其祖父、父親逃奔到南方。席法友在南齊做官，憑體力效勞，擔任安豐郡和新蔡郡的太守、建安戍主。後來與裴叔業同謀歸附北魏，被授任爲豫州刺史、苞信縣伯。裴叔業去世之後，席法友與裴植繼承裴叔業的遺志，平定淮南，席法友有功勞。他歷任華州、并州刺史。後來擔任别將從淮南出發，準備解救朐山之圍。席法友剛剛渡過淮水但朐山已經淪陷，於是一停十年。他恬静安然，不追逐名利。宣武帝末年，席法友擔任濟州刺史，以廉潔平和著稱。又改封乘氏。後來席法友在光禄大夫的官位上去世，追贈秦州刺史，謚號爲襄侯。

子景通襲，善事元叉，兼賂叉父繼。繼爲司空，引景通爲掾。卒，贈衛尉少卿。子鄲襲，走關西。

席法友的兒子席景通繼承爵位，席景通善於奉事元叉，還賄賂了元叉的父親元繼。元繼擔任司空，任用席景通爲掾吏。席景通去世後，追贈衛尉少卿。他的兒子席鄲繼承爵位，跑到函谷關以西。

王世弼　王由

王世弼，京兆霸城人也。姚泓之滅，其祖、父南遷。世弼身長七尺八寸，魁岸有壯氣，善草隸書，好愛墳典。仕齊爲軍主，助戍壽春，遂與裴叔業同謀歸誠。除南徐州刺史，封

王世弼，是京兆霸城人。姚泓滅亡後，他的祖父、父親向南遷徙。王世弼身高七尺八寸，魁梧偉岸有豪邁之氣，擅長草書和隸書，愛好典籍。他在南齊做官時擔任軍主，協助鎮守壽春，於是與裴叔業一起謀劃歸誠事宜。他擔任南徐州

慎縣伯。後除東秦州刺史，政任於刑，爲人所怨，有受納之響，爲御史中尉李平所彈，會赦免。後爲河北太守，有清稱。再遷中山内史，加平北將軍。直閤元羅，領軍元叉弟也，曾過中山，謂曰："二州刺史，翻復爲郡，當恨恨耳?"世弼曰："儀同之號，起自鄧騭，平北爲郡，始在下官。"卒，贈豫州刺史，謚曰康。

刺史，封慎縣伯。後來授任王世弼爲東秦州刺史，他爲政把刑法作爲手段，被人們怨恨，有接受賄賂的傳言，於是被御史中尉李平彈劾，恰好遇赦免罪。後來王世弼擔任河北太守，有清廉的聲譽。他兩次升任中山内史，加封平北將軍。直閤元羅，是領軍元叉的弟弟，他曾經路過中山，對王世弼説："你本來是兩個州的刺史，一下子變成太守，你一定是遺憾不已吧?"王世弼説："儀同的稱號，是從鄧騭開始的，而以平北將軍的身份當郡守，則是從我開始的。"王世弼去世後，追贈他爲豫州刺史，謚號爲康。

長子會，汝陽太守。

王世弼的長子王會，擔任汝陽太守。

次子由，字茂道，好學有文才，尤善草隸書，性方厚，有名士風，又工摹書，爲時人所服。位東萊太守，罷郡寓居潁川。天平初，元洪威構逆，大軍攻討，爲亂兵所害。名流悼惜之。

王世弼的次子王由，字茂道，好學且有文才，尤其擅長草書和隸書，性格正直忠厚，有名士的風度，另外他還擅長臨摹書法，被當時的人所佩服。他擔任東萊太守，免去官職後居住在潁川。天平初年，元洪威圖謀叛逆，大軍進行攻打討伐，王由被亂軍殺害。社會名流們爲他感到悲痛惋惜。

江悦之

江悦之，字彦和，濟陽考城人也。七世祖統，晋散騎常侍，避劉、石之亂南渡。祖興之，父範之，并爲宋武所誅。

江悦之，字彦和，是濟陽考城人。他的七世祖江統，擔任晋朝散騎常侍，因爲躲避劉、石之亂而南渡。他的祖父江興之，父親江範之，都被宋武帝殺掉。

悦之少孤，仕宋，歷諸王參軍。好兵書，有將略，善待士，有部曲數百人。仕齊，爲後軍將軍，部曲稱衆，千有餘人。梁初，以討滅劉季連功，進號冠軍將軍。武興氐攻破白馬，進圖南鄭，悦之大破氐衆，還復白馬。梁、秦二州刺史莊丘黑死，夏侯道遷與悦之及龐樹，軍主李忻榮、張元亮、士孫天與等謀以梁州内附。梁華陽太守尹天寶率衆向州城，遂圍南鄭。悦之晝夜督戰，會武興軍至，天寶敗。道遷克全勛款，悦之實有力焉。與道遷俱至洛陽。尋卒，贈梁州刺史，追封安平縣子，謚曰莊。悦之二子，文遥、文遠。

江悦之從小失去父親，他在劉宋做官，歷任諸王參軍。他好讀兵書，有用兵的謀略，他善待士兵，擁有家丁幾百人。他在南齊做官，擔任後軍將軍，私家部隊人數號稱衆多，有一千多人。梁朝初年，因爲討伐并消滅劉季連立下軍功，江悦之被進稱爲冠軍將軍。武興氐攻陷白馬，向前推進想要謀取南鄭，江悦之大敗武興氐的部隊，返回時收復了白馬。梁、秦二州刺史莊丘黑去世後，夏侯道遷與江悦之到達龐樹，軍主李忻榮、張元亮、士孫天與等人一起謀劃以梁州歸附北魏。梁華陽太守尹天寶率兵奔向州城，於是包圍了南鄭。江悦之晝夜督戰，剛好武興的援兵趕來，尹天寶被打敗。夏侯道遷能够保全功勞，江悦之的確出了大力。江悦之與夏侯道遷都到了洛陽。不久江悦之去世，追贈梁州刺史，封安平縣

子，謚號爲莊。江悦之有兩個兒子，名字叫江文遥、江文遠。

江文遥

文遥少有大度，輕財好士，士多歸之。道遷之圖楊靈珍，文遥奮劍請行，遂手斬靈珍。襲父封，拜咸陽太守。勤於禮接，終日坐廳事，至者見之，假以恩顏，屏人密問，於是人所疾苦，大盜姓名，奸猾吏長，無不知悉。郡中震肅，奸劫息止，政爲雍州諸郡之最。後爲安州刺史，善於綏納，甚得物情。時杜洛周、葛榮等相繼叛逆，幽、燕已南悉没，唯文遥介在群賊之外，孤城獨守，鳩集荒餘，且耕且戰，百姓皆樂爲用。卒官，長史許思祖等以文遥有遺愛，復推其子果行州事。既攝州事，乃遣使奉表。莊帝嘉之，除果通直散騎侍郎，行安州事。既而賊勢轉盛，救援不接，果乃携諸弟并率城人東奔高麗。天平中，詔高麗送果等。元象中，乃得還朝。

江文遥年輕時就有宏大的器度，他輕視錢財熱愛士人，士人大多願意依附於他。夏侯道遷準備圖謀楊靈珍，江文遥舉劍請戰，於是親手殺死楊靈珍。繼承了父親的封爵，被授任爲咸陽太守。江文遥儘量以禮待人，整天坐在廳堂上議事，凡來拜見他的人，他都以誠懇的態度接見，避開他人而秘密詢問，因此老百姓的疾苦，大盗的姓名，奸猾的官吏，没有他不知道的。江文遥所在的州郡風氣謹嚴，邪惡勢力和巧取豪奪得到禁止，他的政績在雍州幾個郡中最爲突出。後來江文遥擔任安州刺史，他善於安撫百姓，很得人心。當時杜洛周、葛榮等人相繼叛逆，幽州、燕州以南地區都已陷落，惟獨江文遥身處群賊之外，獨自戍守孤城，他聚集荒亂後的災民，邊耕種邊作戰，老百姓都樂意爲他效力。江文遥在任上去世，長史許思祖等人認爲江文遥有遺留於後世之愛，又推舉他的兒子江果代理州中事宜。不久江果代理州中之事，許思祖又派使者上表給皇帝。孝莊帝嘉獎江果，授任他爲通直散騎侍郎，代理安州事宜。不久賊軍勢力逐漸强大，而救援部隊又不能到達，江果於是帶領幾位兄弟及城中人向東逃亡到高麗。天平年間，詔令高麗人把江果等人送回。元象年間，他纔回到朝廷。

文遠善騎射，勇於攻戰，以軍功位中散大夫、龍驤將軍。

江文遠擅長騎馬射箭，進攻作戰非常勇敢，因爲有軍功擔任中散大夫、龍驤將軍。

淳于誕

淳于誕，字靈遠，其先太山博人也，後世居蜀漢，或家安固之桓陵縣。父興宗，齊南安太守。

淳于誕，字靈遠，祖先是泰山博縣人，後代居住在蜀漢，有的定居在安固郡的桓陵縣。父親淳于興宗，擔任南齊的南安太守。

誕年十二，隨父向揚州。父於路爲群盜所害，誕雖幼而哀感奮發，傾資結客，旬朔之内，遂得復仇。州里之間，無不稱嘆。

淳于誕十二歲時，跟隨父親到揚州。父親在半路上被一夥盜賊殺害，淳于誕雖然年幼却哀痛而且奮發圖强，他竭盡資財結交門客，在十多天内，終於報仇雪恨。在州郡之間，没有人不贊嘆他。

景明中，自漢中歸魏。陳伐蜀計，宣武嘉納之。延昌末，王旅大

景明年間，淳于誕從漢中歸附北魏。他陳述了討伐蜀地的計策，宣武帝表彰并采納了他的建

舉，除驃騎將軍、都督、别部司馬，領鄉導統軍。誕不願先受榮爵，乃固讓實官，止參戎號。及奉辭之日，詔若剋成都，即以益州許之。師次晋壽，蜀人大震。屬宣武晏駕，不果而還。後以客例，起家羽林監。

議。延昌末年，帝王的軍隊大舉進發，授任淳于誕爲驃騎將軍、都督、别部司馬，讓他率領嚮導統軍。淳于誕不肯先得到榮譽和爵位，於是堅決辭讓有實際職務的官職，衹挂軍銜。當奉上辭職書的那天，皇帝命令説假如攻破成都，就把益州許給淳于誕。淳于誕的軍隊停駐在晋壽，蜀人大爲震動。當時適逢宣武帝去世，所以此事没有結果就返回了。後來以過去的慣例，淳于誕開始擔任羽林監。

正光中，秦、隴反叛，詔誕爲西南道軍司馬，與行臺魏子建共參經略。時梁益州刺史蕭深猷遣將樊文熾、蕭世澄等率衆數萬圍小劍戍。子建遣誕勒兵馳赴，大敗之，禽世澄等十一人，文熾先走獲免。孝昌初，子建以誕行華陽郡，帶白馬戍。後卒於東梁州刺史，贈益州刺史，謚曰莊。

正光年間，秦、隴兩地人反叛，詔令淳于誕擔任西南道軍司馬，讓他與行臺魏子建共同參與籌劃謀取。當時梁益州刺史蕭深猷派遣將領樊文熾和蕭世澄等人率領幾萬人包圍小劍戍。魏子建派淳于誕率兵趕赴小劍戍，大敗敵軍，活捉蕭世澄等十一人，樊文熾事先逃跑没有被俘虜。孝昌初年，魏子建派淳于誕代理華陽郡，兼理白馬戍。後來淳于誕在東梁州刺史的任上去世，追贈益州刺史，謚號爲莊。

沈文秀

沈文秀，字仲遠，吴興武康人也。伯父慶之，《南史》有傳。

沈文秀，字仲遠，是吴興武康人。他的伯父沈慶之，在《南史》中有他的傳記。

文秀仕宋，位青州刺史。和平六年，宋明帝殺其主子業，文秀與諸州推立子業弟子勛。子勛敗，皇興初，文秀與崔道固俱以州降魏。宋遣其弟文景來諭之，文秀復歸宋，爲刺史如故。後慕容白曜長驅至東陽，文秀始欲降，以軍人虜掠，遂有悔心，乃嬰城固守。白曜既下歷城，乃并力攻討，自夏至春始剋。文秀取所持節，衣冠儼然，坐於齋内。亂兵入曰："文秀何在？"文秀厲聲曰："身是。"執而裸送于白曜。左右令拜，文秀曰："各二國大臣，無相拜禮。"白曜忿之，因至撾撻。後還其衣，爲之設饌，與長史房天樂、司馬沈嵩等鎖送京師，面縛數罪，宥死，待爲下客，給以粗衣蔬食。

沈文秀在劉宋做官，擔任青州刺史。和平六年，宋明帝殺了他的主人劉子業，沈文秀與幾個州的長官推立劉子業的弟弟劉子勛。劉子勛失敗後，皇興初年，沈文秀與崔道固都以州郡投降了北魏。劉宋派遣沈文秀的弟弟沈文景來轉告皇帝的旨意，沈文秀重新回到劉宋，和先前一樣擔任刺史。後來慕容白曜長驅直入到了東陽，沈文秀起初也準備投降，後來因爲慕容白曜的軍隊大肆擄掠，於是使他有了悔改之意，於是環城固守。慕容白曜不久攻下歷城，於是合并兵力攻打沈文秀，從夏季到春季終於攻克。沈文秀拿出他所持的符節，衣冠莊重，坐在屋子裏。亂兵進來問："沈文秀在哪兒？"沈文秀大聲答道："我在這裏。"抓住他并脱光衣服押送到慕容白曜處。旁邊的人命令他跪拜，沈文秀説："雙方都是國家的大臣，不需要跪拜的禮節。"慕容白曜怨恨沈文秀，於是鞭打他。後來把衣服歸還給沈文秀，并爲他準備飲食，把他與長史房天樂、司馬沈嵩

等人一起鎖送京城，他表示投降并歷數自己的罪行，被免於死罪，把他當作下等門客，供給他粗糙的衣服和飯食。

獻文重其節義，稍亦嘉禮之，拜外都下大夫。太和三年，遷外都大官。孝文嘉其忠於其國，賜絹綵二百匹。後爲南征都將，臨發，賜以戎服。除懷州刺史，假吴郡公。守清貧而政寬，不能禁止盜賊。大興水田，於公私頗有利益。卒官。

獻文帝器重沈文秀的節操和道義，逐漸對他以禮相待，授任他爲外都下大夫。太和三年，升任沈文秀爲外都大官。孝文帝表彰沈文秀忠於自己的國家，賞賜給他兩百匹織物。後來沈文秀擔任南征都將，臨出發時，又賞賜給他軍服。授任他爲懷州刺史，假吴郡公。沈文秀恪守清貧但爲政寬鬆，不能禁止盜賊。他大興水田，使公家和私人都得到利益。在官位上去世。

子保冲，後爲徐州冠軍長史，坐據連口退敗，有司處之死刑。孝文詔："保冲，文秀之子，可特原命，配洛陽作部終身。"宣武時，卒於下邳太守。

沈文秀的兒子沈保冲，後來擔任徐州冠軍長史，因爲據守連口退却失敗坐罪，有關部門判處他死刑。孝文帝命令説："沈保冲，是沈文秀的兒子，可以寬恕他的性命，發配他到洛陽終身在作部製作兵器。"宣武帝時，沈保冲在下邳太守的職位上去世。

房天樂者，清河人，滑稽多智。文秀板爲長史，督齊郡，州府事一以委之。卒于京師。弟子嘉慶，漁陽太守。

房天樂，是清河人，他非常幽默機智。沈文秀授任他爲長史，監察齊郡的工作，并把州府的事情一概交付給他。房天樂在京城去世。他的侄子房嘉慶，擔任漁陽太守。

張讜　張敬伯

張讜，字處言，清河東武城人也。六世祖弘，晋長秋卿。父華，慕容超左僕射。

張讜，字處言，是清河東武城人。其六世祖張弘，在晋擔任長秋卿。父親張華，擔任慕容超的左僕射。

讜仕宋，位東徐州刺史。及平徐、兖，讜乃歸順於尉元，亦表授東徐州刺史。遣中書侍郎高閭與讜對爲刺史。後至京師，禮遇亞於薛、畢，賜爵平陸侯。讜性開通，篤於接恤，青、齊之士，雖疏族末姻，咸相敬視。李敷、李訢等寵要勢家，亦推懷陳款，無所顧避。畢衆敬等皆敬重之，高允之徒亦相器待。卒，贈青州刺史，謚康侯。

張讜在劉宋做官，擔任東徐州刺史。當平定徐州、兖州之後，張讜於是歸順尉元，尉元也上表授任他爲東徐州刺史。并派中書侍郎高閭與張讜相配擔任刺史。後來張讜到了京城，給他的禮遇低於薛、畢等人，賜給他平陸侯的爵位。張讜性格開朗，熱衷於接濟體恤他人，青州、齊州的士大夫，雖然和他關係疏遠没有聯姻，但都很敬重張讜。李敷、李訢等受到寵幸的有權勢的要員，也真心推崇張讜并對他以誠相待，彼此之間没有顧忌迴避。畢衆敬等人也都很敬重張讜，高允等人也把張讜當作人才看待。張讜去世後，被追贈爲青州刺史，謚號康侯。

子敬伯，求致父喪出葬冀州清河舊墓，久不被許，停柩在家積五六

張讜的兒子張敬伯，請求把父親安葬在冀州清河老家的祖墳地，但很久没得到批准，於是棺

年。第四子敬叔，先在徐州，初聞父喪，不欲奔赴，而規南叛，爲徐州所勒送。至乃自理，後得襲父爵。敬伯自以隨父歸國功，賜爵昌安侯，出爲樂陵太守。敬叔，武邑太守。父喪得葬舊墓，還屬清河。

初，讜兄弟十人，兄忠，字處順，在南爲合鄉令。歸降，賜爵新昌侯。卒於新興太守，贈冀州刺史。

讜妻皇甫氏被掠，賜中官爲婢，皇甫遂詐痴，不能梳沐。後讜爲宋冀州長史，因貨千餘匹，購求皇甫。文成怪其納財之多，引見之，時皇甫年垂六十矣。文成曰："南人奇好，能重室家之義。此老母復何所任，乃能如此致費也。"皇甫氏歸，讜令諸妾境上奉迎。數年卒。後十年而讜入魏。

讜兄子安世，正始中，自梁、漢同夏侯道遷歸款，爲客積年，出爲東河間太守。卒。

李苗

李苗，字子宣，梓潼涪人也。父膺，梁太僕卿。苗出後叔父畎。畎爲梁州刺史，大著威名。王足之伐蜀，梁武命畎拒足於涪，許其益州。及足退，梁武遂改授。畎怒，將有異圖，事發被害。

苗年十五，有報雪志。延昌中歸魏，仍陳圖蜀計。大將軍高肇西伐，詔假苗龍驤將軍鄉導。次晋壽，宣武晏駕，班師。後以客例，除員外散騎侍郎。苗有文武才幹，以大功不就，家耻未雪，常懷慷慨，乃上書陳平定

柩停放在家中五六年。張讜的第四個兒子張敬叔，本來在徐州，起初他聽說父親去世，不打算回家奔喪，却謀劃叛逃南方，後來被徐州的有關部門强制送回。到達之後張敬叔自己進行申訴，後來他得以繼承父親的爵位。張敬伯因爲跟隨父親歸國有功，賜爵昌安侯，出任樂陵太守。張敬叔，擔任武邑太守。他們的父親最後得以安葬在祖墳，仍然隸屬於清河郡。

當初，張讜兄弟有十人，哥哥張忠，字處順，在南方擔任合鄉令。歸降之後，賜給爵位新昌侯。張忠在新興太守的任上去世，追贈冀州刺史。

張讜的妻子皇甫氏被劫掠，賜給中官當奴婢，皇甫氏於是假裝痴呆，不梳頭不洗臉。後來張讜擔任劉宋的冀州長史，於是行賄一千多匹，贖回了皇甫氏。文成帝對張讜所納的財物之多感到奇怪，於是召見她，當時皇甫氏已經快六十歲了。文成帝說："南方人特别好，能够重視家庭的道義。這位老母親回去能做什麽，張讜竟然能如此爲她破費。"皇甫氏歸來時，張讜讓他的幾位妾到邊境上事奉迎接。幾年後皇甫氏去世。再過了十年張讜到了北魏。

張讜哥哥的兒子張安世，在正始年間，從梁、漢同夏侯道遷一起歸順，他做門客多年，出任東河間太守。去世。

李苗，字子宣，是梓潼涪縣人。他的父親李膺，擔任梁太僕卿。李苗出繼作爲他叔父李畎的後代。李畎擔任梁州刺史，有很大的威名。王足征伐蜀地，梁武帝命令李畎在涪抵禦王足的進攻，并把益州許諾給他。當王足退兵後，梁武帝又改變了授任。李畎憤怒，準備另謀他圖，後來因爲事情敗露而被殺。

李苗十五歲時，有報仇雪恨的志向。他在延昌年間歸附北魏，多次陳述謀取蜀的計策。大將軍高肇西征，皇帝命令李苗代理龍驤將軍嚮導。軍隊停駐在晋壽時，宣武帝去世，衹得班師回朝。後來按過去的慣例，授任李苗爲員外散騎侍郎。李苗有文才武幹，認爲大的功業還没有建

江南之計，其文理甚切於時。明帝幼冲，無遠略之意，竟不能納。

立，家族的耻辱還没有洗刷，因此他經常情緒慷慨激昂，後來李苗上書陳述平定長江以南的計劃，他的文理非常切合當時的情况。當時孝明帝年幼，還没有在遠方建功立業的想法，最終也没有采納李苗的計劃。

正光末，三秦反叛，侵及三輔。時承平既久，人不習戰。苗以隴兵强悍，且群聚無資，乃上書以爲："食少兵精，利於速戰；糧多卒衆，事宜持久。今隴賊猖狂，非有素蓄，雖據兩城，本無德義，其勢在於疾攻，日有降納，遲則人情離阻，坐受崩潰。夫飆至風起，逆者求萬一之功；高壁深壘，王師有全制之策。今且宜勒大將，深溝高壘，堅守勿戰。别命偏師，精卒數千出麥積崖以襲其後，則汧、岐之下，群妖自散。"於是詔苗爲統軍，與别將淳于誕出梁、益，隸行臺魏子建。子建以苗爲郎中，仍領統軍，深見知待。

正光末年，三秦反叛，其侵擾逐漸波及到三輔。當時已經多年持續和平，人們已不熟悉打仗。李苗認爲隴兵强悍，而且成群相聚没有軍需物資，於是李苗上書説道："糧食不足但是部隊精鋭，這就有利於速戰；糧食多士兵也多，戰事就應該是持久。現在隴地的賊軍非常猖狂，但他們平時没有軍需儲備，即使是占據了兩座城池，也没有道德和信義可言，戰爭的關鍵在於快攻，每天都會有敵人投降，慢就會使人心離散隔阻，白白地遭受滅亡。狂飆起暴風到，迎着風暴的人尋求萬分之一的成功機會；修築高墻深挖戰壕，帝王的軍隊有完全控制敵人的計策。現在應該部署軍中大將，挖深溝壘高墻，堅守陣地不交戰。另外命令一支數千人的精鋭部隊，從麥積崖出發以偷襲敵人的後部，那麽在汧、岐之下，敵人自然會土崩瓦解。"皇帝於是命令李苗擔任統軍，讓他與别將淳于誕一起到梁州、益州，隸屬於行臺魏子建。魏子建讓李苗擔任郎中，仍然擔任統軍，李苗深受信任厚待。

孝昌中，兼尚書左丞，爲西北道行臺，與大都督宗正珍孫討汾、絳、蜀賊平之。及殺尒朱榮，榮從弟世隆擁部曲還逼都邑。孝莊幸大夏門，集群臣博議，百僚計無所出。苗獨奮衣起曰："今朝廷有不測之危，正是忠臣烈士效節之時，請以一旅之衆，爲陛下徑斷河梁。"莊帝壯而許焉。苗乃募人於馬渚上流，以師夜下，去橋數里，放火燒舡，俄然橋絶，賊没水死者甚衆。官軍不至，賊乃涉水與苗死鬥，衆寡不敵，苗浮河而没。帝聞，哀傷久之。贈都督、梁州刺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河陽縣侯，謚忠烈。

孝昌年間，李苗兼任尚書左丞，擔任西北道行臺，他與大都督宗正珍孫討伐平定汾、絳、蜀的賊軍。當殺尒朱榮時，尒朱榮的堂弟尒朱世隆擁兵返回逼近都城。孝莊帝前往大夏門，召集各位大臣商議軍國大事，衆官員無計可施。衹有李苗揮動衣服起身説道："現在朝廷面臨着難以預測的危難，也正是忠臣烈士們報效國家的時刻，請給我一旅的部隊，我願意爲陛下截斷河梁的道路。"孝莊帝稱贊李苗的勇敢并同意了他的請求。李苗於是從馬渚的上游招募兵員，并率領部隊趁着夜色順流而下，在離大橋幾里路的地方，他放火燒船，不一會兒橋梁就被燒斷，賊軍落入水中死了很多。官軍没有及時趕到，賊軍於是涉水過來同李苗拼死搏鬥，因爲寡不敵衆，李苗的尸體漂浮在黄河上。皇帝聽説此事，長時間感到哀傷

悲痛。追贈李苗爲都督、梁州刺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河陽縣侯，謚號爲忠烈。

苗少有節操，志尚功名，每讀《蜀書》，見魏延請出長安，諸葛不許，嘆息謂亮無奇計。及覽《周瑜傳》，未曾不嗟咨絶倒。太保城陽王徽、司徒臨淮王彧并重之。二王頗或不穆，苗每諫責。徽寵勢隆極，猜忌彌甚，苗謂人曰："城陽蜂目，豺聲今轉彰矣。"解鼓琴，善屬文咏，工尺牘之敏，當世罕及。死之日，朝野悲壯之。及帝幽崩，世隆入洛，主者追苗贈封，以白世隆。世隆曰："吾爾時群議，更一二日便欲大縱兵士，燒燔都邑，任其采掠。賴苗，京師獲全。天下之善一也，不宜追之。"子曇襲爵。

李苗年輕時就有節操，他的志向是求取功名，每次讀到《蜀書》，看到魏延請求出兵長安，諸葛亮不同意，李苗就嘆息着説諸葛亮并没有妙計。當他讀到《周瑜傳》時，總是感慨地爲之而傾倒。太保城陽王元徽、司徒臨淮王元彧都很器重李苗。他們有時關係不太和睦，李苗每每規勸責備他們。元徽受寵後權勢炙手可熱，他對别人的猜忌也更加厲害，李苗對人説："城陽王有着胡蜂一樣的眼睛，豺狼的聲音現在也很明顯了。"李苗懂得彈琴，擅長寫文章和詩歌，他在文案方面的聰明才幹，當時世上很少有人能企及。李苗去世時，朝野上下爲他感到悲壯。當孝莊帝去世，尒朱世隆進入洛陽，主事的人想要削奪李苗的贈封，并禀告尒朱世隆。尒朱世隆説："我那時同大家商議，再過一兩天便想要大肆放縱士兵，焚燒都城，讓他們任意掠取財物。全靠了李苗，京城纔得以保全。對天下來説是一善事，不宜追奪。"李苗的兒子李曇繼承爵位。

劉藻

劉藻，字彦先，廣平易陽人也。六世祖遐，從晋元帝南渡。父宗之，宋廬江太守。

劉藻，字彦先，是廣平易陽人。其六世祖劉遐，跟隨晋元帝南渡。他的父親劉宗之，擔任劉宋的廬江太守。

藻涉獵群籍，美談笑，善與人交，飲酒至一石不亂。太安中，與姊夫李嶷俱來歸魏，賜爵易陽子。擢拜南部主書，號爲稱職。

劉藻涉獵各種書籍，擅長談論説笑，善於和人交際，喝一石的酒也不會醉。太安年間，劉藻與姐夫李嶷一起歸附北魏，被賜爵位易陽子。提升爲南部主書，算得上稱職。

時北地諸羌，恃險作亂，前後宰守不能制。朝廷患之，以藻爲北地太守。藻推誠布信，諸羌咸來歸款，朝廷嘉之。雍州人王叔保等三百人表乞藻爲駮奴戍主，詔曰："選曹已用人，藻有惠政，自宜他叙。"在任八年，遷雍城鎮將。太和中改鎮爲岐州，以藻爲岐州刺史。轉秦州刺史。秦人恃險，率多粗暴，或拒課輸，或害吏長，自前守宰，皆遥領，不入郡縣。藻開示恩信，誅戮豪横，羌、氐憚

當時北地的各個羌族，依仗地勢險要作亂，先後去任職的太守不能控制局面。朝廷深感憂慮，委派劉藻擔任北地太守。劉藻推誠布信，使各地羌族都來投順，朝廷嘉獎劉藻。雍州人王叔保等三百人上表請求劉藻擔任駮奴戍主，皇帝命令道："選曹的職位已經任用其他人了，劉藻有仁政，自然會得到别的安排。"劉藻在任八年，改任爲雍城鎮將。太和年間把雍城改爲岐州，讓劉藻擔任岐州刺史。又改任秦州刺史。秦地之人仗着地勢險要，大多性情粗暴，有的人拒絶繳納賦税，有的人殺害官員，從前的太守長官，都是

之，守宰於是始得居其舊所。遇車駕南伐，以藻爲東道都督。秦人紛擾，詔藻還州，人情乃定。仍與安南元英征漢中，破賊軍，長驅至南鄭，垂平梁州，奉詔還軍，乃不果克。

遠遠的加以遥控，不敢進入郡縣。劉藻一到任就公開顯示出他的恩德與信義，殺戮豪强和横蠻不講道理的人，羌族、氐族因此而懼怕劉藻，太守們這纔開始回到從前的住所。剛好遇到皇帝向南征伐，派劉藻作爲東道都督。秦地之人動亂不安，皇帝命令劉藻返回秦州，人心這纔安定。劉藻多次與安南元英征伐漢中，打敗敵軍，長驅直入到南鄭，快要平定梁州時，他奉皇帝之命回師，最終也没能攻克梁州。

後車駕南伐，以藻爲征虜將軍，督統軍高聰等四軍爲東道别將。辭於洛水之南，孝文曰："與卿石頭相見。"藻對曰："臣雖才非古人，庶亦不留賊虜而遺陛下。輒當釃曲阿之酒以待百官。"帝大笑曰："今未至曲阿，且以河東數石賜卿。"後與高聰等戰敗，俱徙平州。景明初，宣武追録舊功，拜藻爲太尉司馬。卒。

後來皇帝南征，讓劉藻擔任征虜將軍，并任東道别將監督統軍高聰等四軍。劉藻在洛水的南面辭别，孝文帝説："我與你在石頭城相見。"劉藻回答道："我的才能雖然不如古人，但也不會給陛下留下賊敵。皇上應當斟上曲阿的美酒來款待各位官員。"皇帝聽了大笑着説："現在還没有到曲阿，朕姑且把河東的幾塊石頭賞賜給你。"後來劉藻與高聰等人打了敗仗，一起被調職到平州。景明初年，宣武帝追記他的舊功，授任劉藻爲太尉司馬。去世。

子紹珍，無他才用，善附會，好飲酒。結托劉騰，啓爲其國郎中令，襲子爵。永安中，歷河北、黎陽二郡太守，所在無政績。天平中，坐子洪業入於關中，率衆侵擾，伏法。

劉藻的兒子劉紹珍，没有其他的才幹，善於穿鑿附會，喜好飲酒。劉紹珍結交并依附劉騰，劉騰啓用他擔任其封國的郎中令，繼承子爵的爵位。永安年間，劉紹珍歷任河北、黎陽二郡太守，他在這兩個郡都没有政績。天平年間，因爲兒子劉洪業犯罪而到了關中，率領衆人進行侵擾，後來被判處死刑。

傅永

傅永，字脩期，清河人也。幼隨叔父洪仲與張幸自青州入魏，尋復南奔。有氣幹，拳勇過人，能手執鞍橋，倒立馳騁。年二十餘，有友人與之書而不能答，請洪仲，洪仲深讓之而不爲報。永乃發憤讀書，涉獵經史，兼有才幹。爲崔道固城局參軍，與道固俱降，入爲平齊百姓。父母并老，飢寒十數年，賴其强於人事，戮力傭丐，得以存立。晚爲奉禮郎，詣長安拜文明太后父燕宣王廟，賜爵貝丘男，除中書博士。

傅永，字脩期，是清河人。他從小跟隨叔父傅洪仲同張幸從青州進入北魏，不久又向南逃亡。傅永有氣魄才幹，他的拳術威力過人，可以手執馬鞍橋，在馬背上倒立馳騁。傅永二十多歲時，有朋友寫信給他但他却不能回信，於是請求叔父傅洪仲幫助，傅洪仲狠狠地責備了他而不幫他回信。傅永於是發憤讀書，閲讀經史典籍，具有多方面的才幹。傅永擔任崔道固的城局參軍，同崔道固一起投降，到平齊郡當了老百姓。他的父母年齡都老了，忍飢受寒十幾年，全靠傅永强於一般人，他努力爲别人勞動求得衣食，使父母得以生存。傅永晚年擔任奉禮郎，到長安拜訪文

明太后的父親燕宣王的宗廟，賜爵貝丘男，授任他爲中書博士。

王肅之爲豫州，又以永爲王肅平南長史。咸陽王禧慮肅難信，言於孝文。曰："已選傅脩期爲其長史，雖威儀不足，而文武有餘矣。"肅以永宿士，禮之甚厚；永亦以肅爲帝眷遇，盡心事之，情義至穆。

王肅在豫州擔任刺史時，還讓傅永擔任王肅的平南長史。咸陽王元禧擔心王肅難以信任，他與孝文帝談論此事。皇帝說："朕已經把傅脩期推選爲王肅的長史，雖然傅脩期的威嚴不够，但他的文武才幹是綽綽有餘的。"王肅認爲傅永是老成博學的士人，對他非常禮貌；傅永也認爲王肅是皇帝親近厚待的人，盡心侍奉王肅，兩人關係很好。

齊將魯康祖、趙公政侵豫州之太倉口，肅令永擊之。永量吴、楚兵好以斫營爲事，又賊若夜來，必於渡淮之所以火記其淺處。永既設伏，仍密令人以瓠盛火，渡南岸，當深處置之，教云："若有火起，即亦燃之。"其夜，康祖、公政等果親率領來斫營。東西二伏夾擊之，康祖等奔趣淮水。火既競起，不能記其本濟，遂望永所置火争渡。水深溺死、斬首者數千級，生禽公政。康祖人馬墜淮，曉而獲其尸，斬首并公政送京師。

南齊將領魯康祖、趙公政侵犯豫州的太倉口，王肅命令傅永前去攻打。傅永估計吴、楚一帶的士兵喜歡以偷襲敵營爲能事，另外敵軍倘若是夜裏來偷襲，必定會在渡過淮水的地方用火種記下水最淺之處。傅永於是設下埋伏，又偷偷派人用葫蘆瓢盛上火種，渡到淮水南岸，把火種放在水最深的地方，并告訴那個人說："如果有火燃起，你就點燃火種。"當天夜裏，魯康祖、趙公政等人果然親自率領部隊前來偷襲軍營。但受到來自東西兩面伏兵的夾擊，魯康祖等人趕忙向淮水逃奔。兩處火種已經競相燃起，他們記不清原來的渡河之處，於是就往傅永所設置的火種處争着過河。因爲水深被淹死的、被斬首的有好幾千人，趙公政被生擒。魯康祖連人帶馬墜入淮水，天亮時俘獲到他的尸體，斬首後與趙公政一起被送到京城。

時裴叔業率王茂先、李定等東侵楚王戍，肅復令永將伏兵擊其後軍，破之，獲叔業傘扇鼓幕甲仗萬餘。兩月之中，遂獻再捷。帝嘉之，遣謁者就豫州策拜永安遠將軍、鎮南府長史、汝南太守、貝丘縣男。帝每嘆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布，唯傅脩期耳。"

當時裴叔業率領王茂先、李定等人向東進攻楚王戍，王肅又命令傅永率領伏兵攻打其後軍，打敗了裴叔業，獲取了裴叔業留下的傘扇鼓帳篷鎧甲兵器等共計一萬多件。在兩個月之内，獲得了兩次勝利。皇帝嘉獎傅永，派使者到豫州用文書授任傅永爲安遠將軍、鎮南府長史、汝南太守、貝丘縣男。皇帝經常感嘆地說："上馬能攻打敵人，下馬能作軍旅公文，衹有傅脩期而已。"

裴叔業又圍渦陽，時帝在豫州，遣永爲統軍，與高聰、劉藻、成道益、任莫問等救之。永曰："深溝固壘，然後圖之。"聰等不從，一戰而敗。聰等棄甲奔懸瓠，永獨收散卒徐

裴叔業再次圍困渦陽，當時皇帝在豫州，派傅永作爲統軍，與高聰、劉藻、成道益、任莫問等人一起援救渦陽。傅永說："先深挖壕溝高築壁壘，然後再謀取渦陽。"高聰等人不聽指揮，剛一交戰就失敗了。高聰等人丢掉鎧甲逃到懸

還，賊追至，又設伏擊之，挫其鋭。藻徙邊，永免官爵而已。不經旬，詔永爲汝陰鎮將，帶汝陰太守。

瓠，傅永獨自聚攏殘兵慢慢地返回，賊兵追上來，傅永又設下埋伏打擊敵人，挫敗了敵人的鋭氣。後來劉藻被流放到邊疆，傅永衹是免去了官職爵位而已。過了不到十天，皇帝命令傅永擔任汝陰鎮將，代理汝陰太守。

景明初，裴叔業將以壽春歸魏，密通於永。及將迎納，詔永爲統軍，與楊大眼、奚康生等諸軍俱入壽春。同日而永在後，故康生、大眼二人并賞列土，永唯清河男。

景明初年，裴叔業準備以壽春歸附北魏，并秘密通報傅永。當傅永準備迎接裴叔業時，皇帝命令傅永擔任統軍，與楊大眼、奚康生等幾路部隊一起進入壽春。當天因爲傅永走在後面，因此奚康生、楊大眼兩人都得到賞賜的土地，而傅永僅僅得到了清河男的爵位。

齊將陳伯之逼壽春，沿淮爲寇。時司徒彭城王勰、廣陵侯元衍同鎮壽春，以九江初附，人情未洽，兼臺援不至，深以爲憂。詔遣永爲統軍，領汝陰三千人先援之。永至，勰令永引軍入城。永曰："若如教旨，便共殿下同被圍守，豈是救援之意?"遂孤軍城外，與勰并勢以擊伯之，頻有剋捷。

南齊將領陳伯之逼近壽春，沿着淮水進行侵擾。當時司徒彭城王元勰、廣陵侯元衍共同鎮守壽春，因爲九江剛剛歸附，人心不齊，再加上官軍没有趕到，他們爲此深感憂慮。詔令傅永擔任統軍，率領汝陰的三千士兵先解救壽春。傅永趕到以後，元勰命令傅永帶領軍隊進入城内。傅永説："假如按照您的意思行事，我就衹能與殿下一起被圍困，這難道是救援的本意嗎?"於是傅永獨自駐軍於城外，與元勰聯合一起進攻陳伯之，經常有勝利的捷報傳來。

中山王英之征義陽，永爲寧朔將軍、統軍，當長圍遏其南門。齊將馬仙琕連營稍進，規解城圍。永乃分兵付長史賈思祖，令守營壘，自將馬步千人，南逆仙琕。賊俯射永，洞其左股，永出箭復入，遂大破之，仙琕燒營卷甲而遁。英曰："公傷矣，且還營。"永曰："昔漢祖捫足，不欲人知。下官雖微，國家一帥，奈何使虜有傷將之名?"遂與諸軍追之，極夜而返。時年七十餘矣，三軍莫不壯之。

中山王元英征伐義陽時，傅永擔任寧朔將軍、統軍，應當長期圍困阻擋義陽的南門。南齊將領馬仙琕把軍營連在一起逐漸向前推進，企圖解除城池的包圍。傅永於是把部隊的一部分交給長史賈思祖帶領，命令他堅守營壘，他自己則率領步兵騎兵一千人，向南迎戰馬仙琕。敵人俯身射傅永，射中了他的左腿，他拔出箭繼續前進，最後大破敵軍，馬仙琕燒掉軍營拿起武器就逃跑。元英對傅永説："你受傷了，暫且返回營地吧。"傅永説："從前漢高祖按着脚，不讓人知道自己受了傷。我的地位雖然微不足道，但我是國家的一員主將，怎麽能讓敵人有已傷我主將的説法呢?"於是傅永與幾路部隊繼續追殺敵人，深夜纔返回。當時傅永已經七十多歲，全軍將士没有人不佩服他的勇敢。

義陽既平，英使司馬陸希道爲露布，意謂不可，令永改之。永亦不增文采，直與之改，陳列軍儀，處置形

義陽既被平定，元英讓司馬陸希道撰寫勝利捷報，元英覺得他寫得不好，命令傅永進行修改。傅永并没有給原文增加文采，而是直接進行

要，而英深賞之。還京，除太中大夫。

改寫，他陳述了軍隊的威嚴，部隊所處的地形險阻，使元英非常欣賞。回到京城後，授任傅永爲太中大夫。

後除恒農太守，非心所樂。時英東征鐘離，表請永，求以爲將，朝廷不聽。永每言曰："馬援、充國，竟何人哉？吾獨白首見拘此郡。"然於御人非其所長，故在任無多聲稱。後爲南兖州刺史。年逾八十，猶能馳射，盤馬奮矟，常諱言老，每自稱六十九。還京，拜光禄大夫。卒，贈齊州刺史。

後來授任傅永爲恒農太守，他心裏不喜歡這個官職。當時元英東征鐘離，上表邀請傅永，希望讓他擔任軍中將領，但朝廷不同意。傅永經常説："馬援、趙充國，他們究竟是什麽人啊？祇有我頭髮都白了還被束縛在恒農郡裏。"然而在治理人方面并不是傅永所長，因此他在此官任上没有多少政績名聲。後來傅永擔任南兖州刺史。他年過八十，仍然能够騎馬射箭，他躍馬盤旋横刀揮矛，經常忌諱别人説他年老，每每自稱六十九歲。回到京城後，授任傅永爲光禄大夫。傅永去世後，追贈他爲齊州刺史。

永嘗登北芒，於平坦處奮矛躍馬，盤旋瞻望，有終焉之志。遠慕杜預，近好李冲、王肅，欲葬附墓，遂買左右地數頃，遺敕子叔偉："此吾之永宅也。"永妻賈氏留本鄉，永至代都，娶妾馮氏，生叔偉及數女。賈後歸平城，無男，唯一女。馮恃子，事賈無禮，叔偉亦奉賈不順，賈常忿之。馮先永卒，叔偉稱父命欲葬北芒，賈疑叔偉將以馮合葬，遂求歸葬永於所封貝丘縣。事經司徒，司徒胡國珍感其所慕，許叔偉葬焉。賈乃邀訴靈太后，太后從賈意，乃葬於東清河。又永昔營宅兆，葬父母於舊鄉，賈於此强徙之，與永同處，永宗親不能抑。葬已數十年矣，棺爲桑棗根所繞束，去地尺餘，甚爲周固，以斧斫，出之於坎，時人咸怪。

傅永曾經登上北芒山，在平坦的地方躍上戰馬揮動長矛，他盤旋張望，有終老於此的想法。他思慕過去的杜預，欣賞現代的李冲、王肅，他想在他們附近的墓地埋葬，於是買下周圍的好幾頃土地，并給兒子傅叔偉留下遺囑説："這裏是我永遠的安息之地。"傅永的妻子賈氏留在老家，傅永到代都時，娶馮氏爲妾，生下傅叔偉和幾個女兒。賈氏後來回到平城，没有生男孩，祇生了一個女兒。馮氏仗着自己有兒子，對賈氏侍奉没有禮節，傅叔偉也對賈氏侍奉不孝順，賈氏經常感到憤怒。馮氏比傅永先去世，傅叔偉聲稱父親的遺願是埋葬在北芒山，賈氏懷疑傅叔偉準備把馮氏與傅永合葬在一起，於是賈氏請求把傅永埋葬在他受封的貝丘縣。此事由司徒負責，司徒胡國珍被傅永的追慕之情感動，允許傅叔偉把父親埋葬在北芒山。賈氏於是到靈太后那裏告狀，靈太后順從了賈氏的意願，於是把傅永葬在東清河。另外傅永從前曾經營造墓地，在老家安葬了父母，賈氏在此時把傅永父母的墳墓强行遷移，讓他們與傅永的墳墓同在一處，傅永的同宗族親屬没法制止。傅永父母已經埋葬幾十年了，棺材被桑樹棗樹的根纏繞，棺材離開地面一尺多高時，仍被樹根纏得非常牢固，後來用斧子砍，纔把棺材從墓穴中取出來，當時的人都爲此感到驚異。

叔偉膂力過人，彎弓三百斤，左右馳射，能立馬上與人角騁，見者以爲得永武而不得永文。

傅叔偉體力過人，他能拉開三百斤的弓，騎在馬上能左右開弓，他能站在馬背上與别人賽跑，看見的人都認爲他具有傅永的武幹却没有繼承傅永的文才。

傅竪眼　傅融　傅靈慶　傅靈根　傅靈越

傅竪眼，本清河人也。七世祖伷。伷子遘，石季龍太常。

傅竪眼，原本是清河人。其七世祖是傅伷。傅伷的兒子傅遘，擔任石季龍的太常。

祖父融，南徙度河，家于磐陽，爲鄉閭所重。性豪俠，有三子，靈慶、靈根、靈越，并有才力。融以自負，謂足爲一時之雄。嘗謂人曰："吾昨夜夢：有一駿馬，無堪乘者，人曰'何由得人乘'，有一人曰'唯傅靈慶堪乘此馬'；又有弓一張，亦無人堪引，人曰'唯有傅靈根可彎此弓'；又有數紙文書，人皆讀不能解，人曰'唯有傅靈越能解此文'。"融謂其三子文武才幹足以駕馭當世，常從容謂鄉人曰："汝聞之不？鬲虫之子有三靈，此圖讖文也。"好事者然之，故豪勇士多相歸附。

傅竪眼的祖父傅融，向南方遷移渡過黄河，在磐陽安家，被同鄉人尊重。傅融生性豪爽俠義，他有三個兒子，叫傅靈慶、傅靈根、傅靈越，他們都很有才能。傅融因此而自負，説他的兒子們堪稱當代的雄傑。傅融曾經對人説："我昨天夜裏做了一個夢：有一匹駿馬，没有人能够駕御它，有人問'怎樣的人纔能够駕御它'，又有個人説'祇有傅靈慶能够駕御這匹馬'；我還夢見有一張弓，没有人能够拉得開它，有人説'祇有傅靈根可以拉開這張弓'；我還夢見有幾頁文書，别人都不能讀懂，有人説'祇有傅靈越纔能讀懂這些文書'。"傅融認爲他三個兒子的文才武幹足以駕御當今天下，他經常從容地對鄉下人説："你聽説了没有？鬲蟲的兒子有三靈，這是圖讖書上的文辭。"好事的人相信傅融所説的話，因此許多豪勇之士歸附於他。

宋將蕭斌、王玄謨寇碻磝，時融始死，玄謨强引靈慶爲軍主。將攻城，攻車爲城内所燒，靈慶懼軍法，詐云傷重，令左右輿還營，遂與壯士數十騎遁還。斌、玄謨命追之。左右諫曰："靈慶兄弟并有雄才，兼其部曲多是壯勇，如彭超、尸生之徒，皆一當數十人，援不虚發，不可逼也。"玄謨乃止。靈慶至家，遂與二弟匿山澤間。時靈慶從叔乾愛爲斌法曹參軍，斌遣乾愛誘呼之，以腰刀爲信，密令壯健者隨之。而乾愛不知斌之欲圖靈慶。既至，斌所遣壯士執靈慶殺之。靈慶將死，與母崔氏訣，言："法曹殺人，不可忘也。"

劉宋將領蕭斌、王玄謨侵犯碻磝，當時傅融剛死，王玄謨强迫傅靈慶擔任軍主。將要攻城時，進攻用的戰車被城内人燒毁，傅靈慶害怕受軍法處置，詐稱受了重傷，命令隨從用車輛載着他返回軍營，自己却與幾十名壯士騎着馬返回。蕭斌、王玄謨命令追擊他們。身邊的人規勸道："傅靈慶兄弟都有傑出的才能，加上他的部下大多是些壯勇之士，比如彭超、尸生之類，都是一人可擋幾十人，戈不虚出，不能强逼他們。"王玄謨於是停止追擊。傅靈慶到家後，就同兩個弟弟隱匿在高山水澤之間。當時傅靈慶的堂叔傅乾愛擔任蕭斌的法曹參軍，蕭斌派遣傅乾愛引誘呼唤傅靈慶出來，并把腰刀作爲信物，秘密命令身强體健的人跟隨在傅乾愛的後面。但傅乾愛并不知道蕭斌是想謀害傅靈慶。到達目的地後，蕭斌派遣的壯士抓住傅靈慶并殺害了他。傅靈慶臨死

之前，與母親崔氏訣别，他說：“法曹傅乾愛殺我，這是不能忘記的。”

靈根、靈越奔河北。靈越至京師，因說齊人慕化，青州可平。文成大悦，拜靈越青州刺史、貝丘子，鎮羊蘭城；靈根爲臨齊副將，鎮明潜壘。靈越北入之後，母崔氏遇赦免。宋恐靈越在邊擾三齊，乃以靈越叔父琰爲冀州中從事，乾愛爲樂陵太守。樂陵與羊蘭隔河相對，命琰遣其門生與靈越婢詐爲夫婦，投化以招之。靈越與母分離思積，遂與靈根南走。靈越與羊蘭奮兵相擊，乾愛出遣舡迎之，得免。靈根差期，不得俱渡，臨齊人知，剉斬殺之。乾愛出郡迎靈越，問靈根愆期狀，靈越殊不應答。乾愛不以爲恶，敕左右出匣中烏皮袴褶，令靈越代所常服。靈越言“不須”。乾愛云：“汝可着體上衣服見垣公也?”時垣護之爲刺史。靈越奮聲言：“垣公！垣公！着此當見南方國主，豈垣公也！”竟不肯着。及至丹楊，宋孝武見而禮之，拜兖州司馬，而乾愛亦遷青、冀司馬，帶魏郡。後二人俱還建鄴。靈越意恒欲爲兄復仇，而乾愛初不疑防，知乾愛嗜鷄肉葵菜食，乃爲作之，下以毒藥，乾愛飯還而卒。

傅靈根、傅靈越逃奔到黄河以北。傅靈越到了京城，於是他陳述了南齊人向往教化，説青州可以平定。文成帝大爲高興，授任傅靈越爲青州刺史、貝丘子，鎮守羊蘭城；傅靈根擔任臨齊副將，鎮守明潜壘。傅靈越進入北方後，他母親崔氏得到大赦而免罪。劉宋擔心傅靈越在邊界侵擾三齊，於是讓傅靈越的叔父傅琰擔任冀州中從事，讓傅乾愛擔任樂陵太守。樂陵與羊蘭衹隔着黄河相對，讓傅琰派遣他的門生與傅靈越的奴婢詐稱結爲夫婦，用歸順來招降傅靈越。傅靈越與母親離别後非常思念她，於是同傅靈根向南方逃跑。傅靈越在羊蘭與敵人奮力作戰，傅乾愛派遣船隻迎接傅靈越，免去一死。傅靈根錯過時機，不能與傅靈越同時渡過黄河，臨齊人知道後，殺掉傅靈根。傅乾愛從郡中出來迎接傅靈越，詢問傅靈根誤期的情况，傅靈越閉口不答。傅乾愛不認爲他討厭，還讓身邊人從匣子裹取出一套烏皮軍服，讓傅靈越替换下平日所穿的衣服。傅靈越説“没必要”。傅乾愛説：“你能穿上這身衣服去見垣公嗎?”當時垣護之擔任刺史。傅靈越大聲説道：“垣公！垣公！穿着這套衣服可以去見南方的君主，哪裹衹是垣公！”傅靈越最終也不肯穿。到了丹楊，宋孝武帝見到傅靈越對他很禮貌，授任他爲兖州司馬，而傅乾愛也升任爲青州、冀州司馬，并代理魏郡事宜。後來他們叔任二人都返回建鄴。傅靈越心裹一直想着爲兄長報仇，但傅乾愛并没有起疑心而加以防範，傅靈越知道傅乾愛喜好吃鷄肉葵菜之類的食物，於是就爲他製作菜肴，并在菜裹下了毒藥，傅乾愛吃完飯返回時就死了。

後數年，靈越爲太原太守，戍升城。後舉兵同孝武子子勛，子勛以靈越爲前軍將軍。子勛敗，靈越軍衆散亡，爲明帝將王廣之軍人所擒，厲聲曰：“我傅靈越也，汝得賊何不即殺?”廣之生送詣宋輔國司馬劉勔，勔躬自慰勞。靈越曰：“人生歸於死，

過了幾年，傅靈越擔任太原太守，戍守升城。後來他同孝武帝的兒子劉子勛一起舉兵，劉子勛讓傅靈越擔任前軍將軍。劉子勛兵敗之後，傅靈越的軍隊也隨之潰散，被孝明帝的將領王廣之的士兵抓住，他大聲吼道：“我就是傅靈越，你們抓到了賊人爲什麽不馬上殺了我呢?”王廣之把被抓到的傅靈越送到劉宋輔國司馬劉勔處，

實無面求活。"勔壯其意，送詣建康。宋明帝欲加原宥，靈越辭對如一，乃殺之。

劉勔親自慰勞他。傅靈越説："人生終歸一死，我實在没有臉面求生。"劉勔認爲傅靈越的想法很勇敢，把他押送到建康。宋明帝想對他加以寬恕，但傅靈越的回答和先前一樣，於是殺了傅靈越。

竪眼即靈越子也，沉毅壯烈，少有父風。入魏，鎮南王肅見而異之，且奇其父節，傾身禮敬，表爲參軍。以軍功累遷益州刺史。高肇伐蜀，假竪眼征虜將軍、持節，領步兵三萬，先討巴北，所至剋捷。竪眼性既清素，不營産業，衣食之外，俸禄粟帛皆以饗賜夷首，振恤士卒。撫蜀人以恩信爲本，保境安人，不以小利侵竊。有掠蜀人入境者，皆移送還本。檢勒部下，守宰肅然。遠近雜夷相率款謁，仰其德化，思爲魏人矣。宣武甚嘉之。

傅竪眼就是傅靈越的兒子，他沉着堅毅勇敢有氣節，年輕時就具有父親的風範。進入北魏之後，鎮南將軍王肅看到傅竪眼就知道他非同一般，并爲他父親的氣節感到驚異，對他非常恭敬禮貌，上表推薦傅竪眼爲參軍。因爲軍功屢經升遷爲益州刺史。高肇征伐蜀地時，讓傅竪眼代理征虜將軍、持節，讓他率領三萬步兵，先討伐巴北地區，傅竪眼所到之處都獲得勝利。傅竪眼生性清心寡欲，没有經營産業，除了穿衣吃飯，他的俸禄以及糧食布帛都賞賜給了夷族首領，或者救濟士兵。傅竪眼安撫蜀人以恩德信義爲根本，保境安民，不謀小利。有人進入邊境掠奪蜀人，傅竪眼把他們都送回原地。他約束部下，太守們無不對他肅然起敬。遠近的各族人民紛紛前來拜謁傅竪眼，仰慕他的德政教化，想成爲魏人。宣武帝非常欣賞他。

明帝初，屢請解州，乃以元法僧代之，益州人追隨戀泣者數百里。梁將趙祖悦逼壽春，鎮南將軍崔亮討之，以竪眼爲持節、鎮南軍司。

孝明帝初年，傅竪眼多次請求解除州任，於是派元法僧代替他的職務，益州人戀戀不捨流着淚追隨其後走了好幾百里路。梁將領趙祖悦逼近壽春時，鎮南將軍崔亮進行討伐，派傅竪眼擔任持節、鎮南軍司。

法僧既至，大失人和。梁遣其衡州刺史張齊因人心怨入寇，進圍州城。朝廷以西南爲憂，乃驛徵竪眼於淮南，以爲益州刺史。尋加散騎常侍、西征都督，率步騎三千以討齊。給銅印千餘，須有假職者，聽六品已下板之。竪眼既出梁州，梁軍所在拒塞，竪眼三日中轉戰二百餘里，甲不去身，頻致九捷。蜀人聞竪眼復爲刺史，人人喜悦，迎於路者日有百數。竪眼至州，白水已東，人皆寧業。張齊仍阻白水屯，寇葭萌，竪眼分遣諸將水陸討之，大破其軍。齊被重創，

元法僧一到任，就大失人心。梁派遣衡州刺史張齊趁着人心怨恨的時機進行侵犯，包圍了益州城。朝廷擔憂西南的局勢，於是快馬奔馳到淮南徵召傅竪眼，讓他擔任益州刺史。不久又加封傅竪眼爲散騎常侍、西征都督，率領三千步兵和騎兵討伐南齊。朝廷給予傅竪眼銅印章一千多枚，在需要給别人授任職務時，傅竪眼有權隨意授任六品以下的官員。傅竪眼不久從梁州出發，梁軍沿路進行抵抗阻塞，傅竪眼三天裏轉戰二百多里，鎧甲不離身，屢屢獲得勝利。蜀地人聽説傅竪眼再次擔任刺史，人人喜悦，在路上迎候他的每天有上百人。傅竪眼到了州裏，在白水以東地區，人們都安居樂業。張齊仍然依仗着白水屯

奔而退，小劍、大劍賊亦捐城西走，益州平。靈太后璽書慰勞，賜驊騮馬一匹，寶劍一口。

兵防守，侵犯葭萌，傅豎眼分派將領分水陸兩路進行討伐，大破張齊的軍隊。張齊的軍隊遭受重創之後，逃跑撤退，小劍和大劍的賊軍也棄城西逃，益州被平定。靈太后下詔書慰勞傅豎眼，賜給他赤色駿馬一匹，寶劍一口。

後轉岐州刺史，仍轉梁州刺史。梁州人既得豎眼爲牧，人咸自賀。而豎眼至州遇患，不堪綜理，其子敬紹險暴不仁，聚貨耽色，甚爲人害，遠近怨望。尋假鎮南將軍，都督梁、西益、巴三州諸軍事。梁遣其北梁州長史錫休儒等十軍，率衆三萬人寇直城，豎眼遣敬紹總衆赴擊，大破之。敬紹頗覽書傳，微有膽力，而奢淫倜儻，輕爲殘害，又見天下多事，陰懷異圖，欲杜絶四方，擅據南鄭。令其妾兄唐崐崘扇攪於外，聚衆圍城，敬紹謀爲内應。賊圍既合，事泄，在城兵執敬紹，白豎眼而殺之。豎眼恚，發疾卒。永安中，贈吏部尚書、齊州刺史。孝武帝初，贈司空公、相州刺史。

後來傅豎眼改任岐州刺史，又改任梁州刺史。梁州人不久得知傅豎眼擔任刺史，人們都相互慶賀。但傅豎眼到州裏後患病，不能集中精力處理政事，他的兒子傅敬紹陰險殘暴，囤聚財物沉溺於女色，禍害百姓十分嚴重，遠近之人心懷不滿。不久傅豎眼代理鎮南將軍，統領梁、西益、巴三州諸軍事。梁派遣北梁州長史錫休儒等十支部隊，率領三萬人侵犯直城，傅豎眼派遣傅敬紹統領衆兵前去阻擊，大破敵軍。傅敬紹讀了許多書籍傳記，有些膽量和勇氣，但他驕奢淫逸風流倜儻，任意殘害百姓，傅敬紹看見天下多災多難，暗中懷有反叛的企圖，他想杜絶來自四面八方的覬覦，獨占南鄭。傅敬紹讓小妾的兄長唐崐崘在外面煽動人心擾亂秩序，聚衆圍城，他自己則充當内應。賊兵圍困城池已經快要得逞了，事情敗露，城内的士兵捉住傅敬紹，禀告傅豎眼之後殺掉了他。傅豎眼非常憤怒，病發去世。永安年間，被追贈爲吏部尚書、齊州刺史。孝武帝初年，追贈司空公、相州刺史。

長子敬和，次敬仲，并好酒薄行，傾側勢家。敬和，孝莊時以其父有遺惠於益州，復爲益州刺史。至州，聚斂無已，好酒嗜色，遠近失望。仍爲梁將樊文熾攻圍，城降，送於江南。後以齊神武威德日廣，令敬和還北，以申和通之意。除北徐州刺史，復以耽酒爲土賊掩襲，棄城走。遂廢棄，卒於家。

傅豎眼的長子傅敬和，次子傅敬仲，兩人都喜好飲酒品行輕薄，使有權勢的家族衰敗。傅敬和，在孝莊帝時因爲父親在益州留下恩惠，再次擔任益州刺史。他到了益州之後，聚斂財物不止，沉迷於酒色，全州上下對他大失所望。傅敬和一直被梁將領樊文熾進攻包圍，城池淪陷，傅敬和被押送到長江以南。後來因爲北齊神武帝的威德日益擴大，纔讓傅敬和返回北方，以表示願意和好的意思。授任傅敬和爲北徐州刺史，他又因爲嗜酒被當地賊人偷襲，棄城逃跑。於是傅敬和被棄置不用，在家中去世。

張烈

張烈，字徽之，清河東武城人也，孝文帝賜名曰烈，仍以本名爲字焉。高祖悕，爲慕容儁尚書右僕射。

張烈，字徽之，是清河東武城人，孝文帝給他賜名爲烈，於是他用原名作爲字。張烈的高祖張悕，是慕容儁的尚書右僕射。其曾祖張恂，

曾祖恂，散騎常侍，隨慕容德南度，因居齊郡之臨淄縣。

擔任散騎常侍，跟隨慕容德南渡，於是居住在齊郡的臨淄縣。

烈少孤貧，涉獵經史，有氣概，時青州有崔徽伯、房徽叔與烈并有令譽，時人號“三徽”。孝文時，入官代都，歷侍御、主文中散。遷洛，爲太子步兵校尉。

張烈年輕時喪父家境貧窮，他閱讀經典史籍，有氣節，當時青州的崔徽伯、房徽叔與張烈同時都有很好的聲譽，當時的人稱他們爲“三徽”。孝文帝時，張烈到代都做官，歷任侍御、主文中散。遷都洛陽後，張烈擔任太子步兵校尉。

齊將陳顯達謀將入寇，時順陽太守王青石，世官江南，荆州刺史、廣陽王嘉慮其有異，表請代之。詔侍臣各舉所知，互有申薦者。帝曰：“太子步兵張烈，每論軍國事，時有會人意處，朕欲用之如何？”彭城王勰稱贊之，遂除順陽太守。烈到郡二日，便爲齊將崔慧景攻，圍之七十餘日，烈撫厲將士，甚得軍人之和。會車駕南討，慧景遁走。帝親勞之曰：“卿果能不負所寄。”烈謝曰：“不遇鑾輿親駕，臣不免困於犬羊。自是陛下不負臣，非臣能不負陛下。”帝善其對。

南齊將領陳顯達陰謀進犯，當時順陽太守王青石，世代在長江以南做官，荆州刺史、廣陽王元嘉擔心他有二心，上表請求替換他的職位。皇帝命令侍臣各自推舉自己所瞭解的人，每個人都相互推薦了人選。皇帝說：“太子步兵張烈，他每次談論軍國大事時，時常有合朕心意的地方，朕準備起用他怎麽樣？”彭城王元勰贊成這個提議，於是授任張烈爲順陽太守。張烈到達順陽郡纔兩天，就遭到南齊將領崔慧景的攻打，城池被圍困七十多天，張烈安撫勉勵將士，非常得軍心。恰逢皇帝向南討伐，崔慧景逃跑。皇帝親自慰勞張烈說：“你果然能不辜負朕的期望。”張烈答謝道：“不是遇到陛下親自駕到，我不免會被圍困在敵群之中。自然是陛下没有辜負我，而不是我没有辜負陛下。”皇帝認爲張烈回答得很好。

宣武即位，追録先勳，封清河縣子。尋以母老歸養，積十餘年。頻遇凶儉，烈爲粥以食飢人，蒙濟者甚衆，鄉黨以此稱之。

宣武帝即位後，追記張烈先前的功勞，封他爲清河縣子。不久因爲母親年老張烈回家奉養，前後總共十多年。其中幾次遭遇饑荒，張烈做稀粥給飢餓的人吃，承蒙他救濟的人有很多，家鄉人因此而稱頌他。

明帝即位，爲司空長史。先是元叉父江陽王繼曾爲青州刺史，及叉當權，烈托故義之懷，遂相諂附。歷給事黄門侍郎、光禄大夫。靈太后反政，以叉黨出爲青州刺史。時議者以烈家産畜殖，家僮甚多，慮其有異，恐不宜出爲本州，改瀛州刺史。爲政清静，吏人安之。後因辭老還鄉，兄弟同居怡然，爲親類所慕。卒於家。

孝明帝即位後，張烈擔任司空長史。起先元叉的父親江陽王元繼曾經擔任青州刺史，當元叉當權後，張烈憑着過去與他的老交情，於是諂媚依附元叉。歷任給事黄門侍郎、光禄大夫。靈太后重返朝政之後，因他是元叉的黨羽出任青州刺史。當時議論的人認爲張烈的家産積蓄增加，家中奴僕也很多，懷疑他有二心，恐怕不宜於出任本州刺史，改任他爲瀛州刺史。張烈爲政清静，下屬和百姓都感到安寧。後來張烈因爲年老辭官回鄉，同兄弟們住在一起非常愉快，爲親戚們所羨慕。張烈在家中去世。

烈先爲家誡千餘言，并自叙志行及所歷之官。臨終，敕子侄不聽求贈，但勒家誡立碣而已。其子質奉行焉。

質博學有才藝，位諫議大夫。

張僧皓

烈弟僧皓，字山容，歷涉群書，工於談説，有名於當世。以諫議大夫、國子博士、散騎侍郎徵，并不起，世號徵君焉。好營産業，孜孜不已，藏鏹巨萬，他資稱是。兄弟自供儉約，車馬瘦弊，身服布裳，而婢妾紈綺。僧皓尤好蒲弈，戲不擇人，是以獲譏於世。節閔帝時，崔祖螭舉兵攻東陽城，僧皓與同事，事敗，死於獄中。

張烈早先就立下一千多字的家訓，并記叙了自己的志向操守以及所擔任的官職。張烈在去世之前，讓子侄不要接受和要求爵位，衹是把家訓刻寫在碑石上而已。他的兒子張質遵照實行。

張質學識廣博有才能，擔任諫議大夫。

張烈的弟弟張僧皓，字山容，他博覽群書，善於談論，在當時很有名氣。朝廷以諫議大夫、國子博士、散騎侍郎的職位徵召他，但他都不應召任職，世人稱他爲徵君。張僧皓善於經營産業，孜孜不倦，他儲藏的錢幣有萬萬，其他的資産也是如此。張烈幾個兄弟的自用物品很簡單，車破馬瘦，身着布衣布褲，但他們的奴婢妻妾却穿着綾羅綢緞。張僧皓特别喜歡和人賭棋，而且游戲時不挑剔對象，因此被當時的人所譏諷。節閔帝時，崔祖螭起兵攻打東陽城，張僧皓參與此事，事情敗露，死在監獄中。

李叔彪

李叔彪，勃海蓨人也。從祖金，神䴥中，與高允俱徵，位征南從事中郎。

叔彪好學博聞，有識度，爲鄉間所稱。太和中，拜中書博士，與清河崔亮、河間邢巒并相親友。三遷國子博士、本國中正，攝樂陵中正。性清直，甚有公平之稱。歷中書侍郎。太尉、高陽王雍以其器操重之。尋除假節，行華州事，爲吏人所稱。卒，贈南青州刺史，謚曰穆。

李叔彪，是勃海蓨人。其堂祖李金，在神䴥年間，與高允同時受徵召，擔任征南從事中郎。

李叔彪熱愛學習知識廣博，有見識和氣度，爲家鄉人所稱贊。太和年間，授任他爲中書博士，與清河人崔亮、河間人邢巒關係都很親近友好。李叔彪多次升任爲國子博士、本國中正，代理樂陵中正。李叔彪性格清廉直爽，很有處事公平的聲譽。他歷任中書侍郎。太尉、高陽王元雍對李叔彪的才能和品德十分敬重。不久授任他爲假節，代理華州的事情，被下屬及百姓稱贊。李叔彪去世後，追贈南青州刺史，謚號爲穆。

李述　李象

叔彪子述，字道興，有學識，州舉秀才，拜太常博士。使詣長安册祭燕宣王廟。還，除儀曹郎，賜爵蓨縣男。稍遷興平太守，卒。

子象，字孟則，清簡有風概，博涉群書，初襲爵，稍遷中書侍郎、光禄大夫，兼散騎常侍，使梁。卒，贈

李叔彪的兒子李述，字道興，有才學見識，州裏推舉他爲秀才，擔任太常博士。李述出使長安奉皇帝的旨意祭祀燕宣王的宗廟。回來後，李述被授任爲儀曹郎，賜封爲蓨縣男。逐漸升任爲興平太守，去世。

李述的兒子李象，字孟則，清廉簡約有節操，博覽群書，起初他繼承父親爵位，逐漸升任爲中書侍郎、光禄大夫，兼任散騎常侍，出使梁

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象從容風素，有名於時，喪妻無子，終竟不娶，論者非之。

朝。去世後，追贈李象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李象的舉止風度從容，在當時頗有名氣，他的妻子去世而没有兒子，他最終一直没有續娶，議論的人非難此事。

路恃慶

路恃慶，字伯瑞，陽平清泉人也。祖綽，陽平太守。

路恃慶，字伯瑞，是陽平清泉人。祖父路綽，擔任陽平太守。

恃慶有幹用，與廣平宋翻俱知名，爲鄉閭所稱。太和中，除奉朝請，恃慶以從兄文舉有才望，因推讓之，孝文遂并拜焉。累遷定州河間王琛長史。琛貪暴肆意，恃慶每進苦言。卒，贈左將軍、安州刺史，謚曰襄。子祖璧，給事中。

路恃慶具有才幹，他和廣平人宋翻同樣知名，被家鄉人稱贊。太和年間，路恃慶被任命爲奉朝請，他認爲堂兄路文舉更有才能和名望，於是他把這個職務推讓給路文舉，孝文帝於是同時授任他們爲奉朝請。路恃慶屢經升遷爲定州河間王元琛的長史。元琛貪婪殘暴爲所欲爲，路恃慶經常苦口婆心地規勸他。路恃慶去世後，被追贈爲左將軍、安州刺史，謚號爲襄。他的兒子路祖璧，任給事中。

恃慶弟仲信、思令，并有令名官位。

路恃慶的弟弟路仲信、路思令，都有好的名聲和官位。

房亮

房亮，字景高，清河人也。父法延，譙郡太守。

房亮，字景高，是清河人。父親房法延，擔任譙郡太守。

亮好學有節操，太和中，舉秀才，爲奉朝請。後兼員外常侍，使高麗。高麗王托疾不拜，以亮辱命，坐白衣守郎中。歷濟北、平原二郡太守，以清嚴稱。後爲東荆州刺史，亮留心撫納，夷夏安之。時邊州刺史例得一子出身，亮不言其子而啓弟子起爲奉朝請，議者稱之。卒於光禄大夫，贈撫軍將軍、齊州刺史。

房亮熱愛學習有節操，太和年間，舉爲秀才，他被授任奉朝請。後來兼任員外常侍，出使高麗。高麗王推托有病不肯下拜，朝廷以爲房亮辜負皇帝的使命，受責罰以平民身份掌管郎中。房亮歷任濟北、平原兩郡太守，以清廉嚴謹著稱。後來房亮擔任東荆州刺史，他用心安撫當地人，因此夷族人和華夏人都很安寧。按照當時的慣例允許邊州刺史有一個兒子做官，但房亮没有讓自己的兒子却讓弟弟的兒子房起擔任奉朝請，議論的人稱贊他的品德。房亮在光禄大夫的任上去世，追贈撫軍將軍、齊州刺史。

弟詮、悦等，并歷位清顯。

他的弟弟房詮、房悦等人，都爲官清高顯貴。

曹世表

曹世表，字景昇，魏大司馬休九世孫也。祖謨，父慶，并有學問。

曹世表，字景昇，是魏國大司馬曹休的九世孫。祖父曹謨，父親曹慶，都是有學問的人。

世表性雅正，工尺牘，涉獵群書。爲司徒記室，與武威賈思伯、

曹世表性情文雅正直，精通文案，博覽群書。曹世表擔任司徒記室，他同武威人賈思伯、

范陽盧同、隴西辛雄并相友善。侍中崔光，鄉里貴達，每稱美之。延昌中，除清河太守，臨官省約，百姓安之。孝昌中，爲尚書左丞，出行東豫州刺史，還東南道行臺。卒，贈齊州刺史。

范陽人盧同、隴西人辛雄都關係友好。侍中崔光，是鄉間的達官貴人，他經常稱贊曹世表。延昌年間，授任曹世表爲清河太守，他爲官簡約，百姓安寧。孝昌年間，曹世表擔任尚書左丞，出任東豫州刺史，改任東南道行臺。去世後，追贈他爲齊州刺史。

潘永基

潘永基，字紹業，長樂廣宗人也。父靈乾，中書侍郎。

潘永基，字紹業，是長樂廣宗人。他的父親潘靈乾，擔任中書侍郎。

永基性通率，輕財好施。爲長樂太守。時葛榮攻信都，永基與刺史元孚同心防捍。力窮城陷，榮欲害孚，永基請以身代孚死。永安二年，除潁川太守，還東徐州刺史。永熙中，爲車騎將軍、左光禄大夫，尋加衛大將軍。復除東徐州刺史，前後在州，爲吏人所愛。卒，贈尚書右僕射、司徒公、冀州刺史。

潘永基性情坦率，輕視錢財樂善好施。他曾擔任長樂太守。當時葛榮進攻信都，潘永基與刺史元孚同心協力進行防守。終因力量窮盡而使城池陷落，葛榮想殺死元孚，潘永基請求讓自己代替元孚死。永安二年，授任潘永基爲潁川太守，升任爲東徐州刺史。永熙年間，潘永基擔任車騎將軍、左光禄大夫，不久加封爲衛大將軍。再次授任他爲東徐州刺史，在該州任職期間，他受到下屬及老百姓的熱愛。去世後，追贈尚書右僕射、司徒公、冀州刺史。

子子義、子智。子義學涉有父風，仕隋至尚書右丞。

潘永基的兒子潘子義、潘子智。潘子義的學識修養有父親的風格，他在隋朝做官擔任尚書右丞。

朱元旭

朱元旭，字君昇，本樂陵人也。頗涉子史，開解几案。稍遷尚書度支郎中。神龜末，以郎選不精，大加沙汰，元旭與隴西辛雄、范陽祖瑩、太山羊深、西平源子恭并以才用見留。尋兼尚書右丞，仍郎中、本州中正。時關西都督蕭寶夤啓云所統十萬，食唯一月。明帝大怒，詔問所由，録、令已下皆推罪元旭。入見御坐前，屈指校計，寶夤兵糧乃逾一年，事乃得釋。後遷衛將軍、左光禄大夫。天平中，復拜尚書左丞。既無風操，俯仰隨俗，性多機數，自容而已。於時朝廷分汲郡、河内二界，挾河之地立義州，置關西歸款户，除元旭義州刺史，卒官。

朱元旭，字君昇，原本是樂陵人。他閱讀了不少經史典籍，擅長處理公文。朱元旭逐漸升爲尚書度支郎中。神龜末年，因爲對郎官的選擇不精心，需要大量淘汰官員，但朱元旭與隴西人辛雄、范陽人祖瑩、泰山人羊深、西平人源子恭同時因爲有才幹被留用。不久朱元旭兼任尚書右丞，仍然擔任郎中、本州中正。當時關西都督蕭寶夤聲稱統率的部隊有十萬人，糧食却衹够一個月。孝明帝得知大怒，下命令詢問緣由，録、令以下的官員都把罪過推到朱元旭身上。朱元旭來到皇帝面前，掰着指頭進行計算，蕭寶夤的兵糧實際上够用一年多，此事這纔得以平息。後來朱元旭升任爲衛將軍、左光禄大夫。天平年間，再次授任朱元旭爲尚書左丞。他已經没有操守，一舉一動都隨波逐流，性情機巧工於算計，衹求自保而已，當時朝廷劃分汲郡和河内二郡的界綫，

依傍着黄河的地區成立義州，用來安置從函谷關以西歸順的住户，授任朱元旭爲義州刺史，他在官位上去世。

論曰：壽春形勝，南鄭要險，乃建鄴之肩髀，成都之喉嗌。裴叔業、夏侯道遷體運知機，翻然鵲起，舉地而來，功誠兩茂，其以大啓茅賦，兼列旌旟，固其宜矣。植不恒其德，器小志大，斯所以顛覆也。衍才行將略，不遂其終，惜哉。李、席、王、江雖復因人成事，亦爲果决之士。淳于誕好立功名，有志竟不遂也。文秀不回，有死節之氣，非直身蒙嘉禮，遂乃子免刑戮，在我欲其罵人，忠義可不勉也？張讜觀機委質，篤恤流離，亦仁智矣。李苗以文武幹局，沉毅過人，臨難慨然，奮斯大節，蹈忠履義，没而後已，仁必有勇，其斯人之謂乎。劉藻、傅永，竪眼文武器幹，知名於時。竪眼加以撫邊導俗，風化尤美，方之二子，固已優乎，抑又魏世良牧。張烈早有氣尚，名輩見知，趣捨沉浮，俱至顯達，雅道正路，其殆病諸。李、路器尚所及，俱可觀者。象風彩詞涉，亦當年之俊乂。房亮、曹世表、潘永基、朱元旭拔萃從官，咸享名器，各有由也。

論曰：壽春地勢優越，南鄭地勢險要，它們猶如建鄴的肩膀和大腿，成都的咽喉。裴叔業、夏侯道遷能體察氣運把握時機，很快就乘勢奮起，帶着人馬來到，因此使功名和忠誠都盛美，他們大量開拓封土徵收賦税，旌旗備列，這本來就是合適的。裴植不能堅守他的品德，才能小但心志高，因此導致滅亡。裴衍的才能品行和他的用兵謀略，没有得到善終，真是可惜啊。李元護、席法友、王世弼、江悦之等人雖然也是依靠他人成就了自己的事業，但也可以算得上是果斷之人。淳于誕喜歡建立功名，他有志向但最終却没有實現。沈文秀正直，他有着爲道義而犧牲的氣概，他不僅僅是自身受到了皇帝的嘉獎和禮遇，最後還讓兒子免遭刑戮之苦，在我看來却祇希望他罵人，忠義可不勉勵嗎？張讜觀察時機然後歸順，他非常體恤流離失所的人們，也是一位有仁愛和智慧的人。李苗憑着自己的文武才幹，憑着過人的沉着堅毅，面臨危難情緒激昂，奮發這崇高的節操，他爲忠義赴湯蹈火，死而後已，有仁愛就必定有勇氣，大概説的就是李苗這種人啊。劉藻、傅永，以及傅竪眼的文武才幹，在當時就很知名。傅竪眼善於安撫邊界的民衆并對他們的風俗習慣加以引導，使當地的風俗教化特别美好，與劉藻、傅永二人相比，確實已經是很優秀了，他是北魏時期優秀的刺史。張烈年輕時就有氣節，他的名望和輩分爲人知曉，他一生幾經取捨沉浮，最終成爲達官貴人，他恪守常道正路，這大概也是他的毛病吧。李叔彪、路恃慶的才能志向，都有可觀之處。李象的文采詞藻，也算是當年的才德俊傑。房亮、曹世表、潘永基、朱元旭也是出類拔萃的官員，他們都享有名號和車服器用，自是各有其原由。

北史卷四十六

列傳第三十四

孫紹　張普惠　成淹　范紹　劉桃符　鹿悆
張燿　劉道斌　董紹　馮元興

孫紹

孫紹，字世慶，昌黎人也。少好學，通涉經史。初爲校書郎，稍遷給事中，後爲門下録事，好言得失，與常景共修律令。延昌中，紹表曰：

孫紹，字世慶，昌黎人。他年輕時就好學，廣泛閲讀經史典籍。他起初擔任校書郎，逐漸升任給事中，後來擔任門下録事，喜歡談論政策的成敗得失，與常景共同編撰法律條令。延昌年間，孫紹上表說：

臣聞建國有計，雖危必安；施化能和，雖寡必盛；政乖人理，雖合必離；作用失機，雖成必敗。此乃古今同然，百王之定法也。今二虢京門，了無嚴防；南北二中，復闕固守。長安、鄴城，股肱之寄；穰城、上黨，腹背所馮。四軍、五校之軌，領、護分事之式，徵兵儲粟之要，舟車水陸之資，山河要害之權，緩急去來之用，持平赴救之方，節用應時之法，特宜修置，以固堂堂之基。持盈之體，何得而忽？

我聽説建立國家有策略，即使是有危難也一定會轉危爲安；施行教化能够使關係和睦，即使是人少也會變爲人多；政策法令違背人心和常理，即使是貌合也會神離；做事錯失機會，即使一時有成也終會失敗。這些道理從古到今都是相同的，它們是歷代統治者治國的不變法則。二虢是國都的門户，却没有嚴密的防禦；南北兩地的中心，也同樣缺少堅固的防守。長安、鄴城爲我們所依托，如同我們的大腿和手臂；穰城、上黨爲我們所憑藉，如同我們的腹和背。四軍、五校的軌範，領軍、護軍分職治事的規章，徵召兵役和儲蓄糧食的要法，水中舟船陸上車馬的耗費，高山大河險要地勢的管控，救急時來往的費用，平險救難的方略，減省費用應付急用之時的法則，這些法律條令特别需要修訂出來，以此來鞏固我們偉大的基業。要保持盛而不衰的政體，怎麽能忽視法制呢？

且法開清濁，而清濁不平。申滯理望，而卑寒亦免。士庶同

况且法律是區分清正和貪濁的，然而清正和貪濁劃分的并不公平。應該讓受壓抑的

悲，兵徒懷怨。中正賣望於下里，主案舞筆於上臺，真僞混淆。知而不糾，得者不欣，失者倍怨。使門齊身等而涇、渭奄殊；類應同役而苦樂縣異。士人居職，不以爲榮；兵士役苦，心不忘亂。故有競棄本生，飄藏他土，或詭名托養，散没人間；或亡命山藪，漁獵爲命；或投杖强豪，寄命衣食。又應遷之户，逐樂諸州；應留之徒，避寒歸暖。職人子弟，隨樂浮游，南北東西，卜居莫定。關禁不修，任意取適，如此之徒，不可勝數。爪牙不復爲用，百工争棄其業。混一之計，事實闕如；考課之方，責辦無日。流浪之徒，决須精校。今强敵窺時，邊黎伺隙，内人不平，久戍懷怨。戰國之勢，竊謂危矣。必造禍源者，北邊鎮戍之人也。

得到伸張，使心懷怨恨的得以和順，讓地位低下生活貧困的人也得以寬免。士族與庶民同樣感到悲戚，兵卒徒衆共懷怨恨。當官的人在鄉里賣弄他們的名望，掌管文案的人在官署裏舞弄文墨，真假混淆，明明知道有錯却不糾正，因此得到的人并不高興，受損的人倍加怨忿。門第和身份相同的人却像涇水、渭水一樣完全不同；從事相類似的勞役但苦樂懸殊。儒士們身居官職，不認爲有榮耀；士兵們辛苦服役，心中不會忘記戰亂。因此人們競相離開故土，漂泊他鄉，有的人改名换姓寄養於人，分散流落在民間；有的人逃命到山林湖澤，靠捕魚打獵爲生；有的人投靠豪强大户，托身以求衣食。還有一些應該遷走的居民，却在各個州郡尋歡作樂；而那些應該留下的人，却外出躲避寒冷的天氣直到暖和時纔回來。牧人的子弟，追逐豐盛的水草，東西南北，擇居没有固定的地方。關卡没有修設，人們任意尋求適意之地，像這樣的人，不可勝數。供驅使的人不再聽從使唤，百業工匠争着拋棄他們的職業。統一的計劃，實際上還没有産生；有關考察官吏政績的辦法，責成制訂却遥遥無期。在外飄泊流浪的人，一定要精心確算出他們的人數。現在强大的敵人正在窺探時機，邊境上的外族人也在尋找空隙，京畿人人不安，長期戍守邊疆的士兵心懷怨恨。國家處於戰争的緊要關頭，我認爲形勢很危急。造成災禍根源的罪魁禍首，一定是在北方邊鎮戍守的人。

若夫一統之年，持平用之者，大道之計也；亂離之期，縱横作之者，行權之勢也。故道不可久，須文質以换情；權不可恒，隨污隆以牧物。文質應世，道形自安；污隆獲衷，權勢亦濟。然則王者計法之趣，化物之規，圓方務得其境，人物不失其地。

在統一的年代裏，用持守公平的辦法，是常理正道的大計；在兵荒馬亂的年代，用無所顧忌的手段，是强權行事的情勢。因此常理正道都不可能長久，必須根據時代的變化來改變措施；權勢也不可能一成不變，它將依隨形勢的消長而統治民衆。或文或質以適應社會，局勢自然安定；形勢消長都能得其中，權勢也能施展。那麽，做國君的人設計法律的趣向，化物治民的法則，是天地一

又先帝時，律、令并議，律尋施行，令獨不出，十餘年矣。臣以令之爲體，即帝王之身，分處百揆之儀，安置九服之節，乃是有爲之樞機，世法之大本也。然修令之人，亦皆博古，依古撰置，大體可觀，比之前令，精粗有在。但主議之家，大用古制。若令依古，高祖之法，復須升降，誰敢措意有是非哉？以是爭故，久廢不理。然律、令相須，不可偏用，今律班令止，於事甚滯。若令不班，是無典法，臣下執事，何依而行？臣等修律，非無勤止，署下之日，臣乃無名，是謂農夫盡力，他食其秋，功名之所，實懷於悒。

定有它的境域，人民不失去他們的土地。

另外在先帝時，法律、條令是同時議定的，法律隨即就施行了，惟獨條令還没有制定，到現在已經十多年了。我認爲條令作爲本體，也就如同帝王的身體，需要用條令來分别處理百官的各種禮儀，安排設置全國遠近各地的禮節，條令是君主有作爲的關鍵，是社會法制的根本。但是修撰法令的人，也都博通古代的條令，按照古代的模式修撰制定今天的法令，大體上都很可觀，與從前的法令相比，其中的精細與粗糙各有所在。衹是主管議論的人，過多地沿用古代的制度。如果今天的法令仍舊依照古代，那麽高祖制定的法令，要再加以增減，有誰膽敢存心尋找其中的是非呢？因爲存在以上爭論的緣故，所以條令長期廢置而不制定。然而法律、條令兩者是相互依存的，不可偏廢偏用，目前法律已經頒布但條令却廢止，事情很不順暢。如果條令不頒布，就是没有常法，臣子在處理事情時，依據什麽來行事呢？我和其他人一起撰寫法律條文，不是没有勤勞盡職，但是簽發下來，却没有我的名字，這就好像是農民在努力勞作，他人却坐食秋收的果實，在説到功名的時候，我心裏的確是愁悶不安。

正光初，兼中書侍郎。紹性抗直，每上封事，常至懇切，不憚犯忤。但天性疏脱，言乍高下，時人輕之，不見采覽。紹兄世元善彈箏，早卒，紹後聞箏聲，便涕泗嗚咽，捨之而去。後爲太府少卿，曾因朝見，靈太后謂曰："卿年稍老矣。"紹曰："臣年雖老，臣卿乃少。"太后笑之。遷右將軍、太中大夫。

正光初年，孫紹兼任中書侍郎。孫紹性情剛直，每次給皇帝呈上密封的奏章，内容往往是非常的懇切，不怕冒犯皇上。衹是孫紹生性比較粗放，説話忽高忽低，被當時的人看不起，因此他的建議不被采納。孫紹有個哥哥孫世元擅長彈箏，很早就去世了，孫紹後來每次聽見箏的聲音，就會淚流滿面嗚咽哭泣，轉身離去。後來孫紹擔任太府少卿，曾經在一次朝見時，靈太后對他説："你的年齡漸漸老了。"孫紹説："我的年齡雖然老了，但是作爲臣子還算年輕。"靈太后聽後笑了。後來孫紹被升任爲右將軍、太中大夫。

紹曾與百僚赴朝，東掖未開，守門候旦。紹於衆中引吏部郎中辛雄於

孫紹曾經與百官一起去朝廷，東掖門還没有打開，他們守在門旁等候天亮。孫紹從衆人中把

衆外，竊謂曰："此中誅人，尋當死盡，唯吾與卿，猶享富貴。"未幾，有河陰之難。紹善推禄命，事驗甚多，知者異之。

吏部郎中辛雄拉出來，悄悄對他說："我們當中的這些人，不久全都會死光，衹剩下我和你，還能享受榮華富貴。"不久，發生了河陰之難。孫紹善於推算人的命運，很多事情都得到了應驗，瞭解他的人認爲他不同尋常。

永安中，拜太府卿，以前參議《正光壬子曆》，賜爵新昌子。後卒於右光禄大夫，贈尚書左僕射，謚曰宣。子伯元襲爵。

永安年間，孫紹被授任爲太府卿，因爲以前參與商議《正光壬子曆》一書，賜爵新昌子。後來孫紹在右光禄大夫的任上去世，被追贈爲尚書左僕射，謚號爲宣。他的兒子孫伯元繼承爵位。

張普惠

張普惠，字洪賑，常山九門人也。身長八尺，容貌魁偉，精於《三禮》，兼善《春秋》、百家之說。太和十九年，爲主書，帶制局監，頗爲孝文所知。轉尚書都令史。任城王澄重其學業，爲其聲價。澄爲雍州刺史，啓普惠爲府録事參軍，尋行馮翊郡事。

張普惠，字洪賑，是常山九門人。他身高八尺，容貌魁偉，精通《三禮》，同時還熟悉《春秋》以及百家之說。太和十九年，擔任主書，兼任制局監，孝文帝比較瞭解他。後來改任尚書都令史。任城王元澄器重他的學問，幫助他提高名聲和地位。元澄擔任雍州刺史時，啓用他擔任府録事參軍，不久代理馮翊郡的事務。

澄功衰在身，欲七月七日集文武北園馬射。普惠奏記於澄曰：

元澄喪服在身，準備在七月初七召集文武官員在北園舉行騎射。張普惠給元澄呈上奏記說道：

竊聞三殺九親，別疏昵之叙；五服六術，等衰麻之心。皆因事飾情，不易之道者也。然則莫大之痛，深於終身之外；書策之哀，除於喪紀之内。外者不可無節，故斷之以三年；内者不可遂除，故敦之以日月。況《禮》，大練之日，鼓素琴，蓋推以即吉也；小功以上，非虞祔練除不沐浴，此拘之以制也。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緦不祭，又何助於人？"祭既不與，疑無宴食之道。又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子曰："脱衰與奠，非禮也。"注云："謂其忘哀疾。"愚謂除喪之始，不與饋奠，小功之内，其可觀射乎？《雜記》云：

我聽說《禮記》裏所載的三殺九親，是用以區別親屬的疏遠和親近；五服六術，是用以規範服喪之人的哀痛心情。它們都是根據情況來顯示感情，是不可改變的道理。但是巨大的哀痛，終身難忘；書簡上記載辦理喪事，衹是在規定的喪期之内。對尊親的服喪不可没有節制，因此以三年爲斷；對兄弟之喪不可以即時除去喪服，所以謹守以日月時限。況且在《儀禮》中記載說，尊親去世後到了舉行練祭時，要彈奏没有裝飾的琴，即舉行守喪期滿的吉祭；服喪期爲五月以上的人，不到舉行虞祭祔祭練祭完畢除去喪服之後不得沐浴，這是禮制所限定的。曾子提問說："相識的人服緦服，可以參與他的祭祀嗎？"孔子說："緦服的人不能祭祀，又怎麼可能去給别人助祭呢？"祭祀不能參與，恐怕也没有用酒食款待賓客的道理。曾子又問道："脱去喪服之後，可以參與祭奠的禮

“大功以下，既葬適人，人食之。其黨也食之，非其黨不食。”食猶擇人，於馬射爲或非宜。伏見明教，立射會之限，將以二七令辰，集城中文武肄武藝於北園，行揖讓於中否。時非大閲之秋，景涉妨農之節，國家縞禫甫除，殿下功衰仍襲，釋而爲樂，以訓百姓，便是易先王之典教，忘哀戚之情，恐非所以昭令德、視子孫者也。案射儀，射者以禮樂爲本，忘而從事，不可謂禮；鐘鼓弗設，不可謂樂。捨此二事，何用射爲？

儀嗎？”孔子説：“脱去喪服參與祭奠，是不符合禮的。”鄭玄的注釋説：“是説這樣已忘記了哀痛。”我認爲剛脱掉喪服之時不參與祭奠，服喪期爲五個月以内的人，難道就可以觀賞騎射嗎？《雜記》裏説道：“服喪期爲九個月以内的人，葬事完畢之後，辦嫁女婚事，人家給予飲食。是屬親族的可以飲食，不屬親族的不可以飲食。”飲食還要論人的親疏，對於觀賞騎射恐怕是不相宜的。我得見您的教令，訂立了騎馬射箭的期限，準備在七月七日的吉辰，召集全城的文武官員在北園練習武藝，在比試勝敗中行揖讓禮節。這七月七日并不是檢閲的時令，却是關涉妨礙農耕的季節，而且國家除喪的祭祀剛剛舉行，殿下你的喪服還在身上，脱去喪服而舉行騎射逸樂，以此來訓導老百姓，就是更改了先王的典制和訓教，忘記了哀傷的感情，恐怕是不能以此昭彰美德、訓示子孫的。按照騎射的禮儀，射箭的人應該以禮樂爲本，忘記禮樂而從事比射，不能算作是循禮；不設置鐘和鼓，不能算是作樂。捨去了循禮作樂這兩件事，還要射箭做什麽？

又七日之戲，令制無之，班勞所施，慮違事體，府庫空虚，宜待新調。乞至九月，備飾盡行，然後奏《狸首》之章，宣矍相之命，聲軒縣，建雲鉦，神人忻暢於斯時也。

再説七月七日的騎射游戲，在有關條令和法規中都没有記載，如果頒布命令使人疲於應付，我擔心會違反事情的本體，何況國庫空虚，也還有待徵收新的户調租税。請求到九月份時，做好一切準備和整治工作，然後演奏《狸首》的樂章，宣布騎射的命令，設置軒懸鐘鼓，備置雲鉦，到那時無論是神仙還是凡人都該是多麽歡暢啊。

澄意納其言，托辭自罷，乃答曰：“今雖非公制，而此州承前已有斯式。且纂文習武，人之常藝，豈可於常藝之間，要須令制乎？《禮》，兄弟内除，明哀已殺，小功，客至主不絶樂，聽樂則可，觀武豈傷？直自事緣須罷，先以令停，方獲此請，深具來意。”

元澄從心裏接受了張普惠的建議，他找藉口停止了此事，這纔答覆張普惠説：“現在騎射雖然還没有相關的法律依據，但本州向來就有這種游藝方式。况且寫文章練習武藝，是人們最平常的技藝，怎麽可能對每種平常的技藝，都要制定法律條令呢？《儀禮》説，兄弟之間除去喪服，説明悲哀已經消退，服喪期五個月的人，客人到了主人也不斷絶音樂，聽音樂都可以，觀賞武藝又有什麽妨礙呢？祇是因爲我自己有事必須取消

騎射，我已先命令停止，然後纔看到你的請求，我非常明白你的用意。”

澄轉揚州，啓普惠以羽林監領鎮南大將軍開府主簿。普惠既爲澄知，歷佐二藩，甚有聲譽。還朝，仍羽林監。

元澄改任揚州刺史，啓用張普惠以羽林監的身份兼鎮南大將軍開府主簿。張普惠已經被元澄所瞭解，他先後在兩個藩鎮做輔佐官員，很有聲譽。返回朝廷後，仍然擔任羽林監。

澄遭太妃憂，臣僚爲立碑頌，題碑欲云“康王元妃之碑”。澄訪於普惠，普惠答曰：“謹尋朝典，但有王妃，而無元字。魯夫人孟子稱元妃者，欲下與繼室聲子相對。今烈懿太妃作配先王，更無聲子、仲子之嫌，竊謂不假元字以别名位。且以氏配姓，愚以爲在生之稱，故《春秋》‘夫人姜氏至自齊’；既葬，以謚配姓，故經書‘葬我小君文姜’，又曰‘來歸夫人成風之襚’，皆以謚配姓。古者婦人從夫謚，今烈懿太妃德冠一世，故特蒙褒錫，乃萬代之高事，豈容於定名之重，而不稱‘烈懿’乎?”澄從之。

元澄遇到太妃的喪事，官員們爲太妃立石碑歌功頌德，他們想把石碑題名爲“康王元妃之碑”。元澄向張普惠咨詢此事，張普惠回答説：“我仔細考察了各朝的典籍，衹有關於王妃的記載，并没有元字的説法。把魯夫人孟子稱爲元妃，是要與下文的續娶之妻聲子相對。現在烈懿太妃與先王作匹配，再也不會産生如同聲子、仲子之類的疑惑了，我認爲不需要藉助元字來區别她的名號地位。況且用氏來配姓，我認爲那應該是她生前的稱呼，因此《春秋》裏有‘夫人姜氏來自齊國’的記載；安葬之後，就用謚號來配姓氏，因此在經書記爲‘埋葬我的妻子文姜’，還有‘歸還夫人成風的衣物’的記載，都是用謚號來配姓氏。古代婦女的謚號隨從丈夫，現在烈懿太妃的德行舉世第一，因此她受到了特别的贊美和賞賜，這是關乎千秋萬代的大事，怎麽能够允許在决定稱呼這樣重要的場合，却不稱她爲‘烈懿’呢?”元澄聽從了張普惠的建議。

後爲步兵校尉，以本官領河南尹丞。宣武崩，坐與甄楷等飲酒游從，免官。故事，免官者，三載之後，降一階而叙，若才優擢授，不拘此限。熙平中，吏部尚書李韶奏普惠有文學，依才優之例，敕除寧遠將軍、司空倉曹參軍。朝議以不降階爲榮。時任城王澄爲司空，表議書記多出普惠。

後來張普惠擔任步兵校尉，并以這個官職兼任河南尹丞。宣武帝去世後，張普惠因爲與甄楷等人一起酒後放縱犯罪，被免去官職。按照過去的慣例，被免去官職的人，三年後，降職一級然後再排列他的官職，如果才能優秀可以提升授任官銜，不受以上的條例限制。熙平年間，吏部尚書李韶上奏説張普惠有文才實學，按照録用才能優秀之人的慣例，皇帝命令授任張普惠爲寧遠將軍、司空倉曹參軍。朝廷議定不給張普惠降級作爲他的榮耀。當時任城王元澄擔任司空，他的奏章建議和文書等大多出自於張普惠的手筆。

廣陵王恭、北海王顥疑爲所生祖母服期與三年，詔群僚會議。普惠議曰：

廣陵王元恭、北海王元顥對爲親祖母服喪三年有疑惑，皇帝命令官員們開會議論此事。張普惠議論道：

謹案：二王祖母皆受命先

經過謹慎的核查：廣陵王和北海王的祖

朝，爲二國太妃，可謂受命於天子，爲始封之母矣。《喪服》"慈母如母"，在三年章，《傳》曰："貴父命也。"鄭注云："大夫之妾子，父在爲母大功，則士之妾子爲母期。父卒，則皆得伸。"此大夫命其妾子，以爲母所慈，猶曰貴父命，爲之三年；况天子命其子爲列國王，命其所生母爲國太妃，反自同公子爲母練冠之與大功乎？《傳》曰："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則當服其親服。若魯、衛列國，相爲服期，判無疑矣。何以明之？《喪服》："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傳》曰："何以大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禰先君。"然則兄弟一體，位列諸侯，自以尊同，得相爲服，不可還凖公子，遠厭天王。故降有四品，君、大夫以尊降，公子、大夫之子以厭降，名例不同，何可亂也？《禮》，大夫之妾子，以父命慈己，申其三年。太妃既受命先帝，光昭一國，二王胙土茅社，顯錫大邦，舍尊同之高據，附不禰之公子，雖許、蔡失位，亦不是過。《服問》曰："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公子雖厭，妻尚獲申，况廣陵、北海，論封君則封君之子，語妃則命妃之孫，承妃纂重，遠别先皇，更以先后之正統，厭其所生之祖嫡，方之皇姑，不以遥乎？今既許其申服，而復限之以期，比之慈母，不亦爽歟？《經》曰"爲君之祖父母、父母、妻、長子"，《傳》曰："何以期？父母

母都受命於前一個朝代，是廣陵和北海兩封國的太妃，也可以説是受命於天子，是最早授予封號的母親。在《喪服》中有"養育自己的庶母就如同生母一樣"的説法，在三年章裏，《傳》文説："父親的命令是最尊貴的。"鄭玄注釋説："大夫的妾所生的兒子，父親健在就要爲母親穿九個月的喪服，而士的妾所生的兒子就要爲母親穿一年的喪服。如果是在父親去世後，那麽都要表達孝心。"這是大夫讓他的妾所生的兒子，因爲母親的慈愛而穿喪服，也就是説父親的命令是最尊貴的，要服喪三年；更何况天子讓他的兒子們擔任各個封國的國王，讓他們的生母作爲封國的太妃，反而與公子爲母親穿九個月喪服的規定相同嗎？《傳》文説："最早授予封號的國君，不以他的各位叔伯兄弟爲臣。"那麽他就應當爲他的尊親穿喪服。像魯國、衛國這些諸侯國的國王，共同都穿一年喪服，這顯然是没有疑義的了。憑什麽可以證明這一點呢？在《喪服》裏有："此國君是姑母的女兒嫁給了他的那國君。"《傳》文説："爲什麽要穿九個月的喪服呢？是因爲他們的尊貴地位相同。尊貴的地位相同，就可以穿親戚們所穿的喪服。諸侯的兒子被稱爲公子，公子不能崇祀已故世的先王。"但是兄弟之間同胞一體，他們位居諸侯，他們自認爲彼此的地位相同，因此他們共同服喪服，不可能再按照公子的標準，遠遠地降低對天王的服喪。因此減降服喪有四種情况，君、大夫因爲地位尊貴而降級，公子、大夫的兒子因爲是厭降，名分不相同，怎麽能够淆亂呢？在《禮》文裏有，大夫的妾所生的兒子，按照父親的命令來慈愛自己，所以要爲父親服喪三年。太妃既然是接受了先帝的命令，她的光芒照亮一個國家，廣陵王和北海王得土地賜封而爲王侯，顯貴地賜封爲諸侯國，捨棄與地位相同的兄弟的高高在上的尊貴地位，却附同於不能崇祀已故先王的公子之列，即使是許、蔡二公降位服喪，也不

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今祖乃獻文皇帝，諸侯不得祖之。母爲太妃，蓋二王三年之證。議者近背正經，以附非類，差之毫毛，所失或遠。且天子尊則配天，莫非臣妾，何爲命之爲國母，而不聽子服其親乎？《記》曰：“從服者，所從亡則已。”又曰：“不爲君母之黨服，則爲其母之黨服。”今所從既亡，不以親服服其所生，則屬從之服，於何所施？若以諸王入爲公卿，便同大夫者，則當今之議皆不須以國爲言也。今之諸王，自同列國，雖不之國，別置臣僚，玉食一方，得不以諸侯言之？敢據《周禮》，輒同三年。

會超過他們。《服問》説：“有的由輕而轉爲重，公子的妻子，爲其皇姑服齊衰期一年。”公子即使是厭降，但他的妻子却延伸服喪期，況且廣陵王、北海王，要談論授封就是授君的兒子，説到妃子就是受命先君的妃子的孫子，繼承太妃的封號重大，要遠別先皇，還要以先皇后的嫡系子孫，要厭降自己所親生的家族嫡系的兒子，與皇姑相比，她不是相差很遠嗎？現在既然允許他們延長服喪，但又用時間來加以限制，這與養育自己的庶母相比，不也相差很遠嗎？《經》文説：“國君的祖父母、父母、妻子、長子”，《傳》文説“他們各自的喪服爲什麼要穿一年呢？父母的長子去世國君服斬衰。妻子就是小君。父親去世，然後是祖先的後嗣，也服斬衰。”現在的祖先是獻文皇帝，諸侯王不得以他爲祖。母親是太妃，這大概就是兩位諸侯王服喪三年的證明。議論這件事的人幾乎是違背了《五經》正典，用穿鑿附會把這件事弄得不倫不類，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況且天子的尊貴可以與天相配，普天之下都是他的臣妾，爲什麼授命她爲國母，反而不讓她的兒子爲尊親服喪呢？《記》文説：“爲姻親穿喪服的人，其喪服要根據去世人的身份決定。”又説：“如果不穿國君養母的親族所穿的喪服，就要穿國君生母的親族所穿的喪服。”現在兩王的養母已經去世，不給生母的親子穿喪服，那麽親屬所穿的喪服，又給誰人穿呢？假如以爲各位諸侯國王進入朝廷擔任了公卿大臣，就如同一般大夫一樣，那麽現在的一些議論就不必要再用諸侯國來加以談論了。現在衆王，就如同諸侯列國，即使是没有進入諸侯國，但却已分别設置了臣僚，在自己的王國裏錦衣玉食，又怎麽能不以諸侯的身份來談論這件事呢？我冒昧地根據《周禮》，同意二王服喪三年。

當時議者，亦有同異。國子博士李郁於議罷之後，書難普惠，普惠據《禮》還答，鄭重三反，郁議遂屈。

當時議論這件事的人，有贊同的也有反對的。國子博士李郁在此次議論結束後，寫信質問張普惠，張普惠根據《禮》文給予答覆，他們鄭

重其事地多次商榷，最終李郁服從了張普惠的觀點。

轉諫議大夫，澄謂普惠曰：“不喜君得諫議，唯喜諫議得君。”

張普惠改任爲諫議大夫，元澄對他說：“我不是高興你擔任諫議大夫這個職位，高興的衹是諫議大夫這個職位得到你。”

時靈太后父司徒胡國珍薨，贈相國、太上秦公。普惠以前世后父無太上之號，詣闕上疏，陳其不可，左右畏懼，莫敢爲通。會聞胡家穿壙下墳有盤石。乃密表曰：“竊見故侍中、司徒胡公，懷道含靈，實誕聖后，近樞克惟允之寄，居槐體論道之明。故以功餘九錫，褒假鸞纛，深聖上之加隆，極慈后之至愛，憲章天下，不亦可乎？而太上之號，竊謂未衷。何者？《禮記》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竊謂高祖受禪於獻文皇帝，故仰尊爲太上皇，此因上上而生名也。皇太后稱令以繫敕下，蓋取三從之道，遠同文母，列於十亂，則司徒爲太上，恐乖繫敕之意。《易》曰：‘困於上者，必反於下。’比剋吉定兆，而以淺改卜，群心悲惋，亦或天地神靈所以垂至戒，啓聖情。伏願停司徒逼同之號，從卑下不逾之稱，則天下幸甚。”

當時靈太后的父親司徒胡國珍去世，被追贈爲相國、太上秦公。張普惠認爲從前皇后的父親没有太上的稱呼，於是到朝廷上疏，陳述這種稱呼是不妥當的，身邊的人都擔心害怕，不敢通報。剛好聽説胡家鑿通墓穴發現有塊大石頭。於是張普惠秘密上表説道：“我看見從前的侍中、司徒胡公，他心懷道義身含靈威，生育太后，身處朝廷機樞能勝任平正誠信理政的托付，居公卿要職有論道辯理的明察。因此他憑着有功被賜給九錫，褒獎他可憑藉天子的大旗，他深受聖主的隆恩，得到慈祥的太后給予他的極大關愛，讓他爲天下人所效法，不也很好嗎？但是給他太上的稱號，我私下認爲不合適。爲什麽呢？《禮記》説：‘天上没有兩個太陽，地上没有兩個國君，秋天在宗廟祭祀天地，不能尊奉兩個太上。’我私下認爲高祖接受了獻文皇帝的禪讓，因此我們仰尊他爲太上皇，這是因爲他是爲最上等的人。皇太后發號令是附在皇帝詔令之下，這大概是根據三從的道理而定的，她與古代的文母一樣，排在十個能治理國政的大臣之列，但如果把胡司徒也稱作爲太上，恐怕與太后的號令附於詔令之下的意思相違背。《易序卦傳》説：‘向上升被困住，必然返回下方。’近來得吉兆擇定了墓地，又因爲淺而改卜，大家心裏都感到悲痛和惋惜，或許天地神靈就是以此賜給忠告，啓發聖上的感情。我衷心希望停止給胡司徒命名與皇帝相近的稱號，改稱爲謙卑的不超越皇帝的稱號，那麽天下的人們就非常幸福了。”

太后覽表，親至國珍宅，召集五品已上博議其事。任城王澄、太傅清河王懌、侍中崔光、御史中尉元匡、尚書崔亮并同有難，普惠并以理正之，無所屈。廷尉少卿袁翻曰：“《周官》：上公九命，上大夫四命，

靈太后看過張普惠的上表，親自到胡國珍的住宅，召集五品以上的官員廣泛地議論此事。任城王元澄、太傅清河王元懌、侍中崔光、御史中尉元匡、尚書崔亮一起質問張普惠，張普惠一并用道理駁正他們的説法，絲毫没有屈服。廷尉少卿袁翻説：“《周官》裏記載：上公有九個等

命數雖殊，同名爲上，何必上者皆是極尊。”普惠厲聲呵翻曰：“禮有下卿、上士，何止大夫與公。但今所行，以太加上，二名雙舉，不得非極。雕虫小藝，微或相許，至於此處，豈卿所及！”翻甚有慚色，默不復言。議者咸以太后當朝，志相黨順，遂奏曰：“張普惠辭雖不屈，然非臣等所同。涣汗已流，請依前詔。”太后復遣元乂、賈璨宣令謂普惠曰：“朕之所行，孝子之志；卿之所陳，忠臣之道。群公已有成議，卿不得苦奪朕懷。後有所見，勿得難言。”

級，上大夫有四個等級，他們的等級數雖然不同，但他們都稱爲上，爲什麽説上一定就是指最尊貴的呢？”張普惠嚴厲地呵斥袁翻説：“禮儀裏還有下卿、上士，何止是大夫和公。但是現在所做的事情，是在上字前面又加了一個太字，兩個名稱同時用，使人不得不把他當成是最尊貴的人。如果衹是雕蟲小技，或許可以稍加原諒，但已經到了如此地步，哪裏還是你們所料想的那樣。”袁翻臉上大有慚愧之色，沉默下來不再言語。議論的人都因爲靈太后當政，心裏順從她的想法，於是上奏説道：“張普惠的言辭雖然有道理，但是我們并不苟同。帝王的命令已經發布出去不可能收回來，請依然按照以前的詔令執行。”靈太后又派遣元乂、賈璨對張普惠宣布命令道：“朕所做的事情，是出於孝子的心意；你所陳述的道理，是出於忠臣的想法。對此大家已經有了定論，你就不要再苦苦地改變朕的心意了。以後你有什麽見解，不要覺得難以啓齒。”

初，普惠被召，傳詔馳驛騮馬來，甚迅速，佇立催去。普惠諸子憂怖涕泗。普惠謂曰：“我當休明之朝，掌諫議之任，若不言所難言，諫所難諫，便是唯唯，曠官尸禄。人生有死，死得其所，夫復何恨？然朝廷有道，汝輩勿憂。”及議罷，旨勞還宅，親故賀其幸甚。

當初，張普惠被徵召，傳達詔令的人騎着赤色的駿馬而來，速度非常快，并站着催張普惠快去。張普惠的幾個兒子害怕得流眼淚。張普惠對他們説：“我身處開明而興旺的朝代，掌管勸諫議論的責任，假如我不説出難以説出的話，議論難以議論的事，那麽我就是一個唯唯諾諾荒廢職守白拿俸禄的人。人生總有一死，衹要死得其所，又有什麽可遺憾的呢？再説朝廷也是講道理的，你們不要擔心。”當議政結束，皇帝慰勞張普惠讓他回家，親朋好友都慶賀他的幸運。

時中山杜弼遺書普惠曰：“明侯深儒碩學，身負大才，執此公方，來居諫職，謇謇如也，諤諤如也。一昨承在胡司徒第，當庭面諍，雖問難鋒至，而應對響出。宋城之帶始縈，魯門之柝裁警，終使群后逡巡，庶僚拱默，雖不見用於一時，固已傳美於百代。聞風快然，敬裁此白。”普惠美其此書，每爲口實。

當時中山人杜弼給張普惠寫信説道：“我知道你是儒學根基深厚的大學者，有很大的才幹，憑着你的公平和正直，來擔任諫議大夫的職位，竭盡忠誠，直言不諱。昨天你在胡司徒的住宅當着衆人的面直言勸告，即使是他們質問的語鋒非常鋭利，你也能響亮地應答出來。你的聲音在宋城一帶始終縈繞，你的聲譽在魯門四周傳頌，你終於使群臣和太后退却，讓衆官員拱手默認，雖然你的見解一時没有被采納，但是你的美德已經留傳百世。我聽説這件事以後很高興，恭敬地就説這些。”張普惠認爲這封書信很好，經常把它

普惠以天下人調，幅度長廣，尚書計奏，復徵綿麻，恐人不堪命。上疏曰："伏聞尚書奏復綿麻之調，遵先皇之軌。夙宵惟度，欣戰交集。仰惟高祖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秤，所以愛萬姓，從薄賦。知軍國須綿麻之用，故云幅度之間，億兆應有綿麻之利，故絹上税綿八兩，布上税麻十五斤。萬姓得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秤，荷輕賦之饒，不適於綿麻而已。故歌舞以供其賦，奔走以役其勤。夫信行於上，則億兆樂輸於下。自兹已降，漸漸長闊，百姓嗟怨，聞於朝野。伏惟皇太后未臨朝之前，陛下居諒闇之日，宰輔不尋其本，知天下之怨綿麻，不察其幅廣、度長、秤重、斗大，革其所弊，存其可存，而特放綿麻之調，以悦天下之心。此謂悦之不以道，愚臣所以未悦者也。"

作爲話題。

張普惠認爲朝廷徵收人民的户調税，面寬量大，尚書計議後上奏皇帝，想免徵綿麻的賦税，張普惠擔心老百姓將不堪重負。上書説道："我聽説尚書上奏準備免徵綿麻的税賦，以遵循先皇的法度。我整天都在思考着此事，高興和擔憂交織在一起。我衹是仰慕高祖廢除大斗，去掉長尺，變更重秤，以此來熱愛百姓，實行輕賦。他知道軍國大事需要綿麻，因此他認爲賦税的漲幅，萬民應該得到養蠶和種麻的實惠，於是讓絹的賦税相當於八兩綿，讓布的賦税相當於十五斤麻。老百姓因爲廢除了大斗，去掉了長尺，變更了重秤，減輕了賦税而富裕起來，不衹是因爲綿麻一事而已。因此他們唱着歌跳着舞來進獻他們的賦税，勤勞奔走來從事他們的勞動。如果信義能在上面推行，那麽萬民就會在下面愉快地上交賦税。但是從此之後，賦税漸漸增加，老百姓的埋怨和嘆息，朝野上下都能聽見。在皇太后還没有臨朝聽政之前，陛下還在居喪期間，宰相不考究根本，知道天下的人怨恨徵調綿麻，也不考察其幅面的寬狹、度量的長短、秤的輕重、斗的大小，革除其中的弊病，保存其中的可取之處，而衹知道一味地免除綿麻的徵調，以此取悦天下的百姓。這就是取悦百姓而不用正當的辦法，所以愚蠢的我高興不起來。"

普惠又表乞朝直之日，時聽奉見。自此之後，月一陛見。又以孝明不親視朝，過崇佛法，郊廟之事，多委有司，上疏曰："伏惟陛下重暉纂統，欽明文思，天地屬心，百神佇望。伏願躬致郊廟之虔，親紆朔望之澤，釋奠成均，竭心千畝，明發不寐，潔誠禋裸，孝弟可以通神明，德教可以光四海。然後精進三寶，信心如來。道由化深，故諸漏可盡；法隨禮積，故彼岸可登。量撤僧寺不急之華，還復百官久折之秩。已興之構，務從簡成；將來之造，權令停息。但仍舊貫，亦何必改作。庶節用愛人，

張普惠又上表請求在朝廷當值時，允許隨時進見皇帝。從此之後，每月一次朝見。又因爲孝明帝不親自臨朝聽政，過於崇尚佛法，把郊廟之類的祭祀，全部委托給主事官員辦理，張普惠上疏説道："我認爲陛下繼承了先王的功德和帝業，您謹慎明察有崇高的才智與道德，天和地都歸心於您，所有的神靈都佇立仰望着您。我衷心希望您在郊廟祭祀時親自表達虔誠的心意，親自屈駕在朔日和望日接見群臣以布恩澤，在大學祭奠先聖先師，竭盡心志於農耕事業，黎明時分就起床，純潔而真誠地從事祭祀活動，孝敬父母友愛兄弟可以與神靈溝通，道德教化可以光耀四海。然後再精心崇尚佛法僧三寶，真誠地信仰如來佛。佛家之道就會因此而變得精深，於是諸多遺

法俗俱賴。”尋別敕付外，議釋奠之禮。

漏可以消失；佛家之法也會隨着禮儀而積聚，於是可以達到靈魂的彼岸。要酌量減少僧侶寺廟的并非急需的費用，恢復百官長期減損的俸禄。已經在興建的建築物，務求簡潔構成；準備建造的建築物，暫且命令停止修建。衹是沿襲過去的慣例，又何必去改動它呢。這樣就可節省費用仁愛百姓，這是僧俗都依賴的準則。”不久皇帝特意敕令把張普惠的上疏交付外朝，讓他們議論有關大學祭奠先聖先師的禮儀。

時史官剋日蝕，豫敕罷朝。普惠以逆廢非禮，上疏陳之。又表論時政得失：一曰審法度，平斗尺，租調務輕，賦役務省。二曰聽輿言，察怨訟，先皇舊事有不便於政者，請悉追改。三曰進忠謇，退不肖，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四曰興滅國，繼絶世，勳親之胤，所宜收敘。

當時史官推測出有日食，皇帝事先命令停止朝見。張普惠認爲此事違背并廢棄了禮儀，上疏進行陳述。他還另外上表議論當時國家政策的得失：一是説要審查法度，公平斗尺，減輕租調，減少兵賦勞役。二是説要傾聽群衆輿論，考察冤獄和訴訟，把先王時代就有的但不利於時政的舊體制，請求全部予以改革。三是説要任用忠誠之士，罷免没有才德的人，任用賢德之人時不要有二心，除掉邪惡之人時不要猶豫不决。四是説把已滅亡的封國興建起來，把已斷絶的先王先聖世係延續起來，功臣與親屬的後代，都應該有所收用任職。

書奏，孝明、靈太后引普惠於宣光殿，隨事難詰。延對移時，太后曰：“小小細務，一一翻動，更成煩擾。”普惠曰：“聖上之養庶物，若慈母之養赤子，今赤子幾臨危壑，將赴水火，以煩勞而不救，豈赤子所望於慈母？”太后曰：“天下蒼生，寧有如此苦事？”普惠曰：“天下之親懿，莫重於太師彭城王，然遂不免枉死。微細之苦，何可得無？”太后曰：“彭城之苦，吾已封其三子，何足復言？”普惠曰：“聖后封彭城之三子，天下莫不忻至德，知慈母之在上。臣所以重陳者，凡如此枉，乞垂聖察。”太后曰：“卿云興滅繼絶，意復誰是？”普惠曰：“昔淮南逆終，漢文封其四子，蓋骨肉之不可棄，親親故也。竊見咸陽、京兆，乃皇子皇孫，一德之

奏書呈上之後，孝明帝、靈太后把張普惠帶到宣光殿，針對事情質問張普惠。雙方應對多時，靈太后説：“你對細小的瑣事，一件一件地説來説去，使我感到煩惱。”張普惠説：“皇上養育百姓，就如同慈母養育嬰兒，現在嬰兒幾乎面臨危險的深淵，將要身陷水火之中，因感到煩勞而不救助，難道這就是嬰兒所期望於慈母的嗎？”靈太后説：“普天之下的老百姓，哪有像你所説這樣的苦事？”張普惠説：“天底下您最親近的人，没有人能超過太師彭城王的，但是他最終却難免蒙冤而死。老百姓的痛苦，怎麽會没有呢？”靈太后説：“彭城王遭受痛苦，我已經授封了他的三兒子，哪還需要你再爲他説話？”張普惠説：“聖后您授封彭城王的三兒子，天下没有人不爲您的大恩大德而感到高興，知道慈母您聖明在上。我之所以重提此事，是認爲大凡像這樣的冤屈，都企望能得到聖上的明察。”靈太后説：“你所説的興建滅亡的封國延續斷絶的世系，究竟指

虧，自貽悔戾，沈淪幽壤，緬焉弗收，豈是興滅繼絶之意?”太后曰：“卿言有理，當命公卿博議。”

的是誰呢?”張普惠說：“從前淮南王背叛後死去，漢文帝授封號給他的四兒子，大概是因爲骨肉之情不能抛棄，親愛自己的親屬的緣故吧。我看見咸陽王、京兆王，也同樣是皇子皇孫，因爲某一德行的虧損，自己造成罪過，沉淪於九泉，深隱而不可收拾，這難道是興滅國繼絶世的意思嗎?”靈太后說：“你說的有道理，應當讓公卿大臣都來議論此事。”

及任城王澄薨，普惠荷其恩待，朔望奔赴，至於禫除，雖寒暑風雨，無不必至。初，澄嘉賞普惠，臨薨啓爲尚書右丞。靈太后既深悼澄，覽啓從之。詔行之後，尚書諸郎以普惠地寒，不應便居管轄，相與爲約，并欲不放上省，紛紜多日乃息。

當任城王元澄去世，張普惠承蒙他的知遇之恩，初一和十五都前往祭拜，一直到除喪服，即使是嚴寒暑熱颳風下雨，張普惠總是趕到。當初，元澄嘉獎并欣賞張普惠，他在去世前上奏讓張普惠擔任尚書右丞。靈太后已經爲元澄之死深感悲傷，她看到啓奏後同意了元澄的建議。詔令宣布之後，幾位尚書郎認爲張普惠門第貧寒，不應該立即擔任尚書右丞的官職，他們相互約定，準備一起阻止張普惠到尚書省，這場糾紛很久纔停息。

正光二年，詔遣楊鈞送蠕蠕主阿那瓌還國。普惠謂遣之將貽後患，上疏極言其不可，表奏不從。魏子建爲益州刺史，有贓罪，普惠被使驗之，事遂得釋，故子建父子甚德之。時梁西豐侯正德詐稱降款，朝廷頗事當迎。普惠請付揚州，移還蕭氏，不從。俄而正德果逃還。後除光禄大夫，右丞如故。

正光二年，皇帝命令楊鈞送蠕蠕的國君阿那瓌回國。張普惠認爲遣送阿那瓌回國將會留下後患，上疏極力陳述此事不可行，建議没有得到采納。魏子建擔任益州刺史，犯有貪污受賄罪，張普惠作爲使者前往調查此事，事情於是得以解决，因此魏子建父子很感激張普惠。當時梁的西豐侯蕭正德詐稱歸順，朝廷準備予以迎接。張普惠請求把蕭正德交給揚州，再移送給蕭氏，没有得到同意。不久蕭正德果然逃回梁。後來授任張普惠爲光禄大夫，尚書右丞的任職同先前一樣。

先是仇池武興郡氐數反，西垂郡戍，租運久絶，詔普惠以本官爲持節、西道行臺，給秦、岐、涇、華、雍、豳、東秦七州兵武三萬人，任其召發，送南秦、東益二州兵租，分付諸戍。其所部將統，聽於關西牧守之中隨機召遣。軍資板印之屬，悉以自隨。事訖還朝，賜絹布一百段。時詔訪冤屈，普惠上疏，多所陳論。

早先仇池武興郡的氐人多次反叛，西部邊疆的州郡戍守人員，租賦的運輸長期斷絶，皇帝命令張普惠以原職擔任持節、西道行臺，把秦、岐、涇、華、雍、豳、東秦七個州的三萬士兵交付給他，聽任他調遣，運送南秦、東益兩個州的軍需租賦，交付給各地守兵。張普惠所率領的部將，由函谷關以西的刺史隨時安排調遣。軍用物資和文件之類，都由張普惠自行處理。事情結束後張普惠回到朝廷，賞賜給他一百段絹布。當時皇帝命令察訪冤屈案件，張普惠上疏給皇帝，有

較多的陳述和議論。

出除東豫州刺史。淮南九戍十三郡，猶因梁前弊，别郡異縣之人錯雜居止。普惠乃依次括比，省減郡縣，上表陳狀，詔許之。宰守因此，綰攝有方，奸盗不起，人以爲便。

張普惠出任東豫州刺史。淮南有九戍十三郡，仍然承襲梁以前的弊病，不同郡縣的人都在一地雜居停留。張普惠於是依次查驗登記户籍，撤減一些郡縣，他上表陳述情況，皇帝同意了他的建議。地方官員因爲改革，管理有方，奸人盗賊不生，人人都覺得安逸。

普惠不營財業，好有進舉，敦於故舊。冀州人侯堅固少時與其游學，早終，其子長瑜，普惠每於四時請禄，無不減贍，給其衣食。及爲豫州，啓長瑜解褐，携其合門拯給之。在州卒，謚曰宣恭。

張普惠没有經營産業，喜歡推舉人才，對過去的老朋友十分厚道。冀州人侯堅固年輕時同張普惠一起外出求學，很早就去世了，他的兒子侯長瑜，張普惠每年四季得到薪俸，經常省減自己的開支，給他衣服和食物。當張普惠在豫州任職時，啓用侯長瑜擔任官職，給他全家以救濟。張普惠在豫州去世，謚號爲宣恭。

成淹

成淹，字季文，上谷居庸人也。好文學，有氣尚。仕宋爲員外郎，領軍主，援東陽、歷城。皇興中，降慕容白曜，赴闕，授兼著作佐郎。時獻文於仲冬月欲巡漠北，朝臣以寒甚固諫，并不納。淹上《接輿釋游論》，帝覽之，詔尚書李訢曰："卿諸人不如成淹論，通釋人意。"乃敕停行。

成淹，字季文，是上谷居庸人。他喜愛文獻經典，有氣節。在劉宋擔任員外郎，兼任軍主，救援東陽、歷城兩地。皇興年間，成淹投降慕容白曜，到了朝廷，兼任著作佐郎。當時獻文帝準備在仲冬時節巡視沙漠以北地區，朝廷大臣們用天氣太冷的理由堅決阻止，但都没有得到采納。成淹呈上《接輿釋游論》一文，皇帝閲覽後，召見尚書李訢説："你們幾個人也比不上成淹的一篇論，他能够瞭解朕的心意。"於是皇帝命令停止巡行。

太和中，文明太后崩，齊遣其散騎常侍裴昭明、散騎侍郎謝竣等來吊，欲以朝服行事。主客不許，昭明等執志不移。孝文敕尚書李冲選一學識者更與論執。冲奏遣淹。昭明言："不聽朝服行禮，義出何典?"淹言："玄冠不吊，童孺共聞。昔季孫將行，請遭喪之禮，千載之下，猶共稱之。卿方謂義出何典，何其異哉。"昭明言："齊高帝崩，魏遣李彪通吊，初不素服，齊朝亦不爲疑。"淹言："彪通吊之日，朝命以吊服自隨。彼不遵高宗追遠之慕，乃逾月即吉。齊之君臣，皆已鳴玉盈庭，彪行人，何容獨

太和年間，文明太后去世，南齊派遣散騎常侍裴昭明、散騎侍郎謝竣等人前來吊唁，他們準備穿着朝會時的禮服進行吊唁。負責接待的主客官不同意，裴昭明等人執意不肯换衣服。孝文帝命令尚書李冲挑選一個有學問的人再來跟裴昭明等人講明道理。李冲上奏説派遣成淹來。裴昭明説："不准穿朝會時的禮服參加吊唁，這道理出自於什麼典故?"成淹説："戴着上朝時的黑帽子不能參加喪禮，這是小孩子都知道的事情。從前季孫將要出行時，先詢問請教遇到喪事應行的禮儀，一千多年以來，仍被共同稱贊。你剛纔問這道理出自於什麼典故，這是多麼奇怪的問題啊。"裴昭明説："齊高帝去世時，魏朝派遣李彪前去吊唁，起初也没有穿白色的喪服，齊朝的人也没

以衰服間衣冠之中？我皇處諒闇以來，百官聽於冢宰，卿豈得以此方彼也？”昭明乃摇膝而言曰：“三皇不同禮，亦安知得失所歸。”淹言：“若如來談，卿以虞舜、高宗爲非也？”昭明相顧笑曰：“非孝者，宣尼有成責，行人亦弗敢言。使人唯賫袴褶，不可以吊，幸借衣帢，以申國命。今爲魏朝所逼，還南日，必得罪本朝。”淹言：“彼有君子也，卿將命折中，還南日，應有高賞。若無君子也，但令有光國之譽，雖非理得罪，亦復何嫌。南史、董狐，自當直筆。”既而敕送衣帢給昭明等，明旦引入，皆令文武盡哀。後正佐郎。

有什麽疑問。”成淹説：“李彪前去吊唁時，朝廷命令自帶吊唁的衣服。你們不遵循高宗虔誠祭祀追念先人的意思，因此喪事過了一個月就行吉祭。齊朝的國君和臣子，身上玉飾撞擊的聲音已充滿了朝廷，李彪是一個使者，怎麽可能讓他獨自穿着喪服站在着衣冠的齊國朝臣中間呢？自從我們的皇帝居喪以來，所有的官員都聽命於冢宰，你怎麽能把現在的情況與過去的情況相提并論呢？”裴昭明於是晃着膝蓋説道：“三皇的禮儀各不相同，怎麽知道誰是誰非呢？”成淹説：“如果按照你這樣説，你認爲虞舜、高宗都是不對的嗎？”裴昭明看了成淹一眼笑着説：“不講孝道的人，在孔子那裏有現成的責難，我是使者也不敢亂説。我作爲使者衹穿來了褲褶朝服，不能參加吊唁，希望借你們的吊唁之服，以遵守貴國的命令。現在我們被你們魏朝逼迫行事，返回南方時，一定會得罪我們的朝廷。”成淹説：“如果你們那裏也有君子的話，你領命出使而能折中行事，返回南方時，應該得到重賞。如果你們那裏没有君子，衹要你有使國家光榮的聲譽，即使你們無辜地得罪了朝廷，又有什麽可怨恨的呢。南史、董狐之類的史臣，自然會如實地記載這一史實。”隨後皇帝命令把吊唁衣服賜給裴昭明等人，他們天亮時被帶入朝廷，并讓他們的文武官員極盡悲哀。後來成淹正式任佐郎。

其後齊遣其散騎常侍庾蓽、散騎侍郎何憲、主書邢宗慶等來聘，孝文敕淹接於外館。宗慶語淹言：“南北連和既久，而比棄信絶好，爲利而動，豈是大國善鄰之義？”淹言：“夫爲王者不拘小節，豈得眷眷守尾生之信？且齊先主歷事宋朝，當應便爾欺奪？”宗慶、庾蓽及從者皆相顧失色。何憲知淹昔從南入，以手掩目曰：“卿何不作于禁而作魯肅？”淹言：“我捨逆效順，欲追踪陳、韓，何于禁之有？”憲亦不對。

之後南齊派遣散騎常侍庾蓽、散騎侍郎何憲、主書邢宗慶等人前來訪問，孝文帝命令成淹在外面驛館接待他們。邢宗慶對成淹説：“南方和北方關係和好已經很久了，但你們近來却接連地抛棄信義斷絶友好，被利益所驅動，這難道就是大國善待鄰邦的意思嗎？”成淹説：“能稱霸王的人往往不拘小節，怎麽可能像尾生一樣謹慎拘守信約呢？况且南齊先前的國主曾經侍奉劉宋，難道應當隨便欺負他嗎？”邢宗慶、庾蓽以及隨行人員都面面相覷大驚失色。何憲知道成淹以前是從南方來的，他用手遮住眼睛説道：“你爲什麽不當于禁而要當魯肅呢？”成淹説：“我捨棄逆亂的朝廷效勞順天應時的魏朝，是想要追隨陳平、韓信這些人，哪裏會做什麽于禁？”何憲也

無言以對了。

王肅之至，鑾輿行幸，肅多扈從，敕淹將引，若有古迹，皆使知之。行到朝歌，肅問："此是何城?"淹言："紂都朝歌城。"肅言："故應有殷之頑人。"淹言："昔武王滅紂，悉居河洛，中因劉、石亂華，仍隨司馬東度。"肅知淹寓青州，乃笑謂曰："青州何必無其餘種?"淹以肅本隸徐州："若言青州，本非其地，徐州間今日重來，非所知也。"肅遂伏馬上掩口笑，顧謂侍御史張思寧曰："向聊因戲言，遂致辭溺。"思寧馳馬以聞，孝文大悦，謂彭城王勰曰："淹此段足爲制勝。"輿駕至洛，肅因侍宴，帝戲肅曰："近者行次朝歌，聞成淹共卿殊有往復，卿試重叙之。"肅言："臣於朝歌失言，一之已甚，豈宜再説?"遂大笑。肅又言淹才詞，宜應叙進。帝言："若因此進淹，恐辱卿轉甚。"肅言："臣屈己達人，正可顯臣之美。"帝曰："卿爲人所屈，欲求屈己之名，復於卿大優。"肅言："淹既蒙進，臣得屈己申人，此所謂陛下惠而不費。"遂酣笑而止。賜淹龍廐上馬一匹，并鞍勒宛具，朝服一襲。轉謁者僕射。

王肅到來，皇帝外出巡行，王肅常常護衛隨從，皇帝命令成淹引路，如果有名勝古迹，都要讓王肅瞭解。走到朝歌時，王肅問道："這是什麽城?"成淹説："這是商紂王的國都朝歌城。"王肅説："那麽這裏應該留有殷代的頑民。"成淹説："從前周武王滅掉商紂王時，他們全都居住在黄河和洛河一帶，中間因爲劉、石擾亂華夏，於是他們跟隨司馬氏向東渡過黄河。"王肅知道成淹居住在青州，於是笑着對他説："青州未必就没有頑民的餘種吧?"成淹也知道王肅本來隸屬於徐州就説："如果説到青州，本來并不是他們的居住地，徐州地今天有空閑重新來到，這就不是我能瞭解的。"王肅於是趴在馬背上捂着嘴笑，他回過頭對侍御史張思寧説："剛纔我衹不過是開了個玩笑，就招致他如此厲害的言辭。"張思寧騎着馬把此事告訴皇帝，孝文帝非常高興，對彭城王元勰説："成淹的這一招足以獲得勝利。"皇帝到了洛陽，王肅因爲侍奉宴會，皇帝開玩笑地對王肅説："近來巡行停駐朝歌，聽説成淹與你有些特别的論辯，你試着再給朕叙述一下。"王肅説："我在朝歌時説話失言，説錯一次已經很過分了，怎麽能再説一次呢?"皇帝於是大笑。王肅又説成淹有文才，應該按等級升職。皇帝説："如果因爲這件事讓成淹升職，恐怕會更爲有辱於你。"王肅説："我委屈自己使他人顯達，正可以顯示出我的美德。"皇帝説："你爲了他人委屈自己，想求得屈己待人的名譽，對於你來説好處很大。"王肅説："成淹蒙恩得到提升，我也得到屈己以利人的美名，這正所謂陛下用人惠而不費。"於是他們暢快地笑着停止了話題。賜給成淹一匹皇帝馬廐中的上等好馬，加上馬鞍馬籠頭等器具，以及一套朝服。成淹被改任謁者僕射。

時遷都，帝以淹家貧，敕給事力，送至洛陽，使與家累相隨。及車駕濟淮，敕徵淹，淹於路左請見，曰："敵不可小，願聖明保萬全之策。伏聞發洛已來，諸有諫者，解官奪

當時遷移國都，皇帝認爲成淹家境貧寒，賞賜勞動力給他，送他到洛陽，讓其家眷跟隨着他。當皇帝渡過淮水時，命令徵召成淹，成淹在大路的東邊請求拜見，他説："不能小看敵人，希望皇上明智地選擇萬全之策。我聽説皇上從洛

職，恐非聖明納下之義。”帝優而容之。帝幸徐州，敕淹與閭龍駒專主舟楫，將泛泗入河，溯流還洛。軍次碻磝，淹以黄河浚急，慮有傾危，乃上疏陳諫。帝敕淹曰：“朕以恒、代無運漕之路，故京邑人貧。今移都伊、洛，欲通運四方。黄河急浚，人皆難涉，我因此行乘流，所以開百姓之心。知卿誠至而不得相納。”賜驊騮馬一匹，衣冠一襲。除羽林監、主客令。

陽出發以來，不少規勸的人都被罷免了官職，這恐怕不是聖明君主采納臣下建議的好方法。”皇帝寬容了成淹。皇帝前往徐州，命令成淹與閭龍駒專門負責舟船，準備漂渡泗水然後進入黄河，逆流而上返回洛陽。軍隊停駐在碻磝，成淹認爲黄河水深流急，擔心有翻船的危險，於是上疏陳述規勸。皇帝告訴成淹道：“朕認爲恒郡、代郡一帶没有運送糧食的水道，所以京城的人很貧窮。現在把國都遷移到伊川、洛河一帶，是想使運輸通道四通八達。黄河水深流急，人人都感到難以渡過，我因此要用這次坐船漂流的行動，來開導老百姓的思想。我瞭解你的至誠之心但却不能采納你的建議。”賜給成淹赤色駿馬一匹，衣服和帽子一套。授任成淹爲羽林監、主客令。

于時宫殿初構，運材日有萬計，伊、洛流澌，苦於厲涉。淹遂啓求敕都水造浮航。帝賞納之，意欲榮淹於衆，朔旦受朝，百官在位，乃賜帛百匹，知左右二都水事。景明三年，出除平陽太守。還朝，病卒，贈光州刺史，謚曰定。

當時宫殿剛剛開始建造，運送的材料每天數以萬計，伊川、洛河解凍時流動着冰塊，使涉水渡河的人非常辛苦。成淹於是啓奏皇帝請求命令都水官建造浮橋以渡河。皇帝贊揚并采納了成淹的建議，想讓成淹在衆人面前受到榮耀，皇帝在初一早晨接受朝拜之禮時，趁百官都在場，於是賜給成淹一百匹帛，掌管左右二都水官主持治理水事。景明三年，成淹外放出任平陽太守。回到朝廷後，因病去世，追贈光州刺史，謚號爲定。

子霄，字景鸞，好爲文咏，坦率多鄙俗，與河東姜質等朋游相好，詩賦間起，知音之士所共嗤笑。卒於書侍御史。

成淹的兒子成霄，字景鸞，喜好寫作詩文，文辭直率而多粗俗，他與河東人姜質等人關係友好，偶爾吟詩作賦，被愛好詩文的同行所嘲笑。成霄在書侍御史的職位上去世。

范紹

范紹，字始孫，燉煌龍勒人也。少聰敏，年十二，父命就學，師事崔光。以父憂廢業，母又誡之曰：“汝父卒日，令汝遠就崔生，希有成立。今已過期，宜遵成命。”紹還赴學。太和初，充太學生，轉算生，頗涉經史。孝文選爲門下通事令史，遷録事，掌奏文案。帝善之，又爲侍中李冲、黄門崔光所知。帝曾謂近臣曰：“崔光從容，范紹之力。”

范紹，字始孫，是燉煌龍勒人。他年輕時聰明機智，十二歲時，父親讓他上學，拜崔光爲老師。因爲爲父親守喪荒廢了學業，母親告誡他説：“你父親去世時，讓你向遠方的崔生拜師，希望你能學有所成。現在你父親的喪期已經過去，你應該遵守父親的遺願。”范紹返回繼續求學。太和初年，范紹當上了太學生，又改爲算生，他博覽經史典籍。孝文帝選拔范紹擔任門下通事令史，升任録事，掌管奏文案卷。皇帝很愛惜范紹，范紹又被侍中李冲、黄門崔光所瞭解。皇帝曾經對親近的臣子説：“崔光辦事能從容不

迫，范紹出了大力。”

後朝廷有南討計，發河北數州田兵，通緣淮戍兵合五萬餘人，廣開屯田，八座奏紹爲西道六州營田大使，加步兵校尉。紹勤於勸課，頻歲大獲。又詔與都督、中山王英論攻鐘離，紹觀其城隍，恐不可陷，勸令班師，英不從。紹還，具以狀奏聞，俄而英敗。後歷位并州刺史、太常卿。莊帝初，遇害河陰。

後來朝廷計劃討伐南方，徵發黄河以北幾個州的屯田戍邊的士兵，加上沿淮水戍守的士兵總共有五萬多人，廣泛開展屯田，八座官員上奏讓范紹擔任西道六州的營田大使，升任他爲步兵校尉。范紹在鼓勵督導農業方面盡心盡力，好幾年農業都獲得大豐收。皇帝還命令范紹與都督、中山王元英討論攻打鐘離事宜，范紹觀察鐘離的城壕，擔心不能攻克敵人，勸説元英班師回營，元英不聽。范紹返回後，把情況上奏給皇帝，不久元英兵敗。後來范紹歷任并州刺史、太常卿。孝莊帝初年，范紹在河陰被殺害。

劉桃符

劉桃符，中山盧奴人也。生不識父，九歲喪母。性恭謹，好學。舉孝廉，射策甲科。歷碎職，累遷中書舍人，以勤明見知。久不遷職，宣武謂曰：“揚子雲爲黄門，頓歷三世。卿居此任始十年，不足辭也。”

劉桃符，是中山盧奴人。他生下來就没見過父親，九歲時母親去世。他性情恭敬謹慎，熱愛學習。被推舉爲孝廉，録取到射策甲科。他擔任過一些雜碎的職務，屢經升遷爲中書舍人，以勤勉和明智爲人所知。劉桃符很久没有提升職務，宣武帝對他説：“揚子雲在黄門任職，停頓了三個朝代。你在現在的職位上纔十年時間，不值得一説。”

東豫州刺史田益宗居邊貪穢，宣武頻詔桃符慰喻之。桃符還，具稱益宗老耄，而諸子非理處物。宣武後欲代之，恐其背叛，拜桃符東豫州刺史，與後將軍李世哲領衆襲益宗。語在《益宗傳》。桃符善恤蠻左，爲人吏所懷。久之，徵還。病卒，贈洛州刺史。

東豫州刺史田益宗在邊疆貪污，宣武帝屢次派遣劉桃符安慰開導他。劉桃符返回後，説田益宗已經年邁，但他的幾個兒子處事違背情理。宣武帝後來想讓人取代田益宗的職位，但又擔心他背叛，授任劉桃符爲東豫州刺史，讓劉桃符與後將軍李世哲率領衆兵襲擊田益宗。此事記載在《田益宗傳》中。劉桃符善於安撫蠻東地區的人，因此受到人們的懷念。很久以後，劉桃符被徵召回朝。因病去世，追贈洛州刺史。

鹿悆　鹿生

鹿悆，字永吉，濟陰乘氏人也。祖壽興，沮渠氏庫部郎。

父生，再爲濟南太守，有政績。獻文嘉其能，特徵赴季秋馬射，賜以驄馬，加以青服，彰其廉潔。時三齊始附，人懷苟且，蒲博終朝，頗廢農業。生立制斷之，聞者嗟善。後卒於淮陽太守，追贈兗州刺史。

鹿悆，字永吉，是濟陰乘氏人。他的祖父鹿壽興，擔任沮渠氏庫部郎。

鹿悆的父親鹿生，兩次擔任濟南太守，頗有政績。獻文帝贊賞鹿生的才能，特意徵召他參加秋末的馬射，并賜給他青驄馬，外加一套青色官服，表彰他的廉潔。當時三齊剛剛歸附，人們懷着一種苟且偷生的心理，整日游樂賭博，大大荒廢了農業。鹿生訂立制度予以制止，聽説此事的

悆好兵書、陰陽、釋氏之學，彭城王勰召爲館客。嘗詣徐州，馬疲，附船而至大梁。夜睡，從者上岸，竊禾四束飼馬。船行數里，悆覺，即停船至取禾處，以縑三丈置禾束下而反。

初爲真定公元子直國中尉，恒勸以忠廉之節。嘗賦五言詩曰："嶧山萬丈樹，雕鏤作琵琶，由此材高遠，弦響藹中華。"又曰："援琴起何調？幽蘭與白雪，絲管韵未成，莫使弦響絶。"子直少有令問，悆欲其善終，故以諷焉。後隨子直鎮梁州，州有兵粮和糴，和糴者靡不潤屋，悆獨不取。子直强之，終不從。

孝莊爲御史中尉，悆兼殿中侍御史，監臨淮王彧軍。時梁遣其豫章王綜據徐州，綜密信通彧，云欲歸款。衆議謂不然，悆遂請行，曰："綜若誠心，與之盟約；如其詐也，豈惜一人命乎？"時徐州始陷，邊方騷擾，綜部將成景儁、胡龍牙并總强兵，内外嚴固。悆遂單馬間出，徑趣彭城。未至之間，爲綜軍主程兵潤所止，問其來狀。悆曰："我爲臨淮王所使。"兵潤遣人白龍牙等。綜既有誠心，聞悆被執，語景儁等曰："我每疑元略規欲叛城，將驗虛實，且遣左右爲元略使，入魏軍中喚彼一人，其使果至。可令人詐作略身，在一深室，托爲患狀，呼使户外，令人傳語。"時略始被梁武追還。綜又遣腹心人梁話迎悆，密語意狀，令善酬答。引悆詣龍牙所。龍牙語悆曰："元中山甚欲相見，故令喚卿。"又

人都稱贊他。後來鹿生在淮陽太守的職位上去世，追贈兗州刺史。

鹿悆熱愛兵書、陰陽占卜、佛學之類的學問，彭城王元勰徵召他爲門客。鹿悆曾經到徐州，他騎的馬疲憊了，隨船到大梁。鹿悆夜晚入睡以後，隨從人員上岸，偷了四把稻子喂馬。船行了好幾里路，鹿悆發覺此事，立即停船回到偷稻子的地方，把三丈細絹放在稻束的下面然後纔返回。

當初鹿悆擔任真定公元子直的國中尉，經常以忠誠和廉潔的氣節來規勸元子直。他曾經賦五言詩道："嶧山萬丈樹，雕鏤作琵琶，由此材高遠，弦響藹中華。"還寫道："援琴起何調？幽蘭與白雪，絲管韵未成，莫使弦響絶。"元子直年輕時就有好名聲，鹿悆希望他能善始善終，所以賦詩來暗示他。後來鹿悆跟隨元子直鎮守梁州，該州的軍糧需要用錢議價購買，做這種交易的人没有不家産富有的，惟獨鹿悆絲毫不取。元子直竭力勸他參與交易，鹿悆最終也不肯。

孝莊帝擔任御史中尉時，鹿悆兼任殿中侍御史，監督臨淮王元彧的軍隊。當時梁朝派遣豫章王蕭綜占據徐州，蕭綜用密信通報元彧，説他想要歸順。官員們在商議此事時都認爲不可能，鹿悆於是請求出行，他説："蕭綜如果有誠心，我就和他簽定盟約；如果蕭綜是欺詐，難道我個人的性命還值得吝惜嗎？"當時徐州剛剛淪陷，邊境地區騷亂不安，蕭綜的部將成景儁、胡龍牙一起統領强大的兵力，内外防守嚴密堅固。鹿悆於是獨自騎馬悄悄出行，從小路直奔彭城。走到半路，鹿悆被蕭綜的軍主程兵潤扣留，盤問他的來意。鹿悆説："我是臨淮王元彧派遣來的使者。"程兵潤派人禀報胡龍牙等人。蕭綜已經有了誠心，聽説鹿悆被扣留，他對成景儁等人説："我常懷疑元略準備叛逃，想要驗明其虛實，就派遣身邊人作爲元略的使者，到北魏軍隊裏呼喊那個人，這個使者果然來到。可以派人化裝成元略的模樣，藏在一所深宅中，假裝成生病的樣子，把使者叫到門外，派人傳話。"當時元略剛被梁武帝追回。蕭綜又派遣心腹之人梁話迎接鹿

曰："安豐、臨淮，將少弱卒，規復此城，容可得乎?"悆曰："彭城，魏之東鄙，勢在必爭，可否在天，非人所測。"龍牙曰："當如卿言。"復詣景儁住所，停悆外門，久而未入。時夜已久，有綜軍主姜桃來與悆言，謂曰："元法僧，魏之微子，拔城歸梁，梁主待物有道。"乃上指曰："今歲星在斗，吴之分野，君何不歸梁國?"悆答曰："法僧，莒僕之流，而梁納之，無乃有愧於季孫也? 今月建鶉首，斗牛受破，歲星木也，逆而剋之，吴國敗喪不久。且衣錦夜游，有識不許。"言未盡，乃引入見景儁。景儁良久謂曰："卿不爲刺客也?"答曰："今者爲使，欲反命本朝，相刺之事，更卜後圖。"爲設食，悆强飲多食，向敵數人，微自夸矜。諸人相謂曰："壯哉。"乃引向元略所，一人引入户，指床令坐。一人别在室中出，謂悆曰："中山王有教：'我昔有以向南，且遣相唤，欲問卿事。晚來患動，不獲相見。'"悆遂辭而退。須臾天曉，綜軍主范勗、景儁司馬楊瞟等競問北朝士馬多少，悆陳士馬之盛。尋而與梁話盟契訖。未旬，綜降。詔封悆定陶縣子，除員外散騎常侍。

悆，把實情悄悄告訴給他，讓他好好酬答。梁話帶領鹿悆來到胡龍牙的住地。胡龍牙對鹿悆説："元中山很想見你，因此派我叫你來。"胡龍牙又説："安豐、臨淮兩地，將少兵弱，想收復這兩座城，你看辦得到嗎?"鹿悆説："彭城，是北魏的東部邊疆，因此一定要争奪，能否成功在於天意，不是人能預測的。"胡龍牙説："應當聽從你的意見。"又來到成景儁的住地，胡龍牙讓鹿悆停在門外，很長時間也没有進去。當時夜已很深，衹有蕭綜的軍主姜桃前來和鹿悆説話，姜桃對鹿悆説："元法僧，相當於北魏的微子，他攻占城池之後歸附梁，梁主待他很不錯。"姜桃還用手指着天上説："現在歲星正在斗宿，那是吴國的分野，您爲什麽不歸附梁呢?"鹿悆回答道："元法僧，他衹不過是莒僕之類的人，但是梁却接納了他，這難道不是有愧於季孫嗎? 現在月建正在鶉首宿，斗牛二宿受到損害，歲星就是木星，背離它并且損害它，吴國土崩瓦解已爲時不遠了。況且穿着華麗的衣服在夜晚巡游，這是有見識的人所不能稱贊的。"鹿悆的話還没説完，就被帶入見成景儁。過了好久成景儁對鹿悆説："你難道不充當刺客嗎?"鹿悆答道："現在我是使者，準備完成使命後返回朝廷，充當刺客的事，以後再作打算。"成景儁爲鹿悆安排飲食，鹿悆能吃能喝，食量向來能抵幾個人，他頗爲自得。衆人都對鹿悆説："你真是雄壯啊。"後來把鹿悆帶到元略的住所，一個人把鹿悆帶到門邊，指着床讓他坐下。另一人從房裏出來，對鹿悆説："中山王有吩咐：'我因爲從前來到南方，所以派人叫你前來，想問你一些事情。我夜來犯病了，因此不能見你。'"鹿悆於是告辭後退了出來。不久天就亮了，蕭綜的軍主范勗、成景儁及司馬楊瞟等人争相詢問北朝的兵馬有多少，鹿悆陳述了北魏兵强馬壯的盛況。不久鹿悆與梁話簽定了盟約。不到十天，蕭綜投降。詔令授封鹿悆爲定陶縣子，任員外散騎常侍。

永安中，爲右將軍、給事黄門侍郎，進爵爲侯。雖任居通顯，志在謙退，迎送親賓，加於疇昔。而自無屋

永安年間，鹿悆擔任右將軍、給事黄門侍郎，爵位升爲侯。雖然他任職顯貴，但虚心謙讓，迎送親戚客人時，態度比過去更加禮貌。他

宅，常假賃居止，布衣糲食，寒暑不變。孝莊嘉其清潔，時復賜以錢帛。

自己沒有府邸，經常租屋居住，他穿布衣吃粗糧，冬天夏天都不改變。孝莊帝嘉獎鹿悆的清貧廉潔，經常賜給他一些錢和布帛。

及東徐城人吕文欣殺刺史元大賓，南引梁人，詔悆以使持節、散騎常侍、安東將軍爲六州大使，與行臺樊子鵠討破之。悆又購斬文欣。還，拜金紫光禄大夫，兼尚書右僕射、東南道三徐行臺。與都督賀拔勝等拒尒朱仲遠，軍敗還京。

當東徐城内的吕文欣殺死刺史元大賓，從南面把梁人帶進城來，詔令鹿悆以使持節、散騎常侍、安東將軍的身份擔任六州大使，與行臺樊子鵠討伐打敗了梁人。鹿悆還用重金懸賞殺死了吕文欣。回來後，授任金紫光禄大夫，兼任尚書右僕射、東南道三徐行臺。鹿悆與都督賀拔勝等人抵抗尒朱仲遠，兵敗後返回京城。

天平中，除梁州刺史。時滎陽人鄭榮業反，圍州城，城降，榮業送悆於關西。

天平年間，授任鹿悆爲梁州刺史。當時滎陽人鄭榮業反叛，包圍了梁州城，梁州淪陷後投降，鄭榮業把鹿悆押送到關西。

張燿

張燿，字景世，自云南陽西鄂人也。仕魏，累遷步兵校尉。永寧寺塔大興，經營務廣。靈太后曾幸作所，凡有顧問，燿敷陳指畫，無所遺闕，太后善之。後爲别將，以軍功封長平男。歷岐、東荆州刺史。

張燿，字景世，自稱是南陽西鄂人。在北魏做官，屢經升遷爲步兵校尉。當永寧寺塔大興土木之時，張燿經管了很多事情。靈太后曾經前往工地巡視，凡有所詢問，張燿都進行講解或指點，没有一點缺漏。靈太后認爲張燿不錯。後來張燿擔任别將，因爲有軍功封長平男。歷任岐州、東荆州刺史。

天平初，遷鄴草創，右僕射高隆之、吏部尚書元世儁奏曰："南京宫殿毁撤送都，連筏竟河，首尾大至，自非賢明一人，專委受納，則恐材木耗損，有闕經構。燿清直素著，有稱一時，臣等輒舉爲大將。"詔從之。燿勤於其事，尋轉營構左都將。興和初，加衛大將軍。宫殿成，除東徐州刺史。卒於州，贈司空公，謚曰懿。

天平初年，遷都鄴城剛開頭，右僕射高隆之、吏部尚書元世儁呈上奏書説道："把從南邊京城宫殿裏拆下來的物品送往鄴城，把木筏從頭到尾連接起來放到黄河，前後的陣勢非常龐大，如果不是一個能幹聰明的人，委托他專門負責接收物品，恐怕就會造成木料損耗，使營建缺乏材料。張燿一向以清白正直顯著，一直被人們稱譽，我們就舉薦張燿擔任大將。"皇帝同意了他們的建議。張燿對此事非常盡心，不久被改任爲營構左都將。興和初年，升任衛大將軍。宫殿建成以後，授任東徐州刺史。後在東徐州去世，追贈司空公，謚號爲懿。

劉道斌

劉道斌，武邑灌津人也。有器幹，腰帶十圍，鬚髯甚美。初拜校書郎，轉主書，頗爲孝文所知。從征南陽，還，加積射將軍、給事中。帝謂黄門郎邢巒曰："道斌是行，便異儕

劉道斌，是武邑灌津人。有才幹，腰帶有十圍長，鬍鬚很美。起初他被授任爲校書郎，後來改任主書，孝文帝比較瞭解他。劉道斌跟隨皇帝征伐南陽，返回後，加封積射將軍、給事中。皇帝對黄門郎邢巒説："劉道斌這次出行，就和

流矣。”宣武即位，遷謁者僕射。後歷恒農太守、岐州刺史，所在有清貞稱。卒於州，謚曰康。

他的同僚們不一樣了。”宣武帝即位之後，劉道斌升任謁者僕射。後來歷任恒農太守、岐州刺史，所到之處都有廉潔堅貞的美稱。他在州任上去世，謚號爲康。

道斌在恒農，修立學館，建孔子廟堂，圖畫形像。去郡後，故吏追思之，復立道斌形於孔像之西而拜謁焉。

劉道斌在恒農時，修建學館，設立孔子廟堂，在廟堂裹畫上孔子的肖像。他離開州郡以後，從前的下屬追念他，又畫了劉道斌的肖像放置在孔子肖像的西邊從而拜謁他。

董紹

董紹，字興遠，新蔡鮦陽人也。少好學，頗有文義。起家四門博士，累遷兼中書舍人，爲宣武所賞。豫州城人白早生以城南叛，詔紹慰勞，爲賊鎖禁送江東。梁領軍吕僧珍暫與紹言，便相器重。梁武聞之，使勞紹云：“忠臣孝子不可無之，今當聽卿還國。”紹曰：“老母在洛，無復方寸，既奉恩貸，實若更生。”乃引見之，謂曰：“戰爭多年，人物塗炭，是以不耻先言，欲與魏朝通好，卿宜備申此意。若欲通好，今以宿豫還彼，彼當以漢中見歸。”及紹還，雖陳説和計，朝廷不許。

董紹，字興遠，是新蔡鮦陽人。他年輕時好學，頗通文字義理。董紹起初擔任四門博士，屢經升遷兼任中書舍人，被宣武帝賞識。豫州城人白早生在城南叛變，詔令董紹前去慰勞，被賊兵囚禁送往長江以東。梁領軍吕僧珍與董紹交談了片刻，就非常器重他。梁武帝聽説後，派使者慰勞董紹説：“忠臣和孝子不能没有，現在應該讓您回到自己的國家去。”董紹説：“我的老母親在洛陽，我已經没有心思了，既然承蒙寬恕，我實在是如同再生。”後來把董紹引見給梁武帝，梁武帝對董紹説：“多年的戰爭，使得生靈塗炭，因此我不把先説當作是耻辱，我準備與北魏互通友好，你一定要完整地陳述我的這個意思。如果北魏也想與我們和好，我現在就把宿豫歸還給北魏，北魏也應當把漢中歸還給我們。”當董紹返回朝廷，雖然陳述了雙方和好的計策，但朝廷没有同意。

後除洛州刺史。紹好行小惠，頗得人情。蕭寶夤反於長安，紹上書求擊之，云：“臣當出瞎巴三千，生啖蜀子。”孝明謂黄門徐紇曰：“此巴真瞎也?”紇答：“此紹之壯辭，云巴人勁勇，見敵無所畏，非實瞎也。”帝大笑，敕紹速行。以拒寶夤功，賞新蔡縣男。

後來授任董紹爲洛州刺史。他好行小恩小惠，頗得人心。蕭寶夤在長安造反，董紹上書請求攻打，他説：“我要帶領三千巴瞎子，生吞蜀小子。”孝明帝對黄門徐紇説：“這些巴人真的是瞎子嗎?”徐紇答道：“這是董紹的豪言壯語，他是説巴人强勁勇猛，無所畏懼，并不是説巴人真的眼瞎。”皇帝聽了大笑，命令董紹趕快動身。因爲董紹抵抗蕭寶夤有功，被賞給爵位新蔡縣男。

尒朱天光爲關右大行臺，啓爲大行臺從事，兼吏部尚書。天光敗，賀拔岳復請紹爲其開府諮議參軍。岳後携紹於高平牧馬，紹悲而賦詩曰：

尒朱天光任關右大行臺，啓用董紹擔任大行臺從事，兼任吏部尚書。尒朱天光失敗後，賀拔岳又請董紹擔任其開府諮議參軍。賀拔岳後來帶着董紹在高平牧馬，董紹悲哀地賦詩道：“走馬

"走馬山之阿，馬渴飲黄河。寧謂胡關下，復聞楚客歌?"岳死，周文帝亦重之。

山之阿，馬渴飲黄河。寧謂胡關下，復聞楚客歌?"賀拔岳去世後，周文帝也很器重董紹。

及孝武西遷，除御史中丞，非其好也，鬱鬱不得志，或行戲街衢，或與少年游聚，不自拘持，頗類失性。孝武崩，周文與百官推奉文帝，上表勸進，令吕思禮、薛憕作表，前後再奏，帝尚執謙冲不許。周文曰："爲文能動至尊，唯董公耳。"乃命紹爲第三表，操筆便成。表奏，周文曰："開進人意，不當如此也?"及登阼，方任用之，而紹議論朝廷，賜死。孫嗣。

當孝武帝向西遷移，授任董紹爲御史中丞，董紹不喜歡這個職務，鬱悶寡歡很不得志，有時他在街頭巷尾嬉戲，有時他與年輕人聚在一起游樂，行爲不檢，好像是喪失了本性。孝武帝去世後，周文帝和百官擁戴魏文帝，他們上表勸説他登帝位，讓吕思禮、薛憕撰寫表文，前後兩次上奏，魏文帝還是謙讓。周文帝説："能用文章感動至尊的人，衹有董公啊。"於是命令董紹撰寫第三篇表文，董紹一揮而就。上奏之後，周文帝説："要啓發人的心意，不應當這樣寫嗎?"當皇帝登基以後，方纔任用董紹，但董紹議論朝政，被賜死。他的孫子繼承官位。

馮元興

馮元興，字子盛，東魏郡肥鄉人也。少有操尚。舉秀才，中尉王顯召爲檢校御史，遷殿中御史。司徒、江陽王繼召爲記室參軍，遂爲元叉所知。叉執朝政，引爲尚書殿中郎，領中書舍人，仍御史，預聞時事，卑身克己，人無恨焉。家素貧約，食客恒數十人，同其飢飽，時人嘆尚之。太保崔光臨薨，薦元興爲侍讀，尚書賈思伯爲侍講，授孝明《杜氏春秋》，元興常爲擿句，儒者榮之。叉既賜死，元興亦被廢。乃爲《浮萍詩》以自喻曰："有草生碧池，無根水上蕩，脆弱惡風波，危微苦驚浪。"普泰初，爲光禄大夫，領中書舍人。太昌初，卒於家，贈齊州刺史。元興世寒，因元叉之勢，托其交道，相用爲州主簿，論者以爲非倫。

馮元興，字子盛，是東魏郡肥鄉人。他年輕時就有節操，被推薦爲秀才，中尉王顯徵召他擔任檢校御史，升任殿中御史。司徒、江陽王元繼徵召他擔任記室參軍，於是他被元叉所瞭解。元叉執掌朝政，任用馮元興爲尚書殿中郎，兼任中書舍人，仍然擔任御史，參與商議時事，他謙虚克己，没有人嫉恨他。馮元興家境向來清貧儉約，寄食的門客經常有幾十人，也同他一樣時飢時飽，當時的人都贊嘆尊重他。太保崔光去世之前，推薦馮元興擔任侍讀，尚書賈思伯擔任侍講，給孝明帝講授《杜氏春秋》，馮元興則經常爲皇帝選取句子，儒生們以此爲榮耀。元叉不久被賜死，馮元興也被罷官。於是他寫了《浮萍詩》來比喻自己道："有草生碧池，無根水上蕩，脆弱惡風波，危微苦驚浪。"普泰初年，他擔任光禄大夫，兼中書舍人。太昌初年，在家中去世，追贈齊州刺史。馮元興一生貧寒，憑藉着元叉的勢力，靠着與他的老交情，曾經擔任州主簿，好議論的人認爲不符合倫理。

時有齊郡曹昂，有學識，舉秀才，永安中，除太學博士，兼尚書郎。常徒步上省，以示清貧。忽遇盗，大失綾縑，時人鄙其矯詐。

當時齊郡人曹昂，頗有學識，被推薦爲秀才，永安年間，授任太學博士，兼任尚書郎。曹昂經常徒步到尚書省臺，以此來表示他的清貧。一次突然遇到盗賊，曹昂丢失了大量的綾羅絹

帛，當時的人鄙棄他的矯情和欺詐。

論曰：孫紹，關左之士，又能指論時務。張普惠明達典故，强直從官，侃然不撓，其有王臣之風矣。成淹、范紹、劉桃符、鹿悆、張燿、劉道斌、董紹、馮元興等身遭際會，俱得效其所能，苟曰非才，亦何能致於此也？

論曰：孫紹，是函谷關以東的人才，又能批評議論時政。張普惠通曉典章和成例，爲官剛毅正直，不屈不撓，具有匡正王室的臣子的風範。成淹、范紹、劉桃符、鹿悆、張燿、劉道斌、董紹、馮元興等人遇到機會，都能奉獻自己的能力，如果説他們没有才幹，怎麽可能成爲這樣呢？

北史卷四十七

列傳第三十五

袁翻 (弟)躍 (躍子)聿脩　陽尼 (從孫)固 (固子)休之 (固從兄)藻
(藻子)斐 (固從弟)元景　賈思伯　祖瑩 (子)珽

袁翻

袁翻，字景翔，陳郡項人也。父宣，爲宋青州刺史沈文秀府主簿，隨文秀入魏。而大將軍劉昶言是其外祖淑近親，令與其府諮議參軍袁濟爲宗。宣時孤寒，甚相依附。及翻兄弟官顯，與濟子洸、演遂各陵競，洸等乃經公府，以相排斥。

袁翻，字景翔，是陳郡項縣人。他的父親袁宣，擔任劉宋青州刺史沈文秀府中的主簿，跟隨沈文秀進入北魏。但大將軍劉昶說袁宣是他外祖父袁淑的近親，讓其與府中的諮議參軍袁濟認爲同宗。當時袁宣身世寒微，凡事依附袁濟。當袁翻兄弟官職顯貴後，袁翻與袁濟的兒子袁洸、袁演便爭相欺凌，袁洸等人後來經過三公之府，排斥袁翻。

翻少入東觀，爲徐紇所薦，李彪引兼著作佐郎，參史事。後拜尚書殿中郎。正始初，詔尚書門下於金墉中書外省考論律令，翻與門下録事常景、孫紹、廷尉監張彪、律博士侯堅固、書侍御史高綽、前將軍邢苗、奉車都尉程靈虯、羽林監王元龜、尚書郎祖瑩、宋世景、員外郎李琰之、太樂令公孫崇等并在議限。又詔太師彭城王勰、司州牧高陽王雍、中書監京兆王愉、青州刺史劉芳、左衛將軍元麗、兼將作大匠李韶、國子祭酒鄭道昭、廷尉少卿王顯等入豫其事。後除豫州中正。

袁翻年輕時進入東觀學習，由徐紇推薦，李彪用他爲著作佐郎，參與編寫史書。後來授任袁翻爲尚書殿中郎。正始初年，詔令尚書門下的官員在金墉中書外省考察討論法令，袁翻與門下録事常景、孫紹、廷尉監張彪、律博士侯堅固、書侍御史高綽、前將軍邢苗、奉車都尉程靈虯、羽林監王元龜、尚書郎祖瑩、宋世景、員外郎李琰之、太樂令公孫崇等人同在參與議論之列。皇帝還命令太師彭城王元勰、司州牧高陽王元雍、中書監京兆王元愉、青州刺史劉芳、左衛將軍元麗、兼任將作大匠李韶、國子祭酒鄭道昭、廷尉少卿王顯等人參預此事。後來授任袁翻爲豫州中正。

是時，修明堂辟雍，翻議曰：

謹按明堂之義，今古諸儒論之備矣。蓋唐、虞以上，事難該悉，夏、殷以降，校可知之。按

當時，正修建明堂和辟雍，袁翻議論道：

關於明堂的意義，古今諸儒論述得很詳細了。大概在唐、虞之前，有關明堂的事情難以全部瞭解，但在夏、殷之後，經過考察

《周官·考工》所記，皆記其時事，具論夏、殷名制，豈其紕繆？是知明堂五室，三代同焉，配帝像行，義則明矣。及《淮南》、《呂氏》與《月令》同文，雖布政班時，有堂个之别，然推其體，則無九室之證。

就能瞭解。按照《周禮·考工記》所記載的，都全部記述了當時的事情，具體地論述了夏、殷時期有關明堂的名稱和制度，怎麼可能會有錯誤呢？因此從中可以知道明堂有五室，夏、商、周三代情况都相同，再配祭帝王的圖像，意義就很明確了。在《淮南子》、《呂氏春秋》和《月令》等書中都有相同的記載，雖然在頒布施行政教時，有堂和个的區别，但是推究明堂的本體，却没有九室的例證。

既而正義殘隱，妄説斐然。明堂九室，著自《戴禮》，探緒求源，罔知所出，而漢氏因之，自欲爲一代之法。故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一室也，合於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爲之室。"本制著存，是周五室也。於今不同，是漢異周也。漢爲九室，略可知矣。但就其此制，猶有懵焉。何者？張衡《東京賦》云："乃營三宫，布教班常，複廟重屋，八達九房。"此乃明堂之文也。而薛綜注云："房，室也。謂堂後有九室。"堂後有九室之制，非巨異乎？裴頠又云："漢氏作四維之个，不能令各據其辰，就使其像可圖，莫能通其居用之禮，此爲設虚器也。"甚知漢世徒欲削滅周典，捐棄舊章，改物創制，故不復拘於載籍。且鄭玄之詁訓《三禮》及釋《五經》異義，并盡思窮神，不墜周公之舊法也。伯喈損益漢制，章句繁雜，既違古背新，又不能易玄之妙矣。魏、晋書紀，亦有明堂祀五帝之文，而不記其經始之制，又無坦然可準。觀夫今之基趾，猶或彷彿，高卑

不久正確的本義被埋怨，荒謬的言論横行。明堂有九室的説法，雖出自於《戴禮》，探究這個説法的來源，也不知道它的出處，但是漢朝却沿襲這種説法，并要把它當作是整個朝代的制度。因此鄭玄説："周朝人的明堂有五室，可看作是皇帝的一室，明堂設立五室符合金木水火土五行的數目。《周禮》根據五行的數目，便建明堂有五室。"按照典籍保存的制度，因此周朝人把明堂建爲五室。周朝與現代的情况不同，是因爲漢朝不同於周朝的緣故。漢朝的明堂有九室，已大略可以知道了。但是就是這種制度本身，也還是有讓人弄不明白的地方。有哪些呢？張衡在《東京賦》裏寫道："於是營建明堂、辟雍、靈臺三宫，發布政教頒布常規，修飾重叠的明堂廟和重檐之屋，有八個窗九間房。"這就是關於明堂的記載。但薛綜的注釋説："房，就是室。説的是明堂的後面有九室。"明堂的後面有九室這種制度，難道不是太大太奇怪了嗎？裴頠又説："漢朝在東南西北建厢房，但不能讓它們占據各自所從屬的星辰，即使它們的形狀是按明堂的圖樣修建的，但它們没有明堂所具有的居住和使用功能，衹是一件空洞的擺設之物。"裴頠深知漢朝衹是想削減周朝的制度，拋棄舊章，創立新制，因此不再拘泥於文獻的記載。况且鄭玄在解釋《三禮》以及注釋《五經》的不同意義時，盡思竭力，不曾喪失周公的舊規。蔡邕對漢制的增減，内容繁雜，

廣狹，頗與《戴禮》不同，何得以意抑心，便謂九室可明？且三雍異所，復乖盧、蔡之義，進退無據，何用經通？晉朝亦以鑽鑿難明，故有一屋之論，并非經典正義，皆以意妄作，玆爲不典。學家常談，不足以範時軌世。

既違古制又背新規，還不能替代鄭玄的高妙。魏、晉時期的典籍，也有關於明堂祭祀五帝的記載，但是却没有記載有關明堂的最初制度，另外也没有明白的解説可作據。我考察了現在明堂的基址，好像有些地方與它相似，明堂的高低和寬窄，與《戴禮》所記載的大不相同，怎麼能憑自己的意向，就認定爲是明堂九室可以考明呢？况且三雍不在一個地方，這就又違背了盧、蔡二人的本義，進和退都没有根據，又怎麼可能與經典相通呢？晉朝人也因爲此事難以考明，所以有明堂衹有一室之説，這也不能算是經典文獻的正確含義，而都是根據主觀臆斷的虚妄造説，這是不合典則的。是學者文人的平常言論，不足以作爲準則。

皇代既乘乾統曆，得一御宸，自宜稽古則天，憲章文、武，追踪周、孔，述而不作。豈容虚追子氏放篇之浮説，徒損經紀雅誥之遺訓，而欲以支離横義，指畫妄圖，儀刑宇宙而貽來葉者也？

代國既已秉承天意得到了王位，自然應當考察古代效法皇天，效法周文王、周武王，追隨周公、孔子，述而不作。怎麼能以子虚烏有之説，白白地損害經典遺訓，而想把一些支離破碎的思想，和狂妄圖謀，作爲天下的典範而留給後人呢？

又北京制置，未皆允帖，繕修草創，以意良多。事移化變，存者無幾，理苟宜革，何必仍舊？且遷都之始，日不遑給，先朝規度，每事循古，是以數年之中，悛换非一，良以永法爲難，數改爲易。何爲宫室府庫多因故迹，而明堂辟雍獨遵此制？建立之辰，復未可知矣。既猥班訪逮，輒輕率瞽言，明堂五室，請同周制，郊建三雍，求依故所，庶有會經誥，無失典刑。

另外北方代都的規劃建設，并不都妥帖，修葺工作在草創之時，多憑一時之意。事物都在變化，原來的體制保留下來的已少了，假如變革的話，又何必非要沿襲舊的呢？况且遷都剛剛開始，每天都忙，從前朝代的規章制度，每件事都沿襲古代，因此幾年之内，改换的法規不止一處，原因是制定永久性的法則的確很困難，經常改换要容易一些。爲什麼宫室和府庫之類大多是沿襲過去的式樣，而惟獨明堂和辟雍却要遵守這個制度呢？這是因爲建立它們時，還不知道明堂的有關制度。既蒙問及明堂之事，於是輕率地瞎説一通，對於明堂的五室，我請求與周朝的制度相同，在郊外建立三雍，請求依照過去的地址，希望它能與經典文獻中的記載相吻合，不失常規。

後議選邊戍事，翻議曰：

臣聞兩漢警於西北，魏、晋備在東南。是以鎮邊守塞，必寄威重；伐叛柔服，實賴温良。故田叔、魏尚聲高於沙漠；當陽、鉅平績流於江、漢。紀籍用爲美談，今古以爲盛德。自皇上以睿明纂御，風清化遠，威厲秋霜，惠沾春露，故能使淮海輸誠，華陽即序，連城革面，比屋歸仁。縣車劍閣，豈伊曩載；鼓噪金陵，復在兹日。然荆、揚之牧，宜盡一時才望；梁、郢之君，尤須當今秀異。

後來商議戍守邊疆的事情，袁翻議論道：

我聽説兩漢時期在西北邊疆警戒，魏、晋時期在東南邊疆守備。因此鎮守邊疆的重任，必須托付給威嚴而莊重的人；討伐叛逆以懷柔馴服的重任，確實要仰仗人品温良的人。因此田叔、魏尚在沙漠一帶聲名很高；當陽、鉅平二君的功績在長江、漢水一帶流傳。史籍把他們當作美談，古今之人認爲他們具有高尚的品德。自從皇上英明地繼承帝位以來，風氣清明教化深遠，皇上的威嚴比秋霜還嚴厲，皇上的恩德像春露一様沾溉百姓，因此能使淮海一帶真誠歸服，使華陽立刻有了秩序，每個城市都焕然一新，每間房屋都恢復了仁愛。險阻的劍閣，哪裏還是往日的情况；進攻金陵，又將在今日出現。那麽荆州、揚州兩地的刺史，應該選擇目前最有才氣和名望的人擔當；梁州、郢州兩地的刺史，尤其需要當今的優秀人才。

自比緣邊州郡，官至便登，疆埸統戍，階當即用。或逢穢德凡人，或遇貪家惡子，不識字人温恤之方，唯知重役殘忍之法。廣開戍邏，多置帥領，或用其左右姻親，或受人貨財請屬，皆無防寇禦賊之心，唯有通商聚斂之意。其勇力之兵，驅令抄掠，若遇强敵，即爲奴虜；如有執獲，奪爲己富。其羸弱老小之輩，微解金鐵之工，少閑草木之作，無不搜營窮壘，苦役百端。自餘或伐木高山，或芸草平陸，販貿往還，相望道路。此等禄既不多，資亦有限，皆收其實絹，給其虚粟，窮其力，薄其衣，用其工，節其食，綿冬歷夏，加之疾苦，死於溝瀆者常十七八焉。是以吴、楚間伺，審此虚實，皆云糧匱兵疲，易可乘擾，故驅率

近來邊地各個州郡，有的地方官員一到任就能升官，邊疆的統領馬上就被啓用。有時遇到品德惡劣或能力平庸之人，有時遇到貪婪之家的不良之子，不曉得撫愛人民體貼憐憫百姓的方略，衹知道采取加重賦役的殘忍政策。廣泛開展戍卒巡邏，多多地設置將帥，有時起用自己身邊的親戚，有的官員接受别人的賄賂，完全没有防禦敵寇的心思，衹有勾結奸商聚斂錢財的欲望。那些身强力壯的士兵，被驅使去搶奪財物，如果遇到强敵，他們馬上就變成别人的奴隸；如果搶到了東西，則成了當官的財富。那些身體羸弱的老少之兵，略懂鐵器製造，稍微瞭解草木雜器製作，總是在營壘中到處搜尋，苦差事没完没了。其餘的人要麽在高山伐木，要麽在陸地除草，要麽來來往往販賣貨物，他們在道路上絡繹不絶。這些人的俸禄本來不多，資産也很有限，但他們都是收進别人實實在在的絹綢，却給予别人分量不足的糧食，用盡别人的氣力，却讓别人穿着單薄的衣服，他們利用别人的手藝，却剋扣别人的

犬羊，屢犯疆埸。頻年已來，甲胄生蟣，十萬在郊，千金日費，爲弊之深，一至於此。皆由邊任不得其人，故延若斯之患。賈生所以痛哭，良有以也。

口糧，從漫長的冬天直到酷熱的夏天，加之疾病的痛苦，死在河溝裏的人經常有十分之七八。因此吴國、楚國趁機尋找機會，察看這裏的虛實情况，都認爲這裏糧食缺乏士兵疲勞，容易趁機侵擾，於是就率領着他們的人馬，經常進犯邊疆。幾年以來，士兵都長出了蟣子，十萬士兵守在郊外，每日破費千兩黄金，爲害之深，竟然到了如此地步。這一切都是由於邊地用人不當，纔招致像這樣的災難。賈誼之所以痛哭，確實是有原因的啊。

夫潔其流者清其源，理其末者正其本，既失之在始，庸可止乎？愚謂自今已後，荆、揚、徐、豫、梁、益諸蕃及所統郡縣府佐統軍至于戍主，皆令朝臣王公已下各舉所知，必選其才，不拘階級。若能駕御有方，清高獨著，威足臨戎，信能懷遠，撫循將士，得其忻心，不營私潤，專修公利者，則就加爵賞，使久於其任，以時褒賚，厲其忠款。所舉之人，亦垂優異，奬其得士，嘉其誠節。若不能一心奉公，才非捍禦，貪婪日富，經略無聞，人不見德，兵厭其勞者，即加顯戮，用章其罪。所舉之人，隨事免降，責其謬薦，罰其僞薄。如此則舉人不得挾其私，受任不得孤其舉。善惡既審，沮勸亦明。庶邊患永消，譏議攸息矣。

要使流水清潔就要先使水源清潔，要整治樹梢就要先讓樹根正直，既然開頭就錯了，怎麽可能停止錯誤呢？我認爲從此之後，荆、揚、徐、豫、梁、益幾個邊藩州以及所統轄的郡縣府佐統軍以至於戍主，都應該讓朝臣和王公各人推舉所瞭解的人才，一定要選擇那些真正的人才，不論他原來等級的高低。如果他能領導有方，或者他的清正高潔非常顯著，或者他的威嚴足以面對戰争，或者他的誠信可以安撫遠方之人，或者他能撫慰將士，使之心情舒暢，或者他不謀私利，專門從事有利於公衆的善事，那麽就應該給他晋升爵位給予賞賜，讓他長期任職，并經常給予褒揚和賞賜，激勵他的忠誠。對那些舉薦者，也應當給予優待，奬勵他能推薦賢士，贊揚他的忠誠和節操。如果所推舉的人不能一心爲公，也没有捍衛國家抵禦敵人的才能，衹是中飽私囊，在籌劃謀略方面默默無聞，没有人聽説他的品德，士兵也厭惡爲他效勞，對這些人應該立即公開處决，把他的罪行公之於衆。對那些推薦者，要罷免官職或降級處理，批評他的錯誤推薦，懲罰他的僞詐和輕薄。像這樣就會使推薦人才的人不能挾帶他的私情，受到任用的人也不敢辜負别人的推舉。善與惡已經清楚，抑惡揚善之意也就明確了。也許邊患永遠消失，責難和議論從此停息了。

遭母憂去職。熙平初，除廷尉少

袁翻爲母親守喪離職。熙平初年，授任袁翻

卿，頗有不平之論，爲靈太后所責。出爲平陽太守，甚不自得，遂作《思歸賦》。

爲廷尉少卿，頗有不滿言論，被靈太后責備。遂離京爲平陽太守，他自認爲很不得志，於是寫了《思歸賦》。

神龜末，還涼州刺史。時蠕蠕主阿那瓌、後主婆羅門并以國亂來降，朝廷問安置之計。翻表曰：

神龜末年，袁翻改任涼州刺史。當時蠕蠕的國主阿那瓌、後主婆羅門都因爲國家動亂前來投降北魏，朝廷向袁翻詢問安置他們的計策。袁翻上表說道：

今蠕蠕内爲高車所討滅，外憑大國之威靈，兩主投身，一期而至，百姓歸誠，萬里相屬。然夷不亂華，前鑒無遠，覆車在於劉、石，毁轍固不可尋。今蠕蠕雖主奔於上，人散於下，而餘黨實繁，部落猶衆，高車亦未能一時并兼，盡令率附。又高車士馬雖衆，主甚愚弱，上不制下，下不奉上，唯以掠盜爲資，陵奪爲業。而河西捍禦强敵，唯涼州、敦煌而已。涼州土廣人稀，糧仗素闕，敦煌、酒泉，空虛尤甚。若蠕蠕無復竪立，令高車獨擅北垂，則西顧之憂，匪旦伊夕。

現在蠕蠕在國内被高車人討伐，在國外依靠大國的聲威，兩位國主投身我朝，并同時到來，他們的老百姓歸順我朝，就會萬里相連。但是夷族不能擾亂華夏，殷鑒不遠，覆車之鑒就在劉、石之亂時期，毁去的車轍固然不可尋找。現在蠕蠕的國主雖然投奔皇上，臣民散落在下面，然而他們的餘黨還實在不少，部落也還有很多，高車人也不能一下子把他們兼并，讓他們全部歸順。另外高車人的兵馬雖然很多，然而他們的頭領却非常愚蠢軟弱，上司不能控制下屬，下屬也不尊奉上司，衹是靠搶劫爲生，以劫奪爲職業。但是在黄河以西地區能够抵禦强敵的，衹有涼州、敦煌這兩個地區而已。涼州地廣人稀，糧食和武器向來缺乏，敦煌、酒泉兩地，物資尤其缺乏。如果蠕蠕人不能重新站立起來，讓高車人獨霸北方邊疆，那麽西部地區的不安寧，就會不止一日。

愚謂蠕蠕二主，并宜存之，居阿那瓌於東偏，處婆羅門於西裔，分其降人，各有攸屬。那瓌住所，非所經見，其中事勢，不可輒陳。婆羅門請修西海故城以安處之。西海郡本屬涼州，今在酒泉，直抵張掖西北千二百里，去高車所住金山一千餘里。正是北虜往來之衝要，漢家行軍之舊道，土地沃衍，大宜耕殖。非但今處婆羅門，於事爲便，即可永爲重戍，鎮防西北。雖外爲署蠕蠕之聲，内實防高車之策。一二年後，

我認爲蠕蠕的二位國主，都應該給予撫恤，讓阿那瓌居住在東邊，讓婆羅門居住在西邊，把投降的人分開，讓他們各有所屬。阿那瓌所居住的地方，不一定是經典中已有記載的，其中情況，不可馬上陳述。對婆羅門則請把西海舊城加以修繕讓他住下來。西海郡本來隸屬於涼州，現在隸屬於酒泉，直接抵達張掖的西北地區有一千二百里，距離高車人所居住的金山有一千多里地。此地正是北方的敵人來往的交通要道，是漢朝人當年行軍的道路，那裏土地廣闊而肥沃，十分適宜農業耕種。不僅現在可以讓婆羅門居住，對今後許多事情也有利，可以讓它成爲永久的軍事重鎮，鎮守防禦西北地區。雖然

足食足兵，斯固安邊保塞之長計也。若婆羅門能自克厲，使餘燼歸心，收離聚散，復興其國者，乃漸令北轉，徙度流沙，即是我之外藩，高車之勍敵，西北之虞可無過慮。如其奸回反覆，孤恩背德者，此不過爲逋逃之寇，於我何損？今不早圖，戎心一啓，脱先據西河，奪我險要，則酒泉、張掖，自然孤危，長河已西，終非國有。不圖厥始，而求憂其終，噬臍之恨，悔將何及。

我們對外聲稱是爲蠕蠕安排住處，對内實際上是防禦高車人的計策。一兩年之後，這裏糧食豐饒兵力充足，這確實是使邊境安寧使要塞有保障的長久之計。如果婆羅門能够自我勉勵，使殘兵弱國的心歸往一處，把離散之人聚攏，讓他的國家再度興盛，然後再逐漸讓他向北方遷移，一直穿過沙漠，他們就變爲我們外面的藩鎮，成爲高車人的勁敵，我們對西北地區也可以不過於擔憂了。如果他們反覆無常，辜負了我們的好意，那麽他們也衹不過屬於在逃的敵寇，對我們又有什麽損失呢？現在我們不早點進行謀劃，他們的軍事野心一旦産生，也許會搶先占據西部的黄河地區，奪取我們的險要關口，那麽酒泉、張掖兩地，自然是孤立而危險，漫長的黄河以西地區，最終不再屬於我國所有。不事先謀劃，而衹擔憂結果，恐將有噬臍之恨，後悔又怎麽來得及呢。

愚見如允，乞遣大使往涼州敦煌及於西海，躬行山谷要害之所，親閲亭障遠近之宜，商量士馬，校練糧仗，部分見定，處置得所。入春，西海之間，即令播種，至秋收一年之食，使不復勞轉輸之功也。且西徼北垂即是大磧，野獸所聚，千百爲群，正是蠕蠕射獵之處。殖田以自供，籍獸以自給，彼此相資，足以自固。今之豫度，似如小損，歲終大計，其利實多。高車豺狼之心，何可專信？假令稱臣致款，正可外加優納，而復内備彌深，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者也。

我的愚見如被采納，就請派遣大使前往涼州和敦煌一直到西海，親自到山谷要道，親自察看軍事堡壘的部署情況，估量兵士和馬匹的多少，考察那裏的糧食和武器情況，使其部署確定，安排得當。到了春季，在西海的周圍，馬上進行播種，到了秋天可以收穫一年的糧食，使我們不再有輾轉運輸糧食的勞苦。況且那裏的西邊和北邊就是大沙漠，是野獸聚集的地方，野獸成百上千爲群，正是蠕蠕人射殺獵物的好地方。種植農田養活他們自己，捕獵野獸供給他們自己，兩者相互資助，足以使蠕蠕人生活穩定。現在看似乎是有些小的損失，但是從長遠看，我們所得到的利益很多。高車人的心腸如同豺狼一樣，怎麽能相信他們呢？假如他們自稱臣子表示對朝廷忠誠，正好使我們對外聲稱很好地接待了他們，而對内使我們的防備更加完善，這就是通常所説的行動先於别人的人纔是奪取人心的人啊。

時朝議是之。還，拜吏部郎中。遷齊州刺史，無多政績。

當時朝廷的議論同意袁翻的建議。袁翻返回之後，被授任爲吏部郎中。升任齊州刺史，没有

多少政績。

孝昌中，除安南將軍、中書令，領給事黄門侍郎，與徐紇俱在門下，并掌文翰。翻既才學名重，又善附會，亦爲靈太后所信待。是時蠻賊充斥，六軍將親討之，翻乃上表諫止。後蕭寶夤大敗於關西，翻上表，請爲西軍死亡將士舉哀，存而還者，并加賑賚。後拜度支尚書，尋轉都官。翻上表，願以安南、尚書換一金紫。時天下多事，翻雖外請閑秩，而内有求進之心，識者怪之。於是加撫軍將軍。明帝、靈太后曾燕華林園，舉觴謂群臣曰："袁尚書朕之杜預，欲以此杯敬屬'元凱'，今爲盡之。"侍坐者莫不羡仰。

孝昌年間，袁翻爲安南將軍、中書令，領給事黄門侍郎，他與徐紇同時都在門下省任職，一起掌管公文。袁翻的才學和名氣已經很大，加上他還善於融會貫通，因此也受到靈太后的信任。當時蠻賊衆多，皇帝準備親自率領軍隊討伐，袁翻於是上表進行規勸停止此事。後來蕭寶夤在函谷關以西大敗，袁翻上表，請求爲西部軍隊死亡的將士致以哀悼，對生還的人，一并給予賑濟。後來袁翻爲度支尚書，不久改任爲都官。袁翻上表説，他願意以安南將軍、度支尚書的官銜來交换一個金紫光禄大夫的職位。當時天下動蕩不安，袁翻雖然表面上請求擔任清閑的官職，但内心實際上是有求取功名的思想，有見識的人都感到不可理解。於是袁翻升爲撫軍將軍。孝明帝、靈太后曾經在華林園舉行宴會，舉起酒杯對各位臣子説："袁尚書是朕的杜預，朕要把這杯酒敬給'杜元凱'，現在朕要爲他喝乾這杯酒。"在座侍奉的人没有不羡慕袁翻的。

翻名位俱重，當時賢達咸推與之。然獨善其身，無所奬拔，排抑後進，論者鄙之。建義初，遇害河陰。所著文筆百餘篇，行於世。贈使持節、侍中、車騎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嫡子寶首，武定中，司徒記室參軍事。翻弟躍。

袁翻的名氣大官位高，當時的達官貴人們都很推崇他。但袁翻衹顧自己，不奬勵提拔他人，排斥壓制晚輩，因此被人們所鄙棄。建義初年，袁翻在河陰被殺害。他的文章有一百多篇在社會上流傳。追贈袁翻爲使持節、侍中、車騎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他的兒子袁寶首，在武定年間擔任司徒記室參軍事。袁翻的弟弟叫袁躍。

袁躍

躍，字景騰，博學俊才，性不矯俗，篤於交友。翻每謂人曰："躍可謂我家千里駒也。"歷位尚書都兵郎中，加員外散騎常侍。將立明堂，躍乃上議，當時稱其博洽。蠕蠕主阿那瓌亡破來奔，朝廷矜之，送復其國。既而每使朝貢，辭旨頗不盡禮。躍爲朝臣書與瓌，陳以禍福，言辭甚美。後遷車騎將軍太傅清河王懌文學，雅爲懌所愛賞。懌之文表多出於躍。卒，贈冠軍將軍、吏部郎中。所制文集行於世。無子，兄翻以子聿脩繼。

袁躍，字景騰，學識廣博才華出衆，不造作，以誠交友。袁翻經常對别人説："袁躍可以算得上是我們袁家的千里馬。"袁躍歷任尚書都兵郎中，兼領員外散騎常侍。準備建立明堂時，袁躍上書議論，當時的人們稱贊他知識廣博。蠕蠕國主阿那瓌國破家亡前來投奔，朝廷同情他，送他回國。不久阿那瓌每次派使者前來朝貢時，其應對之辭不够禮貌。袁躍作爲朝廷大臣寫信給阿那瓌，給他講明利害關係，言辭非常優美。後來袁躍升任車騎將軍太傅清河王元懌的文學官，一向被元懌所欣賞。元懌的文表大多出於袁躍的手筆。袁躍去世後，被追贈爲冠軍將軍、吏部郎

中。他的文集在社會上流行。袁躍無子，以其兄袁翻之子袁聿脩爲子。

袁聿脩

聿脩，字叔德。七歲遭喪，居處禮若成人。九歲，州辟主簿。性深沈，有鑒識，清靖寡欲，與物無競。姨丈人尚書崔休深所知賞。年十八，領本州中正，兼尚書度支郎中。齊天保初，除太子庶子，以本官行博陵太守，大有聲績，遠近稱之。累遷司徒左長史，領兼御史中丞。司徒録事參軍盧思道私貸庫錢三十萬，娉太原王乂女爲妻，而王氏以先納陸孔文禮娉爲定。聿脩爲首僚，又國之司憲，知而不劾，免中丞。尋遷秘書監。

袁聿脩，字叔德。他七歲居喪，却像成年人一樣有禮貌。九歲時，爲州主簿。他性格深沉，有見識，清静寡欲，與世無争。他的姨丈人尚書崔休非常欣賞他。十八歲時，領本州中正，兼任尚書度支郎中。北齊天保初年，袁聿脩爲太子庶子，以原職代理博陵太守，有很好的聲譽和政績，遠近之人稱道。屢經升遷爲司徒左長史，兼領御史中丞。司徒録事參軍盧思道私自借出國庫中的三十萬錢幣，娶太原人王乂的女兒爲妻，但王氏早先就接受了陸孔文的定婚聘禮。袁聿脩身爲地方長官，又擔任國家的司憲，知道情况却不舉報，被免去中丞的職務。不久升任秘書監。

天統中，詔與趙郡王叡等議定五禮。出爲信州刺史，即其本鄉也，時久無例，莫不榮之。爲政清靖，不言而化，自長史以下，爰逮鰥寡孤幼，皆得其歡心。武平初，御史普出，過諸州悉有舉劾，唯不到信州。及還都，人庶道俗追列滿道，或將酒脯，涕泣留連，競欲遠送。時既盛暑，恐其勞敝，往往爲之駐馬，隨舉一酌，示領其意，辭謝令去。還後，州人鄭播宗等七百餘人請爲立碑，斂縑布數百匹，托中書侍郎李德林爲文，以記功德。敕許之。

天統年間，詔令袁聿脩與趙郡王元叡等人制定五禮。袁聿脩出任爲信州刺史，信州是他的家鄉，已經很久没有這種先例了，州人無不爲他感到榮幸。袁聿脩爲政清静，以德而治，從長史以下的官員，到鰥寡孤獨之人，都説他好。武平初年，御史遍訪各地，各州都有人檢舉地方官，惟獨没去信州。當袁聿脩回京時，僧俗民衆站滿了大路，有人拿出酒肉，流着眼淚流連不捨，送出很遠。當時正是盛夏，袁聿脩擔心人們勞累，於是經常爲送行的人而停下馬來，隨即喝一口酒，表示接受了他們的心意，致謝之後讓他們返回。送行的人們返回後，本州人鄭播宗等七百多人請求爲袁聿脩立碑，并收集了幾百匹布帛，委托中書侍郎李德林撰寫碑文，用來記載袁聿脩的功德。皇帝批准此事。

尋除都官尚書。聿脩少年平和溫潤，素流之中，最爲規檢，以名家子歷任清華，時望多相器待，許其風鑒。在郎署之日，時趙彦深爲水部郎中，同在一院，因成交友。彦深後重被沙汰停私，門生藜藿，聿脩猶以故情，音問來往。彦深任用，銘戢甚深，雖人才無愧，蓋亦由彦深接引。爲吏部尚書以後，自以物望得之。

不久袁聿脩爲都官尚書。他年輕時性情平和，在出身寒微的人中，他最爲檢點，他以出身名門身居要職，受到有名望的人的器重，他們贊許他的遠見卓識。袁聿脩在郎署任職時，當時趙彦深擔任水部郎中，他們同在一個院落，因而成爲朋友。趙彦深後來停職閑居，没人與之交往，袁聿脩仍然因爲過去的友情，同趙彦深往來。趙彦深任用袁聿脩，因此他銘刻在心，雖然袁聿脩確有才幹，但也是由於趙彦深的引進。袁聿脩擔

任吏部尚書以後，自然也是衆望所歸。

初，馮子琮以僕射攝選，婚姻相尋，聿脩常非笑之，語人云："馮公營婚，日不暇給。"及自居選曹，亦不能免，時論以爲地勢然也。素品孤官，頗有怨讟。然在官廉謹，當時少匹。魏、齊世，臺郎多不免交通餉饋。初，聿脩爲尚書郎十年，未曾受升酒之遺。尚書邢卲與聿脩舊款，每省中語戲，常呼聿脩爲清郎。大寧初，聿脩以太常少卿出使巡省，仍令考校官人得失。經兗州，時邢卲爲刺史，別後，送白紬爲信。聿脩不受，與邢卲書云："今日仰過，有異常行，瓜田李下，古人所慎，願得此心，不貽厚責。"卲亦欣然領解，報書云："老夫忽忽，意不及此，敬承來旨，吾無間然。弟昔爲清郎，今日復作清卿矣。"及在吏部，屬政衰道喪，若違忤要勢，禍不旋踵，雖以清白自守，猶不免請謁之累。

當初，馮子琮以僕射掌管選拔事宜，婚事連續不斷，袁聿脩常常嘲笑他，并對別人說："馮公料理他的婚姻，整天忙不過來。"等袁聿脩擔任了吏部尚書，也是如此，人們認爲這是地位造成的。袁聿脩一向出任不被重視的官職，對此他有些怨言。但他在所擔任的職位上廉潔謹慎，當時很少有人能與他匹敵。在北魏、北齊時代，臺省郎官大多難免接受饋贈。當初，袁聿脩擔任了十年的尚書郎，不曾接受過斗酒的饋贈。尚書邢卲與袁聿脩是老相識，他每次在宮禁中對袁聿脩開玩笑，經常稱袁聿脩爲清廉的郎中。大寧初年，袁聿脩以太常少卿的身份巡察，仍然負責考察下面官員的得失。途經兗州，當時邢卲擔任兗州刺史，分別之時，邢卲贈送白色絲織物。袁聿脩不肯接受，他給邢卲寫信説道："今天你做得不對，與平常的行爲不同，瓜田李下，是古人謹慎的事情，希望領會這種心意，不要日後遺憾。"邢卲也欣然地表示理解，回信説道："老夫我糊塗了，没有想到這些，我恭敬地接受你來信的意見，我心中没有芥蒂。老弟你從前是清廉的郎官，現在又成了清廉的公卿了。"當袁聿脩到吏部任職時，正逢朝政衰落道德淪喪，如果違逆了有權勢的要人，大禍即刻降臨，即使想保持清白，也難免受請托之累。

入周，位儀同大將軍、吏部下大夫、東京司宗中大夫。隋開皇初，加上儀同，遷東京都官尚書。東京廢，入朝，除都官尚書。二年，出爲熊州刺史，卒。子知禮，大業初卒於太子内舍人。

進入北周後，袁聿脩擔任儀同大將軍、吏部下大夫、東京司宗中大夫。隋朝開皇初年，加任上儀同，升爲東京都官尚書。東京廢除後，袁聿脩進入朝廷，被授任爲都官尚書。開皇二年，出任熊州刺史，去世。袁聿脩的兒子袁知禮，大業初年在太子内舍人的職位上去世。

躍弟颺，卒於豫州冠軍府司馬。颺弟昇，位正員郎。颺死後，昇通其妻，翻恚，爲之發病，昇終不止，時人鄙穢之。亦於河陰見害。贈左將軍、齊州刺史。

袁躍的弟弟袁颺，在豫州冠軍府司馬的職位上去世。袁颺的弟弟袁昇，任正員郎。袁颺去世後，袁昇私通他的妻子，袁翻發怒，并因此而得病，袁昇最終也没有停止，當時的人鄙視他的這種淫亂行爲。袁昇也在河陰被殺。追贈左將軍、齊州刺史。

陽尼

陽尼，字景文，北平無終人也。

陽尼，字景文，是北平無終人。他家世代

累世仕於慕容氏。尼少好學，博通群籍，與上谷侯天護、頓丘李彪同志齊名。幽州刺史胡泥表薦之，徵拜秘書著作郎。及改中書學爲國子，時中書監高閭、侍中李冲等以尼碩學，舉爲國子祭酒。後兼幽州中正。孝文臨軒，令諸州中正各舉所知，尼與齊州大中正房千秋各舉其子。帝曰："昔有一祁，名垂往史；今有二奚，當聞來牒。"

在慕容氏那裏做官。陽尼年輕時好學，博覽群書，他與上谷人侯天護、頓丘人李彪志同道合名氣相當。幽州刺史胡泥上表推薦陽尼，皇帝授任陽尼爲秘書著作郎。當把中書學的名稱改稱爲國子時，當時的中書監高閭、侍中李冲等人認爲陽尼博學，推舉他擔任國子祭酒。後來陽尼兼任幽州中正。孝文帝坐在前殿，命令各州的中正各人推舉所瞭解的人才，陽尼和齊州大中正房千秋都推舉了自己的兒子。皇帝說："從前有個叫祁奚的人，名垂史書；現在有兩個同樣的人，名字也將載入未來的史册。"

出爲幽州平北府長史，帶漁陽太守，未拜，坐爲中正時受鄉人貨免官。每自傷曰："吾昔未仕，不曾羡人，今日失官，與本何異？然非吾宿志，命也如何？"既而還家。有書數千卷。所造《字釋》數十篇，未就而卒。其從孫太學博士承慶撰爲《字統》二十卷，行於世。承慶從弟固。

陽尼出任幽州平北府長史，代理漁陽太守，還没有上任，就因爲擔任中正時接受同鄉人的財物而獲罪免官。陽尼經常悲傷地說："我從前還没有當官時，不曾羡慕別人，現在我失去了官職，與本來就没做官有什麽區別呢？但這樣的結局并不是我素來的志向，是命運啊，我又能怎麽樣？"不久陽尼返回家鄉。他有書籍幾千卷。他所撰寫的《字釋》有幾十篇，還没有完成他就去世了。陽尼的從孫太學博士陽承慶撰寫了《字統》二十卷，流傳於世。陽承慶有個堂弟叫陽固。

陽固

固，字敬安，性俶儻，不拘小節，少任俠，好劍客，弗事生産。年二十六，始折節好學，博覽篇籍，有文才。太和中，從大將軍、宋王劉昶征義陽，板府法曹行參軍。昶性嚴暴，三軍戰栗，無敢言者。固啓諫，并面陳事宜。昶大怒，欲斬之，使監當攻道。固在軍勇决，意志閑雅，了無懼色，昶甚奇之。軍還，言之孝文。年三十餘，始辟大將軍府參軍事，累遷書侍御史，多所劾奏。

陽固，字敬安，灑脱倜儻，不拘小節，年輕時見義勇爲，喜歡結交劍客，不從事經營産業。二十六歲時，纔一反常態認真學習，博覽群書，有文學寫作的才能。太和年間，陽固跟隨大將軍、宋王劉昶征討義陽，被任爲劉昶府中的法曹行參軍。劉昶嚴厲暴躁，部下見到他就害怕得發抖，没有人敢同他説話。陽固規勸他，并當面陳述有關事宜，劉昶大怒，準備殺掉陽固，派陽固監督并負責進攻通道。陽固在軍中勇敢果决，嫻静文雅，没有一點害怕的樣子，劉昶感到他很不同尋常。當部隊返回後，劉昶把此事告訴孝文帝。陽固三十多歲時，被徵爲大將軍府參軍事，屢經升遷爲書侍御史，經常檢舉彈劾他人的罪狀。

宣武廣訪得失，固上讜言表曰："當今之務，宜早正東儲，立師傅以

宣武帝廣泛徵求人們對國家得失的看法，陽固上表直言道："現在的當務之急，是應該及早

保護，立官司以防衛，以係蒼生之心。攬權衡，親宗室，强幹弱枝，以立萬世之計。舉賢良，黜不肖，使野無遺才，朝無素飡。孜孜萬機，躬勤庶政，使人無謗讟之響。省徭役，薄賦斂，修學官，遵舊章，貴農桑，賤工賈，絶談虚窮微之論，簡桑門無用之費，以救飢寒之苦。然後備器械，修甲兵，習水戰，滅吴會，撰封禪之禮，襲軒、唐之軌，豈不茂哉?”

確立皇太子，確定師傅來護衛他，確立有司保衛他，以維係萬民之心。總攬大權，親密宗室，加强朝廷的權力削弱藩士和貴戚的權力，這是萬代承傳的大計。推舉賢良之士，罷黜不肖之徒，使外面没有被遺棄的人才，朝廷没有白吃飯的庸人。皇帝日理萬機，勤於政務，使民無怨言。減少徭役，減輕賦税，修建學校，遵守以前的規章制度，重視農桑本業，抑制工商業，杜絶談論虚無玄微的話題，節省下給予僧侣寺院的没有意義的費用，以此來解救飢寒交迫的人們的痛苦。然後再整置器械，修繕兵器，練習水戰，消滅吴會，行封禪之禮，繼承黄帝和唐堯的事業，難道不是很美好的事嗎?”

初，帝委任群下，不甚親覽，好桑門之法；尚書令高肇以外戚權寵，專决朝事；又咸陽王禧等并有釁，故宗室大臣相見疏薄，而王畿人庶勞弊益甚。固乃作《南北二都賦》，稱恒代田漁聲樂侈靡之事，節以中京禮儀之式，因以諷諫。

當初，皇帝把政務委托給大臣們，不怎麽親自閲覽奏章，衹熱衷於佛法；尚書令高肇憑着外戚身份有權有勢受到寵信，掌握朝廷大權；另外咸陽王元禧等人關係不融洽，所以宗室大臣相見時關係疏遠，因此京城周圍的老百姓更加勞苦。陽固於是寫了《南北二都賦》，描寫了恒郡和代郡畋獵觀漁歌舞逸樂的奢靡浪費的事情，并以洛陽的禮儀典式來考察，作爲對國君的規勸。

宣武末，中尉王顯起宅既成，集僚屬饗宴。酒酣，問固曰：“此宅何如?”固曰：“晏嬰湫隘，流稱于今，豐屋生災，著於《周易》。此蓋同傳舍耳，唯有德能卒，願公勉之。”顯默然。他日又謂固曰：“吾作太府卿，府庫充實，卿以爲何如?”固對曰：“公收百官之禄四分之一，州郡贓贖悉入京藏，以此充府，未足爲多。且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豈不戒歟?”顯大不悦，以此銜固，又有人間固於顯，因奏固剩請米麥，免固官。

宣武帝末年，中尉王顯的住宅落成，他召集同僚舉行宴會。酒酣耳熱之時，王顯詢問陽固道：“這座住宅怎麽樣?”陽固説：“晏嬰的住宅低下狹小的故事，流傳到現在，好房子會招致災禍的説法，寫在《周易》裏面。舍宅大概就像出行時居住的客舍罷了，衹有好的品德纔能善終，希望你自勉。”王顯默然無語。過了幾天王顯又對陽固説：“我擔任太府卿，倉庫物資很充實，你認爲怎麽樣?”陽固回答説：“你收取了百官俸禄的四分之一，州郡收繳的贓物贖罪的財物都送到了京城的倉庫，用它們來充實倉庫，算不上是多。况且已經有了聚斂財物的大臣，難道還會有偷盜的大臣，這難道不該引起戒備嗎?”王顯很不高興，并因此對陽固懷恨在心，另外有人在王顯那裏離間陽固，於是王顯上奏説陽固過多地要求增加米麥，罷免了陽固的官職。

遂闔門自守，著《演賾賦》以明幽微通塞之事。又作《刺讒疾嬖幸

於是陽固閉門自守，寫了《演賾賦》來闡明幽隱順逆的事情。還寫了《刺讒疾嬖幸詩》二首

詩》二首曰：

巧佞巧佞，讒言興兮。營營習習，似青蠅兮。以白爲黑，在汝口兮。汝非蝮蠆，毒何厚兮？巧巧佞佞，一何工矣。司間司忿，言必從矣。朋黨噂沓，自相同矣。浸潤之譖，傾人墉矣。成人之美，君子貴焉。攻人之惡，君子耻焉。汝何人斯，譖毀日繁？予實無罪，何騁汝言？番番緝緝，讒言側入，君子好讒，如或弗及。天疾讒説，汝其至矣，無妄之禍，行將及矣。泛泛游鳧，弗制弗拘，行藏之徒，或智或愚。維余小子，未明兹理，毀與行俱，言與釁起。我其懲矣，我其悔矣，豈求人兮，忠恕在己。

説道：

巧言諂媚啊，巧言諂媚，讒言於是興起。讒言往來盤旋飛來飛去，就像蒼蠅一樣啊。把白色當作黑色，全憑着一張嘴啊。你并不是蝮蛇和蝎子，你的毒汁爲什麼這樣多呢？你對巧言和諂媚，是多麼的精通啊。你掌管離間掌管憤怒，你説的話别人一定要聽從。狐朋狗黨的流言議論紛紛，内容都大致相同。説人壞話的讒言一旦時間長了，就會使人心的城墻倒塌啊。成全别人的好事，是君子推崇的品質啊。攻擊别人不好的地方，是君子鄙棄的事情。你是什麼人啊，説壞話詆毀别人每天這麼頻繁？我的確没有什麼罪過，你爲什麼要到處散布謡言？一番又一番的花言巧語，讒言乘虚而入，君子喜歡説人壞話，好像生怕還不能傷害别人。蒼天都厭惡的那些讒言惡語，你竟都做到了，意外的災禍，馬上就會降臨到我身上來了。漂流在水面上的野鴨，無拘無束，往來出没的人，有的聰明有的愚蠢。衹有我這個小子，還不明白這個道理，我認真行事而毀謗也隨之來到，我敢於直言而災禍隨之興起。我受到懲罰了，我是多麼懊悔啊，我難道去乞求他人嗎，保持忠恕的品德全靠自己。

彼諂諛兮，人之蠹兮，刺促昔粟，罔顧耻辱，以求媚兮。邪干側入，如恐弗及，以自容兮。志行褊小，好習不道。朝挾其車，夕承其輿，或騎或徒，載奔載趨。或言或笑，曲事親要，正路不由，邪徑是蹈。不識大猷，不知話言，其朋其黨，其徒實繁。有詭其行，有佞其音，籧篨戚施，邪媚是欽，既讒且妒，以逞其心。是信是任，敗其以多，不始不慎，末如之何。習習宰嚭，營營無極，梁丘寡智，王鮒淺識，伊戾息夫，異世同力，江充趙高，甘言似直，豎刁上

那些諂媚和阿諛奉承，是人心靈上的蛀蟲啊，不停地阿諛奉承，不顧廉耻，就是爲了求取諂媚啊。邪妄的讒言乘虚而入，還怕中傷不到别人，以求自己容身。心胸狹小，喜好做不道德的事。早上帶着車子，晚上乘着車子，有時騎馬有時步行，一會兒大步奔跑一會兒小步快走。有時説有時笑，小心謹慎地侍奉皇親權貴，不走正路，衹走邪門歪道。不懂得大的謀劃，不知道怎樣説話，這樣的狐朋狗黨，他們的門徒實在是太多。他們行爲詭秘，他們的話逢迎討好，彎腰屈身，衹欽佩奸邪諂媚，既進讒言又妒嫉他人，以便自己稱心快意。衹曉得信任，敗事的已經很多，開始時就不謹慎，最後又怎麼辦。盛極一時的太宰嚭，往來周旋的無極，

宦，擅生羽翼，乃如之人，僭爽其德，豈徒喪邦，又亦覆國。嗟爾中下，其親其昵，不謂其非，不覺其失，好之有年，寵之有日，我思古人，心焉苦疾。凡百君子，宜其慎矣，覆車其鑒，近可信矣。言既備矣，事既至矣，反是不思，維塵及矣。

梁丘據缺乏智慧，王鮒見識淺薄，惠墻伊戾和息夫躬，在不同的年代有着相同的力量，江充和趙高，甜言蜜語貌似正直，豎刁和上官子蘭，擅長培植黨羽，就如同他們本人一樣，他的道德僭越而失度，這哪裏衹是喪失諸侯的封國，還使整個國家顛覆。我爲那些智力在中下等的人嘆息，對於過分的親昵，不認爲有什麽不對的，不覺得有什麽失誤，親昵有很多的年月，寵愛有很長的時日，我思念着古人，心裏怎麽像患了重病一樣。所有的君子，都應該謹慎啊，翻車的鑒戒，實在是很近而真實的了。話已經説得很完備了，事情也羅列得很周至了，犯了錯誤却不思考，腐敗没落就會到來。

明帝即位，除尚書考功郎中，奏諸秀孝考中第者聽叙，自固始。大軍征硤石，敕爲僕射李平行臺七兵郎。平奇固勇敢，軍中大事，悉與謀之。又命固節度水軍。固設奇計，先期乘賊，獲其外城。後太傅、清河王懌舉固，除步兵校尉，領汝南王悦郎中令。時悦年少，行多不法，固上疏諫悦，悦甚敬憚之。懌大悦，以爲舉得其人。除洛陽令，在縣甚有威風。丁母憂，號慕毁疾，杖而能起，練禫之後，酒肉不進。時固年逾五十，而喪過於哀，鄉黨親族咸嘆服焉。

孝明帝即位後，授任陽固爲尚書考功郎中，呈奏被舉薦爲秀才和孝廉的人准予任職，這事是從陽固開始的。大軍征討硤石，皇帝命令陽固擔任僕射李平的行臺七兵郎。李平對陽固的勇敢稱奇，凡是軍中大事，都要與陽固商量。李平還命令陽固負責部署調度水軍。陽固設下妙計，搶先攻擊敵軍，獲得了敵人的外城。後來太傅、清河王元懌舉薦陽固，授任陽固爲步兵校尉，兼領汝南王元悦的郎中令。當時元悦很年輕，行爲大多違反法令，陽固於是上書規勸元悦，元悦對陽固非常敬畏。元懌非常高興，認爲自己推舉到了人才。授任陽固爲洛陽令，他在縣裏很有威望和名氣。陽固爲母親守喪，因爲哭喊和思念悲哀過度而生病，拄着拐杖纔能起身，除去喪服之後，酒肉不沾。當時陽固已年過五十，因爲他在服喪期間過於哀痛，同鄉的親朋老友都贊嘆并佩服他。

清河王懌領太尉，辟固從事中郎，屬懌被害，不奏。懌之遇害，元叉執政，朝野震悚，懌諸子及門生僚吏，莫不慮禍，隱避不出。固以嘗被辟命，遂獨詣喪所，盡哀慟哭，良久乃還。僕射游肇聞而嘆曰："雖欒布、王脩，何以尚也？君子哉若人。"

清河王元懌兼領太尉，徵召陽固擔任從事中郎，恰巧元懌被人殺害，此事没有上奏。元懌遇害後，元叉執掌朝政，朝野上下震驚恐懼，元懌的幾個兒子以及門生僚屬們，没有人不擔憂災禍降臨，他們隱居迴避不出門。陽固因爲曾經被元懌徵召任職，於是獨自到元懌治喪的地方，極盡悲哀地大聲慟哭，許久纔返回。僕射游肇聽説後感嘆地説："即使是像欒布、王脩這些人，又

及汝南王悦爲太尉，選舉多非其人，又輕肆撾撻。固以前爲元卿，雖離國，猶上疏切諫，事在《悦傳》。後悦辟固爲從事中郎，不就。京兆王繼爲司徒，高選官僚，辟固從事中郎。府解，除前軍將軍，又典科揚州勛賞。初，硤石之役，固有先登之功，而朝賞未及，至是，與尚書令李崇訟勛，更相表。崇雖貴盛，固據理不撓，談者稱焉。卒，贈輔國將軍、太常少卿，謚曰文。

怎麽能超過陽固呢？陽固這個人是君子。”

當汝南王元悦擔任太尉，他所選拔的人大多不合適，他還動不動就肆意鞭撻官員。陽固以前擔任朝廷的正卿，雖然他離開了朝廷，還是上疏懇切地規勸元悦，此事記載在《元悦傳》中。後來元悦徵召陽固擔任從事中郎，陽固没有就任。京兆王元繼擔任司徒，選拔臣僚，徵召陽固擔任從事中郎。官府解除後，陽固擔任前軍將軍，還主管考核揚州的功勛賞賜的等級。當初，在硤石之戰中，陽固有搶先攻占的功勞，但没有得到朝廷的賞賜，到了現在，陽固與尚書令李崇爲受勛的事發生爭執，兩人互相上表。李崇雖然地位顯貴，陽固却據理力爭，人們稱贊他。陽固去世後，追贈輔國將軍、太常少卿，謚號爲文。

固剛直雅正，不畏强禦，居官清潔，家無餘財，終没之日，室徒四壁，無以供喪，親故爲其棺斂。初，固著《終制》一篇，務從儉約。臨終，又敕諸子一遵先制。五子，長子休之。

陽固的性格剛直正派，不畏强暴，他爲官清廉，家裏没有多餘的財産，去世時，家裏衹有空空的四面墻壁，没有辦理喪事的財産，他的親戚朋友爲他用棺材裝殮了尸體。當初，陽固寫了《終制》一文，囑咐務必節儉。臨去世時，陽固又讓幾個兒子一定遵守從前的制度。陽固有五個兒子，長子叫陽休之。

陽休之

休之，字子烈，俊爽有風概，好學，愛文藻，時人爲之語曰：“能賦能詩陽休之。”初爲州主簿。孝昌中，杜洛周陷薊城，休之與宗室南奔章武，轉至青州。葛榮寇亂，河北流人，多湊青州。休之知將有變，請其族叔伯彦等潛歸京師避之。多不能從，休之垂涕别去。俄而邢杲作亂，伯彦等咸爲土人所殺，諸陽死者數十人，唯休之兄弟免。

陽休之，字子烈，才華出衆性格豪爽有節操，熱愛學習，喜好文章辭藻，當時的人爲此説道：“能作賦能寫詩的衹有陽休之。”陽休之起初擔任州主簿。孝昌年間，杜洛周攻陷薊城，陽休之與同宗南逃章武，再轉移到青州。葛榮作亂後，黄河以北的流民，很多人聚集在青州。陽休之知道將發生變亂，他請求同族叔父陽伯彦等人悄悄返回京城躲避災難。但大多數人没有聽從，陽休之衹得流着淚與他們告别。不久邢杲叛亂，陽伯彦等人都被當地人殺害，姓陽的死者多達幾十人，衹有陽休之兄弟幸免。

莊帝立，累遷太尉記室參軍。李神儁監起居注，啓休之與河東裴伯茂、范陽盧元伯、河間邢子明俱入撰次。普泰中，爲太保長孫承業府屬。尋敕與魏收、李同軌等修國史。後行臺賀拔勝經略樊、沔，請爲南道

孝莊帝即位後，陽休之屢經升遷爲太尉記室參軍。李神儁監撰起居注，啓用陽休之與河東人裴伯茂、范陽人盧元伯、河間人邢子明一起參加編寫。普泰年間，陽休之擔任太保長孫承業的府屬。不久皇帝命令陽休之與魏收、李同軌等人一起撰寫國史。後來行臺賀拔勝籌劃謀取樊城和沔

軍司。俄而魏武帝入關，勝令休之奉表詣長安參謁。時齊神武亦啓除休之太常少卿。尋屬勝南奔，仍隨勝至江南。休之聞神武推奉静帝，乃白勝啓梁武求還，文襄以爲大行臺郎中。

城，請陽休之擔任南道軍司。不久北魏孝武帝進入函谷關，賀拔勝讓陽休之拿着表奏到長安拜見孝武帝。當時北齊神武帝也授任陽休之爲太常少卿。不久因爲賀拔勝向南方逃亡，於是陽休之也跟隨他到了長江以南。陽休之聽説北齊神武帝擁戴孝静帝，於是向賀拔勝稟告梁武帝請求返回北朝，北齊文襄帝讓陽休之擔任大行臺郎中。

神武幸汾陽之天池，池邊得一石，上有隱起字，文曰“六王三川”，問休之曰：“此文字何義?”對曰：“六者，大王字。河、洛、伊爲三川，大王若受天命，終應統有關右。”神武曰：“世人常道我欲反，今若聞此，更致紛紜，慎莫妄言也。”元象初，録荆州軍功，封新泰縣伯。

北齊神武帝前往汾陽的天池，在池邊得到一塊石頭，上面隱約有字，寫着“六王三川”，北齊神武帝詢問陽休之道：“這些字是什麽意思呢?”陽休之回答道：“六，是大王的字。黄河、洛水、伊川就是三川的意思，大王如果接受了天命，最終應該擁有函谷關以西地區。”北齊神武帝説：“社會上的人經常説我要造反，現在如果聽説此事，會更加議論紛紛，你千萬不要亂説啊。”元象初年，記陽休之在荆州的軍功，封新泰縣伯。

武定二年，除中書侍郎。先是中書專主綸言，魏宣武已來，事移門下，至是發詔依舊，任遇甚顯。時魏收爲散騎常侍，領兼侍郎，與休之參掌詔命，世論以爲中興。有人士戲嘲休之云：“有觸藩之羝羊，乘連錢之驄馬，從晋陽而向鄴，懷屬書而盈把。”左丞盧斐以其文書請謁，啓神武禁止，會赦不問。歷尚食典御、太子中庶子、給事黄門侍郎、中軍將軍、幽州大中正。

武定二年，授任陽休之爲中書侍郎。起先中書官專門負責皇帝的詔書和制令，北魏宣武帝之後，把此事移交給門下省處理，到現在發布詔書制令仍然依照舊例，這個任職的待遇非常顯赫。當時魏收擔任散騎常侍，并兼任侍郎，他與陽休之參與掌管皇帝的詔書和制令，當時的輿論認爲朝政中興。也有人嘲笑陽休之説道：“觸藩的公羊，騎上連錢紋的青驄馬，從晋陽奔向鄴城，懷藏著作而隨手滿把。”左丞盧斐拿着陽休之寫的文書請求拜見，啓奏北齊神武帝把陽休之軟禁起來，正好遇到赦免没有被問罪。陽休之歷任尚食典御、太子中庶子、給事黄門侍郎、中軍將軍、幽州大中正。

兼侍中，持節奉璽書詣并州，敦喻文宣爲相國、齊王。時將受魏禪，發晋陽至平陽郡，爲人心未一，且還并州，恐漏泄，仍斷行人。休之性疏放，使還，遂説其事，鄴中悉知。後高德正以聞，文宣忿之而未發。齊受禪，除散騎常侍，監修起居注。頃之，坐詔書脱誤，左遷驍騎將軍，積其前事也。文宣郊天，百僚咸從，休

陽休之兼任侍中，手持符節拿着皇帝的璽書來到并州，敬謹地曉諭文宣帝擔任相國、齊王。當時文宣帝正準備接受北魏禪讓，他從晋陽出發到平陽郡，因爲人心不齊，就返回并州，他擔心事情泄露，没告知使者。陽休之性格粗放，出使回來後，便説出了此事，鄴中人全都知道了。後來高德正把這事報告給文宣帝，文宣帝非常憤怒但没有顯露出來。北齊接受禪讓後，授任陽休之爲散騎常侍，監修起居注。不久，陽休之因爲撰

之衣兩襠甲，手持白棓。時魏收爲中書令，嘲之曰："義真服未?"休之曰："我昔爲常伯，首戴蟬冕；今處驍游，身被衫甲。允文允武，何必減卿?"談笑晏然，議者服其夷曠。以禪讓之際，參定禮儀，別封始平縣男。

寫詔書出現脱誤而有罪，降爲驍騎將軍，這是連同他以前的過錯而降職。文宣帝郊祭天地，百官都跟在後面，陽休之穿着兩襠甲衣，手裏拿着一根白棍子。當時魏收擔任中書令，嘲笑陽休之説："義真穿朝服了嗎?"陽休之説："我從前擔任侍中，頭戴蟬冕；現在我擔任驍騎將軍，身穿衫甲。我能文能武，有什麽比不上你的呢?"陽休之依然談笑風生情緒安寧，議論的人也佩服他的坦蕩和曠達。因爲當時正處於禪讓之際，陽休之參與制定禮儀，被另外封爲始平縣男。

後除中山太守。先是韋道建、宋欽道代爲定州長史帶中山太守，并立制，監臨之官出行，不得過百姓飲食。有者，即數錢酬之。休之常以爲非，及至郡，復相因循。或問其故，休之曰："吾昔非之者，爲其失仁義；今日行之者，自欲避嫌疑。豈是夙心，直是處世難耳。"在郡三年，再致甘露之瑞。

後來授任陽休之爲中山太守。起先韋道建、宋欽道代理定州長史和中山太守，他們定下制度，到外監察的官員出行在外，不允許到老百姓家吃喝。如果需要吃喝，就要把錢如數交給老百姓作爲酬謝。陽休之經常不以爲然，當他到了州郡之後，還是遵循了這項規定。有人問他原因，陽休之説："我從前之所以不以爲然，是因爲失去了仁義；現在我遵循這個規定，是自己想迴避嫌疑。這哪裏是我向來的想法，衹是因爲處世艱難罷了。"陽休之在中山三年，當地一再出現甘露降臨的瑞兆。

文宣崩，徵休之至晋陽，經紀喪禮，與魏收俱至。尚書令楊遵彦與休之等款狎，相遇中書省，言及喪事，收掩淚失聲，休之嚬眉而已。他日遵彦謂曰："昨聞諱，魏少傅悲不自勝，卿何容都不流涕?"休之曰："天保之世，魏侯時遇甚深，鄙夫以衆人見待，佞哀詐泣，實非本懷。"

文宣帝去世，徵召陽休之到晋陽，讓他負責操辦喪禮，陽休之與魏收一起到達。尚書令楊遵彦與陽休之等人關係親昵，他們在中書省相遇，當談到文宣帝的喪事時，魏收失聲痛哭，陽休之衹是皺着眉頭而已。後來楊遵彦對陽休之説："那天談到文宣帝的喪事時，魏少傅悲痛不能控制，你爲什麽没有流淚呢?"陽休之説："在天保時代，魏侯當時得到的待遇很高，而鄙人衹是受到一般人的待遇，假裝悲哀和哭泣，實在不是我的本意。"

皇建初，兼度支尚書。昭帝留心政道，訪以政術，休之答以明賞罰，慎官方，禁淫侈，恤人患，爲政教之先。帝深納之。大寧中，歷都官、七兵、祠部三尚書。河清三年，出爲西兖州刺史。天統初，徵爲光禄卿，監國史。尋除吏部尚書。休之多識故事，諳悉氏族，凡所選用，莫不才地

皇建初年，陽休之兼任度支尚書。孝昭帝對爲政之道很用心，他向陽休之詢問政治策略，陽休之回答説賞罰應該分明，爲官之人要遵守規則，禁止驕奢淫逸，體恤老百姓的痛苦，這些都是政策和教化首要的事。皇帝非常贊同陽休之的建議。大寧年間，陽休之歷任都官、七兵、祠部三個部門的尚書。河清三年，陽休之出任西兖州刺史。天統初年，陽休之被徵召爲光禄卿，監修

俱允。前國子助教熊安生，當時碩儒，因喪解職，久而不見調，休之引爲國子博士，儒者以此歸之。簡率不樂煩職，典選稍久，非其所好，每謂人曰："此官實自清華，但煩劇，妨吾賞適，真是樊籠矣。"武成崩後，頻乞就閒。武平初，除中書監、尚書右僕射。三年，加位特進，與朝士撰《聖壽堂御覽》。六年，正除尚書右僕射，領中書監。

國史。不久任吏部尚書。陽休之記得許多先朝掌故，熟悉氏族情況，凡是他所選用的人才，没有不是才能與門第都得當的。先前的國子助教熊安生，是當時著名的儒學家，因爲居喪辭去了官職，很久也没有被調用，陽休之任用他爲國子博士，儒生們因此而歸順於他。陽休之性格直率不樂於從事煩瑣的事務，他長期掌管選拔官吏的工作，但心裏并不喜歡這項工作，他經常對别人説："這個官職的確清高顯貴，但是却非常煩瑣，妨礙了我的閑適之意，真像一隻樊籠中的鳥。"武成帝去世後，陽休之多次請求辭官。武平初年，授任陽休之爲中書監、尚書右僕射。武平三年，陽休之的官位升爲特進，與朝廷中的官員一起編撰《聖壽堂御覽》。武平六年，正式授任他爲尚書右僕射，兼領中書監。

休之早得才名，爲人物所傾服，外如疏放，内實謹厚。少年頗以峻急爲累，晚節以通美見稱。重衿期，好游賞。太常卿盧元明人地華重，罕所交接，非一時名士，不得與之游。休之始爲行臺郎，便坦然投分，文酒會同，相得甚款，鄉曲人士莫不企羡焉。太子中庶子平原明少遐，風流名士也，梁亡奔鄴，昔因通聘，與休之同游。及少遐卒，其妻窮敝，休之經紀振恤，恩分甚厚。尚書僕射崔暹爲文襄所親任，勢傾朝列，休之未嘗請謁。暹子達拏幼而聰敏，年十餘，已作五言詩。時梁國通和，聘使在館，暹持達拏數首詩示諸朝士有才學者，又欲示梁客。餘人畏暹，皆隨宜應對，休之獨正言："郎子聰明，方成偉器。但小兒文藻，恐未可以示遠人。"其方直如此。元景每云："當今直諫，陽子烈其有焉。"

陽休之很早就有才華和名聲，被人們所欽慕和佩服，他表面上好像很粗放，而實際上却很謹慎厚道。他年輕時因爲性情嚴厲急躁而受到牽累，晚年則因爲博識友善而被人稱贊。陽休之看重與文人們的交往，喜歡游樂玩賞。太常卿盧元明的人品和門第非常顯貴重要，很少與人交往，不是當時的名士，不可能同他交游。陽休之起初擔任行臺郎，就很坦然地與盧元明志向相投，他們在一起飲酒賦詩，相處非常融洽，鄉間人士没有不羡慕他們的。太子中庶子平原人明少遐，也是一位風流名士，梁朝滅亡後他逃奔到鄴城，從前因爲相互聘問通好，他與陽休之一同游樂。當明少遐去世後，他的妻子生活窮困，由陽休之照顧接濟她，恩情很深。尚書僕射崔暹被北齊文襄帝親近任用，其權勢壓倒朝廷官員，陽休之不曾拜訪過他。崔暹的兒子崔達拏從小就很聰明，纔十多歲，就會寫五言詩。當時與南朝梁國互通和好，梁朝派遣大使住在館舍，崔暹把崔達拏的幾首詩拿給朝廷中幾位有才學的官員看，還準備給梁朝的客人看。其他人畏懼崔暹，都隨機附和，惟獨陽休之正色地説："你的兒子很聰明，將有可能成大器。但是小孩子的文章，恐怕不應該拿給遠方來的客人看。"陽休之的耿直就像這樣。元景經常説："現在敢於直言規勸的人，大概衹

有陽子烈了。”

晚節，説祖珽撰《御覽》，書成加特進，令其子辟彊預修《御覽》書。及珽黜，便布言於朝廷，云先有隙。及鄧長顒、顏之推奏立文林館，之推本意不欲令耆舊貴人居之，便相附會，與少年朝請、參軍之徒，同入待詔。時論貶焉。魏收監史之日，立《神武本紀》，取平西胡之歲爲齊元。收在齊州，恐史官改奪其志，上表論之。及收還朝，敕集朝賢議其事，休之立議從天保爲限斷。魏收存日，猶兩議未决，收死，便諷動内外，發詔從其議。後領中書監，謂人云：“我已三爲中書監，用此何爲?”隆化還鄴，舉朝多有遷授，封休之燕郡王，乃謂所親曰：“我非奴，何忽此授?”凡此諸事，爲識者所譏。

陽休之晚年時，勸説祖珽編《御覽》，書成之後陽休之升爲特進，讓他的兒子陽辟彊參與撰修《御覽》一書。當祖珽被罷官後，陽休之便在朝廷裏散布言論，説他與祖珽早就關係不和。當鄧長顒、顏之推上奏要求建立文林館時，顏之推的本意是不想讓年紀大的舊時顯貴加入，於是他便相互依附，與一批年輕的朝請、參軍之類的官員，一同列入待詔。當時的輿論對他不滿。魏收監制國史時，寫了《神武本紀》，把平定西胡那年作爲北齊的元年。魏收在齊州時，擔心史官改變他的意圖，上表論述他的思想。當魏收回到朝廷，皇帝召集朝廷裏有才德的人商議此事，陽休之提議把天保年作爲斷限。魏收在世時，這兩種説法還没最後决定，魏收去世後，陽休之便勸説并發動朝廷内外的人，皇帝同意了他的建議。後來陽休之統領中書監，他對别人説：“我已經三次擔任中書監了，要這個官做什麽?”隆化年間陽休之回到鄴城，整個朝廷的人都有所升遷，封陽休之爲燕郡王，於是他對親近的人説：“我又不是奴僕，怎麽忽然受此封呢?”諸如此類的事情，被有見識的人所指責。

好學不倦，博綜經史，文章雖不華靡，亦爲典正。魏收在日，深爲收所輕，魏殂後，以先達見推。位望雖高，虚懷接物，爲搢紳所愛重。

陽休之好學不倦，博覽經史典籍，他的文章雖然算不上華麗，但稱得上是典雅規範。魏收在世時，陽休之很受他的輕視，魏收去世後，陽休之以有學問有道德的前輩被推重。他的官位和名望雖然很高，但他仍然能謙虚地待人接物，受到官吏們的熱愛和尊重。

周武帝平齊，與吏部尚書袁聿脩、衛尉卿李祖欽、度支尚書元脩伯、大理卿司馬幼之、司農卿崔達拏、秘書監源文宗、散騎常侍兼中書侍郎李若、散騎常侍兼給事黄門侍郎李孝貞、給事黄門侍郎盧思道、給事黄門侍郎顏之推、通直散騎常侍兼中書侍郎李德林、通直散騎常侍兼中書舍人陸乂、中書侍郎薛道衡、中書舍人元行恭、辛德源、王劭、陸開明十八人同徵，令隨駕後赴長安。尋除開

周武帝平定北齊後，陽休之與吏部尚書袁聿脩、衛尉卿李祖欽、度支尚書元脩伯、大理卿司馬幼之、司農卿崔達拏、秘書監源文宗、散騎常侍兼中書侍郎李若、散騎常侍兼給事黄門侍郎李孝貞、給事黄門侍郎盧思道、給事黄門侍郎顏之推、通直散騎常侍兼中書侍郎李德林、通直散騎常侍兼中書舍人陸乂、中書侍郎薛道衡、中書舍人元行恭、辛德源、王劭、陸開明十八人同時被召，命令他們跟隨皇帝趕赴長安。不久授任陽休之爲開府儀同，依照先前的慣例封他爲臨澤縣男。陽休之歷任納言中大夫、太子少保，并升任

府儀同，依例封臨澤縣男。歷納言中大夫、太子少保，進位上開府，除和州刺史。隋開皇二年罷任，終於洛陽。所著文集四十卷，又撰《幽州人物志》，并行於世。

爲上開府，授任他爲和州刺史。隋朝開皇二年陽休之罷官，在洛陽去世。陽休之所撰寫的文集有四十卷，他還撰寫了《幽州人物志》，都在社會上流傳。

初，休之在洛，將仕，夜夢見黄河北驛道上行，從東向西。道南有一冢，極高大。休之步登冢頭，見一銅柱，趺爲蓮花形。休之從西北登一柱礎上，以手捉一柱，柱遂右轉。休之咒曰“柱轉三匝，吾至三公”，柱遂三匝而止。休之尋寤，意如在鄴城東南者，其夢竟驗云。

當初，陽休之在洛陽，將要做官時，晚上夢見自己在黄河北面的驛道上行走，從東向西。道路的南面有座墳墓，非常高大。陽休之登上墳頭，看見一根銅柱，銅柱的基址是蓮花的形狀。陽休之從西北面登上一個柱礎上，用手抓住一根柱子，柱子於是向右轉動。陽休之禱告説“柱子轉三圈，我能升到三公的官職”，柱子於是轉了三圈後停下來。陽休之醒來後，好像剛纔在鄴城東南方的情狀，他的夢竟然應驗了。

子辟彊，字君大，性疏脱，又無藝，休之亦引入文林館，爲時人所嗤鄙。武平末，爲尚書水部郎中。

陽休之的兒子陽辟彊，字君大，性格粗獷，又没有才能，陽休之也把他帶到文林館，被當時的人們嗤笑鄙視。武平末年，陽辟彊擔任尚書水部郎中。

休之弟綝之，天平中入關。

陽休之的弟弟陽綝之，在天平年間進入函谷關。

次俊之，位兼通直常侍，聘陳副，尚書郎。當文襄時，多作六言歌辭，淫蕩而拙，世俗流傳，名爲《陽五伴侣》，寫而賣之，在市不絶。俊之嘗過市，取而改之，言其字誤。賣書者曰：“陽五，古之賢人，作此《伴侣》，君何所知，輕敢議論?”俊之大喜。後待詔文林館，自言：“有文集十卷，家兄亦不知吾是才士也。”

陽休之的二弟陽俊之，兼任通直常侍，聘問陳朝的副使，擔任尚書郎。在北齊文襄帝時，陽俊之寫了許多六言歌辭，淫蕩而且拙劣，在市井中流傳的，有首被稱爲《陽五伴侣》的詩，抄寫後賣出去，在市面上流傳不絶。陽俊之曾經過市場，取自己的詩加以改正，并説某個字抄寫錯了。賣書的人説：“陽五，是古代的才德之人，他寫了這篇《伴侣》，你懂什麽，就敢輕率地亂發議論?”陽俊之非常高興。後來他在文林館等待皇帝命令，自我吹虚道：“我有文集十卷，連我的兄長也不知道我是一個有才幹的文人。”

陽藻

固從兄藻。藻，字景德，少孤，有雅志，涉獵經史。位中書博士，詔兼禮官，拜燕宣王廟於長安，還，賜爵魏昌男。累遷瀛州安東府長史，以年老歸家，爲賊杜洛周所囚，發病卒。永熙中，贈幽州刺史。子斐。

陽固的堂兄叫陽藻。陽藻，字景德，年輕時父親去世，他有着高雅的志向，涉獵經史典籍。擔任中書博士，詔令他兼任禮官，到長安拜見燕宣王的宗廟，回來後，賜給魏昌男的爵位。屢經升遷瀛州安東府長史，因爲年老回到家鄉，被賊人杜洛周囚禁，生病後去世。永熙年間，追贈幽州刺史。有兒子陽斐。

陽斐

斐，字叔鸞，魏孝莊時，於西兖州督護流人有功，賜爵方城伯。歷廣平王開府中郎，修起居注。除起部郎中，兼通直散騎常侍，聘梁。梁尚書羊侃，魏之叛人也，與斐舊故，欲召斐至宅，三致書，斐不答。梁人曰："羊來已久，經貴朝遷革，李、盧亦詣宅相見，卿何致難？"斐曰："柳下惠則可，吾不可。"梁武帝又親謂斐曰："侃極願相見，今二國和好，安得復論彼此。"斐終辭焉。還，除廷尉少卿。石濟河溢，橋壞，斐移津於白馬，中河起石潬，兩岸造關城，累年乃就。東郡太守陸士佩以黎陽關河形勝，欲因山壑以爲公家苑囿。斐書答以國步始康，人勞未息，誠宜輕徭薄賦，勤恤人隱，不從。天保中，除都水使者。詔斐監築長城。累遷殿中尚書，以本官監瀛州事，拜儀同三司。卒，贈中書監、北豫州刺史，謚曰簡。

陽斐，字叔鸞，北魏孝莊帝時，他在西兖州督護流民有功，受封爲方城伯。陽斐歷任廣平王開府中郎，修撰起居注。授任陽斐爲起部郎中，兼任通直散騎常侍，出使到梁朝。梁朝尚書羊侃，是北魏的叛徒，他與陽斐是故交，他想請陽斐到自己家，三次寫信給陽斐，陽斐都没有回信。梁朝人説："羊侃來到這裏已很久了，經歷過你們魏朝的變動，李、盧二人也到他家與他見面，你爲什麽要給他難堪呢？"陽斐説："柳下惠可以這樣做，但我却做不到。"梁武帝又親自對陽斐説："羊侃非常願意與你相見，現在我們兩國關係已經和好，你怎麽還分彼此呢？"陽斐最終還是推辭了。回來後，授任陽斐爲廷尉少卿。石濟的黄河泛濫，橋被冲毁，陽斐把渡口轉移到白馬，并在河中間壘起石灘，在黄河兩岸建造關城，用幾年時間纔修建好。東郡太守陸士佩認爲黎陽地臨函谷關與黄河，打算依山傍水建造皇家園林。陽斐回信答覆説因爲國家剛剛開始好轉，人們没得到休息，實在應該减輕老百姓的徭役和賦税，體恤人民的傷痛，没有聽從陸士佩的建議。天保年間，授任陽斐爲都水使者。詔令陽斐監修長城。陽斐屢經升遷爲殿中尚書，以原職監管瀛州的事務，授儀同三司。陽斐去世後，追贈中書監、北豫州刺史，謚號爲簡。

子師孝，中書舍人。

他的兒子陽師孝，擔任中書舍人。

陽昭

固從弟昭。昭，字元景，學涉史傳，尤閑案牘。爲齊文襄府墨曹參軍，甚見親委，與陳元康、崔暹等參謀機密。及崔㥄爲崔暹所告，元景劾成其獄，賴邢子才證白以免，時以元景爲告而順旨。初，文襄擇日將受魏禪，令元景等定儀注，草詔册并授官，未畢而文襄殂，罷府。天保初，除給事黄門侍郎。後以風氣彌留，不堪近侍，出除青州高陽内史，卒於郡。文集十卷。

陽固的堂弟陽昭。陽昭，字元景，他學習歷史，對官府公文尤其熟悉。他擔任北齊文襄帝府中的墨曹參軍，很受寵愛和信任，陽昭與陳元康、崔暹等人參與謀劃機密事宜。當崔㥄被崔暹告發，陽元景彈劾判定了他的罪行，依靠邢子才的證明纔幸免於難，當時以爲陽元景告發是順應聖旨。當初，北齊文襄帝擇日準備接受北魏禪讓，命令陽元景等人制定禮儀程序，起草詔書并授任官職，事情没有完成北齊文襄帝就去世了，陽元景也免去了府中的官職。天保初年，授任陽元景爲給事黄門侍郎。後因中風久治不愈，不便於接近皇帝，被調出朝廷任青州高陽内史，在該

子静立，性淳孝，操履清方，美詞令，善尺牘。仕齊，位三公郎中。隋開皇初，州主簿。

郡去世。有文集十卷。

陽元景的兒子陽静立，性格淳樸有孝心，操行清正，辭令優美，擅長文書。他在北齊做官，擔任三公郎中。隋朝開皇初年，擔任州主簿。

賈思伯

賈思伯，字仕休，齊郡益都人也，其先自武威徙焉。世父元壽，中書侍郎，有學行，見稱於時。

賈思伯，字仕休，是齊郡益都人，他的祖先是從武威遷徙來的。伯父賈元壽，擔任中書侍郎，有學問和操行，在當時被人們稱贊。

思伯自奉朝請累遷中書侍郎，頗爲孝文所知。任城王澄之圍鐘離也，以思伯持節爲其軍司。及澄失利，思伯爲後殿。澄以其儒者，謂之必死。及至，大喜曰："仁者必有勇，常謂虚談，今於軍司見之矣。"思伯托以失道，不伐其功，時論稱其長者。

賈思伯從奉朝請屢經升遷爲中書侍郎，孝文帝很瞭解他。任城王元澄圍困鐘離時，讓賈思伯爲持節擔任軍司。當元澄失利後，賈思伯的部隊走在最後。元澄認爲賈思伯是個儒生，以爲他一定會戰死。當賈思伯到來，元澄非常高興地説："仁愛的人一定會有勇氣，我經常認爲這句話是空談，現在我在軍司的身上看到了。"賈思伯以迷路作爲托辭，不誇耀自己的功勞，當時的輿論稱贊他具有長者風範。

累遷南青州刺史。初，思伯與弟思同師事北海陰鳳，業竟，無資酬之，鳳遂質其衣物。時人爲之語曰："陰生讀書不免痴，不識雙鳳脱人衣。"及思伯之部，送縑百匹遺鳳，因具車馬迎之，鳳慚不往。時人稱嘆焉。明帝時，拜凉州刺史，思伯以邊遠不願，辭以男女未婚，靈太后不許，因舍人徐紇言乞得停。後除廷尉卿，自以儒素爲業，不好法律，希言事。俄轉衛尉卿。

賈思伯屢經升遷爲南青州刺史。當初，賈思伯與弟弟賈思同拜北海人陰鳳爲師，學業完成後，他們没有資財酬謝老師，陰鳳於是把他們的衣服作爲抵押。當時的人因此而説道："陰生讀書未免太痴呆，不識人才而脱其衣裳。"當賈思伯到任後，送給陰鳳上百匹縑絹，還準備了車馬迎接陰鳳，陰鳳因爲慚愧没有前往。當時的人們贊嘆賈思伯。孝明帝時，授任賈思伯爲凉州刺史，賈思伯認爲凉州地處邊遠不肯去，用兒女還没有成婚作爲推辭，靈太后不同意，通過舍人徐紇替他説情纔作罷。後來授任賈思伯爲廷尉卿，他認爲自己一向把儒學作爲本業，不喜歡法律，很少議論政事。不久改任衛尉卿。

時議建明堂，多有同異。思伯上議曰：

當時議論修建明堂，有許多分歧意見。賈思伯上奏議論道：

> 案《周禮》，夏后氏世室，殷重屋，周明堂，皆五室。鄭注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若然，則夏、殷之世已有明堂矣。唐、虞以前，其事未聞。

> 考察《周禮》的有關記載，夏后氏之世室，殷朝之重屋，周朝之明堂，都是五室。鄭玄的注釋説："以上三者有的説的是宗廟，有的説的是王寢，有的就稱爲明堂，這樣相互稱舉以説明其建制是相同的。"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麽在夏朝、殷朝的時代就已經有明堂了。但在唐堯、虞舜以前，有關明堂的

戴德《禮記》云："明堂凡九室十二堂。"蔡邕云："明堂者，天子太廟，饗功、養老、教學、選士皆於其中，九室十二堂。"案戴德撰《記》，世所不行，且九室十二堂，其於規制，恐難得厥衷。《周禮》：營國，左祖右社，明堂在國之陽。則非天子太廟明矣。然則《禮記·月令》四堂及太室皆謂之廟者，當以天子暫配享五帝故耳。又《王制》云："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鄭注云："東膠即辟雍，在王宫之東。"又《詩·大雅》云："邕邕在宫，肅肅在廟。"鄭注云："宫謂辟雍宫也，所以助王，養老則尚和，助祭則尚敬。"又不在明堂之驗矣。案《孟子》云齊宣王謂孟子曰："吾欲毁明堂。"若明堂是廟，則不應有毁之問。且蔡邕論明堂之制云："堂方百四十尺，象坤之策；屋圓徑二百一十六尺，象乾之策；方六丈，徑九丈，象陰陽九六之數；九室以象九州；屋高八十一尺，象黄鐘九九之數；二十八柱以象宿；外廣二十四丈以象氣。"案此皆以天地陰陽氣數爲法，而室獨象九州，何也？若立五室以象五行，豈不快也？如此，蔡邕之論，非爲通典，九室之言，或未可從。

事情還没有聽説過。

戴德的《禮記》説："明堂共有九室十二堂。"蔡邕説："明堂，是天子的祖廟，賞賜有功之臣、贍養年老而有才德的人、傳授學業、選拔人才都在這裏進行，有九室十二堂。"考察戴德撰寫的《禮記》，世上并没有施行，况且九室十二堂，對於規章制度來説，恐怕也難説是正確的。《周禮》記載：營建國都的時候，左面是祖廟右面是社稷，明堂在國都的南面。那麽它不是天子的祖廟就很清楚了。但是在《禮記·月令》裏却把四堂和太室都稱爲廟，這大概是讓天子暫時配祭五帝的緣故。另外在《王制》中記載説："周朝人在東膠贍養國老。"鄭玄的注釋説："東膠就是辟雍，在王宫的東面。"另外《詩經·大雅》説："和睦在王宫，恭敬在宗廟。"鄭玄注釋説："王宫就是辟雍宫，在這裏輔助君王，贍養國老就能崇尚和睦，助祭祖先就表示恭敬。"這再次證明了天子的祖廟不在明堂。考察《孟子》中所記載的齊宣王對孟子説："我要毁掉明堂。"如果明堂是宗廟的話，那麽就不應該有關於毁壞的問答。况且蔡邕在論述明堂的制度時説："明堂的面積有一百四十尺，如同推演坤卦六爻所得的蓍草莖數；屋的直徑有二百一十六尺，如同推演乾卦六爻所得的蓍草莖數；面積六丈，直徑九丈，如同陰陽學説中九六的數目；九室如同九州；屋高八十一尺，如同黄鐘九九的數目；二十八根柱子如同天上的二十八宿；外寬二十四丈如同二十四節氣。"考察以上這些都是把自然界的陰陽氣數作爲法則，但惟獨室却如同九州，這是爲什麽呢？如果修建五室就讓它如同自然界中的陰陽五行，難道不是令人快意嗎？如果是這樣的話，蔡邕的論點，不能作爲通達的典則，有關九室的言論，也許不能聽從。

竊尋《考工記》，雖是補闕之書，相承已久，諸儒注述，無言非者，方之後作，不亦優乎？

我細讀了《考工記》，雖然它是一本彌補缺漏的書，但相傳已久，許多儒生爲它作注解論述，没有人提出非議，與後人的一些

其《孝經援神契》、《五經要義》、舊《禮圖》皆作五室，及徐、劉之論，謂同《考工》者多矣。朝廷若獨絶今古，自爲一代制作者，則所願也。若猶祖述舊章，規摹前事，不應捨殷、周成法，襲近代妄作。且損益之極，極於三王，後來疑議，難可準信。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各有一室也，合於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爲之室，施行于今，雖有不同，時說然矣。"尋鄭此論，非爲無當。案《月令》亦無九室之文，原其制置，不乖五室。其青陽右个即明堂左个，明堂右个即總章左个，總章右个即玄堂左个，玄堂右个即青陽左个。如此，則室猶是五，而布政十二。五室之理，謂爲可按。其方圓高廣自依時量。戴氏九室之言，蔡子廟學之議，子幹靈臺之說，裴逸一屋之論，及諸家紛紜，并無取焉。

著作相比較，它不是更好的書嗎？如《孝經援神契》、《五經要義》、舊的《禮圖》都說有五室，在徐、劉二人的論述中，與《考工記》觀點相同的地方有很多。如果朝廷想要刻意棄絶古今五室的論述，獨自爲本朝製作新論，那麽也是一種心願。如果朝廷還想效法祖先留下的規章制度，仿照前代的禮制，就不應該捨棄殷朝、周朝已有的法度，而沿襲近代人胡亂的述作。而且商討明堂制度的極至，它最早起始於三王時期，後來懷疑的議論，不可以依準和相信。鄭玄說："周朝人的明堂有五室，是因爲五帝每個人都有一室，正好與五行的數目相符合，《周禮》依照這個數而立五室，一直推行到現在，雖然有不相同的說法，但當時的說法就是這樣的。"探究鄭玄的理論，不是没有它的合理之處。考察《月令》的記載也没有九室的記載，推究它原先的建制方式，也不違背五室的規則。它所說的青陽的右个就是明堂的左个，明堂的右个就是總章的左个，總章的右个就是玄堂的左个，玄堂的右个就是青陽的左个。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麽還是五室，而施行政令的地方有十二處。有關五室的理論，我認爲是有根據可尋的。至於它的方圓它的長寬自然要按照當時的度量。戴氏關於九室的觀點，蔡子關於廟學的議論，子幹關於靈臺的說法，裴逸關於一屋的論點，以及各家人士衆說紛紜，都不能采納。

學者善其議。

當時的學者認爲賈思伯的議論是正確的。

後爲都官尚書。時崔光疾甚，表薦思伯侍講，中書舍人馮元興爲侍讀，思伯遂入，授明帝杜氏《春秋》。思伯少雖明經，從官廢業，至是更延儒生，夜講晝授。性謙和，傾身禮士，雖在街途，停車下馬，接誘恂恂，曾無倦色。客有謂曰："公今貴重，寧能不驕？"思伯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當世以爲雅言。思伯與元興同事，大相友昵，元興時爲

後來賈思伯擔任都官尚書。當時崔光病得很重，上表推薦賈思伯擔任侍講，中書舍人馮元興擔任侍讀，賈思伯於是進入朝廷，給孝明帝講授杜預的《春秋》。賈思伯年輕時雖然對經典很熟悉，但做官後荒廢了學業，到此時他又延請儒生請教學習，夜晚聽老師講課白天給皇帝授課。賈思伯性情謙虚和藹，對人恭敬禮貌，即使是在街上或路途當中，也會停車下馬，恭敬謹慎地交談，從來没有疲倦的樣子。有門客對他說："您現在身居顯要，怎麽還能做到不自滿呢？"賈思

元叉所寵，論者譏其趣勢云。卒，贈青州刺史，又贈尚書左僕射，謚曰文貞。

伯說："衰退到了極點就會産生驕傲自滿，這種情況怎麼會經常出現呢?"當時人們以此作爲正確之言。賈思伯與馮元興是同事，兩人關係親昵，馮元興當時被元叉所寵信，議論的人指責賈思伯趨炎附勢。賈思伯去世後，被追贈爲青州刺史，還追贈他爲尚書左僕射，謚號爲文貞。

子彦始，武定中，淮陽太守。

賈思伯的兒子賈彦始，在武定年間，擔任淮陽太守。

賈思同

思伯弟思同，字仕明，少勵志行，雅好經史，與兄思伯，年少時俱爲鄉里所重。累遷襄州刺史，雖無明察之譽，百姓安之。元顥之亂，思同與廣州刺史鄭先護并不降。莊帝還宫，封營陵縣男。後與國子祭酒韓子熙并爲侍講，授静帝杜氏《春秋》。加散騎常侍，兼七兵尚書，尋拜侍中。卒，贈尚書右僕射、司徒公，謚曰文獻。

賈思伯的弟弟賈思同，字仕明，年輕時就激勵自己的心志和品行，一向熱愛經史典籍，他和兄長賈思伯，年輕時就同時被家鄉人器重。賈思同屢經升遷爲襄州刺史，雖然他没有明察秋毫的聲譽，但全州的老百姓却生活安寧。元顥之亂時，賈思同與廣州刺史鄭先護都没有投降。孝莊帝回到皇宫後，封賈思同爲營陵縣男。後來賈思同與國子祭酒韓子熙一同擔任侍講，給孝静帝講授杜預的《春秋》。升任爲散騎常侍，兼領七兵尚書，不久任侍中。賈思同去世後，追贈尚書右僕射、司徒公，謚號爲文獻。

初，思同爲青州别駕，清河崔光韶先爲中從事，自恃資地，耻居其下，聞思同還鄉，遂便去職，州里人物爲思同恨之。及光韶亡，遺誡子侄不聽求贈。思同遂表訟光韶操業，特蒙贈謚，論者嘆尚焉。

起初，賈思同擔任青州别駕，清河人崔光韶先擔任中從事，他自恃資歷和門第，以位居賈思同之下爲耻，聽説賈思同返回家鄉，崔光韶就離開所任之職，州人爲賈思同而恨他。當崔光韶去世時，留下遺囑告誡後輩不要接受和要求追贈。賈思同於是上表頌揚崔光韶的節操和功業，使崔光韶受到特别的追贈和謚號，議論的人稱贊并尊重賈思同。

思同之侍講也，國子博士遼西衛冀隆精服氏學，上書難杜氏《春秋》六十三事，思同復駁冀隆乖錯者一十餘條，互相是非，積成十卷。詔下國學，集諸儒考之，事未竟而思同卒。後魏郡姚文安、樂陵秦道静復述思同意。冀隆亦尋物故，浮陽劉休和又持冀隆説。竟未能裁正。

賈思同擔任侍講，國子博士遼西人衛冀隆精通服虔的學説，上書駁難杜預《春秋》中的六十三件事，賈思同反駁了衛冀隆的十多條錯誤，他們互相争論，累積成了十卷書。皇帝命令把這十卷書下發給國子學，召集各位儒生進行考察，事情還没完成賈思同就去世了。後來魏郡人姚文安、樂陵人秦道静再次陳述了賈思同的意見。衛冀隆不久也去世，浮陽人劉休和又堅持衛冀隆的主張。這場争論最終也没有得到裁决。

祖瑩

祖瑩，字元珍，范陽遒人也。

祖瑩，字元珍，是范陽遒郡人。他的曾祖

曾祖敏，仕慕容垂爲平原太守。道武定中山，賜爵安固子，拜尚書左丞。卒，贈并州刺史。祖嶷，字元達，以從征平原功進爵爲侯，位馮翊太守，贈幽州刺史。父季真，多識前言往行，位中書侍郎、鉅鹿太守。

父祖敏，在慕容垂那裏擔任平原太守。道武帝平定中山時，賜爵安固子，并任他爲尚書左丞。祖敏去世後，被追贈爲并州刺史。祖瑩的祖父祖嶷，字元達，因爲跟隨皇帝征伐平原有功升爲侯爵，擔任馮翊太守，被追贈爲幽州刺史。祖瑩的父親祖季真，記得許多前朝的言行往事，擔任中書侍郎、鉅鹿太守。

瑩年八歲能誦《詩》《書》，十二爲中書學生，耽書，父母恐其成疾，禁之不能止。常密於灰中藏火，驅逐僮僕，父母寢睡之後，燃火讀書，以衣被蔽塞窗户，恐漏光明，爲家人所覺。由是聲譽甚盛，内外親屬呼爲聖小兒。尤好屬文，中書監高允每嘆曰："此子才器，非諸生所及，終當遠至。"時中書博士張天龍講《尚書》，選爲都講。生徒悉集，瑩夜讀勞倦，不覺天曉，催講既切，遂誤持同房生趙郡李孝怡《曲禮》卷上座。博士嚴毅，不敢復還，乃置《禮》於前，誦《尚書》三篇，不遺一字。孝文聞之，召入，令誦《五經》章句并陳大義。帝戲盧昶曰："昔流共工於幽州，北裔之地那得忽有此子？"昶對曰："當是才爲世生。"

祖瑩八歲時能吟誦《詩經》和《尚書》，十二歲當了中書學生，他沉溺於書籍之中，父母親擔心他得病，禁止他看書却不能制止。祖瑩經常悄悄把火種藏在炭灰中，趕走僮僕，趁父母親睡熟之後，再點燃火種讀書，并用衣服和被子擋住門窗，生怕光綫漏出去，會被家裏人發現。因爲這個緣故祖瑩的名聲更大，裏裏外外的親戚都稱他爲聖小兒。祖瑩尤其熱愛寫文章，中書監高允經常贊嘆説："這個孩子的才幹，不是一般儒生所能趕得上的，將來一定會有遠大的前程。"當時中書博士張天龍講授《尚書》，被選拔爲都講。學生們全都會集，祖瑩夜晚讀書十分疲倦，不知道已經天亮了，催促講課已經很急切，於是祖瑩錯拿同宿舍學生趙郡人李孝怡的《曲禮》卷入座。博士張天龍一向嚴厲，祖瑩不敢返回宿舍，於是把《曲禮》放在面前，他背誦了三篇《尚書》，没有遺漏一個字。孝文帝聽説後，召祖瑩入朝，讓他背誦《五經》的章句并陳述其中的大意。皇帝開玩笑地對盧昶説："從前共工被流放到幽州，在邊遠的北方怎麽會突然冒出這樣一個孩子？"盧昶回答説："當是人才爲時代而生。"

以才名拜太學博士。徵署司徒彭城王勰法曹行參軍。帝顧謂勰曰："蕭賾以王元長爲子良法曹，今爲汝用祖瑩，豈非倫匹也？"敕令掌勰書記。瑩與陳郡袁翻齊名秀出，時人爲之語曰："京師楚楚袁與祖，洛中翩翩祖與袁。"再遷尚書三公郎中。尚書令王肅曾於省中咏《悲平城詩》云："悲平城，驅馬入雲中，陰山常晦雪，荒松無罷風。"彭城王勰甚嗟其美，欲使肅更咏，乃失語云："公

祖瑩憑着自己的才幹和名望被授任爲太學博士。他被徵召安排在司徒彭城王元勰府裏擔任法曹行參軍。皇帝看着元勰説："蕭賾讓王元長擔任蕭子良的法曹，現在讓你用祖瑩，你難道不是與蕭子良等同了嗎？"皇帝命令祖瑩掌管元勰的文書。祖瑩與陳郡的袁翻一樣有名氣且才華出衆，當時的人因此説道："京師楚楚袁與祖，洛中翩翩祖與袁。"祖瑩再升爲尚書三公郎中。尚書令王肅曾經在官署中吟咏《悲平城詩》道："悲平城，驅馬入雲中，陰山常晦雪，荒松無罷風。"彭城王元勰非常贊嘆詩的優美，想讓王肅

可更爲誦《悲彭城詩》?”肅因戲翾云:“何意呼《悲平城》爲《悲彭城》也?”翾有慚色。瑩在座,即云:“《悲彭城》,王公自未見。”肅云:“可爲誦之。”瑩應聲云:“悲彭城,楚歌四面起,尸積石梁亭,血流睢水裏。”肅甚嗟賞之。翾亦大悦,退謂瑩曰:“卿定是神口,今日若不得卿,幾爲吴子所屈。”

再作一首詩,但是却失言説成:“您可以再吟咏一首《悲彭城詩》嗎?”王肅於是開玩笑地對元翾説:“你爲什麽要把《悲平城》説成《悲彭城》呢?”元翾面有慚愧之色。祖瑩當時在座,馬上説道:“《悲彭城》一詩,王公自然没有聽説過。”王肅説:“可以讀給我聽聽。”祖瑩隨即朗誦道:“悲彭城,楚歌四面起,尸積石梁亭,血流睢水裏。”王肅非常贊嘆并欣賞這首詩。元翾也非常高興,退出來後他對祖瑩説:“你真是出口成章如有神助,今天要不是有你在場,我就要屈服於那個吴地的才子了。”

爲冀州鎮東府長史,以貨賄事發,除名。後侍中崔光舉爲國子博士,仍領尚書左户郎。李崇爲都督北討,引瑩爲長史,坐截没軍資除名。未幾,爲散騎侍郎。孝昌中,於廣平王第掘得古玉印,敕召瑩與黄門侍郎李琰之辨之。瑩云:“此是于闐國王晋太康中所獻。”乃以墨塗字觀之,果如瑩言,時人稱爲博物。累遷國子祭酒,領給事黄門侍郎、幽州大中正,監起居事,又監議事。

祖瑩擔任冀州鎮東府長史,因爲受賄的事情被揭發,被除名。後來侍中崔光舉薦祖瑩擔任國子博士,仍然兼尚書左户郎。李崇擔任都督進行北伐,任用祖瑩爲長史,因爲截留軍用物資罪被除名。不久,祖瑩擔任散騎侍郎。孝昌年間,在廣平王的住宅挖掘出古代的玉印,皇帝命令徵召祖瑩和黄門侍郎李琰之前來辨認。祖瑩説:“這是于闐國王在晋太康年間所奉獻的物品。”後來把墨塗在字的表面進行觀察,果然如同祖瑩所説,當時的人稱贊祖瑩知識廣博。祖瑩屢經升任國子祭酒,兼領給事黄門侍郎、幽州大中正,監修起居注,還監管議論時事。

元顥入洛,以瑩爲殿中尚書。莊帝還宫,坐爲顥作詔罪狀尒朱榮,免官。後除秘書監,中正如故。以參議律歷,賜爵容城縣子。坐事繫於廷尉。會尒朱兆入,焚燒樂署,鐘石管弦略無存者,敕瑩與録尚書事長孫承業、侍中元孚典造金石雅樂,三載乃就。遷車騎大將軍。及孝武登阼,瑩以太常行禮,封文安縣子。天平初,將遷鄴,齊神武因召瑩議之,以功進爵爲伯。卒,贈尚書左僕射、司徒公。

元顥進入洛陽,讓祖瑩擔任殿中尚書。孝莊帝回到皇宫,祖瑩由於爲元顥寫詔書陳述尒朱榮的罪行而犯罪,免去官職。後來授任祖瑩爲秘書監,所任大中正的職務和先前一樣。因爲參與議論法律和曆法,祖瑩被賜給容城縣子的爵位。祖瑩因事犯罪被拘禁在廷尉的獄中。當時正逢尒朱兆進入京城,他們焚燒掌管音樂的官署,裏面的鐘石管弦樂器被焚燒一空,皇帝命令祖瑩與録尚書事長孫承業、侍中元孚負責掌管監造鐘磬之類的雅樂器,用了三年的時間纔完成。祖瑩升爲車騎大將軍。當孝武帝登基時,祖瑩以太常官行禮,被封爲文安縣子。天平初年,國都將要遷到鄴城,北齊神武帝於是徵召祖瑩商議此事,因爲有功祖瑩的爵位升爲伯。祖瑩去世後,追贈尚書左僕射、司徒公。

瑩以文學見重,常語人云:“文

祖瑩憑着自己的文章和博學被重用,他經常

章須自出機杼，成一家風骨，何能共人同生活也?”蓋譏世人好竊他文以爲己用。而瑩之筆札亦無乏天才，但不能均調，玉石兼有，其製裁之體減於袁、常焉。性爽俠，有節氣，士有窮厄，以命歸之，必見存拯，時亦以此多之。其文集行於世。子珽襲。

對别人說：“文章一定要自出心裁，形成獨特的風格，怎麽能與别人相同呢?”他大概是譏諷社會上有些人喜歡剽竊他人的文章。而且在祖瑩的文書筆札中也不乏天才之作，衹是這些作品的水平不齊，好的和不够好的都兼而有之，他的文章體裁比袁翻、常景二人要差。祖瑩性格豪爽俠義，有氣節，文士們有的生活貧困，想依附於他，祖瑩一定會撫恤和救濟他們，當時的人們也因此而稱贊他。祖瑩的文集在社會上流傳。他的兒子祖珽繼承爵位。

祖珽

珽，字孝徵，神情機警，詞藻遒逸，少馳令譽，爲當世所推。起家秘書郎，對策高第，爲尚書儀曹郎中，典儀注。嘗爲冀州刺史万俟受洛製《清德頌》，其文典麗，由是齊神武聞之。時文宣爲并州刺史，署珽開府倉曹參軍。神武口授珽三十六事，出而疏之，一無遺失，大爲僚類所賞。時神武送魏蘭陵公主出塞嫁蠕蠕，魏收賦《出塞》及《公主遠嫁詩》二首，珽皆和之，大爲時人傳咏。

祖珽，字孝徵，神情機敏警覺，文章辭藻剛健飄逸，年輕時就美名遠揚，被當時的人們所推崇。祖珽以秘書郎起家，他的應對成績優秀，擔任尚書儀曹郎中，掌管禮節制度。祖珽曾經爲冀州刺史万俟受洛作《清德頌》，其文字典雅清麗，因此被北齊神武帝瞭解。當時文宣帝擔任并州刺史，安排祖珽擔任開府倉曹參軍。北齊神武帝口授祖珽三十六件事情，出來之後加以疏理，没有遺漏一件事情，很受同僚的欣賞。當時北齊神武帝送北魏的蘭陵公主出塞遠嫁蠕蠕，魏收寫了《出塞》和《公主遠嫁詩》二首，祖珽都能跟着唱和，被當時的人們廣爲傳誦。

珽性疏率，不能廉慎守道。倉曹雖云州局，及受山東課輸，由此大有受納，豐於財産。又自解彈琵琶，能爲新曲，招城市年少，歌舞爲娱，游集諸倡家，與陳元康、穆子容、任胄、元士亮等爲聲色之游。諸人嘗就珽宿，出山東大文綾并連珠孔雀羅等百餘匹，令諸嫗擲摴蒱賭之，以爲戲樂。參軍元景獻，故尚書令元世儁子也，其妻司馬慶雲女，是魏孝静帝姑博陵長公主所生。珽忽迎景獻妻赴席，與諸人遞寢，亦以貨物所致。其豪縱淫逸如此。常云：“丈夫一生不負身。”

祖珽性情粗放輕率，不能廉潔謹慎地恪守正道。倉曹雖然説是州官，但能接受太行山以東地區繳納的賦税，祖珽因此收受了大量的賄賂，使家産日益富足。另外祖珽還會彈奏琵琶，能譜寫新曲，他招集城裏的年輕人，把歌舞作爲娱樂，游樂聚集各娼妓之家，他與陳元康、穆子容、任胄、元士亮等人放縱於聲色游樂。他們幾個人曾到祖珽住宿的地方，祖珽拿出太行山以東出産的一百多匹大文綾以及連珠孔雀羅等作爲賭注，讓妓女們用投擲骰子來决定輸贏，以此作爲游戲和娱樂。參軍元景獻，是前尚書令元世儁的兒子，他的妻子是司馬慶雲的女兒，爲東魏孝静帝的姑姑博陵長公主所生。祖珽輕浮地迎接元景獻的妻子赴宴，讓她與幾個人輪流睡覺，她也是因爲接受了財物纔如此下作。祖珽的驕奢淫逸就是這樣。他經常説：“大丈夫一生不能委屈了自己。”

已文宣罷州，珽例應隨府，規爲倉局之間，致請於陳元康。元康爲白，由是還任倉曹。珽又委體附參軍事攝典籤陸子先，爲晝計，請糧之際，令子先宣教出倉粟十車。爲僚官捉送。神武親問之，珽自言不署，歸罪子先，神武信而釋之。珽出而言曰："此丞相天緣明鑒，然實孝徵所爲。"

文宣帝不再任州官，按慣例祖珽應該跟隨他到府中，謀求倉曹之類的官職，祖珽請陳元康幫忙。陳元康幫他説話，因此祖珽仍然擔任倉曹。祖珽又委托歸附參軍事攝典籤陸子先，讓他出謀劃策，在請求糧食時，讓陸子先宣布説拿出倉庫的十車粟米。被有關人員抓住并送到朝廷。北齊神武帝親自審問，祖珽自稱没有安排此事，把罪過推給陸子先，北齊神武帝相信了祖珽并釋放了他。祖珽出來後説道："此事全靠丞相天才的洞察力，但此事確實是我祖孝徵幹的。"

性不羈，放縱。曾至膠州刺史司馬世雲家飲酒，遂藏銅疊二面，厨人請搜諸客，果於珽懷中得之。見者以爲深耻。所乘老馬，常稱騮駒，又與寡婦王氏奸通。每人前相聞往復。裴讓之與珽早狎，於衆中嘲珽曰："卿那得如此詭異，老馬年十歲，猶號騮駒，奸耳順，尚稱娘子。"于時喧然傳之。後爲神武中外府功曹，神武宴僚屬，於坐失金叵羅，竇泰令飲酒者皆脱帽，於珽髻上得之，神武不能罪也。後爲秘書丞，領舍人，事文襄。州客至，請賣《華林遍略》，文襄多集書人，一日一夜寫畢，退其本曰："不須也。"珽以《遍略》數帙質錢摴蒱，文襄杖之四十。

祖珽性格散漫不受約束，放縱不羈。他曾經到膠州刺史司馬世雲家裏喝酒，他把兩面銅疊偷偷藏了起來，厨師要求搜查各位客人，果然在祖珽的懷裏搜到此物。看見的人都認爲這是最大的羞耻。祖珽所騎的老馬，他經常稱之爲小馬駒，他還與寡婦王氏通奸。常爲人話柄。裴讓之與祖珽早先關係親近，他當衆嘲笑祖珽説："你怎麽會變得這樣怪，你的老馬已經十歲，你還稱它爲小馬駒，你和六十歲的人通奸，還稱她爲娘子。"此話在當時一下子傳出去。後來祖珽擔任北齊神武帝的中外府功曹，北齊神武帝宴請官員，在席上丢失了金笸籮，竇泰讓喝酒的人都脱下帽子，結果在祖珽的髮髻上找到了金笸籮，北齊神武帝没有怪罪他。後來祖珽擔任秘書丞，兼領舍人，侍奉北齊文襄帝。州中的客人來到，請求購買《華林遍略》，北齊文襄帝召集許多抄書人，用一天一夜的時間抄寫完畢，把原書退還祖珽時他説："不需要了。"祖珽把好幾册《華林遍略》换成錢幣用於賭博，北齊文襄帝打他四十棍。

又與令史李雙、倉督成祖等作晋州啓，請粟三千石，代功曹參軍趙彦深宣神武教，給城局參軍。事過典籤高景略，景略疑其不實，密以問彦深。彦深答都無此事，遂被推檢，珽即引伏。神武大怒，决鞭二百，配甲坊，加鉗刑，其穀倍徵。未及科，會并州定國寺成，神武謂陳元康、温子昇曰："昔作芒山寺碑文，時稱妙絶，今定國寺碑當使誰作詞也?"元

另外祖珽與令史李雙、倉督成祖等人假造晋州的啓奏，請求粟糧三千石，并代功曹參軍趙彦深宣布北齊神武帝的教令，把糧食供應給城局參軍。此事要經過典籤高景略之手，高景略懷疑有假，秘密詢問趙彦深。趙彦深回答説完全没有此事，於是追查，祖珽立即服罪。北齊神武帝大怒，决定鞭打祖珽二百下，把他發配到製作鎧甲的作坊裏，加上鉗刑，成倍地徵收他的糧食賦税。刑罰還没有執行，正逢并州的定國寺落成，北齊神武帝對陳元康、温子昇説："從前芒山寺

康因薦珽才學并解鮮卑語，乃給筆札，就禁所具草，二日内成，其文甚麗。神武以其工而且速，特恕不問，然猶免官，散參相府。

的碑文，在當時被稱爲絶妙，現在定國寺的碑文該由誰來撰寫呢？”陳元康於是推薦祖珽説他有才幹和學問并懂鮮卑語，於是把筆和紙交給祖珽，讓他在被囚禁的地方草擬稿子，祖珽兩天之内就完成了，其文字非常華麗。北齊神武帝認爲祖珽的碑文寫得精巧且快速，給予他特别寬恕不向他問罪，但還是免去了他的官職，讓他在相府擔任没有固定職務的散官。

文襄嗣事，以爲功曹參軍。及文襄遇害，元康被傷創重，倩珽作書，屬家累事，并云“祖喜邊有少許物，宜早索取”。珽乃不通此書，唤祖喜私問，得金二十五挺，唯與祖喜二挺，餘盡自入，又盗元康家書數千卷。祖喜懷恨，遂告元康二弟叔諶、季璩等。叔諶以語楊愔，愔嚬眉答曰：“恐不益亡者。”因此得停。

北齊文襄帝繼承帝業後，讓祖珽擔任功曹參軍。當北齊文襄帝遇害，陳元康身受重傷，請祖珽幫他寫信，囑托一些家庭瑣事，并在信中説“祖喜那裏有一些物品，要早點取回來”。祖珽後來没有把這封信送出去，把祖喜叫來私下詢問，得到二十五根金條，祇給祖喜兩條，其餘的金條祖珽全部私吞，他還盗竊了陳元康家裏的幾千卷書籍。祖喜懷恨在心，於是告訴了陳元康的二弟陳叔諶、陳季璩等人。陳叔諶把這件事告訴楊愔，楊愔皺着眉説：“恐怕對死去的人不利。”此事因此停止。

文宣作相，珽擬補令史十餘人，皆有受納，而諮取教判，并盗官《遍略》一部。時又除珽秘書丞，兼中書舍人。還鄴後，其事皆發。文宣付從事中郎王士闞推檢，并書與平陽公淹，令録珽付禁，勿令越逸。淹遣田曹參軍孫子寬往唤。珽受命，便爾私逃。黄門郎高德正副留臺事，謀云：“珽自知有犯，驚竄是常。但宣一命向秘書，稱奉并州約束，須《五經》三部，仰丞親檢校催遣。如此，則珽意安，夜當還宅，然後掩取。”珽果如德正圖，遂還宅，薄晚就家掩之，縛珽送廷尉。據犯枉法處絞刑，文宣以珽伏事先世，諷所司，命特寬其罰，遂奏免死除名。天保元年，復被召從駕，依除免例，參於晋陽。

文宣帝擔任丞相時，祖珽準備補充令史十多人，他收取了每個人的財物，還徵求了他們的任職意願，并盗竊了官府中的《遍略》一部。當時又授任祖珽爲秘書丞，兼領中書舍人。回到鄴城以後，祖珽做的壞事都被告發。文宣帝讓從事中郎王士闞追查此事，并寫信給平陽公高淹，命令他逮捕祖珽并把他囚禁起來，不准逃跑。高淹派遣田曹參軍孫子寬前往傳唤祖珽。祖珽接受命令，馬上就悄悄逃跑了。黄門郎高德正輔助留臺事宜，他出謀劃策道：“祖珽知道自己犯了罪，驚慌逃竄合乎常理。祇要發布一條命令給秘書，聲稱遵奉并州的約定，需要三部《五經》，仰仗丞相親自查核并催促送上來。這樣的話，祖珽心裏就會安定，他夜晚一定會回到住宅，然後再突然出擊抓獲他。”果然不出高德正所料，祖珽終於返回住宅，天將破曉時在家裏被抓住，把祖珽捆綁後送交廷尉。根據他的貪贓枉法罪應該判處絞刑，文宣帝認爲祖珽服侍過先祖，於是暗示有關部門，命令他們放寬對祖珽的懲罰，於是上奏皇帝免除祖珽死刑祇除去他的官職。天保元年，

祖珽再次被徵召跟隨皇帝，按照免死除名的慣例，祖珽在晉陽參與政事。

珽天性聰明，事無難學，凡諸伎藝，莫不措懷。文章之外，又善音律，解四夷語及陰陽占候，醫藥之術，尤是所長。帝雖嫌其數犯刑憲，而愛其才伎，令直中書省，掌詔誥。珽通密狀，列中書侍郎陸元規，敕令裴英推問，元規以應對忤旨，被配甲坊。除珽尚藥丞，尋遷典御。又奏造胡桃油，復爲割藏免官。文宣每見之，常呼爲賊。文宣崩，普選勞舊，除爲章武太守。會楊愔等誅，不之官。授著作郎。數上密啓，爲孝昭所忿，敕中書、門下二省斷珽奏事。

祖珽天性聰明，没有他學不會的事情，凡是各種技藝，他無不放在心上。除了寫文章之外，祖珽還擅長音律，懂得周邊民族的語言以及陰陽占卜，在醫療技術方面，他尤爲擅長。皇帝雖然厭惡他多次觸犯法律，但愛惜他的才能和技藝，命令他在中書省值勤，掌管詔書誥令。祖珽秘密上奏狀子，羅列中書侍郎陸元規的罪狀，皇帝命令裴英推究查問此事，陸元規因爲應對時違背了聖旨，被發配到製造鎧甲的作坊。授任祖珽爲尚藥丞，不久升任爲典御。祖珽又上奏製造胡桃油，再次因爲竊取隱藏而被免去官職。文宣帝每次見到他，總要稱他爲賊。文宣帝去世後，廣泛選拔有功老臣，授任祖珽爲章武太守。正逢楊愔等人被誅，祖珽没有到任。授任祖珽爲著作郎。他多次上奏密報，被孝昭帝惱恨，命令中書、門下兩省中斷呈遞祖珽的奏書。

珽善爲胡桃油以塗畫，爲進之長廣王，因言“殿下有非常骨法，孝徵夢殿下乘龍上天”。王謂曰：“若然，當使兄大富貴。”及即位，是爲武成皇帝，擢拜中書侍郎。帝於後園使珽彈琵琶，和士開胡舞，各賞物百段。士開忌之，出爲安德太守，轉齊郡太守。以母老乞還侍養，詔許之。會南使入聘，爲申勞使。尋爲太常少卿、散騎常侍、假儀同三司，掌詔誥。

祖珽擅長用胡桃油畫畫，爲了進奉給長廣王，他於是説“殿下長着非同一般的骨相，我夢見殿下乘着龍飛上了天”。長廣王對祖珽説：“如果真是這樣，我一定讓你大富大貴。”當長廣王即位，就是武成皇帝，授任祖珽爲中書侍郎。武成帝命令祖珽在後花園彈琵琶，讓和士開跳胡人舞，各自賞給一百段織物。和士開嫉妒祖珽，把祖珽調出朝廷任安德太守，改任齊郡太守。祖珽因爲母親年老請求回家奉養，皇帝同意了他的請求。剛好南方使者前來訪問，祖珽任申勞使。不久祖珽擔任太常少卿、散騎常侍、假儀同三司，掌管詔書誥令。

初，珽於乾明、皇建之時，知武成陰有大志，遂深自結納，曲相祗奉。武成於天保頻被責，心常銜之。珽至是希旨，上書請追尊太祖獻武皇帝爲神武，高祖文宣皇帝改爲威宗景烈皇帝，以悦武成。武成從之。

當初，祖珽在乾明、皇建年間，就知道武成帝志向遠大，於是祖珽很注意與他交往，刻意恭敬地侍奉他。武成帝在天保年間屢次被責備，常常懷恨在心。祖珽此刻迎合皇帝的旨意，他上書請求爲太祖獻武皇帝追加尊號爲神武，把高祖文宣皇帝改爲威宗景烈皇帝，以此來取悦武成帝。武成帝聽從了他的建議。

時皇后愛少子東平王儼，願以爲嗣，武成以後主體正居長，難於移

當時皇后寵愛小兒子東平王高儼，想把他作爲繼承人，武成帝認爲後主是嫡出長子，難以

易。珽私於士開曰："君之寵幸，振古無二。宫車一日晚駕，欲何以克終？"士開因求策焉。珽曰："宜說主上云：襄、宣、昭帝子俱不得立，今宜命皇太子早踐大位，以定君臣。若事成，中宫少主皆德君，此萬全計也。君且微說，令主上粗解，珽當自外表論之。"士開許諾。因有彗星出，太史奏云除舊布新之徵，珽於是上書，言："陛下雖爲天子，未是極貴。案《春秋》《元命苞》云：'乙酉之歲，除舊革政。'今年太歲乙酉，宜傳位東宫，令君臣之分早定，且以上應天道。"并上魏獻文禪子故事。帝從之。由是拜秘書監，加儀同三司，大被親寵。

改换。祖珽悄悄對和士開說："您的受寵，自古以來就没有第二個。皇帝一旦去世，你可怎麽辦？"和士開於是向他請求對策。祖珽說："應該勸說皇帝道：北齊文襄帝、文宣帝、孝昭帝的兒子都没能當上帝王，現在應該讓皇太子早即位，以確定君臣之分。如果事情辦成，皇后及其幼主都會感激你，這是萬全之計。你姑且稍稍進說，讓皇上初步瞭解，我在外面再上表加以議論。"和士開答應了祖珽。因爲有彗星出現，太史上奏說這是推陳出新的徵兆，祖珽於是呈上奏書，說道："陛下雖然是天子，但還没有達到顯貴的極至。考察《春秋》《元命苞》裏說：'在乙酉的年份，應該除掉舊事物改换朝政。'今年太歲星在乙酉，應該把帝位傳給東宫太子，讓君王和臣子的名分早點確定下來，這樣可以順應天命。"祖珽還陳述了魏獻文帝把帝位讓給兒子的故事。皇帝聽從了祖珽的建議。并因此授任祖珽爲秘書監，加儀同三司，大受皇帝的親近和寵信。

既見重二宫，遂志於宰相。先與黄門侍郎劉逖友善，乃疏侍中尚書令趙彦深、侍中左僕射元文遥、侍中和士開罪狀，令逖奏之。逖懼，不敢通，其事頗泄。彦深等先詣帝自陳。帝大怒，執珽詰曰："何故毁我士開？"珽因厲聲曰："臣由士開得進，本無心毁之。陛下今既問臣，臣不敢不以實對。士開、文遥、彦深等專弄威權，控制朝廷，與吏部尚書尉瑾内外交通，共爲表裏，賣官鬻獄，政以賄成，天下歌謡，若爲有識所知，安可聞於四裔？陛下不以爲意，臣恐大齊之業隳矣。"帝曰："爾乃誹謗我。"珽曰："不敢誹謗，陛下取人女。"帝曰："我以其儉餓，故收養之。"珽曰："何不開倉振給，乃買取將入後宫乎？"帝益怒，以刀鐶築口，鞭杖亂下，將撲殺之。大呼曰："不殺臣，陛下得名；殺臣，臣得名。若欲得名，莫殺臣，爲陛下合金丹。"遂少

祖珽既然被皇后和皇太子器重，於是他希望擔任宰相。祖珽起先與黄門侍郎劉逖關係密切，於是上疏陳述侍中尚書令趙彦深、侍中左僕射元文遥、侍中和士開的罪狀，讓劉逖上奏給皇帝。劉逖害怕，不敢向上通報，這件事被泄露出去。趙彦深等人搶先到皇帝面前陳述了事情經過。皇帝大怒，抓住祖珽責問道："你爲什麽要誹謗我的和士開？"祖珽也大聲說道："我是通過和士開纔得以進入朝廷，我本來無意詆毁他。陛下今天既然責問我，我不敢不說實話。和士開、元文遥、趙彦深等人獨攬大權，控制朝廷，他們與吏部尚書尉瑾内外勾結，互爲表裏，買賣官職打官司收賄，賄賂公行，全國到處都流傳着歌謡，如果被有識之士瞭解，怎能不流傳到四面八方？陛下不把這事放在心上，我擔心大齊的事業要完了。"皇帝說："你這是在誹謗我。"祖珽說："我不敢誹謗陛下，陛下奪取人家的女兒。"皇帝說："我是因爲看見她貧窮飢餓，所以纔收養了她。"祖珽說："您爲什麽不開倉救濟，而是把她娶到後宫呢？"皇帝更加憤怒，用刀把上的環堵住祖珽的嘴，用皮鞭和棍棒亂打，準備打死祖珽。祖

獲寬放。珽又曰："陛下有一范增不能用，知如何？"帝又怒曰："爾自作范增，以我爲項羽邪？"珽曰："項羽人身亦何由可及，但天命不至耳。項羽布衣，率烏合衆，五年而成霸王業。陛下藉父兄資，財得至此，臣以謂項羽未易可輕。臣何止方於范增？縱擬張良亦不能及。張良身傅太子，猶因四皓，方定漢嗣。臣位非輔弼，疏外之人，竭力盡忠，勸陛下禪位，使陛下尊爲太上，子居宸扆，於己及子，俱保休祚。蕞爾張良，何足可數？"帝愈怒，令以土塞其口，珽且吐且言，無所屈撓。乃鞭二百，配甲坊。尋徙於光州。刺史李祖勳遇之甚厚，别駕張奉禮希大臣意，上言珽雖爲流囚，常與刺史對坐。敕報曰："牢掌。"奉禮曰："牢者，地牢也。"乃爲深坑，置諸内，苦加防禁，桎梏不離其身，家人親戚不得臨視，夜中以蕪菁子燭熏眼，因此失明。

珽大聲呼叫道："不殺我，陛下能得到名聲；殺死我，我能得到名聲。如果陛下想要得到名聲，就不要殺死我，我爲陛下配製長生不老的金丹。"於是祖珽稍微得了一些寬釋。祖珽又説："陛下擁有一個范增却不重用他，陛下知道結果嗎？"皇帝再次憤怒地説："你把自己比作范增，是想把我比作項羽嗎？"祖珽説："項羽怎可趕得上呢，衹是天命没有到他身上罷了。項羽出身平民，他率領烏合之衆，用五年時間成就了霸王的事業。陛下藉助父親兄弟的幫助，纔得到今天的帝位，我認爲對項羽不能小看。我哪裏衹是要與范增相比呢？即使是與張良相比他也趕不上我。張良身爲太子太傅，他尚且憑藉商山四皓的計謀，這纔决定了漢朝的繼承人。我的職位并非輔佐之臣，衹是一個局外之人，我竭全力盡忠心，勸説先皇陛下禪讓帝位，使先皇陛下有太上皇的尊貴，讓太子登基，這對先皇陛下及其兒子，都能保享帝王的地位。小小的張良，哪裏值得一提呢？"皇帝越發憤怒，命令把泥土塞在祖珽的嘴裏，祖珽邊吐邊説，不屈不撓。於是鞭打祖珽二百下，發配他到製造鎧甲的作坊。不久把祖珽流放到光州。刺史李祖勳對他很寬厚，别駕張奉禮迎合大臣們的意願，上奏説祖珽雖然身爲流放的囚徒，却經常與刺史相對而坐。皇帝批覆的命令道："牢掌。"張奉禮説："牢，是地牢的意思。"於是挖了深坑，把祖珽放置於其中，嚴加防範，刑具不離其身，他家裏的親戚也不准前來探視，晚上用蕪菁子製成的蠟燭熏他的眼睛，祖珽因此而失明。

武成崩，後主憶之，就除海州刺史。是時陸令萱外干朝政，其子穆提婆愛幸，珽乃遺陸媼弟悉達書曰："趙彦深心腹陰沈，欲行伊、霍事，儀同姊弟豈得平安？何不早用智士邪？"和士開亦以珽能决大事，欲以爲謀主，故棄除舊怨，虚心待之。與陸媼言於帝曰："襄、宣、昭三帝，其子皆不得立，令至尊獨在帝位者，實由祖孝徵。又有大功，宜重報之。

武成帝去世後，後主記起了祖珽，任祖珽爲海州刺史。當時陸令萱對外干預朝政，她的兒子穆提婆受到寵信，祖珽於是給陸媼的弟弟陸悉達寫信説道："趙彦深内心陰險深沉，想要行伊尹、霍光之事，你們姐弟倆怎麽能平安呢？爲什麽不早點起用有才智的人呢？"和士開也認爲祖珽能决斷大事，想把祖珽作爲主要策劃人，於是拋棄從前的積怨，心無成見地對待他。和士開與陸媼對皇帝説："北齊文襄帝、文宣帝、孝昭帝三位皇帝，他們的兒子都没有立爲皇帝，能讓尊貴的

孝徵心行雖薄，奇略出人，緩急真可馮仗。且其雙盲，必無反意。請喚取，問其謀計。”帝從之。入爲銀青光禄大夫、秘書監，加開府儀同三司。

您當上皇帝的人，實際上是祖孝徵。他又有大功勞，您應該格外報答他。祖孝徵雖然品行輕薄，但謀略超人，在緊急時刻他的確可以作爲依靠。况且他雙眼失明，必然不會有謀反的意圖。請您徵召録用他，向他詢問有關計謀。”皇帝聽從了和士開的建議。祖珽進入朝廷任銀青光禄大夫、秘書監，升任爲開府儀同三司。

和士開死後，仍説陸媪出彦深，以珽爲侍中。在晋陽通密啓，請誅琅邪王。其計既行，漸被任遇。又太后之被幽也，珽欲以陸媪爲太后，撰魏帝皇太后故事，爲太姬言之。謂人曰：“太姬雖云婦人，實是雄傑，女媧已來無有也。”太姬亦稱珽爲“國師”、“國寶”。由是拜尚書左僕射，監國史，加特進，入文林館，總監撰書。封燕郡公，食太原郡幹，給兵七十人。所住宅在義井坊，旁拓鄰居，大事修築，陸媪自往案行，勢傾朝野。

和士開去世後，祖珽於是勸説陸媪斥退趙彦深，讓祖珽擔任侍中。祖珽在晋陽密奏，請求誅殺琅邪王。祖珽的計謀不久被施行，他逐漸被信任。另外太后被監禁之後，祖珽想讓陸媪當太后，他撰寫了魏帝皇太后的舊例，并講述給太姬聽。祖珽對别人説：“太姬雖説是婦女，其實是英雄豪傑，是女媧之後所没有的人才。”太姬也把祖珽稱作爲“國師”、“國寶”。因此被授任爲尚書左僕射，監修國史，加特進，進入文林館，總監撰書。封祖珽爲燕郡公，食太原郡的俸禄，有士兵七十人。祖珽的住宅在義井坊，他向周圍拓寬面積，大舉修築住宅，陸媪親自巡視，其權勢壓倒朝野。

斛律光甚惡之，遥見竊駡云：“多事乞索小人，欲作何計數?”嘗謂諸將云：“邊境消息，處分兵馬，趙令恒與吾等參論之。盲人掌機密來，全不共我輩語，止恐誤他國家事。”又珽頗聞其言，因其女皇后無寵，以謡言聞上，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令其妻兄鄭道蓋奏之。帝問珽，珽證實。又説謡云：“高山崩，槲樹舉，盲老公背上下大斧，多事老母不得語。”珽并云“盲老公是臣”，自云與國同憂戚，勸上行，語“其多事老母，似道女侍中陸氏”。帝以問韓長鸞、穆提婆，并令高元海、段士良密議之，衆人未從。因光府參軍封士讓啓告光反，遂滅其族。

斛律光非常厭惡祖珽，遠遠看見祖珽就悄悄駡道：“這個到處乞討的小人，他又在打什麽壞主意?”斛律光曾經對將領們説：“邊境上傳來消息，説要安排兵馬，趙令經常與我們這些人共同商議。自從瞎子掌權以來，完全不同我們商量，衹怕他會耽誤國家大事。”祖珽聽説了斛律光的這些言論，於是藉助斛律光的女兒當皇后不受寵一事，把編造的謡言告訴皇上，説“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祖珽讓他妻子的哥哥鄭道蓋把歌謡上奏給皇帝。皇帝詢問祖珽，祖珽予以證實。他還編造歌謡道：“高山崩，槲樹舉，瞎子老人的背上掉下大斧頭，多事的老母親不會説話。”祖珽聲稱“瞎子老人就是我”，他還聲稱與國家共患難，勸説皇上禪讓，説“歌謡中説的多事的老母親，似乎説的是女侍中陸氏”。皇帝於是詢問韓長鸞、穆提婆，并命令高元海、段士良秘密議論此事，衆人都没有聽從。因爲斛律光府中的參軍封士讓告發斛律光謀反，於是斛律光的整個家族被誅。

珽又附陸媪，求爲領軍，後主許之。詔須覆述，取侍中斛律孝卿署名。孝卿密告高元海，元海語侯吕芬、穆提婆云："孝徵漢兒，兩眼又不見物，豈合作領軍也?"明旦面奏，具陳珽不合之狀，并書珽與廣寧王孝珩交結，無大臣體。珽亦求面見，帝令引入。珽自分疏，并云："與元海素嫌，必是元海譖臣。"帝弱顔，不能諱，曰："然。"珽列元海共司農卿尹子華、太府少卿李叔元、平準令張叔略等結朋樹黨。遂除子華仁州刺史，叔元襄城郡守，叔略南營州録事參軍，陸媪又唱和之，復除元海鄭州刺史。

祖珽又依附陸媪，請求擔任領軍，後主同意了。詔書説需要審查，并要得到侍中斛律孝卿的簽字。斛律孝卿秘密報告高元海，高元海又告訴侯吕芬、穆提婆説："祖孝徵是漢人，兩眼又看不見東西，他怎麽能當領軍呢?"第二天早晨當面給皇帝上奏，他們都陳述了祖珽不適合當領軍的理由，奏書裏還寫了祖珽與廣寧王高孝珩結交，有失大臣的體統。祖珽也要求拜見皇帝，皇帝命令把他領到朝廷。祖珽逐條陳述，并説："我與高元海向來有仇怨，一定是高元海説壞話誣陷我。"皇帝心軟，不善於掩諱，就説："是這樣的。"祖珽列舉了高元海同司農卿尹子華、太府少卿李叔元、平準令張叔略等人結成朋黨的事情。於是授任尹子華爲仁州刺史，李叔元爲襄城郡守，張叔略爲南營州録事參軍，陸媪也乘機附和祖珽，又授任高元海爲鄭州刺史。

珽自是專主機衡，總知騎兵、外兵事。内外親戚，皆得顯位。後主亦令中要數人扶侍出入，著紗帽直至永巷，出萬春門向聖壽堂，每同御榻，論决政事，委任之重，群臣莫比。自和士開執事以來，政體隳壞，珽推崇高望，官人稱職，内外稱美。復欲增損政務，沙汰人物。始奏罷京畿府并於領軍，事連百姓，皆歸郡縣；宿衛都督等號位從舊官名，文武服章并依故事。又欲黜諸閹豎及群小輩，推誠延士，爲致安之方。

祖珽從此之後把持朝廷的機要部門，總領騎兵、外兵事。他的内親外戚，也都得到了顯貴的職位。後主也命令宫中的幾個要人服侍他進出朝廷，他們戴着紗帽一直到後宫，從萬春門出來再到聖壽堂，經常一同在皇帝的床榻邊，討論決定國家政策大事，他們所擔任的要職，是一般大臣所無法相比的。自從和士開執掌朝政之後，政治體制敗壞，祖珽推崇名望高之人，官員都稱職，朝廷内外的人都贊美。祖珽還準備簡省政務，淘汰人員。他奏請撤銷京畿府把它兼入領軍，此事牽涉到老百姓，於是把它們全都歸屬到郡縣；請求把宿衛都督等官職恢復過去的名稱，讓文武官員的服裝也都依照從前的式樣。祖珽還準備廢黜衆多的太監和皇帝身邊的小人，用誠心招納人才，這些都是使國家安定的方法。

陸媪、穆提婆議頗同異。珽乃諷御史中丞麗伯律，令劾主書王子冲納賂，知其事連提婆，欲使贓罪相及，望因此坐，并及陸媪。猶恐後主溺於近習，欲因后黨爲援，請以皇后兄胡君瑜爲侍中、中領軍，又徵君瑜兄梁州刺史君璧，欲以爲御史中丞。陸媪聞而懷怒，百方排毁，即出君瑜爲金

陸媪、穆提婆的建議與祖珽多不相同。祖珽於是暗示御史中丞麗伯律，讓他彈劾主書王子冲收受賄賂，祖珽知道此事會牽連到穆提婆，他想讓受賄的罪行連及穆提婆，期望他們因此而獲罪，并連及到陸媪。祖珽還擔心後主沉溺於他所親近的人，想依靠皇后的黨羽作爲援助，請求讓皇后的哥哥胡君瑜擔任侍中、中領軍，還徵召胡君瑜的兄長梁州刺史胡君璧，準備讓他擔任御史

紫光禄大夫，解中領軍，君璧還鎮梁州。皇后之廢，頗亦由此。王子冲釋而不問。珽日以益疏，又諸宦者更共譖毁之，無所不至。後主問諸太姬，憫默不對，三問，乃下床拜曰："老婢合死，本見和士開道孝徵多才博學，言爲善人，故舉之。此來看之，極是罪過，人實難容，老婢合死。"後主令韓鳳檢案，得其詐出敕受賜十餘事，以前與其重誓不殺，遂解珽侍中、僕射，出爲北徐州刺史。珽求見分疏，韓長鸞積嫌於珽，遣人推出栢閤。珽固求面見，坐不肯行。長鸞乃令軍士牽曳而出，立珽於朝堂，大加誚責。上道後，復令追還，解其開府儀同、郡公，直爲刺史。

中丞。陸媪聽説後懷恨在心，千方百計地排斥詆毁，馬上把胡君瑜調出而改任金紫光禄大夫，解除了他的中領軍職務，讓胡君璧仍然鎮守梁州。皇后被廢黜，大多也是因爲此事。王子冲被釋放没有問罪。祖珽被日益疏遠，另外太監們也一同詆毁祖珽，其内容無所不包。後主詢問各位太姬，她們因爲憂愁傷心而沉默不答，再三追問，這纔下床跪拜着説道："老婢該死，我們聽見和士開説祖孝徵多才而且博學，還説他是一個好人，所以我們纔推舉了他。從現在的情况看來，他確實是罪大惡極，讓人實在難以容忍，老婢該死。"後主令韓鳳查證，查出了祖珽詐稱受到皇帝賞賜的十多件事情，因爲後主從前曾經向祖珽鄭重許諾不殺他，於是衹解除了祖珽的侍中、僕射的職務，把他調爲北徐州刺史。祖珽請求朝見皇帝陳述情况，韓長鸞對祖珽積怨很深，派人把祖珽推出栢閤。祖珽堅决要求面見皇帝，坐在地上不肯離開。韓長鸞於是命令士兵把祖珽强行拉出去，讓祖珽站在朝堂，然後大加責備。祖珽上路後，韓長鸞又讓人把他叫回來，解除了他的開府儀同、郡公的官爵，衹讓他擔任刺史。

至州，會有陳寇，百姓多反，珽不閉城門，守陴者皆令下城静坐，街巷禁斷人行，鷄犬不聽鳴吠。賊無所聞見，莫測所以，或疑人走城空，不設警備。至夜，珽忽令大叫，鼓噪聒天，賊衆大驚，登時走散。後復結陳向城，珽乘馬自出，令録事參軍王君植率兵馬，仍親臨戰。賊先聞其盲，謂爲不能拒抗，忽見親在戎行，彎弧縱鏑，相與驚怪，畏之而罷。時提婆憾之不已，欲令城陷没賊，雖知危急，不遣救援。珽且守且戰十餘日，賊竟奔走，城卒保全。卒於州。

祖珽到任時，剛好遭到陳朝人侵犯，很多老百姓反叛，祖珽大開城門，讓防守城墻的士兵下來静坐，街道上禁止行人通行，不准鷄叫和犬吠。陳朝軍隊什麽也没聽見没看見，不知道是什麽原因，有的人懷疑城裏人逃走了衹留下空城，因此没有設置警戒。到了晚上，祖珽突然命令士兵大聲喊叫，喧嚷的聲浪震天動地，陳朝軍隊大驚失色，頓時逃跑散開。後來陳朝軍隊又結隊陣撲向州城，祖珽親自騎着馬出來，他讓録事參軍王君植率領兵馬，他自己繼續督戰。陳朝軍隊事先聽説祖珽眼睛瞎了，以爲他不能抵抗，突然看見他親自在軍陣中，彎弓射箭，都感到非常驚奇，因爲害怕而停止侵犯。當時穆提婆遺憾不已，他原想讓祖珽在城池陷落之後死於陳軍之手，所以穆提婆雖然知道情况危急，也不增派救援部隊。祖珽既防守又戰鬥總共十多天，陳軍竟然全部逃走，州城和士兵都得以保全。祖珽在北徐州去世。

子君信，涉獵書史，多諳雜藝。位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陳使副，中書郎。珽出，亦見廢免。

祖珽的兒子祖君信，涉獵經史，熟悉多種技藝。兼任通直散騎常侍，爲聘問陳朝的副使，擔任中書郎。祖珽被免除官職後，祖君信的官職也被罷免。

祖君彦

君信弟君彦，容貌短小，言辭澀訥，少有才學。隋大業中，位至東平郡書佐。郡陷翟讓，因爲李密所得。密甚禮之，署爲記室，軍書羽檄，皆成其手。及密敗，爲王世充所殺。

祖君信的弟弟祖君彦，身材矮小，言辭遲鈍，年輕時有才學。隋朝大業年間，祖君彦擔任東平郡書佐。東平郡被翟讓攻陷後，於是祖君彦被李密獲得。李密對他以禮相待，安排他擔任記室，部隊中的文書軍令之類，大都出自祖君彦之手。當李密失敗後，祖君彦被王世充殺害。

祖孝隱

珽弟孝隱，亦有文學，早知名。詞章雖不逮兄，機警有口辯，兼解音律。魏末爲兼散騎常侍，迎梁使。時徐君房、庾信來聘，名譽甚高，魏朝聞而重之，接對者多取一時之秀，盧元景之徒，并降階攝職，更遞司賓。孝隱少處其中，物議稱美。

祖珽的弟弟祖孝隱，也非常博學，很早就出了名。他的文章雖然趕不上兄長，但他機敏警覺有口才，兼通音律。他在魏朝末年兼任散騎常侍，迎接梁朝的使者。當時徐君房、庾信來聘問通好，他們的聲譽很高，魏朝人聽説後更加重視他們，負責接待應答的人大多是選取當時的優秀人才，像盧元景之類的人，都降職代理這個職務，輪換着擔任司賓。祖孝隱年輕時就身處其中，衆人的議論都贊美他。

祖茂

孝隱從父弟茂，頗有辭情，然好酒性率，不爲時所重。大寧中，以經學爲本鄉所薦，除給事，以疾辭，仍不復仕。珽受任寄，故令呼茂，茂不獲已，暫來就之。珽欲爲奏官，茂乃逃去。

祖孝隱的堂弟祖茂，文章寫得很有感情，但喜好喝酒任性，在當時不被人們所看重。大寧年間，憑着他研究經書的學問被本鄉人推薦，授任他爲給事，他以疾病辭官，於是不再當官。祖珽接受重任之後，於是讓人召請祖茂，祖茂不得已，暫且來就任。祖珽想爲他請官，祖茂於是逃走了。

祖崇儒

珽族弟崇儒，涉學有辭，少以幹局知名。武平末，位司州别駕、通直常侍。入周，爲容昌郡太守。隋開皇初，終宕州長史。

祖珽的同族弟弟祖崇儒，熱愛學習文章有辭藻，年輕時就以有才幹而知名。武平末年，擔任司州别駕、通直常侍。進入北周之後，擔任容昌郡太守。隋朝開皇初年，在宕州長史的任上去世。

論曰：袁翻弟兄，可爲一時才秀；聿脩行業，亦乃不殞家風。景文學義見稱，敬安正情自立，休之加以

論曰：袁翻弟兄幾人，可以稱得上是一代才子；袁聿脩的操行和事業，也可以算是没使家族的風氣墮落。陽景文的學問被人稱贊，陽敬安性

藻思，可謂載德者焉。思伯經明行修，乃惟門素。祖瑩幹能藝用，實曰時良；孝徵俊才雖多，適足敗國。叔鸞器懷清峻，元景才幹知名，并匡佐齊初，一時推重，美矣哉。

情剛正文章有所建樹，陽休之的文章有更加華美的文思，他們都可稱爲仁義道德之人。賈思伯熟悉經書品行美好，於是影響了整個門第。祖瑩多才多藝，確實是當時的好人；祖孝徵的傑出才能雖然有很多，但也正足以使國家衰敗。陽叔鸞有着清正嚴肅的器度，盧元景憑着他的才幹而知名，他們一起輔助北齊初期的政局，被當時的人們所推崇，真是好啊。

北史卷四十八

列傳第三十六

尒朱榮 (子)文暢 (從子)兆 (從弟)彦伯 (彦伯子)敞
(彦伯弟)仲遠 世隆 世承 (榮從父弟)度律 (榮從祖兄子)天光

尒朱榮　尒朱代勤　尒朱新興

尒朱榮，字天寶，北秀容人也。世爲部落酋帥，其先居尒朱川，因爲氏焉。

尒朱榮，字天寶，北秀容人。他家世代擔任部落酋長，他的祖先居住在尒朱川，因此尒朱成爲他們的姓氏。

高祖羽健，魏登國初爲領人酋長，率契胡武士從平晋陽定中山，拜散騎常侍。以居秀容川，詔割方三百里封之，長爲世業。道武初，以南秀容川原沃衍，欲令居之。羽健曰："家世奉國，給侍左右，北秀容既在剗内，差近京師，豈以沃瘠，更遷遠地?"帝許之。所居處曾有狗舐地，因而穿之得甘泉，因名狗舐泉。

尒朱榮的高祖尒朱羽健，在北魏登國初年擔任領民酋長，率領契胡武士跟隨皇帝平定晋陽和中山，被授爲散騎常侍。因其住在秀容川，皇帝命以方圓三百里的土地授予尒朱羽健，爲其世代産業。道武帝初年，因爲南秀容水土肥沃，準備讓他去居住。尒朱羽健説："我家世代爲官，在皇帝身邊侍奉，北秀容已經有領地，接近京城，怎麽能因爲土地的肥沃或貧瘠，再遷移到遥遠的地方去呢?"皇帝同意了他的説法。尒朱羽健所居住的地方曾經有被狗舔了的一塊地，因此鑿穿此地獲得甘泉，於是把該泉命名爲狗舐泉。

曾祖鬱德、祖代勤，繼爲酋長。代勤，太武敬哀皇后舅也。既以外親，兼數征伐有功，給復百年，除立義將軍。曾圍山而獵，部人射虎，誤中其髀，代勤仍令拔箭，竟不推問，曰："此既過誤，何忍加罪。"部内咸感其意。位肆州刺史，封梁郡公，以老致仕，歲賜帛百匹以爲常。卒，謚曰莊。孝莊初，追贈太師、司徒公、録尚書事。

尒朱榮的曾祖父尒朱鬱德、祖父尒朱代勤，相繼擔任酋長。尒朱代勤，是太武帝敬哀皇后的舅舅。不久因爲他是外戚，加上多次征伐有功，免除徭役一百年，授任他爲立義將軍。他曾經圍山捕獵，部落的人射老虎，誤傷了尒朱代勤的大腿，他於是讓人拔出箭，最終也不向當事人問罪，他説："這件事已經是錯了，怎麽忍心再給他加罪呢。"部落裏的人都感念他。尒朱羽健擔任肆州刺史，被封爲梁郡公，因爲年老退休，皇帝每年賜給他一百匹帛作爲常制。尒朱羽健去世後，謚號爲莊。孝莊帝初年，追贈他爲太師、司徒公、録尚書事。

父新興，太和中繼爲酋長。曾行馬群，見一白蛇，頭有兩角，咒之，求畜牧蕃息。自是牛羊駝馬，日覺滋盛，色別爲群，谷量之。朝廷每有征討，輒獻私馬，兼備資糧，助裨軍用。孝文嘉之。及遷洛，特聽冬朝京師，夏歸部落。每入朝，諸公王朝貴，競以珍玩遺之，新興亦報以名馬。位散騎常侍、平北將軍、秀容第一領人酋長。新興每春秋二時，恒與妻子閱畜牧於川澤，射獵自娱。明帝時，以年老，啓求傳爵於榮。卒，謚曰簡。孝莊初，贈太師、相國、西河郡王。

尒朱榮的父親尒朱新興，在太和年間繼任酋長。尒朱新興曾經巡察馬群，看見一條白蛇，頭上長着兩隻角，他向白蛇禱告，請求保佑繁衍。從此之後他的牛羊駝馬，都日益繁殖茁壯，以顔色來區别畜群，以山谷來計算牛馬數量。朝廷每次有征討，尒朱新興就要進獻自己的馬匹，再加上其他物資和糧食，以助軍需之用。孝文帝嘉獎尒朱新興。等遷都到洛陽，皇帝特意允許尒朱新興冬天到京城朝拜，夏天返回部落。每次到朝廷，各位王公顯貴，都争相把珍稀玩物贈給尒朱新興，尒朱新興也以名貴的馬匹作爲報答。他擔任散騎常侍、平北將軍、秀容第一領民酋長。尒朱新興在每年的春秋兩季，經常與妻子和兒子在川澤察看畜牧情况，把射獵作爲娱樂。孝明帝時，尒朱新興因爲年老，上書請求把爵位傳給尒朱榮。他去世後，謚號爲簡。孝莊帝初年，追贈尒朱新興爲太師、相國、西河郡王。

榮潔白美容貌，幼而神機明决。及長，好射獵，每設圍誓衆，便爲軍陣之法，號令嚴肅，衆莫敢犯。秀容界有池三所，在高山上，清深不測，相傳曰祁連池，魏言天池也。父新興曾與榮游池上，忽聞簫鼓音，謂榮曰："古老相傳，聞此聲，皆至公輔。吾年老暮，當爲汝耳。"榮襲爵，後除直寢、游擊將軍。

尒朱榮膚色潔白容貌俊美，從小就神情機警聰明果决。當他長大後，喜歡射箭打獵，他每次設置圍獵都與衆人宣誓，然後就演練作戰時的軍陣程式，他號令嚴明，没人敢冒犯。在秀容地界有三處水池，都在高山上，池水清澈深不可測，相傳它們的名字叫祁連池，魏朝人稱之爲天池。父親尒朱新興曾經與尒朱榮在水池邊游樂，忽然聽見洞簫和擊鼓的聲音，父親對尒朱榮説："根據古老的傳説，聽到這種聲音的人，都能當上三公和輔相。我年紀老了，這應該是你啊。"尒朱榮繼承爵位，後來被授任爲直寢、游擊將軍。

正光中，四方兵起，遂散畜牧，招合義勇。以討賊功，進封博陵郡公，其梁郡前爵聽賜第二子。時榮率衆至肆州，刺史尉慶賓閉城不納。榮怒，攻拔之，乃署其從叔羽生爲刺史，執慶賓還秀容。自是兵威漸盛，朝廷亦不能罪責。及葛榮吞杜洛周，榮恐其南逼鄴城，表求東援相州，帝不許。榮以山東賊盛，慮其西逸，乃遣兵固守滏口以防之。於是北捍馬邑，東塞井陘。

正光年間，烽烟四起，尒朱榮於是遣散牲畜，招募義勇之士。因爲討伐賊寇有功，被進封爲博陵郡公，他先前梁郡公的爵位賜給了他的二兒子。當時尒朱榮率領衆兵到達肆州，刺史尉慶賓閉門不納。尒朱榮大怒，攻占了肆州城，還任命他的堂叔尒朱羽生擔任肆州刺史。尒朱榮抓住尉慶賓押回秀容。從此尒朱榮的軍威逐漸强大，朝廷也不敢向他問罪。當葛榮兼并了杜洛周，尒朱榮擔心葛榮向南逼近鄴城，上表請求向東援救相州，皇帝没有允許。尒朱榮認爲太行山以東賊軍衆多，擔心賊軍會向西逃，於是派遣士兵堅守

滏口進行防禦。於是尒朱榮北保馬邑，東防井陘。

尋屬明帝崩，事出倉卒，榮乃與元天穆等密議，入匡朝廷。抗表云："今海內草草，異口一言，皆云大行皇帝鴆毒致禍，舉潘嬪之女以誑百姓，奉未言之兒而臨四海。求以徐紇、鄭儼之徒，付之司敗。更召宗親，推其明德。"於是將赴京師。靈太后甚懼，詔以李神軌爲大都督，將於太行杜防。榮抗表之始，遣從子天光、親信奚毅及倉頭王相入洛，與從弟世隆密議廢立。天光乃見莊帝，具論榮心，帝許之。天光等還北，榮發晉陽，猶疑所立，乃以銅鑄孝文及咸陽王禧等五王子孫像，成者當奉爲主。唯莊帝獨就。師次河內，重遣王相密迎莊帝與帝兄彭城王劭、弟始平王子正。武泰元年四月，莊帝自高渚度，至榮軍，將士咸稱萬歲。

不久適逢孝明帝去世，因爲事情來得倉促，尒朱榮於是與元天穆等人秘密商議，準備入朝輔政。尒朱榮上書直言道："目前國內人心騷動，大家異口同聲，都說孝明皇帝是被毒酒毒死的，朝廷推出潘嬪的女兒來欺騙老百姓，想讓還不會說話的小兒統治天下。我請求把徐紇、鄭儼之類的人，交付給主管刑法的官員處理。還要召集皇室宗親，宣揚孝明皇帝的英明品德。"尒朱榮於是準備奔赴京城。靈太后非常恐懼，命令李神軌擔任大都督，準備在太行山進行阻擊。尒朱榮上書之初，就派遣侄子尒朱天光、親信奚毅以及奴僕王相進入洛陽，并與堂弟尒朱世隆秘密商議廢舊立新。尒朱天光於是拜見孝莊帝，詳細陳述了尒朱榮的想法，皇帝同意了。尒朱天光等人返回北方，尒朱榮從晉陽出發，他仍然懷疑自己所立的皇帝，於是用銅鑄造孝文帝以及咸陽王元禧等五位君王子孫的像，誰的像能做成功就尊奉誰爲國主。衹有孝莊帝的銅像鑄成功了。軍隊停駐在河內，尒朱榮再次派遣王相秘密迎接孝莊帝以及他的兄長彭城王元劭、弟弟始平王元子正。武泰元年四月，孝莊帝從高渚渡過黃河，到了尒朱榮的軍營，將士們全都稱呼萬歲。

及莊帝即位，詔以榮爲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開府、尚書令、領軍將軍、領左右、太原王。及度河，太后乃下髮入道，內外百官皆向河橋迎駕。

當孝莊帝即位後，任尒朱榮爲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開府、尚書令、領軍將軍、領左右、太原王。當他們渡過黃河，靈太后就剃掉頭髮進了道觀，內外百官都到河橋迎接孝莊帝。

榮惑武衛將軍費穆之言，謂天下乘機可取。乃譎朝士共爲盟誓，將向河陰西北三里，至南北長堤，悉命下馬西度，即遣胡騎四面圍之。妄言丞相高陽王欲反，殺百官王公卿士二千餘人，皆斂手就戮。又命二三十人拔刀走行宮，莊帝及彭城王、霸城王俱出帳。榮先遣并州人郭羅察共西部高車叱列殺鬼在帝左右，相與爲應。及見事起，假言防衛，抱帝入帳，餘

尒朱榮被武衛將軍費穆的話所迷惑，費穆認爲可以趁機奪取天下。尒朱榮於是欺騙朝廷官員一起盟誓，帶領他們去河陰西北三里地之處，當到了南北長堤，尒朱榮命令他們全部下馬從西邊渡河，并馬上派遣胡人的騎兵從四面包圍他們。尒朱榮造謠說丞相高陽王準備謀反，殺死朝廷各級官員共計兩千多人，這些官員都是拱手被殺害的。尒朱榮又命令二三十人拿着刀跑到皇帝行宮，孝莊帝和彭城王、霸城王都走出軍帳。尒朱榮事先就派遣并州人郭羅察與西部高車人叱列殺

人即害彭城、霸城二王。乃令四五十人還帝於河橋，沈靈太后及少主於河。時又有朝士百餘人後至，仍於堤東被圍。遂臨以白刃，唱云能爲禪文者出，當原其命。時有隴西李神儁、頓丘李諧、太原温子昇并當世辭人，皆在圍中，耻是從命，俯伏不應。有御史趙元則者，恐不免死，出作禪文。榮令人誡軍士，言元氏既滅，尒朱氏興，其衆咸稱萬歲。榮遂鑄金爲己像，數四不成。時榮所信幽州人劉靈助善卜占，言今時人事未可。榮乃曰："若我作不吉，當迎天穆立之。"靈助曰："天穆亦不吉，唯長樂王有王兆耳。"榮亦精神恍惚，不自支持，遂便愧悔。至四更中，乃迎莊帝，望馬首叩頭請死。其士馬三千餘騎，既濫殺朝士，乃不敢入京，即欲向北爲移都之計。持疑經日，始奉駕向洛陽宫。及上北芒，視城闕，復懷畏懼，不肯更前。武衛將軍汎禮苦執不聽。復前入城，不朝戍，北來之人，皆乘馬入殿。諸貴死散，無復次序，莊帝左右，唯有故舊數人。榮猶執移都之議，上亦無以拒焉。又在明光殿重謝河橋之事，誓言無復二心。莊帝自起止之，因復爲榮誓，言無疑心。榮喜，因求酒一遍。及醉熟，帝欲誅之，左右苦諫乃止。即以床輿向中常侍省。榮夜半方寤，遂達旦不眠，自此不復禁中宿矣。

鬼站在皇帝身邊，讓他們相互接應。當事發之後，他們詐稱預防不測事變，把皇帝抱入帳幕内，其餘人馬上殺害了彭城王、霸城王。後來又讓四五十人把皇帝轉移到河橋，把靈太后以及少主沉入黄河淹死。當時又有一百多名朝廷官員稍後趕來，仍然被圍困在長堤以東。於是用白刃相逼，并高聲喊道能够寫禪讓書的人站出來，可以饒命。當時有隴西人李神儁、頓丘人李諧、太原人温子昇都是當代辭賦作家，他們都被圍困其中，他們耻於接受這種命令，都匍匐在地上不應聲。有個叫趙元則的御史，擔心不能免於一死，出來撰寫禪文。尒朱榮讓手下人告誡士兵，聲稱元氏已經滅亡，尒朱氏興起，部下們皆呼萬歲。尒朱榮於是鑄造自己的金像，做了四次也没有成功。當時尒朱榮所信任的幽州人劉靈助善於占卜，他説根據民心尒朱榮還不能當皇帝。尒朱榮於是説："如果我當皇帝不吉利，就應該迎立元天穆爲帝。"劉靈助説："元天穆也不吉利，祇有長樂王有當皇帝的吉兆。"尒朱榮聽後精神恍惚，不能支撑自己，終於感到慚愧後悔。到了四更時分，於是迎接孝莊帝，望着孝莊帝的馬頭磕頭請求賜死。尒朱榮的三千多名騎兵，濫殺朝廷官員，因此不敢進入京城，尒朱榮便産生了把國都遷移到北方的想法。他連續幾天猶豫不决，纔開始侍奉皇帝返回洛陽宫。當他登上北芒山，遠望城中宫闕，心中再次感到恐懼，不肯再向前進。武衛將軍汎禮苦苦動員也不奏效。他們再次進入京城時，没有戍守朝廷的士兵，從北方來的人，都騎着馬進入宫殿。高官顯貴們死的死散的散，再也没有秩序，孝莊帝的身邊也祇剩下幾個過去的官員。尒朱榮仍然堅持遷移國都之議，皇帝也没有辦法加以拒絶。尒朱榮在明光殿再次爲河橋事件謝罪，他發誓説再也不會有二心。孝莊帝起身加以制止，并再次對尒朱榮重申諾言，説自己對尒朱榮并無疑心。尒朱榮非常高興，於是請求喝酒。當尒朱榮喝醉睡熟後，孝莊帝準備殺死他，身邊人苦苦勸説纔作罷。於是把尒朱榮睡的床用車子送到中常侍省。尒朱榮半夜纔醒酒，後來一直到天亮也没睡着，從此他再也不敢在宫禁

中留宿。

榮女先爲明帝嬪，欲上立爲后，帝疑未决。給事黄門侍郎祖瑩曰："昔文公在秦，懷嬴入侍。事有反經合義，陛下獨何疑焉?"上遂從之，榮意甚悦。

尒朱榮的女兒先前是孝明帝的嬪妃，尒朱榮希望孝莊帝立她爲皇后，皇帝猶豫不決。給事黄門侍郎祖瑩説："從前晋文公在秦國時，讓懷嬴入宫侍奉。此事雖然違反經典但却符合道義，陛下您還有什麽可猶豫的呢?"皇帝於是聽從了祖瑩的建議，尒朱榮心裏非常高興。

于時人間猶或云榮欲遷都晋陽，或云欲肆兵大掠，迭相驚恐，人情駭震。京邑士子，十不一存，率皆逃竄，無敢出者，直衛空虚，官守廢曠。榮聞之，上書謝愆。無上王請追尊帝號；諸王、刺史，乞贈三司；其位班三品，請贈令僕；五品之官，各贈方伯；六品已下及白身，贈以鎮郡。諸死者無後，聽繼，即授封爵。均其高下，節級别科，使恩洽存亡，有慰生死。詔如所表。又啓帝，遣使巡城勞問，於是人情遂安，朝士逃亡者，亦稍來歸闕。榮又奏請番直，朔望之日，引見三公、令、僕、尚書、九卿及司州牧、河南尹、洛陽河陰執事之官，參論國政，以爲常式。

當時民間還是有人説尒朱榮想把國都遷移到晋陽，還有人説尒朱榮準備放縱士兵大肆搶掠，這些事都使人們驚恐，人心動蕩。京都所在地的士大夫們，十個人當中没剩下一個人，大都逃竄到别處，没有人敢出來，宫禁裏值班的武官空缺，官府及守備的事情荒廢。尒朱榮聽説後，上書謝罪。無上王請求追尊帝王的稱號；各位王、刺史，請求追贈三公；有的人本來是三品官，請求追贈爲尚書令或者僕射；有的人是五品官，要求追贈爲地方長官；六品以下的以及没有官銜的人，也要求追贈爲鎮郡的官員。凡是已經去世但没有後代的人，任其指定繼承人，并立即授予封爵。協調高低職位，比次和區别等級，使皇恩廣布於存活的人及亡故的人，以告慰活着和死去的人。皇帝的詔令與上述表奏内容相似。尒朱榮又啓奏皇帝，請求派遣使者在城裏巡視慰勞問候老百姓，於是人心逐漸安定，逃亡在外的朝廷官員，也逐漸回到宫殿。尒朱榮又上奏請求讓輪班值日的人，在農曆初一和十五這天，接見三公、令、僕、尚書、九卿以及司州牧、河南尹、洛陽和河陰執事的官員，參加討論國政，并以此作爲常制。

五月，榮還晋陽，乃令元天穆向京，爲侍中、太尉公、録尚書事、京畿大都督，兼領軍將軍，封上黨王。樹置腹心在列職，舉止所爲，皆由其意。七月，詔加榮柱國大將軍。

五月，尒朱榮回到晋陽，於是命令元天穆到京城，擔任侍中、太尉公、録尚書事、京畿大都督，兼任領軍將軍，封爲上黨王。尒朱榮安插心腹擔任各種職務，他們的一切言行，都由尒朱榮決定。七月，詔令把尒朱榮升爲柱國大將軍。

時葛榮向京師，衆號百萬，相州刺史李神儁閉門自守。榮率精騎七千，馬皆有副，倍道兼行，東出滏口。而與葛榮衆寡非敵。葛榮聞之，喜見於色，乃令其衆辦長繩，至便縛

當時葛榮逼近京城，號稱有百萬士兵，相州刺史李神儁關閉城門防守。尒朱榮率領精鋭騎兵七千人，每人都有兩匹馬，日夜兼程，從東面出了滏口。但人馬與葛榮相比却是寡不敵衆。葛榮聽説後，喜形於色，於是讓士兵準備好長繩，祇

取。自鄴以北，列陣數十里，箕張而進。榮潛軍山谷爲奇兵，分督將已上三人爲一處，處有數百騎，令所在揚塵鼓噪，使賊不測多少。又以人馬逼戰，刀不如棒，密勒軍士，馬上各齎袖棒一枚，至戰時，慮廢騰逐，不聽斬級，使以棒棒之而已。乃分命壯勇，所當衝突，號令嚴明，將士同奮。榮身自陷陣，出於賊後，表裏合擊，大破之。於陣禽葛榮，餘衆悉降。榮恐其疑懼，乃普令各從所樂，親屬相隨，任所居止。於是群情喜悅，登即四散，數十萬衆，一朝散盡。待出百里之外，乃始分道押領，隨便安置，咸得其宜。獲其渠帥，量才授用，新附者咸安。時人服其處分機速。乃檻車送葛榮赴闕。詔加榮大丞相、都督河北畿外諸軍事。

等尒朱榮一到就捆住他。葛榮從鄴城以北開始，把軍陣排列了幾十里地，如同張開的簸箕一樣向前推進。尒朱榮讓部隊潛伏在山谷中作爲奇兵，把督將以上官職的三個人分爲一組，每組有幾百名騎兵，讓他們在所在地揚起灰塵擂鼓吶喊，讓賊軍不知道有多少人馬。他再派人馬與葛榮近戰，用刀不如用棒，尒朱榮秘密率領騎兵，讓每個騎兵袖子裏都帶一根棒子，到了開戰時，不顧一切地迅猛追擊敵人，不在乎斬掉敵人首級多少，衹用棒子敲打就行。於是尒朱榮分別命令壯勇之士，遇到敵人便衝擊，他號令嚴明，將士一同奮戰。尒朱榮親自衝鋒陷陣，衝到敵陣之後，裏外夾擊，大破敵軍。在軍陣中生擒葛榮，其餘的人馬都隨之投降。尒朱榮擔心俘虜們猜忌恐懼，於是遍令俘虜各自從事所樂意的事情，親屬可以相隨，可以選擇居住地。因此衆人喜悦，一下子便四散而走，幾十萬人的軍隊，一下子就走光了。等走出一百多里地以後，纔開始分路押送，就便安置，每個人都得到了恰當的安排。對大頭目，尒朱榮量才使用，新近歸附的人也都安下心來。當時的人佩服尒朱榮處理事情敏捷迅速。尒朱榮於是用囚車押送葛榮趕赴朝廷。詔令升任尒朱榮爲大丞相、都督黄河以北京城附近諸軍事。

初，榮將討葛榮，軍次襄垣，遂大獵，有雙兔起於馬前，榮彎弓誓之曰："中則禽葛榮，不中則否。"既而并應弦而殪，三軍咸悅。及後，命立碑於其所，號雙兔碑。又將戰夜，夢一人從葛榮索千牛刀，葛榮初不肯與，此人自稱己是道武皇帝，葛榮乃奉刀，此人手持授榮。寤而喜，自知必勝。

當初，尒朱榮將討伐葛榮，部隊停駐在襄垣，曾進行大規模的圍獵，有一雙兔子跳到馬前，尒朱榮拉開弓箭發誓説："射中兔子就會生擒葛榮，射不中就不會。"不久兩隻兔子應弦而死，全軍都非常高興。到後來，尒朱榮命令在那裏樹立石碑，命名爲雙兔碑。還有在交戰前夜，尒朱榮夢見一個人向葛榮索要千牛刀，葛榮起初不肯給，那人自稱是道武皇帝，葛榮於是把刀進獻給他，那人把刀授給了尒朱榮。夢醒之後尒朱榮非常高興，知道自己一定會勝利。

又詔以冀州之長樂、相州之南趙、定州之博陵、滄州之浮陽、平州之遼西、燕州之上谷、幽州之漁陽七郡，各萬户，通前滿十萬，爲太原國邑。又加位太師。

皇帝又詔令把冀州的長樂、相州的南趙、定州的博陵、滄州的浮陽、平州的遼西、燕州的上谷、幽州的漁陽這七個郡，每郡有一萬户，加上從前所封的總共有十萬户，作爲尒朱榮的太原國食邑。并加封他爲太師。

建義初，北海王元顥南奔梁，梁立爲魏主，資以兵將。時邢杲以三齊應顥，朝廷以顥孤弱。永安二年春，詔元天穆先平齊地，然後征顥。顥乘虚徑進，滎陽、武牢并不守，車駕出居河北。榮聞之，馳傳朝行宫於上黨之長子，輿駕於是南趣。榮爲前驅，旬日之間，兵馬大集。天穆克平邢杲，亦度河以會。車駕幸河内。榮與顥相持於河上，無船不得即度。議欲還北，更圖後舉，黄門郎楊侃、高道穆等并固執以爲不可。屬馬渚諸楊云有小船數艘，求爲鄉導。榮乃令都督尒朱兆等率精騎夜濟。顥奔，車駕度河，入居華林園。詔加榮天柱大將軍，增封通前二十萬户，加前後部羽葆鼓吹。

建義初年，北海王元顥向南投奔梁朝，梁朝把他推立爲魏主，并給予他兵將。當時邢杲在三齊響應元顥，朝廷認爲元顥勢單力薄。永安二年春，皇帝命令元天穆先平定齊地，然後征討元顥。元顥乘虚直入，滎陽、武牢兩地失守，皇帝出行居住在黄河以北。尒朱榮聽説後，駕馭驛站的車馬急行到上黨郡長子縣的行宫裏朝見皇帝，皇帝於是向南邊奔去。尒朱榮作爲前驅，十天之内，集中了大量兵馬。元天穆攻克邢杲，也渡過黄河與他們會合。皇帝前往河内。尒朱榮與元顥在黄河上相持不下，没有船隻不能馬上渡河。他們商議準備回到北方，以後再圖謀舉兵，黄門郎楊侃、高道穆等人都堅持認爲這樣不行。正好馬渚諸位姓楊的人説有幾條小船，請求擔任嚮導。尒朱榮於是命令都督尒朱兆等人率領精鋭騎兵夜晚渡河。元顥逃奔，皇帝渡過黄河，入住華林園。詔令加授尒朱榮爲天柱大將軍，贈加封地達二十萬户，還加賜儀仗有前後部羽葆鼓吹。

榮尋還晉陽，遥制朝廷，親戚腹心皆補要職，百僚朝廷動静，莫不以申。至於除授，皆須榮許，然後得用。莊帝雖受制權臣，而勤政事，朝夕省納，孜孜不已。數自理冤獄，親覽辭訟。又選司多濫，與吏部尚書李神儁議正綱紀，而榮乃大相嫌責。曾關補定州曲陽縣令，神儁以階縣不奏，别更擬人。榮大怒，即遣其所補者往奪其任。榮使入京，雖復微蔑，朝貴見之，莫不傾靡。及至闕下，未得通奏，恃榮威勢，至乃忿怒。神儁遂上表遜位。榮欲用世隆攝選，上亦不違。榮曾啓北人爲河内諸州，欲爲掎角勢，上不即從。天穆入見論事，上猶未許。天穆曰："天柱既有大功，爲國宰相，若請普代天下官屬，恐陛下亦不得違。如何啓數人爲州，便停不用?"帝正色曰："天柱若不爲人臣，朕亦須代；如其猶存臣節，無代天下百官理。"榮聞，大怒曰："天子

尒朱榮不久返回晉陽，他在那裏遥控朝廷，他的親戚和心腹都擔任要職，百官在朝廷中的一舉一動，都向他通報。官員的任用，都必須經過尒朱榮許可然後纔能任用。孝莊帝雖然被權臣控制，但他勤於政事，處理朝廷事務接納奏摺，孜孜不倦。孝莊帝多次親自審理冤案，親自閲覽起訴狀。因爲人事部門濫用職權，孝莊帝與吏部尚書李神儁商議端正法紀，但尒朱榮却大加責難。他曾經先行任命定州曲陽縣令而後上報吏部，李神儁認爲此人官階相差太遠不予上奏，需要另擬别人。尒朱榮大怒，馬上派遣自己所任命的官員前去奪取任職。尒朱榮派人到京城，雖然此人地位卑微，但朝廷顯貴見到他，没有人不害怕。當他到了宫殿前，没有人通報和啓奏，此人仗着尒朱榮的權勢，至於大發雷霆。李神儁於是上表辭職。尒朱榮想任用尒朱世隆負責選拔人才，皇帝也没有反對。尒朱榮曾經想啓用北方人任河内幾個州的刺史，準備構成犄角互應之勢，皇帝没有立即同意。元天穆進見孝莊帝議論這件事，皇帝仍然没有同意。元天穆説："天柱大將軍尒朱榮既然立下了大功，又是宰相，他即使是想要替

由誰得立？今乃不用我語。”皇后復嫌内妃嬪，甚有妒恨之事。帝遣世隆語以大理，后曰：“天子由我家置立，今便如此。我父本日即自作，今亦復决？”世隆曰：“兄止自不爲，若本自作，臣今亦得封王。”帝既外迫强臣，内逼皇后，恒怏怏不以萬乘爲貴。

换全國所有的官員，恐怕陛下也不能反對。爲什麽他用幾個人擔任州官，你就不能允許呢？”皇帝嚴肅地説：“尒朱榮假如不是朕的臣子，朕也應當被替代；如果他還有當臣子的節操，就没有替换天下百官的理由。”尒朱榮聽説後，非常憤怒地説：“皇帝是靠誰擁立的？現在竟不聽我的話了。”皇后也厭惡宫内的嬪妃，多有嫉妒怨恨的事。皇帝派遣尒朱世隆給皇后講述大道理，皇后説：“你是靠我尒朱家裏的人纔擁立起來的，你現在就變成這樣。我父親從現在起就一切事情自作主張，現在你還能再作决定嗎？”尒朱世隆説：“我的兄長衹是不想自己當皇帝而已，如果他原先就想當皇帝，我現在也可以被封爲王了。”皇帝外受權臣所逼，内受皇后所迫，常怏怏不樂不以皇位爲貴。

先是，葛榮枝黨韓婁仍據幽、平二州，榮遣都督侯深討斬之。時万俟醜奴、蕭寶夤擁衆豳、涇，榮遣其從子天光爲雍州刺史，令率都督賀拔岳、侯莫陳悦等入關討之。天光至雍州，以衆少未進，榮大怒，遣其騎兵參軍劉貴馳驛詣軍，加天光杖罰。天光等大懼，乃進討，連破之，禽醜奴、寶夤，并檻車送闕。天光又禽王慶雲、万俟道樂，關中悉平。於是天下大難便盡。莊帝恒不慮外寇，唯恐榮爲逆，常時諸方未定，欲使與之相持，及告捷之日，乃不甚喜，謂尚書令、臨淮王彧曰：“即今天下便是無賊？”臨淮見帝色不悦，曰：“臣恐賊平以後，方勞聖慮。”帝畏餘人怪，還以他語解之，曰：“其實撫寧荒餘，彌成不易。”

在此以前，葛榮的餘黨韓婁仍然占據幽州、平州，尒朱榮派遣都督侯深討伐并殺了他。當時万俟醜奴、蕭寶夤在豳州、涇州擁有重兵，尒朱榮派遣侄子尒朱天光擔任雍州刺史，讓他率領都督賀拔岳、侯莫陳悦等人進入函谷關征討他們。尒朱天光到了雍州，因爲兵力少没有進攻，尒朱榮非常憤怒，派遣騎兵參軍劉貴從驛道兼程前往，杖罰尒朱天光。尒朱天光等人非常恐懼，於是進軍征討，連續打敗敵人，生擒万俟醜奴、蕭寶夤，并用囚車把他們押送到朝廷。尒朱天光還捉住了王慶雲、万俟道樂二人，函谷關一帶全部被平定。從此天下平定。孝莊帝經常是不擔心外來侵犯，衹害怕尒朱榮叛逆，當時各地還没有平定，皇帝想讓尒朱榮與敵人相持，當勝利的捷報傳來時，孝莊帝并不十分高興，他對尚書令、臨淮王元彧説：“現在天下就没有賊人了嗎？”臨淮王見皇帝臉上不高興，就説：“我怕賊軍被消滅之後，皇上更加勞神。”孝莊帝害怕其他人見怪，就用話岔開，説道：“其實要使邊遠地區安寧，是更加不容易的事情。”

榮好射獵，不捨寒暑，法禁嚴重，若一鹿出，乃有數人殞命。曾有一人見猛獸便走，謂曰：“欲求活邪？”遂即斬之。自此獵如登戰場。

尒朱榮喜好打獵，不論是冬是夏，他法令嚴酷，如果有一頭鹿跑掉了，就要殺掉幾個人。曾經有一個人看見猛獸就逃跑，尒朱榮對他説：“你還想活嗎？”於是殺了他。從此之後人們上獵

曾見一猛獸在窮谷中，乃令餘人重衣空手搏之，不令復損，於是數人被殺，遂禽得之。持此爲樂焉。列圍而進，雖阻險不得迴避，其下甚苦之。

場如同上戰場。曾經看見有一頭猛獸在深谷中，於是尒朱榮讓其餘的人穿上幾層衣服徒手與猛獸搏鬥，不准他們傷害猛獸，於是有幾個人被猛獸咬死，最終活捉了猛獸。尒朱榮把這種圍獵當作娛樂。他列隊圍圈向前推進，即使是遇到險要地形也不允許退縮，他的部下爲此非常愁苦。

太宰、元天穆從容言榮勛業，宜調政養人。榮便攘肘謂天穆曰："太后女主，不能自正，推奉天子者，此是人臣常節。葛榮之徒，本是奴才，乘時作亂，譬如奴走，禽獲便休。頃來受國大寵，未能混一海内，何宜今日便言勛也？如聞朝士猶自寬縱，今秋欲共兄戒勒士馬，校獵嵩原，令貪污朝貴，入圍搏虎。仍出魯陽，歷三荆，悉擁生蠻，北填六鎮。迴軍之際，因平汾胡。明年簡練精騎，分出江、淮，蕭衍若降，乞萬户侯；如其不降，徑度數千騎，便往縛取。待六合寧一，八表無塵，然後共兄奉天子巡四方，觀風俗，布政教，如此乃可稱勛耳。今若止獵，兵士懈怠，安可復用也？"

太宰、元天穆從容地談論尒朱榮的功勛，還説應該調整朝政愛護人民。尒朱榮挽起胳膊對元天穆説："靈太后是國家的女主，她自身就不正派，我之所以推立天子，這是當臣子應有的節操。葛榮之類的人，本身是奴才，趁機犯上作亂，就如同奴僕逃跑了，抓住他也就罷了。近來我得到國家給予的極大榮耀，却没有能統一天下，你現在怎麽能談論我的功勛呢？如果聽説朝廷的官員還在放縱自己，今年秋天我想與兄弟你一起率領兵馬，在嵩地原野圍獵野獸，讓那些朝廷的貪官污吏們，入圍圈之内與猛虎搏鬥。我們繼而從魯陽出發，經過三荆，占有全部活着的蠻人，把他們充實到北方的六個鎮裏去。當我們的部隊返回之時，再鏟平汾胡。明年選練精鋭的騎兵，分兵進擊長江、淮水，蕭衍如果投降，就請求賜封他爲萬户侯；如果蕭衍不投降，我們就直接讓幾千騎兵渡江，馬上前往捆綁捉拿蕭衍。等到天下統一，遠方也没有了戰爭，然後我與兄弟你一起侍奉天子巡游四方，觀察風土人情，傳布政策教化，像這樣纔能算是有功勛。現在如果停止射獵活動，士兵鬆懈懶惰，今後還怎麽再使用他們？"

及見四方無事，乃遣人奏曰："參軍許周勸臣取九錫，臣惡其此言，已發遣令去。"榮時望得殊禮，故以意諷朝廷。帝實不欲與之，因稱其忠。榮見帝年長明悟，爲衆所歸，欲移自近，皆使由己。每因醉云，入將天子，拜謁金陵後，還復恒朔。而侍中朱元龍輒從尚書索太和中遷京故事，於是復有移都消息。

當看到天下平安無事，尒朱榮於是派遣人上奏説道："參軍許周勸我向陛下要九錫之賜，我討厭這種言論，已經發布謫貶令讓他離職。"尒朱榮當時希望得到特殊的禮遇，所以這樣暗示朝廷。孝莊帝實際上不想給尒朱榮特殊禮遇，於是稱贊他的忠誠。尒朱榮見皇帝已經年長而且明智，爲衆望所歸，因此想把孝莊帝遷移到自己的近處，讓他一切都由自己指揮。尒朱榮經常藉酒醉，説他準備到朝廷帶着天子，拜謁了金陵皇家陵墓之後，便要返回北方恒州和朔州。而且侍中朱元龍也向尚書索要太和年間有關遷洛京的舊

事，於是又有關於遷移國都的消息傳來。

榮乃暫來向京，言看皇后娩難。帝懲河陰之事，終恐難保，乃與城陽王徽、侍中楊侃、李彧、尚書右僕射元羅謀，皆勸帝刺殺之。唯膠東侯李侃晞、濟陰王暉業言榮若來，必有備，恐不可圖。又欲殺其黨與，發兵拒之。帝疑未定，而京師人懷憂懼，中書侍郎邢子才之徒，已避之東出。榮乃遍與朝士書，相任留。中書舍人温子昇以書呈帝，帝恒望其不來，及見書，以榮必來，色甚不悦。武衛將軍奚毅，建義初往來通命，帝每期之甚重，然以爲榮通親，不敢與之言情。毅曰："若必有變，臣寧死陛下難，不能事契胡。"帝曰："朕保天柱無異心，亦不忘卿忠款。"

尒朱榮於是突然來到京城，聲稱是看望難産中的皇后。皇帝有鑒於河陰之變，擔心不能自保，於是與城陽王元徽、侍中楊侃、李彧、尚書右僕射元羅商議，他們都勸説皇帝殺死尒朱榮。衹有膠東侯李侃晞、濟陰王元暉業説尒朱榮此來，必定會有所防備，擔心計謀不能實施。又想殺掉尒朱榮的黨羽，出兵抵抗尒朱榮。皇帝猶豫不決，但京城的人害怕，中書侍郎邢子才之類的人，已經躲避到東面去了。尒朱榮於是給很多朝廷官員寫了信，要他們留任。中書舍人温子昇把尒朱榮的書信呈遞給皇帝，皇帝一直希望尒朱榮不要來，等看到他的書信，認爲尒朱榮一定會來，表情非常不高興。武衛將軍奚毅，在建義初年來往於尒朱榮與皇帝之間傳達命令，皇帝常常對他寄予厚望，但認爲他與尒朱榮是親戚，所以不敢對他説内情。奚毅説："如果一定會出現變故，我寧願爲陛下赴死難，也不侍奉契胡人。"皇帝説："朕擔保尒朱榮不會有二心，但朕不會忘記你的忠誠。"

三年八月，榮將四五千騎，發并州向京。時人皆言其反，復道天子必應圖之。九月初，榮至京。有人告云，帝欲圖之。榮即具奏。帝曰："外人亦言王欲害我，豈可信之?"於是榮不自疑，每入謁帝，從人不過數十，皆不持兵仗。帝欲止，城陽王曰："縱不反，亦何可耐? 况何可保耶?"又北人語訛，語"尒朱"爲"人主"。上又聞其在北言我姓人主。先是，長星出中台，掃大角。恒州人高榮祖頗明天文，榮問之曰："是何祥也?"答曰："除舊布新象也。昔長星掃大角，秦以之亡。"榮聞之悦。又榮下行臺郎中李顯和曾曰："天柱至，那無九錫，安須王自索也? 亦是天子不見機。"都督郭羅察曰："今年真可作禪文，何但九錫。"參軍褚光曰："人言并州城上有紫氣，何慮天

建義三年八月，尒朱榮帶領四五千騎兵，從并州向京城進發。當時人們都説他要造反，又説皇帝一定會有所準備。九月初，尒朱榮到達京城。有人告訴他，説皇帝想要殺他。尒朱榮立即上奏。皇帝説："外面的人也在傳言説你要殺我，難道可以相信嗎?"於是尒朱榮不再猜疑，每次拜謁皇帝，隨從人員不超過幾十人，而且都没有帶武器。皇帝想停止殺尒朱榮的計劃，城陽王説："即使是他不造反，你又怎麽奈何得了他? 更何况你又怎麽保護自己呢?"另外北方人發音不準，把"尒朱"説成"人主"。皇帝也聽説尒朱榮在北方自稱我姓人主。在此之前，長星從中臺星出來，掃過大角星。恒州人高榮祖對天文頗爲熟悉，尒朱榮詢問他道："這是什麽徵兆呢?"高榮祖回答説："這是除舊布新的象徵。從前長星掃過大角星，秦朝滅亡。"尒朱榮聽後很高興。另外尒朱榮的下行臺郎中李顯和曾經對他説："衹要你一到，那没有的九種賜物，哪裏還需要您親自去索要? 這也是天子没有看見時機。"都

柱不應。"榮下人皆陵侮帝左右，無所忌憚，其事皆上聞。奚毅又見，求聞。帝即下明光殿與語。帝又疑其爲榮，不告以情。及知毅赤誠，乃召城陽王徽及楊侃、李彧，告以毅語。

督郭羅察說："今年確實可以作禪讓文，何止九錫。"參軍褚光說："人們都說并州城上有紫氣，何必擔心天柱將軍不應驗這紫氣。"尒朱榮的奴僕都敢欺侮皇帝的身邊人，而且肆無忌憚，這些事都上報給了皇帝。奚毅再次求見，詢問皇帝的打算。皇帝立即到明光殿與他談話。皇帝仍然懷疑他是爲尒朱榮而來，因此没有告訴奚毅實情。當知道奚毅的一片赤誠之後，於是召集城陽王元徽以及楊侃、李彧，把奚毅的意思轉告給他們。

榮小女嫁與帝兄子陳留王，小字伽邪，榮嘗指之曰："我終當得此女婿力。"徽又云："榮慮陛下終爲此患，脱有東宫，必貪立孩幼。若皇后不生太子，則立陳留以安天下。"并言榮指陳留語狀。帝既有圖榮意，夜夢手持一刀自害，落十指節，都不覺痛。惡之，以告城陽王徽及楊侃。徽解夢曰："蝮蛇螫手，壯士解腕。割指節與解腕何異？去患乃是吉祥。"聞者皆言善。

尒朱榮的小女兒嫁給皇帝的侄子陳留王，他的小名叫伽邪，尒朱榮曾經指着陳留王說："我最終要靠這個女婿的幫助。"元徽又說："尒朱榮擔心陛下最終把他當作禍患，如果有了太子，一定會急着推立小太子。如果皇后不能生太子，就會推立陳留王來安定天下。"元徽還形容了尒朱榮指着陳留王說話時的樣子。皇帝既已有了圖謀尒朱榮的打算，他夜晚做夢手拿一把刀自戕，切斷了十指關節，但却不覺得疼痛。皇帝心裏很不舒服，把夢境告訴給城陽王元徽以及楊侃。元徽分析了孝莊帝的夢境後說："蝮蛇螫手，勇士割腕。切斷手指關節與切斷手腕有什麼不同呢？除掉禍患纔能吉祥。"聽到這話的人都認爲他說得好。

九月十五日，天穆到京，駕迎之。榮與天穆并從入西林園宴射。榮乃奏曰："近來侍官皆不習武，陛下宜將五百騎出獵，因省辭訟。"先是奚毅言榮因獵挾天子移都，至是，其言相符。

九月十五日，元天穆入京，皇帝親自迎接他。尒朱榮與元天穆一起跟着皇帝進入西林園參加宴會和射箭。尒朱榮於是上奏道："近來侍從官們都不練習武藝，陛下您應該帶領五百騎兵出去射獵，順便檢查訴訟情況。"早先奚毅就說過尒朱榮想利用射獵挾持天子遷移國都，到此時，情況與奚毅的說法相符合。

至十八日，召中書舍人温子昇告以殺榮狀，并問以殺董卓事。子昇具通本，上曰："王允若即赦涼州人，必不應至此。"良久，語子昇曰："朕之情理，卿所具知，死猶須爲，况必不死。寧與高貴鄉公同日死，不與常道鄉公同日生。"上謂殺榮、天穆，即赦其黨，便應不動。應詔王道習

到了十八日，皇帝召見中書舍人温子昇告訴他有關刺殺尒朱榮的事，并向他詢問有關殺董卓的故事。温子昇陳述了全部過程，皇帝說："王允如果立即赦免涼州人，一定不會到如此地步。"許久，皇帝對温子昇說："朕的心情，你全都知道，朕就是死也一定要這樣做，更何况朕一定不會死。朕寧可與高貴鄉公同一天死，也不與常道鄉公同一天生。"皇帝認爲殺死尒朱榮、元天穆

曰："尒朱世隆、司馬子如、朱元龍比來偏被委付，具知天下虛實，謂不宜留。"城陽王及楊侃曰："若世隆不全，仲遠、天光豈有來理?"帝亦謂然，無復殺意。城陽曰："榮數征伐，腰間有刀，或能狠戾傷人。臨事，願陛下出。"乃伏侃等十餘人於明光殿東。其日，榮與天穆并入，坐食未訖，起出。侃等從東階上殿，見榮、天穆出至中庭，事不果。

後，就立即赦免他們的黨羽，這些人就不會輕舉妄動。應詔王道習説："尒朱世隆、司馬子如、朱元龍近來都被委以重任，他們瞭解全國的情况，我認爲不能留下他們。"城陽王和楊侃説："如果尒朱世隆被殺，難道尒朱仲遠、尒朱天光還會來嗎?"皇帝也這樣認爲，因此没有再殺他們的意思。城陽王説："尒朱榮幾次征伐，腰間都佩帶有刀，有時還會凶狠地傷人。到事發的那天，希望陛下退出。"於是楊侃等十多人埋伏在明光殿東側。那一天，尒朱榮與元天穆一起進來，因爲皇帝進食還没有完，就起身出去了。楊侃等人從東側臺階進入明光殿，看見尒朱榮、元天穆已出來到了中庭，刺殺行動没有成功。

十九日是帝忌日，二十日榮忌日，二十一日，暫入，即向陳留王家，飲酒極醉。遂言病動，頻日不入。上謀頗泄，世隆等以告榮。榮輕帝，不謂能反。預帝謀者皆懼。

十九日是皇帝的忌日，二十日是尒朱榮的忌日，二十一日，尒朱榮剛到京城，馬上又到陳留王家去了，醉得很厲害。於是尒朱榮聲稱疾病發作，連續幾天不到朝廷。皇帝的計謀有些泄露，尒朱世隆等人把消息告訴給尒朱榮。尒朱榮輕視皇帝，不認爲皇帝會違背諾言。但參與皇帝計謀的人都很害怕。

二十五日，旦，榮、天穆同入，其日大欲革易。上在明光殿東序中西面坐，榮與天穆并御床西北小床上南坐，城陽入，始一拜，榮見光禄卿魯安等持刀從東户入，即馳向御坐，帝拔千牛刀手斬之，時年三十八。得其手板上有數牒啓，皆左右去留人名，非其腹心，悉在出限。帝曰："豎子！若過今日，便不可制。"時又天穆與榮子菩提亦就戮，於是内外喜叫，聲滿京城。既而大赦。

二十五日，早晨，尒朱榮、元天穆一同進入宫殿，當天準備舉行大事。皇帝在明光殿的東厢房朝西而坐，尒朱榮與元天穆一起在御床西北面的小床上朝南而坐，城陽王進來，纔剛剛拜見，尒朱榮就看見光禄卿魯安等人拿着刀從東門進來，他立刻跑到皇帝寶座前，皇帝拔出千牛刀親手殺了尒朱榮，他當年三十八歲。在他的記事手板上有幾條啓奏，都是身邊要留下或除去的人員名單，大凡不是他的心腹，全都在被除去之列。皇帝説："小子！如果過了今天，就再也不好制服你了。"當時還有元天穆以及尒朱榮的兒子尒朱菩提也一起被殺，於是朝廷内外歡呼，響徹京城。不久皇帝大赦天下。

榮雖威名大振，而舉止輕脱，正以馳射爲伎藝，每入朝見，更無所爲，唯戲上下馬。於西林園宴射，恒請皇后出觀，并召王公妃主，共在一堂。每見天子射中，輒自起舞叫，將相卿士，悉皆盤旋，乃至妃主婦人，

尒朱榮雖然威名遠揚，但他舉止輕浮，惟獨以騎馬射箭爲能事，所以每次進宫朝見，他没有其他事情可做，衹把上馬下馬當作游戲。他在西林園宴飲射箭，經常請皇后出來觀看，并且召集王公嬪妃，同在一堂游樂。他每次看見皇帝射箭中靶，就站起身又唱又跳，將相卿士，也起舞盤

亦不免隨之舉袂。及酒酣耳熱，必自匡坐唱虜歌，爲《樹梨普梨》之曲。見臨淮王彧從容閑雅，愛尚風素，固令爲敕勒舞。日暮罷歸，便與左右連手蹋地，唱《迴波樂》而出。性甚嚴暴，慍喜無恒，弓箭刀槊，不離於手，每有嗔嫌，即行忍害，左右恒有死憂。曾欲出獵，有人訴之，披陳不已，發怒，即射殺之。曾見沙彌重騎一馬，榮即令相觸，力窮不復能動，遂使傍人以頭相擊，死而後已。

旋，甚至嬪妃婦女，也忍不住隨着歌聲起舞。當酒酣耳熱時，他一定會端坐那裏唱起胡人的歌曲，唱《樹梨普梨》的曲子。尒朱榮見臨淮王元彧從容優雅，很欣賞他的氣質風度，堅持讓他跳敕勒舞。在太陽落山罷宴歸來之時，尒朱榮就與身邊人手拉着手脚踏着地，唱着《迴波樂》走出來。尒朱榮嚴厲粗暴，喜怒無常，弓箭刀矛，從不離手，每次發怒或有不滿，他就要殘忍地殺人，他的身邊人經常有死的恐懼。他有一次準備出獵，有個人向他訴苦，囉嗦不止，尒朱榮大發脾氣，立即把這個人射殺。他曾經看見兩個和尚騎着一匹馬，尒朱榮馬上讓他們互相撞擊身體，他們力氣用完後不能再動彈，於是他讓旁人相互撞擊他們的頭，直到他們被撞死纔作罷。

節閔帝初，世隆等得志，乃詔贈假黄鉞、相國、録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晋王，加九錫，給九旒鑾輅，武賁班劍三百人，轀輬車，準晋太宰、安平獻王故事，謚曰武。又詔百官議榮配饗，司直劉季明曰："晋王若配永安，則不能終臣節。以此論之，無所配。"世隆作色曰："卿合配?"季明曰："下官預在議限，據理而言，不合上心，誅翦唯命。"衆爲之危，季明自若。世隆意不已，乃配享孝文廟庭。

節閔帝初年，尒朱世隆等人得志，於是詔令追贈尒朱榮爲假黄鉞、相國、録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晋王，并加九錫，帶有旗子和鈴鐺的車子，武士以及儀仗三百人，還有喪車，還以晋太宰、安平獻王的先例爲標準，定尒朱榮的謚號爲武。皇帝還讓百官商議讓尒朱榮配享的事情，司直劉季明説："晋王尒朱榮如果配享永安時期的皇帝，那麼他就没有保持臣子的節操。從這點來評論，尒朱榮不能配享。"尒朱世隆拉下臉説："你説應該怎樣纔能配享呢?"劉季明説："我身在議官之列，據理而陳説，但却不符合皇帝的心意，是誅是斬聽其處置。"衆人都爲劉季明感到危險，但他自己却神態自若。尒朱世隆不甘心，便讓尒朱榮配享孝文帝廟庭。

菩提位太常卿、開府儀同三司、侍中、特進。死時年十四。節閔帝初，加贈司徒，謚曰惠。

菩提弟叉羅，武衛將軍、梁郡王。尋卒，贈司空公。

叉羅弟文殊，封平昌郡王，孝静初，轉襲榮爵太原王。薨於晋陽，時年九歲。

尒朱菩提擔任太常卿、開府儀同三司、侍中、特進。死時十四歲。節閔帝初年，加贈爲司徒，謚號爲惠。

尒朱菩提的弟弟尒朱叉羅，擔任武衛將軍、梁郡王。不久去世，被追贈爲司空公。

尒朱叉羅的弟弟尒朱文殊，被封爲平昌郡王，孝静帝初年，改爲繼承尒朱榮的爵位太原王。在晋陽去世，時年九歲。

尒朱文暢　尒朱文略

文殊弟文暢，初封昌樂郡公。以榮破葛賊之勛，進爵爲王。其姊魏

尒朱文殊的弟弟尒朱文暢，起初被封爲昌樂郡公。因爲尒朱榮攻破葛榮的功勛，爵位升爲

孝莊皇后，及韓陵之敗，齊神武納之，待其家甚厚。文暢由是拜開府儀同三司、肆州刺史。家富於財，招致賓客，窮極豪侈。與丞相司馬任胄、主簿李世林、都督鄭仲禮、房子遠等相狎，外示杯酒交，而潛謀害齊神武。自魏氏舊俗，以正月十五日夜爲打簇戲，能中者即時賞帛。胄令仲禮藏刀於袴中，因神武臨觀，謀竊發，事捷，共奉文暢。爲任氏家客薛季孝所告。以姊寵，止坐文暢一房。文暢死時年十八。

王。他的姐姐是北魏孝莊皇后，當韓陵之戰失敗後，北齊神武帝把她收入宮中，對她的家人非常優厚。尒朱文暢於是被授任爲開府儀同三司、肆州刺史。尒朱文暢家産富有，喜招賓客，非常奢侈豪華。尒朱文暢與丞相司馬任胄、主簿李世林、都督鄭仲禮、房子遠等人關係密切，對外他們似乎是酒肉朋友，而實際上他們是陰謀殺害北齊神武帝。按照魏朝的舊風俗，在正月十五晚上進行打簇游戲，能打中的人馬上賞給帛。任胄讓鄭仲禮把刀藏在褲子裏，趁着北齊神武帝前來觀看時，暗中刺殺，等事成之後，他們將共同擁戴尒朱文暢。此事被任胄家的門客薛季孝告發。因爲尒朱文暢的姐姐受寵的緣故，祇給尒朱文暢一家判罪。尒朱文暢死時十八歲。

弟文略，以兄叉羅卒無後，襲叉羅爵梁郡王。文暢事當從坐，静帝使人往晉陽，欲拉殺之。神武特加寬貸，奏免之。文略聰明俊爽，多所通習。齊文襄嘗令章永興馬上彈琵琶，奏十餘曲，試使文略寫之，遂得八。文襄戲之曰：“聰明人多不老壽，梁郡其慎之！”文略對曰：“命之修短，皆在明公。”文襄愴然曰：“此不足慮。”

弟尒朱文略，因爲兄長尒朱叉羅没有後代，所以由其繼承尒朱叉羅的梁郡王爵位。因爲尒朱文暢的罪行尒朱文略也應當受到株連判罪，孝静帝派人到晉陽，準備用杖打死尒朱文略。北齊神武帝特意加以寬恕，奏請皇帝免他一死。尒朱文略聰明且才華出衆，通曉并熟悉各種技藝。北齊文襄帝曾經讓章永興在馬上彈奏琵琶，共彈奏了十多首曲子，北齊文襄帝讓尒朱文略試着把曲子記録下來，後來尒朱文略寫成了八首。北齊文襄帝開玩笑地對他説：“聰明人大多不長壽，梁郡王要謹慎啊！”尒朱文略回答説：“我性命的長與短，完全取决於您的意志。”北齊文襄帝傷感地説：“這個你不必多慮。”

初，神武遺令恕文略十死，恃此益横，多所陵忽。齊天保末，嘗邀平秦、武興、汝南諸王至宅，供設奢麗，各有贈賄。諸王共假聚寶物以要之，文略弊衣而往，從奴五十人，皆駿馬侯服。其豪縱不遜如此。平秦王有七百里馬，文略敵以好婢，賭取之。明日，平秦王使人致請，文略殺馬及婢，以二銀器盛婢頭馬肉而遺之。平秦王訴之於文宣，繫於京畿獄。文略彈琵琶，吹横笛，謡咏倦極，便卧唱挽歌。居數月，奪防者弓

當初，北齊神武帝遺令寬恕尒朱文略十次死罪，尒朱文略仗着這種寬恕更加蠻横殘暴，經常欺侮他人。北齊天保末年，尒朱文略曾經邀請平秦、武興、汝南幾個王來到住宅，他家裏的陳設奢侈華麗，他給每個王都贈送了財物。幾個王一起藉聚寶物來邀請他，尒朱文略穿着破衣服前往，後面跟隨的奴僕有五十人，每個人都騎着駿馬身穿王侯之服。他的驕奢放縱不謙遜就是這樣。平秦王有一匹日行七百里的好馬，尒朱文略用漂亮的婢女與他對賭，結果賭赢獲得了平秦王的好馬。第二天，平秦王派人邀請他，尒朱文略殺掉了馬和婢女，用兩件銀器分别盛放婢女的頭

矢以射人，曰："不然，天子不憶我。"有司奏，遂伏法。

和馬肉送還給平秦王。平秦王向文宣帝控告尒朱文略，於是尒朱文略被囚禁在京郊監獄。尒朱文略在監獄裏彈琵琶，吹橫笛，他唱歌吟詩疲倦至極後，就睡着唱哀悼死者的挽歌。囚禁了幾個月之後，尒朱文略搶奪防守人員的弓箭射殺人，還說："我不這樣做，皇帝會記不起我。"主管官員上奏皇帝，於是尒朱文略被斬殺。

文略嘗大遺魏收金，請爲父作佳傳，收論榮比韋、彭、伊、霍，蓋由是也。

尒朱文略曾經送給魏收大量黄金，請他爲父親撰寫歌功頌德的傳記，魏收評論尒朱榮時把他與韋、大彭、伊尹、霍光相比況，大概也是由於收了黄金的緣故吧。

尒朱兆

兆，字萬仁，榮從子也。少善騎射，趫捷過人，數從榮游獵，至窮岩絶澗，人所不能升降者，兆必先之。手格猛獸，無所疑避。榮以此特加賞愛，任爲爪牙。榮曾送臺使，見二鹿，授兆二箭，令取供今食，遂構火以待之。俄而兆獲其一，榮欲誇使人，責兆不盡取，杖之五十。榮之入洛，兆兼前鋒都督。孝莊即位，封潁川郡公。後從上黨王天穆平邢杲。又與賀拔勝擊斬元顥子冠受，禽之，進破安豐王延明，顥乃退走。莊帝還宫，論功除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汾州刺史。

尒朱兆，字萬仁，是尒朱榮的侄子。年輕時擅長騎馬射箭，動作矯健超過一般人，他多次跟隨尒朱榮外出打獵，到了懸崖絶壁，一般人不能上下的地方，尒朱兆總是走在前頭。他徒手與猛獸格鬥，從不遲疑迴避。尒朱榮因此對尒朱兆特别賞識，把他作爲自己的親信。尒朱榮曾經在送别臺署使者時，看見兩頭鹿，他交給尒朱兆兩支箭，令他射死馬上要吃，於是他燃起篝火等待獵物。不一會兒尒朱兆捕獲了其中的一頭鹿，尒朱榮本來想在臺署使者面前炫耀，因此責備尒朱兆没有捕得兩隻鹿，處罰尒朱兆五十棍。尒朱榮進入洛陽，尒朱兆兼任前鋒都督。孝莊帝即位後，賜封尒朱兆爲潁川郡公。後來他跟隨上黨王元天穆平定邢杲。又與賀拔勝攻打元顥的兒子元冠受，并活捉了他，還打敗了安豐王元延明，元顥於是撤退逃跑。孝莊帝回到皇宫後，根據尒朱兆的功勞授任他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汾州刺史。

尒朱榮死，兆自汾州據晋陽。元曄立，授兆大將軍，進爵爲王。兆與世隆等定謀，攻洛。兆遂輕兵倍道，掩襲京邑。先是河邊人夢神謂己曰："尒朱家欲度河，用爾作瀴波津令，爲之縮水脉。"月餘，夢者死。及兆至，有行人自言知水淺處，以草往往表插而導焉，忽失其所在。兆遂策馬涉度。是日暴風鼓怒，黄塵張天，騎

尒朱榮去世後，尒朱兆從汾州進據晋陽。元曄即位後，授尒朱兆爲大將軍，晋爵封王。尒朱兆與尒朱世隆等人商定，進攻洛陽。尒朱兆於是率領輕騎兵日夜兼程，偷襲京都。當初黄河邊有個人夢見神仙對自己説："尒朱家的人想渡過黄河，把你當作瀴波津的長官，請你幫他們退去水流。"一個多月後，作夢的人去世。當尒朱兆到達時，有人自稱知道水淺的地方，他不斷用草插在水淺的地方作爲標記用以引導，這個人忽然就

叩宫門，宿衛乃覺。彎弓欲射，袍撥弦，矢不得發，一時散走。莊帝步出雲龍門外，爲兆騎所縶，幽於永寧佛寺。兆撲殺皇子，污辱妃嬪，縱兵虜掠。停洛旬餘，先令衛送莊帝於晋陽，兆後於河梁監閱財貨。

消失了。尒朱兆於是趕着馬涉水渡河。這一天狂風怒號，黄塵蔽天，尒朱兆的騎兵扣擊皇宫大門，在宫中擔任警衛的人這纔發覺。警衛拉開弓準備射箭，所穿的戰袍却挂住了弦，箭不能射出，一時間衆人逃散。孝莊帝走出雲龍門外，被尒朱兆的騎兵拘禁，并幽禁在永寧佛寺。尒朱兆殺害皇子，玷污嬪妃，放任士兵大肆搶掠。尒朱兆停駐洛陽十多天，他先讓衛兵押送孝莊帝到晋陽，自己在後面監管查核河梁的財物。

初，兆將入洛，遣使招齊神武，欲與同舉。神武時爲晋州刺史，謂長史孫騰曰："臣而伐君，其逆已甚。我今不往，恐彼致恨，卿可往申吾意，但云山蜀未平，不可委去。"騰乃詣兆，具申意。兆不悦曰："還白高兄弟，有吉夢，今行必克。吾比夢吾亡父登一高堆，堆傍地悉耕熟，唯有馬藺草株，往往猶在，吾父顧我，令下拔之，吾手所至，無不盡出。以此而言，往必有利。"騰還，具報之。神武曰："兆等猖狂，舉兵犯順，吾勢不可反事尒朱也。今天子列兵河上，兆進不能度，必退還。吾乘山東下，出其不意，此徒可一舉而禽。"俄而兆克京師，孝莊幽縶，都督尉景從兆南行，以書報神武。神武大驚，召騰，令馳驛詣兆，示以謁賀，密觀天子所在，當於路邀迎，唱大義於天下。騰遇帝於中路，神武時率騎東轉，聞帝已度，於是西還。仍與兆書，具陳禍福，不宜害天子，受惡名於海内。兆怒不納，而帝遂遇弑。

當初，尒朱兆將要進入洛陽，派遣使者招北齊神武帝，想同他一起進攻洛陽。北齊神武帝當時擔任晋州刺史，他對長史孫騰説："以臣伐君，大逆不道。我現在不去，是怕招致尒朱兆的仇恨，你可以到他那裏去陳述我的意思，衹説山蜀還没有平定，我不能棄之而去。"孫騰於是到尒朱兆那裏，陳述了全部的意思。尒朱兆不高興地説："你回去告訴姓高的兄弟，我做了一個很吉利的夢，現在一定能成功。我夢見我死去的父親登上一個高土堆，土堆的旁邊都是耕地，衹有馬藺草，到處都是，我父親回頭看着我，讓我下去拔它，我的手一到，没有拔不出的。從這個夢來説，我這次必定有利。"孫騰回來，報告了全部情况。北齊神武帝説："尒朱兆等人如此猖狂，舉兵冒犯皇上，我决不能侍奉尒朱氏了。現在天子陳兵黄河，尒朱兆如果向前不能渡過黄河，就一定會撤退回來。我趁勢從太行山東下，出其不意，逆賊就可以馬上被活捉。"不久尒朱兆攻克京城，孝莊帝被幽禁，都督尉景跟隨尒朱兆向南走，把情况用書信通報給北齊神武帝。北齊神武帝大驚，召見孫騰，讓他騎驛馬兼程前往尒朱兆處，以表示對他的祝賀，然後再暗中觀察天子的去向，想在路上迎接皇帝，以此號召天下。孫騰在半路上遇到皇帝，北齊神武帝當時已經率領騎兵轉向東邊，聽説皇帝已經渡過黄河，於是衹得向西面返回。北齊神武帝繼續給尒朱兆寫信，向他詳盡地陳述了利害關係，讓他不要殺害天子，以免在全國留下不好的名聲。尒朱兆很惱火而且没有接受北齊神武帝的建議，於是皇帝被殺害。

初，榮既死，莊帝詔河西人紇豆

當初，尒朱榮已經去世，孝莊帝命令河西人

陵步蕃等，令襲秀容。兆入洛後，步蕃兵勢甚盛，南逼晋陽。兆所以不暇留洛，迴師禦之。頻爲步蕃所敗，於是部勒士馬，謀出山東，令人頻徵神武。神武晋州僚屬，并勸不行。神武揣其勢迫，必無他慮，决策赴之。兆乃分三州六鎮之人，令神武統領。神武既分兵别營，乃引兵南出，避步蕃之鋭。步蕃至樂平郡，神武與兆還討，破斬之。

紇豆陵步蕃等人，讓他們襲擊秀容。尒朱兆進入洛陽後，紇豆陵步蕃的兵力非常强盛，向南逼近晋陽。尒朱兆因此没有空閑留在洛陽，調回部隊抵禦紇豆陵步蕃。尒朱兆多次被紇豆陵步蕃打敗，於是率領兵馬，計劃退出太行山以東，讓人頻繁地徵召北齊神武帝。北齊神武帝在晋州的僚屬們，都勸説北齊神武帝不要前往。北齊神武帝揣摩尒朱兆已是形勢急迫，一定不會有其他的意圖，於是决定奔赴尒朱兆處。尒朱兆於是把三州六鎮的人馬分給北齊神武帝，讓他負責統領。北齊神武帝既然分到了兵力而且另立軍營，於是率領士兵向南面走出，迴避紇豆陵步蕃的精鋭部隊。紇豆陵步蕃到了樂平郡，北齊神武帝與尒朱兆返回討伐，打敗并殺死了紇豆陵步蕃。

及節閔帝立，授兆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柱國大將軍，兼録尚書事、大行臺。又以兆爲天柱大將軍，兆以是榮所終之官，固辭不拜。尋加都督十州諸軍事，世襲并州刺史。

當節閔帝即位，授任尒朱兆爲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柱國大將軍，兼任録尚書事、大行臺。還讓尒朱兆擔任天柱大將軍，尒朱兆認爲這個官銜是尒朱榮最終的官職，於是堅决推辭不肯就任。不久他被升任爲都督十州諸軍事，世代繼承并州刺史的官職。

神武之克殷州也，兆與仲遠、度律約拒之。仲遠、度律次陽平，兆屯廣阿，衆號十萬。神武廣縱反間，於是兩不相信，各致猜疑。仲遠等頻使斛斯椿賀拔勝往喻之，兆輕騎三百，來就仲遠，同坐幕下。兆性粗獷，意色不平，手舞馬鞭，長嘯凝望，深疑仲遠等有變，遂趨出馳還。仲遠遣椿、勝等追而曉譬，兆遂拘縛將還，經日放遣。仲遠等於是奔退。神武乃進擊，兆軍大敗。

北齊神武帝攻克殷州時，尒朱兆與尒朱仲遠、尒朱度律約定一起抵抗他。尒朱仲遠、尒朱度律駐陽平，尒朱兆駐廣阿，號稱十萬人。北齊神武帝廣泛利用離間之計，於是使得尒朱兆與尒朱仲遠之間互不信任，互相猜忌。尒朱仲遠等人頻繁派遣斛斯椿和賀拔勝前往開導尒朱兆，尒朱兆率領三百名輕騎兵，來到尒朱仲遠的部隊，同坐軍帳之下。尒朱兆性格粗獷，情緒激動，他手裏揮舞着馬鞭，大聲説話眼望遠方，他很懷疑尒朱仲遠等人有陰謀，於是走出軍帳疾馳返回駐地。尒朱仲遠派遣斛斯椿和賀拔勝等人追趕尒朱兆并加以曉諭和解釋，尒朱兆於是拘捕了斛斯椿和賀拔勝準備返回，過了幾天纔釋放了他們。尒朱仲遠等人於是撤退。北齊神武帝乘勢追擊，尒朱兆的軍隊大敗。

兆與仲遠、度律遂相疑阻，久而不和。世隆請節閔納兆女爲皇后，兆乃大喜。世隆謀抗神武，乃降辭厚禮，喻兆赴洛。兆與天光、度律更自

尒朱兆與尒朱仲遠、尒朱度律於是互相猜疑，長時間關係不和。尒朱世隆請求節閔帝娶尒朱兆的女兒爲皇后，尒朱兆非常高興。尒朱世隆陰謀抗擊北齊神武帝，於是他卑辭厚禮，勸説尒

信約，然後大會韓陵山。戰敗，復奔晉陽。其年秋，神武自鄴進討之，兆遂大掠并州，走於秀容。神武又追擊，度赤洪嶺，破之。兆竄於窮山，殺所乘馬，自縊於樹。神武收葬之。

朱兆趕赴洛陽。尒朱兆與尒朱天光、尒朱度律再次訂立盟約，然後他們在韓陵山大會師。韓陵之戰失敗，他們再次逃回晉陽。當年秋天，北齊神武帝從鄴城進軍討伐，尒朱兆於是在并州大肆搶掠，然後逃到秀容。北齊神武帝又追擊，翻過赤洪嶺，打敗了尒朱兆。尒朱兆在窮山惡水之間逃竄，殺了坐馬，在樹上上吊自殺。北齊神武帝爲之收葬。

兆勇於戰鬥，而無將領之能。榮雖奇其膽决，然每云："兆不過將三千騎，多則亂矣。"

尒朱兆作戰勇敢，但他没有統帥的才能。尒朱榮雖然欣賞他的膽識和果决，但也經常説："尒朱兆率領騎兵最多不能超過三千人，多了就會亂套。"

兆弟智彪，節閔帝封爲安定王，與兆俱走，神武禽之，後死於晉陽。

尒朱兆的弟弟尒朱智彪，在節閔帝時被封爲安定王，與尒朱兆一同逃跑，北齊神武帝活捉了他，後來他在晉陽去世。

尒朱彥伯

彥伯，榮從弟也。祖侯真，文成時并安二州刺史、始昌侯。父買珍，宣武時武衛將軍、華州刺史。

尒朱彥伯，是尒朱榮的堂弟。他的祖父尒朱侯真，在文成帝時擔任并州和安州刺史，封爲始昌侯。他的父親尒朱買珍，在宣武帝時擔任武衛將軍、華州刺史。

彥伯性和厚，永安中，爲榮府長史。節閔帝潛默於龍花佛寺，彥伯敦喻往來，尤有勤款。帝既立，尒朱兆以己不豫謀，大爲忿恚，將攻世隆。詔令華山王鷙慰兆，兆猶不釋。世隆復令彥伯自往喻之，兆乃止。及還，帝宴彥伯於顯陽殿。時侍中源子恭、黄門郎竇瑗并侍坐，彥伯曰："源侍中比爲都督，與臣相持於河内。當爾之時，旗鼓相望，眇如天隔，寧期同事陛下，爲今日之忻也？"子恭曰："蒯通有言，犬吠非其主。他日之事永安，猶今日之事陛下耳。"帝曰："源侍中可謂有射鉤之心也。"遂令二人極醉而罷。

尒朱彥伯性格寬厚，永安年間，他在尒朱榮府中擔任長史。節閔帝隱藏在龍花佛寺時，尒朱彥伯來往其間進行開導，非常誠懇。節閔帝即位後，尒朱兆因爲自己没有參與策劃，非常惱火，準備進攻尒朱世隆。皇帝命令華山王元鷙安慰尒朱兆，尒朱兆還是不高興。尒朱世隆又讓尒朱彥伯親自前往解釋，尒朱兆這纔作罷。當他回來時，皇帝在顯陽殿宴請尒朱彥伯。當時侍中源子恭、黄門郎竇瑗一起侍奉在皇帝左右，尒朱彥伯説："源侍中原先擔任都督，與我在河内相對峙。當時，我們旗鼓相望，但好像遠在天涯，怎麼敢期望共同侍奉陛下，有今日之樂？"源子恭説："蒯通説過，狗叫是因爲來人不是它的主人。從前你侍奉孝莊帝，就如同今天你侍奉陛下一樣。"皇帝説："源侍中有着和管仲相同的心腸。"於是讓他們二人喝得爛醉纔罷休。

後封博陵郡王，位司徒公。于時炎旱，有勸彥伯解司徒者，乃上表遜位，詔許之。俄除儀同三司、侍中，

後來尒朱彥伯被封爲博陵郡王，官位到了司徒公。當時天氣炎熱乾旱，有人勸尒朱彥伯辭去司徒，於是尒朱彥伯上表請辭，皇帝同意了。不

餘如故。彦伯於兄弟之中，差無過患。

久尒朱彦伯任儀同三司、侍中，其他的官職和先前一樣。尒朱彦伯在幾個兄弟當中，幾乎没有過錯或災禍。

天光等敗於韓陵，彦伯欲領兵屯河橋，世隆不從。及張勸等掩襲世隆，彦伯時在禁直。長孫承業等啓陳神武義功既振，將除尒朱。節閔令舍人郭崇報彦伯知，彦伯狼狽出走，爲人所執。尋與世隆同斬於閶闔門外，縣首於斛斯椿門樹，傳於神武。先是洛中謡曰："三月末，四月初，揚灰簸土覓真珠。"又曰："頭去項，脚根齊，驅上樹，不須梯。"至是并驗。

尒朱天光等人在韓陵戰敗後，尒朱彦伯準備率領軍隊駐守河橋，尒朱世隆不同意。當張勸等人偷襲尒朱世隆時，尒朱彦伯當時在宫廷負責值班警衛。長孫承業等人呈奏説北齊神武帝的道義和功勛已經大振，他正準備除掉尒朱氏。節閔帝讓舍人郭崇把此事通報給尒朱彦伯，尒朱彦伯狼狽出逃，被人抓住。不久他與尒朱世隆同時在閶闔門外被斬，頭顱懸挂在斛斯椿家門口的樹上，傳到北齊神武帝那裏。先前在洛陽就有歌謡説道："三月底，四月初，揚灰簸土找珍珠。"還説："頭去頸，脚根齊，趕上樹，不用梯。"到這時都被應證了。

子敞。

尒朱彦伯的兒子名叫尒朱敞。

尒朱敞

敞，字乾羅。彦伯之誅，敞小，隨母養於宫中。年十二，敞自竇走至大街，見童兒群戲，敞解所著綺羅金翠服，易衣而遁。追騎至，不識敞，便執綺衣兒。比究問知非，會日已暮，由是免。遂入一村，見長孫氏媪，踞胡床坐，敞再拜求哀，長孫氏愍之，藏於複壁之中。購之愈急，追且至，長孫氏資而遣之。遂詐爲道士，變姓名，隱嵩高山。略涉經史，數年間，人頗異之。嘗獨坐岩石下，泫然嘆曰："吾豈終此乎？伍子胥獨何人也？"乃奔長安。

尒朱敞，字乾羅。尒朱彦伯被誅殺時，尒朱敞年齡還小，跟隨母親在宫中生活。十二歲時，尒朱敞從宫中的小門走出到大街上，看見孩子們在游戲，尒朱敞脱下他的綾羅金翠衣服，换上一般的衣服就逃跑了。追趕的騎兵趕到，因爲不認識尒朱敞，就抓住那個穿着綾羅衣服的孩子。一追問纔知道他不是尒朱敞，當時天色已晚，於是作罷。尒朱敞於是進入一個村莊，見到一個長孫氏的老年婦女，正坐在胡床上。尒朱敞多次向她行禮哀求，長孫氏憐憫他，把他藏在夾壁之中。重金懸賞尒朱敞的人越追越急，追兵快要到了，長孫氏資助他并讓他離開。於是尒朱敞詐稱爲道士，變更姓名，隱藏在嵩高山。尒朱敞稍微涉獵了一些經史典籍，幾年之間，人們覺得他很奇特。尒朱敞曾經獨自坐在岩石下，流着淚嘆息着説："我難道終生如此嗎？伍子胥究竟是什麽人啊？"於是跑到長安。

周文帝見而禮之，拜行臺郎中、靈壽縣伯。保定中，遷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公。後爲膠州刺史，迎長孫氏至其第，置于家，厚資給之。隋文帝受禪，改封邊城郡公。黔安蠻

北周文帝見到尒朱敞後對他很禮貌，授任他爲行臺郎中、靈壽縣伯。保定年間，尒朱敞升爲開府儀同三司，封爲公爵。他後來擔任膠州刺史，迎接長孫氏到他的住宅，把她安置在家中，給予她豐厚的資産。隋文帝接受禪讓後，尒朱敞

叛，命敞討平之。師旋，拜金州總管，政號嚴明，吏人懼之。後以年老乞骸骨，賜二馬輅車歸河内，卒于家。子最嗣。

被改封爲邊城郡公。黔安的蠻人叛亂，皇帝命令尒朱敞討伐平定。部隊凱旋而歸，他被授任爲金州總管，他的政令嚴明，下面的官吏都很怕他。後來因爲年老請求退職，皇帝賜給他兩匹馬拉的輅車讓他回到河内，他在家裏去世。他的兒子尒朱最繼承爵位。

尒朱仲遠

仲遠，彦伯弟也。明帝末年，尒朱榮兵威稍盛，諸有啓請，率多見從。而仲遠摹寫榮書，又刻榮印，與尚書令史，通爲奸詐。造榮啓表，請人爲官，大得財貨，以資酒色。落魄無行業。

尒朱仲遠，是尒朱彦伯的弟弟。孝明帝末年，尒朱榮的兵力逐漸强盛，凡是他有所啓奏，皇帝大多批准。尒朱仲遠就模仿尒朱榮的筆迹，還私刻尒朱榮的印章，夥同尚書令史，勾結在一起做奸詐的事。他僞造尒朱榮的啓表，奏請任用别人爲官，獲取了大量財物，以提供他的酒色之需。後來落魄潦倒無以爲生。

及孝莊即位，封清河公、徐州刺史，兼尚書左僕射、三徐大行臺，尋進督三徐諸軍事。仲遠上言："竊見比來行臺采募者，皆得權立中正，在軍定第，斟酌授官。今求兼置，權濟軍要。若立第亦爽，闕京之日，任有司裁奪。"詔從之。於是隨情補授，肆意聚斂。

等到孝莊帝即位，尒朱仲遠被封爲清河公、徐州刺史，兼任尚書左僕射、三徐大行臺，不久升爲監督三徐諸軍事。尒朱仲遠上書説道："我私下發現近來行臺招募的官員，都可臨時設置中正官，在部隊中排定等級，按照情况授予官銜。現在我請求兼置中正官，暫時補充軍事的需要。如果確立的等級有錯誤，在我報告給京城的時候，任憑裁决。"皇帝同意了他的請求。於是尒朱仲遠隨心所欲地補授官職，肆意聚斂財物。

尒朱榮死，仲遠勒其部衆，來向京師。節閔立，進爵彭城王，加大將軍，又兼尚書令，鎮大梁。仲遠遣使請準朝式，在軍鳴騶。節閔帝覽啓，笑而許之。其肆情如此。復進督東道諸軍事、本將軍、兖州刺史，餘如故。仲遠天性貪暴，心如峻壑，大宗富族，誣之以反，没其家口，簿籍財物，皆以入己。丈夫死者，投之河流，如此者不可勝數。諸將婦有美色者，莫不被其淫亂。自滎陽以東，輸税悉入其軍，不送京師。

尒朱榮去世後，尒朱仲遠率領他的部隊，進入京城。節閔帝即位後，把尒朱仲遠的爵位升爲彭城王，加大將軍，還兼任尚書令，鎮守大梁。尒朱仲遠派遣使者請求按照朝廷的標準，允許他在部隊出行時讓隨從的騎兵吆喝開道。節閔帝看了他的啓奏，笑着答應了。尒朱仲遠就是這樣放肆。他又被升任爲監督東道諸軍事、本將軍、兖州刺史，其他的官職和先前一樣。尒朱仲遠的天性貪婪殘暴，他的心如峻嶺深谷，對大宗族的富貴人家，就誣陷他們謀反，没收他們家中的人口，登記没收他們的財物，全部據爲己有。男性死了之後，被他投擲到河流中，像這樣的情况數不勝數。各位將領的妻子長得有姿色的，也都被他肆意蹂躪。在滎陽以東地區，所繳納的賦税都進入了他的部隊，而没有送往京城。

時天光控關右，仲遠在大梁，兆

當時尒朱天光控制着函谷關以西地區，尒朱

據并州，世隆居京邑，各自專恣，權强莫比。所在并以貪虐爲事，於是四方解體。又加太宰，解大行臺。仲遠專恣尤劇，方之彦伯、世隆，最爲無禮。東南牧守，下至人俗，比之豺狼，特爲患苦。

仲遠在大梁，尒朱兆占據并州，尒朱世隆居住在京都所在的地區，他們各霸一方恣意妄爲，即使是有權勢的豪强之人也不能與他們相比。他們在每個地方都以貪婪暴虐爲能事，於是四面八方人心涣散。尒朱仲遠又被升爲太宰，除去大行臺的職務。尒朱仲遠的專權和放縱尤爲厲害，比起尒朱彦伯、尒朱世隆，他最没有禮儀。東南一帶的刺史，以及下面的老百姓，都把他比作豺狼，受害尤深。

後移屯東郡，率衆與度律等拒齊神武。尒朱兆領騎數千自晋陽來會。軍次陽平，神武縱以間説，仲遠等迭相猜貳，狼狽遁走。中興二年，復與天光等於韓陵戰敗，南走，尋乃奔梁，死於江南。

後來尒朱仲遠轉移駐守東郡，他率領士兵與尒朱度律等人一起抗拒北齊神武帝。尒朱兆率領幾千騎兵從晋陽前來與他會合。部隊停駐在陽平，北齊神武帝使用離間之計在兩邊游説，致使尒朱仲遠等人互相猜忌，最後狼狽逃跑。中興二年，尒朱仲遠又與尒朱天光等人在韓陵戰敗，向南逃跑，不久逃奔到梁朝，在長江南岸死去。

尒朱世隆

世隆，字榮宗，仲遠弟也。明帝末，兼直閤，加前將軍。尒朱榮表請入朝，靈太后惡之，令世隆詣晋陽慰喻榮。榮因欲留之，世隆曰："朝廷疑兄，故令世隆來。今遂住，便有内備，非計之善。"榮乃遣入。榮舉兵南出，世隆遂走，會榮於上黨。建義初，除給事黄門侍郎。莊帝之立，世隆預其謀，封樂平郡公。元顥逼大梁，詔爲前將軍、都督，鎮武牢。顥既克滎陽，世隆懼而遁還，莊帝倉卒北巡。及車駕還宫，除尚書左僕射，攝選。

尒朱世隆，字榮宗，是尒朱仲遠的弟弟。孝明帝末年，他兼任直閤，升爲前將軍。尒朱榮上表請求進入朝廷，靈太后討厭他，讓尒朱世隆到晋陽用好話慰藉尒朱榮。尒朱榮於是想把他留下，尒朱世隆説："朝廷因爲懷疑你，所以派我來。我現在如果留下來，他們就會有防備，這不是上策。"尒朱榮於是讓他回到朝廷。尒朱榮率領部隊從南面出發，尒朱世隆於是逃走，與尒朱榮在上黨會合。建義初年，尒朱世隆擔任給事黄門侍郎。孝莊帝即位，尒朱世隆參與了策劃，被封爲樂平郡公。元顥逼近大梁，皇帝讓尒朱世隆擔任前將軍、都督，鎮守武牢。元顥攻克滎陽後，尒朱世隆因爲害怕而逃了回來，孝莊帝倉促巡視北方。當皇帝回到皇宫，授任尒朱世隆爲尚書左僕射，主管選拔事宜。

莊帝之將圖尒朱榮，每屏人言。世隆懼變，乃爲匿名書，自榜其門曰："天子與侍中楊侃、黄門高道穆等爲計，欲殺天柱。"還復自以此書與榮妻北鄉郡公主，并以呈榮，勸其不入。榮毁書唾地曰："世隆無膽，誰敢生心！"世隆又勸其速發。榮曰：

孝莊帝準備殺掉尒朱榮，常常秘密商議。尒朱世隆擔心情況突變，於是寫了匿名信，并張貼在自己家門上："天子與侍中楊侃、黄門高道穆等人商量計策，想要殺害尒朱榮。"他還親自把信交給尒朱榮的妻子北鄉郡公主，并把它呈遞給尒朱榮，勸説尒朱榮不要到朝廷來。尒朱榮毁掉書信吐着唾沫説："尒朱世隆没有膽量，有誰膽

“何匆匆?”皆不見從。

敢謀殺我！”尒朱世隆又勸説尒朱榮趕快出發。尒朱榮説：“爲什麽要這樣匆忙呢?”尒朱世隆的建議都没有被聽從。

榮死，世隆奉榮妻，燒西陽門夜走。北次河橋，殺武衛將軍奚毅。率衆還戰大夏門外。及李苗燒絶河梁，世隆乃北遁。攻建州克之，盡殺人以肆其忿。至長子，與度律等共推長廣王曄爲主。曄小名盆子，聞者皆以爲事類赤眉。曄以世隆爲尚書令，封樂平郡王，加太傅，行司州牧，會兆於河陽。兆既平京邑，讓世隆曰：“叔父在朝多時，耳目應廣，如何令天柱受禍?”按劍嗔目，詞色甚厲。世隆遜辭拜謝，然後得已，而深恨之。

尒朱榮死後，尒朱世隆侍奉尒朱榮的妻子，燒掉西陽門後夜逃。向北停駐在河橋，他殺害了武衛將軍奚毅。率領士兵返回大夏門外展開進攻。當李苗燒毁河橋，尒朱世隆於是向北逃遁。他攻克了建州，殺盡當地守軍以發泄忿恨。到了長子縣，尒朱世隆與尒朱度律等人共同推舉長廣王元曄爲君主。元曄小名盆子，聽説此事的人都認爲類似於赤眉起義。元曄讓尒朱世隆擔任尚書令，封他爲樂平郡王，把他升任爲太傅，代理司州刺史，與尒朱兆在河陽會合。尒朱兆平定了京都後，責怪尒朱世隆説：“叔父你在朝廷的時間很長了，你的耳目應該是很多的，怎麽讓天柱將軍尒朱榮遇害呢?”尒朱兆用手按着劍怒目圓睁，言辭非常嚴厲。尒朱世隆言辭退讓并謝罪，然後此事纔算作罷，但他却對尒朱兆懷恨在心。

時仲遠亦自滑臺入京。世隆與兄弟密謀，慮元曄母干豫朝政，伺其母衛氏出行，遣數十騎如劫賊，於京巷殺之。公私驚愕，莫識所由。尋縣榜，以千萬錢募賊，百姓知之，莫不喪氣。尋又以曄疏遠，欲推立節閔帝。而度律意在南陽王，乃曰：“廣陵不言，何以主天下?”後知能語，遂行廢立。

當時尒朱仲遠也從滑臺進入京城。尒朱世隆與兄弟密謀，又擔心元曄的母親干預朝政，於是偵察到元曄的母親衛氏出行，便派遣幾十個騎兵裝扮成劫匪，在京城小巷裏殺死了衛氏。所有的人都對此感到震驚，不知道是什麽原因。不久他們又張貼公告懸賞，聲稱用一千萬錢懸賞殺人劫匪，老百姓知道實情以後，没有不垂頭喪氣的。不久又因爲元曄與皇家宗屬疏遠，準備推立節閔帝。但是尒朱度律却想推立南陽王，於是尒朱世隆説：“廣陵王不會説話，怎麽能做天下的主人呢?”後來纔知道他能説話，於是進行廢黜和推立皇帝的有關事宜。

初，世隆之爲僕射，尚書文簿，在家省閲。性聰解，又畏榮，深自剋勉，留心几案，傍接賓客，遂有解了之名。榮死之後，無所顧憚，及爲令，常使尚書郎宋游道、邢昕在其宅聽事，東西别座，受納訴訟，稱命施行。既總朝政，生殺自由，公行淫泆，信任群小，隨情與奪。又兄弟群從，各擁强兵，割剥四海，極其貪

當初，尒朱世隆擔任僕射，凡是尚書省的文書，他都在家裏察閲。他生性聰明善解，加上畏懼尒朱榮，所以他非常善於自我勉勵，在認真處理公文的同時，還接待賓客，於是有明理曉悟的名稱。尒朱榮去世後，尒朱世隆變得無所顧忌，當他出任尚書令時，常常讓尚書郎宋游道、邢昕到他住宅聽命行事，坐在東西兩頭，接受訴訟官司，依照尒朱世隆的命令施行。尒朱世隆總攬了朝政後，生殺大權就全由他一人掌握，他驕奢淫

虐。奸諂蛆酷，多見信用；温良名士，罕豫腹心。於是天下之人，莫不厭毒。世隆尋讓太傅。節閔特置儀同三師之官，位次上公之下，以世隆爲之。贈其父買珍相國、録尚書事、大司馬。

逸，信任陰險小人，一切都随心决斷。他兄弟多人前呼後擁，每個人都擁有强大的兵力，分割四方土地剥削百姓，非常貪婪暴虐。奸邪諂媚殘酷之人，大多被他任用；温和善良的名士，却很少成爲他所喜歡的心腹。於是天下所有的人，没有不厭惡并痛恨他的。尒朱世隆不久辭去太傅的職位。節閔帝特意設置儀同三師的官職，其位置僅次於上公之下，專門讓尒朱世隆擔任。追贈他的父親尒朱買珍爲相國、録尚書事、大司馬。

及齊神武起義兵，仲遠、度律等愚戇恃强，不以爲慮，而世隆獨深憂恐。及天光等敗於韓陵，世隆請赦天下，節閔不許。斛斯椿既據河橋，盡殺世隆黨附，令行臺長孫承業詣闕奏狀，掩執世隆及兄彦伯，俱斬之。

當北齊神武帝發起正義之師時，尒朱仲遠、尒朱度律等愚蠢的人仗着兵强馬壯，不認爲有什麼憂慮，衹有尒朱世隆一人爲此深深憂慮恐慌。當尒朱天光等人在韓陵大敗之時，尒朱世隆請求大赦天下，節閔帝不同意。斛斯椿不久占據河橋，殺光了尒朱世隆的黨羽，讓行臺長孫承業到皇宫上奏尒朱世隆的罪狀，趁其不備捉拿了尒朱世隆和他的兄長尒朱彦伯，把他們一起殺了。

初，世隆曾與吏部尚書元世儁握槊，忽聞局上詨然有聲，一局子盡倒立，世隆甚惡之。又曾晝寢，其妻奚氏忽見一人持世隆首去，奚氏驚，就視，而世隆寢如故。既覺，謂妻曰："向夢人斷我頭持去，意殊不適。"又此年正月晦日，令、僕并不上省，西門不開。忽有河内太守田怗家奴，告省門亭長云："今旦爲令王借車牛一乘，終日於洛濱游觀。至晚，王還省，將車出東掖門，始覺車上無褥，請爲記識。"亭長以令僕不上，西門不開，無迹入者。此奴固陳不已，公文列訴。尚書都令史謝遠疑，謂妄有假借，白世隆，付曹推驗。時都官郎中穆子容究之。奴言：初來時，至司空府西，欲向省。令王嫌遲，遣催車。車入，到省西門，王嫌牛小，繫於闕下槐樹，更將一青牛駕車。令王著白紗、高頂帽，短小黑色，儐從皆裙襦袴褶，握板，不似常時服章。遂遣一吏將奴送入省中廳事東閤内，東

當初，尒朱世隆曾經與吏部尚書元世儁玩握槊的賭博游戲，忽然聽見棋局上方發出奇怪的聲音，一盤棋子全部倒立起來，尒朱世隆非常不高興。又有一次他白天睡覺，他的妻子奚氏忽然看見一個人拿着尒朱世隆的頭離去，奚氏大吃一驚，靠近丈夫察看，而尒朱世隆睡着的樣子和平常一樣。尒朱世隆醒來之後，對妻子説："剛纔我夢見有人折斷我的頭拿走了，我心裏特别不舒服。"另外在這一年的正月最後一天，令、僕之類的官員并不到省署，西門因此不開。忽然河内太守田怗的家奴，告訴檢查西門的亭長説："今天早上我爲你們的王爺借了一輛牛車，他們一整天都在洛水之濱游玩觀賞。到了晚上，王爺回到宫禁，當車子快要走出東掖門時，纔發現車上没有褥子，請你記一下。"亭長認爲令僕們都没有上朝，西門也没有打開，根本就没有人進入。這個家奴固執地不斷陳述，并用公文逐條訴説。尚書都令史謝遠懷疑此事，認爲這個家奴是胡説有借車之事，并禀報給尒朱世隆，把此事交付給有關部門追究檢驗。當時都官郎中穆子容負責調查此事。家奴説：我剛進來時，到了司空府的西邊，準備到省署。你們的王爺嫌來遲了，派我去

厢第一屋中。其屋先常閉，奴云：入此屋中有板床，床上無席，大有塵土，兼有瓮米。奴拂床坐，兼畫地戲，瓮中米亦握看之。子容與謝遠看之，閉極久，全無開迹。及入，狀皆符同。具以此對世隆。世隆悵然，意以爲惡，未幾見誅。

催促車子。車子進來之後，到了省署西門，王爺又嫌牛太小，於是我把這條牛繫在宮殿前的槐樹下，另外換了一條青牛駕車。你們的王爺穿着白紗，戴着高頂帽子，身材矮小皮膚發黑，隨從人員都穿着裙子短衣和軍服，手裏握着手板，不像他們平時所穿的服裝。還派遣一個官吏把我送到省署中廳堂的東閤内，就在東邊厢房的第一間房子裏。這間房子先前經常是關閉着的，家奴還說：進到這間房子裏有一張木板床，床上没有席子，有很多塵土，還有一瓮米。我拂去塵土坐在床上，還在地上畫着游戲，瓮中的米我也握在手裏看了看。穆子容和謝遠去察看家奴所說的那所房子，房間關閉很久了，完全没有打開過的痕迹。當他們進去之後，其形狀完全與家奴所說的相符合。他們把事情的全部經過告訴給尒朱世隆。尒朱世隆很不暢快，心裏非常厭惡此事，不久他就被誅殺。

尒朱世承　尒朱世弼

世隆弟世承，莊帝時位侍中，領御史中尉。人才猥劣，備員而已。及元顥内逼，世承守轘轅，爲顥所禽，顥讓而臠之。莊帝還宫，贈司徒。

尒朱世隆的弟弟尒朱世承，在孝莊帝時擔任侍中，兼御史中尉。他猥瑣低劣，衹是一個湊數的官員罷了。當元顥進逼京城時，尒朱世承鎮守轘轅，被元顥活捉，元顥責備他之後把他碎尸萬段。孝莊帝回到皇宫後，追贈他爲司徒。

世承弟弼，字輔伯，節閔帝時，封河間郡公。尋爲青州刺史。韓陵之敗，欲奔梁，數日，與左右割臂爲約。弼帳下都督馮紹隆爲弼信待，乃說弼曰："今方同契闊，宜當心瀝血，示衆以信。"弼從之，大集部下，弼乃踞胡床，令紹隆持刀披心。紹隆因推刃殺之，傳首京師。

尒朱世承的弟弟尒朱弼，字輔伯，在節閔帝時代，被封爲河間郡公。不久擔任青州刺史。韓陵之戰失敗後，他準備逃奔到梁朝，幾天後，他與身邊人割破手臂爲盟。尒朱弼的帳下都督馮紹隆被尒朱弼所信任，於是勸說尒朱弼道："現在我們剛剛一起以生死相約，你應該流出心中的血液，來表示對衆人的誠信。"尒朱弼聽從了他的建議，把所有部下召集在一起，自己坐在胡床上，讓馮紹隆拿着刀剖開他的心。馮紹隆於是把刀刺入尒朱弼心中將他殺死，把他的頭顱送到京城。

尒朱度律

度律，榮從父弟也，鄙朴少言。莊帝初，封樂鄉縣伯。榮死，與世隆赴晋陽。元曄之立，以度律爲太尉公、四面大都督，封常山王。與尒朱

尒朱度律，是尒朱榮的叔父的弟弟，淺陋質樸不愛說話。孝莊帝初年，被封爲樂鄉縣伯。尒朱榮去世後，他與尒朱世隆一起奔赴晋陽。元曄即位後，讓尒朱度律擔任太尉公、四面大都督，

兆入洛。兆還晋陽，留度律鎮京師。節閔帝時，爲使持節、侍中、大將軍、太尉公，兼尚書令、東北道行臺，與仲遠出拒義旗。齊神武間之，與尒朱兆遂相疑貳，自敗而還。

被封爲常山王。他與尒朱兆一起進入洛陽。尒朱兆回到晋陽後，讓尒朱度律留下來鎮守京城。節閔帝時期，尒朱度律擔任使持節、侍中、大將軍、太尉公，兼任尚書令、東北道行臺，與尒朱仲遠出兵抵抗北齊神武帝的義師。北齊神武帝施用離間之計，他與尒朱兆因此而互相懷疑，不攻自破然後返回。

度律雖在軍戎，聚斂無厭，所經爲百姓患毒。其母山氏聞度律敗，遂恚憤發病。及至，母責之曰："汝荷國恩，無狀而反，我何忍見他屠戮汝也！"言終而卒，時人怪異之。後韓陵之敗，斛斯椿先據河橋，遂西走灅波津，爲人執送。椿囚之，送齊神武，斬之都市。

尒朱度律雖然人在部隊，但他對聚斂財物從不知足，所到之處都被老百姓怨恨。他的母親山氏聽説尒朱度律兵敗，便因爲憤恨而得病。等尒朱度律趕到，母親責備他説："你受國家之恩，無功而返，我怎麽能忍心看到你被殺呢！"説完就去世了，當時的人爲此而感到驚異。後來尒朱度律在韓陵戰敗，斛斯椿搶先占領了河橋，尒朱度律衹得向西逃往灅波律，被人抓獲送到斛斯椿處。斛斯椿把他裝進囚車，送到北齊神武帝那裏，在鬧市區殺了他。

尒朱天光

天光，榮從祖兄子也。少勇决，榮特親愛之，常預軍戎謀。孝昌末，榮據并、肆，仍以天光爲都將，總統肆州兵馬。明帝崩，榮向京師，委以後事。建義初，爲肆州刺史，封長安縣公。榮將討葛榮，留天光在州，鎮其根本。謂曰："我身不得至處，非汝無以稱我心。"永安中，與元天穆東破邢杲。元顥入洛，天光與天穆會榮於河内。榮發後，并、肆不安，詔天光兼尚書僕射，爲并、肆等九州行臺，仍行并州事。天光至并州，部分約勒，所在寧輯。顥破，還京師，改封廣宗郡公。

尒朱天光，是尒朱榮堂兄的兒子。年輕時勇敢果决，尒朱榮對他特别親近喜愛，經常讓他參與軍事策劃。孝昌末年，尒朱榮占據并州、肆州，仍然把尒朱天光作爲都將，總領肆州兵馬。孝明帝去世後，尒朱榮到京城，把後方事宜托付給尒朱天光。建義初年，尒朱天光擔任肆州刺史，被封爲長安縣公。尒朱榮準備討伐葛榮，把尒朱天光留在州裏，鎮守他們的根據地。尒朱榮對尒朱天光説："我力所不能及之處，除了你以外没有人能讓我稱心如意。"永安年間，尒朱天光與元天穆一起向東攻破邢杲。元顥進入洛陽，尒朱天光與元天穆在河内會合尒朱榮。尒朱榮出發後，并州、肆州不安定，皇帝命令尒朱天光兼任尚書僕射，擔任并州、肆州等九州行臺，仍然代理并州的事務。尒朱天光到并州後，部署嚴明，所到之處很安寧。元顥被攻破後，他回到京城，改封廣宗郡公。

初，高平鎮城人赫貴連恩等爲逆，共推敕勒酋長胡琛爲主，號高平王，遥臣沃野鎮賊帥破六韓怭𧶠。琛入據高平城，遣其大將万俟醜奴來寇

當初，高平鎮的城人赫貴連恩等人叛逆，共同推立敕勒酋長胡琛爲君主，號稱爲高平王，遥向沃野鎮賊人頭領破六韓怭𧶠稱臣。胡琛進據高平城，派遣他的大將万俟醜奴前來侵犯涇州。胡

涇州。琛後與莫折念生交通，侮慢忉貪。遣使人費律如至高平，誘斬琛。爲醜奴所并，與蕭寶夤相拒於安定。寶夤敗還。建義元年夏，醜奴擊寶夤於靈州，禽之，遂僭大號。時獲西北貢師子，因稱神獸元年，置百官。

琛後來與莫折念生相勾結，侮辱破六韓忉貪。破六韓忉貪派遣使者費律如到高平，引誘出胡琛并殺了他。後來被万俟醜奴兼并，與蕭寶夤相持在安定。蕭寶夤兵敗後返回。建義元年夏天，万俟醜奴在靈州進攻蕭寶夤，并活捉了他，於是自立爲帝。當時還獲得了從西北進貢來的獅子，於是稱之爲神獸元年，并設置百官。

朝廷憂之，乃除天光使持節、都督、雍州刺史，率大都督武衛將軍賀拔岳、大都督侯莫陳悦等討醜奴。天光初行，唯有軍士千人。時東雍赤水蜀賊斷路，天光入關擊破之，簡取壯健。至雍，又税人馬，合得萬匹。以軍人寡少，停留未進。榮遣責之，杖天光百下，榮復遣軍士二千人赴天光。天光令賀拔岳率千騎先驅，至岐州，禽其行臺尉遲菩薩。醜奴棄岐州走還安定。天光發雍至岐，與岳合勢，破醜奴，獲蕭寶夤。於是涇、豳、二夏，北至靈州，及賊黨結聚之類，并降。唯賊行臺万俟道洛不下，率衆西依牽屯山，據險自守。

朝廷爲此而擔憂，於是授任尒朱天光爲使持節、都督、雍州刺史，讓他率領大都督武衛將軍賀拔岳、大都督侯莫陳悦等人討伐万俟醜奴。尒朱天光剛動身時，衹有士兵上千人。當時被東雍州赤水蜀的賊軍截斷道路，尒朱天光進入函谷關攻破賊軍，選拔其中身體强健的人補充兵力。到了雍州，他又徵召民馬。加起來總共有了上萬匹馬。因爲人太少，所以没有前進。尒朱榮派遣人責備他，并杖擊尒朱天光一百棍，尒朱榮還派遣了兩千士兵趕赴到尒朱天光處。尒朱天光命令賀拔岳率領一千騎兵作爲前驅，到了岐州，捉拿了万俟醜奴的行臺尉遲菩薩。万俟醜奴拋棄岐州逃回安定。尒朱天光從雍州出發到岐州，與賀拔岳聯合一起，攻破万俟醜奴，抓獲蕭寶夤。於是涇州、豳州、二夏地區，北到靈州，與賊黨相勾結的烏合之衆，一起向他們投降。衹有賊軍的行臺万俟道洛不投降，率領衆兵逃到西邊依據牽屯山，占據險要位置進行抵抗。

榮責天光不獲道洛，復遣使杖之百，詔削爵爲侯。天光與岳、悦等復向牽屯討之，道洛戰敗，投略陽賊帥王慶雲。慶雲以道洛驍果絶倫，得之甚喜，便謂大事可圖，乃自稱皇帝，以道洛爲大將軍。天光乃入隴，至慶雲所居水洛城，破其東城。賊遂并趣西城，城中無水，衆聚熱渴。有人走降，言慶雲、道洛欲突出。天光恐失賊帥，乃遣謂慶雲，可以早降，若未决，當聽諸人今夜共議。又謂曰："相知須水，今爲小退。"賊衆安悦，無復走心。天光密使軍人多作木槍，各長七尺，至昏，布立人馬，爲防衛

尒朱榮責備尒朱天光没有擒獲万俟道洛，又派遣使者罰尒朱天光一百棍，皇帝命令把他的爵位降爲侯。尒朱天光與賀拔岳、侯莫陳悦等人再次到牽屯山討伐万俟道洛，万俟道洛戰敗，投奔略陽賊軍主帥王慶雲。王慶雲認爲万俟道洛的驍勇果敢舉世無雙，得到他非常高興，於是認爲大事可成，就自稱爲皇帝，讓万俟道洛擔任大將軍。尒朱天光於是進入隴地，到達王慶雲所住的水洛城，攻破了他的東城。賊軍於是一起逃往西城，西城没有水，衆人聚集在一起又熱又渴。有人逃跑出來投降，并説王慶雲、万俟道洛準備突圍。尒朱天光擔心再次失去賊軍主帥，於是派遣人對王慶雲説，應該早點投降，如果還没有决定，應當讓幾個人在今天晚上共同商議。尒朱天

之勢，又伏人槍中。其夜，慶雲、道洛果突出，至槍，馬各傷倒。伏兵便起，同時禽獲。賊窮，乞降而已。天光、岳、悦等議悉坑之，死者萬七千人，分其家口。於是三秦、河、渭、瓜、凉、鄯善咸來款順。詔復天光前官爵。

光還讓人轉告王慶雲説："知道你們需要水，現在我們稍微後退一步。"賊軍安定下來，没有再逃跑的想法。尒朱天光秘密命令士兵製作許多尖頭木槍，每支木槍長七尺，到了傍晚時分，布置好人馬，做好防衛的準備，還讓人埋伏在設置的木槍陣中。那天夜晚，王慶雲、万俟道洛果然突圍，衝到了設置的木槍陣時，馬被木槍刺傷倒地。埋伏的士兵於是躍起，一起抓獲賊軍。賊軍走投無路，衹有投降。尒朱天光、賀拔岳、侯莫陳悦等人商議把他們全部活埋，死的人有一萬七千人，并且還瓜分了他們家中的人口。在此之後三秦、河、渭、瓜、凉、鄯善的人們都來歸順。皇帝命令恢復尒朱天光先前的官職和爵位。

岳聞榮死，還涇州以待，天光亦下隴，與岳圖入洛之策。既而莊帝進天光爵爲廣宗王，元曄又以爲隴西王。及聞尒朱兆已入京，天光乃輕騎向都，見世隆等，尋便還雍。世隆等議廢元曄，更舉親賢，遣告天光。天光與定策，立節閔帝。又加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關西大行臺。天光北出夏州，遣將討宿勤明達，禽之送洛。時費也頭帥紇豆陵伊利、万俟受洛干等據有河西，未有所附。天光以齊神武起兵信都，内懷憂恐，不暇他事伊利等，但微遣備之而已。又除大司馬。

賀拔岳聽説尒朱榮去世，回到涇州等待時機，尒朱天光也到了隴地，與賀拔岳商量進入洛陽的計策。不久孝莊帝把尒朱天光的爵位升爲廣宗王，元曄也把他作爲隴西王。當聽説尒朱兆已經進入京城，尒朱天光於是率領輕騎兵奔向都城，見到了尒朱世隆等人，不久就回到雍州。尒朱世隆等人商議廢黜元曄，再推舉皇帝親族的賢人作爲國君，并派人告訴尒朱天光。尒朱天光參與了决策，推立節閔帝爲皇帝。尒朱天光又被升任爲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函谷關以西大行臺。尒朱天光從北面的夏州出發，派遣將領討伐宿勤明達，把他抓獲以後送到洛陽。當時費也頭的頭領紇豆陵伊利、万俟受洛干等人占據着黄河以西地區，仍然没有歸順。尒朱天光聽説北齊神武帝在信都起義兵，内心十分憂慮恐懼，無暇顧及紇豆陵伊利等人，衹是略微派人防備了一下而已。他又被授任爲大司馬。

時神武軍既振，尒朱兆、仲遠等并經敗退。世隆累使徵天光，天光不從。後令斛斯椿苦要天光云："非王無以能定，豈可坐看宗家之滅？"天光不得已，東下，與仲遠等敗於韓陵。斛斯椿等先還，於河橋拒之，天光不得度，西北走，被執，與度律并送於神武。神武送於洛，斬於都市。

當時北齊神武帝的軍威已經大振，尒朱兆、尒朱仲遠等人都與他交戰後敗退。尒朱世隆屢次派人徵召尒朱天光，但尒朱天光没有聽從。後來派斛斯椿苦苦邀請尒朱天光并説道："非您不能使天下安定，難道您能坐視宗族毁滅嗎？"尒朱天光不得已，向東面進發，與尒朱仲遠等人在韓陵戰敗。斛斯椿等人搶先返回，在河橋擋住去路，尒朱天光不能渡河，衹得向西北逃亡，被抓獲，與尒朱度律一起被送到北齊神武帝那裏。北

齊神武帝把他送到洛陽，在鬧市殺掉了他。

尒朱專恣，分裂天下，各據一方，賞罰自出，而天光有定關西之功，差不酷暴，比之兆與仲遠，爲不同矣。

尒朱氏專橫放縱，瓜分天下，各霸一方，賞罰隨心所欲，但尒朱天光有平定函谷關以西的功勞，還不算殘酷和暴虐，把他與尒朱兆和尒朱仲遠相比，他和他們是不一樣的人。

論曰：魏自宣武之後，政道頗虧。及明皇幼冲，女主南面，始則于忠專恣，繼以元叉權重，居官者肆其聚斂，乘勢者極其陵暴，於是四海囂然，已有群飛之漸。逮於靈后反政，宣淫於朝，傾覆之徵，於此至矣。

論曰：北魏從宣武帝以後，政治敗壞。到孝明帝時皇帝年幼，靈太后臨朝聽政，開始是于忠專權妄爲，然後又因爲元叉權勢顯赫，爲官者肆意聚斂財物，憑藉着勢力的人非常殘暴，於是全國不安，已經出現了動亂的趨勢。當靈太后重新執政，宣淫於朝，國家顛覆的迹象，在此時已經到來。

尒朱榮緣將帥之列，藉部衆之威，屬天下暴虐，人神怨憤，遂有匡頹拯弊之志，援主逐惡之功。及夫禽葛榮，誅元顥，戮邢杲，揃韓婁，醜奴、寶夤，咸梟馬市，然則榮之功烈，亦已茂矣。而始則希覬非望，睥睨宸極，終乃靈后、少帝，沈流不反，河陰之下，衣冠塗地，其所以得罪人神者焉。至於末迹凶忍，地逼亦已除矣。而朝無謀難之宰，國乏折衝之將，遂使餘孽相糾，還成嚴敵。隆實指蹤，兆爲戎首，山河失險，莊帝幽崩。宗屬分方，作威跋扈，廢帝立主，迴天倒日，揃剥黎獻，割裂神州，刑賞任心，征伐自己。天下之命，縣於數胡，喪亂弘多，遂至於此。豈非天將去之，始以共定，終於惡稔，以至殄滅。抑亦魏紓其難，齊以驅除矣。

尒朱榮憑着將帥的位置，藉部下之勢，正值天下暴虐，人和神共同怨恨憤怒，他便懷有匡救國家衰落之志，立下救主驅惡之功。當尒朱榮活捉葛榮，誅殺元顥，屠戮邢杲，剪除韓婁，而且万俟醜奴、蕭寶夤之徒，他們的頭顱都被懸挂在馬市，那麽這時尒朱榮所立下的功業，也已經是非常顯赫的了。而尒朱榮起初有非分之想，窺視着皇帝的寶座，最後他使靈太后和少帝，不能重返人間，在河陰之亂中，尒朱榮讓士大夫們肝腦塗地，這是他得罪人和神原因所在。尒朱榮後來凶狠殘忍，他那權勢地位的脅逼也被除掉了。然而朝廷没有能制止災難的宰相，國家中缺少衝鋒陷陣的將領，於是纔使得殘渣餘孽相互糾結，成爲大敵。尒朱世隆實際上是軍師，而尒朱兆則是禍首，大好山河失去了保障，孝莊皇帝被幽禁而去世。尒朱宗族分割四方，作威作福驕横跋扈，廢除皇帝擅立國主，天旋地轉，他們剥削黎民百姓，分割神州大地，賞罰隨心所欲，征伐全由自己決定。天下人的性命，掌握在幾個胡人手中，動亂如此之多，於是達到了這種地步。難道不是蒼天有意要除去他們，讓他們起初共同平定天下，在後來他們終於惡貫滿盈，以至於滅亡。或者是北魏王朝延緩了他們的災難，而北齊王朝因而驅逐排除了這些禍患。

北史卷四十九

列傳第三十七

朱瑞　叱列延慶　斛斯椿（子）徵（孫）政　賈顯度（弟）智
樊子鵠　侯深　賀拔允（弟）勝（弟）岳　侯莫陳悅　念賢
梁覽　雷紹　毛遐（弟）鴻賓　乙弗朗

朱瑞

朱瑞，字元龍，代郡桑乾人也。祖就，沛縣令。父惠，行太原太守。瑞貴達，并贈刺史。

瑞長厚質直，敬愛人士，尒朱榮引爲大行臺郎中，甚見親任。以爲黄門侍郎，仍中書舍人。榮恐朝廷事意有所不知，故居之門下，爲腹心之寄。封陽邑縣公。及元顥内逼，從車駕於河陽，除侍中、兼吏部尚書，改封北海郡公。莊帝還洛，改封樂陵郡公，仍侍中。瑞雖爲尒朱榮所委，而善處朝廷間。帝亦賞遇之，嘗謂侍臣曰："爲人臣，當須忠實，至如朱元龍者，朕待之亦不異餘人。"

朱瑞，字元龍，是代郡桑乾人。他的祖父朱就，任沛縣令。父親朱惠，代理太原太守。朱瑞顯貴之後，朱就和朱惠都被追贈爲刺史。

朱瑞具有長者的寬厚質樸和正直，敬重文士，尒朱榮任用他爲大行臺郎中，對他非常親近信任。讓朱瑞擔任黄門侍郎，仍任中書舍人。尒朱榮擔心不能瞭解朝廷的情況，因此讓朱瑞在門下省任職，把他作爲心腹寄予希望。封陽邑縣公。當元顥逼近京城，朱瑞跟隨皇帝到河陽，被授任爲侍中、兼吏部尚書，改封北海郡公。孝莊帝返回洛陽，改封朱瑞爲樂陵郡公，仍然擔任侍中。朱瑞雖然是尒朱榮所委派的人，但他善於處理尒朱榮與朝廷之間的關係。皇帝對他也很賞識，曾經對侍奉的臣子説："當人家的臣子，就應當忠誠老實，比如像朱元龍這個人，我對待他也如同其他人一樣。"

瑞以青州樂陵有朱氏，意欲歸之，故求爲青州中正。又以滄州樂陵亦有朱氏，而心好河北，遂乞三從内并屬滄州樂陵郡。詔許之，仍轉滄州大中正。

朱瑞因爲在青州樂陵地方有朱氏，有意歸屬到那裏去，於是請求擔任青州中正。又因爲在滄州樂陵地方也有朱氏，而且他心裏喜歡黄河以北，於是多次請求從青州歸屬到滄州樂陵郡。皇帝允許了，於是改任朱瑞爲滄州大中正。

尒朱榮死，瑞與世隆俱北走，以莊帝待之素厚，且見世隆等并無雄才，終當敗喪，於路乃還，帝大悦。時尒朱天光擁衆關右，帝招納之，乃

尒朱榮去世後，朱瑞與尒朱世隆一起向北方逃亡，因爲孝莊帝對他向來寬厚，而且他看到尒朱世隆等人并無雄才大略，最終會失敗滅亡，於是他從半路返回朝廷，皇帝非常高興。當時尒朱

以瑞兼尚書左僕射，爲西道大行臺，以慰勞焉。既達長安，會尒朱兆入洛，復還京師。都督斛斯椿先與瑞有隙，數譖之於世隆，世隆遂誅之。太昌初，贈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謚曰恭穆。

天光在函谷關以西擁兵自重，皇帝招納他，於是任命朱瑞兼尚書左僕射，擔任西道大行臺，前往慰勞尒朱天光。朱瑞已到達長安，適逢尒朱兆進入洛陽，朱瑞又返回京城。都督斛斯椿早就與朱瑞關係不好，他多次在尒朱世隆前説朱瑞的壞話，尒朱世隆於是殺了朱瑞。太昌初年，朱瑞被追贈爲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謚號爲恭穆。

叱列延慶

叱列延慶，代西部人也，世爲酋帥。延慶娶尒朱世隆姊，故被尒朱榮親遇。普泰初，世隆得志，特見委重，兼尚書左僕射、山東行臺、北海郡公。時幽州刺史劉靈助以莊帝幽崩，遂舉兵唱義，世隆白節閔帝，以延慶與大都督侯深於定州討之。深以靈助善占，百姓信惑，未易可圖，欲還師入據關拒險，以待其變。延慶以靈助庸人，彼皆恃其妖術，坐看符厭，寧肯戮力致死，宜詭言西歸，可襲而禽。深從之，乃出頓城西，聲云將還，詰朝造靈助壘，遂破禽之。

叱列延慶，是代郡西部人，他家世代擔任酋長。叱列延慶娶了尒朱世隆的姐姐，因此被尒朱榮親近。普泰初年，尒朱世隆得志，叱列延慶受到特别的器重，兼任尚書左僕射、太行山以東行臺、北海郡公。當時幽州刺史劉靈助因爲孝莊帝被幽禁後去世，於是舉兵倡導起義，尒朱世隆告訴節閔帝，派叱列延慶與大都督侯深在定州討伐劉靈助。侯深認爲劉靈助善於占卜，老百姓相信他的蠱惑，不能輕易攻打，準備撤回部隊占據險要關口，等待形勢的變化。叱列延慶認爲劉靈助是平庸之輩，那些人衹不過是仗着劉靈助的妖術，衹會閲讀鎮壓妖邪的符書，怎麽肯爲他盡力拼死，應該詐稱向西返回，就可襲擊劉靈助并抓住他。侯深聽從了叱列延慶的建議，於是停駐在城西，聲稱準備返回，第二天早晨到了劉靈助的軍事堡壘，於是攻破了劉靈助的軍壘并抓住他。

及韓陵戰敗，延慶與尒朱仲遠走度石濟。仲遠南竄，延慶北降齊神武，仍從并州。後赴洛，孝武帝以爲中軍大都督。孝武之西，齊神武誅之。

當韓陵之戰失敗，叱列延慶與尒朱仲遠跑到石濟渡河。尒朱仲遠向南逃竄，叱列延慶向北投降北齊神武帝，於是跟隨北齊神武帝到并州。後來他趕赴洛陽，孝武帝讓他擔任中軍大都督。孝武帝到西邊，北齊神武帝殺了他。

斛斯椿

斛斯椿，字法壽，廣牧富昌人也。其先世爲莫弗大人。父足，一名敦，明帝時爲左牧令。時河西賊起，牧人不安，椿乃將家投尒朱榮。征伐有功，稍遷中散大夫，署外兵事。椿性佞巧，甚得榮心，軍之密謀，頗亦關預。莊帝初，改封陽曲縣公，除榮大將軍府司馬。後爲東徐州刺史。

斛斯椿，字法壽，是廣牧富昌人。他的祖先世代擔任莫弗大人。父親斛斯足，還有一個名字斛斯敦，在孝明帝時擔任左牧令。當時黄河西部賊人起兵，牧民們不安寧，斛斯椿於是帶領全家投奔尒朱榮。因爲征伐有功，逐漸升任中散大夫，代理外兵事。斛斯椿生性巧言諂媚，很會討尒朱榮喜歡，軍隊中的秘密部署，斛斯椿也經常參與。孝莊帝初年，斛斯椿被改封爲陽曲縣公，擔任尒朱榮大將軍府司馬。後來擔任東徐州刺

史。

及榮死，椿甚憂懼，時梁以汝南王悦爲魏主，資其士馬，次於境上，椿遂棄州歸悦。悦授尚書左僕射、司空公，封靈丘郡公，又爲大行臺前驅都督。會尒朱兆入洛，悦知不逮，南旋，椿復背悦歸兆。

當尒朱榮去世，斛斯椿非常憂慮恐懼，當時梁朝把汝南王元悦作爲魏主，給他提供兵馬，停駐在邊境上，斛斯椿於是捨棄州任歸附元悦。元悦授任他爲尚書左僕射、司空公，封他爲靈丘郡公，又擔任大行臺前驅都督。適逢尒朱兆進入洛陽，元悦知道自己不如尒朱兆，於是回到南方，斛斯椿又背棄元悦歸附尒朱兆。

以參立節閔謀，拜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封城陽郡公。尋加開府。時椿父足先在秀容，忽有傳其死問，椿請減己階以贈之。尋知其父猶存，詔復官，仍除其父爲車騎將軍、揚州刺史。

因爲參與推立節閔帝的謀劃，斛斯椿被授任爲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被封爲城陽郡公。不久升任開府。當時斛斯椿的父親斛斯足先在秀容，忽然有他去世的消息傳來，斛斯椿請求減去自己的官銜把它追贈給父親。不久得知其父親還活着，詔令恢復斛斯椿的官職，仍然授任他父親爲車騎將軍、揚州刺史。

椿以尒朱兆擅權，懼禍，乃與賀拔勝俱說世隆以正道。世隆不悦，欲害椿，賴尒朱天光救，得免。及世隆、度律與兆自相疑，椿與賀拔勝和之，兆執椿、勝還營。椿又陳以正理，兆謝而遣之。椿謂勝曰："天下皆怨毒尒朱，吾等附之，亡無日矣，不如圖之。"勝曰："天光與兆，各據一方，今俱禽爲難。"椿曰："易致耳。"乃說世隆追天光等赴洛，討齊神武。及韓陵之敗，椿謂都督賈顯智等曰："若不先執尒朱，我等死無類矣。"遂與顯智等夜於桑下盟約，倍道兼行。椿入北中城，收尒朱部曲，盡殺之。令弟元壽與張歡、長孫承業、顯智等襲世隆、彦伯兄弟，并斬於閶闔門外。椿入洛，縣世隆兄弟首於其門樹。椿父出見，謂曰："汝與尒朱約爲兄弟，今何忍縣其頭於家門？寧不愧負天地？"椿乃傳世隆等首，并囚度律、天光送於齊神武。

斛斯椿因爲尒朱兆專權，害怕遇到災禍，於是與賀拔勝一起用正道勸說尒朱世隆。尒朱世隆不高興，準備殺害斛斯椿，仰仗尒朱天光的解救，斛斯椿纔免於一死。當尒朱世隆、尒朱度律與尒朱兆互相猜疑之時，斛斯椿與賀拔勝附和他們，尒朱兆把斛斯椿、賀拔勝抓住後返回軍營。斛斯椿再次陳述了正道，尒朱兆感謝後送走了他。斛斯椿對賀拔勝說："天下的人都怨恨尒朱氏，我們依附於他們，早晚會滅亡的，不如幹掉他們。"賀拔勝說："尒朱天光與尒朱兆，他們各霸一方，現在要同時抓住他們很困難。"斛斯椿說："容易把他們抓到。"他於是勸說尒朱世隆追回尒朱天光等人趕赴洛陽，討伐北齊神武帝。當韓陵之戰失敗後，斛斯椿對都督賈顯智等人說："如果不事先抓住尒朱氏，我們就會遭滅族之災。"於是他與賈顯智等人夜晚在桑樹下盟約，兼程前進。斛斯椿進入北中城，逮捕了尒朱氏的部屬，把他們全部殺掉。斛斯椿讓弟弟斛斯元壽與張歡、長孫承業、賈顯智等人襲擊尒朱世隆、尒朱彦伯兄弟，把他們一同殺死在閶闔門外。斛斯椿進入洛陽，把尒朱世隆兄弟的頭顱懸挂在自家門口的樹上。斛斯椿的父親出門看見，對斛斯椿說："你與尒朱氏結盟爲兄弟，現在你怎麼忍心把他們的頭顱懸挂在自家門口？你難道不怕有

愧於天地嗎?”斛斯椿於是把尒朱世隆等人的首級傳送，同時囚禁了尒朱度律、尒朱天光押送給北齊神武帝。

及神武入洛，椿謂賀拔勝曰：“今天下事在吾與君，若不先制人，將爲人所制。高歡初至，圖之不難。”勝曰：“彼有心於人，害之不祥。比數夜與歡同宿，具序往昔之懷，兼荷兄恩意甚多，何苦憚之?”椿乃止。孝武帝立，拜椿侍中、儀同開府、城陽郡公。父足亦加開府，子悦太中大夫，同日受拜，當時榮之。

當北齊神武帝進入洛陽，斛斯椿對賀拔勝説：“現在天下的事情都取决於我和你，如果我們不先發制人，就會被人所制。高歡剛到，要幹掉他不難。”賀拔勝説：“他對人有好心，殺害他是不吉祥的。近來我幾個晚上同他一起住宿，談論了從前的情懷，他還談到得到兄弟你的許多恩情，你何苦要害怕他呢?”斛斯椿於是作罷。孝武帝即位，授任斛斯椿爲侍中、儀同開府、城陽郡公。他的父親斛斯足也升任爲開府，兒子斛斯悦擔任太中大夫，他們是同一天得到授任，在當時非常榮耀。

椿自以數反，意常不安，遂密勸孝武帝置閤内都督部曲，又增武直人數，自直閤已下，員别數百，皆選天下輕剽以充之。又説帝數出游幸，號令部曲，别爲行陣，椿自約勒指麾其間。從此以後，軍謀朝政，一決於椿。又勸帝徵兵，詭稱南討，將以伐齊神武。帝從之，以椿爲前驅大都督。椿因奏請率精騎二千，夜度河掩其勞弊。帝始然之，黄門侍郎楊寬説帝曰：“高歡以臣伐君，何所不至?今假兵於人，恐生他變。今度河萬一有功，是滅一高歡復生一高歡矣。”帝遂敕椿停行。椿嘆曰：“頃熒惑入南斗，今上信左右間構，不用吾計，豈天道乎?”

斛斯椿認爲自己幾次背信棄義，心裏經常忐忑不安，於是秘密勸説孝武帝設置閤内都督部曲，還增加了警衛人員，從直閤以下，人員有幾百人，都是在全國挑選的動作輕捷的人充當。斛斯椿還勸説皇帝多次外出游玩，他自己指揮部曲，另編軍陣，斛斯椿自己在軍陣中指揮。從此之後，無論是軍機還是朝政，都由斛斯椿决定。斛斯椿又勸説皇帝徵募兵員，詐稱是討伐南方，實際是準備討伐北齊神武帝。皇帝聽從了他的建議，讓斛斯椿擔任前驅大都督。斛斯椿於是上奏皇帝請求率領二千精鋭騎兵，在夜晚渡過黄河乘敵人疲憊而進行襲擊。皇帝起初認爲斛斯椿是對的，黄門侍郎楊寬規勸皇帝道：“高歡以臣子的身份討伐國君，有什麽事做不出來?現在如果把兵力交給斛斯椿，恐怕會發生其他變故。如果斛斯椿渡過黄河萬一有了功勞，就會是消滅了一個高歡又生出一個高歡來啊。”皇帝於是命令斛斯椿停止前進。斛斯椿嘆息着説：“近來熒惑星進入南斗星，現在皇上相信身邊人的離間中傷，不采用我的計謀，難道這是天意嗎?”

帝勒兵河橋，命椿自洛而東，至武牢。帝以賈顯智背叛，東師失律，將幸關中，乃遣使命椿，因從入關。拜尚書令，侍中如故，封常山郡公。歷位司徒、太保，仍尚書令。時寇難

皇帝率領士兵到河橋，命令斛斯椿從洛陽向東行，一直到武牢。皇帝因爲賈顯智背叛，使得東面部隊失去了約束，準備前往函谷關内，於是派遣使者命令斛斯椿，跟隨皇帝進入函谷關。授任他爲尚書令，侍中的官職和先前一樣，并封他

未息，内外戒嚴，唯椿得列威儀，鳴騶清路。遷太傅，薨，年四十三。帝親臨吊，百僚赴哭。詔賜東園秘器，遣尚書、梁郡王景略監護喪事。贈大將軍、録尚書、三十州諸軍事、侍中、恒州刺史、常山郡王，謚曰文宣，祭以太牢。又詔改大將軍，贈大司馬，給輼輬車。及葬，車駕臨於渭陽，止紼慟哭。

爲常山郡公。歷任司徒、太保，仍然擔任尚書令。當時戰亂没有停息，朝廷内外都戒嚴，祇有斛斯椿可排列威嚴的儀仗，還讓人鳴鑼開道。斛斯椿升任爲太傅，去世，時年四十三歲。皇帝親自前往吊唁，百官趕赴哭泣。皇帝賜給斛斯椿棺木葬具，派遣尚書、梁郡王元景略監管負責他的治喪事宜。追贈斛斯椿爲大將軍、録尚書、三十州諸軍事、侍中、恒州刺史、常山郡王，謚號爲文宣，用牛羊猪三牲祭祀。皇帝還命令改贈斛斯椿爲大將軍，追贈大司馬，并賜給他輼輬喪車。當斛斯椿下葬時，皇帝來到渭陽，拉住引棺的繩索痛哭。

帝嘗給椿店數區，耕牛三十頭，椿以國難未平，不可與百姓争利，辭店受牛，日烹一頭，以饗軍士。及死，家無餘資。

皇帝曾經賜給斛斯椿幾間店鋪，以及耕牛三十頭，斛斯椿認爲國家的災難還没有平息，不能與老百姓争奪利益，辭去店鋪接受耕牛，他每天烹煮一頭牛，用來犒賞戰士。到去世時，他的家裏没有多餘的資産。

有四子：悦、恢、徵、演。演爲齊神武所殺，三子入關。

斛斯椿有四個兒子，斛斯悦、斛斯恢、斛斯徵、斛斯演。斛斯演被北齊神武帝殺死，其餘三個兒子進入函谷關。

斛斯徵

徵，字士亮，博涉群書，尤精《三禮》，兼解音律。有至性，居父喪，朝夕共一溢米。少以父勛賜爵城陽郡公。大統末，起家通直散騎常侍，稍遷兼太常少卿。

斛斯徵，字士亮，博覽群書，對《三禮》尤爲精通，還懂得音律。他的性情特别孝順，在父親的喪事期間，他早晚祇吃一鎰米。斛斯徵年輕時因爲父親的功勛被賜爵城陽郡公。大統末年，開始擔任通直散騎常侍，逐漸升遷兼任太常少卿。

自魏孝武遷西，雅樂廢缺，徵博采遺逸，稽諸典故，創新改舊，方始備焉。又樂有錞于者，近代絶此器，或有自蜀得之，皆莫之識。徵見之曰："此錞于也。"衆弗信之，徵遂依干寶《周禮注》，以芒筒捋之，其聲極清，衆乃嘆服。徵仍取以合樂焉。

自從北魏孝武帝遷移到西部，雅樂廢棄殘缺，斛斯徵廣泛收集遺失的資料，考查各種典故，對雅樂進行重新創作和改造，於是雅樂纔開始完備。有種叫錞于的樂器，在近代已經消失了，有人偶然在蜀地發現了這種樂器，但都不認識它。斛斯徵見到後説："這是樂器錞于。"大家都不相信，斛斯徵於是依據干寶的《周禮注》，用芒筒彈奏它，它所發出的聲音非常清脆，大家於是感嘆地信服了。斛斯徵便把它用作合奏的樂器。

六官建，拜司樂下大夫，遷司樂中大夫，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

北周建立六卿之官時，授任斛斯徵爲司樂下大夫，又升任爲司樂中大夫，再提升職位爲驃騎

三司，轉内史下大夫。天和三年，周武帝以徵經有師法，詔令授皇諸子。宣帝時爲魯公，與諸皇子等咸服青衿，行束脩之禮，受業於徵。仍并呼徵爲夫子，儒者榮之。六年，除司宗中大夫，行内史，仍攝樂部。進封岐國公，尋轉小宗伯。除太子太傅，仍小宗伯。

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改任内史下大夫。天和三年，北周武帝認爲斛斯徵有教授經學的方法，皇帝命令他教授皇子們經學。北周宣帝當時封爲魯公，他與幾個皇子都穿着青色衣服，向斛斯徵行師生之禮，做斛斯徵的學生。他們都仍舊稱呼斛斯徵爲夫子，讀書人爲此感到榮耀。天和六年，斛斯徵擔任司宗中大夫，代理内史，仍然管轄樂部。進而升爲岐國公，不久改任小宗伯。授任他爲太子太傅，仍然擔任小宗伯。

宣帝嗣位，還上大將軍、大宗伯。時武帝初崩，梓宫在殯，帝意欲速葬，令朝臣議之。徵與内史宇文孝伯等固請依《禮》七月，帝竟不許。

北周宣帝繼承帝位後，斛斯徵升任爲上大將軍、大宗伯。當時北周武帝剛去世，棺材停放在那裏没有安葬，北周宣帝的意思是準備迅速安葬，讓朝廷的大臣商議此事。斛斯徵與内史宇文孝伯等人堅決請求按照《周禮》的規定等七月纔安葬，北周宣帝最終也没有同意。

帝之爲太子也，宫尹鄭譯坐不能以正道調護，被譴除名。而帝雅親愛譯，至是，拜譯内史中大夫，甚委任之。譯乃獻新樂，十二月各一笙，每笙用十六管。帝令與徵議之。徵駁而奏之曰："《禮》云，十二律轉相生，聲五具在十六焉，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宫。然詳一笙十六管，總一百九十二管，既無相生之理，又無還宫之義。臣恐鄭聲亂樂，未合於古。夫音樂之起，本於人心，天之應人，有如影響。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惡者，天譴之以殃。故舜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化。紂爲朝歌、北里之音，而社稷滅。是知樂也者，和情性，移風俗，動天地，感鬼神，禍福所基，盛衰攸繫，安可不慎哉？案譯之所爲，不師古始。若以月奏一笙，則鍾鼓諸色，各須一十有二。雅樂之備，已充廟廷，今若益之，於何陳列？方須更闢階墀，增修廊宇，非急之務，寧可勞人？如謂笙管之外，不須加造，則樂之損益，豈繫於笙？進退無據，竊謂不可。"帝

當北周宣帝還是太子時，宫尹鄭譯因爲不能用正確的方法調理保護而獲罪，被貶謫除名。但北周宣帝却一向親近喜愛鄭譯，到即位時，北周宣帝授任鄭譯爲内史中大夫，非常信任他。鄭譯於是進獻新樂器，使十二個月每個月各有一笙，每隻笙用十六根竹管。北周宣帝讓鄭譯與斛斯徵商議此事。斛斯徵反駁了鄭譯并上奏說道："《禮》書説，十二律相轉相生，宫商角徵羽五音可以轉換出十六種聲音，六律用十二根竹管，能還原成宫的音。然而詳細計算一隻笙爲十六根竹管，十二隻笙總共就有一百九十二根竹管，既不符合相生的原理，又不能還原成宫的本義。我擔心鄭譯的聲律會擾亂雅正的音樂，不符合古代的規定。大凡音樂的産生，來源於人的心思，大自然對人的感應，有如影之隨形響之隨聲。做好事的人，大自然會把幸福回報給他；做壞事的人，大自然會用災禍來譴責他。因此舜彈奏五弦琴，吟唱《南風》詩篇，從而使天下感化。商紂唱朝歌之音、北里的音樂，從而使國家滅亡。因此懂得音樂的人，應該調和性情，改變風俗，震動天地，感化鬼神，音樂是禍患或幸福的基礎，關係着國家的興旺和衰敗，怎麽能不慎重呢？考察鄭譯所製作的樂器，没有效法古代最初的規定。如果每個月演奏一種笙，那麽鐘鼓之類的各種樂

頗納之，且令停譯所獻。

器，也都要各自準備十二種。雅樂的備置，已經充實到廟廷，現在如果再增加十二種笙，該在什麽地方陳放它們呢？必須再開闢出臺階，增加修建房屋，這種不屬緊要的事務，怎麽能去勞民傷財呢？如果認爲除了增加笙管之外，再不需要增加製造其他樂器，那麽樂器的增减，難道就衹取决於笙嗎？增加或减少樂器没有根據，我認爲是不行的。”北周宣帝很贊同斛斯徵的説法，并且命令停止鄭譯所進獻的樂器。

及武帝山陵回，帝欲作樂，復令議其可不。徵曰：“《孝經》云：‘聞樂不樂。’聞尚不樂，其况作乎。”鄭譯曰：“既云聞樂，明即非無，止可不樂，何容不奏？”帝遂依譯議，譯因此銜之。

當北周武帝的墳墓遷回，北周宣帝準備演奏音樂，又命令官員商議此事是不是可行。斛斯徵説：“《孝經》裏有：‘聽到音樂也不快樂。’聽到了音樂尚且不快樂，更何况演奏音樂呢。”鄭譯説：“既然説聽到了音樂，説明不是没有音樂，衹是不允許快樂，哪裏是不允許奏樂呢？”北周宣帝於是同意了鄭譯的議論，鄭譯也因此對斛斯徵懷恨在心。

帝後肆行非度，昏虐日甚，徵以荷武帝重恩，嘗備位師傅，乃上疏極諫，指陳帝失，不納。譯因譖之，遂下徵於獄。徵懼不免，獄卒張元平哀之，乃以佩刀穿墻，送之出。元平被捶拷百數，而無所言。徵既出，匿於人家，後遇赦得免，然猶坐除名。

北周宣帝後來肆意横行没有節制，一天比一天昏庸暴虐，斛斯徵因爲蒙受了北周武帝的深厚恩情，曾經充當師傅，於是上疏極力規勸皇帝，指責陳述皇帝的過失，没有被北周宣帝采納。鄭譯趁機説壞話詆毁斛斯徵，北周宣帝便把斛斯徵關進監獄。斛斯徵擔心難免一死，監獄看守張元平同情他，於是用佩刀鑿穿墻壁，送他出去。張元平被拷打數百下，但他什麽也不肯説。斛斯徵出來後，隱匿在别人家中，後來遇到大赦纔免於一死，但仍然因爲有罪被除名。

隋文帝踐極，例復官爵，除太子太傅，仍詔徵修撰樂書。開皇四年薨，年五十六。初，隋文帝爲大司馬，有外姻喪，徵就第吊之，久而不出，徵怒，遂弗之待，比出候，徵已去矣。隋文帝以此常恨之。至是，詔所司謚之曰闇。子該嗣。徵所撰《樂典》十卷。

隋文帝即位後，按慣例恢復了斛斯徵的官職爵位，授任他爲太子太傅，詔令斛斯徵編撰樂書。斛斯徵在開皇四年去世，時年五十六歲。當初，隋文帝擔任大司馬，有女方的親戚居喪，斛斯徵到其府邸吊唁，隋文帝許久不出來，斛斯徵很生氣，於是不再等待，當隋文帝出來迎候時，斛斯徵已經走了。隋文帝因此而經常懷恨在心。到現在，皇帝命令有關人員把斛斯徵的謚號稱爲闇。斛斯徵的兒子斛斯該繼承爵位。斛斯徵編撰了《樂典》十卷。

兄恢，散騎常侍，新蔡郡公。子政嗣。

斛斯徵的哥哥斛斯恢，擔任散騎常侍，封爲新蔡郡公。他的兒子斛斯政繼承爵位。

斛斯政

政明悟有器幹，隋開皇中，以軍功授儀同，甚爲楊素所禮。大業中，位尚書兵曹郎，漸見委遇。玄感兄弟，俱與之交。遼東之役，兵部尚書段文振卒，侍郎明雅復以罪廢，帝彌屬意於政。尋遷兵部侍郎，稱爲幹理。玄感之反，政與通謀，及玄縱等亡歸，亦政之計。及帝窮玄縱黨與，政亡奔高麗。明年，帝復東征，高麗請和，遂送政。鎖至京師以告廟，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請變常法行刑，帝許之。以出金光門，縛之於柱，公卿百僚，并親擊射，臠其肉，多有啖者，然後烹焚，揚其骨灰。

斛斯政明智有才幹，在隋朝開皇年間，他因爲有軍功被授任爲儀同，楊素對他非常禮敬。大業年間，斛斯政擔任尚書兵曹郎，逐漸受到信任和厚待。楊玄感兄弟，都與他交往。在遼東戰役中，兵部尚書段文振去世，侍郎明雅又因爲有罪被廢黜官職，皇帝於是對斛斯政更加留意。不久斛斯政升任爲兵部侍郎，被稱譽爲幹練明理。楊玄感起兵反隋時，斛斯政參與了謀劃，當楊玄縱等人逃亡回歸，也是斛斯政的計謀。當皇帝追究楊玄縱的黨羽時，斛斯政逃亡并投奔到高麗。第二年，皇帝再次出兵東征，高麗請求和解，於是把斛斯政送回朝廷。斛斯政被囚送到京城以告祭宗廟，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請求改變通常的刑法對斛斯政用刑，皇帝同意了。於是把斛斯政拉出金光門，把他綁在柱子上，讓公卿百官，一起親自射擊，把他剁成碎塊，有不少人吃了這碎肉，然後將他的尸體焚燒，揚棄了他的骨灰。

斛斯元壽

椿弟元壽，性剛毅諒直，武力過人，彎弓兩石，左右馳射。歷位吏部尚書，封桑乾縣伯。孝武踐阼，進爵爲公，除豫州刺史。及車駕西巡，爲部下所殺。贈司空公，謚曰景莊。

斛斯椿的弟弟斛斯元壽，性格剛毅誠實直率，武力超過一般人，他可以拉開兩石重的弓，在奔馳的馬上左右開弓。斛斯元壽歷任吏部尚書，封爲桑乾縣伯。孝武帝即位後，斛斯元壽的爵位升爲公，擔任豫州刺史。當皇帝到西境巡視時，斛斯元壽被部下殺掉。追贈司空公，謚號爲景莊。

賈顯度

賈顯度，中山無極人也。父道監，沃野鎮長史。

顯度形貌偉壯，有志氣。初爲别將，防守薄骨律鎮。正光末，北鎮擾亂，顯度乃率鎮人浮河而下，達秀容，爲尒朱榮所留。隨榮破葛榮，封石艾縣公，累遷南兗州刺史。尒朱榮之死，顯度奔梁。普泰初，還朝。後隨尒朱度律等敗於韓陵，與斛斯椿及弟智等先據河橋，誅尒朱氏。

孝武帝初，除尚書左僕射，尋加

賈顯度，是中山郡無極縣人。他的父親賈道監，擔任沃野鎮長史。

賈顯度容貌魁梧，有志向和節操。他起初擔任别將，防守薄骨律鎮。正光末年，北鎮騷亂，賈顯度於是率領本鎮人沿着黄河順流而下，到達秀容，被尒朱榮留下。賈顯度跟隨尒朱榮打敗葛榮，被封爲石艾縣公，屢經升遷爲南兗州刺史。尒朱榮去世後，賈顯度投奔梁朝。普泰初年，他返回朝廷。後來跟隨尒朱度律等人在韓陵戰敗，賈顯度與斛斯椿以及弟弟賈顯智等人搶先占據河橋，殺死尒朱氏。

孝武帝初年，賈顯度擔任尚書左僕射，不久

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定州大中正。永熙三年，爲雍州刺史、西道大行臺。親故祖餞於張方橋，顯度執酒曰："顯智性輕躁，好去就，覆敗吾家，其此人也。"武帝入關後，顯智果同於齊神武。孝武帝怒，乃賜顯度死。

升任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定州大中正。永熙三年，賈顯度擔任雍州刺史、西道大行臺。親朋老友爲賈顯度在張方橋設宴餞行，賈顯度拿着酒杯說："賈顯智性情輕率浮躁，從政任職專好隨意去留，敗壞我們家族的，就是這個人。"孝武帝進入函谷關後，賈顯智果然與北齊神武帝在一起。孝武帝很憤怒，於是賜賈顯度死。

賈智

智，字顯智，少有膽决，以軍功累遷金紫光禄大夫，封義陽縣伯。及尒朱仲遠爲徐州刺史，智隸仲遠赴彭城。尒朱榮死，仲遠舉兵向洛，智不從之，莊帝聞而善之。普泰初，還洛。仲遠忿其乖背，議欲殺之。智兄顯度先爲世隆所厚，世隆爲解喻得全。後進爵爲公。隨度律等敗於韓陵。智與顯度、斛斯椿謀誅尒朱氏，顯度據守北中城，令智等入京，禽世隆兄弟。

賈智，字顯智，年輕時就有膽識和决斷，因爲有軍功屢經升遷爲金紫光禄大夫，被封爲義陽縣伯。當尒朱仲遠擔任徐州刺史時，賈智歸屬於尒朱仲遠趕赴彭城。尒朱榮去世後，尒朱仲遠發兵攻打洛陽，賈智没有跟從，孝莊帝聽説後善待賈智。普泰初年，賈智返回洛陽。尒朱仲遠憤恨賈智的背信棄義，商議準備殺掉賈智。賈智的哥哥賈顯度早先受到尒朱世隆的器重，尒朱世隆幫賈智説情纔保全了性命。後來賈智的爵位升爲公。賈智跟隨尒朱度律等人在韓陵戰敗。賈智與賈顯度、斛斯椿策劃誅殺尒朱氏，賈顯度占據并防守北中城，讓賈智等人進入京城，捉拿了尒朱世隆兄弟。

孝武帝初，除開府儀同三司、滄州刺史。在州貪縱，甚爲人害。孝武徵還京師，加侍中，除濟州刺史，率衆達東郡，仍停不進。於長壽津爲相州刺史竇泰所破。天平初，赴晉陽。智去就多端，後坐事死。

孝武帝初年，賈智被授任爲開府儀同三司、滄州刺史。他在州裏貪婪放縱，對老百姓造成很大的危害。孝武帝徵召賈智返回京城，加侍中，被任命爲濟州刺史，率領部下到達東郡，於是停止不前。在長壽津被相州刺史竇泰打敗。天平初年，賈智趕赴晉陽。賈智任官去職反覆無常，後來因事獲罪而去世。

樊子鵠

樊子鵠，代郡平城人也。其先荆州蠻酋，徙代。父興，平城鎮長史、歸義侯。普泰中，子鵠貴，乃贈荆州刺史。

子鵠逢北鎮擾亂，南至并州，尒朱榮引爲都督府倉曹參軍。使詣京師，靈太后問榮兵勢，子鵠應對稱旨。太后嘉之，除直齋，封南和縣子，令還赴榮。建義初，拜晉州刺

樊子鵠，是代郡平城人。祖先是荆州蠻人酋長，後來遷徙到代郡。父親樊興，擔任平城鎮長史、歸義侯。普泰年間，樊子鵠顯貴，於是追贈樊興爲荆州刺史。

樊子鵠遇到北鎮騷亂，他向南到了并州，尒朱榮把他任用爲都督府倉曹參軍。派樊子鵠到京城，靈太后詢問尒朱榮的兵力情況，樊子鵠的應答很符合靈太后的旨意。靈太后嘉獎樊子鵠，讓他擔任直齋，封他爲南和縣子，讓他返回到尒朱

史，封永安縣伯。永安二年，以招納叛蜀，進封中都縣公。又兼尚書行臺，政有威信。尋徵授都官尚書、西荆州大中正。後兼右僕射，爲行臺。進封南陽郡公，尚書如故，假驃騎將軍，率所部爲都督。時尒朱榮在晉陽，京師之事，子鵠頗預委寄，故在臺閣，征官不解。後出爲殷州刺史。屬歲旱儉，子鵠恐人流亡，乃勒有粟家分濟貧者，并遣人牛易力，多種二麥，州内以此獲安。

榮那裏。建義初年，授任樊子鵠爲晉州刺史，封爲永安縣伯。永安二年，樊子鵠因爲招納反叛的蜀人，爵位升爲中都縣公。他還兼任尚書，爲政有威信。不久樊子鵠被徵召授任爲都官尚書、西荆州大中正。後來兼任右僕射，擔任行臺。爵位升爲南陽郡公，仍然任尚書，代理驃騎將軍，擔任他所率領部隊的都督。當時尒朱榮在晉陽，他把與京城有關的事情，都事先委托給樊子鵠辦理，因此樊子鵠身在朝廷官署，但對外征討的官職也没有解除。他後來出任殷州刺史。當時正逢大旱糧食歉收，樊子鵠擔心人口流失，於是勒令有糧食的人家分糧接濟貧困的人家，并且派遣人力與牛力交换，播種第二道麥子，州裏的人因此纔獲得平安。

尒朱榮死，世隆等遣書招子鵠，子鵠不從。以母在晉陽，啓求移鎮河南。莊帝嘉之，除都督、豫州刺史。行達汲郡，聞尒朱兆入洛，乃度河見仲遠。仲遠遣鎮汲郡。兆徵子鵠赴洛，既見，責以乖異之意，奪其部衆，將還晉陽。元曄以爲侍中、御史中尉、中軍大都督。

尒朱榮去世後，尒朱世隆等人送文書招請樊子鵠，樊子鵠没有聽從。以樊子鵠的母親在晉陽爲由，要求遷移到黄河以南鎮守。孝莊帝嘉獎他，授任他爲都督、豫州刺史。當樊子鵠到達汲郡時，聽説尒朱兆進入洛陽，便渡過黄河拜見尒朱仲遠。尒朱仲遠派遣他鎮守汲郡。尒朱兆徵召樊子鵠趕赴洛陽，不久他們見了面，尒朱兆責備樊子鵠有背離的想法，剥奪了樊子鵠率領所部的兵權，派遣他返回晉陽。元曄讓樊子鵠擔任侍中、御史中尉、中軍大都督。

太昌初，兼尚書左僕射、東南道大行臺，總大都督杜德等追討尒朱仲遠，仲遠奔梁，收其兵馬。時梁遣元樹入寇，陷據譙城，詔子鵠與德討之。樹大敗，奔入城門，遂圍之。樹請歸南，以地還魏，許之。及樹衆半出，子鵠擊破之，禽樹及梁譙州刺史朱文開。班師，還吏部尚書，轉尚書右僕射。尋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典選。

太昌初年，樊子鵠兼任尚書左僕射、東南道大行臺，統領大都督杜德等人追擊討伐尒朱仲遠，尒朱仲遠逃奔到梁朝，樊子鵠收編了他的兵馬。當時梁朝派遣元樹入侵，攻占譙城，皇帝詔令樊子鵠與杜德討伐元樹。元樹大敗，逃奔進了城門，於是包圍譙城。元樹請求返回南方，把土地歸還給魏朝，樊子鵠同意了。當元樹的部下出來一半時，樊子鵠出擊打敗了元樹的部衆，捉拿了元樹以及梁朝的譙州刺史朱文開。樊子鵠班師回朝，升任吏部尚書，改任尚書右僕射。不久加驃騎大將軍、開府，掌管選拔人才。

後除兖州刺史。子鵠先遣腹心，緣歷人間，采察得失。及至境，太山太守彭穆參候失儀，子鵠責讓穆，并數其罪狀，穆皆引伏，於是州内震

後來授任樊子鵠爲兖州刺史。他事先派遣心腹之人，沿着州内各地深入民間，收集調查官員爲政的得失情况。到了州境，太山太守彭穆在迎接候拜方面有失儀度，樊子鵠責備彭穆，并歷數

悚。

他的罪狀，彭穆都表示服罪，於是使州内的官員震驚。

及孝武帝入關，子鵠據城爲應，南青州刺史大野拔率衆就子鵠。天平初，齊神武遣儀同三司婁昭等討之。城久不拔，昭以水灌城。而大野拔因與相見，令左右斬子鵠以降。

當孝武帝進入函谷關時，樊子鵠占據城池作爲接應，南青州刺史大野拔率領衆人投奔樊子鵠。天平初年，北齊神武帝派遣儀同三司婁昭等人討伐樊子鵠。城池久攻不克，婁昭用水灌注城池。大野拔於是與婁昭相見，命令身邊人殺掉樊子鵠後向婁昭投降。

侯深

侯深，神武尖山人也。機警有膽略。孝明末年，六鎮飢亂，深隨杜洛周南寇。後與妻兄念賢，背洛周歸尒朱榮。路中遇寇，身披苦褐。榮賜其衣帽，厚待之，以爲中軍副都督。莊帝即位，封厭次縣子。從榮討葛榮於滏口，戰功尤多。除燕州刺史。

侯深，是神武郡尖山人。他行動機警有膽略。孝明帝末年，六鎮因爲飢餓發生動亂，侯深跟隨杜洛周向南進犯。後來侯深與大舅子念賢一起，背棄杜洛周投奔尒朱榮。半路上遇到盜匪，侯深衹穿着茅草衣服。尒朱榮賜給侯深衣帽，對他很優厚，讓他擔任中軍副都督。孝莊帝即位後，侯深被封爲厭次縣子。侯深跟隨尒朱榮在滏口討伐葛榮，立下很多戰功。授任燕州刺史。

時葛榮別帥韓樓、郝長等屯據薊城，榮令深討樓，配衆甚少。或以爲言，榮曰："深臨機設變，是其所長，若總大衆，未必能用。"止給騎七百。深遂廣張軍聲，率數百騎深入樓境。去薊百餘里，遇賊帥陳周馬步萬餘，大破之，虜其卒五千餘人。尋還其馬仗，縱令入城。左右諫，深曰："我兵少，不可力戰，事須爲計以離隙之。"深度其已至，遂率騎夜進，昧旦叩其城門。韓樓果疑降卒爲内應，遂遁走，追禽之。以功賜爵爲侯，尋爲平州刺史，仍鎮范陽。

當時葛榮的別帥韓樓、郝長等人駐守盤踞在薊城，尒朱榮命令侯深討伐韓樓，給他配置的兵力很少。有人因此提意見，尒朱榮説："侯深善於隨機應變，這是他的特長，如果讓他率領大部隊，侯深未必能指揮得了。"尒朱榮衹給侯深七百騎兵。侯深於是大力宣揚軍威，率領幾百騎兵深入到韓樓的領地。在離薊城一百多里的地方，侯深遇到賊軍首領陳周率領的一萬多騎兵步兵，他大敗陳周的部隊，俘虜了他的五千多士兵。不久把馬匹和武器歸還給他們，放他們進城。身邊人進行規勸，侯深説："我們的兵力少，不能靠死拼取勝，必須用計謀來離間他們。"侯深推測敵人已經到達城内，於是率領騎兵在夜晚前進，拂曉時分敲擊城門。韓樓果然懷疑投降的士兵是侯深的内應，於是逃跑，侯深追擊捉拿韓樓。因爲有功侯深被賜爲侯爵，不久擔任平州刺史，仍然鎮守范陽。

及尒朱榮死，太守盧文偉誘深出獵，閉門拒之。深率部曲，屯於郡南，爲榮舉哀，勒兵南向。莊帝使東萊王貴平爲大使，慰勞燕、薊。乃詐降，貴平信之，遂執貴平自隨。進

當尒朱榮去世後，太守盧文偉引誘侯深外出打獵，他關閉城門拒絶侯深回城。侯深率領屬下部隊，駐守在郡城的南面，爲尒朱榮舉行哀悼，率領士兵向南。孝莊帝派東萊王元貴平作爲大使，到燕、薊兩地慰勞。侯深於是詐稱投降，元

至中山，行臺僕射魏蘭根邀擊之，爲深所敗。元曄立，授深儀同三司、定州刺史、左軍大都督、漁陽郡公。節閔帝立，仍加開府。後隨尒朱兆拒齊神武於廣阿，兆敗走。深後從神武破尒朱氏於韓陵。

永熙初，除齊州刺史。孝武帝末，深與兗州刺史樊子鵠、青州刺史東萊王貴平使信往來，以相連結。又遣使通誠於神武。及孝武入關，復懷顧望。汝陽王暹既除齊州刺史，深不時迎納。城人劉桃符等潛引暹入，據西城。深爭門不克，率騎出奔，妻兒部曲，爲暹所虜。

行達廣里，會承制以深行青州事，齊神武又遺深書曰："卿勿以部曲輕少，難於東邁，齊人澆薄，齊州人尚能迎汝陽王，青州人豈不能開門待卿也?"深乃復還，暹始歸其部曲。而貴平自以斛斯椿黨，亦不受代。深襲高陽郡克之，置部曲家累於城中，親率輕騎，夜趣青州，城人執貴平出降。深自惟反覆，慮不獲安，遂斬貴平，傳首于鄴，明不同於斛斯椿。

及子鵠平，詔以封延之爲青州刺史。深既不獲州任，情又恐懼，行達廣川，遂劫光州庫軍反。遣騎詣平原，執前膠州刺史賈璐，夜襲青州南郭，劫前廷尉卿崔光韶以惑人情，攻掠郡縣。其部下督帥叛拒之，遂奔梁。達南青州境，爲賣漿者斬之，傳首于鄴，家口配没。

貴平輕信了他，於是抓住元貴平跟隨自己。到了中山，行臺僕射魏蘭根在半路截擊侯深，被侯深打敗。元曄即位後，授任侯深爲儀同三司、定州刺史、左軍大都督、漁陽郡公。節閔帝即位後，仍然把侯深加任爲開府。後來侯深跟隨尒朱兆在廣阿抵禦北齊神武帝，尒朱兆兵敗後逃亡。侯深後來跟隨北齊神武帝在韓陵攻破尒朱氏。

永熙初年，授任侯深爲齊州刺史。孝武帝末年，侯深與兗州刺史樊子鵠、青州刺史東萊王元貴平派遣信使相互往來，以此相互交好。侯深還派遣使者與北齊神武帝真誠交往。當孝武帝進入函谷關後，侯深心裏又向往着孝武帝。汝陽王元暹不久被授任爲齊州刺史，侯深不按時迎候接納他。城人劉桃符等人悄悄地把元暹領到城内，占據了西城。侯深争奪城門不能得手，率領騎兵出逃，他的妻子兒女和部曲，被元暹俘虜。

侯深行進到廣里，剛好秉承皇帝旨意讓侯深代理青州的事情，北齊神武帝還給侯深送來書信説道："你不要認爲自己人馬太少，難以向東邁進，北齊的社會風氣鄙薄，但齊州的人尚且能迎接汝陽王，青州人難道就不能打開大門來接待你嗎?"侯深於是再次返回青州，元暹這纔歸還他的部曲。但元貴平自認爲是斛斯椿的黨羽，也没有離職。侯深攻克了高陽郡，把部曲和家屬都安置在城裏，他親自率領輕騎兵，夜晚奔赴青州，城裏人捉住元貴平後出來投降。侯深認爲自己反覆無常，擔心不能得到安寧，便殺掉元貴平，把他的首級送到鄴城，以此表明自己不同於斛斯椿。

當樊子鵠被平定，皇帝命令封延之擔任青州刺史。侯深既然不在州裏任職，内心又恐懼，行進到廣川，於是搶劫了光州倉庫的武器并造反。侯深派遣騎兵到平原，抓住前膠州刺史賈璐，夜晚進攻青州的南城，劫持了前廷尉卿崔光韶以蠱惑人心，攻打掠奪郡縣。侯深部下中的督帥背叛并抵抗他，於是侯深逃奔梁朝。侯深到達南青州的邊境時，被賣酒的人殺掉，把首級送到鄴城，家中的人口被發配或没入官府。

賀拔允　賀拔度拔

賀拔允，字可泥，神武尖山人也。其先與魏氏同出陰山。有如回者，魏初爲大莫弗。祖尒頭，驍勇絶倫，以良家鎮武川，因家焉。獻文時，以功賜爵龍城縣男，爲本鎮軍主。

賀拔允，字可泥，是神武郡尖山人。他的祖先與北魏祖先同出自陰山。有個叫如回的人，在北魏初年擔任大莫弗。賀拔允的祖父賀拔尒頭，勇猛絶倫，以良家子弟的身份鎮守武川，并在武川安家。獻文帝時，賀拔尒頭因爲有功被賜給爵位龍城縣男，并擔任本鎮的軍主。

父度拔，性果毅，襲爵，亦爲本鎮軍主。正光末，沃野人破六韓拔陵反，懷朔鎮將楊鈞聞度拔名，召補統軍，配以一旅。其賊僞署王衛可瓌徒黨尤盛，既攻没武川，又陷懷朔，度拔父子并爲賊所虜。度拔乃與周德皇帝合謀，率州里豪傑輿珍、念賢、乙弗庫根、尉遲檀等，招義勇，襲殺可瓌。朝廷嘉之，未及封賞，度拔與鐵勒戰没。孝昌中，追贈度拔肆州刺史。

賀拔允的父親賀拔度拔，性格果斷剛毅，繼承爵位，也擔任本鎮軍主。正光末年，沃野人破六韓拔陵造反，懷朔鎮將楊鈞聽説了賀拔度拔的名字，徵召補充他擔任統軍，分給他一個旅的兵力。假稱爲王的賊人衛可瓌的黨羽非常猖狂，不久就攻克了武川，還攻陷了懷朔，賀拔度拔父子兩人都被賊人俘虜。賀拔度拔於是與北周德皇帝合謀，率領州裏的豪傑之士輿珍、念賢、乙弗庫根、尉遲檀等人，招募義勇之士，進攻并殺死衛可瓌。朝廷嘉奬他們，還没有來得及論功行賞，賀拔度拔在與鐵勒交戰中戰死。孝昌年間，追贈賀拔度拔爲肆州刺史。

允便弓馬，頗有膽略。初度拔之死，允兄弟俱奔恒州刺史廣陽王深。深敗，歸尒朱榮。允父子兄弟并以武藝稱，榮素聞其名，待之甚厚。建義初，封壽陽縣侯。永安中，進爵爲公。魏長廣王立，除開府儀同三司，封燕郡王，兼侍中，使蠕蠕。還至晋陽，屬齊神武將出山東，允素知神武非常人，早自結托，神武以其北土之望，尤親禮之，遂與允出信都，參定大策。中興初，轉司徒，領尚書令。神武入洛，進爵爲王，轉太尉，加侍中。

賀拔允熟習射箭騎馬，很有膽略。當初賀拔度拔去世時，賀拔允幾兄弟都投奔了恒州刺史廣陽王元深。元深失敗後，他歸附尒朱榮。賀拔允父子兄弟都以有武藝著稱，尒朱榮久聞他的大名，對他很優厚。建義初年，賀拔允被封爲壽陽縣侯。永安年間，他的爵位升爲公。北魏長廣王即位，授任他爲開府儀同三司，被封爲燕郡王，兼任侍中，出使蠕蠕。返回的路上到晋陽，正逢北齊神武帝準備到太行山以東，賀拔允向來知道北齊神武帝不是一般人，很早就與他交往，北齊神武帝也因爲賀拔允是北方的名門望族，對他特别親近禮貌，於是與賀拔允從信都出發，讓他參與軍事大計。中興初年，改任司徒，兼尚書令。北齊神武帝進入洛陽，賀拔允的爵位升爲王，改任太尉，加侍中。

魏孝武既忌神武，以允弟岳據關中，有重兵，深相委托，潜使來往，當時咸慮允爲變。及岳死，孝武又委岳兄勝心腹之寄。神武重舊，尤全護之。天平元年，因與神武獵，或告允

北魏孝武帝不久嫉恨北齊神武帝，讓賀拔允的弟弟賀拔岳占據函谷關，擁有重兵，委托以重任，悄悄派使者來往於其間，當時很多人都擔心賀拔允會發動變亂。當賀拔岳去世，孝武帝又把賀拔岳的哥哥賀拔勝作爲心腹寄予期望。北齊神

引弓擬神武，乃置於樓上餓殺之，年四十八。神武親臨哭之，贈太保。

武帝看重舊情，格外保全愛護賀拔允。天平元年，賀拔允因爲與北齊神武帝打獵，有人告發賀拔允拉開弓箭準備射殺北齊神武帝，於是把賀拔允放在樓上餓死了，當時四十八歲。北齊神武帝親自前往哭吊，追贈賀拔允爲太保。

允三子，世文、世樂、難陁。興和末，齊神武并召與諸子同學。武定中，敕居定州，賜田宅。允弟勝。

賀拔允有三個兒子，賀拔世文、賀拔世樂、賀拔難陁。興和末年，北齊神武帝徵召他們與自己的兒子一起學習。武定年間，皇帝命令他們居住在定州，并賜給他們田地和住宅。賀拔允有弟弟賀拔勝。

賀拔勝

勝，字破胡，少有志操，善左右馳射，北邊莫不推其膽略。衛可瓌之圍懷朔，勝時亦爲軍主，從父度拔鎮守。既被圍經年而外援不至，勝乃慷慨白鎮將楊鈞，請告急於大軍。鈞許之，乃募勇敢少年，得十餘騎，夜潰圍出。賊追及之，勝曰："我賀拔破胡也。"賊不敢逼。至朔州，白臨淮王彧以懷朔被圍之急。彧以勝辭義懇至，許以出師，還令報命。乃復攻圍而入，賊追之，射殺數人。至城下，大呼曰："賀拔破胡與官軍至矣!"城中納之。鈞復遣勝出覘武川。武川已陷，勝乃馳還報懷朔。懷朔亦潰，勝父子遂爲賊所虜。

賀拔勝，字破胡，年輕時就有志向和節操，擅長在馬上左右開弓，在北方没有人不推崇他的膽略。衛可瓌包圍懷朔時，賀拔勝當時也擔任軍主，跟隨父親賀拔度拔鎮守。他們被圍困一年多却没有外援趕到，賀拔勝於是感情激越地告訴鎮將楊鈞，請求讓他向大部隊告急。楊鈞同意了，於是賀拔勝招募勇敢的年輕人，總共有十多名騎兵，乘着夜色衝出包圍圈。賊軍追趕上他們，賀拔勝説："我就是賀拔破胡。"賊軍不敢逼近。到了朔州，賀拔勝把懷朔被包圍的緊急情況報告給臨淮王元彧。元彧因爲賀拔勝的言辭非常懇切，答應出兵，讓賀拔勝返回原地通報情况。於是賀拔勝再次突破包圍進入懷朔城内，賊軍追趕他，射殺了好幾人。到了城下，賀拔勝大聲喊道："賀拔破胡和官軍的大部隊來了!"城裏人接納了他。楊鈞再次派遣賀拔勝出行偵察武川的情况。武川已經淪陷，賀拔勝於是急忙返回懷朔通報情况。但懷朔也潰破了，賀拔勝父子於是被賊軍俘虜。

尋而襲殺可瓌，衆令勝馳告朔州，未反而度拔已卒。刺史費穆奇勝才略，厚禮留之，委以兵事。時廣陽王深在五原，爲破六韓賊所圍，召勝爲軍主。以功拜統軍。又隸僕射元纂鎮恒州。時有鮮于阿胡擁朔州流人南下爲寇，恒州城人應之，勝與兄允弟岳相失，勝南投肆州，允、岳投尒朱榮。榮與肆州刺史尉慶賓構隙，引

不久就進攻并殺死衛可瓌，衆人讓賀拔勝趕快向朔州報告情況，還没有返回他父親賀拔度拔就已去世了。刺史費穆認爲賀拔勝的才幹和膽略非同一般，用厚禮挽留賀拔勝，把軍事大權交給他。當時廣陽王元深在五原，被破六韓的賊軍包圍，徵召賀拔勝擔任軍主。因爲有功授任賀拔勝爲統軍。賀拔勝又跟隨僕射元纂鎮守恒州。當時有個叫鮮于阿胡的人聚集朔州的流民南下做流寇，恒州城人響應鮮于阿胡，賀拔勝與哥哥賀拔

岳攻肆州陷。榮得勝，大悦曰："吾得卿兄弟，天下不足定。"勝兄弟三人，遂委質事榮。

允弟弟賀拔岳走散，賀拔勝向南投奔肆州，賀拔允、賀拔岳投奔尒朱榮。尒朱榮與肆州刺史尉慶賓有怨隙，帶領賀拔岳攻陷了肆州。尒朱榮得到賀拔勝，他非常高興地説："我得到了你們幾兄弟，整個天下也不足平定。"賀拔勝兄弟三人，便歸順并奉事尒朱榮。

時杜洛周據幽、定，葛榮據冀、瀛。榮謂勝曰："井陘險要，我之東門，欲屈君鎮之，如何？"勝曰："是所願也。"榮乃表勝鎮井陘，以所乘大馬并銀鞍遺之。及榮入洛，以預定策立孝莊帝功，封易陽縣伯。從元天穆北征葛榮，大破之。時杜洛周餘燼韓樓在薊城結聚，以勝爲大都督，鎮中山。樓讋勝威名，竟不敢南寇。元顥入洛陽，榮徵勝，使與尒朱兆自硤石度，大破顥軍，禽其子冠受，遂前驅入洛。進爵真定縣公。

當時杜洛周占據幽州、定州，葛榮占據冀州、瀛州。尒朱榮對賀拔勝説："井陘地勢險要，是我們的東大門，我想委屈你去鎮守，怎麽様？"賀拔勝説："這也是我的心願。"尒朱榮於是上奏請讓賀拔勝鎮守井陘，他把自己所乘騎的大馬和銀鞍送給賀拔勝。當尒朱榮進入洛陽，賀拔勝因爲參與決策推立孝莊帝有功，被封爲易陽縣伯。賀拔勝跟隨元天穆北伐葛榮，大敗葛榮。當時杜洛周的殘餘黨羽韓樓在薊城聚衆集結，朝廷派賀拔勝擔任大都督，鎮守中山。韓樓害怕賀拔勝的威名，竟然不敢向南進犯。元顥進入洛陽，尒朱榮徵召賀拔勝，讓他與尒朱兆從硤石渡河，大敗元顥的軍隊，捉拿了元顥的兒子元冠受，於是向前推進進入洛陽。賀拔勝的爵位升爲真定縣公。

及榮死，勝與田怡等奔赴榮第，時宫殿之門未加嚴防，怡等議即攻門。勝止之曰："天子既行大事，必當更有奇謀，吾衆旅不多，何輕爾？"怡乃止。及世隆夜走，勝隨至河橋，勝以爲臣無讎君之義，遂勒所部還都。莊帝大悦。仲遠逼東郡，詔以本官假驃騎大將軍、東征都督，率騎一千，會鄭先護討之。爲先護所疑，置之營外，人馬未得休息，俄而仲遠兵至，與戰不利，降之。復與尒朱氏同謀立節閔帝，以功拜右衛將軍。

當尒朱榮去世後，賀拔勝與田怡等人趕赴尒朱榮府第，當時宫殿的大門還没有加以嚴防，田怡等人商議馬上進攻其大門。賀拔勝制止田怡并説："天子既然是做了大事，一定會有他獨特的計謀，我們的人馬不多，怎麽能輕舉妄動呢？"田怡於是作罷。當尒朱世隆夜晚逃跑時，賀拔勝跟隨到河橋，賀拔勝認爲當臣子的没有仇恨君主的道理，於是帶領部隊返回都城。孝莊帝非常高興。尒朱仲遠進逼東郡，皇帝派賀拔勝以原來的官職代理驃騎大將軍、東征都督，率領一千名騎兵，與鄭先護會合後討伐尒朱仲遠。但賀拔勝被鄭先護懷疑，被安置在鄭先護的軍營之外，賀拔勝的人馬還没來得及休息，不久尒朱仲遠的部隊趕到，賀拔勝與他交戰後失利，投降了尒朱仲遠。賀拔勝再次與尒朱氏一起商議推立節閔帝，因爲有功被授任爲右衛將軍。

及尒朱氏將討齊神武，勝時從尒朱度律。度律與兆不平，勝以臨敵構隙，取敗之道，乃與斛斯椿詣兆營和

當尒朱氏準備討伐北齊神武帝時，賀拔勝當時跟隨尒朱度律。尒朱度律與尒朱兆關係不好，賀拔勝認爲大敵當前相結怨隙，是招致失敗之

之，反爲兆所執。度律大懼，引軍還。兆將斬勝，數之曰："爾殺可瓌，罪一也。天柱薨後，不與世隆等俱來而東征仲遠，罪二也。我欲殺爾久矣。"勝曰："可瓌作逆，勝父子誅之，其功不小，反以爲罪。天柱被戮，以君誅臣，勝寧負王，不負朝廷。今日之事，生死在王。但去賊密邇，内構嫌隙，自古迄今，未有不破亡者。勝不憚死，恐王失策。"兆乃捨之。勝既免，行百餘里，方追及度律。齊神武既克相州，兵威漸盛，於是兆及天光、仲遠、度律等衆十餘萬陣於韓陵。兆率鐵騎陷陣，出齊神武後，將乘其背而擊之。度律惡兆之驍悍，懼其陵己，勒兵不進。勝以其携貳，遂以麾下降齊神武。度律軍以此先退，遂大敗。

路，於是與斛斯椿到尒朱兆的軍營中謀求和好，反而被尒朱兆抓住。尒朱度律非常恐懼，帶領部隊返回。尒朱兆準備殺掉賀拔勝，他歷數賀拔勝的罪行説："你殺掉衛可瓌，這是你的第一條罪狀。尒朱榮去世後，你不與尒朱世隆等人一起來却東征尒朱仲遠，這是你的第二條罪狀。我想殺你已經很長時間了。"賀拔勝説："衛可瓌叛逆，我賀拔勝父子誅殺他，這個功勞不小，你却反而認爲我們有罪。尒朱榮被殺，是君主誅殺臣子，我賀拔勝寧可辜負你，也不可辜負朝廷。今天的事情，是生是死全由大王你决定。衹是距離賊軍越來越近，而我們内部却相結怨隙，從古到今，像這樣没有不滅亡的。我賀拔勝不怕死，就怕大王你失策。"尒朱兆於是釋放了他。賀拔勝既然免於一死，走了一百多里路，纔追趕上尒朱度律。北齊神武帝已經攻克相州，軍威逐漸强盛，於是尒朱兆和尒朱天光、尒朱仲遠、尒朱度律等人讓十多萬軍隊在韓陵布陣。尒朱兆率領精鋭的騎兵衝鋒陷陣，衝到北齊神武帝的背後，準備在他的後側給予打擊。尒朱度律厭惡尒朱兆的勇猛强悍，害怕他欺凌自己，便按兵不動。賀拔勝認爲尒朱度律懷有二心，於是帶領麾下投降北齊神武帝。尒朱度律的部隊因此而最先撤退，最終大敗。

太昌初，以勝爲領軍將軍，尋除侍中。孝武帝將圖齊神武，以勝弟岳擁衆關西，欲廣其勢援，乃拜都督、荆州刺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道大行臺、尚書左僕射。勝多所克捷，沔北蕩爲丘墟。梁武帝敕其子雍州刺史續曰："賀拔勝北間驍將，爾宜慎之，勿與争鋒。"續遂城守不敢出。尋進位尚書令，進爵琅邪郡公。

太昌初年，任命賀拔勝爲領軍將軍，不久擔任侍中。孝武帝準備進攻北齊神武帝，讓賀拔勝的弟弟賀拔岳帶領重兵占據函谷關以西，準備擴大他的聲勢，於是授任賀拔勝爲都督、荆州刺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道大行臺、尚書左僕射。賀拔勝多次取勝，把沔北掃蕩成廢墟。梁武帝命令他的兒子雍州刺史蕭續説："賀拔勝是北方的一員猛將，你要謹慎地對待他，不要與他争鋒相對。"蕭續於是守着城池不敢出戰。不久賀拔勝升任爲尚書令，爵位升爲琅邪郡公。

及齊神武與孝武帝有隙，詔勝引兵赴洛，至廣州，猶豫未進，而帝已入關。勝還軍南陽，遣右丞陽休之奉表入關，又令府長史元穎行州事，勝自率所部，將西赴關中。進至淅陽，

當北齊神武帝與孝武帝有怨隙時，皇帝命令賀拔勝帶領部隊到洛陽，到了廣州，賀拔勝猶豫不定没有繼續向前，但皇帝已經進入函谷關。賀拔勝帶領部隊返回南陽，派遣右丞陽休之奉奏書進入函谷關，還讓府中長史元穎代理州郡事宜，

詔授勝太保、録尚書事。聞齊神武已平潼關禽毛鴻賓，勝乃還荆州。州人鄧誕執元穎，引齊師。時齊神武已遣行臺侯景、大都督高敖曹赴之，勝敗，中流矢，奔梁。

賀拔勝自己率領部隊，準備向西趕赴函谷關内。走到淅陽，皇帝命令授任賀拔勝爲太保、録尚書事。聽説北齊神武帝已經平定潼關抓住了毛鴻賓，賀拔勝於是返回荆州。州裏人鄧誕抓住元穎，引入北齊的軍隊。當時北齊神武帝已經派遣行臺侯景、大都督高敖曹趕赴到賀拔勝處，賀拔勝失敗，中了流箭，逃奔到梁朝。

在南三年，梁武帝遇之甚厚。勝乞師北討齊神武，既不果，乃求還。梁武帝許之，親餞於南苑。勝自是之後，每執弓矢，見鳥獸南向者，皆不射之，以申懷德之意。既至長安，詣闕謝罪。魏帝握勝手，歔欷久之，曰："初平西徙，永嘉南度，漢、晋皆爾，事乃關天，非公之咎也。"乃授太師。

在南方三年，梁武帝對賀拔勝很優厚。賀拔勝請求帶領部隊向北討伐北齊神武帝，最終没有得到同意，於是請求回國。梁武帝同意了，親自在南苑爲他餞行。賀拔勝從此之後，每次拿着弓箭，看見鳥獸奔向南方，都不射殺它們，以此表示他懷念恩德的感情。不久賀拔勝到了長安，到宫廷謝罪。孝武帝握着賀拔勝的手，感慨良久，説道："初平年間向西遷徙，永嘉年間南進，漢朝、晋朝都是一樣，此事取决於天意，不是你的罪過啊。"於是授任賀拔勝爲太師。

從周文帝禽竇泰於小關，攻弘農；下河北，禽郡守孫晏；摧破東魏軍於沙苑，追奔至河上。仍與李弼别攻河東，略定汾、絳。河橋之役，勝大破東魏軍，周文令勝收其降卒而還。及齊神武率衆攻玉壁，勝以前軍大都督從周文。見齊神武旗鼓，識之，乃募敢勇三千人配勝以犯其軍。勝適與神武遇，連叱而字之曰："賀六渾，賀拔破胡必殺汝也！"時勝持矟追神武數里，刃垂及之，神武汗流，氣殆盡。會勝馬爲流矢所中，死，比副騎至，神武已逸去。勝嘆曰："今日之事，吾不執弓矢者天也。"

賀拔勝跟隨北周文帝在小關捉拿竇泰，攻打弘農；奪取河北，抓住郡守孫晏；在沙苑摧毁了東魏的部隊，把他們追趕到黄河邊。賀拔勝繼續與李弼另外進攻河東，奪取平定了汾、絳兩地。在河橋戰役中，賀拔勝大破東魏部隊，北周文帝命令賀拔勝收編投降的士兵然後返回。當北齊神武帝率領衆兵攻打玉壁，賀拔勝以前軍大都督的身份跟隨北周文帝。看見北齊神武帝的旗幟和戰鼓，認識它們，於是招募三千勇士分配給賀拔勝用來侵犯北齊神武帝的部隊。賀拔勝與北齊神武帝剛好相遇，賀拔勝叫着北齊神武帝的表字并駡道："賀六渾，我賀拔破胡一定要殺了你！"當時賀拔勝拿着長矛追趕北齊神武帝跑了好幾里路，他的長矛快要刺到北齊神武帝了，北齊神武帝汗流浹背，力氣也快用完。剛好賀拔勝所騎的馬被流箭射中，死去，當他的副騎趕到，北齊神武帝已經逃遠。賀拔勝感嘆地説："今天的事情，我没有帶弓箭出來真是天意啊。"

是歲，勝諸子在東者，皆爲神武所害。勝憤恨，因動氣疾，大統十年，薨于位。臨終，手書與周文曰："勝萬里杖策，歸身闕庭，冀望與公

這一年，賀拔勝在東邊的幾個兒子，都被北齊神武帝殺害。賀拔勝因爲憤恨，引發了疾病，大統十年，他在職位上去世。臨終前，賀拔勝親自給北周文帝寫信説道："我賀拔勝揚鞭策馬一

掃除逋寇。不幸殞斃，微志不申。若死而有知，猶望魂飛賊庭，以報恩遇耳。”周文覽書，流涕久之。

萬里，把生命交付給朝廷，期望與您一起消滅逃跑的賊寇。不幸的是生命就要完結，微不足道的志向不能伸展。如果我死後能有知覺，還希望我的魂魄能飛到敵人的朝廷，以此來報答您對我的知遇之恩。”北周文帝看着書信，長久流淚。

勝長於喪亂之中，尤工武藝，走馬射飛鳥，十中其五六。周文每云：“諸將對敵，神色皆動，唯賀拔公臨陣如平常，真大勇也。”自居重任，始愛墳籍，乃招引文儒，討論義理。性又通率，重義輕財，身死之日，唯有隨身兵仗及書千卷而已。

賀拔勝在動亂的年代中成長，對武藝特別精通，他在奔馳的馬上射擊飛鳥，命中十分之五六。北周文帝經常説：“各位將領在與敵人對峙時，大多神色有變化，衹有賀拔公面對敵人神色同平常一樣，是個真正勇敢的人。”賀拔勝身居要職，始終熱愛經典史籍，於是召請文人儒生，討論經典的有關義理。他的性格直率，看重義氣輕視錢財，當他去世時，衹有隨身的武器以及上千卷書籍而已。

初，勝至關中，自以年位素重，見周文不拜。尋而自悔，周文亦有望焉。後從宴昆明池，時有雙鳧游池上，周文授弓矢於勝曰：“不見公射久矣，請以爲歡。”勝射之，一發俱中，因拜曰：“使勝得奉神武，以討不庭，皆如此也。”周文悦，因是恩禮日重，勝亦盡誠推奉焉。贈太宰、録尚書事，謚曰貞獻。明帝二年，以勝配饗文帝廟庭。

當初，賀拔勝到了關中，他自認爲年齡大官位高，見到北周文帝也不下拜。不久賀拔勝就後悔了，北周文帝也有了聲望。後來賀拔勝跟隨北周文帝在昆明池赴宴，當時有一對鴨子在水池裏游戲，北周文帝把弓箭交給賀拔勝并説：“好久没有看見你射箭了，請你爲我們助興。”賀拔勝射擊鴨子，一箭射中了一對，於是給北周文帝跪拜道：“請讓我賀拔勝尊奉神明和威武的皇帝，派我去討伐那些逆賊，都會像這樣。”北周文帝非常高興，於是對賀拔勝的恩情和禮遇更加深重，賀拔勝也竭盡忠誠推崇侍奉北周文帝。追贈賀拔勝爲太宰、録尚書事，謚號爲貞獻。孝明帝二年，讓賀拔勝配祭北周文帝的宗廟。

無子，以弟岳子仲華嗣。位開府儀同三司，襲爵琅邪公。大象末，位江陵總管。勝弟岳。

賀拔勝没有兒子，他弟弟賀拔岳的兒子賀拔仲華繼承爵位。賀拔仲華擔任開府儀同三司，繼承琅邪公的爵位。大象末年，擔任江陵總管。賀拔勝有弟弟賀拔岳。

賀拔岳

岳，字阿斗泥，少有大志，愛施好士。初爲太學生，及長，能左右馳射，驍果絶人。不讀兵書，而暗與之合，識者咸異之。與父兄赴援懷朔，賊王衛可瓌在城西三百餘步，岳乘城射之，箭中瓌臂，賊大駭。後廣陽王深以爲帳内軍主，與兄勝俱鎮恒州。

賀拔岳，字阿斗泥，年輕時就有雄心大志，樂善好施喜歡讀書人。起初爲太學生，長大以後，能在馬背上左右開弓，他的勇猛果決非同一般。賀拔岳没有讀過兵書，却能與兵書不謀而合，認識他的人都感到驚奇。賀拔岳與父親兄長趕赴援救懷朔，賊王衛可瓌在離城西三百多步的地方，賀拔岳登上城墻射擊他，射中了衛可瓌的

州陷，投尒朱榮，榮以爲都督。每帳下與計事，多與榮意合。榮與元天穆謀入匡朝廷，問計於岳。岳曰："夫非常之事，必俟非常之人，將軍士馬精强，位望隆重，若首舉義旗，伐叛匡救，何往不克？何向不摧？古人云：'朝謀不及夕，言發不俟駕。'此之謂矣。"榮與天穆相顧良久，曰："卿此言真丈夫之論也。"

臂膀，賊軍大爲驚恐。後來廣陽王元深把賀拔岳作爲帳内軍主，讓他與兄長賀拔勝一起鎮守恒州。恒州淪陷後，賀拔岳投奔尒朱榮，尒朱榮讓他擔任都督。他每次在軍帳内與尒朱榮商量事情，經常與尒朱榮的想法相吻合。尒朱榮與元天穆策劃進入都城匡救朝廷，向賀拔岳詢問計策。賀拔岳説："大凡做非同一般的事情，就要等待非同一般的人，將軍您兵强馬壯，地位名望崇高，如果您首先舉起義旗，討伐叛逆救濟國難，還有什麽不能攻克的呢？還有什麽不能摧毁的呢？古人説：'早晨的計謀不能等到晚上，説出發就不能等到車子來。'説的就是這個道理啊。"尒朱榮與元天穆相視許久，説道："你的這番話真是大丈夫的言論啊。"

未幾，孝明帝暴崩，榮疑有故，乃舉兵赴洛。配岳甲卒二千，爲先驅。至河陰，榮既殺朝士，因欲稱帝，疑未能决。岳乃從容致諫，榮尋亦自悟，乃尊立孝莊。以定策功，賜爵樊城鄉男。從榮破葛榮，平元顥，累遷左光禄大夫、武衛將軍。

不久，孝明帝突然去世，尒朱榮懷疑其中有變故，於是帶領軍隊趕赴洛陽。分配給賀拔岳士兵兩千人，作爲先鋒部隊。到了河陰，尒朱榮既已殺了朝廷官員，并準備稱帝，但他仍然猶豫不決。賀拔岳於是從容地進行規勸，尒朱榮不久也醒悟過來，於是尊奉并推立孝莊帝。賀拔岳因爲決策有功，被賜封爵位樊城鄉男。他跟隨尒朱榮打敗葛榮，平定元顥，屢經升遷爲左光禄大夫、武衛將軍。

時万俟醜奴僭稱大號，關中騷動，榮將遣岳討之。私謂其兄勝曰："醜奴足爲勍敵，若岳往無功，罪責立至；假令克定，恐讒訴生焉。"乃請尒朱氏一人爲元帥，岳副貳之。榮大悦，乃以天光爲使持節、大都督、雍州刺史，以岳爲左厢大都督，又以征西將軍侯莫陳悦爲右厢大都督，并爲天光之副，以討之。時赤水蜀賊兵斷路，天光衆不滿二千，及軍次潼關，天光有難色。岳乃進破之於渭北，軍容大振。

當時万俟醜奴妄稱帝號，函谷關以内騷動不安，尒朱榮準備派遣賀拔岳討伐万俟醜奴。賀拔岳私下對兄長賀拔勝説："万俟醜奴稱得上是我們的勁敵，如果我前往討伐却没有功勞，那麽我的罪責馬上就會到來；假如我能攻克他，又恐怕會産生讒言。"於是請求讓尒朱氏中的一人擔任元帥，賀拔岳作爲副手。尒朱榮非常高興，於是讓尒朱天光擔任使持節、大都督、雍州刺史，任命賀拔岳爲左厢大都督，還讓征西將軍侯莫陳悦擔任右厢大都督，他們一起作爲尒朱天光的副手，以討伐万俟醜奴。當時赤水蜀的賊軍截斷道路，尒朱天光的兵馬不到兩千人，當軍隊停駐在潼關時，尒朱天光面有難色。賀拔岳於是向前推進到渭水以北攻破敵軍，使軍威大振。

時醜奴自圍岐州，遣其大行臺尉遲菩薩、僕射万俟行醜同向武功，南

當時万俟醜奴親自包圍岐州，派遣他的大行臺尉遲菩薩、僕射万俟行醜一起到武功，向南渡

度渭水，攻圍趨栅。天光遣岳率千騎赴援。菩薩攻栅已克，率步騎二萬至渭北。岳以輕騎數十，與菩薩隔水交言。岳稱揚國威，菩薩乃自驕，令省事傳語。省事恃水，應答不遜，岳怒，舉弓射之，應弦而倒。時已逼暮，於是各還。岳於渭南傍水，分精兵數十爲一處，隨地形勢置之。明日，將百餘騎，隔水與賊相見，且并東行。岳漸前進，先所置騎，隨岳而集，騎既漸增，賊不復測其多少。行二十許里，至水淺可濟處，岳便馳馬東出，似欲奔遁。賊謂岳走，乃棄步兵，南度渭水，輕騎追岳。岳東行十餘里，依横岡設伏兵以待之，身先士卒，急擊之，賊便退走。岳號令所部，賊下馬者皆不聽殺，賊顧見之，便悉投馬。俄虜三千人，馬亦無遺，遂禽菩薩。仍度渭北，降步卒萬餘。

過渭水，進攻包圍岐州的有短圍欄的軍營。尒朱天光派遣賀拔岳率領一千騎兵趕赴救援。尉遲菩薩攻克了軍營，率領步兵騎兵二萬人到達渭水以北。賀拔岳帶領幾十名輕騎兵，與尉遲菩薩隔水交談。賀拔岳宣揚國威，尉遲菩薩於是驕傲自滿，讓負責傳令的省事官傳達他的意思。省事官仗着有渭水相隔，應答時出言不遜，賀拔岳發怒，舉起弓箭射他，省事官應弦倒地。當時已接近黄昏，於是他們各自返回駐地。賀拔岳在渭水以南的水邊，把精鋭部隊幾十人分成一組，根據地形進行安置。第二天，賀拔岳帶領一百多名騎兵，隔水與賊軍相望，而且一起向東行進。賀拔岳慢慢向前推進，他事先所安置的騎兵，跟隨着賀拔岳然後聚集在一起，騎兵不久逐漸增加，賊軍不能測算出賀拔岳的人馬究竟有多少。行進了二十多里路，到了水淺可以渡河的地方，賀拔岳就策馬向東衝出，好像是要逃跑的樣子。賊軍認爲賀拔岳要逃跑，於是丢下步兵，向南渡過渭水，用輕騎兵追擊賀拔岳。賀拔岳向東行進了十多里，依靠横向的山岡設下伏兵等待賊軍到來，他身先士卒，迅速進攻賊軍，賊軍於是撤退逃跑。賀拔岳命令他的部下，賊軍中凡是下馬的人都不能任意斬殺，賊軍看見這種情况，就全都從馬上下來。不一會兒就俘虜了三千人，連馬也没有遺漏一匹，最後抓住了尉遲菩薩。於是渡過渭水到北岸，使一萬多名步兵投降。

醜奴尋棄岐州，北走安定。天光方自雍至，與岳合勢。宣言今氣候已熱，非征討之時，待至秋凉，更圖進取。醜奴聞之，遂以爲實，分遣諸軍散營農於岐州北百里細川。使太尉侯伏侯元進據險立栅。岳知其勢分，密與天光嚴備。昧旦，攻圍元進栅，拔之，即禽元進，自餘諸栅悉降。又輕騎追醜奴，及之於平凉之長坑，一戰禽之。高平城中又執蕭寶夤以歸。

万俟醜奴不久拋棄岐州，向北逃往安定。尒朱天光剛從雍州趕到，與賀拔岳聯合在一起。他們揚言目前天氣已經炎熱，不是征討的時候，等秋天氣候凉爽，再考慮進攻。万俟醜奴聽説後，於是信以爲真，把各路部隊分散讓他們在岐州以北的百里細川經營農業。派太尉侯伏侯元進占據險要地勢建立軍營。賀拔岳知道万俟醜奴的兵力已經分散，他秘密與尒朱天光嚴加防備。第二天拂曉時分，進攻包圍了侯伏侯元進的軍營，并將其拔除，當即捉拿了侯伏侯元進，其餘的各營士兵全部投降。他還帶輕騎兵追趕万俟醜奴，一直追到平凉的長坑，衹一次交戰就抓住了万俟醜奴。在高平城裹還抓住了蕭寶夤然後返回。

賊行臺万俟道洛退保牽屯，岳攻之。道洛敗入隴，投略陽賊帥王慶雲。以道洛驍果絶倫，得之甚喜，以爲將。天光又與岳度隴，至慶雲所居水洛城。慶雲、道洛頻出城拒戰，并禽之，餘衆皆悉坑之。三秦、河、渭、瓜、凉、鄯州咸來歸款。賊帥夏州人宿勤明達降復叛，岳又討禽之。天光雖爲元帥，而岳功效居多，進封樊城縣伯。尋詔岳都督、涇州刺史，進爵爲公。

賊軍行臺万俟道洛撤退後鎮守牽屯，賀拔岳進攻他。万俟道洛失敗後進入隴地，投奔略陽的賊軍頭目王慶雲。王慶雲認爲万俟道洛勇猛果决無人可比，得到万俟道洛非常高興，把他作爲大將。尒朱天光又與賀拔岳來到隴地，到了王慶雲所居住的水洛城。王慶雲、万俟道洛頻繁出城抵抗交戰，一起被捉拿，其餘的人都被活埋。三秦、河州、渭州、瓜州、凉州、鄯州的人都前來歸順。賊軍頭目夏州人宿勤明達投降之後又叛逆，賀拔岳再次討伐并抓住他。尒朱天光雖然身爲元帥，但賀拔岳的功勞却居多，爵位升任爲樊城縣伯。不久命令賀拔岳擔任都督、涇州刺史，爵位升爲公。

天光入洛，使岳行雍州事。普泰初，除都督、岐州刺史，進清水郡公，尋加侍中，給後部鼓吹。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兼尚書左僕射、隴右行臺，仍停高平。後以隴中猶有土人不順，岳助侯莫陳悦，所在討平之。二年，加都督、雍州刺史。天光將拒齊神武，遣問計於岳。岳曰："莫若且鎮關中，以固根本。"天光不從，後果敗。岳率軍下隴赴雍，禽天光弟顯壽以應齊神武。

尒朱天光進入洛陽，派賀拔岳代理雍州事務。普泰初年，授任賀拔岳爲都督、岐州刺史，爵位晋升爲清水郡公，不久加爲侍中，給予後部鼓吹軍樂隊。升任爲開府儀同三司，兼任尚書左僕射、隴右行臺，仍然停駐高平。後來因爲在隴中仍然有當地人不歸順，賀拔岳幫助侯莫陳悦，所到之處被討伐平定。第二年，升任爲都督、雍州刺史。尒朱天光準備抵抗北齊神武帝，派遣人向賀拔岳詢問計策。賀拔岳說："不如先鎮守關中，以此來鞏固根本。"尒朱天光没有聽從，後來果然失敗。賀拔岳率領軍隊從隴地趕赴雍州，捉拿了尒朱天光的弟弟尒朱顯壽來響應北齊神武帝。

及孝武即位，加關中大行臺。永熙二年，孝武密令岳圖齊神武，遂刺心血，持以寄岳。岳懼，乃自詣北境，安置邊防，率衆趣平凉西界，布營數十里，托以牧馬於原州，爲自安之計。先是，費也頭万俟受洛干、鐵勒斛律沙門、解拔彌俄突、紇豆陵伊利等擁衆自守，至是皆款附。秦、南秦、河、渭四州刺史又會平凉，受岳節度。唯靈州刺史曹泥不應召，通使於齊神武。神武乃遣左丞翟嵩使至關中，間岳及侯莫陳悦。三年，岳召悦會於高平，將討曹泥，令

當孝武帝即位，賀拔岳被升任爲關中大行臺。永熙二年，孝武帝秘密命令賀拔岳進攻北齊神武帝，於是用針刺出心頭之血以示决心，把它傳送給賀拔岳。賀拔岳心裹害怕，於是親自到北方邊境，布置邊防力量，率領衆兵趕赴平凉西邊的地界，在幾十里地方内設布軍營，以在原州牧馬作爲托詞，以此作爲保全自己的計策。早先，費也頭的万俟受洛干、鐵勒的斛律沙門、解拔彌俄突、紇豆陵伊利等人擁兵自守，到現在全都歸順。秦州、南秦州、河州、渭州四個州的刺史又在平凉會合，接受賀拔岳的管轄。衹有靈州刺史曹泥没有接受徵召，派使者與北齊神武帝交結。北齊神武帝於是派遣左丞翟嵩出使關中，離間賀

悦前驅。而悦受神武指，密圖岳。岳弗之知而先又輕悦，悦乃誘岳入營，共論兵事。悦詐云腹痛，起而徐行，令其婿元洪景斬岳於幕中。朝野莫不痛惜之。贈侍中、太傅、録尚書事、都督關中二十州諸軍事、大將軍、雍州刺史，謚曰武壯。翟嵩復命于神武，神武下床鳴其頬曰："除吾病者卿也，何日忘之！"後岳部下收岳尸，葬於雍州北石安原，葬以王禮。

拔岳與侯莫陳悦的關係。永熙三年，賀拔岳召喚侯莫陳悦在高平會合，準備討伐曹泥，讓侯莫陳悦作爲前驅部隊。但侯莫陳悦受到北齊神武帝的指使，暗中圖謀殺死賀拔岳。賀拔岳不知道内情并且先前輕視侯莫陳悦，侯莫陳悦於是誘騙賀拔岳進入他的軍營，共同討論軍事。侯莫陳悦詐稱肚子疼痛，站起身然後慢慢行走，讓他的女婿元洪景把賀拔岳殺死在軍帳中。朝野上下没有人不爲賀拔岳感到痛惜。追贈賀拔岳爲侍中、太傅、録尚書事、都督關中二十州諸軍事、大將軍、雍州刺史，謚號爲武壯。翟嵩向北齊神武帝回報出使關中的情況，北齊神武帝下床拍着他的臉説："除掉我心病的人是你，我什麼時候會忘記呢?"後來賀拔岳的部下爲他收尸，把他埋葬在雍州以北的石安原，按照王的禮儀進行安葬。

子緯嗣，拜開府儀同三司。周保定中，録岳舊德，進爵霍國公，尚周文帝女。

賀拔岳的兒子賀拔緯繼承爵位，被授任爲開府儀同三司。北周保定年間，根據賀拔岳從前的功德，賀拔緯的爵位晋升爲霍國公，娶北周文帝的女兒爲妻。

侯莫陳悦

侯莫陳悦，代人也。父婆羅門爲駝牛都尉，故悦長於河西。好田獵，便騎射，會牧子作亂，遂歸尒朱榮。榮引爲府長流參軍。莊帝初，除金紫光禄大夫，封栢人縣侯。

侯莫陳悦，是代郡人。他的父親婆羅門擔任駝牛都尉，因此侯莫陳悦是在黄河以西長大的。他喜歡打獵，熟習騎馬射箭，恰逢牧人叛亂，於是歸順尒朱榮。尒朱榮讓侯莫陳悦擔任府長流參軍。孝莊帝初年，授任他爲金紫光禄大夫，封爲栢人縣侯。

尒朱天光之討關西，榮以悦爲天光右厢大都督。西伐克獲，皆與天光、賀拔岳略同。除鄯州刺史。尒朱榮死後，亦隨天光下隴。元曄立，進爵爲公，改封白水郡公。普泰中，除秦州刺史。天光之東出，將抗齊神武，悦與岳下隴以應神武。至雍州，會尒朱覆敗。永熙初，加開府儀同三司、都督隴右諸軍事，仍兼秦州刺史。

尒朱天光討伐關西時，尒朱榮派侯莫陳悦擔任尒朱天光的右厢大都督。向西征伐獲勝的情况，都與尒朱天光、賀拔岳大致相同。侯莫陳悦擔任鄯州刺史。尒朱榮去世後，侯莫陳悦也跟着尒朱天光一起到了隴地。元曄即位後，侯莫陳悦的爵位升爲公，改封爲白水郡公。普泰年間，他擔任秦州刺史。尒朱天光向東出發，準備抵抗北齊神武帝，侯莫陳悦與賀拔岳到隴地以對付北齊神武帝。到了雍州，正逢尒朱氏滅亡。永熙初年，升任爲開府儀同三司、都督隴右諸軍事，仍然兼任秦州刺史。

三年，岳召悦共討曹泥，悦誘岳斬之。岳左右奔散，悦遣人安慰，衆

永熙三年，賀拔岳召喚侯莫陳悦共同討伐曹泥，侯莫陳悦誘騙賀拔岳并將他殺死。賀拔岳的

皆畏服。悦心猶豫，不即撫納，乃還入隴，止水洛城。岳所部聚於平凉，規還圖悦。周文帝時爲夏州刺史，衆遣奉迎。周文至，遂總岳部衆并家口入高平城，以自安固。乃勒衆入隴征悦。悦聞之，棄城南據山水之險。悦先召南秦州刺史李景和。其夜，景和遣人詣周文，密許翻降。至暮，景和乃勒其所部，使上驢駝，云："儀同有教，欲還秦州，守以拒賊。"復給帳下云："儀同欲還秦州，汝等何不裝辦?"衆謂言實，以次相驚，皆散趣秦州。景和先馳至城，據門以慰輯之。悦部衆離散，猜畏傍人，不聽左右近已。與其二弟并兒及謀殺岳者八九人，棄軍迸走，數日之中，盤回往來，不知所趣。左右勸向靈州，而悦不决。言下隴後恐爲人見，乃放馬山中，令從者悉步，自乘一騾，欲往靈州。中路追騎將及，縊死野中。弟息部下，悉見禽殺。唯先謀殺岳者悦中兵參軍豆盧光，走至靈州，後奔晋陽。

身邊人逃散，侯莫陳悦派遣人進行安慰，衆人都恐懼順服。侯莫陳悦心裏還是猶豫，没有立即安撫接納他們，於是返回隴地，居住在水洛城。賀拔岳的部下聚集在平凉，計劃返回後再圖謀侯莫陳悦。北周文帝當時擔任夏州刺史，衆人派遣人去迎接他。北周文帝到達後，便統領賀拔岳的部衆以及家屬進入高平城，讓他們自己安頓下來。北周文帝於是帶領衆人進入隴地征伐侯莫陳悦。侯莫陳悦聽説後，拋棄城池占據南面依山傍水的險要地勢。侯莫陳悦先召請南秦州刺史李景和。當天夜裏，李景和派遣人到北周文帝那裏，秘密答應向他投降。到了晚上，李景和帶領他的部將，讓他們騎上驢子和駱駝，説："侯莫陳悦有吩咐，説他準備返回秦州，鎮守秦州以抵抗賊軍。"李景和還欺騙軍帳下的人説："侯莫陳悦準備返回秦州，你們爲什麼還不準備行裝?"衆人信以爲真，都感到吃驚，全部解散奔向秦州。李景和最先策馬趕到城下，占據城門并安慰侯莫陳悦。侯莫陳悦的部下已經離散，他猜忌并畏懼他人，不讓身邊人靠近自己。侯莫陳悦與他的二位弟弟和兒子以及謀殺了賀拔岳的八九個人，離開軍隊逃亡，他們在幾天之内，盤旋往來，不知該奔向哪裏。身邊人勸説他到靈州去，但侯莫陳悦猶豫不决。他説到隴地後擔心被人發現，於是把馬匹縱放於山中，讓隨從人員全部步行，他獨自騎着一頭騾子，準備到靈州。半路上追趕的騎兵快要趕到，侯莫陳悦在荒野中自縊而死。他的弟弟、兒子以及部下，全都被捉拿斬殺。衹有先前謀殺賀拔岳的侯莫陳悦的中兵參軍豆盧光，逃到了靈州，後來逃奔到晋陽。

悦自殺岳後，精神恍惚，不復如常。恒言："我睡即夢岳語我'兄欲何處去'?隨逐我不相置。"因此彌不自安，而致敗滅。

侯莫陳悦自從殺害了賀拔岳之後，精神恍惚，不能再同平常一樣。他經常説："我一睡着就夢見賀拔岳對我説'老兄你準備到什麼地方去'?并追着我不放。"侯莫陳悦因此心裏更加不安，從而導致死亡。

念賢

念賢，字蓋盧，金城枹罕人也。父求就，以大家子戍武川鎮，仍家焉。

念賢，字蓋盧，是金城郡枹罕人。他的父親念求就，以大家子弟的身份戍守武川鎮，於是把家安在此地。

賢美容質，頗涉經史。爲兒童時，在學中讀書，有善相者過學，諸生競詣之。賢獨不往，笑謂諸生曰："男兒死生富貴皆在天也，何遽相乎。"少遭父憂，居喪有孝稱。後以破衛可瓌功，除别將，又以軍功封屯留縣伯。從尒朱榮入洛，兼尚書右僕射、東道行臺，進爵平恩縣公。永熙中，孝武以賢爲中軍北向大都督，進爵安定郡公，加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大統初，拜太尉，爲秦州刺史，加太傅，給後部鼓吹。三年，轉太師、都督、河州刺史、大將軍。久之還朝，兼録尚書事。後與廣陵王欣、扶風王孚等同爲正直侍中。時行殿初成，未有題目，帝詔近侍各名之，對者非一，莫允帝心。賢乃爲"圓極"，帝笑曰："正與朕意同。"即名之。河橋之役，賢不力戰，乃先還，自是名頗减。五年，除都督、秦州刺史，薨於州。謚曰昭定。

念賢的容貌和氣質優美，閲讀了不少經史典籍。當他還是小孩子時，在學館中讀書，有個善於相面的人經過學館，許多學生都去看相。惟獨念賢没有去，他笑着對各位同學説："男子漢的死生和富貴完全取决於天，何必要擔心自己的面相呢。"念賢年輕時死去了父親，在居喪期間有孝順的名聲。後來因爲攻破衛可瓌有功，任命爲别將，又因爲有軍功被封爲屯留縣伯。念賢跟隨尒朱榮進入洛陽，兼任尚書右僕射、東道行臺，爵位被升爲平恩縣公。永熙年間，孝武帝讓念賢擔任中軍北向大都督，爵位升爲安定郡公，加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大統初年，念賢被授任爲太尉，擔任秦州刺史，加太傅，賜給他後部鼓吹的軍樂隊。大統三年，念賢改任太師、都督、河州刺史、大將軍。很久以後返回朝廷，兼任録尚書事。後來與廣陵王元欣、扶風王元孚等人同時擔任正直侍中。當時皇帝行宫剛剛建成，還没有命名，皇帝命令身邊的侍衛人員每人都爲宫殿題名，應對的人不止一個，没人能讓皇帝稱心如意。念賢於是題名爲"圓極"，皇帝笑着説："這個題名正與朕的心意相符。"宫殿即命名爲"圓極"。在河橋戰役中，念賢作戰不力，於是最先返回，從此他的名氣也減小了不少。大統五年，念賢擔任都督、秦州刺史，在秦州去世。謚號爲昭定。

賢於諸公，皆爲父黨，自周文以下，咸拜敬之。

念賢在封爲公爵的人中，可以稱得上是父輩之人，從北周文帝以下的人，都很敬重他。

子華，性和厚，有長者風。官至開府儀同三司、合州刺史。

念賢的兒子念華，性情平和厚道，有長者的風範。官位到了開府儀同三司、合州刺史。

梁覽

梁覽，字景叡，金城人也。其先出自安定，避難走西羌，世爲部落酋帥。曾祖穆，以枹罕城歸吐谷渾，後又歸魏，封臨洮公。祖顥，爲尚書，封南安公。父釗，河、華二州刺史，封新陽縣伯。

梁覽，字景叡，是金城郡人。他的祖先來自安定，避難逃到西羌，世代擔任部落酋長。曾祖父梁穆，在枹罕城歸附吐谷渾，後來又歸附魏朝，封爲臨洮公。祖父梁顥，擔任尚書，封爲南安公。父親梁釗，擔任河州和華州二州刺史，封爲新陽縣伯。

覽家世豪富，貲累千金。孝昌初，秦州莫折念生、胡琛等反，散財招募，有三千人，鎮河州。從大軍

梁覽家世代都是富家豪門，資財累計千金。孝昌初年，秦州的莫折念生、胡琛等人謀反，他用錢財招募士兵，共招募到三千人，鎮守河州。

平賊，歷涼、河二州刺史，封安德縣侯。覽既爲本州刺史，盛修甲仗，人馬精鋭。吐谷渾憚不敢出，皆曰："梁公在，未可行也。"永安中，詔大鴻臚琅邪王皓就策授世爲河州刺史。永熙中，改封郡公。大統二年，加太尉。其年，覽從弟仚定反，欲圖覽，覽與數戰未能平，王師至，始破之。四年，遷太傅。

梁覽跟隨大部隊平定叛賊，歷任涼州、河州兩地刺史，被封爲安德縣侯。梁覽不久擔任本州刺史，他大力製造武器，兵强馬壯。吐谷渾因爲害怕不敢出來，都説："梁公在此地，不可貿然行事。"永安年間，皇帝命令大鴻臚琅邪人王皓寫文書授任梁覽世代擔任河州刺史。永熙年間，改封爲郡公。大統二年，升任爲太尉。這一年，梁覽的堂弟梁仚定謀反，準備謀殺梁覽，梁覽與梁仚定多次作戰不能打敗他，官軍趕到後，纔攻破了梁仚定。大統四年，梁覽升任爲太傅。

及河橋之役，王師敗，時病留長安，趙青雀反北城，覽爲之謀主。事平，乃見殺。

在河橋之戰中，官軍失敗，當時梁覽生病留在長安，趙青雀在北城謀反，梁覽充當了他的軍師。事情平息後，梁覽於是被殺。

子鸖雀，位儀同三司、大都督，後坐事免，死。

梁覽的兒子梁鸖雀，擔任儀同三司、大都督，後來因爲有事犯罪被免官，去世。

雷紹

雷紹，字道宗，武川鎮人也。九歲而孤。有膂力，善騎射。年十八，給事鎮府。嘗使洛陽，見京都禮義之美，還謂同僚曰："徒知邊備尚武，以圖富貴；不謂文學，身之寶也。生世不學，其猶穴處，何所見焉？"遂逃歸，辭母求師，經年，通《孝經》、《論語》。嘗讀書，至人行莫大於孝，乃投卷嘆曰："吾離違侍養，非人子之道。"即還鄉里，躬耕奉養。遭母憂，哀毁骨立，由是知名。鎮將召補鎮佐。

雷紹，字道宗，是武川鎮人。他九歲時喪父。雷紹有體力，擅長騎馬射箭。十八歲時，在鎮府中供職。雷紹曾經出使洛陽，看見京城的禮義盛美，回來後對同僚説："我們衹知道戍邊防禦崇尚武藝，用以追求富貴，却不知道文章博學纔是立身的寶物啊。人生在世不學習，就如同身處洞穴之中，能看見什麼呢？"於是逃回家，告别母親外出拜師，經過一年時間，通曉《孝經》、《論語》。雷紹曾經讀書，讀到人的道德品行没有比孝道更重要之處，扔掉書嘆息道："我離開了對母親的奉養，這不符合做兒子的道義。"他馬上返回家鄉，親自耕種奉養母親。在爲母親守喪期間，他因爲悲傷骨瘦如柴，雷紹因此而知名。鎮將徵召他補任爲鎮佐。

後隨賀拔岳征討，爲岳長史。岳有大事，常訪而後行。及齊神武起兵，岳耻居其下。紹乃勸岳迎孝武西都長安，以順討逆。岳曰："吾本意也。"後岳信諸將言，欲保關中，坐觀成敗，紹知計不用，請爲邊州，建功效。岳曰："君有毗佐之力，當總大州。"遂以紹爲京兆太守。清平理物，甚得人和。

雷紹後來跟隨賀拔岳征討，擔任賀拔岳的長史。賀拔岳凡是有大事，經常詢問雷紹然後行事。當北齊神武帝起兵時，賀拔岳羞於在北齊神武帝之下。雷紹於是勸説賀拔岳在西都長安迎接孝武帝，用正義來討伐叛逆。賀拔岳説："這也是我的本來意願。"後來賀拔岳相信了各位將領的説法，準備保全關中，坐觀北齊神武帝與孝武帝相戰的成敗，雷紹知道自己的計策不被采用，請求到邊境上的州郡建立功勛。賀拔岳説："你

有輔佐的能力，應當統領大的州郡。”於是讓雷紹擔任京兆太守。雷紹處事清廉公平，很得百姓的擁戴。

在郡逾年，岳被害。初，紹見岳數與侯莫陳悦宴語，嘗謂岳曰：“公其慎之!”岳不從，果及於難。紹乃棄郡，馳赴岳軍，與寇洛等迎周文帝。悦平，以功授大都督、凉州刺史。紹請留所領兵以助東討，請單騎赴州。刺史李叔仁擁州逆命，紹遂歸。永熙三年，以紹爲渭州刺史，進爵昌國伯。初紹爲岳長史，周文爲岳左丞，及居相，常以恩舊接之。卒於州。

雷紹在郡内一年多，賀拔岳被謀害。當初，雷紹看見賀拔岳多次與侯莫陳悦在宴會上談話，曾經對賀拔岳説：“你一定要謹慎啊!”賀拔岳没有聽從，果然導致災難。雷紹於是捨棄郡守的官職，策馬趕赴賀拔岳的部隊，與寇洛等人迎接北周文帝。侯莫陳悦被平定後，雷紹因爲有功被授任爲大都督、凉州刺史。雷紹請求留下他帶領的士兵以協助向東討伐，請求獨自一人趕赴凉州。刺史李叔仁占據州城叛逆，雷紹於是返回。永熙三年，讓雷紹擔任渭州刺史，爵位升爲昌國伯。當初雷紹擔任賀拔岳的長史，北周文帝擔任賀拔岳的左丞，當北周文帝擔任宰相後，經常以舊日的恩情對待雷紹。雷紹在州裏去世。

紹性好施，禄賜皆分贍親故，及死日，無以送終。兼敬信佛道，遺敕其子曰：“吾本鄉葬法，必殺大馬，於亡者無益，汝宜斷之，斂以時服，事從約儉。”還葬長安，天子素服臨吊，贈太尉，賜東園秘器。子渙。

雷紹生性樂善好施，他的俸禄和賞賜都分别周濟了親朋故友，到他去世時，没有資財可供送終。加上雷紹恭敬地信奉佛教，他給兒子留下遺書説道：“按照我們家鄉的埋葬方法，一定要殺死大馬，這對死去的人没有好處，你應該終止這種陋習，裝殮時我就穿平時的衣服，凡事力求節儉。”雷紹死後被送回長安，皇帝穿着白色喪服前往吊唁，追贈雷紹爲太尉，并賜給他棺木葬具。雷紹的兒子叫雷渙。

毛遐

毛遐，字鴻遠，北地三原人也。世爲酋帥。曾祖天愛，太武時，至定州刺史、始昌子。傳至遐，四世不絶。

毛遐，字鴻遠，是北地郡三原人。他家世代擔任酋長。毛遐的曾祖父毛天愛，在太武帝時，官至定州刺史、封始昌子。爵位一直傳到毛遐，四代没有斷絶。

正光中，蕭寶夤爲大都督，討關中諸賊，咸陽太守韋邃時爲都督，以遐爲都督府長史。寶夤敗還長安，三輔騷擾。遐因辭邃還北地，與弟鴻賓聚鄉曲豪傑，遂東西略地，氐、羌多赴之，共推鴻賓爲盟主。既而賊帥宿勤買奴自號京兆王於北地，遐詐降之，而與鴻賓攻其壁。賊自相斫射，縱兵追擊，七栅皆平。

正光年間，蕭寶夤擔任大都督，討伐關中的各路賊軍，咸陽太守韋邃當時擔任都督，讓毛遐擔任都督府長史。蕭寶夤失敗後回到長安，三輔一帶騷亂。毛遐於是告别韋邃回到北地，與弟弟毛鴻賓一起聚集鄉里的豪傑之士，向東西征討，氐族、羌族中有許多人投奔他們，共同推舉毛鴻賓爲盟主。不久賊軍主帥宿勤買奴在北地自稱京兆王，毛遐詐稱向他投降，却與毛鴻賓進攻他的軍營。賊軍自相殘殺，毛遐等人讓騎兵進行追

擊，宿勤買奴的七個軍營被鏟平。

後寶夤構逆謀，遐知之，乃寄書與鴻賓，索馬迎接，復於馬祇柵建旗鼓以拒寶夤，攻其將盧祖遷禽之。寶夤以是日拜南郊，竊號，禮未畢而告敗。寶夤懼，口乾色變，不遑部伍，人皆亂還。詔授遐南豳州刺史，進爵爲伯。遐又攻破其將侯終德。寶夤知内外勢異，輕將十數騎走巴中。冬，万俟醜奴陷秦州，詔以遐兼尚書、二州行臺。孝武帝入關，敕周文帝置二尚書，分掌機事，遐與周惠達始爲之。稍遷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卒。

後來蕭寶夤準備謀反，毛遐知道後，於是傳送書信給毛鴻賓，求取馬匹準備迎戰，又在馬祇柵建立旗鼓用來抵禦蕭寶夤，進攻蕭寶夤的大將盧祖遷并抓住他。蕭寶夤當天在南郊祭拜，竊稱帝號，禮儀還没有結束就宣告失敗。蕭寶夤因爲恐懼，口發乾臉變色，無暇顧及隊伍，他的人馬全部大亂後返回。皇帝授任毛遐爲南豳州刺史，爵位升爲伯。毛遐還打敗了蕭寶夤的大將侯終德。蕭寶夤知道内外情况發生變化，輕裝帶上十幾個騎兵逃到了巴中。冬季，万俟醜奴攻陷秦州，皇帝命令毛遐兼任尚書、二州行臺。孝武帝進入函谷關，命令北周文帝設置兩個尚書，分管機要事宜，毛遐和周惠達開始擔任這兩個職務。毛遐不久升任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去世。

遐少任俠，有智謀。世爲豪右，貲産巨億，士流貧乏者，多被賑贍。故中書郎檀翥、尚書郎公孫範等，常依托之。至於自供衣食，粗弊而已。死之日，鄉黨赴葬，咸共痛惜。

毛遐年輕時好行俠義，有智謀。他家世代爲豪强大族，資産有上億，一些生活貧困的文人，大多得到毛遐的賑濟。已故中書郎檀翥、尚書郎公孫範等人，經常依附於毛遐。但毛遐自己，却衹是吃粗糧穿破衣而已。毛遐去世時，同鄉的親族參加他的葬禮，都爲他感到痛惜。

毛鴻賓

鴻賓大鼻眼，多鬢鬚，黑而且肥，狀貌頗異，氐、羌見者皆畏之。加膽略騎射，倜儻不拘小節。昆季之中，尤輕財好施。遐雖云早立，而名出其下。及賊起，鄉里推爲盟主，常與遐一守一戰。後拜岐州刺史、散騎常侍、開國縣侯。遐笑謂鴻賓曰："擊賊之功，吾不居汝後，至於受賞，汝在吾前，當以德濟物，不及汝故。"明帝以鴻賓兄弟所定處多，乃改北地郡爲北雍州，鴻賓爲刺史。詔曰："此以晝錦榮卿也。"改三原縣爲建中郡，以旌其兄弟。

毛鴻賓長着大鼻子大眼睛，絡腮鬍子，皮膚黝黑而且肥胖，長相比較奇特，氐族、羌族的人見到他都感到害怕。加上他有膽略擅長騎馬射箭，舉止倜儻不拘小節。在幾個兄弟之中，毛鴻賓最輕視錢財樂善好施。毛遐雖説很早就自立了，但毛鴻賓的名聲却超過了毛遐。當賊軍起兵時，同鄉人推舉毛鴻賓擔任盟主，他經常與毛遐一個防守一個作戰。後來毛鴻賓擔任岐州刺史、散騎常侍、開國縣侯。毛遐笑着對毛鴻賓説："打擊賊軍的功勞，我不落後於你，至於得到賞賜，你却在我的前面，這是因爲在用仁德來幫助别人方面，我不如你的緣故。"孝明帝認爲毛鴻賓兄弟所平定的地方很多，於是把北地郡改爲北雍州，讓毛鴻賓擔任刺史。詔書説道："這是讓你有衣錦還鄉的榮耀。"把三原縣改爲建中郡，用以表彰毛鴻賓兄弟。

後尒朱天光自關中還洛，夷夏心

後來尒朱天光從函谷關内回到洛陽，各族百

所忌者，皆將自隨。鴻賓亦領鄉中壯武二千人以從。洛中素聞其名，衣冠貧冗者，競與之交。尋拜西兗州刺史。羇寓倦游之輩，四座常滿，鴻賓資給衣食，與己悉同，私物不足，頗有公費。轉南青州刺史。未幾，徵還，爲有司所糾，鴻賓遂逃匿人間。月餘，特詔原之。

姓凡是心裏感到害怕的人，都可以自行跟隨。毛鴻賓也帶領着鄉里強健勇武的二千人跟隨着尒朱天光。洛陽一帶的人久聞毛鴻賓的大名，當官的和貧困閑散的人，都争相與他交往。不久毛鴻賓擔任西兗州刺史。寄居做客和游樂疲倦之類的人，都到他家中以至四座常滿，毛鴻賓給他們提供的衣服食物，完全與自己的相同，他的私人用品不足，經常挪用公家的費用。毛鴻賓改任南青州刺史。不久，他被徵召返回，被有關部門檢舉，毛鴻賓於是逃亡并且隱匿在民間。一個多月後，皇帝特意下令赦免了他。

及孝武帝與齊神武有隙，令鴻賓鎮潼關，爲西道之寄。車駕西幸，漿糗乏絶，侍官三二日間，唯飲澗水，鴻賓奉獻酒食，迎於稠桑，文武從者，始解飢渴。武帝把其手曰："寒松勁草，所望於卿也。事平之日，寧忘主人。"仍留守潼關。後神武來寇，見禽至并州，憂恚卒。

當孝武帝與北齊神武帝有怨隙時，讓毛鴻賓鎮守潼關，把西道的重任托付給了他。皇帝到西部巡視，糧食斷絶，侍從官們在兩三天之内，衹能喝山澗中的水，毛鴻賓進獻酒食，在稠桑迎接他們，文武隨從官員這纔解除了飢渴。孝武帝拉着毛鴻賓的手說："像寒風中的松樹和剛强的小草一樣，這是我對你的期望。事情平定後，怎麽能忘記主人。"毛鴻賓仍然留守潼關。後來北齊神武帝前來進犯，毛鴻賓被抓到并州，因爲憂慮和憤恨而去世。

鴻賓弟鴻顯，位散騎常侍，封縣侯。遐乳母所産也，一字七寶。遐養之爲弟，因姓毛氏。勁悍多力，後隨諸兄戰鬥，多先鋒陷陣。大統四年，爲廣州刺史，與駱超鎮東陽，陷東魏。卒。子野叉。

毛鴻賓的弟弟毛鴻顯，擔任散騎常侍，封爲縣侯。毛鴻顯是毛遐的乳母所生，有一表字叫七寶。毛遐把他當作弟弟撫養，於是纔姓毛氏。毛鴻顯强悍有力，後來跟隨各位兄長打仗，經常衝鋒陷陣。大統四年，毛鴻顯擔任廣州刺史，與駱超一起鎮守東陽，被東魏攻陷。毛鴻顯去世。他有兒子毛野叉。

乙弗朗

乙弗朗，字通照，其先東部人也。世爲部落大人，與魏徙代，後因家上樂焉。

乙弗朗，字通照，他的祖先是東部人。他家世代擔任部落大人，與北魏一起遷徙到代郡，後來把家安在上樂。

朗少有俠氣，在鄉里以善騎射稱。孝莊末，北邊擾亂，避地居并、肆間。尒朱榮見而重之，甚相接待，以功封蓮勺子。後隸賀拔岳，從尒朱天光西討，爲岳左厢都督。孝武帝之禦齊神武，授朗閤内大都督。及帝西入，詔朗爲軍司，先驅靖路。至長

乙弗朗年輕時有俠義之氣，在鄉里以擅長騎馬射箭著稱。孝莊帝末年，北方邊境騷亂，他躲避災禍移居到并州、肆州之間。尒朱榮見到乙弗朗後很器重他，兩人經常交往，乙弗朗因爲有功被封爲蓮勺子。後來隸屬於賀拔岳，跟隨尒朱天光向西討伐，擔任賀拔岳的左厢都督。孝武帝抵禦北齊神武帝時，授任乙弗朗爲閤内大都督。當

安，封長安縣公。卒於岐州刺史。

皇帝進入西邊，皇帝命令乙弗朗擔任軍司，作爲前鋒清除道路。到了長安，被封爲長安縣公。在岐州刺史的官位上去世。

初，朗患積冷，周文賜三石東生散，令朗法服之，使人問疾，朝夕相繼，見重如此。臨終惟云“恨不見河、洛清平，重反京縣”，以此爲恨，三舉手捶床，而便氣盡。贈太尉。

當初，乙弗朗患有風寒病，北周文帝賜給他三石東生散，讓乙弗朗按方服藥，派人詢問他的疾病，早晚不間斷，乙弗朗被器重就像這樣。乙弗朗臨去世前祇說“遺憾的是我不能看見河州、洛陽平定，讓我重新返回京城”，乙弗朗以此爲遺憾，多次舉起手拍打着床，然後就斷氣了。乙弗朗被追贈爲太尉。

子鳳，位宫伯、開府儀同三司。與周閔帝謀宇文護，見殺。

乙弗朗的兒子乙弗鳳，擔任宫伯、開府儀同三司。他與北周孝閔帝圖謀殺死宇文護，被斬殺。

論曰：朱瑞以向義受戮，延慶以違順遇禍，各其命焉。斛斯椿屢踐危機，終獲貞吉，豈人謀之所致也？徵洽聞强記，以夔、襄任己，終使《咸》、《英》不墜，《韶》、《濩》惟新。加以盡心所事，無忘直道，抗辭正色，顛沛不渝，蓋有周之忠烈乎。賈顯智、樊子鵠、侯深等并驅馳風塵之際，但自陷夷戮，觀其遺迹，雖獲罪於霸政，求之有魏，得失未可知也。

論曰：朱瑞因爲敬仰道義被殺戮，叱列延慶因爲背離正義而遇到災禍，他們有着各自的命運。斛斯椿屢次面臨危機，最終得道成正果，這難道是人爲的謀劃所能得到的嗎？斛斯徵博聞强記，把繼承夔、師襄的事情作爲已任，最終使得《咸池》、《六英》樂曲没有墜落，《韶》、《濩》樂舞得到新生。加上斛斯徵對工作盡心盡職，不忘記正直之道，他的直言和嚴正，即使是遭受挫折也不會改變，他大概是北周的忠烈之士吧。賈顯智、樊子鵠、侯深等人都奔走效命於烽烟四起之際，但他們自己招致殺戮，觀察他們留下的事迹，即使是他們在稱霸的人當政時獲罪，探求北魏的情况，他們是得是失也還不能論説清楚。

賀拔允昆季以勇略之資，當馳競之日，并邀時投隙，展效立功。始則委質尒朱，中乃結款高氏，太昌之後，即帝圖高，察其所由，固非守節之士。及勝垂翅江左，憂魏室之危亡，奮翼關西，感梁朝之顧遇，有長者之風矣。終能保榮持寵，良有以焉。岳以二千羸兵，抗三秦勍敵，奮其智勇，克翦凶渠，雜種畏威，遐方慕義，斯亦一時之盛矣。卒以勛高速禍，無備嬰戮，惜哉！昔陳涉首事不終，有漢因而創業；賀拔功成夙殞，

賀拔允兄弟幾人憑着勇敢和膽略，在馳騁争逐的時候，都一起尋求時機投奔主人，施展本領建立功勛。他們起初歸順尒朱氏，中間又結交高氏，在太昌年之後，馬上又與孝武帝圖謀高氏，考察他們所走過的路，的確不算是堅守節操的人。當賀拔勝在長江以東受到挫折，還憂慮着北魏的生死存亡，當他在函谷關以西奮力拼搏時，他還在感念梁朝的知遇之恩，他具有長者的風範啊。賀拔勝最終能保持榮耀和寵信，的確是有原因的。賀拔岳用二千羸弱的士兵，抵抗三秦的勁敵，激發他的智謀和勇敢，消滅了凶殘的敵酋，雜種們害怕他的威風，遠方的人欽慕他的道義，

周文籍以開基。不有所廢，君何以興？信乎其然矣。

這也是當時的一種盛況啊。賀拔岳最後却因爲功勞大而加速招致災禍，在沒有防備的情況下被殺害，真可惜啊！從前陳涉首先起義而不得善終，漢朝藉此而創立了事業；賀拔岳功成却早逝，北周文帝藉此而開創了基業。如果沒有人罷廢，君王怎麽能够興起？這話的確是對的啊。

侯莫陳悦肆行殘慝，死不旋踵，觀其亡滅，蓋自取之。念賢有始有卒，取敬群公。梁覽終以取禍，鮮克之義。雷紹馳騖雲雷之秋，毛遐兄弟致力經綸之日，乙弗朗展轉擾攘之中，卒獲歸順，美矣！

侯莫陳悦肆意行凶殘害他人，死亡立即到來，觀察他的滅亡，大概是咎由自取。念賢有始有終，得到了衆人的敬重。梁覽最終遭到災禍，正合少有能善終的本義。雷紹策馬奔馳在雲飛雷震的時代，毛遐兄弟效力於國家治理的時日，乙弗朗輾轉於紛亂之中，他們最後都獲得了歸順，真是好啊！

北史卷五十

列傳第三十八

辛雄（族祖）琛（琛子）術（術族子）德源　楊機　高道穆（兄）謙之
綦儁　山偉　宇文忠之　費穆　孟威

辛雄

辛雄，字世賓，隴西狄道人也。父暢，汝南、鄉郡二郡太守。

辛雄，字世賓，是隴西狄道人。他的父親辛暢，擔任汝南、鄉郡二郡太守。

雄有孝性，居父憂，殆不可識。清河王懌爲司空，辟爲左曹。懌遷司徒，仍授左曹。雄用心平直，加以閑明政事，經其斷割，莫不悅服。懌每謂人曰："必也無訟，辛雄有焉。"歷尚書駕部、三公郎。會沙汰郎官，唯雄與羊深等八人見留，餘悉罷遣。

辛雄性格孝順，他在爲父親守喪期間，別人幾乎認不出他來了。清河王元懌擔任司空時，徵召他擔任左曹。元懌升任司徒後，仍然授任辛雄爲左曹。辛雄辦事盡量公平正直，加上他施政辦事嫻熟精明，經過他決斷的事情，没有人不心悦誠服。元懌經常對人說："要麼是没有訴訟，如果有就會有辛雄。"辛雄歷任尚書駕部、三公郎。當時正逢精簡郎官，衹有辛雄和羊深等八人被留下，其餘的人全都被罷官遣送。

先是，御史中丞、東平王匡復欲輿棺諫諍，尚書令、任城王澄劾匡大不敬，詔恕死。雄奏理匡曰："竊惟白衣元匡，歷奉三朝，每蒙寵遇，謇諤之性，簡自帝心。故高祖錫之以匡名，陛下任之以彈糾。當高肇之時，匡造棺致諫，主聖臣直，卒以無咎。假欲重造，先帝已容之於前，陛下亦宜寬之於後。"未幾，匡除平州刺史。右僕射元欽稱雄之美，左僕射蕭寶夤曰："吾聞游僕射云：'得如雄者四五人共省事，足矣。'今日之賞，何其晚哉。"

早先，御史中丞、東平王元匡再次準備載棺以隨冒死直諫，尚書令、任城王元澄彈劾元匡對皇帝大不敬，皇帝詔免元匡死罪。辛雄爲元匡的事上奏說道："我認爲平民出身的元匡，歷任三朝，每次蒙受寵信恩遇，他直言進諫的性格，皇帝的心中都是瞭解的。因此高祖把匡的名字賜給他，陛下任用他也是讓他進行彈劾糾察。在高肇的時候，元匡製造棺材準備載棺直諫，因爲君主聖明臣子就直率，他最終没有獲罪。假如元匡再次準備製備棺材，先帝在以前就已經寬容了他，陛下現在也應該寬容他。"不久，元匡擔任平州刺史。右僕射元欽稱贊辛雄的美德，左僕射蕭寶夤說："我聽游僕射說過：'能得到四五個像辛雄這樣的人一起共事，就心滿意足了。'你今天對他的贊賞，真是太遲了。"

初，廷尉少卿袁翻以犯罪之人，經恩競訴，枉直難明。遂奏曾染風聞者，不問曲直，推爲獄成，悉不斷理。詔門下、尚書、廷尉議之。雄議曰："《春秋》之義，不幸而失，寧僭不濫。僭則失罪人，濫乃害善人。今議者不忍罪奸吏，使出入縱情，令君子小人，薰蕕不别，豈所謂賞善罰惡，殷勤隱恤者也？古人唯患察獄之不精，未聞知冤而不理。"詔從雄議。自後每有疑議，雄與公卿駁難，事多見從。於是公能之名甚盛。

當初，廷尉少卿袁翻作爲犯罪之人，得到恩惠多次上訴，但却難以辨明是非。袁翻於是上奏告發那些曾經傳播閑言碎語的人，説他們不問是非曲直，就把他陷入罪案，而又完全不審理。皇帝詔令門下、尚書、廷尉商議此事。辛雄議論道："按《春秋》義理，斷案如果失誤，寧肯枉法也不希望濫用法。枉法會放過罪人，而濫用法却會傷害好人。現在一些議論的人不忍心得罪奸邪的官吏，使得他們可以爲所欲爲，讓君子和小人，好事和壞事没有區别，這難道就是我們所説的要揚善懲惡，要情意懇切地同情并體恤他人嗎？古人惟恐斷案不精細，没有聽説知道了冤屈却不予以審理。"詔令聽從辛雄的建議。從此之後每次有難以决定的議事，辛雄都與公卿大臣進行討論辯駁，很多事情都聽從了辛雄的建議。於是辛雄公正能幹的名聲盛極一時。

又爲《禄養論》，稱仲尼陳五孝，自天子至於庶人，無致仕之文。《禮記》：八十，一子不從政；九十，家不從政。鄭玄注云："復除之。"然則止復庶人，非公卿士大夫之謂。以爲宜聽禄養，不約其年。書奏，孝明納之。後除司空長史。時諸公皆慕其名，欲屈爲佐，莫能得也。

辛雄還寫了《禄養論》，他稱贊孔子陳述了五種孝道，從天子到一般人，没有關於辭官歸居的文字。《禮記》説：八十歲，一個兒子不從政；九十歲，一家人不從政。鄭玄注釋道："免除徭役。"然而這衹是免除一般人的徭役，却不包括公卿士大夫。辛雄認爲應該讓官員接受俸禄供養父母，不要限制他的年齡。辛雄的奏書呈上之後，孝明帝采納了他的建議。後來辛雄擔任司空長史。當時各位王公欽慕辛雄的名氣，都希望聘請他擔任輔佐，但没有人能够成功。

時諸方賊盛，而南寇侵境，山蠻作逆，孝明欲親討，以荆州爲先。詔雄爲行臺左丞，與臨淮王彧東趣葉城，别將裴衍西通鵶路。衍稽留未進，彧師已次汝濱，逢北溝求救，彧以處分道别，不欲應之。雄曰："王執麾閫外，唯利是從，見可而進，何必守道？"彧恐後有得失之責，要雄符下。雄以車駕將親伐，蠻夷必懷震動，乘彼離心，無往不破，遂符彧軍，令速赴擊。賊聞，果自走散。

當時賊人四起，而且南寇侵犯邊境，山裏的蠻人作亂，孝明帝準備親自帶兵征討，最先到達荆州。詔令辛雄擔任行臺左丞，與臨淮王元彧一起從東面趕赴葉城，派别將裴衍從西面打通到鵶的道路。裴衍拖延没有向前，元彧的部隊已經停駐在汝水之濱，正逢北溝向他們求救，元彧因爲已經安排好兵力把守各個道口，不準備幫助北溝。辛雄説："您親自在外統領軍隊，凡是有利的事就可以做，看到適宜的時機就可以前進，何必要把守道口呢？"元彧擔心將來有失誤受到指責，要辛雄發給兵符。辛雄認爲皇帝將要親自征伐，蠻夷之人一定會在心理上受到震動，趁他們離心離德，無往而不勝，於是辛雄給元彧的軍隊

發了兵符，命令他們火速出擊。賊軍聽説後，果然自行逃散。

在軍上疏曰："凡人所以臨堅陳而忘身，觸白刃而不憚者，一則求榮名，二則貪重賞，三則畏刑罰，四則避禍難。非此數事，雖聖王不能勸其臣，慈父不能厲其子。明主深知其情，故賞必行，罰必信，使親疏貴賤，勇怯賢愚，聞鍾鼓之聲，見旍旗之列，莫不奮激，競赴敵場。豈厭久生而樂早死也？利害縣於前，欲罷不能耳。自秦、隴逆節，將歷數年，蠻左亂常，稍已多載。凡在戎役，數十萬人，三方之師，敗多勝少，迹其所由，不明賞罰故也。陛下欲天下之早平，愍征夫之勤悴，乃降明詔，賞不移時。然兵將之勛，歷稔不決，亡軍之卒，晏然在家，致令節士無所勸慕，庸人無所畏懾。進而擊賊，死交而賞賒，退而逃散，身全而無罪，此其所以望敵奔沮，不肯進力者矣。若重發明詔，更量賞罰，則軍威必張，賊難可弭。臣聞必不得已，去食就信，以此推之，信不可斯須廢也。賞罰，陛下之所易，尚不能全而行之；攻敵，士之所難，欲其必死，寧可得也？"後爲吏部郎中。

辛雄在軍營中給皇帝上疏道："大凡一般的人之所以能臨陣忘身，遇到了鋒利的刀刃也不害怕的原因，一是要求取榮譽和名聲，二是貪圖重賞，三是畏懼刑罰，四是躲避災難。不是因爲這些原因，即使是聖明的君王也不能勸説他的臣子，慈祥的父親也不能激勵他的兒子衝鋒陷陣。明智的君主深知這種情況，因此重賞一定要執行，懲罰一定要講信用，使親密的、疏遠的、高貴的、低賤的人，勇敢的、怯弱的、有賢德的、愚蠢的人，衹要一聽見鐘鼓的聲音，看見排列的旌旗，就人人奮發激昂，争相奔赴戰場。難道他們是厭倦活得太久而樂於早死嗎？衹是由於利害關係明擺在他們面前，他們即使想停下來也做不到罷了。自從秦、隴兩地叛變，已經歷幾年時間，西部的蠻人作亂，逐漸地也有了多年。大凡在戰争中，幾十萬人，幾路部隊，失敗多勝利少，推究其中的原因，賞罰不明是失敗的根源。陛下想要天下早日平安，同情征戰士兵的勞苦，就發布英明的詔令，有戰功就行賞絶不推延。然而士兵和將領的功勛，却多年没有决定，敗亡的士兵，安然在家，致使節義之士没有受到勉勵和欽慕，讓平庸之人不能感到畏懼。再説進攻賊寇一事，拼死作戰的人遲遲得不到賞賜，撤退并逃亡離散的人，生命被保全却没有罪過，這大概就是那些人之所以見到敵人就逃奔潰散，不肯賣力奮進的原因。假如重新發布英明的詔令，變更賞罰的標準，就一定會使軍威擴大，消除賊軍造成的災難。我聽説在不得已時，應該拋棄食物追求信用，把這個道理推而廣之，信用是不能須臾廢棄的。賞罰這件事，本來是陛下容易辦到的事，尚且不能完全施行；進攻敵人，是士兵難以辦到的事，想要他們一定去拼死，怎麽可能辦到呢？"辛雄後來擔任吏部郎中。

及尒朱榮入洛，河陰之難，人情未安，雄潛竄不出。孝莊欲以雄爲尚書，門下奏曰："辛雄不出，存亡未知。"孝莊曰："寧失亡而用之，可失

當尒朱榮進入洛陽，製造了河陰之難時，人心不穩定，辛雄隱藏逃跑不出來。孝莊帝準備讓辛雄擔任尚書，門下上奏説："辛雄没有出來，是死是活還不清楚。"孝莊帝説："難道在失去了

存而不用也?”遂除度支尚書。

他之後纔任用他，而在他活着時却不任用他嗎?”於是授任辛雄爲度支尚書。

後以本官兼侍中、關西慰勞大使。將發，請事五條，一言逋懸租調，宜悉不徵；二言簡罷非時徭役，以紓人命；三言課調之際，使豐儉有殊，令州郡量檢，不得均一；四言兵起歷年，死亡者衆，或父或子，辛酸未歇，見存耆老，請假板職，悦生者之意，慰死者之魂；五言喪亂既久，禮儀罕習，如有閨門和穆，孝悌卓然者，宜旌其門閭。莊帝從之，因詔人年七十者授縣，八十授郡，九十加四品將軍，百歲從三品將軍。

後來辛雄以原職兼任侍中、關西慰勞大使。辛雄將要出發時，請求皇帝辦理五件事情，第一是拖欠的租税，最好全部不予徵收；第二是簡化或停止不按時的徭役，以此延緩老百姓的性命；三是説在徵收租税時，應該讓豐年和災年有所區别，讓各個州郡衡量檢查，不能平均統一；四是説戰争進行多年，死亡的人數衆多，有的是父親有的是兒子，人民的痛苦一直没有停止，存活下來的老人，請求給予一定職務，讓活着的人心裏高興，讓死去的人靈魂得到安慰；五是説動亂的時間已經很長，對許多禮儀也不熟悉了，如果是家庭和睦，孝敬父母友愛兄弟非常突出的人家，應該表彰他的門第。孝莊帝聽從了辛雄的建議，於是詔令給予七十歲的人縣級的職務，給予八十歲的人郡級的職務，給九十歲的人升任爲四品將軍，一百歲的人爲從三品將軍。

永熙二年，兼吏部尚書。時近習專恣，雄懼其讒慝，不能守正，論者頗譏之。孝武南狩，雄兼左僕射，留守京師。永熙末，兼侍中。帝入關右，齊神武至洛，於永寧寺大集朝士，責雄及尚書崔孝芬、劉廞、楊機等曰:“爲臣奉主，匡危救亂。若處不諫諍，出不陪隨，緩則耽寵，急便竄避，臣節安在?”乃誅之。

永熙二年，辛雄兼任吏部尚書。當時皇帝所親近的人專權放肆，辛雄害怕他們的讒言和陷害，不能堅守正道，議論的人爲此而譏諷他。孝武帝南征，辛雄兼任左僕射，留守京城。永熙末年，辛雄兼任侍中。皇帝進入關西，北齊神武帝到洛陽，在永寧寺召集朝廷官員們，責備辛雄以及尚書崔孝芬、劉廞、楊機等人説道:“做臣子的事奉主上，要拯救危難。如果在朝不直言勸諫，外出也不陪伴跟隨，平時沉溺於尊寵之中，有事時就逃竄躲避，當臣子的節操在哪裏?”於是殺了辛雄。

二子，士璨、士貞，逃入關中。

辛雄有兩個兒子辛士璨、辛士貞，逃到了關中。

辛纂

雄從父兄纂，字伯將，學涉文史，温良雅正。初爲兖州安東府主簿，與秘書丞同郡李伯尚有舊。伯尚與咸陽王禧同逆，逃竄投纂，事覺，坐免官。後爲太尉騎兵參軍，每爲府主清河王懌所賞。至定考，懌曰:“辛騎兵有學有才，宜爲上第。”

辛雄的堂兄辛纂，字伯將，學問博涉文史，性情温良雅正。起初擔任兖州安東府主簿，與秘書丞同郡人李伯尚有交情。李伯尚與咸陽王元禧同時叛逆，逃竄投奔辛纂，此事被發覺，辛纂獲罪被免官。後來他擔任太尉騎兵參軍，經常受到府主清河王元懌的贊賞。到了决定考核成績時，元懌説:“辛騎兵有學問有才幹，他的考核

及梁將曹義宗攻新野，詔纂爲荆州軍司。纂善撫將士，人多用命，賊甚憚之。會孝明崩諱至，咸以對敵，欲秘凶問。纂曰："安危在人，豈關是也?"遂發喪號哭，三軍縞素，還入州城，申以盟約。尋爲義宗所圍，相率固守。孝莊即位，除兼尚書，仍行臺。後大都督費穆擊義宗禽之，入城，因舉酒屬纂曰："微辛行臺之在斯，吾亦無由建此功也。"

永安二年，元顥乘勝至城下，爲顥禽。及孝莊還宫，纂謝不守之罪。帝曰："於時朕亦北巡，東軍不守，豈卿之過。"轉滎陽太守。百姓姜洛生、康乞得者，舊是前太守鄭仲明左右，豪猾偷竊，境内患之。纂伺捕禽獲，梟於郡市，百姓欣然。纂僑屬洛陽，太昌中，乃爲河南邑中正。

永熙三年，除河内太守。齊神武赴洛，兵集城下，纂出城謁，神武慰勉之。因命前侍中司馬子如曰："吾行途疲弊，宜代吾執河内手也。"尋爲兼尚書、南道行臺、西荆州刺史。時蠻酋樊大能應西魏，纂攻之不剋而敗，爲西魏將獨孤信所害。贈司徒公。

辛琛　辛悠

雄族祖琛。琛，字僧貴。祖敬宗，父樹寶，并代郡太守。

琛少孤，曾過友人，見其父母無恙，垂涕久之。釋褐奉朝請、滎陽郡丞。太守元麗性頗使酒，琛每諫之。麗後醉，輒令閉閤，曰："勿使丞入也。"孝文南征，麗從輿駕，詔琛曰：

成績應該爲上等。"

及至梁朝將領曹義宗進攻新野，詔令辛纂擔任荆州軍司。辛纂善於安撫將士，士兵大多願意爲他效命，賊軍非常怕他。適逢孝明帝去世的消息傳來，因爲前綫正在打仗，所以準備隱瞞孝明帝的死訊。辛纂説："安危與否完全在於人，怎麽會和這事相關?"於是發喪并大聲痛哭，全軍穿着白色喪服，返回州城，重新宣布盟約。不久辛纂的人馬被曹義宗包圍，辛纂率領部隊堅守陣地。孝莊帝即位後，辛纂兼任尚書，仍然擔任行臺。後來大都督費穆進攻曹義宗并抓住他，進入州城，於是舉起酒杯對辛纂説："如果不是辛行臺在此地堅守，我也不可能建立這個功勞。"

永安二年，元顥乘勝追擊到州城，辛纂被元顥抓住。等到孝莊帝返回皇宫，辛纂爲自己没有守住州城而謝罪。皇帝説："當時朕也在北面巡視，東面的部隊没能守住州城，怎麽是你的罪過呢。"辛纂改任滎陽太守。百姓姜洛生、康乞得等人，是前太守鄭仲明的身邊人，他們豪强不守法度從事偷竊，成爲當地的禍害。辛纂伺機擒獲了他們，并在郡市將他們殺頭示衆，老百姓非常高興。辛纂寄居洛陽，太昌年間，纔擔任河南邑中正。

永熙三年，授任辛纂爲河内太守。北齊神武帝趕赴洛陽，士兵聚集在城下，辛纂出城拜謁，北齊神武帝對他給予安慰勉勵。於是派前侍中司馬子如對辛纂説："我一路奔波非常疲憊，請你代替我執掌河内事宜。"不久辛纂兼任尚書、南道行臺、西荆州刺史。當時蠻人酋長樊大能接應西魏的人馬，辛纂不能攻克而失敗，被西魏將領獨孤信殺害。追贈司徒公。

辛雄的族祖父辛琛。辛琛，字僧貴。辛琛的祖父辛敬宗，父親辛樹寶，都是代郡太守。

辛琛年輕時喪父，他曾經到朋友家探訪，看到别人的父母安然無恙，他長時間地傷心落淚。辛琛出仕擔任奉朝請、滎陽郡丞。太守元麗生性喜歡喝酒，辛琛經常規勸他。元麗後來醉酒，就讓人關上門，并説："不要讓辛琛進來了。"孝文

"委卿郡事，如太守也。"

帝向南征伐，元麗跟隨皇帝，皇帝詔令辛琛道："郡內的事情就托付給你了，你就和太守一樣。"

景明中，爲揚州征南府長史。刺史李崇，多事産業，琛每諫折，崇不從，遂相糾舉，詔并不問。後加龍驤將軍、南梁太守。崇因置酒謂琛曰："長史後必爲刺史，但不知得上佐何如人耳。"琛對曰："若萬一叨忝，得一方正長史，朝夕聞過，是所願也。"崇有慚色。卒於官。

景明年間，辛琛擔任揚州征南府長史。刺史李崇，經營了許多産業，辛琛每每規勸批評，李崇不聽從，於是兩人互相檢舉，皇帝對他們兩人都没有問罪。辛琛後來升任爲龍驤將軍、南梁太守。李崇於是置辦酒宴對辛琛説："你今後一定會擔任刺史，衹是不知道你的部下將是什麽樣的人。"辛琛回答道："假如我萬一有幸忝任刺史，能得到一個品行正直的長史，從早到晚都傾聽批評意見，這就是我的心願。"李崇面有慚愧之色。辛琛在任上去世。

琛寬雅有度量，涉獵經史，喜愠不形於色。當官奉法，所在有稱。

辛琛寬容正派有度量，閲讀經史典籍，喜怒不表現在臉上。他擔任官員遵守法度，所到任職之處受到稱贊。

長子悠，字元壽，早有器業，爲侍御史，監揚州軍。賊平，録勛書，時李崇猶爲刺史，欲寄人名，悠不許。崇曰："我昔逢其父，今復逢其子。"早卒。

辛琛的長子辛悠，字元壽，很早就有才幹和功業，擔任侍御史，監揚州軍。賊軍被平定後，辛悠登記戰功，當時李崇還在擔任刺史，想把别人的名字登記上去，辛悠没有同意。李崇説："我過去碰到了他的父親，現在我又碰到了他的兒子。"辛悠很早就去世了。

辛俊

悠弟俊，字叔義，有文才。魏子建爲山南行臺，以爲郎中。有軍國機斷。還京，於滎陽爲人所劫害。贈東秦州刺史。俊弟術。

辛悠的弟弟辛俊，字叔義，有文學才能。魏子建擔任山南行臺時，讓辛俊擔任郎中。辛俊對軍國大事能够靈活判斷。回京城時，辛俊在滎陽被人劫持後殺害。追贈東秦州刺史。辛俊的弟弟叫辛術。

辛術

術，字懷哲，少明敏，有識度，解褐司空胄曹參軍。與僕射高隆之共典營構鄴都宫室，術有思理，百工剋濟。再遷尚書右丞，出爲清河太守，政有能名。追授并州長史，遭父憂去職。清河父老數百人，詣闕上書，請立碑頌德。齊文襄嗣事，與尚書左丞宋游道、中書侍郎李繪等并追詣晋陽，俱爲上客。累遷散騎常侍。

辛術，字懷哲，年輕時聰明機警，有見識和氣度，出仕擔任司空胄曹參軍。辛術與僕射高隆之共同掌管營建鄴都宫室，辛術有管理能力，對各種工匠都能治理的很好。辛術再次升任爲尚書右丞，出任清河太守，他爲政有能幹的聲譽。後來授任他爲并州長史，因爲父親守喪離職。清河的父老鄉親幾百人，到朝廷上書，請求爲辛術樹碑以歌頌他的功德。北齊文襄帝入朝輔政，辛術與尚書左丞宋游道、中書侍郎李繪等人一起追隨北齊文襄帝到晋陽，都被當作上等賓客。辛術屢經升遷爲散騎常侍。

武定六年，侯景叛，除東南道行臺尚書，封江夏縣男。與高岳等破侯景，禽蕭明，遷東徐州刺史，爲淮南經略使。齊天保元年，侯景徵江西租税，術率諸軍度淮斷之，燒其稻數百萬石。還鎮下邳，人隨術北度淮者三千餘家。東徐州刺史郭志殺郡守，文宣聞之，敕術：自今所統十餘州地，諸有犯法者，刺史先啓聽報；以下先斷，後表聞。齊代行臺兼總人事，自術始也。安州刺史、臨清太守、盱眙蘄城二鎮將犯法，術皆案奏殺之。睢州刺史及所部郡守，俱犯大辟，朝廷以其奴婢百口及貲財盡賜術。三辭不見許，術乃送詣所司，不復以聞。邢卲聞之，遺術書曰："昔鍾離意云：孔子忍渴於盜泉，便以珠璣委地。足下今能如此，可謂異代一時。"

武定六年，侯景叛亂，辛術被任命爲東南道行臺尚書，封江夏縣男。辛術與高岳等人攻破侯景，捉拿了蕭明，升任爲東徐州刺史，任淮南經略使。北齊天保元年，侯景徵收江西租税，辛術率領各路部隊渡過淮水截斷侯景，燒毀了稻米幾百萬石。返回鎮守下邳，跟隨辛術向北渡過淮水的有三千多户人家。東徐州刺史郭志殺死郡守，北齊文宣帝聽説後，敕令辛術道：從現在開始你所統領的十多個州郡，凡是有違反法紀的，是刺史的先啓奏上來聽候通報；刺史以下的官員先斬首，後上奏。齊地的代理行臺統領各種事務，是從辛術開始的。安州刺史、臨清太守、盱眙和蘄城二鎮的將領觸犯法律，辛術都上奏殺了他們。睢州刺史以及所統轄的郡守，都犯了死罪，朝廷把他們的上百號奴婢和資産都賜給了辛術。辛術多次推辭也没有被同意，辛術於是把這些奴婢和資産送到有關部門，不再奏報朝廷。邢卲聽説此事後，給辛術寫信説道："從前鍾離意曾經説過：孔子在盜泉前面忍住了乾渴，便把珠寶拋棄地上。您今天能做到這樣，可以稱得上是與孔子不同時代而相同的人。"

及王僧辯破侯景，術招携安撫，城鎮相繼款附，前後二十餘州。於是移鎮廣陵，獲傳國璽送鄴，文宣以璽告於太廟。此璽即秦所制，方四寸，上紐交盤龍，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二漢相傳，又歷魏、晋；晋懷帝敗，没於劉聰；聰敗，没於石氏；石氏敗，晋穆帝永和中，濮陽太守戴僧施得之，遣督護何融送于建業；歷宋、齊、梁，梁敗，侯景得之；景敗，侍中趙思賢以璽投景南兖州刺史郭元建，送于術，故術以進焉。

當王僧辯攻破侯景，辛術招納安撫，周圍的城鎮相繼歸附，先後有二十多個州。辛術於是轉移到廣陵進行鎮守，得到傳國璽并送到鄴城，北齊文宣帝拿着這塊璽印在太廟告祭祖先。這塊璽印爲秦朝製造，四寸見方，印上面的印紐是纏繞在一起的盤龍，印文是："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從西漢傳到東漢，又經歷了魏、晋；晋懷帝失敗後，璽印流落到劉聰手裏；劉聰失敗後，璽印流落到石氏手裏；石氏失敗後，晋穆帝永和年間，濮陽太守戴僧施得到了璽印，他派遣督護何融送到建業；經歷了宋、齊、梁幾個朝代，梁朝失敗後，侯景得到璽印；侯景失敗後，侍中趙思賢把璽印交給侯景的南兖州刺史郭元建，然後纔送給了辛術，因此辛術把璽印進獻給了朝廷。

尋徵爲殿中尚書，領太常卿。仍與朝賢，議定律令。遷吏部尚書，食南兖州梁郡幹。還鄴以後，大選之

不久辛術被徵召爲殿中尚書，兼太常卿。辛術於是和朝廷的賢德之人一起，商議制定法律條令。辛術升任爲吏部尚書，把南兖州的梁郡作爲

職，知名者數四，互有得失，未能盡美。文襄少年高朗，所弊也疏；袁叔德沈密謹厚，所傷者細；楊愔風流辯給，取士失於浮華；唯術性尚貞明，取士以才以器，循名責實，新舊參舉，管庫必擢，門閥不遺。考之前後銓衡，在術最爲折衷，甚爲當時所稱舉。天保末，文宣嘗令術選百員官，參選者二三千人，術題目士子，人無謗讟，其所旌擢，後亦皆致通顯。

食邑。遷都鄴城之後，負責選拔人才的官員當中，知名的有四個人，他們的能力各有長短，不可能盡善盡美。北齊文襄帝年輕有爲，他的毛病在於粗疏；袁叔德深沉縝密謹慎厚道，他的缺點在於瑣細；楊愔風度翩翩能言善辯，在選拔人才時失之於浮華；衹有辛術生性正派而且賢明，在選拔人才時能根據對方的才幹和能力，循名責實，把新人和舊人都給予舉薦，即使是掌管庫藏的小官也給予提拔，對名門貴室也不遺漏。考察他們前後選拔人才的工作，衹有辛術的表現最爲適中，很受當時人們的稱贊。天保末年，北齊文宣帝曾經命令辛術選拔百名官員，參加選拔的有二三千人，辛術品評士人，没有誰有怨言，他所表彰和提拔的人，後來也都官位亨通顯貴。

術清儉寡嗜欲，勤於所職，未嘗暫懈，臨軍以威嚴，牧人有惠政。少愛文史，晚更勤學，雖在戎旅，手不釋卷。及定淮南，凡諸貲物，一毫無犯。唯大收典籍，多是宋、齊、梁時佳本，鳩集萬餘卷，并顧、陸之徒名畫，二王已下法書，數亦不少，俱不上王府，唯入私門。及還朝，頗以餉遺貴要，物議以此少之。十年卒，年六十。皇建二年，贈開府儀同三司、中書監、青州刺史。

辛術清貧節儉嗜好不多，恭勤於自己的職事，不曾有短暫的鬆懈，他臨陣威武莊嚴，治民有德政。辛術年輕時熱愛文學和歷史，晚年更加勤奮學習，即使是在軍旅之中，也手不釋卷。及至平定淮南，對各種財物，他秋毫不犯。惟獨大量收集典籍，大多收集宋、齊、梁時善本，聚集了一萬多册書籍，還把顧閎中、陸探微等人的名畫，以及王羲之、王徽之之下的書法作品，也收集了不少，全都没有上交給王府，衹收入自己的家門。當返回朝廷時，辛術經常把書畫作品饋贈給顯貴要員，社會輿論因此而輕視他。天保十年辛術去世，終年六十歲。皇建二年，追贈開府儀同三司、中書監、青州刺史。

子閣卿，尚書郎。

辛術的兒子辛閣卿，擔任尚書郎。

閣卿弟衡卿，有識學，開府參軍事。隋大業初，卒於太常丞。

辛閣卿的弟弟辛衡卿，有見識才學，擔任開府參軍事。隋朝大業初年，在太常丞的職位上去世。

辛德源

術族子德源。德源，字孝基，祖穆，魏平原太守。父子馥，尚書左丞。

辛術的族侄辛德源。德源字孝基，祖父辛穆，是魏朝平原太守。父親辛子馥，擔任尚書左丞。

德源沈静好學，十四解屬文，及長，博覽書記。美儀容，中書侍郎裴讓之特相愛好，兼有龍陽之重。齊尚書僕射楊遵彦、殿中尚書辛術皆一時

辛德源沉静好學，十四歲就會寫文章，長大後，博覽群書。辛德源儀容俊美，中書侍郎裴讓之特别喜愛他，同時也很欣賞他的男色。北齊尚書僕射楊遵彦、殿中尚書辛術都是當時的名士，

名士，并虚襟禮敬，同舉薦之。

他們都對辛德源虚心而禮貌，并同時舉薦了他。

後爲兼員外散騎侍郎，聘梁使副。德源本貧素，因使，薄有資裝，遂餉執事，爲父求贈，時論鄙之。中書侍郎劉逖上表薦德源：弱齡好古，晚節逾厲，枕藉《六經》，漁獵百氏。文章綺艷，體調清華。恭慎表於閨門，謙撝著於朋執。實後進之辭人，當今之雅器。由是除員外散騎侍郎。後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陳。及還，待詔文林館，位中書舍人。

辛德源後來兼任員外散騎侍郎，到梁朝訪問爲副使。辛德源原本清貧，因爲出使梁朝，略有資財和行裝，於是給執事人饋送禮物，爲父親求取封贈，當時的輿論因此而鄙視他。中書侍郎劉逖上表推薦辛德源説道：辛德源年輕時喜好古籍，晚年更是如此，沉溺於《六經》之中，博覽百家書籍。他的文章艷麗，格調華美。他的恭敬謹慎在家庭内受到表揚，他的謙遜在同僚中最爲顯著。他的確是新進的辭賦作家，是當今的雅才。因爲劉逖的推薦辛德源授任員外散騎侍郎。後兼任通直散騎常侍，出使陳朝。及至返回，辛德源待詔文林館，官位到中書舍人。

齊滅，仕周爲宣納上士。因取急詣相州，會尉遲迥起逆，以爲中郎，德源辭不獲免，遂亡去。隋受禪，不得調者久之。隱林慮山，鬱鬱不得志，著《幽居賦》以自寄。素與武陽太守盧思道友善，時相往來。魏州刺史崔彦武奏德源潛爲交結，恐有奸計，由是謫令從軍討南寧。

北齊滅亡後，辛德源在北周擔任宣納上士。因爲到相州收取急需之物，正逢尉遲迥起兵叛逆，讓他擔任中郎，辛德源加以推辭不被接受，於是逃跑離去。隋朝建立，辛德源很久没有被安排職務。他隱居林慮山，鬱悶不得志，寫了《幽居賦》作爲寄托。辛德源一向與武陽太守盧思道關係友好，當時經常來往。魏州刺史崔彦武上奏説辛德源與盧思道悄悄來往，擔心會有什麽奸計，因此貶謫辛德源從軍征討南寧。

及還，秘書監牛弘以德源才學顯著，奏與著作郎王劭同修國史。德源每於務隙撰集，注《春秋三傳》三十卷，注《揚子法言》二十三卷。蜀王秀奏以爲掾，轉諮議參軍，卒官。有集二十卷，又撰《政訓》、《内訓》各二十卷。有子素臣。

當返回之後，秘書監牛弘認爲辛德源的才幹和學問都很顯著，上奏皇帝命令辛德源與著作郎王劭一起編撰國史。辛德源經常在編撰國史的空隙時間撰寫著述，注了《春秋三傳》三十卷，《揚子法言》二十三卷。蜀王宇文秀上奏讓辛德源擔任掾佐，改任諮議參軍，他在任上去世。辛德源留下文集二十卷，還撰寫了《政訓》、《内訓》各二十卷。辛德源的兒子叫辛素臣。

德源從祖兄元植，齊天保中，司空司馬。學涉，有名聞於世。

辛德源從祖兄辛元植，在北齊天保年間，擔任司空司馬。廣學博覽，在當時很有名氣。

辛珍之

德源族叔珍之，少有氣俠，歷位北海太守，後行平州事，卒於州。贈驃騎大將軍、洛州刺史，謚曰恭。

辛德源族叔辛珍之，年輕時有俠義，歷任北海太守，後來代理平州事，在州任上去世。追贈驃騎大將軍、洛州刺史，謚號爲恭。

子懃，武定末，開府鎧曹參軍。

辛珍之的兒子辛懃，在武定末年，任開府鎧曹參軍。

楊機

楊機，字顯略，天水冀人也。祖伏恩，徙居洛陽，因家焉。

楊機，字顯略，是天水冀縣人，他的祖父楊伏恩，遷居洛陽，并在此安家。

機少有志節，爲士流所稱。河南尹李平、元暉，并召署功曹。暉尤委以郡事。或謂暉曰："弗躬弗親，庶人弗信，何得委事於機，高卧而已？"暉曰："吾聞君子勞於求士，逸於任賢，吾既委得其才，何爲不可？"由是聲名更著。時皇子國官多非其人，詔選清直之士，機見舉爲京兆王愉國中尉，愉甚敬憚之。後爲洛陽令，京輦伏其威風。訴訟者一經其前，後皆識其名姓，并記其事理。歷司州别駕、清河内史、河北太守，并有能名。永熙中，除度支尚書。

楊機年輕時有志氣和節操，被士大夫們所稱道。河南尹李平、元暉，都把他徵召到官署擔任功曹。元暉還把郡事托付給楊機。有人對元暉説："你不親自操勞理事，老百姓就不相信你，你怎麽能把郡事托付給楊機，而你自己却高枕無憂呢？"元暉説："我聽説君子祇在求取人才時辛勞，由於任用了賢能的人才纔享安逸，我既然把郡事托付給有才德的人，我爲什麽不能高枕無憂呢？"因此楊機的名聲更加顯著。當時皇子和國家官員大多名不副實，詔令選拔清廉正直的官員，楊機被京兆王元愉推舉爲國中尉，元愉對楊機非常敬畏。後來楊機擔任洛陽令，京城一帶懾服他的威風。訴訟的人一旦經過他面前，以後他就能記住那人的姓名，并能記住有關他的事情。楊機歷任司州别駕、清河内史、河北太守，所到任之處都以有能善任著名。永熙年間，楊機擔任度支尚書。

機方直之心，久而彌厲，奉公正己，爲時所稱。家貧無馬，多乘小犢車，時論許其清白。與辛雄等并爲齊神武所誅。

楊機正直的性格，時間越長久就越堅定，他克己奉公，被當時的人們所稱道。楊機家裏貧窮没有馬匹，大多時候乘坐小牛車，當時的輿論贊許他的廉潔。楊機與辛雄等人都被北齊神武帝誅殺。

高道穆　高崇

高恭之，字道穆，自云遼東人也。祖潛，獻文初，賜爵陽關男。詔以沮渠牧犍女賜潛爲妻，封武威公主，拜駙馬都尉。

高恭之，字道穆，他自稱是遼東人。他的祖父高潛，在獻文帝初年，被賜給陽關男的爵位。皇帝把沮渠牧犍的女兒賜給他做妻子，并封她爲武威公主，授任高潛爲駙馬都尉。

父崇，字積善，少聰敏，以端謹稱。家資富厚，而崇志尚儉素。初，崇舅氏坐事誅，公主痛本生絶胤，遂以崇繼牧犍後，改姓沮渠。景明中，啓復本姓，襲爵，除洛陽令。爲政清斷，吏人畏其威風，發擿不避强禦，縣内肅然。卒，贈滄州刺史，謚曰成。

高恭之的父親高崇，字積善，年輕時聰明機敏，以正直謹慎被人稱道。高崇家境富有，但高崇的志向是崇尚節儉樸素。當初，高崇的舅舅因爲犯罪被誅殺，武威公主爲沮渠氏後繼無人而痛苦，於是讓高崇作爲沮渠牧犍的後嗣，改姓沮渠。景明年間，高崇上奏恢復原來的姓，繼承爵位，授任洛陽令。高崇爲政清廉決斷，官民害怕他的威嚴，高崇檢舉揭發從不迴避强暴有權勢的人，洛陽縣内風氣整肅。高崇去世後，追贈滄州

刺史，謚號爲成。

道穆以字行於世，學涉經史，所交皆名流俊士。幼孤，事兄如父。每謂人曰："人生厲心立行，貴於見知，當使夕脱羊裘，朝佩珠玉。若時不我知，便須退迹江海，自求其志。"御史中尉元匡高選御史，道穆奏記求用於匡，匡遂引爲御史。

高道穆以他的表字在社會上著稱，他的學問博涉經史，所交往的都是社會名流俊傑之士。高道穆年幼喪父，他侍奉兄長如同侍奉父親。他經常對人説："人生在世應該專心樹立德行，最寶貴的是要被人瞭解，應該能晚上脱下羊皮衣，早上佩帶好珠玉。如果不能被當世人所瞭解，就應該退出社會，尋求自己的志向。"御史中尉元匡嚴格選拔御史，高道穆向元匡呈上奏記請求任用，元匡於是任用高道穆爲御史。

其所糾擿，不避權豪。正光中，出使相州。前刺史李世哲，即尚書令崇之子，多有非法，逼買人宅，廣興屋宇，皆置鴟尾，又於馬埒堠上爲木人執節。道穆繩糾，悉毁去之，并表發其贓貨。尒朱榮討蠕蠕，道穆監其軍事，榮甚憚之。蕭寶夤西征，以爲行臺郎中，委以軍機之事。

高道穆進行檢舉揭發，從不迴避權勢之人或豪門大族。正光年間，高道穆出使相州。相州前刺史李世哲，就是尚書令李崇的兒子，有很多違法亂紀的事情，比如强行購買他人的住宅，大肆興建房屋，都用鴟尾作裝飾，還在馬圈的矮墻上做成木頭人持節。高道穆把李世哲繩之以法，毁掉了他的全部非法之物，并把他的贜物公開示衆。尒朱榮討伐蠕蠕，高道穆監督尒朱榮的軍事，尒朱榮非常怕他。蕭寶夤向西征伐，讓高道穆擔任行臺郎中，并把軍機大事委托給他。

後屬兄謙之被害，情不自安，遂托身於孝莊。孝莊時爲侍中，深相保護。及即位，賜爵龍城侯，除太尉長史，領中書舍人。及元顥逼武牢，或勸帝赴關西者，帝以問道穆，道穆言關中殘荒，請車駕北度，循河東下，帝然之。其夜到河内郡北，帝命道穆燭下作詔書，布告遠近，於是四方知乘輿所在。尋除給事黄門侍郎、安喜縣公。於時尒朱榮欲迴師待秋，道穆謂榮曰："大王擁百萬之衆，輔天子而令諸侯，此桓、文之舉也。今若還師，令顥重完守具，可謂養虺成蛇，悔無及矣。"榮深然之。及孝莊反政，因宴次謂尒朱榮曰："前若不用高黄門計，社稷不安，可爲朕勸其酒，令醉。"榮因陳其作監軍時，臨事能决，實可任用，尋除御史中尉，仍兼黄門。

後來因爲兄長高謙之被殺害，高道穆情緒不安，於是投靠孝莊帝。孝莊帝當時擔任侍中，對高道穆竭力給予保護。當孝莊帝即位，高道穆被賜給龍城侯的爵位，任太尉長史，領中書舍人。當元顥逼近虎牢，有人規勸皇帝前往關西，孝莊帝因此詢問高道穆，高道穆説關中殘破荒凉，請求皇帝北行，順着黄河東下，孝莊帝同意了。那天夜晚到了河内郡以北，皇帝命令高道穆在蠟燭下寫詔書，通報遠近之人，於是四面八方的人都知道了皇帝的所在。不久高道穆擔任給事黄門侍郎、安喜縣公。此時尒朱榮準備讓部隊返回等待秋天來臨，高道穆對尒朱榮説："您擁有百萬重兵，輔助天子且號令諸侯，這是齊桓公、晋文公之類的人纔會有的舉動。現在您如果讓部隊返回，讓元顥重新完備防守的武器，那就是把虺豢養成蛇，後悔就來不及了。"尒朱榮非常同意高道穆的看法。當孝莊帝重新臨政，在酒宴之間對尒朱榮説："從前假如不用高黄門的計策，國家就會不得安寧，你可以幫朕勸他喝酒，并讓他喝

醉。”尒朱榮於是陳述了高道穆在擔任監軍時，遇到事情能够决斷，的確可以任用，不久授任高道穆爲御史中尉，仍然兼任黄門。

道穆外執直繩，内參機密，凡是益國利人之事，必以奏聞。諫争盡言，無所顧憚。選用御史，皆當世名輩，李希宗、李繪、陽休之、陽斐、封君義、邢子明、蘇淑、宋世良等三十人。

高道穆對外執掌法制，對内參與機密，凡是利國利民的事情，他一定會上奏皇帝。他直言進諫暢所欲言，没有任何顧忌和害怕。他所選用的御史，都是當時社會上的知名人士，比如李希宗、李繪、陽休之、陽斐、封君義、邢子明、蘇淑、宋世良等三十人。

於時用錢稍薄，道穆表曰：“百姓之業，錢貨爲本，救弊改鑄，王政所先。自頃以來，私鑄薄濫，官司糾繩，挂網非一。在市銅價，八十一文得銅一斤，私鑄薄錢，斤餘二百。既示之以深利，又隨之以重刑，得罪者雖多，奸鑄者彌衆。今錢徒有五銖之文，而無二銖之實，薄甚榆莢，上貫便破，置之水上，殆欲不沈。因循有漸，科防不切，朝廷失之，彼復何罪？昔漢文帝以五分錢小，改鑄四銖。至武帝復改三銖爲半兩。此皆以大易小，以重代輕也。論今據古，宜改鑄大錢，文載年號，以記其始。則一斤所成，止七十六文。銅價至賤，五十有餘，其中人功、食料、錫炭、鉛砂，縱復私營，不能自潤。直置無利，自應息心，況復嚴刑廣設也？以臣測之，必當錢貨永通，公私獲允。”後遂用楊侃計，鑄永安五銖錢。

當時錢幣的重量逐漸減少，高道穆上表説道：“老百姓的産業，是以錢幣和貨物作爲根本，拯救弊端改鑄錢幣，是應該最先施行的國家政策。最近以來，私人鑄薄錢泛濫，官府進行糾察規範，發現的問題不止一處。在市場上銅的價格，八十一文錢可買一斤銅，而私人鑄造薄錢，一斤多銅鑄二百文錢。這已經説明了其中利潤的豐厚，隨之而來的是用重刑進行處罰，獲罪的人雖然不少，但盜鑄者越來越多。現在的錢幣白白的有五銖的名義，實際上却没有二銖的重量，輕薄得如同榆莢一樣，用繩索一穿就破損，放在水面上，大概也不會下沉。這些問題由來已久，加上條律禁令没有落實，衹能算是朝廷的過失，那些人有什麽罪呢？從前漢文帝認爲五分錢太小了，改鑄四銖錢。到了漢武帝時又把三銖錢改爲半兩錢。這都是用大錢换小錢，用厚重的錢代替輕薄的錢。依據古代評論現代，應該改鑄大錢，并用文字記載年號，用來記録開始鑄造的時間。那麽一斤銅所鑄成的錢幣，衹有七十六文錢。銅的價格即使在最低時，也要有五十多文錢一斤，其中的人工、飲食、錫炭、鉛砂，即使是私人經營，也不能有自己的利潤。一直到没有利潤，那些人自然會死心，更何况嚴厲的刑法還在廣泛推廣呢？根據我的估計，衹有當錢幣和貨物永遠暢通，公家和私人纔能獲得公平。”於是用了楊侃的計策，鑄造永安五銖錢。

僕射尒朱世隆當朝權盛，因内見，衣冠失儀，道穆便即彈糾。帝姊壽陽公主行犯清路，執赤棒卒呵之不止，道穆令卒棒破其車。公主深恨，

僕射尒朱世隆在朝廷權勢很大，因爲在内室拜見，他穿戴失去禮節，高道穆立即進行彈劾。皇帝的姐姐壽陽公主行走時侵犯了爲皇帝清掃的道路，手拿紅色棒子的執法士卒進行呵斥她也不

泣以訴帝。帝曰："高中尉清直人，彼所行者公事，豈可私恨責之也？"道穆後見帝，帝曰："一日家姊行路相犯，深以爲愧。"道穆免冠謝，帝曰："朕以愧卿，卿反謝朕？"尋敕監儀注。又詔："秘書圖籍及典書緗素，多致零落，可令道穆總集帳目，并牒儒學之士，編比次第。"

停下來，高道穆命令士卒用棒子擊破了她的車子。壽陽公主深懷怨恨，哭着向皇帝告狀。皇帝說："高中尉是個正直的人，他所執行的是公務，怎麽能以私怨責怪他呢？"高道穆後來拜見皇帝，皇帝說："有一天朕的姐姐行路侵犯了你，朕爲此深感慚愧。"高道穆脱下帽子謝罪，皇帝說："朕對你已經很慚愧，你怎麽還反而向朕謝罪呢？"不久敕令高道穆監督編撰禮儀制度。又詔令："收藏的圖書以及典籍書卷，大多散亂不齊，可以讓高道穆彙總編撰目録，并讓精通儒學的人士，按照目録次序進行編排整理。"

道穆又上疏曰：

高祖太和之初，置廷尉司直，論刑辟是非，雖事非古始，交濟時要。竊見御史出使，悉受風聞，雖時獲罪人，亦不無枉濫。何者？得堯之罰，不能不怨，守令爲政，容有愛憎，奸猾之徒，恒思報惡，多有妄造無名，共相誣謗。御史一經檢究，耻於不成，杖木之下，以虚爲實。無罪不能自雪者，豈可勝道哉！臣雖愚短，守不假器，綉衣所指，冀以清肅。若仍更踵前失，或傷善人，則尸禄之責，無所逃罪。如臣鄙見，請依太和故事，還置司直十人，名隸廷尉，秩以五品，選歷官有稱，心平性正者爲之。御史若出糾劾，即移廷尉，令知人數。廷尉遣司直與御史俱發，所到州郡，分居别館。御史檢了，移付司直。司直覆問事訖，與御史俱還。中尉彈聞，廷尉科案，一如舊式。庶使獄成罪定，無復稽寬，爲惡取敗，不得稱枉。若御史、司直糾劾失實，悉依所斷獄罪之。聽以所檢，迭相糾發。如二使阿曲，有不盡理，聽罪家詣門下通訴，

高道穆再次上書説道：

高祖在太和初年，設置廷尉和司直，評論法律的是非曲直，雖然這件事不是從古代開始的，但都能對現實中的重要事情有幫助。我私下看到御史出使外地，都會受到某種傳聞的影響，即使是獲罪之人，也難免不會有冤枉錯濫。爲什麽呢？即使受堯的刑罰，人們也不可能没有埋怨，太守縣令治政，其中有他們的愛憎，奸邪狡猾之人，經常考慮着用邪惡來進行報復，大多數人會捏造無端的罪名，相互誣陷誹謗。御史進行檢查追究，耻於辦案不成，在棍棒之下，屈打成招。無罪但又不能爲自己洗刷的人，怎麽能説得清呢！我雖然愚笨淺陋，任職没有憑藉才幹，但我認爲綉衣御史所指正的，是希望社會風氣能清正嚴肅。假如仍然沿襲從前的過失，或許會傷害善良的人，那麽白拿俸禄却不盡職的罪責，將會無處逃逸。依我的愚見，請求按照太和年間的舊例，重新設置司直十人，隸屬於廷尉，品級爲五品，選拔那些歷任官職并被人稱道，心地平和性格正直的人擔任司直的職務。御史假如出巡檢舉彈劾，就把出巡官員名單通報給廷尉，讓他們知道具體人數。然後廷尉再派遣司直同御史一起出發，他們在所到達的州郡，要分别居住在不同的賓館裏。御史檢查完畢，再移交司直。司直復審核查完畢之後，與御史一起返回。中尉負責彈劾上報，廷尉負責判處

別加案檢。如此則肺石之傍，怨訟可息，藂棘之下，受罪吞聲者矣。

案件，依然按照過去的方式。希望能立案定罪，不再拖延遺漏，做壞事的人自取破敗，不能鳴怨叫屈。假如御史、司直檢舉彈劾不符合事實，就按照他所判處的罪行給他治罪。允許受檢舉彈劾的人揭發御史司直的作爲。如果御史和司直相互曲從，有不合乎法理之處，可以允許罪家到門下省起訴，另外再加以核實和查驗。像這樣在鳴怨的肺石旁邊，就没有人再去訴冤，在拘禁犯人之處，獲罪的人也就啞口無聲。

詔從之，復置司直。

皇帝聽從了高道穆的建議，恢復了司直。

及尒朱榮死，帝召道穆，付赦書，令宣於外，謂曰："今當得精選御史矣。"先是榮等常欲以其親黨爲御史，故有此詔。及尒朱世隆等戰於大夏門北，道穆受詔督戰。又贊成太府卿李苗斷橋之計，世隆等於是北遁。加衛將軍、大都督，兼尚書右僕射、南道大行臺。時雖外托征蠻，而帝恐北軍不利，欲爲南巡之計。未發，會尒朱兆入洛，道穆慮禍，托病去官。世隆以其忠於前朝，遂害之。太昌中，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

當尒朱榮去世，皇帝召見高道穆，交給他赦書，讓他對外宣布。皇帝對高道穆説："現在應當精心挑選御史了。"早先尒朱榮等人經常想讓自己的親戚和黨羽擔任御史，因此纔有了這個詔令。當尒朱世隆等人在大夏門以北進攻，高道穆接受皇帝詔令負責督戰。他還贊成太府卿李苗燒斷橋梁的計策，尒朱世隆等人於是向北逃遁。加授高道穆爲衛將軍、大都督，兼任尚書右僕射、南道大行臺。當時雖然對外聲稱征伐蠻人，但皇帝擔心北方的軍隊作戰不利，準備到南方巡視。還没有出發，正逢尒朱兆進入洛陽，高道穆害怕惹禍，推托有病辭去官職。尒朱世隆認爲高道穆忠於前朝皇帝，於是殺害了他。太昌年間，追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

子士鏡襲爵，爲北豫州刺史。道穆兄謙之。

高道穆的兒子高士鏡繼承爵位，擔任北豫州刺史。高道穆的哥哥叫高謙之。

高謙之

謙之，字道讓，少事後母以孝聞。專意經史，天文、算歷、圖緯之書，多所該涉。好文章，留心《老》、《易》。襲父爵。

高謙之，字道讓，年輕時侍奉後母以孝敬而聞名。他專心學習經典史籍，對天文、算術曆象、河圖緯書之類的書籍，也經常閲讀。喜歡寫文章，留心《老子》、《周易》。繼承了父親的爵位。

孝昌中，行河陰令。先是有人囊盛瓦礫，指作錢物，詐市人馬，因而逃去。詔令追捕，必得以聞。謙之乃僞枷一囚，立於馬市，宣言是前詐市馬賊，今欲刑之。密遣腹心，察市中私議者。有二人相見忻然曰："無復

孝昌年間，高謙之代理河陰令。起先有人在口袋裏裝上瓦礫，詐稱裏面裝着錢物，詐騙了人家的馬匹，然後逃跑。出文告下令進行追捕，抓獲罪犯後一定上報。高謙之於是假裝用刑具囚禁一人，讓他站在馬匹交易市場，并聲稱此人就是先前在市場上詐騙馬匹的賊人，現在準備對他施

憂矣。"執送案問，悉獲其黨。并出前後盜處，失物之家，各得其本物，具以狀告。尋正河陰令。在縣二年，損益政體，多爲故事。時道穆爲御史，亦有能名，世美其父子兄弟并著當官之稱。

行刑罰。高謙之秘密派遣心腹，觀察市場上私下議論的人。有兩個人見面後高興地説："再也没有擔憂了。"把他們捉住後進行審問，於是將騙馬賊及同夥全部抓獲。他們招供了先後的偷盜之處，失竊的人家，都各自追回了自家的財物，高謙之把事情經過報告給皇帝。不久高謙之正式擔任河陰令。他在該縣兩年，改革政治體制，大多按照從前的慣例。當時高道穆擔任御史，也以有能力著稱，世人贊美他們父子兄弟做官都有顯著的聲譽。

舊制，二縣令得面陳得失，時佞幸之輩，惡其有所發聞，遂共奏罷。謙之乃上疏曰："臣以無庸，謬宰神邑，實思奉法不撓，稱是官方。酬朝廷無貲之恩，盡人臣守器之節。但豪家支屬，戚里親媾，縲紲所及，舉目多是。皆有盜憎之色，咸起惡上之心。縣令輕弱，何能克濟？先帝昔發明詔，得使面陳所懷。臣亡父先臣崇之爲洛陽令，常得入奏是非，所以朝貴斂手，無敢干政。近年已來，此制遂寢，致使神宰威輕，下情不達。今二聖遠遵堯、舜，憲章高祖，愚臣亦望策其駑蹇，少立功名。乞行新典，更明往制，庶奸豪知禁，頗自屏心。"詔付外量聞。

按照慣例，兩位縣令應該當面陳述是非得失，當時的一些巧言諂媚受到寵信的人，仇恨高謙之對他們的揭發，於是一起上奏罷免高謙之。高謙之於是上疏説道："我因爲没有才能，錯誤地掌管神聖的州縣，我實在是想維護法紀不屈服於邪惡勢力，遵守做官之人應該遵守的常道。報答朝廷給我的無法估量的恩情，竭盡臣子堅守職責的節操。衹是豪門人家的親屬，親上再加親，在牢獄裏所看到，舉目都是這樣的人。那些邪惡之人都有着憎恨的表情，都打着詆毁主上的壞主意。縣令權輕力弱，怎麽能戰勝他們呢？先帝從前發布英明的詔令，讓縣令們當面陳述心裏的想法。我去世的父親先前的臣子高崇當年擔任洛陽令，經常可以進入朝廷陳述是非，因此朝廷的達官顯貴纔收手，不敢干預朝政。近年來，這種制度已經停止，使得州縣的長官威風掃地，下情不能上達。現在二位聖主尊奉遠古的堯、舜，效法高祖，愚蠢的我也希望竭盡微薄才能，稍稍建立功名。請求重新恢復過去的制度，并使以往的制度更加明確，讓那些奸邪的豪族懂得禁令，自動消除害人之心。"皇帝把高謙之的上疏交給外面的官員商量後再上報。

謙之又上疏，以爲"自正光以來，邊城屢擾，命將出師，相繼於路。但諸將帥，或非其才，多遣親者，妄稱入募，唯遣奴客充數而已。對寇臨敵，略不彎弓。則是王爵虚加，征夫多闕，賊虜何可殄除？忠貞何以勸誡也？且近習侍臣，戚屬朝

高謙之再次上疏，他認爲"從正光年間以來，邊城經常受到侵擾，受命出征的將領和士兵，在道路上絡繹不絶。衹是各位將帥們，有的人并不具有打仗的才幹，很多人是作爲自己的親戚派遣來的，并胡説他們是招募來的，其實衹是派遣自己的奴僕或門客充數罷了。大敵當前之時，他們不會使用弓箭。像這樣衹是白白地增加

士，請托官曹，擅作威福。如有清貞奉法不爲回者，咸共譖毁，横受罪罰。在朝顧望，誰肯申聞？蔽上擁下，虧風損政，使讒諂甘心，忠讜息義。且頻年以來，多有徵發，人不堪命，動致流離，苟保妻子，競逃王役，不復顧其桑井，憚此刑書。正由還有必困之理，歸無自安之路。若聽歸其本業，徭役微甄，則還者必衆，墾田增闢，數年之後，大獲課入。今不務以理還之，但欲嚴符切勒，恐數年之後，走者更多。故有國有家者，不患人不我歸，唯患政之不立；不恃敵不我攻，唯恃吾不可侮。此乃千載共遵，百王一致。伏願少垂覽察”。靈太后得其疏，以責左右近侍，諸寵要者由是疾之。乃啓太后，云謙之有學藝，除爲國子博士。

王的爵位，征戰的士兵却大大缺乏，敵人怎麽能消滅得了呢？忠貞之士怎麽能得到勸勉呢？而且親近侍臣，戚屬朝士，私下請托官署，擅自作威作福。如果遇到清正廉潔遵守法律不願意改變志向的官員，就一起説壞話來詆毁他，使他出乎意料地獲罪并受到懲罰。他在朝廷左顧右盼，有誰肯爲他申訴并讓皇上知道？欺上壓下，損害社會風氣毁壞朝廷政治，使進讒言的諂媚之徒心裏高興，而使忠誠的正直之士不能伸張正義。而且多年以來，經常徵集動用老百姓的人力和物力，老百姓不堪重負，常常流離失所，他們惟求保全妻兒老小，競相逃避徭役，不再顧及自己的家園，他們最害怕現在的刑法條文。正因爲他們返回必定會面臨困窘，歸來没有安定的出路。如果允許他們恢復自己的本業，徭役略微有所改變，那麽回歸的人必定會有很多，開墾田地也會增加，幾年之後，就可以徵收大量的賦税。現在不想辦法讓他們返回田園，衹是想用嚴厲的命令强制他們，恐怕幾年後，逃跑的人會更多。因此作爲國家的統治者，不要擔憂人們不肯歸來，衹擔憂政策没有建立；不要依恃敵人没有進攻，衹能依靠我們不可侵犯。這是千百年來人們共同遵守的規律，是衆多君王一致遵循的法則。希望陛下垂察”。靈太后收到高謙之的上疏後，於是責備身邊的親信侍臣，那些受到寵信的權要因此憎恨高謙之。於是啓奏靈太后，説高謙之有學問和才能，讓高謙之擔任國子博士。

謙之與袁翻、常景、酈道元、温子昇之徒，咸申款舊。好施贍恤，言諾無虧。居家僮隸，對其兒不撻其父母，生三子便免其一世。無髠黥奴婢，常稱：“俱稟人體，如何殘害？”謙之以父舅氏沮渠蒙遜曾據凉土，國書漏闕，乃修《凉書》十卷，行於世。凉國盛事佛道，爲論貶之，稱佛是九流之一家。當世名流，競以佛理來難，謙之還以佛義對之，竟不能屈。以時所行曆多未盡善，乃更改元修撰，爲一家之法。雖未行於世，識

高謙之與袁翻、常景、酈道元、温子昇等人，交情深厚來往密切。高謙之樂善好施體恤他人，他許下的承諾没有不兑現的。在他家的奴僕，當着人家兒子的面不打他的父母，對生了三個兒子的人就免去他一生的奴僕身份。高謙之對奴婢不用剃去頭髮的髠刑和刺面塗墨的黥刑，他經常説：“每個人都秉受了人的身體，怎麽能殘害呢？”高謙之因爲父親的舅舅沮渠蒙遜曾經占據凉地，但國史却缺載，於是他編撰了《凉書》十卷，流傳於世。凉國非常推崇佛道，高謙之寫文章對佛道給予貶斥，認爲佛道衹是九流中的一家而已。當時的社會名流，競相用佛道之理來質

者嘆其多能。

問他，高謙之仍然用佛道之理進行回答，最終也没能使高謙之屈服。因爲當時所推行的曆法有許多地方不够完善，於是再次更改年號進行編撰，成爲一家之學。雖然没有在社會上推行，知道高謙之的人都贊嘆他具有多種才能。

時朝議鑄錢，以謙之爲鑄錢都將長史，乃上表求鑄三銖錢曰：

蓋錢貨之立，本以通有無，便交易，故錢之輕重，世代不同。太公爲周置九府圜法。至景王時，更鑄大錢。秦兼海内，錢重半兩。漢興，以秦錢重，改鑄楡莢錢。至文帝五年，復爲四銖。孝武時悉復銷壞，更鑄三銖。至元狩中，變爲五銖。又造赤仄之錢，以一當五。王莽攝政，錢有六等：大錢重十二銖，次九銖，次七銖，次五銖，次三銖，次一銖。魏文帝罷五銖錢，至明帝復立。孫權江左鑄大錢，一當五百。權赤烏年，復鑄大錢，一當千。輕重大小，莫不隨時而變。

當時朝廷議論鑄造錢幣，讓高謙之擔任鑄錢都將長史，他於是上表請求鑄造三銖錢説道：

大概貨幣的産生，本來是用於互通有無，有利於交易，因此錢幣的輕重，各個朝代不相同。姜太公爲周朝設置九府圜法。到周景王時，改鑄大錢。秦朝統一天下，錢幣達半兩重。漢朝興建後，認爲秦朝的錢幣太重，改鑄三銖重的楡莢錢。到漢文帝五年，恢復爲四銖錢。孝武帝時全部給予銷毁，改鑄三銖錢。到元狩年間，改鑄五銖錢。還鑄造了赤仄錢，以一當五。王莽攝政後，錢幣有六種等級：大錢重十二銖，第二等重九銖，第三等重七銖，第四等重五銖，第五等重三銖，第六等重一銖。魏文帝時停止五銖錢，到魏明帝時重新恢復。孫權在江東鑄造大錢，以一錢當五百。孫權在赤烏年間，重新鑄造大錢，以一錢當一千。錢幣的輕重和大小，没有不根據時代變化而變化的。

竊以食貨之要，八政爲首，聚財之貴，詒訓典文。是以昔之帝王，乘天地之饒，御海内之富，莫不腐紅粟於太倉，藏朽貫於泉府，儲畜既盈，人無困弊，可以寧謐四海，如身使臂者矣。昔漢之孝武，地廣財饒，外事四戎，遂虚國用。於是草茅之臣，出財助國，興利之計，納税廟堂，市列榷酒之官，邑有告緡之令，鹽鐵既興，錢幣屢改，少府遂豐，上林饒積。外闢百蠻，内不增賦者，皆計利之由也。

我私下認爲國家的財政經濟最爲重要，在國家施政的八個方面中居於首位，聚集財物的特别重要性，經典中的訓誡世代相傳。因此從前的帝王們，憑藉着天地的豐饒，控制國家的財富，没有不是讓粟米在糧庫中腐爛，讓貨幣在錢庫裏破損，儲蓄既然有餘，人們就不會産生貧困，可以因此而使國家安寧，如同身體要使喚手臂一樣。從前漢朝孝武帝時，地域廣闊財物豐饒，對外向四周擴張用兵，國庫於是空虚。於是草莽之民，拿出資産幫助國家，振興國家的經濟：向朝廷交納賦税，在市場上設置管理和經營酒類買賣的官員，在城邑張貼有獎勵告發偷税漏税者的命令，鹽鐵實行專賣，錢幣經常改變，國家税收於是豐潤，皇家園林日益增

加。對外開闢邊疆蠻夷之地，對内不增加賦税，都是重視財政經濟的結果。

今群妖未息，四郊多壘，徵税既煩，千金日費，倉儲漸耗，財用將竭，誠楊氏獻税之秋，桑兒言利之日。夫以西京之盛，錢猶屢改，并行大小，子母相權；况今寇難未除，州郡淪敗，人物凋零，軍國用少，别鑄小錢，可以富益，何損於政，何妨於人也？且政興不以錢大，政衰不以錢小，唯貴公私得所，政化無虧，既行之於古，亦宜效之於今矣。昔禹遭大水，以歷山之金鑄錢，救人之困。湯遭大旱，以莊山之金鑄錢，贖人之賣子者。今百姓窮悴，甚於曩日，欽明之主，豈得垂拱而觀之哉？臣今此鑄，以濟交乏，五銖之錢，任使并用，行之無損，國得其益。

現在群敵還没有被消滅，四周還有許多堡壘，徵收賦税已經是很煩瑣，千兩黄金一天就可耗費掉，倉庫的儲蓄逐漸耗損，國庫的財物將要用完，的確到了讓楊氏進獻賦税，讓桑兒談論利潤的時候。憑着西漢的興盛，錢幣尚且多次改變，同時讓大小錢幣在社會通行，子錢母錢相互權變；更何况現在國難還没有消除，州郡淪陷，人才凋零，軍務與國政的費用減少，另外鑄造小錢，可以因此而增加財富，對政務又有什麽損害呢，對一般人又有什麽妨礙呢？况且政事興盛不是因爲錢大，政事衰敗也不是因爲錢小，最重要的是公家和私人各得其所，政策和教化不受到損害，既能在古代施行，更應該在今天仿效。從前大禹遭遇大水，用歷山的金屬鑄造錢幣，解救人們的困苦。商湯遭遇大旱，用莊山的金屬鑄造錢幣，贖回出賣的兒子。現在老百姓的窮困憔悴，比過去更加嚴重，聖明的君主，怎麽能袖手旁觀呢？我現在鑄造三銖錢，用來接濟國家的困乏，對五銖錢，讓它與三銖錢同時使用，實行起來没有損失，國家還能得到其中的利益。

詔將從之，事未就，會卒。

皇帝準備接受高謙之的建議，事情還没有完成，高謙之就去世了。

初，謙之弟道穆，正光中爲御史，糾相州刺史李世哲事，大相挫辱，其家恒以爲憾。至是世哲弟神軌爲靈太后深所寵任，會謙之家僮訴良，神軌左右之，入諷尚書，判禁謙之於廷尉。時將赦，神軌乃啓靈太后，發詔於獄賜死。朝士莫不哀之。所著文章百餘篇，别有集録。永安中，贈營州刺史，謚曰康。又除一子出身，以明冤屈。

當初，高謙之的弟弟高道穆，在正光年間擔任御史，檢舉相州刺史李世哲的事情，使李世哲大受屈辱，李家人經常以此爲恨。到現在李世哲的弟弟李神軌非常受靈太后寵信，正逢高謙之家裏的僮僕告主人的狀，李神軌加以利用，入朝暗示尚書，判决把高謙之囚禁在廷尉獄中。當時準備大赦，李神軌又啓奏靈太后，發布詔令在獄中賜高謙之死。朝廷官員們没有人不爲高謙之感到悲哀。高謙之寫的文章有一百多篇，另外還有集録。永安年間，追贈高謙之爲營州刺史，謚號爲康。還授任他的一個兒子做官，用來證明高謙之的冤屈。

謙之弟謹之，字道脩。父崇既還

高謙之的弟弟高謹之，字道脩。他的父親高

本姓，以謹之繼沮渠氏。

崇不久恢復了本來的姓，就讓高謹之繼承了沮渠氏的姓氏。

綦儁

綦儁，字㯹顯，河南洛陽人也。其先居代。儁孝莊時仕，累遷爲滄州刺史，甚爲吏人畏悦。尋除太僕卿。及尒朱世隆等誅，齊神武召文武百司，下及士庶，議所立，莫有應者。儁避席曰："廣陵王雖爲尒朱扶戴，當今之聖主也。"神武將從之，時黄門崔㥄議不同，高乾、魏蘭根等固執㥄言，遂立孝武帝。及帝入關，神武深思儁言，常以爲恨。

綦儁，字㯹顯，是河南洛陽人。他的祖先居住在代郡。綦儁在孝莊帝時做官，屢經升遷爲滄州刺史，非常受人敬畏。不久授任綦儁爲太僕卿。當尒朱世隆等人被誅殺，北齊神武帝召集文武百官，以及普通百姓，議論推立帝王事宜，没有人應聲。綦儁離開座席説道："廣陵王雖然被尒朱氏扶持和擁戴，他應當是現在的神聖君主。"北齊神武帝準備接受他的建議，當時黄門崔㥄的建議與綦儁有所不同，高乾、魏蘭根等人都堅决地支持崔㥄的建議，於是推立孝武帝。及至皇帝進入函谷關；北齊神武帝深思着綦儁的話，常以此爲遺憾。

尋除御史中尉，於路與僕射賈顯度相逢，顯度恃勋貴，排儁騶列倒，儁忿見於色，自入奏之。尋加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左光禄大夫、儀同三司。儁佞巧，能候當塗，斛斯椿、賀拔勝皆與友善。性多詐，賀拔勝出鎮荆州，過儁别，因辭儁母，儁故見敗氈弊被，勝更遺之錢物。後兼吏部尚書，復爲滄州刺史。徵還，兼中尉，章武縣伯。尋除殷州刺史，薨於州。贈司空公，謚曰文貞。

不久授任綦儁爲御史中尉，他在路上與僕射賈顯度相逢，賈顯度依仗着有功而顯貴，把綦儁的騎馬侍從隊列推倒，綦儁怒形於色，親自到朝廷上奏。不久加授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左光禄大夫、儀同三司。綦儁巧言諂媚，善於逢迎執掌大權的人，斛斯椿、賀拔勝都與他關係友善。綦儁生性多欺詐，賀拔勝出鎮荆州，經過綦儁家與他告别，順便向綦儁的母親告辭，綦儁故意讓賀拔勝看見她的破氈子爛被子，賀拔勝又另外送給她錢物。綦儁後來兼任吏部尚書，再次擔任滄州刺史。徵召回京後，兼任中尉，章武縣伯。不久授任殷州刺史，并在該州去世。追贈司空公，謚號爲文貞。

子洪寔，字巨正，位尚書左右郎、魏郡邑中正。嗜酒好色，無行檢，卒官。

綦儁的兒子綦洪寔，字巨正，擔任尚書左右郎、魏郡邑中正。他嗜酒好色，行爲不檢點，在官任上去世。

山偉

山偉，字仲才，河南洛陽人也。其先居代。祖强，美容貌，身長八尺五寸，工騎射，彎弓五石，爲奏事中散。從獻文獵方山，有兩狐起於御前，詔强射之，百步内，二狐俱獲。位内行長。父幼之，位金明太守。

山偉，字仲才，是河南洛陽人。他的祖先居住在代郡。祖父山强，容貌俊美，身高八尺五寸，擅長騎馬射箭，能拉開五石的弓箭，擔任奏事中散。山强跟隨獻文帝在方山打獵，有兩隻狐狸出現在皇帝跟前，皇帝命令山强箭射狐狸，在一百步之内，兩隻狐狸同時被捕獲。山强擔任内行長。山偉的父親山幼之，擔任金明太守。

偉涉獵文史，孝明初，元匡爲御史中尉，以偉兼侍御史。入臺五日，便遇正會，偉司神武門，其妻從叔爲羽林隊主，撾直長於殿門，偉即劾奏。匡善之，俄然奏正，帖國子助教，遷員外郎、廷尉評。

山偉閱讀文學歷史，孝明帝初年，元匡擔任御史中尉，讓山偉兼任侍御史。他進入官署纔五天，就遇到了皇帝元旦朝會群臣，山偉掌管神武門，他妻子的堂叔擔任羽林隊主，在宫殿大門毆打直長，山偉立即上奏彈劾他。元匡善待山偉，不久就上奏讓山偉擔任正職，兼任國子助教，升爲員外郎、廷尉評。

時天下無事，進仕路難，代遷之人，多不沾預。及六鎮、隴西二方起逆，領軍元叉欲用代來寒人爲傳詔，以慰悦之。而牧守子孫投狀求者百餘人，叉因奏立勛附隊，令各依資出身，自是北人，悉被收叙。偉遂奏記，贊叉德美。叉素不識偉，訪侍中安豐王延明、黄門郎元順，順等因是稱薦之。叉令僕射元欽引偉兼尚書二千石郎，後正名士郎，修起居注。僕射元順領選，表薦爲諫議大夫。

當時天下太平，仕途之路很艱難，從代郡遷移來的人，大多没有得到朝廷什麽好處。當六鎮、隴西兩地起兵叛逆，領軍元叉準備任用從代郡來的門第低微的人擔任傳達詔令的官員，以使他們得到安慰和高興。但州牧郡守子孫輩投書求職的有一百多人，元叉於是上奏建立勛附隊，讓他們按照各自的資才和身份任職，從此北方人都被按次序録用。山偉於是上書皇帝，稱贊元叉品德美好。元叉一向不認識山偉，詢問侍中安豐王元延明、黄門郎元順，元順等人於是稱贊山偉并推薦他。元叉讓僕射元欽任用山偉兼任尚書郎二千石薪俸，後來爲士郎，負責修撰起居注。僕射元順負責選拔，上表推薦山偉擔任諫議大夫。

尒朱榮之害朝士，偉時守直，故免禍。及孝莊入宫，仍除偉給事黄門侍郎。先是偉與儀曹郎袁昇、屯田郎李延考、外兵郎李奂、三公郎王延業方駕而行，偉少居後，路逢一尼，望之嘆曰："此輩緣業，同日而死。"謂偉曰："君方近天子，當作好官。"而昇等四人皆於河陰遇害，果如其言。

尒朱榮殺害朝廷官員時，山偉當時正在值班，因此免禍。當孝莊帝返回宫殿，於是授任山偉爲給事黄門侍郎。起先山偉與儀曹郎袁昇、屯田郎李延考、外兵郎李奂、三公郎王延業一起駕車而行，山偉稍微落在後面，在路上遇見一個尼姑，尼姑遠望着他們嘆息着説："這些人的因緣業果，將同一天死去。"她對山偉説："你將要接近天子，應當做個好官。"不久袁昇等四人都在河陰被殺害，果然如同尼姑所言。

俄領著作郎，節閔帝立，除秘書監，仍著作。初，尒朱兆入洛，官守奔散，國史典書高法顯密埋史書，故不遺落。偉自以爲功，訴求爵賞。偉挾附世隆，遂封東阿縣伯，而法顯止獲男爵。偉尋進侍中，孝静初，除衛大將軍，中書令，監起居。後以本官復領著作，卒官。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幽州刺史，謚曰文貞公。

不久山偉領著作郎，節閔帝即位，山偉擔任秘書監，仍然領著作郎。當初，尒朱兆進入洛陽，官員們四處逃散，國史典書高法顯悄悄把史書埋藏在地下，因此没有使史書遺漏。山偉認爲自己有功，上書請求得到爵位和賞賜。山偉被挾持依附尒朱世隆，於是被封東阿縣伯，而高法顯衹被封爲男爵。山偉不久升任侍中，孝静帝初年，山偉擔任衛大將軍，中書令，監管皇帝的起居。後來山偉以本官再次領著作郎，在官位上去世。追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幽

州刺史，謚號爲文貞公。

國史自鄧彦海、崔深、崔浩、高允、李彪、崔光以還，諸人相繼撰録。綦儁及偉等諂説上黨王天穆及尒朱世隆，以爲國書正應代人修緝，不宜委之餘人，是以儁、偉等更主大籍。守舊而已，初無述著，故自崔鴻死後，迄終偉身，二十許載，時事蕩然，萬不記一。後人執筆，無所憑據，史之遺闕，偉之由也。

國史的修撰工作自從鄧彦海、崔深、崔浩、高允、李彪、崔光以來，幾個人先後進行撰寫。綦儁和山偉等人巴結并勸説上黨王元天穆以及尒朱世隆，認爲國書應該讓代郡來的人修撰，不宜委托其餘的人，因此又改任由綦儁、山偉等人主管國史的編撰工作。但他們祇是因循守舊而已，并没有著述，因此從崔鴻去世開始，一直到山偉去世爲止，二十多年中，時事動蕩，基本上没有記録下什麽史實。以後的人撰寫國史，没有任何歷史依據，國史因此而有缺漏，這是由山偉造成的。

外示沈厚，内實矯競。與綦儁少甚相得，晚以名位之間，遂若水火。與宇文忠之之徒代人爲黨，時賢畏惡之。而愛尚文史，老而彌篤。偉弟少亡，偉撫寡訓孤，同居二十餘載，恩義甚篤。不營産業，身亡之後，賣宅營葬，妻子不免飄泊，士友嘆愍之。長子昂襲爵。

山偉表面上深沉厚道，内心其實强霸。他與綦儁年輕時相處很好，晚年後因爲名利地位而産生隔閡，於是兩人水火不相容。山偉與宇文忠之之類的代郡人結爲朋黨，使當時的賢德之人畏懼并厭恶他。但是山偉熱愛文學歷史，到了老年更加專注。山偉的弟弟在很年輕時就去世了，山偉撫養他的寡妻教育他的孤兒，同住二十多年，對他們恩義深厚。山偉不經營産業，去世後，變賣住宅辦理喪事，他的妻子不免因此而飄泊，士人朋友贊嘆并同情她。山偉的長子山昂繼承了爵位。

宇文忠之

宇文忠之，河南洛陽人也。其先南單于之遠屬，世據東部，後居代都。父侃，卒於書侍御史。

宇文忠之，是河南洛陽人。他的祖先是匈奴南單于的遠親，世代居住在東部，後來遷居代都。他的父親宇文侃，在書侍御史的職位上去世。

忠之涉獵文史，頗有筆札，釋褐太學博士。天平初，除中書侍郎。裴伯茂與之同省，常侮忽之，以忠之色黑，呼爲“黑宇”。後敕修國史。元象初，兼通直散騎常侍，副鄭伯猷，使梁。武定初，爲尚書右丞，仍修史。未幾，以事除名。

宇文忠之閲讀文學歷史，記下不少筆記，他出仕任太學博士。天平初年，授任他爲中書侍郎。裴伯茂與宇文忠之同在一個官府，經常侮辱輕視他，因爲宇文忠之膚色黝黑，裴伯茂就稱他爲“黑宇”。宇文忠之後來受命修撰國史。元象初年，宇文忠之兼任通直散騎常侍，作爲鄭伯猷的副手，出使梁朝。武定初年，宇文忠之擔任尚書右丞，仍然修撰國史。不久，因犯事被除名。

忠之好榮利，自爲中書郎六七年矣，遇尚書省選右丞，預選者皆射策，忠之試焉。既獲丞職，大爲忻

宇文忠之喜好虚榮名利，認爲自己擔任中書郎六七年了，遇到尚書省選拔右丞，參與選拔的人都要參加考試，宇文忠之也參加了考試。他不

滿，志氣囂然，有驕物之色。識者笑之。既失官爵，怏怏發疾，卒。子君山。

久獲得了右丞一職，志得意滿，氣焰囂張，盛氣凌人。有識之士譏笑他。不久宇文忠之失去了官職和爵位，怏怏不樂引發疾病，去世。他的兒子叫宇文君山。

費穆

費穆，字朗興，代人也。祖于，位商賈二曹令、懷州刺史，賜爵松陽男。父萬襲爵，位梁州鎮將贈冀州刺史。

費穆，字朗興，是代郡人。他的祖父費于，官位到了商賈二曹令、懷州刺史，賜給松陽男的爵位。費穆的父親費萬繼承爵位，擔任梁州鎮將，追贈冀州刺史。

穆性剛烈，有壯氣，頗涉文史，好尚功名。宣武初，襲爵，稍遷涇州平西府長史。時刺史皇甫集，靈太后之元舅，恃外戚之親，多爲非法。穆正色匡諫，集亦憚之。

費穆性格剛烈，有勇氣，閱讀了許多文學史學書籍，崇尚功名。宣武帝初年，費穆繼承爵位，逐漸升爲涇州平西府長史。當時的刺史皇甫集，是靈太后的大舅，他仗着外戚的身份，爲非作歹。費穆嚴肅地規勸匡正他，皇甫集也害怕費穆。

後蠕蠕主婆羅門自涼州歸降，其部衆因飢侵掠邊邑，詔穆銜旨宣慰，莫不款附。明年復叛，入寇涼州。除穆兼尚書右丞、西北道行臺，仍爲别將，往討之。穆至涼州，蠕蠕遁走。穆謂其所部曰："夷狄獸心，見敵便走，若不令其破膽，終恐疲於奔命。"乃簡練精騎，伏於山谷，使羸步之衆爲外營，以誘之。賊騎覘見，俄而競至，伏兵奔擊，大破之。

後來蠕蠕國主婆羅門從涼州歸順投降，他的部下因爲飢餓侵擾掠奪邊城，皇帝命令費穆奉旨前去撫慰，没有人不誠心歸附。第二年蠕蠕人又叛亂，入侵涼州。授任費穆兼尚書右丞、西北道行臺，又擔任别將，前往討伐。費穆到達涼州，蠕蠕人逃跑。費穆對他的部下説道："夷狄人心如野獸，看見敵人就逃跑，假如不嚇破他們的膽，最終我們恐怕會疲於奔命。"於是費穆挑選精鋭騎兵，埋伏在山谷，讓羸弱的步兵在外面建立營地，用來引誘蠕蠕人。蠕蠕騎兵偵察之後，不一會兒就趕來了，埋伏的騎兵衝出來給予打擊，大敗蠕蠕人。

及六鎮反叛，穆爲别將，隸都督李崇北伐。都督崔暹失利，崇將議班師，以朔州是白道之衝，賊之咽喉，若不全，則并、肆危，選將鎮捍，僉議舉穆。崇乃請穆爲朔州刺史。尋改雲州刺史。穆招離聚散，頗得人心，北境州鎮皆没，唯穆獨存。久之，援軍不至，穆乃棄城南走，投尒朱榮於秀容。既而詣闕請罪，詔原之。孝昌中，以都督討平二絳反蜀，拜散騎常侍。後妖賊李洪於陽城起逆，連結蠻左，詔穆兼武衛將軍擊破之。

當六鎮反叛時，費穆擔任别將，隸屬於都督李崇向北討伐。都督崔暹戰場失利，李崇準備班師回朝，并認爲朔州是白道的要衝，是敵人的咽喉，如果不能保全，那麽并州、肆州就會危險，他選拔將領鎮守捍衛，大家商議後都推舉費穆。李崇於是請費穆擔任朔州刺史。不久改任雲州刺史。費穆招集離散之人，很得人心，北方邊境的州鎮都陷没了，惟獨費穆鎮守的州鎮還存在。很長時間之後，救援的部隊没有趕到，費穆於是捨棄城池向南逃亡，在秀容投奔了尒朱榮。不久費穆到朝廷請罪，皇帝寬恕了他。孝昌年間，費穆以都督身份討伐平定二絳返回蜀地，授任散騎常

侍。後來賊人李洪在陽城起兵叛逆，并聯合東部蠻人，詔令費穆兼任武衛將軍攻破了李洪。

及尒朱榮向洛，靈太后徵穆，令屯小平。榮推奉孝莊，穆遂先降。榮素知穆，見之甚悦。穆潛説榮曰："公士馬不出萬人，長驅向洛，前無横陳者，政以推奉主上，順人心故。今以京師之衆，百官之盛，一知公之虛實，必有輕侮之心。若不大行討罰，更樹親黨，公還北之日，恐不得度太行而内難作矣。"榮心然之，於是有河陰之事。天下聞之，莫不切齒。榮入洛，穆爲吏部尚書、魯縣侯，進封趙平郡公。爲侍中、前鋒大都督，與大將軍元天穆討平邢杲。

當尒朱榮進軍洛陽，靈太后徵召費穆，命他駐守小平。尒朱榮推立孝莊帝，費穆於是最先投降。尒朱榮一向瞭解費穆，見到費穆後非常高興。費穆暗中勸説尒朱榮道："您的兵馬不超過一萬人，而向洛陽長驅直入，前面没有阻擋之物，是因爲您擁立皇上，使人心安順的緣故。現在京城人口衆多，百官興盛，一旦知道了您的真實情况，必定會對您産生輕侮的想法。如果您不加大討伐力度，另外樹立朋黨，當您返回北方時，恐怕就難以越過太行山并會發生内難。"尒朱榮覺得費穆説得對，於是發生了河陰事變。天下的人聽説後，没有人不切齒痛恨費穆。尒朱榮進入洛陽，費穆擔任吏部尚書、魯縣侯，爵位升爲趙平郡公。費穆擔任侍中、前鋒大都督，與大將軍元天穆討伐平定邢杲。

時元顥入京師，穆與天穆既平齊地，將擊顥。穆圍武牢，將拔，屬天穆北度，既無後繼，穆遂降顥。顥以河陰酷濫，事起於穆，引入詰讓，殺之。孝莊還宫，贈侍中、司徒公，謚曰武宣。

當時元顥進入京城，費穆與元天穆平定了齊地，準備進攻元顥。費穆包圍了虎牢，快要攻破時，剛好元天穆向北渡過黄河，既然没有後援部隊，費穆於是向元顥投降。元顥認爲在河陰發生的殘酷濫殺事件，起因要歸於費穆，他讓人把費穆帶進來給予責備，然後殺死了費穆。孝莊帝返回宫殿後，追贈費穆爲侍中、司徒公，謚號爲武宣。

孟威

孟威，字能重，河南洛陽人也。頗有氣尚，尤知北土風俗。歷東宫齋帥、羽林監。後以明解北人語，敕在著作，以備推訪。累遷沃野鎮將。前後頻使遠藩，粗能稱旨。普泰中，除大鴻臚卿，卒。贈司空公。子恂嗣。

孟威，字能重，是河南洛陽人。很有氣度，尤其瞭解北方的風土人情。歷任東宫齋帥、羽林監。後來因爲孟威熟悉北方人的語言，皇帝命令他在著作局，以備顧問。孟威屢經升遷爲沃野鎮將。他前後多次出使遠方藩鎮，大體上稱職。普泰年間，授任大鴻臚卿，去世。被追贈爲司空公。他的兒子孟恂繼承爵位。

論曰：辛雄吏能歷職，琛以公方行己，懷哲體有清監，德源雅業無虧，并素門之所得也。楊機清斷在公。道穆兄弟有政事之用。綦儁遭逢受職。山偉位行頗爽。忠之雖文史足

論曰：辛雄做官能稱職，辛琛憑着他的公平正直行事，辛懷哲自身有着高明的鑒别力，辛德源高雅的愛好没有受到損失，他們都是平常門第出身却有所成就。楊機爲公事清廉决斷。高道穆兄弟兩人有從事政務的才幹。綦儁遇到機會任

用，而雅道蔑聞。費穆出身效力，功名著矣，末路一言，禍延簪帶，其死也宜哉。孟威以方言陳力，其勤亦可稱矣。

職。山偉的地位和品行不太相符合。宇文忠之雖然文學史學的才能很高，却没有聽説有好的德行。費穆當官效力，功名顯赫，但他最後的一句話，使得禍患蔓延四方，他被殺死也活該。孟威因爲懂得方言而效力，他的辛勤工作是值得稱贊的。

北史卷五十一

列傳第三十九

齊宗室諸王(上)

趙郡王琛 (子)叡　清河王岳 (子)勱　廣平公盛
陽州公永樂　襄樂王顯國　上洛王思宗 (子)元海 (弟)思好
平秦王歸彦 (兄子)武興王普　長樂王靈山　神武諸子

趙郡王高琛

趙郡王琛，字元寶，齊神武皇帝之弟也。少便弓馬，有志氣。封南趙郡公，累遷定州刺史、六州大都督，甚有聲譽。及斛斯椿等釁結，神武帥師入洛陽，以晉陽根本，召琛留總相府政事。天平中，除御史中尉，正色糾彈，無所回避，遠近肅然。尋亂神武後庭，因杖而斃，時年二十三。贈太尉、尚書令，謚曰貞。天統三年，又贈假黄鉞、左丞相、太師、録尚書事，進爵爲王。配享神武廟廷。子叡嗣。

趙郡王高琛，字元寶，是北齊神武皇帝的弟弟。年輕時就熟悉騎馬射箭，有志氣。被封爲南趙郡公，屢經升遷爲定州刺史、六州大都督，很有聲譽。當斛斯椿等人産生矛盾，北齊神武帝率領部隊進入洛陽，把晉陽作爲根據地，徵召高琛留下統領宰相府的政事。天平年間，授任高琛爲御史中尉，他嚴肅檢舉彈劾，不迴避任何人，使遠近的風氣嚴肅。不久高琛在北齊神武帝的後宫淫亂，於是被杖罰斃命，當時二十三歲。追贈太尉、尚書令，謚號爲貞。天統三年，又追贈假黄鉞、左丞相、太師、録尚書事，爵位升爲王。配祭北齊神武帝宗廟。高琛的兒子高叡繼承爵位。

高叡

叡，小名須拔，幼孤，聰慧夙成，特爲神武所愛，養於宫中，令游娘母之，恩異諸子。魏興和中，襲爵南趙郡公。年至四歲，未嘗識母。其母魏華陽公主也，其從母姊鄭氏戲謂曰："汝是我姨兒，何倒親游氏？"叡因訪問，遂失精神。神武疑其感疾，叡曰："兒無患苦，但聞有所生，欲得暫見。"神武驚，命元夫人至，

高叡，小名須拔，從小喪父，聰慧早熟，特别受到北齊神武帝的鍾愛，將他撫養在後宫中，讓游娘養育他，其恩情不同於其他兒子。東魏興和年間，高叡繼承南趙郡公的爵位。他一直到四歲，都不曾知道自己的母親。他的母親就是北魏華陽公主，高叡姨表姐姐鄭氏開玩笑地對他説："你是我姨的兒子，爲什麼你反倒親近游氏呢?"高叡於是打聽自己的身世，後來神志失常。北齊神武帝懷疑他染上疾病，高叡説："兒并没

就宮見之，叡前跪拜，因抱頸大哭。神武甚悲傷，謂平秦王曰："此兒至孝，吾子無及者。"遂爲休務一日。叡讀《孝經》，至"資於事父"，輒流涕歔欷。十歲喪母，神武親送至領軍府，爲發哀，舉聲殞絶，三日水漿不入口。神武與武明太后殷勤敦譬，方漸順旨。居喪長齋，骨立，杖而後起。神武令常山王與同卧起，日夜喻之。并敕左右，不許進水，雖絶清漱，午輒不肯食，由是神武食必呼與同案。神武崩，哭泣嘔血。及壯，將婚，貌有戚容。文襄謂曰："我爲爾娶鄭述祖女，何嫌而不樂？"對曰："自痛孤遺，方從婚冠，彌用感切。"言未卒，嗚咽不自勝，文襄爲之憫然。勵之勤學，常夜久方罷。

有生病，衹是聽説我還有親生的母親，我想與她見一面。"北齊神武帝大吃一驚，命令高叡的母親元夫人趕到，就在宮殿裏讓他們相見，高叡在母親面前跪拜，便摟着母親的脖子痛哭。北齊神武帝非常傷感，他對平秦王説："這個孩子非常孝順，我的兒子中没有人能比得上他。"於是爲高叡停止公務一天。高叡閱讀《孝經》，每當讀到"幫助并侍奉父親"時，就會流淚感慨。高叡十歲時母親去世，北齊神武帝親自把他送到領軍府，高叡爲母親表示哀悼，哭得死去活來，三天不吃不喝。北齊神武帝與武明太后殷勤地對他進行開導和勸慰，他纔漸漸地聽從。高叡在居喪期間長期吃素，骨瘦如柴，用拐杖支撑纔能起身。北齊神武帝讓常山王與高叡同睡同起，日夜開導他。還命令身邊的人，不許送水喝，斷絶洗漱，至中午還不肯吃飯，因此北齊神武帝吃飯時必定要讓高叡一同進餐。北齊神武帝去世後，高叡哭得吐血。當高叡進入壯年，將要結婚時，他的臉上還帶有悲戚的表情。北齊文襄帝對他説："我讓你娶鄭述祖的女兒，你爲什麼不滿意而且不高興呢？"高叡回答道："我爲自己喪父喪母感到悲痛，現在將要舉行婚禮，我更加哀思痛切。"話没説完，他抽泣嗚咽不能自已，北齊文襄帝也很憐憫他。高叡勉勵自己勤奮學習，經常到深夜纔休息。

文宣受禪，進爵爲王。叡身長七尺，容儀甚偉，閑習吏事，有知人之鑒。天保二年，出爲定州刺史、六州大都督，時年十七，稱爲良牧。六年，詔叡領兵監築長城，于時六月，叡途中屏蓋扇，親與軍人同勞苦。定州先常藏冰，長史宋欽道以叡冒熱，遣倍道送冰，正遇炎盛，咸謂一時之要。叡對之嘆曰："三軍皆飲温水，吾何義獨進寒冰？"遂至銷液，竟不一嘗，兵人感悦。先是役罷，任其自歸，丁壯先返，羸弱多致僵殞。叡於是親帥營伍，强弱相持，賴全者十三四焉。

北齊文宣帝接受禪讓後，高叡的爵位升爲王。高叡身高七尺，儀表堂堂，他熟悉政事，知人善任。天保二年，高叡出任定州刺史、六州大都督，當時他十七歲，堪稱是好刺史。天保六年，詔令高叡領兵監修長城，當時是六月，高叡在路途中捨棄車蓋和扇子，親自與士兵民夫同勞苦。定州先前時常冷藏冰塊，長史宋欽道認爲高叡冒着炎熱，派人倍道兼程給高叡送來冰塊，時值盛夏，所有人都認爲冰塊來得很及時。高叡面對冰塊感慨地説："全軍都在喝温水，我怎能忍心獨自享用冰塊呢？"最後直到冰塊融化成水，高叡也没有嘗一口，士兵民夫們很受感動。起先修築工程結束，讓士兵們自己返回，身體强健的人先返回，有很多身體羸弱的人喪命。高叡於是

親自率領部隊，讓身體好的和不好的人互相攙扶，靠這種方法保全了十分之三四的人。

八年，除都督、北朔州刺史。叡撫慰新遷，量置烽戍，備有條法，大爲兵人所安。無水處禱而掘井，泉源涌出，至今號曰趙郡王泉。九年，濟南以太子監國，因立大都督府，與尚書省分理衆事，仍開府置佐史。文宣特崇其選，除叡侍中，攝大都督府長史。叡後因侍宴，帝從容謂常山王演等曰："由來亦有如此長史不?"

天保八年，授任高叡爲都督、北朔州刺史。高叡撫慰剛遷居來的老百姓，安置戍邊的烽火，守備得很有章法，使士兵和老百姓都感到安心。高叡在没有水的地方祈禱後挖井，泉水洶涌而出，至今還被稱爲趙郡王泉。天保九年，濟南因爲太子監國，於是設立大都督府，與尚書省分別管理各項事務，并開府設置佐史。北齊文宣帝特別重視其人選，授任高叡爲侍中，代理大都督府長史。高叡後來侍陪酒宴，皇帝從容地對常山王高演等人說："自古以來也有像他這樣的長史嗎?"

皇建初，兼并州事。孝昭帝臨崩，預受顧托，奉迎武成於鄴，拜尚書令。天統中，追贈父琛假黄鉞；母元氏贈趙郡王妃，謚曰貞昭，華陽長公主如故。有司備禮儀，就墓拜授。時隆冬盛寒，叡跣步號哭，面皆破裂，嘔血數升。及還，不堪參謝。帝親就第看問，拜司空、攝録尚書事。

皇建初年，高叡兼領并州事。孝昭帝臨終，高叡事先接受顧命，在鄴城奉迎武成帝，授任爲尚書令。天統年間，追贈父親高琛假黄鉞；母親元氏追贈趙郡王妃，謚號爲貞昭，華陽長公主的稱號和先前一樣。有關部門準備了禮儀，在高叡父母的墓前就近授任封贈。當時正值隆冬非常寒冷，高叡赤脚行走放聲痛哭，臉上都裂開了，吐血好幾升。當他返回時，已經不能參拜和致謝皇上。皇帝親自到高叡府第看望問候，授任高叡爲司空、攝録尚書事。

河清三年，周師及突厥至并州，武成戎服，將以宫人避之，叡叩馬諫，乃止。帝親御戎，六軍進止，并令取叡節度，而使段孝先總焉。帝與宫人被緋甲，登故北城以望，軍營甚整。突厥咎周人曰："爾言齊亂，故來伐之；今齊人眼中亦有鐵，何可當邪?"乃還，至陘嶺，凍滑，乃鋪氈以度。胡馬寒瘦，膝已下皆無毛，比至長城，死且盡，乃截矟杖之以歸。是役也，段孝先持重，不與賊戰，自晉陽失道，爲虜所屠，無遺類焉。斛律光自三堆還，帝以遭大寇，抱其頭哭。任城王湝進曰："何至此。"乃止。光面折孝先於帝前曰："段婆善爲送女客。"於是以叡爲能，加尚書

河清三年，北周軍隊和突厥人到達并州，武成帝穿上軍服，準備讓宫女們躲避起來，高叡勒住馬進行規勸，於是纔停止。皇帝親自統率部隊，把全軍的進退，一并交給高叡指揮調度，并讓段孝先統領。皇帝與宫女穿上紅色的鎧甲，登上從前的北城墻觀望，軍營非常整齊。突厥人責怪北周人道："你們説北齊動亂，因此我們前來攻伐；現在從北齊人的眼睛裏可以看出他們意志堅如鐵，我們怎麽能抵擋呢?"於是返回，到了陘嶺，冰凍路滑，於是鋪上氈子通過。胡馬因爲寒冷而消瘦，膝蓋以下已經没有毛，等到達長城，馬匹幾乎死光了，於是把長矛截斷作爲拐杖纔得以返回。在這場戰役中，段孝先過於慎重，不與敵人交戰，在晉陽迷失道路，被敵人殺害，没有人生還。斛律光從三堆返回，皇帝還以爲他遇到了敵人的大部隊，與他抱頭痛哭。任城王

令，封宣城郡公，拜太尉，監五禮。晚節頗以酒色爲和士開所構。叡久典朝政，譽望日隆，漸被疏忌，乃撰古忠臣義士，號曰《要言》，以致其意。

高湝進諫道："怎麽至於這樣。"皇帝於是作罷。斛律光在皇帝面前指責段孝先道："段婆擅長送女客人。"於是認爲高叡能幹，加授尚書令，封宣城郡公，授任他爲太尉，監管五種禮儀。高叡晚年由於酒色的緣故受到和士開的陷害。高叡長期掌管朝政，聲譽和威望日益隆盛，逐漸被人疏遠嫉妒，高叡於是撰寫古代的忠臣義士故事，取名爲《要言》，以此來表達他的心意。

武成崩，葬後數日，叡與馮翊王潤、安德王延宗及元文遥奏後主云："和士開不宜仍居内。"并入奏太后，因出士開爲兖州刺史。太后欲留過百日，叡正色不許。太后令酌酒賜叡，叡正色曰："今論國家大事，非爲卮酒。"言訖便出。其夜，叡方寢，見一人長可丈五尺，臂丈餘，當門向床，以臂壓叡，良久遂失。甚惡之，起坐嘆曰："大丈夫運命一朝至此！"旦欲入朝，妻子咸諫止之。叡曰："社稷事重，吾當以死效之，吾寧死事先皇，不忍見朝廷顛沛。"至殿門，又有人曰："願勿入。"叡曰："吾上不負天，死亦無恨。"入見太后，太后復以爲言，叡執之彌固。出至永巷，被執送華林園，於雀離佛院令劉桃枝拉殺之，時年三十六。大霧三日，朝野冤惜之。其年，詔聽以王禮葬，竟無贈謚。

武成帝去世，安葬後幾天，高叡與馮翊王高潤、安德王高延宗以及元文遥啓奏後主道："和士開不適宜仍然留在宫庭内。"并且入宫啓奏太后，於是外放和士開爲兖州刺史。太后準備把和士開再挽留一百天，高叡嚴肅地表示不同意。太后讓人斟酒賜給高叡，高叡嚴肅地説："現在談論國家大事，不是爲了一杯酒。"説完就退出來了。當天晚上，高叡剛剛睡下，夢見一個人身高約一丈五尺，手臂長一丈多，面對門而入走到床邊，用手臂壓住高叡，許久纔離去。高叡心裏非常厭惡，起身坐着感嘆道："大丈夫的命運竟到如此地步！"早晨高叡準備到朝廷，他的妻子和兒女都加以勸阻。高叡説："國家的事情重要，我應當用死來效忠國家，我寧可用死來事奉先皇，也不忍心看到朝廷滅亡。"高叡來到宫殿大門，又有人對他説道："希望你不要進去。"高叡説："我上不辜負天，就是死也没有遺憾。"高叡入朝拜見太后，太后再次重申上次的話，高叡堅持己見更加堅定。他走出朝廷到了永巷，被抓住送到華林園，在雀離佛院被劉桃枝用杖擊殺，當時高叡三十六歲。大霧三天，朝野上下爲他感到冤枉和惋惜。當年，詔令按王的禮儀予以埋葬，他最終没有得到封贈和謚號。

子整信嗣，好學有行檢，位儀同三司，後終於長安。

高叡的兒子高整信繼承爵位，他熱愛學習行爲檢點，官位至儀同三司，後來在長安去世。

清河王高岳

清河王岳，字洪略，神武從父弟也。父翻，字飛雀，以器度知名，卒於侍御中散。元象中，贈假黄鉞、大將軍、太傅、太尉、録尚書事，謚孝宣公。

清河王高岳，字洪略，是北齊神武帝的堂弟。他的父親高翻，字飛雀，因爲有器度而知名，在侍御中散的官位上去世。元象年間，追贈假黄鉞、大將軍、太傅、太尉、録尚書事，謚號爲孝宣公。

岳幼孤貧，人未之知，長而敦直，姿貌嶷然，深沉有器量。初居洛邑，神武每使入洛，必止岳舍。岳母山氏嘗夜起，見神武室中無火而有光，移於别室，如前所見。怪之，詣卜者筮，遇《乾》之《大有》。占者曰："吉，《易》稱'飛龍在天，大人造也'，貴不可言。"山氏歸報神武。神武後起兵於信都，山氏謂岳曰："赤光之瑞，今當驗矣，汝可從之。"岳遂往信都，神武見之大悦。

高岳從小喪父生活貧困，不被人知，長大後敦厚直率，身材高大，性情深沉有度量。起初住在洛陽，北齊神武帝每次出使到洛陽，必定要住在高岳家。高岳的母親山氏曾經半夜起床，看見北齊神武帝的房間裏没有火却有光，把他移住到别的房間，仍然和先前看到的一樣。山氏感到奇怪，到占卜的人那裏算卦，遇到了《乾》卦中的《大有》。占卜人説："這是吉兆，《易經》裏説'巨龍高飛上天，説明有大人奮起大展雄才，'其富貴不可言喻。"山氏回來後禀報北齊神武帝。北齊神武帝後來在信都起兵，山氏對高岳説："紅色光芒的瑞兆，現在算是應驗了，你可以跟着北齊神武帝。"高岳於是前往信都，北齊神武帝見到高岳非常高興。

及戰於韓陵，神武將中軍，高昂將左軍，岳將右軍。中軍敗，岳舉麾大呼，横衝賊陣，神武因大破賊。以功除衛將軍、左光禄大夫，封清河郡公。母山氏封郡君，授女侍中，入侍皇后。天平二年，除侍中、六州軍事都督，尋加開府。岳辟引時賢，以爲僚屬，論者美之。尋授使持節、六州大都督、冀州大中正。俄拜京畿大都督，其六州事悉隸京畿。時神武統務晋陽，岳與侍中孫騰等京師輔政。岳性至孝，母疾，衣不解帶。及遭喪去職，哀毁骨立，神武憂之，每日遣人勞勉。尋起復本位，歷冀晋二州刺史、西南道大都督，有綏邊之稱。

在韓陵之戰中，北齊神武帝率領中軍，高昂率領左軍，高岳率領右軍。中軍失敗，高岳舉起軍旗大聲呼喊，向敵人陣營横衝直撞，北齊神武帝藉此大破敵軍。高岳因爲有功被授任衛將軍、左光禄大夫，封清河郡公。母親山氏被封爲郡君，授任女侍中，進入朝廷侍奉皇后。天平二年，高岳擔任侍中、六州軍事都督，不久升任爲開府。高岳徵召任用當時的賢德之人，把他們作爲自己的僚屬，議論的人贊美高岳。不久高岳授任使持節、六州大都督、冀州大中正。不久授任京畿大都督，其六州事宜都隸屬於京畿。當時北齊神武帝總領晋陽事務，高岳與侍中孫騰等人在京城輔佐朝政。高岳生性孝順，母親生病，他日夜侍候。及至母親去世他離職居喪，因爲哀傷骨瘦如柴，北齊神武帝爲他擔憂，每天派人慰勞勸勉。不久被起用恢復原職，歷任冀州和晋州刺史、西南道大都督，有擅長安撫邊境的聲譽。

及神武崩，侯景叛，梁武乘間遣其貞陽侯明於寒山擁泗水灌彭城，與景爲掎角聲援。岳總諸軍南討，與行臺慕容紹宗擊破明，禽之。景仍於渦陽與左衛將軍劉豐等相持，岳又破之。以功除太尉。又統慕容紹宗、劉豐等攻王思政於長社，岳引洧水灌城。紹宗、劉豐爲思政所獲，西魏出

當北齊神武帝去世，侯景叛亂，梁武帝趁機派遣貞陽侯蕭明在寒山用泗水灌注彭城，與侯景形成犄角之勢相互聲援。高岳總領各路部隊向南進行討伐，他與行臺慕容紹宗攻破蕭明，并活捉了他。侯景仍然在渦陽與左衛將軍劉豐等人相持不下，高岳再次攻破侯景。因爲有功授任太尉。又統領慕容紹宗、劉豐等人在長社進攻王思政，高岳引入洧水灌注城池。慕容紹宗、劉豐被

兵援思政，岳内外防禦，城不没者三板。會文襄親臨，數日剋城，獲思政等。以功别封真定縣男。文襄以爲己功，故賞典不弘。

王思政抓住，西魏出兵援救王思政，高岳進行内外防禦，城池没有淪陷的地方有三處。剛好北齊文襄帝親自督戰，幾天就攻克了城池，抓住了王思政等人。高岳因爲有功另外被封真定縣男。北齊文襄帝認爲是自己的功勞，所以高岳得到的賞賜不多。

文襄崩，文宣出撫晉陽，令岳以本官兼尚書左僕射，留鎮鄴。天保初，進封清河郡王。五年，加太保，尋爲西南道大行臺，統司徒潘相樂等救江陵。師次義陽，西魏克荆州。因略地，克郢州，獲梁郢州刺史陸法和，送鄴。詔岳旋師。

北齊文襄帝去世後，文宣帝出任鎮撫晉陽，命令高岳以原職兼任尚書左僕射，留下鎮守鄴城。天保初年，高岳的爵位升爲清河郡王。天保五年，加授太保，不久擔任西南道大行臺，統領司徒潘相樂等人援救江陵。他的部隊停駐義陽，西魏人攻克荆州。高岳於是奪取敵方土地，攻克郢州，捉住了梁朝的郢州刺史陸法和，把他送到鄴城。皇帝命令高岳班師回朝。

岳自討寒山、長社及出隨、陸，并有功，威名彌重。性華侈，尤悦酒色，歌姬舞女，陳鼎擊鍾，諸王皆莫及。初，高歸彦少孤，神武令岳撫養。輕其年幼，情禮甚薄，歸彦内銜之。及歸彦爲領軍，岳謂其德己，更倚仗之。歸彦密構其短，奏岳造城南大宅，僭擬爲永巷，但無闕耳。帝後夜行，見壯麗，意不平。仍屬帝召鄴下婦人薛氏入宫，而岳先嘗迎之至宅，由其姊也。帝縣薛氏姊而鋸殺之，讓岳，以爲奸人女。岳曰："臣本欲取之，嫌其輕薄，非奸也。"帝益怒，使高歸彦就宅賜以鴆。岳曰："臣無罪。"彦曰："飲之！"飲而薨。朝野惜之，時年三十四。詔大鴻臚護喪事，贈太宰、太傅、假黄鉞、給轀輬車，謚曰昭武。敕以城南宅爲莊嚴寺。

高岳從討伐寒山、長社到出任隨、陸兩地，都有功勞，他的威望和名聲更加顯赫。高岳生性喜好華麗奢侈，尤其喜好酒色，歌妓舞女，陳列鼎器演奏鐘鼓之樂，各位王都比不上他。當初，高歸彦從小喪父，北齊神武帝讓高岳撫養他。高岳輕視他年幼，在情義、禮儀上薄待他，高歸彦對此懷恨在心。及至高歸彦擔任領軍，高岳認爲他應該感激自己，更加依靠自己。高歸彦暗中陷害高岳，上奏説高岳在城南建造大型住宅，超越身份地模擬成皇宫裏的永巷，衹是没有闕樓罷了。皇帝後來夜晚出行，見到高岳住宅的壯麗景象，心裏憤憤不平。又請皇帝召鄴城裏的女子薛氏進宫，但高岳事先曾經把薛氏迎接到他的住宅，并且是由她的姐姐引見的。皇帝把薛氏的姐姐懸挂起來鋸殺了她，并責備高岳，認爲他强奸民女。高岳説："我本來準備娶她，但嫌她輕薄，并没有强奸她。"皇帝更加憤怒，派高歸彦到高岳的住宅賜給他鴆酒。高岳説："我没有罪過。"高歸彦説："喝了它！"高岳喝了鴆酒後死去。朝野上下爲他的死感到惋惜，當時他三十四歲。皇帝命令大鴻臚卿辦理高岳的喪事，追贈太宰、太傅、假黄鉞、賜給他喪車，謚號爲昭武。敕令把高岳在城南的住宅改爲莊嚴寺。

初，岳與神武經綸天下，家有私兵戎器，儲甲千餘領。文襄末，岳表

當初，高岳與北齊神武帝籌劃治理天下大事，他家裏藏有私人兵器，儲備的鎧甲有上千

求納之，文襄推心相任，不許。文宣時，亦頻請納，又不許。將薨，遺表謝恩，并請上甲。葬畢，方許納焉。皇建中，配享文襄廟庭。後歸彦反，武成知其前譖，以歸彦良賤百口贈岳家。贈岳太師、太保，餘如故。子勱。

件。北齊文襄帝末年，高岳上表請求交納這些武器，北齊文襄帝對高岳真誠信任，没有同意。北齊文宣帝時，高岳也多次請求交納武器，仍然没有同意。高岳將要去世時，留下遺言感謝皇恩，并請求上交鎧甲。他被埋葬之後，他的兵器纔被允許交納。皇建年間，高岳配祭北齊文襄帝廟。後來高歸彦反叛，武成帝知道他以前説過高岳壞話，因此把高歸彦的家人奴婢一百口贈送給高岳家。追贈高岳爲太師、太保，其餘的官職和先前相同。他的兒子叫高勱。

高勱

勱，字敬德，幼聰敏，美風儀，以仁孝聞。七歲襲爵清河王，十四爲青州刺史，歷祠部尚書、開府儀同三司，改封安樂侯。性剛直，有才幹，斛律光雅敬之，每征伐則引爲副。遷侍中、尚書右僕射。

及後主爲周師所敗，勱奉太后歸鄴。時宦官放縱，儀同苟子溢尤幸，勱將斬以徇，太后救之，乃得釋。劉文殊竊謂勱曰："子溢之徒，言成禍福，何得如此?"勱攘袂曰："今西軍日侵，朝貴多叛，正由此輩弄權。若今日殺之，明日就誅，無恨。"文殊甚愧之。勱勸後主，五品已上家累，悉置三臺上，脅之曰：若戰不捷，則燒之。此輩必死戰，乃可捷也。後主不從，遂棄鄴東遷。勱恒後殿，爲周軍所得。武帝與語，大悦，因問齊亡所由，勱發言流涕，悲不自勝，帝爲改容。授開府儀同三司。

高勱，字敬德，從小聰明敏捷，風度俊美，以仁義和孝順著名。他七歲繼承清河王爵位，十四歲擔任青州刺史，歷任祠部尚書、開府儀同三司，改封安樂侯。高勱性格剛直，有才幹，斛律光一向敬重他，每次征伐都把高勱作爲副手。高勱升任侍中、尚書右僕射。

當後主被北周軍隊打敗時，高勱奉迎太后返回鄴城。當時宦官恣意放縱，儀同苟子溢尤其受到寵幸，高勱準備殺掉他示衆，太后進行拯救，苟子溢得以免死。劉文殊私下對高勱説："苟子溢之類的人，他們的一句話就可帶來災難或幸福，你何必要像這樣呢?"高勱挽起袖子説："現在西部的軍隊日益進犯，朝廷顯貴有很多人叛逆，都是因爲這些宦官專權造成的。倘若今天我把苟子溢殺了，即使我明天被殺，也没有遺憾。"劉文殊感到非常慚愧。高勱勸説後主，把五品以上官員的家屬，全部安置在三臺的官署内，并威脅他們説：如果打仗不能獲得勝利，就燒掉三臺官署。這些官員一定會拼死作戰，然後纔能取得勝利。後主没有聽從高勱的建議，於是拋棄鄴城向東遷移。高勱的部隊經常在後面掩護，被北周的軍隊抓獲。周武帝與高勱談話，非常高興，於是詢問北齊滅亡的原因，高勱説着就流出眼淚，悲痛得不能自制，周武帝爲他而動情。授任高勱爲開府儀同三司。

隋文帝爲丞相，謂曰："齊亡由任邪佞，公父子忠良，聞於鄰境，宜善自愛。"勱拜謝曰："勱，亡齊末

隋文帝當時是丞相，他對高勱説："北齊的滅亡是由於任用了奸邪諂媚之人，你們父子二人的忠誠和善良，相鄰的境域都聽説了，你應該愛

屬，不能扶危定傾，既蒙獲宥，已多優幸，况濫叨名級，致速官謗。”帝甚器之。再遷楚州刺史。城北有伍子胥廟，其俗敬鬼，祈者必以牛酒，至破產業。勱嘆曰：“子胥賢者，豈宜損百姓乎?”告諭所部，自是遂止，百姓賴之。

惜自己。”高勱拜謝道：“我高勱，是滅亡了的北齊王朝的下屬，我没能拯救它的滅亡，既然承蒙你們的寬恕，已經是非常的幸運了，况且還慚愧地得到名譽和等級，使我受到責難。”皇帝非常器重高勱。再次升爲楚州刺史。楚州城北有座伍子胥廟，當地的風俗要敬鬼神，祈禱的人一定要進獻牛和酒，以至於使人破産。高勱感嘆地説：“伍子胥是有賢德的人，怎能讓他損害老百姓呢?”高勱通告他所管轄的地區，從此之後停止舊風俗，老百姓賴此得以寬緩。

開皇七年，轉光州刺史。上表曰：“陳氏數年已來，荒悖滋甚，天厭亂德，妖實人興。或空裏時有大聲，或行路共傳鬼怪，或刳人肝以祠天狗，或自捨身以厭妖訛。人神怨憤，怪異荐發。臣以庸才，猥蒙朝寄，頻歷蕃守，與其鄰接，密邇仇讎，知其動静。天討有罪，此即其時。若戎車雷動，戈船電邁，臣雖駑怯，請效鷹犬。”并上平陳五策，帝嘉之，答以優詔。及大舉伐陳，以勱爲行軍總管，從宜陽公王世積下陳江州，以功拜上開府，賜物三千段。

隋朝開皇七年，高勱改任光州刺史。他上表道：“陳多年以來，荒淫悖亂更加嚴重，蒼天也厭惡他們擾亂道德，妖魔橫行其實是人爲造成的。有時空中時常傳來巨大的響聲，有時在路上行走大家共同傳説發現鬼怪，有人被挖出心肝祭祀天狗，有的人用自殺來鎮壓妖邪。人和神都感到怨憤，反常的事情一再發生。我憑着平庸的才能，承蒙朝廷委托，歷任藩鎮官員，與陳接壤，靠近仇敵，瞭解他們的動静。蒼天討伐有罪之人，就在此時。如果兵車發動，軍船急馳，我雖然笨拙怯懦，還是請求效力奔走。”高勱同時還呈上了平定陳朝的五條計策，皇帝贊揚他，特頒詔答覆。及至大舉討伐陳朝，任命高勱爲行軍總管，跟隨宜陽公王世積攻破陳朝江州，因爲有功高勱被授任爲上開府，得到三千段織物的賞賜。

時隴右諸羌，數爲寇亂，朝廷以勱有威名，拜洮州刺史。下車大崇威惠，人夷悦附，豪猾屏迹，路不拾遺，以善政稱。後吐谷渾來寇，勱時遇疾，不能拒戰，賊遂大掠而去。憲司奏勱亡户口，坐免，卒于家。大唐褒顯前代名臣，追贈都督四州諸軍事、定州刺史。

當時隴西的各個羌族，多次侵犯作亂，朝廷認爲高勱有威望，授任他爲洮州刺史。高勱一到洮州就大力推崇威嚴和恩惠，使人人都樂於歸附，豪强不守法度的人銷聲匿迹，路不拾遺，高勱因爲有善政而受到稱贊。後來吐谷渾前來侵犯，高勱當時生病，不能抵抗，賊軍於是大肆掠奪然後逃走。御史上奏説高勱丢失了户口，因此坐罪免官，在家中去世。大唐王朝表揚前代著名大臣，追贈高勱爲都督四州諸軍事、定州刺史。

子士廉最知名。

高勱的兒子高士廉最爲知名。

廣平公高盛

廣平公盛，神武從叔祖也。寬厚有長者風。神武起兵於信都，盛來

廣平公高盛，是北齊神武帝的堂叔祖父。高盛性格寬厚有長者風範。北齊神武帝在信都起

赴，以爲中軍大都督，封廣平郡公。歷位司徒、太尉。天平三年，薨於位，贈假黄鉞、太尉、太師、録尚書事。無子，以兄子子瑗嗣。天保初，改封平昌王，卒於魏尹。

兵，高盛趕來，讓他擔任中軍大都督，封爲廣平郡公。高盛歷任司徒、太尉。天平三年，他在官位上去世，追贈假黄鉞、太尉、太師、録尚書事。高盛没有兒子，讓他哥哥的兒子高子瑗繼承爵位。天保初年，改封高子瑗爲平昌王，在魏尹的官位上去世。

陽州公高永樂

陽州公永樂，神武從祖兄子也。太昌初，封陽州縣伯，進爵爲公，累遷北豫州刺史。河橋之戰，司徒高昂失利奔退，永樂守河陽南城，昂走趣城南，西軍追者將至，永樂不開門，昂遂爲西軍所禽。神武大怒，杖之二百。

陽州公高永樂，是北齊神武帝堂兄的兒子。太昌初年，高永樂被封爲陽州縣伯，爵位升爲公，屢經升遷爲北豫州刺史。在河橋之戰中，司徒高昂因爲失利而撤退，高永樂鎮守河陽南城，高昂逃到城南，西部的追兵快要到了，高永樂不開城門，高昂於是被西部的軍隊活捉。北齊神武帝非常憤怒，杖罰高永樂二百。

後罷豫州，家産不立。神武問其故，對曰："裴監爲長史，辛公正爲别駕，受王委寄，斗酒隻鷄不敢入。"神武乃以永樂爲濟州，仍以監、公正爲長史、别駕。謂永樂曰："爾勿大貪，小小義取莫復畏。"永樂至州，監、公正諫不見聽，以狀啓神武。神武封啓以示永樂，然後知二人清直，并擢用之。永樂卒於州，贈太師、太尉、録尚書事，謚曰武昭。

後來高永樂在豫州被免官，連家産也没有。北齊神武帝向他詢問原因，高永樂説："裴監擔任長史，辛公正擔任别駕，受到您的委托，我一斗酒和一隻鷄也不敢接受。"北齊神武帝於是讓高永樂擔任濟州刺史，仍然讓裴監、辛公正擔任長史、别駕。北齊神武帝對高永樂説："你不要大貪，收取小的正當的財物不要再害怕。"高永樂到了州裏，裴監、辛公正規勸他不聽從，於是寫狀書啓奏北齊神武帝。北齊神武帝封上奏書拿給高永樂看，然後知道裴、辛二人的清白和正直，一起提拔使用他們。高永樂在濟州去世，追贈太師、太尉、録尚書事，謚號爲武昭。

無子，從兄思宗以第二子孝緒爲後，襲爵。天保初，改封脩城郡王。

高永樂没有兒子，堂兄高思宗把第二個兒子高孝緒過繼給他，并繼承爵位。天保初年，改封爲脩城郡王。

高長弼

永樂弟長弼，小名阿伽。性粗武，出入城市，好毆擊行路，時人皆呼爲阿伽郎君。以宗室封廣武王。時有天恩道人，至凶暴，横行閭肆，後入長弼黨，專以鬥爲事。文宣并收掩付獄，天恩等十餘人皆棄市，長弼鞭一百。尋爲南營州刺史，在州無故自驚走，叛亡入突厥，竟不知死所。

高永樂的弟弟高長弼，小名阿伽。性格粗暴勇猛，出入於城市，喜歡在路上打架鬥毆，當時的人都稱他爲阿伽郎君。因爲宗室的緣故封他爲廣武王。當時有個天恩道人，非常凶狠殘暴，在街市里巷横行，後來加入高長弼集團，專門以鬥毆爲能事。北齊文宣帝把他們一并拘捕送進監獄，天恩道人等十多人都被陳尸街頭，高長弼被鞭打了一百下。不久高長弼擔任南營州刺史，他在州府無緣無故地驚慌逃跑，叛逃到突厥，最後

不知道他死在何處。

襄樂王高顯國

襄樂王顯國，神武從祖弟也。無才伎，直以宗室謹厚，天保元年，封襄樂郡王。位右衛將軍，卒。

襄樂王高顯國，是北齊神武帝的堂弟。没有才幹和技藝，衹是因爲他是宗室謹慎厚道，天保元年，封襄樂郡王。官位到了右衛將軍，去世。

上洛王高思宗　高元海

上洛王思宗，神武從子也。性寬和，頗有武幹。天保初，封上洛郡王，歷位司空、太傅，薨於官。

子元海，累遷散騎常侍，願處山林，修行釋典，文宣許之。乃入林慮山，經二年，絶棄人事。志不能固，自啓求歸。徵復本任，便縱酒肆情，廣納姬侍。又除領軍將軍。器小志大，頗以智謀自許。

上洛王高思宗，是北齊神武帝的侄子。他性格寬厚和善，很有軍事才能。天保初年，封上洛郡王，歷任司空、太傅，在官位上去世。

高思宗的兒子高元海，屢經升遷爲散騎常侍，他願意身居山林之間，研習佛經，北齊文宣帝同意了。高元海於是進入林慮山，過了兩年，與人事隔絶。但他的志向不能堅持到底，自己啓奏要求返回。徵召他恢復原職，他便縱情酒色，大量娶納姬妾侍女。又授任高元海爲領軍將軍。他的才能小心志高，自信很有智謀。

皇建末，孝昭幸晋陽，武成居守，元海以散騎常侍留典機密。初，孝昭之誅楊愔等，謂武成云：事成，以汝爲皇太弟。及踐位，乃使武成在鄴主兵，立子百年爲皇太子，武成甚不平。

先是，恒留濟南於鄴，除領軍厙狄伏連爲幽州刺史，以斛律豐樂爲領軍，以分武成之權。武成留伏連而不聽豐樂視事。乃與河南王孝瑜僞獵，謀於野，暗乃歸。先是童謡云："中興寺内白鳧翁，四方側聽聲雍雍，道人聞之夜打鐘。"時丞相府在北城中，即舊中興寺也；鳧翁謂雄鷄，蓋指武成小字步落稽也；道人，濟南王小名也；打鐘，言將被擊也。既而太史奏言，北城有天子氣，昭帝以爲濟南應之，乃使平秦王歸彦之鄴，迎濟南赴并州。武成先告元海，并問自安之計。元海曰："皇太后萬福，至尊孝性非常，殿下不須别慮。"武成曰："此豈我推誠之意邪?"元海乞還省一

皇建末年，孝昭帝前往晋陽，武成帝留守，高元海以散騎常侍身份留下掌管機密。當初，孝昭帝誅殺楊愔等人，對武成帝説：事成之後，以你爲皇太弟。及至孝昭帝即位，便派武成帝在鄴城掌管兵權，立兒子高百年爲皇太子，武成帝心裏憤憤不平。

起先，把濟南王長期留在鄴城，授任領軍厙狄伏連爲幽州刺史，讓斛律豐樂擔任領軍，以此來分散武成帝的兵權。武成帝留下厙狄伏連而不讓斛律豐樂就職。他於是同河南王高孝瑜假裝打獵，在野外進行謀劃，暗地裏却返回來。起先有兒童歌謡唱道："中興寺内白鳧翁，四面側聽聲雍雍，道人聽見夜打鐘。"當時丞相府在北城，也就是從前的中興寺；鳧翁就是雄鷄，大概是指武成帝的小名步落稽；道人，是濟南王的小名；打鐘，説的是將要受到打擊。不久太史上奏説，北城上出現天子氣，孝昭帝認爲此兆應在濟南王身上，於是派平秦王高歸彦到鄴城，迎接濟南王趕赴并州。武成帝事先告訴高元海，并向他詢問自我保全之計。高元海説："皇太后有福氣，皇帝生性孝順非同一般，殿下不需要特别憂慮。"武成帝説："這難道就是我推心置腹找你的意思

夜思之。武成即留元海後堂，元海達旦不眠，唯繞床徐步。夜漏未盡，武成遽出曰："神算如何?"答云："夜中得三策，恐不堪用耳。"因説梁孝王懼誅入關事，請乘數騎入晉陽，先見太后求哀，後見主上，請去兵權，以死爲限，求不干朝政，必保太山之安，此上策也。若不然，當具表云威權大盛，恐取謗衆口，請青、齊二州刺史，沉靖自居，必不招物議，此中策也。更問下策，曰："發言即恐族誅。"因逼之，答曰："濟南世嫡，主上假太后令而奪之，今集文武，示以此敕，執豐樂，斬歸彦，尊濟南，號令天下，以順討逆，此萬世一時也。"武成大悦，狐疑，竟未能用。乃使鄭道謙卜之，皆曰："不利舉事，静則吉。"又召曹魏祖問之國事，對曰："當有大凶。"又時有林慮令姓潘，知占候，密謂武成曰："宫車當晏駕，殿下爲天下主。"武成拘之於内以候之。又令巫覡卜之，多云不須舉兵，自有大慶。武成乃奉詔，令數百騎送濟南於晉陽。

嗎?"高元海請求回官署再考慮一個晚上。武成帝於是把高元海留在後堂住宿，高元海一直到天亮也没入睡，衹是繞着床慢慢踱步。還没有天亮，武成帝就出來問道："你的妙計是什麼?"高元海回答道："我夜晚想到了三條計策，衹是擔心不堪使用。"於是高元海説梁孝王害怕誅殺入關的事情，請求武成帝帶領幾名騎兵到晉陽，先拜見太后向她哀求，然後拜見皇上，請求解除自己的兵權，把死當作極限，并請求不干涉朝政，這樣必定安如泰山，這是上策。如果這樣不行，就應當上表説自己的權威太大，恐怕會招致衆人的誹謗，請求外放任青州、齊州刺史，安心於自己的職責，必定不會招惹非議，這是中策。武成帝再追問下策，高元海説："我説出來恐怕被滅族。"武成帝於是逼迫他説出來，高元海回答道："濟南王是作爲繼承人的嫡長子，主上藉助太后的命令奪取了王位，現在召集文武大臣，公布這個敕令，捉拿斛律豐樂，斬殺高歸彦，尊奉濟南王，號令天下，以正義討伐叛逆，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武成帝非常高興，但又猶豫不决，最終没有采用這個計策。武成帝於是讓鄭道謙占卜，幾種卜兆都表明："發動事變不利，安静等待爲吉。"武成帝還徵召曹魏祖向他詢問國事，曹魏祖回答説："一定會有大的災難。"另外當時又有個姓潘的林慮縣令，善於根據天象變化測定吉凶，他悄悄對武成帝説："皇帝快要去世了，殿下您是天下的君主。"武成帝把他拘禁起來等候結果。武成帝還讓男巫女巫占卜，他們大多數人説没必要發兵，自然會有天大的好事。武成帝於是尊奉皇帝詔令，讓幾百名騎兵護送濟南王到晉陽。

及孝昭崩，武成即位，除元海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太子詹事。河清二年，元海爲和士開譖，被馬鞭六十，責云："爾在鄴城説我以弟反兄，幾許不義。以鄴城兵馬抗并州，幾許無智。不義無智，若爲可使?"出爲兗州刺史。

及至孝昭帝去世，武成帝即位，授任高元海爲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太子詹事。河清二年，高元海被和士開誣陷，被鞭打六十下，斥責説："你在鄴城勸説我以弟反兄，這是多麼的不仁義。你用鄴城的兵馬進攻并州，這是多麼的不明智。你没有仁義又不明智，你能做什麼?"外放高元海任兗州刺史。

元海後妻，陸太姬甥也，故尋被

高元海的後妻，是陸太姬的外甥，因此高元

追任使。武平中，與祖珽共執朝政。元海多以太姬密語告珽，珽求領軍，元海不可，珽乃以其所告報太姬。姬怒，出元海爲鄭州刺史。鄴城將敗，徵爲尚書令。周建德七年，於鄴城謀逆，伏誅。

海不久被恢復官職。武平年間，高元海與祖珽共同執掌朝政。高元海多次把陸太姬的私房話告訴給祖珽，祖珽請求擔任領軍，高元海不同意，祖珽於是把高元海告訴給他的話報告給陸太姬。陸太姬很憤怒，外放高元海任鄭州刺史。鄴城快要失敗時，徵召高元海擔任尚書令。北周建德七年，高元海在鄴城陰謀叛逆，被誅殺。

元海好亂樂禍，然詐仁慈，不飲酒啖肉。文宣天保末年，敬信内法，乃至宗廟不血食，皆元海所爲。及爲右僕射，又説後主禁屠宰，斷酤酒。然本心非靖，故終致覆敗。

高元海好搗亂闖禍，但他却假裝仁慈，不喝酒不吃肉。北齊文宣帝天保末年，信奉内法，以致國家敗亡宗廟得不到祭享，這都是高元海造成的。當高元海擔任右僕射時，又勸説後主禁止屠宰牲畜，不准賣酒。但他的内心并不安静，因此最終導致滅亡。

高思好

思宗弟思好，本浩氏子也，思宗養以爲弟，遇之甚薄。少以騎射事文襄。及文宣受命，爲左衛大將軍。本名思孝，天保五年討蠕蠕，文宣悦其驍勇，謂曰："爾擊賊如鶻入鴉群，宜思好事。"故改名焉。累遷尚書令、朔州道行臺、朔州刺史、開府、南安王。甚得邊朔人心。

高思宗的弟弟高思好，本來是浩氏的兒子，高思宗把他當作弟弟收養，但對他很薄情。高思好年輕時以騎馬射箭事奉北齊文襄帝。當文宣帝即位後，高思好擔任左衛大將軍。他本來的名字叫高思孝，天保五年討伐蠕蠕，北齊文宣帝喜歡他的驍勇，對他説："你進攻敵人時就像鷹隼衝進烏鴉群，你應當思考好事情。"因此他改名爲高思好。高思好屢經升遷爲尚書令、朔州道行臺、朔州刺史、開府、南安王。他在邊境一帶很得人心。

後主時，斫骨光弁奉使至州，思好迎之甚謹，光弁倨傲，思好因心銜恨。武平五年，遂舉兵反，與并州諸貴書曰："主上少長深宫，未辨人之情僞，昵近凶狡，疏遠忠良。遂使刀鋸刑餘，貴溢軒階，商胡醜類，擅權帷幄。剥削生靈，劫掠朝市，暗於聽受，專行忍害。幽母深宫，無復人子之禮；二弟殘戮，頓絶孔懷之義。仍縱子立奪馬於東門，光弁掣鷹於西市。駮龍得儀同之號，逍遥受郡君之名。犬馬班位，榮冠軒冕，人不堪役，思長亂階。趙郡王叡，實曰宗英，社稷惟寄；左丞相斛律明月，世爲元輔，威著鄰國，并非有辜，奄見

後主時，斫骨光弁奉命出使到朔州，高思好非常恭慎地迎接他，斫骨光弁很傲慢，高思好因此懷恨在心。武平五年，高思好於是發兵造反，他給并州各位顯貴寫信説道："主上從小在深宫内長大，不能分辨人心的真僞，親近凶殘狡猾之人，疏遠忠誠善良之士。於是使受到宫刑的宦官們，身份顯貴充滿了朝廷，使商人和胡人中的敗類，在軍機部門裏專權。剥削百姓，争權奪利，不接受忠告，專門從事殘害他人的勾當。把母親幽禁在深宫裏，完全没有人子之禮；兩個弟弟被殘酷殺戮，斷絶了兄弟的情分。還放任子立在東門搶奪馬匹，讓斫骨光弁在西市手掣鷹隼。混雜之人都得到儀同的稱號，逍遥之徒都受郡守之職。小人占據官位，榮華富貴，老百姓不堪重負，長期思考着動亂的原因。趙郡王高叡，確

誅殄。孤既忝預皇枝，實蒙殊獎，今便擁率義兵，指除君側之害，幸悉此懷，無致疑惑。”行臺郎王行思之辭也。

實算得上是宗室的精英，國家祇能寄托在他身上；左丞相斛律明月，世代擔任宰相，他的威望在鄰近的國家都有名。他們并非有罪過，却突然遭到殺害。我既然有幸成爲皇室成員，實在是承蒙特殊的奬勵，我現在就率領正義之師，除掉國君身邊的壞人，希望你們能理解我的想法，不要産生疑惑。”這篇文書是行臺郎王行思寫的。

思好至陽曲，自號大丞相，置百官，以行臺左丞王尚之爲長史。武衛趙海在晋陽掌兵，時倉卒，不暇奏，矯詔發兵拒之。軍士皆曰：“南安王來，我輩唯須唱萬歲奉迎耳。”帝聞變，使唐邕、莫多婁敬顯、劉桃枝、中領軍厙狄士文馳之晋陽，帝勒兵續進。思好軍敗，與行思投水而死。其麾下二千人，桃枝圍之，且殺且招，終不降，以至於盡。

高思好到達陽曲，自稱是大丞相，設置百官，讓行臺左丞王尚之擔任長史。武衛趙海在晋陽掌管兵權，當時因爲倉促，没有時間上奏，詐稱皇帝的詔書發兵進行抵抗。部隊中的士兵都説：“南安王來了，我們這些人祇要高喊萬歲恭敬地迎接就是了。”皇帝聽説事變後，派唐邕、莫多婁敬顯、劉桃枝、中領軍厙狄士文急馳晋陽，皇帝帶領軍隊跟進。高思好的軍隊失敗，他與王行思投水自殺。高思好的部下二千人，被劉桃枝包圍，一邊殺伐一邊招降，他們最終也不投降，以至於全部被殺死。

時帝在道，叱奴世安自晋陽送露布，於城平都遇斛斯孝卿，孝卿誘使食，因馳詣行宫，叫已了。帝大歡，左右呼萬歲。良久，世安乃以狀自陳。帝曰：“告爾何物事？乃得坐食。”於是賞孝卿而免世安罪。暴思好尸七日，然後屠剥焚之，烹尚之於鄴市，令内參射其妃於宫内，仍火焚殺之。

當時皇帝在路途上，叱奴世安從晋陽送來高思好的檄文，在城平都遇到斛斯孝卿，斛斯孝卿誘騙説給叱奴世安進食，然後斛斯孝卿騎馬到皇帝行宫，大聲説已經成功了。皇帝非常高興，身邊人山呼萬歲。很久以後，叱奴世安纔用文書陳述情况。皇帝説：“告訴了你一些什麼事情？就穩坐進食。”於是奬賞斛斯孝卿并赦免叱奴世安的罪過。把高思好的尸體扔在外面七天，然後剥皮焚燒，在鄴城的集市烹煮王尚之，讓太監在皇宫内射殺高思好的妃子，并用火燒死她們。

思好反前五旬，有人告其謀反。韓長鸞女適思好子，故奏言有人誣告諸貴，事相擾動，不殺無以息後，乃斬之。思好既誅，死者弟伏闕下訴求贈兄，長鸞不爲通也。

高思好造反前五十天，有人告發他謀反。韓長鸞的女兒嫁給高思好的兒子，因此上奏説有人誣陷各位顯貴，此事相互牽連，不殺掉誣陷之人不能停息後患，於是斬殺了那個人。高思好不久被誅殺，死者的弟弟趴在宫闕下訴苦請求給兄長追贈封號，韓長鸞不給他通報。

平秦王高歸彦

平秦王歸彦，字仁英，神武族弟也。父徽，魏末坐事當徙凉州。行至河、渭間，遇賊，以軍功得免流。因於河州積年，以解胡言爲西域大

平秦王高歸彦，字仁英，是北齊神武帝同宗族的弟弟。他的父親高徽，在北魏末年因事坐罪應當流放到凉州。走到黄河、渭水之間時，遇到賊軍，因爲有功得以免去流放。於是在河州多

使，得胡師子，以功行河州事，遂死焉。徽於神武，舊恩甚篤。及神武平京洛，迎徽喪，與穆同營葬。贈司徒，謚曰文宣。

年，因爲懂得胡人的語言擔任西域大使，得到胡人的獅子，因爲有功代理河州事，後來在該州去世。高徽過去對北齊神武帝的恩情非常深厚。當北齊神武帝平定京洛，迎接高徽的靈柩，讓高徽與高穆一同安葬。追贈高徽爲司徒，謚號爲文宣。

初，徽嘗過長安市，與婦人王氏私通而生歸彥，至是年已九歲。神武追見之，撫對悲喜。稍遷徐州刺史。歸彥少質朴，後更改節，放縱，好聲色，朝夕酣歌。妻魏上黨王元天穆女也，貌不美而甚嬌妒，數忿爭，密啓文宣求離，事寢不報。天保元年，封平秦王，嫡妃康及所生母王氏，并爲太妃。善事二母，以孝聞。徵爲兼侍郎，稍被親寵。以討侯景功，别封長樂郡公，除領軍大將軍。領軍加大，自歸彥始也。文宣誅高德正，金寶財貨，悉以賜之。乾明初，拜司徒，仍總知禁衛。

當初，高徽曾經過長安的集市，與婦人王氏私通後生下高歸彥，到現在高歸彥已經九歲。北齊神武帝見到高歸彥，撫摸着他悲喜交加。高歸彥逐漸升爲徐州刺史。高歸彥年輕時質樸，後來却改變了節操，他放縱自己，喜好聲色，整天沉湎於歌舞。他的妻子是北魏上黨王元天穆的女兒，長相不漂亮却非常驕傲任性而嫉妒，經常争風吃醋，高歸彥秘密啓奏北齊文宣帝請求離婚，此事被扣壓没有上報。天保元年，高歸彥被封爲平秦王，他的嫡母康和生母王氏，都被封爲太妃。高歸彥善於侍奉兩位母親，以孝順聞名。他被徵召兼任侍郎，逐漸被寵信。高歸彥因爲討伐侯景有功，被另外封爲長樂郡公，授任領軍大將軍。領軍加上大字，是從高歸彥開始的。北齊文宣帝誅殺高德正，把他的金銀珠寶等財物，都賞賜給了高歸彥。乾明初年，授任高歸彥爲司徒，仍然統領禁衛軍。

濟南自晋陽之鄴，楊愔宣敕，留從駕兵五千於西中，陰備非常。至鄴數日，歸彥乃知之，由是陰怨楊、燕等。楊、燕等欲去二王，問計於歸彥。歸彥詐喜，請共元海量之。元海亦口許心違，馳告長廣。長廣於是誅楊、燕等。孝昭將入雲龍門，都督成休寧列仗拒而不内，歸彥諭之，然後得入。進向柏閣、永巷亦如之。孝昭踐阼，以此彌見優重，每入，常在平原王段韶上。以爲司空，兼尚書令。齊制，宫内唯天子紗帽，臣下皆戎帽，特賜歸彥紗帽以寵之。孝昭崩，歸彥從晋陽迎武成於鄴。及武成即位，進位太傅，領司徒，常聽將私部曲三人，帶刀入仗。從武成還都，諸

濟南王從晋陽到鄴城，楊愔宣布皇帝命令，把跟隨皇帝的五千士兵留在西中，暗中防備突發事變。到達鄴城幾天後，高歸彥纔知道情况，因此對楊、燕等人心懷不滿。楊、燕等人準備除掉兩位王，向高歸彥詢問計策。高歸彥假裝高興，請求與高元海一起商量。高元海也口是心非，騎快馬報告長廣王。長廣王於是誅殺楊、燕等人。孝昭帝將要進入雲龍門，都督成休寧排列儀仗却不肯接納，高歸彥進行開導，然後孝昭帝纔得以進入。進入柏閣、永巷時情况也是如此。孝昭帝即位後，因爲此事對高歸彥更加優待重視，他每次入朝，列位常在平原王段韶之上。讓高歸彥擔任司空，兼任尚書令。按照北齊的制度，在宫内衹有天子能戴紗帽，臣子都戴軍帽，特别賜給高歸彥紗帽表示寵信。孝昭帝去世後，高歸彥從晋陽奉迎武成帝到鄴城。及至武成帝即位，高歸彥

貴戚等競要之。其所往處，一坐盡傾。

升任爲太傅，領司徒，獲准帶領三名私人部下，并帶着武器佩刀列入衛隊。高歸彦跟隨武成帝返回京城，各位皇親國戚都競相邀請他。高歸彦所到之處，所有的人都爲他傾倒。

歸彦既地居將相，志氣盈滿，發言陵侮，傍若無人。議者以威權震主，必爲禍亂；上亦尋其前翻覆之迹，漸忌之。高元海、畢義雲、高乾和等咸數言其短，上幸歸彦家，召魏收對御作詔草，欲加右丞相。收曰："至尊以右丞相登帝位，今爲歸彦威名太盛，故出之，豈可復加此號?"乃拜太宰、冀州刺史。即乾和繕寫。晝日，仍敕門司不聽輒内。時歸彦在家縱酒，經宿不知，至明欲參，至門知之，大驚而退。及通名謝，敕令早發，别賜錢帛、鼓吹、醫藥，事事周備。又敕武職督將，悉送至清陽宫。拜而退，莫敢共語。唯與趙郡王叡久語，時無聞者。

高歸彦身居將相要職之後，志得意滿，語氣張揚，旁若無人。議論的人認爲他的權力和威望威脅了皇帝，必定會成爲禍患；皇帝也尋思高歸彦從前翻覆變化的行迹，逐漸對他産生顧忌。高元海、畢義雲、高乾和等人都多次指摘高歸彦的缺點，皇帝到高歸彦家去，讓魏收起草詔令，準備把高歸彦升任爲右丞相。魏收説："陛下您是在右丞相的職位上登上帝位的，現在因爲高歸彦的威望和名聲太大，應該外放他，怎麽能再給予他這種稱號?"於是授任高歸彦爲太宰、冀州刺史。立即讓高乾和繕寫詔令。白天，仍然命令守門人不讓高歸彦進入朝廷。當時高歸彦在家縱情喝酒，過了一夜還不知道，到第二天天明準備參見皇上，到了門口纔知道，他大吃一驚然後退出。及至他通報名札辭行，皇帝敕令他盡早出發，另外賞賜給他錢帛、鼓吹軍樂、醫藥，每件事都準備得很周全。還敕令武職督將們，一起把高歸彦送到清陽宫。他們向高歸彦行禮後就退下了，不敢同他説話。高歸彦衹同趙郡王高叡談了很長時間，當時没有人知道談話的内容。

至州不自安，謀逆，欲待受調訖，班賜軍士。望車駕如晋陽，乘虚入鄴。爲其郎中令吕思禮所告，詔平原王段韶襲之。歸彦舊於南境置私驛，聞軍將逼，報之，便嬰城拒守。先是冀州長史宇文仲鸞、司馬李祖挹、别駕陳季璩、中從事房子弼、長樂郡守尉普興等疑歸彦有異，使連名密啓，歸彦追而獲之，遂收禁仲鸞等五人。仍并不從，皆殺之。軍已逼城，歸彦登城大叫云："孝昭皇帝初崩，六軍百萬衆，悉由臣手，投身向鄴迎陛下，當時不反，今日豈有異心? 正恨高元海、畢義雲、高乾和誑惑聖上，疾忌忠良。但爲殺此三人，

高歸彦到了冀州後不安分，圖謀叛逆，準備在調任結束後，賞賜部隊的士兵。他看到皇帝進入晋陽，便趁機進入鄴城。但被他的郎中令吕思禮告發，皇帝詔令平原王段韶進攻高歸彦。高歸彦過去在南部邊境上設置的私人驛站，聽説大軍逼近，通報高歸彦，於是堅守城池抵抗。起先冀州長史宇文仲鸞、司馬李祖挹、别駕陳季璩、中從事房子弼、長樂郡守尉普興等人懷疑高歸彦有二心，就聯名秘密上奏，高歸彦追獲了密奏，於是囚禁宇文仲鸞等五人。他們仍然不服，因此全被殺死。大軍已經逼近城池，高歸彦登上城墻大聲叫道："孝昭皇帝剛剛去世，全軍有上百萬士兵，都由我掌管，我親自到鄴城迎接陛下，我當時没有造反，現在怎麽可能有二心呢? 我正是因爲仇恨高元海、畢義雲、高乾和迷惑皇上，忌

即臨城自刎。"

妒忠良之士。祇是爲了殺他們三人，之後就到城墻自殺。"

其後城破，單騎北走。至交津，見獲，鎖送鄴。帝令趙郡王叡私問其故，歸彦曰："使黄頷少兒牽挽我，何可不反?"曰："誰邪?"歸彦曰："元海、乾和，豈是朝廷老宿? 如趙家老公時，又詎懷怨?"於是帝又使讓焉，對曰："高元海受畢義雲宅，用作本州刺史，給後部鼓吹；臣爲蕃王、太宰，仍不得鼓吹。正殺元海、義雲而已。"上令都督劉桃枝牽入，歸彦猶作前語，望活。帝命議其罪，皆云不可赦。乃載以露車，銜枚面縛，劉桃枝臨之以刃，擊鼓隨之，并子孫十五人，皆棄市。贈仁州刺史。

之後城池被攻破，高歸彦獨自騎馬向北逃跑。到了交津，高歸彦被抓獲，戴上刑具送到鄴城。皇帝命令趙郡王高叡私下詢問高歸彦爲什麽造反，高歸彦説："讓黄口小兒來牽制我，我爲什麽不造反?"高叡問："你指的是誰?"高歸彦説："高元海、高乾和，難道是朝廷老成有名望的人嗎? 如果像姓趙的老人家之時，又怎會心懷怨恨呢?"於是皇帝再次派人責備高歸彦，高歸彦回答："高元海接受了畢義雲的住宅，任用他擔任本州刺史，給他的部隊贈送鼓吹軍樂；我是藩王、太宰，尚且還不能得到鼓吹軍樂。我祇殺高元海、畢義雲而已。"皇帝命令劉桃枝把高歸彦拉進來，高歸彦還是説先前一樣的話，希望活命。皇帝命令大臣議論高歸彦的罪行，他們都説不能赦免高歸彦。於是用没有幃蓋的車裝載着高歸彦，讓他嘴裏銜着東西兩手反綁在身後，劉桃枝用刀對着他，伴隨着擊鼓聲，高歸彦和他的子孫十五人，都被棄尸街頭。追贈高歸彦爲仁州刺史。

魏時山崩，得石角二，藏在武庫。文宣入庫，賜從臣兵器，特以二石角與歸彦，謂曰："爾事常山不得反，事長廣得反，反時，將此角嚇漢。"歸彦額骨三道，着幘不安，文宣見之怒，使以馬鞭擊其額，血被面曰："爾反時，當以此骨嚇漢。"其言反，竟驗云。

魏朝時山崩，得到兩隻石角，藏在武器庫。北齊文宣帝進入武器庫，賜給隨從臣子兵器，特意把那兩隻石角賜給高歸彦，對他説："你侍奉常山王時不會造反，你侍奉長廣王時會造反，你造反時，用這石角嚇唬漢人。"高歸彦的額頭上有三道骨頭，戴頭巾時不舒服，北齊文宣帝看到後發怒，讓人用馬鞭抽打高歸彦的額頭，血流滿面，北齊文宣帝説："你造反時，應當用這額骨來嚇唬漢人。"他説高歸彦會造反，最終應驗了。

武興王高普

武興王普，字德廣，歸彦兄歸義之子也。性寬和，有度量。九歲與歸彦自河州俱入洛，神武使與諸子同游處。天保初，封武興郡王。武平二年，累遷司空。六年，爲豫州道行臺尚書令。後主奔鄴，就加太宰。周師逼，乃降。卒於長安，贈上開府、豫州刺史。

武興王高普，字德廣，是高歸彦的兄長高歸義的兒子。高普性格寬厚謙和，有氣量。他九歲時與高歸彦一起從河州來到洛陽，北齊神武帝讓高普與自己的兒子們一起游玩相處。天保初年，高普被封爲武興郡王。武平二年，高普屢經升遷爲司空。武平六年，高普擔任豫州道行臺尚書令。後主跑到鄴城時，高普升任爲太宰。北周的軍隊逼近，高普於是投降。在長安去世，追贈

上開府、豫州刺史。

長樂太守高靈山

長樂太守靈山，字景嵩，神武族弟也。從神武起兵信都，終長樂太守，贈大將軍、司空，謚曰文宣。子懿，卒於武平鎮將。無子，文宣以靈山從父兄齊州刺史建國子伏護爲靈山後。

長樂太守高靈山，字景嵩，是北齊神武帝同宗族的弟弟。他跟隨北齊神武帝在信都起兵，在長樂太守的職位上去世，追贈大將軍、司空，謚號爲文宣。他的兒子高懿，在武平鎮將的職位上去世。高懿没有兒子，北齊文宣帝把高靈山的堂兄齊州刺史高建國的兒子高伏護作爲高靈山的後嗣。

高伏護

伏護，字臣援，粗有刀筆。天統初，累遷黄門侍郎。伏護歷事數朝，恒參機要，而性嗜酒，每多醉失。末路逾劇，乃至連日不食，專事酣酒，神識恍惚，遂以卒。贈兗州刺史，建國侯。孫乂襲。

乂少謹，武平末，給事黄門侍郎。隋開皇中爲太府少卿，坐事死。

高伏護，字臣援，略通文書。天統初年，他屢經升遷爲黄門侍郎。高伏護事奉幾朝皇帝，經常參與機密要事，但他生性嗜酒，常常酒後失常。晚年更是加劇，以至於幾天不吃飯，專門縱酒，神志恍惚，最終導致死亡。追贈兗州刺史，建國侯。他的孫子高乂繼承爵位。

高乂年輕謹慎，武平末年，擔任給事黄門侍郎。隋朝開皇年間擔任太府少卿，因事牽連坐罪去世。

神武諸子

神武皇帝十五男：武明婁皇后生文襄皇帝、文宣皇帝、孝昭皇帝、襄城景王淯、武成皇帝、博陵文簡王濟。王氏生永安簡平王浚。穆氏生平陽靖翼王淹。大尒朱氏生彭城景思王浟、華山王凝。韓氏生上黨剛肅王涣。小尒朱氏生任城王湝。游氏生高陽康穆王湜。鄭氏生馮翊王潤。馬氏生漢陽敬懷王洽。

北齊神武皇帝有十五個兒子：武明婁皇后生了文襄皇帝、文宣皇帝、孝昭皇帝、襄城景王高淯、武成皇帝、博陵文簡王高濟。王氏生了永安簡平王高浚。穆氏生了平陽靖翼王高淹。大尒朱氏生了彭城景思王高浟、華山王高凝。韓氏生了上黨剛肅王高涣。小尒朱氏生了任城王高湝。游氏生了高陽康穆王高湜。鄭氏生了馮翊王高潤。馬氏生了漢陽敬懷王高洽。

永安簡平王高浚

永安簡平王浚，字定樂，神武第三子也。初神武納浚母，當月而有孕，及産浚，疑非己類，不甚愛之。而浚早慧，後更被寵。年八歲，謂博士盧景裕曰："祭神如神在，爲有神邪？無神邪？"對曰："有。"浚曰："有神，當云祭神神在，何煩如字？"景裕不能答。及長，嬉戲不節，曾以

永安簡平王高浚，字定樂，是北齊神武帝的第三個兒子。當初北齊神武帝娶高浚的母親，當月就有了身孕，當她生下高浚後，北齊神武帝懷疑高浚不是自己的兒子，不怎麽愛他。但高浚早熟聰慧，後來得到寵愛。高浚八歲時，對博士盧景裕説："祭祀神靈如同神靈存在一樣，究竟是有神靈呢？還是没有神靈呢？"盧景裕回答説："有神靈。"高浚説："如果有神靈，就應當説祭

屬請受納，大見杖罰，拘禁府獄，既而見原。後稍折節，頗以讀書爲務。

祀神靈神靈存在，又何必要煩瑣地說‘如同’之類的話呢?”盧景裕無言以對。高浚長大後，玩要没有節制，曾經因請托接受賄賂，被狠狠地處以杖罰，拘禁在官府中的監獄，不久受到寬恕。高浚後來逐漸克制自己的脾性，比較能認真讀書。

元象中，封永安郡公。豪爽有氣力，善騎射，爲文襄所愛。文宣性雌懦，每參文襄，有時洟出。浚恒責帝左右：“何因不爲二兄拭鼻?”由是見銜。累遷中書監、兼侍中。出爲青州刺史，雖頗好畋獵，聰明矜恕，上下畏悦之。天保初，進爵爲王。

元象年間，高浚被封爲永安郡公。他性格豪爽有力氣，擅長騎馬射箭，被北齊文襄帝寵愛。北齊文宣帝性格懦弱，每次參見北齊文襄帝，鼻涕時常流出來。高浚經常責備皇帝身邊的人説：“爲什麽不幫二哥擦鼻子呢?”高浚因此而被北齊文宣帝懷恨。高浚屢經升遷爲中書監、兼任侍中。出任青州刺史，雖然他比較喜歡打獵，但他聰明而且體恤寬恕他人，上上下下的人都很敬畏他。天保初年，爵位升爲王。

文宣末年多酒，浚謂親近曰：“二兄舊來，不甚了了，自登阼已後，識解頓進。今因酒敗德，朝臣無敢諫者，大敵未滅，吾甚以爲憂。欲乘驛至鄴面諫，不知用吾不?”人有知，密以白帝，又見銜。八年，來朝，從幸東山。帝裸裎爲樂，雜以婦女，又作狐掉尾戲。浚進言，此非人主所宜，帝甚不悦。浚又於屏處召楊遵彦，譏其不諫。帝時不欲大臣與諸王交通，遵彦懼，以奏帝。大怒曰：“小人由來難忍。”遂罷酒還宫。浚尋還州，又上書切諫。詔令徵浚，浚懼禍，謝疾不朝。上怒，馳驛收浚，老幼泣送者數千人。至，盛以鐵籠，與上黨王涣俱置北城地牢下，飲食溲穢，共在一所。

北齊文宣帝晚年喜好喝酒，高浚對親近的人説：“二哥在以前的時候，不是很明白事理，自從登基之後，見識大大長進。現在他因爲嗜酒敗壞了道德，朝廷裹的臣子没有敢給他進諫的人，强大的敵人還没有消滅，我爲此感到非常憂慮。我準備騎快馬到鄴城當面規勸他，不知道他能否采納?”有人知道此事，把高浚的話暗中告訴皇帝，北齊文宣帝再次懷恨。天保八年，高浚來朝見皇帝，他跟隨皇帝前往東山。皇帝赤身露體尋歡作樂，其間混雜婦女，還玩狐狸掉尾巴的游戲。高浚進行規勸，説這些游戲是國君所不宜玩要的，皇帝很不高興。高浚又在隱蔽的地方召見楊遵彦，指責他不給皇帝進諫。皇帝當時不准大臣與各位王交往，楊遵彦害怕，於是上奏給皇帝。皇帝非常憤怒地説：“這個小人向來讓我難以忍受。”於是停止喝酒返回皇宫。高浚不久後返回州府，再次上書懇切地規勸。皇帝命令徵召高浚，高浚擔心有災禍，聲稱有病没有回朝。皇帝大怒，派人從驛道兼程前往拘捕了高浚，男女老幼數千人哭着給高浚送行。到了京城，把高浚關在鐵籠子裹，將他與上黨王高涣一起囚禁在北城的地牢下，飲食和大小便，全都在一個地方。

明年，帝親將左右，臨穴歌謳，令浚等和之。浚等惶怖且悲，不覺聲

第二年，皇帝親自帶領身邊人，到高浚被關押的地方唱歌，命令高浚等人跟着唱和。高浚等

戰。帝爲愴然，因泣，將赦之。長廣王湛先與浚不睦，進曰："猛獸安可出穴?"帝默然。浚等聞之，呼長廣王小字曰："步落稽，皇天見汝!"左右聞者，莫不悲傷。浚與渙皆有雄略，爲諸王所傾服，帝恐爲害，乃自刺渙，又使壯士劉桃枝就籠亂刺。槊每下，浚、渙輒以手拉折之，號哭呼天，於是薪火亂投籠，燒殺之，填以石土。後出，皮髮皆盡，尸色如炭，天下爲之痛心。

人既惶恐又悲哀，不知不覺中聲音顫抖。皇帝也爲之感到悲傷，於是哭泣，準備赦免高浚等人。長廣王高湛先前就與高浚不和，他進諫道："怎麼能把猛獸放出籠呢?"皇帝沉默了。高浚等人聽説後，叫喊着長廣王的小名道："步落稽，蒼天有眼看清你的所作所爲!"皇帝身邊的人聽見這話，没有人不感到悲傷。高浚與高渙都有雄才大略，各位王都佩服，皇帝擔心他們成爲禍害，於是親自刺殺高渙，又讓壯士劉桃枝靠近鐵籠亂刺。長矛每次刺下，高浚、高渙就用手拉住并折斷長矛，他們呼天喊地哭叫着，於是把柴火往鐵籠中亂扔，燒死他們之後，還填上石頭和土。後來把他們挖出來，皮膚和毛髮全部被燒光，尸體的顔色如同焦炭，天下人爲他們的死感到痛心。

後帝以其妃陸氏配儀同劉郁捷，舊帝蒼頭也，以軍功見寵，時令郁捷害浚，故以配焉。後數日，帝以陸氏先無寵於浚，敕與離絶。乾明元年，贈太尉。無子，詔以彭城王澈第二子準字茂則嗣。

後來皇帝把高浚的妃子陸氏許配給儀同劉郁捷，劉郁捷是先皇的奴僕，因爲有軍功受到寵信，當時命令劉郁捷殺害高浚，因此把陸氏許配給他。幾天後，皇帝認爲陸氏先前在高浚那裏不得寵，命令劉郁捷與她斷絶關係。乾明元年，追贈高浚爲太尉。高浚没有兒子，詔令彭城王高澈的二兒子高準字茂則作高浚的後嗣。

平陽靖翼王高淹

平陽靖翼王淹，字子邃，神武第四子也。元象中，封平陽郡公，累遷尚書左僕射。天保初，進爵爲王，歷位尚書令、開府儀同三司、司空、太尉。皇建初，爲太傅，與彭城、河間王并給仗身羽林百人。大寧元年，遷太宰。性沉謹，以寬厚稱。河清三年，薨於晋陽。或云以鴆終。還葬鄴，贈假黄鉞、太宰、録尚書事。子德素嗣。

平陽靖翼王高淹，字子邃，是北齊神武帝的第四個兒子。元象年間，高淹被封爲平陽郡公，屢經升遷爲尚書左僕射。天保初年，爵位升爲王，歷任尚書令、開府儀同三司、司空、太尉。皇建初年，高淹擔任太傅，與彭城王、河間王一起賜給隨從武士衛兵上百人。大寧元年，升爲太宰。高淹性格沉着謹慎，以寬厚著稱。河清三年，在晋陽去世。也有人説他是因爲喝毒酒而死。高淹葬回鄴城，追贈假黄鉞、太宰、録尚書事。高淹的兒子高德素繼承爵位。

彭城景思王高澈

彭城景思王澈，字子深，神武第五子也。元象二年，拜通直散騎常侍，封長樂郡公。博士韓毅教澈書，見澈筆迹未工，戲澈曰："五郎書畫如此，忽爲常侍開國，今日後，宜更用心。"澈正色答曰："昔甘羅爲秦

彭城景思王高澈，字子深，是北齊神武帝的第五個兒子。元象二年，授任高澈爲通直散騎常侍，封長樂郡公。博士韓毅教高澈書法，看見高澈的字迹不工整，開玩笑地對高澈説："五郎的書法像這樣，忽然當上了常侍開國，從今往後，你應該更加用心。"高澈嚴肅地説："從前甘

相，未聞能書。凡人唯論才具何如，豈必勤勤筆迹？博士當今能者，何爲不作三公？”時年蓋八歲矣，毅甚慚。

羅擔任秦國的宰相，没有聽説他擅長書法。大凡看人衹看他的才能怎麽樣，何必斤斤計較他的字迹呢？博士你是當今書法出衆的人，你爲什麽不當三公呢？”當時高浟大概纔八歲，韓毅非常慚愧。

武定六年，出爲滄州刺史。爲政嚴察，部内肅然。守令參佐，下及胥吏，行游往來，皆自齎糧食。浟纖介知人間事，有濕沃縣主簿張達，嘗詣州，夜投人舍食鷄羹，浟察知之。守令畢集，浟對衆曰：“食鷄羹何不還他價直也？”達即伏罪，合境號爲神明。又有一人從幽州來，驢馱鹿脯，至滄州界，脚痛行遲，偶會一人爲伴，遂盜驢及脯去。明旦告州，浟乃令左右及府僚吏分市鹿脯，不限其價。其主見脯識之，推獲盜者。轉都督、定州刺史。時有人被盜黑牛，背上有白毛。長史韋道建謂中從事魏道勝曰：“使君在滄州日，禽奸如神。若捉得此賊，定神矣。”浟乃詐爲上符，市牛皮，倍酬價直。使牛主認之，因獲其盜。建等嘆服。又有老母姓王，孤獨，種菜三畝，數被偷。浟乃令人密往書菜葉爲字，明日，市中看菜葉有字，獲賊。爾後境内無盜，政化爲當時第一。

武定六年，高浟出任滄州刺史。他爲政嚴厲明察，所轄地區風氣謹嚴。郡守縣令官佐僚屬，以及辦理文書的小吏，行走往來，都是自備糧食。社會上細微的事情高浟都瞭解，濕沃縣主簿張達，曾經到滄州，夜晚住在别人家裏吃鷄羹，高浟調查後瞭解此事。郡守縣令們全部被召集起來，高浟當着衆人説：“你吃鷄羹爲什麽不給人家等值的錢呢？”張達立即伏罪，整個境内的人都稱贊高浟像神靈一樣。另外有個人從幽州來，他的驢子馱着鹿脯，到了滄州地界，因爲脚痛行走遲緩，偶然遇到一個人與他結伴而行，後來那人偷了他的驢子和鹿脯逃去。第二天早晨這個人到州府告狀，高浟於是命令身邊人以及府中僚屬分别購買鹿脯，不限定價格。失主見到鹿脯認出是他的，進行追查後抓獲了盜賊。高浟改任都督、定州刺史。當時有個人的黑牛被盜，牛背上長着白色的毛。長史韋道建對中從事魏道勝説：“高浟在滄州時，捉拿奸邪之人如同神靈。如果這次捉住盜牛賊，他一定就是神了。”高浟於是假裝製作上等的符節，購買牛皮，并加倍付給酬金。讓牛的主人辨認購來的牛皮，於是抓獲了盜賊。韋道建等人贊嘆佩服。還有一個姓王的老年婦女，孤獨一人，種了三畝菜地，多次被人偷菜。高浟於是派人悄悄往菜葉上寫字，第二天，在菜市場見到有字的菜葉，抓獲了盜賊。之後高浟所統轄的境内没有盜賊，政事與教化是當時最好的。

天保初，封彭城王。四年，徵爲侍中，人吏送别悲號。有老公數百人，相率具饌白浟曰：“自殿下至來五載，人不識吏，吏不欺人。百姓有識已來，始逢今化。殿下唯飲此鄉水，未食百姓食，聊獻疏薄。”浟重其意，爲食一口。七年，轉司州牧，

天保初年，高浟被封爲彭城王。天保四年，徵召爲侍中，官員百姓在給他送别時悲傷地哭泣。有幾百名老人，一起準備了食物對高浟説：“自從殿下到州裏五年以來，老百姓不認識當官的，當官的不欺負老百姓。老百姓記事以來，纔開始遇到今天的太平。殿下衹喝了本地的水，還没有吃老百姓的食物，姑且進獻一點疏薄之物。”

選從事皆取文才士明剖斷者，當時稱爲美選。州舊案五百餘，浟未期悉斷盡。别駕羊脩等恐犯權戚，乃詣閤諮陳。浟使告曰：“吾直道而行，何憚權戚？卿等當成人之美，反以權戚爲言？”脩等慚悚而退。後加特進，兼司空、太尉，州牧如故。太妃薨，解任。尋詔復本官。俄拜司空，兼尚書令。濟南嗣位，除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領大宗正卿。皇建初，拜大司馬，兼尚書令，轉太保。武成入承大業，遷太師、録尚書。

高浟尊重他們的心意，嘗了一口他們的食物。天保七年，高浟改任司州刺史，他選拔從事時都是選取有文才而且能明斷是非的人，當時的人稱贊他選拔了恰當的人。司州的舊案件有五百多起，高浟用不到一年時間全部結案。别駕羊脩等人害怕觸犯了權豪貴戚，於是到官署陳述利害。高浟派人告訴他們説：“我按正道行事，何必害怕權豪貴戚？你們應當成人之美，怎麽反而爲權豪貴戚説話呢？”羊脩等人既慚愧又害怕地退出。後來加封高浟爲特進，兼任司空、太尉，州刺史的職位和先前一樣。太妃去世後，高浟解除任職。不久皇帝命令恢復高浟原先的官職。不久授任高浟爲司空，兼任尚書令。濟南王繼承帝位後，高浟被授任爲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領大宗正卿。皇建初年，授任高浟爲大司馬，兼任尚書令，改任太保。武成帝繼承帝位後，高浟升任爲太師、録尚書。

浟明練世務，果於斷决，事無大小，咸悉以情。趙郡李公統預高歸彦之逆，其母崔氏，即御史中丞崔昂從父姊，兼右僕射魏收之内妹也。依令：年出六十，例免入官。崔增年陳訴，所司以昂、收故，崔遂獲免。浟摘發其事，昂等以罪除名。自後車駕巡幸，浟常留鄴。

高浟熟悉世務，判斷果决，事情無論大小，他都根據具體情况來對待。趙郡人李公統參與了高歸彦的叛逆，他的母親崔氏，就是御史中丞崔昂的堂姐，是兼任右僕射魏收的妻妹。按照條令：年齡超過六十歲，按慣例可以免去進入官府當奴婢。崔氏年年請求，有關部門因爲崔昂、魏收的緣故，於是免去崔氏入官府爲婢。高浟揭發此事，崔昂等人因爲獲罪而被除名。此後皇帝巡視，高浟經常留守鄴城。

河清三年三月，群盗白子禮等數十人，謀劫浟爲主。詐稱使者，徑向浟第，至内室，稱敕呼浟，牽上馬，臨以白刃，欲引向南殿。浟大呼不從，遂遇害，時年三十二。朝野痛惜焉。初浟未被劫前，其妃鄭氏夢人斬浟頭持去，惡之。數日而浟見殺。贈假黄鉞、太師、太尉、録尚書事，給轀輬車。

河清三年三月，盗賊白子禮等幾十人，企圖劫持高浟做他們的頭目。他們詐稱是使者，直接到高浟家，進入高浟的内室，詐稱皇帝召唤高浟，把他拉上馬，用刀相威逼，準備把他帶到南殿。高浟大聲呼叫不肯服從，於是被殺害，當時他三十二歲。朝野上下爲他感到悲痛惋惜。當初高浟還没有被劫持之前，他的妃子鄭氏夢見有人殺死高浟拿着他的頭逃去，他很厭惡這個夢境。幾天後高浟就被殺害。追贈高浟爲假黄鉞、太師、太尉、録尚書事，賜給喪車。

子寶德嗣。位開府，兼尚書左僕射。

高浟的兒子高寶德繼承爵位。官位至開府，兼任尚書左僕射。

上黨剛肅王高渙

上黨剛肅王渙，字敬壽，神武第七子也。天姿雄傑，俶儻不群，雖在童幼，恒以將略自許。神武壯而愛之，曰："此兒似我。"及長，力能扛鼎，材武絶倫。每謂左右曰："人不可無學，但要不爲博士耳。"故讀書頗知梗概，而不甚耽習。

上黨剛肅王高渙，字敬壽，是北齊神武帝的第七個兒子。他天生英雄資材，瀟灑倜儻卓爾不群，即使是在孩童時期，他也經常自認爲有用兵的謀略。北齊神武帝贊許鍾愛高渙，説："這個兒子像我。"當高渙長大後，他的力氣能舉起大鼎，他的才能與勇猛無人可比擬。高渙經常對身邊人説："人不能没有才學，衹是不必要成爲博士。"因此高渙讀書衹是知道大致梗概，却不是很專心學習。

元象中，封平原郡公。文襄之遇賊，渙年尚幼，在西學，聞宫中譟，驚曰："大兄必遭難矣！"彎弓而出。武定末，除冀州刺史，在州有美政。天保初，封上黨王，歷中書令、尚書左僕射。與常山王演等築伐惡諸城。遂聚鄴下輕薄，陵犯郡縣，爲法司所糾。文宣戮其左右數人，渙亦被譴。六年，率衆送梁王蕭明還江南，仍破東關，斬梁特進裴之横等，威名甚盛。

元象年間，高渙被封爲平原郡公。北齊文襄帝遇到賊人時，高渙的年齡還小，在西學讀書，當他聽到宫中的喧嘩，驚叫着説："大哥一定遇難了。"拿起弓箭就出去。武定末年，授任高渙爲冀州刺史，他在州裏有好的政績。天保初年，高渙被封爲上黨王，歷任中書令、尚書左僕射。高渙與常山王高演等人建造伐惡等城。後來他招集鄴城裏的輕薄之徒，侵犯郡縣，被執掌司法刑獄的官員檢舉。北齊文宣帝殺掉高渙身邊的幾個人，高渙也被貶謫。天保六年，高渙率領衆人送梁王蕭明返回江南，又攻破東關，斬殺梁朝特進裴之横等人，他的威名非常顯赫。

八年，録尚書事。初，術士言亡高者黑衣。由是自神武後每出行不欲見桑門，爲黑衣故也。是時文宣幸晋陽，以所忌問左右曰："何物最黑？"對曰："莫過漆。"帝以渙第七，爲當之，乃使庫真都督破六韓伯昇之鄴徵渙。渙至紫陌橋，殺伯昇以逃，憑河而度，土人執以送帝。鐵籠盛之，與永安王浚同置地牢下。歲餘，與浚同見殺，時年二十六。

天保八年，高渙擔任録尚書事。當初，方術之士説使高氏滅亡的是穿黑色衣服的人。因此北齊神武帝以後諸皇帝每次出行都不願意見到僧徒，因爲僧徒也稱爲黑衣的緣故。當時北齊文宣帝到晋陽，以他所忌諱的事詢問身邊人道："什麽東西最黑？"身邊人回答説："最黑的東西莫過於漆。"皇帝認爲高渙排行第七，"七"與"漆"讀音相同，於是派庫真都督破六韓伯昇到鄴城徵召高渙。高渙到了紫陌橋，殺掉破六韓伯昇後逃跑，涉水渡河，當地人抓住高渙送交皇帝。把高渙裝進鐵籠，與永安王高浚同時關押在地牢下面。一年後，高渙與高浚同時被殺害，當時高渙二十六歲。

以其妃李氏配馮文洛，是帝家舊奴，積勞位至刺史。帝令文洛等殺渙，故以其妻妻焉。至乾明元年，收二王餘骨葬之，贈司空，謚曰剛肅。

把高渙的妃子李氏許配給馮文洛，馮文洛從前是皇帝家裏的奴僕，累積功勞擔任刺史。皇帝命令馮文洛等人殺害高渙，因此把高渙的妃子作爲他的妻子。到乾明元年，收拾高渙和高浚的尸

有敕李氏還第，而文洛尚以故意，修飾詣李。李盛列左右，引文洛立於階下，數之曰："遭難流離，以至大辱，志操寡薄，不能自盡。幸蒙恩詔，得反藩闈。汝是誰家孰奴？猶欲見侮。"於是杖之一百，流血灑地。

骨埋葬，追贈高渙爲司空，謚號爲剛肅。敕令李氏返回府第，但馮文洛還以舊有情意，修飾打扮一番到李氏那裏。李氏在身邊排列了許多人，把馮文洛領到臺階下面，她數落馮文洛道："我遭遇磨難流離失所，以至於受到奇恥大辱，我貞操觀念淡薄，没能自盡。幸蒙皇帝降下恩詔，得以返回住地。你是誰家的什麽奴僕？還想來欺負人。"於是杖擊馮文洛一百棍，血流滿地。

渙無嫡子，庶長子寶嚴，以河清二年襲爵。位終金紫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高渙没有嫡子，庶出的長子高寶嚴，在河清二年繼承爵位。在金紫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的官位上去世。

襄城景王高淯

襄城景王淯，神武第八子也。容貌甚美，弱年有器望。元象中，封章武郡公。天保初，封襄城郡王。二年春，薨。齊氏諸王選國臣府佐，多取富商群小，鷹犬少年。唯襄城、廣寧、蘭陵王等，頗引文藝清識之士，當時以此稱之。乾明元年二月，贈假黄鉞、太師、太尉、録尚書事。無子，詔以常山王演第二子亮嗣。

襄城景王高淯，是北齊神武帝的第八個兒子。他的容貌非常俊美，少年時就有才能和聲望。元象年間，封爲章武郡公。天保初年，封爲襄城郡王。天保二年春，去世。北齊各位王選拔國家大臣或官府輔佐，大多是選取富商小人，以及年輕的權貴豪門爪牙。衹有襄城王、廣寧王、蘭陵王等人，能够任用有文才或有高明見識的人士，因此在當時受到稱贊。乾明元年二月，追贈高淯爲假黄鉞、太師、太尉、録尚書事。高淯没有兒子，詔令讓常山王高演的第二個兒子高亮繼承爵位。

亮，字彦道，性恭孝，美風儀，好文學。爲徐州刺史，坐奪商人財物，免官。後主敗，奔鄴，亮從焉。遷兼太尉、太傅。周師入鄴，亮於啓夏門拒守，諸軍皆不戰而敗，周軍於諸城門皆入，亮軍方退走。亮入太廟行馬内，慟哭拜辭，然後爲周軍所執。入關，依例授儀同，分配遠邊，卒於龍州。

高亮，字彦道，性情恭敬孝順，風度和儀表優美，喜好文獻經典。高亮擔任徐州刺史，因爲搶奪商人的財物坐罪，被免去官職。後主失敗，逃奔到鄴城，高亮跟隨着後主。升爲兼任太尉、太傅。北周軍隊進入鄴城，高亮在啓夏門抵抗防守，各路軍隊都不戰而敗，北周軍隊從各個城門全部進入，高亮的軍隊方纔撤退。高亮進入太廟的木栅欄裏，痛哭着跪拜告辭，然後被北周軍隊抓住。進入函谷關，按照慣例被授任爲儀同，分配到邊遠地區，在龍州去世。

任城王高湝

任城王湝，神武第十子也。少明慧，天保初封。自孝昭、武成時，車駕還鄴，嘗令湝鎮晋陽，總并省事。歷司徒、太尉、并省録尚書。天統三年，拜太保，并州刺史，别封正

任城王高湝，是北齊神武帝的第十個兒子。高湝年輕時聰明有智慧，天保初年得到封爵。在孝昭帝、武成帝時，皇帝返回鄴城，曾經命令高湝鎮守晋陽，統領并州省事務。高湝歷任司徒、太尉、并州省的録尚書。天統三年，授任太保、

平郡公。

時有婦人臨汾水浣衣，有乘馬人換其新靴馳而去者，婦人持故靴詣州言之。湝召居城諸嫗，以靴示之，紿曰："有乘馬人於路被賊劫害，遺此靴，焉得無親屬乎?"一嫗撫膺哭曰："兒昨着此靴向妻家。"如其語，捕獲之，時稱明察。

武平初，遷太師、司州牧。出爲冀州刺史，加太宰，遷右丞相、都督、青州刺史。湝頻牧大蕃，雖不潔已，然寬恕，爲吏人所懷。五年，青州人崔蔚波等夜襲州城。湝部分倉卒之際，咸得齊整，擊賊大破之。拜左丞相，轉瀛州刺史。

及後主奔鄴，加湝大丞相。及安德王稱尊號於晋陽，使劉子昂修啓於湝："至尊出奔，宗廟既重，群公勸迫，權主號令。事寧終歸叔父。"湝曰："我人臣，何容受此啓?"執子昂送鄴。帝至濟州，禪位於湝，竟不達。

湝與廣寧王孝珩於冀州召募，得四萬餘人，拒周軍。周齊王憲來伐，先遣送書，并赦詔，湝并沉諸井。戰敗，湝、孝珩俱被禽。憲曰："任城王，何苦至此?"湝曰："下官神武帝子，兄弟十五人，幸而獨存。逢宗社顛覆，今日得死，無愧墳陵。"憲壯之，歸其妻子。將至鄴城，湝馬上大哭，自投于地，流血滿面。至長安，尋與後主同死。

妃盧氏，賜斛斯徵。盧蓬首垢面，長齋不言笑，徵放之，乃爲尼。

并州刺史，另外封他爲正平郡公。

當時有個婦女在汾水邊洗衣服，有個騎着馬的人换上她的新靴子急馳而去，這個婦女拿着他的舊靴子到州府報告。高湝召集居住在城中的各位婦女，把靴子拿給她們看，并哄騙她們説："有個騎馬的人在路上被賊人劫持後殺害，留下這雙靴子，難道他就没有親人嗎?"一個婦女捂着胸口哭着説："我的兒子昨天穿着這雙靴子到他妻子家去了。"按照她的話，抓獲了那個人，當時的人稱贊高湝能明察秋毫。

武平初年，高湝升任爲太師、司州刺史。出任冀州刺史，加授太宰，升任爲右丞相、都督、青州刺史。高湝多次擔任大州刺史，雖然自己不够廉潔，但他對人能寬恕，被下屬及老百姓懷念。武平五年，青州人崔蔚波等人在夜晚偷襲青州城。高湝在發生突然事變的情况下部署安排，仍然能軍容整齊，打擊敵人并大破敵軍。高湝被授任爲左丞相，改任瀛州刺史。

當後主逃奔到鄴城，升任高湝爲大丞相。當安德王在晋陽稱帝時，派劉子昂寫信給高湝説："後主出奔，社稷爲重，大家又勸説逼迫，讓我暫且掌管號令。等事情安定後歸還叔父。"高湝説："我身爲人臣，怎麽能接受這樣的文書呢?"把劉子昂抓住并送到鄴城。皇帝到濟州，把帝位禪讓給高湝，高湝最終也没有同意。

高湝與廣寧王高孝珩在冀州招募軍隊，招募到四萬多人，抵抗北周的軍隊。北周齊王宇文憲前來討伐，事先派遣使者送來書信，同時還有赦免詔書，高湝把它們一并扔在井裏。戰敗後，高湝、高孝珩都被抓住。宇文憲説："任城王，你何苦要這樣呢?"高湝説："我是神武皇帝的兒子，我們兄弟十五人，祇有我幸運地存活。我遭遇到國破家亡，今天能得一死，也無愧於列祖列宗。"宇文憲贊賞高湝，讓他的妻子和兒子返回。快要到鄴城時，高湝在馬上大聲哭泣，投身於地，血流滿面。到了長安，不久與後主一同死去。

高湝的妃子盧氏，被賞賜給斛斯徵。盧氏整天蓬頭垢面，長期吃齋不説不笑，斛斯徵放了

隋開皇三年，表請文帝，葬湝及五子於長安北原。

她，盧氏於是當了尼姑。隋朝開皇三年，盧氏上表請求隋文帝，把高湝和他的五個兒子埋葬在長安北面的原野上。

高陽康穆王高湜

高陽康穆王湜，神武第十一子也。天保元年封。十年，稍遷尚書令。以滑稽便辟，有寵於文宣，在左右行杖，以撻諸王，太后深銜之。其妃父護軍長史張晏之，嘗要道拜湜，湜不禮焉。帝問其故，對曰："無官職漢，何須禮?"帝於是擢拜晏之爲徐州刺史。文宣崩，湜兼司徒，導引梓宮。吹笛云："至尊頗知臣不?"又擊胡鼓爲樂。太后杖湜百餘，未幾薨。太后哭之哀，曰："我恐其不成就，與杖，何期帶創死也?"乾明初，贈假黄鉞、太師、司徒、録尚書事。子士義襲爵。

高陽康穆王高湜，是北齊神武帝的第十一個兒子。天保元年被封爲王。天保十年，逐漸升任爲尚書令。高湜憑着圓滑和逢迎諂媚，受到北齊文宣帝的寵信，在北齊文宣帝身邊執行杖罰，并且鞭打各位王，太后非常仇恨高湜。高湜妃子的父親是護軍長史張晏之，曾經因爲有要事拜見高湜，高湜對張晏之没有禮貌。皇帝詢問其中的緣故，高湜説："他是個没有官職的漢人，何必要對他禮貌?"皇帝於是提升張晏之爲徐州刺史。北齊文宣帝去世後，高湜兼任司徒，走在前面引導皇帝的棺材。高湜吹着笛子説道："陛下還知道我嗎?"他還敲擊胡鼓作樂。太后杖罰高湜一百多棍，不久他就去世了。太后哭得很傷心，説："我是擔心你不能成就事業，用棍子懲罰你，哪裏是想要你帶着創傷死去呢?"乾明初年，追贈假黄鉞、太師、司徒、録尚書事。他的兒子高士義繼承爵位。

博陵文簡王高濟

博陵文簡王濟，神武第十二子也。天保元年封。濟嘗從文宣巡幸，在路忽憶太后，遂逃歸。帝怒，臨以白刃，因此驚恍。歷位太尉。河清初，出爲定州刺史。天統五年，在州語人云："計次第，亦應到我。"後主聞之，陰使人殺之。贈假黄鉞、太尉、録尚書事。子智襲爵。

博陵文簡王高濟，是北齊神武帝的第十二個兒子。天保元年被封爲王。高濟曾經跟隨北齊文宣帝巡視，在路上突然想起太后，於是逃了回來。皇帝很憤怒，用鋒利的刀對着高濟，高濟因此而受到驚嚇。高濟官位至太尉。河清初年，出任定州刺史。天統五年，高濟在州府對别人説："按照順序排列，帝位也應該輪到我了。"後主聽説後，暗中派人殺掉了高濟。追贈假黄鉞、太尉、録尚書事。高濟的兒子高智繼承爵位。

華山王高凝

華山王凝，神武第十三子也。天保元年，封新平郡王。九年，改封安定。十年，封華山。歷位中書令、齊州刺史，就加太傅。薨於州，贈左丞相、太師、録尚書。凝諸王中最爲孱弱，妃王氏，太子洗馬王洽女也，與蒼頭奸，凝知而不能限禁。後事

華山王高凝，是北齊神武帝的第十三個兒子。天保元年，高凝被封爲新平郡王。天保九年，改封安定王。天保十年，封華山王。高凝歷任中書令、齊州刺史，加授太傅。高凝在齊州去世，追贈左丞相、太師、録尚書。高凝在各位王中是最孱弱的，他的妃子王氏，是太子洗馬王洽的女兒，她與奴僕通奸，高凝知道此事也不能加

發，王氏賜死，詔杖凝一百，其愚如此。

以禁止。後來事情敗露，王氏被賜死，皇帝命令杖罰高凝一百棍，他的愚蠢就像這樣。

馮翊王高潤

馮翊王潤，字子澤，神武第十四子也。幼時，神武稱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天保初封，歷位東北道行臺右僕射、都督、定州刺史。潤美姿儀，年十四五，母鄭妃與之同寢，有穢雜之聲。

馮翊王高潤，字子澤，是北齊神武帝的第十四個兒子。小時候，北齊神武帝稱贊高潤説："這是我們家的千里馬。"天保初年高潤被封爲王，歷任東北道行臺右僕射、都督、定州刺史。高潤的儀表風度優美，十四五歲時，母親鄭妃與他同睡，有淫亂的名聲。

及長，廉慎方雅，習於吏職。至於摘發隱僞，奸吏無所匿其情。開府王回洛，與六州大都督獨孤枝侵竊官田，受納賄賂，潤按舉其事。二人表言：王出送臺使，登魏孝文舊壇，南望嘆息，不測其意。武成使元文遥就州宣敕曰："馮翊王少小謹慎，在州不爲非法，朕信之熟矣。登高遠望，人之常情，鼠輩欲輕相間構，曲生眉目。"於是回洛决鞭二百，獨孤枝决杖一百。

長大後，高潤廉潔謹慎正派，熟悉工作職責。他揭發隱藏的詭詐，邪惡不正的官吏不能隱瞞實情。開府王回洛和六州大都督獨孤枝侵占官府的田地，接受賄賂，高潤審查并檢舉了他們的壞事。他們二人上表説道：馮翊王出去給臺使送行，登上北魏孝文帝從前的高臺，遠望南方而嘆息，不知道他是什麽意思。武成帝派元文遥到州裏宣布敕令道："馮翊王年輕謹慎，在州裏不做違法的事情，朕相信他處事周詳。他登高遠望，是人之常情，小人們想輕易地離間中傷他，歪曲事實捏造事端。"於是判處把王回洛鞭打二百，判處獨孤枝杖罰一百。

尋爲尚書令，領太子少師，歷司徒、太尉、大司馬、司州牧、太保、河南道行臺、録尚書，别封文成郡公，太師、太宰，復爲定州刺史。薨，贈假黄鉞、左丞相。子茂德嗣。

不久高潤擔任尚書令，領太子少師，歷任司徒、太尉、大司馬、司州刺史、太保、河南道行臺、録尚書，另外封高潤爲文成郡公，太師、太宰，再次擔任定州刺史。去世後，追贈假黄鉞、左丞相。他的兒子高茂德繼承爵位。

漢陽敬懷王高洽

漢陽敬懷王洽，字敬延，神武第十五子也。天保元年封，五年薨，年十三。乾明元年，贈太保、司空。無子，以任城王第二子建德爲後。

漢陽敬懷王高洽，字敬延，是北齊神武帝的第十五個兒子。天保元年被封爲王，天保五年去世，年齡十三歲。乾明元年，追贈高洽爲太保、司空。高洽没有兒子，把任城王的第二個兒子高建德作爲他的後嗣。

論曰：趙郡王以跗萼之親，當顧命之重，安夫一德，固此貞心，踐畏途而不疑，履危機而莫懼，以斯忠義，取斃凶慝。豈道光四海，不遇周成之明；將朝去三仁，終見殷墟之禍。不然，則邦國殄瘁，何若斯之速

論曰：趙郡王高琛因爲與北齊神武帝有兄弟之情，接受天子臨終遺命，一心一德，堅守自己的忠貞，即使是走艱險的道路也不會猶豫不决，面臨潜伏的禍端也不會恐懼，憑着這種忠誠，却亡於奸邪之手。難道是道德光耀四海，却没有遇到像周成王那樣英明的人；抑或是朝中失

歟？清河屬經綸之期，青雲自致，出將入相，翊成鴻業。雖漢朝劉賈，魏室曹洪，俱未足論其風烈，適足以彰文宣之失德焉。思好屬昏亂之機，歸彦因猜嫌之釁，咫尺鄴都，以速其禍，智小謀大，理則宜然。神武諸王，多有聲譽。永安以諫爭遇禍，固齊室之比干。彭城莅人布政，乃與循良比迹，求之近古，未爲易遇。上黨申威淮海，受辱牢阱，以英俠之氣，迫悲歌之思，欲食藜藿之羹，處茅茨之下，其可得乎？馮翊廉慎閑明，妄被譏慝，以武成陰忌之朝，而見免夫《角弓》之刺，已爲幸矣。

去了微子其子比干那樣的忠臣，導致了殷商滅亡那樣的災禍。如果不是這樣，那麼國家的滅亡，怎麼會像這樣快速？清河王高岳處在籌劃治理國家大事的時期，青雲直上，出將入相，輔助皇帝成就大業。即使是漢朝的劉賈，魏朝的曹洪，都比不上他的功業，這恰好顯示出北齊文宣帝的失德。高思好處在政治昏庸混亂的時期，高歸彦因爲被猜忌而産生二心，他圖謀近在咫尺的鄴都，因此加快災禍的到來，他智慧小野心大，理應有如此下場。北齊神武帝的各位王，大多有聲譽。永安簡平王高浚因爲直言進諫而遭遇災禍，他確實就像是北齊王朝的比干。彭城景思王高浟統治人民施行政教，他是在向循吏良臣看齊，尋求近古之人，還不容易找到像他這樣的人。上黨剛肅王高渙的威名在淮水一帶傳揚，他却在地牢中受到屈辱，憑着他的英雄氣概，却被迫唱着悲傷的歌曲，他衹想吃粗茶淡飯，衹想住茅舍破屋，但是怎麼可能得到呢？馮翊王高潤廉潔謹慎工作熟練精明，却妄受邪惡奸佞的陷害，處在武成帝陰刻猜忌之朝中，高潤却能免去像《詩經·角弓》中所説的災難，這已經是非常幸運的了。



北史卷五十二

列傳第四十

齊宗室諸王(下)

文襄諸子　文宣諸子　孝昭諸子　武成諸子　後主諸子

文襄諸子

文襄六男：文敬元皇后生河間王孝琬。宋氏生河南王孝瑜。王氏生廣寧王孝珩。蘭陵王長恭不得母氏姓。陳氏生安德王延宗。燕氏生漁陽王紹信。

北齊文襄帝有六個兒子：文敬元皇后生了河間王高孝琬。宋氏生了河南王高孝瑜。王氏生了廣寧王高孝珩。蘭陵王高長恭不知道他母親的姓氏。陳氏生了安德王高延宗。燕氏生了漁陽王高紹信。

河南康獻王高孝瑜

河南康獻王孝瑜，字正德，文襄長子也。初封河南郡公，齊受禪，進爵爲王。歷位中書令、司州牧。初，孝瑜養於神武宮中，與武成同年相愛。將誅楊愔等，孝瑜預其謀。及武成即位，禮遇特隆。帝在晉陽手敕之曰："吾飲汾清二杯，勸汝於鄴酌兩杯。"其親愛如此。

河南康獻王高孝瑜，字正德，是北齊文襄帝的長子。他起初被封爲河南郡公，北齊接受禪讓之後，高孝瑜的爵位升爲王。他歷任中書令、司州牧。當初，高孝瑜被養育在北齊神武帝的後宮中，與武成帝年齡相同并且很友愛。準備誅殺楊愔等人時，高孝瑜參與了謀劃。及至武成帝即位，給高孝瑜的恩遇特别深厚。皇帝在晉陽親手寫敕書對高孝瑜説："我喝汾河的清水兩杯，就勸你喝鄴城的美酒兩杯。"他們的親密友愛就像這樣。

孝瑜容貌魁偉，精彩雄毅，謙慎寬厚，兼愛文學，讀書敏速，十行俱下，覆棋不失一道。初，文襄於鄴東起山池游觀，時俗眩之，孝瑜遂於第作水堂龍舟，植幡矟於舟上，數集諸弟，宴射爲樂。武成幸其第，見而悦之，故盛興後園之玩。於是貴賤慕斆，處處營造。

高孝瑜容貌魁梧偉岸，文采優美意志堅定，性格謙虚謹慎寬厚，同時還喜愛經典文獻，他讀書機敏迅速，一目十行，復原棋局不錯一步棋。當初，北齊文襄帝在鄴城東面興建山水游樂觀賞，當時的風氣以此爲炫耀，高孝瑜於是在自己家興建了水堂和龍舟，并在龍舟上竪立旗幟和長矛，多次召集各位弟弟，把聚宴習射作爲游樂。武成帝前往高孝瑜家，看到他家的游樂設施很高興，因此後園游樂的風氣盛行。於是所有人都羨

慕地效仿，到處營造類似的建築。

武成嘗使和士開與胡后對坐握槊，孝瑜諫曰："皇后天下之母，不可與臣下接手。"帝深納之。後又言趙郡王父死非命，不可而親。由是叡及士開皆側目。士開密告其奢僭；叡又言山東唯聞河南王，不聞有陛下。帝由是忌之。尒朱御女名摩女，本事太后，孝瑜先與之通，後因太子婚夜，孝瑜竊與之言。武成大怒，頓飲其酒三十七杯。體至肥大，腰帶十圍，使婁子彥載以出，鴆之於車。至西華門，煩熱躁悶，投水而絶。贈太尉、録尚書事。子弘節嗣。

武成帝曾經讓和士開與胡后相對而坐玩握槊的游戲，高孝瑜規勸道："皇后是國母，不能與臣子下人的手相接觸。"皇帝非常贊同他的建議。後來高孝瑜又説趙郡王的父親死於非命，不能親近他。因爲這個緣故高叡和和士開都惱恨高孝瑜。和士開秘密告發高孝瑜的奢侈超越了本分；高叡也説在太行山以東衹聽説有河南王，没有聽説有陛下。皇帝於是忌恨高孝瑜。尒朱御女名字叫摩女，她本來侍奉太后，高孝瑜早先與她私通，後來在太子的新婚之夜，高孝瑜私下與她説話。武成帝非常憤怒，讓高孝瑜立即喝三十七杯酒。高孝瑜身體肥胖，腰帶有十圍長，讓婁子彥用車把他拉出去，在車裏給他喝了毒酒。高孝瑜走到西華門，感到煩躁悶熱，投身水中而死。追贈太尉、録尚書事。他的兒子高弘節繼承爵位。

孝瑜母，魏吏部尚書宋弁孫也。本魏潁川王斌之妃，爲文襄所納，生孝瑜。孝瑜還第，爲太妃。孝瑜妃盧正山女，武成胡后之内姊也。孝瑜薨後，宋太妃爲盧妃所譖訴，武成殺之。

高孝瑜的母親，是北魏吏部尚書宋弁的孫女。她本來是北魏潁川王元斌之的妃子，被北齊文襄帝娶納，生了高孝瑜。高孝瑜返回家後，她當上了太妃。高孝瑜的妃子是盧正山的女兒，也就是武成帝的妻子胡皇后的姐姐。高孝瑜去世後，宋太妃被盧妃誣陷誹謗，武成帝殺死了宋太妃。

廣寧王高孝珩

廣寧王孝珩，文襄第二子也。歷位司州牧、尚書令、司空、司徒、録尚書、大將軍、大司馬。孝珩愛賞人物，學涉經史，好綴文，有技藝。嘗於廳事壁自畫一蒼鷹，見者皆以爲真。又作《朝士圖》，亦當時之妙絶。

廣寧王高孝珩，是北齊文襄帝的第二個兒子。歷任司州牧、尚書令、司空、司徒、録尚書、大將軍、大司馬。高孝珩喜歡欣賞有才德名望的人，他的學問博涉經典史籍，喜好寫文章，有技藝。高孝珩曾經在辦公的墻壁上親自畫了一隻蒼鷹，見到的人都以爲是真的。高孝珩還畫了《朝士圖》，也是當時的絶妙之作。

後主自晉州敗，奔鄴，詔王公議於含光殿。孝珩以大敵既深，事藉機變，宜使任城王領幽州道兵入土門，揚聲趣并州；獨孤永業領洛州道兵趣潼關，揚聲取長安；臣請領京畿兵出滏口，鼓行逆戰。敵聞南北有兵，自然潰散。又請出宫人寶物賞將士，帝不能用。

後主在晉州失敗，逃奔到鄴城，詔令王公大臣在含光殿商議。高孝珩認爲大敵當前情況已經非常嚴重，國家大事要靠隨機應變，應該派任城王率領幽州道的士兵進入土門，對外揚言説是去并州；派獨孤永業率領洛州道的士兵到潼關，對外揚言是攻占長安；他本人請求率領京城周圍的士兵從滏口出發，擊鼓行進迎戰敵人。敵人聽説南北兩面都有部隊，自然會潰散。高孝珩還請求

把宮女和寶物拿出來賞賜給將士們，皇帝没有采納他的建議。

承光即位，以孝珩爲太宰，與呼延族、莫多婁敬顯、尉相願同謀，期正月五日，孝珩於千秋門斬高阿那肱；相願在内，以禁兵應之；族與敬顯自游豫園勒兵出。既而阿那肱從別宅取便路入宫，事不果。乃求出拒西軍，謂阿那肱、韓長鸞、陳德信等云："朝廷不賜遣擊賊，豈不畏孝珩反邪？破宇文邕遂至長安，反時何與國家事？以今日之急，猶作如此猜。"高、韓恐其變，出孝珩爲滄州刺史。

承光即位後，讓高孝珩擔任太宰，高孝珩與呼延族、莫多婁敬顯、尉相願一起謀劃，約定在正月初五這一天，高孝珩在千秋門斬殺高阿那肱；尉相願在宫内，以宫廷衛兵接應；呼延族與莫多婁敬顯從游豫園帶兵出來。不久高阿那肱從另外的住宅抄近道進入皇宫，此事没有成功。於是高孝珩請求出兵抵抗西部軍隊，他對高阿那肱、韓長鸞、陳德信等人説："朝廷不允許我去進攻敵人，不就是害怕我高孝珩造反嗎？他們擔心我攻破宇文邕然後到長安，我要造反又何必關心國家大事呢？國家現在情况緊急，仍然這樣猜忌我。"高阿那肱、韓長鸞擔心高孝珩有變故，外放高孝珩爲滄州刺史。

至州，以五千人會任城王於信都，共爲匡復計。周齊王憲來伐，兵弱不能敵。怒曰："由高阿那肱小人，吾道窮矣。"齊叛臣乞扶令和以矟刺孝珩墜馬，奴白澤以身扞之，孝珩猶傷數處，遂見虜。

高孝珩到了滄州，讓五千人在信都與任城王會合，共同謀劃拯救北齊王朝的計策。北周齊王宇文憲前來討伐，高孝珩的兵力弱小不能抵擋。他憤怒地説："因爲高阿那肱這個小人，使我走上了絶路。"北齊的叛徒乞扶令和用長矛把高孝珩刺下馬，高孝珩的奴僕白澤用身體擋住長矛，但高孝珩還是幾處受傷，最後被俘虜。

齊王憲問孝珩齊亡所由，孝珩自陳國難，辭淚俱下，俯仰有節。憲爲之改容，親爲洗瘡傅藥，禮遇甚厚。孝珩獨嘆曰："李穆叔言齊氏二十八年，今果然矣。自神武皇帝以外，吾諸父兄弟無一人得至四十者，命也。嗣君無獨見之明，宰相非柱石之寄，恨不得握兵符，受廟算，展我心力耳。"至長安，依例受開府、縣侯。

北周齊王宇文憲向高孝珩詢問北齊滅亡的原因，高孝珩親自陳述國家災難，他聲淚俱下，但舉止不卑不亢。宇文憲被他的氣節而感動，親自爲他清洗創傷并敷上藥，對他禮遇優厚。高孝珩獨自嘆息道："李穆叔説齊氏王朝有二十八年，現在果然是真的。除了神武皇帝之外，我的各位父兄中没有一個人活到了四十歲，這是命運啊。繼承帝位的國君没有明智的獨到見解，宰相不能擔當國家的重任，遺憾的是我不能掌握兵權，幫助朝廷制訂戰勝敵人的策略，施展我的心志和能力。"高孝珩到長安，按照慣例被授任爲開府、縣侯。

後周武帝在雲陽宴齊君臣，自彈胡琵琶，命孝珩吹笛。辭曰："亡國之音，不足聽也。"固命之，舉笛裁至口，淚下嗚咽，武帝乃止。其年十月疾甚，啓歸葬山東，從之。尋卒，

後來周武帝在雲陽宴請北齊的君臣，周武帝彈奏琵琶，命令高孝珩吹笛子。高孝珩推辭道："亡國的音樂，不值得一聽。"周武帝堅决讓他吹，高孝珩剛舉起笛子到嘴邊，眼淚就流下來并嗚咽着，周武帝於是作罷。當年十月高孝珩病

還葬鄴。

重，啓奏皇帝請求把自己歸葬在山東，周武帝同意了。不久高孝珩去世，把他送回鄴城埋葬。

河間王高孝琬

河間王孝琬，文襄第三子也。天保元年封。天統中，累遷尚書令。初，突厥與周師入太原，武成將避之而東，孝琬叩馬諫，請委趙郡王部分之，必整齊，帝從其言。孝琬免胄將出，帝使追還之。周軍退，拜并州刺史。

河間王高孝琬，是北齊文襄帝的第三個兒子。天保元年被封爲王。天統年間，屢經升遷爲尚書令。當初，突厥人與北周軍隊進入太原，武成帝準備躲避到東面去，高孝琬勒住馬進行規勸，請求派趙郡王部署軍事，一定會使軍容整齊，皇帝聽從了他的建議。高孝琬脱掉頭盔準備出發，皇帝派人把他追回來。北周軍隊撤退後，授任高孝琬爲并州刺史。

孝琬以文襄世嫡，驕矜自負。河南王之死，諸王在宫内，莫敢舉聲，唯孝琬大哭而出。又怨執政，爲草人而射之。和士開與祖珽譖之云："草人擬聖躬也。又前突厥至州，孝琬脱兜鍪抵地云：'豈是老嫗，須着此。'此言屬大家也。"初魏世謡言："河南種穀河北生，白楊樹頭金鷄鳴。"珽以説曰："河南河北，河間也，金鷄鳴，孝琬將建金鷄而大赦。"帝頗惑之。

高孝琬因爲是北齊文襄帝的嫡系子孫，驕傲自負。河南王去世時，各位王在皇宫内，没有人敢喧嘩，衹有高孝琬大聲哭着出去。他還怨恨執政者，做了草人射擊。和士開和祖珽説壞話道："草人是模擬皇上。另外從前突厥人到州裏，高孝琬脱下頭盔扔在地上説：'我難道是老年婦女，還需要戴這個東西。'他這話涉及皇上啊。"當初北魏有民間歌謡唱道："黄河南種穀黄河北長，白楊樹梢金鷄叫。"祖珽於是説："黄河南黄河北，就是河間地區，金鷄叫，就是高孝琬準備設金鷄於竿然後頒詔大赦天下。"皇帝對此有些疑惑。

時孝琬得佛牙，置於第内，夜有神光。昭玄都法順請以奏，不從。帝聞，使搜之，得填庫矟幡數百。帝聞，以爲反狀。訊其諸姬，有陳氏者，無寵，誣對曰："孝琬畫作陛下形哭之。"然實是文襄像，孝琬時時對之泣。帝怒，使武衛赫連輔玄倒鞭撾之。孝琬呼阿叔。帝怒曰："誰是爾叔？敢唤我作叔。"孝琬曰："神武皇帝嫡孫，文襄皇帝嫡子，魏孝静皇帝外甥，何爲不得唤作叔也？"帝愈怒，折其兩脛而死。瘞諸西山，帝崩後乃改葬。

當時高孝琬得到佛牙，把它放在家中，夜晚發出神聖的光芒。昭玄都的法順請求報奏，高孝琬不同意。皇帝聽説後，派人進行搜查，搜出藏在倉庫的幾百條長矛和旗幟。皇帝聽説後，認爲是高孝琬造反的證據。審訊高孝琬的各位姬妾，有個叫陳氏的人，没有得到寵愛，就誣陷高孝琬説："高孝琬畫了皇帝的像并對它哭泣。"但實際上是北齊文襄帝的像，高孝琬經常對着父親的畫像哭泣。皇帝很憤怒，派武衛赫連輔玄用鞭子的另一頭拷打高孝琬。高孝琬呼叫"阿叔"。皇帝憤怒地説："誰是你的阿叔？你竟敢叫我阿叔。"高孝琬説："我是神武皇帝的嫡孫，是文襄皇帝的嫡子，是東魏孝静皇帝的外甥，我怎麽不能叫你阿叔呢？"皇帝更加憤怒，折斷高孝琬的兩根脛骨而死。把高孝琬埋在西山，等皇帝去世後纔改葬他處。

子正禮嗣。幼聰穎，能誦《左氏春秋》。齊亡，遷綿州卒。

高孝琬的兒子高正禮繼承爵位。高正禮年幼時就聰穎，能背誦《左氏春秋》。北齊滅亡後，遷徙到綿州後去世。

蘭陵武王高長恭

蘭陵武王長恭，一名孝瓘，文襄第四子也。累遷并州刺史。突厥入晋陽，長恭盡力擊之。芒山之役，長恭爲中軍，率五百騎再入周軍，遂至金墉之下，被圍甚急。城上人弗識，長恭免冑示之面，乃下弩手救之，於是大捷。武士共歌謡之，爲《蘭陵王入陣曲》是也。歷司州牧、青瀛二州，頗受財貨。後爲太尉。與段韶討栢谷，又攻定陽。韶病，長恭總其衆。前後以戰功，别封鉅鹿、長樂、樂平、高陽等郡公。

蘭陵武王高長恭，他另一個名字叫高孝瓘，是北齊文襄帝的第四個兒子。他屢經升遷爲并州刺史。突厥人進攻晋陽，高長恭竭盡全力打擊敵人。在芒山之戰中，高長恭擔任中軍，率領五百騎兵兩次衝進北周的軍隊，後來到了金墉城下，被北周軍隊包圍情况非常危急。城上的人不知道是北齊的軍隊，高長恭脱掉頭盔露出臉，城上人於是派出弓箭手救援，於是獲得勝利。戰士們一起唱着歌，他們唱的是《蘭陵王入陣曲》。高長恭歷任司州牧、青州和瀛州刺史，接受了不少財物。後來高長恭擔任太尉。他與段韶一起討伐栢谷，還進攻定陽。段韶生病後，高長恭總領他的軍隊。因爲前前後後的戰功，被另外封爲鉅鹿、長樂、樂平、高陽等地的郡公。

芒山之捷，後主謂長恭曰："入陣太深，失利悔無所及。"對曰："家事親切，不覺遂然。"帝嫌其稱家事，遂忌之。及在定陽，其屬尉相願謂曰："王既受朝寄，何得如此貪殘?"長恭未答。相願曰："豈不由芒山大捷，恐以威武見忌，欲自穢乎?"長恭曰："然。"相願曰："朝廷若忌王，於此犯便當行罰，求福反以速禍。"長恭泣下，前膝請以安身之術。相願曰："王前既有勛，今復告捷，威聲大重，宜屬疾在家，勿預時事。"長恭然其言，未能退。及江、淮寇擾，恐復爲將，嘆曰："我去年面腫，今何不發?"自是有疾不療。武平四年五月，帝使徐之範飲以毒藥。長恭謂妃鄭氏曰："我忠以事上，何辜於天而遭鴆也?"妃曰："何不求見天顔?"長恭曰："天顔何由可見?"遂飲藥而薨。贈太尉。

芒山大捷後，後主對高長恭説："你打仗時深入敵後，一旦失利就會後悔來不及。"高長恭回答道："我做自家的事情感到親切，不知不覺中也就那樣了。"皇帝厭惡高長恭説是做自家的事情，并因此而忌恨他。當高長恭在定陽時，他的僚屬尉相願對他説："您既然受到了朝廷的委任，爲什麽還要如此貪婪殘暴呢?"高長恭没有回答。尉相願説："難道您是因爲芒山大捷，擔心因爲有威武的名望而被忌恨，準備自己玷污自己嗎?"高長恭説："是這樣的。"尉相願説："朝廷如果忌恨您，您在這方面犯法就會受到懲罰，您希望有福但反而會招致禍患。"高長恭流下眼淚，屈膝向前向尉相願求取保全性命的方法。尉相願説："您先前已經有了功勛，現在又打仗獲勝，聲威很大，您應該托病在家，不要參與時政。"高長恭認爲他説得有道理，但没有離開職守。當江、淮的敵人前來侵擾，高長恭擔心再次擔任將領，嘆息着説："我去年臉腫了，今年爲什麽病不發作呢?"從此他有病也不治療。武平四年五月，皇帝派徐之範讓高長恭喝下毒藥。高長恭對妃子鄭氏説："我忠心事奉皇上，何負於

蒼天而要喝下毒藥呢?”他的妃子說:“你爲什麽不請求拜見皇上呢?”高長恭說:“皇上怎麽能够見到?”於是喝下毒藥而死。追贈太尉。

長恭貌柔心壯，音容兼美。爲將，躬勤細事，每得甘美，雖一瓜數果必與將士共之。初在瀛州，行參軍陽士深表列其贓，免官。及討定陽，士深在軍，恐禍及。長恭聞之曰:“吾本無此意。”乃求小失，杖深二十，以安之。嘗入朝而出，僕從盡散，唯有一人，長恭獨還，無所譴罰。武成賞其功，命賈護爲買妾二十人，唯受其一。有千金責券，臨死悉燔之。

高長恭外柔内剛，聲音和容貌都很優美。他擔任將領時，親自辦理瑣細的事情，每次得到甜美的食物，即使是一個瓜幾個果他也一定與將士們一起享用。高長恭當初在瀛州，行參軍陽士深上表列舉他所收受的贓物，高長恭被罷免了官職。及至高長恭討伐定陽，陽士深在他的部隊中，擔心會受到災禍。高長恭聽説後對他説:“我本來就没有報復你的意思。”於是尋找陽士深的小過失，杖罰他二十棍，以讓他安心。高長恭有次從朝廷出來，他的僕人和隨從全部走光，衹剩下他一人，高長恭獨自返回，没有譴責和懲罰任何人。武成帝獎賞高長恭的功勞，讓賈護爲高長恭買了二十個妾，高長恭衹要了一人。别人欠他的千金債務，他臨終時把借據全部燒掉了。

安德王高延宗

安德王延宗，文襄第五子也。母陳氏，廣陽王妓也。延宗幼爲文宣所養，年十二，猶騎置腹上，令溺己臍中。抱之曰:“可憐，止有此一個。”問欲作何王，對曰:“欲作衝天王。”文宣問楊愔，愔曰:“天下無此郡名，願使安於德。”於是封安德焉。爲定州刺史，於樓上大便，使人在下張口承之;以蒸豬糝和人糞以飼左右，有難色者鞭之。孝昭帝聞之，使趙道德就州杖之一百。道德以延宗受杖不謹，又加三十。又以囚試刀，驗其利鈍。驕縱多不法。武成使撻之，殺其暱近九人，從是深自改悔。

安德王高延宗，是北齊文襄帝的第五個兒子。他的母親陳氏，是廣陽王的歌女。高延宗從小被北齊文宣帝撫養，十二歲時，他還騎在北齊文宣帝的腹部上，北齊文宣帝讓高延宗把小便尿在自己的肚臍裏。并抱着他説:“可惜啊，衹有這一個孩子。”北齊文宣帝問高延宗想當什麽王，高延宗回答説:“我要當衝天王。”北齊文宣帝詢問楊愔，楊愔説:“天下還没有衝天這個郡名，希望他能安心於道德。”於是把高延宗封爲安德王。高延宗擔任定州刺史，他在樓上大便，讓人在樓下張開嘴巴接他的大便;他把蒸熟的豬肉摻入人的糞便讓身邊人吃，不情願吃的人就鞭打。孝昭帝聽説後，派趙道德到定州杖罰高延宗一百棍。趙道德認爲高延宗接受杖罰不恭謹，又增加三十棍。高延宗還用囚犯來試他的刀，檢驗刀是否鋒利。高延宗驕横放縱有很多違法的事。武成帝派人鞭打他，殺掉了九個高延宗所親近的人，從此他纔深深悔改。

蘭陵王芒山凱捷，自陳兵勢，諸兄弟咸壯之。延宗獨曰:“四兄非大丈夫，何不乘勝徑入?使延宗當此

蘭陵王在芒山打了勝仗回來，他親自陳述作戰的情況，各位兄弟都贊賞他。衹有高延宗一人説道:“四哥你不是真正的大丈夫，你爲什麽不

勢，關西豈得復存。”及蘭陵死，妃鄭氏以頸珠施佛，廣寧王使贖之，延宗手書以諫，而淚滿紙。河間死，延宗哭之，淚赤。又爲草人以像武成，鞭而訊之曰：“何故殺我兄!”奴告之，武成覆卧延宗於地，馬鞭撾之二百，幾死。後歷司徒、太尉。

乘勝前進呢?假如我高延宗遇到了這種陣勢，關西地區怎麽可能還存在。”及至蘭陵王去世，他的妃子鄭氏把脖子上的珠寶施捨給佛門，廣寧王派人把珠寶贖了回來，高延宗親自寫信進行規勸，而且眼淚灑滿了信紙。河間王去世，高延宗爲他哭泣，眼淚中有血。高延宗還做了草人把它當作是武成帝，鞭打它并審問道：“你爲什麽要殺害我的哥哥?”奴僕告發此事，武成帝讓高延宗趴在地上，用馬鞭抽打他二百下，幾乎被打死。後來歷任司徒、太尉。

及平陽之役，後主自禦之，命延宗率右軍，先戰城下，禽周開府宗挺。及大戰，延宗以麾下再入，周軍莫不披靡。諸軍敗，延宗獨全軍。後主將奔晉陽，延宗言：“大家但在營莫動，以兵馬付臣，臣能破之。”帝不納。及至并州，又聞周軍已入鼢鼠谷，乃以延宗爲相國、并州刺史，總山西兵事。謂曰：“并州阿兄取，兒今去也。”延宗曰：“陛下爲社稷莫動，臣爲陛下出死力戰。”駱提婆曰：“至尊計已成，王不得輒沮。”後主竟奔鄴。

在平陽戰役中，後主親自帶兵抵抗，他派高延宗率領右軍，先攻占城下，活捉北周開府宗挺。當大決戰時，高延宗帶領部下再次進攻，北周軍隊没有不潰敗的。各路軍隊都失敗了，衹有高延宗能保全軍隊。後主準備逃奔到晉陽，高延宗説：“皇上衹管待在軍營不要動，請你把兵馬交給我，我能够打敗敵人。”皇帝没有采納他的建議。到了并州，皇帝又聽説北周的軍隊已經進入鼢鼠谷，於是讓高延宗擔任相國、并州刺史，總領山西軍事。皇帝對高延宗説：“并州由阿哥去奪取，我現在要離開了。”高延宗説：“請陛下爲了國家不要走，我要爲陛下出大力拼死戰鬥。”駱提婆説：“皇帝的計策已經决定，你就不要再阻止了。”後主最後投奔到鄴城。

在并將帥咸請曰：“王若不作天子，諸人實不能與王出死力。”延宗不得已，即皇帝位。下詔曰：“武平孱弱，政由宦竪，釁結蕭墻，盜起疆埸。斬關夜遁，莫知所之，則我高祖之業，將墜於地。王公卿士，猥見推逼，今便祇承寶位，可大赦天下。”改武平七年爲德昌元年，以晉昌王唐邕爲宰輔，齊昌王莫多婁敬顯、沭陽王和阿于子、右衛大將軍段暢、武衛將軍相里僧伽、開府韓骨胡、侯莫陳洛州爲爪牙。衆聞之，不召而至者前後相屬。延宗容貌充壯，坐則仰，偃則伏，人皆笑之；及是，赫然奮發，氣力絶異，馳騁行陣，勁捷若

留在并州的將帥們都向高延宗請求道：“您如果不當天子，我們實在不能爲您拼死效力。”高延宗不得已，即位當了皇帝。高延宗下詔書説道：“武平時代政治衰弱，朝政掌握在宦官手中，禍起蕭墻之内，盜賊在邊疆爲患。後主斬殺關口的將士趁夜晚遁逃，没有人知道他到什麽地方去了，像這樣我高祖的基業，將要墜落於地。王公卿士們，推舉并逼迫我，現在就恭敬地接受帝位，可以大赦天下。”把武平七年改爲德昌元年，讓晉昌王高唐和高邕擔任宰相，把齊昌王莫多婁敬顯、沭陽王和阿于子、右衛大將軍段暢、武衛將軍相里僧伽、開府韓骨胡、侯莫陳洛州作爲他的武臣。衆人聽説後，不召而至者接連不斷。高延宗身體肥壯，坐時仰，卧時伏，人人都笑話他。到此時，高延宗猛然發奮，他的力氣大

飛。傾府藏及後宫美女以賜將士，籍没内參千餘家。後主謂近臣曰：“我寧使周得并州，不欲安德得之。”左右曰：“理然。”延宗見士卒，皆親執手陳辭，自稱名，流涕嗚噎。衆皆爭爲死，童兒女子亦乘屋攘袂，投磚石以禦周軍。

得驚人，在軍陣中馳騁，動作矯健如飛。高延宗把倉庫的儲藏和後宫的美女全部拿出來賞賜給將士，没收一千多家太監的財物。後主對他的身邊臣子説：“我寧可讓北周人得到并州，也不想讓安德王得到并州。”他的身邊人説：“是這個道理。”高延宗每次見士兵，都是親自拉着他們的手説話，稱呼自己的名字，流淚哭泣。衆人都爭着爲他而拼死，兒童和婦女也登上房子挽起袖子，投擲磚石抵抗北周的軍隊。

特進、開府那盧安生守太谷，以萬兵叛。周軍圍晉陽，望之如黑雲四合。延宗命莫多婁敬顯、韓骨胡拒城南，和阿于子、段暢拒城東；延宗親當周齊王於城北。奮大矟往來督戰，所向無前。尚書令史沮山亦肥大多力，捉長刀步從，殺傷甚多。武衛蘭芙蓉、綦連延長皆死於陣。和阿于子、段暢以千騎投周軍，周軍攻東門，際昏遂入。進兵焚佛寺門屋，飛焰照天地。延宗與敬顯自門入，夾擊之，周軍大亂，爭門相填，齊人從後斫刺，死者二千餘人。周武帝左右略盡，自拔無路，承御上士張壽輒牽馬頭，賀拔佛恩以鞭拂其後，以崎嶇僅得出，齊人奮擊，幾中焉。城東厄曲，佛恩及降者皮子信爲之導，僅免。時四更也，延宗謂周武帝崩於亂兵，使於積尸中求長鬣者，不得。

特進、開府那盧安生防守太谷，帶領一萬士兵叛變。北周軍隊包圍晉陽，一眼望過去如同黑雲從四面合攏。高延宗命令莫多婁敬顯、韓骨胡在城南抵抗，派和阿于子、段暢在城東抵抗，高延宗親自在城北抵擋北周齊王的軍隊。高延宗揮舞着長矛來回督戰，所向無敵。尚書令史沮山也是身體肥壯力氣大，提着大刀跟在高延宗後面，殺傷了很多敵人。武衛蘭芙蓉、綦連延長都在軍陣中戰死。和阿于子、段暢率上千名騎兵投降了北周軍隊，北周軍隊進攻東門，接近黄昏時終於攻入。北周的軍隊焚燒佛門寺院，騰起的火焰照亮了天地。高延宗和莫多婁敬顯從大門衝進來，裹外夾擊敵人，北周軍隊大亂，奪門而逃的人擠成一團，北齊士兵從他們身後砍殺，殺死二千多人。周武帝身邊的人幾乎死光，他自己也無路可逃，承御上士張壽於是牽着他的馬頭，賀拔佛恩用鞭子抽打馬屁股，因爲道路崎嶇勉强出來，北齊軍隊奮勇追擊，幾乎就要打中周武帝的馬匹了。城東道路狹窄曲折，賀拔佛恩和投降了的皮子信作爲嚮導，周武帝纔免於一死。當時已經四更，高延宗以爲周武帝死在亂兵之中，派人在堆積的尸體裹尋找長鬍鬚的人，没有找到。

時齊人既勝，入坊飲酒，盡醉卧，延宗不復能整。周武帝出城，飢甚，欲爲遁逸計。齊王憲及柱國王誼諫，以爲去必不免。延宗叛將段暢亦盛言城内空虚，周武帝乃駐馬，鳴角收兵，俄傾復振。詰旦，還攻東門，克之。又入南門。延宗戰，力屈，走至城北，於人家見禽。周武帝

當時北齊士兵已經獲得勝利，他們進入酒店喝酒，全部醉倒，高延宗没法恢復軍容整齊。周武帝出了城，非常飢餓，準備逃遁。齊王宇文憲以及柱國王誼進行規勸，他們認爲逃跑一定會失敗。高延宗的叛將段暢也極力陳説城内兵力空虚，周武帝於是停下馬，吹起號角收攏殘兵，不久就重新振作起軍威。次日早晨，他們返回東門進攻，并一舉攻克。又進攻南門。高延宗迎戰，

自投下馬，執其手。延宗辭曰："死人手何敢迫至尊?"帝曰："兩國天子，有何怨惡?直爲百姓來耳。勿怖，終不相害。"使復衣帽，禮之。

力量用盡，逃到城的北面，在一户人家裏被抓住。周武帝親自跳下馬，拉着高延宗的手。高延宗推辭道："死人的手怎麽敢碰皇帝的手?"周武帝説："都是兩國的天子，有什麽可怨恨的呢?我衹是爲了老百姓而來罷了。你不要害怕，我最終也不會殺你的。"讓高延宗重新穿戴衣帽，并給予他禮遇。

先是，高都郡有山焉，絶壁臨水，忽有墨書云："齊亡延宗。"洗視逾明。帝使人就寫，使者改亡爲上。至是應焉。延宗敗前，在鄴廳事見兩日相連置。以十二月十三日晡時受敕守并州，明日建尊號，不間日而被圍，經宿至食時而敗。年號德昌，好事者言其得二日云。

先前，高都郡有座山，懸崖絶壁臨水，忽然出現用墨寫的幾個字："齊亡延宗。"用水洗字迹更加清楚。皇帝派人在那上面寫字，使者把亡字改爲上字。到現在被應驗了。高延宗失敗前，他在鄴城的官署裏看見兩個日字連在一起。高延宗在十二月十三日晡時接受敕令防守并州，他在第二天建立帝號，没過一天就被圍困，經過一個晚上到吃飯時就失敗了。高延宗的年號爲德昌，喜好議論的人説高延宗衹是當了兩日的皇帝罷了。

既而周武帝問取鄴計，辭曰："亡國大夫不可以圖存，此非臣所及。"强問之，乃曰："若任城王援鄴，臣不能知；若今主自守，陛下兵不血刃。"

不久周武帝向高延宗詢問謀取鄴城的計策，高延宗推辭道："亡國的大夫不能企求苟活，此事不是我所能做到的。"周武帝强逼着追問，高延宗於是纔説："如果是任城王救援鄴城，我不知道情况會怎樣；如果是現在的國君防守鄴城，陛下不需要交鋒就能取得勝利。"

及至長安，周武與齊君臣飲酒，令後主起舞，延宗悲不自持。屢欲仰藥自裁，傅婢苦執諫而止。未幾，周武誣後主及延宗等，云遥應穆提婆反，使并賜死。皆自陳無之，延宗攘袂，泣而不言。以椒塞口而死。明年，李妃收殯之。

當到了長安，周武帝與北齊的君臣們一起喝酒，并讓後主跳舞，高延宗不能控制自己的悲哀。他多次準備喝毒藥自殺，都被他所親幸的婢女拉住苦苦規勸後纔作罷。不久，周武帝誣陷後主和高延宗等人，説他們與穆提婆遥相呼應想造反，一起賜死。他們都親自陳述説没有此事，高延宗挽起袖子，哭泣着不説話，把花椒塞入口中死去。第二年，李妃收尸埋葬了高延宗。

後主之傳位於太子也，孫正言竊謂人曰："我昔武定中爲廣州士曹，聞襄城人曹普演有言：高王諸兒，阿保當爲天子，至高德之承之，當滅。阿保謂天保，德之謂德昌也，承之謂後主年號承光，其言竟信云。"

後主把帝位傳給太子時，孫正言私下對人説："我從前在武定年間擔任廣州士曹，聽襄城人曹普演説過：高歡的幾個兒子中，阿保應當是天子，到高德之承之，就會滅亡。阿保説的就是北齊文宣帝的天保年號，德之説的就是高延宗的德昌年號，承之説的就是後主的年號承光，曹普演的話竟然都應驗了。"

漁陽王高紹信

漁陽王紹信，文襄第六子也。

漁陽王高紹信，是北齊文襄帝的第六個兒

歷特進、開府、中領軍、護軍、青州刺史。行過漁陽，與大富人鍾長命同床坐，太守鄭道蓋來謁，長命欲起，紹信不聽曰："此何物小人，主人公爲起。"乃與長命結爲義兄弟，妃與長命妻爲姊妹，責其闔家長幼皆有贈賄，鍾氏因此遂貧。齊滅，死於長安。

子。歷任特進、開府、中領軍、護軍、青州刺史。高紹信路過漁陽，他與大富翁鍾長命同坐床上，太守鄭道蓋前來拜謁，鍾長命準備起身，高紹信不允許并説："這是哪裏的小人，還要讓主人爲他起身。"於是與鍾長命結爲兄弟，高紹信的妃子與鍾長命的妻子結爲姐妹，高紹信的全家老少都向鍾長命索要饋贈財物，鍾長命因此而逐漸貧窮。北齊滅亡後，高紹信在長安去世。

文宣諸子

文宣五男：李后生廢帝及太原王紹德。馮世婦生范陽王紹義。裴嬪生西河王紹仁。顔嬪生隴西王紹廉。

北齊文宣帝有五個兒子：李后生了廢帝和太原王高紹德。馮世婦生了范陽王高紹義。裴嬪生了西河王高紹仁。顔嬪生了隴西王高紹廉。

太原王高紹德

太原王紹德，文宣第二子也。天保末，爲開府儀同三司。武成因怒李后，罵紹德曰："爾父打我時，竟不來救。"以刀環築殺之，親以土埋之游豫園。

太原王高紹德，是北齊文宣帝的第二個兒子。天保末年，高紹德擔任開府儀同三司。武成帝因爲惱怒李后，罵高紹德説："你父親打我時，你竟然不來救我。"并用刀環砸死了高紹德，親自用土把高紹德埋在游豫園。

武平元年，詔以范陽王子辯才爲後，襲太原王。

武平元年，皇帝命令把范陽王的兒子高辯才作爲高紹德的後嗣，繼承太原王的爵位。

范陽王高紹義

范陽王紹義，文宣第三子也。初封廣陽，徙封范陽。歷位侍中、清都尹。好與群小同飲，擅致内參打殺博士任方榮。武成嘗杖之二百，送付昭信后，后又杖一百。

范陽王高紹義，是北齊文宣帝的第三個兒子。起初被封爲廣陽王，後改封爲范陽王。高紹義歷任侍中、清都尹。高紹義喜歡與一幫小人喝酒，他擅自讓太監打死博士任方榮。武成帝曾經杖罰高紹義二百棍，把他交付給昭信后，昭信后又杖罰他一百棍。

及後主奔鄴，以紹義爲尚書令、定州刺史。周武帝克并州，以封輔相爲北朔州總管。此地齊之重鎮，諸勇士多聚焉。前長史趙穆、司馬王當萬等謀執輔相，迎任城王於瀛州。事不果，迎紹義。紹義至馬邑。輔相及其屬韓阿各奴等數十人，皆齊叛臣，自肆州以北城戍二百八十餘，盡從輔相；及紹義至，皆反焉。紹義與靈州刺史袁洪猛引兵南出，欲取并州。至新興而肆州已爲周守，前隊二儀同，

當後主逃奔到鄴城，讓高紹義擔任尚書令、定州刺史。周武帝攻克并州後，讓封輔相擔任北朔州總管。北朔州是北齊的軍事重鎮，聚集了許多忠勇之士。前長史趙穆、司馬王當萬等人謀劃抓住封輔相，迎接任城王到瀛州。事情没有成功，迎來了高紹義。高紹義到了馬邑。封輔相及其下屬韓阿各奴等幾十人，都是北齊的叛臣，他們在肆州以北有二百八十多個軍事堡壘，全部從屬封輔相指揮；當高紹義到達後，他們全部反叛。高紹義與靈州刺史袁洪猛帶領士兵從南面出發，準備攻占并州。到了新興纔知道肆州已經被

以所部降周。周兵擊顯州，執刺史陸瓊，又攻陷諸城。紹義還保北朔。周將宇文神舉軍逼馬邑，紹義遣杜明達拒之，兵大敗。紹義曰："有死而已，不能降人。"遂奔突厥。衆三千家，令之曰："欲還者任意。"於是哭拜别者太半。

北周軍隊防守，走在前面的兩個儀同，帶領部下投降了北周。北周軍隊進攻顯州，抓住刺史陸瓊，又攻克了幾個城邑。高紹義返回保衛北朔。北周將領宇文神舉的軍隊逼近馬邑，高紹義派遣杜明達進行抵抗，北齊士兵大敗。高紹義說："祇是一死而已，不能投降北周。"於是投奔突厥。總共有三千家，高紹義命令道："想要返回的人請自便。"於是有一大半的人哭泣着告别。

突厥他鉢可汗謂文宣爲英雄天子，以紹義重踝似之，甚見愛重。凡齊人在北者，悉隸紹義。高寶寧在營州，表上尊號，紹義遂即皇帝位，稱武平元年，以趙穆爲天水王。他鉢聞寶寧得平州，亦招諸部，各舉兵南向，云共立范陽王作齊帝，爲其報讎。周武帝大集兵於雲陽，將親北伐，遇疾暴崩。紹義聞之，以爲天贊己。盧昌期據范陽，亦表迎紹義。俄而周將宇文神舉攻滅昌期。其日，紹義適至幽州，聞周總管出兵于外，欲乘虛取薊城。列天子旌旗，登燕昭王冢，乘高望遠，部分兵衆。神舉遣大將軍宇文恩將四千人馳救幽州，半爲齊軍所殺。

突厥人他鉢可汗認爲北齊文宣帝是英雄天子，因爲高紹義的大踝骨長得像北齊文宣帝，所以高紹義很受他的敬愛和器重。大凡在北方的北齊人，都隸屬於高紹義。高寶寧在營州，上表要求高紹義稱帝，高紹義於是即位當了皇帝，稱爲武平元年，讓趙穆作爲天水王。他鉢可汗聽說高寶寧得到平州，也招集各路部隊，各自舉兵向南，説他們共同推立范陽王爲北齊皇帝，并爲北齊報仇。周武帝在雲陽大量集中兵力，準備親自向北討伐，染上疾病突然去世。高紹義聽說後，認爲是上天在幫助自己。盧昌期占據范陽，也上表迎接高紹義。不久北周將領宇文神舉打敗了盧昌期。當天，高紹義剛好到幽州，聽説北周總管出兵在外，準備趁虛攻占薊城。高紹義排列天子的旌旗，登上燕昭王的墳墓，居高遠望，部署兵力。宇文神舉派遣大將軍宇文恩帶領四千人緊急救援幽州，一半人都被北齊軍隊殺死了。

紹義聞范陽城陷，素服舉哀，回軍入突厥。周人購之於他鉢，又使賀若誼往説之。他鉢猶不忍，遂僞與紹義獵於南境，使誼執之，流于蜀。紹義妃，勃海封孝琬女，自突厥逃歸。紹義在蜀，遺妃書云："夷狄無信，送吾於此。"竟死蜀中。

高紹義聽説范陽城淪陷，穿上白色喪服致哀，撤回軍隊進入突厥。北周人向他鉢可汗重金懸賞高紹義，還派使者賀若誼前往游説。他鉢可汗仍然不忍心下手，於是假裝與高紹義在南面邊境打獵，讓賀若誼抓住高紹義，把他流放到蜀地。高紹義的妃子，是勃海人封孝琬的女兒，她從突厥逃了回去。高紹義在蜀地，給妃子留下遺書説："夷狄人不守信義，把我送到這個地方。"高紹義後來在蜀中去世。

西河王高紹仁

西河王紹仁，文宣第四子也。天保末，爲開府儀同三司。尋薨。

西河王高紹仁，是北齊文宣帝的第四個兒子。天保末年，高紹仁擔任開府儀同三司。不久去世。

隴西王高紹廉

隴西王紹廉，文宣第五子也。初封長樂，後改焉。性粗暴，嘗拔刀逐紹義，紹義走入厩，閉門拒之。紹義初爲清都尹，未及理事，紹廉先往，唤囚悉出，率意决遣之。能飲酒，一舉數升，終以此薨。

隴西王高紹廉，是北齊文宣帝的第五個兒子。起初被封爲長樂王，後來改封隴西王。高紹廉性情粗暴，曾經拔出刀追逐高紹義，高紹義逃到馬厩，關門抵抗高紹廉。高紹義當初擔任清都尹，還没來得及處理事務，高紹廉就先到一步，把囚犯全部放出來，成心要把高紹義擠走。高紹廉能喝酒，一次能喝幾升酒，最後因此而去世。

孝昭諸子

孝昭七男：元皇后生樂陵王百年。桑氏生襄城王亮，出後襄城景王。諸姬生汝南王彦理、始平王彦德、城陽王彦基、定陽王彦康、汝陽王彦忠。

孝昭帝有七個兒子：元皇后生了樂陵王高百年。桑氏生了襄城王高亮，後來他成爲襄城景王的後嗣。衆姬妾生了汝南王高彦理、始平王高彦德、城陽王高彦基、定陽王高彦康、汝陽王高彦忠。

樂陵王高百年

樂陵王百年，孝昭第二子也。孝昭初即位，在晋陽，群臣請建中宫及太子，帝謙未許。都下百僚又請，乃稱太后令，立爲皇太子。帝臨崩，遺詔傳位於武成，并有手書。其末曰："百年無罪，汝可以樂處置之，勿學前人。"大寧中，封樂陵王。

樂陵王高百年，是孝昭帝的第二個兒子。孝昭帝剛即位時，高百年在晋陽，大臣們請求册立皇后和太子，皇帝謙遜着不同意。京城的百官再次請求，於是纔聲稱太后發布命令，立高百年爲皇太子。皇帝臨去世前，留下遺詔把帝位傳給武成帝，并留下親筆詔書。詔書的最後寫道："高百年没有罪過，你應該安置他到好去處，不要學先前的人。"大寧年間，高百年被封爲樂陵王。

河清三年五月，白虹圍日再重，又横貫而不達。赤星見，帝以盆水承星影而蓋之，一夜盆自破。欲以百年厭之。會博陵人賈德胄教百年書，百年嘗作數敕字，德胄封以奏。帝又發怒，使召百年。百年被召，自知不免，割帶玦，留與妃斛律氏。見帝於玄都苑涼風堂，使百年書敕字，驗與德胄所奏相似。遣左右亂捶擊之，又令人曳百年繞堂且走且打，所過處，血皆遍地。氣息將盡，曰："乞命，願與阿叔作奴。"遂斬之，棄諸池，池水盡赤，於後園親看埋之。

河清三年五月，白虹圍繞着太陽并重叠，還横貫天空但不完整。紅色的星星出現，皇帝用一盆水承接星星的影子并用蓋子蓋住，一夜之間盆子自動破碎。皇帝想殺高百年來鎮邪。剛好博陵人賈德胄給高百年教書法，高百年曾經寫過幾個敕字，賈德胄密封後上奏皇帝。皇帝再次發怒，派人徵召高百年。高百年被徵召後，知道自己難免一死，割下帶子上的玉玦，留給妃子斛律氏。高百年在玄都苑的涼風堂拜見皇帝，皇帝命令高百年寫敕字，驗證了與賈德胄上奏的情况相似。皇帝派遣身邊人對高百年亂打亂捶，還讓人拉着高百年環繞着涼風堂邊走邊打，高百年所經過的地方，血流遍地。高百年衹剩下一口氣，説："請留我一條命，我情願爲阿叔當奴隸。"後來殺

了高百年，把他扔到水池裏，水池裏的水全部變成紅色，皇帝在後園親自看着高百年被埋葬。

妃把玦哀號，不肯食，月餘亦死。玦猶在手，拳不可開，時年十四，其父光自擘之，乃開。

高百年的妃子拿着玉玦痛哭，不肯吃飯，一個多月後也死了。玉玦還攥在她手上，捏成拳頭打不開，當時她十四歲，她的父親斛律光親自掰她的手，這纔打開。

後主時，改九院爲二十七院，掘得小尸，緋袍金帶，一髻一解，一足有靴。諸内參竊言，百年太子也。或以爲太原王紹德。

後主時，把九院改爲二十七院，挖出一具小小的尸體，尸體上穿着紅色的袍子金色的帶子，頭上的髮髻有一邊散開，一隻脚上有靴子。衆太監私下説，這是高百年太子。有人認爲是太原王高紹德。

詔以襄城王子白澤襲爵樂陵王。齊亡入關，徙蜀死。

皇帝命令襄城王的兒子高白澤繼承樂陵王的爵位。高白澤在北齊滅亡後入關，遷徙到蜀地後去世。

汝南王高彥理

汝南王彥理，武平初封王，位開府、清都尹。齊亡入關，隨例授儀同大將軍、封縣子。女入太子宫，故得不死。隋開皇初，卒於并州刺史。

汝南王高彥理，在武平初年被封爲王，擔任開府、清都尹。北齊滅亡後入關，按慣例授任他爲儀同大將軍，封爲縣子。高彥理的女兒進入太子的宫殿，因此得以不死。隋朝開皇初年，高彥理在并州刺史的職位上去世。

始平王高彥德(等)

始平王彥德、城陽王彥基、定陽王彥康、汝陽王彥忠與汝南王同受封，并加儀同三司，後事闕。

始平王高彥德、城陽王高彥基、定陽王高彥康、汝陽王高彥忠與汝南王同時被封爲王，都加封爲儀同三司，他們後來的情况不詳。

武成諸子

武成十三男：胡皇后生後主及琅邪王儼。李夫人生南陽王綽。後宫生齊安王廓、北平王貞、高平王仁英、淮南王仁光、西河王仁機、樂平王仁邕、潁川王仁儉、安樂王仁雅、丹楊王仁直、東海王仁謙。

武成帝有十三個兒子：胡皇后生了後主和琅邪王高儼。李夫人生了南陽王高綽。妃嬪生了齊安王高廓、北平王高貞、高平王高仁英、淮南王高仁光、西河王高仁機、樂平王高仁邕、潁川王高仁儉、安樂王高仁雅、丹楊王高仁直、東海王高仁謙。

南陽王高綽

南陽王綽，字仁通，武成長子也。以五月五日辰時生，至午時，後主乃生，武成以綽母李夫人非正嫡，故貶爲第二。初名融，字君明，出後漢陽王。河清三年，改封南陽，别爲漢陽置後。

南陽王高綽，字仁通，是武成帝的長子。高綽是五月五日辰時出生的，到了午時，後主纔生下來，武成帝認爲高綽的母親李夫人不是正妻，所以把高綽貶爲第二個兒子。高綽原名高融，字君明，後來作爲漢陽王的後嗣。河清三年，高綽改封南陽王，另外爲漢陽王置後嗣。

綽始十餘歲，留守晉陽。愛波斯狗，尉破胡諫之，欻然斫殺數狗，狼藉在地，破胡驚走，不敢復言。後爲司徒、冀州刺史。好裸人，畫爲獸狀，縱犬噬而食之。左轉定州，汲井水爲後池，在樓上彈人。好微行，游獵無度，恣情强暴，云學文宣伯爲人。有婦人抱兒在路，走避入草，綽奪其兒飼波斯狗。婦人號哭，綽怒，又縱狗使食，狗不食，塗以兒血，乃食焉。

高綽十多歲時，留守晉陽。他喜愛波斯狗，尉破胡規勸他，高綽猛然斬殺幾隻狗，死狗雜亂地躺在地上，尉破胡被嚇跑了，再也不敢說什麽。高綽後來擔任司徒、冀州刺史。高綽喜歡剥光人的衣服，把人畫成野獸的樣子，放狗去咬然後把他吃掉。高綽降爲定州刺史，他汲取井水做後院的水池，還在樓上用彈弓射人。高綽喜歡微服出行，出游打獵没有節制，放縱情欲强横凶暴，他聲稱是學習伯父文宣帝的爲人。有個婦女抱着孩子在路上行走，看見高綽就跑到草叢中躲避，高綽奪過她的孩子喂給波斯狗吃。這個婦女大聲哭叫，高綽發怒，又放狗去咬這個婦女，狗不吃她，高綽把她孩子的血塗在她身上，狗於是吃了她。

後主聞之，詔鎖綽赴行在所。至而宥之，問在州何者最樂。對曰："多取蝎，將狙混看，極樂。"後主即夜索蝎一斗，比曉，得二三升，置諸浴斛，使人裸卧浴斛中，號叫宛轉。帝與綽臨觀，喜噱不已。謂綽曰："如此樂事，何不早馳驛奏聞?"綽由是大爲後主寵，拜大將軍，朝夕同戲。

後主聽説此事，命令用刑具把高綽鎖住後送來。高綽一到後主又寬恕了他，詢問高綽在州裏做什麽事最快樂。高綽説："多找一些蝎子，把它們同猴子放在一起然後觀看，非常快樂。"後主當天晚上就收集了一斗的蝎子，到早上，又得到了兩三升蝎子，他把所有蝎子放入浴池裏，讓人裸體躺在浴池中，慘叫聲陣陣傳來。後主與高綽一起觀看，大聲歡笑不已。後主對高綽説："像這樣快樂的好事，你爲什麽不早點讓人用快馬上奏給我呢?"高綽因此大受後主的寵信，被授任爲大將軍，早晚與後主一起游戲。

韓長鸞間之，除齊州刺史。將發，長鸞令綽親信誣告其反，奏云："此犯國法，不可赦。"後主不忍顯戮，使寵胡何猥薩後園與綽相撲，扼殺之。瘞於興聖佛寺，經四百餘日乃大斂，顔色毛髮皆如生。俗云五月五日生者，腦不壞。

韓長鸞進行離間，授任高綽爲齊州刺史。高綽準備出發時，韓長鸞讓高綽的親信誣告高綽謀反，韓長鸞上奏道："高綽違反國家法律，不能赦免他。"後主不忍心當衆處决高綽，讓受到寵信的胡人何猥薩在後園與高綽進行摔跤比賽，何猥薩掐死了高綽。把高綽埋在興聖佛寺，過了四百多天纔裝入棺材，高綽的顔色和毛髮都如同活着時一樣。俗話説五月五日出生的人，腦袋不會腐爛。

綽兄弟皆呼父爲兄兄，嫡母爲家家，乳母爲姊姊，婦爲妹妹。

高綽的兄弟們把父親稱爲兄兄，把嫡母稱爲家家，把乳母稱爲姐姐，把媳婦稱爲妹妹。

齊亡，妃鄭氏爲周武帝所幸，請葬綽，敕所司葬於永平陵北。

北齊滅亡後，高綽的妃子鄭氏被周武帝寵幸，她請求埋葬高綽，皇帝命令有關部門把高綽葬在永平陵的北面。

琅邪王高儼

琅邪王儼，字仁威，武成第三子也。初封東平王，拜開府、侍中、中書監、京畿大都督、領軍大將軍，領御史中丞，遷大司徒、尚書令、大將軍、録尚書事、大司馬。

琅邪王高儼，字仁威，是武成帝的第三個兒子。起初高儼被封爲東平王，授任開府、侍中、中書監、京畿大都督、領軍大將軍，領御史中丞，升爲大司徒、尚書令、大將軍、録尚書事、大司馬。

魏氏舊制，中丞出，千步清道，與皇太子分路行，王公皆遥住車，去牛頓軛於地，以待中丞過。其或遲違，則赤棒棒之。自都鄴後，此儀浸絶。武成欲雄寵儼，乃使一依舊制。儼初從北宫出，將上中丞，凡京畿步騎，領軍之官屬，中丞之威儀，司徒之鹵簿，莫不畢備。帝與胡后在華林園東門外，張幕隔青紗步障觀之。遣中貴驟馬趣仗，不得入，自言奉敕，赤棒應聲碎其鞍，馬驚人墜。帝大笑，以爲善。更敕令駐車，傳語良久，觀者傾京邑。

按照魏朝的舊制度，中丞出來，一千步内要清理道路，可以與皇太子分道行走，王公們都要遠遠地停住車，并把牛脖子上的曲木拿下放在地上，等待中丞的車子過去。倘若是動作有所遲延或違反，就會被執法的紅棒子敲打。自從建都鄴城後，這種儀式漸漸消失了。武成帝想特别寵信高儼，於是讓高儼享受魏朝舊制度。高儼起初從北宫門出來，準備擔任中丞，大凡京畿的步兵騎兵，領軍的官員僚屬，中丞的莊嚴儀禮，司徒的儀仗隊，没有不全部備齊的。武成帝與胡后在華林園東門外，張開帳篷以青紗帳作爲屏障觀看高儼。派遣寵信的宦官騎着快馬去高儼的儀仗隊，不能進入，這個宦官自稱是奉皇帝敕令，紅棒子隨即敲碎了他的馬鞍，馬受到驚嚇宦官墜下馬來。皇帝大笑，認爲高儼做得好。皇帝還敕令高儼停車，傳達命令用了很長時間，京都的人傾城而出來觀看。

儼恒在宫中，坐含章殿以視事，諸父皆拜焉。帝幸并州，儼恒居守，每送駕，或半路，或至晋陽乃還。王師羅嘗從駕，後至，武成欲罪之。辭曰："臣與第三子别，留連不覺晚。"武成憶儼，爲之下泣，舍師羅不問。儼器服玩飾皆與後主同，所須悉官給。於南宫嘗見新冰緑李，還，怒曰："尊兄已有，我何意無？"從是，後主先得新奇，屬官及工匠必獲罪。太上、胡后猶以爲不足。儼嘗患喉，使醫下針，張目不瞬。又言於帝曰："阿兄懦，何能率左右？"帝每稱曰："此黠兒也，當有所成。"以後主爲劣，有廢立之意。武成崩，改封琅邪。

高儼經常在宫中，他坐在含章殿處理政務，各位伯父都來拜見他。皇帝前往并州，高儼經常留守京城，每次給皇帝送行，高儼要麽送到半路，要麽送到晋陽纔返回。王師羅曾經跟隨皇帝，比皇帝後到，武成帝想給他治罪。王師羅辯解道："我與您的三兒子告别，留連不捨不知不覺就遲到了。"武成帝想念高儼，爲他而垂淚，丢下王師羅不再問罪。高儼的器物衣服和賞玩之物都與後主相同，他所需要的物品都由官府提供。高儼在尚書省曾經見到剛剛冰過的緑李子，回來後，大怒着説："哥哥已經有了的東西，我爲什麽就没有？"從此之後，後主如果先得到新奇之物，那麽下官和工匠一定會獲罪。皇太后、胡皇后仍然認爲對高儼的寵愛還不够。高儼曾經患了喉病，讓醫生給他針刺，高儼睁着眼睛一眨也不眨。高儼還在皇帝面前説："哥哥懦弱，怎

麼能統率身邊人呢?”武成帝經常稱贊高儼道:“這是個聰明的孩子，他應當有所成就。”皇帝認爲後主智能低下，有廢除後主重立太子的想法。武成帝去世後，改封高儼爲琅邪王。

儼以和士開、駱提婆等奢恣，盛修第宅，意甚不平。嘗謂曰:“君等所營宅，早晚當就，何太遲也?”二人相謂曰:“琅邪王眼光弈弈，數步射人，向者暫對，不覺汗出。天子門奏事，尚不然。”由是忌之。

高儼因爲和士開、駱提婆等人奢侈放縱，大修住宅，心裏非常不平。高儼曾經對他們説:“你們修建住宅，應當馬上就做好，爲什麼要拖延很長時間呢?”和士開和駱提婆回答説:“您目光鋭利，隔着幾步都能射殺人，面對着您一會兒，不知不覺中就會冒汗。我們在天子那裏上奏事情，都還不至於如此。”他們因此而忌恨高儼。

武平二年，出儼居北宫，五日一朝，不復得無時見太后。四月，詔除太保，餘官悉解，猶帶中丞，督京畿。以北城有武庫，欲移儼於外，然後奪其兵權。書侍御史王子宜與儼左右開府高舍洛、中常侍劉辟强説儼曰:“殿下被疏，正由士開間構，何可出北宫，入百姓叢中也?”儼謂侍中馮子琮曰:“士開罪重，兒欲殺之。”子琮心欲廢帝而立儼，因贊成其事。儼乃令子宜表彈士開罪，請付禁推。子琮雜以他文書奏之，後主不審省而可之。儼誑領軍厙狄伏連曰:“奉敕，令領軍收士開。”伏連以諮子琮，且請覆奏。子琮曰:“琅邪王受敕，何須重奏。”伏連信之，伏五十人於神獸門外，詰旦，執士開送御史。儼使馮永洛就臺斬之。

武平二年，讓高儼出居北宫，他五天一次朝拜，不能再經常見到太后。四月，詔令授任高儼爲太保，其餘的官職全部被解除，仍然帶中丞職銜，督察京畿。因爲北城有兵器庫，準備把高儼轉移到外面，然後再奪他的兵權。書侍御史王子宜與高儼的左右開府高舍洛、中常侍劉辟强勸説高儼道:“殿下之所以被疏遠，是由於和士開從中離間，您怎麼能從北宫出來，進入老百姓的圈子呢?”高儼對侍中馮子琮説:“和士開罪大惡極，我準備殺掉他。”馮子琮心裏想要廢除皇帝然後推立高儼，於是贊成此事。高儼於是讓王子宜上表彈劾和士開的罪行，請求把和士開交付給禁中審問。馮子琮和其他文書混雜在一起上奏，後主没有審查發覺就認可了。高儼欺騙領軍厙狄伏連説:“奉皇帝敕令，讓領軍拘捕和士開。”厙狄伏連向馮子琮徵詢此事，并且請求再次上奏。馮子琮説:“琅邪王接受敕命，何必再上奏。”厙狄伏連相信了，將五十人埋伏在神獸門外，第二天早晨，抓住和士開把他送往御史臺。高儼派馮永洛就在御史臺殺了和士開。

儼徒本意，唯殺士開。及是，因逼儼曰:“事既然，不可中止。”儼遂率京畿軍士三千餘人，屯千秋門外。帝使劉桃枝將禁兵八十人召儼。桃枝遥拜，儼命反縛，將斬之，禁兵散走。帝又使馮子琮召儼。儼辭曰:“士開昔來實合萬死，謀廢至尊，剃家家頭使作阿尼，故擁兵馬欲坐着孫

高儼等人的本來意思，是衹殺和士開一人。到此時，衆人逼迫高儼道:“事情已經如此，就不能半途而廢。”高儼於是率領京畿三千多名士兵，駐守千秋門外。皇帝派劉桃枝帶領八十名宫廷衛兵徵召高儼。劉桃枝遠遠地叩拜，高儼讓人把他反綁起來，準備把他殺掉，皇帝的衛兵全部逃散。皇帝又派馮子琮徵召高儼。高儼推辭説:“和士開本來就是罪該萬死，他圖謀廢除皇帝，

鳳珍宅上。臣爲是，矯詔誅之。尊兄若欲殺臣，不敢逃罪；若放臣，願遣姊姊來迎臣，臣即入見。”姊姊即陸令萱也，儼欲誘出殺之。令萱執刀帝後，聞之戰栗。又使韓長鸞召儼。儼將入，劉辟强牽衣諫曰：“若不斬提婆母子，殿下無由得入。”廣寧、安德二王適從西來，欲助成其事，曰：“何不入？”辟强曰：“人少。”安德王顧衆而言曰：“孝昭殺楊遵彦，止八十人，今乃數千，何言人少？”

剃掉嫡母的頭髮讓她當尼姑，他擁有兵馬想要占據孫鳳珍的宅地。我爲了此事，詐稱詔令誅殺了他。哥哥你如果想要殺我，我不敢逃脱罪責；哥哥如果放我，希望派遣乳母來迎接我，我馬上到朝廷拜見你。”乳母就是陸令萱，高儼想把她引誘出來殺掉。陸令萱拿着刀站在皇帝身後，聽到高儼的話後嚇得渾身顫抖。皇帝又派韓長鸞徵召高儼。高儼準備進入朝廷，劉辟强拉着他的衣服規勸道：“如果不殺掉駱提婆母子，殿下你就不能進入朝廷。”廣寧王、安德王剛好從西邊來，想要幫助高儼成其事，并説：“爲什麽不進入朝廷呢？”劉辟强説：“我們的人太少了。”安德王看了衆人一眼然後説：“孝昭帝殺楊遵彦時，祇有八十人，現在你們却有幾千人，怎麽能説人太少呢？”

後主泣啓太后曰：“有緣，更見家家；無緣，永别。”乃急召斛律光，儼亦召之。光聞殺士開，撫掌大笑曰：“龍子作事，固自不似凡人。”入見後主於永巷。帝率宿衛者步騎四百，授甲將出。光曰：“小兒輩弄兵，與交手即亂。鄙諺云：‘奴見大家心死。’至尊宜自至千秋門，琅邪必不敢動。”皮景和亦以爲然，後主從之。光步道，使人走出曰：“大家來。”儼徒駭散。帝駐馬橋上，遥呼之，儼猶立不進。光就謂曰：“天子弟殺一漢，何苦？”執其手，强引以前。請帝曰：“琅邪王年少，腸肥腦滿，輕爲舉措，長大自不復然，願寬其罪。”帝拔儼帶刀環，亂築辮頭，良久乃釋之。收伏連及高舍洛、王子宜、劉辟强、都督翟顯貴於後園，帝親射之而後斬，皆支解，暴之都街下。文武職吏，盡欲殺之。光以皆勛貴子弟，恐人心不安，趙彦深亦云“《春秋》責帥”，於是罪之各有差。

後主哭着對太后説：“如果我們有緣，我就能再次見到嫡母；如果我們没有緣，就要永别了。”於是緊急徵召斛律光，高儼也在徵召斛律光。斛律光聽説殺了和士開，拍着巴掌大笑着説：“皇帝的兒子做事情，的確就是不同於一般人。”斛律光進入朝廷在永巷拜見後主。皇帝率領在宫中擔任警衛的四百步兵和騎兵，授給他們鎧甲準備出發。斛律光説：“小字輩們耍刀弄槍，一交鋒就會亂陣脚。有諺語説：‘奴婢見了皇帝就會心死。’陛下應該親自到千秋門，琅邪王一定不敢輕舉妄動。”皮景和也認爲情况會是這樣，後主聽從了他們的建議。斛律光從小路徒步走過來，他派人走出來説：“皇帝來了。”高儼的部下嚇得散開。皇帝在橋上停住馬，遠遠地呼唤高儼，高儼還是站着没有向前。斛律光靠近高儼説道：“天子弟祇殺了一個人，憂慮什麽？”斛律光拉着高儼的手，强行把他帶到皇帝跟前。斛律光對皇帝請求道：“琅邪王年輕，腸肥腦滿不懂事，輕舉妄動，等他長大了就不會再像這樣了，希望陛下寬恕他的罪過。”皇帝拔下高儼所佩帶的刀環，朝高儼頭上的辮子亂砍，許久纔放了高儼。在後園逮捕了庫狄伏連和高舍洛、王子宜、劉辟强、都督翟顯貴，皇帝親自射殺他們然後斬首，將他們全部肢解，把尸體暴露在京城的街市上。

高儼手下的文武官員，也準備全部殺掉。斛律光認爲他們都是功臣貴戚子弟，擔心全部殺掉會使人心不安，趙彦深也説“《春秋》裏記載説祇責罰主帥”，於是對他們分别判罪各有等差。

儼之未獲罪也，鄴北城有白馬佛塔，是石季龍爲澄公所作。儼將修之，巫曰：“若動此浮圖，北城失主。”不從，破至第二級，得白蛇，長數丈，回旋失之，數旬而敗。

高儼獲罪之前，鄴城北面有座白馬佛塔，是石季龍爲澄公修建的。高儼準備修葺它，女巫説：“假如你動了這座佛塔，北城將會失去主人。”高儼没有聽從女巫的勸告，當拆掉佛塔的第二層時，見到一條白蛇，有幾丈長，白蛇盤旋着逃掉了，幾十天以後高儼就失敗了。

自是，太后處儼於宮内，食必自嘗之。陸令萱説帝曰：“人稱琅邪王聰明雄勇，當今無敵，觀其相表，殆非人臣。自專殺以來，常懷恐懼，宜早爲計。”何洪珍與和士開素善，亦請殺之。未决，以食輿密迎祖珽問之。珽稱周公殺管叔，季友鴆慶父，帝納其言。以儼之晉陽，使右衛大將軍趙元侃誘執儼。元侃曰：“臣昔事先帝日，見先帝愛王，今寧就死，不能行。”帝出元侃爲豫州刺史。九月下旬，帝啓太后曰：“明旦欲與仁威出獵，須早出早還。”是夜四更，帝召儼，儼疑之，陸令萱曰：“兄兄唤，兒何不去？”儼出至永巷，劉桃枝反接其手。儼呼曰：“乞見家家、尊兄！”桃枝以袖塞其口，反袍蒙頭負出，至大明宮，鼻血滿面，立殺之，時年十四。不脱靴，裹以席，埋於室内。帝使啓太后，臨哭十餘聲，便擁入殿。明年三月，葬於鄴西，贈謚曰楚恭哀帝，以慰太后。

從此之後，太后讓高儼住在宮中，吃的東西她一定要親口嘗。陸令萱勸説皇帝道：“人們都説琅邪王聰明勇敢，在當今還没有人能與他匹敵，我觀察他的相貌，大概他不會甘當别人的臣子。自從擅自殺人以來，他經常心懷恐懼，應該早作計劃。”何洪珍與和士開一向關係友好，他也請求殺掉高儼。還没有最後作出决定，他們用轎子把祖珽秘密接來詢問對策。祖珽舉周公殺管叔，季友毒死慶父的事例，皇帝采納了祖珽的建議。在高儼到晉陽之時，派右衛大將軍趙元侃引誘并捉拿高儼。趙元侃説：“我從前事奉先帝時，見先帝喜愛琅邪王，現在我寧肯去死，也不能做這種事。”皇帝外放趙元侃爲豫州刺史。九月下旬，皇帝啓奏太后説：“明天早上我想同琅邪王出去打獵，要早去早回。”當晚四更時分，皇帝徵召高儼，高儼覺得可疑，陸令萱説：“哥哥叫你去，你爲什麽不去呢？”高儼出來到了永巷，劉桃枝把高儼的雙手反綁起來。高儼呼叫道：“我要見嫡母、哥哥。”劉桃枝用袖子堵住高儼的嘴，用袍子蒙住高儼的頭背着他出去，到了大明宮，高儼的鼻血流了一臉，劉桃枝立刻殺掉了高儼，當時高儼十四歲。高儼的靴子没有脱掉，用席子包裹後，埋在室内。皇帝派人啓奏太后，哭了十多聲，就被人擁入了宮殿。第二年三月，高儼被埋葬在鄴城西邊，追贈謚號楚恭哀帝，以此來安慰太后。

有遺腹四男，生數月皆幽死。以平陽王淹孫世俊嗣。儼妃李祖欽女也，進爲楚帝后，居宣則宮，齊亡乃

高儼有四個遺腹子，出生幾個月後都因拘禁而死亡。把平陽王高淹的孫子高世俊作爲後嗣。高儼的妃子是李祖欽的女兒，進封楚帝后，居住

嫁焉。

在宣則宫，北齊滅亡後於是嫁給他人。

齊安王高廓

齊安王廓，字仁弘，武成第四子也。性長者，無過行，位特進、開府儀同三司、定州刺史。

齊安王高廓，字仁弘，是武成帝的第四個兒子。生性具有長者風範，行爲没有過失，擔任特進、開府儀同三司、定州刺史。

北平王高貞

北平王貞，字仁堅，武成第五子也。沈審寬恕，帝常曰："此兒得我鳳毛。"位司州牧、京畿大都督、兼尚書令、録尚書事。帝行幸，總留臺事。積年，後主以貞長大，漸忌之。阿那肱承旨，令馮士幹劾，繫貞於獄，奪其留後權。

北平王高貞，字仁堅，是武成帝的第五個兒子。他沉穩謹慎寬厚仁恕，皇帝經常説："這個兒子大有我的風範。"高貞擔任司州牧、京畿大都督、兼任尚書令、録尚書事。皇帝巡幸外地，高貞總理留臺事宜。多年後，後主因爲高貞長大，漸漸忌恨他。阿那肱接受聖旨，讓馮士幹彈劾高貞，把高貞抓到監獄，剥奪他作爲留後官的權利。

高平王高仁英

高平王仁英，武成第六子也。舉止軒昂，精神無檢格。位定州刺史。

高平王高仁英，是武成帝的第六個兒子。他的舉止氣宇軒昂，精神上没有約束。擔任定州刺史。

淮南王高仁光

淮南王仁光，武成第七子也。性躁又暴，位清都尹。次西河王仁機，生而無骨，不自支持。次樂平王仁邕；次潁川王仁儉；次安樂王仁雅，從小有暗疾；次丹楊王仁直；次東海王仁謙：皆養於北宫。

淮南王高仁光，是武成帝的第七個兒子。他性情暴躁，擔任清都尹。武成帝的第八個兒子西河王高仁機，生下來就有軟骨症，不能支撑自己的身體。武成帝的第九個兒子樂平王高仁邕；第十個兒子潁川王高仁儉；第十一個兒子安樂王高仁雅，從小就是啞巴；第十二個兒子丹楊王高仁直；第十三個兒子東海王高仁謙：他們都在北宫養育。

琅邪王死後，諸王守禁彌切。武平末年，仁邕已下，始得出外，供給儉薄，取充而已。尋後主窮蹙，以廓爲光州，貞爲青州，仁英爲冀州，仁儉爲膠州，仁直爲濟州刺史。自廓已下，多與後主死於長安。仁英以清狂，仁雅以暗疾，獲免，俱徙蜀。隋開皇中，追仁英，詔與蕭琮、陳叔寶修其本宗祭祀。未幾而卒。

琅邪王去世後，對各位王的防備限制更加嚴厲。到武平末年，高仁邕以下的各位王，纔開始到外面來，他們所得到的供給菲薄，衹是求得温飽而已。不久後主遇到困境，任命高廓擔任光州刺史，高貞擔任青州刺史，高仁英擔任冀州刺史，高仁儉擔任膠州刺史，高仁直擔任濟州刺史。從高廓以下，大多數人與後主一起在長安死去。高仁英因爲灑脱不羈，高仁雅因爲啞巴，得免於一死，都被遷徙到蜀地。隋朝開皇年間，把高仁英從蜀地追回，詔命他與蕭琮、陳叔寶一起整理本宗族的祭祀事宜。高仁英不久就去世了。

後主諸子

東平王高恪(等)

後主五男：穆皇后生幼主。諸姬生東平王恪。次善德，次買德，次質錢。胡太后以恪嗣琅邪王，尋夭折。

後主有五個兒子：穆皇后生了幼主。姬妾生了東平王高恪。次子高善德，次子高買德，次子高質錢。胡太后讓高恪繼承琅邪王的爵位，不久高恪夭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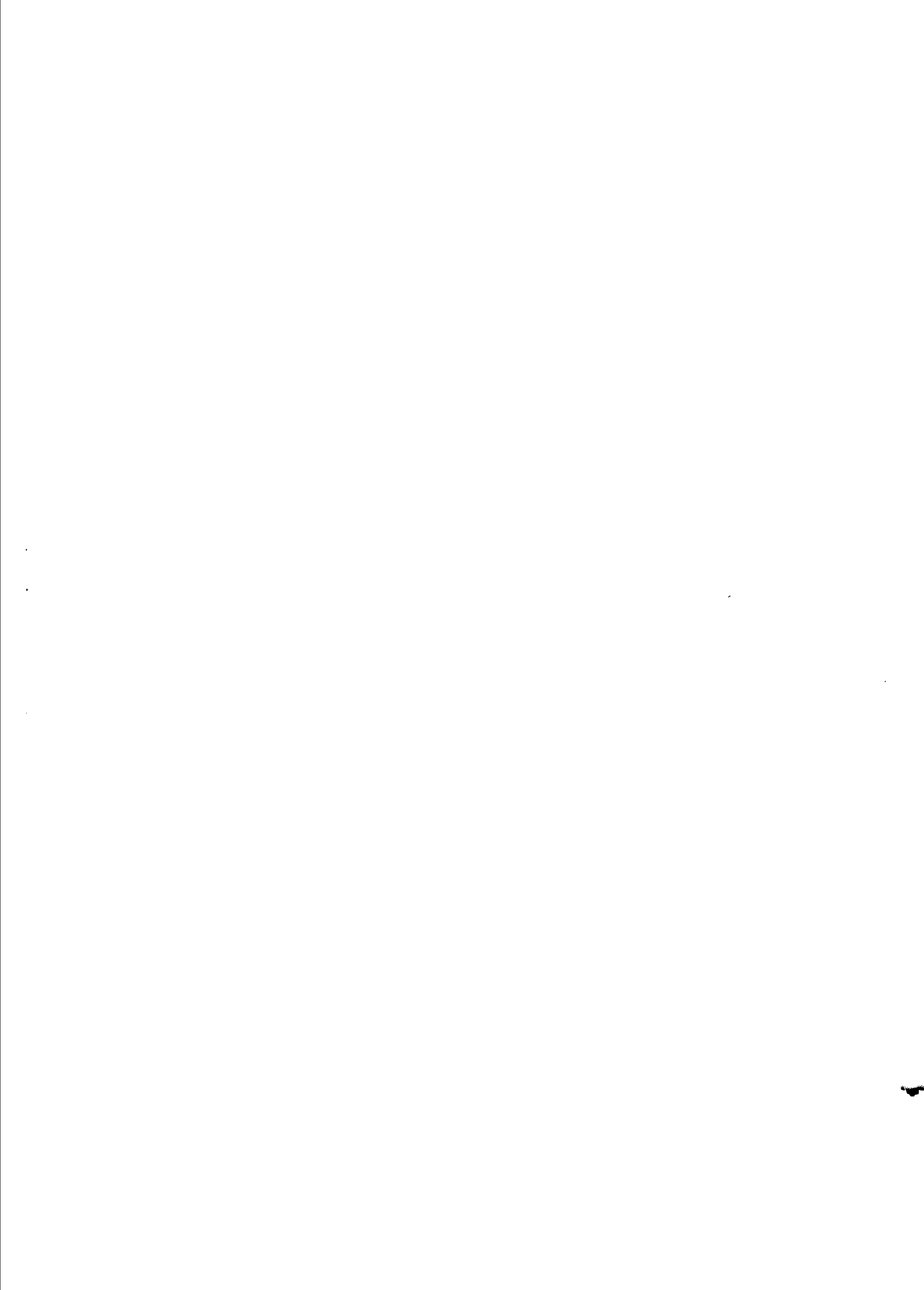
齊滅，周武帝以任城已下大小三十王歸長安，皆有封爵。其後不從戮者，散配西土，皆死邊。

北齊滅亡後，周武帝把任城王以下的大大小小三十個王送歸長安，每個王都得到封爵。在此之後沒被殺戮的人，被分散發配到西部，他們都在邊疆去世。

論曰：文襄諸子，咸有風骨。雖文雅之道，有謝間、平；然武藝英姿，多堪禦侮。縱咸陽賜劍，殲覆有徵，若使蘭陵獲全，未可量也。而終見誅翦，以至土崩，可爲太息者矣。安德以時艱主暗，晦迹韜光，及平陽之陣，奮其忠勇，蓋以臨難見危，義深家國。德昌大舉，事迫群情，理至淪亡，無所歸命。廣寧請出後宮，竟不獲遂，非孝珩辭致有謝李同，自是後主心識去平原已遠。存亡事異，安可同年而說。武成殘忍奸穢，事極人倫，太原迹異猜嫌，情非釁逆，禍起昭信，遂及淫刑。嗟乎！欲求長世，未之有也。以孝昭德音，庶可慶流後嗣，百年之酷，蓋濟南之濫觴，其云“莫效前人”之言，可爲傷嘆。各愛其子，豈其然乎？琅邪雖無師傅之資，而早聞氣尚，士開淫亂，多歷歲年，一朝剿絶，慶集朝野，以之受斃，深可痛焉。然專戮之釁，未之或免。贈帝謚恭，矯枉過直，觀過知仁，不亦異於是乎？

論曰：北齊文襄帝的幾位兒子，都有剛正的氣概。雖然在藝文禮樂方面，他們比間、平二人遜色；但他們在武藝方面却英姿颯爽，大多都能抵禦敵人的侵侮。如果讓咸陽王用他的利劍，去殲滅征伐者，倘若讓蘭陵王幸存下來，結果將難以估量。但他們最終都被誅殺，以至於使北齊王朝土崩瓦解，真是讓人爲他們而嘆息啊。安德王因爲時事艱難國君昏庸，他隱居匿迹韜光養晦，在平陽之戰中，他充分發揮出自己的忠誠和勇敢，在最危急的時刻挺身而出，他對國家有着深重的責任感。安德王在德昌年間的大舉，是迫於當時將帥們的一致請求，他最後自殺身亡，没有歸順北周。廣寧王請求皇帝拿出宫女和寶物獎賞將士，最終也没有如願，不是高孝珩的言辭比李同遜色，而是後主的心志比平原王相差很遠。生存與滅亡完全不同，怎麼能相提并論呢？武成帝殘忍奸邪，違背倫理達到了極點，太原王的行事不是彼此猜忌，他并没有製造事端，他的災禍起源於他的母親昭信后，於是遭致殘酷的殺害。可悲啊！想要追求長生不死，這是從來不可能的事。憑着孝昭帝的美好聲譽，他可以把幸福流傳給後代，但高百年所遭受的酷刑，大概也是起源於濟南王，孝昭帝説“不要效法前人”之類的話，令人傷感嘆息。各人都熱愛自己的孩子，難道就是這樣的嗎？琅邪王雖然没有擔任太師太傅的資力，但很早就聽説了他的氣魄，和士開的淫亂，已經歷了多年，一旦將他斬殺，朝野上下一

致慶賀，琅邪王却因此斃命，讓人深感痛惜。但是專擅殺戮大權的災禍，有誰又能够幸免呢？追贈琅邪王謚號爲楚恭哀帝，又未免矯枉過正，考察一個人所犯的錯誤就可以知道他的爲人，不是與這種情況不相同嗎？



北史卷五十三

列傳第四十一

万俟普

万俟普，字普撥，太平人，其先匈奴之别也。少雄果，有武力。正光中，破六韓拔陵構逆，逼授太尉。後歸魏，累遷第二鎮人酋長。孝武帝初，封清水郡公。隨入關，拜司空。神武平夏州，普自覆鞦城率部歸齊神武。神武躬自迎接，封河西郡公，位太尉，薨。贈太師、大司馬、録尚書事。子洛。

万俟普，字普撥，是太平人，他的祖先是匈奴的分支。他年輕時勇敢果决，勇猛有力。正光年間，破六韓拔陵謀反，逼迫万俟普擔任太尉。万俟普後來歸附北魏，屢經升遷爲第二鎮人酋長。孝武帝初年，万俟普被封爲清水郡公。他跟隨孝武帝入關，授任司空。北齊神武帝平定夏州，万俟普從覆鞦城率領部將歸附北齊神武帝。北齊神武帝親自迎接他，封爲河西郡公，擔任太尉，去世。追贈太師、大司馬、録尚書事。兒子万俟洛。

万俟洛

洛，字受洛干，隨孝武入關，除尚書左僕射。天平中，隨父東歸，封建昌郡公，再遷領軍將軍。初，神武以其父普尊老，特崇禮之，嘗親扶上馬。洛免冠稽首，願出萬死力以報深恩。及河陰之戰，諸軍北度橋，洛以一軍不動，謂西人曰："万俟受洛干在此，能來可來也！"西人畏而去之。

万俟洛，字受洛干，跟隨孝武帝入關，授任尚書左僕射。天平年間，万俟洛跟隨父親返回東部，封建昌郡公，再升領軍將軍。當初，北齊神武帝把他的父親万俟普作爲受到尊重的老人，特意給予尊崇和禮遇，曾親自攙扶他上馬。万俟洛脱帽叩頭，願意拼死來報答北齊神武帝的大恩。在河陰之戰中，各路大軍向北過橋，衹有万俟洛的軍隊没有動，他對西部人説："万俟受洛干在

神武名其所營地爲迴洛城。洛慷慨有氣節，勇鋭冠世。卒，贈太師、大司馬、太尉、録尚書，謚曰武。

這裏，你們要來就來吧!”西部士兵因爲害怕就跑掉了。北齊神武帝把万俟洛所在的營地命名爲迴洛城。万俟洛慷慨激昂有節操，他的勇敢和果决堪稱第一。去世後，追贈太師、大司馬、太尉、録尚書，謚號武。

可朱渾元

可朱渾元，字道元，自云遼東人也。曾祖護野肱，爲懷朔鎮將，遂家焉。元寬仁有武略，少與神武相知。尒朱榮以爲别將，隸尒朱天光。平万俟醜奴等，以功封東縣伯。孝武帝立，累遷渭州刺史。

可朱渾元，字道元，自稱是遼東人。他的曾祖護野肱，擔任懷朔鎮將，於是在懷朔安家。可朱渾元寬厚仁慈有軍事謀略，年輕時就與北齊神武帝知心。尒朱榮把他作爲别將，隸屬於尒朱天光。可朱渾元平定了万俟醜奴等人，因爲有功封東縣伯。孝武帝即位後，可朱渾元屢經升遷爲渭州刺史。

元既早爲神武知遇，兼其母兄在東，恒表疏與神武往來。周文帝有疑心。元乃率所部三千户，發渭州，西北度烏蘭津，歷河、源二州境，乃得東出。靈州刺史曹泥待元甚厚。泥女婿劉豐生與元深相結，遂資遣元。元從靈州東北入雲州界。周文每遣兵邀元，元戰必摧之。神武聞其來，遣平陽太守高崇持金環一枚賜元，并運資糧候接。元至，引見執手。後拜并州刺史，以貪污被劾，特見原。累以軍功拜司空。

可朱渾元既然早就被北齊神武帝賞識，加上他的母親和兄長都在東部，因此經常用文書之類與北齊神武帝來往。北周文帝因此産生疑心。可朱渾元於是率領所統轄的三千户人家，從渭州出發，從西北方向渡過烏蘭津，經過河、源二州境，最後纔得以從東部出來。靈州刺史曹泥待可朱渾元很優厚。曹泥的女婿劉豐生與可朱渾元關係很好，於是出資送走可朱渾元。可朱渾元從東北進入雲州境内。北周文帝每次派遣士兵攔截可朱渾元，都被可朱渾元打敗。北齊神武帝聽説可朱渾元到來，派遣平陽太守高崇拿着一枚金環賜給可朱渾元，并運送物資和糧食等候接應。可朱渾元到達後，引見時被北齊神武帝拉着手。後來授任可朱渾元爲并州刺史，因爲貪污被彈劾，北齊神武帝特意寬恕了他。多次因爲有軍功授任他爲司空。

天保初，封扶風郡王，位太傅、太師。薨，贈假黄鉞、太宰、太師、録尚書。元用兵務持重，未嘗敗。皇建初，配享文襄廟庭。子長舉襲。

天保初年，封可朱渾元爲扶風郡王，官位到了太傅、太師。去世後，追贈假黄鉞、太宰、太師、録尚書。可朱渾元帶兵打仗力求穩重，没有失敗過。皇建初年，配祭北齊文襄帝的廟庭。他的兒子可朱長舉繼承爵位。

可朱天元

道元弟天元，亦有將略，便弓馬，封昌陽縣伯。天保初，位殿中、七兵二尚書。卒，贈都督、滄州刺史，謚曰恭武。

可朱渾元的弟弟可朱天元，也有用兵的謀略，熟習騎馬射箭，封昌陽縣伯。天保初年，擔任殿中、七兵二尚書。去世後，追贈都督、滄州刺史，謚號爲恭武。

可朱天和

天元弟天和，以道元勳重，尚東平長公主，賜爵宜安鄉男。文宣受禪，加駙馬都尉，位開府儀同三司，封成皋郡公。濟南即位，加特進，改封博陵郡公。與楊愔同被殺，追贈司空。

可朱天元的弟弟可朱天和，因爲可朱渾元的功勞很大，娶東平長公主爲妻，賜給宜安鄉男爵位。北齊文宣帝接受禪讓後，可朱天和被加封爲駙馬都尉，官位到了開府儀同三司，封爲成皋郡公。濟南王即位後，加封特進，改封博陵郡公。可朱天和與楊愔一起被殺，追贈司空。

劉豐

劉豐，字豐生，普樂人也。有雄姿壯氣，果毅絶人。破六韓拔陵之亂，以守城功，除普樂太守、山鹿縣公、靈州鎮城大都督。賀拔岳與靈州刺史曹泥不睦，豐助泥守。岳將自討泥，爲侯莫陳悦所殺。周文帝遣行臺趙善、大都督万俟受洛干復來攻圍，引河灌之，泥與豐堅守不下。

劉豐，字豐生，是普樂人。他氣概威武雄壯，果敢堅毅不同尋常。破六韓拔陵叛亂時，劉豐因爲守城有功，被授任爲普樂太守、山鹿縣公、靈州鎮城大都督。賀拔岳與靈州刺史曹泥關係不好，劉豐幫助曹泥守城。賀拔岳準備親自討伐曹泥，被侯莫陳悦殺害。北周文帝派遣行臺趙善、大都督万俟受洛干再次前來進攻包圍，引入黄河水灌注靈州城，曹泥和劉豐仍然堅守城池不撤退。

豐乃東奔神武，神武以豐爲南汾州刺史。河陰之役，豐功居先，神武執其手嗟賞之。

劉豐後來向東投奔北齊神武帝，北齊神武帝讓劉豐擔任南汾州刺史。在河陰之戰中，劉豐的功勞居首，北齊神武帝拉着劉豐的手贊賞他。

及王思政據長社，豐與高岳等攻之。先是訛言大魚道上行，百姓苦之。豐建水攻策，遏洧水灌城，水長，魚鱉皆游焉。城將陷，豐與行臺慕容紹宗見北有白氣，同入船。忽有暴風從東北來，正晝昏暗，飛沙走礫，船纜忽絶，漂至城下。豐拍浮向土山，爲浪激，不時至。西人鈎之，并爲敵所害。豐壯勇善戰，死日，朝野駭惋。贈大司馬、司徒公、尚書令，謚武忠。子曄嗣。

及至王思政占據長社，劉豐與高岳等人進攻長社。起先有謡言説大魚在路上走，老百姓因此而苦惱。劉豐建議采用決水的方法，阻截洧水灌注城池，水位升高後，魚和鱉都在水中游。城池快要淪陷時，劉豐與行臺慕容紹宗看見北面冒白氣，他們一同進入船倉。忽然風暴從東北方來臨，中午時分天昏地暗，飛沙走石，船上的纜繩突然斷了，船隨風漂到敵人所在的城池下面。劉豐游向土山，因爲風大浪激，不能到達。西部士兵用鈎子鈎取劉豐，被敵人殺害。劉豐勇敢善戰，他去世時，朝野上下爲之震驚惋惜。追贈大司馬、司徒公、尚書令，謚號爲武忠。劉豐的兒子劉曄繼承爵位。

劉龍

第三子龍，有巧思，位亦通顯。隋開皇中，歷將作大匠，卒於領軍大將軍。

劉豐的第三個兒子劉龍，善於巧妙構思，官位也很顯赫。隋朝開皇年間，他歷任將作大匠，在領軍大將軍任上去世。

八子俱非嫡妻所生，每一子所生喪，諸子皆爲制服三年。武平中，曄

劉豐的八個兒子都不是正妻所生，每個兒子的生母去世，其他兒子都要穿三年喪服。武平年

所生喪，諸弟并請解官，朝廷義而不許。

間，劉暐的生母去世，幾個兄弟一起請求辭官服喪，朝廷贊賞他們的孝義但没有同意辭官。

破六韓常

破六韓常，單于之裔也。初呼厨貌入朝漢，爲魏武所留，遣其叔父右賢王去卑監本國户。魏氏方興，率部南轉，去卑遣弟右谷蠡王潘六奚率軍北禦。軍敗，奚及五子俱没于魏，其子孫遂以潘六奚爲氏。後人訛誤，以爲破六韓。世領部落。父孔雀，少驍勇，背其宗人拔陵，率部降尒朱榮。詔封永安縣侯，第一領人酋長。

破六韓常，是匈奴單于的後裔。起初呼厨貌朝拜漢朝，被魏武帝留下，派遣他的叔父右賢王去卑監督本國的住户。魏剛興起時，他率領部衆向南轉移，去卑派遣弟弟右谷蠡王潘六奚帶領軍隊到北面抵禦敵人。軍隊失敗，潘六奚以及他的五個兒子都死在魏，他的子孫於是把潘六奚作爲姓。後人以訛傳訛，以爲破六韓是他們的姓。他們世代統領部落。破六韓常的父親破六韓孔雀，年輕時勇敢，背離了他的宗族頭領破六韓拔陵，率領部衆投降尒朱榮。詔令封他爲永安縣侯，擔任第一領人酋長。

常，孔雀少子，沈敏有膽略，善騎射。尒朱榮死，常歸河西。天平中，與冀州刺史万俟受洛干等東歸，神武上爲武衛將軍。齊受禪，封廣川縣公，拜太子太保。卒於滄州刺史。贈尚書令、司徒公、太傅、第一領人酋長、假王，謚曰忠武。

破六韓常，是破六韓孔雀的小兒子，他沉着敏捷有膽識，擅長騎馬射箭。尒朱榮去世後，破六韓常返回黄河以西地區。天平年間，破六韓常與冀州刺史万俟受洛干等人返回東部，北齊神武帝把破六韓常升爲武衛將軍。北齊接受禪讓後，破六韓常被封爲廣川縣公，授任太子太保。他在滄州刺史任上去世。追贈尚書令、司徒公、太傅、第一領人酋長、假王，謚號爲忠武。

金祚

金祚，字神敬，安定人也。性驍雄，尚氣俠。魏末，以軍功至太中大夫，隨元天穆討平邢杲，歷涇、岐二州刺史。後大行臺賀拔岳表授東雍州刺史，令討仇池氏楊紹先於百頃。未還，岳爲侯莫陳悦所殺。祚克仇池還，莫知所歸。俄而神武遣行臺侯景慰諭，祚遂解甲而還，封安定縣公。

金祚，字神敬，是安定人。他生性驍勇，有俠義之氣。魏朝末年，金祚因爲有軍功官位到了太中大夫，他跟隨元天穆討伐平定邢杲，歷任涇、岐二州刺史。後來大行臺賀拔岳上表授任金祚爲東雍州刺史，命令金祚在百頃討伐仇池氏楊紹先。金祚還没有返回，賀拔岳就被侯莫陳悦殺害了。金祚平定仇池氏後返回，不知何去何從。不久北齊神武帝派遣行臺侯景前來安慰開導，金祚於是解甲歸田，封爲安定縣公。

後隨魏孝武西入，周文帝以祚爲兗州刺史。歷太僕、衛尉二卿。尋除東北道大都督、晋州刺史，入據東雍州。神武遣尉景攻降之。芒山之戰，以大都督從破西軍，除華州刺史。文宣受禪，加開府儀同三司，别封臨濟縣子。卒，贈司空公。

金祚後來跟隨魏孝武帝西行，北周文帝讓金祚擔任兗州刺史。歷任太僕、衛尉二卿。不久授任東北道大都督、晋州刺史，進據東雍州。北齊神武帝派遣尉景進攻東雍州使金祚投降。在芒山之戰中，金祚以大都督的身份打敗西部軍隊，授任華州刺史。北齊文宣帝接受禪讓後，金祚升任爲開府儀同三司，另外封爲臨濟縣子。去世後，

追贈司空公。

劉貴

劉貴，秀容陽曲人也。剛格有氣斷。歷尒朱榮府騎兵參軍。榮性猛急，貴尤嚴峻，任使多愜榮心。普泰初，行汾州事，棄戍歸齊神武。累遷御史中尉、肆州大中正，加開府、西道行臺僕射。

劉貴，是秀容陽曲人。他性格剛强有魄力。劉貴歷任尒朱榮府中的騎兵參軍，尒朱榮性格凶猛急躁，劉貴生性尤其嚴峻，他任職大多能讓尒朱榮心滿意足。普泰初年，劉貴代理汾州事宜，他丢下戍地歸附北齊神武帝。屢經升遷爲御史中尉、肆州大中正，加封爲開府、西道行臺僕射。

貴所歷莫不肆其威酷，非理殺害，視下如草芥。性峭直，攻訐無所回避。雖非佐命元功，然與神武布衣舊，特見親重。卒，贈太保、太尉公、録尚書事，謚忠武。齊受禪，詔祭告其墓。皇建中，配享神武廟庭。

劉貴在任職期間濫用權威和酷刑，無故殺人，把下屬的性命當作草芥。劉貴性格嚴厲直爽，攻擊或揭發他人不迴避。雖然劉貴没有輔佐之臣的大功勞，但他與北齊神武帝有貧賤之交，受到北齊神武帝的特别親近和重視。劉貴去世後，追贈太保、太尉公、録尚書事，謚號爲忠武。北齊接受禪讓，詔令在祭祀時告知劉貴的在天之靈。皇建年間，劉貴配祭北齊神武帝廟庭。

次子洪徽嗣樂縣男。卒，贈都督、燕州刺史。

劉貴的二兒子劉洪徽繼承樂縣男的爵位。劉洪徽去世後，追贈都督、燕州刺史。

蔡儁

蔡儁，廣寧石門人也。父普，北方擾亂，走奔五原，守戰有功，拜寧朔將軍。卒，贈燕州刺史。

蔡儁，是廣寧石門人。他的父親蔡普，在北方動亂之時，投奔到五原，因守城戰鬥有功勞，授任寧朔將軍。去世後，追贈燕州刺史。

儁豪爽有膽略，齊神武微時，深相親附。儁初爲杜洛周所虜。時神武亦在洛周軍中，神武謀誅洛周，儁預其計。事泄奔葛榮。仍背榮歸尒朱榮。從入洛。及從破葛榮，平元顥，封烏洛縣男。隨神武舉義，及平鄴，破韓陵，并有戰功，進爵爲侯。出爲濟州刺史。爲政嚴暴，又多受納。然亦明解，有部分，吏人畏服之。性好賓客，頗稱施惠。

蔡儁性格豪爽有膽識，當北齊神武帝的社會地位還很低時，他們就很親近并互相依附。蔡儁起初被杜洛周俘虜。當時北齊神武帝也在杜洛周的部隊裏，北齊神武帝謀劃殺掉杜洛周，蔡儁參與了策劃。事情泄露後蔡儁投奔葛榮。然後又離開葛榮歸附尒朱榮。跟隨尒朱榮進入洛陽。後來蔡儁跟隨尒朱榮攻破葛榮，平定元顥，被封爲烏洛縣男。蔡儁跟隨北齊神武帝舉義兵，在平定鄴城，攻破韓陵的戰役中，蔡儁都立下戰功，爵位升爲侯。蔡儁出任濟州刺史。他爲政嚴厲殘暴，還收受了許多賄賂。但蔡儁也善解人意，善於部署安排，下屬和老百姓都敬畏他。蔡儁喜好宴請賓客，比較能施捨恩惠。

天平中，卒於揚州刺史，贈尚書令、司空公，謚曰威武。齊受禪，詔祭告其墓。皇建初，配享神武廟庭。

天平年間，蔡儁在揚州刺史的職位上去世，追贈尚書令、司空公，謚號爲威武。北齊接受禪讓，詔令在祭祀時告知蔡儁的在天之靈。皇建初年，蔡儁配祭北齊神武帝廟庭。

韓賢

韓賢，字普賢，廣寧石門人也。壯健有武用。初隨葛榮作逆。榮破後，尒朱榮擢充左右。榮死，尒朱度律以賢爲帳内都督，封汾陽縣伯。後爲廣州刺史。及齊神武起義，度律以賢素爲神武所知，恐有變，遣使徵之。不願去，乃密遣群蠻多舉烽，若有寇至。使者遂爲啓，得停。賢仍潜使人通誠於神武。後拜建州刺史。

韓賢，字普賢，是廣寧石門人。他身强體健有軍事才能。韓賢起初跟隨葛榮作亂。葛榮被攻破後，尒朱榮提拔韓賢擔任親近職位。尒朱榮去世後，尒朱度律把韓賢作爲他的帳内都督，封韓賢爲汾陽縣伯。韓賢後來擔任廣州刺史。當北齊神武帝起義後，尒朱度律認爲韓賢一向被北齊神武帝所賞識，擔心韓賢會有變故，派遣使者徵召韓賢。韓賢不願離開，於是秘密派遣蠻人舉起許多烽火，好像是敵寇來臨一樣。使者於是啓奏，纔得以停止。韓賢於是悄悄派人向北齊神武帝陳述自己的誠意。後來授任韓賢爲建州刺史。

天平初，爲洛州刺史。州人韓木蘭等起兵，賢破之。親自案檢收甲仗，有一賊窘迫藏尸間，見將至，忽起斫賢，斷其脛而卒。始漢明帝時，西域以白馬負佛經送洛，因立白馬寺。其經函傳於此寺，形制厚朴，世以古物，歷代寶之。賢知，故斫破之，未幾而死。論者謂因此致禍。贈尚書令、司空公。子裔嗣。

天平初年，韓賢擔任洛州刺史。州人韓木蘭等人起兵，被韓賢攻破。韓賢親自核查驗收鎧甲兵器，有個賊人處境窘迫隱藏在尸體之間，看見韓賢快到自己跟前，他突然跳起砍殺韓賢，韓賢的脛骨被砍斷後死去。起初在漢明帝時，西域用白馬馱着佛經送到洛陽，因此而建立了白馬寺。裝經書的匣子傳到該州的寺廟，那個匣子形狀厚重質樸，世人都認爲是古代文物，被歷代人視爲寶物。韓賢知道後，故意砍破了經書匣子，不久他就去世了。議論的人認爲韓賢正是因此而招致災禍。追贈韓賢爲尚書令、司空公。他的兒子韓裔繼承爵位。

尉長命

尉長命，太安狄那人也。父顯，魏代郡太守。

尉長命，是太安狄那人。他的父親尉顯，是北魏代郡太守。

長命性和厚，有器識。參預齊神武起兵，破尒朱氏於韓陵，拜安南將軍。樊子鵠據兖州反，除東南道大都督，與諸軍討平之。徙幽州刺史，督安、平二州。雖多聚斂，然以恩撫人，少得安集。卒，贈司空，謚曰武壯。

尉長命性格和藹厚道，有度量和見識。他參與北齊神武帝起兵，在韓陵攻破尒朱氏，授任安南將軍。樊子鵠占據兖州造反，尉長命擔任東南道大都督，與各路大軍討伐平定了樊子鵠。尉長命調任幽州刺史，督安、平二州。雖然尉長命聚斂了許多財物，但他用恩惠安撫老百姓，使人們稍稍得以安居。尉長命去世後，追贈司空，謚號武壯。

子興，字敬興。便弓馬，有武藝，位冠軍將軍。

尉長命的兒子尉興，字敬興。熟習騎馬射箭，有武藝，擔任冠軍將軍。

王懷

王懷，字懷周，不知何許人也。

王懷，字懷周，不知是什麼地方人。王懷年

少好弓馬，頗有氣尚。隨齊神武於冀州起兵，討破尒朱兆於廣阿，又從破四胡於韓陵，以功封盧鄉縣侯。天平中，爲都督、廣州刺史。後從神武襲克西夏州。還，爲大都督，鎮下館。除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卒，贈司徒公、尚書僕射。

懷以武藝勳誠，爲神武所知。志力未申，論者惜其不遂。皇建初，配饗神武廟庭。

輕時喜愛騎馬射箭，頗有氣節。王懷跟隨北齊神武帝在冀州起兵，在廣阿討伐并打敗尒朱兆，還跟隨北齊神武帝在韓陵攻破四胡，因爲有功被封爲盧鄉縣侯。天平年間，王懷擔任都督、廣州刺史。後來跟隨北齊神武帝攻下西夏州。返回後，擔任大都督，鎮守下館。授任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去世後，追贈司徒公、尚書僕射。

王懷憑着他的武藝和功勞，被北齊神武帝所賞識。他的能力還没有發揮出來，議論的人惋惜王懷没有實現他的願望。皇建初年，王懷配祭北齊神武帝廟庭。

任祥　任胄

任祥，字延敬，廣寧人也。少和厚，有器度。初從葛榮，榮署爲王。榮敗，擁所部先降，拜廣寧太守，賜爵西河縣公。隨神武起兵，封魏郡公。後兼尚書左僕射，進位開府儀同三司。祥位望既重，能以寬和接物，人士稱之。及斛斯椿釁發，祥棄官北走，歸神武。天平初，拜侍中，還徐州刺史。在州大有受納，然政不殘，不爲人所疾苦。潁州長史賀若徽執刺史田迅，據城降西魏，祥戰失利，還北。與行臺侯景、司徒高昂共攻拔潁川。元象元年，卒於鄴。贈太尉公、録尚書事。

任祥，字延敬，是廣寧人。年輕時和善厚道，有才能和風度。他起初跟隨葛榮，葛榮署任爲王。葛榮失敗後，任祥帶領部下最先投降，授任廣寧太守，并賜給西河縣公爵位。任祥跟隨北齊神武帝起兵，封魏郡公。後來任祥兼任尚書左僕射，官位升到開府儀同三司。任祥官位聲望已經很高，仍然能以寬厚和藹的態度待人接物，受到人們稱贊。當斛斯椿之亂發生，任祥丢下官職向北逃跑，歸附北齊神武帝。天平初年，授任任祥爲侍中，升任爲徐州刺史。任祥在州裏接受了大量賄賂，但是他爲政不殘酷，没有給老百姓帶來痛苦。潁州長史賀若徽抓住刺史田迅，占據城池投降西魏，任祥作戰失利，返回北面。任祥與行臺侯景、司徒高昂一起攻下潁川。元象元年，任祥在鄴城去世。追贈太尉公、録尚書事。

子胄，性輕俠，頗敏慧，少在神武左右。天平中，擢爲東郡太守。家本豐財，又多聚斂，動極豪華，賓客往來，將迎至厚。興和末，神武攻玉壁還，留清河公岳爲行臺，鎮守晋州，以胄隸之。胄飲酒游縱，不勤防守，神武責之。懼，遂潛遣使送款於周。爲人所糾，推勘未得實，神武特免之。胄内不自安，乃與儀同尒朱文暢、參軍房子遠、鄭仲禮等陰圖弑逆，伏誅。

任祥的兒子任胄，生性輕生重義而勇於急人之難，很聰明敏捷，他年輕時在北齊神武帝身邊。天平年間，任胄被升任爲東郡太守。他家本來就財産豐富，加上又大量聚斂財物，凡事非常奢華，他家的賓客往來，其迎送場面非常隆重。興和末年，北齊神武帝進攻玉壁返回，留下清河公高岳爲行臺，鎮守晋州，讓任胄隸屬於高岳。任胄縱酒游玩，不認真防守，北齊神武帝批評了他。任胄害怕，於是暗中派使者到北周表示歸順。被人檢舉，調查没有得到實據，北齊神武帝特意赦免了他。但任胄内心不安，後來與儀同尒朱文暢、參軍房子遠、鄭仲禮等人陰謀刺殺北齊

神武帝，被處死。

莫多婁貸文

莫多婁貸文，太安狄那人也。驍果有膽氣。從神武起兵，破尒朱兆於廣阿，封石城縣子。從破四胡於韓陵，進爵爲侯。從平尒朱兆於赤谼嶺，兆自縊，貸文獲其尸。天平中，進爵爲公，晋州刺史。

莫多婁貸文，是太安狄那人。英勇果敢有膽識氣魄。他跟隨北齊神武帝起兵，在廣阿打敗尒朱兆，封爲石城縣子。他跟隨北齊神武帝在韓陵攻破四胡，爵位升爲侯。他跟隨北齊神武帝在赤谼嶺平定尒朱兆，尒朱兆自殺後，莫多婁貸文得到他的尸首。天平年間，莫多婁貸文的爵位升爲公，擔任晋州刺史。

元象初，除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南道大都督，與行臺侯景攻獨孤信於金墉城。周文帝出函谷，景與高昂議待其至，貸文請率所部擊其前鋒，景等固不許。貸文性勇而專，不受命，以輕騎一千，軍前斥堠，死於周軍。贈尚書左僕射、司徒公。

元象初年，授任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南道大都督，與行臺侯景在金墉城進攻獨孤信。北周文帝出函谷關，侯景與高昂商議等北周文帝到達，莫多婁貸文請求率領部衆進攻北周文帝的前鋒部隊，侯景等人堅决不同意。莫多婁貸文生性勇敢但獨斷專行，不聽命令，帶領一千輕騎兵，在部隊前面偵察，被北周軍隊殺死。追贈尚書左僕射、司徒公。

莫多婁敬顯

子敬顯嗣，強直勤幹，少以武力見知。恒從斛律光征討，數有戰功。光每令敬顯前驅置營，中夜巡察，或達旦不眠，臨敵置陣，亦命部分將士，深見重。位至開府儀同三司。武平七年，從後主平陽敗歸，在并州與唐邕等推立安德王稱尊號。安德王敗，武將皆投周軍，唯敬顯走還鄴，授司徒。周武帝平鄴，執之，斬於閶闔門外，責其不留晋陽也。

兒子莫多婁敬顯繼承爵位，他剛强正直勤勞有才幹，年輕時因爲勇猛有力而知名。莫多婁敬顯經常跟隨斛律光征討敵人，多次立下戰功。斛律光每次讓莫多婁敬顯作爲前驅安置營寨，他半夜巡查，有時通宵不睡覺，親自布置軍陣，還命令他部署將士，很受器重。莫多婁敬顯官位至開府儀同三司。武平七年，莫多婁敬顯跟隨後主從平陽戰敗歸來，他在并州與唐邕等人推立安德王爲皇帝。安德王失敗，武將們都投降了北周軍隊，衹有莫多婁敬顯跑回鄴城，被授任爲司徒。周武帝平定鄴城，抓住莫多婁敬顯，在閶闔門外殺死他，責備他没有留在晋陽。

厙狄迴洛

厙狄迴洛，代人也。少有武力，儀貌魁偉。初事尒朱榮。榮死，隸尒朱兆。神武舉兵於信都，迴洛擁衆來歸。從破四胡於韓陵，以軍功封順陽縣子，累遷夏州刺史。昭帝即位，封順陽郡王。大寧初，爲朔州刺史，轉太子太師。卒，贈太尉、定州刺史。

厙狄迴洛，是代郡人。年輕時勇猛有力，儀表魁梧。厙狄迴洛起初侍奉尒朱榮。尒朱榮去世後，他隸屬於尒朱兆。北齊神武帝在信都起兵，厙狄迴洛帶領衆兵前來歸附。他跟隨北齊神武帝在韓陵攻破四胡，因爲有軍功被封爲順陽縣子，屢經升遷爲夏州刺史。孝昭帝即位後，厙狄迴洛被封爲順陽郡王。大寧初年，厙狄迴洛擔任朔州刺史，改任太子太師。去世後，追贈太尉、定州

刺史。

厙狄盛

厙狄盛，字安盛，懷朔人也。性和柔，少有武用。初爲神武親信都督，從征伐，累遷幽州刺史，封長廣縣公。齊受禪，改封華陽縣公，後拜特進。卒，贈太尉公。

厙狄盛，字安盛，是懷朔人。他性格和善柔順，年輕時就有軍事才能。厙狄盛起初擔任北齊神武帝的親信都督，跟隨北齊神武帝征伐，屢經升遷爲幽州刺史，被封爲長廣縣公。北齊接受禪讓後，厙狄盛改封華陽縣公，後來授任特進。去世後，追贈太尉公。

張保洛

張保洛，自云本出南陽西鄂。家世好賓客，尚氣俠，頗爲北土所知。保洛少便弓馬。初從葛榮。榮敗，仍爲尒朱榮統軍。後隸齊神武。神武起兵，保洛爲帳内。從破尒朱兆於廣阿及韓陵戰。元象初，爲西夏州刺史，以前後功，封安武縣伯。又從戰芒山，進爵爲侯。文襄嗣事，歷梁州刺史，進爵爲公。齊受禪，加開府，仍爲刺史。聚斂，爲百姓所患。濟南初，兼侍中，尋出爲滄州刺史，封敷城郡王。以聚斂免官，奪王爵。卒，贈前官，追復本封。

張保洛，自稱祖籍南陽西鄂。他家世代喜好賓客，崇尚俠義，在北方頗爲知名。張保洛年輕時就熟習騎馬射箭。他起初跟隨葛榮。葛榮失敗後，他於是擔任尒朱榮的統軍。後來隸屬於北齊神武帝。北齊神武帝起兵，張保洛擔任帳内都督。他跟隨北齊神武帝在廣阿和韓陵的戰鬥中打敗尒朱兆。元象初年，張保洛擔任西夏州刺史，憑着前後的功勞，封安武縣伯。張保洛又跟隨北齊神武帝在芒山作戰，爵位升爲侯。北齊文襄帝繼承事業，張保洛任梁州刺史，爵位升爲公。北齊接受禪讓，加封開府，仍然擔任刺史。張保洛聚斂財物，被老百姓所痛恨。濟南王即位初年，張保洛兼任侍中，不久出任滄州刺史，封爲敷城郡王。張保洛因爲聚斂財物被免去官職，并被奪去王的爵位。去世後，追贈張保洛先前的官職，并追復原先的封爵。

從神武出山東，又有賀拔仁、厙狄珍、段琛、尉摽、子相貴、康德、韓建業、封輔相、范舍樂、牒舍樂，并以軍功至大官，史失其事。

跟隨北齊神武帝從太行山以東出來的人，還有賀拔仁、厙狄珍、段琛、尉摽、尉摽的兒子尉相貴、康德、韓建業、封輔相、范舍樂、牒舍樂，他們都因爲立下軍功而當了大官，史料中遺失了他們的事迹。

賀拔仁

仁，字天惠，善無人。以帳内都督從神武破尒朱氏於韓陵，力戰有功。天保初，封安定郡王，歷數州刺史、太保、太師、右丞相、録尚書事。武平元年薨，贈假黄鉞、相國、太尉、録尚書、十二州諸軍事、朔州刺史，謚曰武。

賀拔仁，字天惠，是善無人。他作爲帳内都督跟隨北齊神武帝在韓陵打敗尒朱氏，奮力作戰立下軍功。天保初年，封安定郡王，歷任幾個州的刺史、太保、太師、右丞相、録尚書事。武平元年去世，追贈假黄鉞、相國、太尉、録尚書、十二州諸軍事、朔州刺史，謚號爲武。

綦珍

珍，字舍洛，西平酒泉人。壯勇善騎射，以帳内從神武。天統中，封安康郡王。武平初，爲豫州道行臺尚書令、豫州刺史。卒，贈太尉。

綦珍，字舍洛，是西平酒泉人。他健壯勇敢擅長騎馬射箭，作爲帳内都督跟隨北齊神武帝。天統年間，封安康郡王。武平初年，擔任豫州道行臺尚書令、豫州刺史。去世後，追贈太尉。

段琛

琛，字懷寶，代人。少有武用，從起兵。天保中，開府儀同三司、兖州刺史。

段琛，字懷寶，是代郡人。年輕時就有軍事才能，跟隨北齊神武帝起兵。天保年間，任開府儀同三司、兖州刺史。

尉摽

摽，代人。大寧初，位司徒，封海昌王。卒，子相貴嗣。

尉摽，是代郡人。大寧初年，擔任司徒，封海昌王。去世後，他的兒子尉相貴繼承爵位。

尉相貴　尉相願

相貴，武平末，開府儀同三司、晋州道行臺尚書僕射、晋州刺史。及行臺左丞侯子欽等密啓周武帝請師，求爲内應。周武自率衆至城下。子欽等夜開城門，引軍入，鎖相貴送長安，卒。

弟相願，强幹有膽略。武平末，開府儀同三司、領軍大將軍。自平陽至并州及到鄴，每立計將殺高阿那肱，廢後主立廣寧王，事竟不果。及廣寧被出，相願拔佩刀斫柱而嘆曰："大事去矣，知復何言！"

尉相貴，在武平末年，任開府儀同三司、晋州道行臺尚書僕射、晋州刺史。當行臺左丞侯子欽等人秘密通知周武帝派兵，請求作爲内應。周武帝親自率兵來到城下。侯子欽等人夜晚打開城門，帶領北周軍隊進城，把尉相貴囚禁後送到長安，去世。

尉相貴的弟弟尉相願，精明幹練而有膽識。武平末年，任開府儀同三司、領軍大將軍。尉相願從平陽到并州然後到鄴城，經常計劃刺殺高阿那肱，廢黜後主推立廣寧王，事情最終没有成功。及至廣寧王被廢黜，尉相願拔出佩刀砍斷柱子嘆息道："大勢已去，還有什麽可説呢！"

康德

德，代人。歷數州刺史、并省尚書左僕射、開府儀同三司，封新蔡王。

康德，是代郡人。歷任幾個州的刺史、并州省尚書左僕射、開府儀同三司，封新蔡王。

韓建業　封輔相

建業、輔相俱不知所從來。建業位領軍大將軍、并州刺史。以輔相爲朔州總管。

韓建業、封輔相二人不知道他們從什麽地方來。韓建業擔任領軍大將軍、并州刺史。讓封輔相擔任朔州總管。

范舍樂

范舍樂，代人。有武藝，筋力絶人。位東雍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封平舒侯。

范舍樂，是代郡人。有武藝，力大無比。擔任東雍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封平舒侯。

牒舍樂

牒舍樂，武威人。開府儀同三司、瞀州刺史，封漢中郡公，戰歿關中。

牒舍樂，是武威人。擔任開府儀同三司、瞀州刺史，封漢中郡公，在關中戰死。

侯莫陳相　侯莫陳晋貴

侯莫陳相，代人也。祖社伏頽，魏第一領人酋長。父斛古提，朔州刺史，白水公。

侯莫陳相，是代郡人。他的祖父侯莫陳社伏頽，擔任魏朝第一領人酋長。他的父親侯莫陳斛古提，擔任朔州刺史，封爲白水公。

相七歲喪父，號慕過人。及長，性雄傑。後從神武起兵，破四胡於韓陵，力戰有功，封陽平縣伯，後改封白水郡公。天保初，累遷司空公，進爵白水王。又遷大將軍，拜太尉公，兼瀛州刺史，歷太保、朔州刺史，又授太傅，別封義寧郡公。薨於州，贈假黄鉞、右丞相、太宰、太尉、都督、朔州刺史。

侯莫陳相七歲時父親去世，他哭號着思念父親的舉動超過了一般人。當長大後，侯莫陳相的性格勇猛出衆。他後來跟隨北齊神武帝起兵，在韓陵攻破四胡，因奮力作戰有功，封陽平縣伯，後來改封白水郡公。天保初年，屢經升遷爲司空公，爵位升爲白水王。還升任爲大將軍，授任太尉公，兼瀛州刺史，歷任太保、朔州刺史，又授任太傅，另外封義寧郡公。侯莫陳相在州裏去世，追贈假黄鉞、右丞相、太宰、太尉、都督、朔州刺史。

次子晋貴，嚴重有文武幹略，襲爵白水王，武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梁州刺史。歸周，授上大將軍，封信安縣公。子仲宣，太常丞。子弘穎、弘信，雍州司士參軍。子行方、行儉、行恭。

侯莫陳相的二兒子侯莫陳晋貴，性格莊重有文才武略，繼承了白水王的爵位，擔任武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梁州刺史。侯莫陳晋貴歸附北周，授任上大將軍，封信安縣公。他的兒子侯莫陳仲宣，擔任太常丞。侯莫陳仲宣的兒子侯莫陳弘穎、侯莫陳弘信，擔任雍州司士參軍。他們的兒子分别是侯莫陳行方、侯莫陳行儉、侯莫陳行恭。

薛孤延

薛孤延，代人也。少驍果，從神武起兵，以功累加儀同三司。從西征，至蒲津。及竇泰失利，神武班師，延後殿，且戰且行，一日斫折十五刀。神武嘗閲馬於北牧，道逢暴雨，大雷震地，火燒浮圖，神武令延視之。延案矟直前，大呼繞浮圖走，火遂滅。延還，鬚及馬鬃尾皆焦。神武嘆其勇決，曰："延乃能與霹靂鬥。"後封平秦公，與諸將討潁川，延專監造土山，以酒醉，爲敵所襲據。潁川平，諸將還京師，宴華林

薛孤延，是代郡人。年輕時驍勇果敢，跟隨北齊神武帝起兵，因爲有功屢經升遷爲儀同三司。他跟隨北齊神武帝向西征伐，到了蒲津。當竇泰失利，北齊神武帝班師，薛孤延負責殿後，邊作戰邊行軍，一天砍壞了十五把刀。北齊神武帝曾經到北方牧場檢閲馬匹，路上遇到暴雨，巨大的雷聲震動了大地，大火燒着了佛塔，北齊神武帝讓薛孤延前往查看。薛孤延手拿長矛一直衝到佛塔跟前，他圍繞佛塔一邊跑一邊大聲呼叫，大火於是熄滅。薛孤延返回時，他的鬍鬚和馬的鬃毛尾巴都被燒焦了。北齊神武帝贊嘆薛孤延的勇敢和果決，説："衹有薛孤延纔敢與霹靂作鬥

園，文襄啓魏帝，坐延階下以辱之。齊受禪，别賜爵都昌縣公。

争。”後來薛孤延被封爲平秦公，與各位將領一起討伐潁川，薛孤延專門負責監督建造土山，因爲喝醉酒，土山被敵人突然襲擊後占領。潁川平定後，各位將領返回京城，皇帝在華林園設宴，北齊文襄帝啓奏魏帝，讓薛孤延坐在臺階下以侮辱他。北齊接受禪讓後，薛孤延被另外賜給都昌縣公的爵位。

延性好酒，率多昏醉。以善戰，每大軍征討，常爲前鋒。位太子太保、太傅。

薛孤延生性愛喝酒，經常醉得不省人事。因爲他英勇善戰，每次大軍進行征討，薛孤延常常作爲前鋒。官位至太子太保、太傅。

斛律羌舉

斛律羌舉，太安人也。世爲部落酋長。羌舉少驍果，從尒朱兆。兆破，乃歸誠神武。神武以其忠於所事，亦加嗟賞。天平中，除大都督。

斛律羌舉，是太安人。他家世代擔任部落酋長。斛律羌舉年輕時驍勇果敢，跟隨尒朱兆。尒朱兆失敗後，於是歸附北齊神武帝。北齊神武帝認爲斛律羌舉忠於職守，也對他給予贊賞。天平年間，斛律羌舉擔任大都督。

後從神武戰於沙苑，時議進趣計，羌舉曰：“黑獺若欲固守，無糧援可恃。今揣其情，欲一死决，有同猘犬，或能噬人。且渭曲土濘，無所用力。若不與戰，徑趣咸陽，咸陽空虚，可不戰而剋。拔其根本，則黑獺之首，可懸軍門。”神武欲縱火焚之，侯景曰：“當禽以示百姓，燒殺誰復信之?”諸將議既有異同，遂戰於渭曲，大軍敗績。

後來斛律羌舉跟隨北齊神武帝在沙苑作戰，當時商議進攻策略，斛律羌舉説：“黑獺如果想要堅守下去，但没有糧食援助作爲支撑。現在我猜測他們的情况，是想决一死戰，如同瘋狗一樣，説不定還能咬人一口。况且渭曲一帶土地泥濘，有力也用不上。假若我們不與他們交戰，直接到咸陽，咸陽兵力薄弱，我們可以不戰而勝。除掉他們的根據地，那麽黑獺的腦袋，就可以懸挂在軍營大門上了。”北齊神武帝準備放火燒殺敵人，侯景説：“應當抓住黑獺向老百姓示衆，用燒殺的方式有誰能相信?”各位將領的意見既然不完全相同，於是在渭曲開戰，北齊神武帝的部隊被打敗。

後封密縣侯，爲東夏州刺史。有疫疾，刺胸，竹筒吮之，垂愈，因怒，創裂而卒。贈儀同三司。子孝卿嗣。

後來斛律羌舉封密縣侯，擔任東夏州刺史。斛律羌舉因瘟疫而生病，用針刺穿他的胸脯，再用竹筒吸出毒液，快要病愈時，因爲發怒，傷口破裂後去世。追贈儀同三司。斛律羌舉的兒子斛律孝卿繼承爵位。

斛律孝卿

孝卿少聰敏，機悟有風檢。武平末，位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封義寧王。知内省事，典外兵、騎兵機密。時政由群竪，自趙彦深死後，朝貴典

斛律孝卿年輕時就聰明，反應敏捷有法度。武平末年，斛律孝卿擔任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封義寧王。他瞭解宫内的事情，掌管外兵、騎兵的機密事宜。當時朝政由一群小人掌管，自從趙

機密者，唯孝卿一人差居雅道，不至貪穢。後主至齊州，以孝卿爲尚書令，又以中書侍郎薛道衡爲侍中，封北海王。二人勸後主作承光詔，禪位任城王。令孝卿齎詔策及傳國璽往瀛州，孝卿便詣鄴。仍從周武帝入關，授儀同大將軍、宣納上士。隋開皇中，位太府卿、户部尚書。

彦深去世之後，朝廷顯貴掌管機密的人，衹有斛律孝卿一人比較能安於正道，不至於貪贜枉法。後主到齊州，讓斛律孝卿擔任尚書令，還讓中書侍郎薛道衡擔任侍中，封北海王。斛律孝卿和薛道衡勸説後主寫承光詔令，把帝位禪讓給任城王。後主命令斛律孝卿携帶着詔書和傳國璽前往瀛州，斛律孝卿立即到鄴城。於是斛律孝卿跟隨周武帝入關，授任儀同大將軍、宣納上士。隋朝開皇年間，斛律孝卿擔任太府卿、户部尚書。

張瓊

張瓊，字連德，代人也。少壯健，有武用。初隨葛榮爲亂。榮敗，尒朱榮以爲都督。後歷位濟州刺史。及尒朱氏敗，歸神武，拜滄州刺史，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天平中，神武襲克夏州，以瓊爲慰勞大使，留鎮之。尋爲周文帝所陷，卒。贈司徒、都督、恒州刺史。

張瓊，字連德，是代郡人。他年輕時健壯勇敢有軍事才能。起初張瓊跟隨葛榮叛亂。葛榮失敗後，尒朱榮任命他爲都督。後來歷任濟州刺史。當尒朱氏失敗後，張瓊歸附北齊神武帝，授任滄州刺史，加封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天平年間，北齊神武帝攻克夏州，讓張瓊擔任慰勞大使，并留下鎮守夏州。不久夏州被北周文帝攻陷，張瓊去世。追贈司徒、都督、恒州刺史。

張欣

瓊子欣，尚魏平陽公主，除駙馬都尉、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建州刺史，南鄭伯。瓊常憂其太盛，每謂親識曰："凡人官爵，莫若處中。欣位秩太高，深爲憂慮。"而欣豪險，遂與公主情好不篤，尋爲孝武所害。時人稱瓊先見。

張瓊的兒子張欣，娶了北魏的平陽公主，授任駙馬都尉、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建州刺史，封南鄭伯。張瓊經常擔憂張欣的官位太高，他常對親近的人説："大凡有官爵的人，最好官職適中。張欣的官爵太高，我很爲他擔心。"但張欣强横陰險，後來與平陽公主感情不好，不久被孝武帝殺害。當時的人稱贊張瓊有先見之明。

宋顯

宋顯，字仲華，敦煌効穀人也。性果毅，有幹用。初事尒朱榮，稍遷爲記室參軍。榮死，世隆等以爲晋州刺史。後歸神武爲行臺左丞，拜西兖州刺史。在州多所受納，然勇决有氣幹，檢御左右，咸得其心力。及河陰之戰，深入，没于行陣。贈司徒公。

宋顯，字仲華，是敦煌効穀人。宋顯性格勇敢堅毅，有才幹。起初侍奉尒朱榮，逐漸升任爲記室參軍。尒朱榮去世後，尒朱世隆等人讓宋顯擔任晋州刺史。後來宋顯歸附北齊神武帝擔任行臺左丞，被授任爲西兖州刺史。宋顯在州内接受了許多賄賂，但他勇敢果决有氣魄才幹，約束并管理身邊人，很得人心。在河陰之戰中，宋顯深入敵後，戰死在軍陣之中。追贈司徒公。

王則

王則，字元軌，自云太原人也。少驍果，有武藝。初隨叔父魏廣平

王則，字元軌，他自稱是太原人。年輕時驍勇果敢，有武藝。他起初跟隨叔父北魏廣平内

内史老生征討，每有戰功。老生爲朝廷所知，則頗有力。初以軍功賜白水子。元顥入洛，則與老生俱降顥。顥疑老生，遂殺之。則奔廣州刺史鄭先護，與同拒顥。顥敗，爲東徐州防城都督。尒朱榮之死也，東徐州刺史斛斯椿是其枝黨，内懷憂懼。時梁立魏汝南王悦爲魏主，資其士馬，送之境上，椿遂降悦。則與蘭陵太守李義擊其偏師，破之。魏因以則行北徐州事，隸尒朱仲遠。仲遠敗，乃歸神武。

史老生征討，每次都立下戰功。老生之所以被朝廷賞識，王則出了大力。起初王則因爲有軍功賜封白水子。元顥進入洛陽，王則與老生一起投降元顥。元顥懷疑老生，於是殺了他。王則投奔廣州刺史鄭先護，與鄭先護一起抵抗元顥。元顥失敗後，王則擔任東徐州防城都督。尒朱榮去世後，東徐州刺史斛斯椿是尒朱榮的餘黨，他内心非常恐懼憂慮。當時梁朝推立北魏的汝南王元悦作爲魏朝的君主，給他提供兵馬，把他送到邊境上，斛斯椿於是投降元悦。王則與蘭陵太守李義襲擊元悦的側翼，打敗了他們。魏朝於是讓王則代理北徐州事宜，隸屬於尒朱仲遠。尒朱仲遠失敗後，王則歸附北齊神武帝。

天平初，頻以軍功，都督、荆州刺史。則有威武，邊人畏伏之。渭曲之役，則爲西師圍逼，棄城奔梁。梁尋放還，神武恕而不責。元象初，洛州刺史。以前後勛，封太原縣伯。則性貪，在州不法，舊京諸像，毁以鑄錢，于時號河陽錢，皆出其家。以武用，除徐州刺史，取受狼籍。令送晋陽，文襄恕其罪。卒，贈司空，謚烈懿。

天平初年，王則因爲屢有軍功，擔任都督、荆州刺史。王則有威武的氣勢，邊界的人都害怕并佩服他。在渭曲之戰中，王則被西面的軍隊包圍和緊逼，他丢下城邑投奔梁朝。梁朝不久把王則釋放回國，北齊神武帝寬恕了他而没有責罰。元象初年，王則擔任洛州刺史。因爲王則前後的功勞，封爲太原縣伯。王則生性貪婪，在州裏不遵守法紀，他把從前京城的一些銅像，毁掉後鑄造成錢幣，在當時被稱作河陽錢的，都是出自於王則家。王則因爲有軍事才能，被授任爲徐州刺史，他收取的財物五花八門。命令把王則押送到晋陽，北齊文襄帝寬恕了他的罪行。王則去世後，追贈司空，謚號爲烈懿。

則弟敬寶，位東廣州刺史，與蕭軌攻建業，不剋，死焉。

王則的弟弟王敬寶，擔任東廣州刺史，他與蕭軌進攻建業，没能攻克，就去世了。

慕容紹宗

慕容紹宗，字紹宗，晃第四子太原王恪之後也。曾祖騰，歸魏，遂居代。祖郁，岐州刺史。父遠，恒州刺史。

慕容紹宗，字紹宗，是慕容晃第四個兒子太原王慕容恪的後代。慕容紹宗的曾祖慕容騰，歸附魏，於是居住在代郡。慕容紹宗的祖父慕容郁，擔任岐州刺史。父親慕容遠，擔任恒州刺史。

紹宗容貌恢毅，少言，深沉有膽略。尒朱榮即其從舅子也。榮入洛，私告曰："洛中人士繁盛，驕侈成俗，不除翦，恐難制。吾欲因百官出迎，悉誅之，若何？"對曰："太后淫虐，

慕容紹宗魁偉沉毅，少言寡語，性格深沉有膽識。尒朱榮是他的表兄弟。尒朱榮進入洛陽，私下告訴慕容紹宗説："洛陽有名望的人很多，驕傲奢侈成爲習俗，不鏟除消滅，恐怕會難以控制。我準備趁百官出來迎接之際，全部殺掉他

天下共棄。公既執忠義，忽欲殲夷多士，實謂非策。”不從。後以軍功封索盧侯，遷尒朱兆長史。及兆敗，紹宗於烏突城見神武，遂携尒朱榮妻子并兆餘衆自歸神武。神武仍加恩禮，所有官爵并如故，軍謀兵略，時參預焉。

們，你認爲怎麽樣?”慕容紹宗回答道：“靈太后邪惡且殘暴，被天下人共同唾棄。您既然是本着忠義之心，突然要殺掉這麽多官員，實在不算是好的計策。”尒朱榮没有聽從慕容紹宗的建議。後來慕容紹宗因爲有軍功被封爲索盧侯，升爲尒朱兆的長史。當尒朱兆失敗，慕容紹宗在烏突城遇見北齊神武帝，於是帶領尒朱榮的妻子以及尒朱兆的殘兵敗將歸附了北齊神武帝。北齊神武帝仍對慕容紹宗給予禮遇，慕容紹宗的所有官爵都和先前一樣，有關的軍事謀略，慕容紹宗也時常參與。

及還鄴，令紹宗與高隆之共知府庫、圖籍諸事。累遷青州刺史。時丞相記室孫搴屬紹宗，以其兄爲州主簿，紹宗不用。搴譖之神武曰：“紹宗嘗登廣固城長嘆，謂所親云：大丈夫有復先業理不?”由是徵還。元象初，以軍功進爵爲公，累遷御史中尉。屬梁人劉烏黑入寇徐方，授徐州刺史，執烏黑殺之。還，除尚書左僕射。

及至遷都鄴城，命令慕容紹宗與高隆之一起主持府庫、圖籍之類的事務。慕容紹宗屢經升遷爲青州刺史。當時丞相記室孫搴囑托慕容紹宗，想讓他的兄長擔任州主簿，慕容紹宗没有任用他。孫搴在北齊神武帝面前詆毁慕容紹宗説：“慕容紹宗曾經登上廣固城長久嘆息，并對他所親近的人説：大丈夫有恢復先前事業的道理没有?”因此慕容紹宗被召回。元象初年，慕容紹宗因爲有軍功爵位升爲公，屢經升遷爲御史中尉。恰巧梁朝人劉烏黑入侵徐州，授任慕容紹宗爲徐州刺史，他捉拿了劉烏黑并殺掉他。返回後，授任慕容紹宗爲尚書左僕射。

侯景反，命紹宗爲東南道行臺，加開府，改封燕郡公，又與大都督高岳禽梁貞陽侯蕭明於寒山。迴軍討侯景於渦陽。時景軍甚盛，初聞韓軌往討之，曰：“啖猪腸小兒。”聞高岳往，曰：“此兵精人凡爾。”諸將被輕。及聞紹宗至，扣鞍曰：“誰教鮮卑小兒解遣紹宗來？若然，高王未死邪?”及與景戰，諸將頻敗，無肯先者。紹宗麾兵徑進，諸將從之，因大捷。

侯景反叛，命令慕容紹宗擔任東南道行臺，加授爲開府，改封燕郡公，他還與大都督高岳在寒山抓住梁朝的貞陽侯蕭明。調轉部隊在渦陽討伐侯景。當時侯景的兵力非常强大，起初聽説韓軌要前往討伐，侯景説：“韓軌是吃猪腸子的小兒。”侯景聽説高岳要前來討伐，説：“高岳的部隊精鋭但他的才能平凡。”各位將領都被侯景小看。當聽説慕容紹宗快到了時，侯景敲打着馬鞍説：“是誰告訴那個鮮卑小子派遣慕容紹宗來的？如果真是這樣，莫非是高歡王還没有死嗎?”當與侯景交戰時，各位將領紛紛敗下陣來，没有人敢一馬當先。慕容紹宗率領士兵徑直進攻，各位將領跟隨其後，於是大勝。

西魏遣王思政據潁川。又以紹宗爲南道行臺，與太尉高岳、儀同劉豐圍擊之，堰洧水灌城。時紹宗數有凶

西魏派遣王思政占據潁川。又任命慕容紹宗爲南道行臺，與太尉高岳、儀同劉豐圍攻潁川，攔住洧水灌注城邑。當時慕容紹宗多次做噩夢，

夢，每惡之，私謂左右曰："吾自數年已還，恒有蒜髮，昨來忽盡。蒜者算也，其算盡乎。"未幾，與劉豐臨堰，見北有塵氣，乃入艦同坐。暴風從東北來，纜斷飄艦，徑向敵城。紹宗自度不免，遂投水卒。三軍將士，莫不悲惋，朝廷嗟傷焉。贈太尉，謚曰景惠。

他每次都很厭惡，私下對身邊人說："我從幾年前開始，一直頭髮花白，近來白髮突然没有了。蒜就是算，我的氣數要完了。"不久，慕容紹宗與劉豐到圍堰前，看見北方出現白色的塵烟，於是與劉豐一起進船坐下。忽然暴風從東北方颳來，船的纜繩斷了船漂了出去，一直漂到敵人所在的城邑。慕容紹宗估計自己難免一死，於是投水自殺。全軍將士，没有不悲痛惋惜的，朝廷也爲他的去世而感傷。追贈太尉，謚號爲景惠。

長子士肅，以謀反伏法。朝廷以紹宗功，罪止士肅身。皇建初，配享文襄廟庭。士肅弟三藏。

慕容紹宗的長子慕容士肅，因爲謀反被處死。朝廷因爲慕容紹宗的功勞，衹罪罰慕容士肅一人。皇建初年，讓慕容紹宗配祭北齊文襄帝宗廟。慕容士肅的弟弟叫慕容三藏。

慕容三藏

三藏幼聰敏，多武略，頗有父風。武平初，襲爵燕郡公。以軍功，歷位武衛大將軍。周師入鄴，齊後主東遁，委三藏留守鄴宫。齊王公已下皆降，三藏猶拒戰。及齊平，武帝引見，恩禮甚厚，授儀同大將軍。

慕容三藏從小聰明，很有軍事謀略，頗有他父親慕容紹宗的風範。武平初年，繼承燕郡公的爵位。因爲有軍功，任武衛大將軍。北周軍隊進入鄴城，北齊後主向東逃跑，委任慕容三藏留守鄴城。北齊王公以下的官員全部投降，衹有慕容三藏還在抵抗戰鬥。當北齊被平定後，周武帝引見慕容三藏，對他的禮遇很深厚，授任儀同大將軍。

隋開皇元年，授吴州刺史。九年，副襄陽公韋洸討平嶺南。至廣州，洸中流矢卒，詔三藏檢校廣州道行軍事。以功授大將軍。後遷廓州刺史，人歌頌之，文帝數有勞問。又畜産繁滋，獲醍醐奉獻，賚物百段。十三年，州界連雲山響，稱萬歲者三，詔頒郡國，仍遣使醮山所。其日景雲浮於上，雉兔馴壇側。使還以聞，上大悦，改封河内縣男。歷疊州總管、和州刺史、淮南郡太守，所在有惠政。改授金紫光禄大夫。大業七年卒。

隋朝開皇元年，授任慕容三藏爲吴州刺史。開皇九年，慕容三藏作爲襄陽公韋洸的副將討伐平定嶺南。到廣州，韋洸被流箭射中後去世，詔令慕容三藏檢校廣州道行軍事。因爲有功被授任大將軍。後來升爲廓州刺史，人們歌頌慕容三藏，隋文帝多次慰勞問候。另外慕容三藏所在州畜産豐富，他得到醍醐進奉給皇上，得到上百匹絹的賞賜。開皇十三年，廓州邊界的連雲山發出響聲，多次稱呼萬歲，皇帝頒詔郡國，并派遣使者到連雲山設壇祭祀。那一天祥雲飄浮在天上，野鷄兔子馴服地停在祭壇一旁。使者返回報告皇帝，皇帝非常高興，把慕容三藏改封爲河内縣男。歷任疊州總管、和州刺史、淮南郡太守，慕容三藏所到之處都有好的政績。改任金紫光禄大夫。大業七年去世。

叱列平

叱列平，字殺鬼，代郡西部人，

叱列平，字殺鬼，是代郡西部人，他家世代

世爲酋帥。平有容貌，美鬚髯，善射馭。襲第一領人酋長、臨江伯。魏末，以軍功至武衛將軍。隨尒朱榮破葛榮，平元顥，封瘿陶縣伯。榮死，尒朱氏陵僭，平懼禍，後歸神武。從破四胡於韓陵。以軍功，天保初累遷兗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卒，贈都督、瀛州刺史，謚曰莊惠。子孝冲嗣。

擔任酋長。叱列平儀表堂堂，鬚髯俊美，擅長騎馬射箭。他繼承了第一領人酋長、臨江伯的官爵。北魏末年，叱列平因爲有軍功擔任武衛將軍。跟隨尒朱榮攻破葛榮，平定元顥，被封爲瘿陶縣伯。尒朱榮去世後，尒朱氏超越本分，叱列平害怕災禍，後來歸附北齊神武帝。他跟隨北齊神武帝在韓陵攻破四胡。因爲有軍功，天保初年屢經升遷任兗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去世後，被追贈爲都督、瀛州刺史，謚號爲莊惠。他的兒子叱列孝冲繼承爵位。

叱列長叉

孝冲弟長叉，武平末，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封新寧王。隋開皇中，位上柱國，卒於涇州刺史。長叉無他才技，在官以清幹稱。

叱列孝冲的弟弟叱列長叉，武平末年，擔任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封新寧王。隋朝開皇年間，叱列長叉擔任上柱國，在涇州刺史任上去世。叱列長叉没有其他的才幹技藝，任職以清廉幹練著稱。

步大汗薩

步大汗薩，代郡西部人。祖榮，代郡太守。父居，龍驤將軍、領人别將。

薩初從尒朱榮入洛。及平葛榮，累功爲都督。榮死，又從兆入洛。及韓陵之敗，以所部降神武。稍遷車騎大將軍，封行唐縣公，晋州刺史。齊受禪，改封義陽郡公。

步大汗薩，是代郡西部人。祖父步大汗榮，擔任代郡太守。父親步大汗居，擔任龍驤將軍、領人别將。

步大汗薩起初跟隨尒朱榮進入洛陽。及至平定葛榮，累積軍功升任爲都督。尒朱榮去世後，他又跟隨尒朱兆進入洛陽。韓陵之戰失敗，步大汗薩帶領部下投降北齊神武帝。逐漸升爲車騎大將軍，封行唐縣公，擔任晋州刺史。北齊接受禪讓後，改封義陽郡公。

薛脩義

薛脩義，字公讓，河東汾陰人也。曾祖紹，魏七兵尚書。祖壽仁，秦州刺史、汾陰公。父寶集，定陽太守。

脩義少而奸俠，輕財重氣。魏正光末，天下兵起，特詔募能得三千人者，用爲别將，脩義得七千餘人，假安北將軍、西道别將。以軍功，拜龍門鎮將。

後宗人鳳賢等作亂，圍鎮城，脩義以天下紛擾，遂爲逆，自號黄鉞大將軍。詔都督宗正珍孫討之，軍未

薛脩義，字公讓，是河東汾陰人。曾祖薛紹，在魏朝擔任七兵尚書。祖父薛壽仁，擔任秦州刺史、汾陰公。父親薛寶集，擔任定陽太守。

薛脩義年輕時就廣結私交不拘禮法，輕視錢財重視義氣。北魏正光末年，天下烽烟四起，皇帝特意命令能招募到三千人的人，就任用他爲别將，薛脩義招募到七千多人，代理安北將軍、西道别將。因爲有軍功，授任龍門鎮將。

後來與薛脩義同宗族的薛鳳賢等人作亂，包圍龍門鎮，薛脩義認爲天下動亂不安，於是造反，自稱黄鉞大將軍。詔令都督宗正珍孫討伐薛

至，脩義慚悔，遣表乞一大將招慰，乃降。鳳賢等猶據險不降，脩義與書，降之。乃授鳳賢龍驤將軍，陽夏子，改封汾陰縣侯。尒朱榮以脩義反覆，録送晉陽，與高昂等并見拘防。榮赴洛，并以自隨，置於駝牛署。

脩義，部隊還没有到達，薛脩義又羞愧後悔，上表請求派遣一位大將前來招安，便投降。薛鳳賢等人仍然占據險要地勢不肯投降，薛脩義給他寫信，薛鳳賢纔投降。於是授任薛鳳賢爲龍驤將軍，封陽夏子，改封汾陰縣侯。尒朱榮認爲薛脩義反覆無常，逮捕了薛脩義把他押送到晉陽，與高昂等人拘禁在一起。尒朱榮趕赴洛陽後，讓他們跟隨自己，把薛脩義安置在駝牛署。

榮死，魏孝莊以脩義爲弘農、河北、河東、正平四郡大都督。時神武爲晉州刺史，見之，相待甚厚。及韓陵之捷，以脩義行并州事。孝武帝入關，神武以脩義爲關右行臺，自龍門濟河，招下西魏北華州刺史薛崇禮。

尒朱榮去世後，北魏孝莊帝任命薛脩義爲弘農、河北、河東、正平四郡大都督。當時北齊神武帝擔任晉州刺史，見到薛脩義，待他很優厚。當韓陵之戰獲得勝利，讓薛脩義代理并州事宜。孝武帝入關，北齊神武帝讓薛脩義擔任關右行臺，從龍門渡過黄河，招降西魏北華州刺史薛崇禮。

初，神武欲大城晉，中外府司馬房毓曰：“若使賊到此處，雖城何益?”乃止。及沙苑之敗，徙秦、南汾、東雍三州人於并州，又欲棄晉，以遣家屬向英雄城。脩義諫曰：“若晉州敗，定州亦不可保。”神武怒曰：“爾輩皆負我，前不聽我城并州城，使我無所趣。”脩義曰：“若失守，則請誅。”斛律金曰：“還仰漢小兒守，收家口爲質，勿與兵馬。”神武從之，以脩義行晉州事。及西魏儀同長孫子彦圍逼城下，脩義開門伏甲待之，子彦不測虚實，於是遁去。神武嘉之，就拜晉州刺史。

當初，北齊神武帝準備在晉州大力築城，中外府司馬房毓説：“假使敵人到了晉州，即使是築了城又有什麽用處呢?”於是作罷。當沙苑之戰失敗，北齊神武帝把秦、南汾、東雍三個州的人遷移到并州，還準備放棄晉州，然後遣送家屬到英雄城。薛脩義規勸道：“倘若晉州失守，那麽定州也不能保全。”北齊神武帝發怒道：“你們都辜負了我，先前你們不同意我在并州城築城，使得我現在無處可去。”薛脩義説：“假若晉州失守，那麽請誅殺我。”斛律金説：“還得要仰仗那個漢族小子負責鎮守，把他的家屬關押起來作爲人質，不要給他增加兵馬。”北齊神武帝聽從了斛律金的建議，讓薛脩義代理晉州事宜。當西魏儀同長孫子彦包圍并逼近晉州城時，薛脩義打開城門埋伏士兵等待敵人到來，長孫子彦不知其中虚實，於是逃跑。北齊神武帝嘉獎薛脩義，立即授任他爲晉州刺史。

後除齊州刺史，以黷貨除名。追其守晉州功，復其官爵。俄以軍功，進正平郡公，加開府。天保中，卒於太子太保，贈司空。子文殊嗣。

後來薛脩義擔任齊州刺史，因爲貪財被除名。由於他過去鎮守晉州有功，恢復了他的官爵。不久薛脩義又因爲有軍功，爵位進爲正平郡公，加授爲開府。天保年間，薛脩義在太子太保任上去世，追贈司空。他的兒子薛文殊繼承爵位。

薛嘉族

脩義從弟嘉族，性亦豪爽。從神武平四胡於韓陵。歷華、陽二州刺史，卒官。子震，字文雄，位廉州刺史，亦著軍功。又歷南汾、譙二州刺史。

薛脩義的堂弟薛嘉族，性格也很豪爽。他跟隨北齊神武帝在韓陵平定四胡。歷任華、陽二州刺史，在官任上去世。薛嘉族的兒子薛震，字文雄，擔任廉州刺史，也以軍功著稱。還擔任南汾、譙二州刺史。

慕容儼　慕容子會

慕容儼，字恃德，清都人，廆之後也。容貌出群，衣冠甚偉，不好讀書，頗學兵法。尒朱氏敗，歸神武。以勳，累遷五城太守。見東雍州刺史潘相樂，長揖而已。丞尉已下，數罹其罪，乃謂儼曰："府君，少爲群下屈節。"儼攘袂曰："吾狀貌如此，行望人拜，豈可拜人。"神武聞二人在邊不和，徵相樂還朝，以儼代爲刺史。遷東荆州刺史，行次長社，忽爲其部下人所執，將投山賊張儉，爲守人王崇祖私放，獲免。神武仍授以軍司，共擊平儉，始得達州。沙苑之敗，時諸州多翻陷，唯儼獲全。

慕容儼，字恃德，清都人，是慕容廆的後代。他容貌出衆，穿戴很講究，不愛讀書，比較喜歡學習兵法。尒朱氏失敗後，他歸附北齊神武帝。因爲有軍功，屢經升遷爲五城太守。慕容儼拜見東雍州刺史潘相樂，衹是作個長揖而已。丞尉以下的官員，不少人因此受過潘相樂的罪責，於是對慕容儼説："太守大人，請您爲了我們這些下屬稍微對刺史大人謙恭些。"慕容儼挽起袖子説："憑着我這個樣子，是準備讓别人來向我下拜的，我怎麽可能去拜見他。"北齊神武帝聽説他們二人在邊境關係不和，徵召潘相樂回朝，讓慕容儼取代他擔任刺史。慕容儼轉任東荆州刺史，赴任停駐在長社，突然被他的部下抓住，準備投靠山賊張儉，被看守王崇祖私下釋放，纔幸免一難。北齊神武帝於是授任慕容儼爲軍司，共同進攻平定張儉，慕容儼這纔到達東荆州。沙苑之戰失敗後，當時有許多州都淪陷了，衹有慕容儼所在州得到保全。

天保初，以軍功，除開府儀同三司。六年，梁司徒陸法和、儀同宋茝等以郢州城内附。時清河王岳帥師江上，議以城在江外，求忠勇過人者守之，衆推儼，遂遣鎮郢城。始入，而梁大都督侯瑱、任約率水陸軍奄至城下，於上流鸚鵡洲造荻蔞，竟數里，以塞船路。衆懼，儼悦以安之。城中先有神祠一所，俗號城隍神，儼於是順士卒心祈請，須臾，衝風驚波，漂斷荻蔞。約復以鐵鎖連緝，防禦彌切。儼還共祈請，風浪夜驚，蔞復斷絶。如此再三，城人大喜，以爲神助。儼出城奮擊，大破之。瑱、約

天保初年，慕容儼因爲有軍功，被授任開府儀同三司。天保六年，梁朝司徒陸法和、儀同宋茝等人獻郢州城歸附。當時清河王高岳率領部隊在長江岸上，商議的人認爲郢州城在長江以外，需要尋找忠誠勇敢超過一般人的人來鎮守，衆人推舉慕容儼，於是派遣慕容儼鎮守郢城。慕容儼一進城，梁朝大都督侯瑱、任約就率領水陸兩軍突然來到城下，他們在上游鸚鵡洲建造水草編製的障礙物，從頭到尾有幾里長，用來阻塞通行的水道。衆人害怕，慕容儼做出愉快的樣子來安慰他們。城裏先前有一座神廟，俗稱城隍神廟，慕容儼於是順從士兵的心願祈求神靈保佑，不一會兒，狂風巨浪出現，冲斷了水草編成的障礙物。任約重新用鐵索鏈相連接，其防禦措施更

又并力圍城。唯煮槐楮葉并紵根、水萍、葛、艾等及靴、皮帶、筋角等食之。人死，即火別分食，唯留骸骨。儼猶信賞必罰，分甘同苦。自正月至六月，人無異志。後蕭方智立，請和。文宣以城在江表，有詔還之。及至，望帝悲不自勝。帝親執其手，捋儼鬚，脱帽看髮，嘆自久之。曰："自古忠烈，豈過此也?" 除趙州刺史。

加嚴密。慕容儼返回神廟與大家一起祈禱，狂風巨浪在夜裏興起，障礙物被再次冲斷。像這樣反復多次，城裏人非常高興，認爲得到了神靈的幫助。慕容儼衝出城奮力作戰，大破敵軍。侯瑱、任約再次聯合兵力包圍郢州城。城内人衹能把槐樹楮樹葉和苧麻的根、水萍、葛、艾等植物以及靴子、皮帶、筋角等物品煮熟後食用。人死了，就用火燒熟後分開食用，衹留下骸骨。慕容儼仍然賞罰嚴明，與大家同甘共苦。從正月到六月，没有人産生二心。後來蕭方智即位，請求和好。北齊文宣帝認爲郢州城在長江以南，命令慕容儼返回。當慕容儼回來時，望着皇帝不能控制自己的悲傷。皇帝親自拉着慕容儼的手，捋着他的鬍鬚，摘下帽子看他的頭髮，長久嘆息，并説："即使是古代的忠烈之士，又怎麽能超過慕容儼呢?" 授任慕容儼爲趙州刺史。

天統四年，别封寄氏縣公，并賜金銀酒鍾各一枚、胡馬一匹。五年，進爵爲義安王。武平元年，爲光州刺史。儼少從征討，經略雖非所長，而有將帥之節。所歷諸州，雖不能清白守道，亦不貪殘害物。卒，贈司徒。

天統四年，另外封慕容儼爲寄氏縣公，并賜給他金銀酒杯各一枚、胡馬一匹。天統五年，慕容儼的爵位升爲義安王。武平元年，慕容儼擔任光州刺史。慕容儼年輕時跟隨北齊神武帝征討，謀劃雖然不是他的特長，但他具有將帥的節操。他歷任幾個州的刺史，雖然不算清廉和恪守道義，但他也不曾貪婪殘暴禍害老百姓。去世後，追贈司徒。

子子會，位郢州刺史。周武帝平鄴，使其子送敕喻之，子會枷其子，付獄。尋赦書至，云行臺武王已降，子會乃與僚屬北面慟哭，然後奉命。

慕容儼的兒子慕容子會，擔任郢州刺史。周武帝平定鄴城後，派遣兒子傳送敕令開導慕容子會，慕容子會用枷鎖囚禁了周武帝的兒子，并交付給監獄。不久赦免的詔書到來，聲稱行臺武王已經投降，慕容子會於是與同僚和下屬面朝北方痛哭，然後接受了命令。

厙狄伏連

尒朱氏將帥歸神武者，又有代人厙狄伏連，字仲山，本名伏憐，訛音連。事尒朱榮至直閣將軍。後從神武，賜爵蛇丘男。天保初，儀同三司，尋加開府。性質朴，勤公事，直衛宫闕，曉夕不離帝所，頗以此見知。然鄙吝愚狠。爲鄭州刺史，好聚斂。又嚴酷，居室患蠅，杖門者曰：

尒朱氏的將帥中歸附北齊神武帝的人，還有代郡人厙狄伏連，字仲山，他本來的名字叫厙狄伏憐，錯讀爲厙狄伏連。他事奉尒朱榮官位至直閣將軍。後來跟隨北齊神武帝，賜給蛇丘男爵位。天保初年，他擔任儀同三司，不久加授開府。厙狄伏連性格質樸，工作勤奮，他在宫闕當值警衛，早晚都不離開皇帝的住所，因此很受信任。但是厙狄伏連淺陋吝嗇愚笨凶狠。他擔任鄭

"何故聽入?"其妻病，以百錢買藥，每自恨之。不識士流，開府參軍，多是衣冠士族，皆加捶撻，逼遣築墻。武平中，封宜都郡王，除領軍大將軍。尋與琅邪王矯殺和士開，伏誅，被支解。

州刺史，喜好聚斂財物。他又很嚴酷，他的卧室裏有蒼蠅，他杖罰守門人説："你爲什麽要把蒼蠅放進來?"他的妻子生病，用一百錢買藥，他經常爲此而不滿意。厙狄伏連不喜歡文人，開府參軍之類的官員，大多是擔任文官的世家大族，厙狄伏連一概給予捶打，逼迫他們去修築城墻。武平年間，厙狄伏連封宜都郡王，授任爲領軍大將軍。不久他與琅邪王詐稱聖旨殺掉了和士開，被判處死刑，身體被肢解。

伏連家口百餘，盛夏，人料倉米二升，不給鹽菜，常有饑色。冬至日，親表稱賀，其妻爲設豆餅。問豆餅得處，云於馬豆中分減。伏連大怒，典馬、掌食人并加杖罰。積年賜物，藏在别庫，遣一婢專掌管籥。每入庫檢閲，必語妻子，此官物，不得輒用。至死時，唯着敝褌；而積絹至二萬匹，簿録并歸天府。

厙狄伏連的家口有上百人，盛夏季節，他每天衹准吃兩升米，還不供應食鹽和蔬菜，人人面黄肌瘦。到冬至那天，親人們表示慶賀，厙狄伏連的妻子爲他們準備了豆餅。厙狄伏連追問豆餅從何而來，他妻子説是從馬吃的豆料中減省出來的。厙狄伏連大發雷霆，對掌管馬料、掌管伙食的人都給予杖罰。他把多年來得到的賞賜之物，藏在另外的倉庫裏，派遣一名婢女專門掌管鑰匙。厙狄伏連每次進倉庫檢查物品，都要告訴妻子，説這是公家的東西，不能動用。到厙狄伏連去世時，衹穿着破褲子，但他所積攢的絹却有兩萬匹，他的財産登記後全部上繳國庫。

潘樂　潘子晃

潘樂，字相貴，廣寧石門人也。本廣宗大族，魏世分鎮北邊，因家焉。父永，有技藝，襲爵廣宗男。

潘樂，字相貴，是廣寧石門人。他本來是廣宗的世家大族，魏朝時被分派鎮守北方，於是在那裏安家。潘樂的父親潘永，有技藝，繼承了廣宗男的爵位。

樂初生，有一雀止其母左肩，占者咸言富貴之徵，因名相貴，後始爲字。及長，寬厚有膽略。初歸葛榮，榮授京兆王，時年十九。榮敗，隨尒朱榮。爲别將討元顥，以功封敷城縣男。

潘樂剛出生時，有一隻鳥停在他母親的左肩上，占卜的人都説這是富貴的徵兆，於是給他起名爲相貴，後來纔把相貴作爲他的字。當潘樂長大後，性格寬厚有膽略。起先潘樂歸附葛榮，葛榮封潘樂爲京兆王，當時潘樂十九歲。葛榮失敗後，潘樂跟隨尒朱榮。擔任别將討伐元顥，因爲有功封敷城縣男。

齊神武出牧晉州，引樂爲鎮城都將。後從破尒朱兆於廣阿，進爵廣宗縣伯。累以軍功，拜東雍州刺史。神武嘗議欲廢州，樂以東雍地帶山河，境連胡、蜀，形勝之會，不可棄也，遂如故。後從破周師於河陰，議欲追

北齊神武帝出任晉州刺史，任用潘樂爲鎮城都將。後來潘樂跟隨北齊神武帝在廣阿打敗尒朱兆，爵位升爲廣宗縣伯。他因爲多次有軍功，授任東雍州刺史。北齊神武帝曾經商議準備廢除東雍州，潘樂認爲東雍州一帶有山有水，其邊境連接着胡、蜀兩地，具有重要的地理優勢，不能廢

之，令追者在西，不願者東，唯樂與劉豐居西。神武善之，以衆之不同而止。改封金門郡公。

棄，於是保留了東雍州。潘樂後來跟隨北齊神武帝在河陰之戰中打敗北周軍隊，商議準備追擊敵人，北齊神武帝讓同意追擊的人坐在西面，不同意追擊的人坐在東面，衹有潘樂和劉豐坐在西面。北齊神武帝認爲潘樂不錯，因爲衆人的意見不同而作罷。改封潘樂爲金門郡公。

文宣嗣事，鎮河陽，破西將楊摽等。時帝以懷州刺史平鑒等所築城深入敵境，欲棄之。樂以軹關要害，必須防固，乃更修理，增置兵將而還。還鎮河陽，拜司空。齊受禪，樂進璽綬，進封河東郡王，遷司徒。

北齊文宣帝繼承事業後，潘樂鎮守河陽，打敗西部軍將領楊摽等人。當時皇帝認爲懷州刺史平鑒等人所修築的城已深入到敵人的境内，準備把它廢棄掉。潘樂認爲軹關是戰略要地，必須防守堅固，於是特意加以修繕，增加兵力後返回。潘樂仍然鎮守河陽，授任司空。北齊接受禪讓後，潘樂進奉璽印，爵位升爲河東郡王，升任司徒。

周文東至崤、陜，遣其行臺侯莫陳崇自齊子嶺趣軹關；儀同楊摽從鼓鍾道出建州，陷孤公戍。詔樂總大衆禦之。樂晝夜兼行，至長子，遣儀同韓永興從建州西趣崇，崇遂遁。

北周文帝向東到了崤、陜，派遣行臺侯莫陳崇從齊子嶺到軹關；儀同楊摽從鼓鍾道到建州，攻陷孤公戍。詔令潘樂統率衆兵抵抗。潘樂日夜兼程，到達長子，派遣儀同韓永興從建州向西到侯莫陳崇那裏，侯莫陳崇於是逃跑。

又爲南道大都督討侯景。樂發石鱉，南度百餘里，至梁涇州。涇州舊在石梁，侯景改爲淮州。樂獲其地，仍立涇州。又克安州之地。除瀛州刺史，仍略淮、漢。天保六年，薨於懸瓠。贈假黄鉞、太師、大司馬、尚書令。

潘樂還擔任南道大都督討伐侯景。潘樂從石鱉出發，向南行走了一百多里，到達梁的涇州。涇州從前在石梁，侯景把它改爲淮州。潘樂占據該地後，仍然置爲涇州。潘樂還攻克了安州地區。授任瀛州刺史，又攻取淮、漢兩地。天保六年，潘樂在懸瓠去世。追贈假黄鉞、太師、大司馬、尚書令。

子子晃嗣。諸將子弟，率多驕縱，子晃沈密謹慤，以清靖自居。尚公主，拜駙馬都尉。武平末，爲幽州道行臺右僕射、幽州刺史。周師將入鄴，子晃率突騎數萬赴援。至博陵，知鄴城不守，詣冀州降周齊王軍。授上開府。隋大業初卒。

潘樂的兒子潘子晃繼承爵位。各位將領的兒子們，大多驕横放縱，潘子晃却縝密謹慎誠實，以清白安静自居。潘子晃娶公主爲妻，授任駙馬都尉。武平末年，潘子晃擔任幽州道行臺右僕射、幽州刺史。北周軍隊準備進入鄴城時，潘子晃率領突擊敵軍的騎兵幾萬人趕赴救援。到了博陵，得知鄴城失守，到冀州投降了北周的齊王軍隊。授任潘子晃爲上開府。隋朝大業初年，潘子晃去世。

彭樂

彭樂，字興，安定人也。驍勇善騎射。初隨杜洛周賊，知其不立，降尒朱榮。從破葛榮於滏口。又爲都

彭樂，字興，是安定人。他勇猛善戰擅長騎馬射箭。起初彭樂跟隨杜洛周爲叛賊，知道杜洛周不能成事，彭樂投降了尒朱榮。他跟隨尒朱榮

督，從神武與行臺僕射于暉討破羊侃于瑕丘。後叛投逆賊韓樓，封北平王。及尒朱榮遣大都督侯深擊樓，樂又叛樓降深。神武出山東，樂又隨從。韓陵之役，樂先登陷陣，賊衆大崩，封樂城縣公。後以軍功，進爵汨陽郡公，除肆州刺史。

在滏口打敗葛榮。彭樂還擔任都督，跟隨北齊神武帝和行臺僕射于暉在瑕丘打敗羊侃。彭樂後來投奔叛賊韓樓，封北平王。當尒朱榮派遣大都督侯深進攻韓樓時，彭樂又背叛韓樓投降了侯深。北齊神武帝到太行山以東，彭樂再次跟隨其後。在韓陵之戰中，彭樂衝鋒陷陣，敵軍大敗，被封爲樂城縣公。後來因爲有軍功，爵位升爲汨陽郡公，授任肆州刺史。

天平四年，從神武西討，與周文相拒。神武欲緩持之，樂氣奮請决戰，曰："我衆賊少，百人取一，差不可失也。"神武從之。樂因醉入深，被刺腸出，内之不盡，截去復戰，身被數創，軍勢遂挫，不利而還。神武每追諭以戒之。

天平四年，彭樂跟隨北齊神武帝向西討伐，與北周文帝相持不下。北齊神武帝準備緩一步加以控制，彭樂情緒激奮地請求與北周文帝决戰，并説："我們人多敵軍人少，我們用一百個人换取他們一個人，是不會出差錯的。"北齊神武帝同意了他的建議。彭樂趁着酒醉深入敵陣，腸子被刺流出腹外，不能全部塞回腹部，於是截斷腸子再次投入戰鬥，身上多處受傷，士氣於是受到挫傷，没能獲得勝利就返回了。北齊神武帝經常追憶此事用來告誡彭樂。

高仲密之叛也，周文援之，神武迎擊於芒山。候騎言賊去洛州四十里，蓐食乾飯，神武曰："自應渴死，何待我殺？"乃勒陣以待之。西軍至皆喉燥。樂以數千精騎爲右甄，衝西軍北垂，所向奔退，遂馳入周文營。人告樂叛，神武曰："樂棄韓樓事尒朱榮，背尒朱歸我，又叛入西。事成敗豈在一樂？但念小人反覆爾。"俄而西北塵起，樂使告捷，虜西魏臨洮王東、蜀郡王榮宗、江夏王昇、鉅鹿王闡、譙郡王亮、詹事趙善，督將僚佐四十八人，皆係頸反接手，臨以刃，歷兩陣而唱名焉。諸將乘勝，斬首三萬餘。

高仲密叛變時，北周文帝援救他，北齊神武帝在芒山迎戰。偵察騎兵説敵人離洛州有四十里地，正在草墊子上吃乾糧，北齊神武帝説："他們自會渴死，哪裏還需要我們去攻殺呢？"於是設下軍陣等待敵人到來。西部的士兵到達後喉嚨乾燥難受。彭樂帶領幾千精鋭騎兵作爲右翼，衝入西部軍隊的北邊，所到之處敵人逃奔撤退，彭樂於是衝進了北周文帝的軍營。有人告發説彭樂叛變了，北齊神武帝説："彭樂背棄韓樓事奉尒朱榮，背棄尒朱榮投奔了我，又背叛我投奔西部軍隊。事情的成功與失敗難道衹在於一個彭樂嗎？我衹是覺得這個小人反覆無常罷了。"不久西北方塵土滚滚，彭樂的使者告捷，俘虜了西魏臨洮王元東、蜀郡王元榮宗、江夏王元昇、鉅鹿王元闡、譙郡王元亮、詹事趙善，還有督將僚佐共四十八人，他們的脖子都被捆住雙手反綁在身後，用刀劍押着，經過兩邊的軍陣時高聲呼叫他們的名字。各位將領乘勝追擊，斬殺三萬多名敵軍。

西軍退，神武使樂追之。周文大窘而走，曰："痴男子！今日無我，

西部軍隊敗退，北齊神武帝派彭樂追擊。北周文帝非常窘迫地逃亡，他對彭樂説："你這個

明日豈有汝邪？何不急還前營收金寶？”樂從其言，獲周文金帶一束以歸，言周文漏刃破膽矣。神武詰之，樂以周文言對，且曰：“不爲此語放之。”神武雖喜其勝，且怒，令伏諸地，親稱其頭，連頓之，并數沙苑之失，舉刀將下者三，噤齘良久，乃止。更請五千騎取周文。神武曰：“爾何放而復言捉邪？”取絹三千匹壓樂，因賜之。

傻瓜！今天如果没有我，明天怎麼還會有你呢？你爲什麼不趕快返回前面的軍營收拾金銀寶物？”彭樂聽從北周文帝的話，得到北周文帝的一束金帶然後返回，説北周文帝躲過了刀刃但已嚇破了膽。北齊神武帝追問彭樂，彭樂纔把北周文帝的話説出來，并且説：“我并不是因爲他的這番話纔放掉他的。”北齊神武帝雖然爲戰争的勝利而欣喜，但也很憤怒，他讓彭樂趴在地上，親自拉起彭樂的頭，接連磕碰，并數落沙苑之戰的失利，北齊神武帝舉起刀幾次準備下手，咬牙切齒許久，最後作罷。彭樂再次請求帶領五千騎兵抓獲北周文帝。北齊神武帝説：“你爲什麼放掉他然後又説要抓他呢？”遂取絹三千匹壓在彭樂身上，接着又把這些絹賞賜給彭樂。

累遷司徒。天保初，封陳留王，遷太尉。二年，謀反，爲前行襄州事劉章等告，伏誅。

彭樂屢經升遷爲司徒。天保初年，封陳留王，升爲太尉。天保二年，彭樂謀反，被先前代理襄州事宜的劉章等人告發，被處死。

暴顯

暴顯，字思祖，魏郡斥丘人也。祖喟，仕魏，爲朔州刺史，因家焉。父誕，恒州刺史、樂安公。

暴顯，字思祖，是魏郡斥丘人。祖父暴喟，在魏朝做官，擔任朔州刺史，於是在該州安家。父親暴誕，任恒州刺史、樂安公。

顯幼時，見一沙門指之曰：“此郎子好相表，大必爲良將，貴極人臣。”語終失之。顯善騎射，曾從魏孝莊獵，一日中，手獲禽獸七十三。後從齊神武起義信都，累遷北徐州刺史，封屯留公。天保中，以贓貨解州，大理禁止。處判未訖，爲合肥被圍，遣顯與步大汗薩等攻梁北徐州，禽其刺史王強。天統中，累遷位特進，封定陽王，卒。

暴顯年幼時，看見一個僧侣指着自己説：“這個孩子相貌好，長大後一定是個優秀的將領，可當非常顯貴的大臣。”説完話那個僧侣就消失了。暴顯擅長騎馬射箭，他曾經跟隨北魏孝莊帝打獵，一天之中，暴顯親手捕獲禽獸七十三隻。後來暴顯跟隨北齊神武帝在信都起兵，屢經升遷爲北徐州刺史，封屯留公。天保年間，暴顯因爲貪污而被解除州任，大理寺軟禁了暴顯。判處還没有結束，因爲合肥被包圍，派遣暴顯與步大汗薩等人進攻梁朝北徐州，捉住該州刺史王強。天統年間，暴顯屢經升遷爲特進，封定陽王，去世。

皮景和 皮信

皮景和，琅邪下邳人也。父慶賓，魏淮南王開府中兵參軍。正光中，因使遇亂，遂家廣寧之石門縣。

皮景和，是琅邪下邳人。父親皮慶賓，擔任魏淮南王開府中兵參軍。正光年間，因爲出使遇到動亂，於是把家安在廣寧的石門縣。

景和少通敏，善騎射。初以親信事神武。後征步落稽，疑賊有伏，令

皮景和年輕時通達機敏，擅長騎馬射箭。起初皮景和作爲親信事奉北齊神武帝。後來北齊神

景和將五六騎深入一谷。遇賊百餘人，便戰，景和射數十人，莫不應弦而倒。神武嘗令景和射一野豕，一箭獲之，深見賞異。除庫直正都督。

武帝征伐步落稽，懷疑敵人有埋伏，讓皮景和帶領五六名騎兵進入一條山谷。皮景和遇到一百多名敵人，於是交戰，皮景和射殺幾十人，無不應弦而倒。北齊神武帝曾經讓皮景和射殺一隻野猪，他衹用一箭就捕獲了野猪，北齊神武帝對皮景和大加贊賞。授任他爲庫直正都督。

天保初，授通州刺史，封永寧縣子。景和趫捷，有武用，從襲庫莫奚，度黄龍，征契丹，定稽胡，討蠕蠕，每有戰功。累遷殿中尚書、侍中。景和於武職中兼長吏事，又性識平均，故頻有美授。周通好後，冠蓋往來，常令景和對接。每與同射，百發百中，甚見推重。

天保初年，授任皮景和爲通州刺史，封永寧縣子。皮景和身手矯健，有軍事才能，他跟隨北齊神武帝進攻庫莫奚，越過黄龍，征伐契丹，平定稽胡，討伐蠕蠕，每次都立下戰功。皮景和屢經升遷爲殿中尚書、侍中。皮景和在擔任武官的同時還熟悉吏事，加上他生性懂得公平處世，因此經常能得到好的授任。北周與北齊通和後，使者互相往來，經常派皮景和負責應答接待。皮景和每次與對方一起射箭，總是百發百中，很受推崇和尊重。

武平中，詔獄多令中黄門等監之，恒令景和案覆，據理執正，由是過無枉濫。後除特進，封廣漢郡公，遷領軍將軍。琅邪王之殺和士開，兵指西闕，内外莫知所爲。景和請後主出千秋門，自號令。事平，除尚書右僕射。

武平年間，奉詔令關押犯人的監獄大多由中黄門等官員監督，皇帝經常讓皮景和核實，皮景和根據法理堅持正義，因此没有冤假錯案。後來授任皮景和爲特進，封廣漢郡公，升任領軍將軍。琅邪王殺和士開時，進兵西邊宫闕，宫殿内外的人都不知所措。皮景和請後主從千秋門出去，他親自指揮行動。事情平息之後，授任皮景和爲尚書右僕射。

陳將吴明徹寇淮南，令景和拒之。除領軍大將軍，封文城郡王。又有陽平人鄭子饒，詐依佛道設齋會，用米麵不多，供贍甚廣，密從地藏，漸出餅飯。愚人以爲神力，見信於魏、衛之間。將爲逆亂，謀泄。乃潛度河聚衆，自號長樂王，已破乘氏縣。景和遣騎擊破之，禽子饒，送鄴烹之。及吴明徹圍壽陽，敕景和與賀拔伏恩救之。是時，拒明徹者多傾覆，唯景和全軍而還。除尚書令。

陳朝將領吴明徹侵犯淮南，派皮景和進行抵抗。授任皮景和爲領軍大將軍，封文城郡王。有個陽平人叫鄭子饒，詐稱依照佛法之道設置齋會，他使用的米麵并不多，但所供給的食品却非常多，他把食品悄悄藏在地下，然後逐漸拿出餅飯之類。愚蠢的人以爲鄭子饒有神奇的力量，在魏、衛兩地有不少人相信他。鄭子饒準備作亂，但陰謀泄露。於是鄭子饒偷偷渡過黄河聚集衆人，自稱爲長樂王，已攻破乘氏縣。皮景和派遣騎兵攻克乘氏縣，捉住鄭子饒，把他押送到鄴城後烹殺。及至吴明徹包圍壽陽，敕令皮景和與賀拔伏恩救援。當時，抵抗吴明徹的部隊大多全軍覆没，衹有皮景和保全了軍隊并且返回。授任他爲尚書令。

武平六年，卒。贈太尉、録尚

武平六年，皮景和去世。追贈太尉、録尚

書。

長子信，機悟有風神。位開府儀同三司、武衛將軍，於勳貴子弟中，稱其識鑒。降周軍，授上開府、軍正中大夫。隋開皇中，卒於洮州刺史。

少子宿達，開皇中，通事舍人。母憂起復，將赴京，辭靈，慟哭而絶，久而獲蘇，不能下食，三日而死。

書。

皮景和的長子皮信，聰明靈活有神采風度。擔任開府儀同三司、武衛將軍，在功臣權貴子弟當中，皮信稱得上能辨别是非。皮信投降北周軍隊後，授任上開府、軍正中大夫。隋朝開皇年間，皮信在洮州刺史任上去世。

皮景和的小兒子皮宿達，在隋朝開皇年間，擔任通事舍人。皮宿達在爲母親守喪期滿後恢復官職，準備趕赴京城，在辭别母親靈位時，痛哭得昏死過去，很久纔蘇醒，不能進食，三天後就去世了。

綦連猛

綦連猛，字武兒，代人也。其先姬姓，六國末，避亂出塞，保祈連山，因以山爲姓。北人語訛，故曰綦連。父元成，燕郡太守。

猛少有志氣，便弓馬。初爲尒朱榮親信。榮被害，從尒朱兆入洛。猛父母兄弟皆在山東，尒朱京纏欲投神武，召之與俱。舉矟謂曰："不從我者死。"乃從之。去城五十餘里，猛以素蒙兆恩，即背京纏復歸兆。兆敗，猛與斛律羌舉、乞伏貴和逃亡。及見獲，各杖一百。以猛配尉景，貴和配婁昭。羌舉以故酋長子，故無所配。既而三人并爲神武親信。後都督尒朱文暢將爲逆，猛曰："昔事其父兄，寧今日受死，不忍告而殺之。"神武聞之曰："事人當如此。"舍其罪而益親之。

綦連猛，字武兒，是代郡人。祖先姓姬，戰國末年，躲避戰亂來到塞外，據有祈連山，於是把山名祈連當作姓。北方人發音錯誤，因此稱爲綦連。綦連猛的父親綦連元成，擔任燕郡太守。

綦連猛年輕時就有志氣，熟習騎馬射箭。起初綦連猛是尒朱榮的親信。尒朱榮被殺之後，綦連猛跟隨尒朱兆進入洛陽。綦連猛的父母兄弟都在太行山以東，尒朱京纏準備投奔北齊神武帝，叫綦連猛與他一同前往。尒朱京纏舉起長矛對綦連猛説："不跟隨我的人就死。"於是綦連猛跟從了尒朱京纏。離城五十多里地時，綦連猛因爲一向蒙受尒朱兆的恩情，他立即背棄尒朱京纏重新返回尒朱兆處。尒朱兆失敗，綦連猛與斛律羌舉、乞伏貴和逃亡。當他們被抓獲，各人被杖罰一百棍。把綦連猛分配給尉景，把乞伏貴和分配給婁昭。斛律羌舉因爲是從前酋長的兒子，所以没有被分配。不久他們三人都成爲北齊神武帝的親信。後來都督尒朱文暢準備作亂，綦連猛説："我從前事奉他的父兄，我寧可今天被殺死，也不忍心告發他然後殺死他。"北齊神武帝聽説後説道："事奉人應當像他這樣。"免去綦連猛的罪過而且更加親近他。

以軍功，封廣興縣侯。梁使來聘，云求角武藝。文襄遣猛就館接之，雙帶兩鞬，左右馳射。校挽强弓，梁人引弓兩張，皆三石；猛遂并取四張，叠挽之，過度。梁人嗟服。

綦連猛因爲有軍功，封爲廣興縣侯。梁朝使者前來訪問，提出要較量武藝。北齊文襄帝派遣綦連猛到賓館接待梁朝使者，雙方都帶着兩套盛放弓箭的器具，騎着馬左右開弓。他們還較量拉弓，梁朝人拉開了兩張弓，都是三石重的弓；綦

天保初，除東秦州刺史。河清三年，加開府。突厥侵逼晋陽，敕猛覘賊。中一騎將超出來鬥，猛即斬之。

連猛於是同時取過四張弓，叠在一起拉開，超出了常度。梁朝人嘆服。天保初年，綦連猛擔任東秦州刺史。河清三年，加授開府。突厥侵犯逼近晋陽，敕令綦連猛偵察敵情。其中一個騎兵將領衝出來戰鬥，綦連猛立即殺掉了他。

天統五年，除并省尚書令、領軍大將軍，封山陽王。猛自和士開死後，漸預朝政，疑議與奪，咸亦咨稟。趙彦深以猛武將之中，頗疾奸佞，言議時有可采，故引知機事。祖珽奏言猛與彦深前推琅邪王，事有意故。於是出猛爲定州刺史，彦深爲西兗州刺史，即日首途。先是，謡曰："七月刈禾太早，九月啖餻未好，本欲尋山射虎，激箭旁中趙老。"至是，其言乃驗。猛行至牛蘭，有人告和士開被害時，猛亦知情，遂被追還，削王爵，以開府赴州。在任寬惠清慎，吏人稱之。淮陰王阿那肱與猛有舊，每欲携引之，韓長鸞等沮難，復授膠州刺史。後除大將軍。齊亡入周，卒。

天統五年，授任綦連猛爲并州省尚書令、領軍大將軍，封山陽王。綦連猛自從和士開去世之後，逐漸參預朝政，批評建議賞罰任免，都向他咨詢請教。趙彦深認爲綦連猛在武將之中，比較能够憎恨奸邪之人，發表議論時有值得采納的地方，因此他讓綦連猛掌管機密要事。祖珽上奏説綦連猛與趙彦深從前推舉過琅邪王，事出有因。於是綦連猛被外放爲定州刺史，趙彦深被外放爲西兗州刺史，他們當天就出發上路。在此之前，有歌謡唱道："七月割禾太早，九月吃糕没好，本想尋山射虎，利箭旁中趙老。"到現在，那些内容終於應驗。綦連猛走到牛蘭，有人告發和士開被殺的時候，綦連猛也知情，於是綦連猛被追回原地，削奪王的爵位，衹以開府的身份趕赴定州。綦連猛在定州任上寬厚恩惠清廉謹慎，受到人們的稱道。淮陰王高阿那肱與綦連猛有老交情，他幾次都想提携綦連猛，被韓長鸞等人阻攔責難，復授綦連猛爲膠州刺史。後授任大將軍。北齊滅亡後綦連猛進入北周，去世。

初，猛與尉興慶、謝猥餒并善射小心，給事神武左右。神武使相者視之，曰："猛大貴，尉、謝無官。"及芒山之役，興慶救神武之窘，爲軍所殺。神武嘆曰："富貴定在天也！"猛竟如相者言，卒以榮寵自畢。

當初，綦連猛與尉興慶、謝猥餒同樣擅長射箭而且細心，在北齊神武帝身邊供職。北齊神武帝讓相面的人觀察他們，相面的人説："綦連猛能够大富大貴，尉興慶、謝猥餒没有官職。"在芒山戰役中，尉興慶解救了北齊神武帝的困窘，自己却被士兵殺害。北齊神武帝嘆息着説："富貴一定取决於天啊！"綦連猛後來如同相面的人所説那樣，最終以榮耀和寵信結束一生。

尉興慶

興慶事見《齊本紀》。興慶每入陣，常自署名於背，神武使求其尸，祭之。於死處立浮圖，世謂高王浮圖云。於是超贈儀同、涇州刺史，謚曰閔壯。

尉興慶的事迹見《齊本紀》。尉興慶每次進入軍陣，經常把自己的名字寫在背上，北齊神武帝派人尋找他的尸體，加以祭奠。并在尉興慶去世的地方建立佛塔，人們稱之爲高王塔。於是破例追贈儀同、涇州刺史，謚號爲閔壯。

元景安

元景安，河南洛陽人，魏昭成皇帝之五世孫也。高祖虔，陳留王。景安沈敏有幹局，少工騎射，善於事人。父永啓迴代郡公授之。隨魏孝武帝西入關。天平末，周、齊交戰，景安臨陣東歸。芒山之戰，以功賜爵西華縣男，代郡公如故。景安妙閑馳騁，有容則，每梁使至，恒與斛律光、皮景和等對客騎射，見者稱善。天保初，别封興勢伯，帶定襄縣令，賜姓高氏，累遷兼七兵尚書。

元景安，河南洛陽人，他是北魏昭成皇帝第五代孫子。高祖元虔，封陳留王。元景安沉着機敏有才幹，年輕時擅長騎馬射箭，善於事奉人。他的父親元永啓奏把代郡公的爵位授任給元景安。元景安跟隨北魏孝武帝往西進入函谷關。天平末年，北周、北齊交戰，元景安在戰場上從東返回。在芒山之戰中，他因爲有功被賜給西華縣男的爵位，代郡公的爵位和先前一樣。元景安馬術嫻熟神妙，性格寬容又有原則，每次梁朝使者到，元景安常與斛律光、皮景和等人接待客人并騎馬射箭，見過元景安的人都稱贊他。天保初年，元景安被另外封爲興勢伯，帶職定襄縣令，賜姓高氏，屢經升遷兼任七兵尚書。

時初築長城，鎮戍未立，詔景安與諸將緣塞以備守。督領既多，且所部軍人，富於財物，遂賄貨公行。文宣聞之，遣使推檢，唯景安纖毫無犯。帝深嘉嘆，乃以所斂贓絹五百匹賜之，以彰清節。孝昭嘗與功臣西園宴射，侯去堂一百三十步，中的者賜以良馬及金玉錦綵。有一人射中獸頭，去鼻寸餘，唯景安最後，有矢未發。帝令景安解之，景安引滿，正中獸鼻。帝嗟異稱善，特賞馬二匹，玉帛雜物，又加常等。

當時開始修築長城，邊鎮戍所還没有建立，詔令元景安與各位將領沿着邊塞進行防守。督帥將領已經有很多，而且他們所帶領的士兵，財産富裕，於是公開進行賄賂。北齊文宣帝聽説後，派遣使者追究核查此事，祇有元景安秋毫不犯。皇帝非常贊嘆，於是把所收繳臟物中的五百匹絹賞賜給元景安，用來表彰他的清白廉潔。孝昭帝曾經與功臣們在西園聚飲射箭，箭靶離大堂有一百三十步遠，射中靶心的人賞賜好馬及金玉錦緞。有個人射中了獸頭，離獸鼻衹差一寸多，衹有元景安排在最後面，他拿着箭没有射。皇帝命令元景安把箭射出去，元景安把弓拉滿，一箭正好射中獸鼻。皇帝贊嘆叫好，特意賞賜元景安兩匹好馬，以及玉帛等雜物，還加上一些平常用品等等。

天統四年，除豫州刺史，加開府儀同三司。武平三年，授行臺尚書令，刺史如故，封歷陽郡王。景安久在邊州，人物安之。又管内蠻多華少，景安被以恩威，咸得寧輯。武平末，徵拜領軍大將軍。入周，以大將軍、義寧郡公討稽胡，戰没。

天統四年，授任元景安爲豫州刺史，加授開府儀同三司。武平三年，授任行臺尚書令，刺史的官職和先前一樣，封歷陽郡王。元景安長期在邊遠的州郡，人心安定。另外在元景安的轄區内蠻人多漢人少，元景安對他們恩威并重，使所有人都得到安寧和睦。武平末年，徵召授任元景安爲領軍大將軍。進入北周後，元景安以大將軍、義寧郡公的身份討伐稽胡，在戰鬥中陣亡。

初，永兄祚襲爵陳留王。祚卒，子景皓嗣。天保時誅諸元親近者，如

當初，元永的哥哥元祚繼承陳留王的爵位，元祚去世後，他的兒子元景皓繼承爵位。天保年

景安之徒疏宗，議請姓高氏。景皓云："豈得棄本宗，逐他姓？大丈夫寧可玉碎，不能瓦全。"景安以白文宣，乃收景皓誅之，家屬徙彭城。由是景安獨賜姓高氏，自外聽從本姓。

間誅殺元氏受親近重用的人，像元景安之類是元氏疏宗，商議的人請求讓他們改姓高氏。元景皓說："怎麽能捨棄本來的宗族，去改求其他的姓氏呢？大丈夫寧爲玉碎，不爲瓦全。"元景安把這話告訴給北齊文宣帝，於是逮捕元景皓并殺了他，他的家屬被遷徙到彭城。因此衹賜元景安一人姓高氏，其他的人允許按照原來的姓氏。

永弟种子豫，字景豫，美容儀，有器幹。景安告景皓慢言，引豫，云相應和。豫占云："爾時以衣袖掩景皓口，云：莫妄言。"問景皓，與豫同，獲免。卒於東徐州刺史。

元永的弟弟元种的兒子元豫，字景豫，儀態俊美，有才幹。元景安告發元景皓言論傲慢時，還牽涉到元景豫，説元景豫也與元景皓相附和。元景豫在口供中說："我當時用衣服的袖子堵住元景皓的嘴巴，并說：你不要胡說八道。"審問元景皓時，與元景豫的口供相同，元景豫被免除死刑。他在東徐州刺史任上去世。

獨孤永業

獨孤永業，字世基。本姓劉，中山人也，母改適獨孤氏，永業幼隨母，爲獨孤家養，遂從其姓。天保初，除中書舍人。永業解書計，善歌舞，甚爲文宣所知。

獨孤永業，字世基。他本來姓劉，是中山人，他的母親改嫁獨孤氏，他從小跟隨母親，被獨孤家養大，於是隨獨孤的姓氏。天保初年，授任獨孤永業爲中書舍人。獨孤永業會寫字和計算，擅長歌舞，北齊文宣帝很賞識他。

後爲洛州刺史、河陽行臺左丞，甚有威信。遷行臺尚書。永業久在河陽，善於招撫，周人憚之。性鯁直，不交權勢。斛律光求二婢弗得，毀之於朝廷。河清末，徵爲太僕卿，以乞伏貴和代之，於是西境蹙弱，河、洛人情騷動。武平三年，遣永業取斛律豐洛，因以爲北道行臺僕射、幽州刺史。河、洛人庶多思永業，又除河陽道行臺、洛州刺史。

獨孤永業後來擔任洛州刺史、河陽行臺左丞，很有威信。升任爲行臺尚書。獨孤永業長期在河陽，善於安撫老百姓，北周人害怕他。獨孤永業性格耿直，不結交有權勢的人。斛律光想要兩名婢女没有得到，在朝廷詆毀獨孤永業。河清末年，徵召獨孤永業擔任太僕卿，讓乞伏貴和代替獨孤永業的職務，於是西部邊境情況緊迫力量薄弱，河陽和洛州兩地人心浮動。武平三年，派遣獨孤永業進攻斛律豐洛，任命他擔任北道行臺僕射、幽州刺史，河陽和洛州的很多老百姓都思念獨孤永業，再次授任獨孤永業爲河陽道行臺、洛州刺史。

周武帝親攻金墉，永業出兵禦之，問是何達官，作何行動。周人曰："至尊自來，主人何不出看客？"永業曰："客行匆匆，故不出看。"乃通夜辦馬槽二千，周人聞之，以爲大軍至，乃去。進位開府、臨川王。有甲士三萬，聞晉州敗，請出兵北討，

周武帝親自攻打金墉，獨孤永業出兵抵抗，他問對方是什麽達官貴人，想要幹什麽。北周人回答說："周武帝親自前來，你們當主人的爲什麽不出來看望客人呢？"獨孤永業說："客人來得太匆忙，因此主人不能出來看望。"於是獨孤永業連夜置辦兩千個馬槽，北周人聽說後，以爲北齊的大部隊到來，於是離去。獨孤永業升任爲開

奏寢不報，永業慨憤。又聞并州亦陷，乃遣子須達告降於周。授上柱國、應公。宣政末，爲襄州總管。大象二年，爲行軍總管崔彦睦所殺。

府、臨川王。獨孤永業擁有士兵三萬人，聽説晋州失守，他請求出兵向北討伐，他的奏書被扣壓没有上報，獨孤永業感到憤慨。獨孤永業還聽説并州也淪陷了，於是派遣兒子獨孤須達向北周表示投降。獨孤永業被授任爲上柱國、應公。宣政末年，擔任襄州總管。大象二年，獨孤永業被行軍總管崔彦睦殺害。

鮮于世榮

鮮于世榮，漁陽人也。父寶業，懷朔鎮將。武平初，贈儀同三司、祠部尚書。

鮮于世榮，是漁陽人。父親鮮于寶業，擔任懷朔鎮將。武平初年，追贈儀同三司、祠部尚書。

世榮少沈敏，有器幹。興和二年，爲神武親信都督，稍遷平西將軍，賜爵石門縣子。天統二年，累加開府儀同三司，除鄭州刺史。武平中，以領軍從平高思好，封義陽郡王、領軍大將軍、太子太傅。及周武帝入代，送馬腦酒鍾與之，得便撞破。周兵入鄴，諸將皆降，世榮在三臺之前，獨鳴鼓不輟。及被執不屈，乃見殺。

鮮于世榮年輕時深沉敏捷，有才幹。興和二年，擔任北齊神武帝的親信都督，逐漸升任爲平西將軍，賜給石門縣子爵位。天統二年，屢經升遷爲開府儀同三司，授任爲鄭州刺史。武平年間，他以領軍的身份隨從征討平定高思好，封義陽郡王、領軍大將軍、太子太傅。及至周武帝進入代郡，把瑪瑙酒杯贈送給鮮于世榮，鮮于世榮一拿到手就把它撞破。北周士兵進入鄴城，各位將領都投降了，衹有鮮于世榮在三臺前面，仍不停地擊鼓。一直到被抓住仍然不屈服，於是被殺害。

世榮雖武人無文藝，以朝危政亂，每常竊嘆。見徵税無厭，賞賜過度，發言嘆息焉。

鮮于世榮雖然是個武將没有什麽學識，但在朝政危難之時，他經常暗自嘆息。看見徵收賦税没有止境，賞賜超過常規，他發表議論爲之嘆息。

子貞，武平末，假儀同三司。

鮮于世榮的兒子鮮于貞，在武平末年，代理儀同三司。

傅伏

傅伏，太安人也。少從戎，以戰功，稍至開府、永橋領人大都督。周武帝前攻河陰，伏自永橋夜入中潬城。南城陷，被圍二旬不下。救兵至，周師還。

傅伏，是太安人。他年輕時從軍，因爲有軍功，官位逐漸升到開府、永橋領人大都督。周武帝先前進攻河陰，傅伏夜晚從永橋進入中潬城。南城淪陷後，傅伏被包圍了二十天堅守不屈。當救援的軍隊趕來，北周的軍隊纔撤回。

後除東雍州刺史。周剋晋州，執行臺尉相貴。招伏，伏不從。周剋并州，遣韋孝寬以伏子世寬來招伏，授上大將軍、武鄉郡公，即給告身，以金馬腦二酒鍾爲信。伏不受曰："事

傅伏後來擔任東雍州刺史。北周軍隊攻克晋州，抓住行臺尉相貴。招降傅伏，傅伏不肯聽從。北周軍隊攻克并州，派遣韋孝寬帶着傅伏的兒子傅世寬前來招降，聲稱授任傅伏爲上大將軍、武鄉郡公，立即給予委任狀，并以兩隻金瑪

君，有死無二。此兒爲臣不能竭忠，爲子不能盡孝，人所仇疾，願即斬之，以號令天下。”周武自鄴還至晋州，遣高阿那肱等臨汾召伏。伏聞後主已被獲，仰天大哭，率衆入城，於廳事前，北面哭良久，然後降。周武見曰：“何不早降？”伏流涕曰：“臣三世衣食齊家，被任如此，革命不能自死，羞見天地。”周武親執手曰：“爲臣當若此。朕平齊，唯見公一人。”乃自食一羊肋，以骨賜伏，曰：“骨親肉疏，所以相付。”遂引與同食。令於侍伯色宿衛，授上儀同，敕之曰：“若即與公高官，恐歸投者心動。勿慮不富貴。”又問：“前救河陰得何官？”曰：“蒙一轉，授特進、永昌郡公。”周武謂後主曰：“朕前三年，决意取河陰，正爲傅伏不可動。公當時賞授，何其薄也？”賜伏金酒卮。後以爲岷州刺史，尋卒。

瑙酒杯作爲信物。傅伏不肯接受，他説：“事奉國君，即使是死也不能有二心。我這個兒子當臣子没有竭盡忠誠，當兒子没有竭盡孝道，將被所有人痛恨，我希望馬上殺掉他，以此來號令天下之人。”周武帝從鄴城返回晋州，派遣高阿那肱等人到汾州招降傅伏。傅伏聽説後主已經被抓獲，仰天痛哭，率領衆人進城，在廳堂前面，面朝北哭泣了許久，然後投降北周。周武帝召見傅伏説：“你爲什麽不早點投降呢？”傅伏流着眼淚説：“我家三代人在北齊生活，受到這樣的信任，改朝换代後我没有自殺，我羞愧見到天地。”周武帝親自拉着傅伏的手説：“當臣子應該像這樣。朕平定北齊，衹見到一個你這樣的人。”於是周武帝自己吃一根羊肋骨，把骨頭賜給傅伏，并説：“因爲骨親近肉疏遠，所以朕把骨頭賜給你。”於是讓傅伏同他一起吃飯。讓傅伏於侍伯色宿衛，授任上儀同，敕令説：“假若馬上給你很高的官位，朕擔心會使歸順者人心浮動。你不必擔憂你不富貴。”又問傅伏道：“你以前救援河陰時得到什麽官職？”傅伏説：“我得到一次改任，被授任爲特進、永昌郡公。”周武帝對後主説：“朕早在前三年，就决定要奪取河陰，正是因爲有傅伏纔没有行動。你當時給傅伏的賞賜和授任，爲何這樣微薄？”周武帝賜給傅伏金酒杯。後來任命傅伏擔任岷州刺史，不久傅伏去世。

叱干苟生

齊軍晋州敗後，兵將罕有全節者。有其殺身成仁者，有儀同叱干苟生。鎮南兖州。周武破鄴，赦書至，苟生自縊死。

北齊軍隊在晋州失敗後，在士兵和將領中能保全節操的人很少。其中能爲國家犧牲自己生命的人，有儀同叱干苟生。叱干苟生鎮守南兖州。周武帝攻破鄴城時，赦免的文書送到，叱干苟生自殺身亡。

田敬宣

又有開府、中侍中、宦者田敬宣，本字鵬，蠻人也。年十四五，便好讀書。既爲閹寺，伺隙便周章詢請。每至文林館，氣喘汗流，問書之外，不暇他語。及視古人節義事，未嘗不感激沈吟。顔之推重其勤學，甚加開奬。後遂通顯。後主之奔青州，

還有開府、中侍中、宦官田敬宣，他本來的名字叫田鵬，是蠻人。田敬宣十四五歲時，就喜歡讀書。不久田敬宣做了宦官，他一有機會就四處詢問請教有關文章的事情。田敬宣每次到文林館，喘着氣流着汗，除了詢問書上的問題之外，没有時間説其他的話。當他看到古人的節操道義的事迹時，總是受到感動并深思。顔之推尊重田

遣其西出參伺動静，爲周軍所獲。問齊主何在，紿云已去。毆捶服之，每折一肢，辭色愈厲，竟斷四體而卒。

敬宣的勤奮學習，給予他很大的獎勵。後來田敬宣因此而地位顯貴。後主逃奔青州時，派遣田敬宣到西面觀察動静，被北周士兵抓住。北周人詢問後主在什麽地方，田敬宣騙他們説後主已經離去。北周人毆打田敬宣想使他屈服，每折斷一根肢體，田敬宣的言辭和表情就更加嚴肅。後來他的四肢全部被折斷然後死去。

雷顯和

又有雷顯和，晋州敗後，爲建州道行臺左僕射。周武帝使其子招焉，顯和禁其子而不受。聞鄴城敗，乃降。

還有雷顯和，他在晋州失利後，擔任建州道行臺左僕射。周武帝派他的兒子前來招降，雷顯和囚禁了兒子不接受。聽説鄴城失敗後，他纔投降。

紇奚永安

後主失并州，使開府紇奚永安告急於突厥他鉢略可汗。及聞齊滅，他鉢處永安於吐谷渾使下。永安抗言曰："本國既敗，永安豈惜賤命？欲閉氣自絶，恐天下不知大齊有死節臣。唯乞一刀，以顯示遠近。"他鉢嘉之，贈馬七十匹，歸之。

後主在并州失利，派開府紇奚永安向突厥他鉢略可汗緊急求救。當聽説北齊滅亡，他鉢略可汗讓紇奚永安待在吐谷渾那裏。紇奚永安抗議道："北齊王朝已經失敗，我怎麽能顧惜我卑賤的性命呢？我想自殺身亡，但擔心天下還不知道大齊王朝有爲節操而死的大臣。我衹乞求給我一把刀，我要做給遠近的人們看一下。"他鉢略可汗稱贊紇奚永安，贈送七十匹馬給紇奚永安，讓他返回北齊。

高寶寧

又有代人高寶寧，武平末，爲營州刺史，鎮黄龍。夷夏重其威信。周武帝平齊，遣信招慰，不受敕書。范陽王紹義在突厥中，寶寧上表勸進。范陽王署寶寧爲丞相。及盧昌期據范陽起兵，寶寧引紹義集夷夏兵數萬救之。至潞河，知周將宇文神舉屠范陽，還據黄龍。

還有代郡人高寶寧，他在武平末年，擔任營州刺史，鎮守黄龍。夷人和漢人都尊重他的威信。周武帝平定北齊後，派遣使者對高寶寧進行招降和撫慰，高寶寧不肯接受敕書。范陽王高紹義在突厥時，高寶寧上表勸説高紹義稱帝。范陽王讓高寶寧擔任丞相。當盧昌期占據范陽起兵時，高寶寧帶領高紹義徵集幾萬夷夏士兵救援。到了潞河，得知北周將領宇文神舉在范陽進行屠殺，於是返回據守黄龍。

論曰：尒朱殘逆，遠效誠款，知神武陵逼，隨帝西遷，去就之途，未爲失節。道元感母兄之戀，荷知遇之恩，思親懷舊，固其宜矣。生不屈西朝，歸誠河、朔；保年之於閒，義異策名。并乘幾獨運，異夫盗寶竊邑者

論曰：尒朱氏凶殘叛逆，万俟普父子遠道而來忠誠效力，他們知道北齊神武帝凌駕於皇帝之上并大軍逼近，於是跟隨孝武帝向西遷移，他們選擇去留的道路，不能算是失去節操。可朱渾元感念與母親兄弟之間的情意，肩負着北齊神武帝對他的知遇之恩，他思念親人懷念舊情，的確是

也。神武招携，理殊納叛；諸將擇木，情非背恩。故能各立功名，終極榮寵。神敬力屈東雍，未虧臣節，其被恩化，蓋亦明主之仁焉。劉貴、蔡儁有先見之明，匡贊霸業，配饗清廟，豈徒然也。

應該的。劉豐生不屈服於北周，投奔河陰和朔州；破六韓常在函谷關以西地區，他的情況不同於一般出來做官的人。他們這些人都是把握了獨特的機遇，與那些盜竊財寶和城邑的人不相同。北齊神武帝招納提携他們，從道理上説不同於接納叛徒；各位將領擇木而栖，從情理上説不算背棄恩德。因此他們各自都能建功立業，最終得到榮耀和寵信。金神敬在東雍州竭盡全力，没有失去大臣的節操，他後來蒙受北齊神武帝的恩惠，大概也是因爲開明的國君具有仁愛之心的緣故吧。劉貴、蔡儁具有先見之明，他們輔助北齊王朝成就霸業，後來能配祭宗廟，這哪裏是能白白得到的呢。

韓賢、尉長命、王懷、任祥、莫多婁貸文、厙狄迴洛，厙狄盛、張保洛、侯莫陳相、薛孤延、斛律羌舉、張瓊、宋顯、王則等，并運屬時來，或因羈旅，馮附末光，申其志力，化爲王侯，固爲宜矣。孝卿功臣之胤，自致公卿，立履之地，亦足稱也。

韓賢、尉長命、王懷、任祥、莫多婁貸文、厙狄迴洛、厙狄盛、張保洛、侯莫陳相、薛孤延、斛律羌舉、張瓊、宋顯、王則等人，他們都正逢時來運轉，或者是因爲寄居作客，憑依末世餘光，展示自己的志向和力量，後來當上王侯，確實是應該的。斛律孝卿是功臣的後代，他靠自己的才能當上公卿，并站穩了脚跟，這也是值得稱贊的。

慕容紹宗兵機武略，在世見重，昔事尒朱，固執忠義，不用范增之言，終見烏江之禍。侯景狼戾，固非後主之臣；神武遺言，實表知人之鑒。寒山、渦水，往若摧枯。算盡數奇，逢斯禍酷，悲夫！三藏連屬危亡，貞概自處，可謂不隕門節矣。

慕容紹宗的軍事謀略，被人們尊重，他先前事奉尒朱氏，堅守自己的忠誠和道義，但不聽范增的忠言，最終導致項羽在烏江自殺那樣的悲劇。侯景像狼一樣殘暴，他本來就不是後主的大臣；北齊神武帝留下遺言，的確表現出他明於知人的洞察力。在寒山、渦水兩次戰役中，慕容紹宗所向披靡摧枯拉朽。但他最後命數已盡時運不佳，碰上了那場殘酷的災禍，可悲啊！慕容三藏也趕上北齊王朝的滅亡時期，但他能以正直的節操爲人處世，可以説是没有喪失家風氣節。

叱列平、步大汗薩、薛脩義、慕容儼、潘樂、彭樂、暴顯、皮景和、綦連猛、元景安等，策名戎幕，備閞夷險，位高任重，咸遂本誠。永業、世榮之徒，國危方見忠節。不然，則丹青簡册，安所貴乎？

叱列平、步大汗薩、薛脩義、慕容儼、潘樂、彭樂、暴顯、皮景和、綦連猛、元景安等人，他們在軍帳中任職，都能化險爲夷，他們官位高、責任重，最終都能實現自己最初的願望。獨孤永業、鮮于世榮這些人，在國家危難之時正顯現出他們的忠誠和氣節。如果不是這樣的話，那麽自古以來丹青所記史册所載，珍惜寶貴的又是什麽呢？



北史卷五十四

列傳第四十二

孫騰　高隆之　司馬子如（子）消難 裴藻（兄子）膺之
竇泰　尉景　婁昭（兄子）叡　厙狄干（孫）士文
韓軌　段榮（子）韶 孝言　斛律金（子）光 羡

孫騰

孫騰，字龍雀，咸陽石安人也。祖通，仕沮渠氏，爲中書舍人。沮渠氏滅，因徙居北邊。及騰貴，魏朝贈司徒。父機，贈太尉。

孫騰，字龍雀，是咸陽石安人。祖父孫通，在沮渠氏處做官，擔任中書舍人。沮渠氏滅亡後，便遷居到北方。及至孫騰顯貴，魏朝追贈孫通爲司徒。孫騰的父親孫機，追贈太尉。

騰少質直，明解吏事。魏正光中，北方擾，歸尒朱榮。尋爲齊神武都督長史。神武爲晋州，又引爲長史，封石安縣伯。及起兵於信都，常以誠款預謀策。累遷郡公，入爲侍中，尋兼尚書左僕射。時魏京兆王愉女平原公主寡，騰願尚之，而公主欲侍中封隆之。騰妒隆之，遂相間構。神武啓免騰官，俄而復之。與斛斯椿同掌機密，見忌慮禍，奔晋陽。神武入討椿，留騰行并州事。入爲尚書左僕射，内外之事，騰咸知之。兼司空，除侍中，兼尚書令。

孫騰年輕時質樸正直，熟悉官吏事務。北魏正光年間，北方騷亂，孫騰歸附尒朱榮。不久擔任北齊神武帝的都督長史。北齊神武帝任晋州刺史時，任用孫騰擔任長史，封石安縣伯。當北齊神武帝在信都起兵，孫騰經常誠懇地參與謀劃。孫騰屢經升遷封爲郡公，進入朝廷擔任侍中，不久兼任尚書左僕射。當時北魏京兆王元愉的女兒平原公主寡居，孫騰想娶她爲妻，但平原公主却想嫁給侍中封隆之。孫騰忌妒封隆之，於是加以詆毀。北齊神武帝啓奏免去孫騰的官職，不久又恢復官職。孫騰與斛斯椿一同掌管機密，被人忌妒擔心有災禍，逃奔到晋陽。北齊神武帝入京討伐斛斯椿，留下孫騰代理并州事務。孫騰後來進入朝廷擔任尚書左僕射，宫廷内外的事情，孫騰都瞭解。孫騰還兼任司空，授任侍中，兼任尚書令。

時西魏攻南兖州，詔騰率諸將討之。騰性怯無威略，失利而還。又除司徒，餘官如故。初北境亂，騰亡一女，及貴，推訪不得，疑其爲人婢。及爲司徒，奴婢訴良者皆免之，願免

當時西魏進攻南兖州，詔令孫騰率領各位將領討伐。孫騰生性怯懦没有威嚴和謀略，討伐失利後返回。又授任司徒，其餘的官職和先前一樣。起初北方邊境混亂，孫騰丢失一個女兒，當他顯貴之後，尋找不到這個女兒，他懷疑女兒成

千人，冀得其女。神武知之大怒，解司徒。尋爲尚書左僕射、太保，仍侍中，遷太傅。

爲別人的婢女。當孫騰擔任司徒後，奴婢要求復爲良民的他都免去其奴婢身份，希望免去一千個奴婢，能找回自己的女兒。北齊神武帝知道後非常憤怒，解除孫騰司徒的官職。不久孫騰擔任尚書左僕射、太保，仍然擔任侍中，升任太傅。

初，博陵崔孝芬取貧家子賈氏爲養女。孝芬死，其妻元更適鄭伯猷，携賈於鄭氏。賈有色，騰納之爲妾。其妻袁死，騰以賈有子，正以爲妻，詔封丹楊郡君。復請以袁氏爵回授其女。其違禮肆情，多此類也。

當初，博陵人崔孝芬收養了貧窮人家的女兒賈氏作爲養女。崔孝芬去世後，他的妻子元氏又改嫁鄭伯猷，帶着賈氏到了鄭伯猷家。賈氏長得漂亮，孫騰娶她爲妾。孫騰的妻子袁氏去世，孫騰因爲賈氏生了兒子，就把賈氏扶作正妻，詔令授封她爲丹楊郡君。孫騰還請求把袁氏的爵位回授給他的女兒。孫騰違反禮儀放縱感情，大多諸如此類。

騰早依神武，神武深信待之，置於魏朝，寄以心腹。遂志氣驕盈，與奪自己。納賄不知紀極，官贈非財不行。肴藏銀器，盜爲家物，親狎小人，專爲聚斂。與高岳、高隆之、司馬子如，號四貴，非法專恣，騰爲甚焉。神武、文襄，屢加誚讓，終不悛改，朝野深非笑之。

孫騰很早就依附北齊神武帝，北齊神武帝非常信任地對待他，把他安置在北魏朝廷裏，作爲心腹寄予希望。孫騰於是驕傲自滿，取捨全由自己決定。孫騰收納賄賂没有法紀和限度，授官和封爵不收財物不能成事。他吃飯時私藏銀器，偷回家中作爲私人物品，他親近小人，專門從事聚斂。孫騰與高岳、高隆之、司馬子如四人，號稱朝廷四貴，他們爲非作歹恣意妄行，其中以孫騰最爲嚴重。北齊神武帝、文襄帝，多次對他給予譴責，但他始終也不肯悔改，朝野上下也譏諷嘲笑他。

武定六年薨，贈太師、開府、録尚書事，謚曰文。天保初，以騰佐命，詔祭告其墓。皇建中，配饗神武廟庭。

孫騰在武定六年去世，追贈太師、開府、録尚書事，謚號爲文。天保初年，因爲孫騰是佐命之臣，詔令祭奠時告訴他的在天之靈。皇建年間，孫騰配祭北齊神武帝宗廟。

子鳳珍嗣，性庸暗，卒於儀同三司。

孫騰的兒子孫鳳珍繼承爵位，他生性平庸愚昧，在儀同三司任上去世。

高隆之

高隆之，字延興，洛陽人也。爲閹人徐成養子。少時，以賃升爲事。或曰，父幹爲姑婿高氏所養，因從其姓。隆之後有參定功，神武命爲弟，仍云勃海蓨人。幹贈司徒公。

高隆之，字延興，洛陽人。他是宦官徐成的養子。高隆之年輕時，做過雇工。也有人説，高隆之的父親高幹是姑父高氏養大的，所以他跟隨高氏姓。高隆之後來有參與定策的功勞，北齊神武帝把他當作弟弟，他自己依舊聲稱是勃海蓨人。追贈高幹爲司徒公。

隆之身長八尺，美鬚髯，深沉有志氣。初，行臺于暉引爲郎中，與神

高隆之身高八尺，鬚髯俊美，性格深沉有志氣。當初，行臺于暉任用高隆之擔任郎中，他與

武深相結托。後從起兵於山東，累遷并州刺史，入爲尚書右僕射。時初給人田，權貴皆占良美，貧弱咸受墝薄，隆之啓神武，更均平之。又領營構大將，以十萬夫徹洛陽宫殿，運於鄴，構營之制，皆委隆之。增築南城，周二十五里。以漳水近帝城，起長堤以防泛溢；又鑿渠引漳水，周流城郭，造水碾磑。并有利於時。

北齊神武帝結交很深。高隆之後來跟隨北齊神武帝在太行山以東起兵，屢經升遷爲并州刺史，進入朝廷擔任尚書右僕射。當時剛開始分給土地，有權勢的人都搶占好地，貧窮體弱的人衹能得到貧瘠的土地，高隆之啓奏北齊神武帝，重新平均分配。高隆之又領營構大將，用十萬民工拆除洛陽宫殿，運往鄴城，建築營造之類的事情，全部委托高隆之辦理。高隆之增建南面城墻，城墻周長有二十五里。因爲漳水靠近帝城，高隆之又修築長堤防備洪水泛濫；他還開鑿渠道引來漳水，渠水環繞城墻流動，他還利用水力安裝了水磨。這些舉措都對當時有利。

魏自孝昌之後，天下多難，刺史、太守皆爲當部都督，雖無兵事，皆立佐僚，所在頗爲煩擾。隆之請非實在邊要，見有兵馬者，悉斷之。又朝貴多假常侍以取貂蟬之飾，隆之自表解侍中，并陳諸假侍中服者，請亦罷之，詔皆如表。自軍國多事，冒名竊官者，不可勝數，隆之奏請檢括，旬日獲五萬餘人。而群小諠囂，隆之懼而止。詔監起居事，進位司徒。

北魏自孝昌之後，天下多災多難，刺史、太守都是該州該郡的都督，雖然没有戰争，但他們都設立了副職和輔助吏員，給所到之處造成不少的麻煩。高隆之建議説如果不是邊疆要地，刺史和太守擁有的兵馬，全部取消。另外朝廷顯貴中有很多代理常侍把貂蟬作爲佩帶飾物，高隆之上表要求解除自己的侍中職務，并請求讓各位佩帶貂蟬飾物的代理侍中，停止佩帶，詔令按高隆之要求的執行。自從國内戰争頻繁之後，冒名竊取官位的人，數不勝數，高隆之上奏請求逐個考察，十多天就查處了五萬多人。但小人們爲此而喧囂，高隆之因爲害怕而停止了清查。詔令高隆之監督起居事宜，把他升任爲司徒。

武定中，除尚書令，遷太保。文襄作宰，風俗肅清，隆之時有受納，文襄於尚書省大加責讓。齊受禪，進爵爲王。尋以本官録尚書事，領大宗正卿，監國史。隆之性好小巧，至於公家羽儀，百戲服制，時有改易，不循典故，時論非之。於射堋上立三人像，爲壯勇之勢。文宣曾至東山，因射，謂隆之曰："堋上可作猛獸，以存古義，何爲終日射人?"隆之無以對。

武定年間，授任高隆之爲尚書令，升任太保。北齊文襄帝擔任宰相時，社會風氣清平，高隆之時常接受賄賂，北齊文襄帝在尚書省對他大加責備。北齊接受禪讓後，高隆之的爵位升爲王。不久以原職録尚書事，領大宗正卿，監修國史。高隆之生性喜歡雕蟲小技，以至於對官府用鳥羽裝飾的旌旗儀仗，各種樂舞雜技等表演節目的服裝，他也要經常改動，不遵循舊例，受到當時輿論的指責。高隆之在矮墻的箭靶上豎立了三個人像，并製作成勇敢的姿勢。北齊文宣帝曾經到東山，在射箭的時候，他對高隆之説："箭靶矮墻上可以豎立猛獸圖像，尚且還能保存古代狩獵的遺風，你爲什麽要整天射人呢?"高隆之無言以對。

先是，文襄委任崔暹、崔季舒等。及文襄崩，隆之啓文宣，并欲害之，不見許。文宣以隆之舊齒，委以政事。隆之子淫於楊遵彦前妻，帝妹也，故遵彦讒毁日至。崔季舒等仍以前隙，譖云："隆之每見訴訟者，輒加哀矜之意，以示非己能裁。"文宣以其受任既久，知有冤狀，便宜申滌，何過要名，非大臣義。天保五年，禁止尚書省。隆之曾與元昶宴，語昶曰："與王交游，當死生不相背。"人有密言之者。又帝未登庸日，隆之意常侮帝，帝將受禪，大臣咸言未可，隆之又在其中，帝深銜之。因此大怒，罵曰："徐家老公。"令壯士築百餘拳，放出。渴，將飲水，人止之，隆之曰："今日何在?"遂飲之。因從駕，死於路中。贈太尉、太保、陽夏王，竟不得謚。

早先，北齊文襄帝委任崔暹、崔季舒等人。當北齊文襄帝去世，高隆之啓奏北齊文宣帝，準備殺掉崔暹和崔季舒等人，没有允許。北齊文宣帝認爲高隆之是舊臣，把政事委任給他。高隆之的兒子與楊遵彦的前妻淫亂，她是皇帝的妹妹，因此楊遵彦詆毁高隆之的讒言時常傳到皇帝耳邊。崔季舒等人也因爲從前的矛盾，説高隆之的壞話道："高隆之每次接見訴訟的人，就對别人做出哀憫同情的樣子，以此來表示不是自己所能裁决的事情。"北齊文宣帝認爲高隆之任職已經很長時間了，知道其中有受到冤屈的訴狀，他應該給予申訴和澄清，何必過於貪求名聲呢，這不符合大臣的道德。天保五年，把高隆之軟禁在尚書省。高隆之曾經與元昶聚宴，他對元昶説："我與你交往，應當生死也不背離。"有人把此話秘密傳出去。另外當皇帝還没登上帝位時，高隆之心裏經常輕視皇帝，皇帝將要接受禪讓時，大臣們都説不行，高隆之也在其中，皇帝懷恨在心。皇帝因爲此事大發脾氣，罵道："這個徐家的老東西。"命令大力士打了高隆之一百多拳，然後把他放出來。高隆之口渴，想喝水，有人進行制止，高隆之説："現在我過的是什麽日子?"於是給他水喝。高隆之因爲跟隨皇帝，在半路上去世。追贈太尉、太保、陽夏王，最終也没有得到謚號。

隆之雖不學涉，而欽尚文雅，搢紳名流，必存禮接。寡姊爲尼，事之如母。訓督諸子，必先文義。世以此稱之。

高隆之雖然没有學問，却崇尚文雅，對高級官員和社會名流，他一定以禮相待。他的姐姐守寡後當尼姑，他侍奉她如同侍奉母親一樣。高隆之教育幾個兒子，也必定首先注重經典學問和仁義道德。世人因此而稱贊他。

文宣末年，多猜害，追忿隆之，執其子司徒中兵慧登等二十人於前。慧登言乞命，帝曰："不得已。"以鞭扣鞍，一時頭絶，并投之漳水。發隆之冢，出尸，其貌不敗，斬骸骨焚之，棄於漳流。天下冤之。隆之嗣遂絶。乾明中，詔其兄子子遠爲隆之後，襲爵陽夏王，還其財産。

北齊文宣帝末年，有很多大臣遭猜忌和陷害，皇帝追恨高隆之，把高隆之的兒子司徒中兵高慧登等二十人抓到跟前。高慧登向皇帝乞求保命，皇帝説："我是不得已纔這樣。"用鞭子擊打馬鞍，高慧登的頭馬上斷了，尸體被扔進漳水。掘開高隆之的墳墓，挖出他的尸體，高隆之的容貌没有腐敗，就把他的骸骨斬斷後焚燒，拋在漳水裏。天下人認爲高隆之冤枉。高隆之的後代於是斷絶。乾明年間，詔令把他兄長的兒子高子遠

作爲高隆之的後嗣，繼承陽夏王的爵位，歸還高隆之的財産。

隆之見信神武，性陰毒，儀同三司崔孝芬以結婚姻不果；太僕卿任集同知營構，頗相乖異；瀛州刺史元晏請托不遂，并構成其罪，誅害之。終至家門殄滅，論者謂有報應焉。

高隆之受到北齊神武帝信任，但他性格陰險毒辣，因爲他與儀同三司崔孝芬結姻親没成功；太僕卿任集因爲與高隆之同時掌管營建之事，彼此很合不來；瀛州刺史元晏因爲高隆之托付的事没辦成，而被高隆之誣陷有罪，被殺掉。高隆之後來家門滅絶，議論的人認爲這是報應。

司馬子如

司馬子如，字遵業，自云河内温人也，徙居雲中，因家焉。子如初爲懷朔鎮省事，與齊神武相結托，分義甚深。孝昌中，北州淪陷，子如南奔肆州，爲尒朱榮所禮，封平遥子，稍遷大行臺郎。榮死，隨榮妻子與尒朱世隆等走出京城。節閔帝立，以前後功，進爵陽平郡公。神武入洛，以爲大行臺尚書，朝夕左右，參知軍國。天平初，除尚書左僕射、開府，與高岳、孫騰、高隆之等共知朝政，甚見信重。神武鎮晋陽，子如時往謁見。及還，神武、武明后俱有齎遺，率以爲常。

司馬子如，字遵業，自稱是河内温縣人，遷居到雲中，於是在雲中安家。司馬子如起初擔任懷朔鎮省事，與北齊神武帝進行交往，情義很深厚。孝昌年間，北方州郡淪陷，司馬子如向南逃奔到肆州，受到尒朱榮的禮遇，封爲平遥子，逐漸升任爲大行臺郎。尒朱榮去世後，司馬子如跟隨尒朱榮的妻子與尒朱世隆等人逃出京城。節閔帝即位後，司馬子如因爲前後的功勞，爵位升爲陽平郡公。北齊神武帝進入洛陽，讓司馬子如擔任大行臺尚書，早晚都在身邊，參與掌管軍國大事。天平初年，授任司馬子如爲尚書左僕射、開府，與高岳、孫騰、高隆之等人共同掌管朝政大事，很受信任和器重。北齊神武帝鎮守晋陽，司馬子如時常前往拜謁。當司馬子如返回時，北齊神武帝、武明皇后都饋贈物品給他，已習以爲常。

子如性既豪爽，兼恃恩舊，簿領之務，與奪任情，公然受納。興和中，以北道行臺巡檢諸州守令已下。至定州，斬深澤令，至冀州，斬東光令，皆稽留時刻，致之極刑。進退少不合旨者，便令武士頓曳，白刃臨頸。士庶惶懼，不知所爲。轉尚書令。

司馬子如性格既然豪爽，加上他仗着與北齊神武帝的老交情，在從事登記文簿的事情時，任性取捨，公開接受賄賂。興和年間，司馬子如以北道行臺的身份巡查各州太守縣令以下的官員。到了定州，他斬殺深澤縣令；到了冀州，他斬殺東光縣令，都是在停留期間，就使這些人受到極刑。大凡行爲稍微不符合司馬子如意旨的人，他就命令武士馬上把他拉出去，把鋒利的刀架在他的脖子上。所有人都惶恐不安，不知所措。司馬子如改任尚書令。

及文襄輔政，以賄爲御史中尉崔暹劾，在獄一宿而髮皆白。辭曰："司馬子如本從夏州策一杖投相王，王給露車一乘，犛牸牛犢。犢在道

及至北齊文襄帝輔佐朝政，司馬子如因爲受賄被御史中尉崔暹彈劾，他在監獄裏纔一個晚上頭髮就全白了。司馬子如的口供説："我司馬子如原本是從夏州拄着一根木棍投奔相王，他送給

死，唯犢角存。此外，皆人上取得。"神武書敕文襄曰："馬令是吾故舊，汝宜寬之。"文襄駐馬行街，以出子如，脱其鎖。子如懼曰："非作事邪?"於是，除削官爵。神武後見之，哀其憔悴，以膝承其首，親爲擇虱，賜酒百瓶，羊五百口，粳米五百石。子如曰："無事尚被囚幾死，若受此，豈有生路邪?"未幾，起行冀州事，能自改厲，甚有聲譽。詔復官爵，别封野王縣男。齊受禪，以翼贊功，别封須昌縣公。尋除司空。

我一輛没有帷蓋的車子，以及捲角的母牛和牛犢。牛犢在半路上死去，衹剩下捲角的母牛存活。此外的物品，都是從别人那裏得到的。"北齊神武帝給北齊文襄帝寫信説道："司馬子如是我的老朋友，你應該寬恕他。"北齊文襄帝在行街停下車馬，放出司馬子如，解下他身上的枷鎖。司馬子如恐懼地説："不是殺我吧?"於是，削除司馬子如的官爵。北齊神武帝後來見到司馬子如，憐憫他憔悴不堪，并用膝蓋承托他的頭，親自爲他捉虱子，賜給他一百瓶酒，五百隻羊，五百石粳米。司馬子如説："我没有犯罪尚且被囚禁得快要死了，如果我接受了這些物品，哪裏還會有活路呢?"不久，起用司馬子如代理冀州事宜，他能够改過自勉，爲政很有聲譽。詔令恢復司馬子如的官爵，并另外封他爲野王縣男。北齊接受禪讓後，因爲輔助的功勞，司馬子如被另外封爲須昌縣公。不久授任爲司空。

子如性滑稽，不事檢裁，言戲穢褻，識者非之。而事姊有禮，撫諸兄子慈篤，當時名士并加欽愛，復以此稱之。然素無鯁正，不能以平道處物。文襄時，中尉崔暹、黄門郎崔季舒俱被任用。文襄崩，暹等赴晋陽，子如以糾劾之釁，乃啓文宣，言其罪，勸帝誅之。後子如以馬度關，爲有司所奏。文宣讓之曰："崔暹、季舒事朕先世，有何大罪，卿令我殺之?"因此免官。久之，猶以先帝之舊，拜太尉。尋以疾薨，贈太師、太尉，謚曰文明。長子消難嗣。

司馬子如生性滑稽，不能檢點約束自己，他談笑污穢猥褻，認識他的人指責他。但司馬子如事奉姐姐有禮節，撫養各位兄長的兒子慈祥寬厚，當時的名士都很欽佩敬重這點，并因此而稱贊他。但司馬子如一向就不耿直正派，不能公平地待人接物。北齊文襄帝時，中尉崔暹、黄門郎崔季舒都被任用。北齊文襄帝去世後，崔暹等人趕赴晋陽，司馬子如因爲他們曾經檢舉彈劾他，於是啓奏北齊文宣帝，訴説他們的罪行，勸説皇帝殺掉他們。後來司馬子如因爲騎馬越過了關卡，被有關部門上奏。北齊文宣帝責備司馬子如道："崔暹、崔季舒事奉朕的先帝，他們犯了什麽大罪，而你却要我殺掉他們?"因爲此事司馬子如被免去官職。很久以後，仍然因爲司馬子如是先帝的老朋友，授任他爲太尉。不久司馬子如病逝，追贈太師、太尉，謚號爲文明。他的長子司馬消難繼承爵位。

司馬消難

消難，字道融。幼聰慧，微涉經史，有風神，好自矯飾，以求名譽。子如既當朝貴盛，消難亦愛賓客，邢子才、王元景、魏收、陸卬、崔瞻等

司馬消難，字道融。他從小就聰慧，略微涉獵了一些經典史籍，有風度神采，喜歡矯揉造作，以此求取名譽。司馬子如既然是當時朝廷的顯貴，司馬消難也喜愛賓客，邢子才、王元景、

皆游其門。稍遷光禄卿，出爲北豫州刺史。

魏收、陸卬、崔瞻等人都與他交游。司馬消難逐漸升任爲光禄卿，出任北豫州刺史。

文宣末年，昏虐滋甚，消難常有自全之謀，曲意撫納，頗爲百姓所附。不能廉潔，爲御史所劾。又尚公主，而情好不睦，公主訴之。屬文宣在并州，驛召上黨王渙，渙懼害，斬使者東奔，鄴中大擾，後竟獲於濟州。渙之初走，朝士疑赴成皋，云："若與司馬北豫連謀，必爲國患。"此言達於文宣，頗見疑。消難懼，密令所親人河東裴藻間行入關，請降。

北齊文宣帝末年，昏庸暴虐日益嚴重，司馬消難常常能有自我保全的謀略，他刻意撫慰接納，頗能被老百姓接受。但司馬消難不廉潔，被御史彈劾。另外他娶公主爲妻，但感情不和，公主說他的壞話。剛好北齊文宣帝在并州，傳遞文書徵召上黨王高渙，高渙恐懼害怕，斬殺使者向東逃奔，鄴城大亂，後來在濟州被抓獲。高渙起初逃走時，朝廷官員們懷疑他到了成皋，說："高渙如果與司馬消難合謀，一定會造成國家的災難。"此話傳到北齊文宣帝那裏，他也很懷疑。司馬消難害怕，秘密派親信河東人裴藻悄悄進入函谷關，請求投降。

入周，封滎陽郡公，累遷大司寇。從武帝東伐，還除梁州總管。大象初，遷大後丞，女爲静帝后。尋出爲邳州總管。及隋文帝輔政，消難乃與蜀公尉遲迥合勢舉兵，使其子永質於陳，以求援。隋文帝命襄州總管王誼討之，消難奔陳。位司空，隨郡公。

司馬消難進入北周，被封爲滎陽郡公，屢經升遷爲大司寇。後來他跟隨周武帝向東征伐，返回後被授任爲梁州總管。大象初年，司馬消難升任爲大後丞，他的女兒成爲周静帝的皇后。不久司馬消難出任邳州總管。當隋文帝輔佐朝政時，司馬消難於是與蜀公尉遲迥聯合一起舉兵，讓尉遲迥的兒子尉遲永作爲人質到陳朝，以求得陳朝的援助。隋文帝命令襄州總管王誼進行討伐，司馬消難逃奔到陳朝。擔任司空，被封爲隨郡公。

初，隋武元帝之迎消難，結爲兄弟，情好甚篤，隋文每以叔禮事之。及平陳，消難至，特免死配爲樂户，二旬而免。猶以舊恩，特被引見。尋卒於家。

起初，隋朝武元帝迎接司馬消難時，結拜爲兄弟，兩人感情很深厚，隋文帝經常以對叔父的禮節事奉司馬消難。及至平定陳朝，司馬消難到了隋朝，隋文帝特意免除他的死刑發配他爲樂户，二十天後就免除他的罪行。仍然因爲從前與他的恩情，特意接見司馬消難。不久司馬消難在家中去世。

消難性貪淫，輕於去就，故世言反覆者，皆以方之。其妻高，齊神武女也，在鄴極加禮敬，入關便相棄薄。及赴邳州，留妻及三子在京，妻言於文帝曰："滎陽公携寵自隨，必不顧妻子，願防慮之。"及消難入陳，高母子因此獲免。子譚，即高氏所生，以消難勳，拜儀同大將軍，坐消

司馬消難性格貪婪荒淫，輕率地決定去留，因此當世人說到反覆無常的人，往往就用司馬消難來作比方。他的妻子高氏，是北齊神武帝的女兒，他在鄴城時對她非常禮貌尊敬，入關後就嫌棄她薄待她。當司馬消難趕赴邳州，留下妻子和三個孩子在京城，他的妻子對北周文帝說："滎陽公携帶寵妾，他一定不會顧及妻子和孩子，希望你提防他。"當司馬消難進入陳朝，高氏母子

難除名。

因此而免罪。司馬消難的兒子司馬譚，是高氏親生的兒子，因爲司馬消難的功勛，被授任爲儀同大將軍，因爲司馬消難叛國坐罪被除名。

裴藻

裴藻，字文芳。少機辯，有不羈之志，爲子如太傅主簿。消難鎮北豫，又以爲中兵參軍。入周，封聞喜縣男，除晋州刺史。

裴藻，字文芳。他年輕時機智口才好，有不受拘束的大志向，擔任司馬子如的太傅主簿。司馬消難鎮守北豫州時，裴藻又擔任他的中兵參軍。進入北周後，封爲聞喜縣男，授任晋州刺史。

子如兄纂。纂長子世雲，輕險無行。累遷潁州刺史，肆行奸穢，將見推，懼，遂從侯景。文襄猶以子如恩舊，免其諸弟死罪，徙北邊。世雲以侯景敗於渦陽，復有異志，爲景所殺。世雲弟膺之。

司馬子如的哥哥司馬纂。司馬纂的長子司馬世雲，輕薄惡劣没有操行。司馬世雲屢經升遷爲潁州刺史，他肆意横行奸邪淫亂，準備給他問罪時，他纔感到恐懼，於是跟從侯景。北齊文襄帝仍然因爲與司馬子如是舊交，免除他幾個兄弟的死罪，把他們遷移到北方邊境。司馬世雲因爲侯景在渦陽失敗，所以又産生二心，被侯景殺掉。司馬世雲的弟弟叫司馬膺之。

司馬膺之

膺之，字仲慶。美鬚髯，有風貌，好學，厚自封植，神氣甚高。歷中書、黄門侍郎。天平中，叔父子如執鈞當軸。膺之既宰相猶子，兼自有名望，所與游集，盡一時名流。與邢子才、王元景等并爲莫逆之交。及兄世雲陷於逆亂，期親皆應誅。膺之及諸弟并有人才，爲朝廷所惜，文襄特减死徙近鎮。文宣嗣業，得還。齊受禪，子如别封須昌縣公，迴授膺之。子如撫愛甚慈，膺之昆季，事之如父。

司馬膺之，字仲慶。他鬍髯俊美，有風采，熱愛學習，注重自我修養，有很高的精神境界。司馬膺之歷任中書、黄門侍郎。天平年間，他的叔父司馬子如擔任宰相。司馬膺之既然是宰相的侄子，加上他自身也有名望，所交游聚集的人，都是當時的社會名流。司馬膺之與邢子才、王元景等人都是莫逆之交。當他的兄長司馬世雲投靠逆賊之時，作爲親屬理應都被誅殺。司馬膺之和幾位弟弟都有才學，被朝廷愛惜，北齊文襄帝特意赦免他們的死罪把他們遷徙到附近的城鎮。北齊文宣帝繼承帝業後，他們得以返回京城。北齊接受禪讓後，司馬子如被另外封爲須昌縣公，其爵位回授給司馬膺之。司馬子如撫養侄兒們非常慈愛，司馬膺之幾兄弟，事奉司馬子如如同父親一樣。

性方古，不會俗舊。與楊愔同爲黄門郎，至愔爲尚書令，抗禮如初。愔嘗有從姊喪，尚書卿尹皆跪吊，膺之執手而出。曾路逢愔，威儀道引，乃於樹下側避之。愔於車望見，令呼謂曰："兄何意避弟？"膺之曰："我

司馬膺之性格方正古樸，不落俗套。他與楊愔同時擔任黄門侍郎，當楊愔擔任尚書令後，司馬膺之仍然對他行當初的對等之禮。楊愔曾經有個堂姐去世，尚書卿尹等官員都跪拜吊唁，司馬膺之與他衹握握手就出來了。司馬膺之曾經在路上遇到楊愔，有儀仗隊開路，他於是到樹下側身

自避赤棒，本不避卿。”愔甚重之，然以其疏簡傲物，竟天保間，淪滯不齒。乾明中，除衛尉少卿，遷國子祭酒。河清末，拜金紫光祿大夫。患泄痢，積年不起。武平中，就家拜儀同三司。班台之貴，近世專以賞勛勤，膺之雖爲猥雜，名器猶重。初，司徒趙彦深起自孤微，爲子如管記，膺之甚相忽略，不爲之禮。及彦深爲宰相，朝士輻凑，膺之自念，故被延請，永不至門，每與相見，捧袂而已。太常卿段孝言，左丞相孝先之弟也，位望甚隆，嘗詣其弟幼之，舉座傾敬。膺之時牽疾，在外齋馮几而坐，不爲動容。直言：“我患痢久，太常不得致怪。”黄門郎陸杳，貴游後進，膺之嘗與棋。杳忽後至，寒温而已，棋遂輟。園宅閑素，門無雜客，性不飲酒，而不愛重賓游。病久，不復堪讀書，或以奕棋永日。名士有素懷者，時相尋候。無雜言，唯論經史。好讀《太玄經》，又注揚雄《蜀都賦》。每云：“我欲與揚子雲周旋。”患痢十七年，竟不愈。齊亡歲，以痢疾終。

躲避。楊愔在車内看到司馬膺之，讓人呼唤他并對他説：“兄弟你爲什麽要躲避小弟呢?”司馬膺之説：“我衹是躲避執法的紅色棒子而已，并不是要躲避你。”楊愔非常看重司馬膺之，但因爲司馬膺之的疏簡和傲慢，整個天保年間，他滯留原職没有得到提拔任用。乾明年間，授任司馬膺之爲衛尉少卿，升爲國子祭酒。河清末年，授任司馬膺之爲金紫光禄大夫。司馬膺之患痢疾，多年不愈。武平年間，司馬膺之在家裏被授任爲儀同三司。三公顯貴，近世專門用它來賞賜有功之臣，司馬膺之雖然猥雜其間，但他的等級稱號和車服儀制却很顯貴。起初，司徒趙彦深出身孤貧，擔任司馬子如的管記，司馬膺之非常輕視他，没有給予禮遇。及至趙彦深擔任宰相，朝廷官員車馬雲集相府，司馬膺之思慮此事，因此他受到趙彦深的邀請，他永不登門，每次與趙彦深相見，也衹是拱手而已。太常卿段孝言，是左丞相段孝先的弟弟，位高望重，曾經造訪他的弟弟司馬幼之，所有在座的人都欽慕尊敬段孝言。司馬膺之當時受疾病牽累，在外室倚靠小桌子而坐，不爲段孝言的到來而改變表情。他直言道：“我患痢疾很久了，太常卿不要見怪。”黄門郎陸杳，當他還是一個没有官職的王公貴族後生時，司馬膺之曾經同他下棋。陸杳後來做官，司馬膺之對他衹是寒暄一下而已，下棋的事也停止了。司馬膺之的住宅一向清静，家裏没有雜亂的賓客，他生性不喝酒，也不愛重賓客游士。司馬膺之生病的時間長了，不能再讀書，有時就用下棋打發日子。名士中有些人一向懷念司馬膺之，時常前來尋訪問候他。司馬膺之没有過多的語言，衹談論經典史籍。他喜歡讀《太玄經》，還給揚雄的《蜀都賦》作注。司馬膺之經常説：“我想與揚子雲交往。”他患痢疾十七年，最終也没有治愈。北齊滅亡那年，司馬膺之因爲痢疾去世。

司馬子瑞

膺之弟子瑞，爲御史中丞，正色舉察，爲朝廷所許。以疾去職，就拜祠部尚書。卒，贈儀同三司、瀛州刺史，謚曰文節。子瑞妻，陸令萱妹。

司馬膺之的弟弟司馬子瑞，擔任御史中丞，他嚴肅檢舉查處，受到朝廷贊許。司馬子瑞因爲疾病離職，就近授任爲祠部尚書。去世後，追贈儀同三司、瀛州刺史，謚號爲文節。司馬子瑞的

及令萱得寵於後主，重贈子瑞開府儀同三司、中書監、温縣伯。諸子亦并居顯職：同遊，給事黄門侍郎；同回，太常少卿；同憲，通直常侍。同遊終爲佳吏，隋開皇中，爲尚書户部侍郎，卒於遂州刺史。

妻子，是陸令萱的妹妹。當陸令萱得到後主的寵愛後，重新追贈司馬子瑞爲開府儀同三司、中書監、温縣伯。他的幾個兒子也都身居要職：司馬同遊，擔任給事黄門侍郎；司馬同回，擔任太常少卿；司馬同憲，擔任通直常侍。司馬同遊最終成爲好的官吏，他在隋朝開皇年間，擔任尚書户部侍郎，在遂州刺史任上去世。

子瑞弟幼之，清貞有行。武平末，爲大理卿。開皇中，卒於眉州刺史。

司馬子瑞的弟弟司馬幼之，清廉堅貞有德行。武平末年，擔任大理卿。隋朝開皇年間，在眉州刺史任上去世。

竇泰

竇泰，字世寧，太安捍殊人也。本出清河觀津冑。祖羅，魏統萬鎮將，因居北邊。父樂，魏末破六韓拔陵爲亂，與鎮將楊鈞固守，遇害。泰貴，追贈司徒。

竇泰，字世寧，是太安捍殊人。他本來是清河觀津人的後代。祖父竇羅，是北魏統萬鎮將，因此居住在北方邊境。父親竇樂，北魏末年破六韓拔陵叛亂，他與鎮將楊鈞一起堅守陣地，遭到殺害。竇泰顯貴後，追贈竇樂爲司徒。

初，泰母夢風雷暴起，若有雨狀，出庭觀之，見電光奪目，駛雨沾灑，寤而驚汗，遂有娠。期而不産，大懼。有巫曰："度河湔裙，産子必易。"便向水所。忽見一人曰："當生貴子，可徙而南。"泰母從之，俄而生泰。及長，善騎射，有勇略。泰父兄戰歿於鎮，泰身負骸骨歸尒朱榮。以從討邢杲功，賜爵廣阿子。神武之爲晋州，請泰爲鎮城都督，參謀軍事。累遷侍中、京畿大都督，尋領御史中尉。泰以勳戚居臺，雖無多糾舉，而百僚畏懼。

當初，竇泰的母親夢見突然出現狂風驚雷，好像要下雨的樣子，她出庭觀察，衹見閃電奪目，疾雨飄灑淋濕衣服，夢醒之後她驚出一身冷汗，於是有了身孕。到了産期却没有生産，她非常恐懼。有個巫人説："你渡河後洗滌裙子，生孩子一定就會容易。"她於是到有水的地方。忽然聽見一個人説："你應當生下貴子，你可以遷到南邊去。"竇泰的母親聽從了他的話，不久就生下了竇泰。竇泰長大後，擅長騎馬射箭，勇敢有膽略。竇泰的父親和兄弟在邊鎮陣亡，竇泰背着他們的骸骨歸附尒朱榮。因爲跟隨尒朱榮討伐邢杲有功，被賜給廣阿子爵位。北齊神武帝在晋州時，請竇泰擔任鎮城都督，并讓他參與軍事謀劃。竇泰屢經升遷爲侍中、京畿大都督，不久領御史中尉。竇泰因爲是有功勛的皇族親戚而位居三公，雖然他没有過多檢舉揭發，但官員們都害怕他。

天平三年，神武西討，令泰自潼關入。四年，泰至小關，爲周文帝所襲，衆盡没，泰自殺。初，泰將發鄴，鄴有惠化尼，謡云："竇行臺，去不迴。"未行之前夜，三更，忽有朱衣冠幘數千人入臺，云收竇中尉。

天平三年，北齊神武帝向西討伐，命令竇泰從潼關攻入。天平四年，竇泰到達小關，遭到北周文帝的進攻，兵衆全部被殺，竇泰也自殺。當初，竇泰準備從鄴城出發，在鄴城有個叫惠化的尼姑，她唱着歌謡道："竇行臺，去不回。"在竇泰還没有出發的前夜，三更時分，忽然有穿戴紅

宿直兵吏皆驚。其人入數屋，俄頃而去。旦視關鍵不異，方知非人，皆知其必敗。贈大司馬、太尉、録尚書事，謚曰武貞。

色衣帽頭巾的幾千人進入官署，聲稱要逮捕竇中尉。值勤警衛的官兵都感到驚異。這些人進入幾間房子，不久就離去了。衛士們早晨起來看見門鎖没有異常，這纔知道那些人不是真人，都知道竇泰一定會失敗。追贈竇泰爲大司馬、太尉、録尚書事，謚號爲武貞。

泰妻，武明婁后妹也。泰雖以親見待，而功名自建。齊受禪，祭告其墓。皇建初，配享神武廟庭。

竇泰的妻子，是武明婁皇后的妹妹。竇泰雖然因爲是皇族親戚被善待，但他的功名却是他自己建立起來的。北齊接受禪讓後，祭祀時告知竇泰的在天之靈。皇建初年，竇泰配祭北齊神武帝宗廟。

子孝敬嗣，位儀同三司。

竇泰的兒子竇孝敬繼承爵位，擔任儀同三司。

尉景　*尉粲　尉世辯*

尉景，字士真，善無人也。秦、漢置尉堠官，其先有居此職者，因以氏焉。

尉景，字士真，是善無人。秦朝、漢朝時設置尉堠官，尉景的祖先中有擔任這個官職的人，因此把尉作爲姓。

景性温厚，頗有俠氣。魏孝昌中，北鎮反，景與神武入杜洛周中，仍共歸尒朱榮。以軍功，封博野縣伯。後從神武起兵信都。韓陵之戰，唯景所統失利。神武入洛，留景鎮鄴。尋進封爲公。景妻常山君，神武之姊也。以勛戚，每有軍事，與厙狄干常被委重。而不能忘懷財利，神武每嫌責之。轉冀州刺史，又大納賄，發夫獵，死者三百人。厙狄干與景在神武坐，請作御史中尉。神武曰："何意下求卑官?"干曰："欲捉尉景。"神武大笑，令優者石董桶戲之。董桶剥景衣曰："公剥百姓，董桶何爲不剥公?"神武誡景曰："可以無貪也。"景曰："與爾計生活孰多，我止人上取，爾割天子調。"神武笑不答。

尉景性格温和寬厚，頗有俠義之氣。北魏孝昌年間，北部邊鎮造反，尉景與北齊神武帝到杜洛周那裏，於是和北齊神武帝一起歸附尒朱榮。因爲尉景有軍功，被封爲博野縣伯。後來跟隨北齊神武帝在信都起兵。在韓陵之戰中，衹有尉景所統率的部隊失利。北齊神武帝進入洛陽，留下尉景鎮守鄴城。不久他的爵位升爲公。尉景的妻子常山君，是北齊神武帝的姐姐。尉景因爲是皇族的親戚，每次有軍事行動，他與厙狄干經常被委以重任。但尉景總是不能忘記財利，北齊神武帝常常嫌惡并指責他。尉景改任冀州刺史，仍然大受賄賂，他派士兵打獵，死了三百人。厙狄干與尉景在北齊神武帝那裏作客，厙狄干請求擔任御史中尉。北齊神武帝説："你爲什麽要求取卑微的官職呢?"厙狄干説："我想要抓尉景。"北齊神武帝大笑，讓優伶石董桶戲弄尉景。石董桶剥掉尉景的衣服并説："你剥削老百姓，我石董桶爲什麽不剥掉你的衣服呢?"北齊神武帝告誡尉景道："你不要再貪了。"尉景説："我和你相比誰的生活用品多些，我衹是從别人那裏取得些許物品，而你却是割取天子徵調的賦税。"北齊神武帝笑而不答。

改封長樂郡公，歷位太保、太傅。坐匿亡人，見禁止。使崔暹謂文襄曰："語阿惠，兒富貴，欲殺我邪?"神武聞之泣，詣闕曰："臣非尉景無以至今日。"三請，帝乃許之。於是黜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神武造景，景恚，卧不動，叫曰："殺我時趣邪?"常山君謂神武曰："老人去死近，何忍煎迫至此?"又曰："我爲爾汲水，胝生。"因出其掌。神武撫景，爲之屈膝。先是，景有果下馬，文襄求之，景不與，曰："土相扶爲墻，人相扶爲王；一馬亦不得畜而索也?"神武對景及常山君責文襄而杖之。常山君泣救之，景曰："小兒慣去，放使作心腹，何須乾啼濕哭，不聽打邪?"

改封尉景爲長樂郡公，歷任太保、太傅。因爲隱藏逃亡之人坐罪，被軟禁。他讓崔暹對北齊文襄帝説："告訴阿惠，如果富貴了，還會殺我嗎?"北齊神武帝聽説後哭了，到宫闕説："我没有尉景就不會有今天。"多次請求，皇帝纔同意釋放尉景。於是把尉景貶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北齊神武帝造訪尉景，尉景恨他，躺着不動，并叫喊道："要殺我的時候你到哪裏去了?"常山君對北齊神武帝説："老人離死期已經很近了，怎麽忍心把他煎熬逼迫成這個樣子?"又説："我幫你打水，你長老繭了。"尉景於是伸出手。北齊神武帝撫摸着尉景，爲他彎下雙膝。早先，尉景有一匹矮種馬，北齊文襄帝向他索要，尉景不給，并説："泥土相互扶持成爲墻，人相互扶持成爲王；我難道連飼養一匹馬都要被你索要嗎?"北齊神武帝當着尉景和常山君的面責備北齊文襄帝并杖罰他。常山君哭着援救北齊文襄帝，尉景説："小孩子要習慣於離開，放出去把他當作心腹，你何必要哭天抹淚，不讓他挨打呢?"

尋授青州刺史，操行頗改，百姓安之。徵授大司馬，遇疾，薨於州。贈太師、尚書令。齊受禪，以景元勛，詔祭告其墓。皇建初，配享神武廟庭，追封長樂王。

不久授任尉景爲青州刺史，他的操行頗有改觀，老百姓安居樂業。徵召尉景授任爲大司馬，他患病，在青州去世。追贈太師、尚書令。北齊接受禪讓後，因爲尉景有特殊的功勞，詔令在祭祀時告知尉景的在天之靈。皇建初年，尉景配祭北齊神武帝宗廟，追封長樂王。

子粲，少歷顯職，性粗武。天保初，封厙狄干等爲王，粲以父不預王爵，大恚恨，十餘日閉門不朝。帝怪，遣使就宅問之。隔門謂使人曰："天子不封粲父作王，粲不如死。"使云："須開門受敕。"粲遂彎弓隔門射。使者以狀聞之，文宣使段韶諭旨。粲見韶，唯撫膺大哭，不答一言。文宣親詣其宅慰之，方復朝請。尋追封景長樂王，粲襲爵。位司徒、太傅，薨。

尉景的兒子尉粲，年輕時就歷任顯赫的官職，性情粗放武猛。天保初年，封厙狄干等人爲王，尉粲因爲父親没有得到王的爵位，非常憤恨，十多天閉門在家不上朝。皇帝感到奇怪，派遣使者到尉粲家詢問情况。尉粲隔着門對使者説："天子不封尉粲的父親爲王，尉粲不如去死。"使者説："你必須打開門接受敕令。"尉粲於是隔着門彎弓射箭。使者把情况報告給皇帝，北齊文宣帝派段韶傳達聖旨。尉粲見到段韶，祇是捂着胸口大哭，不説一句話。北齊文宣帝親自到尉粲家進行安慰，尉粲這纔恢復朝見皇帝。不久追封尉景爲長樂王，尉粲繼承爵位。尉粲歷任司徒、太傅，去世。

子世辯嗣。周師將入鄴，令世辯率千餘騎覘候。出滏口，登高阜西望，遥見群烏飛起，謂是西軍旗幟，即馳還，比至紫陌橋，不敢顧。隋開皇中，卒於淅州刺史。

尉粲的兒子尉世辯繼承爵位。北周軍隊將要進入鄴城，皇帝命令尉世辯帶領一千多名騎兵偵察情況。尉世辯到了滏口，登上高坡向西望去，遠遠地看見一群烏鴉飛起，他以爲是西部軍隊的旗幟，立即策馬返回，快要到達紫陌橋時，他仍不敢回頭看。隋朝開皇年間，尉世辯在淅州刺史任上去世。

婁昭

婁昭，字菩薩，代郡平城人也，武明皇后之母弟也。祖父提，雄傑有識度，家僮千數，牛馬以谷量。性好周給，士多歸附之。魏太武時，以功封真定侯。父内干，有武力，未仕而卒。昭貴，魏朝贈司徒。齊受禪，追封太原王。

婁昭，字菩薩，代郡平城人，是武明皇后的舅舅。婁昭的祖父婁提，勇敢傑出有膽識度量，他家裏的僮僕數以千計，牛馬多得難以計算。婁提生性喜歡周濟他人，不少文人都歸附他。北魏太武帝時期，婁提因爲有功被封爲真定侯。婁昭的父親婁内干，孔武有力，還沒有做官就去世了。婁昭顯貴之後，魏朝追贈婁内干爲司徒。北齊接受禪讓後，追封婁内干爲太原王。

昭方雅正直，有大度深謀，腰帶八尺，弓馬冠時。神武少親重之，昭亦早識人雄，曲盡禮敬。數隨神武獵，每致請，不宜乘危歷險。神武將出信都，昭贊成大策，即以爲中軍大都督。從破尒朱兆於廣阿，封安喜縣伯，改濟北公，又徙濮陽郡公，授領軍將軍。魏孝武將貳於神武，昭以疾辭還晋陽。後從神武入洛。

婁昭典雅正直，有大度能深謀遠慮，他的腰帶有八尺長，射箭騎馬的技藝爲當時第一。北齊神武帝年輕時親近器重他，婁昭也早已知道北齊神武帝是人中雄傑，對北齊神武帝非常禮貌尊敬。婁昭多次跟隨北齊神武帝打獵，他每次都提出請求，讓北齊神武帝不要冒風險。北齊神武帝準備在信都起兵，婁昭輔佐他完成偉大決策，北齊神武帝立即讓婁昭擔任中軍大都督。婁昭跟隨北齊神武帝在廣阿打敗尒朱兆，封安喜縣伯，改封濟北公，又徙封濮陽郡公，授任領軍將軍。北魏孝武帝將要對北齊神武帝有二心，婁昭用有病作藉口返回晋陽。婁昭後來跟隨北齊神武帝進入洛陽。

兗州刺史樊子鵠反，以昭爲東道大都督討之。子鵠既死，諸將勸昭盡捕誅其黨，昭曰："此州無狀，横被殘賊，其賊是怨，其人何罪？"遂皆捨焉。後轉大司馬，仍領軍。遷司徒，出爲定州刺史。昭好酒，晚得偏風，雖愈，猶不能處劇務。在州，事委僚屬，昭舉其大綱而已。薨於州，贈假黄鉞、太師、太尉，謚曰武。齊受禪，詔祭告其墓，封太原王。皇建

兗州刺史樊子鵠反叛，讓婁昭擔任東道大都督進行討伐。樊子鵠不久去世，各位將領勸説婁昭把樊子鵠的黨羽斬盡殺絶，婁昭説："這個州沒有政績，横遭殘餘賊敵的破壞，我們應該怨恨賊敵，那些人有什麼罪過呢？"於是把他們都放了。後來婁昭改任大司馬，仍然擔任領軍。升爲司徒，出任定州刺史。婁昭喜歡喝酒，晚年患了偏風病，雖然治愈了，但還是不能處理複雜的公務。婁昭在定州，把公事委托給僚屬辦理，婁昭衹是提出一個大致的綱要而已。婁昭在定州去

初，配享神武廟庭。

世，追贈假黄鉞、太師、太尉，謚號爲武。北齊接受禪讓後，詔令在祭祀時告知婁昭的在天之靈，追封太原王。皇建初年，婁昭配祭北齊神武帝的宗廟。

長子仲達嗣，改封濮陽王。

次子定遠，少歷顯職。外戚中，偏爲武成愛狎，别封臨淮郡王。武成大漸，與趙郡王等同受顧命，位司空。趙郡王之奏黜和士開，定遠與其謀。遂納士開賄賂，成趙郡之禍，其貪鄙如此。尋除瀛州刺史。初，定遠弟季略，穆提婆求其伎妾，定遠不許。因高思好作亂，提婆令臨淮國郎中令告定遠陰與思好通。後主令開府段暢率三千騎掩之，令侍御史趙秀通至州，以贓貨事劾定遠。定遠疑有變，遂縊而死。

婁昭的長子婁仲達繼承爵位，改封濮陽王。

婁昭的次子婁定遠，年輕時就歷任顯赫的官職。在皇族的外戚中，婁定遠格外受到北齊武成帝的鍾愛和親近，被另外封爲臨淮郡王。武成帝病危後，婁定遠與趙郡王等人同時得到武成帝的臨終遺命，婁定遠擔任司空。趙郡王上奏廢黜和士開時，婁定遠參與了謀劃。婁定遠後來接受和士開的賄賂，給趙郡王造成災禍，婁定遠的貪婪和卑鄙就像這樣。不久授任婁定遠爲瀛州刺史。當初，婁定遠的弟弟婁季略，穆提婆向他求取妓妾，婁定遠不同意。因爲高思好作亂，穆提婆命令臨淮國郎中令告發婁定遠私下與高思好通氣。後主命令開府段暢帶領三千騎兵偷襲婁定遠，命令侍御史趙秀通到瀛州，藉貪污受賄的事由彈劾婁定遠。婁定遠懷疑情況有變化，於是上吊自殺。

婁叡

昭兄子叡。叡，字佛仁。父拔，魏南部尚書。叡幼孤，被叔父昭所養。爲神武帳内都督，封掖縣子。累遷光州刺史，在任貪縱，深爲文襄所責。後改封九門縣公。齊受禪，除領軍將軍，别封安定侯。叡無他器幹，以外戚貴幸，縱情財色。爲瀛州刺史，聚斂無厭。皇建初，封東安王。大寧元年，進位司空。平高歸彦於冀州，還拜司徒。河清三年，濫殺人，爲尚書左丞宋仲羡彈奏，經赦乃免。尋爲太尉，以軍功進大司馬。武成至河陽，仍遣總偏師赴縣瓠。叡在豫境，留停百餘日，專行非法。詔免官，以王還第。尋除太尉，薨，贈大司馬。

婁昭的侄子婁叡。婁叡，字佛仁。他的父親婁拔，擔任北魏南部尚書。婁叡從小喪父，被叔父婁昭撫養。婁叡擔任北齊神武帝的帳内都督，封掖縣子。婁叡屢經升遷爲光州刺史，他在任職期間貪婪放縱，受到北齊文襄帝的嚴厲指責。後來改封九門縣公。北齊接受禪讓之後，授任婁叡爲領軍將軍，另外封爲安定侯。婁叡没有其他才幹，祇是憑着外戚身份得到顯貴和寵信，放縱情欲貪財好色。婁叡在擔任瀛州刺史期間，聚斂財物没有止境。皇建初年，封東安王。大寧元年，升任爲司空。婁叡在冀州平定高歸彦，返回後被授任司徒。河清三年，婁叡没有節制地殺人，被尚書左丞宋仲羡彈劾上奏，經過皇帝批准於是免罪。不久婁叡擔任太尉，因爲有軍功升任爲大司馬。武成帝到河陽，於是派遣婁叡統領部分軍隊趕赴縣瓠。婁叡在豫州境内，停留了一百多天，專門從事違法的事情。詔令免除他的官職，讓他以王爵的身份返回府第。不久授任婁叡爲太尉，

去世，追贈大司馬。

子子彦嗣，位開府儀同三司。

婁叡的兒子婁子彦繼承爵位，擔任開府儀同三司。

厙狄干

厙狄干，善無人也。曾祖越豆眷，魏道武時，以功割善無之西臘汙山地方百里以處之。後率部落北遷，因家朔方。

厙狄干，是善無人。他的曾祖父厙狄越豆眷，在北魏道武帝時，因爲有功分割善無以西臘汙山一帶方圓一百里的土地給他居住。後來厙狄越豆眷率領部落的人向北遷徙，因此把家安在北方。

干鯁直少言，有武藝。魏正光初，除掃逆黨，授將軍，宿衛於内。以家在寒鄉，不宜毒暑，冬得入京師，夏歸鄉里。孝昌元年，北邊擾亂，奔雲中，爲刺史費穆送于尒朱榮。以軍主隨榮入洛。後從神武起兵，破四胡於韓陵，封廣平縣公，尋進郡公。河陰之役，諸將大捷，唯干兵退。神武以其舊功，竟不責黜。尋轉太保、太傅。

厙狄干性格耿直寡言少語，有武藝。北魏正光初年，厙狄干平定逆賊，授任爲將軍，在宫内擔任警衛。因爲厙狄干的家鄉在寒冷的北方，他不能適應京城酷暑的氣候，因此冬天他到京城，夏天返回家鄉。孝昌元年，北方邊境發生騷亂，厙狄干逃奔到雲中，被刺史費穆送到尒朱榮那裏。厙狄干作爲軍主跟隨尒朱榮進入洛陽。厙狄干後來跟隨北齊神武帝起兵，在韓陵打敗四胡，封廣平縣公，不久升任郡公。在河陰戰役中，各位將領都取得了勝利，衹有厙狄干的部隊撤退。北齊神武帝因爲厙狄干過去的功勞，最終也没有責備他免除他的官職。不久改任厙狄干爲太保、太傅。

及高仲密以武牢叛，神武討之，以干爲大都督，前驅。干上道不過家，見侯景，不遑食，景使騎追饋之。時周文自將兵至洛陽，軍容甚盛。諸將未欲南度，干决計濟河，神武大兵繼至，遂大破之。還爲定州刺史，不閑吏事，事多煩擾，然清約自居，不爲吏人所患。遷太師。天保初，以干元勛佐命，封章武郡王，轉太宰。

當高仲密在虎牢叛亂，北齊神武帝進行討伐，讓厙狄干擔任大都督，作爲先鋒部隊。厙狄干上路後不回家，看見侯景，没有空閑吃飯，侯景派騎兵追着給他送食品。當時北周文帝親自帶領士兵到洛陽，軍容非常壯大。各位將領不想向南渡河，厙狄干决計渡過黄河，北齊神武帝的大部隊相繼趕到，於是大破敵軍。厙狄干返回後擔任定州刺史，他不熟習政務，事情大多繁雜紛擾，然而他能清静自守，不爲吏政民事所苦惱。厙狄干升任爲太師。天保初年，因爲厙狄干是佐命元勛，封章武郡王，改任太宰。

干尚神武妹樂陵長公主，以親地見待。自預勤王，常總大衆，威望之重，爲諸將所伏，而最爲嚴猛。曾詣京師，魏譙王元孝友於公門言戲過常，無能面折者，干正色責之，孝友大慚，時人稱善。薨，贈假黄鉞、太

厙狄干娶北齊神武帝的妹妹樂陵長公主爲妻，因爲是皇親得到善待。厙狄干自從參與勤王，經常統領衆兵，威望很高，被各位將領所佩服，而且厙狄干非常威嚴勇猛。厙狄干曾經到京城，北魏譙王元孝友在衙門談笑過分，没有人敢當面指責他，厙狄干嚴肅地對他加以指責，元

宰，給轀輬車，謚曰景烈。

孝友非常慚愧，當時的人大加稱贊。厙狄干去世後，追贈假黄鉞、太宰，賜給喪車，謚號爲景烈。

干不知書，署名爲干字，逆上畫之，時人謂之穿錐。又有武將王周者，署名先爲吉，而後成其外。二人至孫，始并知書。干，皇建初配享神武廟庭。

厙狄干不會寫字，他署名干字時，筆畫由下逆引而上，當時的人説他是在給錘子打孔。還有個武將叫王周，他署名時先寫吉字，然後再寫外圍的部分。他們兩個人一直到了孫子那一輩，纔會寫字。厙狄干，在皇建初年配祭北齊神武帝宗廟。

子伏敬，位儀同三司。卒，子士文嗣。

厙狄干的兒子厙狄伏敬，官位到了儀同三司。厙狄伏敬去世後，兒子厙狄士文繼承爵位。

厙狄士文

士文性孤直，雖鄰里至親，莫與通狎。在齊，襲封章武郡王，位領軍將軍。周武帝平齊，山東衣冠多來迎，唯士文閉門自守。帝奇之，授開府儀同三司、隨州刺史。

厙狄士文性格孤僻耿直，即使是鄰居或最親的親戚，他也不同他們交往親近。厙狄士文在北齊，繼承章武郡王的爵位，擔任領軍將軍。周武帝平定北齊後，太行山以東地區的很多官員都前來迎接，衹有厙狄士文閉門自守。周武帝感到奇怪，授任厙狄士文爲開府儀同三司、隨州刺史。

隋文受禪，加上開府，封湖陂縣子，尋拜貝州刺史。性清苦，不受公料，家無餘財。其子嘗啖官厨餅，士文枷之於獄累日，杖之二百，步送還京。僮隸無敢出門。所買鹽菜，必於外境。凡有出入，皆封署其門，親故絶迹，慶吊不通。法令嚴肅，吏人股戰，道不拾遺。有細過，必深文陷害。嘗入朝，遇上賜公卿入左藏，任取多少。人皆極重，士文獨口銜絹一匹，兩手各持一匹。上問其故，士文曰："臣口手俱足，餘無所須。"上異之，别賞遺之。

隋文帝接受禪讓後，厙狄士文升任上開府，封湖陂縣子，不久授任貝州刺史。厙狄士文生性守貧刻苦，不接受官俸以外的食料錢，家裏没有多餘的財産。厙狄士文的兒子曾經吃了官府厨房的燒餅，厙狄士文把他鎖入監獄裏很長時間，杖罰他二百棍，步行把他押回京城。僮僕們没人敢出門。他家購買食鹽和蔬菜，一定要從外境買入。大凡有人出入的地方，他都要在門口貼上封條并署名，親戚朋友因此而絶迹，慶祝或吊唁之類的事情也不互相往來。厙狄士文所在州法令嚴明，人們戰戰兢兢，路不拾遺。一旦有小的過錯，厙狄士文一定充分地援引法律條文加以打擊。厙狄士文曾經進入朝廷，遇到皇上賞賜官員進入國庫，任由官員拿取物品。别人都拿了很多東西，厙狄士文衹是用嘴銜了一匹絹，雙手也各拿了一匹。皇上詢問其中的原因，厙狄士文説："我的口和手都滿足了，再不需要其他的東西了。"皇上認爲他不同尋常，另外又賞賜物品給他。

士文至州，發擿奸諂，長吏尺布斗粟之贓，無所寬貸，得千人，奏

厙狄士文在州任上，揭發奸邪和諂媚之人，官員們收受一尺布一斗米的贜物，厙狄士文也决

之，悉配防嶺南。親戚相送，哭聲遍於州境。至嶺南遇瘴癘，死者十八九。於是父母妻子，唯哭士文。士文聞之，令人捕搦，捶楚盈前而哭者彌甚。司馬京兆韋焜、清河令河東趙達，二人并苛刻，唯長史有惠政。時人語曰："刺史羅殺政，司馬蝮蛇瞋，長史含笑判，清河生吃人。"上聞，嘆曰："士文暴過猛獸。"竟坐免。未幾，爲雍州長史。謂人曰："我向法深，不能窺候貴要，無乃必死此官?"及下車，執法嚴正，不避貴戚，賓客莫敢至門，人多怨望。

不寬恕，抓獲了上千人，他上奏給皇帝，把他們全部發配到嶺南戍邊。親戚爲他們送别，哭聲響徹州境。他們到嶺南遇到瘴氣，死亡的人有十分之八九。於是他們的父母妻兒，祇哭厙狄士文。厙狄士文聽説後，派人捉拿鎮壓，面對杖罰人們哭得更加厲害。該州司馬京兆人韋焜、清河令河東人趙達，他們二人都很苛刻，祇有長史有仁政。當時的人説道："刺史是惡鬼執政，司馬像蝮蛇瞪眼，長史微笑判案，清河令能吃活人。"皇帝聽説後，嘆息道："厙狄士文的暴政比猛虎還厲害。"最終厙狄士文因坐罪被免去官職。不久，厙狄士文擔任雍州長史。他對别人説："我一向執法嚴明，没有去問候顯貴權要，莫非我一定會死在這個官位上嗎?"當厙狄士文一到任，就嚴正執法，不迴避皇親國戚，賓客們也不敢進他家門，有很多人怨恨他。

士文從妹爲齊氏嬪，有色，齊滅後，賜薛公長孫覽。覽妻鄭氏妒，譖之文獻后，令覽離絶。士文耻之，不與相見。後應州刺史唐君明居母憂，娉以爲妻。由是君明、士文并爲御史劾。士文性剛，在獄數日，憤恚而死。家無餘財，有三子，朝夕不繼，親賓無贍之者。

厙狄士文的堂妹是齊氏的嬪妃，長得很有姿色，北齊滅亡後，被賞賜給薛公長孫覽。長孫覽的妻子鄭氏嫉妒她，在文獻皇后面前説壞話詆毁她，讓長孫覽與她斷絶關係。厙狄士文感到耻辱，不願見到堂妹。後來應州刺史唐君明爲母親守喪期間，娶她爲妻。因此唐君明、厙狄士文同時被御史彈劾。厙狄士文性格剛强，在監獄關押幾天後，含恨去世。他家裏没有多餘的財産，有三個兒子，生活朝不保夕，親戚朋友中没有贍養他們的人。

韓軌　韓晋明

韓軌，字伯年，太安狄那人也。少有志操，深沈，喜怒不形於色。神武鎮晋州，引爲鎮城都督。及起兵於信都，軌贊成大策。從破尒朱兆於廣阿，又從韓陵陣，封平昌縣侯。仍督中軍，從破尒朱兆於赤谼嶺。再遷秦州刺史，甚得邊和。神武巡秦州，欲以軌還，仍賜城人户别絹布兩匹。州人田昭等七千户皆辭不受，唯乞留軌。神武嘉嘆，乃留焉。頻以軍功，進封安德郡公，遷瀛州刺史。在州聚斂，爲御史糾劾，削除官爵。未幾，

韓軌，字伯年，是太安狄那人。韓軌年輕時就有志氣和節操，性格深沉，喜怒不表現在臉上。北齊神武帝鎮守晋州，任用韓軌爲鎮城都督。當北齊神武帝在信都起兵，韓軌輔佐北齊神武帝完成偉大决策。韓軌跟隨北齊神武帝在廣阿打敗尒朱兆，還跟隨北齊神武帝參加韓陵之戰，封爲平昌縣侯。於是督率中軍，跟隨北齊神武帝在赤谼嶺打敗尒朱兆。再次升爲秦州刺史，使得邊疆非常和平。北齊神武帝巡視秦州，想讓韓軌返回，便賜給州人每户兩匹絹布。州人田昭等七千户人家都表示不肯接受絹布，祇要求留下韓軌。北齊神武帝贊嘆韓軌，於是把他留在秦州。

復其安德郡公。歷位中書令、司徒。齊受禪，封安德郡王。

韓軌多次因爲有軍功，爵位升爲安德郡公，升任瀛州刺史。韓軌在瀛州聚斂財物，受到御史彈劾，被削除官爵。不久，恢復他的安德郡公爵位。韓軌歷任中書令、司徒。北齊接受禪讓後，封安德郡王。

軌妹爲神武所納，生上黨王渙。復以勛庸，歷登台鉉，常以謙恭自處，不以富貴驕人。後拜大司馬，從文宣征蠕蠕，在軍暴疾，薨。贈假黄鉞、太宰、太師，謚曰肅武。皇建初，配享文襄廟庭。

韓軌的妹妹被北齊神武帝娶爲妾，生了上黨王高渙。韓軌又因爲功勛，擔任宰相，但他經常以謙虚恭敬要求自己，不憑藉富貴在人前驕傲自滿。韓軌後來被授任爲大司馬，跟隨北齊文宣帝征伐蠕蠕，在軍中突然患病，去世。追贈假黄鉞、太宰、太師，謚號肅武。皇建初年，韓軌配祭北齊文襄帝宗廟。

子晋明嗣。天統中，改封東萊王。晋明有俠氣，諸勛貴子孫中，最留心學問。好酒誕縱，招引賓客，一席之費，動至萬錢，猶恨儉率。朝廷欲處之貴要地，必以疾辭，告人云："廢人飲美酒，對名勝。安能作刀筆吏，披反故紙乎?"武平末，除尚書左僕射，百餘日，便謝病解官。

韓軌的兒子韓晋明繼承爵位。天統年間，改封東萊王。韓晋明有俠義之氣，在各位功臣顯貴的後代中，他最留心學問。韓晋明愛好喝酒并放縱，他招待賓客，一桌酒席的花費，動不動就值上萬錢，他還嫌太儉樸草率了。朝廷準備讓他擔任顯貴要職，他總是用有病加以推辭，韓晋明告訴别人說："没有用的人祇能喝美酒，游覽名勝古迹。怎麽能充當主辦文案的官吏，翻閲那些故紙堆呢?"武平末年，韓晋明被授任爲尚書左僕射，一百多天後，他就推辭有病解除了官職。

段榮

段榮，字子茂，姑臧武威人也。祖信，仕沮渠氏。後入魏，以豪族徙北邊，仍家於五原郡。父連，安北府司馬。

段榮，字子茂，是姑臧武威人。祖父段信，在沮渠氏那裏做官。他後來進入北魏，以豪族的身份遷徙到北方邊界，於是把家安在五原郡。父親段連，擔任安北府司馬。

榮少好曆術，專意星象。正光中，謂人曰："吾今觀玄象，察人事，不及十年，當有亂矣。亂起此地，天下因此横流，無可避也。"未幾如言。榮初之杜洛周，因奔尒朱榮。及神武起兵，榮贊成之。神武南討鄴，留榮鎮信都，仍授定州刺史。時攻鄴未克，榮轉輸無闕。神武入洛，論功封姑臧縣侯，轉授瀛州刺史。榮妻，武明皇后長姊也，榮恐神武招私親之議，固推諸將，竟不之州。尋歷相、濟、秦三州，所在百姓愛之。神武將

段榮年輕時喜歡曆術，專門留意星象。正光年間，段榮對别人說："我現在觀察天象，考察人世間的各種事情，不到十年，應當會有動亂發生。動亂就起源於這裏，天下會因此而局勢動蕩，没法避免。"不久情况就如同段榮所說的那樣。段榮起初在杜洛周那裏，後來投奔尒朱榮。當北齊神武帝在信都起兵，段榮輔佐他去完成大業。北齊神武帝向南討伐鄴城，留下段榮鎮守信都，并授任定州刺史。當時進攻鄴城未能攻克，段榮負責運輸没有閃失。北齊神武帝進入洛陽，根據段榮的功勞封他爲姑臧縣侯，改任瀛州刺史。段榮的妻子，是武明皇后的大姐，段榮擔心

圖關右，榮稱未可。及渭曲敗，神武曰："不用段榮言，以至於此。"尋除山東大行臺，領本州流人大都督，甚得物情。卒，贈太尉，謚曰昭景。皇建初，配享神武廟庭。二年，重贈大司馬、尚書令、武威王。長子韶嗣。

北齊神武帝招惹上任人惟親的議論，堅决推舉其他將領擔任瀛州刺史，他最終也没有到瀛州。不久段榮歷任相、濟、秦三州刺史，他所到之處都受到老百姓的熱愛。北齊神武帝準備謀取關西，段榮認爲不行。當他們在渭曲失敗後，北齊神武帝説："不聽段榮的話，就導致如此下場。"不久授任段榮爲山東大行臺，領本州流人大都督，非常得人心。段榮去世後，追贈太尉，謚號昭景。皇建初年，段榮配祭北齊神武帝宗廟。皇建二年，重新追贈段榮爲大司馬、尚書令、武威王。段榮的長子段韶繼承爵位。

段韶

韶，字孝先，少工騎射，有將領才略。以武明皇后甥，神武益器愛之，常置左右，以爲心腹，領親信都督。

段韶，字孝先，年輕時擅長騎馬射箭，有帶兵打仗的才幹。段韶因爲是武明皇后的外甥，北齊神武帝更加器重鍾愛他，經常把他安置在身邊，作爲心腹，領親信都督。

神武拒尒朱兆於廣阿，憚兆兵衆。韶曰："所謂衆者，得衆人之死，所謂强者，得天下之心。尒朱裂冠毁冕，拔本塞原，芒山之會，搢紳何罪，殺主立君，不脱旬朔。天下從亂，十室而九。王躬昭德義，誅君側之惡，何往而不克哉！"神武曰："吾雖以順討逆，恐無天命。"韶曰："聞小能敵大，小道大淫，皇天無親，唯德是輔。今尒朱外賊天下，内失善人，智者不爲謀，勇者不爲鬥。不肖失職，賢者取之，復何疑也？"遂與挑戰，敗之。頻以軍功，封下洛縣男，後迴賜父爵姑臧縣侯。芒山之役，爲賀拔勝所窘，韶從傍馳馬反射，斃其馬，追騎不敢進，遂免。賜鞍馬并金，進爵爲公。

北齊神武帝在廣阿抵抗尒朱兆，害怕尒朱兆士兵衆多。段韶説："所謂士兵衆多，是説得衆多的士兵效死，所謂强大，是説能得到天下人的心。尒朱兆自毁前程，不顧根本，在芒山聚會時，官員們有什麽罪，他殺害國主另立君王，没有超過十天半月。天下從此動亂，十户人家就有九户遭殃。大王您親自昭示您的道德和信義，誅殺國君身邊的壞人，何往而不勝呢？"北齊神武帝説："我雖然是以正義討伐叛逆，但我擔心没有天意。"段韶説："我聽説小能勝大，雕蟲小技能變成大邪惡，蒼天不論親或疏，祇幫助有道德的人。現在尒朱兆對外殘害天下，對内他失去志士仁人，有智慧的人不會爲他出謀劃策，勇敢的人不會爲他衝鋒陷陣。對没有賢德的失職之人，有賢德的人取而代之，您還有什麽可疑慮的呢？"於是向尒朱兆挑戰，打敗了尒朱兆。段韶因爲多次有軍功，被封爲下洛縣男，後來把他父親的爵位姑臧縣侯返賜給他。在芒山之戰中，北齊神武帝被賀拔勝逼入困境，段韶從側面策馬返身射箭，擊斃了賀拔勝的馬匹，追趕的騎兵不敢靠近，於是北齊神武帝纔免於一難。賜給段韶帶鞍的馬以及黄金，爵位升爲公。

及征玉壁，攻城未下，神武不

及至征伐玉壁，城池攻打不下，北齊神武帝

豫，謂大司馬斛律金、司徒韓軌、左衛將軍劉豐等曰："吾每謂孝先論兵，殊有英略，若比來用其謀，可無今日之勞矣。吾患危篤，欲委孝先以鄴下事，若何?"金等咸曰："知臣莫若君，實無出孝先者。"仍令韶從文宣鎮鄴，召文襄赴軍顧命。文襄以孝先爲托，令軍旅大事，并與籌之。及神武崩，侯景反，文襄還鄴，留韶守晋陽，委以軍事。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文宣受禪，除尚書右僕射，還冀州刺史。

病重，他對大司馬斛律金、司徒韓軌、左衛將軍劉豐等人説："我每次與段孝先討論軍事，他都能有特别英明的謀略，如果這次采用他的謀劃，就没有今天的煩勞了。我病情危重，準備把鄴城的事情委托給段孝先，你們説行不行呢?"斛律金等人都説："最瞭解大臣的人莫過於國君，的確是没有能超過段韶的人。"於是命令段韶跟隨北齊文宣帝鎮守鄴城，徵召北齊文襄帝趕赴軍營接受北齊神武帝的遺命。北齊文襄帝把段韶作爲依靠，命令軍中大事，都與段韶一同籌劃。當北齊神武帝去世，侯景反叛，北齊文襄帝返回鄴城，留下段韶鎮守晋陽，把軍機大事委托給他。段韶升任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北齊文宣帝即位後，授任段韶爲尚書右僕射，調任冀州刺史。

天保四年，梁將東方白額潛至宿豫，詔韶討之。既至，會梁將嚴超達等軍逼涇州，陳霸先將攻廣陵，尹令思謀襲盱眙，三軍咸懼。韶謂諸將曰："自梁氏喪亂，國無定主，人懷去就。霸先外托同德，内有離心，吾揣之熟矣。"乃留儀同三司敬顯儁等圍宿豫，自倍道赴涇州。塗出盱眙，令思不虞大軍卒至，望旗而奔。進破超達軍。迴赴廣陵，霸先遁走。旋師宿豫，遣辯士喻白額，白額開門請盟。盟訖，度白額終不爲用，斬之，并其諸弟，并傳首京師。封平原郡王，歷司空、司徒、大將軍、尚書令、太子太師。以繼母憂，去職。尋起爲大司馬，仍爲尚書令，還録尚書事、并州刺史。後與東安王婁叡平高歸彦，遷太傅，仍莅并州。爲政不存小察，甚得人和。周文遣將率羌夷與突厥合衆逼晋陽，武成自鄴倍道赴之。時大雪，諸將或欲逆之，韶曰："不如陣以待之，彼勞我逸，破之必矣。"遂大破之。進位太師。

天保四年，梁朝將領東方白額秘密到達宿豫，詔令段韶討伐。段韶不久到達，剛好梁朝將領嚴超達等率領的部隊也逼近涇州，陳霸先準備進攻廣陵，尹令思圖謀襲擊盱眙，全軍都感到恐懼。段韶對各位將領説："自從梁朝死喪禍亂，國家没有固定的君主，人們心裏想着要離開。陳霸先對外聲稱同心同德，而内心却是離心離德，我揣摩他已經很久了。"於是留下儀同三司敬顯儁等人包圍宿豫，段韶自己則兼程趕赴涇州。段韶中途到達盱眙，尹令思没想到段韶的大部隊突然來到，看見段韶的軍旗就逃奔了。段韶進而攻破嚴超達的軍隊。他回軍趕赴廣陵，陳霸先也逃跑了。段韶立即揮師宿豫，派遣有口才的人告訴東方白額，東方白額打開城門請求締約。締約結束後，段韶考慮到東方白額最終也不會爲己所用，就殺了東方白額，把他的幾個弟弟也一并殺了，還把他們的首級傳送到京城。段韶被封爲平原郡王，歷任司空、司徒、大將軍、尚書令、太子太師。段韶由於爲繼母守喪，離職。不久又起復擔任大司馬，仍然擔任尚書令，升任録尚書事、并州刺史。段韶後來與東安王婁叡平定高歸彦，升任爲太傅，仍監管并州。段韶爲政不苛察，甚得人和。北周文帝派遣將領率領羌族人與突厥人聯合一起進逼晋陽，武成帝從鄴城日夜兼

程趕赴晉陽。當時下着大雪，各位將領中有人準備迎擊敵人，段韶說："我們不如嚴陣以待，敵人疲勞我們安逸，攻破敵人是肯定無疑的。"於是大破敵軍。段韶的官位升爲太師。

周冢宰宇文護母閻氏，先配中山宫，護聞尚存，乃因邊境移書，請還其母，并通鄰好。韶以爲護外托爲相，其實王也。爲母請和，不通一介之使，據移送書，恐示以弱。且外許之，待通和往復，放之未晚。不聽，遂遣使以禮將送。護得母，仍遣將尉遲迥等襲洛陽。詔蘭陵王長恭、大將軍斛律光擊之。軍次芒山下，逗留未進。武成召韶，欲赴洛陽圍，但以突厥爲慮。韶曰："北虜侵邊，事等疥癬；西羌窺逼，是膏肓之病。"帝仍令韶督精騎一千發晉陽，五日便濟河。遇周軍於大和谷，與諸將陣以待之，韶爲左軍，蘭陵王爲中軍，斛律光爲右軍。上山逆戰，韶且却引，待其力弊，下馬擊之，周人大潰。洛城圍亦即奔遁。除太宰，封靈武縣公。天統三年，除左丞相。四年，别封永昌郡公，食滄州幹。

北周冢宰宇文護的母親閻氏，早先被發配中山宫，宇文護聽説她還活着，於是從邊境移送文書，請求返還他的母親，并使兩國通和。段韶認爲宇文護表面上是宰相，但實際上是王。他爲母親的事請求通和，没有派遣一個使者來，衹根據他移送的文書就返還他的母親，恐怕衹會顯示出我們自己力量的薄弱。應該先表面上表示同意返還他的母親，等使者往來通和之後，再放他的母親回去也不晚。皇帝不接受段韶的建議，於是派遣使者依照禮節送回宇文護的母親。宇文護得到母親，仍派遣將領尉遲迥等人進攻洛陽。詔令蘭陵王高長恭、大將軍斛律光進行攻擊。部隊停駐在芒山下，逗留没有前進。武成帝徵召段韶，準備趕赴洛陽攻擊圍城之敵，但又擔憂突厥人。段韶説："北敵侵犯邊疆，是如同疥瘡一樣的小事情；而西邊羌族的窺視和進逼，纔是病入膏肓的大事情。"皇帝於是命令段韶率領一千精鋭騎兵從晉陽出發，五天就渡過了黄河。在大和谷遇到北周的軍隊，段韶與各位將領嚴陣以待，段韶爲左軍，蘭陵王爲中軍，斛律光爲右軍。北周軍隊上山迎戰，段韶暫且退後，等到敵人筋疲力盡時，纔下馬進攻敵人，北周軍隊大敗。包圍洛城的敵人也馬上逃跑了。授任段韶爲太宰，封靈武縣公。天統三年，授任左丞相。天統四年，另外封他爲永昌郡公，食滄州俸禄。

武平二年，出晉州道，到定隴，築威敵、平寇二城而還。二月，周師來寇，遣韶與右丞相斛律光、太尉蘭陵王長恭往。行達西境，有栢谷城者，敵之絶險，諸將莫肯攻圍。韶曰："汾北河東，勢爲國家之有，若不去栢谷，事同痼疾。計彼會兵在南道，今斷其要路，救不能來，城勢雖高，其中甚狹，火弩射之，一旦可盡。"遂攻之，城潰。仍城華谷，置

武平二年，段韶從晉州出發，到了定隴，修築威敵、平寇二城後返回。二月，北周軍隊前來進犯，派遣段韶與右丞相斛律光、太尉蘭陵王高長恭前往攻擊。走到西部邊境，有個叫栢谷城的地方，是敵人最險要的部位，各位將領都不肯進攻包圍。段韶説："汾水以北黄河以東地區，是國家存亡的關鍵所在，假若不攻下栢谷城，就會如同痼疾在身一樣。我估計他們在南路會師，現在我們截斷他們的交通要道，他們的救援部隊就不能趕來，栢谷城地勢雖然很高，但它的空間

戍而還。封廣平郡公。是月，周又遣將攻邊，斛律光先率軍禦之，韶亦請行。五月，到服秦城。西人於姚襄城南更起城鎮，韶抽壯士從北襲之，使人潛度河告姚襄城中，内外相應，進戰大破之。諸將咸欲攻其新城，韶曰："此城一面阻河，三面地險，不可攻。不如更作一城，壅其要道。破服秦，并力圖之。"從之。六月，徙圍定陽。七月，屠其外城。時韶病在軍中，謂蘭陵王曰："此城三面重澗，并無走路，唯慮東面一處耳。賊若突圍，必從此出。"長恭乃設伏，其夜，果如策，伏兵擊之，大潰。韶竟以病薨。賜温明秘器、轀輬車。軍校之士，陣送至平恩墓所，發卒起冢。贈假黄鉞、相國、太尉、録尚書事，謚忠武。

却非常狹窄，用帶火的弩箭射擊，一下子就可以把敵人消滅。"於是進攻栢谷城，栢谷城被攻破。段韶又修築華谷城，安置兵力防守後就返回了。段韶被封爲廣平郡公。當月，北周再次派遣將領進攻邊境，斛律光最先率領軍隊抵抗北周軍隊，段韶也請求參戰。五月，段韶到達服秦城。西部人在姚襄城南面又修築起新城鎮，段韶選取壯勇之士從北面進攻，派人悄悄渡河報告給姚襄城裏的人，他們内外呼應，一開戰就大破敵軍。各位將領都想進攻北周人的新城，段韶說："新城的一面隔着河，另外三面地勢險要，不能進攻。還不如再修築一座城，堵住他們的交通要道。攻破服秦城後，再合并力量謀取新城。"衆人聽從了段韶的建議。六月，他們轉移包圍定陽。七月，攻破定陽的外城進行屠殺。當時段韶在部隊裏生病，他對蘭陵王說："這座城三面是深澗，没有其他的去路，我衹是擔心東邊的這一處而已。敵人假如要突圍，一定會從東邊出來。"高長恭於是設下埋伏。當夜，果然不出段韶所料，埋伏的部隊攻擊敵軍，敵軍大敗。段韶最終因爲疾病去世。皇帝賜給他棺木葬具、喪車。軍官和士兵們，排列成軍陣把段韶送到平恩葬所，調集士兵爲他修築墳墓。追贈段韶爲假黄鉞、相國、太尉、録尚書事，謚號爲忠武。

韶出總軍旅，入參幃幄，功既居高，重以婚媾之故，望傾朝野。而長於計略，善於御衆，得將士之心。又雅性温慎，有宰相之風。教訓子弟，閨門雍肅，事後母以孝聞。齊代勳貴家，罕有及者。然僻於好色，雖居要重，微服間行。魏黄門郎元瑀妻皇甫氏，緣瑀謀逆，没官。韶美之，上啓固請，文襄賜之。别宅處之，禮同正嫡。尤嗇於財，親戚故舊，略無施與。其子深尚公主，并省丞郎在家佐事十餘日，事畢辭還，人唯賜一杯酒。

段韶在外統領軍隊，入朝參與謀劃，功勞已經很大，再加上姻親的緣故，其名望傾倒朝野。而且段韶擅長謀略策劃，善於駕御衆人，能得到將士的心。另外段韶性格温良謹慎，有宰相風範。段韶教育子弟，家庭關係融洽恭敬，事奉後母以孝順聞名。在北齊王朝有功勛的顯貴人家中，很少有能趕得上段韶的。但段韶却偏好女色，雖然身居要職，却改穿平民服裝行踪詭秘。北魏黄門郎元瑀的妻子皇甫氏，因爲元瑀謀反，没入官府爲奴。段韶愛她的美色，上奏堅决請求，北齊文襄帝把皇甫氏賞賜給他。段韶給皇甫氏另外安排住處，給她的禮遇如同正妻。段韶還尤其吝嗇財物，對親戚和朋友，他不給予一點施捨。段韶的兒子段深娶公主爲妻，并州省丞郎在他家幫忙十多天，事情結束後告辭返回，段韶衹

賜給他們每人一杯酒。

元妃所生三子懿、深、亮，皆宦達。

段韶的正妻生了三個兒子段懿、段深、段亮，他們都仕途顯達。

段懿

懿，字德猷，尚潁川長公主，拜駙馬都尉，襲封平原王。位行臺右僕射，兼殿中尚書，卒。

段懿，字德猷，娶潁川長公主爲妻，授任駙馬都尉，繼承平原王封號。官位到了行臺右僕射，兼任殿中尚書，去世。

子寶鼎，尚中山長公主。隋開皇中，開府儀同三司。大業初，卒於饒州刺史。

段懿的兒子段寶鼎，娶中山長公主爲妻。隋朝開皇年間，擔任開府儀同三司。大業初年，在饒州刺史任上去世。

段深

深，字德深，美容貌，寬謹有父風。天保中，受父封姑臧縣公，尚東安公主，位侍中。韶病篤，詔封深濟北王，以慰其意。入周，拜大將軍、郡公，坐事死。

段深，字德深，容貌俊美，寬厚嚴謹有父風。天保年間，他接受了父親的封號姑臧縣公，娶東安公主爲妻，擔任侍中。段韶病重，皇帝頒詔封段深爲濟北王，以此表示對段韶的安慰。段深進入北周後，授任爲大將軍、郡公，因事坐罪而死。

亮，字德堪。隋大業初，位汴州刺史。卒於汝南郡守。

段亮，字德堪。隋朝大業初年，擔任汴州刺史。在汝南郡守的官職上去世。

段孝言

韶弟孝言，少警發，有風儀。齊受禪，其兄韶以别封霸城縣侯授之。歷中書黄門侍郎，典機密。又歷秘書監、度支尚書、清都尹。

段韶的弟弟段孝言，年輕時機警敏捷，有風度儀表。北齊接受禪讓後，他的兄長段韶把另外的封號霸城縣侯授給他。段孝言歷任中書黄門侍郎，掌管機密。還歷任秘書監、度支尚書、清都尹。

孝言本以勛戚致位通顯，驕奢無憚。曾夜過其客宋孝王家，呼坊人防援，不時赴，遂拷殺之。又與諸淫婦密游，其夫覺，又拷掠而殞。時苑内須果木，課人間及僧寺備輸，孝言悉分向其私宅種植。又殿内及園中須石，差車從漳河運載，復分車迴取。事發，出爲海州刺史。累遷吏部尚書。祖珽執政，將廢趙彦深，引孝言爲助，加侍中。孝言待物不平，抽擢非賄則舊。有將作丞崔成於衆中抗言：“尚書，天下尚書，豈獨段家尚書也?”孝言無辭以對，唯厲色遣下。尋除中書監，加特進。又托韓長鸞共

段孝言本來因爲是有功勞的皇族親戚而官位顯赫，但他驕奢淫逸肆無忌憚。段孝言曾經夜晚經過他的客人宋孝王家，他叫街坊們設防援助，没能及時趕到的街坊，段孝言就拷打致死。段孝言還與幾個蕩婦暗中鬼混，她們的丈夫發覺後，也被拷打致死。當時宫廷苑囿需要果樹花木，段孝言督促民間以及僧侣寺廟如數送到官府，他却全分到自己的住宅種植。另外宫殿内以及庭園裏需要石頭，派車到漳河運載，段孝言再次用車子運往自己家。事情被告發後，段孝言外放爲海州刺史。屢經升遷爲吏部尚書。祖珽執政後，準備廢黜趙彦深，勾結段孝言作爲助手，加授侍中。段孝言待人不公平，他所提拔的人不是受了賄就是他的老熟人。有個將作丞崔成當衆直言道：

構祖珽之短。及珽出後，孝言除尚書右僕射，仍掌選。恣情用捨，請謁大行。敕浚京城北隍，孝言監作。儀同三司崔士順、將作大匠元士將、太府少卿酈孝裕、尚書左户郎中薛叔昭、司州中從事崔龍子、清都尹丞李道隆、鄴縣令尉長卿、臨漳令崔象、成安令高子徹等，并在孝言部下典作。日别置酒高會，諸人膝行跪伏，稱觴上壽，或自陳屈滯，更請轉官。孝言意色揚揚，以爲己任，皆隨事報答，許有加授。富商大賈，多被銓擢，所進用人士，咸是險縱之流。尋遷左僕射，特進，侍中如故。孝言富貴豪侈，尤好女色。後取婁定遠妾董氏，大耽愛之。爲此内外不和，更相糾列。又於晋陽監作，坐事除名，徙光州。隆化主敗後，有敕追還。

"尚書，是天下人的尚書，怎麽能衹是段家的尚書呢?"段孝言無言以對，衹臉色嚴厲地趕他下去。不久授任段孝言爲中書監，并加授特進。段孝言還委托韓長鸞共同陷害祖珽。當祖珽被廢黜後，授任段孝言爲尚書右僕射，仍然掌管選官。段孝言憑着己意取捨，請托賄賂盛行。敕令疏通京城北面的護城濠，段孝言擔任監作。儀同三司崔士順、將作大匠元士將、太府少卿酈孝裕、尚書左户郎中薛叔昭、司州中從事崔龍子、清都尹丞李道隆、鄴縣令尉長卿、臨漳令崔象、成安令高子徹等人，都在段孝言手下負責工程。一天段孝言特意置辦大型酒宴，各位官員用膝蓋行跪拜之禮，舉起酒杯祝段孝言長壽，有的人陳述自己屈處卑下職位久不升遷，請求再改任其他官職。段孝言得意洋洋，把此事作爲自己的任務，對這些人的請求隨事作答，許諾給他們升遷。富裕的大商人，大多被段孝言提拔，段孝言所選用的人，都是一些險惡放縱之徒。不久段孝言升爲左僕射，特進，侍中的官職和先前一樣。段孝言富貴奢侈，尤其喜好女色。他後來娶了婁定遠的妾董氏，非常寵愛她。因此而造成家庭内外不和睦，使彼此産生糾葛。當段孝言在晋陽擔任監作時，因事坐罪除名，流放到光州。隆化主失敗後，又敕令恢復他的原職。

孝言雖黷貨無厭，恣情酒色，然舉止風流，招致名士，美景良辰，未嘗虚棄，賦詩奏伎，以盡歡洽。雖草萊之士，粗關文藝，多引入賓館，與同興賞。其貧躓者，亦時乞遺。時論復以此多之。齊亡入周，位上開府。

段孝言雖然貪財無厭，縱情酒色，但他舉止風流倜儻，招納名士，良辰美景，他不曾虚度，他寫詩奏樂，使自己歡樂到極點。即使鄉野之士，但略通文墨，也常被請到賓館，與其一同欣賞文學作品。那些貧困或受挫折的人，也時常乞求他饋贈。當時的議論又因此而贊揚他。北齊滅亡後段孝言進入北周，擔任上開府。

斛律金

斛律金，字阿六敦，朔州敕勒部人也。高祖倍侯利，魏道武時内附，位大羽真，賜爵孟都公。祖幡地斤，殿中尚書。父那瓌，光禄大夫，贈司空。

斛律金，字阿六敦，是朔州敕勒部人。高祖斛律倍侯利，在北魏道武帝時歸附，擔任大羽真，賜給爵位孟都公。祖父斛律幡地斤，擔任殿中尚書。父親斛律那瓌，擔任光禄大夫，追贈司空。

金性敦直，善騎射，行兵用匈奴法，望塵知馬步多少，嗅地知軍度遠

斛律金性格敦厚直率，擅長騎馬射箭，他領兵采用匈奴人的方法，望見塵土就能知道有多少

近。初爲軍主，與懷朔鎮將楊鈞送蠕蠕主阿那瓌。瓌見金獵射，嘆其工。及破六韓拔陵構逆，金擁衆屬焉，署金爲王。金度陵終敗，乃統所部叛陵，詣雲州。魏除爲第二領人酋長，秋朝京師，春還部落，號曰雁臣。仍稍引南出黄瓜堆，爲杜洛周所破。與兄平二人脱身歸尒朱榮，爲別將。孝莊立，賜爵阜城男，位金紫光禄大夫。神武密懷匡復，金贊成大謀。太昌初，爲汾州刺史，進爵爲侯。從神武破紇豆陵於河西。

人馬，伏地憑感覺就能知道軍隊行進遠近。起初斛律金擔任軍主，與懷朔鎮將楊鈞一起護送蠕蠕國主阿那瓌。阿那瓌看到斛律金射獵，贊嘆他技藝高超。及至破六韓拔陵叛逆，斛律金帶領衆人歸屬他，任命斛律金爲王。斛律金估計破六韓拔陵最終會失敗，於是帶領部下背叛破六韓拔陵，到達雲州。北魏授任斛律金爲第二領人酋長，斛律金秋天到京城朝拜，春天返回部落，人們稱他爲雁臣。斛律金於是從南面把部隊慢慢帶出黄瓜堆，被杜洛周打敗。斛律金與兄斛律平二人脱身歸附尒朱榮，斛律金擔任別將。孝莊帝即位後，賜給他阜城男爵位，官位到了金紫光禄大夫。北齊神武帝暗中準備匡救朝廷，斛律金輔佐他完成偉大决策。太昌初年，斛律金擔任汾州刺史，爵位升爲侯。他跟隨北齊神武帝在河西攻破紇豆陵。

沙苑之役，神武以地厄少却，軍爲西師所乘，遂亂。張華原以簿帳歷營點兵，莫有應者。神武將集兵更戰，金曰："衆散將離，其勢不可復用，宜急向河東。"神武據鞍未動，金以鞭拂馬，神武乃還。於是大崩，喪甲士八萬。侯景斂。西魏力人持大棒守河橋，衣甲厚，射之不入，賀拔仁候其轉面，射，一發斃之。是役也，無金先請還，幾至危矣。及高仲密西叛，周文攻洛陽，從神武破之。還，除大司馬，改封石城郡公。

在沙苑之戰中，北齊神武帝因爲地勢險惡稍稍撤軍，他的部隊被西部軍隊乘機攻打，於是潰散。張華原按照名册到軍營點名，没有應聲的人。北齊神武帝準備集中兵力再次决戰，斛律金説："兵衆潰散將士離心，看樣子也不可能再用，應該趕快到河東去。"北齊神武帝按着馬鞍没有動，斛律金用鞭子抽打戰馬，北齊神武帝纔返回。北齊神武帝的軍隊於是全面崩潰，死亡士兵八萬人。侯景有所收斂。西魏的大力士手持大棒守在河橋上，穿的鎧甲很厚實，用箭也射不進去，賀拔仁等大力士轉過臉進行射擊，一箭就射死了他。在這場戰役中，如果不是斛律金請求讓北齊神武帝返回，情况就會非常危險了。當高仲密向西叛變，北周文帝進攻洛陽，斛律金跟隨北齊神武帝攻破北周文帝。斛律金返回後，授任大司馬，改封石城郡公。

金性質直，不識文字。本名敦，苦其難署，改名爲金，從其便易，猶以爲難。司馬子如教爲金字，作屋况之，其字乃就。神武重其古質，每誡文襄曰："爾所使多漢，有讒此人者，勿信之。"

斛律金性格質樸直爽，不認識字。他本名叫斛律敦，苦於不容易書寫，纔改名爲斛律金，圖的是容易書寫，但他還是覺得書寫困難。司馬子如教斛律金寫金字，用畫房屋來作比方，斛律金這纔把金字寫成。北齊神武帝器重斛律金的古樸，他經常告誡北齊文襄帝説："你所使用的大多是漢人，如果有人説斛律金的壞話，你不要相

信他。”

及文襄嗣事，爲肆州刺史。文宣受禪，封咸陽郡王。天保三年，就除太師。四年，解州，以太師還晉陽。車駕幸其第，六宫及諸王盡從，置酒極夜方罷。帝欣甚，詔金第二子豐樂爲武衛大將軍，賜帛五千匹。謂曰："公元勛佐命，父子忠誠，朕當結以婚姻，永爲藩衛。"仍詔金孫武都尚義寧公主。成禮之日，帝從皇太后幸金宅，皇后、太子、諸王皆從。其見待如此。後蠕蠕爲突厥破散，慮其犯塞，詔金屯兵白道以備之。多所俘獲，并表陳虜可取狀。文宣乃與金共討之。進位右丞相，食齊州幹。遷左丞相。帝晚年敗德，嘗持矟走馬以擬金胸者三，金立不動，於是賜物千段。

當北齊文襄帝繼承帝業後，斛律金擔任肆州刺史。文宣帝接受禪讓後，封斛律金爲咸陽郡王。天保三年，又授任斛律金爲太師。天保四年，斛律金被解除州任，以太師的身份返回晉陽。皇帝前往斛律金的府第，皇后嬪妃以及各位王全都跟隨着，置辦酒宴到深夜纔結束。皇帝非常高興，詔令斛律金的二兒子斛律豐樂擔任武衛大將軍，賜給他五千匹帛。皇帝對斛律金説："你輔佐朝廷有特殊的功勞，你們父子都很忠誠，朕要與你家結爲姻親，永遠作爲國家的屏障。"於是詔令斛律金的孫子斛律武都娶義寧公主爲妻。成婚的那一天，皇帝跟隨皇太后來到斛律金的住宅，皇后、太子、各位王都跟隨着。斛律金受到的待遇就像這樣。後來蠕蠕人被突厥人打敗而潰散，擔心他們侵犯邊塞，詔令斛律金帶領部隊駐守白道進行防守。斛律金俘獲了很多人，并上表陳述可以將他們全部俘獲的情況。文宣帝於是與斛律金共同進行討伐。斛律金升爲右丞相，食齊州俸禄。升爲左丞相。皇帝晚年失德，曾經多次騎着馬手持長矛對準斛律金的胸口，斛律金站立不動，於是賞賜斛律金一千段絹物。

孝昭踐阼，納其孫女爲皇太子妃。詔金朝見，聽乘步挽車至階。武成即位，禮遇彌重，又納其孫女爲太子妃。金曾遣人獻食，中書舍人李若誤奏，云金自來。武成出昭陽殿，敕侍中高文遥將羊車引之。若知事誤，更不敢出映廊下。文遥還覆奏，帝罵若云："空頭漢，合殺。"亦不加罪。

孝昭帝即位，娶斛律金的孫女爲皇太子妃。詔令斛律金朝見，允許乘坐步挽車到宫廷臺階。武成帝即位後，對斛律金的禮遇更重，又娶他的孫女爲太子妃。斛律金曾經派人給皇帝進獻食品，中書舍人李若誤奏，説成是斛律金要親自來。武成帝走出昭陽殿，敕令侍中高文遥準備羊車以帶斛律金進殿。李若知道事情錯了，再不敢從映廊出來。高文遥返身重新啓奏皇帝，皇帝罵李若道："這個没有頭腦的漢人，該殺。"也没有問罪。

金長子光，大將軍；次子羨及孫武都，并開府儀同三司，出鎮方岳；其餘子孫，皆封侯貴達。一門一皇后，二太子妃，三公主，尊寵，當時莫比。金嘗謂光曰："我雖不讀書，聞古來外戚梁冀等，無不傾滅。女若有寵，諸貴人妒，女若無寵，天子嫌

斛律金的長子斛律光，擔任大將軍；二兒子斛律羨以及孫子斛律武都，都擔任開府儀同三司，出任地方長官；斛律金其餘的子孫，都被封爲侯而富貴顯達。斛律金一家有一個皇后，兩個太子妃，三個公主，其尊貴和受寵，在當時没有人能相比。斛律金曾經對斛律光説："我雖然没有讀過書，聽説自古以來的外戚如梁冀等人，没

之。我家直以立勛抱忠致富貴，豈藉女也？”辭不獲免，常以爲憂。天統三年薨，年八十，贈假黄鉞、相國、太尉公，贈錢百萬。謚曰武。子光嗣。

有人不傾覆滅亡。女兒如果受到寵愛，各位貴人都要嫉妒她，女兒如果不受寵愛，天子又會嫌棄她。我們家的人衹靠建立功勛忠誠國君達到富貴，哪裏衹是靠女兒呢？”斛律金辭官没有被批准，他經常因此而憂慮。天統三年斛律金去世，年齡八十歲，追贈假黄鉞、相國、太尉公，贈錢一百萬。謚號爲武。斛律金的兒子斛律光繼承爵位。

斛律光

光，字明月，馬面彪身，神爽雄傑，少言笑，工騎射。初爲侯景部下，彭樂謂高敖曹曰：“斛律家小兒，不可三度將行，後奪人名。”以庫直事文襄。從出野，見雁雙飛來，文襄使光馳射之，以二矢俱落焉。後從金西征，周文帝長史莫孝暉在行間，光年十七，馳馬射中之，因禽於陣。神武即擢授都督，封永樂子。又嘗從文襄於洹橋校獵，雲表見一大鳥，射之正中其頸，形如車輪，旋轉而下，乃雕也。丞相屬邢子高嘆曰：“此射雕手也。”當時號落雕都督。

斛律光，字明月，馬臉虎身，精神俊爽英姿勃勃，不善於談笑，擅長騎馬射箭。斛律光起初是侯景的部下，彭樂對高敖曹説：“對斛律家的孩子，不能再三遷轉爲將行，然後再争取到人名。”斛律光以庫直的身份事奉北齊文襄帝。他跟隨北齊文襄帝到野外，看見一對大雁飛來，北齊文襄帝讓斛律光騎馬射雁，他用兩支箭射下一對大雁。後來斛律光跟隨斛律金向西征伐，北周文帝的長史莫孝暉在部隊行列中，斛律光年齡十七歲，騎着奔馳的馬射中了莫孝暉，接着在軍陣中抓住了他。北齊神武帝立即提升斛律光爲都督，封永樂子。斛律光還曾經跟隨北齊文襄帝在洹橋射獵，天空出現一隻大鳥，斛律光正好射中大鳥的脖子，大鳥的形狀如同車輪一樣，旋轉落地，原來是一隻雕。丞相屬邢子高贊嘆地説：“斛律光是個射雕能手啊。”當時把斛律光稱爲落雕都督。

齊受禪，别封西安縣子。皇建元年，進爵鉅鹿郡公。時樂陵王百年爲皇太子，求妃。孝昭以光世載醇謹，納其長女爲太子妃。歷位太子太保、尚書令、司空、司徒。

北齊接受禪讓後，另外封斛律光爲西安縣子。皇建元年，斛律光的爵位進爲鉅鹿郡公。當時樂陵王高百年是皇太子，求娶妃子。孝昭帝認爲斛律光家世代淳樸謹慎，娶斛律光的大女兒作爲太子妃。斛律光歷任太子太保、尚書令、司空、司徒。

河清三年，周大司馬尉遲迥、齊公憲、庸公王雄等衆十萬攻洛陽。光率騎五萬馳往，戰於芒山，迥等大敗。光親射雄殺之，迥、憲僅而獲免。仍築京觀。武成幸洛陽策勛，遷太尉。

河清三年，北周大司馬尉遲迥、齊公宇文憲、庸公王雄等帶領十萬重兵進攻洛陽。斛律光率領五萬騎兵奔馳前往，他們在芒山決戰，尉遲迥等人大敗。斛律光親自射死王雄，尉遲迥、宇文憲也僅僅幸免一死。斛律光於是堆積敵人尸首封土修築京觀。武成帝前往洛陽論功行賞，斛律光升爲太尉。

初，文宣時，周人常懼齊兵之西度，恒以冬月守河椎冰。及帝即位，朝政漸紊，齊人椎冰，懼周兵之逼。光憂曰："國家常有吞關、隴之志，今日至此，而唯玩聲色。"先是，武成納光第二女爲太子妃，天統元年，拜皇后，光轉大將軍。三年六月，父喪去官。其月，詔起光及弟羨，并復位。秋，除太保，襲爵咸陽王，遷太傅。

當初，文宣帝時，北周人經常害怕北齊士兵向西渡過黄河，他們經常在冬季防守黄河砸開冰層。當北齊武成帝即位後，朝政逐漸紊亂，倒是北齊人砸開冰層，害怕北周軍隊逼近。斛律光擔憂地說："國家一直有吞并關、隴兩地的志向，現在到了這種地步，而國君衹知道放縱聲色。"早先，武成帝娶斛律光的二女兒爲太子妃，天統元年，把她升爲皇后，斛律光改任大將軍。天統三年六月，斛律光守父喪離職。當月，詔令起用斛律光及其弟弟斛律羨，一起恢復職位。秋天，授任斛律光爲太保，繼承咸陽王爵位，升爲太傅。

十二月，周軍圍洛陽，壅絶糧道。武平元年正月，詔光率步騎三萬禦之，鋒刃纔交，周將宇文桀衆大潰，直到宜陽。軍還，擊周齊王憲等衆大潰。詔加右丞相、并州刺史。其年冬，光又率步騎五萬於玉壁築華谷、龍門二城，與憲相持，憲不敢動。二年，率衆築平隴等鎮戍十三所。周柱國枹罕公普屯威、柱國韋孝寬等來逼平隴，光與戰於汾水，大破之。周遣其柱國紇干廣略圍宜陽，光率步騎五萬赴之，戰於城下，取周建安等四戍，捕千餘人而還。

十二月，北周軍隊包圍洛陽，堵絶了運送糧食的通道。武平元年正月，詔令斛律光率領步兵騎兵三萬人抵抗北周軍隊，剛一交鋒，北周將領宇文桀的部隊就大敗，斛律光一直追擊到宜陽。部隊返回時，又擊敗了北周齊王宇文憲等人的部隊。詔令加授斛律光爲右丞相、并州刺史。當年冬天，斛律光又率領五萬步兵和騎兵在玉壁修築華谷、龍門兩座城，與宇文憲相持，宇文憲不敢輕舉妄動。武平二年，斛律光率領士衆修築平隴等戍守的軍事保壘十三處。北周柱國枹罕公普屯威、柱國韋孝寬等人進逼平隴，斛律光在汾水與他們交戰，大破北周軍隊。北周派遣柱國紇干廣略包圍宜陽，斛律光率領步兵騎兵五萬人趕赴宜陽，在城下交戰，奪取了北周的建安等四處軍事堡壘，捕獲一千多人後返回。

軍未至鄴，敕令便放兵散。光以功勳者未得慰勞，若散，恩澤不施。乃密表，請使宣旨，軍仍且進。朝廷發使遲留，軍還將至紫陌，光駐營待使。帝聞光軍營已逼，心甚惡之，急令舍人追光入見，然後宣勞散兵。拜左丞相，别封清河郡公。

部隊還没有回到鄴城，敕令斛律光立刻解散部隊。斛律光認爲有功勞的人還没有得到慰勞，如果解散部隊，他們將得不到恩澤。斛律光於是秘密上表，請求派使者宣布皇帝的聖旨，部隊於是繼續前進。朝廷派遣的使者遲到，部隊快要回到紫陌橋時，斛律光讓部隊停下來等候使者。皇帝聽説斛律光的軍營已經靠近京城，心裏非常厭惡，急忙命令舍人讓斛律光入朝拜見，然後宣示慰勞并解散士兵。授任斛律光爲左丞相，另外封他爲清河郡公。

光嘗在朝堂，垂簾而坐，祖珽不知，乘馬過其前。光怒，謂人曰：

斛律光曾經在朝堂裏，垂下簾子坐着，祖珽不知道斛律光在裏面，騎着馬經過斛律光面前。

“此人乃敢爾!”後珽在内省，言聲高慢，光過聞之，又怒。珽知光忿，賂其從奴搕頭。曰：“自公用事，相王每夜抱膝嘆曰：‘盲人用權，國必破矣。’”珽省事褚士達夢人倚户授其詩曰：“九升八合粟，角斗定非真，堰却津中水，將留何處人。”以告珽。珽占之曰：“角斗，斛字；津却水，何留人，合成律字；非真者，解斛律於我不實。”士達又言所夢狀，乃其父形也。珽由是懼。又穆提婆求娶光庶女，不許。帝賜提婆晋陽之田，光言於朝曰：“此田，神武以來，常種禾飼馬，以擬寇難。今賜，無乃闕軍務也?”帝又以鄴清風園賜提婆租賃之。於是官無菜，賒買於人，負錢三百萬，其人訴焉。光曰：“此菜園賜提婆，是一家足；若不賜提婆，便百官足。”由是祖、穆積怨。

斛律光大怒，對别人説：“這個人竟敢這樣無禮!”後來祖珽在宫内，説話的聲音很高而且傲慢，斛律光經過時聽見，再次發怒。祖珽知道斛律光憤怒，賄賂跟隨斛律光的奴僕搕頭。搕頭説：“自從您執政以來，相王每天晚上都抱着膝蓋嘆氣道：‘瞎子專權，國家一定會滅亡。’”祖珽的辦事官員褚士達夢見有人靠在門上給他念詩説道：“九升八合粟，角斗定非真，堰却津中水，將留何處人。”并把此詩告訴給祖珽。祖珽推算道：“角斗，是斛字；津字去掉水，何字留下人字旁，加在一起就是律字；非真，是説姓斛律的人對我不誠實。”褚士達還描述了他夢中那個人的樣子，原來是祖珽父親的形象。祖珽因此而恐懼。另外穆提婆請求娶斛律光庶出的女兒，斛律光不同意。皇帝賜給穆提婆晋陽的田地，斛律光在朝廷上説：“這塊田地，從北齊神武帝以來，一直都是種植禾苗來飼養戰馬，用來抵禦敵寇侵擾的。現在把這塊田賜給人，難道不會使軍用物資缺乏嗎?”皇帝又把鄴清風園賜給穆提婆租賃使用。於是官員們没有蔬菜供應，要到别人那裏賒賬買菜，并欠下别人三百萬錢，那個人告狀。斛律光説：“把這塊菜園賜給穆提婆，他一家人富足了；如果不把它賜給穆提婆，所有的官員都富足了。”因此祖珽、穆提婆對斛律光産生了積怨。

周將韋孝寬懼光，乃作謡言，令間諜漏之於鄴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曰：“高山不推自崩，槲樹不扶自竪。”珽續之曰：“盲老公背上下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令小兒歌之於路。提婆聞，以告其母。令萱以饒舌爲斥己，盲老公謂祖珽也，遂協謀，以謡言啓帝曰：“斛律累世大將，明月聲震關西，豐樂威行突厥，女爲皇后，男尚公主，謡言可畏。”帝以問韓長鸞。鸞以爲不可，事寢。光又嘗謂人曰：“今軍人皆無褌袴，後宫内參，一賜數萬匹，府藏稍空，此是何理?”受賜者聞之，皆

北周將領韋孝寬害怕斛律光，於是散布謡言，派間諜在鄴城傳播出去：“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還有：“高山不推自崩，槲樹不扶自竪。”祖珽接着編道：“盲老公背上掉下大斧，饒舌老母不會説話。”他還讓小孩子們在路上唱這些歌謡。穆提婆聽説後，把此事告訴給母親。陸令萱認爲饒舌一詞是指斥自己，盲老公指的是祖珽，於是他們共同謀劃，把歌謡啓奏給皇帝并説道：“斛律家世代擔任大將，斛律明月的名聲震動了關西，斛律豐樂的威儀傳到了突厥人那裏，他家的女兒當皇后，他家的兒子娶公主，謡言讓人感到可怕。”皇帝於是詢問韓長鸞。韓長鸞認爲這些歌謡不可信，此事暫且放下。斛律光又經常對别人説：“目前士兵没有軍裝穿，但後宫裏

曰：“天子自賜我，關相王何事?”珽又通啓求見，帝使以庫車載入，珽因請間，唯何洪珍在側。帝曰：“前得公啓，即欲施行，長鸞以爲無此理，未可。”珽未對。洪珍進曰：“若本無意，則可，既有此意，不决行，萬一事泄，如何?”帝然洪珍言，而猶預未决。珽令武都妾兄顏玄，告光謀爲不軌，又令曹魏祖奏，言上將星盛，不誅，恐有災禍。先是天狗西流，占曰秦地。案秦即咸陽也。自太廟及光宅，并見血。先是三日，鼠常晝見光寢室，常投食與之，一朝三鼠俱死。又床下有二物如黑猪，從地出走，其穴膩滑。大蛇屢見。屋脊有聲，如彈丸落。又大門横木自焚。擣衣石自移。

的太監們，一賞賜就是幾萬匹，國庫也逐漸空虚了，這是什麽道理呢?”受到賞賜的人聽説後，都説：“天子要賞賜給我，和你斛律光有什麽相干?”祖珽還呈上書啓要求朝見，皇帝命令府庫的車子把祖珽帶進朝廷，祖珽於是請求其他人迴避，祇留下何洪珍在旁邊。皇帝説：“我先前就得到你的啓奏，準備立即就實施行動，韓長鸞認爲没有這個道理，不同意辦理。”祖珽没有答話。何洪珍進諫道：“如果陛下本來就没有這個意思，就算了，既然陛下已經有了這個意思，不馬上執行，萬一事情泄露出去，該怎麽辦呢?”皇帝認爲何洪珍的話有道理，但他仍然猶豫不决。祖珽讓斛律武都妾的兄長顏玄，告發斛律光圖謀不軌，還命令曹魏祖上奏，聲稱上將星旺盛，不殺掉斛律光，恐怕會有災禍。早先天狗星向西流動，占卜的人説是到了秦地。而秦地也就是咸陽。從太廟到斛律光的住宅，都見到血迹。先前三天，老鼠經常白天出現在斛律光的卧室，曾經投放食物給它們，頃刻間三隻老鼠全部死去。另外在斛律光的床下有兩個東西像黑猪一樣，它們從地下跑出去，它們的洞穴很滑膩。還經常發現大蟒蛇。屋脊上發出聲響，如同彈丸滚落的聲音。還有大門上的横木自己燃燒。擣衣石自己移動。

既而丞相府佐封士讓密啓云：“光前西討還，敕令便放兵散，光令軍逼帝京，將爲不軌，不果而止。家藏弩甲，奴僮千數，每使豐樂、武都處，陰謀往來。若不早圖，恐事不可測。”帝謂何洪珍曰：“人心亦大聖，我前疑其欲反，果然。”帝性怯，恐即有變，令洪珍馳召祖珽告之。又恐追光不從命，珽因請賜其一駿馬，令明日乘至東山游觀，須其來謝，因執之。帝如其言。光將上馬，頭眩。及至，引入凉風堂，劉桃枝自後撲之，不倒。光曰：“桃枝常作如此事，我不負國家。”桃枝與力士三人，以弓弦罥其頸，遂拉殺之，年五十八。血

不久丞相府佐封士讓秘密啓奏道：“斛律光從前向西討伐返回時，皇帝敕令他立刻解散士兵，斛律光的部隊却逼近皇帝所在的京城，準備圖謀不軌，没有得逞他就停止了。斛律光的家裏藏着弩弓鎧甲，奴僕有上千人，經常派人到斛律豐樂、斛律武都家，暗中往來。如果不早作處理，恐怕事情將難以預測。”皇帝對何洪珍説：“我也是菩薩心腸，我先前就懷疑斛律光想要造反，果然如此。”皇帝生性怯懦，擔心斛律光會馬上兵變，命令何洪珍立即徵召祖珽前來通告情况。皇帝還擔心斛律光不服從命令，祖珽於是請求賜給斛律光一匹駿馬，讓斛律光第二天騎馬到東山游覽，等他前來皇帝這裏致謝，然後抓住他。皇帝采用了祖珽的建議。斛律光準備上馬時，頭昏目眩。當斛律光來到皇帝那裏，被帶進

流於地，剗之迹終不滅。於是下詔稱其反，族滅之。

涼風堂，劉桃枝從他身後撲打過來，斛律光没有倒下。斛律光説："劉桃枝經常幹這樣的事情，我没有辜負國家。"劉桃枝與三個大力士，用弓弦勒住斛律光的脖子，便勒死了他，斛律光當年五十八歲。鮮血在地上流淌，血迹始終都鏟除不掉。於是皇帝下詔聲稱斛律光謀反，整個斛律宗族被滅絶。

使二千石郎邢祖信掌簿籍其家。珽於都省問所得物，祖信曰："得弓十五張，宴射箭一百，貝刀七口，賜矟二張。"珽又厲聲曰："更得何物?"曰："得棗子枝二十束，擬奴僕與人鬥者，不問曲直，即以杖之一百。"珽大慚，乃下聲曰："朝廷已加重刑，郎中何可分雪?"及出，人尤其抗直。祖信慨然曰："好宰相尚死，我何惜餘生!"祖信少年時，父遜爲李庶所卿，因詣庶，謂庶曰："暫來見卿，還辭卿去。"庶父諧杖庶而謝焉。

派二千石郎邢祖信掌管登記没收斛律光的家産。祖珽在都省詢問邢祖信所登記的物品，邢祖信説："得到了弓十五張，宴射用的箭一百支，貝刀七口，賞賜的長矛兩杆。"祖珽又高聲地説："還有什麽東西?"邢祖信説："還有棗樹枝二十捆，打算對那些奴僕以及和人打鬥的人，不論是什麽原因，就杖罰他一百棍。"祖珽非常羞愧，於是低聲説："朝廷已經判處斛律光重刑，你爲什麽還想爲他洗刷?"當邢祖信從都省出來時，有人責怪他的坦率和耿直。邢祖信感情激越地説："好宰相尚且已經死了，我爲什麽還要顧惜餘生呢?"邢祖信在年輕時，他的父親邢遜被李庶親近，邢遜於是造訪李庶，他對李庶説："我暫且來看望你，同時我還要向你告辭。"李庶的父親李諧杖罰李庶并謝罪。

光居家嚴肅，見子弟若君臣。雖極貴盛，性節儉，簡聲色，不營財利，杜絶饋餉。門無賓客，罕與朝士交言，不肯預政事。每會議，常獨後言，言輒合理。將有表疏，令人執筆，口占之，務從省實。行兵用匈奴卜法，吉凶無不中。軍營未定，終不入幕，或竟日不坐。身不脱介冑，常爲士卒先。有罪者，唯大杖撾背，未嘗妄殺。衆皆争爲之死。宜陽之役，謂周人曰："歸我七年人，不然取爾十倍。"周人即歸之。在西境築定誇諸城，馬上以鞭指畫，所取地皆如其言，拓地五百里而未嘗伐功。板築之役，鞭撻人士，頗稱其嚴。自結髮從戎，未嘗失律，深爲鄰敵懾憚。罪既不彰，一旦屠滅，朝野惜之。周武帝

斛律光治家很謹嚴，他與子弟見面如同君臣相見。雖然斛律光的富貴達到了極點，但他生性節儉，很少聲色歌舞，不謀求財利，拒絶賄賂饋贈。他家没有賓客，很少與朝廷官員交談，不願意參與朝政大事。每次開會議論，斛律光總最後發言，一發言就合乎情理。斛律光如果要呈上表疏，就讓人爲他執筆，由斛律光口授，其内容務求簡潔真實。斛律光用兵采用匈奴人的占卜方法，他所預測的吉凶没有不準確的。軍營還没有穩定，斛律光始終都不會進入軍帳休息，有時他一整天都不曾坐下。斛律光不脱下身上的鎧甲頭盔，經常身先士卒。對有罪的人，斛律光祇用大棍子打他的背，不曾隨便殺人。衆人都争着爲他效死。在宜陽戰役中，斛律光對北周人説："你歸還我七年人，否則我要獲取你的十倍人。"北周人立即歸還了。斛律光在西部邊境修築定誇等城，他在馬背上用鞭子指點，所獲取的地方都如

聞光死，赦其境内。後入鄴，追贈上柱國、崇國公。指詔書曰："此人若在，朕豈得至鄴?"

同他所説的那樣，他開拓領地五百里但却没有誇耀自己的功勞。斛律光在修築工事的勞役中，鞭打民夫和士兵，稱得上比較嚴厲。斛律光從年輕時代從軍開始，不曾失敗過，鄰國的敵人爲此而非常害怕他。斛律光的罪過既然不清楚，一旦被殺身滅族，朝野上下都爲他感到痛惜。周武帝聽説斛律光去世，大赦境内。周武帝後來進入鄴城，追贈斛律光爲上柱國、崇國公。周武帝指着詔書説："斛律光如果還活着的話，朕怎麽可能到達鄴城呢?"

長子武都，位特進、開府儀同三司、梁兖二州刺史，所在唯事聚斂。光死，遣使於州斬之。

斛律光的長子斛律武都，擔任特進、開府儀同三司、梁兖二州刺史，他所到之處衹知道聚斂財物。斛律光去世後，皇帝派遣使者到州裏殺了斛律武都。

小子鍾，年甫數歲，獲免。周朝襲封崇國公。隋開皇中，卒於車騎將軍。

斛律光的小兒子斛律鍾，年齡剛剛纔幾歲，獲得赦免。斛律鍾在周朝時繼承了崇國公的封爵。隋朝開皇年間，斛律鍾在車騎將軍任上去世。

斛律羨

羨，字豐樂，少機警，善騎射。河清三年，爲都督、幽州刺史。其年，突厥十餘萬寇州境，羨總諸將禦之，突厥望見軍容齊整，遂不敢戰，遣使求款附。天統元年五月，突厥可汗遣使請朝貢，自是歲時不絶，羨有力焉。詔加行臺僕射。羨以虜屢犯邊塞，自庫推戍東拒於海，二千餘里，其間凡有險要，或斬山築城，斷谷起障，并置立戍邏五十餘所。又導高梁水，北合易京，東會於潞，因以灌田，公私獲利。在州養馬二千匹，部曲三千，以備邊，突厥謂之南面可汗。四年，遷行臺尚書令，別封高城縣侯。

斛律羨，字豐樂，年輕時機警，擅長騎馬射箭。河清三年，斛律羨擔任都督、幽州刺史。這一年，突厥的十多萬軍隊侵犯幽州邊境，斛律羨率領各位將領進行抵抗，突厥人看見斛律羨軍容整齊，於是不敢交戰，派遣使者請求歸附。天統元年五月，突厥的可汗派遣使者請求到朝廷進貢，從此之後每年朝貢不間斷，斛律羨是出了力的。詔令加授斛律羨行臺僕射。斛律羨因爲敵人屢次侵犯邊疆要塞，從庫推戍以東一直到大海，在兩千多里地的範圍内，其間凡是地勢險要的地方，他或者是開鑿大山修築守城，或者是劈開峽谷設置戍所，總共建立起戍守巡邏的軍事堡壘五十多處。斛律羨還引來高梁水，向北流入易京，向東匯入潞河，用於灌溉田地，使公家和個人都獲得了利益。斛律羨在州裏養了二千匹馬，部隊有三千人，用來防備邊境，突厥人稱斛律羨是南面可汗。天統四年，斛律羨升任行臺尚書令，另外被封爲高城縣侯。

羨歷事數帝，以謹直稱，雖極榮寵，不自矜尚。以合門貴盛，深以爲

斛律羨事奉了幾代皇帝，以謹慎正直著稱，雖然他得到很大的榮耀和寵信，但他從不驕矜自

憂。武平元年，乃上書推讓，乞解所職，詔不許。其年秋，進爵荆山郡王。羡慮禍，使人騎快騾迎至鄴，無日不得音問。後二日鄴使不至，家人乞養憂之。又夢著枷鎖，勸豐樂速奔突厥，羡不從。占其夢曰："枷者加官，鎖者鎖吉利。"及光誅，敕中領軍賀拔伏恩等十餘人馳驛捕之，遣領軍大將軍鮮于桃枝、洛州行臺僕射獨孤永業便發定州騎卒續進。伏恩等既至，門者白羡曰："使人衷甲馬汗，宜閉城門。"羡曰："敕使豈可疑拒?"出迎之，遂見執，死於長史廳事。謂其妻曰："啓太后，臣兄弟死自當知。"臨刑嘆曰："富貴如此，女爲皇后，公主滿家，常使三百兵，何得不敗?"并害五子，年十五已下者宥之。羡未誅前，忽令其在州諸子五六人，鎖頸乘驢出城，合家泣送之至閤，日晚而歸。吏人莫不驚異。行燕郡守馬嗣明，道術之士也，爲羡所欽，竊問之，答云："須有禳厭。"數日而有此變。

大。斛律羡因爲整個家族富貴極盛，深深感到憂慮。武平元年，斛律羡於是上書表示辭讓，請求解除所擔任的職務，皇帝没有同意。當年秋天，斛律羡的爵位進爲荆山郡王。斛律羡擔心有災禍，派人騎着騾子快速到鄴城打探消息，每天都有音訊。過了二天派往鄴城的使者没有回來，家裏的人乞求斛律羡平安無事。又夢見有人戴着枷鎖，勸他趕快投奔突厥，斛律羡不同意。請人占夢道："枷是加官的意思，鎖是鎖住吉利的意思。"及至斛律光被誅殺，敕令中領軍賀拔伏恩等十多人從驛道兼程前進逮捕斛律羡，派遣領軍大將軍鮮于桃枝、洛州行臺僕射獨孤永業就近調動定州騎兵跟進。賀拔伏恩等人已經到達，守城門的人告訴斛律羡説："使者穿着鎧甲馬流着汗，應該關閉城門。"斛律羡説："怎麽能懷疑和抗拒皇帝的使者呢?"斛律羡出城迎接，於是被抓住，死在長史廳堂。斛律羡對妻子説："你啓奏太后，我們幾兄弟都知道自己會死。"臨刑前斛律羡感嘆地説："我們的富貴到了如此地步，女兒是皇后，公主一屋子，經常有三百士兵，怎麽會不敗落呢?"一共殺了斛律羡的五個兒子，年齡在十五歲以下的兒子免死。斛律羡還没有被殺以前，突然讓他在州内的五六個兒子，脖子上戴着鎖鏈騎着驢子出城，全家人哭着把他們送到官署，到很晚他們纔回來。人們都感到非常驚異。代理燕郡太守馬嗣明，是個懂得方術的人，斛律羡很欽佩他，私下詢問馬嗣明，馬嗣明回答説："需要禳災鎮邪纔好。"幾天後就有了這次變故。

羡及光并工騎射。少時獵，父金命子孫會射而觀之，泣曰："明月、豐樂用弓不及我，諸孫又不及明月、豐樂，世衰矣。"每日令出田，還即效所獲。光獲少，必麗龜達腋；羡獲雖多，非要害之所。光恒蒙賞，羡或被捶。人問其故，云："明月必背上著箭，豐樂隨處即下手，數雖多，去兄遠矣。"聞者服其言。

斛律羡和斛律光都擅長騎馬射箭。他們年輕時射獵，父親斛律金讓子孫們一起射箭從而觀察他們，斛律金哭着説："斛律明月、斛律豐樂使用弓箭比不上我，幾個孫子又比不上斛律明月、斛律豐樂，家道衰落了。"斛律金每天讓他們出去打獵，回來後就獻出他們所捕獲的獵物。斛律光捕獲的獵物雖然很少，但必定射中禽獸的背部直到腋下；斛律羡捕獲的獵物雖然很多，但射中的却不是要害部位。斛律光經常得到獎賞，斛律羡却有時挨打。别人詢問其中的緣故，斛律金説："斛律明月一定要射中禽獸的背部，斛律豐

樂隨便就下手，他捕獲的禽獸數量雖然很多，但他的技藝比兄長還差得遠呢。”聽見的人佩服斛律金的説法。

金兄平，少便弓馬。神武起，以都督從。皇建初，封定陽郡公。後爲青州刺史。卒，贈太尉。

斛律金的哥哥斛律平，年輕時熟習騎馬射箭。北齊神武帝起兵後，斛律平以都督的身份跟隨北齊神武帝。皇建初年，封定陽郡公。後來他擔任青州刺史。去世後，被追贈爲太尉。

論曰：齊神武以晉陽戎馬之地，霸圖攸屬，練兵訓旅，遥制朝權，鄴都機務，情寄深遠。孫騰、高隆之、司馬子如等俱不能清貞守道，以康亂爲懷，而厚斂貨財，填彼溪壑。昔蕭何之鎮關中，荀彧之居許下，不亦異於是乎！賴文襄入輔，責以驕縱，厚遇崔暹，奮其霜簡，不然則君子屬厭，豈易聞焉？子如徒以少相親重，情深昵狎，義非草昧，恩結寵私，勛德莫聞，坐致台輔。消難去齊歸周，義非殉國，向背不已，晚又奔陳，一之謂甚，胡可而再？膺之風素可重，幼之清簡自立，有足稱者。

論曰：北齊神武帝在晉陽這個軍事重地，施展屬於稱霸者纔有的雄才大略，他訓練軍隊，遥控朝廷大權，他對鄴城的軍機和政務，寄予了深厚的感情。孫騰、高隆之、司馬子如等人都不能清白堅貞守道，他們心裏祇想着安樂和擾亂，因而大肆聚斂財物，以此來填補他們欲望的深淵。從前蕭何鎮守關中，荀彧居住在許昌，不就與他們不相同嗎？仰仗北齊文襄帝進入朝廷輔佐朝政，纔指責了他們的驕横放縱，善待崔暹，讓御史呈上彈劾奏章，否則君子也會厭惡他們，怎麽能讓他們輕易聞名呢？司馬子如祇是因爲年輕時受到北齊神武帝的親近和器重，與北齊神武帝情義深長關係親昵，非同一般，司馬子如把北齊神武帝對他的恩寵當作私有物，没有聽説他的功勞和德行，却白白地位居三公宰相的高職。司馬消難背離北齊歸附北周，其義并不是爲了國家利益，他不停地投順背棄，晚年又投奔陳朝，做一次就算很過分了，怎麽能再三如此呢？司馬膺之的風度一向令人敬重，司馬幼之靠清廉儉約自立，他們都值得稱贊。

竇泰、尉景、婁昭、厙狄干、韓軌等，并以外戚近親，屬雲雷之舉，位非寵進，功藉勢成，附翼攀鱗，鬱爲佐命之首。定遠以常人之才，而因趙郡忠正，將以志除朝蠹，謀逐佞臣，而信納奸凶，反受其亂。遂使庸竪肆毒，賢戚見誅，敗政害時，莫大於此。鄙語曰“利以昏智”，况定遠非智者乎。

竇泰、尉景、婁昭、厙狄干、韓軌等人，他們都以外戚的身份受到親近，適值天下風雲變幻，他們的官位不是因爲得寵而提升，他們的功勞是順應時勢變换而建立，而又依附帝王以成功名，一個一個成爲佐命元勛。婁定遠才能平庸，祇是因爲趙郡王忠誠正直，立志要除掉朝廷蛀蟲，謀劃驅逐奸臣，就輕信了婁定遠這樣的凶險小人，最後反而使自己遭到滅頂之災。於是使得平庸卑鄙的小人肆虐横行，而憂國憂民的賢德之人却慘遭殺害，敗壞朝政危害時人，没有比這更嚴重的了。俗話説“利令智昏”，更何况婁定遠

本來就不是智者。

段榮以姻戚之重，遇時來之會，功伐之地，亦足稱焉。

段榮因爲是皇族的姻親，他又及時把握住了機會，攻伐拓取疆土，也足以稱頌。

韶光輔七君，克隆門業，每出當閫外，或任處留臺。以猜忌之朝，終其眉壽；屬亭候多警，爲有齊上將。豈其然乎。當以志謝矜功，名不渝實，不以威權御物，不以智數要時，欲求覆餗，其可得也。《禮》云"率性之謂道"，此其效歟。

段韶榮耀地輔佐了七位國君，使家族事業興旺，每次出任要麽是統兵到外面，要麽是擔任留都官。段韶在充滿猜忌的時代，最終却得到長壽；趕上邊塞多事之秋，而成爲北齊上將。當大概如此吧！應當用志向來推辭功勞，有名望也不改變自己的本質，不憑藉威嚴和權勢駕御他人，不依靠謀略和心計求名當世，想要求取而力不勝任而敗事，大概就能得到吧。《禮》裏説"依照本性去行事就叫道"，段韶大概就是像這樣吧。

斛律金以神武撥亂之始，翼成王業，忠款之至，成此大功，故能終享遐年，位高百辟。視其盈滿之戒，動之微也，纔及後嗣，遂至誅夷。既處威權之重，蓋符道家所忌。

斛律金因爲在北齊神武帝撥亂反正剛開始時，就輔佐北齊神武帝成就了帝王的基業，他的忠誠達到了極點，立下了大功，因此他能够終享長壽，位至宰相。觀察斛律金關於盈滿的告誡，又行動謹慎，而僅僅到了斛律金的後一代，就遭到了誅滅之禍。既然斛律家的威勢權力已經達到極點，這大概就符合道家所忌諱的情况了。

光以上將之子，有沈毅姿，戰將兵權，暗同韜略，臨敵制勝，變化無方。自關、河分隔，年將四紀，以高氏霸王之期，屬宇文草創之日，出軍薄伐，屢挫兵威。而大寧已還，東鄰浸弱，關西前收巴蜀，又殄江陵，叶建瓴而用武，成并吞之壯志。光每臨戎誓衆，式遏邊鄙，戰則前無完陣，攻則罕有全城，齊氏必致拘原之師，秦人無復啓關之策。而世亂讒勝，詐以震主之威；主暗時艱，自毁藩籬之固。昔李牧之爲趙將也，北翦胡寇，西却秦軍，郭開譖之，牧死趙滅。其議誅光者，豈秦之反間歟？何同術而同亡也！内令諸將解體，外爲强鄰滅䤹。嗚呼！後之君子，可爲深戒者歟！

斛律光因爲是上將之子，有着沉着堅毅的英姿，他的戰略和戰術，無形中與兵書上的韜略相同，面對敵人出奇制勝，變化無常。自從函谷關、黄河被分隔，將近有了四代人，自從高氏成就霸王之業開始，到宇文氏開始建立王朝爲止，斛律光出兵征伐，屢次挫敗敵人的軍威。但大寧年間之後，東部鄰國勢力逐漸薄弱，斛律光在進入關西前征服了巴蜀，還消滅了江陵，他恰當地運用武力高屋建瓴，實現了兼并侵吞的雄心壯志。斛律光每次臨陣誓師，邊疆的敵人不敢爲非作歹，斛律光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北齊肯定有着能够征服中原的軍隊，秦人却没有打開函谷關的計策。但是社會動蕩不安讒言層出不窮，小人詐稱斛律光的聲威震動了國君；而國君昏庸世道艱難，是國君自己毁滅了國家的堅固守衛者。從前李牧擔任趙國的將領，他在北面消滅了胡人敵寇，在西面擊退了秦國的軍隊，郭開説壞話詆毁他，李牧去世後趙國滅亡。那些議論要誅殺斛律光的人，難道都是秦國的間諜嗎？他們的手段是多麽相同而且國家的滅亡又是多麽的相同啊！對

内他們使得各位將領人心離散，對外他們幫助强大的鄰國消滅仇人。嗚呼！以後的君子們，應該以此作爲深刻的鑒戒啊！

北史卷五十五

列傳第四十三

孫搴　陳元康　杜弼（子）臺卿　房謨（子）恭懿　張纂
張亮 趙起 徐遠　張曜　王峻　王紘　敬顯儁
平鑒　唐邕　白建　元文遥　趙彦深
赫連子悦　馮子琮（子）慈明　郎基（子）茂

孫搴

孫搴字彦舉，樂安人。世寒賤，少勵志勤學。自檢校御史再遷國子助教。太保崔光引修國史。歷行臺郎。後預崔祖螭反，逃於王元景家，遇赦乃出。孫騰以宗情，薦之齊神武，未被知也。

孫搴字彦舉，樂安人。家世貧寒低賤，年少時便立志勤奮學習。從檢校御史兩次升任爲國子助教。太保崔光引薦他參加編撰國史。任過行臺郎。後參預崔祖螭造反，孫搴逃到王元景家中，遇到赦免纔出來。孫騰因爲宗族之情，將孫搴推薦給齊神武帝，但并未受到任用。

會神武西征，登風陵，命中外府司馬李義深、相府城局李士略共作檄文，皆辭，請以搴代。神武乃引搴入帳，自爲吹火，催促之。搴神色安然，援筆立就，其文甚美。神武大悦，即署相府主簿，專典文筆。又能通鮮卑語，兼宣傳號令，當煩劇之任，大見賞重。賜妻韋氏，既士人子女，又兼色貌，時人榮之。

適逢神武帝西征，登上風陵，他命中外府司馬李義深與相府城局李士略一起撰寫聲討檄文，他倆都推辭了，請求讓孫搴代寫。於是神武帝讓孫搴進入帳内，親自給他吹火照明，催促孫搴撰寫。孫搴神色安祥，拿筆一揮而就，文辭非常優美，神武帝大喜，馬上讓他署理相府主簿，專門負責起草文書之事。孫搴既懂鮮卑語言，又兼掌宣傳號令之事，當此重任，大受神武帝賞識。神武帝賜韋氏給孫搴做妻子，韋氏是讀書人的子女，長得又十分美麗，當時人都認爲孫搴很榮耀。

文襄初欲之鄴總知朝政，神武以其年少，未許。搴爲致言，乃果行。恃此，自乞特進，文襄但加散騎常侍。時大括人爲軍士，逃隱者，身及主人、三長、守、令罪以大辟，没其家。於是所獲甚衆，搴之計也。

起初，文襄帝想到鄴城來總理朝廷政務，神武帝認爲他年紀太小，没有同意。孫搴爲此向神武帝進言，於是神武帝纔同意。依仗這件事孫搴向文襄帝乞求特進官職，文襄帝衹委任他爲散騎常侍。當時朝廷正大肆搜求人去充當軍士，如果逃匿隱藏，還要禍及主人、三長、郡守、縣令，處以死刑，没收其家産。朝廷所獲甚多，這是孫

搴的主意。

搴學淺行薄，邢卲嘗謂曰："須更讀書。"搴曰："我精騎三千，足敵君羸卒數萬。"搴少時與温子昇齊名，嘗謂子昇："卿文何如我？"子昇謙曰："不如卿。"搴要其爲誓。子昇笑曰："但知劣於卿便是，何勞旦旦？"搴悵然曰："卿不爲誓，事可知矣！"搴常服棘刺丸，李諧調之曰："卿應自足，何假外求？"坐者皆笑。

孫搴的才學和品行很淺薄，邢卲曾經對他說："必須再認真讀書。"孫搴說："我有精鋭騎兵三千，足以抵擋君之弱卒數萬。"孫搴年少時與温子昇一樣有名，他曾經問子昇："您和我的文章誰的好？"子昇謙虚地説："不如您。"孫搴要温子昇立下誓言。子昇笑着説："我已知道文章不如您便是了，何必勞煩去信誓旦旦？"孫搴悵然不如意地説："您不肯爲誓，這件事就很清楚了！"孫搴經常服用棘刺丸，李諧調侃他説："您應依靠自己，何須藉助外力？"在座的人都笑了。

司馬子如與高季式召搴飲酒，醉甚而卒。神武親臨之曰："折我右臂。"贈吏部尚書、青州刺史。

司馬子如與高季式請孫搴飲酒，孫搴大醉而去世。神武帝親臨他的墓前説："折斷了我的右臂。"追贈給他吏部尚書、青州刺史之職。

陳元康

陳元康字長猷，廣宗人也。父終德，魏濟陰内史，元康貴，贈度支尚書，謚曰貞。

陳元康，字長猷，廣宗人。父親陳終德，曾任魏濟陰内史，元康顯貴後，陳終德被追贈爲度支尚書，謚號貞。

元康頗涉文史，機敏有幹用。魏正光中，從李崇北伐，以軍功賜爵臨清男。普泰中，除主書，累遷司徒高昂記室。初，司馬子如、高季式與孫搴劇飲，搴醉死，神武命求好替，子如舉魏收。他日，神武謂季式曰："卿飲殺我孫主簿，魏收作文書，都不稱我意。司徒嘗道一人謹密，是誰？"季式以元康對，曰："是能夜暗書，快吏也。"召之，一見便授大丞相功曹，内掌機密。善陳事意，不爲華藻。遷大行臺都官郎，封安平子。軍國多務，元康問無不知。神武臨行，留元康在後，馬上有所號令九十餘條，元康屈指數之，盡能記憶。神武甚親之，曰："如此人，世間希有，我今得之，乃上天降佐也。"時趙彦深亦知機密，人謂之陳、趙，而元康勢居趙前。性又柔謹。神武之伐劉蠡升，天寒雪深，使人舉氈，元康於氈

元康博覽文史諸書，機敏而有才幹。魏正光年間，跟隨李崇北伐，因軍功被封爲臨清男。普泰年間，被任命爲主書，後幾經升遷，作了司徒高昂的記室。從前，司馬子如、高季式和孫搴過量飲酒，孫搴醉死，神武下令尋找稱職者代替孫搴，司馬子如舉薦魏收。後來有一天，神武帝對季式説："你們飲酒醉死我孫主簿，魏收寫的公文，都不合我心意。司徒曾説過有一人謹慎細密，他是誰？"季式回説是陳元康，又説："是個能在黑暗中寫字、敏捷能幹的吏員。"神武帝召見陳元康，一見面就任他爲大丞相功曹，在府内執掌機要政務。善於陳説事件要義，而不追求華麗的詞藻。升任大行臺都官郎，封安平子。多種軍務國政，詢問陳元康，陳元康没有不知道的。神武帝臨出發時，留陳元康在後軍，馬上發布命令九十多條，陳元康屈指計算，完全能回憶出來。神武帝很是親近信任他，説："這種人才，世間少有，我今天能得到他，是上天降下的好助手。"當時趙彦深也掌機密，人們稱爲陳、趙，而陳元康地位在趙彦深之前。性情更是温順恭

下作軍書，颯颯運筆，筆不及凍，俄頃數紙。及出，神武目之曰："此何如孔子邪?"

謹。神武帝討伐劉蠡升時，天寒雪深，使人撑起氈毯遮擋風雪，讓元康在氈毯下書寫軍事文書，陳元康運筆如風，不等筆頭凍住，一會兒就寫滿了幾張紙。等陳元康出去後，神武帝望着他說："這個人比孔子怎麼樣?"

神武嘗怒文襄，親加毆蹋，極口肆罵。以告元康，元康俯伏泣下沾地曰："王教世子過矣!"神武曰："我性急，嗔阿惠，常如此。"元康大啼曰："一度爲甚，况常然邪!"神武自是爲之懲忿。時或恚撻，輒曰："勿使元康知。"又謂左右曰："元康用心誠實，必與我兒相抱死。"高仲密之叛，神武知其由崔暹，將殺之。文襄匿暹，爲之請。神武曰："我爲爾不殺，然須與苦手。"文襄乃出暹而謂元康曰："暹若得杖，不須見我。"及暹見神武，將解衣受罰。元康趨入，止伍伯，因歷階升曰："王方以天下付世子，世子有一崔暹不能免其杖，父子尚爾，况世間人邪?"神武意解曰："不由元康，崔暹得一百。"乃捨之。

神武帝曾對文襄帝發怒，親自動手，拳打脚踢，肆意辱駡。有人將此事告訴陳元康，陳元康跪倒在神武帝面前，淚流滿地說："大王管教世子也太過分了!"神武帝說："我性子急，生阿惠的氣，經常這樣。"元康大哭道："一次都過分了，何况經常呢!"神武帝自此以後以此爲戒，控制憤怒。有時發怒鞭打文襄帝，總要說："不要讓陳元康知道。"又對左右說："陳元康用心誠實，今後必定和我兒相抱同死。"高仲密叛亂一事，神武帝知道是因崔暹而起，準備殺掉崔暹。文襄將崔暹藏匿在家，爲他求情。神武帝說："我爲你之故可以不殺他，但必須痛打一頓。"文襄帝於是交出崔暹，對陳元康說："崔暹如果被責打，你不要來見我。"等到崔暹見神武帝，將要脱衣受責打。陳元康快步跑入，先制止行刑的役卒，然後登上臺階說："大王正要將天下交付給世子，現在世子有一個崔暹而不能使他免受杖責，父子之間都這樣，何况世間一般人呢?"神武帝理解了這番話的意思後說："不是陳元康的話，崔暹要被打一百。"於是放手不問了。

文襄入輔，居鄴下，崔暹、崔季舒、崔昂等并被任用，張亮、張徽纂并爲神武待遇，然皆出元康下。神武每與元康久語，文襄門外待接之。時人語曰："三崔二張，不如一康。"左衛將軍郭瓊以罪死，子婦范陽盧道虔女也，没官。神武啓以賜元康爲妻。元康地寒，時以爲殊賞。元康遂棄故妻李氏，識者非之。元康便辟善事人，而不能平心處物。溺於財利，受納金帛，不可勝紀，責負交易，遍於州郡，爲清論所譏。

文襄帝入朝輔政，居住鄴城下，崔暹、崔季舒、崔昂等一同被信任重用，張亮、張徽纂同被神武帝禮遇，但他們都在陳元康之下。每當神武帝與陳元康長談，文襄帝就在門外等待他。當時人流傳一句話說："三崔二張，不如一康。"左衛將軍郭瓊因罪被處死，他兒媳婦是范陽盧道虔的女兒，被没收入官府。神武帝啓奏皇帝，將她賜給陳元康爲妻。陳元康出身寒微，當時認爲是特别的賞賜。陳元康於是就拋棄了原妻李氏，有見識的人都認爲是不對的。陳元康善於諂媚逢迎，不能平心處事。沉迷於財利，收受金銀絲帛，不計其數，放債經商，遍於州郡，被清正的輿論所譏議。

從神武於芒山，將戰，遺失陣

跟隨神武帝到芒山前綫，臨戰前，丟失了布

圖，元康冒險求得之。西師既敗，神武會諸將，議進退策。或以爲人馬疲瘦，不可遠追。元康曰：“兩雄交爭，歲月已久，今得大捷，便是天授，時不可失，必須乘勝追之。”神武曰：“若遇伏兵，孤何以濟？”元康曰：“前沙苑還軍，彼尚無伏，今者奔敗，何能遠謀？捨之必成後患。”神武不從。累遷大行臺左丞。及神武疾篤，謂文襄曰：“芒山之戰，不用元康言，方貽汝患，以此爲恨，死不瞑目。事皆當與元康定也。”

陣地圖，陳元康冒險找回來了。西魏軍隊敗退後，神武帝會見諸將，商議進退事宜。有人認爲人馬疲困瘦弱，不宜遠追逃敵。陳元康說：“兩雄相爭，時間已很長了，現在獲得大勝，就是上天所給予的，時機不可失去，必須乘勝追趕他們。”神武帝說：“如果遇到伏兵，我怎麽辦？”陳元康說：“前次沙苑撤軍，他們尚且没有伏兵，現在是戰敗逃跑，怎麽能有長遠打算？放跑了他們必定釀成後患。”神武帝没有聽從。陳元康多次升遷至大行臺左丞。到神武帝病重時，對文襄帝說：“芒山之戰，不采用陳元康的意見，纔給你遺留下禍患，因此感到遺憾，死了也不甘心。以後你凡事都要和陳元康商定。”

神武崩，秘不發喪，唯元康知之。文襄嗣事，自晋陽將之鄴，令元康預作神武條教數十紙，留付段孝先、趙彦深，在後以次行之。别封昌國縣公，以從嘉名。侯景反，文襄逼於諸將，欲殺崔暹以謝之。元康諫曰：“今枉殺無辜，虧廢刑典，豈直上負天神，何以下安黎庶？晁錯前事，願公慎之。”文襄乃止。高岳討侯景未克，文襄欲遣潘相樂副之。元康曰：“相樂緩於機變，不如慕容紹宗。且先王有命，稱堪敵景。”時紹宗在遠，文襄欲召見之，恐其驚叛。元康曰：“紹宗知元康特蒙顧待，新使人來餉金，以致誠款。元康欲安其意，故受之而厚答其書，保無異也。”乃任紹宗，遂破景，賞元康金五十斤。

神武帝逝世，封鎖消息不發喪，祇有陳元康知道這事。文襄帝繼承政務，打算離開晋陽到鄴城去，命陳元康預先製作神武帝教令數十頁，留交段孝先、趙彦深，在後面按先後次序執行。又另封陳元康爲昌國縣公，以從美名。侯景反叛，文襄帝爲諸將所逼，準備殺崔暹向他們道歉。陳元康勸諫說：“現在亂殺無罪之人，毁壞國家法令，豈祇上負天神，又怎麽安撫天下百姓？晁錯先例，希望您能慎重處理這事。”文襄帝纔没殺崔暹。高岳征討侯景不能取勝，文襄帝打算派遣潘相樂去輔佐他。陳元康說：“相樂隨機應變的能力比較差，不如慕容紹宗。况且先王有命，稱說他很能對抗侯景。”當時慕容紹宗在遠地，文襄帝想召見他，恐怕他驚疑叛變。陳元康說：“慕容紹宗知道我特别受到信任重用，最近派人送我金子，以表示真誠友好。我想安定他的心意，所以接受了金子，又很友好地寫了回信，我保管他不會有異心。”於是任命慕容紹宗爲副將，果然打敗了侯景，賞賜陳元康金五十斤。

王思政入潁城，諸將攻之不能拔。元康進曰：“公自匡朝政，未有殊功，雖敗侯景，本非外賊。今潁城將陷，願公因而乘之，足以取威定業。”文襄令元康馳驛觀之，復命曰：“必可拔。”文襄乃親征潁川，益發衆軍，决既至而克之，賞元康金百鋌。

王思政進占潁城，諸將進攻不能攻克。陳元康入内對文襄帝說：“公自從輔佐朝政以來，未曾有特殊的功勛，雖然打敗了侯景，但他本不是外來賊寇。現在潁城快要被攻下，希望你能利用這個機會，足以取威名定霸業。”文襄帝命陳元康乘驛馬兼程前去觀看形勢，回來報告説：“必定能攻占潁城。”文襄帝於是决意親征潁川，又

增調大軍助戰，果然一到就攻占了潁川，賞陳元康金百鋌。

初，魏朝授文襄相國、齊王，諸將皆勸恭膺朝命。元康以爲未可。崔暹因間之，薦陸元規爲大行臺郎，欲分元康權。元康既貪貨賄，文襄内漸嫌之，又欲用爲中書令，以閑地處之，事未施行。

先前，魏朝任文襄帝爲相國、封齊王，諸將都勸文襄帝敬受朝命。陳元康認爲不可以。崔暹藉機離間他，推薦陸元規爲大行臺郎，欲分陳元康之權。陳元康貪財，文襄帝内心逐漸嫌怨他，又想任用他爲中書令，以閑散之地來安置他，這件事没有實行。

屬將受魏禪，元康與楊愔、崔季舒并在坐，將大遷除朝士，共品藻之。文襄家倉頭蘭固成掌厨，與其弟阿改，謀害文襄。阿改時事文宣，常執刀從，期聞東齋叫，即加刃於文宣。時文宣别有所之，未還而難作。固成因進食，置刀盤下，而殺文襄。元康抱文襄。文襄曰："可惜！可惜！"與賊争力，髻解，被刺，傷重腸出，猶手書辭母，口占祖孝徵陳權宜。至夜而終，時年四十三。時楊愔狼狽走出，遺一靴，崔季舒逃匿于厠，庫直紇奚舍樂捍賊死，散都督王師羅戰傷。監厨倉頭薛豐洛率宰人持薪以赴難，乃禽盜。固成一名京，事見《齊本紀》。秘文襄凶問，故殯元康於宫中。托以出使南境，虚除中書令。明年，乃贈司空，謚曰文穆。元康卒後，母李氏哀感發病而終，贈廣宗郡君，謚曰貞昭。元康子善藏嗣。

文襄帝召集親信討論準備接受魏朝禪讓之事，陳元康與楊愔、崔季舒都在座，準備大量升遷任命在朝百官，共同品評鑒定他們。文襄帝家内奴僕蘭固成掌厨，和他弟弟阿改一起計議謀害文襄帝。阿改當時正侍奉文宣帝，常持刀相隨，他倆約定聽到東齋有叫聲，就抽刀刺殺文宣帝。當時文宣帝到别的地方去了，没有回來事變就發生了。固成利用進送食物的機會，將刀藏在盤下，刺殺文襄帝。元康抱住文襄帝。文襄帝説："可惜！可惜！"與賊人奮力拼搏，髮髻被打散，被刺中，傷勢很重，腸子都流出來了，還親自寫信辭别母親，并口頭吩咐祖孝徵陳述緊急應變事宜。到晚上死去，當時四十三歲。事變時楊愔狼狽逃跑出外，靴子都掉了一隻，崔季舒逃到厠所裏藏身，庫直紇奚舍樂抵禦賊人戰死，散都督王師羅戰傷。監厨奴僕薛豐洛率領厨役手持柴薪趕來救難，於是擒住了叛賊。固成又名蘭京，有關事實在《齊書·本紀》中有記載。封鎖文襄帝死訊，所以停放陳元康尸體於宫中。對外假稱他出使南朝了，又假意宣布任命他爲中書令。第二年，纔追贈他爲司空，謚號文穆。元康死後，他母親李氏悲傷過度發病而死，追贈廣宗郡君，謚號貞昭。陳元康死後，他兒子陳善藏繼承爵位。

善藏温雅有鑒裁，位給事黄門侍郎。隋開皇中，尚書郎。大業初，卒於彭城郡贊務。

陳善藏温文爾雅而富有審察識别能力，任給事黄門侍郎。隋朝開皇年間，任尚書郎。大業初年，死於彭城郡贊務任上。

杜弼

杜弼字輔玄，中山曲陽人也。祖彦衡，淮南太守。父慈度，繁時令。

杜弼字輔玄，中山郡曲陽人。祖父杜彦衡，淮南太守。父親杜慈度，繁時縣令。

弼幼聰敏，家貧無書，年十三，

杜弼幼年時就聰明敏慧，家貧無書，十三歲

寄郡學受業。同郡甄琛爲定州長史，簡試諸生，見而策問，應答如響，大嗟異之，命其二子楷、寬與交。州牧任城王澄聞而召問，深相嗟賞，許以王佐之才。澄、琛還洛稱之，丞相高陽王等多相招命。但父祖官薄，不獲優叙。以軍功，起家征虜府墨曹參軍，典管記。弼長於筆札，每爲時輩所推。孝昌初，除太學博士。遷光州曲城令，爲政清静，遠近稱之。弼父在鄉，爲賊所害，弼居喪六年。以常調，除侍御史，臺中彈奏，皆見信任。儀同竇泰西伐，詔弼監軍。及泰失利自殺，弼與其徒六人，走還陝州。刺史劉貴鎖送晉陽。神武責以不諫争，賴房謨諫以免。

寄居郡學讀書。同郡人甄琛時任定州長史，到郡學考察面試學生，召見杜弼回答問題，應答如回聲般快捷，甄琛對他的才智大加贊嘆，認爲很奇特。并命兩個兒子甄楷、甄寬和他交朋友。定州刺史任城王元澄聽説後召他前來詢問，深加嘆賞，稱許他是帝王輔佐的才器。元澄、甄琛回洛陽後稱揚他，丞相高陽王等人多次下命令召見他。但因他父親、祖父輩官職低微，没有獲得優先録用的機會。因爲有軍功，從征虜府墨曹參軍的官職開始做起，主持管理文書。杜弼擅長書寫公文書信，往往爲當時同輩人所推重。孝昌初年，被任爲太學博士。調任光州曲城縣令，爲政清静，被遠近稱贊。杜弼父親在鄉里，被賊人殺害，杜弼服喪六年。以平調，任侍御史，在御史臺中彈劾奏聞，都被信任。儀同竇泰西征，詔命杜弼監軍。到竇泰戰敗自殺後，杜弼和他的部下六人，逃回陝州。陝州刺史劉貴將他拘捕押送到晉陽。神武帝責備他不加勸諫制止，要處分他，依靠房謨的勸諫得以免罪。

累遷大行臺郎中，又引典掌機密，甚見信待。或有造次不及書教，直付空紙，即令宣讀。承間密勸受禪，神武舉杖擊走之。相府法曹辛子炎諮事云“取署”，子炎讀“署”爲“樹”，神武怒其犯諱，杖之於前。弼進曰：“孔子言‘徵’不言‘在’，子炎可恕。”神武駡曰：“眼看人瞋，乃復牽經引《禮》!”叱令出去。弼行十許步，呼還，子炎亦蒙宥。文襄在鄴聞之，謂楊愔曰：“王左右賴此人，天下蒙利，豈獨吾家也?”

多次升任至大行臺郎中，又被引進掌管機要政務，很受信任優待。有時倉促來不及寫成書面教令，直接將白紙交給他，立即命他當朝口頭宣讀。他曾利用單獨與神武帝一起的機會私下勸神武帝接受魏朝禪讓，被神武帝舉杖將他打跑。丞相府法曹辛子炎問事時稱“取署”，子炎讀“署”音爲“樹”音，神武帝惱恨他犯了諱，當面杖責他。杜弼進前勸説道：“孔子説‘徵’就不説‘在’，他不同時説這兩個字，但可單獨使用。子炎是可饒恕的。”神武帝駡道：“眼看着人家在生氣，還再要引經據典!”叱令他出去。杜弼走了十步左右又叫他回來，子炎也得到寬恕。文襄帝在鄴城聽説這事，對楊愔説：“大王左右依靠這個人，天下人都能蒙受好處，難道衹是我家嗎?”

初，神武自晉陽東出，改尒朱氏貪政，使人入村，不敢飲社酒。及平京洛，貨賄漸行。弼以文武在位，罕有廉潔，言之神武。神武曰：“弼來，我語爾。天下濁亂，習俗已久，今督將家屬，多在關西，黑獺常相招誘，

先前，神武帝從晉陽起兵東出，一改尒朱氏貪暴之政，使者到鄉間，不敢飲用社酒。到平定洛陽後，貪污賄賂逐漸流行。杜弼因爲在位文武官員，少有廉潔的，就將這種情况告訴神武帝。神武帝説：“杜弼進前來，我告訴你。天下混亂，這種習慣風俗歷時已久，現在武將家屬，多在關

人情去留未定；江東復有一吴老翁蕭衍，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爲正朔所在。我若急作法網，恐督將盡投黑獺，士子悉奔蕭衍，則何以爲國？爾宜少待，吾不忘之。”及將有沙苑之役，弼又請先除内賊，却討外寇，指諸勛貴掠奪百姓。神武不答，因令軍人皆張弓挾矢，舉刀按矟以夾道，使弼冒出其間，曰：“必無傷也。”弼戰栗流汗。神武然後喻之曰：“箭雖注不射，刀雖舉不擊，矟雖按不刺，爾猶頓喪魂膽。諸勛人觸鋒刃，百死一生，縱其貪鄙，所取處大。”弼頓顙謝曰：“愚人不識至理。”後破芒山軍，命爲露布，弼即書絹，曾不起草。以功賜爵定陽縣男。

西，黑獺經常以此來招誘他們，人心去留未定；江東又有一個吴地老頭兒蕭衍，專門宣揚文明禮教，中原士大夫都很敬仰他，認爲正統在他那裏。我如果制定嚴密的刑罰約束他們，恐怕統兵將領都會去投順黑獺，而士大夫全部跑到蕭衍那裏去了，那我還怎麽治理國家呢？你要稍許等待一陣，我不會忘記這事。”到將要進行沙苑之戰前，杜弼又請求攘外先安内，并指斥諸位功臣權貴掠奪百姓財物。神武帝不搭理他，轉而命令軍士都張弓搭箭，舉刀横矛組成夾道，叫杜弼從夾道中走出，説：“一定不會傷害你。”杜弼渾身顫抖流汗。神武帝然後曉諭他説：“箭雖上弦而不射出，刀雖高舉而没劈下，矟雖下壓而没刺出，你都喪魂失膽。諸功臣觸犯鋒刃，百死一生，縱使他們貪婪卑鄙，但可取之處很多。”杜弼跪拜叩頭請罪説：“我愚人不懂大道理。”後打敗芒山軍隊，命杜弼寫檄文，杜弼直接在絹上書寫，并不預先起草。因爲功勛賜爵爲定陽縣男。

奉使詣闕，魏帝見之九龍殿，曰：“聞卿精學，聊有所問。經中佛性法性，爲一爲異？”弼曰：“正是一理。”又問曰：“説者，皆言法性寬，佛性狹，如何？”弼曰：“在寬成寬，在狹成狹，若論性體，非狹非寬。”詔曰：“既言成寬成狹，何得非狹非寬？”弼曰：“若定是寬，則不能爲狹；若定是狹，亦不能爲寬。以非寬非狹，所成雖異，能成恒一。”上稱善，引入經庫，賜《地持經》一部，帛百匹。弼性好名理，探味玄宗，在軍恒帶經行。注老子《道德經》二卷，表上之。遷廷尉卿。

奉命出使見皇帝辭行，魏帝召見他於九龍殿，問道：“聽説卿家精於學業，姑且提一問題。經書中佛性法性的提法，是相同的概念還是不同？”杜弼説：“止是一個道理。”又問道：“講經者都説法性寬廣，佛性狹窄，這怎麽説？”杜弼回答説：“放在寬處就成寬，放在狹窄處就成狹窄，如果説到性的本體，無所謂狹窄和寬廣。”詔令説：“已經説了有寬廣和狹窄之分，怎麽又説無狹窄無寬廣？”杜弼説：“如果確定它是寬廣，就不能説是狹窄；如果確定它是狹窄，也不能説是寬廣。因爲無寬廣狹窄，所以能成寬廣狹窄，其結論雖然不同，這樣纔能成恒定法則。”皇上稱善，引杜弼入經庫，賜他《地持經》一部，帛一百匹。杜弼生性好尚名實道理，探討體味道教宗旨，在軍旅中總是帶着經書行軍。注老子《道德經》兩卷，奏上。升廷尉卿。

會梁貞陽侯蕭明等入寇彭城，大都督高岳、行臺慕容紹宗討之，詔弼爲軍司，攝行臺左丞。臨發，文襄賜胡馬一匹，曰：“此厩中第二馬，孤恒自乘，聊以爲贈。”又令陳政要

適逢梁貞陽侯蕭明等人帶兵進犯彭城，大都督高岳、行臺慕容紹宗出兵征討，詔令杜弼爲軍司，代理行臺左丞。臨出發時，文襄帝賜給胡馬一匹，説：“這是厩苑中第二馬，孤常自己乘坐，姑且將它贈送給你。”又令他陳述施政要領

可爲鑒誡者，弼曰："天下大務，莫過刑賞二端。賞一人使天下之人喜，罰一人使天下之人服，二事得衷，自然盡美。"文襄大悦曰："言雖不多，於理甚要。"握手而别。破蕭明迴，破侯景於渦陽。後魏帝集名僧於顯陽殿講説佛理，敕弼升師子座，莫有能屈。帝嘆曰："此賢若生孔門，則何如也!"關中遣王思政據潁州，朝廷以弼行潁州，攝行臺左丞。及潁州平，文襄曰："卿試論思政所以禽。"弼曰："思政不察逆順之理，不識大小之形，不度强弱之勢，有此三蔽，宜其俘獲。"文襄曰："古有逆取順守，大吴困於小越，弱燕能破强齊，卿之三義，何以自立?"弼曰："王若順而不大，大而不强，强而不順，於義或偏，得如聖旨。今既兼備，鄙言可以還立。"

可作借鑒警戒的，杜弼説："國家大事，莫過於刑罰和賞賜兩件事。賞賜一個人使天下的人都高興，處罰一個人使天下的人都信服，這兩件事處理得公正恰當，自然就十分完美了。"文襄帝十分高興地説："話雖不多，在道理上是很重要的。"和他握手告别。打敗蕭明回軍，又在渦陽打敗侯景。後來魏帝在顯陽殿召集名僧講説佛教理論，下令杜弼升坐主講座位，没有人能難住他。魏帝嘆服説："這等賢能的人，如果生在孔子門下，又會怎麽樣呢!"關中派王思政占據潁州，朝廷任命杜弼全權處理潁州事宜，代理行臺左丞。到潁州平定，文襄帝説："你論説一下王思政被擒獲的原因。"杜弼説："王思政不明白逆順的道理，不知道大小的形態，不審度强弱的形勢，有這樣三種弊病，該他被俘獲。"文襄帝説："古代有逆取順守的例子，强大的吴國受困於弱小的越國，弱小的燕國能打敗强大的齊國，卿家的三種説法，怎能自立得住?"杜弼説："大王如果順從而不自以爲大，大而不自以爲强，强而不順從，在意義上説或許有些偏頗，但能如聖旨一般。現在既然兼而有之，我的説法還是立得住的。"

文宣作相，位中書令，仍長史，進爵爲侯。弼志在匡贊，知無不爲。及受命，以預定策功，遷衛尉卿，别封長安縣伯。

文宣帝作相國，杜弼任中書令，仍任長史，進爵秩爲侯。杜弼志在糾正輔佐朝政，凡知道的事，没有不去實行的。到文宣帝受天命爲帝，杜弼因爲參與擁立的功勞，改任衛尉卿，又另外封爲長安縣伯。

常與邢卲扈從東山，共論名理。邢以爲人死還生，恐是爲蛇畫足。弼曰："物之未生，本亦無也。無而能有，不以爲疑；因前生後，何獨致怪?"邢云："聖人設教，本由勸獎，故懼以有來，望各遂其性。"弼曰："聖人合德天地，齊信四時，言則爲經，行則爲法，而云以虚示物，以詭勸人，安得使北辰降光，龍宫韞櫝。就如所論，福果可以鎔鑄性靈，弘奬風教，爲益之大，莫極於斯。此即真教，何謂非實?"邢云："季札言無不

經常和邢卲伴駕東山，共同辯論名理。邢卲以爲人死後還會再生，恐怕是畫蛇添足了。杜弼説："萬物没産生時，本來也是無。無能産生有，是不用懷疑的；由前者而産生後者，爲何獨獨感到怪異?"邢卲説："聖人設置教化，本意在於勸勉鼓勵，所以人們害怕有來世，希望各自順從其本性。"杜弼説："聖人德行合於天地，信義在一年四季裹都是一樣的，言論就是經典，行爲就是法則，而你却認爲是以虚無和詭詐來昭示和勸化世人，怎得使北極星降射光芒，龍宫藴藏寶物。就如你所説，善果可以陶冶性靈，大力勸勉風俗教化，造益之大，没有大於它的。這就是純真的

之，亦言散盡，若復聚而爲物，不得言無不之也。”弼曰：“骨肉下歸於土，魂氣則無不之，此乃形墜魂游，往而非盡。由其尚有，故云無所不之。若也全無，之將焉適？”邢云：“神之在人，猶光之在燭，燭盡則光窮，人死則神滅。”弼曰：“燭則因質生光，質大光亦大；人則神不係形，形小神不小。故仲尼之智，必不短於長狄；孟德之雄，乃遠奇於崔琰。”其後，別與邢書，前後往復再三，邢理屈而止。文多不載。

教化，怎麽説不是實在的？”邢卲説：“季札説靈魂無處不到，又説消散乾净，如果又重新聚合成物，不能説無處不到了。”杜弼説：“骨肉形體下歸大地，魂氣則無處不到，這就是形體墜地而靈魂游走，雖然離開了但不是消散乾净。因爲它還存在，所以説無所不到。如果完全消失了，怎麽能又走到哪裏去呢？”邢卲説：“精神在人體，就像光在燭一樣，燭燃完了光就没有了，人死了精神也就消失了。”杜弼説：“燭是依靠本體發光，本體大光亮也大；人則不同，精神是不連結形體的，形體變小了精神却不變小。所以孔子的智慧，必定不比長狄差；曹操的雄才大略，肯定遠遠超過崔琰。”那以後，又另外給邢卲寫信，前後多次往返論辯，到邢卲理屈纔停止。文章多不見記載。

又以本官行鄭州事，未發，爲家客告弼謀反，案察無實，久乃見原，因此絶朝見。復坐第二子廷尉監臺卿斷獄稽遲，與寺官俱爲郎中封静哲所訟，徙臨海鎮。時楚州人東方白額謀反，鎮爲賊帥張綽、潘天合等所攻，弼率厲城人，終得全固。文宣嘉之，敕行海州事。後除膠州刺史。弼所在清静廉潔，爲吏人懷之。耽好玄理，注《莊子·惠施篇》并《易·上下繫》，名曰《新注義苑》，并行於世。

又以本官就任鄭州刺史，尚未出發，被家中食客告發杜弼謀反，經審訊察驗不是事實，很久纔被寬赦，因此謝絶賓客往還。又受他第二子廷尉監杜臺卿斷案遲延而獲罪，與寺官一起都被郎中封静哲所起訴，被流放到臨海鎮。其時楚州人東方白額謀反，臨海鎮被賊帥張綽、潘天合等所攻打，杜弼率領激勵城中人衆堅守，終於保全了城池。文宣帝嘉獎他，命他代理海州刺史。後來任命爲膠州刺史。杜弼所到任職之處，清静廉潔，爲官吏人民所懷念。他特别愛好道家學説，注釋了《莊子·惠施篇》和《易·上下繫》，名爲《新注義苑》，同時流行於世。

性質直，在霸朝多所匡正。及文宣作相，致位僚首，初聞揖讓之議，猶有諫言。帝又嘗問弼：“治國當用何人？”對曰：“鮮卑車馬客，會須用中國人。”帝以爲譏己。高德正居要，不能下之，乃至於衆前面折德正。德正深以爲恨，數言其短。又令主書杜永珍密啓弼在長史日，受人屬，大營婚嫁，帝内銜之。弼恃舊，仍有公事陳請。十年夏，上因飲酒，積其愆失，遣使就州斬之。尋悔，驛追不及。子蕤及遠徙臨海鎮。次子臺卿，

杜弼生性正直，在割據一方的小國朝廷中多有糾正。到文宣帝做丞相後，提拔他做到百官之首，起初聽到禪位的議論，還有諫諍之言。皇帝又曾經問杜弼：“治理國家當用什麽人？”回答説：“鮮卑人衹知騎馬駕車，應當用中原人。”皇帝以爲是譏諷自己。高德正居要職，杜弼不能謙讓他，甚至當衆面斥高德正。高德正因此深恨於他，多次説他的短處。又指使主書杜永珍秘密啓奏杜弼在長史任上，受人請托，大辦婚嫁，皇帝心裏暗暗恨他。杜弼依仗自己是舊人，仍然有公事就上言陳請。十年夏天，皇上喝了酒，把他的過失累積起來，派使臣到州治斬他。皇帝很快就

先徙東豫州。乾明初，并得還鄴。天統五年，追贈弼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武平元年，又贈驃騎大將軍，謚曰文肅。

後悔了，派驛馬追趕使臣不上。兒子杜蕤遠流臨海鎮。次子杜臺卿，在先已流放東豫州。乾明初年，同時回到鄴都。天統五年，追贈杜弼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武平元年，又追贈驃騎大將軍，謚號爲文肅。

杜蕤

蕤字子美，學業不如弟臺卿而幹局過之。武平中，位大理少卿，兼散騎常侍、聘陳使主、吏部郎中。隋開皇中，終於開州刺史。

子公贍，仕隋，位安陽令。

公贍子之松，大業中，起居舍人。

杜蕤字子美，學業不如弟弟臺卿但辦事的才能又超過他。武平年間，官至大理少卿，兼任散騎常侍、出使陳的使團長官、吏部郎中。隋朝開皇年間，死在開州刺史任上。

兒子杜公贍，入仕隋朝，擔任安陽縣令。

杜公贍子杜之松，大業年間，任起居舍人。

杜臺卿

臺卿字少山，好學博覽，解屬文。仕齊，位中書、黄門侍郎，修國史。既居清顯，忌害人物。趙彦深、和士開、高阿那肱等親信之。後兼尚書左丞，省中以其耳聾，多戲弄之。下辭不得理者，乃至大駡。臺卿見其口動，謂爲自陳。令史又故不曉喻，訓對往往乖越，聽者以爲嗤笑。及周武平齊，歸鄉里。以《禮記》、《春秋》講授子弟。隋開皇初，被徵入朝。臺卿采《月令》，觸類廣之，爲書名《玉燭寶典》十二卷，至是奏之，賜帛二百匹。患耳，不堪吏職，請修國史，拜著作郎。後致仕，終於家。有集十五卷，撰《齊記》二十卷，并行於世。無子。

杜臺卿字少山，好學博覽群書，善於寫作。仕於齊，官至中書、黄門侍郎，編修國史。到職居清要顯達的官位後，嫉妒妨害人才。趙彦深、和士開、高阿那肱等人親近信任他。後兼任尚書左丞，省中同僚因他耳聾，多次戲弄他。有判辭不合情理的，竟至於大駡。杜臺卿見駡者口動，認爲是自求申訴。令史又故意不給他説明，訊問對答往往不相符合，聽者以此譏笑他。到周武平定齊地，回歸鄉里。用《禮記》、《春秋》教授子弟。隋朝開皇初年，被徵召入朝。杜臺卿摘取《月令》章句，相類似的加以推廣擴充，題書名《玉燭寶典》十二卷，到這時奏上，賜帛兩百匹。患耳病，不能擔任官職，請求修國史，拜授著作郎。後退休，終老家中。有文集十五卷，撰《齊記》二十卷，同時流傳於世。没有兒子。

房謨

房謨字敬放，河南洛陽人也。其先代人，本姓屋引氏。少淳厚，雖無造次能，而沈深内敏。正光末，歷位昌平、代郡太守，所在著廉惠。及六鎮亂，謨率郡人入九峥山，結壘拒守。時外無救援，乃率所部奔中山。遇鮮于脩禮之亂，朝廷以謨得北邊人情，以爲假燕州事。北轉至幽州南，

房謨字敬放，河南洛陽人。他的先世是代郡人，本姓屋引氏。年輕時就淳樸忠厚，雖然没有緊急應變能力，但内心深沉敏慧。正光末年，歷任昌平、代郡太守，所到任之處以廉潔慈惠著稱。到六鎮之亂時，房謨率領郡内人民進入九峥山，構築營壘抗拒死守。當時外無救援，於是率領所部逃奔中山。遇上鮮于脩禮之亂，朝廷因爲房謨得北部邊郡人心，讓他代理燕州刺史職務。

爲脩禮所執，仍陷葛榮。榮敗，尒朱榮啓授行冀州事。尋除太寧太守。榮死，其黨徵兵，謨不應，前後斬其三使。遣弟毓詣闕，孝莊以毓爲都督，毓弟欽爲行臺，并持節詣謨，同爲經略。

向北轉移到幽州南面，被脩禮抓獲，後來又落入葛榮手裏。葛榮失敗後，尒朱榮啓奏皇帝任命他代理冀州刺史。不久任命爲太寧太守。尒朱榮死後，他的同黨向房謨徵調軍隊，房謨不應允，前後斬殺他們三個使者。派遣他弟弟房毓到朝廷朝見皇帝，孝莊帝任命房毓爲都督，房毓弟房欽爲行臺，一并持符節見房謨，同任經略之職。

及京都淪覆，爲賊黨建州刺史是蘭安定執繫州獄。蜀人聞謨被囚，并叛。安定於是給謨弱馬，令軍前慰勞。諸賊見謨，莫不遥拜。謨先所乘馬，安定別給將士，戰敗，蜀人得之，謂謨遇害，莫不悲泣。善養其馬，不聽乘騎，兒童婦女，競投草粟，皆言此房公馬也。其結愛人心如此。尒朱世隆聞而嘉之，捨其罪，以爲東北道行臺。及尒朱氏敗，濟州刺史侯景以謨先款附，推謨降首。謨以受眷尒朱，不宜先爲反覆，不從其計。

到京都淪陷時，被賊黨建州刺史是蘭安定捕獲囚禁在州監獄裏。蜀人聽説房謨被囚禁，同時叛亂。是蘭安定於是放出房謨，給他一匹弱馬，命他到軍前慰勞。衆人見到房謨，莫不遠望拜伏。房謨原先的坐騎，是蘭安定給了別的將士，戰敗後，蜀人得到那匹馬，認爲房謨已死，無不悲痛哭泣。將馬很好地喂養，不讓人乘坐，兒童婦女，争着投放草料糧食喂它，都説這是房公的馬。他就是如此的結愛心於人。尒朱世隆聽説後很贊許他，免了他的罪，任命他爲東北道行臺。到尒朱氏敗亡，濟州刺史侯景因爲房謨最早誠心歸服，推舉房謨爲降衆的首領。房謨因爲曾受尒朱氏器重，不應該率先背叛，不聽從他的計策。

神武入洛，再遷潁川太守。魏孝武帝入關，神武以謨忠貞，遣其弟毓爲大使，持節勞問。時軍國未寧，徵發煩速，至有數使同徵一物，公私勞擾。謨請事遣一使，下自催勒，朝廷從之。徵爲丞相右長史，以清直甚被賞遇。謨悉心盡力，知無不爲。前後賜其奴婢，率多免放，神武後賜其生口，多黥面爲房字而付之。神武討關右，以謨兼大行臺左丞，長史如故，總知府省務。天平三年，行定州事。請在左右，拾遺補闕，固不肯行，神武責而罷之。

神武帝進入洛陽，再改任房謨爲潁川太守。魏孝武帝入關，神武帝因爲房謨忠誠堅貞，派他弟弟房毓爲大使持符節慰勞他。當時國家没有安定，徵調頻繁快速，甚至於有幾位使臣同時徵調一種物品，公家私人都受勞苦騷擾。房謨請求每事派一個使者，下面自會催促辦理，朝廷聽從他的建議。徵召任丞相右長史，因爲清正很被賞識優待。房謨全心盡力，知無不爲。前後賞賜給他的奴婢，大多數被他釋放，神武帝後來賜給他的奴婢，多在臉上刺了“房”字再交給他。神武帝征討關右，任命房謨兼任大行臺左丞，長史之職仍舊保留，并總管尚書省政務。天平三年，兼管定州州事。自請在神武帝身邊任職，以便糾正失誤，堅持不肯去上任，神武帝責備他後罷免了他定州職務。

未幾，出爲兖州刺史。謨選用廉清，廣布恩信，僚屬守令，有犯必知，雖號細密，百姓安之。轉徐州刺史。始謨在兖州，彭城慕其政化，及

不久，外任兖州刺史。房謨選用廉明清正之士，廣泛施行恩德信義，同僚部屬都能遵守法令，有犯法者必定查實知曉，雖然被人稱爲煩瑣細碎，百姓却能得到安定。轉任徐州刺史。先前

爲刺史，合境欣悦。謨爲政如在瑕丘。先是，當州兵皆僚佐驅使，飢寒死病，動至千數。謨至，皆加檢勒，不令煩擾，以休假番代洗沐，督察主司，親自檢視。又使傭賃，令作衣服，終歲還家，無不温飽，全濟甚多。時梁、魏和好，使人入其界者，咸稱嘆之。神武與諸州刺史書，叙謨及廣平太守羊敦、廣宗太守竇瑗、平原太守許季良等清能，以爲勸勵。謨曾啓神武，以天下未寧，宜降婚勛將，收將士心，深見納。魏朝以河南數州，鄉俗絹濫，退絹一匹，徵錢三百，人庶苦之。謨乃表請錢絹兩受，任人所樂，朝廷從之。徵拜侍中，監國史。謨無他材學，每求退身，不許。尋兼吏部尚書，加衛大將軍。以子子遠罪，解官。久之，詔復本將軍，起爲大丞相左長史。

房謨在兖州時，彭城百姓就仰慕他的政教風化，到他來任刺史，全境人都歡欣喜悦。房謨施政同在瑕丘時一樣。原先，當州兵的都受各級官吏役使，飢寒死病，動輒上千人。房謨來後，完全加以整頓約束，不准擾亂他們，讓他們休假輪换着洗澡，督察主管部門，還親自檢查巡視。又讓他們做雇工挣錢，令他們製作衣服，年終歸家，無不温飽，很多人都得保全救助。當時梁、魏和好，使者進入他的轄區，都贊嘆他。神武帝給各州刺史的信中，叙述了房謨以及廣平太守羊敦、廣宗太守竇瑗、平原太守許季良等人清廉有才能，以此表彰勉勵。房謨曾啓奏神武帝因天下尚未安定，應當和有功大將結成婚姻，收買將士，深被采納。魏朝因河南數州，地方習俗絹不值錢，官府退民絹一匹，改徵錢三百，人民深受其苦。房謨於是上表請求民納賦絹錢兩種都接收，任從百姓的意願交納，朝廷聽從了他的意見。徵召任命爲侍中，監修國史。房謨没有别的才幹學術，每每請求抽身隱退，不許。不久兼任吏部尚書，加封衛大將軍。因兒子房子遠犯罪，被解職。過了很久，詔令恢復原本的將軍職務，起用爲大丞相左長史。

後除晋州刺史，加驃騎大將軍，又攝南汾州事。先時境接西魏，土人多受其官，爲之防守。至是，酋長、鎮將及都督、守、令前後降附者三百餘人，謨撫接殷勤，人樂爲用。爰及深險胡夷，咸來歸服。謨常以己禄物，充其饗賚，文襄嘉之，聽用公物。西魏懼，乃增置城戍。慕義者，自相糾合，擊破之。自是龍門已北，西魏戍皆平。文襄特賜粟千石，絹二百匹，班示天下。卒於州，州府相帥贈物及車牛，妻子遵其遺志，拒而不納。謨寡嗜欲，貞白自守；然内營家産，足爲富贍，不假官俸，是以世稱清白。贈司空，謚曰文惠。

後任晋州刺史，加封驃騎大將軍，又代理南汾州刺史。先時州境和西魏接壤，土人多受西魏官職，爲之防守邊界。到這時，土人酋長、鎮將都督、郡守、縣令前後來降附者三百餘人，房謨安撫接待十分殷勤，這些人都樂意爲他效勞。以及深山險阻的少數民族，都來歸服。房謨常用自己的俸禄所得，來賞賜這些人，文襄帝很贊成他的做法，聽任他使用公物。西魏感到恐懼，於是增築城堡據點加强防守。傾慕仁義的人，自動組織起來，攻破城堡。從龍門以北，西魏的邊防城堡營壘都被平毁。文襄帝特别賞賜他粟千石，絹二百匹，通報全國。後死在州刺史任上，州府相帥贈送財物和車牛，妻子遵照他的遺志，拒不收納。房謨少有嗜好欲望，以正直清廉自守；但是很善於經營家産，足稱富裕，不依賴國家俸禄，所以世人都稱頌他的清白。追贈司空，謚號文惠。

謨與子結婚盧氏，謨卒後，盧氏將改適他姓。有平陽廉景孫者，少厲志節，以明經舉郡孝廉，爲謨所重，至是訟之，臺府不爲理。乃持繩詣神廟前北面大呼曰："房謨清吏，忠事高祖，及其死也，妻子見陵。神而有知，當助申之。今引决，訴於地下。"便以繩自經於樹。衛士見之，救解送所司。朝廷哀其至誠，命女歸房族。

房謨給兒子聯婚盧氏，房謨死後，盧氏將要把女兒改嫁别姓。有個名廉景孫的平陽人，少年時就激勉志氣節操，以明經科優秀被舉薦爲郡孝廉，被房謨看重，到這時就到官府去投訴，臺府不給審理。於是就拿着繩子到神廟前向着北面高聲呼叫："房謨清官，忠心侍奉高祖，到他死後，妻兒就被欺侮。神如果有靈，應當幫助申理這件事。現在我自殺，到地下去申訴。"便將繩挂在樹上上吊自殺。衛士見他這樣，將他救醒送到主管部門。朝廷哀憐他的至誠，命盧氏女嫁到房家。

謨前妻子子遠險薄，謨甚嫌之，不以爲子例。時以謨爲後妻盧氏所譖，神武亦以責謨。謨陳其惡。神武弗信，自收恤之，令與諸子同學，久乃令還。後與任胄等謀殺神武，事發，神武嘆曰："知子莫若父，信哉！"因上言房謨、鄭述祖、李道璠三家，理宜從法，竊以謨立身清白，履行忠謹；鄭仲禮嚴祖庶兒，晚始收拾；李世林生自外養，屬絶本宗。三人特乞罪止一房，魏帝許焉。及謨卒，子廣嗣。廣弟恭懿。

房謨前妻所生子房子遠陰險刻薄，房謨非常憎惡他，不把他當兒子看待。當時人認爲是房謨聽信後妻盧氏的譖言，神武帝也這樣責怪房謨。房謨陳説房子遠惡行。神武帝不信，親自收留接濟他，令他和諸子弟同師受業，很久以後纔令他回家。後來他和任胄等謀殺神武帝，事情敗露，神武帝嘆息説："瞭解兒子莫如父親，的確就是這樣啊！"因此上書皇帝説房謨、鄭述祖、李道璠三家，按理應當連坐，但我私下認爲房謨立身清白，操行忠厚恭謹；鄭仲禮是嚴祖妾生子，很晚纔收留在家；李世林生下後就抱養到外家，已脱離了本宗族。三人特别請求衹加罪一房，魏帝准許了。到房謨死後，子房廣繼承爵位。房廣弟弟名房恭懿。

房恭懿

恭懿字慎言，沈深有局量，達於從政。仕齊，歷平恩令、濟陰太守，并有能名。齊亡，不得調。後預尉遲迥亂，廢于家。隋開皇初，吏部尚書蘇威舉爲新豐令，政爲三輔最。上聞而嘉之，賜物四百段。以所得賜，分給窮乏。未幾，復賜米三百石，又振貧人。上聞止之。時雍州諸縣令，每朔朝謁，上必呼恭懿至榻前，訪以化下之術。威又薦之，歷澤、德二州司馬。盧愷復奏其政美，上甚異之，復賜以帛。諸州朝集，稱爲勸勵之首，以爲"上天宗廟之所祐助，豈朕

房恭懿字慎言，沉着深刻而有器量，適宜於從政。在齊做官，歷任平恩縣令、濟陰太守，在兩地都以有才能著稱。齊亡，不得升調。後參與尉遲迥之亂，罷官家居。隋開皇初年，吏部尚書蘇威推舉他任新豐縣令，政績考核在京師地區是上等。皇上知道後嘉獎他，賜絲帛四百段。他將所得的賞賜，分給貧苦之人。不久，再賜米三百石，又用來賑濟窮人。皇上知道後制止了他。當時雍州各縣縣令，每月初一朝見皇帝時，皇帝必定叫房恭懿到床前，訪問教化人民的學問。蘇威又薦舉他，歷任澤、德二州司馬。盧愷又上奏稱頌他政績美善，皇上更是對他另眼看待，又賜他絹帛。諸州官員到京師朝見時，皇上稱贊他是

寡薄能致？朕即拜爲刺史，卿等宜師之”。乃下詔褒美，因授海州刺史。

勸勉鼓勵百姓最好的，認爲是“上天和祖宗的祐助，哪裏是朕寡薄之德所能得到的？朕即刻拜任他爲刺史，衆位卿家應該向他學習”。於是下詔嘉獎贊美，於是任他爲海州刺史。

未幾，國子博士何妥奏恭懿尉遲迥之黨，威、愷曲相舉薦。上大怒，恭懿竟放嶺南。未幾徵還，至洪州卒。論者冤之。

不久，國子博士何妥奏稱房恭懿是尉遲迥的同黨，蘇威、盧愷曲意相互舉薦。皇上大怒，竟將房恭懿流放嶺南。不久又徵召回來，到洪州就死了。評論的人都認爲他冤枉。

張纂

張纂字徽纂，代郡平城人也。初事尒朱榮，又爲尒朱兆長史，使於神武，遂被顧識。及相州城拔，參丞相軍事，封武安縣伯。累遷神武行臺右丞。從征玉壁，大軍將還山東，至晉州忽遇寒雨，士卒饑凍有死者。州以邊禁，不聽入城。時纂爲別使，遇見，輒令開門内之，分寄人家，給其火食，多所全濟。神武聞而善之。

張纂字徽纂，代郡平城人。最初在尒朱榮處任職，後來又作尒朱兆的長史，派他出使神武帝，受到神武帝賞識關愛。到攻下相州城後，參預丞相軍務，被封爲武安縣伯。多次升遷至神武帝行臺右丞。跟隨大軍征討玉壁，大軍將要返回太行山以東，到晉州遇上天降寒雨，士兵有因飢寒交迫而凍死的。州官因爲正在實行邊禁，不答應軍隊入城。當時張纂任別使，正好遇見，特命開門放入，讓兵士分住到各家，供給他們取暖用火和飯食，被救助保全了生命的人很多。神武帝知道後稱贊他做得好。

纂性便僻，事神武二十餘歲，通傳教令，甚見親賞。文宣時，卒於護軍將軍。

張纂善於逢迎阿諛，侍奉神武帝二十多年，通報傳達命令，很受信任賞識。文宣帝時，死於護軍將軍任上。

張亮

張亮字伯德，西河隰城人也。初事尒朱兆，兆奔秀容，左右皆密通誠款，唯亮獨無啓疏。及兆敗，竄於窮山，令亮及倉頭陳山提斬己首以降，皆不忍。兆乃自縊於樹，亮因伏尸哭。神武嘉嘆之，授丞相府參軍，漸見親待，委以書記之任。天平中，爲文襄行臺郎中，典七兵事。雖爲臺郎，常在神武左右。遷右丞。

張亮字伯德，西河隰城人。早先在尒朱兆處任職，尒朱兆敗逃秀容川時，左右親信都暗中和神武帝通好投誠，惟獨張亮没有通書信。到尒朱兆失敗，逃竄到深山，叫張亮和僕人陳山提砍下自己的頭，出去投降，他們都不忍心下手。尒朱兆於是在樹上上吊自殺，張亮便伏在尸體上哭泣。神武帝贊嘆不已，任命他爲丞相府參軍，逐漸被親近信任，委任他掌管文書案卷。天平年間，任文襄帝的行臺郎中，掌管七兵事務。雖然衹是行臺郎官，但經常在神武帝身邊。後改任行臺右丞。

高仲密之叛，與大司馬斛律金守河陽。周文帝於上流放火船，欲燒河橋。亮乃備小艇百餘，皆載長鎖，鎖頭施釘，火船將至，即馳小船，以釘

高仲密叛亂時，他和大司馬斛律金防守河陽。周文帝在上游放火船，想燒河橋。張亮於是準備小艇百多隻，都裝載長鎖鏈，鎖鏈頭加釘，火船快到時，立即快速駛出小船，將釘釘在火船

釘之，引鎖向岸，火船不得及橋。橋全，亮之計也。後自太中大夫拜幽州刺史。薛琡嘗夢亮於山上挂絲，以告亮，且占之曰：“山上絲，幽字也，君其爲幽州乎。”數月而驗。累遷尚書右僕射、西南道行臺。

上，拉着鎖鏈拖向岸邊，使火船不得靠近河橋。橋得以保全，全靠張亮的計謀。後來自太中大夫拜任幽州刺史。薛琡曾經夢見張亮在山上挂絲，將夢告訴張亮，并且解夢說：“山上絲，是幽字，先生大概要任幽州刺史吧。”幾個月後就應驗了。多次升任至尚書右僕射、西南道行臺。

亮性質直，勤力强濟，深爲神武、文襄信委。然少風格，好財利，久在左右，不能廉潔。及歷數州，咸有黷貨之號。天保初，别封安定縣男，位中領軍。卒，贈司空。

張亮本性正直，勤奮努力，精强幹練，深受神武帝、文襄帝信任。然而缺少風格，貪財好利，長期在神武帝、文襄帝身邊，不能廉潔。曾歷任數州刺史，都有貪污納賄的名聲。天保初年，另外封爲安定縣男，職位是中領軍。死後，追贈司空。

時霸府又有趙起、徐遠者，并見任委。

當時霸府還有趙起、徐遠二人，一并受到重用。

趙起

起廣平人，性沈謹。神武頻以爲相府騎兵二局，典兵馬十餘載。至文宣即位，累遷大鴻臚卿。雖歷九卿、侍中，常以本官監兵馬，出内居腹心寄，與二張相亞。武平中，卒於師，贈都督、滄州刺史。

趙起是廣平人，本性深沉謹慎。神武帝屢次任他管理相府騎兵和步兵二局，掌管軍隊十餘年。到文宣帝稱帝，多次升任至大鴻臚卿。雖然歷任九卿、侍中，但常以本職監管軍隊，出外入内都親任要職，與二張相當。武平年間，死於軍中，追贈都督、滄州刺史。

徐遠

遠廣寧人，爲丞相騎兵參軍事，深爲神武所知。累遷東楚州刺史，政有恩惠。郭邑大火，城人亡産業，遠躬自赴救，對之流涕，仍爲經營，皆得安立。卒於衛尉卿。起、遠前書并有傳，更無異迹，今附此云。

徐遠是廣寧人，任丞相騎兵參軍之職，深受神武帝優待。多次升任至東楚州刺史，施政有恩惠。州城裏着大火，居民亡失財産，徐遠親自去撲救，對着他們傷心哭泣，於是幫助他們籌劃安排，都得安身立業。死於衛尉卿任上。趙起、徐遠前書都有傳，又没有特别的事迹，現在附記在這裏。

張曜

張曜字靈光，上谷昌平人也。少貞謹，韓軌爲御史劾，州府僚佐及軌左右以贓挂網者百餘人，唯曜以清白免。天保初，賜爵都鄉男，累遷尚書右丞。文宣曾近出，令曜居守。帝夜還，曜不時開門，勒兵嚴備。帝駐蹕門外久之，催迫甚急。曜以夜深，須火至面識，門乃可開。於是獨出見帝。帝笑曰：“卿欲效郅君章也？”乃

張曜字靈光，上谷昌平人。從小就正直謹慎，韓軌被御史彈劾，州府同僚屬官以及韓軌身邊親信因貪贓犯法的百餘人，衹有張曜由於清白得免。天保初年，賜爵位都鄉男，多次升任至尚書右丞。文宣帝曾出城到不遠處，叫張曜留守京城。皇帝晚上返回，張曜不及時開城門，布置軍隊嚴加防備。皇帝停駐在城門外很久了，催促很急迫。張曜因爲夜已深，必須有火把到面前辨認明白，城門纔可打開。於是獨身一人出城見皇

使曜前開門，然後入。嗟賞之，賜以錦綵。大寧初，遷秘書監。

帝。皇帝笑着説："卿家想效法郅君章啊。"於是叫張曜先去打開城門，然後入城。皇帝很贊賞他，賜給錦綵。大寧初年，升任秘書監。

曜歷事累世，奉職恪勤，咸見親待，未嘗有過。每得禄賜，輒散之宗族。性節儉率素，車服飲食，取給而已。好讀《春秋》，月一遍，時人比之賈梁道。趙彦深嘗謂之曰："君研尋左氏，豈求杜、服繆邪？"曜曰："何爲其然乎？左氏之書，備叙言事，惡者可以自戒，善者可以庶幾。故勵己温尋，非欲詆訶古人得失也。"

張曜連續侍奉幾代皇帝，任職恭謹勤懇，都被視爲親信，未曾有過失。每每領到俸禄賞賜，就分發給同族人。生性節儉樸素，車馬衣服飲食，够用就行了。喜讀《春秋》，每月一遍，當時人把他比作賈梁道。趙彦深曾問他説："你研究探尋左氏，難道要找出杜預、服虔的謬誤嗎？"張曜回答説："你爲什麽要這樣説呢？左氏這本書，記言記事都很詳備，醜惡的可以警戒自己，美善的希望自己能做到。所以激勵自己去温習探求，不是想要去指責前人的得與失啊。"

天統元年，奏事，暴疾，仆於御前。武成下坐臨視，呼不應。帝泣曰："失我良臣也。"旬日卒，贈尚書右僕射，謚曰貞簡。

天統元年，上朝奏事，突然得病，倒在御座前面。武成帝走下御座看視，呼叫不應。皇帝哭着説："我失去了良臣啊。"十天後去世，追贈尚書右僕射，謚號是貞簡。

王峻

王峻字巒嵩，靈丘人也。明悟有幹略。歷事神武、文襄，爲相府佐，賜爵北平男，除營州刺史。營州地接邊賊，數爲人患。峻至州，遠設斥候，廣置疑兵，賊不敢發，合境獲安。先是，刺史陸士茂詐殺室韋八百餘人，因此朝貢遂絶。至是，峻要其行路，大破之。虜其酋帥，厚加恩禮，放遣之。室韋遂獻誠款，朝貢不絶，峻有力焉。蠕蠕主菴羅辰東徙，峻設伏大破之，於此遁走。歷位尚書。

王峻字巒嵩，靈丘人氏。聰明穎悟有才幹謀略。先後侍奉神武帝、文襄帝，任相府屬官，賜爵位北平男，任命爲營州刺史。營州和邊境賊寇接壤，多次給百姓造成災難。王峻到任後，遠設偵察哨，到處布置疑兵，賊寇不敢發兵進犯，全境獲得安寧。先前，刺史陸士茂用欺詐手段殺室韋八百餘人，因此給朝廷的朝貢就斷絶了。到這時，王峻派兵截擊他們的通行道路，大敗室韋。俘獲了他們的酋長統帥，厚加禮遇，然後放他們回去。室韋於是就獻誠通好，朝貢不絶，這是王峻的功勞。蠕蠕首領菴羅辰向東遷徙，王峻設埋伏大敗他們，蠕蠕從此逃走他方。升任至尚書。

河清中，位南道行臺，坐違格私度禁物，并盗截軍糧，有司定處斬刑，家口配没。詔決鞭一百，除名配甲坊，蠲其家口。武平初，卒於侍中，贈司空。

河清年間，任南道行臺，因違法私自度量禁物而獲罪，又有竊取截留軍糧行爲，主管部門判定處以斬刑，家中人口流放或没收入官。詔令改判鞭刑一百，除名流放皮革坊，免除家中人口。武平初年，死於侍中任上，追贈司空。

王紘

王紘字師羅，太安狄那人也。父基，頗讀書，有智略。初從葛榮，與周文帝相知。及周文據關中，神武

王紘字師羅，是太安狄那人。父親王基，讀書多，有智謀才略。原先跟隨葛榮，與周文帝是好朋友。到周文帝占據關中後，神武帝派王基

遣基與長史侯景同往焉。周文留基不遣，後乃逃歸。歷南益、北豫二州刺史，所歷皆好聚斂，然性和直，吏人不甚怨苦。後爲奴所害，贈吏部尚書。

紘善騎射，愛文學，性敏捷。年十三，見揚州刺史太原郭元貞，撫其背曰："讀何書？"曰："誦《孝經》。"曰："《孝經》云何？"曰："在上不驕，爲下不亂。"元貞曰："吾豈驕乎？"紘曰："君子防未萌，亦願留意。"元貞稱善。十五，隨父在北豫州，行臺侯景與人論掩衣法爲當左右。尚書敬顯儁曰："孔子云：'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以此言之，右衽應是。"紘進曰："國家龍飛朔野，雄步中原，五帝異儀，三王殊制，掩衣左右，何足是非？"景奇其早慧，賜以名馬。興和中，文襄召爲庫直、奉朝請。文襄遇禍，紘冒刃捍禦。以忠節，進爵平春縣男。

頗爲文宣所知，爲領左右都督。帝嘗與左右飲酒，曰："快哉大樂！"紘曰："亦有大苦。"帝曰："何苦？"紘曰："長夜荒飲，不悟國破，是謂大苦。"帝默然。後責紘曰："爾與紇奚舍樂同事我兄，舍樂死，爾何不死？"紘曰："君亡臣死，自是常節，但賊豎力薄，故臣不死。"帝使燕子獻反縛之，長廣王捉頭，帝手刃將下。紘呼曰："楊遵彥、崔季舒逃難，位至僕射、尚書；冒危效命之士，翻見屠戮。曠古未有此事。"帝投刃於地曰："王師羅不得殺。"遂舍之。

後拜驃騎大將軍。武平初，加開府儀同三司。上言突厥與周男女來往，必相影響，南北寇邊，宜爲之備。四年，陳人寇淮南，封輔相議討

和長史侯景一同出使關中。周文帝留下王基不放回，後來逃回。歷任南益、北豫二州刺史，所到之處都喜歡搜刮財貨，然而性格和順爽直，官民不是很怨恨他。後來被奴僕害死，追贈吏部尚書。

王紘善於騎馬射箭，愛好文章經籍，思維敏捷。十三歲時，去拜見揚州刺史太原郭元貞，郭元貞撫着他的背問："讀什麼書？"回答："讀《孝經》。"又問："《孝經》說些什麼？"回答說："在上者不驕，在下者不亂。"郭元貞問道："我難道驕嗎？"王紘回答說："君子防於未然，也希留意。"郭元貞稱贊他說得好。十五歲，隨父親在北豫州，行臺侯景和人辯論掩蓋衣服的方法應當在左還是在右。尚書敬顯儁說："孔子說：'如果不是管仲，我們大概會披散頭髮衣襟向左開吧。'照這樣講來，衣襟右掩是對的。"王紘進前說："國家興起於朔北之野，却能稱雄中原，五帝禮儀各異，三王制度不同，衣服掩左掩右，哪裏說得上是對是錯？"侯景因他幼年聰明感到驚奇，贈給他名馬。興和年間，文襄帝召他任庫直、奉朝請。文襄帝遇害，王紘冒死抵禦。因爲忠節，進爵平春縣男。

很被文宣帝所禮遇，讓他兼任左右都督。皇帝曾與親信飲酒，說："痛快呀大樂！"王紘說："也有大苦。"皇帝問："什麼大苦？"王紘回答說："長夜過度飲酒，没有想到國家敗亡，這就叫大苦。"皇帝默然無語。後來責怪王紘說："你和紇奚舍樂一同侍奉我哥哥，舍樂死難，你爲什麼没有死？"王紘說："君亡臣死，正是應當有的氣節，但賊子力量薄弱，所以臣下没有死。"皇帝令燕子獻將他反綁起來，長廣王抓住頭，皇帝持刀將要砍下。王紘大叫說："楊遵彥、崔季舒逃避禍難，官至僕射、尚書；冒險救命之士，反被屠殺。自古以來没有這等事情。"皇帝丟刀在地說："王師羅殺不成了。"就釋放了他。

後來拜任驃騎大將軍。武平初年，加封開府儀同三司。上奏書稱突厥與周婚姻往來，必定相互影響，南北兩面侵犯邊境，應作防備。四年，陳軍進犯淮南，封輔相建議征討。王紘說："如

之。紘曰："若復出頓江、淮，恐北狄西寇，乘弊而來。莫若薄賦省徭，息人養士，使朝廷協睦，遐邇歸心，征之以仁義，鼓之以道德，天下皆當肅清，豈直江南僞陳而已。"高阿那肱謂衆曰："從王武衛者南席。"衆皆同焉。尋兼侍中，聘周。使還即正。未幾卒。

紘好著述，作《鑒誡》二十四篇。

敬顯儁

敬顯儁字孝英，平陽太平人也。少英俠，從神武信都義舉，歷位度支尚書。神武攻鄴，顯儁督造土山，以功封永安縣侯。出内多歷顯官，所在著名。河清中，卒於兖州刺史。

子長瑜，武成時爲廣陵太守，多所受納，刺史陸駿將表劾之。以貨事和士開，以書屏風詐爲長瑜獻，武成大悦，駿表尋至，遂不問焉。遷合州刺史，陷於陳，卒。子德亮，齊亡後，負尸歸。

德亮，隋開皇中，卒於尚書郎。

平鑒

平鑒字明達，燕郡薊人也。祖延，魏安平太守。父勝，安州刺史。

鑒少聰敏，受學於徐遵明，受《詩》、《禮》於弘農楊文懿，通大義，不爲章句。雅有豪俠氣。孝昌末，見天下將亂，乃之洛陽，與慕容儼以客騎馬爲業，兼習弓矢。鑒性巧，夜則胡畫，以供衣食。俄奔尒朱榮，榮大奇之。以軍功，累遷襄州刺史。神武起兵信都，鑒棄州自歸，即授本官。

文襄輔政，封西平縣伯，遷懷州刺史。鑒奏請於州西故軹關道築城，

果再出兵屯駐江、淮，恐怕北狄、西寇乘虚而來。不如少徵賦税少派徭役，息民養士，使朝廷和睦，遠近歸心，用仁義征服他們，用道德鼓勵他們，天下都能肅清，豈祇江南僞陳而已。"高阿那肱對大家説："贊成王武衛的坐到南面來。"大家都到南面坐下。不久兼任侍中，出使周朝。出使回來後就正式任侍中。不久死去。

王紘喜歡著書，作《鑒誡》二十四篇。

敬顯儁字孝英，平陽太平人。年輕時就英豪俠義，追隨神武帝在信都舉義師，歷任度支尚書。神武帝攻打鄴城，敬顯儁負責築造土山，因功被封爲永安縣侯。在地方和朝廷多次擔任顯要官職，所在之處都很著名。河清年間，死於兖州刺史任上。

子長瑜，武成帝時任廣陵太守，大肆收受賄賂，刺史陸駿將要上表彈劾他。他用財物結交和士開，在屏風上書寫敬長瑜的名字，假裝是自己獻給皇帝的，武成帝大喜，陸駿的彈劾表章不久也到了，於是就不追究他了。改任合州刺史，合州被陳攻陷，去世。子敬德亮，齊滅亡後，把他的尸體背了回來。

德亮，隋開皇年間，死於尚書郎任上。

平鑒字明達，燕郡薊縣人。祖父平延，魏安平太守。父親平勝，安州刺史。

平鑒從小聰明敏慧，從學於徐遵明，向弘農楊文懿學習《詩經》、《禮記》，通要旨而已，不拘泥於文章。很有豪俠氣質。孝昌末年，見天下將要動亂，於是到洛陽，與慕容儼以客士身份騎馬爲業，同時練習弓箭。平鑒性巧慧，夜間則隨意畫些畫，以供衣食之費。不久投奔尒朱榮，尒朱榮對他大加稱奇。因有軍功，多次升任至襄州刺史。神武帝起兵信都時，平鑒棄官自投神武帝，立即任命他任本職。

文襄帝輔政，封爲西平縣伯，改任懷州刺史。平鑒奏請於州西原軹關道築城堡，以防禦西

以防西軍，從之。尋西魏將楊擲來攻。時新築之城，糧仗未集。素乏水，南門内有大井，隨汲即竭。鑒具衣冠，俯井而祝，至旦而井泉涌溢，有異於常，合城取足，揚示敵人。將士既睹非常，勇氣自立。楊擲敗，以功進開府儀同三司。累遷揚州刺史。其妻生男，鑒因喜酣醉，擅免境内囚，誤免關中細作二人。醒而知之，上表自劾。文宣特原其罪，賜犢百頭、羊二百口、酒百石，令作樂。

河清二年，重拜懷州刺史。時和士開使求鑒愛妾阿劉，即送之。仍謂人曰："老公失阿劉，與死何異？要自爲身計，不得不然。"後卒於都官尚書，贈司空，謚曰文。

子子敬嗣，輕險無賴，奸穢所至，禽獸不若。隋開皇中，爲晋州行參軍，爲并州總管秦王所殺。

軍，同意了他的請求。不久西魏將領楊擲率軍來攻。當時新築城堡中，糧草兵器尚未聚集。此地素來缺水，南門内有大井，剛一取水就乾涸了。平鑒整齊衣冠，俯身向井禱告，到天明時井泉噴涌外流，不同於平時，足够全城人取用，并拋揚給敵人看。將士們目睹了這種非常情形，勇氣自然立增。楊擲敗退，因功升任開府儀同三司。多次改任至揚州刺史。他妻子生了兒子，平鑒因高興大醉，擅自下令釋放州境内囚犯，誤放了關中間諜二人。酒醒後知道這事，上表章自我彈劾。文宣帝特赦其罪，并賜牛犢百頭、羊二百隻、酒百石，令作樂慶賀。

河清二年，重任懷州刺史。當時和士開使人索要平鑒愛妾阿劉，即送去。還對人說："老年失去阿劉，和死了有什麽不同？重要的是爲自己身家打算，不得不這樣。"後來死於都官尚書任上，追贈司空，謚號是文。

兒子平子敬繼承爵位，平子敬輕薄險詐，邪惡污穢之事没有一樣不做的，禽獸不如。隋開皇年間，兼任晋州行參軍，被并州總管秦王所殺。

唐邕

唐邕字道和，太原晋陽人也。其先自晋昌徙焉。父靈芝，魏壽陽令，邕貴，贈司空公。

邕少明敏，有材幹。初直神武外兵曹，以幹濟見知，擢爲文襄大將軍督護。文襄崩，事出倉卒，文宣部分將校，鎮壓四方，夜中召邕支配，造次便了。帝甚重之。天保初，稍遷給事中，兼中書舍人，封廣漢鄉男。及從征奚虜，黄門侍郎袁猛舊典騎兵事，至是爲割配遲留，鞭杖一百，仍令邕監騎兵事，以猛賜邕。文宣頻年出塞，邕必陪從，專掌兵機，承受敏速。自軍吏已上勞效由緒，無不諳練，占對如響。或御前簡閲，邕多不執文簿，唱官名未嘗謬誤。七年，於羊汾堤講武，令邕總爲諸軍節度。事

唐邕字道和，太原晋陽人。他祖父自晋昌遷來這裏。父親靈芝，魏壽陽令，唐邕顯貴後，追贈司空公。

唐邕從小聰明敏慧，有才幹。起初任神武帝外兵曹直長，以幹練的辦事才能受神武帝知遇，提拔爲文襄大將軍督護。文襄帝去世，事發突然，文宣帝布置將校，以强力威勢懾服四方，夜半召唐邕調度，很快就辦妥了。皇帝十分看重他。天保初年，稍稍升至給事中，兼中書舍人，封廣漢鄉男。到隨軍征討奚虜，黄門侍郎袁猛先前掌管騎兵事務，到這時因爲分配緩慢滯留，被鞭杖一百，仍然令唐邕監管騎兵事務，將袁猛賜給唐邕。文宣帝連年出征塞外，唐邕必定陪同前往，專門掌管用兵機宜，接受事務敏捷快速。自軍吏以上將士功績來歷，無不熟悉，隨口應答。有時在皇帝面前檢閲百官，唐邕多不持名册，點唱官名未曾有過錯誤。七年，在羊汾堤講習武

畢，仍監宴射之禮。親執其手，引至太后前，坐於丞相斛律金上。啓太后云："邕一人當千。"仍別賜錢綵。邕非唯强濟明辯，亦善揣上意，是以委任彌重。帝嘗白太后云："邕手作文書，口且處分，耳又聽受，實是異人。"一日中六度賜物。又嘗解所服青鼠皮裘賜邕云："朕意在與卿共弊。"除兼給事黄門、中書舍人。文宣嘗登并州童子佛寺望并州城，曰："此何等城？"或曰："金城湯池，天府之國。"帝云："我謂唐邕是金城，此非也。"後謂邕云："高德正妄説卿短，而薦主書郭敬，朕已殺之。卿劬勞既久，欲除卿作州，頻敕楊遵彦求堪代卿者，如卿實不可得，所以遂停。"文宣或切責侍臣云："觀卿等，不中與唐邕作奴！"其愛遇如此。

事，令唐邕爲諸軍總節度。講武結束，又監聚宴習射的典禮。皇帝親自拉着他的手，領到太后面前，坐在丞相斛律金之上。告訴太后説："唐邕一人可當千人。"又另外賜給唐邕錢綵。唐邕非但能力幹練明辨事理，也善於揣度皇上心意，因此職權越來越重。皇帝曾經告訴太后説："唐邕手寫文書，同時口頭又在處置安排，耳朵又在聽受事情，實在是不尋常的人。"一日中六次賞賜唐邕物品。又曾經解下自己所穿的青鼠皮衣賜給唐邕説："朕意在與卿共禦寒冷。"任命他兼給事黄門、中書舍人。文宣帝曾登上并州童子佛寺望并州城，問："這是什麽樣的城？"有人回答："金城湯池，天府之國。"文宣帝説："我認爲唐邕是金城，這裏不是。"後來對唐邕説："高德正亂説卿家短處，而薦舉主書郭敬，朕已殺了他。卿家勞苦已久，打算任命你做州牧，多次令楊遵彦尋找可以代替卿家的人，但如卿家那樣的人實在不可得到，所以就停止了。"文宣帝有時嚴詞譴責近臣説："看卿家等，不配給唐邕做奴僕！"他就是如此受寵愛禮遇。

孝昭作相，署相府司馬。皇建元年，除給事黄門侍郎。大寧元年，除大司農卿。河清元年，突厥入寇，遣邕驛赴晋陽，纂集兵馬。在路聞虜將逼，邕斟酌事宜，改敕，更促期會，由此兵士限前畢集。後拜侍中、并州大中正、護軍將軍。從武成幸晋陽，帝至武軍驛，因醉責虞候都督范洪，將殺之。邕諫，以爲若非酒行戮，族誅人無所怨；假實有大罪，因酒殺人，恐招横議。洪因得免死。邕又以軍人教習田獵，依令十一月，月别三圍，以爲疲弊，請每月兩圍。又奏河陽、晋州，與周連境，請於河陽、懷州、永橋、義寧、烏籍各徙六州軍人并家，立軍府安置，以備機急之用。帝并從之。未幾，出爲趙州刺史，侍中、護軍、大中正悉如故。謂曰："朝臣未有帶侍中、護軍、中正臨州

孝昭帝任相，代理相府司馬。皇建元年，任給事黄門侍郎。大寧元年，任大司農卿。河清元年，突厥進犯，派唐邕乘驛馬趕赴晋陽，集聚軍隊。在路上聽説敵人快要逼近，唐邕考慮事情緊急，改動敕書，縮短約期集聚的時間，因此兵士在期限前都集中在一起了。後任侍中、并州大中正、護軍將軍。隨從武成帝到晋陽，皇帝到武軍驛時，因醉責怪虞候都督范洪，想要殺他。唐邕勸諫，認爲如果不是飲酒施行死刑，就是誅殺全族别人也無所怨恨；假如實在有大罪，因酒後殺人，恐招來非議。范洪因此得免死罪。唐邕又因爲士兵教練打獵，依照命令每年十一個月都進行，每月圍獵三場，認爲容易疲勞，請求每月圍獵兩場。又奏稱河陽、晋州，與周接境，請於河陽、懷州、永橋、義寧、烏籍等處分别遷徙六州軍人及其家屬，設立軍府安置，以備緊急時機調用，皇帝都聽從了他。不久，出任趙州刺史，侍中、護軍、大中正依前保留。皇帝對他説："朝臣還没有帶侍中、護軍、中正官到州裏任職的，

者，以卿舊勛，故有此舉。放卿百餘日休息，至秋間，當即召。"邕政頗嚴酷，然抑挫豪强，公事甚理。尋除中書監，仍侍中，遷尚書右僕射。

因爲卿家是舊臣，所以有這種安排。放卿家外出休息百餘日，到了秋天，當即召回。"唐邕爲政很嚴酷，但能壓抑打擊豪强，辦公務很符合道理。不久任命爲中書監，仍舊任侍中，又升尚書右僕射。

武平初，坐斷事阿曲，爲御史所劾，除名。久之，以舊恩，復除將軍、開府，累遷尚書令，封晋昌王。高思好構逆，令邕赴晋陽監勒諸軍。事平，録尚書事。屬周師攻洛陽，右丞相高阿那肱赴援，邕配割不甚從允，那肱譖之，由是被疏。七年，車駕將幸晋陽，敕斛律孝卿總騎兵，事多自决。邕恃舊，一旦爲孝卿所輕，鬱快形於辭色。帝從平陽敗後，狼狽歸鄴，邕懼那肱譖訴，恨孝卿輕己，遂留晋陽，與莫多婁敬顯等樹安德王爲帝。尋降周，邕依例授上開府儀同大將軍。再遷户部，轉少司馬，封安福郡公，遷鳳州刺史。隋開皇初，卒。

武平初年，因判决案件徇私偏袒，被御史所彈劾，免官。很久以後，因爲舊恩，又任爲將軍、開府，多次升遷至尚書令，封晋昌王。高思好謀反，令唐邕趕赴晋陽監督統率各路軍隊。叛亂平定，總領尚書省事務。正值周軍隊進攻洛陽，右丞相高阿那肱前去增援，唐邕調配没有完全滿足他的要求，那肱譖毁他，由是被疏遠。武平七年，皇帝打算到晋陽去，令斛律孝卿總管騎兵，軍務多自行决定。唐邕仗恃自己是舊臣，一旦爲斛律孝卿所輕視，憂憤不服氣的情緒在語言和神色上表現出來。皇帝從平陽戰敗後，狼狽逃回鄴都，唐邕害怕高阿那肱進讒言誹謗自己，又怨恨斛律孝卿輕視自己，於是就留在晋陽，與莫多婁敬顯等人立安德王爲皇帝。不久投降周，依例任唐邕爲上開府儀同大將軍。再次遷至户部，改任少司馬，封安福郡公，改任鳳州刺史。隋朝開皇初年去世。

邕性識明敏，在齊一代，典執兵機。是以九州軍士，四方勇募，强弱多少，番代往還，器械精粗，糧儲虚實，精心勤事，莫不諳知。自大寧以來，奢侈糜費，比及武平之末，府藏漸虚，邕支度取捨，大有裨益。然既被任遇，意氣漸高，其未經府寺陳訴越覽辭牒，條數甚多，俱爲憲臺及左丞彈劾，并御注放免。司空從事中郎封長業、太尉記室參軍平濤并爲徵官錢違限，邕各杖背三十。齊時宰相，未有撾撻朝士，至是，大駭物望。

唐邕生性聰明敏慧，在齊一代，掌管軍務。因此全國軍士，四方壯勇，强弱多少，輪番代替往返，器械精良粗劣，糧草儲備多少，精心勤職，莫不熟知。自大寧年間以來，奢侈浪費，到了武平末年，國家府庫逐漸空虚，唐邕計劃取捨，大有裨益。然而自從被信任禮遇後，意氣逐漸高漲，他不經過正常程序而越過府寺收攬辭牒的次數很多，都被御史臺以及尚書左丞彈劾，一并經皇帝斷注纔免於追究。司空從事中郎封長業、太尉記室參軍平濤都是因徵收官錢違了期限，唐邕將他們每人杖背三十。齊的宰相，還没有過拷打朝臣的先例，唐邕此舉，使輿論駭然失望。

三子：長子君明，開府儀同三司，開皇初，卒於應州刺史。次子君徹，中書舍人，隋戎、順二州刺史，大業中，卒於武賁郎將。少子君德，

三個兒子：長子唐君明，開府儀同三司，開皇初年，死於應州刺史任上。次子唐君徹，中書舍人，隋朝戎、順兩州刺史，大業年間，死於武賁郎將任上。小兒子唐君德，因爲唐邕投降周

以邕降周，伏法。

齊朝因神武作相，丞相府外兵、騎兵曹，分掌兵馬。及受禪，諸司咸歸尚書，唯此二曹不廢，令唐邕、白建主之，謂之外兵省、騎兵省。後邕、建位望轉隆，各置省主，令中書舍人分判二省事，故世稱唐、白云。

朝，被處死刑。

齊因神武帝做魏相時，丞相府外兵、騎兵兩曹，分别掌管全國軍隊。到代魏稱帝建齊，各司都歸尚書省管轄，衹有這兩曹不廢除，令唐邕、白建主管，被稱爲外兵省、騎兵省。後來唐邕、白建地位和身望越來越高，各自設置主管官員，令中書舍人兼管兩省事務，所以世人有稱爲唐、白的説法。

白建

白建字彦舉，太原陽邑人。初入大丞相府任騎兵曹，典文帳，明解書計，爲同局所推。

天保末，兼中書舍人。孝昭輔政，除大丞相騎兵參軍。河清二年，除員外散騎常侍，仍舍人。三年，突厥入境，代、忻二牧，悉是細馬，合數萬匹，在五臺山北栢谷中避賊。賊退，敕建送馬定州，付人養飼。建以馬瘦，違敕以便宜從事。戎馬無損，建有力焉。武平末，歷位尚書、特進、侍中、中書令，封高昌郡公。父長命，贈開府儀同三司、都官尚書。

建雖無他才伎，勤於在公，以温柔自處。與唐邕俱以典執兵馬，致位卿相。諸子幼弱，俱爲州郡主簿；男女婚嫁，皆得勝流。卒，贈司空。

白建字彦舉，太原陽邑人。初入大丞相府時任騎兵曹，主管文書賬簿，通曉文字和籌算，爲同事所推重。

天保末年，兼任中書舍人。孝昭帝輔政，任命爲大丞相騎兵參軍。河清二年，任命爲員外散騎常侍，仍舊爲中書舍人。三年，突厥侵入邊境，代州、忻州兩處牧場都是小馬，共有數萬匹，趕在五臺山北面栢谷中躲避賊寇。賊兵退去後，皇帝命令白建送馬到定州，分散給老百姓飼養。白建因爲馬瘦，違反敕令自行按實際情況處理。戰馬無損失，白建是有功勞的。武平末年，歷任尚書、特進、侍中、中書令，封高昌郡公。父親白長命，追贈開府儀同三司、都官尚書。

白建雖然没有其他才能，但勤於公職，以温順柔和立身處世。與唐邕一樣都因爲掌管軍隊，達到卿相的地位。兒子們年齡幼小時，就都做了州郡主簿；男女婚嫁，都是名流大姓。死後，追贈司空。

元文遥

元文遥字德遠，河南洛陽人也。魏昭成皇帝七世孫也。五世祖常山王遵。父晞，有孝行，父卒，廬於墓側而終。文遥貴，贈特進、開府儀同三司、中書監，謚曰孝。

文遥敏慧夙成，濟陰王暉業每云："此子王佐才也。"暉業常大會賓客，時有人將《何遜集》初入洛，諸賢皆贊賞之。河間邢卲試命文遥誦之，幾遍可得。文遥一覽便誦，時年始十餘歲。濟陰王曰："我家千里駒，

元文遥字德遠，河南洛陽人。魏昭成皇帝七世孫。五世祖常山王元遵。父親元晞，有孝行，父親去世，建草廬於墓旁，守墓而死。元文遥顯貴後，追贈特進、開府儀同三司、中書監，謚號是孝。

元文遥敏慧早熟，濟陰王暉業每每稱贊他説："這個孩子將來一定是輔佐帝王的人才。"暉業經常大會賓客，當時有人帶着《何遜集》剛到洛陽，衆賢者都很贊賞此書。河間邢卲試着要元文遥背誦，問閲讀幾遍纔行。文遥看了一遍便背誦了出來，當時纔十餘歲。濟陰王説："他是

今定如何?”邢云:“此殆古來未有。”起家員外散騎侍郎。遭父喪,服闋,除太尉東閣祭酒。以天下方亂,遂解官侍養,隱於林慮山。

我家的千里馬,現在究竟怎麼樣?”邢卲說:“這恐怕是自古以來不曾有過的。”以員外散騎常侍入仕途。父親死,回家守孝,服喪期滿後,任命爲太尉東閤祭酒。因爲天下正亂,於是辭官歸家奉養老母,隱居於林慮山。

武定中,文襄徵爲大將軍府功曹。齊受禪,於登壇所授中書舍人,宣傳文武號令。楊遵彦每云:“堪解穰侯印者,必在斯人。”後忽中旨幽執,竟不知所由。如此積年。文宣後自幸禁獄,執手愧謝,親解所著金帶及御服賜之,即日起爲尚書祠部郎中。孝昭攝政,除大丞相府功曹,參典機密。及踐祚,除中書侍郎,封永樂縣伯,參軍國大事。及帝大漸,與平秦王歸彦、趙郡王叡等同受顧托,迎立武成。武成即位,任遇轉隆,歷給事黄門侍郎、散騎常侍、侍中、中書監。天統二年,詔特賜姓高氏,籍屬宗正,子弟依例,歲時入廟朝祀。再遷尚書左僕射,進封寧都郡公,仍侍中。

武定年間,文襄帝徵召他任大將軍府功曹。齊受魏禪讓,在登壇即位之處任命爲中書舍人,負責傳達宣布文武號令。楊遵彦經常説:“能解穰侯相印的人,必定是他。”後來突然由皇上直接下旨將他囚禁起來,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這樣過了多年。後來文宣帝親自到宫中監獄看望他,抓住他的手向他道歉表示愧悔,親自解下所佩金帶及御服賞賜他,當天就起用他任尚書省祠部郎中。孝昭帝代理國政,任命爲大丞相府功曹,參預機要政務。至正式即位稱帝,任命爲中書侍郎,封永樂縣伯,參與軍國大事。到皇帝病危時,與平秦王高歸彦、趙郡王高叡等人同受遺詔囑托,迎立武成爲帝。武成帝即位後,職任恩遇更加高厚,歷任給事黄門侍郎、散騎常侍、侍中、中書監。天統二年,詔令特賜姓高氏,名籍歸屬宗正司,同族子弟依舊例,每年按時節入宗廟祭祀。再次任尚書左僕射,進封寧都郡公,仍舊任侍中。

文遥歷事三主,明達世務,每臨軒大集,多令宣敕,號令文武,聲韵高朗,發吐無滯。然探測上旨,時有委巷之言,故不爲知音所重。齊因魏,宰縣多用厮濫,至於士流,耻居百里。文遥以縣令爲字人之切,遂請革選。於是密令搜揚貴游子弟,發敕用之。猶恐其披訴,總召集神武門,令趙郡王叡宣旨唱名,厚加慰喻。士人爲縣,自此始也。既與趙彦深、和士開同被任遇,雖不如彦深清貞守道,又不爲士開貪淫亂政,在於季孟之間。然性和厚,與物無競,故時論不在彦深之下。初,文遥自洛遷鄴,唯有地十餘頃,家貧,所資衣食。魏之將季,宗姓被侮,有人冒相

元文遥曾經在三個主子手下爲官辦事,明白通達時務,每次皇帝親臨大朝會,多讓他宣布詔令,號令文武百官,聲音高亢清朗,發音吐詞没有阻礙。然而喜好試探揣測皇上旨意,時時有些村野民間的言論,所以不被朋友們所推重。齊沿襲魏舊制,縣令多用低賤之人擔任,至於士大夫,以做縣令爲耻辱。元文遥認爲縣令是撫治百姓的重要官職,就請求改革選拔。於是秘密下令訪求推舉没有官職的貴家子弟,發布命令任用他們。還恐怕他們申訴推辭,把他們一齊召集到神武門,讓趙郡王高叡宣讀旨令唱名點視,多加慰問勸解。士大夫任縣令,就從這時開始。到與趙彦深、和士開同被重用恩遇後,雖不如趙彦深清正守道,又不像和士開那樣貪淫亂政,在於二者之間。然而性格和順忠厚,與世無争,所以當時輿論對他的評價不在趙彦深之下。起初,文遥

侵奪，文遥即以與之。及貴，此人尚在，乃將家逃竄。文遥大驚，追加慰撫，還以與之，彼人愧而不受。彼此俱讓，遂爲閑田。

從洛陽遷到鄴城，祇有十多頃地，家貧，賴以維持衣食。魏室將要衰微的時候，宗室同姓多被侵侮，有人乘機冒名侵奪，元文遥就將這些土地讓給他。到元文遥顯貴後，此人還在，於是携家逃走。元文遥大驚，將他追回來加以慰問安撫，仍將田給他，那個人感到慚愧而不接受。彼此都相互推讓，於是地就成了荒閑之田。

至後主嗣位，趙郡王叡、婁定遠等謀出和士開，文遥亦參其議。叡見殺，文遥由是出爲西兗州刺史。詣士開别，士開曰："處得言地，使元家兒作令僕，深負朝廷。"既言而悔，仍執手慰勉之。猶慮文遥自疑，用其子行恭爲尚書郎，以慰其心。士開死，自東徐州刺史徵入朝，竟不用，卒。

到齊後主即位，趙郡王高叡、婁定遠等人密謀驅逐和士開出朝廷，元文遥也參與了他們的謀議。高叡被殺，元文遥因此被貶外任西兗州刺史。臨行前去與和士開告别，和士開説："我處在説得起話的地位，却使元家小子做了尚書令和僕射，也深深地辜負了朝廷。"説完後又後悔了，於是拉住手安慰勉勵他。還顧慮元文遥自己疑慮不安，又任用他兒子元行恭做了尚書郎，來安慰他的心。和士開死後，從東徐州刺史徵召回朝，竟没有被任命任何職務，去世。

元行恭

行恭美姿貌，有父風，兼俊才。位中書舍人，待詔文林館。齊亡，與陽休之等十八人同入關，稍遷司勳下大夫。隋開皇中，位尚書郎，坐事徙瓜州而卒。行恭少頗驕恣，文遥令與范陽盧思道交游。文遥嘗謂思道云："小兒比日微有所知，是大弟之力。然白擲劇飲，甚得師風。"思道答云："六郎辭情俊邁，自是克荷堂構。而白擲劇飲，亦天性所得。"

元行恭容貌俊美，有父親的風度氣概，更兼有卓越的才智。任中書舍人，待詔文林館。齊亡後，與陽休之等十八人同時入關，漸漸升至司勳下大夫。隋朝開皇年間，任尚書郎，後因事犯罪流放瓜州而死。元行恭年輕時很是驕横放縱，元文遥令他與范陽盧思道交友。元文遥曾經對盧思道説："小兒近日小有所知，是大弟你的功勞。然而白賭豪飲，也很得老師風範。"盧思道回答説："六郎文采超群，自然是能子承父業，而白賭豪飲，也是他天性所得。"

行恭弟行如，亦聰慧早成。武平末，著作佐郎。

元行恭弟元行如，也是聰慧早成。武平末年，任著作佐郎。

趙彦深

趙隱字彦深，自云南陽宛人，漢太傅喜之後。高祖父難爲齊州清河太守，有惠政，遂家焉。清河後改爲平原，故爲平原人也。隱避齊廟諱，改以字行。父奉伯，仕魏，位中書舍人，行洛陽縣令。彦深貴，贈司空。

趙隱字彦深，自稱是南陽宛人，漢朝太傅趙喜的後人。高祖父趙難爲齊州清河太守，有好的政績，就定居在那裏。清河後改爲平原，所以是平原人。趙隱避齊帝祖宗名諱，便改爲用字而字流行於世。父親趙奉伯，在魏做官，職位中書舍人，兼任洛陽縣令。趙彦深顯貴後，追贈司空。

彦深幼孤貧，事母甚孝。年十

趙彦深幼年喪父，家貧，侍奉母親很孝順。

歲，曾候司徒崔光。光謂賓客曰："古人觀眸子以知人，此人當必遠至。"性聰敏，善書計，安閑樂道，不雜交游，爲雅論所歸服。昧爽，輒自掃門外，不使人見，率以爲常。

十歲時，曾探望司徒崔光。崔光對賓客說："古人通過觀察眼睛來瞭解人，我看這人應當會有大出息的。"生性聰明敏慧，工於文書籌算，安於清静悠閑，喜歡聖賢之道，不隨便交朋友，被正論所贊許。黎明時，總是自己打掃門外，不讓人知道，已成習慣。

初爲尚書令司馬子如賤客，供寫書。子如善其無誤，欲將入觀省舍。隱靴無氈，衣帽穿弊，子如給之。用爲書令史，月餘，補正令史。神武在晋陽，索二史，子如舉彦深。後拜子如開府參軍，超拜水部郎。及文襄爲尚書令攝選，沙汰諸曹郎，隱以地寒，被出爲滄州别駕，辭不行。子如言於神武，徵補大丞相功曹參軍，專掌機密。文翰多出其手，稱爲敏給。神武曾與對坐，遣造軍令，以手捫其額曰："若天假卿年，必大有所至。"每謂司徒孫騰曰："彦深小心恭慎，曠古絶倫。"

起初做尚書令司馬子如下等幕客，做些抄抄寫寫的事。司馬子如因他没出過差錯而善待他，打算帶他到尚書省府舍去看看。趙隱靴子没有氈片，衣帽破舊，司馬子如供給他。任用爲書令史，過了一個多月，就任命他爲正令史。神武帝在晋陽，索取兩名令史，司馬子如推薦趙彦深。後來任命爲司馬子如開府參軍，越級任命爲水部郎。到文襄帝做尚書令并代理吏部尚書時，清理淘汰諸曹郎官，趙隱因門第寒微，被外放爲滄州别駕，推辭不去上任。司馬子如告知神武帝，召任爲大丞相功曹參軍，專掌機密事務。書信公文多出於他的手，以十分敏捷而著稱。神武帝曾和他一起對坐，令他制定軍令，用手摸着他的額頭說："如果上天讓卿家長壽，一定會達到很高的位置。"常對司徒孫騰說："趙彦深小心恭謹，自古以來没人比得上。"

及神武崩，秘喪事，文襄慮河南有變，仍自巡撫，乃委彦深後事，轉大行臺都官郎中。臨發，握手泣曰："以母弟相托，幸得此心。"既而内外寧静，彦深之力。及還發喪，深加褒美，乃披郡縣簿爲選，封安國縣伯。從征穎川，時引水灌城，城雉將没，西魏將王思政猶欲死戰。文襄令彦深單身入城告喻，即日降之，便手牽思政出城。文襄大悦。先是文襄謂彦深曰："吾昨夜夢獵，遇一群豕，吾射，盡獲之。獨一大豕不可得，卿言當爲吾取，須臾獲豕而進。"至是，文襄笑曰："夢驗矣。"即解思政佩刀與彦深曰："使卿常獲此利。"

到神武帝去世，秘不發喪，文襄帝害怕河南有變亂，於是親自去巡視鎮撫，就委托趙彦深處理善後事宜，升轉爲大行臺都官郎中。臨出發，握着趙彦深的手哭着說："我將親弟弟托付給你，希望能理解我的心意。"過後内外寧静無事，這是趙彦深的功勞。等文襄帝從河南回來發喪時，深加贊美，於是打開郡縣簿爲他選好地方，封安國縣伯。隨從文襄帝征討穎川，當時引水灌城，城墻頂都快淹没了，西魏將領王思政還想死戰。文襄帝令趙彦深單身一人進城曉諭開導，當天就使王思政投降了，於是趙彦深手牽着王思政出城。文襄帝十分高興。事前文襄帝對趙彦深說："我昨夜夢見去打獵，遇見一群猪，我發箭射它們，都抓到了。獨有一大猪怎麽也抓不到，你說能幫我捉住它，不一會兒就將大猪捉住送到我的面前。"到這時，文襄帝笑着說："夢應驗了。"就解下王思政的佩刀交給彦深說："讓卿家常獲

此利。"

文宣嗣位，仍典機密，進爵爲侯。天保初，累遷秘書監。以爲忠謹，每郊廟，必令兼太僕，執御陪乘。轉大司農。帝或巡幸，即輔贊太子知後事。出爲東南道行臺尚書、徐州刺史。爲政尚恩信，爲吏人所懷。多所降下，所營軍處，士庶追思，號趙行臺頓。文宣璽書勞勉，徵爲侍中，仍掌機密。

文宣帝繼承帝位後，仍舊掌管機要事務，進爵位爲侯爵。天保初年，多次升任至秘書監。因爲他忠誠謹慎，每次祭祀天地宗廟，必定讓他兼任太僕卿，駕車驂乘。轉調大司農。皇帝有時外出巡視，就輔導太子處理善後事宜。後外任東南道行臺尚書、徐州刺史。爲政崇尚恩義信用，被官民所懷念。被他降服和攻占的地方很多，他安營駐軍的地方，人們也很追念，被稱爲趙行臺頓。文宣帝親發詔書慰勞勉勵，徵召回朝任侍中，仍舊掌管機要事務。

河清元年，進爵安樂公。累遷尚書左僕射、齊州大中正，監國史，遷尚書令，位特進，封宜陽王。武平二年，拜司空。爲祖珽所間，出爲西兗州刺史。四年，徵爲司空，轉司徒。丁母憂，尋起爲本官。七年六月，暴疾薨，時年七十。

河清元年，進爵位安樂公。多次升遷至尚書左僕射、齊州大中正，監修國史，又改任尚書令，官位特進，封爲宜陽王。武平二年，拜任司空。被祖珽所離間，外任西兗州刺史。四年，徵召回朝任司空，轉調司徒。母親去世回家守喪，不久起用爲本官。七年六月，突然發病去世，時年七十歲。

彦深歷事累朝，常參機近，温柔謹慎，喜怒不形於色。自皇建以還，禮遇稍重，每有引見，或升御榻，常呼官號而不名也。凡諸選舉，先令銓定，提獎人物，皆行業爲先，輕薄之徒，弗之齒也。孝昭既執朝權，群臣密多勸進，彦深獨不致言。孝昭嘗謂王晞云："若言衆心皆謂天下有歸，何不見彦深有語?"晞以告，彦深不獲已，陳請。其爲時重如此。常遜言恭己，未嘗以驕矜待物，所以或出或處，去而復還。

趙彦深在幾個帝朝中任官，經常參預機密近要事務，温柔謹慎，喜悦和憤怒都不表現出來。自皇建年間以後，禮遇漸漸隆重，每次被皇帝接見，有時登御榻與皇帝共坐，皇帝常叫他的官號而不稱名。凡諸多選士舉官事務，先讓他審察選定，提拔獎勵人才，都把操行事業優秀者放在前面，輕薄之徒，一概不予提及。孝昭帝執掌朝廷大權後，群臣多私下勸他即位稱帝，衹有趙彦深不去進言。孝昭帝曾經對王晞説："如果説大家都認爲天下歸心於我，如何不見趙彦深有説法?"王晞將孝昭帝的話告知趙彦深，趙彦深不得已，上言請即帝位。他就是如此被當時所推重。常以謙遜恭謹的言行約束自己，從不以驕傲矜持的態度待人，所以或任地方官，或任朝官，離開不久又返回。

母傅氏，雅有操識。彦深三歲，傅便孀居，家人欲以改適，自誓以死。彦深五歲，傅謂之曰："家貧兒小，何以能濟?"彦深泣而言曰："若天哀矜，兒大當仰報。"傅感其意，對之流涕。及彦深拜太常卿，還，不

母親傅氏，很有節操見識。趙彦深纔三歲，傅氏就成了寡婦，家族中人勸她改嫁，她誓死不從。彦深五歲時，傅氏對他説："家境貧寒你又還小，拿什麽過日子?"趙彦深哭着説："如果上天可憐我們，兒子長大後一定上報母恩。"傅氏被他的心意感動，對着流淚。到趙彦深被任命爲

脱朝服，先入見母，跪陳幼小孤露，蒙訓得至於此。母子相泣久之，然後改服。後爲宜陽國太妃。

趙仲將

彦深有七子，仲將知名。沈敏有父風，温良恭倹，雖妻子亦未嘗怠慢，終日儼然。學涉群書，善草隸，雖與弟書，書字楷正。云："草不可不解，若施之於人，即似相輕易；若當家卑幼，又恐其疑所在宜爾。是以必須隸筆。"彦深乞轉萬年縣子授之，位給事黄門侍郎、散騎常侍。隋開皇中，位吏部郎，終於安州刺史。

齊朝宰相，善始令終唯彦深一人。然諷朝廷以子叔堅爲中書侍郎，頗招物議。時馮子琮子慈明、祖珽子君信并相繼居中書，故時語云："馮、祖及趙，穢我鳳池。"然叔堅身才最劣。

赫連子悦

赫連子悦字士欣，僭夏赫連勃勃之後也。神武起兵時，爲濟州别駕，勸刺史侯景赴神武。後除林慮太守。文襄往晋陽，由郡境，問所不便。悦云："臨水、武安，去郡遥遠，山嶺重叠。若東屬魏郡，則地平路近。"文襄笑曰："卿徒知便人，不覺損幹。"悦答曰："所言者人所疾苦，不敢以私潤負公心。"文襄善之，乃敕依事施行。自是人屬近便，行路稱之。

天保中，爲陽州刺史。先是城門早閉晚開，廢於農作。子悦到，乃命以時開閉，人吏便之。累遷鄭州刺史，政爲天下之最。入爲都官尚書。鄭州人馬子韶、崔孝政等八百餘人，

太常卿，回家，不脱朝服，先到裏面見母親，跪着陳説幼小喪父，受母親教訓纔得有今天。母子相對哭了很久，然後纔改穿常服。後封爲宜陽國太妃。

趙彦深有七個兒子，趙仲將最知名。沉穩機敏有父親風範，温和善良恭謹儉樸，即使在妻子兒女面前也不曾有所怠慢，整天嚴肅莊重。學業上涉獵各種書籍，擅長草書和隸書，即使是給弟弟寫信，字都寫得很端正。他説："草書不能不瞭解，如果用草書寫給别人看，就像是輕視别人；如果是給本家小弟或晚輩，又怕他們疑慮是他們的地位讓我這樣，所以必須用隸書。"趙彦深請求把萬年縣子的爵位轉授給他，任給事黄門侍郎、散騎常侍。隋朝開皇年間，任吏部郎，死於安州刺史任上。

齊朝宰相中，善始善終的惟有趙彦深一人。然而諷示朝廷任他兒子趙叔堅任中書侍郎，很招來人們議論。當時馮子琮兒子馮慈明、祖珽兒子祖君信和趙叔堅相繼任職中書省，所以當時人説："馮氏、祖氏和趙氏，穢亂我中書省。"三人中，又數趙叔堅品性才能最爲低劣。

赫連子悦字士欣，冒稱夏國主赫連勃勃的後人。神武帝起兵時，任濟州别駕，勸州刺史侯景投順神武帝。後來被任爲林慮太守。文襄帝到晋陽去，道經郡境，問他有什麽不方便之事。赫連子悦回答説："臨水、武安兩縣，離郡治遥遠，途中山嶺重叠。如果歸屬東面的魏郡，就地平路近。"文襄帝笑着説："卿家祇知道便利别人，不覺得有損自身主體。"赫連子悦回答説："我所説的是百姓疾苦，不敢以私利辜負公心。"文襄帝認爲他的想法很好，下命令依照他的建議施行。從此百姓和屬地都近便，行路之人都頌揚這事。

天保年間，任陽州刺史。先前城門是關得早開得晚，荒廢農耕。子悦到任後，就下令按時開關，民衆官員都感到方便。多次升任至鄭州刺史，政績考核爲全國之最。後内調爲都官尚書。鄭州百姓馬子韶、崔孝政等八百餘人，請求爲赫

請立碑頌德，有詔許焉。加位開府，歷行北豫州事，兼吏部尚書。子悅在官，唯以清勤自守，既無學術，又闕風儀，人倫清鑒，去之彌遠，一旦居銓衡之首，大招物議。由是除太常卿，兼侍中，聘周使主，卒。

連子悅立碑頌揚功德，皇帝下詔令同意了這事。加官位開府，歷任代理北豫州刺史，兼任吏部尚書。赫連子悅做官，衹以清廉勤勉自守，既沒有學問，又缺少風度儀表，品評或選拔人才的鑒識能力，相去更遠，一旦身居選拔官員首領的要職，大爲人們所議論。因此改任他爲太常卿，兼侍中，又任出使周使者的首領，去世。

子仲章，中書舍人。

兒子赫連仲章，任中書舍人。

馮子琮

馮子琮字子琮，長樂信都人，北燕主馮弘之後也。祖嗣興，相州刺史。父靈紹，尚書郎、太中大夫。子琮貴，贈開府儀同三司。

馮子琮字子琮，長樂信都人，北燕國君馮弘的後人。祖父馮嗣興，任相州刺史。父親馮靈紹，曾任尚書郎、太中大夫。馮子琮顯貴後，追贈開府儀同三司。

子琮性識聰敏，爲外祖滎陽鄭伯猷所異。初襲爵滎陽縣子。齊天保初，改爲長安縣男。皇建初，爲尚書駕部郎中，攝庫部。孝昭曾閱簿領，試令口陳。子琮暗對無有遺失。時梁丞相王琳歸國，孝昭詔子琮觀其形勢。琳即與赴鄴，甚見嘉賞。子琮妻，胡皇后妹也，故詔與胡長粲輔導太子。後轉太子中庶子。

馮子琮思維聰明敏慧，被外祖父滎陽鄭伯猷所稱異。最初承襲滎陽縣子的爵位。齊天保初年，改封爲長安縣男。皇建初年，任尚書駕部郎中，代理庫部。孝昭帝曾查閱登記文簿，試着讓他口頭陳述。馮子琮合上文簿回答沒有遺失。其時梁丞相王琳歸國，孝昭帝詔令馮子琮觀察他的舉動形迹。王琳就與子琮一起到鄴都去，甚被贊賞。馮子琮的妻子，是胡皇后的妹妹，所以詔令馮子琮與胡長粲共同輔導太子。後來調任太子中庶子。

天統元年，武成禪位後主，謂子琮曰："少君左右，宜得正人，以卿心存正直，今以後事相委。"再遷散騎常侍，奏門下事。尋兼并省祠部尚書。後與胡長粲有隙，武成深誡之曰："唇亡齒寒，勿復如此。"武成在晉陽，既居舊殿，少帝未有別所，詔子琮監造大明宮。成，帝怪其不宏麗，子琮曰："至尊幼承大業，欲令敦儉，以示萬邦。兼此北連天闕，不宜崇峻。"帝稱善。又詔子琮監議五禮，與趙郡王叡分爭異同，略無降下，大爲識者所鄙。

天統元年，武成帝禪位於後主，對馮子琮說："幼主身邊，應得正人輔佐，因爲卿家心存正直，現在我就把今後的事情委托給你了。"再次升散騎常侍，上奏門下省事宜。不久又兼任并省祠部尚書。後來和胡長粲有仇怨，武成帝深切地告誡他說："唇亡齒寒，不要再這樣了。"武成帝在晉陽，已經居住在舊殿，少帝尚未有別的處所，下詔讓馮子琮監造大明宮。大明宮建成後，武成帝責備修得不宏大壯麗，馮子琮說："皇上幼年承繼大事業，想讓他淳厚儉樸，以示範於天下四方。再加大明宮北面和陛下你的宮殿相連，不宜高大宏峻。"武成帝稱贊他說得好。又下詔讓馮子琮主持討論五禮，與趙郡王高叡分辯爭論意見不一致，雙方都一點不讓步，很爲有見識的人所鄙視。

及武成崩，和士開秘喪三日。子

到武成帝逝世，和士開秘不發喪已三天。馮

琮問其故。士開引神武、文襄初崩，并秘不舉喪，至尊年少，恐王公貳，欲追集，然後與詳議。時趙郡王叡先預帷幄之謀，子琮素知士開忌叡及領軍婁定遠，恐其矯遺詔出叡外任，奪定遠禁衛權，因答云："大行，神武之子，今上又是先皇傳位，群臣富貴，皆至尊父子之恩，但令一無改易，必無異望。世異事殊，不得與霸朝相比。且公不出宮門，已經數日，升遐之事，行路皆傳，久而不舉，恐有他變。"

子琮問他這是何緣故。和士開引用神武帝、文襄帝剛逝世時，都秘不發喪，皇上年幼，恐怕王公們有貳心，打算將他們召集在一起，然後和他們詳細計議。其時趙郡王高叡先已參預宫中籌劃安排，馮子琮素來知道和士開忌憚高叡和領軍婁定遠，恐怕和士開假傳遺詔將高叡調出京城任地方官，奪去婁定遠統領警衛宫廷之權，因此回答説："大行皇帝是神武帝之子，當今皇上又是先皇傳位，群臣富貴，都是皇上父子的恩德，祇要一點不改變他們的現狀，必定不會有異望。時世不同了事情也不同，不能和偏安時相比。况且你不出宫門，已經幾天了，先皇升天之事，路上行人都在傳説，久不發喪，恐怕會有其他變故。"

及發喪，元文遥以子琮太后妹夫，恐其獎成太后干政，説趙王叡及和士開出之。拜鄭州刺史。既非後主本意，賞賜甚厚。仍轉滄州，別封寧都縣伯。太后爲齊安王納子琮長女爲妃，子琮因請假赴鄴，遂授侍中、轉吏部尚書。其妻放縱，請謁公行，賄貨填積。守宰除授，先定錢帛，然後奏聞。其所通致，事無不允。子琮亦不禁制。又廣拓傍鄰，增修宅宇，以夜繼晝，未曾休息。斛律光將兵度玉壁，至龍門。周有移書，別須籌議。詔子琮乘傳赴軍，與周將韋孝寬面相要結。龍門等五城，因此内附。後主以爲子琮之功，封昌黎郡公。還尚書右僕射，仍攝選，侍中如故。

到發喪後，元文遥因爲馮子琮是太后的妹夫，恐怕他勸成太后干預朝政，勸説趙王高叡及和士開將他調出朝廷。於是授任鄭州刺史。他的外任不是後主本意，所以賞賜很是豐厚。於是改任滄州，别封寧都縣伯。太后爲齊安王娶馮子琮長女作妃子，馮子琮因此請假趕赴鄴城，於是被任命爲侍中、改任吏部尚書。他妻子任性胡爲不循常軌，請托告求公開進行，收受的賄賂堆積如山。郡守縣令的任命，先定錢帛數目，然後奏請皇帝同意。凡是通過她的事，没有不被應允的。馮子琮也不加以禁止。又擴展侵占鄰居房宅，增修宅院，以夜繼日，未曾停止。斛律光領兵度過玉壁，到龍門。周有移送文書到來，必須另外籌劃計議。詔令馮子琮乘驛站快車趕赴軍前，與周將領韋孝寬當面邀約結盟。龍門等五座城堡，因此歸附。後主認爲這是馮子琮的功勞，封他爲昌黎郡公。改任尚書右僕射，仍舊執掌選任大權，照舊任侍中。

和士開居要日久，子琮舊所附托，中雖阻異，其後還相彌縫。士開弟士休與盧氏成婚，子琮檢校趨走，與士開府僚不異。時内外除授，多由士開奏擬，子琮既恃内戚，兼帶選曹，自擅權寵，頗生間隙。時陸媪勢震天下，太后與之結爲姊妹，而和士開於太后有醜聲。子琮欲陰殺陸媪及

和士開擔任顯要職務歷時已久，馮子琮先前依附他，其中雖受阻止和排斥，但其後都要設法加以彌補。和士開弟弟和士休與盧氏成婚，馮子琮查核奔走，與和士開府中的屬員没有什麽不同。當時朝官和地方官的任命，多由和士開奏聞擬定，馮子琮既仗恃自己是后族親戚，又兼掌吏部，自認爲有權勢受寵幸，因此對和士開産生很大隔閡和怨恨。當時陸媪權勢威震天下，太后都

士開，因廢帝而立琅邪王儼。以謀告儼，儼許之，乃矯詔殺士開。及儼見執，言子琮教己。太后怒，又使執子琮，遣右衛大將軍侯吕芬就内省以弓弦絞殺之。使内參以庫車載尸歸其家。諸子方握槊，聞庫車來，以爲賜物，大喜，開視乃哭。

和她結成姐妹，而和士開和太后私通名聲醜惡。馮子琮準備謀殺陸媪及和士開，然後廢掉後主而立琅邪王高儼爲帝。馮子琮將計謀告訴高儼，高儼應允了他，於是假傳詔令殺和士開。到高儼被抓捕後，供認是馮子琮教唆他的。太后發怒，又派人抓捕了馮子琮，派右衛大將軍侯吕芬就在宫中用弓弦將馮子琮絞殺。又使太監用庫車載尸送回他家中。幾個兒子正在游戲賭博，聽庫車來到，認爲是送來賞賜物品，大喜，打開看到是父親尸體纔哭起來。

子琮微有識鑒，頗慕存公。及位望轉隆，宿心頓改，擢引非類，公爲深交，縱其子弟，官位不依倫次。又專營婚媾，歷選上門，例以官爵許之，旬月便驗。頓丘李克、范陽盧思道、隴西李胤伯、李子希、滎陽鄭庭堅并其女婿，皆至超遷。其矯縱如此。祖珽先與子琮有隙，於後具奏此事，諸子并坐此除名。太后以爲言，又被擢用。子琮有五子，慈明最知名。

馮子琮很有賞識人才和辨别是非的能力，也很向往保存公心。到地位聲望越來越高時，從前的志願頓時改變，提拔引進行爲不正的人，公然和他們深相交結，放縱他的子弟，官位升遷不依順序。又專門營造婚姻關係網，歷來選擇上等門第，一概以官爵許諾他們，十天至一月便應驗。頓丘李克、范陽盧思道、隴西李胤伯、李子希、滎陽鄭庭堅都是他的女婿，都得到破格提拔。他就是如此的驕横放縱。祖珽早就和馮子琮有隔閡，在後來將這些事詳細奏聞，幾個兒子都因此事牽連而同時被免官。太后爲他們説情，又被提拔任用。馮子琮有五個兒子，馮慈明最有名氣。

馮慈明

慈明字無佚，在齊爲中書舍人。隋開皇中，兼内史舍人。大業中，位尚書兵部郎，加朝請大夫。十三年，攝江都郡丞事。

李密之逼東都，詔慈明追兵擊密，爲密黨崔樞所執。密延與坐，論以舉兵之意。慈明曰："慈明直道事人，有死而已，不義之言，非所敢對。"密厚禮之，冀其從己。慈明潛使奉表江都，及致書東都留守，論賊形勢。密知，又義而釋之。出至營門，爲賊帥翟讓所嗔責。慈明勃然曰："天子使我來，正欲除爾輩，不圖爲賊黨所獲，我豈從汝求活邪？須殺但殺，何須罵詈！"讓益怒，亂刀斬之。梁郡通守楊汪上狀，煬帝嘆惜

馮慈明字無佚，在齊任中書舍人。隋朝開皇年間，兼任内史舍人。大業年間，任尚書兵部郎，加封朝請大夫官階。大業十三年，代理江都郡丞職務。

李密率軍逼近東都時，詔令慈明迅速召集軍隊攻打李密，被李密部下崔樞捕獲。李密將他請進帳中共坐，向他訴説起兵的本意。馮慈明回答説："慈明我以正道侍奉人，今天有死而已，不義的言論，不是我所敢回答的。"李密厚禮對待他，希望他能順從自己。馮慈明暗中派人送表章到江都，以及寫信給東都留守，論説李密軍事形勢。李密知道後，認爲他很忠義而又釋放了他。出外走到營門口時，被賊帥翟讓怒目指責。馮慈明勃然發怒説："天子派我來，正想要除掉你們，没料到被賊徒所抓獲，我難道是要投降你們而向你們乞求活命嗎？要殺衹管殺，哪裏用得着喊

之，贈銀青光禄大夫，拜其二子怦、惇俱爲尚書承務郎。王世充推越王侗爲主，重贈柱國、户部尚書、昌黎郡公，謚曰壯武。

長子忱，先在東都。王世充破李密，忱亦在軍中，遂遣奴負父尸柩詣東都，身不自送。未幾，又盛華燭納室，時論醜之。

郎基

郎基字世業，中山新市人也。祖智，魏魯郡太守，贈兖州刺史。父道恩，開府、陽平郡守。

基身長八尺，美鬚髯，泛涉墳籍，尤長吏事。齊天保四年，除海西鎮將。遇東方白額稱亂淮南，州郡皆從逆。梁將吴明徹攻圍海西，基固守，乃至削木爲箭，剪紙爲羽。圍解還朝，僕射楊愔迎勞之曰："卿本文吏，遂有武略，削木剪紙，皆無故事，班、墨之思，何以相過。"御史中丞畢義雲引爲侍御史。趙州刺史尉粲，文宣外弟；揚州刺史郭元貞，楊愔妹夫。基不憚權威，并劾其贓罪。

皇建初，除鄭州長史，帶潁川郡守。西界與周接境，因侯景背叛，其東西分隔，士人仍緣姻舊，私相貿易。而禁格嚴重，犯者非一。基初莅職，披檢格條，多是權時，不爲久長。州郡因循，失於請讞，致密網久施，得罪者衆。遂條件申臺省，仍以情量事科處，自非極刑，一皆决放。積年留滯，案狀膠加，數日之中，剖判咸盡。尋而臺省報下，并允基所陳。條綱既疏，獄訟清静。基性清慎，無所營求，嘗語人云："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况重於此乎?"

罵!"翟讓更加憤怒，將他亂刀斬殺。梁郡通守楊汪上疏叙述他的情狀，煬帝對他很是贊嘆惋惜，追贈銀青光禄大夫，任命他的兩個兒子馮怦、馮惇都做尚書承務郎。後來王世充推戴越王楊侗爲帝時，重又追贈柱國、户部尚書、昌黎郡公，謚號壯武。

長子馮忱，先在東都。王世充打敗李密，馮忱也在軍中，就派奴僕護送父親尸柩到東都，不親自護送。不久，又舉行盛大的婚禮娶妻，當時人都議論他行爲醜惡。

郎基字世業，中山新市人。祖父郎智，魏魯郡太守，追贈兖州刺史。父親郎道恩，任開府、陽平郡守。

郎基身長八尺，鬍鬚濃密，相貌魁偉，廣泛涉獵典籍，特别擅長官場事務。齊天保四年，任命爲海西鎮將。遇上東方白額在淮南舉兵作亂，地方州郡都響應他。梁將領吴明徹攻打包圍海西，郎基堅守，甚至於削木做箭，剪紙做箭翎。包圍解除回到朝廷，僕射楊愔迎接慰勞他説："你本是文官，後來竟然懂軍事謀略，削木做箭剪紙做箭翎，都没有先例，公輸班、墨子的巧思，哪裏超得過你。"御史中丞畢義雲推薦他任侍御史。趙州刺史尉粲，是文宣的表弟；揚州刺史郭元貞，是楊愔的妹夫。郎基不畏權勢，都彈劾他們貪贓罪行。

皇建初年，任命爲鄭州長史，兼任潁川郡守。西界與周接境，因爲侯景背叛，轄境分隔爲東西兩部分，士大夫依然通過親戚故舊關係，私下相互進行貿易。而禁令又很嚴重，因此犯禁者不在少數。郎基任職之初，翻閲清理禁令條款，多是臨時權宜性的，不是永久性質。而州郡官吏因循守舊，没有請示審議條款取捨，致使煩瑣苛刻的法令長久施行，使犯罪的人很多。於是逐條申報尚書省，仍舊以實際情況量刑處罰，如果不是死刑，一律判决明白加以釋放。因多年積留，案情糾纏不清，郎基在幾天之内，完全分析辨别清楚了。緊接着尚書省回文下達，完全同意郎基的請求。禁令條文稀疏後，訟案也减少了，公堂

唯頗令人寫書。潘子義曾遺之書云："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答云："觀過知仁，斯亦可矣。"卒於官，贈驃騎大將軍、和州刺史，謚曰惠。柩將還，遠近赴送，莫不攀轅悲哭，哀不自勝。

清靜了，郎基生性正直謹慎，不經營財産，曾對人説："做官的地方，木枕頭也不能製作，何況比木枕更重大的事呢?"衹是很喜歡叫人寫書。潘子義曾經寫信對他説："做官時寫書，也是高雅的過失。"郎基回信説："看到過失而知道了仁義，這樣也可以了。"死於任所，追贈驃騎大將軍、和州刺史，謚號惠。靈柩要運回時，遠近之人都趕來送行，無不攀住車轅痛哭，不勝悲哀。

初，基任瀛州騎兵時，陳元康爲司馬，畢義雲爲屬，與基并有聲譽，爲刺史元嶷所目："三賢俱有當世才，後來皆當遠至。唯郎騎兵任真過甚，恐不足自達。"陳、畢後并貴顯，而基位止郡守。子茂。

先前，郎基任瀛州騎兵時，陳元康任司馬，畢義雲做屬官，與郎基同有好名聲，被刺史元嶷關注評議："三賢都是當代的才子，今後都應前程遠大。惟有郎騎兵過於聽任自然，恐怕不足使自身顯貴。"陳、畢二人後來都高貴顯達，而郎基職止於郡守。兒子郎茂。

郎茂

茂字慰之，少敏慧，七歲誦《騷》、《雅》，日千餘言。十五，師事國子博士河間權會，受《詩》、《易》、《三禮》及玄象刑名之學。又就國子助教長樂張奉禮受《三傳》群言，至忘寢食。家人恐成病，常節其燭。及長，以博學稱，歷位保城令，有能名。周平齊，上柱國王誼薦之，授陳州户曹。屬隋文帝爲亳州總管，命掌書記。

郎茂字慰之，年輕時就很敏慧，七歲誦讀《離騷》和《詩經》中的"大雅"、"小雅"，一天能達千餘句。十五歲時，拜國子博士河間權會爲師，學習《詩經》、《易經》、《三禮》以及天文刑名等。又到國子助教長樂張奉禮處學習《三傳》群言，達到廢寢忘食的地步。家中人恐怕他生病，經常控制他的蠟燭用量。長大後，以博學爲人稱道，歷任保城縣令，有能幹的名聲。周平定齊，上柱國王誼舉薦他，任命爲陳州户曹。適值隋文帝當時任亳州總管，命他掌管書牘記録。

周武帝爲《象經》，隋文從容謂茂曰："人主之所爲也，感天地，動鬼神，而《象經》多亂法，何以致人。"茂竊嘆曰："此言豈常人所及!"陰自結納。隋文亦親禮之。後還家，爲州主簿。及隋文爲丞相，以書召之，言及疇昔，甚歡。授衛州司録，有能名。

周武帝作《象經》，隋文帝很從容地對郎茂説："天子所作的事情，要能感天地，動鬼神，而《象經》多變亂法度，怎麽能招致人才。"郎茂私下感嘆説："這樣的話豈是平常人所能達到的!"於是暗中結交。隋文帝也親近禮遇他。後來回到家鄉，任州主簿。到隋文帝任丞相時，寫書信召他來，兩人談到以前的情形，非常高興。被任命爲衛州司録，有能幹的名聲。

尋除衛國令，時有繫囚二百，茂親自究審，數日釋免者百餘人。歷年辭訟，不詣州省。魏州刺史元暉謂曰："長史言衛國人不敢申訴者，畏明府耳。"茂曰："人猶水也，法令爲堤防，堤防不固，必致奔突，苟無决

不久任命爲衛國令，當時有在押囚犯兩百人，郎茂親自推尋審訊，幾天之内就釋放了百餘人。歷年訴訟案件，不到州郡。魏州刺史元暉對他説："長史説衛國人所以不敢向上申訴，是由於怕你。"郎茂回答説："人就像是水，法令就好比堤防，堤防不堅固，必定導致冲破大堤大水泛

溢，使君何患哉!”暉無以應。有部人張元預與從父弟思蘭不睦，丞尉請加嚴法。茂曰：“元預兄弟，本相憎嫉，又坐得罪，彌益其忿，非化人之意也。”乃遣縣中耆舊，更往敦諭，道路不絶。元預等各生感悔，詣縣頓首請罪。茂曉之以義，遂相親睦，稱爲友悌。

濫，如果没有决堤溢流，使君有什麽值得憂慮的呢!”元暉無話回答。有所屬百姓張元預與堂弟張思蘭不和睦，縣丞縣尉都請求嚴厲懲處。郎茂説：“張元預兄弟倆，本來就相互憎恨，又因事受牽連獲罪，更增加他們間的怨忿，這不是教化人民的本意。”於是派縣中故老，輪番前去敦促開導，路上來往不絶。張元預等人各自都感動悔悟，到縣裏叩頭請罪。郎茂向他們曉示大義，後來就相互親愛和睦，被稱贊爲相親相愛的好兄弟。

開皇中，累遷户部侍郎。時尚書右僕射蘇威立條章，每歲責人間五品不遜。或答者乃云：“管内無五品家。”不相應領，類多如此。又爲餘糧簿，擬有無相贍。茂以爲繁紆不急，皆奏罷之。又奏身死王事者，子不退田；品官左貶不減地。皆發於茂。茂性明敏，剖决無滯，當時以吏幹見稱。

開皇年間，多次升任至户部侍郎。當時尚書右僕射蘇威訂立條款章程，每年都責備民間中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品不恭順的人。有回答者於是説：“管轄區内没有五品家。”不相應承領受，大抵多是如此。又作餘糧簿，打算有無相互救助。郎茂認爲是繁雜不急之務，都奏請皇帝罷去。又奏請因公死亡的人，兒子不退出露田；品官左貶不減少永業田。都由郎茂發起。郎茂本性聰明敏慧，分析判决事務没有積壓，當時以吏治幹練被稱道。

煬帝即位，爲尚書左丞，參掌選事。茂尤工政理，爲世所稱。時工部尚書宇文愷、右翊衛大將軍于仲文競河東銀窟，茂奏劾：“愷位望已隆，禄賜優厚，拔葵去織，寂爾無聞，求利下交，曾無愧色；仲文大將，宿衛近臣，趨侍階庭，朝夕聞道，虞、芮之風，抑而不慕，分銖之利，知而必争。何以貽範庶僚，示人軌物?”愷與仲文，竟坐得罪。茂與崔祖濬撰《州郡圖經》一百卷奏之，賜帛百段。

隋煬帝即位，任尚書左丞，參與掌管選舉事宜。郎茂尤其擅長爲政之道，爲當世所稱道。當時工部尚書宇文愷、右翊衛大將軍于仲文争河東銀礦，郎茂上奏彈劾：“宇文愷地位聲望已高，俸禄賞賜優厚，拔葵菜停機織的清廉，從没聽説，而求取財利交結下人，怎麽没有慚愧之色；于仲文身爲大將，是警衛宫廷的親近大臣，在朝廷奔走侍奉，早晚聞聽道義，虞人、芮人謙讓之風，壓抑而不仰慕，微小之利，知道了就必定去争奪。拿什麽給百官作楷模，給人民作表率?”宇文愷與于仲文終因此事獲罪。郎茂與崔祖濬撰寫《州郡圖經》一百卷奏上，賞賜帛一百段。

時帝每巡幸，王綱已紊，茂既先朝舊臣，明習世事，然無謇諤之節，見帝忌刻，不敢措言，唯竊嘆而已。以年老乞骸骨，不許。會帝征遼，以茂爲晋陽宫留守。其年，常山贊務王文同與茂有隙，奏茂附下罔上。詔納言蘇威、御史大夫裴藴雜推之。茂素

其時煬帝常常巡游，朝廷紀綱已亂，郎茂既是先朝舊臣，明白熟悉當世要事，然而缺少正直的節操，見皇帝忌人之能刻薄少恩，不敢出言諫諍，衹有私下嘆息而已。以年老請求退休，不許。適值煬帝征遼東，以郎茂任晋陽宫留守。這年，常山贊務王文同因與郎茂有仇怨，上奏説郎茂附和偏袒屬下欺騙皇上。詔令納言蘇威、御史

與二人不平，因深文其罪，及弟司隸別駕楚之，皆除名徙且末郡。茂怡然任命，不以爲憂，在途作《登隴賦》以自慰。後附表自陳，帝頗悟。十年，追還京兆，歲餘卒。子知年。

大夫裴藴共同推究審問他。郎茂素來與二人不和，因此援引法律條文苛細嚴峻以加深他的罪行，以及他弟弟司隸別駕郎楚之，都除去名籍，流放且末郡。郎茂怡然聽命，不因此事而憂愁，在途中作《登隴賦》以自我安慰。後來寄表章自我陳訴，煬帝稍有感悟。大業十年，追還京兆，一年多後去世。兒子知年。

論曰：孫搴入幕未久，倉卒致斃，神武以情寄之重，義切折肱，若不愛惜才子，何以成夫王業。元康以知能才幹，委質霸朝，綢繆帷幄，任寄爲重，及難無苟免，忘生殉義，可謂得其地焉。杜弼識學甄明，發言讜正，禪代之際，先起異圖，王怒未終，卒蒙顯戮，直言多矣，能無及於此乎？房謨忠勤之操，始終若一。恭懿循良之風，可謂世有人矣。張纂、張亮、張曜、王峻、王紘等并事霸朝，申其力用，皆有齊之良臣也。伯德之慟哭伏尸，靈光之拒關駐驛，有古人之風焉。顯儁明達，文武驅馳，盡其知力，不遑寧處。可謂德以稱位，能以稱官。

論曰：孫搴進入幕府不久，就倉卒死去，神武帝因對他的感情和寄托都很深重，因情義太深切了所以孫搴之死使他感到像折斷了手臂一樣，如果不是愛惜人才，怎麼能成就帝王大業。陳元康以他的智能和才幹，托身於霸者朝廷，謀劃軍國大事，運籌帷幄，對他信任寄托都很深重，到急難之時不苟且求免，捨生而殉節義，可謂死得其所了。杜弼見識學問辨别清楚，立論正直，在禪讓交替之時，自己先就有不同主張，君王的怒氣未了，終於被明正典刑處决示衆，直言太多了，能不到此地步嗎？房謨忠誠勤謹的品格，始終如一。房恭懿奉公守法的風範，可稱得上世有其人了。張纂、張亮、張曜、王峻、王紘等人同時奉事於霸者朝廷，伸展他們的才能器用，都是有齊一代的良臣。張伯德伏尒朱兆尸體痛哭之情狀，張靈光拒開城門讓文宣帝暫駐城外之舉動，有古人風範。敬顯儁明白通達，治國抗敵，竭盡他的智謀才力，顧不上安寧休息。可稱得上德行與爵位相當，才能與官職相符。

道和爰從霸府，以終末路，四十餘載，典綜兵機，識用閑明，甚爲朝臣所服。及于後主奔遁，莫知所之，首贊延宗，以從權變。既而晉陽傾覆，運極途窮，還鄴則義隔德昌，死事則情乖舊主，雖復全生握節，豈比背叛之流歟？

唐道和自從進入霸者幕府，直到齊末年，歷時四十餘年，總掌軍務，見識行事熟練明白，很爲朝臣所折服。到了後主敗逃，不知去向時，他首先推戴高延宗爲新君，以隨機應變。隨後晉陽被攻破後，氣數已盡走投無路，回返鄴都則義絶於德昌帝高延宗，死於國事則情背於舊主，雖然又偷生曲節，又豈能比之於背叛之輩呢？

夫縣宰之寄，綿歷古今，親人任功，莫尚於此。漢氏官人，尚書郎出宰百里；晉朝設法，不宰縣不得爲郎。皆所以貴方城之職，重臨人之要。後魏令長，多選舊令史爲之，故

縣令的設置，古今綿延不絶，愛撫人民任事功績，莫過於縣令。漢代任命官職，尚書郎出任縣令；晉朝規定，没有做過縣令者不得任郎官。都因爲以縣令職務爲貴，以治理百姓的需要爲重。後魏縣令縣長，多選用故舊令史擔任，所以

縉紳之流，耻居其位。爰逮有齊，此途未改。寧都公革斯流弊，弘之在人，固爲美矣。

士大夫之流，以任縣令之職爲耻辱。及到有齊一代，這種途徑也未改變。寧都公元文遥改變這種流行弊端，弘揚光大在於人爲，本爲美事。

司徒器度沈遠，有宰臣之量，始從文吏，終致台輔，出内有常，夷險若一。而世人諭之胡廣，譏其不能廷爭。然古稱"見幾而作"，又曰"相時而動"，若時有開悟，或可希舜一功，而終遇奸回，便恐舟壑俱運，斯蓋趙公之志也。

司徒趙彦深，才能風度深沉有遠略，有當宰相的氣量，起身於文職官吏，最終位致宰相，經常任地方官或朝官，無論平安險惡始終如一。而當世之人把他比作胡廣，譏諷他不能對皇帝當面諫諍。然而古人説"把握機遇而有作爲"，又説"看準時機而有所行動"，如果有時能對皇帝開導啓悟，或許可希望像舜輔佐堯那樣立一功勞，而終於遇上奸邪之人，就恐時運俱失，這就是趙公的志向。

子悦牧宰流譽，子琮簿領見知，及居藻鏡，俱稱尸禄。馮溺於賄貨，於斯爲甚。慈明赴蹈之義，蓋有銜鬚之節。郎基政績有聞，蔚之克荷堂構，美矣乎！

赫連子悦任地方官時流傳美名，馮子琮因精於文簿被知遇，到他們身居選才授官要職，都被譏爲空受俸禄而不治事。馮子琮沉溺於追求財富，到這時達到極點。馮慈明赴湯蹈火的節義，有後漢温序銜鬚就義的節操。郎基政績著名，其子郎蔚之能子承父業，多麼美好啊！



北史卷五十六

列傳第四十四

魏收　魏長賢　魏季景（子）澹　魏蘭根（族子）愷

魏收　魏子建

魏收字伯起，小字佛助，鉅鹿下曲陽人也。自序：漢初魏無知封高良侯，子均。均子恢。恢子彦。彦子歆，字子胡，幼孤，有志操，博洽經史，位終本郡太守。子悦，字處德，性沉厚，有度量，宣城公趙國李孝伯見而重之，以女妻焉。位濟陰太守，以善政稱。

悦子子建，字敬忠，釋褐奉朝請，累遷太尉從事中郎。初，宣武時平氐，遂於武興立鎮，尋改爲東益州。其後鎮將刺史，乖失人和，群氐作梗，遂爲邊患。乃除子建東益州刺史。子建布以恩信，遠近清静。正光五年，南北二秦城人莫折念生、韓祖香、張長命相繼構逆。僉以州城之人，莫不勁勇，同類悉反，宜先收其器械。子建以爲城人數當行陣，盡皆驍果，安之足以爲用，急之腹背爲憂。乃悉召居城老壯，曉示之，并上言諸城人本非罪坐而來者，悉求聽免。明帝優詔從之。子建漸分其父兄子弟，外居郡戍，内外相顧，終獲保全。及秦賊乘勝，屯營黑水，子建乃潛使掩襲，前後斬獲甚衆，威名赫然。先反者，及此悉降。乃間使上聞，帝甚嘉之，詔子建兼尚書爲行

魏收字伯起，小字佛助，鉅鹿下曲陽人。自稱：漢朝初年魏無知受封爲高良侯，子魏均。魏均子魏恢。魏恢子魏彦。魏彦子魏歆，字子胡，幼年喪父，有志向操守，經書和史書知識都很廣博，最後的官職是本郡鉅鹿太守。兒子魏悦，字處德，本性樸質穩重，有氣量，宣城公趙國李孝伯見到魏悦就很器重他，把女兒嫁給他。位至濟陰太守，有好的政績而被稱頌。

魏悦子魏子建，字敬忠，初入仕時任奉朝請，後來多次升遷至太尉從事中郎。起初，宣武帝時平定氐族，就在武興建立軍鎮，不久改爲東益州。這之後任鎮將和刺史，失掉民心，廣大氐人不服，就造成邊境的禍患。於是任命魏子建爲東益州刺史。魏子建對百姓施以恩義信用，境内各地都清静無事。北魏正光五年，南北二秦城人莫折念生、韓祖香、張長命等相繼謀叛。衆人認爲州城居民無不精壯勇猛，現在他們的同族都反叛了，應該先收繳他們的武器裝備。魏子建則認爲城中居民多次參軍作戰，都是驍勇果敢之士，安撫他們就足以爲我所用，如果把他們逼急了就會使我們處於内外受敵的困難境地。於是把城中老年人和壯年都召集起來，明白開導他們，并且上書説城中居民本來不是因犯罪受牽連而來歸服的，一概免去處罰。魏明帝頒發優禮詔書聽從了他。魏子建逐漸將他們父兄子弟分散開，讓他們一部分到郡城外的城堡去居住守衛，内外相互照應，終於使他們身家性命獲得保全。到秦城

臺，刺史如故。於是威振蜀土。其梁、巴、二益、兩秦之事，皆所節度。

賊人乘勝進犯，安營黑水時，魏子建就暗中派兵突然襲擊，斬殺俘獲了很多人，威名顯赫。早先反叛的人，到這時全部投降。於是派遣特别使者報告朝廷，魏明帝很贊賞他，下詔任命魏子建兼任尚書建立行臺，仍舊任刺史。於是威震蜀地。梁州、巴州、兩益州、兩秦州的事務，都歸他節制調度。

梁州刺史傅竪眼子敬仲心以爲愧，在洛大行貨賄，以圖行臺。先是子建亦屢求歸京師，至此，乃遣南豳州刺史唐永代焉。竪眼因爲行臺。子建將還，群氐慕戀，相率斷道。主簿楊僧覆先行曉喻，諸氐忿曰："我留刺史，爾送出也？"斫之數創，幾死。子建徐加慰譬，旬月方得前行。吏人贈遺，一無所受。而東益氐、蜀尋反，攻逼唐永，永棄城而走，乃喪一藩矣。初永之走，子建客有沙門曇璨及鉅鹿人耿顯皆没落氐手，及知子建之客，垂泣追衣物還之，送出白馬。遺愛所被如此。

梁州刺史傅竪眼之子傅敬仲内心感到羞愧，在洛陽大行賄賂，以此謀取行臺職位。在此之前魏子建也曾屢次請求回京師，到這時，朝廷就派南豳州刺史唐永代替魏子建。傅竪眼也因此被任命爲行臺。魏子建將要回京時，衆氐人愛慕留戀，共同組織起來截斷道路。主簿楊僧覆先去明白開導，衆位氐人發怒説："我們挽留刺史，你要送他出境嗎？"砍了他幾刀，幾乎死去。魏子建慢慢加以撫慰開導，近一個月纔得前進。官民贈送的禮物，一概没有接受。而東益州氐人、蜀人不久就反叛，攻打逼迫唐永，唐永放棄城池逃走，於是喪失了一處藩鎮。當初唐永逃跑時，魏子建門客中有一個名叫曇璨的和尚和一個名叫耿顯的鉅鹿人都落入氐人手中，到他們知道二人是魏子建的門客時，哭着將被他們搶去的衣物追回還給二人，并送出白馬城。他遺留的恩惠所及就是如此。

初，子建爲前軍將軍，十年不徙，在洛閑暇，與吏部尚書李韶、韶從弟延寔頗爲弈棋，時人謂爲耽好。子建每曰："棋於廉勇之際，得之深矣。且吾未爲時用，博弈可也。"及一臨邊事，凡經五年，未曾對局。

起初，魏子建任前軍將軍，十年都没有升遷，在洛陽閑暇無事，經常和吏部尚書李韶、李韶堂弟李延寔一道下圍棋，當時人稱他特别愛好圍棋。魏子建常説："圍棋在廉潔和勇敢之間，可以得到深刻的啓發。况且我還没有被當世所用，玩六博走圍棋也是可以的。"到他一旦治理邊防事務，共歷時五年，未曾與人下棋。

還洛後，累遷衛尉卿。初，元顥内逼，莊帝北幸，子建謂所親盧義僖曰："北海自絶社稷，稱藩蕭衍，吾老矣，豈能爲陪臣！"遂携家口居洛南。顥平乃歸。先苦風痺，及此遂甚。以卿任有務，屢上書乞身，特除右光禄大夫。邢杲之平，太傅李延寔子侍中彧爲大使，撫慰東土。時外戚

回到洛陽後，多次升遷至衛尉卿。起初，元顥發兵攻打京師，莊帝北逃避難，魏子建對他的親戚盧義僖説："北海自絶於國家，對蕭衍稱臣，我已經老了，怎能再做諸侯的臣子！"於是帶領家屬遷居洛南。到元顥被平定後纔返回。他早先就因患手足麻木病而痛苦，到這時就更嚴重了。因衛尉卿職務要辦理公務，所以屢次上書請求退職，特别任命他爲右光禄大夫。邢杲之亂被平

貴盛，送客塡門，子建亦往候别。延寔曰："小兒今行，何以相勖？"子建曰："益以盈滿爲誡。"延寔悵然久之。及莊帝殺尒朱榮，遇禍於河陰者，其家率相弔賀。太尉李虔第二子仁曜，子建之女婿，往亦見害。子建謂姨弟盧道虔曰："朝廷誅翦權强，凶徒尚梗，未聞有奇謀異略，恐不可濟。此乃李門禍始，弔賀無乃匆匆！"及永安之後，李氏宗族流離，彧遇誅夷，如其所慮。後歷左光禄大夫，加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

定，太傅李延寔之子侍中李彧被任命爲特使，安撫慰問東方。當時外戚尊貴顯盛，去送行的客人很多，魏子建也前去問候送别。李延寔説："小兒今天出發，你將用什麽來勉勵他？"魏子建説："更加要以驕傲自滿爲鑒戒。"延寔失意惱恨了很久。到莊帝誅殺了尒朱榮，從前在河陰被尒朱榮殺害的人，他們的家屬都相互慶賀。太尉李虔第二個兒子李仁曜，是魏子建的女婿，從前也被殺害。魏子建對姨弟盧道虔説："朝廷誅殺剪除强横的權臣，凶暴之徒尚且加以阻撓，還未聽説有特别的好計謀，恐怕不能成事。這是李家災禍的開端，慶賀不是太匆忙了嗎！"到永安年間以後，李氏宗族流轉離散，李彧也被誅殺，恰如他所預料憂慮的。後來歷任左光禄大夫，加封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

子建自出爲藩牧，董司山南，居脂膏之中，遇天下多事，正身潔己，不以財利經懷。及歸京師，家人衣食，常不周贍，清素之迹，著於終始。性存重慎，不雜交游，唯與尚書盧義僖、姨弟涇州刺史盧道裕雅相親昵。及疾篤，顧敕二子曰："死生大分，含氣所同。世有厚葬，吾平生不取；籧篨裸身，又非吾意。氣絶之後，斂以時服。吾平生契闊，前後三娶，合葬之事，抑又非古。且汝二母，先在舊塋，墳地久固，已有定别。唯汝次母墓在外耳，可遷入兆域，依班而定行於吾墓之後，如此足矣，不須祔合。當順吾心，勿令吾有遺恨。"永熙二年春，卒于洛陽孝義里舍，時年六十。又贈儀同三司、定州刺史，謚曰文静。

魏子建自從出任藩鎮刺史，總管山南地區，身處富庶之地，又遇國家動蕩不安之時，能够潔身自好，不把錢財放在心上。回到京師後，家屬穿衣吃飯的費用，經常不寬裕，清白的事迹，一生顯著。本性穩重謹慎，不隨便和人交往，惟有和尚書盧義僖、姨弟涇州刺史盧道裕很相親近。到病重時，遺言告誡兩個兒子説："死生壽命，凡是有生命者都一樣。世間多有厚葬者，我一生都不贊成；用粗竹席裹尸而葬，又不是我的意願。我死之後，用平時的衣服裝殮。我一生離合，前後三次娶妻，合葬的事情，恐怕又不合古禮。况且你們前面兩位母親，先已葬在舊墓地，墳地久已堅固，已有一定區别。祇有你們後一個母親的墳墓在外面，可遷入墓區内，依照位次規定附葬於我墓地後面，像這樣我就滿足了，用不着合葬。一定要順從我的心願，不要讓我死有遺憾。"北魏永熙二年春天，死於洛陽孝義里家中，時年六十歲。追贈爲儀同三司、定州刺史，謚號文静。

二子，收、祚。

兩個兒子，魏收、魏祚。

收少機警，不持細行。年十五，頗已屬文。及隨父赴邊，好習騎射，欲以武藝自達。滎陽鄭伯調之曰："魏郎弄戟多少？"收慚，遂折節讀

魏收年輕時就很機敏警覺，不拘小節。到十五歲時，已很能寫文章。到隨他父親到邊郡時，喜歡練習騎馬射箭，打算用武藝使自己達到顯要地位。滎陽鄭伯嘲笑他説："魏郎玩了多少劍

書。夏月，坐板床，隨樹陰諷誦。積年，床板爲之鋭減，而精力不輟。以文華顯。

哉?"魏收很慚愧，於是就改變初衷發奮讀書。夏天，坐在木板床上，隨着樹蔭的移動而誦讀。多年後，床板都磨薄了很多而專心致力不止。以文章華美知名。

初除太學博士。及尒朱榮於河陰濫害朝士，收亦在圍中，以日晏獲免。吏部尚書李神儁重收才學，奏授司徒記室參軍。永安三年，除北主客郎中。節閔帝立，妙簡近侍，詔試收爲封禪書。收下筆便就，不立稿草，文將千言，所改無幾。時黄門郎賈思同侍立，深奇之，白帝曰:"雖七步之才，無以過此。"遷散騎侍郎，尋敕典起居注，并修國史，俄兼中書侍郎，時年二十六。

最初任太學博士。到尒朱榮在河陰濫殺朝廷百官時，魏收也在包圍圈中，因爲天晚獲得保全。吏部尚書李神儁很看重魏收的才學，奏請任命他爲司徒記室參軍。永安三年，被任命爲北主客郎中。北魏節閔帝即位，精選親近侍從人員，下詔令讓魏收試作祭天地的文告。魏收下筆便寫，不另打草稿，文告將近千字，被改掉的没有幾處。當時黄門郎賈思同陪侍在皇帝身邊，對他的才能深以爲奇，報告皇帝説:"即使是曹植七步成詩的才能，也超不過這人。"升任散騎侍郎，不久又下令讓他負責撰寫起居注，并纂修國史，過了一陣又兼任中書侍郎，當時纔二十六歲。

孝武初，又詔收攝本職，文誥填積，事咸稱旨。黄門郎崔㥄從齊神武入朝，熏灼於世，收初不詣門。㥄爲帝登阼赦云:"朕托體孝文。"收嗤其率直。正員郎李愼以告之，㥄深忿忌。時節閔帝殂，令收爲詔。㥄乃宣言:收普泰世出入幃幄，一日造詔，優爲詞旨，然則義旗之士，盡爲逆人。又收父老，合解官歸侍。南臺將加彈劾，賴尚書辛雄爲言於中尉綦儁，乃解。收有賤生弟仲同，先未齒録，因此怖懼，上籍，遣還鄉扶侍。孝武嘗大發士卒，狩於嵩少之南，旬有六日。時寒，朝野嗟怨。帝與從官及諸妃主，奇伎異飾，多非禮度。收欲言則懼，欲默不能已，乃上《南狩賦》以諷焉，年二十七。雖富言淫麗，而終歸雅正。帝手詔報焉，甚見褒美。鄭伯謂曰:"卿不遇老夫，猶應逐兔。"

北魏孝武帝初年，又下詔讓魏收代理原先的職務，文書誥令充塞堆積，所辦之事都很符合皇帝旨意。黄門郎崔㥄跟隨齊神武帝進入京師，氣焰逼人不可一世，魏收起初并不登門造訪。崔㥄替皇帝作登位的免罪詔書中説:"朕附體於孝文帝。"魏收譏笑他説得太直率。正員郎李愼將魏收的話告訴了他，崔㥄很忌恨他。當時正當節閔帝去世，孝武帝令魏收起草詔書。崔㥄於是宣揚説:魏收在普泰年間出入宫廷，一日起草詔書，詞意十分優美，然而舉義旗的將士都被他説成叛逆之人。再者魏收父親年老，理應辭官回家侍奉。御史臺準備加以彈劾，依賴尚書辛雄到御史中尉綦儁那裏替他説了好話，方纔免於被彈劾。魏收有一個身份低賤的弟弟魏仲同，原先没有收録他，因此内心惶恐，這時纔將他上了名册，派他回鄉服侍父親。孝武帝曾經大量調發士兵，到嵩山南面打獵，歷時十六天。當時天氣寒冷，朝廷民間都哀嘆怨憤。孝武帝與隨從官員以及諸位嬪妃公主，表演奇異的技藝，身着奇異的服裝，多不符合禮節法度。魏收想進言勸諫又心懷恐懼，想沉默不管又做不到，於是奏上《南狩賦》以諷諫孝武帝，時年二十七歲。雖然文詞過於富麗誇張，但主旨終歸於高雅純正。孝武帝親

筆寫詔令回答他，對他很是贊美。鄭伯對他說："你如果没遇上老夫我，大概今天還在追趕兔子。"

初，神武固讓天柱大將軍，魏帝敕收爲詔，令遂所請。欲加相國，問收相國品秩，收以實對，帝遂止。收既未測主、相之意，以前事不安，求解，詔許焉。久之，除帝兄子廣平王贊開府從事中郎，收不敢辭，乃爲《庭竹賦》以致己意。尋兼中書舍人。與濟陰温子昇、河間邢子才齊譽，世號三才。時孝武内有間隙，收遂以疾固辭而免。舅崔孝芬怪而問之，收曰："懼有晉陽之甲。"尋而神武南上，帝西入關。

起初，神武帝堅决推讓天柱大將軍封號，孝武帝下令魏收作詔書，以便順從神武帝的請求。欲加封神武帝爲相國，問魏收相國品級如何，魏收以真實情形回答，孝武帝就止住了。魏收因爲不瞭解皇帝、相國的真實意圖，爲自己的回答而感到不安，請求解職，孝武帝下詔答應了他。過了很久，任命他爲孝武帝兄長的兒子廣平王元贊開府從事中郎，魏收不敢推辭，於是作《庭竹賦》來表達自己的意願。不久又兼任中書舍人。與濟陰温子昇、河間邢子才齊名，當世稱爲三才。當時孝武帝内心和神武帝有隔閡，魏收於是就以有病爲由堅决推辭而被免職。舅父崔孝芬感到奇怪問他原因，魏收說："我害怕晉陽有軍隊到來。"不久果然神武帝從晉陽由南而來，孝武帝西入關中。

收兼通直散騎常侍，副王昕聘梁。昕風流文辯，收辭藻富逸，梁主及其群臣咸加敬異。先是，南北初和，李諧、盧元明首通使命，二人才器，并爲鄰國所重。至此，梁主稱曰："盧、李命世，王、魏中興，未知後來復何如耳。"收在館，遂買吳婢入館；其部下有買婢者，收亦喚取，遍行奸穢。梁朝館司，皆爲之獲罪。人稱其才，而鄙其行。在途作《聘游賦》，辭甚美盛。使還，尚書右僕射高隆之求南貨於昕、收，不能如志，遂諷御史中尉高仲密禁止昕、收於其臺，久之得釋。

魏收兼任通直散騎常侍，作爲王昕的副手出使梁。王昕風流善辯，魏收辭藻富麗飄逸，梁武帝及其群臣都加以特别的尊敬。先前，南北開始和好，李諧、盧元明首次出使南朝，二人的才能器度同被鄰國所尊重。到這時，梁武帝稱贊說："盧、李二人著名於當世，王、魏兩人由弱而强，不知道後來又當如何。"魏收住在驛館裹，就買吳地婢女進館中；他的部下有買婢女的，魏收也把她們唤來，一一進行奸污淫亂。梁客館的官員，都受此牽連而獲罪。人們稱贊他的才能，而鄙視他的德行。在途中作《聘游賦》，文辭十分華美。出使回京，尚書右僕射高隆之向王昕、魏收索取南方貨物，没能如願，於是就暗示御史中尉高仲密將王昕、魏收軟禁在御史臺，過了好久纔被釋放。

及孫搴死，司馬子如薦收，召赴晉陽，以爲中外府主簿。以受旨乖忤，頻被嫌責，加以棰楚，久不得志。會司馬子如奉使霸朝，收假其餘光。子如因宴戲言於神武曰："魏收，天子中書郎，一國大才，願大王借與

到孫搴死後，司馬子如舉薦魏收，被召到晉陽，讓他擔任中外府主簿。因爲領受旨意相抵觸，多次被疑忌責罰，并被加以杖刑，久不得志。恰逢司馬子如奉使霸朝到晉陽，魏收憑藉他的恩惠疏通神武帝。司馬子如於是利用宴會開玩笑地對神武帝說："魏收，是天子中書郎，全國

顔色。”由此轉府屬，然未甚優禮。

的大才，希望大王借給他臉面。”魏收因此得轉爲相府屬官，然而也没有很受優待禮遇。

收從叔季景有文學，歷官著名，并在收前，然收常所欺忽。季景、收初赴并，頓丘李庶者，故大司農諧之子也，以華辯見稱，曾謂收曰：“霸朝便有二魏。”收率爾曰：“以從叔見比，便是邪輸之比卿。”邪輸者，故尚書令陳留公繼伯之子，愚痴有名，好自入市肆，高價買物，商賈共所嗤玩。收忽以季景方之，不遜例多如此。

魏收堂叔魏季景很有文才，歷任官職和知名度都在魏收前面，然而常被魏收欺侮輕視。魏季景、魏收初次到并州，頓丘人李庶，是前大司農李諧的兒子，以華美的辯才著稱，曾對魏收説：“霸朝就有二魏了。”魏收輕率快速地回答説：“用堂叔和我相比，便是用邪輸和你相比。”邪輸這個人，是前尚書令陳留公繼伯的兒子，是有名的愚蠢痴笨人，喜歡親自到市場店鋪，高價購買貨物，被商人們共同嗤笑玩弄。魏收忽然用魏季景比方邪輸，他的不恭敬多是如此。

收本以文才，必望穎脱見知，位既不遂，求修國史。崔暹爲言於文襄曰：“國史事重，公家父子霸王功業，皆須具載，非收不可。”文襄乃啓收兼散騎常侍，修國史。武定二年，除正常侍，領兼中書侍郎，仍修國史。

魏收本以爲有文才，一定有希望脱穎而出被賞識重用，官位已經不能如願，於是請求撰寫國史。崔暹爲他進言於文襄帝説：“國史事情重大，你家父子兩代霸王功業，都必須完全記載下來，這事非魏收不可。”文襄帝於是啓奏皇上令魏收兼任散騎常侍，撰寫國史。東魏武定二年，任命爲正常侍，兼任中書侍郎，仍舊撰寫國史。

魏帝宴百僚，問何故名“人日”，皆莫能知。收對曰：“晋議郎董勛《答問禮俗》云：正月一日爲鷄，二日爲狗，三日爲猪，四日爲羊，五日爲牛，六日爲馬，七日爲人。”時邢卲亦在側，甚愧焉。自魏、梁和好，書下紙每云：“想彼境内寧静，此率土安和。”梁後使其書乃去“彼”字，自稱猶著“此”，欲示無外之意。收定報書云：“想境内清晏，今萬國安和。”梁人復書，依以爲體。

魏孝静帝宴請百官，問因何故取名“人日”，大家都不能回答。魏收對答説：“晋議郎董勛《答問禮俗》稱：正月一日是鷄日，二日是狗日，三日是猪日，四日是羊日，五日是牛日，六日是馬日，七日是人日。”當時邢卲也在旁邊，感到非常慚愧。自從魏、梁和好，使書一開始常寫：“想來你們那裏境内寧静，我們這裏全國安和。”梁後來使者的使書則去掉“彼”字，自稱還是寫“此”字，想表示没有看成外國的意思。魏收確定回書説：“想來境内清平，現在萬國安和。”梁回書，也依他的提法作爲體例。

後神武入朝，静帝授相國，固讓，令收爲啓。啓成呈上，文襄時侍側，神武指收曰：“此人當復爲崔光。”四年，神武於西門豹祠宴集，謂司馬子如曰：“魏收爲史官，書吾善惡，聞北伐時諸貴常餉史官飲食，司馬僕射頗曾餉不?”因共大笑。仍謂收曰：“卿勿見元康等在吾目下趨走，謂吾以爲勤勞。我後世身名在卿

後來神武帝入京朝見，静帝任他爲相國，堅决推辭，令魏收作啓書。啓書作成後呈上，其時文襄帝在旁，神武帝指着魏收對文襄帝説：“這個人當成爲第二個崔光。”武定四年，神武帝在西門豹祠會聚宴飲，對司馬子如説：“魏收做史官，書寫我們的善惡事情，聽説北伐時衆位貴官經常饋贈史官飲食，司馬僕射也曾饋贈没有?”因此大家一齊大笑。便對魏收説：“卿家不要看到陳元康等人在我身邊奔走效力，就説我認爲他

手，勿謂我不知。”尋加兼著作郎。

們有功勞。我後世的地位名聲掌握在你手裏，不要認爲我不知道。”不久加兼著作郎。

收昔在京洛，輕薄尤甚，人號云“魏收驚蛺蝶”。文襄曾游東山，令給事黄門侍郎顥等宴。文襄曰：“魏收恃才無宜適，須出其短。”往復數番，收忽大唱曰：“楊遵彦理屈，已倒。”愔從容曰：“我綽有餘暇，山立不動。若遇當塗，恐翩翩遂逝。”當塗者魏，翩翩者蝶也。文襄先知之，大笑稱善。文襄又曰：“向語猶微，宜更指斥。”愔應聲曰：“魏收在并作一篇詩，對衆讀訖，云：‘打從叔季景出六百斗番，亦不辨此。’遠近所知，非敢妄説。”文襄喜曰：“我亦先聞。”衆人皆笑。收雖自申雪，不復抗拒，終身病之。

從前魏收在京都洛陽時，輕浮放蕩特别有名，人們稱他是“魏收驚蛺蝶”。文襄帝曾到東山游玩，令給事黄門侍郎元顥等人宴會。文襄帝説：“魏收自負其才没人趕得上他，今天定要找出他的短處。”論辯已反復幾遍，魏收忽然長聲高呼説：“楊遵彦理屈辭窮，已經倒了。”楊愔不慌不忙回答説：“我還綽綽有餘，像山一樣挺立不動。如果遇上當塗，恐怕很輕疾快速消逝了。”當塗是指魏，翩翩指的是蝴蝶。文襄帝先領會到，大笑叫好。文襄帝又説：“方纔的話還很隱微，應該進一步指名斥責。”楊愔應聲答道：“魏收在并州作了一首詩，當着衆人讀完，説：‘自堂叔魏季景出六百斗番，也辨别不了這首詩。’遠近之人都知道這事，不敢亂説。”文襄帝高興地説：“我原先也聽説過。”衆人都笑起來。魏收雖然自我申訴辯解，但不再對抗了，終身以此爲耻辱。

侯景叛入梁，寇南境。文襄時在晉陽，令收爲檄五十餘紙，不日而就。又檄梁朝，令送侯景，初夜執筆，三更便了，文過七紙。文襄善之。魏帝曾季秋大射，普令賦詩，收詩末云：“尺書徵建鄴，折簡召長安。”文襄壯之，顧謂人曰：“在朝今有魏收，便是國之光采。雅俗文墨，通達縱横。我亦使子才、子昇，時有所作，至於詞氣，并不及之。吾或意有所懷，忘而不語，語而不盡，意有未及，收呈草，皆以周悉。此亦難有。”又敕兼主客郎，接梁使謝珽、徐陵。侯景既陷梁，梁鄱陽王範時爲合州刺史，文襄敕收以書喻之。範得書，仍率部伍西上，州刺史崔聖念入據其城。文襄謂收曰：“今定一州，卿有其力，猶恨‘尺書徵建鄴’未效耳。”

侯景叛變投降梁，帶兵進犯南部邊境。文襄帝當時在晉陽，令魏收作檄文寫了五十餘張紙，不到一天就完成了。又作檄文通知梁朝，讓送回侯景，初更起筆，三更就完成，全文超過七張紙。文襄帝認爲寫得很好。孝静帝曾在秋九月舉行大射禮，下令人人都要作詩，魏收詩的最末一句是：“尺書徵建鄴，折簡召長安。”文襄帝因他詩意豪壯，看着衆人説：“現在朝廷有魏收，便是國家的光采。文書寫作高雅通俗兼有，文筆通暢奔放。我也曾叫子才、子昇，隨時作些詩文，至於文詞氣概，都趕不上魏收。我有時心有所想，忘掉不能説出，有時説出來又不完整，意思表達不到位，魏收獻上草稿，都很周到全面。能够這樣也是很難得的。”又令他兼任主客郎，接待梁使者謝珽、徐陵。侯景攻破梁都建康後，梁鄱陽王蕭範當時任合州刺史，文襄帝令魏收寫信曉諭他。蕭範得到書信後，於是就率領軍隊西進，文襄帝乘機派州刺史崔聖念占領合州城。文襄帝對魏收説：“現在平定了一州，卿家是有功勞的，還遺憾‘尺書徵建鄴’未能應驗啊。”

文襄崩，文宣如晉陽，令與黄門郎崔季舒、高德正、吏部郎中尉瑾於北第參掌機密。轉秘書監，兼著作郎，又除定州大中正。時齊將受禪，楊愔奏收置之别館，令撰禪代詔册諸文，遣徐之才守門，不聽出。

文襄帝逝世後，文宣帝到晉陽，令魏收與黄門郎崔季舒、高德正、吏部郎中尉瑾一起在北府參與掌管機密事務。調任秘書監，兼任著作郎，又任命爲定州大中正。當時北齊正要接受東魏禪讓，楊愔奏請將魏收安置在别墅裏，令他撰寫禪讓接替詔書等文告，派徐之才守門，不讓他外出。

天保元年，除中書令，仍兼著作郎，封富平縣子。二年，詔撰《魏史》。四年，除魏尹，故優以禄力，專在史閣，不知郡事。初，帝令群臣各言志，收曰："臣願得直筆東觀，早出《魏書》。"故帝使收專其任。又詔平原王高隆之總監之，署名而已。帝敕收曰："好直筆，我終不作魏太武，誅史官。"

北齊天保元年，任命爲中書令，仍舊兼任著作郎，封富平縣子。二年，下詔令他撰寫《魏史》。天保四年，任命爲魏郡太守，是爲了給他優厚的俸禄，專在史閣任職，并不管理郡中事務。先前，文宣帝令群臣各自陳述自己的志願，魏收説："臣願在東觀如實記載史事，早些寫出《魏書》。"所以文宣帝讓魏收專門承擔他的任務。又下詔平原王高隆之爲《魏書》總監修，衹是署名而已。皇帝命令魏收説："好生如實寫史，我始終不會像魏太武帝那樣誅殺史官。"

始，魏初鄧彦海撰《代記》十餘卷，其後崔浩典史，游雅、高允、程駿、李彪、崔光、李琰之郎知世修其業。浩爲編年體，彪始分作紀、表、志、傳，書猶未出。宣武時，命邢巒追撰《孝文起居注》，書至太和十四年。又命崔鴻、王遵業補續焉，下訖孝明，事甚委悉。濟陰王暉業撰《辨宗室録》三十卷。收於是與通直常侍房延祐、司空司馬辛元植、國子博士刁柔、裴昂之、尚書郎高孝幹博總斟酌，以成《魏書》。辨定名稱，隨條甄舉。又搜采亡遺，綴續後事，備一代史籍，表而上聞之。勒成一代大典：凡十二紀，九十二列傳，合一百一十卷。五年三月，奏上之。秋，除梁州刺史。收以志未成，奏請終業，許之。十一月復奏十志：《天象》四卷，《地形》三卷，《律曆》二卷，《禮樂》四卷，《食貨》一卷，《刑罰》一卷，《靈徵》二卷，《官氏》二卷，《釋老》一卷，凡二十卷。續於紀傳，

起初，北魏初年鄧彦海撰寫《代記》十餘卷，在他之後崔浩主管撰寫魏史實，游雅、高允、程駿、李彪、崔光、李琰之等人世代相傳寫史。崔浩作編年體，李彪開始分别作紀、表、志、傳，全書還没有完成。宣武帝時，命邢巒追記《孝文起居注》，衹記到太和十四年。又命崔鴻、王遵業接着補寫，下止於孝明帝，事情十分詳備完整。濟陰王元暉業撰寫《辨宗室録》三十卷。於是魏收與通直常侍房延祐、司空司馬辛元植、國子博士刁柔、裴昂之、尚書郎高孝幹廣泛綜合取捨，以此寫成《魏書》。辨别確定名稱，逐條鑒别列舉。又搜集遺亡，接續後事，完備了一朝史書，并寫表章奏報文宣帝知道。總成一代重要典籍：共計十二本紀、九十二列傳，共一百一十卷。天保五年三月，奏上。秋天，任命爲梁州刺史。魏收因爲志還未完成，奏請最終完成自己的事業，獲得准許。十一月又奏上十志：《天象》四卷，《地形》三卷，《律曆》二卷，《禮樂》四卷，《食貨》一卷，《刑罰》一卷、《靈徵》二卷，《官氏》二卷，《釋老》一卷，共二十卷。接續在紀傳之後，合計一百三十卷。分爲十二套，這部史書的三十五凡例，二十五篇序言，九十四

合一百三十卷。分爲十二帙，其史三十五例，二十五序，九十四論，前後二表一啓，皆獨出於收。

篇論贊，前後有兩篇表章一篇書啓，都由魏收獨自完成。

收所引史官，恐其陵逼，唯取學流先相依附者。其房延祐、辛元植、眭仲讓雖夙涉朝位，并非史才；刁柔、裴昂之以儒業見知，全不堪編緝；高孝幹以左道求進。修史諸人，宗祖姻戚，多被書録，飾以美言。收頗急，不甚能平，夙有怨者，多没其善。每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舉之則使上天，按之當使入地。"初，收在神武時爲太常少卿，修國史，得陽休之助。因謝休之曰："無以謝德，當爲卿作佳傳。"休之父固，魏世爲北平太守，以貪虐爲中尉李平所彈獲罪，載在《魏起居注》。收書云："固爲北平，甚有惠政，坐公事免官。"又云："李平深相敬重。"尒朱榮於魏爲賊，收以高氏出自尒朱，且納榮子金，故減其惡而增其善，論云："若修德義之風，則韋、彭、伊、霍，夫何足數。"

魏收所引進的史官，恐怕他們欺凌威逼自己，衹選舉學者文人中先前就依附自己的人。其中房延祐、辛元植、眭仲讓雖然早就位列朝官，但并非史學人才；刁柔、裴昂之雖然以儒術知名，但全不能勝任編輯工作；高孝幹以左道邪術求得進升。參加修史諸人的祖宗及有婚姻關係的親戚，多被記載，用美好的言詞加以粉飾。魏收性子非常急迫偏激，不太能平心待人，有舊怨的人，多埋没他的好處。他常說："哪一個小子，敢和我魏收生氣！抬舉他就可使他上天，按壓他能讓他入地。"起初，魏收在神武帝時任太常少卿，撰修國史，得到陽休之的幫助。因此致謝陽休之說："没有什麽來報答你的恩德，應當爲你作一篇好傳。"陽休之父親陽固，魏世任北平太守，因爲貪婪暴虐被御史中尉李平彈劾而獲罪，記載在《魏起居注》裏。魏收却記載爲："陽固任北平太守，很有好的政績，因公事牽連而被免官。"又說："李平對他深相敬重。"尒朱榮對北魏來說是叛賊，魏收因爲高氏出自尒朱榮部下，而且接受了尒朱榮兒子的黄金，所以减少他的罪惡而增加他的美善，評論說："如果說他能修行德義之風，就是豕韋、彭祖、伊尹、霍光又哪裏足以相比呢。"

時論既言收著史不平，文宣詔收於尚書省與諸家子孫共加論討。前後投訴，百有餘人，云遺其家世職位；或云其家不見記録；或云妄有非毁。收皆隨狀答之。范陽盧斐父同附出族祖玄傳下；頓丘李庶家傳，稱其本是梁國蒙人。斐、庶譏議，云史書不直。收性急，不勝其憤，啓誣其欲加屠害。帝大怒，親自詰責。斐曰："臣父仕魏，位至儀同，功業顯著，名聞天下，與收無親，遂不立傳。博陵崔綽，位至本郡功曹，更無事迹，是收外親，乃爲傳首。"收

當時輿論既然説魏收著史不公平，於是文宣帝下詔令魏收在尚書省和各家子孫共同進行討論。前後投狀控訴的，有一百多人，有人説遺失了他們家世的職位；有人說他們的家族不見記録；有人說亂加誹謗詆毁。魏收都隨狀一一給予答覆。范陽盧斐的父親盧同附在族祖盧玄傳後；頓丘李庶家傳，稱他原本是梁國蒙人。盧斐、李庶譏諷議論魏收，說史書不公正。魏收性情急躁，控制不住他的怨憤，上奏誣告他們想殺害他。文宣帝大怒，親自審問。盧斐說："臣父親入仕於魏朝，位至儀同，功業顯著，名聲傳聞天下，與魏收不是親戚，就不給他立傳。而博陵崔綽，職位衹到本郡功曹，更没有事迹，是魏收

曰：“綽雖無位，道義可嘉，所以合傳。”帝曰：“卿何由知其好人？”收曰：“高允曾爲綽贊，稱有道德。”帝曰：“司空才士，爲人作贊，正應稱揚。亦如卿爲人作文章，道其好者，豈能皆實？”收無以對，戰栗而已。但帝先重收才，不欲加罪。時太原王松年亦謗史，及斐、庶并獲罪，各被鞭配甲坊，或因以致死。盧思道亦抵罪。然猶以群口沸騰，敕魏史且勿施行，令群官博議。聽有家事者入署，不實者陳牒。於是衆口諠然，號爲“穢史”，投牒者相次，收無以抗之。時左僕射楊愔、右僕射高德正二人勢傾朝野，與收皆親。收遂爲其家并作傳，二人不欲言史不實，抑塞訴辭，終文宣世，更不重論。

女系的親屬，於是將他排在傳首。”魏收說：“崔綽雖然没有地位，但道義值得稱贊，所以應該立傳。”文宣帝說：“卿家從哪裏知道他是好人？”魏收說：“高允曾爲崔綽作贊文，稱贊他有道德。”文宣帝說：“司空是才德之士，爲人作贊文，正應該稱頌。也像卿家爲人作文章，說他的好處，難道都是實情？”魏收無言對答，衹是害怕得渾身發抖而已。但文宣帝先就看重魏收才能，不想加他的罪。當時太原王松年也指責魏收編的史書，和盧斐、李庶一起獲罪，各自受鞭刑發配衣甲坊，有人竟因而致死。盧思道也被依法治罪。然而還是因爲衆人議論激烈，敕令魏收編的史書暫且不要印行，令衆官廣泛討論。聽從有家事的人入内署名，記載不實的允許陳訴。於是衆口喧嘩，稱之爲“穢史”，投書陳訴者接連不斷，魏收無法抗拒。當時左僕射楊愔、右僕射高德正二人在朝野内外權勢很大，與魏收都是親戚。魏收於是就給他們兩家都作傳，二人不打算說史書不符合實際，因此壓制阻塞申訴言辭，終文宣帝一世，再不重新討論。

又尚書陸操嘗謂愔曰：“魏收《魏書》可謂博物宏才，有大功於魏室。”愔嘗謂收曰：“此謂不刊之書，傳之萬古。但恨論及諸家枝葉親姻，過爲繁碎，與舊史體例不同耳。”收曰：“往因中原喪亂，人士譜牒遺逸略盡，是以具盡其枝派。望公觀過知仁，以免尤責。”

又有尚書陸操曾對楊愔說：“魏收所作《魏書》可稱得上學問廣博才氣宏大，有大功於魏室。”楊愔也曾對魏收說：“這部書可以說是無須修改流傳千秋萬代的史書。但遺憾的是論述到各家旁支親屬和親戚婚姻，過於繁瑣細碎，與舊有史書體例不同。”魏收說：“過去因爲中原死喪禍亂，有名望人家的族譜宗牒都遺棄散失得快完了，所以纔詳細地書寫各家的旁支親屬。希望你看到我的過錯也瞭解我的仁愛，以免去更大的責罰。”

八年夏，除太子少傅，監國史。復參修律令。三臺成，文宣曰：“臺成，須有賦。”愔先以告收，收上《皇居新殿臺賦》，其文甚壯麗。時所作者自邢卲已下，咸不逮焉。收上賦前數日，乃告邢卲，卲後告人曰：“收甚惡人，不早言之。”帝曾游東山，敕收作詔，宣揚威德，譬喻關西。俄頃而訖，辭理宏壯，帝對百僚

天保八年夏天，任命爲太子少傅，監修國史。又參與修訂法令。三臺建成，文宣帝說：“新臺建成，應當有賦。”楊愔預先將此事告訴了魏收，魏收獻上《皇居新殿臺賦》，文辭十分壯麗。當時所有作者自邢卲以下，都趕不上他。魏收獻賦前幾天，纔告訴邢卲，邢卲後來對别人說：“魏收真是壞人，不早些告訴我。”文宣帝曾到東山游玩，命令魏收起草詔書，宣揚聲威德行，以曉諭關西。一會兒就完成了，辭理宏大雄

大嗟賞之。仍兼太子詹事。收娶其舅女，崔昂之妹，産一女，無子。魏太常劉芳孫女、中書郎崔肇師女，夫家坐事，帝并賜收爲妻。時人比之賈充置左右夫人。然無子。後病甚，恐身後嫡媵不平，乃放二姬。及疾瘳追憶，作《懷離賦》以申意。

壯，文宣帝當着百官對他大加贊賞。仍兼太子詹事。魏收娶他舅舅的女兒，崔昂的妹妹作妻子，生一女，没有兒子。北魏太常劉芳的孫女、中書郎崔肇師的女兒，夫家因事獲罪被没收入官，文宣帝一并賞賜給魏收作妻子。當時人把他比作賈充設置左右夫人。然而没有兒子。後來病重，恐怕死後妻妾不和，於是放免兩位夫人外嫁。到病愈後又回憶想念，於是作《懷離賦》以申明意願。

文宣每以酣宴之次，云太子性懦，宗社事重，終當傳位常山。收謂楊愔曰："古人云：太子國之根本，不可動摇。至尊三爵後，每言傳位常山，令臣下疑貳。若實，便須决行；若戲此言，魏收既忝師傅，正當守之以死，但恐國家不安。"愔以收言奏帝，自此便止。帝數宴喜，收每預侍從。皇太子之納鄭良娣也，有司備設牢饌。帝既酣飲，起而自毁覆之，仍詔收曰："知我意不?"收曰："臣愚謂良娣既東宫之妾，理不須牢，仰惟聖懷，緣此毁去。"帝大笑，握收手曰："卿知我意。"安德王延宗納趙郡李祖收女爲妃，後帝幸李宅宴，而妃母宋氏薦二石榴於帝前。問諸人莫知其意，帝投之。收曰："石榴房中多子，王新婚，妃母欲子孫衆多。"帝大喜，詔收："卿還將來。"仍賜收美錦二匹。

文宣帝每每在飲酒歡樂的宴會場所，説太子生性懦弱，國家事務重大，最終當傳位給常山王。魏收對楊愔説："古人説：太子是國家的根本，不能够動摇。皇上三杯酒後，常説要傳位常山王，讓臣下因猜疑而有二心。如果真是這樣，便應該果斷實行；如果衹是説説玩笑話，魏收我既然愧爲太子師傅，正當以死守護他，但恐怕皇上心内不安。"楊愔將魏收的話奏知文宣帝，自此以後就再也不提此事了。文宣帝多次宴飲嬉樂，魏收常常參與并隨從左右。皇太子娶鄭良娣作妾，主管部門完整擺設太牢三牲飲食，文宣帝暢飲之後，站起來將食案推倒，於是問魏收説："你知道我的用意否?"魏收説："臣下愚昧地認爲鄭良娣既然是太子的妾，按理不須用太牢禮，敬思聖上心意，是由於這個原因推倒的。"文宣帝大笑，握着魏收的手説："卿家領會我的心意。"安德王延宗娶趙郡李祖收的女兒作王妃，後來文宣帝到李家赴宴，而王妃母親宋氏却獻上兩個石榴在文宣帝面前。文宣帝詢問衆人都不知是什麽意思，於是就將石榴抛丢了。魏收説："石榴房中多籽粒，王新婚，王妃母親希望子孫衆多。"文宣帝大喜，詔令魏收："卿家還給我取來。"於是賞賜魏收美錦兩匹。

十年，除儀同三司。帝在宴席，口敕以爲中書監，命中書郎李愔於樹下造詔。愔以收一代盛才，難於率爾，久而未訖。比成，帝已醉醒，遂不重言，愔仍不奏，事竟寢。及帝崩於晉陽，驛召收及中山太守陽休之參議吉凶之禮，并掌詔誥。仍除侍中，

天保十年，任命爲儀同三司。文宣帝在宴席上，口頭下令任命魏收爲中書監，命中書郎李愔在樹下寫詔令。李愔因爲魏收是一代大才，難於輕率下筆，好長一段時間都没寫完。等到寫成，文宣帝酒醉已醒，就不再提起這事，李愔也不奏請，事情竟擱下了。到文宣帝在晉陽逝世，驛站傳召魏收以及中山太守陽休之參與商議祭祀和喪

遷太常卿，文宣謚及廟號、陵名，皆收議也。

事的禮儀，并掌管詔令。於是任命爲侍中，改任太常卿，文宣帝的謚號以及廟號、陵墓名稱，都是魏收議定的。

及孝昭居中宰事，命收禁中爲諸詔文，積日不出。轉中書監。皇建元年，除兼侍中、右光禄大夫，仍儀同，監史。收先副王昕使梁，不相協睦，時昕弟晞親密，而孝昭別令休之兼中書，在晉陽典誥詔，收留在鄴，蓋晞所爲。收大不平，謂太子舍人盧詢祖曰："若使卿作文誥，我亦不言。"又除祖珽爲著作郎，欲以代收。司空主簿李翥，文詞士也，聞而告人曰："詔誥悉歸陽子烈，著作復遣祖孝徵，文史頓失，恐魏公發背。"於時詔議二王三恪，收執王肅、杜預義，以元、司馬氏爲二王，通曹備三恪。詔諸禮學之官皆執鄭玄五代之議。孝昭后姓元，議恪不欲廣及，故議從收。又除兼太子少傅，解侍中。

到孝昭帝在朝廷中主政時，命令魏收在宫中作各種詔令文誥，多日不出宫。轉任中書監。北齊皇建元年，任命爲兼侍中、右光禄大夫，仍舊任儀同，監修國史。魏收早先作王昕副使出使梁，相互間不和睦，當時王昕弟王晞與孝昭帝關係親密，而孝昭帝另外任命陽休之兼任中書，在晉陽掌管誥文詔令，魏收留在鄴都，這些都是王晞促成的。魏收大爲不滿，對太子舍人盧詢祖説："假若讓你作文誥詔令，我也無話可説。"又任命祖珽爲著作郎，想用他來取代魏收。司空主簿李翥，是有名的文學之士，聽説後告訴别人説："詔令文誥全歸陽子烈掌管，著作又委任給祖孝徵，文史都一時失於用人，恐怕魏公會大爲不滿，有所抵觸。"當時孝昭帝下詔對兩個王和三個前代帝王後裔被封有爵位的人進行討論，魏收堅持王肅、杜預的説法，以元氏、司馬氏作爲二王，加上曹氏完備三恪。衆位禮學官員都堅持鄭玄二王并三恪共五代的説法。孝昭皇后姓元氏，議恪的面不想太寬，所以討論結果依從了魏收的意見。又任命他兼任太子少傅，解除侍中職務。

帝以《魏史》未行，詔收更加研審，收奉詔，頗有改正。及詔行《魏史》，收以爲直置秘閣，外人無由得見，於是命送一本付并省，一本付鄴下，任人寫之。

孝昭帝因爲《魏史》尚未刊行，詔令魏收重新加以研究審核，魏收接受詔令後，又有許多改正。到詔令刊行《魏史》時，魏收以爲衹是放在秘閣内，外人没有機會看得到，於是命人送一本交付并省晉陽，一本交付鄴都，任人抄寫。

太寧元年，加開府。河清二年，兼右僕射。時武成酣飲終日，朝事專委侍中高元海，凡庸不堪大任。以收才名振俗，都官尚書畢義雲長於斷割，乃虚心倚仗。收畏避，不能匡救，爲議者所譏。帝於華林別起玄洲苑，備山水臺觀之麗，詔於閣上畫收，其見重如此。

北齊太寧元年，加封爲開府。河清二年，兼任右僕射。當時武成帝終日暢飲作樂，朝廷事務專門委托給侍中高元海，高元海平庸不能擔當大任。因爲魏收才震世俗，都官尚書畢義雲長於決斷裁割，武成帝於是虚心依靠他們二人。魏收害怕退避，不能扶正補救朝政，被評論者所嘲笑諷刺。武成帝在華林園另外起造玄洲苑，具備山水臺觀之壯麗，下詔在閣上畫魏收像，他就是如此受武成帝推重。

始收比温子昇、邢卲稍爲後進，

開始魏收比温子昇、邢卲稍微晚一些入仕，

卲既被疏出，子昇以罪死，收遂大被任用，獨步一時。議論更相訾毀，各有朋黨。收每議陋邢文。卲又云："江南任昉，文體本疏，魏收非直模擬，亦大偷竊。"收聞乃曰："伊常於沈約集中作賊，何意道我偷任。"任、沈俱有重名，邢、魏各有所好。武平中，黄門郎顔之推以二公意問僕射祖珽。珽答曰："見邢、魏之臧否，即是任、沈之優劣。"收以温子昇全不作賦，邢雖有一兩首，又非所長，常云："會須能作賦，始成大才士。唯以章表碑志自許，此外更同兒戲。"自武定二年以後，國家大事詔命，軍國文詞，皆收所作。每有警急，受詔立成。或時中使催促，收筆下有同宿構，敏速之工，邢、温所不逮也。其參議典禮，與邢相埒。

到邢卲因被疏遠外任地方官，温子昇又因爲犯罪被處死，魏收於是大受信任重用，一段時間内權勢地位無與倫比。商議政務更是互相詆毁，各自形成宗派集團。魏收經常議論邢卲文章粗陋。邢卲又説："江南任昉，文體本來就疏陋，魏收不衹是模擬，簡直是大肆剽竊。"魏收知道後則説："他經常在沈約文集中剽竊，何故説我剽竊任昉。"任昉、沈約都有大名，邢卲、魏收各有所偏愛。後主武平年間，黄門郎顔之推以二人的意見詢問僕射祖珽。祖珽回答説："看到邢卲、魏收的善惡得失，就知道任昉、沈約的優劣。"魏收因爲温子昇全不會作賦，邢卲雖有一兩首，但賦又不是他所擅長的，常説："應當能够作賦，纔能成爲大才士。衹會以奏章碑文自我稱許，這就同兒童游戲一樣。"自東魏武定二年以後，國家大事詔令，軍國文書，都是魏收所作。每有緊急事務，受詔令後立時寫成。有時宫廷使者催促，魏收下筆如同早就構思好的，敏捷快速的功夫，邢卲、温子昇都趕不上他。他參與討論典章制度，和邢卲相等。

既而趙郡李公統母崔氏增年獲免，收知而過之，事發除名。其年，又以托附陳使封孝琰，牒令其門客與行，遇崐崘舶至，得奇貨：猓然褥表、美玉盈尺等數十件。罪當流，以贖論。三年，起除清都尹。尋遣黄門郎元文遥敕收曰："卿舊人，事我家最久，前者之罪，情在可恕。比令卿爲尹，非謂美授，但初起卿，斟酌如此。朕豈可用卿之才而忘卿身？待至十月，當還卿開府。"天統元年，除左光禄大夫。二年，行齊州刺史，尋爲真。

過後不久趙郡李公統因母親崔氏年齡過大被免職，魏收知道這件事還去拜訪他，事情被揭露後除名。這年，又因爲交結陳使者封孝琰，書面指令自家門客和封孝琰隨行，遇上崐崘國商船到來，得珍奇寶貨：猓猻被面，一尺多長的美玉等數十件。按罪應當流放，從輕以贖刑論罪。武平三年，起用任命爲清都郡太守。不久又派黄門郎元文遥傳皇上的敕書對魏收説："卿家是舊人，事奉我家最久，你前面的罪過，情有可恕。現在讓你任太守，不能説是美差事，但剛起用你，仔細考慮衹能這樣。朕怎麽可以用你的才能而忘記你本身？等到十月，當恢復你開府職務。"後主天統元年，任命爲左光禄大夫。二年，代理齊州刺史，不久轉爲正任。

收以子侄年少，申以戒厲，著《枕中篇》。其詞曰：

吾曾覽管子之書，其言曰："任之重者莫如身，途之畏者莫如口，期之遠者莫如年。以重任

魏收因爲子侄們年輕，申明以告誡勸勉，著《枕中篇》。全文是：

我曾讀管子的書，其中説到："能勝任重負者莫如身體，旅途之畏懼者莫如人言，時間之久遠者莫如歲月。以重任之身行走在

行畏途至遠期，惟君子爲能及矣。”追而味之，喟然長息。

若夫岳立而重，有潛戴而不傾；山藏稱固，亦趨負而不停；吕梁獨浚，能行歌而匪惕；焦原作險，或躋踵而不驚。九陔方集，故眇然而迅舉；五紀當定，想窅乎而上征。苟任重也有度，則任之而愈固。乘危也有術，蓋乘之而靡恤。彼期遠而能通，果應之而可必。豈神理之獨爾，亦人事其如一。

艱險道路上而至長久，衹有君子能够做到啊。”追思而深入體味這段話，感慨長嘆。

就像高山直立而穩重，有隱伏之德而不傾倒；高山隱伏稱得上穩固了，然而也奔走負重而不停止；吕梁山特别深險，能够漫步歌唱而用不着害怕；焦原山險峻，有人攀登上而不驚怕。九州正當統一之時，故能很輕易地被迅速選用；國家應當安定的時候，能久遠地被提升徵用。如果能做到擔任重要職務而有節度，則職位反而會更加穩固。因爲能够駕御危險的形勢而得法，就會安處而没有憂患。那長遠的目標要能達到，果真去適應就一定能成功。這難道衹是靠神妙的道理能做到的，也靠人力一貫地努力。

嗚呼！處天壤之間，勞死生之地，攻之以嗜欲，牽之以名利，粱肉不期而共臻，珠玉無足而俱致，於是乎驕奢仍作，危亡旋至。然則上智大賢，惟幾惟哲，或出或處，不常其時。其舒也濟世成務，其卷也聲銷迹滅。玉帛子女，椒蘭律吕，諂諛無所先；稱肉度骨，膏脣挑舌，怨惡莫之前。勳名共山河同久，志業與金石比堅。斯蓋厚棟不橈，游刃砉然。逮於厥德不常，喪其金璞，馳騖人世，鼓動流俗，挾湯日而謂寒，包溪壑而未足。源不清而流濁，表不端而影曲。嗟乎！膠漆詎堅，寒暑甚促，反利而成害，化榮而就辱，欣戚更來，得喪仍續。至有身禦魑魅，魂沉狴獄。詎非足力不强，迷在當局！孰可謂車戒前傾，人師先覺？

唉！人處於天地之間，勞作於死生之境地，受到嗜好欲望的侵襲，名利的牽制，美食佳肴不希望得到却都一起到來，珠玉没有脚都自己跑來，於是乎驕横奢侈之心隨之而起，危亡跟着也到了。然而對於道德智力最突出的人來説，衹在於多觀察多思慮，或進或退，没有一定的標準。當其施展才華時就能救世成就功業，當其收斂時就能銷身滅迹。財貨與美女，香花與音樂，阿諛奉承無所争先；評頭論足，油嘴滑舌，怨恨憎惡不要靠前。功名與山河一樣長久，事業與金石一般堅固。這大概就是厚實的棟梁不會彎曲，鋒利的刀刃運行自如。到了缺少德行時就不能持久，喪失其金玉本質，奔走於人世間，煽動世俗之人，持有熱湯和陽光却説寒冷，擁有塞谷填滿的財産還嫌不足。源頭不清則水流渾濁，表杆不直則影子歪斜。唉！膠漆結合怎稱牢固，冷暖變化更是快速，利變成了害，榮化作了辱，悲喜交替而來，得失連續不斷。甚至有被流放蠻荒之地，死於監獄者。難道不是自持力不强，身當其事反而糊塗！怎麽可以説車以前面傾覆者爲戒，人以先領悟事理者爲師？

聞諸君子，雅道之士，游遨經術，厭飫文史。筆有奇鋒，談

聽説諸位君子，正道之士，游樂於經學，滿足於文史。寫作有奇異的筆鋒，談吐

有勝理。孝悌之至，神明通矣。審蹈而行，量路而止。自我及物，先人後己。情無繫於榮悴，心靡滯於愠喜。不養望於丘壑，不待價於城市。言行相顧，慎終猶始。有一於斯，鬱爲羽儀。恪居展事，知無不爲，或左或右，則髦士攸宜，無悔無吝，故高而不危。異乎勇進忘退，苟得患失；射千金之產，徼萬鍾之秩；投烈風之門，趣炎火之室。載蹶而墜其貽宴，或蹲乃喪其貞吉。可不畏歟！可不戒歟！

有出色的道理。孝敬父母友愛兄弟到極點，就達到神聖境界了。瞭解脚力而行，度量路程而止。從我做起而推及他人，先別人後自己。情感不要被榮枯拴繫，心思不爲喜怒所滯留。不在山野炫耀名聲，不在城市自抬身價。言行相符，慎始慎終。這些有一樣做到，很可以作表率了。恭敬地居職視事，知道的無不去實行，或左或右，則是俊傑之士所應當的，沒有悔恨，沒有過失，所以能居高位而不危險。另外有些人勇於進取忘了退步，苟且求得又怕丢掉；追逐千金之產業，求取萬鍾之俸禄；投身勢要之門，趨附顯貴之家。靠山一倒而禍及子孫，或踞坐無禮就失去真善本性。可以不畏懼嗎！可以不警戒嗎！

門有倚禍，事不可不密；墻有伏寇，言不可而失。宜諦其言，宜端其行。言之不善，行之不正，鬼執强梁，人囚徑挺，幽奪其魄，明夭其命。不服非法，不行非道。公鼎爲己信，私玉非身寶。過涅爲紺，逾藍作青，持繩視直，置水觀平。時然後取，未若無欲，知止知足，庶免於辱。是以爲必察其幾，舉必慎於微。知幾慮微，斯亡則稀；既察且慎，福禄攸歸。昔蘧瑗識四十九非，顔子鄰幾三月不違。跬步無已，至於千里；覆簣而進，及於萬仞。故云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可大可久，與世推移。

家門内倚附着禍患，做事不能不慎密；墻外有埋伏的盜賊，説話不能有失言。應該使自己的語言恰當，行爲端正。語言不美好，行爲不端正，鬼神捉拿强横凶暴之徒，人們囚禁攔路打劫之輩，暗裏奪去他的魂魄，明裏夭折他的性命。不順不合法的規則，不做不道德的事。國家社稷是自己的信仰，私有財寶不是自身的寶物。黑色染得過分就成了天青色，藍色染得過分就變成青色，提着一根繩子就能看到垂直，放着一盆水就能看到平面。時機到來然後進取，沒有到就不能有欲念，知道適可而止和自我滿足，大概可以免於受辱。所以行事一定要觀察徵兆，辦事一定要謹慎注意細節。瞭解徵兆思考細節，失誤就會很少；既善觀察又能謹慎，福分和禄位就有所依歸。從前蘧瑗五十歲時知道前四十九年的過失，顔子鄰近危險三個月不離開。一步一步不停地走下去，可以達到千里之遥；一筐筐土不斷堆積，可以堆成萬仞高山。所以説行遠路從近處開始，登高山從低處起步，可壯大可持久，隨世事變遷。

月滿如規，後夜則虧；槿榮于枝，望暮而萎。夫奚益而不

月滿時如圓規畫成，過了一夜也就虧缺了；木槿花盛開在枝頭，到傍晚就枯萎了。

損？孰有損而不害？益不欲多，利不欲大。唯居德者畏其甚，體真者懼其大。道尊則群謗集，任重而衆怨會。其達也則尼父栖遑，其忠也而周公狼狽。無曰人之我狹，在我不可而覆；無曰人之我厚，在我不可而咎。如山之大，無不有也；如谷之虛，無不受也。能剛能柔，重可負也；能信能順，險可走也；能智能愚，期可久也。

怎麼衹增加而不減少？有衹減少而不損失的？好處不要想得太多，利益不要希望過大。衹有遵守德義的人畏懼好處過多，體察真性的人害怕利益過大。道德崇高則所有非議都集中起來，職任重大則大家的怨恨會合一起。顯達之時則孔子都窘迫不安，忠心到極點則周公也爲難不已。不怕别人説我狹隘，在我不可以自身敗壞；不要别人説我忠厚，在我則不可以自身有罪過。如山一樣高大，無所不有；像溪谷一樣空闊，無所不容納。能剛烈能柔和，可以擔負重任；能誠信能和順，可以處險境；能聰明能愚拙，可以歷時長久。

周廟之人，三緘其口，漏卮在前，攲器留後，俾諸來裔，傳之坐右。

成周太廟的銅人，嘴上貼有三道封條，滲漏的酒器擺在前面，容易倒的器物留在後面，使諸多後來之人流傳爲座右銘作爲警戒。

其後群臣多言《魏史》不實，武成復敕更審。收又迴换，遂爲盧同立傳，崔綽反更附出。楊愔家傳本云"有魏以來，一門而已"，至是改此八字。又先云"弘農華陰人"，乃改"自云弘農"以配王慧龍"自云太原人"，此其失也。尋除開府、中書監。

其後群臣多有説《魏史》不真實，武成帝又命令重新審查。魏收又迂迴變换，於是就爲盧同立傳，崔綽反而改爲附傳。楊愔家傳本來記載有"有魏以來，一門而已"，這時就改掉這八個字。又原先記載"弘農華陰人"，於是改爲"自云弘農"以對應王慧龍"自云太原人"，這是他的過失。不久任命爲開府、中書監。

武成崩，未發喪，在内諸公以後主即位有年，疑於赦令。諸公引收訪焉。收固執宜有恩澤，乃從之。掌詔誥，除尚書右僕射，總議監五禮事，位特進。收奏請趙彦深、和士開、徐之才共監，先以告士開，士開驚，辭以不學。收曰："天下事皆由王，五禮非王不決。"士開謝而許之。多引文士令執筆，儒者馬敬德、熊安生、權會實主之。

武成帝逝世，没有發布訃告，朝中諸位大臣因爲後主即位多年，對如何發布大赦詔令猶豫不決。諸位大臣引薦魏收詢問這事。魏收堅持應該得到恩惠，於是依從了他。掌管詔令文誥，任命爲尚書右僕射，總議監五禮事，職位特進。魏收上奏請求讓趙彦深、和士開、徐之才共同監管，先將此事告訴和士開，和士開很吃驚，以没有學問相推辭。魏收説："國家大事都由大王作主，五禮没有大王不能議定。"和士開道謝後答應了。多引進文學之士讓他們執筆，儒士馬敬德、熊安生、權會等人實際主持。

武平三年薨，贈司空、尚書左僕射，謚文貞。有集七十卷。

武平三年去世，追贈司空、尚書左僕射，謚號文貞。有文集七十卷。

收碩學大才，然性褊，不能達命體道。見當塗貴游，每以言色相悦。

魏收是碩學大才，然而心性狹窄，不能通達天命體察大道。見到當朝權貴和貴家子弟，常用

然提獎後輩，以名行爲先，浮華輕險之徒，雖有才能，弗重也。初，河間邢子才、子明及季景與收，并以文章顯，世稱大邢小魏，言尤俊也。收少子才十歲，子才每曰："佛助，僚人之偉。"後收稍與子才争名，文宣貶子才曰："爾才不及魏收。"收益得志，自序云："先稱温、邢，後曰邢、魏。"然收内陋邢，心不許也。收既輕疾，好聲樂，善胡舞。文宣末，數於東山與諸優爲獮猴與狗鬥，帝寵狎之。收外兄博陵崔巖嘗以雙聲嘲收曰："遇魏收衰日愚魏。"魏答曰："顔岩腥瘦，是誰所生，羊頤狗頰，頭團鼻平，飯房笭籠，著孔嘲玎。"其辯捷不拘若是。既緣史筆，多憾於人，齊亡之歲，收冢被發，棄其骨于外。

巧言令色取悦他們。然而提拔後進，却能以名聲品行爲優先，浮華輕薄險詐之徒，雖有才能，也不重視他們。起初，河間邢子才、子明以及季景和魏收，都以文章知名，世人稱爲大邢小魏，言辭特別優美。魏收比邢子才小十歲，邢子才常説："佛助，是同僚中的偉大人才。"後來魏收逐漸和邢子才争名，文宣帝貶低邢子才説："你的才能趕不上魏收。"魏收越發得意，他在自序中説："先稱温、邢，後來改稱邢、魏。"然而魏收内心鄙薄邢卲，心裏不承認他排名在前。魏收既輕佻又快捷，愛好音樂，擅長胡舞。文宣帝末年，多次在東山與諸位優伶扮演獮猴和狗打鬥，文宣帝對他很寵愛親昵。魏收表兄博陵人崔巖用雙聲字來嘲笑魏收説："當魏收衰老時該叫愚魏了。"魏收回答説："額頭高聳腥臊清瘦，是誰人所生？羊腮狗臉，腦袋渾圓鼻子扁平的猪，把大嘴扎在猪圈的食籠裏吃食發出響聲。"他的辯論快捷不拘束就是這樣。後來因爲撰寫史書，多被人怨恨，北齊滅亡之後，魏收墳墓被人挖掘，將他的尸骨拋棄在外。

先養弟子仁表爲嗣，位至尚書膳部郎中。隋開皇中，卒於温縣令。

先前收養他弟弟的兒子魏仁表作繼承人，位至尚書膳部郎中。隋朝開皇年間，死在温縣縣令任上。

魏惇

子建族子惇，字仲讓。容貌魁偉，性通率。永安末，除安東將軍、光禄大夫。尒朱仲遠鎮東郡，以事捕惇，遇出外，執惇兄子胤而去。惇聞哭曰："若害胤寧無吾也。"乃見仲遠，叩頭曰："家事在惇，胤何知也？乞以身罪。"仲遠義而捨之。天平中，拜衛將軍，右光禄大夫，卒。

魏子建同族兄弟之子魏惇，字仲讓。容貌魁偉，生性曠達坦率。北魏永安末年，任命爲安東將軍、光禄大夫。尒朱仲遠鎮守東郡，因事拘捕魏惇，正遇上他外出，就把魏惇哥哥的兒子魏胤拘捕走了。魏惇知道後哭着説："如果害了魏胤寧肯没有我。"於是去見尒朱仲遠，叩頭説："家族中事務在我身上，魏胤知道什麼？請求將我本人抵罪。"尒朱仲遠贊賞他有情義就釋放了他們。東魏天平年間，任命爲衛將軍，右光禄大夫，後去世。

魏偃　魏質

惇叔偃，字盤虯。有當世幹用，位驍騎將軍。性浮動，晚乃曲附高肇。彭城王勰之死也，偃構成其事，爲時所患。

魏惇叔父魏偃，字盤虯。有擔任要職的才幹和能力，位至驍騎將軍。生性輕浮，晚年曲附高肇。彭城王元勰之死，就是魏偃設計陷害所造成的，被當時人所憎惡。

子質，字懷素。幼有立志，年十四，啓母求就徐遵明受業，母以其年幼不許。質遂密將一奴，遠赴徐學，留書一紙，置所卧床。内外見之，相視悲嘆。五六年中，便通諸經大義。自學言歸，生徒輻凑，皆同衣食，情若兄弟。後避葛榮難，客居趙國飛龍山，爲亂賊所害。士友傷惜之。興和二年，侍中李神儁、秘書監常景等三十二人申辭於尚書，爲請贈謚。事下太常，博士考行，謚曰貞烈先生。

魏長賢　魏釗　魏彦

魏長賢，收之族叔也。祖釗，本名顯義，字弘理，魏世祖賜名，仍命以顯義爲字。雅性俊辯，博涉群書，有當世才，兼資文武，知名梁、楚、淮、泗之間。世祖南伐，聞而召之，既至，與語大悦。謂釗曰："今我此行，是卿建功之日，勉之，勿憂不富貴也。"授内都直，侍左右。師次淮南，諸城未有下者。釗乃進曰："陛下百萬之軍，風行電掃，攻城略地，所向無前，雖有智者，莫能爲計。然而師次淮南，已經累日，義陽諸城，猶敢拒守，此非不懼亡滅，自謂必可保全也。但陛下卒徒果鋭，殺掠尚多，人皆畏威，未甚懷惠，恐一旦降下，妻子不全，所以遲疑，未肯先發。臣請間入城内，見其豪右，宣達聖心，示以誠信，必當大小相率，面縛請罪。陛下拔其英楚，因而任之，此外諸城，可不勞兵而自定。"世祖大喜曰："所以召卿，本爲是耳。卿今所言，副吾所望。"釗遂夜入城中，示以危亡之期，開以生全之路，城中大小欣悦，明旦開門出降。自此而南，望塵款附。世祖謂釗曰："卿之

兒子魏質，字懷素。幼年就立有大志向，十四歲時，就告知母親請求到徐遵明那裏接受學業，母親因他年幼不允許。於是魏質就秘密帶着一個僕人，遠到徐遵明那裏求學，留下一封信，放在他的卧室床上。家中人和外人看到書信，都相對憐憫感嘆。五六年間，就通曉諸經大義。從求學處歸來，學生門徒從四面八方來向他求學，穿衣吃飯都一樣，感情如同兄弟。後來爲了躲避葛榮的兵亂，旅居於趙國飛龍山，被亂賊殺害，士人朋友都爲他悲傷痛惜。東魏興和二年，侍中李神儁、秘書監常景等三十二人向尚書省申訴，爲他請求賜給謚號。將這事下交太常寺討論，由博士考核品行業績，謚號貞烈先生。

魏長賢，魏收的叔父。祖父魏釗，本名顯義，字弘理，魏孝文帝賜名釗，仍命以顯義作字。性格高雅辯才傑出，博覽群書，有用世的才幹，文德武功的資質同時具備，知名於梁、楚、淮、泗之間。孝文帝征伐南方，聽説他的名氣而召見他，到來後，和他談話十分喜悦。對魏釗説："現在我這次行動，就是你建立功勛的時候，努力吧，不要愁不得富貴。"任命爲内都直，陪侍左右。軍隊進抵淮南，對方各城没有被攻占或來降服的。魏釗於是進前獻計説："陛下率領百萬大軍，如風行電掃，攻城奪地，所到之處無人敢上前對敵，即使有智慧的人，也無計可施。然而大軍駐扎淮南，已經很多日子了，義陽各城，還敢抵禦死守，這不是不怕滅亡，是自認爲一定可以保全城池。但是陛下的士兵果勇精鋭，殺人掠物的還很多，人們都畏懼威力，不很懷念恩惠，恐怕一旦降伏，妻子兒女不得保全，所以遲疑不决，不肯先行發動。臣請求乘空進入城内，去見城中豪强大族，宣布通達聖上心意，向他們展示誠實信義，他們必定會老幼相隨，到您面前來自縛請罪。陛下再提拔其中英傑人才，因才委任他們官職，其他各城，可以不勞動軍隊而自然平定。"孝文帝大喜説："之所以召你來，原本就是爲這事啊。卿家今天所説的，正符合我的意願。"魏釗於是夜間進入城内，向城中人指示危

一言，逾於十萬之師。揚我信義，播于四表，實卿一人之力。”即授義陽太守、陵江將軍。又令釗與諸將，統兵討襲，所當無不摧破，軍中服其勇敢。世祖益喜，謂群臣曰：“中國士人，吾拔擢咸盡，文武膽略，未有若釗儔。”加授建忠將軍，追贈其父處順州刺史。時經略江左，方大用之，遇風疾發動，頻降醫藥，竟不痊復。卒時年六十四。

亡的日子，開示保全生命的道路，城中老幼都喜悦，第二天一早就打開城門出來投降。從這裏往南進軍，各地看見軍隊一到就誠心歸服。孝文帝對魏釗説：“卿家一席話，勝過十萬軍隊。顯揚我的誠信恩義，傳播於四方，實在是卿家一人之力。”隨即任命他爲義陽太守、陵江將軍。又令魏釗與衆將，領兵討伐攻襲，和他對敵者，没有不被擊敗的，軍中都佩服他的勇敢。孝文帝更加高興，謂群臣説：“中原士大夫，我都提拔完了，文武膽識才略，没有像魏釗那樣的。”加授爲建忠將軍，追贈他父親魏處爲順州刺史。當時正在用兵江東，正要大力重用他，遇上風痛病發作，孝文帝多次派醫送藥，竟然没有病愈康復。死時六十四歲。

父彥，字惠卿，博學善屬文。趙郡王幹辟開府參軍，廣陵王羽辟記室，并不行。陳留公李崇甚重之，引爲鎮西參軍事。崇討叛氐楊靈珍、叛蠻魯北燕，又請爲記室參軍。中山王英討淮南，又請爲記室參軍。軍還，求爲著作郎，思樹不朽之業。以《晋書》作者多家，體制繁雜，欲正其紕繆，删其游辭，勒成一家之典。俄而彭城王聞李崇稱之，復請爲掾，兼知主客郎中，書遂不成。王遇害，退歸田里。清河王復引爲諮議。王勢高名重，深爲權倖所疾，恐罹其禍，固辭以疾。肅宗初，拜驃騎長史，尋轉光州刺史。年六十八，卒。

父親魏彥，字惠卿，博學擅長作文章。趙郡王元幹徵召他作開府參軍，廣陵王元羽徵召他作記室參軍，他都不去就任。陳留公李崇很看重他，引薦他擔任鎮西參軍事。李崇討伐叛亂氐人楊靈珍、叛亂蠻族魯北燕，又請他任記室參軍。中山王元英征討淮南，又請他任記室參軍。軍隊班師回京後，請求擔任著作郎，想建立不朽的事業。因爲當時撰寫《晋書》的有好多家，體裁繁雜，想糾正他們的錯誤，删除他們浮而不實的話，總編成一家的典籍。不久彭城王聽李崇稱贊他，又請他做掾吏，兼知主客郎中，史書於是就没有完成。彭城王遇害後，他退歸家鄉。清河王又引進他任諮議參軍。清河王地位和名望都很高，深被有權勢又受皇帝寵幸的人憎恨，魏彥恐怕遭遇他的禍患，以有病爲由堅決推辭了。肅宗初年，拜授驃騎長史，不久轉任光州刺史。六十八歲去世。

兄伯胤之歸也，留長賢與弟德振，使宦學於洛中。孝静北遷，亦徙居鄴。博涉經史，詞藻清華，舉秀才，除汝南王悦參軍事。入齊，平陽王淹辟爲法曹參軍，轉著作佐郎。更撰《晋書》，欲還成先志。

他哥哥魏伯胤回家鄉時，留下魏長賢和弟弟魏德振，讓他們在洛陽學習做官和學習六藝之書。孝静帝遷都北上，他們也隨着遷居鄴城。魏長賢博覽經書史籍，文詞清美華麗，被舉薦爲秀才，任命爲汝南王元悦參軍事。進入北齊後，平陽王高淹徵召他爲法曹參軍，調任著作佐郎。重新撰寫《晋書》，想再完成他父親的志願。

河清中，上書譏刺時政，大忤權

北齊河清年間，上書諷刺當時的政治措施，

幸，爲上黨屯留令。親故以長賢不相時而動，或爲書以相規責。長賢復書曰：

日者惠書，義高旨遠。誨僕以自求諸己，思不出位，國之大事，君與執政所圖。又謂僕禄不足以代耕，位不登於執戟，干非其議，自貽悔咎。勤勤懇懇，誠見故人之心。静言再思，無忘寤寐。

僕雖固陋，亦嘗奉教於君子矣。以爲士之立身，其路不一。故有負鼎俎以趨世，隱漁釣以待時，操築傅巖之下，取履圮橋之上者矣。或有釋賃車以匡霸業，委挽輅以定王基，由斬袪以見禮，因射鈎而受相者矣。或有三黜不移，屈身以直道；九死不悔，甘心於苦節者矣。皆奮於泥滓，自致青雲。雖事有萬殊，而理終一致，榷其大要，歸乎忠孝而已矣。

夫孝則竭力所生，忠則致身所事，未有孝而遺其親，忠而後其君者也。僕自射策金馬，記言麟閣，寒暑迭運，五稔于兹。不能勒成一家，潤色鴻業，善述人事，功既闕如，顯親揚名，邈焉無冀。每一念之，曷云其已。自頃王室板蕩，彝倫攸斁，大臣持禄而莫諫，小臣畏罪而不言，虚痛朝危，空哀主辱。匪躬之故，徒聞其語；有犯無隱，未見其

大大觸犯了有權勢又受皇帝寵幸的大臣，外調任上黨郡屯留縣令。親戚故舊認爲魏長賢不觀察時機而行動，有人寄信對他進行規勸責備。魏長賢回信説：

日前承蒙賜書，用意深遠。教導我用自我反省來責求自己，思考問題不要越出自己的位置，國家大事，是君王和執政大臣所謀劃的。又説我俸禄不足以代替耕種，官位還不如侍衛官，干預了不該自己議論的事，自己招來悔恨過失。誠摯懇切，確實表現了舊友的心意。静下心來再度思考，讓我日夜不忘。

我雖然見識淺陋，也曾向君子們接受教益。以爲士大夫立身行事，所走的道路不完全相同。所以古人有像伊尹那樣背着餐具去求官，像姜子牙那樣隱居垂釣來等待時機，像傅説那樣在傅巖築墻，像張良那樣在圮橋爲老人拾鞋子。或者像寧戚那樣置身於車夫之列而輔佐齊桓公成就霸業，或者像姜子牙那樣推車以確定周王室基業，或者像寺人披那樣因割去了晋文公的衣袖反而受到禮遇，或者像管仲那樣因爲射中齊桓公腰帶的鐵鈎反而被任命爲相。或者像屈原那樣三次被貶斥而不改，以正直之道而屈身；九死不悔，艱苦卓絶，守志不移而心甘情願。這些人都奮起於塵世之中，而自己達到官高爵顯的地位。雖然各自情況千差萬别，而道理終歸一致，審查他們的主旨，都歸於忠孝而已。

孝就要竭盡全力於父母，忠就要獻身出仕於君主，未有盡孝却遺忘了他的父母，忠心會將君主的事情放在後面的人。我自從金馬門應試入仕，在秘書省任史官，寒來暑往，到現在已經五年了。不能編成一家統一體例的史書，修飾宣揚大業，妥善記述人世各種事務，功業已經空缺，尊顯父母傳播名聲，遥遠而没有希望。每每想到這些，内心怎麽能够平静。自近年來國家動蕩不安，世間倫理道德敗壞，大臣爲保持禄位而不能諫諍，小臣怕得罪上司而不敢説話，徒然痛惜

人。此梅福所以獻書，朱雲所以請劍者也。抑又聞之，嫠不恤緯而憂宗周之亡，女不懷歸而悲太子之少，况僕之先人，世傳儒業，訓僕以爲子之道，厲僕以事君之節？今僕之委質，有年世矣，安可自同於匹庶，取笑於兒女子哉！是以腸一夕而九回，心終朝而百慮，懼當年之不立，耻没世而無聞，慷慨懷古，自强不息，庶幾伯夷之風，以立懦夫之志。吾子又謂僕干進務入，不畏友朋；居下訕上，欲益反損。僕誠不敏，以貽吾子之羞，默默苟容，又非平生之意。故願得鋤彼草茅，逐兹鳥雀，去一惡，樹一善，不違先旨，以没九泉。求仁得仁，其誰敢怨？

朝廷危難，空自哀傷國君受辱。盡忠於君而奮不顧身，衹聽見這種説法；犯顏諫諍而無隱藏，至今尚未見到這種人。這就是梅福上書譏刺王鳳，朱雲請求劍斬佞臣張禹的原因。我又聽説，寡婦不憂其織品多少而憂西周的危亡，女子不思婚嫁而悲傷太子年幼，何况我的祖先以儒術世代相傳，教給我做人的道理，勉勵我事奉君主的節操呢？現在我獻身事君，已經有多年了，怎麽可以將自己等同於普通人而被兒女子孫取笑呢！所以每天憂心忡忡，思慮重重，以壯年之時不能有所建樹而憂懼，以死後默默無聞爲耻辱，慷慨懷念古人，自强不息，或許可以用伯夷的風度氣節，來樹立懦夫的志氣。您又説我一心謀求進身做官，不畏懼同僚朋友的非議；身居下位而毁謗上位者，希望得到更多反而受到損失。我實在是很不聰慧，因此給你招來羞辱，但默默地苟且容身於世，又不是我平生的志願。所以希望能滅除那些茅草，驅逐這些鳥雀，除去一惡，樹立一善，不違背先前的主張，以了此一生。如能適如我願，又敢埋怨誰呢？

但言與不言在我，用與不用在時。若國道方屯，時不我與，以忠獲罪，以信見疑，貝錦成章，青蠅變色，良田敗於邪徑，黄金鑠於衆口，窮達運也，其如命何！吾子忠告之言，敢不敬承嘉惠。然則僕之所懷，未可一二爲俗人道也。投筆而已，夫復何言！

但説與不説在於我，采用不采用在於時。如果國運艱難，不給我時機，因爲忠心而獲罪，因爲誠實而遭疑忌，被羅織罪名以成罪，小人污我清白，良田被不正的小路破壞，黄金也會被衆人之口所銷毁，窮困通達是命運的安排，我又能把命運怎麽樣呢！您對我忠告的話語，怎敢不恭敬接受。然而我胸中的抱負，是不能一一向世俗之人稱説的了。停筆不寫了，還有什麽話説呢！

是出也，人皆爲之怏怏，而長賢處之怡然，不屑懷抱，識者以此多焉。

這次被貶外任，人人都爲他不平，而魏長賢以安然和順的態度對待這事，不將被貶之事放在心上，有見識的人都稱贊他。

武平中，辭疾去職，終於齊代，不復出仕。周武平齊，搜揚才俊，辟書屢降，固以疾辭。卒年七十四。貞觀中，贈定州刺史。子徵。

齊後主武平年間，因病辭職，終北齊一代，不再出來做官。周武帝平定北齊，搜訪推舉才能卓越的人出來做官，徵召的文書屢次降下，堅持以有病推辭。去世時七十四歲。貞觀年間，追贈定州刺史。兒子魏徵。

魏季景

魏季景，收族叔也。父鸞字雙和，爲魏文賜名。有器幹，體貌魁偉，以有容儀，爲奉車都尉。曾升輅車，觸毁金翼，斂容請罪。帝笑曰："卿體貌過人，素不便習，何足懼也?"車駕南征漢陽，除鸞統軍。帝歷幸其營，嘆賞之。及在馬圈不豫，敕兼武衛將軍，領宿衛左右。景明中，六輔之廢，鸞頗預其事。後除光州刺史，更滿還朝，卒。謚曰夷。

魏季景，是魏收同族叔父。父親魏鸞字雙和，是魏文帝賜的名。有才幹，體貌魁偉，因爲有容貌儀表，任奉車都尉。曾經因爲登上皇帝座車，碰壞金屬車翼，很嚴肅認真地請罪。孝文帝笑着説："你身材高大超過常人，素常又不熟悉，哪裏值得害怕呢?"孝文帝南征漢陽，任命魏鸞爲統軍。孝文帝巡視經過他的營寨，對他贊嘆不已。到孝文帝在馬圈生病時，命他兼任武衛將軍，統領孝文帝身邊的值班警衛。宣武帝景明年間，京師附近六輔郡的廢除，魏鸞都參預了這事。後來任命爲光州刺史，任期滿後回到朝廷，不久去世。謚號夷。

季景少孤，清苦自立，博學有文才，弱冠有名京師。時邢子明稱有才學，殆與子才相侔，季景與收相亞，洛中號兩邢二魏。莊帝時，爲中書侍郎。普泰中，爲尚書右丞。季景善附會，宰要當朝，必先事其左右。尒朱世隆特賞愛之。於時才名甚盛，頗過其實。太昌中，位給事黄門侍郎，甚見信待，除定州大中正。孝武帝釋奠，季景與温子昇、李業興、竇瑗等俱爲擿句。天平初，因遷都，遂居栢人西山。内懷憂悔，乃爲《擇居賦》。元象初，兼給事黄門侍郎，後兼散騎常侍，使梁。還，歷大司農卿、魏郡尹。卒，家無餘財，遺命薄葬，贈散騎常侍、衛尉卿。所著文筆二百餘篇。子澹知名。

魏季景幼年喪父，能守貧刻苦好學自立，博學有文才，二十歲時就在京師有名氣了。當時邢子明以有文學之才見稱，大概和邢子才相當，而魏季景與魏收不相上下，洛陽城中稱爲兩邢二魏。莊帝時，任中書侍郎。節閔帝普泰年間，任尚書右丞。魏季景善於依附權貴，宰輔要員當政者，必定先在他們手下任職辦事。尒朱世隆特别賞識喜愛他。在當時才名很高，超過他本身的實際情形。孝武帝太昌年間，官至給事黄門侍郎，很受信任優待，任命爲定州大中正。孝武帝舉行祭祀先聖先師典禮，魏季景與温子昇、李業興、竇瑗等人都爲他摘取經書詞句。東魏天平初年，因遷都之事，就到栢人縣的西山居住。後來心裏感到憂愁後悔，於是作《擇居賦》。東魏元象初年，兼任給事黄門侍郎，後來又兼任散騎常侍，出使梁朝。回來後，歷任大司農卿、魏郡太守。死時，家中無餘財，遺囑實行薄葬，追贈散騎常侍、衛尉卿。所著文章二百多篇。兒子魏澹很知名。

魏澹

澹字彦深。年十五而孤，專精好學，高才善屬文。仕齊，殿中侍御史，預修五禮，及撰《御覽》。除殿中郎、中書舍人，與李德林修國史。入周爲納言中士。隋初，爲行臺禮部侍郎，尋爲聘陳使主。還，除太子舍

魏澹字彦深。十五歲喪父，集中精力專心好學，高才善於寫文章。在北齊做官，任殿中侍御史，參預修定五禮，以及撰寫《御覽》。任命爲殿中郎、中書舍人，與李德林一起編寫國史。進入北周後任納言中士。隋朝初年，任行臺禮部侍郎，不久任出使陳使團首領。出使回來，任命爲

人。廢太子勇深禮之，令注《庾信集》，撰《笑苑》，世稱博物。遷著作郎，仍爲太子學士。

帝以魏收所撰《後魏書》褒貶失實，平繪爲《中興書》事不倫序，詔澹别成《魏史》。澹自道武下及恭帝，爲十二紀，七十八列傳。别爲史論及例，各一卷，合九十二卷。義例與魏收多所不同。

其一曰："臣聞天子者繼天立稱，終始絶名，故《穀梁傳》：'太上不名。'《曲禮》：'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諸侯尚不生名，况天子乎？若爲太子，必須書名。良由子者對父生稱，父前子名，禮之意也。至如馬遷，周之太子，并皆言名，漢之儲兩，俱没其諱，以尊漢卑周，臣子之意也。竊謂雖立此理，恐非其義。何者？《春秋》、《禮記》，太子必書名，天王不言出，此仲尼之褒貶，皇王之稱謂，非當時與異代，遂爲優劣也。班固、范曄、陳壽、王隱、沈約參差不同，尊卑失序。至於魏收諱儲君之名，書天子之字，過又甚焉。今所撰，諱皇帝名，書太子字，欲尊君卑臣，依《春秋》之義。"

二曰："魏氏平文以前，部落之君長耳。太祖遠追二十八帝，并極崇高，違堯舜憲章，越周公典禮。但道武出自結繩，未師典誥，當須南董直筆，裁而正之；反更飾非，豈是觀過？但力微天女所誕，靈異絶世，尊爲始祖，得禮之宜。平文、昭成，雄據塞表，英風漸盛，圖南之業，基自此始。長孫斤之亂也，兵交御坐，太子授命，昭成獲免。道武此時，后緡方娠，宗廟復存，社稷有主，大功

太子舍人。廢太子楊勇對他深加禮敬，令他注《庾信集》，撰寫《笑苑》，當代人稱贊他博識多知。升任著作郎，仍舊任太子學士。

隋文帝因爲魏收所著的《後魏書》褒貶不合事實，平繪作《中興書》事迹没有條理順序，詔令魏澹另外編成《魏史》。魏澹從道武帝至恭帝，作十二本紀，七十八列傳。另外作史論及凡例，各一卷，共計九十二卷。宗旨和體例與魏收相比多有不同。

其一是："臣聽説天子是繼承上天建立稱號，自始至終絶對不能稱名。所以《穀梁傳》説：'太上不名。'《曲禮》上説：'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諸侯尚且在生時不稱名，何况天子呢？如果作太子時，必須書寫名諱。確實由於作兒子的對父親在世時稱名，在父親面前兒子稱名，這就是禮的主張。至於像司馬遷那樣，周朝的太子，一律都稱名，而漢朝的太子，都隱没他們的名諱，以此尊顯漢朝而卑下周朝，他作漢朝臣子理應遵行這種道義。我私下認爲雖然立下這種規則，恐怕不是它的本來意義。爲什麽這樣説？《春秋》、《禮記》，對太子必定書名，天王不稱名，這是仲尼的褒貶手法，君王的稱謂規定，不是當時和後代，就有優劣之分。班固、范曄、陳壽、王隱、沈約等參差不同，尊卑失去次序。至於魏收隱諱太子之名，却書寫天子的字，錯誤又更加嚴重了。現在我所著書，隱諱皇帝名，書寫太子字，希望尊顯君主卑下臣子，依《春秋》的宗旨。"

二是："魏氏平文以前，不過是部落君長罷了。太祖遠遠追封二十八位先帝，都極其崇高，違背了堯舜制定的典章制度，超越了周公制定的制度禮儀。但是道武帝起自結繩記事，未能學習典籍文獻，應當有南史氏董狐那樣的史官秉筆直書，加以斟酌改正；反而更加掩飾過失，這難道是看到他的過失而瞭解他的仁與不仁嗎？但神元帝力微是天女所生，靈奇神異舉世無雙，尊奉爲始祖，符合禮儀。平文帝、昭成帝雄據塞外，美好名聲逐漸興盛，圖謀向南發展的大業，根基就從這時開始。長孫斤叛亂時，兵刃都砍到

大孝，實在獻明。此之三世，稱謚可也；自茲以外，未之敢聞。”

皇帝座位上了，太子被殺，昭成帝得以幸免於難。道武帝這時尚在母親腹中沒有出世，王室繼統又得以保存，國家有君主，大功大孝，實在該歸於獻明帝。這三代君主，稱謚號是應該的；除此以外，不敢聽說。”

其三曰：“幽王死於驪山，厲王出奔於彘，未嘗隱諱，直筆書之，欲以勸善懲惡，詒誡將來。而太武、獻文，并遭非命，前史立紀，不異天年，言論之間，頗露首尾。殺主害君，莫知姓名，逆臣賊子，何所懼哉？今分明直書，不敢回避。”

其三是：“幽王死在驪山，厲王出逃到彘，未曾隱諱，直筆書寫，希望以此來勸勵善行懲戒邪惡，以警戒後來之人。但是太武、獻文都遭橫死，以前史書立本紀，卻寫成和自然逝世差不多，但在談論之中，又稍微露出痕迹。殺主害君之人，不知道他的姓名，叛臣賊子，還會有什麽畏懼呢？現在明白據實書寫，不敢迴避。”

四曰：“自晉德不競，宇宙分崩，或帝或王，各自署置。其生略如敵國，書死便同庶人。凡處華夏之地者，皆書曰卒，同之吴、楚。”

第四是：“自從晉朝統治力不强，國家分裂，有人稱帝有人稱王，各自設官任吏。前史對他們生前事迹大略以對等國家看待，但死卻等同於平民百姓。現在我所撰史書，凡是處在中原地域之内的，都寫作卒，相當於春秋時吴、楚等國的體例。”

澹又以爲“司馬遷創立紀傳已來，述者非一，人無善惡，皆爲立論。計在身行迹，具在正書，事既無奇，不足懲勸，再述乍同銘頌，重敘唯覺繁文。案丘明亞聖之才，發揚聖旨，言‘君子曰’者，無非甚泰；其間尋常，直言而已。今所撰史，竊有慕焉，可爲勸戒者，論其得失；其無損益者，所不論也。”上覽而善之。未幾而卒。有集三十卷。子罕言。

魏澹又認爲“從司馬遷創立紀傳體例以來，仿照他的不止一人，人無論善惡，都爲他立説。考察他們本身一生品行業績，都在正傳裏，事迹既無奇特之處，不足以責罰獎勵，再寫正同銘頌之文，重新敘述衹覺得文辭繁瑣細碎。考查左丘明是僅次於孔子的大才，發揮聖人旨意，稱‘君子曰’的地方，無不是十分重要的；其中尋常之處，直述而已。現在我所著史書，有心仰慕仿效他，可以作勸誡的地方，評論其得失；對於無關利弊的地方，不加評論。”隋文帝閲後對他大加稱贊。不久就去世了。有文集三十卷。兒子魏罕言。

澹弟彦玄，位淯州司馬。子滿行。

魏澹弟弟魏彦玄，位至淯州司馬。兒子魏滿行。

魏蘭根

魏蘭根字蘭根，收族叔也。父伯成，中山太守。

魏蘭根字蘭根，是魏收同族叔父。父親名魏伯成，官至中山太守。

蘭根身長八尺，儀貌奇偉，博學高才，機警有識悟。起家北海王國侍郎。母憂，居喪有孝稱。將葬，常山郡境先有董卓祠，祠有柏樹，蘭根以

魏蘭根身高八尺，形貌奇特雄偉，博學高才，對事物的認識和領悟很機警。以北海王國侍郎身份進入仕途。母親去世，守喪期間有孝名。快要下葬時，常山郡境内原先有董卓祠廟，祠廟

卓凶逆，不應遺祠至今，乃啓刺史，請伐爲椁。左右人言有靈，蘭根了無疑懼。父喪，廬於墓側，負土成墳，憂毁殆於滅性。

中有柏樹，魏蘭根認爲董卓爲人凶惡悖逆，不應遺留祠廟到現在，於是啓請於刺史，請求砍伐柏樹做外棺。手下人説有靈應，魏蘭根一點没有疑懼。父親死後，他搭建草屋於墓旁，背土成墳，因憂傷瘦損幾乎喪命。

正光末，尚書令李崇爲大都督，討蠕蠕，以蘭根爲長史。因説崇曰："緣邊諸鎮，控攝長遠，昔時初置，地廣人稀，或徵發中原强宗子弟，或國之肺腑寄以爪牙。中年以來，有司乖實，號曰府户，役同厮養，官婚班齒，致失清流。而本宗舊類，各各榮顯，顧瞻彼此，理當憤怨。宜改鎮立州，分置郡縣。凡是府户，悉免爲平人，入仕次第，一準其舊。此計若行，國家庶無北顧之慮。"崇以奏聞，事寢不報。

北魏正光末年，尚書令李崇任大都督，討伐蠕蠕，以魏蘭根爲長史。因此向李崇建言説："沿邊諸軍鎮，控制長遠，從前開始設置時，地廣人稀，或者徵集調發中原豪門子弟，或者派皇帝心腹之人委以重任。中期以後，主管部門違背實情，稱他們爲府户，役使如同奴僕，官府給他們按年齡實行婚配，致使他們喪失了名門望族身份。而他們的本宗舊族，各個尊榮顯達，彼此對照，理當憤怒怨恨。應該改軍鎮建州，再分設郡縣。凡是淪爲府户的，全部釋放爲平民，入仕做官的次序等級，一律照舊。這個計劃如果施行，國家大概不會有顧念北部邊境的憂慮了。"李崇將他的意見上奏給孝明帝，竟被擱置起來不給答覆。

孝昌初，爲岐州刺史，從行臺蕭寶夤討破宛川。俘其人爲奴婢，以美女十人賞蘭根。蘭根辭曰："此縣介於强虜，故成背叛。今當恤其飢寒，奈何并充僕隸？"於是盡以歸其父兄。部内麥多五穗。鄰州田鼠爲災，犬牙不入岐境。及蕭寶夤敗於涇州，岐州人囚蘭根降賊。寶夤兵威復振，城人復斬賊刺史侯莫陳仲和，推蘭根復任。朝廷以蘭根得西土人心，加都督涇、岐、東秦、南岐四州諸軍事，兼四州行臺尚書。

北魏孝昌初年，任岐州刺史，跟隨行臺蕭寶夤攻破宛川。俘獲當地人做奴婢，將美女十人賞賜給魏蘭根。魏蘭根推辭説："這個縣與强敵接界，所以釀成背叛。現在應當撫恤他們的飢寒，如何把他們都充做奴隸？"於是將她們全部歸還給她們的父兄。他轄境内麥多長五穗。鄰近州郡田鼠成災，相互往來都不進入岐州境内。到蕭寶夤在涇州戰敗，岐州人將魏蘭根囚禁起來向賊人投降。蕭寶夤軍威重新振作，州城中人又斬殺賊人刺史侯莫陳仲和，擁護魏蘭根復職。朝廷因爲魏蘭根得西方民心，提升他都督涇、岐、東秦、南岐四州諸軍事，兼四州行臺尚書。

孝昌末，河北流人南度，以蘭根兼尚書，使齊、濟、二兖四州安撫，并置郡縣。蘭根甥邢杲反於青、光間，復詔蘭根慰勞。杲不下，仍隨元天穆討之。還，拜中書令。

孝昌末年，河北流民南遷，以魏蘭根兼尚書，出使齊、濟、兩兖四州進行安撫，同時設置郡縣。魏蘭根外甥邢杲反叛於青州、光州之間，又詔令魏蘭根前去慰勞。邢杲不投降，就隨從元天穆一起征討他。回京後，拜授中書令。

莊帝之將誅尒朱榮，蘭根泄之於兄子周達，周達告尒朱世隆。及榮死，蘭根憂，不知所出。時應詔王道

莊帝打算誅殺尒朱榮時，魏蘭根將這消息泄漏給他哥哥的兒子周達，周達轉告了尒朱世隆。到尒朱榮死後，魏蘭根擔心害怕，不知道怎麽

習見信於莊帝，蘭根乃托附之，求出立功。乃兼尚書右僕射、河北行臺，於定州率募鄉曲，欲防井陘。爲榮將侯深所敗，走依勃海高乾。屬乾兄弟義舉，因在其中。神武以宿望深禮之。中興初，爲尚書右僕射。

辦。當時應詔王道習被莊帝信任，魏蘭根於是依附於他，請求調任外職建立功業。於是兼任尚書右僕射、河北行臺，在定州領導招募民兵，打算防守井陘。被尒朱榮將領侯深打敗，逃奔勃海投靠高乾。正值高乾兄弟舉義兵，魏蘭根也因此在其中。神武帝因他老成望重而深加禮遇。安定王中興初年，任尚書右僕射。

神武將入洛陽，時廢立未决，令蘭根察節閔帝。帝神采高明，蘭根恐於後難測，遂與高乾兄弟及黄門侍郎崔㥄同請。神武不得已，遂立武帝。太昌初，加侍中、開府儀同三司、鉅鹿縣侯，啓授兄子周達。蘭根既預勛業，位居端副，始叙復岐州勛，封永興侯。高乾之死，蘭根懼，以病免。天平初，言病篤，以開府儀同歸本鄉，門施行馬。天平二年，薨。贈司徒公，謚曰文宣。長子相如襲爵。

神武帝將要進入洛陽，當時廢立皇帝的事情尚未决定，令魏蘭根先去偵察節閔帝。節閔帝神采高超明智，魏蘭根恐怕對自己的後事難以預測，就和高乾兄弟以及黄門侍郎崔㥄同時請求廢掉他。神武帝不得已，就立孝武帝。太昌初年，加封爲侍中、開府儀同三司、鉅鹿縣侯，魏蘭根陳請轉授給兄子周達。魏蘭根既已參預大業，位居僕射之職，開始討論收復岐州的功勛，被封爲永興侯。高乾之死，使魏蘭根感到恐懼，因病被免官。東魏天平初年，稱病勢沉重，以開府儀同三司回本鄉，門前設置木栅阻攔人馬通行。天平二年逝世。追贈司徒公，謚號是文宣。長子魏相如繼承爵位。

魏相如　魏愷

相如性亢直，有文藻，與族兄愷齊名，雅爲當時所貴。早卒。孝昭時，佐命功臣配饗，不及蘭根，次子敬仲表訴，竟不允。敬仲以才器稱，卒於章武太守。子餉，字孝衡。幼孤，學涉有時譽，居喪以孝聞。隋饒州司倉參軍事。子景義、景禮并有才行，鄉人呼爲雙鳳，早卒。敬仲弟少政，位至洛州刺史。子孝該、孝幾。

相如性格正直，有文采，和族兄魏愷齊名，甚爲當時所重視。早死。北齊孝昭帝時，輔佐功臣配饗太廟，不到魏蘭根名下，次子魏敬仲上表申訴，最終没有允許。魏敬仲以有才幹器度被稱揚，死於章武太守任上。兒子魏餉，字孝衡。幼年喪父，學識修養在當時就很被贊美，居喪期間以孝行聞名。任隋朝饒州司倉參軍職務。兒子魏景義、魏景禮都很有才能品行，家鄉人稱他倆爲雙鳳，早死。魏敬仲弟弟魏少政，位至洛州刺史。子魏孝該、魏孝幾。

愷自散騎常侍遷青州長史，固辭。文宣大怒曰："何物漢子，與官不就！"時帝已失德，朝廷爲之懼，愷容色坦然。帝曰："死與長史，任卿所擇。"答曰："能殺臣者陛下，不受長史者愚臣。"帝謂楊愔曰："何慮無人，苦用此漢！放還，永不須收。"由是積年沈廢。後遇愔於路，微自

魏愷從散騎常侍升任青州長史，堅决推辭。文宣帝大怒説："什麽樣的漢子，給他官職不去上任！"當時文宣帝已經失去德行，滿朝官員都爲他擔心害怕，魏愷容貌神色坦然。文宣帝説："死和長史二者之間，任你選擇。"魏愷回答説："能殺臣的人是陛下，不接受長史職務的人是愚臣我。"文宣帝對楊愔説："何必擔心没有人才，何苦用這個漢子！放還回家，永遠不須收用。"

陳。愔云："咸由中旨。"愷應聲曰："雖復零雨自天，終待雲興四岳，公豈得言不知?"楊愔欣然曰："此言極爲簡要。"數日，除霍州刺史，在職有政理。後卒於膠州刺史。

因此多年被埋没閑置。後來在路上遇見楊愔，稍微自我申訴。楊愔説："完全由皇上旨意决定。"魏愷應聲回答説："雖然又説零雨自天而降，但最終還是要靠雲氣在四面高山興起，您怎能説不知道?"楊愔很高興地説："這話説得極爲簡明扼要。"幾天後，就被任命爲霍州刺史，在職期間有卓越的政績。後來死於膠州刺史任上。

論曰：伯起少頗疏放，不拘行檢，及折節讀書，鬱爲偉器。學博今古，才極從横，體物之旨，尤爲富贍，足以入相如之室，游尼父之門。勒成魏籍，追踪班、馬，婉而有則，繁而不蕪，持論序言，鉤深致遠。但意存實録，好抵陰私，至於親故之家，一無所説，不平之議，見於斯矣。王松年、李庶等并論正家門，未爲謗議，遂憑附時宰，鼓動淫刑，庶因鞭撻而終，此公之失德。

論曰：魏伯起少年時疏狂放達，不拘守操行，到後來改變志向刻苦讀書，最終成爲能擔當大任的人才。學識博通古今，才氣極爲奔放，體察描摹事物形態的美好，尤爲豐富多彩，足以和司馬相如和孔門弟子相媲美。編成《魏書》，仿效班固、司馬遷，委婉曲折而有法則，紛繁盛大而不蕪雜，發評論作序言，視野寬闊，立論精深。但意在保存實録，喜歡觸及别人的隱私，至於他的親戚故舊之家，則一無所説，不公平的議論，就見於這些地方。王松年、李庶等人都是辯論糾正他們家族中事情，并不是誹謗非議，而魏收却依附當朝宰輔，煽動濫用刑罰，李庶因爲受鞭打而死，這就是他的過錯了。

長賢思樹風聲，抗言昏俗，有朱子游之風。季景父子，雅業相傳，抑弓冶之義。蘭根道冠時英，功參霸業，亦一代之偉人也。

魏長賢打算樹立好的風俗教化，直言指斥昏暗的世俗，有朱子游的風度。季景父子，正業相傳，或者就是良弓良冶世代相傳的意思吧。魏蘭根道德領先當代的英才，功績參預成就霸業，也是一代的偉大人物啊。



北史卷五十七

列傳第四十五

周宗室

邵惠公顥（子）什肥 導 護 叱羅協 馮遷
杞簡公連　莒莊公洛生　虞國公仲
廣川公測（弟）深（深子）孝伯　東平公神舉（弟）慶

邵惠公宇文顥

邵惠公顥，周文帝之長兄也。德皇帝娶樂浪王氏，是爲德皇后。生顥，性至孝，居德皇后喪，哀毁過禮。德皇帝與衛可瓌戰，墜馬，顥與數騎奔救，乃免。顥遂戰歿。保定初，追贈大冢宰，封邵國公，謚曰惠。三子，什肥、導、護。

邵惠公宇文顥，是周文帝的長兄。德皇帝娶樂浪王氏，就是德皇后。生宇文顥，生性至孝，守德皇后喪，因悲哀毁傷超過禮制。德皇帝與衛可瓌交戰，墜落馬下，宇文顥同數名騎兵奔馳去救，纔幸免於難。而宇文顥却戰死。周武帝保定初年，追贈大冢宰，封邵國公，謚號是惠。三個兒子，宇文什肥、宇文導、宇文護。

宇文什肥

什肥事母以孝聞。文帝入關，不能離母，遂留晋陽。文帝定秦、隴，什肥爲齊神武所害。保定初，追贈大將軍、小冢宰，襲爵邵國公，謚曰景。子胄嗣。

什肥事奉母親以孝行知名。周文帝入關，他因不能離開母親，就留在晋陽。周文帝平定秦、隴，什肥被齊神武殺害。武帝保定初年，追贈大將軍、小冢宰，繼承邵國公爵位，謚號景。兒子宇文胄繼承爵位。

宇文胄

胄少孤，頗有幹略。景公之見害，以年幼下蠶室。保定初，詔以晋公護子會紹景公封。天和中，與齊通好，胄歸，襲爵邵國公。及隋文帝輔政，胄爲滎州刺史，舉兵應尉遲迥，爲清河公楊素所殺。國除。

宇文胄少年喪父，很有才幹謀略。景公被害時，因爲年幼被處宫刑。武帝保定初年，詔令以晋公宇文護之子宇文會繼承景公封爵。武帝天和年間，與北齊通好，宇文胄回國，繼承邵國公爵位。到隋文帝輔政時，宇文胄任滎州刺史，起兵響應尉遲迥，被清河公楊素殺害。封國被取消。

會字乾仁，胄至自齊，改封譚國公。後與護同誅。建德三年，追復封

宇文會字乾仁，宇文胄從北齊回來後，改封爲譚國公。後來和宇文護一同被殺害。武帝建

爵。

宇文導

章武公導字菩薩，少雄豪。初與諸父在葛榮中，榮敗，遷晉陽。與文帝隨賀拔岳入關，常從征伐。文帝討侯莫陳悅，導追斬之牽屯山，以功封饒陽縣伯。及魏文帝東征，留導爲華州刺史。既而趙青雀、于伏德、慕容思慶等作亂，導禽伏德，斬思慶，屯渭橋會文帝軍。及事平，進爵章武郡公，加侍中。及高仲密以北豫州降，文帝東征，復以導爲大都督，行華州刺史，甚得守捍之方。及大軍不利，東魏追至稠桑，知關中有備，乃退。侯景來附，詔徵隴右大都督獨孤信東下，令導代信爲秦州刺史、大都督、十五州諸軍事。及齊氏稱帝，文帝討之，魏文帝遣齊王廓鎮隴右，徵導拜大將軍、大都督、二十三州諸軍事，屯咸陽。大軍還，乃旋舊鎮。

導性寬明，善撫御，文帝每出征，導恒居守，深爲吏人所附，朝廷重之。薨於上邽，魏帝遣侍中、漁陽王綱監護喪事，贈尚書令，謚曰孝。朝議以導撫和西戎，威恩顯著，欲令世鎮隴右，以彰厥德。乃葬上邽城西無疆原，華戎會葬者萬餘人，奠祭於路，悲號振野，皆曰“我君捨我乎”。大小相與負土成墳，高五十餘尺，周回八十餘步。爲官司所止，然後泣辭而去。天和五年，重贈太師、柱國、豳國公。

導五子，廣、亮、翼、椿、衆。亮、椿出後於杞。

宇文廣

廣字乾歸，少方嚴，好文學。武

德三年，追認恢復封爵。

章武公宇文導字菩薩，年輕時就勇武豪壯。起初與諸位伯父叔父在葛榮軍中，葛榮失敗後，遷到晉陽。與周文帝一起隨賀拔岳入關，經常隨兵征戰。周文帝討伐侯莫陳悅，宇文導追擊斬殺他於牽屯山，以功勞被封爲饒陽縣伯。到魏文帝東征時，留宇文導任華州刺史。後來趙青雀、于伏德、慕容思慶等人起兵叛亂，宇文導生擒伏德，斬殺思慶，駐兵渭橋和文帝軍隊會合。到叛亂平定後，進爵位爲章武郡公，加授侍中。到高仲密以北豫州歸降時，周文帝東征，又以宇文導任大都督，代行華州刺史，甚有防守捍衛的方略。到大軍失利時，東魏軍隊追到稠桑，瞭解到關中早有防備，於是退去。侯景來歸附，詔令徵召隴右大都督獨孤信領兵東下，令宇文導代替獨孤信任秦州刺史、大都督、十五州諸軍事。到高洋稱帝，周文帝出兵討伐，魏文帝派齊王元廓鎮守隴右，徵召宇文導回朝授大將軍、大都督、二十三州諸軍事，駐兵咸陽。大軍回師後，仍舊返回舊鎮秦州。

宇文導生性寬厚明察，善於安撫控制局面，周文帝每次出兵征伐，常令宇文導留守後方，深爲吏民佩服，朝廷很重視他。死在上邽，魏帝派侍中、漁陽王元綱督理喪葬事宜，贈尚書令，謚號孝。朝廷評議認爲宇文導安撫西戎使之和睦相處，威望恩義都很顯著，想讓他世世代代鎮撫隴右，以此表彰他的恩德。於是將他葬在上邽城西邊的無疆原，華人戎人送葬的多達萬餘人，沿路祭奠，悲哀號哭之聲震動原野，都說“我們的主人拋棄我們了”。男女老少共同背土堆積成墳，高五十餘尺，周圍八十餘步。被官吏制止，然後哭泣告辭離去。周武帝天和五年，又追贈太師、柱國、豳國公。

宇文導有五個兒子，宇文廣、宇文亮、宇文翼、宇文椿、宇文衆。宇文亮、宇文椿出繼杞公宇文連作嗣子。

宇文廣字乾歸，從小方正嚴肅，喜愛文學。

成初，位大將軍、梁州總管，進封蔡國公，累遷秦州刺史、總管十三州諸軍事。性明察，善撫綏，人庶畏悅之。時晉公護諸子及廣弟杞公亮等侈靡逾制，廣獨率禮，又折節待士，朝野稱焉。曾侍於武帝所，食瓜美，持以奉進，帝悅之。廣以晉公護擅權，勸令挹損，護不能納。後除陝州總管，以病免。及孝公追封豳國公，詔廣襲爵。初，廣母李氏以廣患，憂而成疾，遂殁。廣居喪加篤，乃以毀薨。世稱母爲廣病，廣爲母死，慈孝之道，極於一門。武帝素服親臨。其故吏儀同李充信等上表褒述，申其宿志，庶存儉約。詔曰："昔河間才藻，追叙於中尉；東海謙約，見稱於身後。可斟酌前典，率由舊章，使易簀之言，得申遺志，黜殯之請，無虧令終。"於是贈本官，加太保、隴右十四州諸軍事、秦州刺史，謚曰文。葬於隴右，所司一遵儉約之典。子洽嗣，隋文輔政，被害，國除。

周明帝武成初年，位至大將軍、梁州總管，進封蔡國公，多次升遷至秦州刺史、總管十三州諸軍事。生性聰明精細，善於安撫，庶民百姓都敬畏喜歡他。當時晉公宇文護幾個兒子以及宇文廣弟弟杞公宇文亮等人生活奢侈糜爛超越禮制，惟獨宇文廣遵禮守法，又能屈己待士，朝野都稱揚他。曾經在武帝身邊陪侍，吃到味道鮮美的瓜，就將瓜進獻給武帝，武帝很高興。宇文廣因爲晉公宇文護專權，勸導他收斂一些，宇文護不聽從。後來任命爲陝州總管，因病免官。到孝公被追封爲豳國公後，詔令宇文廣承襲爵位。起初，宇文廣母親李氏因爲宇文廣生病，也憂慮成疾，不久死去。宇文廣在居喪守孝期間病情加重，終於因毀身過度逝世。世人稱頌母親因宇文廣而得病，宇文廣爲母親服喪而死，母慈子孝之道，在他一家達到了極點。武帝穿喪服親臨祭奠。他舊時屬官儀同李充信等人上表章贊美陳述，申明他生前的志願，希望能保持節約儉樸。武帝下詔令說："從前河間的才思文采，被中尉追述；東海的謙恭簡約，爲後世所稱贊。可以參考從前法典，一切按照舊有章程辦理，使他臨終之言，得以表明遺志，減損葬禮的請求，得以無虧於晚節。"於是追贈本官，加贈太保、隴右十四州諸軍事、秦州刺史，謚號文。葬在隴右，主管部門完全遵行節約儉樸的典章。兒子宇文洽繼承爵位，隋文帝輔政後，被殺，封國被取消。

翼字乾宜，封西陽郡公，早薨，謚曰昭。無子，以杞公亮子温嗣，後坐亮反誅，國除。衆字乾道，少不慧，封天水郡公，爲隋文所誅。

宇文翼字乾宜，封西陽郡公，早死，謚號昭。無子，以杞公宇文亮之子宇文温繼承，後來受宇文亮謀反牽連被殺，封國被取消。宇文衆字乾道，從小就不聰明，封天水郡公，後被隋文帝殺害。

宇文護

護字薩保，幼方正有志度，特爲德皇帝所愛。文帝之入關，以年小不從。普泰初，始自晉陽至平凉，時年十七。文帝諸子并幼，遂委以家務，内外無不嚴肅。文帝嘆之，以爲類己。及臨夏州，留護事賀拔岳。岳被害，文帝至平凉，以護爲都督，從破

宇文護字薩保，自幼端正有志向器度，特别受德皇帝喜愛。周文帝入關時，因爲年幼没有一起去。北魏普泰初年，纔從晉陽到平凉，當時十七歲。周文帝幾個兒子都年幼，於是就委托他管理家務，内外無不威嚴莊重。周文帝贊嘆不已，認爲他像自己。到任夏州刺史時，留下宇文護幫助賀拔岳。賀拔岳被殺害後，周文帝到平

侯莫陳悅。後以迎魏帝功，封水池縣伯。從文帝禽竇泰，復弘農，破沙苑，戰河橋，并有功。芒山之役，爲敵人所圍，賴都督侯伏侯龍恩救，乃免。坐免官，尋復本位。大統十三年，進封中山公。十五年，遷大將軍。與于謹征江陵，進兵徑至江陵城下，以待大軍至，圍而剋之。師還，護又討平襄陽蠻帥向天保等萬餘落。初行六官，拜小司空。

涼，用宇文護做都督，隨自己一起打敗侯莫陳悅。後來因爲迎立孝武帝有功，封水池縣伯。跟隨周文帝擒獲竇泰，收復弘農，攻克沙苑，征戰河橋，都有功勞。芒山之戰，被敵人包圍，依賴都督侯伏侯龍恩援救，纔幸免於難。獲罪免官，不久恢復原職。西魏大統十三年，進封中山公。十五年，升任大將軍。同于謹一起征討江陵，進兵直到江陵城下，以等待大軍到來，包圍攻克了江陵。回軍途中，宇文護又討伐平定了襄陽蠻帥向天保等萬餘村落。開始實行六官制時，任小司空。

文帝西巡，至牽屯山遇疾，召護至涇州，見文帝。帝曰："吾形容若此，必不濟。諸子幼，天下事以屬汝。"護涕泣奉命。行至雲陽，文帝崩，護秘之，至長安乃發喪。時嗣子冲幼，强寇在近，人情不安。護綱紀内外，撫循文武，衆心乃定。先是，文帝常云"我得胡力"，當時莫曉其指，時人以"護"字當之。尋拜柱國。文帝山陵畢，護以天命有歸，遣諷魏帝以禪代事。孝閔踐阼，拜大司馬，封晋國公，邑萬户。趙貴、獨孤信等將謀襲護，護因貴入朝，執之，黨與皆伏誅。拜大冢宰。

周文帝到西部巡視，在牽屯山得病，召宇文護到涇州，進見周文帝。周文帝說："我形貌已經如此，一定不會痊愈。幾個兒子都年幼，國家大事都交給你了。"宇文護哭泣着接受皇命。走到雲陽，文帝逝世，宇文護封鎖消息，回到長安纔發喪。當時繼承人年幼，强敵在近處，人心不安。宇文護治理内外事務，安撫文武官吏，大家的心纔安定下來。早先，周文帝常說"我得胡力"，當時無人明白指的是誰，於是就用"護"字來對應。不久授柱國。文帝陵墓完工後，宇文護以天命另有歸依爲由，派人暗示魏帝禪讓替代事宜。孝閔帝即位，任大司馬，封晋國公，食邑萬户。趙貴、獨孤信等人圖謀襲擊宇文護，宇文護利用趙貴入京朝見皇帝的機會，將他拘捕，黨羽都被殺。任大冢宰。

時司會李植、軍司馬孫恒等密要宫伯乙弗鳳、張光洛、賀拔提、元進等爲腹心，説帝，言護不守臣節，宜圖之。帝然之，數將武士於後園，爲執縛勢。護微知之，出植爲梁州，恒爲潼州，欲遏其謀。後帝思植等，每欲召之。護諫曰："天下至親，不過兄弟。若兄弟自構嫌隙，他人何易可親？但恐除臣後，奸回得逞其欲，非唯不利陛下，亦危社稷。"因泣涕，久之乃止。帝猶猜，鳳等益懼，密謀滋甚，遂克日將誅護。光洛告護，護乃召柱國賀蘭祥、小司馬尉遲綱等以

當時司會李植、軍司馬孫恒等人秘密結交宫伯乙弗鳳、張光洛、賀拔提、元進等人爲心腹，勸說孝閔帝，說宇文護不遵守作臣的規矩，應該設法除掉他。孝閔帝應允了，多次帶領武士在後園内，練習抓捕捆綁人的動作。宇文護稍知情況，外放李植任梁州刺史，孫恒任潼州刺史，打算阻止他們的圖謀。後來孝閔帝思念李植等人，多次想召他們回京。宇文護進諫說："天下最親的人，不過兄弟。如果兄弟之間自己結成仇怨，其他人怎麼容易親近呢？衹是怕除掉我以後，奸邪之人得逞其欲望，非但不利於陛下，也會危害國家。"因而哭泣流涕，很久纔止住。孝閔帝仍然猜疑他，乙弗鳳等人更加害怕，便加緊密謀策

鳳謀告之。祥并勸廢帝。時綱總領禁兵，護乃遣綱入宫，召鳳等議事，以次執送護第。因罷散宿衛兵，遣祥逼帝，幽於舊邸。

劃，於是限期準備誅殺宇文護。光洛向宇文護告發這件事，宇文護便召集柱國賀蘭祥、小司馬尉遲綱等人，將乙弗鳳的密謀告訴他們。賀蘭祥勸他廢掉孝閔帝。其時尉遲綱總領禁兵，宇文護於是派尉遲綱進入宫中，召集乙弗鳳等商議事情，相繼將他們一一拘捕送到宇文護府中。并解散宿衛士兵，派賀蘭祥逼迫孝閔帝，囚禁在他原先的府第中。

於是召公卿畢集護第。護曰："先王勤勞王業三十餘年，寇賊未平，奄棄萬國。寡人地則猶子，親受顧命，以略陽公既居正嫡，與公等立而奉之，革魏興周，爲四海主。自即位已來，荒淫無度，昵近群小，疏忌骨肉，大臣重將，咸欲誅夷。若此謀遂行，社稷必致傾覆。寡人若死，將何面目以見先王？今日寧負略陽公，豈可負社稷！寧都公年德兼茂，仁孝聖慈，今欲廢昏立明，公等以爲何如？"群公咸曰："此公之家事，敢不唯命是聽！"於是斬鳳等於門外，并誅植、恒。尋弑帝，迎明帝於岐州而立之。

於是將公卿大員都召集到宇文護府第中。宇文護說："先王勤勞王業三十餘年，寇賊尚未掃平，就突然去世。寡人處於先王侄子地位，親自領受先王遺命，因爲略陽公既居嫡長子之位，和你們大家共同立他爲帝，并且擁護他，革除魏建立周，使他成爲天下之主。但他自從即位以來，荒淫無度，親近衆位小人，疏遠猜忌骨肉之親，大臣重將，他都想殺滅。如果這個圖謀得以施行，國家一定要被顛覆。寡人如果死了，拿什麽臉面去見先王？今天我寧肯辜負略陽公，不可辜負國家！寧都公年富力强，德操很好，仁愛孝順聰明慈惠，今天打算廢掉昏君擁立明主，你們認爲怎麽樣？"大家都說："這是你的家内事務，怎敢不惟命是從！"於是在都門外斬了乙弗鳳等人，同時殺了李植、孫恒。不久又殺了孝閔帝，到岐州迎接明帝來京，并立他爲帝。

二年，拜太師，賜路車冕服，封子至爲崇業郡公。初改雍州刺史爲牧，以護爲之，并賜金石之樂。

北周永定二年，任太師，賜給他貴族所乘車和所穿戴的禮服，封他兒子宇文至爲崇業郡公。初次改雍州刺史爲雍州牧，讓宇文護擔任這個職務，同時賜給他鐘磬一類樂器。

武成元年，護上表歸政，帝許之，軍國大事尚委於護。帝性聰睿，有識量，護深憚之。有李安者，本以鼎俎得寵於護，擢爲膳部下大夫。至是，護令安因進食加毒，帝遂崩。護立武帝，百官總己以聽護。

北周明帝武成元年，宇文護上表章歸還國政，明帝答應了他，但軍國大事仍然委托於宇文護。明帝天性聰明機智，有見識度量，宇文護很畏懼他。有一個名李安的人，原來因爲擅長烹調受到宇文護的寵信，被提拔爲膳部下大夫。到這時，宇文護令李安利用進獻食物的時機下毒，毒死了明帝。宇文護擁立武帝，文武百官各司己職以聽命於宇文護。

自文帝爲丞相，立左右十二軍，總屬相府。文帝崩後，皆受護處分，凡所徵發，非護書不行。護第屯兵禁

自周文帝做丞相時起，建立左右十二軍，統歸相府管領。周文帝逝世後，都接受宇文護調遣，所有徵發調動，没有宇文護的簽字就不行。

衛，盛於宫闕。事無巨細，皆先斷後聞。保定元年，以護爲都督中外諸軍事，令五府總於天官。或有希護旨者，云周公德重，魯立文王之廟，以護功比周公，宜用此禮。於是詔於同州晋國第立德皇帝别廟，使護祭焉。三年，詔自今詔誥及百司文書并不得稱公名，以彰殊禮。護抗表固讓。初，文帝創業，即與突厥和親，謀爲掎角，共圖高氏。是年，乃遣柱國楊忠與突厥東伐，破齊長城，至并州而還，期後年更舉，南北相應。齊主大懼。

宇文護的府第駐兵警備保衛，規模超過了皇宫。事情無論大小，都先由宇文護决定後纔奏聞皇帝。武帝保定元年，任命宇文護爲都督中外諸軍事，令五府統歸天官管轄。有迎合宇文護意旨的人，説周公德行厚重，因此魯國立有文王的廟，認爲宇文護的功績比得上周公，應該享有周公的待遇。於是下詔在同州晋國公府第建立德皇帝别廟，使宇文護主持祭祀。保定三年，詔令從今以後詔書文誥以及百官文書都不得稱晋國公的名諱，以此顯明特殊的禮遇。宇文護上表直言堅决推辭。起初，周文帝創業時，就與突厥和親，打算雙方互相策應，共同對付高氏。這年，就派柱國楊忠聯合突厥東伐北齊，攻破北齊的長城，到并州纔回師，雙方約定明年再舉兵討伐，南北相互響應。齊主大爲恐懼。

先是，護母閻與皇第四姑及諸戚屬并没齊，皆被幽縶。護居宰相後，每遣間使尋求，莫知音息。至是，并許還朝，且請和好。四年，皇姑先至。齊主以護權重，乃留其母，以爲後圖。仍令人爲閻作書與護曰：

早先，宇文護母親閻氏和第四皇姑以及諸多親屬都陷没在北齊，都被囚禁。宇文護任宰相後，多次派人偵察尋找，都没有消息。到這時，允許將他們一齊送還朝廷，并且請求和好。保定四年，皇姑先到。齊主因爲宇文護權勢太大，就扣留了他的母親，以作日後打算。於是令人代替閻氏寫信給宇文護：

> 吾念十九入汝家，今以八十矣。凡生汝輩三男二女，今日目下，不睹一人，興言及此，悲纏肌骨。賴皇齊恩恤，差安衰暮。又得與汝楊氏姑及汝叔母紇干、汝嫂劉及汝新婦等同居，頗以自適。但爲微有耳疾，大語方聞，行動飲食，幸無多損。

> 回想我十九歲到你們家，如今已經八十歲了。共生養你們三男兩女，今日眼前，不見一人，談到這些，悲痛纏繞全身。幸賴皇齊恩惠體恤，衰老之身還比較平安。又能和你楊氏姑母以及你叔母紇干、你嫂嫂劉氏以及你新婚妻子等人居住在一起，覺得很適意。但因爲稍微有點耳病，要大聲説話纔聽得見，行動飲食，幸喜没有大減。

> 汝與吾别之時，年尚幼小，以前家事，或不委曲。昔在武川鎮，生汝兄弟，大者屬鼠，第二屬兔，汝身屬蛇。鮮于脩禮起日，吾合家大小先在博陵郡住，相將欲向左人城。至唐河北，被定州官軍打敗。汝祖及第二叔時俱戰亡。叔母賀拔及兒元寶、汝叔母紇干及兒菩提并吾與汝六

> 你和我分别的時候，你年齡尚幼，以前家中事情，或許知道得不詳盡。從前在武川鎮，生下你們兄弟三人，老大屬鼠，老二屬兔，你自己屬蛇。鮮于脩禮起事之時，我們全家老小先在博陵郡居住，打算大家相隨一起往左人城。走到唐河北，被定州官軍打敗。你祖父和你二叔當時都戰死。叔母賀拔和兒子元寶、你叔母紇干和兒子菩提，加上我和你共六人，同時被擒捉入定州城。没有

人，同被禽捉入定州城。未幾間，將吾及汝送與元寶掌，賀拔、紇干各別分散。寶掌軍營在唐城内，經停三日。寶掌所掠得男夫女婦可六七千人，悉送向京。吾時與汝同被送限。至定州城南，夜宿同鄉人姬庫根家。蠕蠕奴望見鮮于脩禮營火，語吾云：“我今走向本軍。”既至營，遂告吾輩在此。明旦日出，汝叔將兵邀截，吾及汝等還得向營。汝時年十二，共吾并乘馬隨軍，可不記此事由緣也？後吾共汝在壽陽住。時元寶、菩提及汝姑兒賀蘭盛洛，并汝身四人同學。博士姓成，爲人嚴惡，汝等四人謀欲加害。吾共汝叔母聞知，各捉其兒打之。唯盛洛無母，獨不被打。後尒朱天柱亡歲，賀拔阿斗泥在關西，遣人迎家累。汝叔亦遣奴來富迎汝及盛洛等。汝時着緋綾袍、銀裝帶，盛洛着紫織成纈通身袍，黄綾裏，并乘騾同去。盛洛小於汝，三人并喚吾作阿摩敦。如此之事，當分明記之。今又寄汝小時所着錦袍表一領，至宜檢看，知吾含悲抱戚，多歷年祀。

多久，就將我和你送給元寶掌，賀拔、紇干各自分散。寶掌軍營在唐城内，停留三天。寶掌所搶掠到的男人婦女大約有六七千人，全部送往京師。當時我和你同被限期遣送。到了定州城南，晚上住在同鄉人姬庫根家裏。蠕蠕奴望見鮮于脩禮營火，就對我說：“我現在走到自家軍隊裏去。”他到軍營後，就報告我們在這裏。第二天日出時，你叔叔帶兵攔截，我和你們得以很快回到營中。你當時十二歲，和我共乘一匹馬隨軍行動，你可還記得這事的由來經過嗎？後來我和你在壽陽住下。當時元寶、菩提和你姑媽的兒子賀蘭盛洛，連你一共四人同師受業。先生姓成，爲人嚴厲苛刻，你們四人合謀想加害先生，我和你叔母聽説此事，各人將自家兒捉住責打。衹有盛洛母親不在，就他一人没有挨打。後來尒朱天柱敗亡那年，賀拔阿斗泥在關西，派人迎取家人親屬。你叔父也派家奴來富迎接你和盛洛等人。你當時身穿紅色綾袍，銀裝帶，盛洛穿紫色絲織成的通身袍，黄綾内衣，一齊乘騾離去。盛洛比你小，三人都叫我阿媽。這樣的事情，你應當清楚地記得。現在又寄給你小時所穿的錦袍外衣一件，收到後應當仔細驗看，讓你知道我心懷悲痛，經歷這麽多年。

禽獸草木，母子相依，吾有何罪，與汝分隔，今復何福，還望見汝。世間所有，求皆可得，母子異國，何處可求！假汝貴極公王，富過山海；有一老母，八十之年，飄然千里，死亡旦夕，不得一朝暫見，不得一日同處，寒不得汝衣，饑不得汝食，汝雖窮榮極盛，光耀世間，汝何用爲？於吾何益？吾今日之前，汝既不得申其供養，事往何論。今

禽獸草木，都能母子相依，我有何罪，竟和你分離，現在又有什麽福分，還有希望能見到你就行。人世間一切，追求就能得到，母親和兒子各在不同的國家，到何處可求！你貴盛達到公王，財富超過山海；但有一個老母親，八十高齡，還漂流千里，死亡在即，不能一朝暫時見面，不能一日同在一起，寒冷得不到你的衣服，飢餓得不到你的飯食，你雖然極度尊榮貴盛，榮耀於世間，你有何用？對我又有何益處？我今日之前，你没有供養的責任，事情已經過去何必再

日以後，吾之殘命，唯繫於汝。戴天履地，中有鬼神，勿云冥昧，而可欺負。

楊氏姑今雖炎暑，猶能先發。關、河阻遠，隔絶多年，書依常體，慮汝致惑，是以每存款質，兼亦載吾姓名，當識此理，勿以爲怪。

護性至孝，得書悲不自勝，左右莫能仰視。報書云：

區宇分崩，遭遇災禍，違離膝下，三十五年。受形禀氣，皆知母子，誰知薩保，如此不孝！宿殃積戾，唯應賜鍾，豈悟網羅，上嬰慈母。但立身立行，不負一物，明神有識，宜先哀憐。而子爲公侯，母爲俘隸，熱不見母熱，寒不見母寒，衣不知有無，食不知饑飽，泯如天地之外，無由暫聞。晝夜悲號，繼之以血，分懷冤酷，終此一生，死若有知，冀奉見於泉下耳。不謂齊朝解網，惠以德音，摩敦、四姑，并許哀放。初聞此旨，魂爽飛越，號天叩地，不能自勝。四姑即蒙禮送，平安入境，以今月十八日於河東拜見。遥奉顔色，崩慟肝腸。但離絶多年，存亡阻隔，相見之始，口未忍言。唯叙齊朝寬弘，每存大德，云與摩敦雖處宫禁，常蒙優禮，今者來鄴，恩遇彌隆。重降矜哀，聽許摩敦垂敕，曲盡悲酷，備述家事。伏讀未周，五情屠割。書中所道，無一事敢忘。摩敦年尊，又加憂苦，常謂寢食貶損，或多遺漏。伏奉論述，次第分明。一則以悲，一則以喜。當鄉里破敗之日，薩保年以十餘歲，鄰曲舊

說。今日以後，我的殘年，衹有依靠於你了。頭上有天脚下有地，中間有鬼神，不要認爲神明深遠難知，而可以欺騙負心。

楊氏姑母如今雖逢炎夏，還是能先行出發。關、河阻隔遥遠，已隔絶多年，書信依照通常體例，恐怕你有疑惑，所以保持誠懇樸質，更兼記上我的姓名，你應當明白這個道理，不要感到奇怪。

宇文護生性極爲孝順，得信後悲痛欲絶，左右之人不能仰面看他。宇文護回信説：

天下分裂，遭遇災難禍患，離别母親，已經三十五年。凡有形體生命者，都知道母子之情，誰知我薩保，竟如此不孝順！從前遭受的災禍暴行，衹應賜鍾受禄，怎想到羅網竟然加在慈母身上。但立身立行，不曾辜負一人，神明有知，應首先哀憐。但兒子爲公侯，母親作俘虜奴隸，熱不見母親熱，寒不見母親寒，衣服不知有無，飯食不知飢飽，猶如消失在天地之外，没有機緣得知。使我晝夜痛哭，淚血交加，心懷冤痛，終此一生，死後如果能成鬼神，希望侍奉相見母親於九泉之下。不想齊網開一面，賜以消息，説母親、四姑，一并應允釋放。剛聽到這個消息時，神魂飛揚，呼天叩地，不能自持。四姑立即承蒙禮送，平安進入國境，已經於本月十八日在河東拜見。當時不見母親，衹得遠遠拜奉慈顔，痛斷肝腸。但離訣多年，生死阻隔，相見之初，四姑不忍心談起。衹是叙説齊朝寬宏大量，常存大恩德，説和母親雖然居禁宫，經常受到優待禮遇，這次從鄴都來，恩遇更加隆重。特降憐憫，同意母親帶信於我，委婉曲折道盡悲痛，一一述説家事。未曾拜讀完畢，已是渾身如同刀割。信中所説，没有一事敢忘。母親年高，再加上憂苦，常説睡眠飲食有所減退，或者多有遺漏未寫。拜受述説，清楚明白。一面悲痛，一面喜悦。當家鄉破敗之日，薩保我已經十餘歲，鄉鄰舊事，尚且能够記憶；何況家門禍難，親戚流離之情？和母親

事，猶自記憶；况家門禍難，親戚流離？奉辭時節，先後慈訓，刻肌刻骨，常纏心府。

辭别時的情景，以及母親先後的教訓，刻骨銘心，常記心中。

天長喪亂，四海横流，太祖乘時，齊朝撫運，兩河三輔，各遇神機。源其事迹，非相負背。太祖升遐，未定天保，薩保屬當猶子之長，親受顧命。雖身居重任，職當憂責，至於歲時稱慶，子孫在庭，顧視悲摧，心情斷絶，胡顏履戴，負愧神明。齊朝霈然之恩，既已沾洽，愛敬之至，施及傍人。草木有心，禽魚感澤，况在人倫，而不銘戴？有國有家，信義爲本，伏度來期，已應有日。一得奉見慈顏，永畢生願。生死肉骨，豈過今恩，負山戴岳，未足勝荷。二國分隔，理無書信，主上以彼朝不絶母子之恩，亦賜許奉答。不期今日，得通家問，伏紙嗚咽，言不宣心。蒙寄薩保别時所留錦袍表，年歲雖久，宛然猶識，抱此悲泣，至于拜見，事歸忍死，知復何心！

天下長時間死喪禍亂，四方動蕩不安，太祖乘時而起，齊朝占據時運，兩河三輔，各有機遇争戰。察其事迹原委，也不是互相違背辜負。太祖逝世，天命未定，薩保我正當是子侄輩中最年長的，親受遺命輔政。雖然身居重任，當以憂國爲重，至於年節慶賀，子孫集聚，顧視哀傷，心情斷絶，有何臉面生存於天地之間，有愧於神明。齊朝之大恩，既已得到，愛敬之所至推廣到一般人。草木有心，飛鳥魚蟲都感戴恩澤，何况是人，怎能不感恩戴德？有國有家，以信義爲本，我揣度回來的日期，應該不遠。一旦得以侍奉母親，永遠了却平生心願。生死骨肉，豈能超過如此恩情，雖背負山岳，也未足以報答這份恩情。兩國分隔，按理不應通信，皇上因爲他朝有不絶母子之恩情，也准許奉書作答。不料今日，得以通家信，伏紙哭泣，文字不足以宣示心意。承蒙寄來薩保分别時所留錦袍外衣，年歲雖已久遠，仿佛還認得，抱衣悲泣，好像見到母親，忍死等待而已，誰知我心！

齊朝不即發遣，更令重與護書，要護重報。護復書，往返至於再三，而母竟不至。朝議以其失信，令有司移齊，移未送而母至。舉朝慶悦，大赦天下。護與母睽隔多年，一朝聚集，凡所資奉，窮極華盛。每四時伏臘，武帝率諸親戚，行家人禮，稱觴上壽，榮貴之極，振古未聞。

北齊不即時遣送，令重新給宇文護寫信，要挾宇文護給予厚重的報答。宇文護又回信，往返至於再三，而母親終究不見到來。朝廷集議以北齊喪失信用，令主管官員移文北齊，移文未送出而母親已到。舉朝歡慶，大赦天下。宇文護和母親離散多年，一朝團聚，所有供給奉養之物，極其精美豐盛。每當四季節日，武帝率領衆多親戚，行家人禮，親自舉杯祝福，榮華富貴之極盛，自古以來聞所未聞。

是年，突厥復率衆赴期。護以齊氏初送國親，未欲即行，復慮失信蕃夷，不得已，遂請東征。九月，詔徵二十四軍及左右厢散隸、秦隴巴蜀兵、諸蕃國衆二十萬人。十月，帝於

當年，突厥又統率軍隊來赴期約。宇文護以北齊剛送回他母親的緣故，不想即時履行期約，又恐怕因此失信於外夷，不得已，就主張東征。九月，詔令徵調二十四軍以及左右厢非正式編制兵員、秦隴巴蜀諸兵、諸蕃國軍隊共二十萬人。

廟庭授護斧鉞。出軍至潼關，乃遣柱國尉遲迥爲前鋒，大將軍權景宣率山南兵出豫州，少師楊擽出軹關。護連營漸進，屯軍弘農。迥圍洛陽，柱國齊王憲、鄭公達奚武等營芒山。護性無戎略，此行又非本心，故師出雖久，無所克獲。以無功，與諸將稽首請罪，帝弗之責。天和二年，護母薨，尋詔起令視事。五年，詔賜護軒懸之樂，六佾之舞。

十月，武帝在廟庭授給宇文護斧鉞。軍隊行進到潼關，就派柱國尉遲迥任前鋒，大將軍權景宣率領山南兵出豫州，少師楊擽出軹關。宇文護連營逐步推進，駐軍於弘農。尉遲迥包圍洛陽，柱國齊王宇文憲、鄭公達奚武等人結營於芒山。宇文護本來没有軍事謀略，這次出兵又不是出於本心，所以軍隊出戰時間雖然長久，却没有取得戰果。因爲没有戰功，宇文護和諸將都叩頭請罪，武帝没有加以責罰。天和二年，宇文護母親逝世，居喪守孝不久，武帝就下詔令他上任處理政事。天和五年，又下詔賜給宇文護諸侯所用的樂器和三十六人的歌舞隊。

護性甚寬和，然暗於大體。自恃建立功，久當權軸，所任皆非其人。兼諸子貪殘，僚屬縱溢，莫不蠹政害人。帝以其暴慢，密與衛王直圖之。七年三月十八日，護自同州還，帝御文安殿見護訖，引入含仁殿，朝皇太后。先是，帝於禁中見護，常行家人禮。護謁太后，太后必賜之坐，帝每立侍。至是，護將入，帝謂曰："太后春秋既尊，頗好酒，諸親朝謁，或廢引進。喜怒有時乖爽。比諫，未蒙垂納。兄今願更啓請。"因出懷中《酒誥》授護曰："以此諫太后。"護入，如帝所誡，讀示太后。未訖，帝以玉珽自後擊之，踣地，又令宦者何泉以御刀斫之。泉懼，斫不能傷。時衛王直先匿於户内，乃出斬之。

宇文護性格很寬厚温和，然而不識大體。自己仗恃爲北周廢立皇帝有大功，長期掌握大權，他所任用的人都不恰當，再加上他幾個兒子貪婪殘暴，部屬驕縱放蕩，莫不敗壞政務爲害人民。武帝因爲他暴虐傲慢，就秘密和衛王宇文直策劃謀殺他。天和七年三月十八日，宇文護從同州回到京城，武帝在文安殿接見宇文護完畢，領他進含仁殿，朝見皇太后。以前，武帝在宫中接見宇文護時，經常行家人禮。宇文護覲見太后，太后必定賜他坐，武帝常常站着陪侍。現在，宇文護將要入宫，武帝對他説："太后年歲已高，很喜歡飲酒，衆親屬朝見時，有時會不接待。喜怒有時會不正常。屢次勸諫，未受采納。希望今天兄長再加以開導陳請。"於是拿出懷中準備好的《酒誥》交給宇文護説："用這篇文章去勸諫太后。"宇文護入宫，照武帝所告誡那樣，讀《酒誥》給太后聽。尚未讀完，武帝用玉手板從後面打他，他倒地後，又令太監何泉用武帝佩刀砍他。何泉懼怕，没有砍傷他。當時衛王宇文直預先就隱藏在房内，於是出來將他斬殺。

初，帝欲圖護，王軌、宇文神舉、宇文孝伯頗預其謀。是日，軌等并在外，更無知者。殺護訖，乃召宫伯長孫覽等，即令收護子柱國譚國公會、大將軍莒國公至、崇業公静、正平公乾嘉及乾基、乾光、乾蔚、乾祖、乾威等，并柱國侯伏侯龍恩、

起初，武帝打算除掉宇文護，王軌、宇文神舉、宇文孝伯都參預了密謀。這天，王軌等人都在宫外，却無人知道這事。殺死宇文護後，就召見宫伯長孫覽等人，立即下令拘捕宇文護兒子柱國譚國公宇文會、大將軍莒國公宇文至、崇業公宇文静、正平公乾嘉以及乾基、乾光、乾蔚、乾祖、乾威等人，連同柱國侯伏侯龍恩、龍恩弟

龍恩弟大將軍萬壽、大將軍劉勇、中外府司録尹公正、袁傑、膳部下大夫李安等，於殿中殺之。齊王憲曰："安出自皂隸，所典庖厨而已，未足加戮。"帝曰："汝不知耳，世宗之崩，安所爲也。"十九日，乃詔暴護等罪，大赦，改天和七年爲建德元年。護世子訓爲蒲州刺史，其夜遣柱國越公盛乘傳鎮蒲州，徵訓赴京師，至同州賜死。護長史叱羅協、司録馮遷及所親任者皆除名。護子昌城公深使突厥，遣開府宇文德齎璽書就殺之。三年，詔復護及諸子先封，謚護曰蕩，并改葬之。

弟大將軍萬壽、大將軍劉勇、中外府司録尹公正、袁傑、膳部下大夫李安等人，就在殿中將他們殺死。齊王宇文憲説："李安出自於奴僕，他所掌管的不過是厨事而已，不够誅殺條件。"武帝説："你不知道，世宗之死，是李安幹的。"十九日，就下詔暴露宇文護等人罪行，大赦天下，改天和七年爲建德元年。宇文護長子宇文訓任蒲州刺史，當夜就派柱國越公宇文盛乘坐驛站傳車鎮守蒲州，徵召宇文訓趕赴京師，到同州令他自殺。宇文護長史叱羅協、司録馮遷以及宇文護所親近信任者都除名免官。宇文護兒子昌城公宇文深出使突厥，派開府宇文德帶着加蓋皇帝印璽的詔書前去將他就地殺死。建德三年，下詔恢復宇文護和諸位兒子原來的封爵，給宇文護的謚號蕩，同時將他們按規格改葬。

叱羅協

叱羅協，代郡人，本名與武帝諱同，後改焉。少寒微，嘗爲州小吏，以恭謹見知。竇泰爲御史中尉，以協爲書侍御史。泰向潼關，協爲監軍。泰死，協見獲。文帝授大丞相東閤祭酒，累遷相府屬、從事中郎。協歷事二京，詳練故事，又深自剋勵，文帝頗委任之。然猶以家屬在東，疑其戀本。及河橋戰敗，協隨軍還。文帝知協不貳，封冠軍縣男，進爵爲侯。後爲大將軍尉遲迥長史，率兵伐蜀，行潼州事。魏恭帝三年，文帝徵協入朝，論蜀中事，乃賜姓宇文氏。

叱羅協，是代郡人，原來的名字與武帝名相同，後來改爲今名。年輕時家境貧寒地位低微，曾作過州小吏，以恭敬謹慎而受到知遇。竇泰任御史中尉，任用叱羅協爲書侍御史。竇泰進軍潼關，叱羅協任監軍。竇泰戰死，叱羅協被俘獲。周文帝任命他爲大丞相東閤祭酒，多次升遷至相府屬吏、從事中郎。叱羅協歷任二朝，熟悉從前的典章制度，又能自己深加克制勤勉，周文帝很信任他。然而還認爲他的家屬在東邊，懷疑他留戀本土。到河橋戰敗後，叱羅協隨軍歸來。文帝知道叱羅協没有二心，封他爲冠軍縣男，又進爵位爲侯。後任大將軍尉遲迥長史，領兵伐蜀，代理潼州刺史。魏恭帝三年，周文帝徵召叱羅協入京朝見，論説蜀中事務，於是賜姓宇文。

晋公護既殺孫恒、李植等，欲委腹心於司會柳慶、司憲令狐整等，二人并辭，俱薦協。護遂徵協入朝，引與同宿，深寄托之。協誓以軀命自效，護大悦，以爲得協之晚。稍遷護府長史，進爵爲公，常在護側。明帝知其材識庸淺，每按抑之，數謂曰："汝何知也！"猶以護所親任，每含容之。及明帝崩，便授協司會中大夫、

晋公宇文護殺掉孫恒、李植等人後，想把要害事務委托給司會柳慶、司憲令狐整等人，兩人同時推辭，都推薦叱羅協。宇文護就徵召叱羅協入京，引進他如同舊好，對他寄托很大的希望。叱羅協發誓以身報效，宇文護大喜，認爲得到叱羅協太晚了。逐漸升遷至宇文護府長史，進爵位爲公，常在宇文護左右。周明帝知道他才能見識平庸膚淺，常壓制他，多次對他説："你知道什麽呀！"但是因他爲宇文護親近信任，衹得

中外府長史。協形貌瘦小，舉措褊急，既以得志，每自矜高；及其所言，多乖事衷，當時莫不笑之。護以其忠己，每提獎之。協既受護重委，冀得婚連帝室，乃求復舊姓叱羅氏，許之。又進位柱國。護以協年老，許其致仕，而協貪榮，未肯告退。及護誅，除名。建德三年，以協宿齒，授儀同三司，賜爵南陽郡公。卒，子金剛嗣。

容忍他。到明帝去世後，便任命叱羅協爲司會中大夫、中外府長史。叱羅協身形瘦小，舉止偏激，得志以後，常自我誇耀；說出話來，多背離事理，當時人没有不譏笑他的。宇文護因爲他忠於自己，常提携獎勵他。叱羅協受宇文護重托後，希望能够和皇室聯婚，於是請求恢復舊姓叱羅，應允了他。又進位柱國。宇文護因爲叱羅協年老，允許他退休，而叱羅協貪圖榮華富貴，不肯告老退休。到宇文護被誅殺後，被除名免官。周武帝建德三年，因爲叱羅協是老臣，授儀同三司，賜爵位南陽郡公。死後，兒子金剛繼承爵位。

馮遷

馮遷字羽化，弘農人。少修謹，有幹能，爲護府司録。性質直，小心畏慎，兼明練時事，善於斷决，每校閱文簿，孜孜不倦，以此甚爲護委任。後授陜州刺史。遷本寒微，不爲時輩所重。一旦刺舉本州，唯以謙恭接待鄉邑，人無怨者。復入爲司録，累遷小司空。自天和後，以年老，委任稍衰。及護誅，猶除名。卒於家。子恕，位儀同三司。

馮遷字羽化，弘農人。年輕時就恭謹，有才能，任宇文護府司録。秉性正直，小心謹慎，加之明白熟練當時事務，善於斷案，每次校閱文簿，孜孜不倦，因此很被宇文護信任。後任爲陜州刺史。馮遷出身貧寒低微，不被當時人所看重。一旦任本州刺史，惟有以謙遜恭謹接待家鄉人，没有人怨恨他。又調入京任司録，累次升遷至小司空。自天和年間以後，因年老，信任逐漸減弱。到宇文護被誅殺，被除名免官。死在家中。子馮恕，位至儀同三司。

杞簡公宇文連

杞簡公連，幼而謹厚，臨敵果毅。隨德皇帝遇定州軍於唐河，俱戰歿。保定初，追贈太傅、柱國大將軍、大司徒，封杞國公，謚曰簡。子元寶，爲齊神武所害。保定初，追贈大將軍、小司徒，襲封杞國公，謚曰烈，以章武公導子亮嗣。

杞簡公宇文連，幼年時就謹慎樸實，臨敵果敢堅毅。隨德皇帝在唐河遭遇定州軍，一同戰死。武帝保定初年，追贈太傅、柱國大將軍、大司徒，封杞國公，謚號簡。子元寶，被齊神武帝殺害。武帝保定初年，追贈大將軍、小司徒，承襲杞國公封爵，謚號烈，以章武公宇文導之子宇文亮作嗣子。

宇文亮

亮字乾德，位梁州總管。及豳國公廣薨，以亮爲秦州總管，廣所部悉以配焉。在州甚無政績。尋進柱國，從東伐，進上柱國。仍從平鄴，遷大司徒。大象初，以行軍總管與元帥鄖國公韋孝寬等伐陳。還至豫州，密謀襲孝寬營，將反逆，孝寬追斬

宇文亮字乾德，位至梁州總管。到豳國公宇文廣逝世後，以宇文亮爲秦州總管，宇文廣所統率的軍隊全數調配給他。在州没有政績。不久進位柱國，隨從東征，進位上柱國。隨從平定鄴都，升任大司徒。周静帝大象初年，以行軍總管身份和元帥鄖國公韋孝寬等人討伐陳。回軍至豫州，秘密策劃襲擊韋孝寬營寨，準備反叛，

之。子胲明坐亮誅，詔以亮弟椿爲烈公後。

椿字乾壽，位上柱國、大司徒。大定中，爲隋文帝所害，并其五子。

被韋孝寬追而斬之。兒子胲明受宇文亮牽連被誅殺，詔令以宇文亮弟弟宇文椿爲烈公後嗣。

宇文椿字乾壽，位至上柱國、大司徒。周靜帝大定年間，連同他的五個兒子一起被隋文帝殺害。

莒莊公宇文洛生

莒莊公洛生，少任俠，好施愛士，北州賢俊皆與之游，而才能多出其下。及葛榮破鮮于脩禮，以洛生爲漁陽王，仍領德皇帝餘衆，時人皆呼爲洛生王。洛生善撫將士，是以克獲常冠諸軍。尒朱榮定山東，時洛生在虜中，榮雅聞其名，心憚焉。尋爲榮所害。保定初，追贈大將軍，封莒國公，謚曰莊。

子菩提，爲齊神武所害。保定初，追贈大將軍、小宗伯，襲爵，謚曰穆，以晋公護子至嗣。

至字乾附，後坐父護誅，詔以衛王直子賓爲穆公後。賓字乾瑞，尋坐直誅，而齊王憲子廣都郡公貢襲。貢字乾貞，宣帝初，被誅，國除。

莒莊公洛生，年輕時豪俠仗義，好施捨愛賢士，北州賢能俊傑之人都和他交游，而才能多在他之下。到葛榮打敗鮮于脩禮後，以洛生爲漁陽王，統領德皇帝剩餘軍隊，當時人都稱他爲洛生王。洛生善於安撫將士，所以攻取俘獲常領先各軍。尒朱榮平定山東，當時洛生在敵中，尒朱榮素聞其名，内心很怕他，不久就被尒朱榮殺害。周武帝保定初年，追贈大將軍，封莒國公，謚號莊。

兒子菩提，被齊神武帝殺害。周武帝保定初年，追贈大將軍、小宗伯，承襲爵位，謚號穆，以晋公宇文護之子宇文至爲嗣子。

宇文至字乾附，後來受父親宇文護牽連獲罪被誅殺，詔令以衛王宇文直之子宇文賓爲穆公後嗣。宇文賓字乾瑞，不久受宇文直牽連獲罪被誅殺，而以齊王宇文憲之子廣都郡公宇文貢承襲爵位。宇文貢字乾貞，宣帝初年，被誅殺，封國取消。

虞國公宇文仲

虞國公仲，德皇帝從父兄也。卒于代。保定初，追贈太傅、柱國大將軍、大司徒，封虞國公。子興嗣。

虞國公宇文仲，德皇帝堂兄。死於代郡。周武帝保定初年，追贈爲太傅、柱國大將軍、大司徒，封虞國公。子宇文興繼承爵位。

宇文興

興生，屬兵亂，與仲相失，年幼莫知其戚屬遠近，與文帝兄弟，初不相識。沙苑之敗，預在行間，被虜，隨例散配諸軍。興性弘厚，有志度，雖流離世故，而風範可觀。保定二年，詔訪仲子孫，興始附屬籍。武帝以興帝戚近屬，尊禮之甚厚。位開府儀同三司、宗師，襲爵虞國公。薨，武帝親臨慟焉。詔大司空、申國公李穆監護喪事，贈柱國大將軍，謚曰

宇文興出生後，正當戰亂，和宇文仲失散，年齡幼小不知他的親屬遠近，和周文帝兄弟，最初不相認識。沙苑戰敗後，他預先在軍中，被俘獲，按規定分配到軍隊中。宇文興生性寬厚，有氣度，雖經流離變故，然而風範依舊。周武帝保定二年，下詔尋找宇文仲子孫，宇文興纔得上宗族名册。武帝因爲宇文興是帝室近親，對他尊敬禮遇很是厚重。位至開府儀同三司、宗師，承襲虞國公封爵。逝世後，武帝親臨痛哭。詔令大司空、申國公李穆監管護理喪事，贈柱國大將

靖。

軍，謚號靖。

子洛嗣，位儀同三司。隋初爲介國公，爲隋室賓云。

兒子宇文洛繼承爵位，位至儀同三司。隋朝初年被封爲介國公，爲隋朝的賓客。

廣川公宇文測

廣川公測字澄鏡，文帝之族子也。高祖中山、曾祖豆頹、祖騏驎、父永，仕魏位并顯達。

廣川公宇文測字澄鏡，是周文帝的同族兄弟之子。高祖中山、曾祖豆頹、祖父騏驎、父親宇文永，入仕北魏都是達官貴人。

測性沈密，少篤學，仕魏，位司徒右長史，尚宣武女陽平公主，拜駙馬都尉。及孝武疑齊神武，詔測詣文帝，密爲之備。還，封廣川縣伯。尋從孝武西遷，進爵爲公。文帝爲丞相，以測爲右長史，委以軍國，又令測詳定宗室昭穆遠近，附於屬籍。

宇文測生性深沉縝密，年輕時就篤志學習，入仕北魏，位至司徒右長史，娶宣武帝的女兒陽平公主，授駙馬都尉。到孝武疑懼齊神武時，詔令宇文測去見周文帝，爲他秘密作準備。回來後，封廣川縣伯。不久隨從孝武西遷長安，進爵位爲公。周文帝爲丞相，以宇文測任右長史，將軍國大事委托給他，又令宇文測詳細核定宗室輩分的親疏遠近，附上宗族名册。

歷位侍中、開府儀同三司，行汾州事。政在簡惠，頗得人和。地接東魏，數相抄竊，或有獲其爲寇者，多縛送之。測皆命解縛，置之賓館，然後引與相見，如客禮焉。仍宴設，放還其國，衛送出境。自是東魏人大慚，乃不爲寇，兩界遂通慶吊，時論方之羊叔子。或有告測懷貳，文帝怒曰："測爲我安邊，何爲間骨肉！"乃命斬之。仍許測便宜從事。轉行綏州事。每歲河冰合後，突厥即來寇掠。先是，常預遣居人入城堡以避之。測至，皆令安堵。乃於要路數百處并多積柴，仍遠斥候，知其動静。是年十二月，突厥從連谷入寇，去界數十里，測命積柴處一時縱火。突厥謂大軍至，懼而遁走，委棄雜畜輜重不可勝數。自是不敢復至。測因請置戍兵以備之。後卒於太子少保，文帝親臨慟焉，仍令水池公監護喪事，謚曰靖。

歷任侍中、開府儀同三司，代理汾州刺史。爲政務在簡要仁惠，很得人心。州境接連東魏，東魏人多次來掠奪偷竊，有人抓獲行劫掠者，多將他們捆綁送來。宇文測都下令解掉綁縛，將他們安置在賓館中，然後引領他們來相見，如同賓客對待。設宴招待他們，然後放他們回國，并派兵保衛護送出境。自此以後東魏人十分慚愧，再不來劫掠，兩方邊界還互通慶賀或吊唁，當時輿論把他比作羊叔子。也有人舉報宇文測懷有二心，周文帝發怒説："宇文測爲我安定邊境，爲何離間我們骨肉親情！"於是將告發的人斬殺。仍舊應允宇文測不待上奏，隨機自行決斷。轉任代理綏州刺史。每年黄河冰封後，突厥就來劫掠。原先的情况是，常預先遣送居民進城堡以躲避突厥。宇文測到任後，都令他們安居。於是在緊要道路幾百處大量堆積柴草，隨之遠遠布置偵察兵，瞭解突厥的動静。這年十二月，突厥從連谷入侵，離邊界還有幾十里，宇文測命令堆積柴草的地方同時放火。突厥認爲是大軍到來，恐懼而逃跑，拋棄各種牲畜物資不計其數。從此以後不敢再來。宇文測請求設置守邊軍隊以防備突厥。後死於太子少保任上，文帝親臨喪所痛哭，令水池公監管護理喪事，謚號靖。

測性仁恕，好施與。在洛陽之

宇文測性格仁愛寬厚，喜歡以財物救濟人。

日，曾被竊盗，所失物即其妻陽平公主之衣服也。州縣禽盗，并物俱獲。測恐此盗坐之以死，不認焉，遂遇赦免。盗既感恩，請爲測左右，及測從孝武西遷，事極狼狽，盗人亦從測入關，并無異志。子該嗣，位徐州刺史。測弟深。

在洛陽的時候，曾被人偷盗，所失物件就是他妻子陽平公主的衣服。州縣擒獲盗賊，同臟物一并抓獲。宇文測恐怕盗賊因此被處死，不承認失盗，盗賊終於得遇赦免。盗賊感恩，請求在宇文測身邊侍奉，到宇文測隨從孝武西遷長安，極其狼狽，偷竊之人也一直隨從宇文測入關，并無異心。兒子宇文該繼承封爵，位至徐州刺史。宇文測弟弟宇文深。

宇文深

深字奴干，性鯁正，有器局。年數歲，便累石爲營，折草作旌旗，布置行伍，皆有軍陣之勢。父永遇見之，喜曰："汝自然知此，後必爲名將。"孝武西遷，事起倉卒，人多逃散。深時爲子都督，領宿衛兵，撫循所部，并得入關。以功賜爵長樂縣伯。大統中，累轉尚書直事郎中。

宇文深字奴干，性情耿直，有才識度量。纔幾歲時，便壘石做營，折草做旗，布置軍隊，都具有軍陣的樣子。父親宇文永見到，高興地説："你知道這樣布陣，將來必定成爲名將。"孝武西遷，事情發生得很突然，人多逃散。宇文深當時任子都督，統領值宿警衛軍隊，安撫所屬部下，一同入關。因功賜爵位長樂縣伯。西魏大統年間，多次升官至尚書直事郎中。

及齊神武屯蒲坂，分遣其將竇泰趨潼關，高敖曹圍洛州。周文帝將襲泰，諸將咸難之。帝隱其事，陽若未有謀，獨問策於深。深曰："竇氏，高歡驍將，歡每仗之禦侮。今大軍就蒲坂，則歡拒守，竇必援之，内外受敵，取敗道也。不如選輕鋭潛出小關，竇性躁急，必來决戰，高歡持重，未即救之，則竇可禽也。虜竇，歡勢自沮，迴師禦之，可以制勝。"文帝喜曰："是吾心也。"軍遂行，果獲泰，齊神武亦退。深又説文帝進取弘農，復剋之。文帝大悦，謂深曰："君即吾家陳平也。"

到齊神武屯兵蒲坂，分派他的將領竇泰赴潼關，高敖曹圍攻洛州。周文帝準備襲擊竇泰，衆將都很爲難。周文帝將這事隱瞞起來，佯裝没有打算，單獨向宇文深詢問計策。宇文深説："竇泰，是高歡的驍勇戰將，高歡經常倚仗他保衛領土。現在我們大軍進攻蒲坂，則高歡抵禦防守，竇泰必定去援救他，我們内外受敵，這是自取敗亡。不如挑選輕捷精鋭軍隊秘密出小關，竇泰性情急躁，必定要來和我們决戰，高歡穩重，不會立即來救援他，這樣竇泰就可以擒住了。俘虜了竇泰，高歡氣勢自然沮喪，我們再回軍抗拒他，可以制服他以取勝。"周文帝高興地説："正合我的心意。"軍隊隨之依計行動，果然俘獲竇泰，齊神武帝也退兵。宇文深又勸説周文帝進軍攻取弘農，又收復弘農。周文帝大喜，對宇文深説："你就是我的陳平啊。"

是冬，齊神武又率大衆至沙苑，諸將皆懼，惟深獨賀。文帝問其故，對曰："歡撫河北，甚得衆心，雖乏智謀，人皆用命，以此自守，未易可圖。今懸師度河，非衆所欲，唯歡耻失竇氏，愎諫而來，所謂忿兵，一戰

當年冬天，齊神武帝又率大軍至沙苑，衆將都害怕，衹有宇文深表示祝賀。周文帝問他緣故，回答説："高歡鎮撫河北，很得衆人擁護，雖然缺少智謀，但人人都能效命於他，依靠士兵防守，未能輕易戰勝他。現在他孤軍渡過黄河，并非衆人意願，衹是高歡以竇泰被虜爲耻辱，一

可禽也。不賀何爲。”文帝然之。尋大破齊軍，果如所策。

意孤行而來，這就是所謂小不忍而忿怒用兵，一戰就可將他擒獲。爲什麽不祝賀呢？”周文帝也認爲如此。不久大破齊軍，果然如他所謀劃的那樣。

俄進爵爲侯。六官建，拜小吏部下大夫，遷中大夫。武成元年，遷豳州刺史，改封安化縣公。保定初，除京兆尹，入爲司會中大夫。

不久進爵位爲侯。設置六官後，授小吏部下大夫，升中大夫。周明帝武成元年，升豳州刺史，改封安化縣公。周武帝保定初年，任命爲京兆尹，入朝任司會中大夫。

深少喪父，事兄甚謹。性多奇譎，好讀兵書，既居近侍，每進籌策。及在選曹，頗有時譽。性仁愛，從弟神舉、神慶幼孤，深撫訓之，義均同氣，世亦以此稱焉。卒於位，謚曰成康。子孝伯。

宇文深少年喪父，侍奉兄長很恭謹。性格奇特多謀，喜讀兵書，到位居侍從以後，經常進獻謀略。到任職吏部後，在當時很有聲譽。生性仁愛，堂弟神舉、神慶幼年喪父，宇文深撫養教導他們，義同親兄弟，世人也因此稱揚他。死於任上，謚號成康。子孝伯。

宇文孝伯

孝伯字胡王，其生與武帝同日，文帝甚愛之，養於第内。及長，又與武帝同學。武成元年，拜宗師上士，時年十六。性沈正謇諤，好直言。

孝伯字胡王，他和武帝同一天出生，周文帝很喜歡他，將他養於自己家中。長大後，又和武帝同師受業。周明帝武成元年，授宗師上士，當時纔十六歲。性格深沉正直，喜歡直言。

武帝即位，欲引置左右。時政在冢臣，不得專制，乃托言少與同業受經，思相啓發。由是護弗之猜，得入爲右侍上士，恒侍讀。及遭父憂，詔令服中襲爵。武帝嘗謂曰：“公於我，猶漢高與盧綰也。”賜以十三環金帶。自是恒侍左右，出入卧内，朝務皆得預焉。孝伯亦竭心盡力，無所回避。至於時政得失，外間細事，皆以奏聞。帝信委之，當時莫比。及將誅晋公護，密與衛王直圖之，惟孝伯及王軌、宇文神舉等頗得參預。護誅，授開府儀同三司，歷司會中大夫、左宫正。

武帝即位後，想引他安置在自己身邊。當時政權掌握在大冢宰宇文護手中，不能獨斷專行，於是假托少年時與他同師讀書，想和他相互啓發。因此宇文護没有對他産生懷疑，得以入宫爲右侍上士，經常陪侍武帝讀書。到遭遇父親去世而居喪守孝，詔令在服喪期間承襲爵位。武帝曾對他説：“你和我，就像漢高祖和盧綰一樣。”賜他十三環金帶。自此以後常隨侍左右，出入武帝卧室内，朝廷政務都得參預。孝伯也盡心竭力，無所迴避。至於當時政治得失，宫外的細瑣小事，都拿來奏聞武帝。武帝對他的信任付托，當時無人比得上。到準備誅殺晋公宇文護時，秘密和衛王宇文直謀劃此事，惟有孝伯和王軌、宇文神舉等人得以參預。宇文護被誅殺後，授爲開府儀同三司，歷任司會中大夫、左宫正。

皇太子既無令德，孝伯言於帝曰：“皇太子德聲未聞，請妙選正人爲其師友，調護聖質，不然，悔無所及。”帝斂容曰：“卿世載鯁正，竭誠所事，觀卿此言，有家風矣。”孝伯

皇太子既無美德，孝伯告訴武帝説：“皇太子没有德行聲望，請求善選正直之人做他的師友，教育他帝王之道，不然，後悔就來不及了。”武帝神色嚴肅地説：“卿家世代剛正，竭誠職守，聽你這話，大有家風。”孝伯拜謝説：“不是説話

拜謝曰：“非言之難，受之難也，深願陛下思之。”帝曰：“正人豈復過君？”於是以尉遲運爲右宫正，孝伯仍爲左宫正、宗師中大夫。累遷右宫伯。嘗因侍坐，帝問：“我兒比進不？”答曰：“皇太子比懼天威，更無罪失。”及王軌因内宴捋帝鬚，言太子之不善。帝罷酒，責孝伯曰：“公常謂我云太子無過，今軌有此言，公爲誑矣。”孝伯拜曰：“臣聞父子之際，人所難言，臣知陛下不能割情忍愛，遂爾結舌。”帝知其意，默然久之，乃曰：“朕已委公，公其勉之。”

及大軍東討，拜内史下大夫，令掌留臺事。軍還，帝曰：“居守之重，無忝戰功。”於是加授大將軍，進爵廣陵郡公，并賜金帛女妓等。復爲宗師。每車駕巡幸，常令居守。後帝北討，至雲陽宫寢疾，驛召孝伯赴行在所，執其手曰：“吾自量必無濟理，以後事付君。”是夜，授司衛上大夫，總宿衛兵馬，令馳驛入京鎮守。

宣帝即位，授小冢宰。帝忌齊王憲，意欲除之，謂孝伯曰：“公能圖之，當以其官位相授。”孝伯叩頭曰：“齊王戚近功高，棟梁所寄。臣若順旨，則臣爲不忠，陛下爲不孝之子也。”帝因疏之，乃與于智、鄭譯等圖其事。令智告憲謀逆，遣孝伯召入，誅之。

帝之西征也，在軍有過行，鄭譯時亦預焉。軍還，孝伯及王軌盡以白武帝。武帝怒，撻帝數十，乃除譯名。至是，帝追憾被杖，乃問譯：“我脚上杖痕誰所爲也？”譯曰：“事由宇文孝伯及王軌。”譯又説軌捋帝鬚事，帝乃誅軌。尉遲運懼，私謂孝伯曰：“吾徒必不免禍，奈何？”孝伯

難，而是教育難啊，深切地希望陛下考慮這事。”武帝説：“教育人豈能超過你的？”於是以尉遲運爲右宫正，孝伯仍舊爲左宫正、宗師中大夫。多次升官至右宫伯。曾因陪坐，武帝問：“我兒近來進步没有？”孝伯回答説：“皇太子近來畏懼陛下威嚴，再無罪過。”王軌因參加宫内宴會時，捋武帝的鬍鬚，訴説太子不好的地方。武帝罷酒，責備孝伯説：“你常對我説太子没有過錯，現在王軌有這話，你在騙我啊。”孝伯拜倒在地説：“臣聽説父子之間，旁人難以説話，臣知道陛下不能割捨私情克制情愛，就不敢多説話。”武帝明白他的意思，沉默了很久，然後纔説：“朕已委托給你，你應當盡力去做。”

當大軍東伐北齊時，任内史下大夫，令他掌管留守都城事務。大軍班師，武帝説：“留守之重要，無異於戰功。”於是加授大將軍，進爵位廣陵郡公，并賞賜他珠寶絲帛歌女等。又爲宗師。每當武帝外出巡視，常令他留守京城。後來武帝北伐，到雲陽宫卧病，驛馬徵召孝伯到雲陽宫，握着他的手説：“我自己覺得没有痊愈的希望，將後事托付給你。”當天晚上，授他爲司衛上大夫，總管值宿警衛兵馬，令他乘驛馬兼程趕回京師鎮守。

宣帝即位，授爲小冢宰。宣帝忌憚齊王宇文憲，想要除掉他，對孝伯説：“你能够幫我除掉他，定當將他的官位轉授給你。”孝伯叩頭説：“齊王是近親功勛高，是國家所依托的棟梁。臣如果順從陛下旨意，則臣就是不忠，陛下就是不孝之子。”宣帝因此疏遠他，於是與于智、鄭譯等人謀劃此事。指使于智告發宇文憲謀反，派孝伯召他入宫，殺了他。

宣帝以前帶兵西征時，在軍中行爲有過失，鄭譯當時也參預了。軍隊回來後，孝伯和王軌將此事詳盡告知武帝。武帝發怒，責打宣帝幾十杖，又將鄭譯除名免官。到這時，宣帝追恨被杖打一事，就問鄭譯：“我脚上的杖痕是誰幹的？”鄭譯説：“事情由宇文孝伯和王軌而起。”鄭譯又説王軌捋武帝鬍鬚一事，宣帝於是殺了王軌。尉遲運恐懼，私下對孝伯説：“我輩必定不能免除

曰：“今堂上有老母，地下有武帝，爲臣爲子，知欲何之！且委質事人，本徇名義，諫而不入，將焉逃死？足下若爲身計，宜且遠之。”於是各行其志。運尋出爲秦州總管。帝荒淫日甚，誅戮無度。孝伯頻諫不從，由是益疏。後稽胡反，令孝伯爲行軍總管，從越王盛討平之。及軍還，帝將殺之，乃托以齊王事誚之曰：“公知齊王謀反，何以不言？”對曰：“臣知齊王忠於社稷，爲群小媒蘖，加之以罪。臣以言必不用，所以不言。且先帝屬微臣輔陛下，今諫而不從，實負顧托。以此爲罪，是所甘心。”帝慚，俯首不語。令賜死于家，時年三十六。

禍患，怎麽辦？”孝伯説：“現在堂上有老母，地下有武帝，作臣子作兒子，知道應該往何處去！且以身事人，原本就是捨身求義，諫諍而不被采納，將到哪裏去逃避死亡呢？足下如果要爲自身打算，應該離他遠去。”於是各自按照自己的意願行事。尉遲運不久就外任秦州總管。宣帝一天比一天荒淫，誅殺没有限度。孝伯屢次勸諫而不聽從，由此更加疏遠。後來稽胡反叛，令孝伯爲行軍總管，隨從越王宇文盛討平了稽胡。軍隊班師後，宣帝準備殺他，於是藉齊王的事情來責備他説：“你知道齊王謀反，爲什麽不説？”回答説：“臣知道齊王忠於國家，被衆小人構陷誣害，給他加上罪名。臣因爲説了也必定不被采納，所以不説。况且先帝托付微臣輔佐陛下，現在勸諫而不聽從，實在辜負了先帝的臨終托付。以此作爲我的罪過，是我所心甘情願的。”宣帝感到慚愧，低頭不説話。下令賜他在家裏自殺，當時三十六歲。

及隋文帝踐極，以孝伯、王軌忠而獲罪，并令收葬，復其官爵。嘗謂高熲曰：“宇文孝伯實有周良臣，若此人在朝，我輩無措手處。”子歆嗣。

隋文帝即位後，因爲孝伯、王軌效忠反而獲罪，一并下令收尸埋葬，恢復他們的官爵。隋文帝曾對高熲説：“宇文孝伯實在是周的良臣，如果此人還在朝廷，我輩就没有安身之地。”兒子宇文歆繼承爵位。

東平公宇文神舉　宇文顯和

東平公神舉，文帝之族子也。高祖普陵、曾祖求男，仕魏位并顯達。祖金殿，魏兖州刺史、安喜縣侯。

東平公神舉，是周文帝同族兄弟之子。高祖父普陵、曾祖父求男，在北魏是達官貴人。祖父金殿，北魏兖州刺史、安喜縣侯。

父顯和，少而襲爵，性矜嚴，頗涉經史，膂力絶人，彎弓數百斤，能左右馳射。孝武之在蕃，顯和早蒙眷遇。時屬多難，嘗問計於顯和。顯和具陳宜杜門晦迹，相時而動，帝深納焉。及即位，拜閤内都督，封城陽縣公，以恩舊遇之甚厚。顯和所居隘陋，乃撤殿省賜爲寢室，其見重如此。

父親顯和，少年就承襲爵位，性格端莊嚴肅，廣泛涉獵經史，膂力過人，能拉開數百斤的弓，還能左右跑馬射箭。孝武作藩王時，顯和早受器重禮遇。當時正當國家多難，曾向顯和詢問計策。顯和陳述應當閉門隱居匿迹，看準時機再行動，孝武對他的意見深加采納。即位後，任他爲閤内都督，封城陽縣公，因爲是故交舊好而待他很厚。顯和住處很狹窄簡陋，於是將殿省之所賜給他作寢室，他就是如此被重視。

及齊神武專政，帝每不自安，問顯和曰：“天下洶洶，將如之何？”對

到齊神武帝專政，孝武帝常常感到不安，問顯和説：“天下動蕩不安，該怎麽辦？”回答説：

曰："莫若擇善而從。"因誦《詩》云："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帝曰："是吾心也。"遂定入關策。以其母老，令預爲計。對曰："今日之事，忠孝不并。然臣不密則失身，安敢預爲私計。"帝愴然改容曰："卿，我之王陵也。"遷朱衣直閤、閤内大都督，改封長廣縣公。從孝武入關。至溱水，周文帝素聞其善射而未之見，俄而水傍有一小鳥，顯和射中之。文帝笑曰："我知卿工矣。"進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卒。建德三年，追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不如擇善而從。"接着朗誦《詩經》説："那個美人哪，西方的人啊。"孝武説："是我的心願。"於是就定下入關的計策。因他母親年老，令他預先作好安排。回答説："今日的事情，忠孝不能兩全。如果我不機密就會喪命，怎敢預先爲個人打算。"孝武很悲傷地説："卿家，你是我的王陵啊。"升爲朱衣直閤、閤内大都督，改封長廣縣公。隨從孝武入關。到溱水，周文帝早聽説他擅長射箭而未曾親見，不久水邊有一隻小鳥，顯和將它射中。文帝笑着説："我知道你的本事了。"進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去世。武帝建德三年，追贈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神舉早孤，有夙成之量。及長，神情倜儻，志略英贍，眉目疏朗，儀貌魁梧。明帝初，起家中侍上士。帝留意翰林，而神舉雅好篇什，每游幸，神舉恒從。襲爵長廣縣公。天和元年，累遷右宫伯中大夫，進爵清河郡公。建德三年，自京兆尹出爲熊州刺史，齊人憚其威名。及帝東伐，從平并州，即授刺史。州既齊氏別都，多有奸猾，神舉示以威恩，遠近悦服。改封武德郡公，進柱國大將軍，又改封東平郡公。宣政元年，轉司武上大夫。及幽州人盧昌期等據范陽反，詔神舉討禽之。時齊黄門侍郎盧思道亦在反中，賊平，將解衣伏法，神舉乃釋而禮之，即令草露布。屬稽胡反，寇西河，神舉與越王盛討之。時突厥赴救，神舉以奇兵擊之，突厥敗走，稽胡款服。即授并州總管。

神舉幼年喪父，有帝王的器量。當長大後，神情倜儻，志向才略遠大傑出，眉目寬大，容貌俊美魁梧。明帝初年，初入仕任中侍上士。明帝留心文苑，而神舉平素喜歡詩書，每次出游，神舉都隨從。承襲長廣縣公封爵。武帝天和元年，多次升遷至右宫伯中大夫，進爵位清河郡公。武帝建德三年，以京兆尹出京任熊州刺史，北齊人畏懼他的威名。當武帝東征，隨從平定并州，任命他爲并州刺史。并州以前是北齊陪都，多有奸險狡猾之徒，神舉對他們曉示威勢恩信，遠近之人都心悦誠服。改封武德郡公，進位柱國大將軍，又改封東平郡公。武帝宣政元年，轉爲司武上大夫。當幽州人盧昌期等人占據范陽反叛時，詔令神舉討伐并擒獲了他。當時北齊的黄門侍郎盧思道也在叛軍中，賊寇平定，打算解衣受死，神舉却將他釋放并且以禮相待，隨即令他起草捷報。恰好稽胡反叛，侵犯西河，神舉和越王宇文盛帶兵討伐。當時突厥趕來援救稽胡，神舉出奇兵襲擊，突厥敗逃，稽胡誠心歸附。隨即任命爲并州總管。

神舉見待於武帝，處心腹之任，王軌、宇文孝伯等屢言皇太子之短，神舉亦頗預焉。及宣帝即位，荒淫無度，神舉懼及禍，懷不自安。初定范陽之後，威聲甚振，帝亦忌其名望，

神舉受武帝優待，居心腹重任，王軌、宇文孝伯等人常説太子的短處，神舉也參預這事。當宣帝即位後，荒淫無度，神舉畏懼遭受禍害，心不自安。剛平定范陽之後，威名甚高，宣帝也畏忌他的名望，加上舊恨，就派人送毒酒給他，死

兼以宿憾，遂使人齎鴆酒賜之，薨於馬邑，時年四十八。

於馬邑，時年四十八歲。

神舉美風儀，善辭令，博涉經史，性愛篇章，尤工騎射。臨戎對寇，勇而有謀，莅職當官，每著聲績。兼好施愛士，以雄豪自居，故得任兼文武，聲彰外内。百僚無不仰其風則，先輩舊齒至于今稱之。

神舉風度儀表俊美，善對答，廣涉經史，喜愛詩文著述，尤其精於騎馬射箭。臨陣對敵，有勇有謀，任職當官，每每有顯著的聲譽政績。加之好施愛才，以英雄豪傑自居，所以能身兼文武要職，名聲顯揚於朝廷内外。百官無不仰慕他的風範，先輩故舊至今還在稱揚他。

子同嗣，位至儀同大將軍。神舉弟慶。

子宇文同繼承爵位，位至儀同大將軍。神舉的弟弟宇文慶。

宇文慶

慶字神慶，沈深有器局，少以聰敏見知。初受業東觀，頗涉經史。既而謂人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安能久事筆硯爲腐儒業乎?"時文州賊亂，慶應募從征，以功授都督。衛王直鎮山南，引爲左右。慶善射，有膽氣，好格猛獸，直甚壯之。稍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及誅宇文護，慶有謀焉。進授驃騎大將軍，加開府。從武帝攻河陰，先登攀堞，與賊短兵接，中石乃墜，絶而後蘇。帝勞之曰："卿勇可以賈人也。"復從武帝拔晉州，齊兵大至，慶與齊王憲輕騎覘之，卒與賊相遇，爲賊所窘。憲挺身而遁。慶退據汾橋，衆賊争進，慶射之，所中人馬必倒，賊乃稍却。及拔高壁，剋并州，下信都，禽高湝，功并居最。進位大將軍，封汝南郡公。尋以行軍總管擊延安反胡，平之。歷延、寧二州總管。

宇文慶字神慶，沉着有度量，年輕時就以聰明機靈爲人稱道。起初受學於東觀，涉獵經史。不久就對人説："讀書識字能够寫姓名就行了，怎麽能長在筆硯之間從事迂腐儒生的事業呢?"當時文州賊人作亂，宇文慶應募從軍出征，因功被授爲都督。衛王宇文直鎮守山南時，引薦他在自己身邊任職。宇文慶擅長射箭，有膽量氣魄，喜歡和猛獸格鬥，宇文直很贊賞他的勇壯。逐漸升至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到誅殺宇文護時，宇文慶參與了謀劃。升爲驃騎大將軍，加開府。隨從武帝攻打河陰，率先攀登上女墻，和賊兵短兵相接，被石頭打中墜落城下，昏死過去後又蘇醒過來。武帝慰勞他説："你的勇力可以賣給别人了。"又隨從武帝攻拔晉州，齊兵大量來到，宇文慶和齊王宇文憲率領輕騎偵伺敵情，突然和敵人遭遇，被敵兵困迫。宇文憲抽身逃跑，宇文慶退守汾橋，衆賊兵争相跟進，宇文慶發箭射他們，被箭射中的人馬都倒仆地上，賊兵於是逐漸退後。攻拔高壁，攻克并州，占領信都，擒獲高湝，功勞都最大。升爲大將軍，封汝南郡公。不久以行軍總管攻打延安反叛胡人，平定了他們。歷任延州、寧州兩州總管。

隋文帝爲丞相，以行軍總管征江表，次白帝，以勞進上大將軍。帝與慶有舊，甚見親待，令督丞相軍事，委以心腹。尋加柱國。開皇初，拜左武衛將軍，進上柱國。數年，除涼州總管。歲餘徵還，不任以職。

隋文帝爲丞相，以行軍總管征討江南，駐軍白帝城，因功升上大將軍。隋文帝和宇文慶有舊交，很被親近優待，令他督察丞相軍事，委托他心腹重任。不久加授柱國。隋文帝開皇初年，授左武衛將軍，進位上柱國。數年後，任命爲涼州總管。一年多以後徵召回朝，不任命他擔任實

際職務。

初，文帝龍潛時，嘗與慶言，謂曰："天元實無積德，其相貌壽亦不長，加以法令繁苛，耽恣聲色，以吾觀之，殆將不久。又諸侯微弱，各令就國，曾無深根固本之計，羽翮既剪，何能及遠？尉遲迥貴戚，早著聲望，國家有釁，必爲亂階。然智量庸淺，子弟輕佻，貪而少惠，終致亡滅。司馬消難反覆之虜，亦非池内之物，變在俄頃。但輕薄無謀，未能爲害，不過自竄江南耳。庸蜀險隘，易生艱阻，王謙愚蠢，素無籌略，但恐爲人所誤，不足爲虞。"未幾，上言皆驗。及此，慶恐上遺忘，不復收用，欲見舊蒙恩顧，具録前言，爲表奏之。上省表大悦，下詔曰："朕言之驗，自是偶然；公乃不忘，彌表誠節。深感至意，嘉尚無已。"自是上每加優禮。卒於家。

起初，隋文帝未做皇帝時，曾經和宇文慶交談，對他説："周帝本没有厚德，從他的相貌看來壽命也不長，加上法令繁瑣苛刻，沉溺放縱於音樂女色，依我看來，恐怕不會長久。諸侯微弱，又令他們到自己的封地，不曾有深根固本的良策，羽翼已經斬斷，怎麽能飛得遠？尉遲迥是帝室親戚，聲望早就很顯著，國家一旦有難，必定成爲禍亂的開端。然而智謀才能都很平庸膚淺，子弟們又不穩重，貪婪而缺少恩惠，最終會招致滅亡。司馬消難是反覆無常之徒，也不是安分守己之輩，變亂將在頃刻之間。但他輕薄無謀，不能造成大的危害，不過自己流竄江南罷了。庸蜀是險要之地，容易產生艱難險阻，王謙是愚蠢之人，素來没有謀略，恐被他人所利用，不值得憂慮。"没有多久，隋文帝的話都應驗了。到這時，宇文慶恐怕隋文帝將他遺忘，不再起用他，想體現他從前曾蒙受恩惠知遇，完整地記録以前隋文帝説過的話，寫成表章奏上。隋文帝看表章後大喜，下詔説："我的預言被驗證，自是偶然；你却没有忘記，更表現出誠實節操。深感盛意，贊賞不已。"自此以後隋文帝常給他特别的禮遇。死於家中。

子静亂，尚隋文女廣平公主，位儀同、安德縣公、熊州刺史。先慶卒。

子静亂，娶隋文帝女兒廣平公主，位至儀同、安德縣公、熊州刺史。先於宇文慶去世。

静亂子協，位右翊衛將軍。宇文化及之亂，遇害。

静亂兒子宇文協，位至右翊衛將軍。宇文化及作亂時，遭殺害。

宇文皛

協弟皛，字婆羅門，大業中養于宫内，後爲千牛左右。煬帝甚親昵之，每有游宴，必侍從。至於出入卧内，伺察六宫，往來不限門禁。時人號爲宇文三郎。與宫人淫亂，至於妃嬪公主亦有醜聲。蕭后言於帝，皛聞，懼不敢見。協因奏皛壯，不可久在宫掖。帝不之罪，召入，待之如初。化及殺逆際，爲亂兵所害。

宇文協弟弟宇文皛，字婆羅門，隋煬帝大業年間養育在宫中，後任左右千牛衛。煬帝很親近他，每當有游樂宴會，必定陪侍左右。甚至於出入卧室，偵察六宫，往來不受宫門禁令的限制。當時稱他爲宇文三郎。和宫人淫亂，甚至和妃嬪公主也有醜聞。蕭皇后將此事告知煬帝，宇文皛聽説後，畏懼不敢見煬帝。宇文協因此上奏説宇文皛已長大成人，不可讓他長期住在宫中。煬帝并不加罪於他，召他進宫，待他如同以前一樣。化及殺害煬帝時，他被亂兵所殺。

論曰：自古受命之君及守文之主，非獨異姓之輔，亦有骨肉之助焉。其茂親則有魯衛、梁楚，其疏屬則有凡蔣、荆燕，咸能飛聲騰實，不滅於百代之後。至若豳孝公之勛烈，加之以善政，蔡文公之純孝，飾之以儉約，峨峨焉足以轥轢於前載矣。

論曰：自古受天命創業的君主和繼承帝位遵守成法的君主，非但靠異姓的輔佐，也有至親的幫助纔行。他們的至親有魯衛、梁楚，他們的遠族就有凡蔣、荆燕，都能够傳聲騰實，到百代以後都不會磨滅。至於像豳孝公那樣的功業，加上好的政績，蔡文公那樣的淳孝，加上儉樸節約，高大的形象足以超越前代了。

有周受命之始，宇文護實預艱難。及文后崩殂，諸子冲幼，群公懷等夷之志，天下有去就之心，卒能變魏爲周，捍危獲乂者，護之力也。向使加之以禮讓，經之以忠貞，桐宫有悔過之期，未央終天年之數，則前史所載，焉足道哉。然護寡於學術，昵近群小，威福在己，征伐自出，有人臣無君之心，爲人主不堪之事，終於妻子爲戮，身首横分，蓋其宜也。

北周創建初期，宇文護確實參預了艱難創業。當周文帝逝世後，幾個兒子都年幼，衆公卿心中有與周文帝同輩的想法，天下之人有去留的心意，但是最終能改西魏爲北周，捍禦危難鏟除敵對者，全靠宇文護的力量。假使他能加以禮讓，出以忠貞，孝閔帝有悔過的時候，明帝能以壽終，那麽前史所記載的聖君賢臣，又有什麽值得稱道的呢？然而宇文護缺少統治之術，親近衆小人，作威作福妄自尊大，軍政大事由他作主，有人臣目無主上之心，做君主不堪忍受的事情，最終導致妻子兒女被殺，自己被身首兩處，這也是他應得的下場。

當隋氏之起，假天威而服海内，胄以葭莩之親，據一州而協義舉，可謂忠而能勇。功業不遂，悲夫！亮實庸才，圖非常於巨逆，古人稱不度德、不量力者，其斯之謂歟。宇文測兄弟驅馳於經綸之日，孝伯、神舉盡言於父子之間，觀其智勇忠概，并可追踪於古人矣。

隋朝建立時，藉大威而征服天下，宇文胄以周朝疏屬遠親的身份，占據一州之地協同義舉，可説得上忠誠勇敢。但功敗垂成，可悲啊！宇文亮其實是平庸之才，向大叛逆謀劃非常之事，古人説的不衡量自己的德行和能力的人，大概就是指他那一類人吧。宇文測兄弟盡力效命於籌劃治理國家之時，孝伯、神舉直言於父子之間，觀察他們智勇忠誠的氣概，完全可以説得上是效法古人了。

北史卷五十八

列傳第四十六

周室諸王

文帝十王　孝閔帝一王　明帝二王　武帝六王　宣帝二王

文帝十王

周文帝十三子：姚夫人生明帝。後宮生宋獻公震。文元皇后生孝閔皇帝。文宣叱奴皇后生武帝、衛剌王直。達步干妃生齊煬王憲。王姬生趙僭王招。後宮生譙孝王儉、陳惑王純、越野王盛、代㝡王達、冀康公通、滕聞王逌。

周文帝十三個兒子：姚夫人生明帝。後宮生宋獻公宇文震。文元皇后生孝閔皇帝。文宣叱奴皇后生武帝、衛剌王宇文直。達步干妃生齊煬王宇文憲。王姬生趙僭王宇文招。後宮宮女生譙孝王宇文儉、陳惑王宇文純、越野王宇文盛、代㝡王宇文達、冀康公宇文通、滕聞王宇文逌。

宋獻公宇文震

宋獻公震，字彌俄突，幼而敏達。大統十六年，封武邑公，尚魏文帝女。其年薨。保定元年，追贈大司馬，封宋國公。

宋獻公宇文震，字彌俄突，幼年時就聰敏通達。西魏大統十六年，封爲武邑公，娶魏文帝女兒。當年去世。周武帝保定元年，追贈大司馬，封宋國公。

無子，以明帝第三子實嗣。建德三年，進爵爲王。大象中，爲大前疑，尋爲隋文帝害，國除。

宇文震無子，以明帝第三子宇文實作嗣子。周武帝建德三年，進爵位爲王。周靜帝大象年間，任大前疑，不久被隋文帝殺害，封國取消。

衛剌王宇文直

衛剌王直，字豆羅突。魏恭帝三年，封秦郡公。武成初，進封衛國公，歷雍州牧、大司空、襄州總管。直，武帝母弟也，性浮詭。以晉公護執政，遂貳於帝而昵護。及南討軍敗，愠於免黜，又請帝除護。帝宿有誅護意，遂與直謀之。及護誅，帝以齊王憲爲大冢宰。直既乖本望，又請爲大司馬，欲擅威權。帝知其意，

衛剌王宇文直，字豆羅突。魏恭帝三年，封爲秦郡公。周明帝武成初年，進封衛國公，歷任雍州牧、大司空、襄州總管。宇文直，是武帝的同母弟弟，性格輕浮詭詐。因爲晉國公宇文護執掌朝政，於是就對武帝有二心而和宇文護親近。當南征軍失敗後，他因遭罷免感到惱怒，又反過來請求武帝除掉宇文護。武帝早有誅殺宇文護的打算，於是就和宇文直謀劃這事。到宇文護被誅殺後，武帝用齊王宇文憲作大冢宰。宇

謂曰："汝兄弟長幼有序，何反居下列也？"以爲大司徒。建德三年，進爵爲王。

文直眼看達不到他的願望，又請求讓他爲大司馬，想獨攬大權。武帝知道他的想法，對他說："你們兄弟之間長幼要有秩序，你爲何反要居於下位呢？"於是任命他爲大司徒。周武帝建德三年，進爵位爲王。

初，帝以直第爲東宫，更使直自擇所居。直歷觀府署，無稱意者，至廢陟屺佛寺，遂欲居之。齊王憲謂曰："弟兒女成長，此寺褊小，詎是所宜？"直曰："一身尚不自容，何論兒女！"憲怪而疑之。直嘗從帝校獵而亂行，帝怒，對衆撻之。自是，憤怨滋甚。及帝幸雲陽宫，直在京師反，攻肅章門，司武尉遲運閉門，不得入，退走。追至荆州獲之，免爲庶人，囚諸宫中。尋有異志，及其子十人并誅之，國除。

起初，武帝以宇文直府第作東宫，另讓宇文直自己選擇居處。宇文直一一察視各府署，没有稱他意的，到已荒廢的陟屺佛寺，就打算住在那裏。齊王宇文憲對他說："弟弟兒女長大了，這寺廟窄小，豈是所宜居住的地方？"宇文直說："我一人尚且不能安身，哪裏談得上兒女！"宇文憲感到奇怪而懷疑。宇文直曾經隨從武帝圍獵而亂了行列，武帝發怒，當衆鞭打他。從此以後，憤怒怨恨愈加厲害。當武帝在雲陽宫時，宇文直在京師反叛，攻打肅章門，司武尉遲運關閉城門，不得入城，退走。追至荆州將他抓獲，免去官爵爲平民，囚禁在宫中。不久他又有亂政的圖謀，他和他的十個兒子一同被誅殺，封國取消。

齊煬王宇文憲

齊煬王憲，字毗賀突。性通敏，有度量。初封涪城縣公。少與武帝俱受《詩》《傳》，咸綜機要，得其指歸。文帝嘗賜諸子良馬，唯其所擇。憲獨取駁者。帝問之，對曰："此馬色類既殊，或多駿逸。若從軍征伐，牧圉易分。"帝喜曰："此兒智識不凡，當成重器。"後從上隴，經官馬牧，文帝每見駁馬，輒曰"此我兒馬也"，命取以賜之。魏恭帝元年，進封安城郡公。明帝即位，授大將軍。

齊煬王宇文憲，字毗賀突。生性通達敏慧，有度量。起初封涪城縣公。少年時和武帝都從師學習《詩經》《春秋三傳》，都能綜合精義要點，領會書中要義。周文帝曾經賞賜諸子良馬，任從他們自己選擇。宇文憲衹選取毛色青白相間的花斑馬。周文帝問他，對答說："這馬顔色品種特殊，可能是快馬。如果從軍征伐，養馬的人也容易辨認。"周文帝高興地說："這孩子見識不凡，當能成大器。"後來隨從文帝上隴山，經過官馬牧場，文帝每見到花斑馬，總是說"這是我兒子的馬"，命取來賞賜給他。魏恭帝元年，進封安城郡公。周明帝即位後，授爲大將軍。

武成初，除益州總管，進封齊國公。初，平蜀之後，文帝以其形勝之地，不欲使宿將居之。諸子中欲有推擇，遍問武帝以下，誰欲此行，并未及對，而憲先請。文帝曰："刺史當撫衆臨人，非爾所及。以年授者，當歸爾兄。"憲曰："才用殊不關大小，試而無效，甘受面欺。"文帝以憲年

周明帝武成初年，任命爲益州總管，進封齊國公。起初，平定蜀地之後，周文帝因爲蜀是形勢險要便利之地，不想讓老將們據守。打算在幾個兒子中推舉選擇，普遍詢問了武帝以下各位誰願意去，都没有來得及回答，而宇文憲先提出請求。周文帝說："做刺史應當撫御軍隊管理民衆，不是你能做得到的。以年齡來任命的話，應該歸於你的兄長。"宇文憲說："才能與年齡大小

尚幼，未之遣。明帝追遵先旨，故有此授。憲時年十六，善於撫綏，留心政術，辭訟輻湊，聽受不疲。蜀人悦之，共立碑頌德。

不相關，先試而没有效果，甘願領受當面欺誑之罪。”周文帝因爲宇文憲年幼，没有派他去。明帝追遵先皇帝旨意，所以有這次的任命。當時宇文憲纔十六歲，他善於安撫，留心爲政之道，訴訟案件堆積，他判斷處理不感到疲倦。蜀地民衆很滿意他，共同立碑歌頌他的德政。

保定中，徵拜雍州牧。及晋公護東伐，以尉遲迥爲前鋒，圍洛陽。齊兵數萬，奄出軍後，諸軍恇駭，并各退散。唯憲與王雄、達奚武拒之，而雄爲齊人所敗，三軍震懼。憲親自督勵，衆心乃安。時晋公護執政，雅相親委，賞罰之際，皆得預焉。天和三年，以憲爲大司馬，行小冢宰，雍州牧如故。四年，齊將獨孤永業來寇，詔憲與柱國李穆出宜陽，築崇德等五城，絶其糧道。齊將斛律明月築壘洛南。五年，憲涉洛邀之，明月遁走。是歲，明月又於汾北築城，西至龍門。晋公護問計於憲，憲曰：“兄宜暫出同州爲威容，憲請以精兵居前，隨機攻取。”六年，憲率衆出自龍門，齊將新蔡王康德潛軍宵遁。憲乃度河，攻其伏龍等四城，二日盡拔。又攻張壁，克之。斛律明月時在華谷，弗能救，乃北攻姚襄城陷之。汾州又見圍日久，憲遣柱國宇文盛運粟饋之。憲自入兩乳谷，襲克齊伯社城。使柱國譚公會築石殿城以爲汾州之援。齊平原王段孝先、蘭陵王高長恭引兵大至，大將軍韓歡爲齊人所乘，遂退。憲身自督戰，齊衆稍却。會日暮，乃各收軍。

周武帝保定年間，徵召回朝授爲雍州牧。當晋公宇文護東征時，以尉遲迥作先鋒，包圍洛陽。齊兵數萬人忽然出現在大軍後面，諸軍驚慌不已，都各自退散。衹有宇文憲和王雄、達奚武率兵抵抗，而王雄又被齊人所敗，三軍震動驚懼。宇文憲親自督率策勵，衆人的情緒纔安定下來。當時晋公宇文護執掌大權，對他深加寵愛信任，賞賜和處罰的事務，他都得以參與。周武帝天和三年，以宇文憲爲大司馬，代行小冢宰，任雍州牧如故。天和四年，北齊將領獨孤永業來犯，詔令宇文憲和柱國李穆出宜陽，築崇德等五座城堡，斷絶齊軍運糧道路。北齊大將斛律明月在洛水南面修築營壘。天和五年，宇文憲渡過洛水攔擊他，明月遁逃。當年，明月又在汾水北面築城堡，向西一直到龍門。晋公宇文護向宇文憲詢問對策，宇文憲説：“兄長應該暫時領兵出同州，陳威嚴軍容，我領精兵在前鋒，見機攻取。”天和六年，宇文憲率軍自龍門出戰，北齊將領新蔡王康德秘密領兵乘夜逃走。宇文憲於是渡過黄河，攻打伏龍等四個城堡，兩天内全部攻占。又攻打張壁，也占領了。斛律明月當時在華谷，不能來救援，於是轉向北面攻陷了姚襄城。汾州又長久被包圍，宇文憲派遣柱國宇文盛運糧送給他們。宇文憲自己領兵進入兩乳谷，襲擊并占領了北齊的伯社城。又派柱國譚公宇文會修築石殿城作爲支援汾州的據點。北齊平原王段孝先、蘭陵王高長恭領大軍到達，大將軍韓歡被齊軍打敗，就退下來。宇文憲親自督戰，齊軍小退。適逢天晚，於是各自收軍。

及晋公護誅，武帝召憲入，免冠拜謝。帝謂曰：“汝親則同氣，休戚共之，事不相涉，何煩致謝？”乃詔憲往護第，收兵符及諸簿籍等。尋

到晋公宇文護被誅殺時，武帝召宇文憲入宮，他脱帽拜伏在地認錯。武帝對他説：“若論親疏你是我親兄弟，喜憂相關，事情又不與你相關，何必煩勞道歉？”於是詔令宇文憲前往宇文

以憲爲大冢宰。時帝既誅宰臣，親覽朝政，方欲齊之以刑，爰及親親，亦爲刻薄。憲既爲護所任，自天和後，威勢漸隆。護欲有所陳，多令憲奏。其間或有可不，憲慮主相嫌隙，每曲而暢之。帝亦悉其此心，故得無患。然猶以威名過重，終不能平，雖遷授冢宰，實奪其權也。開府裴文舉，憲之侍讀，帝嘗御内殿引見，謂曰："昔魏末不綱，太祖匡輔元氏；有周受命，晋公復執威權。積習生常，便謂法應須爾。豈有三十歲天子可爲人所制乎？且近代以來，又有一弊，暫經隸屬，便即禮若君臣，此乃亂時權宜，非經國之術。爾雖陪侍齊公，不得即同臣主。且太祖十兒，寧可悉爲天子？卿宜規以正道，無令兄弟自致嫌疑。"文舉再拜而出，歸以白憲。憲指心撫几曰："吾心公寧不悉？但當盡忠竭節耳，知復何言！"

護府第，收取兵符及多種户簿圖籍等。不久又以宇文憲爲大冢宰。當時武帝在誅殺宰臣之後，親自掌握朝政，正想用刑罰來整頓朝綱，以及限制親屬，凡事也很刻薄。宇文憲既被宇文護信任，自從天和年間以後，威望權勢逐漸壯大。宇文護想有所陳請，多讓宇文憲奏請。這其中出現雙方不一致，宇文憲恐怕君主和相臣相互猜疑而成仇怨，經常曲意溝通。武帝也知道他的這種心意，所以能够没有禍患。然而還是因爲威名過重，始終不滿意他，雖然升他爲冢宰，實際上是削奪了他的權力。開府裴文舉，是宇文憲的侍讀，武帝曾經在内殿接見他，對他説："以前北魏末年失去綱紀，太祖輔佐元氏；周建國後，晋公又執掌權柄。積久而成的習慣，便認爲禮法應該如此。難道有三十歲的天子被人制約的嗎？况且近代以來，又有一個弊端，暫時有過從屬關係，便就禮如君臣，這是國家戰亂時的變通措施，不是治理國家的常法。你雖然陪侍齊公讀書，不得就如同臣子和君主一樣。况且太祖有十個兒子，怎麽能全部都做天子？你應該用正道來規勸他，不要使兄弟間産生猜疑。"文舉兩次拜謝後退出，回來將此事告訴宇文憲。宇文憲以手指心撫着几案説："我的心你難道不知道？衹應該竭盡忠誠的節操罷了，知道了還有什麽話説！"

建德三年，進爵爲王。憲友劉休徵獻《王箴》一首，憲美之。休徵後又以箴上之，帝方翦削諸弟，甚悦其文。憲嘗以兵書繁廣，自刊爲《要略》五篇，至是表陳之。帝覽而稱善。

周武帝建德三年，進爵位爲王。宇文憲的師友劉休徵獻上《王箴》一首，受到宇文憲贊美。休徵後來又將箴言上奏武帝，武帝正要剪除削弱衆位兄弟，很高興。宇文憲曾因爲兵書繁雜廣泛，自己删削爲《要略》五篇，到這時也奏表獻上，武帝閲讀後很贊美。

其秋，帝於雲陽寢疾，衛王直於京師舉兵。帝召憲謂曰："汝爲前軍，吾亦續發。"直尋敗走。帝至京師，憲與趙王招俱入拜謝。帝曰："管、蔡爲戮，周公作輔，人心不同，有如其面。但愧兄弟親尋干戈，於我爲不能耳。"初，直内忌憲，憲隱而容之，且以帝母弟，每加友敬。晋公護之誅也，直固請及憲。帝曰："齊

當年秋天，武帝在雲陽宫卧病，衛王宇文直在京師起兵反叛。武帝召宇文憲前來對他説："你爲前軍先行，我也隨後出發。"宇文直不久失敗逃走。武帝回到京師，宇文憲和趙王宇文招都入宫拜伏請罪。武帝説："管叔、蔡叔因謀反被誅殺，周公輔佐成王，人心各不相同，有如人的臉一樣。衹是慚愧兄弟間親動干戈，對我來説是不值得的。"起初，宇文直内心很嫉妒宇文憲，宇文憲隱忍寬容他，并且因爲他是武帝的同母兄

公心迹，吾自悉之，不得更有所疑。”及文宣皇后崩，直又密啓憲飲酒食肉與平昔不異。帝曰：“吾與齊王異生，俱非正嫡，特爲吾意，今袒括是同。汝當愧之，何論得失。汝親太后之子，但須自勗。”直乃止。

弟，常加以友愛敬重。晋公宇文護被誅殺，宇文直堅持請求連同宇文憲一起殺掉。武帝説：“齊公的心迹，我瞭解，不得再有所懷疑。”到文宣皇后逝世時，宇文直又密奏宇文憲飲酒食肉和平時没有不同。武帝説：“我們和齊王不是同母所生，都不是正嫡，因爲我的原因，現在他和我們服同様的喪禮。你應該感到慚愧，何必計較得失。你是太后親生兒子，應該自我勉勵。”宇文直纔作罷。

四年，帝將東討，獨與内史王誼謀之，餘人莫知。後以諸弟才略，無出憲右，遂告之。憲即贊成其事。及大軍將出，憲表上金寶等一十六件以助軍資。詔不納，以憲表示公卿曰：“人臣當如此，朕貴其心耳，寧資此物。”乃詔憲爲前軍，趣黎陽。帝親圍河陰，未剋。憲攻拔武濟，進圍洛口，拔其東西二城。以帝疾班師。是歲，初置上柱國官，以憲爲之。

建德四年，武帝準備東征，單獨和内史王誼謀劃此事，其他人都不知道。後來因爲衆位兄弟的才幹謀略，没有超出宇文憲的，纔告訴他。宇文憲立即贊成這事。當大軍快要出發時，宇文憲上奏獻上金銀珠寶等十六件以資助軍需。武帝下詔不予收納，將宇文憲表章曉示公卿説：“爲臣的應該如此，朕是看重他的心意，難道要依賴這些東西。”於是詔令宇文憲率領前軍，直赴黎陽。武帝親自領兵包圍河陰，未能攻克。宇文憲攻取武濟，進軍包圍洛口，攻取它東西兩座城堡。因爲武帝得病班師。當年，開始設上柱國官，就任命宇文憲擔任。

五年，大舉東討，憲復爲前鋒，守雀鼠谷。帝親圍晋州，憲進克洪洞、永安二城，更圖進取。齊主聞晋州見圍，自來援之。時陳王純頓千里徑，大將軍永昌公椿屯鷄棲原，大將軍宇文盛守汾水關，并受憲節度。憲密謂椿曰：“兵者詭道，汝今爲營，不須張幕，可伐柏爲庵，示有處所。令兵去之後，賊猶致疑。”時齊主分軍萬人向千里徑，又令其衆出汾水關，自率大兵與椿對。宇文盛馳告急，憲自救之，齊人遽退。盛與柱國侯莫陳芮逐之，多有斬獲。俄而椿告齊衆稍逼，憲又救之。會椿被敕追還，率兵夜反。齊人果謂柏庵爲帳幕，不疑軍退，翌日始悟。時帝已去晋州，留憲後拒。憲阻水爲陣。齊領軍段暢至橋。憲隔水問暢姓名，暢

建德五年，大舉東征，宇文憲又作前鋒，據守雀鼠谷。武帝親自領兵包圍晋州，宇文憲進軍攻克洪洞、永安兩城，再圖謀進取。齊主聽説晋州被包圍，親自領兵來救援。當時陳王宇文純駐軍在千里徑，大將軍永昌公宇文椿駐軍在鷄棲原，大將軍宇文盛據守汾水關，都受宇文憲指揮。宇文憲秘密對宇文椿説：“戰争是詭詐之道，你現在建營壘，不要搭幕帳，可以砍伐柏樹建成草屋，表示有住處。使軍隊離開以後，敵人還會産生疑慮。”當時齊主分派軍隊萬人向千里徑開進，又令他的軍隊向汾水關出發，親自率領大軍和宇文椿對陣。宇文盛快馬告急，宇文憲親自前去救援，齊兵迅速退走。宇文盛和柱國侯莫陳芮領兵追擊，多有斬殺俘獲。不久宇文椿又報告齊軍逐漸進逼，宇文憲又去救援。適逢宇文椿被敕令催促他回軍，領兵乘夜返回。齊人果然認爲柏庵是帳幕，不知道軍隊已退走，第二天纔醒悟過來。當時武帝已離開晋州，留下宇文憲在後阻

曰："領軍段暢也，公復爲誰？"憲曰："我虞候大都督耳。"暢曰："觀公言語，不是凡人，何用隱名位。"憲乃曰："我齊王也。"遍指陳王純已下，并以告之。暢鞭馬去，憲即命旋軍。齊人遽追之，戈甲甚鋭。憲與開府宇文忻爲殿拒之，斬其驍將賀蘭豹子、山褥瓌等，齊衆乃退。

擊。宇文憲隔水布陣。齊領軍段暢到了橋頭。宇文憲隔水詢問段暢姓名，段暢説："我是領軍段暢，你是何人？"宇文憲説："我是虞候大都督。"段暢説："看你説話口氣，不是普通人，哪裏用得着隱瞞名位。"宇文憲於是説："我是齊王。"又一一指示陳王宇文純以下衆人告訴他。段暢打馬跑開，宇文憲立即下令回軍。齊軍很快追上來，戰鬥力很强。宇文憲和開府宇文忻率領後軍阻擊，斬殺齊軍勇將賀蘭豹子、山褥瓌等人，齊軍纔退去。

帝又命憲援晋州。齊主攻圍晋州，帝次于高顯，憲率所部先向晋州。明日，諸軍總集，稍逼城下。齊人大陣於營南，帝召憲馳往觀之。憲反命曰："請破之而後食。"帝悦。既而諸軍俱進，應時大潰，齊主遁走。齊人復據高壁及洛女，帝命憲攻洛女，破之。齊主已走鄴，留其安德王延宗據并州。帝進圍其城，憲攻其西面，剋之。延宗遁走，追而獲之。以功進封第二子安城公質爲河間王，拜第三子賓爲大將軍。仍詔憲趣鄴，進剋鄴城。

武帝又命令宇文憲增援晋州。齊主攻打包圍了晋州，武帝駐兵高顯，宇文憲率領部衆先向晋州進發。第二天，各軍會合，逐漸逼近城下。齊軍於營壘南面布陣，武帝召宇文憲策馬前往觀看。宇文憲回來覆命説："我請求打敗他們後再吃飯。"武帝很高興。隨後各路軍隊同時發起進攻，齊軍立時大敗潰散，齊主逃走。齊人又占據高壁和洛女，武帝命宇文憲進攻洛女城，攻占了它。齊主已逃回鄴都，留下安德王高延宗據守并州。武帝進軍包圍并州城，宇文憲攻打西面，攻克了并州。延宗逃走，派兵追趕抓獲。因爲戰功進封第二個兒子安城公宇文質爲河間王，授第三個兒子宇文賓爲大將軍。詔令宇文憲進軍鄴城，進攻并占領鄴城。

憲善兵謀，長於撫御，摧鋒陷陣，爲士卒先。齊人聞風，憚其勇略。齊任城王湝、廣寧王孝珩等守信都，復詔憲討之。仍令齊主手書招湝，湝不納。憲軍過趙州，湝令間諜二人覘，候騎執以白憲。憲乃集齊舊將，遍將示之曰："吾所争者大，不在汝等。"即放還，令充使，乃與湝書。憲至信都，湝陣於城南，憲登張耳冢望之。俄而湝所署領軍尉相願僞出略陣，遂降，湝殺其妻子。明日擒湝及孝珩等。

宇文憲擅長兵法權謀，長於安撫駕馭軍隊，衝鋒陷陣，總是在士卒前面。齊人一聽到他的名聲，就懼怕他的勇敢和謀略。北齊任城王高湝、廣寧王孝珩等人據守信都，又詔令宇文憲討伐他們。於是令齊主書寫親筆信招降高湝，高湝不予理睬。宇文憲軍隊經過趙州，高湝派兩名間諜來偵察，巡邏的騎兵抓住他們來報告宇文憲。宇文憲於是集合北齊舊將，一一將他們指示給二人説："我所争的是主將，不在乎你們。"隨即放他們回去，讓他們充當信使，同時給高湝書信勸降。宇文憲到達信都，高湝布陣於城南，宇文憲登上張耳墓瞭望齊軍。不久高湝所任命的領軍尉相願假托出軍搶陣，就來投降，高湝殺掉了他的妻子兒女。第二天擒獲高湝和孝珩等人。

先是稽胡劉没鐸自稱皇帝，又

起初稽胡劉没鐸自稱皇帝，這時又詔令宇

詔憲督趙王招等平之。

憲自以威名日重，潛思屏退。及帝欲親征北蕃，乃辭以疾。尋而帝崩，宣帝嗣位，以憲屬尊望重，深忌之。時尚未葬，諸王在内居服。司衛長孫覽總兵輔政，恐諸王有異志，奏令開府于智察其動静。及山陵還，帝又命智就宅候憲，因是告憲有謀。帝遣小冢宰宇文孝伯謂憲曰："今欲以叔爲太師，九叔爲太傅，十一叔爲太保，何如?"憲辭以才輕。孝伯返命，復來曰："詔王晚共諸王俱入。"既至殿門，憲獨被引進。帝先伏壯士於别室，至即執之。憲辭色不撓，固自陳説。帝使于智對憲。憲目光如炬，與智相質。或曰："以王今日事勢，何用多言!"憲曰："我位重屬尊，一旦至此，死生有命，寧復圖存? 但老母在堂，恐留慈恨耳。"因擲笏於地，乃縊之。時年三十五。帝以于智爲柱國，封齊國公。又殺上大將軍安邑公王興、上開府獨孤熊、開府豆盧紹等，皆以昵於憲也。帝既誅憲，無以爲辭，故托興等與憲結謀，遂加戮焉。時人知其冤酷，咸云伴憲死也。

憲所生達步干氏，蠕蠕人也。建德三年，上册爲齊國太妃。憲有至性，事母以孝聞。太妃舊患，屢經發動，憲衣不解帶，扶持左右。憲或東西從役，每心驚，母必有疾，乃馳使參問，果如所慮。六子，貴、質、賨、貢、乾禧、乾洽。

宇文貴

貴字乾福，少聰敏，尤便騎射。始讀《孝經》，便謂人曰："讀此一

文憲督率趙王宇文招討伐平定了他。

宇文憲自認爲威名日重，暗中打算退避。到武帝打算親征北蕃時，就以有病爲由推辭不去。不久武帝逝世，宣帝繼承帝位，因爲宇文憲是親屬尊長，聲望又很大，對他很猜忌。當時武帝尚未安葬，諸王都在宫内居喪守孝。司衛長孫覽統兵輔佐，恐怕諸王有謀反之心，奏請讓開府于智觀察他們的動静。到安葬武帝後回到京城，宣帝又命令于智接近宇文憲府第偵察宇文憲，告發宇文憲有圖謀。宣帝派小冢宰宇文孝伯對宇文憲説："現在想以叔父爲太師，九叔爲太傅，十一叔爲太保，怎麽樣?"宇文憲以才能弱小加以推辭。孝伯回去覆命後，又來説："詔大王晚上和諸王一起入宫。"當走到宫殿門口時，宇文憲單獨被引領入宫。宣帝預先在别室埋伏武士，宇文憲一到就將他拘捕。宇文憲言語神態不變，堅持自己陳訴。宣帝派于智和宇文憲對質。宇文憲目光如炬，和于智對質。説："以大王今天的事態，哪裏用得着多説!"宇文憲説："我地位高又是長輩，一旦到這種地步，死生有命，難道還想活下去? 祇是老母在家，恐怕給慈母留下遺恨。"將笏板丢在地上，就勒死了。當時纔三十五歲。宣帝任命于智爲柱國，封齊國公。又殺上大將軍安邑公王興、上開府獨孤熊、開府豆盧紹等人，都因爲他們和宇文憲親近的緣故。宣帝殺掉宇文憲，又説不出理由，所以假托王興等人和宇文憲謀反，纔將他們殺掉。當時人知道他們很冤枉，都説是陪伴宇文憲死的。

宇文憲生母達步干氏，是蠕蠕人。周武帝建德三年，武帝册封她爲齊國太妃。宇文憲有純厚的性情，侍奉母親以孝順聞名。太妃有老毛病，屢次發作，宇文憲不解衣帶，晝夜在身邊服侍。宇文憲有時東征西戰，常心跳，必定是母親有病，於是派人快馬參拜問候，果然如他所擔心的那樣。他有六個兒子，宇文貴、宇文質、宇文賨、宇文貢、宇文乾禧、宇文乾洽。

宇文貴字乾福，年輕時就聰明機敏，尤其熟習騎馬射箭。剛開始讀《孝經》時，就對人説：

經，足爲立身之本。"十歲，封安定郡公。文帝始封此郡，未嘗假人，至是封焉。年十一，從憲獵於鹽州，一圍中，手射野馬及鹿一十有五。建德二年，拜齊國世子。後出爲豳州刺史。貴雖出自深宮，而留心庶政。性聰敏，過目輒記，嘗道逢二人，謂其左右曰："此人是縣黨，何因輒行?"左右不識，貴便説其姓名，莫不嗟伏。白獸烽經爲商人所燒，烽帥受貨，不言其罪。他日，此帥隨例來參，貴乃問云："商人燒烽，何因私放?"烽帥愕然，遂即首伏。其明察如此。卒時年十七，武帝甚痛惜之。

"讀這一部經書，足以作爲立身行事之本。"十歲時，封爲安定郡公。文帝開始受封時就是安定郡，未曾給别人，到這時封給了他。十一歲時，隨從宇文憲到鹽州圍獵，一圍之中，親手射中野馬和鹿十五頭。周武帝建德二年，授齊國世子。後來出京任豳州刺史。宇文貴雖然出自於深宫，但却留心民政。生性聰明機靈，過目不忘，曾經在路上遇見兩個人，就對他左右的人説："這兩人是縣黨，什麽原因擅自出來?"左右之人不認識，宇文貴便説出他們的姓名，聽者莫不感嘆佩服。白獸烽曾被商人燒毁，烽帥受了商人財物，不報告他們的罪行。後來，這位烽帥按規定來參見，宇文貴就問道："商人燒毁烽火臺，何故私自釋放?"烽帥很驚愕，就立即自首服罪。他的明察就是如此。死時十七歲，武帝對他很感悲傷惋惜。

質字乾祐，以憲勳封河間郡王。賓字乾禮，中垻公。貢出後莒莊公。乾禧，安城公。乾洽，龍涸公。并與憲俱被誅。

宇文質字乾祐，因爲宇文憲的功勛被封爲河間郡王。宇文賨字乾禮，封中垻公。宇文貢出繼爲莒莊公嗣子。乾禧，封安城公。乾洽，封龍涸公。都同宇文憲一起被殺。

趙僭王宇文招

趙僭王招，字豆盧突。幼聰穎，博涉群書，好屬文，學庾信體，詞多輕艷。魏恭帝三年，封正平郡公。武成初，進封趙國公。歷益州總管、大司空、大司馬，進爵爲王，除雍州牧。建德五年，從東伐，以功進位上柱國。又與齊王憲討平稽胡，斬賊帥劉没鐸。宣政中，拜太師。大象元年，詔以洺州襄國郡邑萬户爲趙王國，招出就國。二年，宣帝不豫，徵招及陳、越、代、滕五王赴闕。比招等至而帝已崩。隋文帝輔政，加招等殊禮，入朝不趨，劍履上殿。

趙僭王宇文招，字豆盧突。幼年時就聰明穎悟，博覽群書，喜歡寫文章，學習庾信體，詞多輕浮艷麗。魏恭帝三年，封正平郡公。周明帝武成初年，進封趙國公。歷任益州總管、大司空、大司馬，進爵位爲王，任命爲雍州牧。周武帝建德五年，隨從武帝東征，因功進位上柱國。又和齊王宇文憲一起討伐平定稽胡，斬殺賊帥劉没鐸。武帝宣政年間，授太師。周静帝大象元年，詔令以洺州襄國郡境内萬户作爲趙王封地，宇文招出京到封國去。大象二年，宣帝生病，徵召宇文招和陳王、越王、代王、滕王五王回京。等到宇文招等人回到京城時，宣帝已經去世。隋文帝主持朝政，加宇文招等人特殊禮遇，朝見皇帝不快步小跑，可以帶劍着履上殿。

隋文帝將遷周鼎，招密欲圖之，以匡社稷。乃要隋文帝至第，飲於寢室。招子員、貫及妃弟魯封、所親人史胄，皆先在左右，佩刀而立。又藏

隋文帝將要取代北周統治，宇文招秘密準備對付他，以輔救北周江山。於是邀請隋文帝到他府中，在寢室飲酒。宇文招之子宇文員、宇文貫和王妃之弟魯封、他所親近之人史胄，都預先在

兵刃於帷席間，後院亦伏壯士。隋文帝從者多在閤外，惟楊弘、元胄、胄弟威及陶徹坐户側。招屢以佩刀割瓜啖隋文，隋文未之疑。元胄覺變，扣刀而入。招乃以大觴親飲胄酒，又命胄向厨取漿。胄不爲之動。滕王逌後至，隋文降階迎，胄因得耳語曰："公宜速出。"隋文共逌等就坐，須臾辭出。後事覺，陷以謀反，其年秋，誅招及其子廣德公員、永康王貫、越公乾銑、弟乾鏗等，國除。

身邊，佩刀站立。又藏兵器在帷席間，後院也埋伏下勇士。隋文帝隨從的人多數在閤外，祇有楊弘、元胄、元胄弟元威和陶徹坐在門側。宇文招多次用佩刀切瓜給隋文帝吃，隋文帝并不懷疑他。元胄發覺有異常，將刀稍微拔出刀鞘進入裏面。宇文招用大酒杯給元胄敬酒，又命元胄到厨房取酒。元胄并不動身。滕王宇文逌後到，隋文帝走下臺階去迎接他，元胄乘機對他附耳低聲説："你應該趕快離開。"隋文帝同宇文逌等又坐下飲酒，一會兒就告辭離去。後來事情被察覺，告發謀反罪，當年秋天，誅殺宇文招和他的兒子廣德公宇文員、永康王宇文貫、越巂公乾銑、乾銑弟乾鏗等人，封國取消。

招所著《文集》十卷。

宇文招著有《文集》十卷。

譙孝王宇文儉

譙孝王儉，字侯幼突。武成初，封譙國公。建德三年，進爲王。從平鄴，拜大冢宰。薨，子乾惲嗣，爲隋文帝所害，國除。

譙孝王宇文儉，字侯幼突。周明帝武成初年，封爲譙國公。周武帝建德三年，進爵位爲王。隨從武帝平定鄴城，授大冢宰。逝世後，由兒子乾惲繼承封爵，被隋文帝殺害，封國取消。

陳惑王宇文純

陳惑王純，字堙智突。武成初，封陳國公。保定中，使突厥迎皇后，歷秦、陝二州總管。建德三年，進爵爲王。從平齊，進位上柱國。歷并州總管、雍州牧、太傅。大象元年，詔以濟南郡邑萬户爲陳國，純出就國。二年，朝京師，并其子爲隋文帝所害，國除。

陳惑王宇文純，字堙智突。周明帝武成初年，封爲陳國公。周武帝保定年間，出使突厥迎接皇后，歷任秦州、陝州兩州總管。周武帝建德三年，進爵位爲王。隨從武帝平定北齊，進位上柱國。歷任并州總管、雍州牧、太傅。周静帝大象元年，詔令以濟南郡境内萬户爲陳國，宇文純出京到封國去。二年，入京朝見，同他兒子一起被隋文帝殺害，封國取消。

越野王宇文盛

越野王盛，字立久突。武成初，封越國公。建德三年，進爵爲王。從平齊，進位上柱國。歷相州總管、大冢宰。大象元年，遷大前疑、太保。其年，詔以豐州武當、安昌二郡邑萬户爲越國，盛出就國。二年，朝京師，并其子爲隋文帝所害，國除。

越野王宇文盛，字立久突。周明帝武成初年，封爲越國公。周武帝建德三年，進爵位爲王。隨從武帝平定北齊，進位上柱國。歷任相州總管、大冢宰。周静帝大象元年，升任大前疑、太保。當年，詔令以豐州的武當、安昌二郡境内萬户爲越國，宇文盛出京到封國去。二年，入京師朝見静帝，同他兒子一起都被隋文帝殺害，封國取消。

代奰王宇文達

代奰王達，字度斤突。性果决，

代奰王宇文達，字度斤突。性格果斷，擅

善騎射。武成初，封代國公。建德初，進位柱國。出爲荆州刺史，有政績，武帝手敕褒美之。所管禮州刺史蔡澤黷貨被訟。達以其勛庸，不可加戮，若曲法貸之，又非奉上之體，乃令所司精加案劾，密表奏之。事竟得釋，終亦不言。其處事周慎如此。雅好節儉，食無兼膳，侍姬不過數四，皆衣綈衣。又未嘗營産，國無儲積。左右嘗以爲言。達曰："君子憂道不憂貧，何煩於此。"三年，進爲王。從平齊。齊淑妃馮氏尤爲齊後主所幸，見獲，帝以達不邇聲色，特以馮氏賜之。宣帝即位，進上柱國。大象元年，拜大右弼。其年，詔以潞州上黨郡邑萬户爲代國，達出就國。二年，朝京師，及其子爲隋文帝所害，國除。

長騎馬射箭。周明帝武成初年，封爲代國公。周武帝建德初年，進位柱國。出京任荆州刺史，有政績，武帝親寫詔令贊美他。他所管轄的禮州刺史蔡澤因貪污納賄被起訴。宇文達根據他的地位功勞，不應該處死刑，如果枉法寬免他，又不是幫助皇上的做法，於是命所管部門仔細加以查考核實，秘密啓奏武帝。蔡澤最終被釋放，他也從來不提起這事。他處事的周密審慎就是這樣。一向好尚節儉，吃飯從不特殊，侍妾不過三四人，都穿質地粗厚的絲衣。又未曾經營産業，他封國内没有積蓄。左右之人曾經談起這事。宇文達説："君子憂慮道德而不憂慮貧窮，何須憂慮到這事。"建德三年，進爵位爲王。隨從武帝平定北齊。齊主的淑妃馮氏特别受齊後主寵愛，被俘獲，武帝因爲宇文達不近聲樂女色，特意將馮氏賞賜給他。宣帝即位，進位上柱國。周静帝大象元年，授大右弼。當年，詔令以潞州上黨郡境内萬户作爲代國封地，宇文達出京到封國去。二年，入京朝見，和他兒子一起被隋文帝殺害，封國取消。

冀康公宇文通

冀康公通，字屈率突。武成初，封冀國公。薨，子絢嗣。建德三年，進爲王。大定中，亦爲隋文帝所害，國除。

冀康公宇文通，字屈率突。周明帝武成初年，封爲冀國公。去世後，兒子宇文絢繼承爵位。建德三年，進爵位爲王。周静帝大定年間，也被隋文帝所殺，封國取消。

滕聞王宇文逌

滕聞王逌，字爾固突。少好經史，解屬文。武成初，封滕國公。建德三年，進爵爲王。宣政元年，進位上柱國。大象元年，詔以荆州新野郡邑萬户爲滕國，逌出就國。二年，朝京師，爲隋文帝所害，并其子，國除。

逌所著文章頗行於世。

滕聞王宇文逌，字爾固突。年輕時喜愛經書史籍，懂得寫文章。周明帝武成初年，封滕國公。周武帝建德三年，進爵位爲王。周武帝宣政元年，進位上柱國。周静帝大象元年，詔令以荆州新野郡境内萬户爲滕國封地，宇文逌出京到封國去。二年，入京朝見，被隋文帝所殺，兒子也被殺，封國取消。

宇文逌所著文章在世上很流行。

孝閔帝一王

紀厲王宇文康

孝閔帝一男：陸夫人生紀厲王康，字乾安。保定初，封紀國公。建

孝閔帝一個兒子：陸夫人生紀厲王宇文康，字乾安。周武帝保定初年，封爲紀國公。周武

德三年，進爵爲王，出爲利州總管。康驕侈無度，遂有異謀，司録裴融諫，康殺之。五年，詔賜康死。子湜嗣，大定中，爲隋文帝所害，國除。

帝建德三年，進爵位爲王，出京任利州總管。宇文康驕侈没有節制，有反叛的圖謀，司録裴融勸諫他，宇文康竟將裴融殺害。建德五年，詔令宇文康自殺。兒子宇文湜繼承爵位，周静帝大定年間，被隋文帝殺害，封國取消。

明帝二王

明帝三男：徐妃生畢剌王賢。後宫生酆王貞、宋王實。實出後宋獻公震。

明帝三個兒子：徐妃生畢剌王宇文賢。後宫生酆王宇文貞、宋王宇文實。宇文實出繼宋獻公宇文震。

畢剌王宇文賢

畢剌王賢，字乾陽。保定四年，封畢公。建德三年，進爵爲王。歷荆州總管、大司空。大象初，進上柱國、雍州牧、太師。明年，宣帝崩。賢性强濟，有威略，慮隋文帝傾覆宗祏。言泄，并其子被害，國除。

畢剌王宇文賢，字乾陽。周武帝保定四年，封爲畢公。周武帝建德三年，進爵位爲王。歷任荆州總管、大司空。周静帝大象初年，進位上柱國、雍州牧、太師。第二年，宣帝逝世。宇文賢生性精强幹練，有威望謀略，他憂慮隋文帝要顛覆北周。言論泄露出去，同他兒子一起被殺害，封國取消。

酆王宇文貞

酆王貞，字乾雅。初封酆國公，建德三年，進爵爲王。大象初，爲大冢宰。大定中，并其子爲隋文帝所害，國除。

酆王宇文貞，字乾雅。起初封爲酆國公，周武帝建德三年，進爵位爲王。周静帝大象初年，爲大冢宰。周静帝大定年間，同他兒子一起被隋文帝殺害，封國取消。

武帝六王

武帝七男：李皇后生宣帝、漢王贊。庫汗姬生秦王贄、曹王允。馮姬生道王充。薛世婦生蔡王兑。鄭姬生荆王元。

武帝七個兒子：李皇后生宣帝、漢王宇文贊。庫汗姬生秦王宇文贄、曹王宇文允。馮姬生道王宇文充。薛世婦生蔡王宇文兑。鄭姬生荆王宇文元。

漢王宇文贊(等)

漢王贊，字乾依。初封漢國公，建德三年，進爵爲王。大象末，隋文帝輔政，欲順物情，乃進贊位上柱國，拜右大丞相。外示尊崇，實無所綜理。轉太師。尋及秦王贄、曹王允、道王充、蔡王兑、荆王元并爲隋文帝所害，國除。

漢王宇文贊，字乾依。起初封爲漢國公，周武帝建德三年，進爵位爲王。周静帝大象末年，隋文帝輔佐朝政，想順應衆望，於是將宇文贊進位上柱國，授右大丞相。對外以顯示尊崇他，實際上没有總攬政務的權力。轉任太師。不久就和秦王宇文贄、曹王宇文允、道王宇文充、蔡王宇文兑、荆王宇文元同時被隋文帝殺害，封國取消。

宣帝二王

宣帝三子：朱皇后生靜皇帝。王姬生萊王衎。皇甫姬生郢王術。衎及術并大象二年封，并爲隋文帝所害，國除。

宣帝三個兒子：朱皇后生靜皇帝。王姬生萊王宇文衎。皇甫姬生郢王宇文術。宇文衎和宇文術都是大象二年封，一同被隋文帝所殺害，封國取消。

論曰：昔賢之議者，咸以周建五等，歷載八百；秦立郡縣，二世而亡。雖得失之迹可尋，是非之理互起，而因循莫變，復古未聞。良由著論者溺於貴遠，司契者難於易業，詳求適變之道，并未窮於至當也。嘗試論之。

論曰：先代賢者們評論，都認爲西周設立五等諸侯的分封制度，歷時八百年之久；秦廢除分封制設立郡縣制，祇傳二世就滅亡了。雖然得失的軌迹可以尋找，是非的道理交錯，因循守舊不知變革，恢復古制尚未聽説。由於立論者沉溺於尊崇遠古，掌管法規者難以改革，詳細探求適應變化之路，并未窮盡到十分恰當的程度。現在嘗試加以論述。

夫皇王迭興，爲國之道匪一；聖賢間出，立德之指殊塗。斯豈故爲相反哉，亦云爲政而已矣。何則？五等之制，行於商、周之前；郡縣之設，始於秦、漢之後。論時則澆淳理隔，易地則用捨或殊。譬猶干戚日用，難以成垓下之業；稷嗣所述，不可施成周之朝。是知因時制宜者，爲政之上務也；觀人立教者，經國之長策也。且夫裂封疆，建侯伯，擇賢能，署牧守，循名雖曰異軫，責實抑亦同歸。盛則與之共安，衰則與之共患。共安繫乎善惡，非禮義無以敦風；共患寄以存亡，非甲兵不能靖亂。是以齊、晋帥禮，鼎業傾而復振；温、陶釋位，王綱弛而更張。然則周之列國，非一姓也，晋之群臣，非一族也，豈齊、晋忠於列國，温、陶賢於群臣哉。蓋位重者易以立功，權輕者難以盡節故也。由斯言之，建侯置守，乃古今之異術；兵權爵位，蓋安危之所階乎。

所謂帝王代迭，治國的方法并非一樣；聖賢交替出現，樹立德行的意旨有不同途徑。這難道是故作不同嗎，也衹是説便於治政而已。爲什麽呢？五等封爵的制度，施行於商朝、周朝之前；郡縣制度的設立，開始於秦朝、漢朝以後。論時勢則世風澆薄淳厚的事理相隔，變换了地位則取捨或有不同。譬如戰争不斷，就難以成就垓下漢兵全勝的功業；稷嗣君叔孫通所闡述的朝制典禮，不可能施行於東周。所以因時制宜，是政治的第一要務；以人立教，是治國的善策。况且分割土地，封侯伯之爵位，選擇賢能之人，委任爲州牧郡守，依照名稱雖説不同，而求其實却是殊途同歸。興盛之時則與之同安樂，衰落之時則與之共患難。同安樂關係到善惡，没有禮義不足以敦厚風俗；共患難托以存亡，没有軍隊就不能平定變亂。所以齊桓公、晋文公遵行禮法，王業傾危而又重新振作；温嶠、陶侃放棄職位，朝廷綱紀由廢弛轉而顯揚。然則東周的列國諸侯，不是一個姓氏，東晋的群臣，不是一個家族，難道齊桓公、晋文公更忠於列國，温嶠、陶侃比群臣更賢良？那是因爲權重者容易建立功業，權輕者更難以盡節。由此説來，分封諸侯或者設置州牧郡守，就是古今不同的治國方法；兵權爵位，是安定危難的憑藉。

周文之初定關右，日不暇給，既

周文帝剛平定關西時，事務繁多，以臣子的

以人臣禮終，未遑蕃屏之事。晉蕩輔政，爰樹其黨，宗室長幼，并握兵權，雖海内謝隆平之風，而國家有盤石之固矣。武皇克翦芒刺，思弘政術，懲專朝之爲患，忘維城之遠圖，外崇寵任，内結猜阻。自是配天之基，潛有朽壤之墟矣。宣皇嗣位，凶暴是崇，芟刈先其本枝，削黜遍於公族。以齊王之奇姿傑出，足可牢籠於前載。處周公之地，居上將之重，智勇冠俗，攻戰如神，敵國繫以存亡，鼎命由其輕重。屬道消之日，挾震主之威，斯人而嬰斯戮，君子是以知國祚之不永也。其餘雖地惟叔父，親則同生，假文能輔主，武能威敵，莫不謝卿士於當年，從侯服於下國，號爲千乘，位侔匹夫。是以權臣乘其機，謀士因其隙，遷龜鼎速於俯拾，殲王侯烈於燎原，悠悠邃古，未聞玆酷。豈非摧枯振朽，易爲力乎。

身份終其一生，來不及實行分封親屬的事情。晉蕩公輔佐朝政，就建立他的宗派集團，他的親屬長幼，都掌握兵權，雖然天下没有太平昌盛的風氣，而國家却像磐石一樣堅固。武帝一心剪除對自己有妨礙的親屬，想弘揚朝廷法紀，以懲戒權臣獨攬朝政所造成的禍患，却忘記了封藩親以保衛國家的長遠打算，外崇寵任，内存猜疑。從此德配於天的基業，隱藏有化爲腐土廢墟的危險。宣帝繼承帝位，崇尚凶横暴虐，鏟除異己先從本宗親屬開始，削奪罷黜普遍施於宗族。以齊王的奇異風姿和傑出才能，足以被武帝籠絡重用。處於周公的地位，居於上將的重任，智謀勇敢超過衆人，攻戰如神，敵國的存亡繫於一身，國家命運的盛衰由他而定。適逢大道消亡之日，又具有使君主畏忌的威勢，這樣的人遭到如此的誅殺，君子據此知道北周國命不會長久了。其餘諸人雖然地位屬於叔父輩，和宣帝的父親都是同父所生，假使他們的文才能够輔佐宣帝，武略能够威懾敵人，但無不在當時被免掉朝廷重臣職位，到地方封地作諸侯，名義上是諸侯國君，而地位上衹相當於平民。所以權臣乘此機會，謀士利用這種漏洞，换朝代比俯身拾物還快速，誅滅王侯比燎原烈火還酷烈，自遠古以來，没有聽説有如此慘痛的。難道不是摧枯拉朽，很方便嗎。

向使宣皇擇姬、劉之制，覽聖哲之術，分命賢戚，布於内外，料其輕重，間以親疏，首尾相持，遠近爲用，使其位足以扶危，其權不能爲亂，事業既定，僥倖自息，雖使卧赤子，朝委裘，社稷固以久安，億兆可以無患矣。何后族之地而能窺其神器哉。

假使宣帝選擇周、漢的制度，接受聖人的思想學説，分别任命賢臣親戚，分布於朝廷内外，估量他們權勢地位的輕重不同，將親近疏遠的人摻雜任用，使他們始終相互制約，遠近之人都爲朝廷所用，使他的地位足以扶持危難，他們的權勢不能够作亂，事業成功之後，非分之想自然熄滅，即使身如平民，君位虚設，江山也穩固而得以長久安定，百姓可以没有禍患了。哪裏有皇后家族中人而能够窺視帝位的呢？

昔張耳、陳餘，賓客厮役，所居皆取卿相，而齊王之文武僚吏，其後亦多台牧，異代相符，可謂賢矣哉。

從前張耳、陳餘兩人，他們的賓客奴僕，在所居之處都取得卿相地位，而齊王宇文憲的文武屬官，到後來也多有達到州牧的，他們不同時代而情形相符合，可稱得上都是賢能之人。



北史卷五十九

列傳第四十七

寇洛　趙貴（從祖）善

李賢（子）詢 崇（孫）敏（弟）遠 穆（穆子）渾　梁禦（子）睿

寇洛

寇洛，上谷昌平人也。累世爲將吏。父延壽，魏和平中，以良家子鎮武川，因家焉。

洛性明辯，不拘小節。賀拔岳西征，洛與岳鄉里，乃募從入關。以功封安鄉縣子。及岳爲大行臺，以洛爲右都督。侯莫陳悦既害岳，欲并其衆。時初喪元帥，洛於諸將中最爲舊齒，素爲衆信，乃收集將士，志在復讎。既至原州，衆推洛爲盟主，統岳之衆，至平凉。周文帝至，以洛爲右都督。從討侯莫陳悦，平之。拜涇州刺史。大統初，詔加開府，進爵京兆郡公，封洛母宋爲襄城郡君。四年，鎮東雍州。五年，卒於鎮，贈太尉、尚書令，謚曰武。

寇洛，上谷郡昌平縣人。歷代都是將吏。父親延壽，北魏和平年間，以良家子弟身份鎮守武川鎮，就在那裏落户安居。

寇洛生性聰明明察，不拘小節。賀拔岳西征時，因寇洛和賀拔岳是同鄉，所以招募他隨從入關。因爲有功被封爲安鄉縣子。到賀拔岳任大行臺時，任用寇洛做右都督。侯莫陳悦殺害賀拔岳以後，想吞并他的軍隊。當時剛失去元帥，寇洛在諸將中是最有德望的老將，素來爲衆人所信服，於是收集將士，志在爲賀拔岳復仇。到了原州後，衆人推舉寇洛做盟主，統領賀拔岳的軍隊，到了平凉。周文帝也到這裏，任用寇洛爲右都督。隨從周文帝討伐侯莫陳悦，平定了他。授爲涇州刺史。西魏大統初年，詔令加開府，進爵京兆郡公，封寇洛母親宋氏爲襄城郡君。大統四年，鎮守東雍州。五年，死於州所，贈太尉、尚書令，謚號武。

子和嗣。明帝二年，録舊勳，以洛配享文帝廟庭，賜和姓若口引氏，改封松陽郡公。

兒子寇和繼承爵位。周明帝二年，記録有功勳的舊臣，以寇洛配享周文帝廟庭，賜寇和姓若口引，改封松陽郡公。

趙貴

趙貴字元寶，天水南安人也。祖仁，以良家子鎮武川，因家焉。

貴少有節概，尒朱榮以爲别將，從討元顥有功，賜爵燕樂縣子。從賀拔岳平關中，累遷大都督。岳爲侯莫

趙貴字元寶，天水郡南安人。祖父趙仁，以良家子弟身份鎮守武川，就在那裏落户安居。

趙貴少年時就有節氣，尒朱榮用他爲别將，隨從討伐元顥有功，賜爵位燕樂縣子。隨從賀拔岳平定關中，累次升遷至大都督。當賀拔岳被侯

陳悦所害，將吏奔散，莫有守者。貴謂其黨曰："吾聞仁義豈有常哉，行之則爲君子，違之則爲小人。朱伯厚、王脩感意氣微恩，尚能蹈履名節，況吾等荷賀拔公國士之遇，寧可自同衆人乎?"因涕泣歔欷，從之者五十人。乃詣悦詐降，悦信之。因請收葬岳，言辭慷慨，悦壯而許之。貴乃收岳尸還營，與寇洛等奔平凉，共圖拒悦。貴乃首議迎周文帝。周文至，以貴爲大都督，領府司馬。悦平，行秦州事。

莫陳悦所害，將官逃散，没有收尸的人。趙貴對他的同黨説："我聽説仁義没有定規，遵行它就成爲君子，違背它就成爲小人。朱伯厚、王脩感激志趣相投的微薄恩情，尚且能够信守履行名節，何況我們受賀拔公國士優遇，難道可以自己等同於普通人嗎?"因而哭泣抽咽不止，跟隨他的有五十人。於是就到侯莫陳悦那裏去詐降，侯莫陳悦相信了他。便請求收葬賀拔岳，言詞慷慨激昂，侯莫陳悦就應允了他。趙貴於是收殮賀拔岳的尸體回到營中，和寇洛等人奔走平凉，共同圖謀抗拒侯莫陳悦。趙貴於是首先倡議迎接周文帝。周文帝來到後，任用趙貴爲大都督，領府司馬。侯莫陳悦被平定後，代理秦州刺史。

後以預立魏文帝勳，進爵爲公。梁仚定稱亂河右，以貴爲隴西行臺討破之。從復弘農，戰沙苑，進爵中山郡公。河橋之戰，貴與怡峰爲左軍，戰不利，先還。及高仲密以北豫州降，周文迎之，與東魏人戰於芒山。貴爲左軍，失律，坐免官。尋復官爵。後拜柱國大將軍，賜姓乙弗氏。六官建，爲太保、大宗伯，改封南陽郡公。周孝閔帝踐阼，遷大冢宰，進封楚國公，邑萬户。

後來因爲參預擁立魏文帝的功勞，進爵位爲公。梁仚定在河西舉兵作亂，以趙貴任隴西行臺討伐打敗了他。隨從收復弘農，戰於沙苑，進爵位中山郡公。河橋之戰，趙貴和怡峰爲左軍，作戰失利，先退回。當高仲密帶着北豫州來投降，周文帝迎接他，和東魏軍隊戰於芒山。趙貴爲左軍，違犯軍律，獲罪免去官職。不久又恢復官職爵位。後來授柱國大將軍，賜姓乙弗氏。六官設置後，任太保、大宗伯，改封爲南陽郡公。周孝閔帝即位，升大冢宰，進封楚國公，食邑萬户。

初，貴與獨孤信等皆與文帝等夷。及晋公護攝政，貴自以元勳，每懷怏怏，與信謀殺護，爲開府宇文盛告，被誅。

起初，趙貴和獨孤信等人都和周文帝是同輩。當晋公宇文護代理朝政，趙貴自以爲是元勛，常常心懷不滿，和獨孤信等人密謀殺宇文護，被開府宇文盛告發，被誅殺。

趙善

善字僧慶，貴之從祖兄也。少好學，美容儀，沉毅有遠量。尒朱天光討邢杲、万俟醜奴，以爲長史。普泰初，爲大行臺尚書，封山北縣伯。天光拒齊神武於韓陵，敗，見殺。善請收葬其尸，齊神武義而許之。賀拔岳總關中，迎善，復以爲長史。岳爲侯莫陳悦所殺，善共諸將翊戴周文帝。魏孝武西遷，改封襄城縣伯。歷位尚書左右僕射，進爵爲公。善性温恭，

趙善字僧慶，是趙貴的叔伯兄。年少時就喜愛讀書，儀表俊美，深沉剛毅有遠大器量。尒朱天光討伐邢杲、万俟醜奴，用他做長史。北魏普泰初年，任大行臺尚書，封山北縣伯。天光在韓陵抵禦齊神武，失敗，被殺害。趙善請求收葬他的尸體，齊神武認爲他講義氣而應允了他。賀拔岳統管關中，迎接趙善又任命他爲長史。賀拔岳被侯莫陳悦殺害後，趙善同諸將領一起擁戴周文帝。魏孝武西遷，改封襄城縣伯。歷任尚書左右僕射，進爵位爲公。趙善性格温良恭敬，有才

有器局，雖位居端右，而愈自謙退。其職務克舉，則曰某官之力；有罪責，則曰善之咎也。時人稱其有公輔量。

識度量，雖然位居宰輔重任，自己反而更加謙遜退讓。所規定的任務完成得好，就説是某官之力；有罪過責任，就説是自己的罪過。當世人稱贊他有三公和輔相的氣量。

大統九年，從戰芒山，屬大軍不利，善爲敵所獲，卒於東魏。建德初，周、齊通好，齊人乃歸其柩。其子詢，表請贈謚。詔贈大將軍、大都督、四州諸軍事、岐州刺史，謚曰敬。

西魏文帝大統九年，隨從大軍戰於芒山，適逢大軍失利，趙善被敵軍俘獲，死在東魏。周武帝建德初年，北周、北齊互通和好，齊人於是歸還他的靈柩。他的兒子趙詢，上表請求追贈謚號。詔令追贈大將軍、大都督、四州諸軍事、岐州刺史，謚號敬。

李賢

李賢字賢和，自云隴西成紀人，漢騎都尉陵之後也。陵没匈奴，子孫因居北狄。後隨魏南遷，復歸汧、隴。曾祖富，魏太武時以子都督討兩山屠各，歿於陣，贈寧西將軍、隴西郡守。大統末，以賢兄弟著勛，追贈司空公。

李賢字賢和，自稱是隴西成紀人，是漢朝騎都尉李陵的後人。李陵死於匈奴，他的子孫因此居住在北狄。後來隨從北魏向南遷移，先後回到汧陽、隴西。曾祖父李富，北魏太武帝時以子都督身份討伐兩山屠各，戰死於軍陣，追贈寧西將軍、隴西郡守。西魏大統末年，因爲李賢兄弟有顯著功勛，追贈司空公。

賢幼有志節，不妄舉動。嘗出游，逢一老人，鬢眉皓白，謂曰："我年八十，觀士多矣，未有如卿。卿必爲台牧，努力勉之。"九歲，從師受業，略觀大指而已。或譏其不精，答曰："賢豈能領徒授業？至如忠孝之道，實銘於心。"問者慚服。十四遭父憂，撫訓諸弟，友愛甚篤。

李賢幼年時就有志向節操，不做出格的事。曾經出外游玩，遇上一位老人，鬢髮眉毛都已雪白，對他説："我年齡八十歲了，觀察過的男子很多，没有像你這樣的。你今後必定要做大官，努力發奮吧。"九歲時，拜師讀書，粗略觀覽大要而已。有人譏笑他學業不精，他回答説："我李賢豈能教人讀書？至於忠孝之道，其實已銘刻在心。"詢問他的人感到慚愧佩服。十四歲父親去世，撫養教育幾個弟弟，十分親愛。

魏永安中，万俟醜奴據岐、涇等州反，孝莊遣尒朱天光擊破之。天光令都督長孫邪利行原州事，以賢爲主簿。累遷高平令。賀拔岳爲侯莫陳悦所害，周文帝西征，賢與其弟遠、穆等密應侯莫陳崇。以功授都督，仍守原州。及大軍至秦州，悦棄城走。周文命兄子導追之，以賢爲先鋒，至牽屯山及之。以功授假節、撫軍將軍、大都督。

北魏永安年間，万俟醜奴占據岐州、涇州等地反叛，孝莊派尒朱天光打敗了他。天光令都督長孫邪利代理原州刺史，以李賢爲主簿。多次升遷至高平縣令。賀拔岳被侯莫陳悦殺害。周文帝西征，李賢和他弟弟李遠、李穆等人秘密響應侯莫陳崇。因功授都督，仍舊鎮守原州。當大軍到秦州，侯莫陳悦棄城逃走。周文帝命令他哥哥的兒子宇文導追擊他，以李賢爲先鋒，到牽屯山追上他。因功授假節、撫軍將軍、大都督。

魏孝武西遷，周文令賢率騎迎衛，封上邽縣公。俄授左大都督，還

魏孝武西遷，周文帝命令李賢率領騎兵迎接護衛，封上邽縣公。很快授爲左大都督，回去鎮

鎮原州。大統二年，州人豆盧狼害都督大野樹兒等，據州城反。賢率敢死士一戰敗之，狼斬關遁走，賢追斬之。八年，授原州刺史。周文之奉魏太子西巡，至原州，遂幸賢第，讓齒而坐，行鄉飲酒禮。後帝復至原州，令賢乘路車，備儀服，以諸侯會遇禮相見。然後幸賢第，歡宴終日，凡是親族，頒賜有差。恭帝元年，進爵西河郡公。後以弟子植被誅，賢坐除名。保定二年，詔復賢官爵，仍授瓜州刺史。

武帝及齊王憲之在襁褓，不利居宮中，周文令於賢家處之，六載乃還宮。因賜賢妻吴姓宇文氏，養爲侄女，賜與甚厚。及武帝西巡原州，幸賢第，詔曰："朕昔冲幼，爰寓此州。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瓜州諸軍事、瓜州刺史賢，斯土良家，勛德兼著，受委居朕，輔導積年。念其規弼，功勞甚茂。今巡撫居此，不殊代邑，舉目依然，益增舊想。賢雖無屬籍，朕處之若親，凡厥昆季，乃至子侄等，可并預宴賜。"於是令中侍上士尉遲愷往瓜州，降璽書勞賢。賜衣一襲及被褥，并御所服十三環金帶一腰、中厩馬一匹、金裝鞍勒、雜綵五百段、銀錢一萬。賜賢弟申國公穆亦如之。子侄男女中外諸孫三十四人各賜衣一襲。拜賢甥厙狄樂爲儀同。賢門生昔經侍奉者，二人授大都督，四人授帥都督，六人别將。奴已免賤者五人，授軍主；未免賤者十二人，酬替放之。

四年，王師東討，西道空虚，慮

守原州。西魏大統二年，州人豆盧狼殺害都督大野樹兒等人，占據州城反叛。李賢率領敢死隊一戰就打敗了他，豆盧狼攻破城門逃走，李賢追上將他斬殺。大統八年，任命爲原州刺史。周文帝奉魏太子西巡時，到達原州，就親臨李賢府第，論年齡大小相讓而坐，行鄉飲酒禮。後來周文帝再到原州，叫李賢乘諸侯坐的輅車，備辦儀仗禮服，用諸侯會見的禮節相見。然後親臨李賢府第，歡樂宴飲一整天，凡是李賢親族，都按照等級給以不同賞賜。西魏恭帝元年，進爵位西河郡公。後來因爲他弟弟的兒子李植被誅殺，李賢受牽連獲罪除名免官。周武帝保定二年，詔令恢復李賢官爵，任命他爲瓜州刺史。

武帝和齊王宇文憲在襁褓中時，不便於住在宫中，周文帝令在李賢家中撫養，六年後纔回到宫中。因此賜李賢妻子吴氏姓宇文氏，收養爲侄女，賞賜很豐厚。當武帝西巡到原州時，親臨李賢府第，下詔説："朕從前在幼兒時，就寄居這裏，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瓜州諸軍事、瓜州刺史李賢，是這地方的清白人家，功勞德行都很顯著，受先帝委托收留朕在此住下，輔導多年。感念他對我的規諫輔正，功勞很大。今天巡行安撫到達此地，見到和代邑没有什麽不同，舉目所見，依然是舊時景色，更增加了對兒時的懷念。李賢雖然没有記載入宗室名册，但朕對待他就像親屬一樣，凡是他的兄弟輩，以至於他的子侄輩等，可一起參加宴會接受賞賜。"於是令中侍上士尉遲愷前往瓜州，下璽書慰勞李賢。賞賜衣一套和被褥，連同武帝所繫的十三環金腰帶一條、御用馬一匹、金裝馬鞍一架、雜色綵帛五百段、銀幣一萬。賞賜給李賢弟弟申國公李穆的也相同。子侄輩男女以及内外諸孫輩三十四人各賞賜衣一套。授李賢外甥厙狄樂爲儀同。李賢弟子中從前曾侍奉過武帝的，有兩人授大都督，四人爲帥都督，六人爲别將。奴僕中已免去賤人身份的有五人，授爲軍主；未免去賤人身份的十二人，償還身價放免他們。

保定四年，王師東征，西路空虚，恐怕羌、

羌、渾侵擾，乃授賢河州總管。河州舊非總管，至是創置。賢乃大營屯田，以省運漕，多設斥候，以備寇戎，於是羌、渾斂迹。五年，宕昌寇邊，乃於洮州置總管府以鎮遏之。遂廢河州總管，改授賢洮州總管。屬羌寇侵擾，賢頻破之，虜遂震懾，不敢犯塞。俄廢洮州總管，還於河州置總管府，復以賢爲之。

吐谷渾乘虛侵擾，任命李賢爲河州總管。河州以前未曾設總管，到這時首次設立。李賢於是大規模實行屯田，以此減省轉運軍糧，又多設烽火臺，以防備敵軍來犯，於是羌、吐谷渾藏匿不出。保定五年，宕昌羌侵犯邊境，於是在洮州設置總管府遏制他們。撤銷河州總管，改任李賢爲洮州總管。正值羌人侵擾，李賢屢次打敗他們，敵人震動恐懼，不敢侵犯邊界。很快又撤銷洮州總管，仍在河州設置總管府，又用李賢擔任總管。

武帝思賢舊恩，徵拜大將軍。於京師薨，帝親臨，哀動左右。贈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十州諸軍事、原州刺史，謚曰桓。子端嗣。

武帝思念李賢舊日恩情，徵召回朝授大將軍。在京師逝世，武帝親臨祭奠，哀傷之情感動左右。贈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十州諸軍事、原州刺史，謚號桓。兒子李端繼承爵位。

端位開府儀同三司，從平齊，戰没，贈上大將軍，追封襄陽公，謚曰果。

李端位至開府儀同三司，隨從大軍平定北齊，戰死，追贈上大將軍，追封襄陽公，謚號果。

端弟吉，儀同三司。

李端弟李吉，位至儀同三司。

吉弟孝軌，開府儀同大將軍，升遷縣伯，後封奇章公。孝軌弟詢。

李吉弟孝軌，位至開府儀同大將軍，升遷縣伯，後來封爲奇章公。孝軌弟李詢。

李詢

詢字孝詢，深沉有大略，頗涉書記。仕周，累遷司衛上士。武帝幸雲陽宫，委以留府事。衛王直作亂，焚肅章門，詢於内益火，故賊不得入。武帝善之。累遷英果中大夫，屢以軍功，加位大將軍，賜爵平高郡公。隋文帝爲丞相，尉遲迥作亂，遣韋孝寬擊之，以詢爲元帥長史，委以心膂。軍至永橋，諸將不一。詢密啓請重臣監護。文帝令高熲監軍。與熲同心，唯詢而已。及迥平，進位上柱國，改封隴西郡公。

李詢字孝詢，深沉有遠大志向，多涉獵典籍。入仕北周，多次升遷至司衛上士。武帝臨幸雲陽宫，將京師留守事務委托給他。衛王宇文直作亂，焚燒肅章門，李詢在門内也設火，因此叛賊不得入城。武帝很滿意他。多次升遷至英果中大夫，屢次因軍功加位大將軍，賜爵位平高郡公。隋文帝爲丞相，尉遲迥作亂，派韋孝寬攻打他，以李詢任元帥長史，委以親信重任。軍隊到永橋，諸將意見不一。李詢秘密報告請求派大臣督察。文帝命令高熲監軍。和高熲同心的人，惟有李詢而已。到尉遲迥被平定，進位上柱國，改封隴西郡公。

開皇初，歷位隰州總管，以疾徵還京師。卒，帝悼惜者久之，謚曰襄。子元方嗣。

隋文帝開皇初年，歷任隰州總管，因病徵召回京師。死後，隋文帝傷感惋惜了很久，謚號襄。兒子元方繼承爵位。

李崇

詢弟崇，字永隆，英果有籌算，膽力過人。周元年，以父賢勳，封迴

李詢弟弟李崇，字永隆，英武果敢有謀劃，膽量勇力超過常人。北周元年，因爲父親李賢的

樂縣侯。時年尚小，拜爵日，親族相賀，崇獨泣下。賢問之，對曰："無勛於國，幼少封侯，當報主恩，不得終於孝養，是以悲耳。"賢由此大奇之。起家州主簿，非其好也，辭不就職，求爲將兵都督。隨宇文護伐齊，以功最，授儀同三司。歷位少侍伯大夫、少承御大夫，攝太子宫正。周武平齊，引參謀議，以勛加授開府，封襄陽縣公，尋改封廣宗縣公。

功勛，封爲迴樂縣侯。當時年齡還小，授以爵位那天，親族交相賀喜，李崇獨自一人落淚不止。李賢問他，回答説："無功勛於國家，年少就封爲侯，應當報答君主大恩，不能够在家孝養父母以終天年，所以感到悲傷啊。"李賢由此對他大加稱奇。初次入仕時任命他爲州主簿，這不是他的愛好，推辭不去就職，自己請求做將兵都督。跟隨宇文護討伐北齊，因爲功勞最高，授儀同三司。歷任少侍伯大夫、少承御大夫，代理太子宫正。周武帝平定北齊，引進他參與謀劃計議，因功勛加授開府，封爲襄陽縣公，不久改封爲廣宗縣公。

隋文帝爲丞相，加授上開府儀同大將軍、懷州刺史，進爵郡公。尉遲迥反，遣使招之。崇初欲相應，後知叔父穆以并州附文帝，慨然太息曰："合家富貴數十人，遇國有難，竟不能扶傾繼絶，何面目處天地間乎!"韋孝寬亦疑之，與俱卧起。其兄詢時爲元帥長史，每諷諭之。崇由是亦歸心焉。及迥平，授徐州總管，進位上柱國。

隋文帝任丞相後，加授上開府儀同大將軍、懷州刺史，進爵位爲郡公。尉遲迥反叛，派人來招他共同起事。李崇起初也想響應他，後來得知叔父李穆以并州歸附隋文帝，憤然長嘆説："全家富貴的有幾十人，遇上國家有難，竟然不能扶持國家傾危使之重新興起，有什麽臉面活在世上呢!"韋孝寬也懷疑他有二心，和他同睡同起。他的哥哥李詢當時任元帥長史，常委婉勸諭他。李崇從此歸服隋文帝。當尉遲迥平定後，任命他爲徐州總管，進位上柱國。

開皇三年，除幽州總管。突厥犯塞，崇輒破之。奚、霫、契丹等懾其威略，爭來内附。後突厥大爲侵掠，崇率步騎三千拒之。轉戰十餘日，師人多死，遂保于沙城。突厥圍之，死亡略盡。突厥欲降之，謂曰："降者封爲特勤。"崇知不免，令其士卒曰："吾喪師徒，罪當萬死，今效命以謝國家。看吾死，且可降賊，方便散走。還見至尊，道此意也。"乃挺刃突賊，復殺二人，没於陣。贈六州諸軍事、豫州刺史，謚曰壯。子敏嗣。

隋文帝開皇三年，任命爲幽州總管。突厥侵犯邊境，李崇總是將他們打敗。奚、霫、契丹等恐懼他的威勢謀略，爭相前來歸附。後來突厥大舉侵犯劫掠，李崇率領步兵騎兵三千抵禦他們。輾轉戰鬥十餘日，士兵大量死亡，於是退守沙城。突厥包圍沙城，士兵差不多快死光了。突厥想招降他，對他説："投降者封爲特勤。"李崇知道不能幸免，命令他的士卒説："我喪失軍隊，罪該萬死，今天我獻出生命以報答國家。看到我死後，你們纔可以投降敵人，尋找機會分散逃走。回去見到皇上，向他陳説我的意願。"於是拔刀突入賊兵中，又殺死兩人，死於陣中。贈六州諸軍事、豫州刺史，謚號壯。兒子李敏繼承爵位。

李敏

敏字樹生，文帝以其父死王事，養於宫中。及長，襲爵廣宗公，起家

李敏字樹生，隋文帝因他父親爲國事而死，養育在宫中。到長大後，承襲了廣宗公的爵位，

左千牛。美姿容，善騎射，工歌舞弦管。開皇初，周宣帝后樂平公主有女娥英，妙擇婚對，敕貴公子弟集弘聖宫者，日以百數。公主選取敏，禮儀如尚帝女。後將侍宴，公主謂敏曰："我以天下與至尊，唯一女夫，當爲汝求柱國。若授餘官，愼無謝。"及進見上，上親御琵琶，遣敏歌舞，大悦，謂公主曰："敏何官?"對曰："一白丁耳。"謂敏曰："今授儀同。"敏不答。上曰："不滿爾意耶? 今授開府。"又不謝。上曰："公主有大功於我，我何得向其女婿惜官，今授卿柱國。"敏乃拜而蹈舞。遂於坐發詔授柱國，以本官宿衛。

以左千牛進入仕途。他姿容俊美，善於騎馬射箭，精通歌舞音樂。開皇初年，周宣帝皇后樂平公主有一女兒名娥英，精選婚配對象，貴家公侯子弟奉命會集弘聖宫的，每天有上百人。公主選取李敏，婚禮儀式如同娶帝王女兒。後來要去陪侍宴會，公主對李敏説："我以天下與皇上，衹有你一個女婿，應當爲你求得柱國官位。如果授任你别的官職，千萬不要謝恩。"到進宫朝見文帝，文帝親自彈琵琶，叫李敏歌舞，文帝十分高興，對公主説："李敏任什麽官職?"公主回答説："一個平民而已。"文帝於是對李敏説："現在就授你儀同。"李敏不回答。文帝説："不能滿足你的意願嗎? 現在就授你開府。"李敏又不謝恩。文帝説："公主對我有大功勞，我怎麽能對她的女婿吝惜官職，現在就授你柱國。"李敏這纔拜伏在地然後舞蹈謝恩。文帝就在宴席上發詔令授他柱國，以原官入宫值宿守衛。

後避煬帝諱，改封經城縣公。歷豳、金、華、岐數州刺史，多不莅職，常留京師。往來宫内，侍從游宴，賞賜超於功臣。大業初，轉衛尉卿。樂平公主將薨，遺言於煬帝曰："妾唯一女，不自憂死，深憐之。湯沐乞迴與敏。"帝從之，竟食五千户。攝屯衛將軍。楊玄感反後，城闕大興，敏之策也。轉將作監。從征高麗，領新城道軍，加光禄大夫。十年，帝復征遼東，遣敏黎陽督運。

後來爲避煬帝名諱，改封爲經城縣公。歷任豳州、金州、華州、岐州幾州刺史，多不到職，常留京師。往來宫内，侍從游樂宴會，對他的賞賜超過功臣。隋煬帝大業初年，轉任衛尉卿。樂平公主臨死時，給煬帝留下遺言説："我衹有一個女兒，我不擔心自己的死，但很可憐她。湯沐邑封户請求轉給李敏。"煬帝依從公主請求，給他食邑五千户。攝屯衛將軍。楊玄感反叛後，大量修建城市宫闕，這是李敏謀劃的。轉任將作監。隨從大軍征高麗，統領新城道軍，加授光禄大夫。大業十年，煬帝又征伐遼東，派李敏在黎陽督運軍用物資。

時或言敏一名洪兒，帝疑"洪"字當讖，嘗面告之，冀其引决。敏由是大懼，數與金才、善衡等屏人私語。宇文述知而奏之，竟與渾同誅。其妻宇文氏尋亦賜鴆而終。

當時有人告發李敏另外一個名字叫洪兒，煬帝懷疑"洪"字正和讖語相應，曾經當面告知他，希望他能自殺。李敏從此十分恐懼，多次和金才、善衡等人避開衆人私下密談。宇文述知道後奏報給煬帝，終於和李渾一同被誅殺。他的妻子宇文氏不久也被賜毒酒死去。

李遠　李植

賢弟遠。遠字萬歲，幼有器局，嘗與群兒爲戰鬥戲，指麾便有軍陣之法。郡守見而異之，召使更戲。群兒

李賢弟弟李遠。李遠字萬歲，幼年時就有才識器量，曾經和一群兒童作戰鬥游戲，他指揮有陣法。郡守見到後感到驚異，召他前來讓他再作

散走，遠持杖叱之，復爲向陣，意氣雄壯，殆甚於前。郡守曰："此小兒必爲將帥，非常人也。"	一次游戲，衆小兒走散，李遠持杖叱罵他們回來，又作前面的陣式，他意氣雄壯，超過了前一次。郡守説："這個小孩子將來必定成爲將帥，不是平常人啊。"
及長，涉獵書傳。魏正光末，天下鼎沸，敕勒賊胡琮侵逼原州。遠昆季率勵鄉人，欲圖拒守，而衆情頗有異同。遠乃按劍喻以節義，因曰："有異議者，請斬之。"衆懼，乃聽命，相與盟歃，深壁自守。無援，城陷，其徒多被害，唯遠兄弟并爲人所匿，得免。遠乃使賢晦迹和光，潛身間行，入朝求援。魏朝嘉之，授武騎常侍，俄轉别將。及尒朱天光西伐，配遠精兵爲鄉導。天光欽遠才望，除爲長城郡守。後以應侯莫陳崇功，遷高平郡守。周文見而悦之，令居麾下。	到長大後，廣泛涉獵典籍。北魏正光末年，天下大亂，敕勒族胡琮侵犯進逼原州。李遠兄弟們率領勉勵同鄉人，打算抵禦死守，然而衆人心緒不一。李遠於是撫劍向他們曉諭節操大義，接着説："有不同意者，就殺了他。"衆人恐懼，於是聽從命令，共同結盟起誓，加固防禦而防守。没有援兵，城被攻破，他的部衆多被殺死，衹有李遠兄弟幾人一同被人隱藏起來，得免一死。李遠於是派李賢隱匿形迹不露聲色，暗中悄悄出城，進京師請求援兵。北魏嘉獎他，授以武騎常侍，很快轉爲别將。當尒朱天光西征時，配備給李遠精兵作嚮導。天光欽佩李遠的才能聲望，任他長城郡守。後來因爲響應侯莫陳崇有功，升任高平郡守。周文帝見到他很高興，讓他轉歸自己部下。
及魏孝武西遷，封安定縣伯。魏文帝嗣位之始，思享遐年，以遠字可嘉，令扶帝升殿。進爵爲公，仍領左右。從征竇泰，復弘農，并有殊勳。授都督、原州刺史。周文謂遠曰："孤有卿，若身之有臂，本州之榮，乃私事爾。"遂令遠兄賢代行州事。沙苑之役，遠功居最，進爵陽平郡公。尋除大丞相府司馬，參軍國機務。時河東初復，人情未安。周文以河東爲國之要領，乃授河東郡守。遠敦獎風俗，勸課農桑，肅遏奸非，兼修守禦之備。曾未期月，百姓懷之。周文降書勞問。徵爲侍中，遷太子少師。	到北魏孝武帝西遷後，封爲安定縣伯。魏文帝剛繼承帝位時，想獲得長壽，以爲李遠的字很吉祥，命令他攙扶自己升殿。進爵位爲公，讓他在身邊任職。隨從征討竇泰，收復弘農，都有特殊的功勳。授爲都督、原州刺史。周文帝對李遠説："孤家有了你，如同身體有臂膀一樣，本州刺史的榮耀，衹是私事罷了。"於是命令李遠的哥哥李賢代理刺史。沙苑之戰，李遠功勞最高，進爵位陽平郡公。不久任爲大丞相府司馬，參預軍國要務。當時河東剛收復，人心還未安定。周文帝認爲河東是國家的要地，於是任命他爲河東郡守。李遠勉獎風俗，鼓勵耕田織布，嚴厲遏制奸詐邪惡的行爲，加之修繕防禦設施。尚未滿一個月，老百姓就很擁護他。周文帝寄書慰勞他。徵召回朝任侍中，升任太子少師。
東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請舉州來附，周文以仲密所據遼遠，難爲應接。諸將皆憚此行。遠曰："北豫遠在賊境，高歡又屯兵河陽，常理而論，實難救援。但不入獸穴，不得獸	東魏的北豫州刺史高仲密請求舉州前來歸附朝廷，周文帝認爲仲密所據守的地方遼遠，難於接應。諸將都畏懼這次行動。李遠説："北豫州遠在敵境，高歡又駐扎軍隊在河陽，按常理而論，實在難以救援。但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如

子，若以奇兵出其不意，事或可濟。脱有利鈍，故是兵家之常。如其顧望不行，便無克定之日。"周文喜曰："李萬歲所言，差强人意。"乃授行臺尚書，前驅東出。周文率大軍繼進。遠乃潛師而往，拔仲密以歸。仍從周文戰於芒山，時大軍不利，遠獨整所部爲殿。

果用奇兵出其不意，事情或許可以成功。如有勝敗，本來也是兵家之常事。如果觀望不去，便没有收復平定的日子。"周文帝高興地説："李萬歲所説的話，差强人意。"於是任命他爲行臺尚書，作前鋒東進。周文帝率領大軍隨後跟進。李遠於是秘密出兵前去，取仲密而歸。隨從周文帝戰於芒山，大軍失利，李遠獨自整頓所領軍隊作後隊。

尋授都督義州弘農等二十一防諸軍事。遠善撫馭，有幹略，戰守之備，無不精鋭。每厚撫境外之人，使爲間諜，敵中動静，必先知之。至有事泄被誅，亦不以爲悔。嘗獵於莎柵，見石於叢薄中，以爲伏兔，射之，鏃入寸餘，視之乃石。周文聞而異之，賜書曰："昔李將軍親有此事，公今復爾，可謂世載其德矣。"東魏將段孝先趨宜陽，以送糧爲名，實有窺窬之意。遠密知其計，遣兵襲破之。孝先遁走。周文賜所乘馬及金帶床帳衣被等，并綵二千匹，拜大將軍。頃之，除尚書左僕射，固辭。周文不許，遠不得已，方拜職。周文又以第十一子代王達令遠子之，其見親待如此。

不久授都督義州弘農等二十一防諸軍事。李遠善於安撫控制，有才幹謀略，攻戰守禦的裝備，無不精良。常厚加撫慰境外之人，使他們作間諜，敵方動静，常事前就知道。甚至有因爲事情泄漏而被誅殺的，他們也不因此而後悔。曾經在莎柵打獵，見到一塊石頭隱伏在草木叢中，以爲是藏伏的兔子，發箭射去，箭鏃深入石中一寸多，走近一看纔知是石頭。周文帝聽説後感到驚異，賜信説："從前李廣將軍確有這事，你現在又是這樣，可以説是世代承受其德了。"東魏將領段孝先趕赴宜陽，以運送糧草爲名，其實有待機而動之意。李遠已秘密知道他的計謀，派軍隊襲擊打敗了他。孝先逃走。周文帝賜給他自己所乘坐的馬以及金帶床帳衣服被褥等，以及綵帛二千匹，任大將軍。不久，升任爲尚書左僕射，他堅決推辭。周文帝不許可，李遠不得已，纔拜謝接受職務。周文帝又將他的第十一個兒子代王宇文達給李遠作兒子，他受寵信愛待就是如此。

時周文嫡嗣未建，明帝居長，已有成德；孝閔處嫡，年尚幼冲。乃謂群公曰："孤欲立子以嫡，恐大司馬有疑。"大司馬即獨孤信，明帝敬后父也。衆未有答。遠曰："立子以嫡不以長，略陽公爲嗣，公何疑焉？若以信爲嫌，請即斬信。"便起拔劍。周文亦起曰："何事至此！"信又自陳説，遠乃止。於是群公并從遠議。遠出外，拜謝信曰："臨大事不得不爾。"信亦謝遠曰："今日賴公决此大議。"六官建，授小司寇。周孝閔帝踐祚，進位柱國大將軍，復鎮弘農。

當時周文帝世子未曾確立，明帝是長子，已經有成年人的品德；孝閔是正嫡，年齡還幼小。於是對衆公卿説："孤家打算將嫡子立爲世子，恐怕大司馬有疑慮。"大司馬就是獨孤信，他是明帝敬皇后的父親。衆人還没有回答，李遠就説："立嗣子依嫡出不依長子，略陽公作嗣子，你有什麽疑惑呢？如果認爲獨孤信有嫌隙，請立即斬殺獨孤信。"即起身拔劍。周文帝也站起身説："事情何至到此地步！"獨孤信又自已陳述辯解，李遠纔止住了。於是衆公卿都順從李遠的意見。李遠走到外面後，向獨孤信道歉説："面臨大事不得不這樣。"獨孤信也致謝李遠説："今天依靠你决斷了這件大事。"六官建置，授小司寇。

周孝閔帝即位，進位柱國大將軍，又去鎮守弘農。

遠子植，文帝時已爲相府司録，參掌朝政。及晋公護執權，密欲誅護，頗泄，護乃出植爲梁州刺史。尋而廢帝，召遠及植還朝。遠恐有變，沉吟良久，乃曰："大丈夫寧爲忠鬼，安能作叛臣乎！"遂就徵，至京師。護以遠功名素重，猶欲全宥之，謂曰："公兒遂有異謀，可早爲之所。"乃以植付遠。遠素愛植，植又有口辯，云初無此謀。遠信之，詰朝將植謁護。護謂植已死，乃曰："陽平公何意自來？"左右云："植亦在門外。"護大怒曰："陽平公不信我矣！"召入，命遠同坐，令帝與植相質於遠前。植辭窮，謂帝曰："本爲此謀，欲安社稷，利至尊耳。今日至此，何事云云。"遠聞之，自投於床，曰："若爾，誠合萬死。"於是護乃害植，并逼遠自殺。

李遠子李植，周文帝時已任相府司録，參預掌管朝廷政務。晋公宇文護執掌權柄時，李植打算秘密誅殺宇文護，事情稍有泄露，宇文護於是外放李植任梁州刺史。不久廢黜孝閔帝，徵召李遠和李植回朝。李遠恐怕有變故，沉思很久，纔説："大丈夫寧肯做忠鬼，怎能當叛臣！"就聽從徵召，回到京師。宇文護因爲李遠功業名聲素來很大，還是想保全寬赦他，對他説："你的兒子已經有反叛的圖謀，可以早些爲他安排去處。"於是將李植交付給李遠。李遠素來喜愛李植，李植又能言善辯，説本來就没有這種圖謀。李遠相信了他，第二天早上帶着李植去見宇文護。宇文護認爲李植已經死了，於是説："陽平公什麽原因自己來了？"左右的人説："李植也在門外。"宇文護大怒説："陽平公不相信我嗎！"召他進來，命令李遠同他坐在一起，讓孝閔帝和李植在李遠面前對質。李植辭窮，對孝閔帝説："本來有這個圖謀，是爲了安定國家，有利於皇上。今天到此地步，還有什麽好説。"李遠聽到後，自己撲倒在座榻上，説："如果這樣，實在罪該萬死。"於是宇文護就殺了李植，同時逼迫李遠自殺。

建德元年，晋公護誅，贈本官，加太保，謚曰忠。隋開皇初，追贈上柱國，改謚曰懷。植及諸弟并加贈謚。

周武帝建德元年，晋公宇文護被誅殺，追贈李遠原來官位，加贈太保，謚號忠。隋朝開皇初年，追贈上柱國，改謚號爲懷。李植同他的衆位弟弟一并加贈謚。

李基

植弟基，字仲和，幼有聲譽，美容儀，善談論，涉獵群書，尤工騎射。周文令尚義歸公主。以父勛，封建安縣公。累遷大都督，進爵清河郡公。及魏廢帝即位之後，猜隙彌深。時周文諸子年皆幼冲，章武公導、中山公護復東西作鎮，唯托意諸婿，以爲心膂。基與義城公李暉、常山公于翼等俱爲武衛將軍，分掌禁旅。魏帝深憚之，故密謀遂泄。魏恭帝即

李植弟弟李基，字仲和，幼年時就有聲譽，容貌儀表俊美，善於談論，飽覽群書，特别精通騎馬射箭。周文帝叫他娶義歸公主。因爲父親的功勛，被封爲建安縣公。多次升遷至大都督，升爵爲清河郡公。魏廢帝即位之後，猜忌嫌隙更深。當時周文帝諸子年齡都很幼小，章武公宇文導、中山公宇文護又在東西兩地任鎮將，祇有寄托心意於各位女婿，作爲親信。李基和義城公李暉、常山公于翼等人都是武衛將軍，分别掌管禁軍。廢帝畏懼他們，所以密謀就泄漏出

位，進爵敦煌郡公，尋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拜陽平國世子。六官建，授御正中大夫。

來。魏恭帝即位，李基進爵位爲敦煌郡公，不久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授陽平國世子。六官設置後，授御正中大夫。

周孝閔帝踐阼，出爲淅州刺史。尋爲兄植，合坐死。以主婿，又爲季父穆所請，得免。武成二年，除江州刺史。既被譴謫，常憂憤不得志。保定元年，卒於位。穆尤所鍾愛，每哭輒悲慟，謂所親曰："好兒捨我去，門户豈是欲興！"宣政元年，追贈使持節、上開府儀同大將軍、曹徐譙三州刺史、敦煌郡公，謚曰孝。子威嗣。

周孝閔帝即位，外任淅州刺史。不久因其兄李植事件，應當牽連處死。因爲是公主女婿，又經叔父李穆請求，得以免罪。周明帝武成二年，任命爲江州刺史。自從遭受貶謫以後，常因不得志而憂愁憤恨。周武帝保定元年，死於任上。李穆特别喜愛他，常哭泣悲痛，對所親近的人説："好兒子拋棄我走了，家族如此怎能興盛。"周武帝宣政元年，追贈使持節、上開府儀同大將軍、曹徐譙三州刺史、敦煌郡公，謚號孝。兒子李威繼承爵位。

威字安人，又改襲遠爵陽平郡公，加上開府。大象末，進至柱國，封公。

李威字安人，又繼承李遠封爵陽平郡公，加上開府。大象末年，位至柱國，封爲黎國公。

李穆　李惇

賢弟穆。穆字顯慶，少明敏有度量。文帝入關，便給事左右，深被親遇。穆亦小心謹肅，未嘗懈怠。及侯莫陳悦害賀拔岳，周文自夏州赴難，而悦黨史歸據原州，猶爲悦守。周文令侯莫陳崇襲之，穆時先在城中，與兄賢、遠應崇，遂禽歸。以功授都督。從迎魏孝武，封永平縣子。又領鄉兵。禽竇泰，復弘農，并有戰功。沙苑之捷，穆言："歡今日已喪膽矣，請速逐之，則歡可禽也。"周文不聽。論前後功，進爵爲公。

李賢弟弟李穆。李穆字顯慶，年輕時就聰明敏慧而有度量。周文帝入關，就在身邊供職，被親近禮遇。李穆也小心謹慎，未曾懈怠。到侯莫陳悦殺害賀拔岳時，周文帝從夏州來救國難，而侯莫陳悦同黨史歸占據原州，還在爲侯莫陳悦守城。周文帝命令侯莫陳崇襲擊他，李穆當時在城中，和兄長李賢、李遠響應侯莫陳崇，於是擒獲了史歸。因功授都督。隨從迎接魏孝武帝，封爲永平縣子。又統領鄉兵。擒獲竇泰，收復弘農，都有戰功。沙苑之戰勝利後，李穆説："高歡今天已經喪膽，請趕快追擊，這樣高歡就可以擒獲了。"周文帝不聽。論前後功勞，進爵位爲公。

芒山之戰，周文馬中流矢，驚逸墜地。敵人追及，左右皆散。穆下馬，以策擊周文背，因大罵曰："籠東軍士，爾曹主何在？爾獨住此！"敵人見其輕侮，不疑是貴人，遂捨而過。穆以馬授周文，遂俱逸。是日微穆，周文已不濟矣。既而與穆相對而泣，自是恩眄更隆。顧左右曰："成我事者，其此人乎！"擢授武衛將軍、儀同三司，進封安武郡公。前後賞

芒山之戰，周文帝的戰馬被亂箭射中，受驚奔跑將周文帝顛墜地上。敵人追上來，左右之人都散走。李穆下馬，用馬鞭抽打周文帝背部，并且大駡道："潰兵敗卒，你的主將在哪裏？你一個人在此！"敵人見他輕侮周文帝，不懷疑周文帝是貴人，就丢開他們走過去了。李穆把馬給周文帝，於是都逃脱了。這天不是李穆，周文帝已不能活了。過後周文帝和李穆相對着哭泣，自此以後恩寵更加深厚。周文帝環顧左右的人説："成就我事業的人，就是他啊！"越級授武衛將

賜，不可勝計。周文嘆其忠節，曰："人所貴唯命，穆遂輕命濟孤，爵位玉帛，未足爲報。"乃特賜鐵券，恕以十死。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初，芒山之敗，穆授周文驄馬，後中厩有此色者，悉以賜之。又賜穆嗣子惇安樂郡公，姊一人爲郡君，自餘姊妹并爲縣君，兄弟子侄及緦麻已上親并舅氏皆沾厚賜。其褒崇如此。

軍、儀同三司，進封安武郡公。前後賞賜，不可勝計。周文帝贊嘆他的忠誠節操，説："人所貴重的是生命，李穆能捨己救我，爵位財物，不足以作爲報答。"於是特别賜給他自身及子孫後代不被處死的鐵券，可以赦免十次死罪。進升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起初，芒山兵敗時，李穆給周文帝的是一匹青白色的馬，後來官厩裏有這種顔色的馬，盡數拿來賞賜李穆。又賜李穆嗣子李惇安樂郡公爵位，一位姐姐爲郡君，其他姊妹都爲縣君，兄弟子侄和五服以内親屬連同舅家都得到豐厚的賞賜。他受到如此多的嘉獎尊崇。

從解玉壁圍，拜安定國中尉。歷同州刺史、太僕卿。從于謹平江陵，以功别封一子長城縣侯。尋進位大將軍，賜姓拓拔氏。又擊沔曲蠻破之。俄除原州刺史，拜世子惇爲儀同三司，以賢子爲平高郡守，遠子爲平高縣令，并加鼓吹。穆自以叔侄一家三人皆牧宰鄉里，恩遇過隆，固辭不拜。周文不許。後入爲雍州刺史，兼小冢宰。周孝閔帝踐祚，又封一子爲升遷縣伯。穆請迴授賢子孝軌，許之。

隨從大軍解玉壁之圍，授安定國中尉。歷任同州刺史、太僕卿。隨從于謹平定江陵，因功别封一個兒子爲長城縣侯。不久進位大將軍，賜姓托跋氏。又攻打沔曲蠻并打敗他們。不久又任原州刺史，授世子李惇爲儀同三司，將李賢的兒子任命爲平高郡守，李遠的兒子任命爲平高縣令，并加鼓吹。李穆認爲叔侄一家三人都任家鄉的州縣官，恩惠知遇過於隆重，堅決推辭不接受。周文帝不應允。後來入京爲雍州刺史，兼小冢宰。周孝閔帝即位，又封一個兒子爲升遷縣伯。李穆請求轉授給李賢兒子孝軌，被應允。

及兄子植謀害宇文護被誅，穆亦坐除名。先是穆知植非保家主，每勸遠除之，遠不能用。及遠臨刑，泣謂穆曰："顯慶，吾不用汝言以至此，將奈何！"穆以此獲免，及其子弟亦免官。時植弟基當從坐戮，穆求以子惇、怡等代死，辭理酸切，聞者莫不動容。護矜之，遂特免基死。

當他哥哥的兒子李植因圖謀殺害宇文護被殺時，李穆也牽連獲罪被除名免官。此前李穆就知道李植不是保護家族的人，常叫李遠除掉他，李遠不采納。當李遠將要受刑時，哭着對李穆説："顯慶，我不采用你的話以至於到此地步，將怎麽辦！"李穆因此獲得免去死罪，連同他的子弟也被免去官職。當時李植弟弟李基應當受牽連獲罪處死，李穆請求用自己的兒子李惇、李怡等代替受死，言辭痛切，聽者無不感動。宇文護憐憫他，於是特别赦免李基死罪。

明帝即位，拜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復爵安武郡公，拜直州刺史。武成中，子弟免官爵者悉復之。累遷大司空。天和二年，進封申國公，舊爵迴授一子。建德元

周明帝即位，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恢復安武郡公爵位，授直州刺史。周明帝武成年間，被免去官職的子弟都得到恢復。多次升遷至大司空。周武帝天和二年，進封申國公，原先的爵位轉授給一個兒子。周武帝

年，遷太保，尋出爲原州總管。四年，武帝東征，令穆別攻軹關及河北諸縣，并破之。後以帝疾班師，棄而不守。六年，進位上柱國，除并州總管。時東夏初平，人情尚擾，穆靖以鎮守，百姓懷之。大象元年，加邑至九千户，遷大左輔，總管如舊。二年，詔加太傅，仍總管。

建德元年，升任太保，不久出京任原州總管。建德四年，武帝東征，命令李穆帶兵攻打軹關以及河北各縣，一同攻占。後來因爲武帝得病班師，衹好放棄而不守衛。建德六年，進位上柱國，任并州總管。當時東方剛被平定，人情還很混亂，李穆以綏靖政策鎮守此地，百姓都很擁護他。周静帝大象元年，增加食邑達到九千户，升大左輔，仍舊任總管。大象二年，詔令加太傅，仍舊任總管。

及隋文作相，尉遲迥舉兵，遣使招穆，穆鎖其使，上其書。穆子士榮以穆所居天下精兵處，陰勸穆應之。穆弗聽，曰："周德既衰，愚智共悉，天時若此，豈能違天？"乃遣使謁隋文帝，并上十三環金帶，蓋天子服也，以微申其意。時迥子誼爲朔州刺史，亦執送京師。迥令其署行臺韓長業攻陷潞州，執刺史趙威，署城人郭子勝爲刺史。穆遣兵討獲子勝。文帝嘉之，以穆勞同破鄴城第一勛，加三轉，聽分授其二子榮、才及賢子孝軌。榮及才并儀同大將軍，孝軌進開府儀同大將軍，又別封子雄爲密國公。穆又密表勸進。文帝既受禪，詔曰："公既舊德，且又父黨，敬惠來旨，便以今月十三日恭膺天命。"俄而穆來朝，文帝降座禮之。拜太師，贊拜不名，真食成安縣三千户。穆子孫雖在襁褓，悉拜儀同，其一門執象笏者百餘人，貴盛當時無比。穆上表乞骸骨，詔曰："公年既耆舊，筋力難煩，今勒所司，敬蠲朝集。如有大事，須共謀謨，別遣侍臣，就第詢訪。"

到隋文帝做丞相，尉遲迥舉兵反叛，派人邀約李穆共同起事，李穆把來人囚禁起來，將他的書信上奏朝廷。李穆的兒子士榮認爲李穆所任職的地方是天下精兵聚集之處，私下勸李穆響應尉遲迥。李穆不聽從他的意見，説："周朝德運已經衰微，這是愚人智者都知道的，天運如此，豈能違反天意？"於是派人進見隋文帝，并獻上十三環金腰帶，這是天子所服用的，以此暗地表明自己的意向。當時尉遲迥的兒子尉遲誼爲朔州刺史，也被他拘捕押送京師。尉遲迥命令其署行臺韓長業攻陷潞州，拘捕刺史趙威，任命潞州人郭子勝爲刺史。李穆派兵討伐并擒獲了子勝。隋文帝嘉獎他，以李穆這次功勞連同隨從大軍攻克鄴城的第一功勛，加三次升轉，聽任分別授給他的兩個兒子李榮、李才和李賢的兒子孝軌。李榮和李才同是儀同大將軍，孝軌進位開府儀同大將軍，又別封他兒子李雄爲密國公。李穆又秘密上表章勸隋文帝即位稱帝。隋文帝接受禪讓後，下詔説："你既是有德望的老臣，而且又是父輩同黨，敬受來信旨意，就以這個月十三日敬受天命。"不久李穆來朝見，隋文帝下座位對他以禮相待，授太師，朝見時行拜見禮不稱名，實際食邑成安縣三千户。李穆的子孫即使是襁褓中的嬰兒，也全都授儀同，他一家持象牙手板的就有一百多人，尊貴興盛在當時無人可比。李穆上表章請求退休，詔令説："你年壽已高，精力難以勝任煩雜事務，現在勒令主管部門，敬請免去朝會。如有大事，需要和你商量，另外派遣侍臣，到你家中詢問。"

時太史奏當有移都事，帝以初受

當時太史上奏章説按照天象應當考慮遷都的

命，甚難之。穆乃上表極言宜移都之便。帝素嫌臺城制度迮小，又宫内多鬼妖。蘇威嘗勸遷，上不納，遇太史奏狀，意乃惑之。至是省穆表，帝曰："天道聰明，已有徵應，太師人望，復抗此請，則可矣。"遂從之。

事情，隋文帝認爲剛建立新朝，感到有困難。李穆於是上表章盡力主張遷都并説出遷都的好處。隋文帝素來就不滿意宫城狹窄，又加之宫内多鬼怪，蘇威曾經勸請遷都，隋文帝不予采納，見到太史奏章後，心裏對這事仍有疑慮。到這時看了李穆的表章，隋文帝説："天象明智，已有徵兆，太師爲衆人所仰望，又上表直言請求，這樣就可以了。"於是聽從了遷都的建議。

歲餘，下詔："穆自今已後，雖有愆罪，但非謀逆，縱有百死，終不推問。"開皇六年薨，時年七十七，遺令以不得陪駕岱宗爲恨。詔遣黄門侍郎監護喪事，贈十州諸軍事、冀州刺史，謚曰明。賜以石椁、前後部羽葆鼓吹、輼輬車，百僚送之郭外。詔太常卿牛弘齎哀册文，祭以太牢。

一年多以後，隋文帝下詔説："李穆從今以後，即使犯有罪過，衹要不是謀反，縱然有百死之罪，永遠不許推究審問。"開皇六年逝世，享年七十七歲，臨終奏表以不能陪同文帝去泰山祭天地而感到遺憾。詔令派遣黄門侍郎監督護理喪事，追贈十州諸軍事、冀州刺史，謚號明。賜給他墓中放置棺材的石室、前後部羽葆儀仗樂隊、輼輬車載棺材，百官送到城外。詔令太常卿牛弘持哀册文，用太牢之禮祭奠。

長子惇字士獻。周文帝令功臣長子并與略陽公游處，惇於輩流中特被引接，每有遐方服玩珍奇，無不班賜。封安樂郡公，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鳳州刺史。先穆卒。子筠，襲祖爵。

長子李惇字士獻。周文帝令功臣長子和略陽公宇文覺游樂相處，李惇在同輩人中特别被接待，每當有遠方服用玩賞珍貴奇異物品，無不分賞給他。封爲安樂郡公，位至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鳳州刺史。先於李穆去世。兒子李筠，承襲祖父李穆封爵。

惇弟怡，位儀同三司，贈渭州刺史。

李惇弟李怡，位至儀同三司，贈渭州刺史。

怡弟雅，少有識量。仕周，以軍功封西安縣男，位荆州總管。開皇初，進爵爲公。

李怡弟李雅，少年時就有見識器量。入仕北周，因有軍功被封爲西安縣男，位至荆州總管。隋文帝開皇初年，進爵位爲公。

雅弟恒，位鹽州刺史，封曲陽侯。

李雅弟李恒，位至鹽州刺史，封曲陽侯。

恒弟榮，位合州刺史，長城縣公。

李恒弟李榮，位至合州刺史，長城縣公。

榮弟直，位車騎將軍，歸政縣侯。

李榮弟李直，位至車騎將軍，歸政縣侯。

直弟雄，位柱國、驃騎將軍，密國公。

李直弟李雄，位至柱國、驃騎將軍，密國公。

李渾

雄弟渾，仁壽初，忿筠慳嗇，遣兄子善衡賊之。求盗不得，文帝大

李雄弟李渾，仁壽初年，怨恨李筠吝嗇，派他哥哥的兒子善衡殺害了他。搜捕未獲，隋文帝

怒，盡追其親族。初，筠與從父弟瞿曇有隙，渾遂證瞿曇殺之，而善衡獲免。筠死，帝議立嗣。邳公蘇威奏筠不軌，請絶其封。帝不許，乃以渾嗣。

大怒，盡數追究他的親族。起初，李筠和堂弟瞿曇有怨恨，李渾於是就指證是瞿曇殺了他，而善衡却得以幸免。李筠死後，文帝計議爲他立繼承人。邳公蘇威陳奏李筠有不軌行爲請求斷他的封爵。隋文帝不同意，却用李渾繼承申國公封爵。

渾字金才，姿貌瑰偉，美鬚髯。起家左侍上士。尉遲迥反於鄴，時穆在并州，隋文帝甚慮迥，遣渾乘驛詣穆。穆遽令渾入京奉熨斗曰：“願執柄以慰天下也。”文帝大悦。又遣渾詣韋孝寬所而述穆意。會鄴平，以功授上儀同三司，封安武郡公。開皇中，晋王廣出藩，渾以驃騎將軍領親信，從往揚州。

李渾字金才，姿態容貌魁偉，鬚髯秀美。初爲左侍上士。尉遲迥在鄴反叛，當時李穆在并州，隋文帝很憂慮尉遲迥，派李渾乘驛車去見李穆。李穆立即命令李渾入京師奉獻熨斗給隋文帝説：“希望你能執斗柄用它慰藉天下。”隋文帝大喜。又派李渾到韋孝寬那裏轉述李穆的意見。適逢鄴城被平定，因功授上儀同三司，封安武郡公。隋文帝開皇年間，晋王楊廣出京到封地去，李渾以驃騎將軍身份統領親信，隨從前往揚州。

及筠死，渾規欲紹之，謂妻兄太子左衛率宇文述曰：“若得襲封，當以國賦之半，每歲相奉。”述因入白皇太子，奏文帝，竟詔渾襲申公以奉穆嗣。大業六年，追改穆封爲郕公，渾仍襲焉。累加光禄大夫，遷右驍騎衛大將軍。渾既紹父業，日增豪侈。二歲後不以奉物分述。述大恚，因醉謂其友人于象賢曰：“我竟爲金才所賣，死且不忘。”渾聞之，由是結隙。

李筠死後，李渾謀劃要想繼承他的爵位，對他的妻兄太子左衛率宇文述説：“如果能够承襲封爵，當用封國賦税的一半，每年奉送。”宇文述因此入宫告知皇太子，奏報文帝，文帝最後下詔書讓李渾承襲申國公封爵以作爲李穆的嗣子。隋煬帝大業六年，追贈改封李穆爲郕公，仍舊讓李渾繼承。多次加位至光禄大夫，升任右驍騎衛大將軍。李渾繼承父親産業後，一天比一天奢侈。兩年後就不再將封地的一半租賦分給宇文述。宇文述大爲怨恨，趁着酒醉對他的朋友于象賢説：“我竟然被金才所欺騙，死也不會忘記這事。”李渾聽説後，從此和宇文述結下仇怨。

及帝討遼東，有方士安伽陁謂帝曰：“李氏應爲天子，宜盡誅天下李姓。”述知之，因構渾於帝曰：“臣與金才夙親，聞其數與李敏、善衡等日夜屏語，或終夕不寢。渾大臣也，家世隆盛，身捉禁兵，不宜然。”帝曰：“卿可覓其事。”述乃遣武賁郎將裴仁基表告渾反，即日遣述掩其家。遣左丞元文都、御史大夫裴蘊雜推之，數日，不得反狀。

煬帝征討遼東時，有一個方士安伽陁對煬帝説：“李氏應當做天子，應該盡數誅殺天下李姓人。”宇文述知道這事後，在煬帝面前捏造誣陷李渾説：“臣和金才是親戚，聽説他日夜和李敏、善衡等人密談，甚至整夜不睡覺。李渾是朝廷大臣，家門世代尊貴，又親自掌握禁軍，這樣不恰當。”煬帝説：“你可去尋找他的事實。”宇文述於是指使武賁郎將裴仁基上表告發李渾謀反，當天煬帝就派宇文述突然搜查他的家。又派左丞元文都、御史大夫裴蘊共同推究審問他，幾天都没有得到謀反事實。

帝更遣述推。述入獄中召出敏妻

煬帝改派宇文述推究。宇文述到獄中喚出李

宇文氏，謂曰："夫人，帝甥也，何患無賢夫？李敏、金才名當妖讖，夫人當自求全。"因教言金才嘗告敏云："汝應圖籙，當爲天子。今主上好兵，勞擾百姓，此亦天亡隋時也。若復度遼，吾與汝必爲大將軍，每軍二萬餘兵，固以五萬人矣。又發諸房子侄内外親婭并募從征，吾家子弟决爲主帥，分領兵馬，散在諸軍。吾與汝前發，襲取御營，子弟響赴，一日之間，天下定矣。"述口自傳授，令敏妻寫表，封云"上密"。述持入奏云："已得金才反狀，并有敏妻密表。"帝覽之，泣曰："吾宗社幾傾，賴親家公而獲全耳。"於是誅渾、敏等，自餘無少長皆徙嶺表。

敏妻子宇文氏，對她說："夫人，你是皇上的外甥女，何憂没有賢能的丈夫？李敏、金才名字和怪異讖言相應，夫人應當自求保全。"因而教唆她説金才曾經告訴李敏道："你名字和圖讖相對應，應當做天子。現在皇上好用兵，使百姓受難，這也是上天要滅亡隋的時候。如果再遠征遼東，我和你必定爲大將軍，每軍兩萬餘人，我們兩人有五萬人了。又調發各房子侄内外姻親子弟一并招募隨從出征，我們家的子弟做主帥，分别統領兵馬，散在各軍。我和你在前面，襲擊攻取皇帝所在地，子弟們響應赴援，一天之内，天下可定。"宇文述口述，叫李敏的妻子寫成表章，封面上注明"上密"。宇文述持表章入宫上奏説："已經得到金才反狀，并有李敏的妻子的秘密表章。"煬帝看了表章，流淚説："我的江山幾乎傾覆，依靠親家公而獲得保全。"於是誅殺李渾、李敏等人，其餘親屬無論長幼都被流放到嶺南。

梁禦

梁禦字善通，其先安定人也。後因官北邊，遂家於武川，改姓紇豆陵氏。高祖俟力提，從魏太武征討，位揚武將軍、定陽侯。

禦少好學，進趣詳雅，及長，更好弓馬。尒朱天光西討，知禦有志略，引爲左右。共平關、隴，除益州刺史，第一領人酋長，封白水縣侯。從賀拔岳鎮長安。及岳被害，禦與諸將同謀翊戴周文帝。周文既平秦、隴，欲引兵東下。雍州刺史賈顯度持兩端，通使於齊神武。周文知其意，以禦爲大都督、雍州刺史，領前軍先行。及與顯度相見，因説顯度，顯度即出迎周文，禦遂入鎮雍州。大統元年，進爵信都縣公，授尚書右僕射。

從周文復弘農，破沙苑，加侍中、開府儀同三司，進爵廣平郡公。出爲東雍州刺史，爲政舉大綱而已，人庶稱之。薨於州，臨終唯以國步未康爲恨，言不及家。贈太尉、尚書

梁禦字善通，他的祖先是安定人。後來因爲到北邊做官，就定居在武川，改姓紇豆陵氏。高祖俟力提，隨從魏太武帝征討，位至揚武將軍、定陽侯。

梁禦從小就好學，行動舉止安祥文雅，長大成人後更喜愛騎馬射箭。尒朱天光西討，知道梁禦有志向才略，帶他在身邊。共同平定關、隴地區，任益州刺史，第一領人酋長，封爲白水縣侯。隨從賀拔岳鎮守長安。當賀拔岳被殺害後，梁禦和諸將同謀擁戴周文帝。周文帝平定秦、隴以後，打算領兵東下。雍州刺史賈顯度首鼠兩端，和齊神武通使往來。周文帝知道他的用心，任用梁禦爲大都督、雍州刺史，帶領前軍先行。和顯度相見時，勸説顯度，顯度即出城迎接周文帝，梁禦便入城鎮守雍州。西魏大統元年，進爵位信都縣公，爲尚書右僕射。

隨從周文帝收復弘農，攻占沙苑，加授侍中、開府儀同三司，進爵位廣平郡公。出京任東雍州刺史，處理政務祇重大事，百姓都很滿意。死於刺史任上，臨終時還以國家尚未安定爲遺恨，不涉及家事。贈太尉、尚書令、雍州刺史，

令、雍州刺史，謚曰武昭。子睿。

梁睿

睿字恃德，少沉敏有行檢。周文帝時，以功臣子養宫中，復命與諸子游處。七歲，襲爵廣平郡公。累加儀同三司、本州大中正、開府，改封五龍郡公，渭州刺史。周閔帝受禪，徵爲御伯。出爲中州刺史，鎮新安以備齊。齊人來寇，睿輒挫之。帝甚嘉嘆，拜大將軍。以禦佐命功，進爵蔣國公。入爲司會。後從齊王憲拒齊將斛律明月於洛陽，每戰有功，遷小冢宰。歷敷州刺史，凉、安二州總管，俱有惠政，進位柱國。

隋文帝總百揆，代王謙爲益州總管。行至漢川西，謙反，攻始州，睿不得進。文帝命睿爲行軍元帥，率行軍總管于義、張威、達奚長儒、梁昇、石孝義步騎二十萬討之。謙遣開府李三王守通谷，睿使張威擊破之。進至龍門，謙將趙儼、秦會擁衆十萬，據險爲營，周亘三十里。睿令將士銜枚，出自間道，四面奮擊，力戰破之，遂鼓行而進。謙將敬豪守劍閣，梁巖拒平林，并懼而來降。謙又命高阿那瓌、達奚惎等以盛兵攻利州。聞睿將至，惎分兵據開遠。睿遣上開府拓拔宗趣劍閣，大將軍宇文敻指巴西，大將軍趙達水軍入嘉陵。遣張威、王倫、賀若震、于義、韓相貴、阿那惠等分道攻惎，自午及申，破之。惎奔歸于謙。睿逼成都，謙令達奚惎、乙弗虔守城，親帥精兵五萬，背城結陣。睿擊敗之。謙將入城，惎、虔以城降。謙將麾下三十騎遁走，新都令王寶執之，睿斬謙于市，劍南悉平。進位上柱國，總管如故，賜物五千段、奴婢一千口、金二

謚號武昭。兒子梁睿。

梁睿字恃德，年輕時就沉着機敏而有操行。周文帝時，以功臣子弟身份養在宫中，又命他和諸家小孩游樂相處。七歲，承襲廣平郡公的封爵。多次加封至儀同三司、本州大中正、開府，改封爲五龍郡公，渭州刺史。周閔帝受魏帝禪讓即位，徵召回朝任御伯。出京任中州刺史，鎮守新安以防備北齊。齊軍來侵犯，梁睿總是挫敗他們。皇帝很嘉獎贊嘆，拜授大將軍。因爲梁禦輔佐有功，進爵位爲蔣國公。調入京城任司會。後來隨從齊王宇文憲在洛陽抵禦北齊大將斛律明月，每次作戰都有功勞，升任小冢宰。歷任敷州刺史，凉州、安州兩州總管，都有政績，進位柱國。

隋文帝總理政務，命他代替王謙爲益州總管。行進至漢川西，王謙反叛，攻打始州，梁睿不能前進。隋文帝命梁睿爲行軍元帥，率領行軍總管于義、張威、達奚長儒、梁昇、石孝義步兵騎兵二十萬討伐。王謙派開府李三王據守通谷，梁睿派張威打敗了他。進軍至龍門，王謙將領趙儼、秦會擁兵十萬，占據險要安營結寨，周圍綿延三十里。梁睿命令將士們禁止說話，從小路出擊，四面奮力攻打，盡力作戰將他們打敗，於是擊鼓乘勝進軍。王謙將領敬豪守劍閣，梁巖守平林，都因畏懼而來投降。王謙又命令高阿那瓌、達奚惎等以大軍進攻利州。聽説梁睿即將到來，達奚惎分出一部分軍隊據守開遠。梁睿派遣上開府拓跋宗到劍閣，大將軍宇文敻向巴西，大將軍趙達水軍進入嘉陵江。又派張威、王倫、賀若震、于義、韓相貴、阿那惠等人分道攻打達奚惎，從午時到申時，打敗了他。達奚惎敗逃回歸王謙。梁睿領兵進逼成都，王謙命令達奚惎、乙弗虔守城，親自率領精兵五萬，背城集結擺開陣勢。梁睿打敗了他。王謙正打算退入城中，達奚惎、乙弗虔舉城投降。王謙帶領部下三十名騎兵逃走，被新都縣令王寶抓獲，梁睿將王謙斬於市，劍南全部平定。進位上柱國，總管不變，賜物五千段、奴婢一千人、金二千兩、銀三千兩，

千兩、銀三千兩，邑千户。

食邑一千户。

睿時威振西州，夷獠歸附，唯南寧首帥爨震恃遠不賓。睿上疏曰："南寧州，漢牂柯之地。近代已來，分置興古、雲南、建寧、朱提四郡，户口殷衆，金寶富饒，二河有駿馬明珠，益、寧出鹽井犀角。晋泰始七年以益州曠遠，分置寧州。至僞梁，南寧州刺史徐文盛被湘東徵赴荆州。屬東夏尚阻，未遑遠略，土人爨瓚遂竊據一方。國家遥授刺史，其子震相承至今。而震臣禮多虧，貢賦不入。如聞彼人苦其苛政，思被皇風，幸因平蜀士衆，不煩重興師旅，押獠既訖，即請略定南寧。"文帝深納之，然以天下初定，恐人心不安，故未之許。後竟遣史萬歲討平之，并因睿之策也。

梁睿當時威振西部邊境，夷僚都來歸附，惟有南寧首帥爨震仗恃遥遠不來歸順。梁睿上疏説："南寧州，是漢代牂柯郡之地。近代以來，已分别設置興古、雲南、建寧、朱提四郡，户口衆多，金寶富饒，二河有駿馬明珠，益州、寧州出産井鹽和犀牛角。晋朝泰始七年因爲益州寬曠遼遠，分設寧州。到僞梁時，南寧州刺史徐文盛被湘東王蕭繹徵召到荆州。其時東方還被阻隔，來不及經略遠方，土人爨瓚於是竊據一方。國家因此遥授刺史虚銜，他的兒子爨震承受至今。但是爨震禮節多有虧缺，不向朝廷交納貢賦。好像聽説那地方的人民被他的苛暴所害，思念接受朝廷統治，止好能以平定蜀地的將士，而不用煩勞重新起兵，打敗僚族以後，即時請求平定南寧州。"隋文帝對他的建議全都同意，然而認爲國家剛定，恐怕人心不穩，所以没有應允他的請求。後來終於還是派史萬歲討伐平定了南寧州，都依梁睿的計策而成。

睿威惠兼著，人夷悦服，聲望逾重，文帝陰憚之。薛道衡從軍在蜀，説睿勸進，文帝大悦。及受禪，顧待彌隆。睿復上平陳策，帝善之，下詔曰："昔公孫、隗囂，漢之賊也，光武與其通和，稱爲皇帝。尉佗之於高祖，初猶不臣。孫皓之答晋文，書尚云'白'。或尋款服，或即滅亡。王者體大，義存遵養，雖陳國來朝，未盡蕃節，如公大略，誠須責罪，尚欲且緩其誅，宜如此意。淮海未滅，必興師旅，若命水襲，終當相屈，以身許國，無足致辭也。"睿乃止。睿時見突厥方强，恐爲邊患，復陳鎮守之策十餘事。帝嘉嘆久之，答以厚意。

梁睿威力恩惠并用，編户和夷人都心悦誠服，聲望愈高，文帝内心很畏懼他。薛道衡隨軍在蜀中，勸説梁睿勸隋文帝做皇帝，文帝大喜。到接受禪讓後，待遇更加隆厚。梁睿又獻上平定陳的計策，文帝認爲很好，下詔説："從前公孫述、隗囂，都是漢朝的叛賊，光武帝和他們通好，稱爲皇帝。尉佗對高祖，起初還不稱臣，孫皓回信給晋文帝，信上還以'白'即告訴你這樣的字眼。他們或者不久就誠心歸服，或者隨即滅亡。帝王氣度宏大，應該保持仁義而養精蓄鋭，雖然陳國來朝見時，未曾盡到諸侯的禮節，如像你那樣有遠大的謀略，誠然應當去聲討陳國的罪行，還想暫且延緩陳國的滅亡，應該依照這個意願行事。陳國尚未滅亡，必定要興兵討伐，如果派水軍打敗陳國，終受委屈，要以身報答國家，可不要推辭啊。"梁睿纔停止攻陳計劃。梁睿當時見突厥開始强大，恐怕成爲邊境禍患，又陳述鎮守的策略十餘條。文帝贊嘆不已，回信致以厚意。

睿時自以周代舊臣，久居重鎮，

梁睿當時自認爲是北周舊臣，長時間居守軍

内不自安，屢請入朝，於是徵還京師。及引見，上爲之興，命睿升殿，握手極歡。睿退謂所親曰："功遂身退，今其時也。"遂謝病，闔門自守，不交當時。帝賜以板輿，每有朝覲，必令三衛輿上殿。睿初平王謙之始，自以威名太盛，恐爲時所忌，遂大受金賄以自穢。由是勛簿多不以實，詣朝堂稱屈者，前後百數人。上令有司案驗其事，主者多獲罪。睿懼，上表陳謝，請歸大理。上慰喻遣之。十五年，從至洛陽而卒，謚曰襄。

子洋嗣，歷位嵩徐二州刺史、武賁郎將。大業六年，詔追改睿封爲戴公，命以洋襲焉。

論曰：賀拔岳變起倉卒，侯莫陳悦意在兼并，于時人有離心，士無固志。寇洛撫循散亂，抗禦仇讎，全師而還，敵人絶覬覦之望；度德而處，霸王建匡合之謀。趙貴居二關之險，周室定二分之功。彼此一時，其功固不細也。

李賢和兄弟屬亂離之際，居戎馬之間，志略從横，忠勇奮發，頻摧勍敵，屢涉艱危。及逢時遇主，策名委質，荷生成之恩，蒙國士之遇，俱縻好爵，各著勛庸。遂得任兼文武，聲彰出内，位高望重，光國榮家，跗蕚連暉，椒聊繁衍，冠冕之盛，當時莫與比焉。自周迄隋，鬱爲西京盛族，雖金、張在漢，不之尚也。然而周文始崩，嗣君冲幼，内則功臣放命，外則强寇臨邊，晋公以猶子之親，膺負圖之托，遂能撫寧家國，開翦異端，革魏興周，遠安邇悦，功勤已著，過

事重地，内心自感不安，屢次請求入京朝見，於是被徵召回京師。當引見時，隋文帝爲之起身，命令梁睿上殿，和他握手歡談。梁睿退朝後對他的部下説："功成名就後引退，現在是時候了。"於是稱病辭職，閉門自守，不和人交往。隋文帝賜給他老年代步用的板輿，每當有朝見，必定令三名衛士抬他上殿。梁睿剛平定王謙之初，自認爲威名太大，恐怕被時人所忌，於是大肆收受賄賂以自潑污水。因此功勞簿上所記載的多不是實情，將士到朝堂稱冤屈者，前後有一百多人。隋文帝命令主管部門查訊證實這事，主事者多因此獲罪。梁睿恐懼，上表章陳述請罪，請求到大理寺伏罪。隋文帝用好言勸他回家。隋文帝開皇十五年，隨從文帝到洛陽就去世了，謚號襄。

兒子梁洋繼承爵位，歷任嵩州徐州刺史、武賁郎將。隋煬帝大業六年，詔令追改梁睿封爵爲戴公，命令由梁洋繼承。

論曰：賀拔岳被殺的變亂發生得太倉促，侯莫陳悦用意在於吞并，當時人有離散之心，將士無堅定之志。寇洛安撫散亂士卒，抗禦仇敵，保全了軍隊而返回，使敵人斷絶了非分之想；衡量自己的德行而處世，使霸王建立了合諸侯匡天下的圖謀。趙貴處於二關之險境，周室奠定了兩分天下的功業。彼此同在一個時代，他們的功績本不算小啊。

李賢和兄弟適逢戰亂流離之時，處於戰争環境之中，志向才略縱横施展，忠誠勇敢奮發，頻繁摧敗强敵，屢次涉足艱難危險。到逢時勢遇明主時，傾心歸順，受保全性命之恩，蒙受國家能士的禮遇，都被高官厚禄籠絡，各自建立功勛。於是得以兼任文武要職，聲名彰顯於朝廷内外，位高望重，光顯國家榮耀家族，兄弟一并顯要，子孫衆多，家族之興盛，在當時没有能比得上的。從北周到隋朝末年，蔚然成爲西京望族，即使金日磾、張安世兩家在漢朝的地位，也不能在他家之上。然而周文帝剛逝世，繼位的君主年幼，内部則有功臣抗令，外部則有强敵兵臨國境，晋公宇文護以如同兒子的親情，受托孤之

惡未彰。李植受遇先朝，宿參機務，慮威權之去己，懼將來之不容，生此厲階，成茲貝錦，乃以小謀大，由疏間親。主無昭帝之明，臣有上官之訴，嫌隙既兆，釁故因之，啓冢宰無君之心，成閔帝廢弒之禍，植之由也。李遠闕義方之訓，又無先見之明，以至誅夷，非爲不幸。

重任，終於能安定國家，剪除異端，推翻西魏建立北周，使遠近之人都安樂喜悅，功勞勤苦已很顯著，過失罪惡未曾顯露。李植受先朝禮遇，很早就參預機務，憂慮威勢權力離開自己，恐懼將來不爲人所容，生出此種禍端，編造成如此讒言，於是以小而謀大，由疏而離親。主上沒有漢昭帝的明智，而臣下却有上官傑父子的陳訴，由猜疑而形成的仇怨已經開始，相互間的怨恨也就産生，開啓宇文護目無君上之心，釀成閔帝被廢黜殺害之禍，是由李植所造成的。李遠缺少對兒子走正道的教育，又沒有先見之明，以至於被誅殺，也不算不幸。

梁禦豫奉興王，參謀締構，驅馳畢力，夷險備嘗，雖遠志未申，亦云遇其時矣。

梁禦參與興王，參與策劃營建新朝，效命盡力，歷盡平安與危難，雖然他遠大的志向未曾實現，也說得上是生逢其時。

穆及梁睿皆周室功臣，隋文王業初基，俱受腹心之寄，故穆首登師傅，睿終膺殊寵，觀其見機而動，抑亦人之先覺。然方魏朝之貞烈，有愧王淩；比晉室之忠臣，終慚徐廣。穆之子孫，特爲隆盛，朱輪華轂，凡數十人，見忌當時，禍難遄及，得之非道，可不戒歟。

李穆和梁睿都是北周的功臣，隋文帝的帝業剛開始時，兩人都受隋文帝托以心腹重任，所以李穆首先登上太師太傅的高位，梁睿受到特殊的寵信，他們能見機而動，也是人中的先覺者。然而比起魏之忠貞節烈，有愧於王淩；比照晉室之忠臣，終次於徐廣。李穆的子孫，特別尊崇貴盛，乘坐紅漆車輪彩繪車轂的，有幾十人，受到當世猜忌，禍難很快就來到了，得來不是正道，可不引以爲戒嗎。

北史卷六十

列傳第四十八

李弼（曾孫）密　宇文貴（子）忻 愷
侯莫陳崇（子）穎（崇兄）順　王雄（子）謙

李弼

李弼字景和，隴西成紀人。六世祖振，慕容垂黄門郎。父永，魏太中大夫，贈凉州刺史。

弼少有大志，膂力過人。屬魏亂，謂所親曰："大丈夫生世，會須履鋒刃，平寇難，以取功名，安能碌碌依階以求仕。"初爲别將，從尒朱天光西討，破赤水蜀，以功封石門縣伯。又與賀拔岳討万俟醜奴、万俟道洛、王慶雲，皆破之。賊咸畏之曰："莫當李將軍前也。"

及天光赴洛，弼隸侯莫陳悦，征討屢有剋捷。及悦害賀拔岳，周文帝自平凉討悦。弼諫悦，令解兵謝之。悦惶惑，計無所出。弼知悦必敗。周文帝至，悦乃棄秦州南出，據險以自固。是日，弼密通於周文，許背悦。至夜，弼乃勒所部，云悦欲向秦州，命皆裝束。弼妻，悦之姨也，時爲悦所親委，衆咸信之，人皆散走。弼慰輯之，遂擁以歸周文。悦由此敗。周文謂曰："公與吾同心，天下不足平也。"

李弼字景和，隴西成紀人。六世祖李振，慕容垂的黄門郎。父親李永，北魏太中大夫，追贈凉州刺史。

李弼年輕時就有遠大志向，膂力過人。適逢魏末戰亂，就對他的親屬説："大丈夫生在世上，就應當踏鋒刃，平賊寇，獲取功名，怎麼能碌碌無爲而依常規來升官階。"開始時任别將，隨從尒朱天光西征，打敗赤水蜀，因功封石門縣伯。又和賀拔岳一起征討万俟醜奴、万俟道洛、王慶雲，都打敗了他們。賊人都害怕地説："不要阻攔在李將軍前面啊。"

當天光被徵回洛陽後，李弼隸屬於侯莫陳悦，出兵征討多次取得勝利。當侯莫陳悦殺害賀拔岳後，周文帝從平凉來討伐侯莫陳悦。李弼勸諫侯莫陳悦，讓他解散軍隊認錯道歉。侯莫陳悦舉棋不定，拿不出主意來。李弼知道侯莫陳悦必定失敗。周文帝到達，侯莫陳悦放棄秦州向南出走，占據險要地勢以圖固守。這天，李弼私下和周文帝通信聯係，答應背叛侯莫陳悦。到晚上，李弼就集合自己的部下，説侯莫陳悦要向秦州進軍，命令大家都整理好行裝。李弼的妻子和侯莫陳悦的妻子是姐妹，當時李弼很受侯莫陳悦寵愛信任，大家都相信了他的話，人們分散逃走，李弼安慰招集他們，然後就帶着他們歸順周文帝。侯莫陳悦由此而失敗。周文帝對他説："你和我同心，天下能統一了。"

大統初，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從平竇泰，斬獲居多。周文以所乘騅馬及泰所著牟甲賜弼。又從平弘農。與齊神武戰於沙苑，弼率軍居右，而左軍爲敵所乘。弼將其麾下九十騎横截之，賊分爲二，因大破之。以功進爵趙郡公。四年，從周文東討洛陽，弼爲前驅。東魏將莫多婁貸文率衆至穀城，弼倍道而前，遣軍士鼓噪，曳柴揚塵。貸文以爲大軍至，遂走。弼追斬貸文，傳首大軍。翌日，又從周文與齊神武戰河橋，身被七創，遂爲所獲，陽隕絶於地，睨其傍有馬，因躍上得免。歷位司空、太保、柱國大將軍。廢帝元年，賜姓徒何氏。六官建，拜太傅、大司徒。及晋公護執政，朝之大事，皆與于謹及弼等參議。周孝閔帝踐阼，除太師，進封趙國公，邑萬户，前後賞賜巨萬。

西魏大統初年，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隨從平定竇泰，斬殺俘獲最多。周文帝將自己所騎的黑白相間的馬，以及竇泰所穿戴的頭盔衣甲，賞賜給李弼。又隨從平定弘農。和齊神武戰於沙苑，李弼率領一部分軍隊在右邊，而左邊的軍隊被敵軍打敗。李弼帶領他的部下九十名騎兵將敵人攔腰截斷，敵兵分爲兩部，因此把他們打得大敗。因功勞進爵位爲趙郡公。大統四年，隨從周文帝東討洛陽，李弼爲先鋒。東魏將領莫多婁貸文率軍至穀城，李弼一日行兩日路程迎上前去，叫軍士擊鼓呼喊，用樹枝拖在地上奔跑揚起塵土。貸文以爲大軍到了，便退走。李弼率軍追擊并斬殺貸文，將貸文首級在大軍中示衆。第二天，又隨從周文帝和齊神武戰於河橋，身受七處創傷，於是被俘獲，他佯裝墜地死去，斜視身旁有一匹馬，躍上馬背逃走得免於難。歷官司空、太保、柱國大將軍。廢帝元年，賜姓徒何氏。六官設置時，授太傅、大司徒。晋公宇文護執政時，朝廷的大事，都和于謹以及李弼等人計議。周孝閔帝即帝位，任命爲太師，進封趙國公，食邑萬户，前後賞賜很多。

弼每征討，朝受命，夕便引路，略不問私事，亦未嘗宿於家。兼性沈雅，有深識，故能以功名終。薨於位，明帝即日舉哀，比葬，三臨其喪。發卒穿冢，給大路、龍旂，陳軍至墓。謚曰武。尋追封魏國公，配食文帝廟庭。

子曜居長，以次子暉尚文帝女義安長公主，故遂以爲嗣。

李弼每次出兵征討，早上接受命令，晚上就出發，從不顧私事，也未曾住在家中。加之生性沉穩正直，有深謀，所以能以功名終其一生。死於任上，周明帝當天舉哀。等到下葬時，明帝又三臨其喪。調發士卒挖墓穴，給大輅車、龍旗，道旁陳列軍士一直到墓地。謚號武。不久追封爲魏國公，配享周文帝廟庭。

長子李曜，因爲次子李暉娶周文帝女兒義安長公主，所以就用李暉作嗣子。

李暉

暉初賜爵義城郡公，嘗卧疾期年，文帝憂之，賜錢一千萬，供其藥石之費。魏恭帝二年，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出爲岐州刺史。從文帝西巡，率公卿子弟别爲一軍。後襲趙國公，改襲魏國公。天和六年，進位柱國。建德元年，出爲梁州總管。時渠、蓬二州生獠積年侵暴，

李暉起初賜爵位爲義城郡公，曾經卧病在床一年，周文帝擔憂他的病情，賞錢一千萬，供他作藥物的費用。西魏恭帝二年，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外任岐州刺史。隨從文帝到西部巡視，率領公卿子弟另外組成一軍。後來承襲趙國公封爵，又改爲承襲魏國公封爵。周武帝天和六年，進位柱國。建德元年，外任梁州總管。當時渠州、蓬州生僚長年侵犯暴虐，李暉到州境

至州綏撫，并來歸附。璽書勞之。

進行安撫，生僚一齊前來歸附。武帝下達加蓋皇帝印章的詔書慰勞他。

李衍

暉弟衍，字拔豆，少專武藝，慨慷有志略。仕周，爲義州刺史，封真鄉公。王謙作亂，以行軍總管從梁睿擊平之，進上大將軍。隋開皇元年，以行軍總管討平叛蠻，進位柱國。後拜安州總管，以疾還京，卒。子仲威嗣。

李暉的弟弟李衍，字拔豆，年輕時專習武藝，慷慨而有志向才略。入仕北周，任義州刺史，封爲真鄉公。王謙叛亂時，以行軍總管身份隨從梁睿攻打平定了他，進位上大將軍。隋朝開皇元年，以行軍總管身份討伐平定了叛亂的蠻族，進位柱國。後來授安州總管，因病回到京城，去世。兒子仲威繼承爵位。

李綸

衍弟綸，最知名，有文武才用。以功臣子少居顯職，位至司會中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封河陽郡公。爲聘齊使主，卒。

李衍的弟弟李綸，最爲知名，有文武才能。因爲是功臣之子年輕時就身居顯要職位，位至司會中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封爲河陽郡公。任出使北齊的正使，逝世。

子長雅嗣，尚隋文帝女襄國公主，位内史侍郎、河州刺史、檢校秦州總管。

兒子長雅繼承爵位，娶隋文帝女兒襄國公主，位至内史侍郎、河州刺史、檢校秦州總管。

綸弟晏，開府儀同三司、趙郡公，從平齊，歿并州。子憬，以晏死王事，即襲其官爵。

李綸的弟弟李晏，位至開府儀同三司、趙郡公，隨從平定北齊，死於并州。兒子李憬，因爲李晏爲國事而死，就承襲他的官爵。

曜既不得嗣．朝廷以弼功重，封曜邢國公，位開府。

李曜没有繼承父親爵位，朝廷因爲李弼功勞重大，封李曜爲邢國公，位至開府。

子寬，幹略過人，自周及隋，數經將領，位柱國、蒲山郡公，號爲名將。

兒子李寬，才幹謀略超過常人，從北周到隋朝，多次任將帥，位至柱國、蒲山郡公，號稱名將。

李摽

弼弟摽，字雲傑，長不盈五尺，性果决，有膽氣。魏永安元年，以兼別將從尒朱榮破元顥。榮誅，隨尒朱兆入洛。及魏孝武西遷，摽從都督元斌之與齊神武戰，敗，遂與斌之奔梁。後得逃歸，進封晋陽縣子。尋爲周文帝帳内都督，從復弘農，破沙苑。摽時跨馬運矛，衝堅陷陣，隱身鞍甲之中。敵人見之，皆曰"避此小兒"。不知摽之形貌，正自如此。周文初亦聞摽驍悍，未見其能，至是方嗟嘆之。謂曰："但問膽决如何，何

李弼的弟弟李摽，字雲傑，身高不滿五尺，性格果斷，有膽量氣魄。北魏永安元年，以兼別將身份隨從尒朱榮打敗元顥。尒朱榮被誅殺後，隨尒朱兆入洛陽。當魏孝武帝西遷時，李摽隨從都督元斌之和齊神武作戰，失敗後，就和斌之逃奔到梁。後來得以逃歸，進封爲晋陽縣子。不久任周文帝帳内都督，隨從收復弘農，攻占沙苑。李摽當時跨戰馬舞長矛，衝鋒陷陣，藏身於馬鞍和鎧甲之中。敵人見到他，都説"避開這小孩"。他們不知道李摽的身形相貌，就是這樣。周文帝原先也聽説李摽驍勇凶悍，但未曾見過他的武藝，到這時纔對他贊嘆不已。對他説："但

必要須八尺之軀也。”以功進爵爲公。武成初，從豆盧寧征稽胡，進爵汝南郡公。出爲總管延綏丹三州諸軍事、延州刺史，卒官。

無子，以弼子椿嗣，位開府儀同大將軍、右宫伯，改封河東郡公。

求勇敢果斷如何，何必需要八尺大漢啊。”因功進爵位爲公。周明帝武成初年，隨從豆盧寧征討稽胡，進爵位爲汝南郡公。外任總管延州、綏州、丹州三州諸軍事、延州刺史，死於任所。

没有兒子，以李弼的兒子李椿作嗣子繼承爵位，位至開府儀同大將軍、右宫伯，改封爲河東郡公。

李密

密字法主，蒲山公寬之子也。才兼文武，志氣雄遠，少襲爵蒲山公。養客禮賢，無所愛吝。與楊玄感爲刎頸交。後更折節耽學，尤好兵書，誦皆在口。師事國子助教包愷，受《史記》、《漢書》。愷門徒皆出其下。大業初，授親衛大都督，以疾歸。

及玄感有逆謀，召密，令與弟玄挺赴黎陽，以爲謀主。密進三計曰：“今天子遠在遼外，公長驅入薊，直扼其喉，前有高麗，退無歸路，不戰而禽，此計上也。又關中四塞，衛文昇不足爲意，今率衆務早入西，萬全之勢，此計中也。若隨近先向東都，以引歲月，此計之下也。”玄感曰：“公下計乃上策矣。今百官家口并在東都，若不取之，安能動物？且經城不拔，何以示威？”密計不行。玄感既至東都，自謂功在朝夕。及獲韋福嗣，既非同謀，設籌皆持兩端。玄感後使作檄文，固辭不肯。密揣知其情，請斬之。玄感不從。密退謂所親曰：“楚公好反而不欲勝，吾屬今爲虜矣。”後玄感將西入，福嗣竟亡歸東都。時李雄勸玄感速稱尊號，玄感以問密，密以爲不可。玄感笑而止。及宇文述、來護等軍且至，玄感謂密計將安出。密曰：“元弘嗣統强兵於隴右，今可揚言其反，遣使迎公，因此入關，可得紿衆。”玄感遂用密謀

李密字法主，是蒲山公李寬的兒子。他文武兼備，志向高遠，他青年時就承襲了蒲山公的封爵。李密收養賓客，禮敬賢士，毫不吝惜錢財。和楊玄感結成生死之交。後來又改變志向，專心讀書，尤其愛讀兵書，隨時誦讀。拜國子助教包愷做老師，學習《史記》、《漢書》。包愷的學生們都不如他。隋煬帝大業初年，授親衛大都督，因病回家休養。

當楊玄感有反叛圖謀時，召請李密，讓他和自己的弟弟玄挺到黎陽，將他作爲謀主共同計議。李密進獻三條計策説：“現在天子遠在遼東，你帶領軍隊直入薊州，扼隋軍咽喉，前面有高麗軍隊，後面的退路被切斷，可以不須作戰就把煬帝擒獲，這是上策。其次關中四面高山阻隔，留駐關中的衛文昇不值得放在心上，現在率領軍隊務必早日西進，可保萬無一失，這是中策。如果就近先攻打東都洛陽，因而拖延了時間，這是下策。”玄感説：“你的下策實際上就是上策。現在滿朝官員的家屬都在東都，如果不攻取它，怎麽能動摇他們的人心呢？況且經過城池而不攻占，又怎麽能顯示我們的威力？”李密的計謀没有被采納。玄感率軍到東都後，自認爲很快就可以成功。俘獲韋福嗣後，任他作心腹，但福嗣并不同心同德，所出的主意往往首鼠兩端。玄感後來讓他寫聲討隋煬帝罪狀的檄文，他堅决推辭不肯動筆。李密揣度到他的心思，請求將他斬首，玄感不答應。李密回去後對他所親近的人説：“楚公喜歡造反而又不想獲得勝利，我們將要成爲俘虜了。”後來玄感準備西入關中，福嗣終於逃歸東都。當時李雄勸玄感趕快建號稱帝，玄感以此詢問李密，李密認爲不能。玄感笑了笑而作

號令。西至陜縣，圍弘農不拔，西至閿鄉，追兵至，玄感敗。

罷。當宇文述、來護等率領的隋軍將要趕到時，玄感問李密怎麽辦。李密說："元弘嗣統領强大的軍隊駐扎在隴右，現在可以故意宣揚他要謀反，派使者來迎接你，藉此進軍入關，可以蒙騙將士。"玄感就根據李密的計謀指揮全軍。西進至陜縣，圍攻弘農没有攻下，又西進至閿鄉，隋軍追到，玄感失敗。

密間行入關，與玄感從叔詢相隨，匿馮翊詢妻家。尋爲鄰人告，被捕，與其黨俱送帝所。在途，與其衆謀逃。其徒多金，密令出示使者曰："吾等死日，此金留付公，幸用相瘞，其餘即皆報德。"使者利金，遂相許。及出關，密每夜宴飲。行次邯鄲，夜宿村中，密等七人皆穿墻而遁。與王仲伯亡抵平原賊帥郝孝德，孝德不甚禮之。備遭饑饉，削樹皮而食之。仲伯潛歸天水。密詣淮陽，舍於村中，變姓名稱劉智遠，聚徒教授。經數月，鬱鬱不得志，爲五言詩，詩成，泣下數行。時人有怪之，以告太守趙他，下縣捕之。密亡抵其妹夫雍丘令丘君明。君明從子懷義後告之，密得遁去，君明竟坐死。

李密偷偷入關，和玄感的堂叔楊詢一道，躲藏在馮翊楊詢妻子的娘家。不久被鄰居告發，被捕獲，和他的同黨一起被押送到煬帝那裏去。在押送途中，李密和其他人一起密謀逃跑。這些人身上帶着許多金錢，李密讓他們拿出來給押送的人看，并說："我們這些人死的那天，這些金錢就留給你們，希望用來埋葬我們，剩餘的就作爲對你們恩德的報答。"押送的人貪圖金錢，就答應下來。出關後，李密每夜都設宴飲酒。走到邯鄲，晚上住在村莊中，李密等七人都穿墻逃跑了。他和王仲伯逃到平原盗賊首領郝孝德那裏，孝德不很歡迎他們。他們受盡飢餓之苦，衹好剥樹皮充飢。王仲伯潛逃回天水。李密到淮陽，住在鄉村中，改變姓名叫劉智遠，招收學生講學。過了幾個月，憂鬱不得志，作五言詩，詩寫好後，流下熱淚。當時有人對他有懷疑，將此事報告太守趙他，太守下令讓縣裏逮捕他。李密逃到他妹夫雍丘縣令丘君明那裏。君明的侄子懷義後來又告發了他，李密逃走，君明却因此獲罪被處死。

密投東郡賊帥翟讓，乃因王伯當以策干讓。遣說諸小賊，所至輒降，讓始敬焉，召與計事。密以兵衆無糧，勸讓直趣滎陽，休兵館穀，然後争利。讓從之，乃掠下滎陽。太守郇王慶及通守張須陁以兵討讓。讓數爲須陁敗，將遠避之。密勸讓列陣以待，密以奇兵掩擊，大破之，斬須陁於陣。讓於是令密建牙，别統所部。復說讓以廓清天下爲事，令掩據興洛倉，發粟以振窮乏。於是與讓以義寧元年春出陽城，北逾方山，自羅口襲

李密又去投奔東郡首領翟讓，通過王伯當用謀略打動翟讓。派李密游說衆多小股造反軍，所到之處都來歸降翟讓，翟讓開始敬重李密，請他和自己一起計議重大事情。李密因爲軍隊衆多而缺少糧草，就勸翟讓率軍直接攻打滎陽，休整軍隊就地積聚糧草，然後再和隋軍争天下。翟讓聽從了他的建議，就發兵攻下滎陽。太守郇王楊慶和通守張須陁帶兵討伐翟讓。翟讓多次被須陁打敗，打算逃跑。李密讓翟讓擺開陣勢等待敵兵，自己出奇兵對隋軍突然襲擊，大敗隋軍，在陣上斬殺了張須陁。翟讓於是讓李密自立旗號，另外統率一支部隊。李密又勸說翟讓掃平隋軍奪

興洛倉，破之，開倉振百姓。越王侗遣武賁郎將劉長恭討密。密一戰破之，長恭僅以身免。讓於是推密爲主。密城洛口周回四十里以居之。讓上密號爲魏公，設壇場即位，稱元年。以房彦藻爲左長史，邴元真爲右長史，楊德方爲左司馬，鄭德韜爲右司馬。拜讓爲司徒，封東郡公。長白山賊孟讓掠東都，燒豐都市而歸。密攻下鞏縣，獲縣長柴孝和，拜爲護軍。武賁郎將裴仁基以武牢歸密，密因遣仁基與孟讓襲破回洛倉，據之。俄而德韜、德方俱死，復以鄭頲爲左司馬，鄭虔象爲右司馬。

取天下，要他派兵襲擊并占領興洛倉，發放糧食以救濟貧苦百姓。於是他和翟讓於隋恭帝義寧元年春從陽城出發，向北越過方山，從羅口襲擊興洛倉，攻占了它，打開糧倉賑濟百姓。越王楊侗派武賁郎將劉長恭征討李密。李密一仗將他打敗，長恭僥幸逃脱得免。翟讓於是推舉李密作首領。李密在洛口建立一座周長四十里的城堡以便駐守。翟讓爲李密上魏公的稱號，建立壇場請他即位，稱魏元年。李密任命房彦藻爲左長史，邴元真爲右長史，楊德方爲左司馬，鄭德韜爲右司馬。授翟讓爲司徒，封爲東郡公。長白山的孟讓攻打東都，焚燒豐都市而歸。李密攻下鞏縣，俘獲縣長柴孝和，授他作護軍。隋朝的武賁郎將裴仁基將虎牢關獻出歸順李密，李密於是派仁基和孟讓攻破了回洛倉，并占據了它。不久德韜、德方都戰死，李密又任命鄭頲爲左司馬，鄭虔象爲右司馬。

柴孝和説密，令裴仁基守回洛，翟讓據洛口，身率精鋭，西襲長安，不然他人我先。密曰："此誠上策，然我之所部并山東人，既見未下洛陽，恐不肯西入。"孝和請間行觀隙，乃與數十騎至陝縣，賊歸之者萬餘人。密時兵鋒甚鋭，每入苑與官軍連戰。會密爲流矢所中，卧於營内，東都出兵擊之，密衆大潰，棄回洛倉歸洛口。孝和之衆聞密敗，各分散而去，孝和輕騎歸密。煬帝遣王世充率江淮勁卒五萬討密，敗之。孝和溺洛水死，密甚傷之。

柴孝和勸説李密，讓裴仁基守護回洛，翟讓據守洛口，李密親自率領精鋭部隊，西進襲占長安，不然别人會搶在我們前面。李密説："這實在是上策，但是我的部屬都是山東人，他們看見未攻下洛陽，恐怕不肯西進。"孝和請求讓他悄悄到西面瞭解情况，李密於是讓他帶領幾十名騎兵到陝縣，敵歸附他的有一萬多人。李密的軍隊當時氣勢正盛，經常在東都近郊和官軍連續作戰。適逢李密被流箭射中，躺在軍營中養傷，東都的官兵出軍襲擊，李密的部隊大敗潰散，放棄回洛倉回到洛口。孝和的部隊聽説李密兵敗，多解散而去，孝和帶領少數輕裝騎兵回歸李密。煬帝派王世充率領江淮精鋭部隊五萬人討伐李密，將李密打敗。孝和在洛水淹死，李密十分傷心。

世充營於洛西，與密相拒百餘日。武陽郡丞元寶藏、黎陽賊帥李文相、洹水賊帥張昇、清河賊帥趙君德、平原賊帥郝孝德并歸密，共襲破黎陽倉，據之。周法明舉江、黄之地以附密。齊郡賊帥徐圓朗、任城大俠徐師仁、淮陽太守趙他等前後款附以千百數。

世充安營在洛水西岸，和李密的軍隊相持一百多天。武陽郡丞元寶藏、黎陽首領李文相、洹水首領張昇、清河首領趙君德、平原首領郝孝德都來歸附李密，共同攻破黎陽倉，并占領了它。隋將周法明將江州、黄州等地獻給李密表示歸附。齊郡首領徐圓朗、任城豪傑徐師仁、淮陽太守趙他等先後來歸附的成千上萬。

翟讓所部王儒信勸讓爲太宰，總衆務以奪密權。兄寬復謂讓曰："天子止可自作，安得與人？汝若不作，我當爲之。"密聞，惡之。會讓拒世充，軍退數百步，密與單雄信等赴之，世充敗走。讓欲乘勝破其營，會日暮，固止之。明日，讓與數百人至密所，欲爲宴樂。其所將左右各就食，諸門并設備，讓不覺。密引讓入坐，令讓射。引滿將發，密遣壯士蔡建自後斬之。遂殺其兄寬及儒信等，從者亦有死焉。讓部將徐世勣爲亂兵所斫，中重創，密止之，僅得免。雄信等皆叩頭求哀，密并釋而慰之。於是詣讓營，遣王伯當、邴元真、單雄信等告以殺讓意，令世勣、雄信、伯當分統其衆。

翟讓的部將王儒信勸説翟讓爲太宰，總管所有的事務以奪取李密的權力。翟讓的哥哥翟寬也對翟讓説："天子應該自己做，怎麽能讓給别人？你如果不願做，我可以做天子。"李密聽説後，對他們很憎恨。適逢翟讓和世充對陣，軍隊後退了幾百步，李密和單雄信等人率兵增援，世充敗退。翟讓想乘勝攻破世充大營，適逢天色已晚，李密堅决制止了他。第二天，翟讓帶領數百人到李密那裏，打算宴飲作樂。他帶領的身邊親信都被分散到各處吃飯，所有的營門都設警備，翟讓却没有覺察。李密領翟讓入座，讓翟讓射箭，翟讓拉滿弓正準備發射，李密派勇士蔡建從後面將他斬殺。接着又殺了他哥哥翟寬和儒信等人，隨從來的人也有被殺死的。翟讓的部將徐世勣被亂兵砍傷，傷勢十分嚴重，由於李密阻止，纔免於一死。雄信等人都叩頭哀求，李密一并免罪并慰問他們。李密到翟讓大營，派王伯當、邴元真、單雄信等人告訴大家爲什麽要殺翟讓，命令世勣、雄信、伯當等分别統領翟讓的軍隊。

世充夜襲倉城，密拒破之，斬武賁郎將費青奴。世充復營洛北，於洛水構浮橋，悉衆擊密。密拒之，不利而退。世充因薄其城下，密擊之，大潰，争橋，橋陷，溺水者數萬人。武賁郎將楊威、王辨、霍世舉、劉長恭、梁德重、董智通等皆没于陣。世充僅而獲免，不敢還東都，遂走河陽。其夜大雪，餘衆死亡殆盡。密乃修金墉故城居之，衆三十餘萬，攻上春門。留守韋津出戰，被執。其黨勸密即尊號，密不許。及義師圍東都，密出軍争之，交綏而退。

世充乘夜襲擊倉城，李密堅守將他打敗，殺了武賁郎將費青奴。世充又在洛水北岸建立營壘，在洛水上架設浮橋，率領全部人馬攻打李密。李密和他對抗，因失利退却。世充因而得以進逼李密營下，李密率軍反擊，世充軍大潰敗，争渡浮橋，浮橋塌陷，落水者數萬人。武賁郎將楊威、王辨、霍世舉、劉長恭、梁德重、董智通等人都陣亡。世充僅免於死，不敢回東都，於是逃向河陽。這一夜天降大雪，剩餘的士卒差不多死光了。李密於是修整金墉舊城駐守，有軍隊三十餘萬，發兵攻打上春門。留守韋津出戰，被抓獲。部屬勸李密當皇帝，李密不同意。當李世民兄弟的軍隊圍攻東都時，李密派軍隊出去争戰，兩軍剛交戰就各自退走。

俄而宇文化及弑逆，自江都北指黎陽，密拒之。會越王侗稱尊號，遣使授密太尉、尚書令、東南道大行臺、行軍元帥、魏國公，令先平化及，然後入朝輔政。化及至黎陽，徐世勣守倉城不下。密共化及隔水語，

不久宇文化及殺死隋煬帝，從江都北進攻打黎陽，李密率軍抵禦。適逢越王楊侗稱帝，派使臣任命李密爲太尉、尚書令、東南道大行臺、行軍元帥、魏國公，命令他先平定化及，然後入朝輔佐。化及進軍至黎陽，徐世勣守衛倉城未被他攻下。李密和化及隔河對話，李密數落他説：

密數之曰："卿本匈奴皂隸破野頭耳，父與兄弟皆受隋恩，豈容躬行殺虐？今若速來歸義，尚可全後嗣。"化及默然，俯仰良久，乃嗔目大言曰："共你論相殺事，何須作書傳雅語！"密謂從者曰："化及庸懦如此，忽欲圖帝王，吾當折杖驅之。"知其糧且盡，因僞與之和。化及大喜，恣其兵食，冀密饋之。會密下有人獲罪，亡投之，具言密情。化及大怒，又食盡，乃與密戰于童山下。自辰達酉，密中流矢，頓於汲縣。化及掠汲郡，北趣魏縣，以輜重留於東郡，遣其刑部尚書王軌守之。軌以郡降，密以軌爲滑州總管。

"你原本是匈奴差役姓破野頭而已，父親和兄弟都受隋朝的恩德，怎麽能親手殺害君王？現在如果早些來歸順，還可以保全你的後代。"化及默然無語，時而低頭時而仰首，思忖了很久，纔瞪着眼睛大聲説："我和你討論相互攻戰的事情，何必説些書本上文縐縐的話！"李密對隨從的人説："化及如此庸俗懦弱，竟然想謀取帝王寶座，我要折根棍子將他趕跑。"李密知道他的糧食快要吃完，因此假意跟他講和。化及十分高興，讓他的士兵放量大吃，希望李密能送給他糧食。適逢李密部下有人犯罪，逃亡投奔化及，講了李密的真實意圖。化及大怒，但糧食已經吃完，於是和李密在童山下展開大戰。從早上一直打到天黑，李密被流箭射中，駐扎在汲縣。化及攻打汲郡，向北直趨魏縣，將軍用物資留在東郡，派他的刑部尚書王軌守護。王軌獻出東郡歸降，李密任命王軌爲滑州總管。

密引兵而西，遣記室參軍李儉朝于東都，執弑帝人于弘達以獻越王侗。侗以儉爲司農少卿，使召密入朝。密至温縣，聞世充已殺元文都、盧楚等，乃歸金墉城。世充既擅權，乃厚賜將士。時密兵少衣，世充乏食，乃請交易。邴元真等各求私利，遽勸密，密許焉。初東都絶糧，人歸密者日有數百，至此得食，降人益少。密悔而止。密雖據倉，無府庫，兵數戰不賞，又厚撫初附兵，於是衆心漸怨。時邴元真守洛口倉，性貪鄙。宇文温每謂密曰："不殺元真，公難未已。"密不答。而元真知之，謀叛。楊慶聞而告密，密因疑焉。

李密領兵西進，派記室參軍李儉到東都朝拜，并拘捕殺死隋煬帝的凶手于弘達獻給越王楊侗。楊侗任命李儉爲司農少卿，并派他召李密入朝。李密走到温縣，聽説世充已殺死元文都、盧楚等人，就回到金墉城。世充獨攬大權後，重賞將士。當時李密軍隊缺少衣服，而世充軍隊缺少糧食，於是請和李密交换。邴元真等人各自貪求私利，極力勸告李密，李密同意了。原先東都絶糧，來向李密投降的每天有幾百人，到這時有了糧食吃，投降的人越來越少。李密後悔而停止了交易。李密雖然占據糧倉，却没有貯藏財物的府庫，將士多次作戰却得不到賞賜，又對新來歸附的士兵特别優待，因而大家産生怨忿。當時邴元真把守洛口倉，他生性貪婪。宇文温常對李密説："不殺掉元真，你的禍難就不會排除。"李密聽後并不答話。而元真知道後，却陰謀叛變。楊慶聽説後來告訴了李密，李密由此懷疑元真。

會世充悉衆來戰，密留王伯當守金墉，自就偃師，北阻芒山以待之。世充令數百騎度御河，密遣裴行儼等逆之。會日暮，行儼、孫長樂、程齩金等驍將十數人皆重創，密甚惡

適逢世充率領全部人馬來攻打，李密留下王伯當守護金墉，自己率軍抵達偃師，向北憑藉芒山結營以等待世充。世充命令數百名騎兵渡過御河，李密派裴行儼等人迎戰。天晚，行儼、孫長樂、程齩金等驍勇將領十多人都受重創，李密對

之。世充夜潛濟，詰朝而陣，密方覺之。狼狽出戰，敗績，馳向洛口。世充夜圍偃師，守將鄭頲爲其部下翻城而降世充。密將入洛口倉城，元真已遣人引世充。密陰知之，不發其事，欲待世充兵半度洛水，然後擊之。密候騎不時覺，比將出戰，世充軍悉已濟。密引騎而遁，元真以城降世充。

此很厭惡。世充乘夜偷渡，到天明已擺好陣勢，李密纔發覺。他匆忙領兵迎戰，被打得大敗，逃奔洛口。世充連夜包圍偃師，守將鄭頲被他部下推翻而獻城投降世充。李密將要進入洛口倉城，元真已派人和世充勾結。李密暗中知道這事，故意不揭發此事，想等世充的軍隊一半渡過洛水，然後乘其立足未穩發起攻擊。李密派去偵察的騎兵却没有及時發覺世充軍，等到將要出戰時，世充的軍隊已全部渡過洛水。李密騎馬逃走，元真獻城投降了世充。

密衆漸離，將如黎陽。人或曰："殺翟讓之際，徐世勣幾死，其心安可保。"密乃止。時王伯當棄金墉城，保河陽，密自武牢濟，歸之。謂曰："久苦諸君，我今日自刎以謝衆。"衆皆泣，莫能仰視。密復曰："諸君幸不相棄，當共歸關中。密身雖愧無功，諸君必保富貴。"其府掾柳燮曰："明公與長安宗族，有疇昔之遇，雖不陪起義，然阻東都，斷隋歸路，使唐國不戰而得京師，此公之功也。"衆咸曰："然。"密遂歸朝，封邢國公，拜光禄卿。尋奉使出關安撫，至熊州而逃叛，見殺。

李密的軍隊漸漸離散，準備前往黎陽。有人說："殺翟讓的時候，徐世勣也幾乎被殺死，他能保證不反叛嗎。"李密纔打消了去黎陽的念頭。當時王伯當放棄金墉城，退保河陽，李密從虎牢渡過黄河，去投奔他。李密對衆人說："長時間勞苦大家，我今天自殺向諸位謝罪。"大家都俯首哭泣，不能抬頭相看。李密又說："幸得諸君不嫌棄我，我們應當一起歸順關中，我本人雖然慚愧没有建立功勛，但諸君必定能保持富貴。"他的魏公府屬員柳燮說："你和長安的皇室宗族，從前有過交往，雖然没有同他們一道起義，然而阻隔東都使隋軍不能西進，又斷絶了隋的退路，使唐國不需作戰就奪得了京師，這是你的功勞啊。"衆人都說："對。"李密於是就歸順唐，被封爲邢國公，授光禄卿。不久奉朝廷使命出關安撫，到熊州後逃跑反叛，被殺害。

宇文貴

宇文貴字永貴，其先昌黎大棘人也，徙居夏州。父莫豆干，保定中，以貴勛追贈柱國大將軍、少傅、夏州刺史、安平郡公。貴母初孕貴，夢老人抱一子授之曰："賜爾是子，俾壽且貴。"及生，形類所夢，故以永貴字之。

宇文貴字永貴，他的祖先是昌黎大棘人，後來遷居夏州。父親莫豆干，北周保定年間，因爲宇文貴的功勛被追贈爲柱國大將軍、少傅、夏州刺史、安平郡公。宇文貴的母親剛懷上他時，夢見一位老人抱一男孩交給她說："賜給你這個兒子，使他長壽而且富貴。"當生下後，形貌類似夢中所見，所以用永貴作他的字。

貴少從師受學，嘗輟書嘆曰："男兒當提劍汗馬以取公侯，何能爲博士也！"魏正光末，破六韓拔陵圍夏州，刺史源子邕嬰城固守，以貴爲統軍。後從尒朱榮禽葛榮於滏口，加

宇文貴自小跟老師讀書，曾經丢開課本感嘆說："男子漢應當提劍立戰功取功名，怎麽能追求博士呢！"北魏正光末年，破六韓拔陵圍攻夏州，刺史源子邕沿城固守，任命宇文貴爲統軍。後來隨從尒朱榮在滏口擒獲葛榮，加别將。

别將。又從元天穆平邢杲，轉都督。元顥入洛，貴率鄉兵從尒朱榮有功，封革融縣侯。除郢州刺史，入爲武衛將軍、閤内大都督。從魏孝武西遷，進爵化政郡公。貴善騎射，有將帥才。周文帝又以宗室，甚親委之。

大統初，與獨孤信入洛陽。東魏潁州長史賀若統據潁川來降，東魏遣將堯雄、趙育、是云寶率衆二萬攻潁川。貴自洛陽率步騎二千救之，軍次陽翟。雄等去潁川四十里，東魏行臺任祥又率衆四萬，將與雄合。諸將咸以彼衆我寡，不可争鋒。貴曰："若賀若一陷，吾輩坐此何爲?"遂入潁川。雄等稍進，貴率千人背城爲陣，與雄合戰。貴馬中流矢，乃短兵步鬥，雄大敗輕走，趙育於是降。任祥聞雄敗，遂不敢進。貴乘勝逼祥，敗之。是云寶亦降。師還。魏文帝在天游園，以金卮置侯上，令公卿射中者即賜之。貴一發而中。帝笑曰："由基之妙，正當爾耳。"進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十六年，遷中外府左長史，進位大將軍。

宕昌王梁彌定爲宗人獠甘所逐，來奔。又有羌酋傍乞鐵忽，因梁仚定反後，據有渠株川，擁隸數千家，與渭州人鄭五醜同反。周文令貴與豆盧寧、史寧討之，貴等禽斬鐵忽及五醜，史寧又别擊獠甘破之。乃納彌定，并於渠株川置岷州。朝廷重功，遂於栗坂立碑，以紀其績。

廢帝三年，詔貴代尉遲迥鎮蜀。時隆州人開府李光易反於鹽亭，攻圍隆州；而隆州人李拓亦聚衆反，開府張道應之。貴乃命開府叱奴興救隆州，又令開府成亞擊拓及道降之，并送京師。除益州刺史，就拜小司徒。

又隨從元天穆平定邢杲，轉都督。元顥進入洛陽，宇文貴率領鄉兵隨從尒朱榮作戰有功，被封爲革融縣侯。任命爲郢州刺史，又調入京城任武衛將軍、閤内大都督。隨從魏孝武帝西遷，升爵位爲化政郡公。宇文貴善於騎馬射箭，有將帥之才。周文帝又因爲他是宗室，很寵愛信任他。

西魏大統初年，和獨孤信一起入洛陽。東魏潁州長史賀若統占據潁川前來歸降，東魏派將領堯雄、趙育、是云寶率領兩萬兵馬攻打潁川。宇文貴從洛陽率領兩千步騎兵救援潁川，軍隊進至陽翟。堯雄等人離潁川四十里，東魏行臺任祥又率軍四萬，即將和堯雄會合。諸將都認爲敵衆我寡，不能對抗。宇文貴説："假如賀若統一旦失陷於敵手，我們坐在這裏幹什麽?"於是進入潁川。堯雄等人前進，宇文貴率領一千人馬背城列陣，和堯雄軍隊會戰。宇文貴的戰馬被流箭射中倒地，他就持劍步戰，堯雄大敗逃跑，趙育於是投降。任祥聽説堯雄戰敗，不敢再前進。宇文貴乘勝進逼任祥軍，又打敗了他。是云寶也投降。軍隊班師。魏文帝在天游園宴請群臣，將金杯放在箭靶上，命令百官有誰能射中的，就將金杯賞賜給他。宇文貴一箭射中。魏文帝笑着説："養由基的精妙箭法，正和你相當啊。"進位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統十六年，升任中外府左長史，進位大將軍。

宕昌王梁彌定被同族人獠甘所追逐，前來投奔。又有羌人酋長傍乞鐵忽，乘梁仚定反叛後，據有渠株川，擁有奴隸數千家，和渭州人鄭五醜同時反叛。周文帝命令宇文貴和豆盧寧、史寧討伐他們，宇文貴等人擒獲斬殺了鐵忽和五醜，史寧又另外率軍打敗了獠甘。於是護送彌定回去，并且在渠株川設置岷州。朝廷爲表彰其功，在栗坂立碑，記載他們的功績。

西魏廢帝三年，下詔讓宇文貴代替尉遲迥鎮守蜀地。當時隆州人開府李光易在鹽亭起兵反叛，攻打包圍隆州；而隆州人李拓也聚衆反叛，開府張道響應他。宇文貴命令開府叱奴興救援隆州，又命令開府成亞進擊李拓和張道，李拓和張道投降，將他們一并押送京師。任命爲益州刺

先是蜀人多劫盜，貴乃召任俠傑健者署爲游軍二十四部，令其督捕，由是頗息。

周孝閔帝踐阼，進位柱國，拜御正中大夫。武成初，與賀蘭祥討吐谷渾。軍還，進封許國公，邑萬户，舊爵回封一子。遷大司空，行小冢宰，歷大司徒，遷太保。

貴好音樂，耽奕棋，留連不倦。然好施愛士，時人頗以此稱之。保定末，使突厥，迎皇后。天和二年，還至張掖，薨。贈太傅，謚曰穆。

子善嗣。善弘厚有武藝。大象末位上柱國，封許國公。隋文帝受禪，遇之甚厚，拜其子穎上儀同。及善弟忻誅，并廢于家。善未幾卒。

穎，大業中，位司農少卿，後没李密。善弟忻。

史，就地授爲小司徒。先前蜀人多强盜，宇文貴招募仗義勇健的人組建成二十四部游軍，讓他們去追捕，由此强盜多被捕或隱藏。

周孝閔帝即帝位，進位柱國，授御正中大夫。周明帝武成初年，和賀蘭祥一起征討吐谷渾。軍隊班師，進封爲許國公，封食邑萬户，舊爵轉封給他的一個兒子。升任大司空，代行小冢宰職務，歷位大司徒，升遷太保。

宇文貴喜愛音樂，耽溺下棋，樂此不疲。然而好施捨愛人才，當時人因此很稱道他。周武帝保定末年，出使突厥，迎接皇后。周武帝天和二年，回歸途中到張掖，去世。贈太傅，謚號穆。

兒子宇文善繼承爵位。宇文善性格寬弘穩重而有武藝。周静帝大象末年位至上柱國，封爲許國公。隋文帝接受周帝禪讓即帝位，對待他很優厚，授他的兒子宇文穎爲上儀同。到宇文善弟弟宇文忻被誅殺後，父子二人同被罷官回家閑居。宇文善不久就去世了。

宇文穎在隋煬帝大業年間，位至司農少卿，後來死於李密之手。宇文善的弟弟是宇文忻。

宇文忻

忻字仲樂，幼而敏慧，爲童兒時，與群輩戲，輒爲部伍，進止行列，無不用命者。年十二，能左右馳射，驍捷若飛。恒謂所親曰："自古名將，唯以韓、白、衛、霍爲美談，吾察其行事，未足多尚，使與僕并時，不令竪子獨擅高名。"

年十八，從周齊王憲討突厥，以功拜儀同三司，賜爵興固縣公。韋孝寬以忻驍勇，請與鎮玉壁，以戰功加開府，進爵化政郡公。從武帝攻拔晋州。齊後主親總兵，六軍憚之，欲旋。忻諫曰："以陛下之聖武，乘敵人之荒縱，何往而不剋？若齊人更得令主，君臣協力，未易平也。"帝從之，乃戰，遂大剋。及帝攻陷并州，

宇文忻字仲樂，小時候就很敏慧，還是兒童時，同一群同齡小孩游戲，總是排成軍隊的樣子，前進後退行列整齊，没有不聽他號令的。十二歲時，就能够乘快馬左右開弓放箭，勇捷如飛。他常對親人説："自古以來的名將，惟有以韓信、白起、衛青、霍去病幾個人傳爲美談，我考察他們的事迹，不值得如此稱贊，假使他們和我同時，我不會讓這幾個人獨占盛名。"

十八歲時，隨從北周齊王宇文憲征討突厥，因功授儀同三司，賜爵位爲興固縣公。韋孝寬因爲宇文忻驍勇果敢，向皇上請求讓宇文忻和他一起鎮守玉壁，因有戰功加開府，進爵位爲化政郡公。又隨從武帝攻取晋州。齊後主親自統領大軍，六軍都很畏懼，打算班師。宇文忻勸諫説："以陛下的神聖英武，乘敵人的荒淫恣縱，定能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如果齊换上一個賢明的君主，君臣上下協力同心，就不容易平定了。"武

先勝後敗。帝爲賊所窘，挺身而遁。諸將多勸帝還，忻勃然曰："破城士卒輕敵，微有不利，何足爲懷？今破竹形已成，奈何棄之而去！"帝納其言，明日復戰，拔晉陽。齊平，進位大將軍。尋與烏丸軌破陳將吴明徹於吕梁，進位柱國，除豫州總管。

帝聽從了他的意見，就决定交戰，於是大勝齊軍。當武帝攻占并州後，先勝後敗。武帝被敵軍所困，挺身逃跑得免。衆將勸武帝回軍，宇文忻勃然大怒説："攻占城池的士兵輕敵，稍有失利，不值得挂在心上。現在勢如破竹，怎麽反而離開這裏！"武帝采納了他的建議，第二天重新開戰，攻占了晉陽。北齊被平定後，進位爲大將軍。不久又同烏丸軌一起在吕梁打敗陳將吴明徹，進位柱國，任命爲豫州總管。

隋文帝龍潛時，與忻情好甚協，及爲丞相，恩顧彌隆。尉遲迥作亂，以忻爲行軍總管，隨韋孝寬擊之。時兵屯河陽，帝令高熲馳驛監軍，與熲密謀進取者，唯忻而已。迥遣子惇盛兵武陟，忻擊走之。進臨相州，迥遣精甲三千伏野馬岡，忻以五百騎襲之，斬獲略盡。進至草橋，迥又拒守，忻以奇兵破之，直趨鄴下。迥背城結陣，大戰，官軍不利。時鄴城士庶觀戰者數萬人，忻謂左右曰："事急矣，吾當以權道破之。"於是射觀者走之，轉相騰籍，聲如雷霆。忻乃傳呼曰："賊敗矣！"衆復振，齊力急擊之，迥軍大敗。及平鄴，以功遷上柱國。文帝謂曰："尉遲迥傾山東之衆，運百萬之師，公舉無遺算，策無全陣，誠天下英傑也。"進封英國公。

隋文帝未即皇帝位時，和宇文忻的感情很融洽，到做丞相時，對宇文忻的恩寵眷顧更加深厚。尉遲迥作亂，任用宇文忻爲行軍總管，隨從韋孝寬攻打他。當時軍隊駐屯在河陽，隋文帝命令高熲乘驛馬快速前去監軍，和高熲秘密謀劃進軍攻取的，惟有宇文忻一人而已。尉遲迥派他兒子尉遲惇以大軍陳於武陟，宇文忻進攻并打退了他。進軍至相州，尉遲迥派精鋭三千人埋伏在野馬岡，宇文忻帶領五百騎兵襲擊，幾乎將他們盡數斬殺俘獲。又進軍至草橋，尉遲迥又率軍抵禦防守，宇文忻出奇兵打敗了他，直抵鄴下。尉遲迥背城結成陣勢，雙方展開大戰，官軍失利。當時鄴城的士人庶民觀戰的有數萬人，宇文忻對左右的人説："情况危急了，我要用權謀打敗他們。"於是發箭射觀戰的人使他們逃走，這些人相互奔走踐踏，叫喊之聲如雷鳴。宇文忻讓士兵傳呼道："敵人被打敗了！"軍勢重新振作，齊心合力猛烈攻打，尉遲迥的軍隊大敗。平定鄴城後，因功升任上柱國。隋文帝對他説："尉遲迥全數出動山東的部隊，連軍百萬，你神機妙算，料敵如神，攻無不克，實在是天下豪傑。"進封爲英國公。

自是每參帷幄，出入卧内，禪代之際，忻有力焉。後拜右領軍大將軍，寵顧彌重。忻解兵法，馭戎齊整，當時六軍有一善事，雖非忻建，在下輒相謂曰："此必英公法也。"其見推服如此。後改封杞國公。

從此以後，經常參預軍政事務，出入於隋文帝卧室内，禪讓取代的時候，宇文忻出了力。後來授右領軍大將軍，對他的寵信眷顧更加深厚。宇文忻熟悉兵法，治軍整齊有序，當時六軍每有好的措施，雖然不是宇文忻所創建，下面的人總是相互説："這必定是英公的法式啊。"他就是如此受人推重佩服。後來改封爲杞國公。

上嘗欲令忻擊突厥，高熲曰：

隋文帝曾經想讓宇文忻領兵攻打突厥，高熲

"忻有異志，不可委以大兵。"乃止。忻既佐命功臣，頻經將領，甚有威名，上由是微忌之，以譴去官。與梁士彥昵狎，數相往來。士彥時亦怨望，陰圖不軌。忻謂士彥曰："帝王豈有常乎？相扶即是。公於蒲州起事，我必從征，兩陣相當，然後連結，天下可圖也。"謀泄伏誅，家口籍没。忻弟愷。

說："宇文忻有反叛之心，不可以把大軍交給他。"隋文帝纔打消了這個念頭。宇文忻既是輔佐建立隋的功臣，又多次歷任將帥，很有威名，隋文帝因此逐漸猜忌他，因遭貶謫被免去官職。宇文忻和梁士彥親近，常常相互往來。士彥當時也心懷怨恨，暗中圖謀不軌。宇文忻對士彥說："帝王難道是命裏注定的？不過有人扶持就是了。你在蒲州起兵，我必定隨從出征，兩軍對陣時，然後我倆合作，就可以謀取天下了。"密謀泄露後被殺，家屬被没收作官奴婢。宇文忻的弟弟是宇文愷。

宇文愷

愷字安樂，在周以功臣子，年三歲賜爵雙泉伯，七歲進封安平公。愷少有器局，諸兄并以弓馬自達，愷獨好學。博覽書記，解文，多伎藝，爲名公子。

宇文愷字安樂，在北周以功臣之子的身份，三歲時就賜爵位爲雙泉伯，七歲時進封爲安平公。宇文愷年輕時就有才識器量，各位兄長都靠武功而至顯達，惟獨宇文愷愛好讀書。博覽書籍奏記，通曉文字，有才藝，是有名望的公子。

累遷御正中大夫、儀同三司。隋文帝爲丞相，加上開府，匠師中大夫。及踐阼，誅宇文氏，愷亦將見殺，以與周本別，又兄忻有功，故見赦。後拜營宗廟副監、太子左庶子。廟成，別封甑山縣公。及遷都，上以愷有巧思，詔領營新都副監。高熲雖總大綱，凡所規畫，皆出於愷。及决渭水達河以通運漕，詔愷總督其事。後拜萊州刺史，甚有能名。坐兄忻誅，除名於家，久不得調。

多次升遷至御正中大夫、儀同三司。隋文帝爲丞相後，升任上開府，匠師中大夫。隋文帝即帝位後，誅殺宇文氏，宇文愷也將要被殺害，因爲和北周皇族有別，加之他的哥哥宇文忻有功勞，所以被赦免。後來授營造宗廟副監、太子左庶子。宗廟建成，另外加封爲甑山縣公。到遷都時，隋文帝因爲宇文愷有靈活巧妙的構想設計，下詔任他爲領營造新都副監。高熲雖然總管大事，但所有規劃，都出於宇文愷。到决渭水以通黄河運輸時，詔令宇文愷總管監督其事。後來授萊州刺史，很有能幹的名聲。後來受他哥哥宇文忻被誅殺一事牽連，除名免官回家閑居，長時不被調用。

會朝廷以魯班故道，久絶不行，令愷修之。既而上建仁壽宮，右僕射楊素言愷有巧思，於是檢校將作大匠。歲餘，拜仁壽宮監，授儀同三司，尋爲將作少監。文獻皇后崩，愷與楊素營山陵。上善之，復爵安平郡公。煬帝即位，遷都洛陽，以愷爲營東都副監，尋遷將作大匠。愷揣帝心在宏侈，於是東都制度，窮極壯麗。

適逢隋文帝認爲魯班舊有的建築藝術，久已斷絶不流行，命令宇文愷加以修訂。過後隋文帝建仁壽宮，右僕射楊素上言宇文愷有巧妙的構思設計，於是任命他爲檢校將作大匠。一年多後，授仁壽宮監，授儀同三司，不久任將作少監。文獻皇后逝世，宇文愷和楊素營造陵墓。隋文帝很滿意，於是恢復他安平郡公的封爵。煬帝即位後，遷都洛陽，任命宇文愷爲營建東都副監，不久升遷將作大匠。宇文愷揣測煬帝意在宏偉奢

帝大悦，進位開府，拜工部尚書。及長城之役，詔愷規度之。時帝北巡，欲誇戎狄，令愷爲大帳，其下坐數千人。帝大悦，賜物千段。又造觀風行殿，上容衛者數百人，離合爲之，下施輪軸，推移倏忽，有若神功。戎狄見之，莫不驚駭。帝彌悦，前後賞賜不可勝紀。

是時將復古制明堂，議者皆不能決。愷博考群籍，爲明堂圖樣奏之。又以“張衡渾象用三分爲一度，裴秀輿地以一寸爲千里，臣之此圖以一分爲一尺，推而演之”。又引于時議者，或以綺井爲重屋，或以圓楣爲隆棟，將爲臆説，事不經見。今録其疑難，爲之通釋，皆出證據，以相發明。爲議曰：

臣愷謹按《淮南子》曰：“昔者神農之御天下也，甘雨以時，五穀蕃植，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終歲獻貢，以時嘗穀，祀于明堂。明堂之制，有蓋而無四方，風雨不能襲，燥濕不能傷，遷延而入之。”臣愷以爲上古朴略，創立典刑。《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以尊天重象，赤曰文祖，黄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玄矩，蒼曰靈府。”注云：“唐虞之天府，夏之世室，殷之重屋，周之明堂，皆同矣。”《尸子》曰：“有虞氏曰總章。”《周官·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博四修一。”注云：“修，南北之深也。夏度以步，合堂修十四步，其博益以四分修之一，則堂博十

侈，於是東都的營建規模布局，極盡壯麗。煬帝大喜，進位開府，授工部尚書。當修築長城的工程起動時，煬帝詔令宇文愷負責規劃測量。當時煬帝到北部邊郡巡視，想在戎狄面前誇耀自己，命令宇文愷造一大帳殿，可以坐幾千人。煬帝大喜，賜給他錦帛一千段。又建造一座觀風行殿，上面可容納衛士幾百人，組合而成，下面安裝輪軸，推動轉移十分迅速，有如神功。戎狄見到後，無不感到驚奇詫異。煬帝更加高興，前後賞賜不計其數。

當時打算恢復古代的明堂制度，討論的人都不能作出明確説法。宇文愷廣泛考察各種典籍，作成明堂圖樣奏上。又以爲“張衡的渾天儀圖以三分爲一度，裴秀的輿地圖以一寸爲一千里，臣的這幅明堂圖以一分爲一尺，推算演繹而成”。又引用當時討論者的説法，有將飾以花紋圖案的覆井形作樓，有將圓木横梁作大梁，憑想象説出，又不常見。記録其疑難之處，作完整解釋，都列出證據，以啓發明確。於是作奏議説：

臣宇文愷謹依照《淮南子》説：“從前神農氏治理天下的時候，雨水及時降下，五穀繁衍生長，春天出苗夏天成長，秋天收穫冬天貯藏，按月省視考察，年終供獻，按時嘗食五穀，在明堂祭祀神靈和祖先。明堂的規制，有頂而無四方墻壁，風雨不能侵襲，乾濕不能損傷，然後排隊進入。”臣宇文愷認爲上古之世質樸簡略，創立典範。《尚書帝命驗》篇説：“帝王承受天命，建立五帝廟以尊重天象，赤帝廟名文祖，黄帝廟名神斗，白帝廟名顯紀，黑帝廟名玄矩，蒼帝廟名靈府。”注釋説：“唐堯虞舜時的天府，夏代的世室，殷代的重屋，周代的明堂，都是相同的。”《尸子》記載：“有虞氏時名總章。”《周官·考工記》記載：“夏后氏世室，堂進深長二七，寬度增加進深的四分之一。”注釋説：“長，是南北方向的深度。夏代用步度量，折合堂進深長十四步，寬度增加進深的四分之一，則堂的寬度爲十七步半。”臣宇文愷考證：三王

七步半也。"臣愷案：三王之世，夏最爲古，從質尚文，理應漸就寬大，何因夏室乃大殷堂？相形爲論，理恐不爾。《記》云："堂修二七，博四修一。"若夏度以步，則應修七步。注云："今堂修十四步。"乃是增益《記》文。殷、周二堂，獨無加字，便是義類例不同。山東《禮》本輒加二七之字，何得殷無加尋之文，周闕增筵之義？研窮其趣，或是不然。讎校古書，并無"二"字。此乃桑間俗儒，信情加減。《黄圖》議云："夏后氏益其堂之大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爲兩杼間。"馬宫之言，止論堂之一面。據此爲準，則三代堂基并方，得爲上圓之制。諸書所説，并爲下方，鄭注《周官》，獨爲此義，非直與古違異，亦乃乖背《禮》文。尋文求理，深恐未愜。

《尸子》曰："殷人陽館。"《考工記》曰："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注云："其修七尋，五丈六尺。放夏周，則其博九尋，七丈二尺。"又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禮記·明堂位》曰："天子之廟，複廟重檐。"鄭注云："複廟，重屋也。"注《玉藻》云："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禮圖》云："於内室之上，起通天之觀，觀八十一尺，得宫之數，其聲濁，君之象也。"《大戴禮》曰："明堂

的時代，夏代最爲遠古，從質樸走向崇尚文采，理應逐漸趨向寬大，爲什麽夏的世室還比殷的寬大？兩相比較而論，情理恐怕不合。《周官·考工記》説："堂進深二七，寬增加四分之一。"如果夏代用步來度量，則進深應爲七步。注釋却説："堂進深長十四步。"這是增加了《考工記》的文字。殷、周兩代的明堂，獨獨没有加字，便是按規定分類的體例不同。山東所流行的《禮》總是加二七的字樣，怎麽會殷代没有附加長度的文字，周代缺少增加的内容？深入探究其原因，或者不是這樣。校對古書，并無"二"字。這不過是鄉下淺陋的儒生，任意加減。《黄圖》評議説："夏后氏將其明堂增大到一百四十四尺，周代的明堂以此作兩柱間的寬度。"馬宫的説法，僅僅談到明堂的一面。根據這個説法作標準，那麽三代的明堂基址都是方形的，而堂頂是圓形的結構。諸種書籍的叙述，都説下面是方形，鄭玄注解的《周官》，獨自持這種説法，并不是和古制不同，也和《禮》的文字記載相違背。尋找記載探求含義，恐怕很不恰當。

《尸子》説："殷代的明堂稱爲陽館。"《考工記》説："殷代的重屋，堂長七尋，高三尺，四柱重屋。"注釋説："重屋長七尋，合五丈六尺。仿照夏周兩代規制，它的寬就該是九尋，七丈二尺。"又説："周代的明堂，以一席九尺見方來計算，東西方向有九席八丈一尺，南北七席六丈三尺。堂高一席合九尺，共有五室，每室邊長二席合一丈八尺。"《禮記·明堂位》説："天子的宗廟，複廟重檐。"鄭玄注釋説："複廟就是重屋。"他又在《玉藻》篇注釋中説："天子的宗廟和路寢，都按照明堂的規制。"《禮圖》説："在内室的上方，起造通天樓臺作樂室，八十一尺，合宫調數目，聲不清，是君主的象徵。"《大戴禮》説："明堂，自古以來就有。共九室，每室有四

者，古有之。凡九室，室有四户八牖，以茅蓋，上圓下方。外水曰璧雍。赤綴户，白綴牖。堂高三尺，東西九仞，南北七筵。其宫方三百步。”“凡人疾、六畜疫、五穀災，生於天道不順。天道不順，生於明堂不飾。故有天災則飾明堂。”《周書》曰：“明堂方百一十二尺，高四尺，階博六尺三寸，室居内，方百尺，室内方六十尺，高八尺，博四尺。”《作洛》曰：“明堂、太廟、路寢咸有四阿，重亢重廊。”孔氏注云：“重亢累棟，重廊累屋。”

門八窗，用茅草蓋頂，上圓下方。明堂外有半圓形水池叫璧雍。門裝飾成赤色，窗裝飾成白色。堂的高度是三尺，東西寬九仞合七丈二尺，南北長七席合六丈三尺。宫室邊長三百步見方。”“凡是人生病，六畜瘟疫，五穀受災，都是由於天道不順。天道不順，是由於明堂不修飾。所以一有天災就要修飾明堂。”《周書》說：“明堂邊長一百一十二尺見方，高四尺，臺階寬六尺三寸，室在明堂內，邊長一百尺見方，室內邊長六十尺見方，高八尺，寬四尺。”《作洛》篇說：“明堂、太廟、路寢四面都有屋檐，重亢重廊。”孔安國注釋說：“重亢是兩根中梁，重廊是兩個屋頂。”

《禮圖》曰：“秦明堂，九室十二階，各有所居。”《吕氏春秋》曰：“有十二堂。”與《月令》同。并不論尺丈。臣愷案：十二階雖不與《禮》合，一月一階，非無理思。

《禮圖》說：“秦代的明堂，九室十二級，各有所用。”《吕氏春秋》說：“有十二堂。”和《月令》的記載相同。都没有説到尺寸。臣宇文愷認爲：十二級雖然和《禮》記載不相符合，但一月一級，也不是没有道理。

《黄圖》曰：“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方象地；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圓象天。室九宫，法九州；太室方六丈，法陰之變數；十二堂，法十二月；三十六户，法極陰之變數；七十二牖，法五行所得日數；八達象八風，法八卦；通天臺徑九尺，法乾以九覆六；高八十一尺，法黄鍾九九之數；二十八柱，象二十八宿；堂高三尺，土階三等，法三統；堂四向五色，法四時五行；殿門去殿七十二步，法五行所行。門堂長四丈，取太室三之二。垣高無蔽目之照，牖六尺，其外倍之。殿垣方，在水内，法地陰也；水四周於

《三輔黄圖》說：“明堂邊長一百四十四尺見方，是地的象數，方形象徵大地；屋頂圓形，横梁長二百一十六尺，是天的象數，圓形象徵天。宫室九間，取法九州；太室邊長六丈見方，取法陰的變數；十二堂，取法十二個月；三十六門，取法陰的最高變數；七十二窗，取法五行所得的天數；八達象徵八面來風，取法八卦；通天臺直徑九尺，取法陽以九覆壓陰六；高八十一尺，取法黄鐘九九之數；二十八根柱子，象徵二十八宿；堂高三尺，土階三級，取法天地人三統；堂四方五種色彩，取法四時五行；殿門離殿七十二步，取法五行各自所行經的數目。門堂邊長四丈見方，取太室邊長的三分之二。垣墻高大前面没有遮蔽視綫的照壁，窗六尺，外面的加倍。殿墻爲正方形，在水池裏面，取法地陰之象；水池環繞四周，象徵四海，圓取法太

外，象四海，圓法陽也；水闊二十四丈，應二十四氣；水内徑三丈，應《覲禮經》。”武帝元封二年，立明堂汶上，無室，其外略依此制。《泰山通義》今亡，不可得而辨也。

元始四年八月，起明堂、辟雍長安城南門，制度如儀。一殿，垣四面，門八觀，水外周堤，壤高。四方和會，築作三旬。五年正月六日辛未，始郊太祖高皇帝以配天。二十二日丁亥，宗祀孝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及先賢百辟卿士有益者，於是秩而祭之。親扶三老五更，袒而割牲，跪而進之。因班時令，宣恩澤。諸侯宗室、四夷君長、匈奴西國侍子，悉奉貢助祭。

《禮圖》曰：“建武三十年作明堂，堂上圓下方。圓法天，方法地。十二堂法日辰，九室法九州，八窗象八風，八九七十二，法一時之王。室有二户，二九十八户，法土王十八日。内堂正壇高三尺，土階三等。”胡伯始注《漢官》云：“古清廟蓋以茅，今蓋以瓦，瓦下藉茅，以存古制。”《東京賦》曰：“乃營三宫，布政頒常。複廟重屋，八達九房。造舟清池，惟水泱泱。”薛綜注云：“複重廟覆，謂屋平覆重棟也。”《續漢書·祭祀志》曰：“明帝永平二年，祀五帝於明堂。五帝坐各處其方，黄帝在未，皆如南郊之位。光武位在青帝之南，少退，西面，各一犢，奏樂如南郊。”臣愷案《詩》云：“《我將》，祀文王於

陽；水面寬二十四丈，對應二十四個節氣；水池内直徑三丈，對應《覲禮經》。”漢武帝元封二年，在汶上建明堂，無室，其他大略依照這種規制。《泰山通義》現在已經失傳，不可能辨别清楚了。

漢平帝元始四年八月，在長安城南門起造明堂、辟雍，制度依照規定。宫殿一座，垣墻四面，門八道，水池外四周是堤，土築。四方協同建造，三十天建造完畢。五年正月初六日是辛未日，首次在郊外祭天，以太祖高皇帝配祭。二十二日是丁亥日，在明堂祭祀古帝王，以孝文皇帝配祭。以及古代賢人諸侯百官卿士造福百姓者，按官品祭祀。平帝親自攙扶有德望的老人，袒露上身切割牲口，跪地進獻。接着頒布按季節制定的政令，宣布皇家恩惠德澤。諸侯王室、周邊各族蠻夷首領、匈奴及西域各國入侍的王子，都奉獻貢品助祭。

《禮圖》説：“漢光武帝建武三十年建明堂，明堂上圓下方。圓形取法天，方形取法地。十二堂取法一天十二時辰，九室取法九州，八窗象徵八面之風，八九七十二，取法當世的帝王。每室有兩門，二九一十八道門，取法土王十八日。内堂正壇高三尺，土臺階三級。”胡廣注釋《漢官》説：“古代宗廟用茅草蓋頂，現在用瓦，瓦下面墊茅草，以保存古代規定。”《東京賦》説：“於是營造三宫，頒布政令常法。叠廟樓屋，有八面窗户九間房。在清澈的池面架設浮橋，水面寬廣。”薛綜注釋説：“複廟，指廟宇重叠。重屋，指兩根大梁。”《續漢書·祭祀志》説：“漢明帝永平二年，在明堂祭祀五帝。五帝座位按照他們各自所處方位來安排，黄帝排在最末，都依照南郊祭天的位置排列。漢光武帝位在青帝的南面，稍微退後，西面，各放置一牛犢，奏樂依照南郊祭天儀式。”臣宇文愷考查《詩經》説：“《我將》篇，是在明堂祭祀文

明堂也。我將我享，維羊維牛。”據此，則備大牢之祭。今云一犢，恐與古殊。自晋以前，未有鴟尾，其門墻壁水，一依本圖。

晋《起居注》裴頠議曰：“尊祖配天，其義明著，廟宇之制，理據未分。直可爲一殿以崇嚴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臣愷案：“天垂象，聖人則之。”辟雍之星，既有圖狀，晋室方構，不合天文。既闕重樓，又無壁水，空堂乖五室之義，直殿違九階之文。非古欺天，一何過甚！

後魏於北臺城南，造圓墻，在璧水外，門在水内迥立，不與墻相連。其堂上九室，三三相重，不依古制。室間通巷，違舛處多。其室皆用墼累，極成褊陋。《後魏·樂志》曰：“孝昌二年立明堂，議者或言九室，或言五室，詔斷從五室。後元叉執政，復改爲九室。遭亂不成。”

宋《起居注》曰：“孝武大明五年立明堂，其墻宇規範，擬則太廟，唯十二間，以應期數。依漢《汶上圖儀》，設五帝位，太祖文皇帝對饗。鼎俎簠簋，一依廟禮。”

梁武即位之後，移宋時太極殿以爲明堂，無室，十二間。《禮疑議》云：“祭用純，漆俎瓦樽，文於郊，質於廟，止一獻，用清酒。”平陳之後，臣得目觀，遂量步數，記其尺丈。猶見焚燒殘柱，毁破之餘，入

王的詩歌。我奉獻給上帝的祭品，是牛和羊。”根據這個記載，是用的有牛有羊的太牢祭禮。這裏説有一頭小牛，恐怕和古禮不合。在晋以前，屋脊上没有裝飾物，其餘門墻和半圓形水池，一概依照《禮圖》。

晋朝《起居注》裴頠注釋説：“尊崇祖先配享上天，其意義很顯著，廟宇的制度，根據不充分。僅僅衹建一殿以尊崇莊嚴的祭祀，其餘繁雜瑣碎的設施，一概免除。”臣宇文愷認爲：“上天垂示天象，聖人效法。”辟雍的星象，已經有圖形的，晋朝所造，不符合天文。既缺少重樓，又没有半圓形水池，空闊的殿堂違背五室的本義，直宫殿背離了九級臺階的規定，詆毁古人欺騙上天，是多麽錯誤！

北魏在北臺城南，建造明堂的圓墻，圍繞在半圓形水池外，明堂大門在水池裏面挺立，不和墻相連接。堂上有九室，每三室相重叠，不依照古代的制度。室與室之間相通，違背古制的地方很多。宫室都用磚坯壘成，極爲狹窄簡陋。《魏書·樂志》説：“孝昌二年建明堂，討論的人有人主張建九室，有人主張建五室，詔令决定依照五室的建議。後來元叉執掌朝政時，又改爲建九室。因遭戰亂未能建成。”

南朝劉宋的《起居注》説：“孝武帝大明五年建明堂，其墻屋的標準，都仿照太廟，僅有十二室，以對應一年十二個月。依照漢朝的《汶上圖儀》，設立五帝的位次，以太祖文皇帝配饗。祭祀時用的鼎、砧板、盛稻粱黍稷的簠簋，一概依照宗廟的禮儀。”

梁武帝即帝位之後，將劉宋的太極殿改作明堂，没有室，有十二間房。《禮疑議》説：“祭祀用精美的祭品，漆砧板瓦樽，郊祀時舉行儀式，廟祭時簡要質樸，衹進獻酒一次，用清酒。”平定陳之後，臣得以親自觀察遺址，於是測量步數，將其各類尺度記録下來。還能看見焚燒後殘留

地一丈，儼然如舊。柱下以樟木爲跗，長丈餘，闊四尺許，兩兩相并，凡安數重。宫城處所，乃在郭内。雖湫隘卑陋，未合規摹，但祖宗之靈，得崇嚴祀。

的柱子，毁壞後餘留的部分，入地面一丈，宛然和從前一樣。柱下用樟木爲基座，長一丈多，寬四尺左右，兩兩相并立，一共安了多層。宫城的位置，在郭城内。雖然低下狹小簡陋，不合規模，但能使祖宗的神靈得到隆重的祭祀。

周齊二代，闕而不修，大饗之典，於焉靡托。

北周北齊兩代，缺而不建明堂，祭祀祖先的隆重典禮，在這兩代無所依托。

自古《明堂圖》唯有二本。一是宗周，劉熙、阮諶、劉昌宗等作，三圖略同。一是後漢建武三十年作，《禮圖》有本，不詳撰人。臣遠尋《經》《傳》，傍求子史，研究衆説，總撰今圖。其樣以木爲之，下爲方堂，堂有五室，上爲圓觀，觀有四門。

自古以來的《明堂圖》僅有兩本。一本是西周王都鎬京的《明堂圖》，由劉熙、阮諶、劉昌宗三人製作，三圖大致相同。另外一本是東漢光武帝建武三十年的《明堂圖》，《禮圖》上有記載，不知道作圖本的人。臣遠尋經書以及注疏，外求諸子文集以及史書，綜合各家説法，製成現在的《明堂圖》。其模型用木料製成，下部是正方形明堂，堂有五間，上部是圓形觀，觀有四門。

帝可其奏。會遼東之役，事不果行。

煬帝贊成他的奏議，適逢征伐遼東的戰事興起，建造明堂的事情没有實行。

以度遼之功，進位金紫光禄大夫。其年卒官，帝甚惜之，謚曰康。撰《東都圖記》二十卷、《明堂圖議》二卷、《釋疑》一卷，見行於世。

因爲征遼的功勞，進位金紫光禄大夫。這年死於任上，煬帝很是痛惜，謚號康。撰有《東都圖記》二十卷、《明堂圖議》二卷、《釋疑》一卷，流行於世。

長子儒童，游騎尉。少子温，起部承務郎。

長子名儒童，爲游騎尉。小兒子宇文温，爲起部承務郎。

侯莫陳崇　侯莫陳芮

侯莫陳崇字尚樂，代武川人也。其先魏之别部，居庫斛真水。祖元，以良家子鎮武川，因家焉。父興，殿中將軍、羽林監，後以崇著勳，追贈柱國、太保、清河郡公。

侯莫陳崇字尚樂，代郡武川鎮人。他的祖先是北魏皇室的分支，居住在庫斛真水。祖父侯莫陳元，以清白人家子弟身份鎮守武川，因此就在那裏定居安家。父親侯莫陳興，任殿中將軍、羽林監，後來因爲侯莫陳崇建立功勛，追贈爲柱國、太保、清河郡公。

崇少驍勇，善馳射，謹慤少言。年十五，隨賀拔岳與尒朱榮征葛榮。後從岳入關，破赤水蜀。又從岳力戰，破万俟醜奴。崇與輕騎逐北，至涇州長坑及之。賊未成列，崇單騎入賊中，於馬上生禽醜奴，遂大破

侯莫陳崇少年時就很驍勇，擅長馳馬射箭，恭謹誠實少言語。十五歲時，隨從賀拔岳和尒朱榮征討葛榮。後來跟隨賀拔岳入關，打敗赤水蜀部落。又跟隨賀拔岳奮力作戰，打敗万俟醜奴。侯莫陳崇又和輕裝騎兵一起追擊敗兵，到涇州長坑追上了敵軍。敵兵還没有排列成陣，侯莫陳

之。封臨涇縣侯。

崇單騎突入敵兵中，在馬上將醜奴活捉，於是大敗敵人。被封爲臨涇縣侯。

及岳爲侯莫陳悦所害，崇與諸將同謀迎周文帝。文帝至軍，原州刺史史歸猶爲悦守。周文遣崇襲歸，直到城下，即據城門。時李遠兄弟在城内，先知崇來，中外鼓噪，伏兵悉起，遂禽歸斬之。以崇行原州事，仍從平悦，别封廣武縣伯。累遷儀同三司，改封彭城郡公。從禽竇泰，復弘農，破沙苑，戰河橋，又别討平稽胡，累戰皆有功，進位柱國大將軍。六官建，拜大司空。周孝閔踐阼，進封梁國公，加太保。歷大宗伯、大司徒。

賀拔岳被侯莫陳悦殺害後，侯莫陳崇和諸將共同商議迎接周文帝。文帝到軍中時，原州刺史史歸還在替侯莫陳悦守城。周文帝派侯莫陳崇襲擊史歸，直到城下，即時占據城門。當時李遠兄弟在城内，預先知道侯莫陳崇領兵前來，於是城裏城外擊鼓呼叫，埋伏的軍隊全都出動，將史歸擒住斬殺。任用侯莫陳崇代行原州刺史，隨從平定侯莫陳悦，另封廣武縣伯。多次升遷至儀同三司，改封爲彭城郡公。隨從擒獲竇泰，收復弘農，攻占沙苑，戰於河橋，又另外討伐平定稽胡，累次作戰都有功勞，進位爲柱國大將軍。六官設置後，授大司空。周孝閔帝即位，進封爲梁國公，加封太保。歷任大宗伯、大司徒。

保定三年，從武帝幸原州。時帝夜還京師，竊怪其故。崇謂所親人常昇曰："吾比日聞卜筮者言，晋公今年不利，車駕今忽夜還，不過是晋公死耳。"於是皆傳之。或有發其事者，帝集諸公卿於大德殿責崇，崇惶懼謝罪。其夜，護遣使將兵就崇宅，逼令自殺。葬禮如常儀，謚曰躁。護誅，改謚曰莊閔。

保定三年，隨從周武帝到原州。當時武帝夜間返回京城，衆人私下都對這一行動感到奇怪。侯莫陳崇對他所親近的人常昇説："我前幾天聽占卜者説，晋公宇文護今年不利，皇上現在突然夜間返回京城，不過是晋公的死期罷了。"於是都在傳説這事。有人將這事向武帝告發，武帝在大德殿召集衆公卿當衆責問侯莫陳崇，侯莫陳崇惶恐請罪。這天晚上，宇文護派人領兵到侯莫陳崇家中，逼使他自殺。葬禮按照禮儀，謚號躁。宇文護被誅殺後，改謚號莊閔。

子芮嗣，位柱國。從武帝東伐，率衆守太行道。并州平，授上柱國。仍從平鄴，拜大司馬。隋大業初，以譴，詔流配嶺南。芮弟穎。

兒子侯莫陳芮繼承爵位，位至柱國。隨從武帝東征，率軍守護太行道。并州平定後，授上柱國。隨從平定鄴都，授大司馬。隋朝大業初年，因爲犯罪被貶官，詔令流放發配到嶺南。侯莫陳芮的弟弟是侯莫陳穎。

侯莫陳穎

穎字遵道，少有器量，風神警發，爲時輩所推。魏大統末，以父軍功，賜爵廣平侯，累遷開府儀同三司。周武帝時，從滕王逌擊龍泉、文城叛胡。穎與柱國豆盧勣分路而進，穎懸軍五百餘里，破其三栅。先是稽胡叛亂，輒略邊人爲奴婢。至是，詔胡有厭匿良人者誅，籍没其妻

侯莫陳穎字遵道，少年時就有器量，風度機警神采焕發，爲當時人所推重。西魏大統末年，因爲父親有軍功，被賜爵位爲廣平侯，多次升遷至開府儀同三司。周武帝時，隨從滕王宇文逌攻打龍泉、文城反叛的胡人。侯莫陳穎和柱國豆盧勣分兵而進，侯莫陳穎孤軍深入五百餘里，攻破叛胡三座營寨。先前稽胡叛亂時，總是劫掠邊民作奴婢。到這時，詔令胡人有隱藏良民者殺，

子。有人言爲胡村所隱匿者，勣將誅之。穎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行。諸胡固非悉反，但相迫脅爲亂。今慰撫，自可不戰而定；如即誅之，轉相驚恐，爲難不細。未若召其渠帥，以隱匿者付之，令自歸首，則群胡可安。"勣從之，諸胡爭降附，北土以安。遷司武，加振威中大夫。

并將他們的妻子兒女没籍入官。有人説曾被胡村所隱藏的，豆盧勣打算將那些胡人殺掉。侯莫陳穎説："將在外面，君命有所不受。衆胡本來不是盡數反叛，僅是用武力强迫作亂。現在加以慰問安撫，自然可以不戰而勝；如果立即誅殺，使他們轉而驚恐，爲害不小。不如召集他們的首領，將隱藏的良民交給他們，使胡人自己投案自首，那麽那些胡族可得安定。"豆盧勣依從了他，胡人争相前來降附，北部邊郡得到安定。升任司武，加授振威中大夫。

隋文帝受禪，加上開府，進爵昇平郡公。平陳之役，以行軍總管從秦王俊出魯山道，與行軍總管段文振度江，安集歸附。再遷瀛州刺史，甚有惠政。後坐與秦王俊交通，免官。百姓送者莫不流涕，因相與立碑，頌穎清德。後拜邢州刺史。仁壽中，吏部尚書牛弘持節巡撫山東，以穎爲第一，上優詔褒揚。時朝廷以嶺南刺史縣令多貪鄙，蠻夷怨叛，妙簡清吏。於是徵穎入朝。上與言及平生，以爲歡笑，即日進位大將軍，拜桂州總管、十七州諸軍事。及至官，大崇恩信，人夷悦服。

隋文帝受禪即帝位，加位上開府，進爵位昇平郡公。平定陳之戰，以行軍總管身份隨從秦王楊俊從魯山道進軍，和行軍總管段文振渡過長江，安撫聚集歸附之人。兩次升遷至瀛州刺史，很有政績。後來因爲和秦王楊俊交往勾結獲罪，被免除官職。百姓來送他的莫不悲傷流涕，因此共同立碑，來頌揚侯莫陳穎的恩德。後來授邢州刺史。隋文帝仁壽年間，吏部尚書牛弘持節巡視山東，以侯莫陳穎政績爲第一，隋文帝發優獎詔書加以表揚。當時朝廷因爲嶺南的刺史縣令大多貪污，少數民族都怨恨叛亂，就精選清廉官吏。於是徵召侯莫陳穎入京。隋文帝和他談到平生事迹，十分高興，當天就進位大將軍，授桂州總管、十七州諸軍事。當到任後，大力推崇恩義，老百姓和夷人都心悦誠服。

煬帝即位，穎兄梁國公芮坐事徙邊，朝廷恐穎不自安，徵還京師。後拜恒山太守。其年，嶺南、閩越多不附，帝以穎前在桂州有惠政，爲南方所信伏，拜南海太守。卒官，謚曰定。子虔會最知名。

隋煬帝即位後，侯莫陳穎的哥哥梁國公侯莫陳芮因事獲罪被流放邊地，朝廷擔心侯莫陳穎心懷不安，徵召他回到京師。後來授恒山太守。當年，嶺南、閩越等地多不歸附，煬帝因爲侯莫陳穎從前在桂州很有政績，被南方人所信服，授他作南海太守。死於任上，謚號定。兒子虔會最爲知名。

侯莫陳順

崇兄順，少豪俠有志度。初事尒朱榮爲統軍。普泰元年，封木縣子。後從魏孝武入關。順與周文帝同里閈，素相友善，且崇先在關中，周文見之甚歡，進爵彭城郡公。及梁企定圍逼河州，以順爲大都督，與趙貴討

侯莫陳崇的哥哥侯莫陳順，少年時就英豪義俠而有志向。起初屬尒朱榮爲統軍。北魏普泰元年，封爲木縣子。後來隨從魏孝武帝入關。侯莫陳順和周文帝是同鄉，素來相互友好，况且侯莫陳崇原先就在關中，周文帝見到他很高興，進爵位爲彭城郡公。當梁企定包圍進逼河州時，任

破之，即行河州事。

用侯莫陳順爲大都督，和趙貴一起討伐打敗了他，就地代理河州刺史。

大統四年，魏文帝東討，順與太尉王盟、僕射周惠達等留鎮長安。時趙青雀反，盟及惠達奉魏太子出次渭北。順於渭橋與賊戰，頻破之。魏文帝還，執順手曰："渭橋之戰，卿有殊力。"便解所服金鏤玉梁帶賜之。南岐州氐苻安壽，遂率部落一千家款附。時順弟崇又封彭城郡公，遂改封順河間郡公。六年，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行西夏州事，改封平原郡公。周孝閔帝踐阼，拜少師，進位柱國。其年薨。

西魏大統四年，魏文帝東征，侯莫陳順和太尉王盟、僕射周惠達等人留鎮長安。當時趙青雀反叛，王盟以及惠達將魏太子保護出城駐扎在渭北。侯莫陳順在渭橋和賊兵交戰，多次打敗他們。魏文帝回來後，拉着侯莫陳順的手說："渭橋之戰，你有特殊功勞。"隨即解下自己所穿戴的金鏤玉梁帶賜給他。南岐州氐人苻安壽，率領部落一千家誠心歸附。當時侯莫陳順弟弟侯莫陳崇又被封爲彭城郡公，改封侯莫陳順爲河間郡公。大統六年，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代理西夏州刺史，改封爲平原郡公。周孝閔帝即位，授少師，進位柱國。當年去世。

崇弟瓊，歷位荆州總管、上柱國，封脩武郡公。

侯莫陳崇的弟弟侯莫陳瓊，歷任荆州總管、上柱國，被封爲脩武郡公。

侯莫陳凱

瓊弟凱，以軍功賜爵下蔡縣男。崇以平原州功，賜爵靈武縣侯，詔聽轉授凱。孝閔踐阼，進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公。天和中，爲司會中大夫。建德二年，爲聘齊使主。

侯莫陳瓊的弟弟侯莫陳凱，因軍功賜爵位下蔡縣男。侯莫陳崇因平定原州的功勞，賜爵位爲靈武縣侯，詔令聽從他轉讓給侯莫陳凱。周孝閔帝即位，進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位爲公。周武帝天和年間，任司會中大夫。建德二年，任出使北齊的正使。

王雄

王雄字雄胡布頭，太原人也。父崘，以雄著勛，追贈柱國大將軍、少傅、安康郡公。

王雄字雄胡布頭，太原人。父親王崘，因爲王雄建立功勛，被追贈爲柱國大將軍、少傅、安康郡公。

雄儀貌魁梧，少有謀略。魏末，從賀拔岳入關，除金紫光禄大夫。孝武西遷，封臨貞縣伯。大統中，進爵武威郡公，累遷大將軍，行同州事。恭帝元年，賜姓可頻氏。周孝閔帝踐阼，授少傅，進位柱國大將軍。武成初，進封庸國公，邑萬户。出爲涇州總管。

王雄身材魁梧，少年時就有謀略。北魏末年，隨從賀拔岳入關，任金紫光禄大夫。孝武帝西遷，被封爲臨貞縣伯。西魏大統年間，進爵位爲武威郡公，多次升遷至大將軍，代理同州刺史。魏恭帝元年，賜姓可頻氏。周孝閔帝即位，授少傅，進位柱國大將軍。周明帝武成初年，進封庸國公，食邑萬户。外任涇州總管。

保定四年，從晋公護東征，至芒山，與齊將斛律明月戰。退走，左右皆散，矢又盡，唯餘一奴一矢在焉。雄案矟不及明月者丈餘，曰：

周武帝保定四年，隨從晋公宇文護東征，到芒山，和齊大將斛律明月交戰。明月退走，左右之人都走散，箭又用完，衹剩下一僕一箭。王雄估計長矛距明月身體還差一丈多，於是說：

"惜爾，不得殺，但生將爾見天子。"明月反射雄中額，抱馬走至營，薨。贈使持節、太保、同華等二十州諸軍事、同州刺史，謚曰忠。子謙。

"可惜呀，不能殺死你，但我要活捉你去見天子。"這時明月抽箭反射王雄，正中前額，伏在戰馬身上跑回營中，死去。贈使持節、太保、同州華州等二十州諸軍事、同州刺史，謚號忠。兒子王謙。

王謙

謙字敕萬，性恭謹，無他才能，以父功封安樂縣伯。保定二年，父雄封庸國公，以武威郡公回封謙，安樂伯回封第三弟震。雄死，朝議以謙父殞行陣，特加殊寵，授柱國大將軍，襲爵庸國公。建德五年，武帝東征，謙力戰，進位上柱國。

王謙字敕萬，性情恭謹，没有其他的才能，因爲父親的功勛被封爲安樂縣伯。周武帝保定二年，父親王雄被封爲庸國公，將武威郡公轉封王謙，他的安樂縣伯轉封給他第三個弟弟王震。王雄死後，朝廷認爲王謙的父親死在戰陣上，對他施加特殊的恩寵，授爲柱國大將軍，襲封庸國公爵位。周武帝建德五年，武帝東征，王謙奮力作戰，進位上柱國。

六年，授益州總管、十八州諸軍事。及宣帝崩，隋文帝輔政，以梁睿爲益州總管。時謙使司録賀若昂奉表詣闕。昂還，具陳京師事。謙以父子受國恩，將圖匡復，遂舉兵，署置官司。總管長史乙弗虔、益州刺史達奚惎勸謙憑險觀變。隆州刺史高阿那肱爲謙畫三策曰："公親率精鋭，直指散關，蜀人知公有勤王之節，必當各思效命，此上策也；出兵梁、漢，以顧望天下，此中策也；坐守劍南，發兵自衛，此下策也。"謙參用其中下之策。

建德六年，任益州總管、十八州諸軍事。到周宣帝逝世後，隋文帝輔佐朝政，任用梁睿爲益州總管。當時王謙派司録賀若昂到朝廷進奏。賀若昂回來後，向他詳細陳述京師情況。王謙認爲父子兩代都受國家大恩，將要圖謀挽救國家的危亡，於是起兵勤王，任命各種官職。總管府長史乙弗虔、益州刺史達奚惎勸告王謙憑險據守以觀時變。隆州刺史高阿那肱爲王謙出三條計策説："你親自率領精鋭部隊，直指散關，蜀人知道你有勤王的氣節，必定會人人打算效死命，這是上策；出兵攻打梁州、漢州，以觀望天下形勢，這是中策；坐守劍南，發兵自衛，這是下策。"王謙參照用他的中下之策。

梁睿未至大劍，謙先遣兵鎮始州。隋文帝即以睿爲行軍元帥，便發利、鳳、文、秦、成諸州兵討之。謙所署柱國達奚惎、高阿那肱、大將軍乙弗虔、楊安、任峻、侯翕、景孱等衆號十萬，盡鋭攻利州，總管、楚國公豆盧勣拒戰將四旬。惎等諸軍聞睿將至，衆遂潰。謙所署大將軍苻子英攻巴州，又爲刺史吕珍所破。睿乘其弊，縱兵深入。惎、虔密遣使詣睿，請爲内應以贖罪。謙不知惎、虔之反己也，并令守成都。謙先無籌

梁睿還没有到大劍，王謙就先派兵鎮守始州。隋文帝既已任命梁睿爲行軍元帥，就調發利州、鳳州、文州、秦州、成州諸州軍隊討伐王謙。王謙所任命的柱國達奚惎、高阿那肱、大將軍乙弗虔、楊安、任峻、侯翕、景孱等人的軍隊號稱十萬，全部出動精鋭部隊攻打利州，利州總管、楚國公豆盧勣抵禦作戰近四十天。達奚惎等諸路軍隊聽説梁睿大軍將要到來，軍隊潰散。王謙所任命的大將軍苻子英攻打巴州，又被巴州刺史吕珍所打敗。梁睿乘他困乏之時，驅兵深入。達奚惎、乙弗虔暗中派人去見梁睿，請求作内應以贖罪。王謙不知道達奚惎、乙弗虔已經背

略，且所任用多非其才，及聞睿兵奄至，惶懼計無所出，乃自率衆逆戰，又以基、虔之子爲左右軍。行數十里，左右軍皆叛，謙奔新都，縣令王寶執而斬之，傳首京師。基、虔以成都降。隋文帝以基、虔首謀，令殺之於蜀市。餘衆并散。阿那肱尋亦被誅。

叛自己，命令他們共同防守成都。王謙原先并沒有謀略，并且所任用的人多不合適，聽說梁睿軍隊突然來到，惶恐害怕拿不出計策來，於是親領大軍迎戰，又任用達奚基、乙弗虔的兒子爲左右軍將領。走了幾十里，左右軍都叛變了，王謙逃奔新都，被新都縣令王寶拘捕斬殺，傳送首級到京師。達奚基、乙弗虔以成都投降。隋文帝因爲達奚基、乙弗虔是起兵的主謀，命令將他們在成都市曹斬殺。其餘的人都逃散了。高阿那肱不久也被殺。

論曰：李弼懷佐時之略，逢興運之期，締構艱難，綢繆顧遇，方面宣其庸績，帷幄盡其謀猷，非唯攀附成名，抑亦材謀自取。密遭風雲之會，奮其鱗翼，思封函谷，將割鴻溝，期月之間，衆數十萬，威行萬里，聲動四方。雖事屈興王，運乖天眷，而雄名克振，何其壯歟！然志性輕狡，終致顛覆，固其宜也。宇文貴負將帥之材，藴剛鋭之氣，遭逢喪亂，險阻備嘗，自致高位，亦云美矣。忻武藝之風，名高一代。及晚節遇禍，雖鳥盡弓藏，然亦器盈斯概，夷戮非爲不幸。愷學藝兼該，思理通贍，規矩之妙，參踪班、爾，當時制度，咸取則焉。其起仁壽宫，營建洛邑，要求時幸，窮侈極麗，使文皇失德，煬帝亡身，危亂之原，抑亦由此。至於考覽書傳，定《明堂圖》，雖意過其通，有足觀者。侯莫陳崇以勇悍之氣，逢戰争之秋，輕騎啓高平之扉，匹馬得長坑之俊。以宏才遠略，附鳳攀龍，茂績元勛，位居上衮，而識慚明哲，遂以凶終，惜哉！王雄身參佐命，謙寵列山河，及投袂勤王，志匡社稷，雖忠君之效未宣，與夫懷禄圖存者異也。

論曰：李弼懷有輔佐當世的謀略，遭逢時運興盛的時期，創業艱難，蒙受主上殷勤看顧禮遇，專任一方時能充分顯示功績，參預軍事能盡力發揮自己的計謀，不光是依附君主成名，然而也是靠才能謀略自取。李密遭逢英才會聚的時期，奮發其成龍之志，想像隗囂、劉邦、項羽那樣乘亂世割據一方，自立爲王，一年之内，就聚衆數十萬，威勢萬里，名動四方。雖然事業被興盛的帝王所屈服，命運離開了上天的眷顧，然而雄名得以振響，是多麽的豪壯啊！然而他志向操守輕佻狡詐，終於導致覆滅，原本也應如此。宇文貴身負將帥之才，藴含剛强勇鋭的氣概，遭遇戰亂時期，歷盡艱難險阻，自己達到高貴地位，也可以説是很好了。宇文忻武功兵法的風範，其名聲超過一代人。當晚年遭遇禍害，雖説有飛鳥盡良弓藏的因素，然而也是量小氣節差所致，他的被殺也不能説是不幸。宇文愷才學兼備，思辯宏富，他的製作之精妙，可以參加到魯班、王爾的行列中去，當時的建築，都取法於他。他起造仁壽宫，營建東都洛陽，在於取得當世君主的寵幸，窮盡奢侈極盡華麗，使得文帝失德，煬帝喪命，危亡的根源，可能由此産生。至於考核鑒别典籍，製定《明堂圖》，雖然他的意願超過了他所通曉的程度，但也有可觀的地方。侯莫陳崇以勇猛驃悍的氣概，遭逢戰争年代，率輕裝騎兵攻破高平城門，匹馬單槍活捉長坑的能人。以他的宏才遠略，依附權貴，成爲豐功偉績的元老重臣，身居高位，而見識却不能明哲保身，終於遭

凶死，可惜呀！王雄親身參預輔佐王命，王謙受寵信有如高山大河，當揮袖勤王，立志拯救國家，雖然忠於君上的效果未能顯現，但和那些留戀祿位祇圖生存的人比較，還是很不同的啊。

初，魏孝莊帝以尒朱榮有翊戴之功，拜榮柱國大將軍，位在丞相上。榮敗後，此官遂廢。大統三年，魏文帝復以周文帝建中興之業，始命爲之。其後功參佐命，望實俱重者亦居此職。自大統十六年已前，任者凡有八人。周文帝位總百揆，都督中外軍事。魏廣陵王欣，元氏懿戚，從容禁闈而已。此外六人，各督二大將軍，分掌禁旅，當爪牙禦侮之寄。當時榮盛，莫與爲比。故今之稱門閥者，咸推八柱國家。今并十二大將軍録之於左。

起初，魏孝莊帝因爲尒朱榮有擁戴他即位的功勞，授尒朱榮爲柱國大將軍，位在丞相之上。尒朱榮敗亡後，這個官位廢除。西魏大統三年，魏文帝又因爲周文帝建立了中興的大業，又重新任命這個職務。以後功勞參預輔佐王命，名望和實際都隆重者也身居此職。自大統十六年以前，任這個職務的一共有八人。周文帝的職位是總管國家政務，都督中外軍政事務。西魏的廣陵王元欣，是皇族元氏的至親，僅是在宮中悠閑自在而已。除此以外的六人，各自督率兩位大將軍，分別掌管禁軍，身當親信保衛社稷的重托，他們在當時的尊榮顯貴，沒有人能比。所以今天所謂的門閥，都推重這八柱國家族。現在連同十二大將軍記録在下面。

使持節、太尉、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尚書左僕射、隴右行臺、少師、隴西郡開國公李虎。

使持節、太尉、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尚書左僕射、隴右行臺、少師、隴西郡開國公李虎。

使持節、太傅、柱國大將軍、大宗師、大司徒、廣陵王元欣。

使持節、太傅、柱國大將軍、大宗師、大司徒、廣陵王元欣。

使持節、太保、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大宗伯、趙郡開國公李弼。

使持節、太保、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大宗伯、趙郡開國公李弼。

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大司馬、河内郡開國公獨孤信。

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大司馬、河内郡開國公獨孤信。

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大司寇、南陽郡開國公趙貴。

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大司寇、南陽郡開國公趙貴。

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大司空、常山郡開國公于謹。

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大司空、常山郡開國公于謹。

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少傅、彭城郡開國公侯莫陳崇。

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少傅、彭城郡開國公侯莫陳崇。

與周文帝爲八柱國。

以上七人和周文帝爲八柱國。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少保、廣平王元贊。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少保、廣平王元贊。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淮安王元育。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淮安王元育。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齊王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齊王元廓。

元廓。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平原郡開國公侯莫陳順。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七州諸軍事、秦州刺史、章武郡開國公宇文導。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雍州諸軍事、雍州刺史、高陽郡開國公達奚武。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陽平郡開國公李遠。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范陽郡開國公豆盧寧。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化政郡開國公宇文貴。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荆州諸軍事、荆州刺史、博陵郡開國公賀蘭祥。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陳留郡開國公楊忠。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岐州諸軍事、岐州刺史、武威郡開國公王雄。

是爲十二大將軍。每大將軍督二開府，凡爲二十四員，分團統領，是二十四軍。每一團，儀同二人。自相督率，不編户貫。都十二大將軍。十五日上，則門欄陛戟，警晝巡夜；十五日下，則教旗習戰。無他賦役。每兵唯辦弓刀一具，月簡閲之。甲槊戈弩，并資官給。

自大統十六年以前，十二大將軍外，念賢及王思政亦拜大將軍。然賢作牧隴右，思政出鎮河南，并不在領兵之限。此後功臣位至柱國及大將軍者衆矣，不限此秩，無所統御。六柱國、十二大將軍之後，有以位次嗣掌其事者，而德望素在諸公之下，并不得預於此例。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平原郡開國公侯莫陳順。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七州諸軍事、秦州刺史、章武郡開國公宇文導。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雍州諸軍事、雍州刺史、高陽郡開國公達奚武。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陽平郡開國公李遠。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范陽郡開國公豆盧寧。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化政郡開國公宇文貴。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荆州諸軍事、荆州刺史、博陵郡開國公賀蘭祥。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陳留郡開國公楊忠。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岐州諸軍事、岐州刺史、武威郡開國公王雄。

以上是十二大將軍。每位大將軍督率二開府，共爲二十四員，分團統領，共是二十四軍。每一團，由儀同二人統領。自相督率，不編户口籍貫。由十二大將軍統領。每月十五日以前，兵士在宫門和殿側值勤守衛，白天警備晚上巡夜；十五日以後，則教練旗號演習作戰。没有其他賦税徭役。每個士兵備箭弓刀具一套，每月進行檢閲。其餘衣甲兵器弓箭，一并依靠官府供給。

自大統十六年以前，十二大將軍之外，念賢和王思政也曾授大將軍。然而念賢在隴右做刺史，思政外出鎮守河南，都不統領軍隊。在這以後功臣位至柱國和大將軍的就多了，不限定在這個品級之内，没有兵權。六柱國、十二大將軍之後，也有因官職和地位繼承掌管他們事務的人，但德行和名望素來就在諸公之下，都不能列入這個序列中來。

北史卷六十一

列傳第四十九

王盟（子）勱（孫）誼　獨孤信（子）羅　竇熾（子）榮定（兄子）毅
賀蘭祥　叱列伏龜　閻慶（子）毗　史寧（子）雄 祥　權景宣

王盟　王勱

王盟字仵，明德皇后之兄也，其先樂浪人。六世祖波，前燕太宰。祖珍，魏黄門侍郎，贈并州刺史、樂浪公。父羆，伏波將軍，以良家子鎮武川，因家焉。

魏正光中，破六韓拔陵攻陷諸鎮，盟亦爲其所擁。拔陵平後，流寓中山，復以積射將軍從蕭寶夤西征。寶夤僭逆，盟遂逃匿人間。及尒朱天光入關，盟從之。隨賀拔岳禽万俟醜奴，平秦、隴，常先登力戰。及周文帝平侯莫陳悦，除盟原州刺史。孝武至長安，封魏昌縣公。大統三年，徵拜司空，轉司徒。迎魏文帝悼后於蠕蠕，加侍中，還太尉。魏文帝東征，以留後大都督行雍州事，節度關中諸軍。趙青雀之亂，盟與開府李虎輔太子出頓渭北。事平，進長樂郡公，賜姓拓王氏。還太保。九年，進位太傅，加開府儀同三司。

盟姿度弘雅，仁而泛愛。雖居師傅，禮冠群后，而謙恭自處，未嘗以勢位驕人。魏文帝甚尊重之，及疾，數幸其第，親問所欲。十一年，薨，贈本官，謚曰孝定。

王盟字仵，是明德皇后的哥哥，他的祖先是樂浪人。六世祖王波，是前燕的太宰。祖父王珍，是北魏的黄門侍郎，贈并州刺史、樂浪公。父親王羆，爲伏波將軍，以清白人家子弟身份鎮守武川，因此就定居武川。

北魏正光年間，破六韓拔陵攻陷諸軍鎮，王盟也被他所擄獲。拔陵被平定後，王盟流寓中山，又以積射將軍身份隨從蕭寶夤西征。寶夤反叛，王盟逃走隱藏在民間。到尒朱天光入關時，王盟跟隨了他。後來隨從賀拔岳擒獲万俟醜奴，平定秦州隴州，經常奮勇當先奮力作戰。周文帝平定侯莫陳悦後，任命他做原州刺史。魏孝武帝到長安，封他爲魏昌縣公。西魏大統三年，徵召回朝授司空，改任司徒。到蠕蠕去迎接魏文帝的悼皇后，加位侍中，升任太尉。魏文帝東征，他以留後大都督身份代理雍州刺史，統率關中諸路軍隊。趙青雀作亂，王盟和開府李虎輔佐太子出長安駐兵渭水北面。戰亂平定後，進封爲長樂郡公，賜姓拓王。升任太保。大統九年，進位太傅，加任開府儀同三司。

王盟姿貌氣度宏大儒雅，仁德而博愛。雖身居太師太傅的高位，所受禮遇爲衆公卿之首，仍自覺地謙讓恭良，未曾因爲權勢而瞧不起别人。魏文帝很尊重他，當他病重時，多次到他家探視，親自詢問他需要什麽。大統十一年逝世，贈本官，謚號孝定。

子勱，字醜興，性忠果有材幹。年十七，從周文帝入關。及平秦隴，定關中，周文嘗謂曰："爲將坐見成敗者上也，被堅執鋭者次也。"勱曰："意欲兼被之。"周文大笑。尋拜散騎常侍，賜爵梁甫縣公。大統初，爲千牛備身直長，領左右，出入卧内，小心謹厚。魏文帝常曰："王勱可謂不二心臣也。"沙苑之役，勱以都督領禁兵，居左翼，當其前者死傷甚衆。勱亦被傷重，遂卒於行間。周文深悼焉。贈使持節、太尉、尚書令、十州諸軍事、雍州刺史，追封咸陽郡公，謚曰忠武。

兒子王勱，字醜興，性格忠誠果斷有才能。十七歲時，就隨從周文帝入關。秦州隴州及關中平定後，周文帝曾對部下説："做將帥的能够安坐以觀成敗的是上等，披甲執戈親自戰鬥者是次一等的。"王勱説："我希望二者能够兼備。"周文帝大笑。不久授散騎常侍，賜爵位梁甫縣公。大統初年，任千牛備身直長，統領左右親兵，出入皇帝内宫，小心謹慎而忠厚。魏文帝常常説："王勱可稱得上是一心一意的大臣啊。"沙苑之戰，王勱以都督身份統領禁軍，處於左翼，阻擋他的敵軍死傷很多。王勱也受傷很重，終於死在軍中。周文帝深感傷痛。贈使持節、太尉、尚書令、十州諸軍事、雍州刺史，追封爲咸陽郡公，謚號忠武。

子弼襲爵，尚魏安樂公主，位大都督、通直散騎常侍。

兒子王弼繼承封爵，娶西魏安樂公主爲妻，位至大都督、通直散騎常侍。

王懋

勱弟懋，字小興。盟之西征也，以懋尚幼，留在山東。永安中，始入關，與盟相見，遂從征伐。大統初，賜爵安平縣子。後進爵爲公，累遷右衛將軍。于時疆埸交兵，未申喪紀，服齊斬者并墨縗從事。及盟薨，懋上表辭位，乞終喪制，魏文帝不許。累遷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左衛將軍、領軍將軍。懋温和，小心敬慎，宿衛宫禁十有餘年，勤恪當官，未嘗有過。廢帝二年，除南岐州刺史，賜爵安寧郡公。後拜小司寇，卒於官。

王勱的弟弟王懋，字小興。王盟西征的時候，因爲王懋還年幼，就把他留在山東。北魏永安年間，方纔入關，和王盟相見，於是隨從征戰。西魏大統初年，賜爵位爲安平縣子。後來進爵位爲公，多次升遷至右衛將軍。其時邊疆征戰，未曾申明喪服制度，爲父母服三年喪的人，在胸前束一條染黑的麻布條就算服喪。當王盟逝世後，王懋上表章請求辭去官職，要求服滿喪期，魏文帝不准許。多次升遷至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左衛將軍、領軍將軍。王懋性格温和，小心謹慎，值宿守衛皇宫十多年，當官勤勉謹慎，未曾有過失。魏廢帝二年，任命爲南岐州刺史，賜爵位爲安寧郡公。後來授小司寇，死於任上。

子悦嗣，位大將軍、同州刺史，改封濟南郡公。

兒子王悦繼承爵位，位至大將軍、同州刺史，改封爲濟南郡公。

王顯

盟兄子顯，幼而敏悟，沉静少言。初爲周文帳内都督，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光禄卿、鳳州刺史。賜爵洛邑縣公，進位大將軍，卒。子誼。

王盟哥哥的兒子王顯，幼年時就機敏聰慧，沉默寡言。起初任周文帝帳内都督，多次升遷至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光禄卿、鳳州刺史。賜爵位洛邑縣公，進位大將軍，去世。兒子王誼。

王誼

誼字宜君，少有大志，便弓馬，博覽群言。周閔帝時，爲左中侍上士。時大冢宰宇文護執政，帝拱默無所關預。有朝士於帝側微不恭，誼勃然而進，將擊之，其人惶懼請罪，乃止。自是朝臣無敢不肅。遷御正大夫。丁父艱，毀瘠過禮，廬於墓側，負土成墳。

王誼字宜君，少有大志，擅長騎馬射箭和武事，博覽群書。周閔帝時，任左中侍上士。當時大冢宰宇文護執掌朝政，周閔帝拱手沉默，不過問國政。有一朝官在閔帝身邊表現出不恭敬，王誼發怒而上前，準備打他，那人恐懼請罪，王誼纔放過了他。從此以後朝臣没有敢對閔帝不恭敬的。升任御正大夫。爲父親守喪期間，因哀傷過度而消瘦，在墓旁建草屋守墓，親自背土壘成墳。

武帝即位，累遷内史大夫，封揚國公。從帝伐齊，至并州。帝既入城，反爲齊人所敗，左右多死，誼率麾下驍雄赴之。齊平，自相州刺史徵爲大内史。汾州稽胡亂，誼擊之。帝弟越王盛、譙王儉雖爲總管，并受誼節度。賊平，封一子開國公。帝臨崩，謂皇太子曰："王誼社稷臣，宜處以機密，不須遠任。"皇太子即位，是爲宣帝，憚誼剛正，出爲襄州總管。

周武帝即位，多次升遷至内史大夫，封爲揚國公。隨從武帝討伐北齊，到并州。武帝攻入城後，反被齊軍打敗，身邊的將士多數戰死，王誼率領部下驍勇雄健者前去救援。北齊平定後，從相州刺史任上徵調回朝任大内史。汾州稽胡叛亂，王誼領兵征剿。武帝弟弟越王宇文盛、譙王宇文儉雖然任總管，但都接受王誼指揮。稽胡平定後，因功封他的一個兒子爲開國公。武帝臨終時，對皇太子説："王誼是關係國家安危的大臣，應當把他放在要害位置上，不能够讓他到遠地任官。"皇太子即位，即周宣帝，畏懼他的剛正，讓他外任襄州總管。

及隋文帝爲丞相，鄖州總管司馬消難舉兵反，帝以誼爲行軍元帥討之，未至而消難奔陳。于時北至商、洛，南拒江、淮，東西二千餘里，巴蠻多叛，共推渠帥蘭洛州爲主。洛州自號河南王以附消難，北連尉遲迥。誼分兵討之，旬月皆平。帝遣使勞問，冠蓋不絶，以第五女妻其子奉孝。尋拜大司徒。誼自以與帝有舊，亦歸心焉。及隋受禪，顧遇彌厚，帝親幸其第，與之極歡。

到隋文帝任丞相時，鄖州總管司馬消難舉兵反叛，隋文帝任命王誼爲行軍元帥征討他，大軍未到鄖州而消難逃奔陳。當時北至商州、洛州，南抵長江、淮河，東西二千多里的地方，巴蠻大多叛亂，共同推舉大首領蘭洛州爲盟主。洛州自稱河南王以附從消難，北邊又與尉遲迥相連。王誼派兵分路征討，僅一月時間都被平定。隋文帝派使者慰勞，前後絡繹不絶，并將第五個女兒嫁給他的兒子奉孝爲妻。不久授大司徒。王誼也自認爲與隋文帝有交情，因此也從心裏歸附隋文帝。到隋文帝受禪讓即帝位後，對他的眷顧禮遇更加深厚，隋文帝親自到他家裏，和他盡情歡樂。

太常卿蘇威議，以爲户口滋多，人田不贍，欲減功臣之地以給人。誼奏曰："百官者，歷世勛賢，方蒙爵土，一旦削之，未見其可。"帝以爲

太常卿蘇威建議，認爲户口增多，老百姓的耕地已不充足，打算減少功臣的封地分給百姓耕種。王誼上奏説："文武百官，世世代代建立功勛貢獻才智，被封賜爵位和土地，現在忽然削

然，竟寢威議。帝將幸岐州，誼諫曰："陛下初臨萬國，人情未洽，何用此行。"上戲之曰："吾昔與公位望齊等，一朝屈節爲臣，或當耻愧，是行也，振揚威武，欲以服公心耳。"誼笑而退。尋奉使突厥。帝嘉其稱旨，進郢國公。

去，未見得合適。"隋文帝認爲他的話很有道理，把蘇威的建議擱置起來。隋文帝將要到岐州去巡視，王誼勸諫説："陛下剛登上帝位統治天下，人心尚未安定，不必去。"隋文帝和他開玩笑説："我從前和你地位名望相同，忽然讓你降低身份稱臣，你也許感到羞愧，我這次出行，是耀武揚威想使你心服啊。"王誼也笑着退下。不久奉命出使突厥。隋文帝稱贊他符合旨意，進封郢國公。

未幾，其子奉孝卒。逾年，誼上表言公主少，請除服。御史大夫楊素劾誼曰："臣聞喪服有五，親疏異節；喪制有四，降殺殊文。王者之所常行，故曰不易之道也。而儀同王奉孝既尚蘭陵公主，以去年五月身喪，始經一周，而誼便請除釋。竊以雖曰王姬，終成下嫁之禮；公則主之，猶在移天之義。况復三年之喪，自上達下，及期釋服，在禮未詳。然夫婦之則，人倫攸始，喪紀之制，人道至大，苟不重之，取笑君子。故鑽燧改火，責以居喪之速；朝祥暮歌，譏以忘哀之早。然誼雖不自强，爵位已重，欲爲無禮，其可得乎？乃薄俗傷教，爲父則不慈；輕禮易喪，致婦於無義。若縱而不正，恐傷風俗。"有詔不問。然恩禮稍薄，誼頗怨望。

過了不久，他的兒子奉孝去世。過了一年，王誼上表章稱説公主年輕，請求讓她除去喪服。御史大夫楊素彈劾王誼説："臣聽説喪服有五等，親疏有不同的禮節；喪禮制度有四級，等級高低有明文規定。就是帝王也須經常遵守，這是不能改變的。然而儀同王奉孝既然娶了蘭陵公主，於去年五月身亡，剛過一周年，而王誼就請求除掉喪服。我認爲雖説是帝王之女，但終究成了妻子；公是主人，公主仍然在再嫁的範圍内。况且三年的服喪期，自上而下通行，剛達到一周年就除去喪服，在禮制上還不知道是怎麽回事。然夫婦之間，是倫理關係的開端，喪服制度，是人道德規範的大事，假使不重視，就會被君子所取笑。所以説如像時節改變，便會被認爲是服喪太快；早上纔舉行除喪禮晚上就歌唱作樂，是譏笑忘記哀痛太早。王誼雖不自强，但爵位已很高，想做不合禮之事，難道可以放任他嗎？這是敗風俗傷教化，作爲父親則是不慈；輕視禮儀改變服喪期，將死者妻子置於不義之地。如果放縱他而不加以糾正，恐怕會敗壞風俗。"隋文帝下詔不加追究。然而恩德禮遇逐漸淡薄，王誼從此心懷不滿。

或告誼謀反，帝令案其事。主者奏誼有不遜之言，實無反狀。帝賜酒而釋之。時上柱國元諧亦頗失意，誼數與往來，言論醜惡。胡僧告之。公卿奏誼大逆不道，罪當死。帝見誼，愴然曰："朕與公舊同學，甚相憐愍，將奈國法何。"於是詔曰："誼有周之世，早預人倫，朕共游庠序，遂相

有人告發王誼謀反，文帝下令查證其事。主管人奏稱王誼有不恭敬的言論，實在没有謀反的意圖。隋文帝賜給他酒食并將他釋放。當時上柱國元諧也很不得意，王誼多次和他交往，言論醜惡。西域僧人告發了他。公卿上奏説王誼罪大惡極，論罪當處死刑。隋文帝召見王誼，很悲傷地説："我和你以前是同學，對你目前境况很是憐愍，但是國法不容情。"於是下詔令説："王誼在

親好。然性懷險薄，巫覡盈門，鬼言怪語，稱神道聖。朕受命之初，深存戒約，口云改悔，心實不悛。乃說四天王神道，誼應受命，書有誼讖，天有誼星，桃、鹿二川，岐州之下，歲在辰巳，興帝王之業。密令卜問，伺殿省之災。又說其身是明王聖主。信用左道，所在詿誤。自言相表，當王不疑。此而赦之，將或爲亂。禁暴除惡，宜伏國刑。”帝復令大理正趙綽謂誼曰：“時命如此，將若之何！”乃賜死於家，時年四十六。

周時，朕就認識，朕和他同在學校讀書，相互親近友好。然而他心懷險詐刻薄，巫師盈門，鬼言怪語，稱神道聖。我接受天命之初，曾對他深加警告約束，他口頭上說要改悔，內心其實毫無悔改之意。稱說四天王神道，王誼應受天命爲帝，緯書上有王誼的讖語，天上有王誼的星宿，桃、鹿兩川之地，岐州之下，辰巳年，興起帝王基業。秘密使人占卜問訊，窺伺國家出現災異。又說他本人是明王聖主。信任使用左道旁門之士，處處貽誤大事。又自稱他的外貌，當作帝王無疑。如此嚴重的罪行如果赦免，將要作亂。制止暴亂清除極惡，王誼應伏國法處死。”文帝又命令大理寺正卿趙綽對王誼說：“命運如此，還想怎麼樣呢！”就賜他在家自殺，當時四十六歲。

獨孤信　獨孤羅

獨孤信，雲中人也，本名如願。魏初有四十六部，其先伏留屯者爲部落大人，與魏俱起。祖俟尼，和平中，以良家子自雲中鎮武川，因家焉。父庫者，爲領人酋長，少雄豪有節義，北州咸敬服之。

信美容儀，善騎射。正光末，與賀拔度等同斬衛可瓌，由是知名。後爲葛榮所獲。信既少年，自修飾服章，軍中號爲獨孤郎。及尒朱氏破葛榮，以信爲別將。從征韓婁，信匹馬挑戰，禽賊漁陽王袁肆周。後以破元顥黨，賜爵受德縣侯，遷武衛將軍。賀拔勝出鎮荆州，乃表信爲大都督。及勝弟岳爲侯莫陳悅所害，勝乃令信入關，撫岳餘衆。屬周文帝已統岳兵，與信鄉里，少相友善，相見甚歡，因令信入洛請事。至雍州，大使元毗又遣信還荆州。尋徵入朝，魏孝武雅相委任。

及孝武西遷，事起倉卒，信單騎及之於瀍澗。孝武嘆曰：“武衛遂能辭父母，捐妻子從我，世亂識忠良，

獨孤信，是雲中人，本名如願。北魏初年有四十六部，他的祖先伏留屯是部落大人，和北魏同時崛起。祖父俟尼，北魏和平年間，以貴族子弟身份自雲中郡來鎮守武川，因此就在武川定居了。父親庫者，爲領民酋長，少年時就勇武豪俠有節義，北部州郡的人都很尊敬佩服他。

獨孤信儀容俊美，善於騎馬射箭。北魏正光末年，和賀拔度等人一起斬殺衛可瓌，由此知名。後來被葛榮俘獲。獨孤信既是少年，自己又喜歡修整服飾，軍中稱他爲獨孤郎。尒朱榮打敗葛榮後，任用獨孤信爲別將。隨從征討韓婁，獨孤信單槍匹馬挑戰，擒獲賊首漁陽王袁肆周。後來因爲打敗元顥同黨的功勞，賜爵位爲受德縣侯，升武衛將軍。賀拔勝出京鎮守荆州，上表章推薦獨孤信爲大都督。賀拔勝弟弟賀拔岳被侯莫陳悅殺害時，賀拔勝命令獨孤信入關，安撫賀拔岳的餘部。周文帝已經統領了賀拔岳的軍隊，和獨孤信又是同鄉，少年時就很要好，見面後非常高興，因此令獨孤信入洛陽請求做事。到達雍州，大使元毗又派遣獨孤信回荆州。不久徵召入朝，魏孝武帝深加信任。

孝武帝西遷時，很倉促，獨孤信單騎追隨到瀍澗。孝武帝感嘆地說：“武衛將軍竟能辭別父母，拋棄妻子兒女跟隨我，亂世纔知道忠良之

豈虛言哉！”進爵浮陽郡公。時荊州雖陷東魏，人心猶戀本朝，乃以信爲衛大將軍、都督三荊州諸軍事，兼尚書右僕射、東南道行臺、大都督、荊州刺史，以招懷之。既至，東魏刺史辛纂出戰，信縱兵擊纂，大敗之。都督楊忠等前驅斬纂，於是三荊遂定。

臣，難道是虛言嗎！”進爵位爲浮陽郡公。當時荊州雖然失陷於東魏，但人心還是眷戀本朝，於是任命獨孤信爲衛大將軍、都督三荊州諸軍事，兼尚書右僕射、東南道行臺、大都督、荊州刺史，以招募安撫當地民衆。他到了荊州，東魏刺史辛纂出城挑戰，獨孤信驅兵攻打辛纂，把他打得大敗。都督楊忠等人先去斬殺了辛纂，於是三荊就被平定。

東魏又遣其將高敖曹、侯景等奄至。信以衆寡不敵，遂率麾下奔梁。居三載，梁武帝方許信還北。信父母既在山東，梁武帝問信所往，答以事君無二。梁武義之，禮送甚厚。

東魏又派遣大將高敖曹、侯景等人領兵來到。獨孤信因爲寡不敵衆，率領部下逃奔至梁。過了三年，梁武帝方允許獨孤信返回北方。獨孤信的父母已在山東，梁武帝問獨孤信打算去哪裏，獨孤信回答説一臣不事二君。梁武帝很贊賞他的忠義，以厚禮送他出境。

大統三年至長安，以虧損國威，上書謝罪。魏文帝付尚書議之。七兵尚書、陳郡王玄等議，以爲既經恩降，請赦罪復職。詔轉驃騎大將軍，加侍中、開府。尋拜領軍將軍。仍從復弘農，破沙苑，改封河内郡公。俘虜中有信親屬，始得父凶問，乃發喪行服。尋起爲大都督，與馮翊王元季海入洛陽，潁、豫、襄、廣、陳留之地并款附。四年，東魏將侯景等圍洛陽，信據金墉城，隨方拒守旬有餘日。及周文帝至瀍東，景等退走。信與李遠爲右軍，戰不利，東魏遂有洛陽。六年，侯景寇荊州，周文令信與李弼出武關，景退。即以信爲大使，慰撫三荊。

西魏大統三年到長安，以自己有損國家威望，上表章請罪。魏文帝將他的表章交尚書討論。七兵尚書、陳郡王元玄等人討論，認爲既已恩降，請求赦免他的罪過恢復職務。詔令轉任驃騎大將軍，加位侍中、開府。不久授領軍將軍。隨從收復弘農，攻占沙苑，改封爲河内郡公。俘虜中有獨孤信的親屬，纔得知他父親的死訊，於是發喪守孝。不久起用爲大都督，和馮翊王元季海一起入洛陽，潁州、豫州、襄州、廣州、陳留等地都誠心歸附。大統四年，東魏將領侯景等領兵包圍洛陽，獨孤信據守金墉城，就地抵禦防守十多天。到周文帝領兵到瀍東，侯景等人退走。獨孤信和李遠爲右軍，作戰失利，東魏於是占有洛陽。大統六年，侯景侵犯荊州，周文帝命令獨孤信和李弼從武關進軍，侯景退走。即任命獨孤信爲特使，安撫三荊地區。

尋除隴右十一州大都督、秦州刺史。先是守宰暗弱，政令乖方，人有冤訟，歷年不能斷决。及信在州，事無擁滯。示以禮教，勸以耕桑，數年之中，公私富實，流人願附者數萬家。周文以其信著遐邇，故賜名爲信。七年，岷州刺史赤水蕃王梁仚定舉兵反，詔信討之。仚定尋爲其部下所殺，而仚定子弟仍收其餘衆。信乃

不久任隴右十一州大都督、秦州刺史。原先的地方官昏庸懦弱，行政措施和法令前後不一致，民衆有冤情申訴，經年不能斷决。獨孤信到任後，所有政務没有延誤。宣示禮教，勸勉耕田種桑，幾年之間，官府私人都很富裕殷實，流民自願歸附的有幾萬家。周文帝因爲他的信譽聞名遠近，所以賜名爲信。大統七年，岷州刺史赤水蕃王梁仚定舉兵反叛，詔令獨孤信領兵征討。仚定不久就被他的部下殺死，仚定的子弟收集他的

勒兵向萬年，頓三交谷口。賊并力拒守。信因詭道趣稠松嶺。賊不虞信兵之至，望風奔潰。乘勝逐北，徑至城下，賊并出降。加授太子太保。

餘部。獨孤信領兵向萬年出發，駐扎在三交谷口。敵兵合力抵禦防守。獨孤信從秘密小道直趨稠松嶺。敵人没想到獨孤信的軍隊突然來到，望風而逃。獨孤信乘勝追趕敗兵，直抵城下，敵人全部出來投降。加授太子太保。

芒山之戰，大軍不利。信與于謹帥散卒自後擊之，齊神武追騎驚擾，諸軍因此得全。及涼州刺史宇文仲和據州不受代，周文令信率開府怡峰討之。仲和嬰城固守，信夜令諸將以衝梯攻其東北，信親率壯士襲其西南，遲明克之。禽仲和，虜其六千户送于長安。拜大司馬。十三年，大軍南討。時以蠕蠕爲寇，令信移鎮河陽。十四年，進位柱國大將軍，録前後功，增封，聽回授諸子。於是第二子善，封魏寧縣公；第三子穆，必要縣侯；第四子藏，義寧縣侯，邑各一千户。第五子順，武成縣侯；第六子陁，建忠縣伯，邑各五百户。信在隴右歲久，啓求還朝，周文不許。或有自東魏來者，又告其母凶問，信發喪行服。信陳哀苦，請終禮制，又不許。於是追贈信父庫者司空公，追封信母費連氏常山郡君。十六年，遷尚書令。六官建，拜大司馬。

芒山之戰，大軍失利。獨孤信和于謹率領散兵從後面發起攻擊，齊神武追擊的騎兵受到驚擾，諸軍因此得以保全。涼州刺史宇文仲和據守州城不接受替换，周文帝命令獨孤信率領開府怡峰討伐他。仲和環城固守，獨孤信夜間命令諸將用衝梯攻打城東北面，他親自率領勇士襲擊西南面，黎明時就攻占了州城。擒獲了仲和，掠得居民六千户押送到長安。授爲大司馬。大統十三年，大軍南征。當時因爲蠕蠕軍入境侵犯，命令獨孤信移鎮河陽。十四年，進位柱國大將軍，累計他的前後功勞，增加封爵，聽任他轉授給幾個兒子。於是第二子獨孤善，被封爲魏寧縣公；第三子獨孤穆，被封爲必要縣侯；第四子獨孤藏，被封爲義寧縣侯，食邑各一千户。第五子獨孤順，被封爲武成縣侯；第六子獨孤陁，被封爲建忠縣伯，食邑各五百户。獨孤信在隴右任職時間很久了，上書請求回朝，周文帝不准許。有人從東魏來，又告訴了他母親的死訊，獨孤信於是發喪守孝。獨孤信陳説哀痛，請求服滿三年喪期，又不准。於是追贈獨孤信父親庫者爲司空公，追封獨孤信母親費連氏爲常山郡君。大統十六年，升任尚書令。六官設置時，授爲大司馬。

周孝閔帝踐阼，遷大宗伯，進封衛國公，邑萬户。趙貴誅後，信以同謀坐免。居無幾，晋公護又欲殺之，以其名望素重，不欲顯其罪過，逼令自盡於家，時年五十五。

周孝閔帝即位，升任大宗伯，進封衛國公，食邑萬户。趙貴被殺後，獨孤信因爲同謀罪受牵連免官。過了不久，晋公宇文護又想殺他，因他的名望素來很重，不打算公開他的罪過，逼令他在家中自殺，年齡五十五歲。

信美風度，雅有奇謀大略。周文初啓霸業，唯有關中之地，以隴右形勝，故委信鎮之。既爲百姓所懷，聲震鄰國。東魏將侯景之南奔梁也，魏收爲檄梁文，矯稱信據隴右，不從宇文氏，乃云“無關西之憂”，欲以委梁人也。又信在秦州，嘗因獵日暮，

獨孤信有風度，很有奇謀大略。周文帝開創霸業之初，僅有關中之地，因爲隴右地勢優越，所以委任獨孤信鎮守。被百姓所懷念，聲威震動鄰國。東魏大將侯景往南投奔梁時，魏收作討伐梁的檄文，詐稱獨孤信據守隴右，不服從宇文氏，就説“無關西之憂”，想以此威脅梁人。獨孤信在秦州時，曾經因爲打獵天晚了，就馳馬入

馳馬入城，其帽微側，詰旦而吏人有戴帽者，咸慕信而側帽焉。其爲鄰境及士庶所重如此。

子羅，先在東魏，乃以次子善爲嗣。及齊平，羅至而善卒，又以羅主嗣。信長女周明敬后，第四女元貞后，第七女隋文獻后。周、隋及皇家三代皆爲外戚，自古以來，未之有也。隋文帝踐極，乃下詔褒贈信太師、上柱國、十州諸軍事、冀州刺史，封趙國公，邑一萬户，謚曰景；追贈信父庫者使持節、太尉、上柱國、六州諸軍事、定州刺史，封趙國公，邑一萬户，謚曰恭；信母費連氏贈太尉趙恭公夫人。

羅字羅仁。父信隨魏孝武入關中，羅遂爲高氏所囚。及信爲宇文護誅，羅始見釋。寓居中山，孤貧無以自給。齊將獨孤永業以宗族故，哀之，爲買田宅，遺以資畜。

初，信入關後，復娶二妻。郭氏生子六人，善、穆、藏、順、陁、整；崔氏生隋獻皇后。及齊亡，隋文帝爲定州總管，獻皇后遣人求羅，得之。相見悲不自勝，侍御者皆泣。於是厚遺車馬財物。未幾，周武帝以羅功臣子，久淪異域，徵拜楚安郡太守。以疾去官，歸京師。諸弟見羅少長貧賤，每輕侮，不以兄禮事之。然性長者，亦不與諸弟校競長短。后由是重之。

文帝爲丞相，拜羅儀同，常置左右。既受禪，詔追贈羅父。其諸弟以羅母没齊，先無夫人號，不當承襲。上以問后，后曰："羅誠嫡長，不可誣也。"於是襲爵趙國公。以其弟善爲河内郡公，穆爲金泉縣公，藏爲武

城，他的帽子稍微偏了一點，第二天官吏民衆有戴帽者，都羡慕模仿獨孤信而把帽子故意戴偏一點。他就是這樣被鄰國和本國士民所推戴。

兒子獨孤羅，原先在東魏，就以次子獨孤善爲繼承人。當北齊被平定後，獨孤羅回來而獨孤善又死了，又以獨孤羅作繼承人。獨孤信長女是周明帝敬皇后，第四女是李昞妻子元貞皇后，第七女是隋文帝文獻皇后。北周、隋朝和本朝三代，獨孤家都是外戚，自古以來，還未曾有過。隋文帝即帝位後，下詔褒獎追贈獨孤信爲太師、上柱國、十州諸軍事、冀州刺史，封爲趙國公，食邑一萬户，謚號景；追贈獨孤信父親庫者爲使持節、太尉、上柱國、六州諸軍事、定州刺史，封爲趙國公，食邑一萬户，謚號恭；獨孤信母親費連氏追贈爲太尉趙恭公夫人。

獨孤羅字羅仁。父親獨孤信隨魏孝武帝入關中後，獨孤羅就被高歡囚禁。到獨孤信被宇文護誅殺後，獨孤羅纔被釋放。寄居在中山，孤獨貧窮不能自謀生計。北齊將領獨孤永業因爲是同族的緣故，很可憐他，爲他購買田地住宅，送他本錢牲畜。

起初，獨孤信入關後，又娶了兩個妻子。郭氏生了六個兒子，獨孤善、獨孤穆、獨孤藏、獨孤順、獨孤陁、獨孤整；崔氏生隋文帝獻皇后。到北齊滅亡後，隋文帝做定州總管，獻皇后派人尋找獨孤羅，找到了他。相見時悲傷不能自持，侍從們都跟着哭泣。於是送給他很多的車馬財物。不久，周武帝因爲獨孤羅是功臣之子，長期淪落異國他鄉，徵召任命爲楚安郡太守。因病離職，回到京城。衆位弟弟見獨孤羅少年時和成年後都很貧窮卑賤，常常輕視侮辱他，不以侍奉長兄的禮節待他。然而他生性有長者之風，也不和諸弟計較長短，獻皇后因此很看重他。

隋文帝爲丞相，授獨孤羅爲儀同，常把他安排在自己身邊。受禪即帝位後，下詔追贈獨孤羅父親。他的衆位弟弟認爲獨孤羅的母親陷没在北齊，原先没有夫人的名號，不應當承襲爵位。隋文帝詢問獻皇后，獻皇后説："獨孤羅本來是嫡長子，不能够誣衊他。"於是承襲趙國公爵位。

平縣公，陁爲武喜縣公，整爲千牛備身。擢拜羅爲左領左右將軍，遷左衛將軍，前後賞賜不可勝計。出爲涼州總管，進位上柱國，徵拜左武衛大將軍。煬帝嗣位，改封蜀國公。未幾卒官，謚曰恭。

子纂嗣，位河陽都尉。

纂弟武都，大業末，亦爲河陽都尉。

庶長子開遠。宇文化及之弑逆也，裴虔通率賊入成象殿，宿衛兵士皆從逆。開遠時爲千牛，與獨孤盛力戰閤下，爲賊所執，賊義而捨之。

獨孤善

善字伏陁，幼聰慧，善騎射，以父勳，封魏寧縣公。魏廢帝元年，又以父勳，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進爵長城郡公。周孝閔帝踐阼，除河州刺史。以父負釁，久廢於家。保定三年，乃授龍州刺史。天和六年，襲爵河内郡公。從帝東討，以功授上開府。尋除兗州刺史，政在簡惠，百姓安之。卒於州，贈使持節、柱國、五州諸軍事、定州刺史。

子覽嗣，位右候衛大將軍。大業末卒。

獨孤陁

陁字黎邪。仕周，胥附上士。坐父徙蜀十餘年，宇文護誅，始歸長安。隋文帝受禪，拜上開府、領左右將軍，累轉延州刺史。

陁性好左道，其外祖母高氏先事猫鬼，已殺其舅郭沙羅，因轉入其家。上微聞而不信。會獻皇后及楊素妻鄭氏俱有疾，召醫視之，皆曰："此猫鬼疾。"上以陁，后之異母弟，陁妻，楊素之異母妹，由是意陁所

封他的弟弟獨孤善爲河内郡公，獨孤穆爲金泉縣公，獨孤藏爲武平縣公，獨孤陁爲武喜縣公，獨孤整爲千牛備身。超升獨孤羅爲左領左右將軍，又升任左衛將軍，前後賞賜不計其數。外任涼州總管，進位上柱國，徵召回朝授左武衛大將軍。隋煬帝即位，改封爲蜀國公。不久死於任上，謚號恭。

兒子獨孤纂繼承爵位，位至河陽都尉。

獨孤纂弟弟武都，大業末年也任河陽都尉。

庶長子開遠。宇文化及殺害隋煬帝時，裴虔通率領叛賊入成象殿，值宿守衛的兵士都附從反叛。開遠當時任千牛衛，和獨孤盛一起在閤門下盡力作戰，被抓獲，逆賊認爲他忠義就放了他。

獨孤善字伏陁，幼年時就聰明敏慧，善於騎馬射箭，因爲父親的功勛，封爲魏寧縣公。魏廢帝元年，又因父親功勛，任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位侍中，進爵位爲長城郡公。周孝閔帝即位，任命爲河州刺史。又因父親被殺害受到牽連，長期罷官居家。周武帝保定三年，被授爲龍州刺史。天和六年，襲封河内郡公爵位。隨從武帝東征，因功授上開府。不久又任爲兗州刺史，爲政簡要仁愛，百姓安定。死於州刺史任上，贈使持節、柱國、五州諸軍事、定州刺史。

兒子獨孤覽繼承爵位，位至右候衛大將軍。大業末年去世。

獨孤陁字黎邪。入仕北周，任胥附上士。因父親受牽連獲罪流放蜀中十多年，宇文護被誅殺後纔回到長安。隋文帝受禪即帝位，授上開府、領左右將軍，多次升轉至延州刺史。

獨孤陁生性喜歡旁門左道，他的外祖母高氏早先就信奉猫鬼，已經害死了他的舅舅郭沙羅，隨後又轉入他家。隋文帝稍有所聞但不相信。適逢獻皇后和楊素妻鄭氏都患病，召請醫師看病，都説："這是猫鬼病。"文帝因爲獨孤陁是皇后的異母弟弟，獨孤陁的妻子，又是楊素的異母妹

爲。陰令其兄左監門郎將穆以情喻之，上又避左右諷陁，陁言無有。上不說，左轉遷州刺史。出怨言，上令左僕射高熲、納言蘇威、大理正皇甫孝緒、大理丞楊遠等雜案之。陁婢徐阿尼言：本從陁母家來，常事猫鬼，每以子日夜祀之。言子者鼠也。其猫鬼每殺人者，所死家財物潛移於畜猫鬼家。陁嘗從家中索酒，其妻曰："無錢可酤。"陁因謂阿尼曰："可令猫鬼向越公家，使我足錢。"阿尼便咒之，居數日，猫鬼向素家。後上初從并州還，陁於園中謂阿尼曰："可令猫鬼向皇后所，使多賜吾物。"阿尼復咒之，遂入宫中。楊遠乃於門下外省遣阿尼呼猫鬼，阿尼於是夜中置香粥一盆，以匙扣而呼曰："猫女可來，無住宫中。"久之，阿尼色正青，若被牽拽者，云猫鬼已至。上以其事下公卿。奇章公牛弘曰："妖由人興，殺其人，可以絶矣。"上令犢車載陁夫妻，將賜死於其家。陁弟司勳侍中整詣闕求哀，於是免陁死，除名，以其妻楊氏爲尼。先是有人訟其母爲人猫鬼所殺者，上以爲妖妄，怒而遣之。及此，詔誅被訟行猫鬼家。陁未幾而卒。

妹，由此認爲是獨孤陁在搗鬼。私下讓他的哥哥左監門郎將獨孤穆用情義去曉諭他，文帝又避開左右暗示獨孤陁，獨孤陁却説没有這事。文帝不高興，將他降調爲遷州刺史。他口出怨言，文帝命令左僕射高熲、納言蘇威、大理寺正卿皇甫孝緒、大理寺丞楊遠等人共同審理此案。獨孤陁的婢女徐阿尼供稱：她原是從獨孤陁母親娘家來的，經常信奉猫鬼，常在子日夜祭祀猫鬼。因爲子日屬鼠。他供奉的猫鬼每當害死人後，死者家的財物就會暗中轉移到畜養猫鬼的人家。獨孤陁曾在家中找酒喝，他妻子説："無錢買酒。"獨孤陁於是就對阿尼説："可使猫鬼到越公楊素家，使我有足够花的錢。"阿尼就念咒語作禱告，過了幾天，猫鬼就到楊素家去。後來皇上剛從并州回來，獨孤陁在園中又對阿尼説："可使猫鬼到皇后那裏去，讓她多多賜我財物。"阿尼又念咒語作禱告，猫鬼就到了宫中。楊遠於是在門下外省派阿尼呼唤猫鬼，阿尼於是在夜晚放置香粥一盆，用匙敲擊粥盆呼唤道："猫女可以來了，不要住在宫中。"過了好久，阿尼臉色變得鐵青，好像被人牽扯着一樣，説是猫鬼已經到身邊了。隋文帝將這事下交公卿討論。奇章公牛弘説："妖怪是由人興起的，把其人殺了，妖怪就可以滅絶了。"文帝命令用牛車裝載獨孤陁夫妻二人，將要賜死於家中。獨孤陁弟弟司勳侍中獨孤整到宫中哀求，於是赦免獨孤陁死罪，除名免官，將他妻子楊氏貶入寺院作尼姑。此先有人起訴他的母親被人用猫鬼殺害，隋文帝認爲是妖言妄説，怒而將起訴者流放。到這時，又下詔誅殺被起訴驅使猫鬼之家。獨孤陁不久就死去了。

煬帝即位，追念舅氏，聽以禮葬。乃下詔贈正議大夫。帝意猶不已，復贈銀青光禄大夫。二子，延福、延壽。

隋煬帝即位，追念舅家，聽從以禮安葬。又下詔追贈爲正議大夫。煬帝情意還未了結，又追贈爲銀青光禄大夫。兩個兒子，名延福、延壽。

陁弟整，位幽州刺史。大業初，贈金紫光禄大夫、平鄉侯。

獨孤陁弟弟獨孤整，位至幽州刺史。大業初年，贈金紫光禄大夫、平鄉侯。

竇熾

竇熾字光成，扶風平陵人，後漢大鴻臚章之後也。章子統，靈帝時爲

竇熾字光成，是扶風平陵人，東漢大鴻臚卿竇章的後代。竇章兒子竇統，靈帝時任雁門太

雁門太守，避竇武之難，亡奔匈奴，遂爲部落大人。後魏南徙，子孫因家代，賜姓紇豆陵氏。累世仕魏，皆至大官。父略，平遠將軍，以熾著勛，贈少保、柱國大將軍、建昌公。

守，爲躲避竇武之難，逃奔匈奴，成了部落大人。北魏南遷，竇氏子孫因此也就在代郡定居，賜姓爲紇豆陵氏。幾代在北魏做官，都位至大官。父親竇略，任平遠將軍，後來因爲竇熾的顯著功勛，贈爲少保、柱國大將軍、建昌公。

熾性嚴明，有謀略，美鬚髯，身長八尺二寸。少從范陽祁忻受《毛詩》、《左氏春秋》，略通大義。善騎射，膂力過人。魏正光末，北鎮擾亂，乃隨略避地定州，投葛榮。榮欲官略，略不受。榮疑其有異志，遂留略於冀州，將熾及熾兄善隨軍。及尒朱榮破葛榮，熾乃將家隨榮於并州。時葛榮別帥韓婁等據薊城不下，以熾爲都督，從驃騎將軍侯深討之。熾手斬婁，以功拜揚烈將軍。

竇熾性格嚴明，有謀略，長鬚髯，身高八尺二寸。少年時向范陽人祁忻學《毛詩》、《左氏春秋》，粗通要義。善於騎馬射箭，膂力超過常人。北魏正光末年，北部邊鎮擾亂，隨父親竇略躲避戰亂移居定州，陷没於葛榮。葛榮想授給竇略官職，竇略不接受。葛榮懷疑他有叛變的意圖，於是將竇略留在冀州，將竇熾和竇熾哥哥竇善隨軍。當尒朱榮打敗葛榮後，竇熾就帶領家屬隨從尒朱榮到并州。當時葛榮的别帥韓婁等人據守薊城不投降，尒朱榮任用竇熾爲都督，隨從驃騎將軍侯深征討他。竇熾親手斬殺韓婁，因功授揚烈將軍。

魏孝武即位，蠕蠕等諸蕃并遣使朝貢，帝臨軒宴之。有鵄飛鳴於殿前，帝素知熾善射，因欲矜示遠人，乃給熾御箭兩隻，命射之，鵄乃應弦而落，諸蕃人感嘆異焉。帝大悦。尋隨東南道行臺樊子鵠追尒朱仲遠，仲遠奔梁。時梁主又遣元樹入寇，據譙城。子鵠令熾擊破之，封行唐縣子，尋進爵上洛縣伯。時帝與齊神武構隙，以熾有威重，堪處爪牙任，拜閤内大都督，遷朱衣直閤，遂從帝西遷。仍與其兄善至城下，與武衛將軍高金龍戰於千秋門，敗之。因入宫城，取御馬四十匹并鞍勒，進之行所。帝大悦，賜熾及善駿馬各二匹，駑馬十匹。

魏孝武帝即位，蠕蠕等衆多蕃邦都派使者來朝貢，孝武帝親臨宴請他們。有鵄鳥在殿前飛翔鳴叫，孝武帝一向知道竇熾善射，因此想向遠方之人炫耀，於是交給竇熾御箭兩支，命令他射鵄鳥，鵄鳥應弦而落，衆蕃人都感嘆稱異。孝武帝大喜。不久隨從東南道行臺樊子鵠追擊尒朱仲遠，仲遠逃奔梁。其時梁武帝又派元樹入境侵犯，據守譙城。子鵠命竇熾打敗了他，被封爲行唐縣子，不久進爵位爲上洛縣伯。當時孝武帝和齊神武結怨，因爲竇熾有威望，能擔當親信重任，授他爲閤内大都督，升任朱衣直閤，隨從孝武帝西遷。和他的哥哥竇善回至洛陽城下，和武衛將軍高金龍交戰於城西面的千秋門，打敗了高金龍。趁勢進入宫城，收取御馬四十匹連同馬鞍馬籠頭，一齊進獻到孝武帝的臨時住所。孝武帝大喜，賜給竇熾和竇善駿馬各二匹，普通馬十匹。

大統元年，别封真定縣公。從周文帝禽竇泰，復弘農，破沙苑，皆有功。河橋之戰，諸將退走，熾時獨從兩騎，爲敵人追至芒山。熾乃下馬，背山抗之。俄而敵衆漸多，矢下如

西魏文帝大統元年，又另外封爲真定縣公。隨從周文帝擒獲竇泰，收復弘農，攻占沙苑，都有戰功。河橋之戰，諸將退走，竇熾當時僅有兩名騎兵跟隨，被敵人追到芒山。竇熾下馬，背靠芒山抵抗。一會兒敵兵逐漸增多，箭如雨下，竇

雨，熾騎士所執弓，并爲敵人所射破。熾乃總收其箭以射之，所中人馬，應弦而倒。敵乃相謂曰："得此三人，未足爲功。"乃稍引退。熾因其怠，遂突圍得出。又從太保李弼討白額稽胡，破之。

熾部下兩名騎士所執弓，都被敵人射破不能再用。竇熾將他們的箭一并收集起來射殺敵人，所射中的人馬，多應弦聲而倒下。敵人都說："得到這三個人，不算什麼功勞。"於是稍稍後退。竇熾利用他們的懈怠，於是突圍得以逃出。又隨從太保李弼討伐白額稽胡，打敗了他們。

高仲密以北豫州來赴，熾從周文援之。至洛陽，會東魏人據芒山爲陣，周文命留輜重於瀍曲，率輕騎奮擊，中軍與右軍大破之，悉虜其步卒。熾獨追至石濟而還。大統十三年，進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出爲涇州刺史，莅職數年，政號清静。改封安武縣公。

高仲密以北豫州來投奔，竇熾隨從周文帝救援他。行至洛陽，適逢東魏軍隊占據芒山列陣，周文帝命令將軍用物資留在瀍曲，率領輕裝騎兵奮勇攻打，中軍和右軍大敗敵人，將他們的步兵盡數俘虜。竇熾一人追趕到石濟而回。大統十三年，進位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位侍中。外任涇州刺史，到職數年，爲政清静無爲。改封爲安武縣公。

魏廢帝元年，除原州刺史。熾抑挫豪右，申理幽滯，在州十載，甚有政績。州城北有泉水，熾屢經游踐，嘗與僚吏宴於泉側，因酌水自飲，曰："吾在此州，唯當飲水而已。"及去職後，人吏感其遺惠，每至此泉者，莫不懷之。恭帝元年，進爵廣武郡公。屬蠕蠕寇廣武，熾與柱國趙貴分路討之。蠕蠕引退，熾度河至麴伏川追及，大破之。武成二年，拜柱國大將軍。周明帝以熾前朝舊臣，勛望兼重，欲獨爲造第。熾辭以天下未平，干戈未偃，不宜輒發徒役，周明不許。尋而帝崩，事方得寢。

西魏廢帝元年，任命爲原州刺史。竇熾打擊豪强大族，清查停廢已久的冤案，在州任職十年，很有政績。州城北有泉水，竇熾多次去游玩，曾經和部屬在泉邊飲酒，取泉水自飲，對衆人說："我在此州任職，惟有飲水而已。"當他離任後，百姓官吏被他遺留的德政所感動，有到這泉水處的人，没有不懷念他的。魏恭帝元年，進爵位廣武郡公。正值蠕蠕入侵廣武，竇熾和柱國趙貴分路征討。蠕蠕後退，竇熾渡過黄河進至麴伏川追上，大敗蠕蠕。周明帝武成二年，授柱國大將軍。周明帝因爲竇熾是前朝老臣，功勛名望都很高，想單獨爲他建造府第。竇熾以天下尚未平定，戰争還没有止息，不應該專爲此事調發民衆服徭役相推辭，周明帝不許。不久明帝去世，這件事纔中止。

保定元年，進封鄧國公，邑一萬户，別食資陽縣一千户，收其租賦。天和五年，自大宗伯爲宜州刺史。先是周文田於渭北，令熾與晋公護分射走兔，熾一日獲十七頭，護十一頭。護耻不及，因以爲嫌。至是，熾又以周武年長，有勸護歸政之議，護惡之，故左遷焉。及護誅，徵拜太傅。

周武帝保定元年，進封爵爲鄧國公，食邑一萬户，又另外食資陽縣一千户，收取田租賦税。周武帝天和五年，由大宗伯任宜州刺史。早先周文帝在渭北打獵，命令竇熾和晋公宇文護分射奔跑的兔子，竇熾一天射得十七隻，宇文護射得十一隻。宇文護以趕不上竇熾爲耻辱，并由此産生仇怨。到這時，竇熾又以周武帝年長爲由，有勸告宇文護歸還朝政的建議，宇文護很厭惡他，所以將他降職。到宇文護被誅殺後，徵召回朝授太傅。

熾既朝之元老，名望素隆，至於軍國大謀，常與參議。嘗有疾，周武帝幸其第問之，因賜金石之藥。其見禮如此。帝於大德殿將謀伐齊，熾年已衰老，乃扼腕曰："臣雖朽邁，請執干櫓，首啓戎行。得一睹誅翦鯨鯢，廓清寰宇，省方觀俗，登岳告成，然後歸魂泉壤，無復餘恨。"帝壯其志節，遂以熾第二子武當公恭爲左二軍總管。齊平之後，帝乃召熾歷觀相州宮殿。熾拜賀曰："陛下真不負先帝矣。"帝大悦，進位上柱國。

竇熾既是朝廷元老，名望又素來很高，至於軍國大計，常常參與謀議。曾經有病，周武帝親臨家中慰問，同時賜給他金石之藥。他就是如此地蒙受禮遇。武帝在大德殿計議準備討伐北齊，竇熾年齡已經衰老，便激憤地說："臣雖然已衰朽年邁，請求讓我手執戈矛盾牌，做大軍先鋒。能够親眼看到誅滅凶徒，掃清天下，視察四方觀看風俗，登泰山祭天地，報告成功，然後魂歸九泉，纔不會有遺憾。"周武帝很贊賞他的氣節，於是任用竇熾第二個兒子武當公竇恭爲左二軍總管。北齊被平定後，武帝就召請竇熾一一觀賞相州宮殿。竇熾拜賀説："陛下真没有辜負先帝啊。"武帝大喜，進位上柱國。

宣政元年，兼雍州牧。及周宣營建東京，以熾爲京洛營作大監，宫苑制度，皆取决焉。大象初，改食樂陵縣，邑户如舊。隋文帝入輔政，停洛陽宫作，熾請入朝。屬尉遲迥舉兵，熾乃移入金墉，與洛州刺史、平凉公元亨同心固守，仍權行洛陽鎮事。相州平，熾方入朝。屬文帝初爲相國，百僚皆勸進，自以累世受恩，遂不肯署箋，時人皆高其節。及帝踐極，拜太傅，加殊禮，贊拜不名。開皇四年八月薨，時年七十八。贈八州諸軍事、冀州刺史，謚曰恭。

周武帝宣政元年，兼雍州牧。當周宣帝營建東京時，任用竇熾爲京洛營作大監，宫苑的規模式樣，都依他决斷。周静帝大象初年，改食邑樂陵縣，食邑户數照舊。隋文帝入朝輔佐，停止了洛陽宫的興建，竇熾請求入京朝見。適逢尉遲迥舉兵反叛，竇熾於是轉移入金墉城，和洛州刺史、平凉公元亨同心堅守，仍代理洛陽鎮事務。相州平定後，竇熾入京朝見。正值隋文帝初任相國，百官都聯名上表勸隋文帝即帝位，竇熾自己因爲累世受國家恩惠，不肯署名，當時人都稱贊他的高尚節操。到隋文帝即位後，授太傅，加特殊禮遇，行朝拜禮時不稱名。開皇四年八月逝世，時年七十八歲。贈八州諸軍事、冀州刺史，謚號恭。

熾事親孝，奉諸兄以悌順聞。及其望位隆重，而子孫皆處列位，遂爲當時盛族。

竇熾侍奉父母親很孝順，侍奉諸位兄長以敬愛和順知名。到他名望地位都很高時，他的子孫都居列侯之位，成爲當時的名門望族。

子茂嗣。茂有弟十三人，恭、威最知名。

兒子竇茂繼承爵位。竇茂有十三個弟弟，其中竇恭、竇威最爲知名。

恭位至大將軍。從周武平齊，封贊國公，除西兖州總管，以罪賜死。

竇恭位至大將軍。隨從周武帝平定北齊，被封爲贊國公，任命爲西兖州總管，因爲犯罪被賜死。

竇善

熾兄善，以中軍大都督、南城公從魏孝武西遷，仕至太僕、衛尉卿、汾北華瀛三州刺史、驃騎大將軍、

竇熾的哥哥竇善，以中軍大都督、南城公身份隨從魏孝武帝西遷，官至太僕卿、衛尉卿，汾州、北華州、瀛州三州刺史，驃騎大將軍、開府

開府儀同三司、永富縣公，謚曰忠。子榮定嗣。

儀同三司、永富縣公，謚號忠。兒子榮定繼承爵位。

竇榮定

榮定沉深有器局，容貌魁偉，美鬚髯，便弓馬。初爲魏文帝千牛備身，周文帝見而奇之，授平東將軍，賜爵宜君縣子。後從周文與齊人戰於北芒，周師不利，榮定與汝南公宇文神慶帥精騎擊却齊師。以功拜上儀同。尋復以軍功進位開府。襲爵永富縣公，除忠州刺史。從平齊，加上開府，拜前將軍、佽飛中大夫。

榮定性格深沉有器度，容貌魁偉，長鬍鬚，擅長騎馬射箭。起初爲魏文帝的千牛備身，周文帝見到他很奇異，就授他爲平東將軍，賜爵位爲宜君縣子。後來隨從周文帝和齊軍在北芒作戰，周軍失利，榮定和汝南公宇文神慶率領精鋭騎兵擊退齊軍。因功授上儀同。不久又因軍功進位開府。承襲永富縣公爵位，任命爲忠州刺史。隨從平定北齊，加上開府，授前將軍、佽飛中大夫。

其妻，則隋文帝長姊安成長公主也，文帝少與之情契甚厚。榮定亦知帝有人君之表，尤相推結。及帝作相，領左右宫伯，使鎮守天臺，總統露門内兩廂仗衛，常宿禁中。遇尉遲迥初平，朝廷頗以山東爲意，拜榮定爲洛州總管以鎮之。前後賜縑四千匹、西涼女樂一部。及受禪，來朝，賜馬三百匹、部曲八十户遣之。坐事除名。公主曰："天子姊乃作田舍兒妻！"上不得已，尋拜右武候大將軍。上數幸其第，恩錫甚厚，每令尚食局日供羊一口，珍味稱是。以佐命功，拜上柱國。

榮定的妻子，就是隋文帝的大姐安成長公主，隋文帝少年時就和他有深厚的交情。榮定也知道隋文帝有帝王的相貌，特别推崇結交隋文帝。隋文帝任丞相後，榮定領左右宫伯，用他鎮守天臺，總統露門内兩厢儀仗侍衛，經常住宿宫中。值尉遲迥剛被平定，朝廷很注意山東地區，於是授榮定爲洛州總管鎮守。前後賞賜縑四千匹、西涼女樂一部。當文帝受禪稱帝時，來京朝見，文帝賜榮定馬三百匹、八十軍户作私兵。後來因受牽連獲罪免去官職。公主説："天子的姐姐竟作了種田郎的妻子！"隋文帝不得已，不久授右武候大將軍。文帝多次親臨他的府第，給予他很豐厚的恩賞，常令尚食局每天供給榮定一隻羊，珍貴食品以稱其心意。因爲輔佐稱帝有功，授上柱國。

歷位寧州刺史、右武候大將軍、秦州總管，賜吴樂一部。突厥沙鉢略寇邊，爲行軍元帥，率總管出涼州。與虜戰於高越原，兩軍相持，地無水，士卒渴甚，至刺馬血而飲，死者十二三。榮定仰天太息，俄而澍雨，軍復振。於是進擊，數挫其鋒，突厥憚之，請盟而去。賜縑萬匹，進爵安豐郡公，復封子憲爲安康郡公，賜縑五千匹。歲餘，拜右武衛大將軍。帝欲以爲三公，榮定上書固辭，陳畏懼之道，帝乃止。前後賞賜不可

歷任寧州刺史、右武候大將軍、秦州總管，賞賜他吴樂一部。突厥沙鉢略可汗入侵邊境，任命榮定爲行軍元帥，率領總管從涼州出發。和敵軍戰於高越原，兩軍相持不下，地上没有水，士兵很口渴，甚至刺馬喝馬血，死去的有十之二三。榮定仰天長嘆，一會兒天降及時雨，軍士重新振作。於是發起進攻，多次挫敗敵軍鋒芒，突厥很害怕，請求締結和約後退走。賞賜他縑萬匹，進爵位爲安豐郡公，又封他的兒子竇憲爲安康郡公，賞賜縑五千匹。一年多後，授爲右武衛大將軍。隋文帝打算授給他三公的高位，榮定上書堅决推辭，陳述不接受的理由，隋文帝便作

勝計。及卒，帝爲之廢朝，令左衛大將軍元旻監護喪事，賻絹三千匹。上謂侍臣曰："吾每欲致榮定於三事，其人固讓不可。今欲賜之，重違其志。"於是贈冀州刺史、陳國公，謚曰懿。子抗嗣。

罷。前後賞賜不計其數。當他去世時，隋文帝特爲他停止朝會以示哀悼，命令左衛大將軍元旻監督護理喪事，贈助喪絹三千匹。隋文帝對侍臣說："我常想給予榮定三件禮物，但他堅決推讓不接受。現在我想賜給他，違背了他的意願。"於是贈他爲冀州刺史、陳國公，謚號懿。兒子竇抗繼承爵位。

竇抗　竇慶

抗美容儀，性通率，長於巧思。父卒後，恩遇彌厚，所賜錢帛金寶亦以巨萬。位定州刺史，檢校幽州總管。煬帝即位，漢王諒反，以爲抗與通謀，由是除名，以其弟慶襲封陳公。

慶亦有姿容，性和厚，頗工草隸。初封永富郡公，位河東太守、衛尉卿。大業末，爲南郡太守，爲盜賊所害。

慶弟璡，亦工草隸，頗解鍾律。歷位潁川、南郡、扶風太守。

竇抗儀容俊美，性格通達直率，長於建構。父親去世後，受到的恩寵禮遇更加深厚，所賞賜給他的錢幣絲帛金銀珠寶數以萬計。位至定州刺史，檢校幽州總管。煬帝繼位，漢王楊諒反叛，煬帝以爲竇抗和他同謀，因此除名免官，以他的弟弟竇慶承襲陳國公封爵。

竇慶也是美男子，性格溫和樸實，很會寫草書隸書。起初被封爲永富郡公，位至河東太守、衛尉卿。大業末年，任南郡太守，被造反軍殺害。

竇慶弟弟竇璡，也很會寫草書隸書，懂得音律。歷任潁川、南郡、扶風太守。

竇毅

熾兄子毅。毅字天武。父岳早卒，及毅著勛，追贈大將軍、冀州刺史。毅深沉有器度，事親以孝聞。魏孝武初，起家員外散騎侍郎。時齊神武擅朝，毅慨然有徇主之志。從孝武西遷，封奉高縣子。從禽竇泰，復弘農，戰沙苑，皆有功，進爵安武縣公。恭帝元年，進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改封永安縣公。出爲幽州刺史。周孝閔帝踐阼，進爵神武郡公。保定三年，拜大將軍。

竇熾哥哥的兒子竇毅。竇毅字天武。父親竇岳早逝，竇毅功勛顯著後，被追贈爲大將軍、冀州刺史。竇毅性格深沉有器度，侍奉父母親以孝順知名。魏孝武帝初年，初入仕途任員外散騎侍郎。當時齊神武專擅朝政，竇毅有爲孝武帝效命獻身的心願。後來隨從孝武帝西遷，被封爲奉高縣子。隨從擒獲竇泰，收復弘農，大戰沙苑，都有功勞，進爵位爲安武縣公。西魏恭帝元年，進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改封爲永安縣公。外任幽州刺史。周孝閔帝即位，進爵位爲神武郡公。周武帝保定三年，授大將軍。

時與齊人爭衡，戎車歲動，并交結突厥以爲外援。突厥已許納女於周，齊人亦甘言重幣，遣使求婚，狄人便欲有悔。朝廷乃令楊荐等累使結之，往返十餘，方復前好。至是雖期往逆，猶懼改圖。以毅地兼勛戚，素

當時和北齊較量勝負，每年都有戰爭，雙方都勾結突厥用作外援。突厥已經應允把女兒嫁給北周，北齊也甜言蜜語加上豐厚的禮物，派使者去求婚，突厥就有悔婚的打算。朝廷命令楊荐等人多次出使結好突厥，往返十餘次，纔恢復了以前的友好關係。到這時雖然已約好日期前去迎接

以威重，乃令爲使。乃毅至，齊使亦在焉，突厥君臣，猶有貳志。毅抗言正色，以大義責之，累旬乃定，卒以皇后歸。朝議嘉之，別封成都縣公，進位柱國。歷同州刺史、蒲金二州總管，加上柱國，入爲大司馬。隋開皇初，拜定州總管。累居藩鎮，咸得人和。二年，薨於州，贈襄、郢等六州刺史，謚曰肅。

皇后，但還是怕突厥改變主意。因爲竇毅兼有功臣和皇親兩種身份地位，素以威嚴著稱，於是任命他爲迎親使。當竇毅到了突厥，北齊的使者也在那裏，突厥君臣，還有二心。竇毅大聲正色，用大義指責他們，經過十多天纔决定下來，終於將皇后迎接回來。朝廷的評議對他很是贊賞，另外封他爲成都縣公，進位柱國。歷任同州刺史，蒲州金州兩州總管，加任上柱國，入朝任大司馬。隋朝開皇初年，授定州總管。多次任地方長官，都得百姓的歡心。開皇二年，死於定州總管任上，贈襄州、郢州等六州刺史，謚號肅。

毅性温和，每以謹慎自守，又尚周文帝第五女襄陽公主，特爲朝廷所委信，雖任兼出内，未嘗有矜惰之容，時人以此稱焉。子賢嗣。

竇毅性格温和，常以謹慎自守，又娶周文帝第五個女兒襄陽公主爲妻，因此特别受朝廷信任，雖然身兼朝廷内外重要職務，未曾有過自負懈怠的樣子，當時人因此很稱贊他。兒子竇賢繼承爵位。

賢字託賢，志業通敏，少知名。宣政元年，授使持節、儀同大將軍。開皇中，襲爵神武公，除遷州刺史。

竇賢字託賢，志向學業通達敏慧，少年時就很知名。周武帝宣政元年，授使持節、儀同大將軍。隋文帝開皇年間，承襲神武公爵位，任命爲遷州刺史。

毅第二女即大唐太穆皇后。武德元年，詔贈毅司空、使持節、總管荆郢等十州諸軍事、荆州刺史、杞國公。又追贈賢子紹宣秦州刺史，并襲賢爵。紹宣無子，仍以紹宣兄子德藏嗣。

竇毅第二個女兒就是大唐高祖李淵的太穆皇后。唐高祖武德元年，下詔追贈竇毅爲司空、使持節、總管荆州郢州等十州諸軍事、荆州刺史、杞國公。又追贈竇賢子紹宣爲秦州刺史，并承襲竇賢爵位。紹宣没有兒子，就以紹宣哥哥的兒子德藏爲嗣子繼承爵位。

賀蘭祥

賀蘭祥字盛樂，其先與魏俱起，有乞伏者，爲賀蘭莫何弗，因以爲氏。後有以良家子鎮武川者，遂家焉。父初真，少知名，爲鄉閭所重，尚文帝姊建安長公主。保定二年，追贈太傅、柱國、常山郡公。

賀蘭祥字盛樂，他的祖先和北魏同時崛起，有一名叫乞伏的人，爲賀蘭山莫何弗，因此就以賀蘭爲姓氏。後來賀蘭氏有以貴族子弟身份鎮守武川的，就在那裏定居。賀蘭祥的父親名初真，少年時就很知名，被鄉人所推重，娶周文帝姐建安長公主。周武帝保定二年，追贈爲太傅、柱國、常山郡公。

祥年十一而孤，居喪合禮。長於舅氏，特爲周文帝所愛，雖在戎旅，常博延儒生，教以書傳。周文初入關，祥與晉公護俱在晉陽，後乃遣使迎致之。解褐奉朝請。少有膽氣，志

賀蘭祥十一歲時父親就去世了，居喪守孝符合禮節。在舅家長大，特别受周文帝寵愛，雖然常在軍隊裏，經常廣結文人，教他學習典籍史傳。周文帝初入關時，賀蘭祥和晉公宇文護都在晉陽，後來纔派人迎接他們到關中。初入仕時爲

在立功。尋擢補都督，恒居帳下。從平侯莫陳悅，又迎魏孝武，以前後功封撫夷縣伯。仍從擊潼關，獲東魏將薛長瑜，又攻回洛拔之。還拜左右直長，進爵爲公。

大統九年，從周文與東魏戰於芒山，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十四年，除都督、荆州刺史，進爵博陵郡公。先是祥嘗行荆州事，雖未期月，頗有惠政，至是重往，百姓安之。由是漢南流人襁負至者，日有千數，遠近蠻夷莫不款附。祥隨機撫納，咸得其歡心。時盛夏亢陽，祥親巡境内，觀政得失，見有發掘古冢，暴露骸骨，乃謂守令曰："此豈仁者爲政邪！"命所在收葬之。即日澍雨，是歲大有年。境内多古墓，其俗好行發掘，至是遂息。祥雖周文密親，性甚清素。州境南接襄陽，西通岷蜀，物産所出，多諸珍異。既與梁通好，行李往來，公私贈遺，一無所受。梁雍州刺史、岳陽王蕭詧欽其風素，乃以竹屏風、絺綌之屬及經史贈之。祥難違其意，取而付諸所司。周文後聞之，并以賜祥。十六年，拜大將軍。周文以涇、渭溉灌之處，渠堰廢毁，乃令祥修造富平堰，開渠引水，東注於洛。功用既畢，人獲其利。魏廢帝二年，行華州事，後改華州爲同州，仍以祥爲刺史。尋拜尚書左僕射。六官建，授小司馬。

奉朝請。他少年時就很有膽量勇氣，志在建立功業。不久擢補都督，常居帳下。隨從平定侯莫陳悦，又迎立魏孝武帝，以前後功勞被封爲撫夷縣伯。隨從攻打潼關，擒獲東魏將領薛長瑜，又攻取了回洛。班師後授左右直長，進爵位爲公。

魏文帝大統九年，隨從周文帝和東魏戰於芒山，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十四年，任命爲都督、荆州刺史，進爵位博陵郡公。原先賀蘭祥曾經代理過荆州刺史，雖然任期不到一周年，但頗有政績，到現在再去荆州任刺史，百姓安定。因此漢水以南流民扶老携幼前來投奔的，每天有上千人，遠近的蠻夷無不誠心歸附。賀蘭祥按照具體情况安撫收納，都能使他們滿意。當時正值盛夏大旱，賀蘭祥巡視境内，觀察施政得失，見有人發掘古墓，使尸骨暴露於外，於是對郡守縣令説："這難道是仁者所推行的政策嗎！"命令所在之處收集尸骨埋葬。當天就降下及時雨，當年獲得大豐收。荆州境内多古墓，當地風俗喜歡進行發掘，從此以後這種風氣就止息了。賀蘭祥雖然是周文帝的至親，但從來清正廉潔。州境南面臨界襄陽，西面通達岷蜀，所出物産，多有各種珍奇特異之物。與梁和好後，使節往來，公私饋贈禮品，他都一無所受。梁雍州刺史、岳陽王蕭詧欽佩他的高風亮節，於是以竹屏風、粗細葛布之類以及經書史籍贈送給他。賀蘭祥難以違背他的盛情，收取後交給所管部門。後來周文帝聽説這件事，就將這些禮品都賞賜給賀蘭祥。大統十六年，授大將軍。周文帝因爲涇水、渭水流域灌溉區域，水渠塘堰倒塌毁壞，於是命令賀蘭祥負責修造富平堰，開渠引水，向東流入洛水。工程完工後，百姓受益。魏廢帝二年，代理華州刺史，後來改華州爲同州，仍舊以賀蘭祥爲刺史。不久授尚書左僕射。六官設置後，任小司馬。

周孝閔帝踐阼，進位柱國、大司馬。時晋公護執政，祥與護中表，少相親愛，軍國之事，護皆與祥參謀。及誅趙貴，廢閔帝，祥有力焉。

周孝閔帝即位，進位柱國、大司馬。當時晋公宇文護執掌朝政，賀蘭祥和宇文護是親表兄弟，年輕時就相親愛，軍國大事，宇文護都和賀蘭祥參議謀劃。誅殺趙貴，廢去閔帝，賀蘭祥出了大力。

武成初，吐谷渾侵掠州郡，詔祥與宇文貴總兵討之。祥乃遣其軍司檄吐谷渾，與渾廣定王、鍾留王等戰，破之，因拔其洮陽、洪和二城，以其地爲洮州。撫安西土，振旅而還。進封涼國公。薨，贈太師，同岐等十三州諸軍事、同州刺史，謚曰景。

周明帝武成初年，吐谷渾劫掠州郡，詔令賀蘭祥和宇文貴統兵討伐。賀蘭祥派他的部屬作檄文申討吐谷渾，和吐谷渾的廣定王、鍾留王等人交戰，打敗了他們，并乘勝攻取他們的洮陽、洪和兩座城池，以這些地方作爲洮州。他巡撫安定西部後，整頓軍隊班師。進封爲涼國公。逝世後，贈太師，同州、岐州等十三州諸軍事、同州刺史，謚號景。

有七子，敬、讓、璨、師、寬知名。

有七個兒子，其中賀蘭敬、賀蘭讓、賀蘭璨、賀蘭師、賀蘭寬最爲知名。

敬少歷顯職，封化隆縣侯，後襲爵涼國公。位柱國、華州刺史。

賀蘭敬没有任要職，被封爲化隆縣侯，後來承襲涼國公封爵。位至柱國、華州刺史。

讓，大將軍、鄭州刺史、河東郡公。

賀蘭讓，歷任大將軍、鄭州刺史、河東郡公。

璨，開府儀同三司、宣陽郡公。建德五年，從於并州戰殁，贈上儀同大將軍，追封清都公。

賀蘭璨，開府儀同三司、宣陽郡公。周武帝建德五年，隨從周武帝伐齊在并州戰死，贈上儀同大將軍，追封爲清都公。

師，尚明帝女，位上儀同大將軍、幽州刺史、博陵郡公。

賀蘭師，娶周明帝女兒，位至上儀同大將軍、幽州刺史、博陵郡公。

寬，開府儀同大將軍、武始公。入隋，歷汴、鄭二州刺史，并著政績。

賀蘭寬，任開府儀同大將軍、封武始公。進入隋朝後，歷任汴州、鄭州二州刺史，都有顯著政績。

祥弟隆，大將軍、襄樂縣公。隋文帝與祥有舊，開皇初，追贈上柱國。

賀蘭祥弟弟賀蘭隆，爲大將軍、襄樂縣公。隋文帝和賀蘭祥有老交情，開皇初年，追贈賀蘭隆爲上柱國。

叱列伏龜

叱列伏龜字摩頭陁，代郡西部人也。其先爲部落大人，魏初入附，遂世爲第一領人酋長，至龜五世。

叱列伏龜字摩頭陁，是代郡西部人。他的祖先爲部落大人，北魏初年歸附，於是世代爲第一領民酋長，至叱列伏龜已傳五世。

龜容貌瑰偉，腰帶十圍，進止詳雅，兼有武藝。嗣父業復爲領人酋長。魏孝昌三年，以别將從長孫承業西征，累遷金紫光禄大夫。從還洛，授都督，遂爲齊神武所寵任，加授大都督。沙苑之敗，隨例來降。周文帝以其豪門，解縛禮之，仍以邵惠公女妻之。大統四年，封長樂縣公。自此常從征討，亟有戰功。歷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恒州刺史。

叱列伏龜容貌魁偉，腰帶有十圍，進退舉止安詳文雅，兼有武藝。繼承父業又做領民酋長。北魏孝明帝孝昌三年，以别將身份隨從長孫承業西征，多次升遷至金紫光禄大夫。隨從回到洛陽，授都督，就被齊神武所寵信任用，加授大都督。沙苑戰敗，隨之歸降。周文帝因他出身豪族，解掉綁繩以禮相待，又將邵惠公的女兒嫁給他爲妻。西魏文帝大統四年，被封爲長樂縣公。從此經常隨從征討，屢次立有戰功。歷任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恒州刺史。逝世

卒，子椿嗣。

椿字千年。明帝時，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改封永世縣公。天和初，除左宮伯，進位大將軍。

閻慶

閻慶字仁度，河陰人也。曾祖善，仕魏歷龍驤將軍、雲州鎮將，因家雲州之盛樂郡。祖提，持節、車騎大將軍、敦煌鎮都大將。父進，有謀略，勇冠當時。正光中，拜龍驤將軍。屬衛可瓌作亂，攻圍盛樂，進率衆拒守，以功拜盛樂郡守。

慶幼聰敏，重然諾，風儀端肅，望之儼然。隨父固守盛樂，頗有力焉，拜別將。後以軍功拜步兵校尉、中堅將軍。既而齊神武舉兵入洛，魏孝武西遷，慶謂所親曰："高歡將有篡逆之謀，豈可苟安目前，受其控制也?"遂以大統三年自宜陽歸闕。稍遷後將軍，封安次縣子，以功進爵爲伯。慶善於綏撫，士卒未休，未嘗先舍，故能盡其死力，屢獲勛勞。累遷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雲州大中正，加侍中，賜姓大野氏。周孝閔帝踐阼，出爲河州刺史，進爵石保縣公。州居河外，地接戎夷，慶留心撫納，頗稱簡惠。就拜大將軍，進爵太安郡公。入爲小司空，歷雲、寧二州刺史。慶性寬和，不苛察，百姓悅之。天和六年，進位柱國。

晉公護母，慶之姑也。護雖擅朝，而慶未嘗阿附。及護誅，武帝以此重之。詔慶第十二子毗尚帝女清都公主。慶雖位望隆重，婚連帝室，常以謙慎自守，時以此稱之。建德二年，抗表致事，優詔許焉。慶既衰老，恒嬰沉痼。宣帝以其先朝耆舊，特異恒倫，乃詔静帝至第問疾。賜布

後，兒子叱列伏椿繼承爵位。

叱列伏椿字千年。周明帝時，位至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改封爲永世縣公。周武帝天和初年，任命爲左宮伯，進位爲大將軍。

閻慶字仁度，河陰人。曾祖閻善，入仕北魏歷任龍驤將軍、雲州鎮將，因此就定居在雲州的盛樂郡。祖父閻提，歷任持節、車騎大將軍、敦煌鎮都大將。父親閻進，有謀略，以勇猛聞名。北魏孝明帝正光年間，授龍驤將軍。衛可瓌叛亂，攻打圍困盛樂，閻進率領軍民抵禦防守，因功授盛樂郡守。

閻慶自幼聰明，重信用，風度儀表端正嚴肅，看起來很穩重。隨同父親堅守盛樂，很有功績，授爲別將。後來因爲軍功授步兵校尉、中堅將軍。不久齊神武舉兵入洛陽，魏孝武帝西遷長安，閻慶對他所親近的人說："高歡將有篡位謀反的圖謀，我們豈可苟且偷安於目前，受他的控制呢?"就於西魏文帝大統三年從宜陽到朝廷。升至後將軍，被封爲安次縣子，因功進爵位爲伯。閻慶善於安撫部下，士卒没有休息，他未曾先去睡覺，所以能使士卒盡死力作戰，常得功勞。多次升遷至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雲州大中正，加位侍中，賜姓大野。周孝閔帝即位後，外任河州刺史，進爵位爲石保縣公。河州處於黄河外，和西部夷人接界，閻慶用心安撫招納，爲政清仁。就地授爲大將軍，進爵位爲太安郡公。入朝任小司空，歷任雲州、寧州二州刺史。閻慶性格寬厚温和，爲政不苛刻，百姓很高興。周武帝天和六年，進位柱國。

晉公宇文護的母親，是閻慶的姑母。雖然宇文護獨攬朝政，然而閻慶未曾奉承依附於他。宇文護被誅殺後，武帝就因爲這點很看重他。詔令閻慶第十二子閻毗娶武帝女兒清都公主。閻慶雖然地位聲望都很高，和帝室連婚，但常以謙虚謹慎自律，當時人以此稱贊他。武帝建德二年，閻慶上表要求退休，武帝優禮應允。閻慶既已年老，又久病難愈。周宣帝因他是先朝老臣，對他

千段，醫藥所須，令有司供給。大象二年，拜上柱國。

特别優待，下詔讓静帝到他府中探問病情。賜布千段，醫藥所需費用，命令主管部門供給。周静帝大象二年，授上柱國。

隋文帝踐極，又令皇太子就第問疾，仍供醫藥之費。開皇二年薨，年七十七。贈司空、七州諸軍事、荆州刺史，謚曰成。長子常，先慶卒。次子毗嗣。

隋文帝即位，又命令皇太子到他府中探問病情，仍舊供給醫藥費用。開皇二年逝世，享年七十七歲。贈司空、七州諸軍事、荆州刺史，謚號成。長子閻常，先於閻慶去世。由次子閻毗繼承爵位。

閻毗

毗，七歲襲爵石保縣公。及長，儀貌矜嚴，頗好經史，受《漢書》於蕭該，略通大旨。能篆書，草隸尤善，爲當時之妙。周武帝見而悦之，命尚清都公主。宣帝即位，拜儀同三司。

閻毗，七歲時就承襲石保縣公爵位。到長大後，儀表容貌端莊穩重，很喜愛經書史籍，在蕭該那裏學習《漢書》，粗略通曉大意而已。能寫篆書，草書隸書寫得格外好，是當時的高手。周武帝見到他就很喜歡，讓他娶清都公主。周宣帝即位，授儀同三司。

隋文帝受禪，以技藝侍東宫。數以雕麗之物取悦於皇太子，由是甚見親待，每稱之於上。尋拜車騎，宿衛東宫。上嘗遣高熲大閲於龍臺澤，諸軍部伍多不齊整，唯毗一軍，法制肅然。熲言之於上，特蒙賜帛。俄兼太子宗衛率長史，尋加上儀同。太子服玩之物多毗所爲。及太子廢，毗坐杖一百，與妻子俱配爲官奴婢。二歲放免。

隋文帝受禪即帝位，閻毗因是能工巧匠侍奉太子。常用雕飾華麗的器物取悦於皇太子，因此很受禮遇，太子經常在文帝面前稱贊他。不久就授車騎將軍，值宿守衛東宫。隋文帝曾經派高熲在龍臺澤大閲兵，諸軍隊列多不齊整，惟有閻毗一軍，調度列陣肅然有序。高熲將這事告知文帝，特賜絲帛。不久又兼太子宗衛率長史，很快又加授上儀同。太子服飾玩好之物多是閻毗所提供。太子被廢掉後，閻毗因牽連獲罪被處杖刑一百，和他的妻子兒女都發配爲官奴婢。兩年後釋放爲民。

煬帝嗣位，盛修軍器，以毗性巧，練習舊事，詔典其職。尋授朝請郎。毗立議，輦輅車輿，多所增損。擢拜起部郎。

煬帝繼承帝位，大規模修整車輿器物，因爲閻毗生性靈巧，熟悉從前的事，下詔讓他掌管事務。不久授朝請郎。閻毗提出建議，皇帝車駕的結構尺寸，多有增減。越級提拔爲起部郎。

帝嘗大備法駕，嫌屬車太多，顧謂毗曰："開皇之日，屬車十二乘，於事亦得。今八十一乘，以牛駕車，不足以益文物，朕欲减之，從何爲可?"毗曰："臣初定數，共宇文愷參詳故實，據漢胡伯始、蔡邕等議，屬車八十一乘。此起於秦，遂爲後式。故張衡《賦》云'屬車九九'是也。次及法駕，三分减一，爲三十六乘，

煬帝曾經大備天子車駕，又嫌隨從車輛太多，對閻毗説："開皇時期，隨從車輛十二乘，於事也很得體。現在有八十一乘，甚至用牛駕車，不足以顯示典章制度，我想减少一些，依何種規格爲好?"閻毗説："臣最初確定的數目，同宇文愷參酌詳審從前數量，據漢朝的胡廣、蔡邕等人議定，侍從車輛八十一乘。這種規格開始於秦朝，於是被後世遵循。所以張衡的《東京賦》説'屬車九九'，就是指這個數目。其次説到天

此漢制也。又據宋孝建時，有司奏議，晉遷江左，唯設五乘，尚書令建平王宏曰：'八十一乘，義兼九國，三十六乘，無所準憑，江左五乘，儉不中禮。但帝王文物旂旒之數，爰及冕玉，皆用十二，今宜準此，設十二乘。'開皇平陳，因以爲法。今憲章往古，大駕依秦，法駕依漢，小駕依宋，以爲差等。"帝曰："何用秦法！大駕宜三十六，法駕宜十二，小駕除之。"毗研精故事，皆此類也。

子坐的法駕，三分减一，爲三十六乘，這是漢朝的制度。又據劉宋孝武帝孝建年間，主管部門奏稱，晉朝遷至江東，駕衹有五乘，尚書令建平王劉宏説：'八十一乘，含義包容九國，三十六乘，没有根據，江東五乘，儉樸但不合禮儀制度。但是帝王用物以及旗幟數，以及禮帽上的玉石，都用十二這個數，現在應該以此爲標準，設十二乘。'開皇年間平定陳，就以十二乘作爲標準。現在應當效法古代，天子用的大駕依照秦朝，法駕依照漢朝，小駕依照劉宋，以此爲差別等級。"煬帝説："爲何要用秦朝的標準！大駕宜用三十六乘，法駕宜用十二乘，小駕廢除不用。"閻毗研究從前的典章制度，精深到如此程度。

長城之役，毗總其事。及帝有事恒岳，詔毗營立壇場。尋轉殿内丞，從幸張掖郡。高昌王朝于行所，詔毗持節迎勞，遂將護入東都。尋以母憂去職，未期，起令視事。將興遼東之役，自洛口開渠達涿郡以通漕，毗督其役。明年，兼領右翊衛長史，營建臨朔宫。及征遼東，以本官領武賁郎將，典宿衛。時軍圍遼東城，帝令毗詣城下宣諭，賊弓弩亂發，流矢中所乘馬，毗顔色不變，辭氣抑揚，卒事而去。還殿内少監，又領將作少監。後復從帝征遼東。會楊玄感作逆，帝班師，從至高陽郡，卒。帝甚悼惜之，贈殿内監。

修築長城的工程，由閻毗總管。當煬帝到恒山祭祀，詔令閻毗營建壇場。不久改任殿内丞，隨從煬帝巡視張掖郡。高昌王到煬帝臨時住所朝拜，詔令閻毗持符節迎接慰勞，就將高昌王護送入東都。不久因母親去世離職服喪三年，未滿一周年，就起用他出來任職。煬帝準備發動征遼東之戰，自洛口開挖河渠直通達涿郡以通漕運，由閻毗監督這個工程。第二年，兼領右翊衛長史，營造臨朔宫。征遼東時，以本官領武賁郎將，主管值宿守衛。當時大軍包圍了遼東城，煬帝命令閻毗到城下宣布聖旨，敵人亂箭射下，流箭射中他的坐騎，閻毗面不改色，語氣激昂，宣讀完畢後纔離開。升任殿内少監，又領將作少監。後來又隨從煬帝征遼東。適值楊玄感謀反，煬帝班師，隨從至高陽郡，死去。煬帝非常悲傷痛惜，贈殿内監。

史寧

史寧字永和，建康表氏人也。曾祖豫，仕沮渠氏爲臨松令。魏平涼州，祖灌隨例遷於撫寧鎮，因家焉。父遵，初爲征虜府鎧曹參軍。杜洛周構逆，六鎮自相屠陷，遵遂率鄉里奔恒州。其後恒州爲賊所敗，遵後歸洛陽，拜樓煩郡守。及寧著勛，贈散騎常侍、征西大將軍、涼州刺史，謚曰貞。

史寧字永和，是建康郡表氏人。曾祖父史豫，入仕於沮渠氏的北涼，任臨松縣縣令。北魏平定涼州，他的祖父史灌被遷徙到撫寧鎮，定居在那裏。父親史遵，起初任征虜府鎧曹參軍。杜洛周謀反叛亂，六鎮自相屠殺，史遵率領鄉人逃奔恒州。其後恒州又被敵兵打敗，史遵後來回到洛陽，授樓煩郡守。史寧建立顯著功勛後，贈爲散騎常侍、征西大將軍、涼州刺史，謚號貞。

寧少以軍功，累加持節、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賀拔勝爲荆州刺史，寧以本官爲勝軍司，隨勝之部。會荆蠻騷動，三鵶路絶。寧先驅平之，因撫慰蠻左，翕然降附。尋除南郢州刺史。及勝爲大行臺，表寧爲大都督。攻梁下溠戍破之，封武平縣伯。又攻拔梁齊興鎮等九城。未及論功，屬孝武西遷，東魏遣侯景寇荆州，寧隨勝奔梁。梁武帝引寧至香蹬前，謂之曰："觀卿風表，終是富貴，我當使卿衣錦還鄉。"寧答曰："臣世荷魏恩，位爲列將，天長喪亂，本朝傾覆，不能北面事逆賊，幸得息肩有道。儻如明詔，欣幸實多。"因涕泣横流，梁武爲之動容。在梁二年，勝乃與寧密圖歸計。寧曰："朱异既爲梁主所信任，請往見之。"勝然其言。寧乃見异，申以投分之言，微托思歸之意，辭氣雅至。异亦嗟挹，爲奏梁主，果許勝等歸。

史寧年輕時就有軍功，多次升官至持節、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賀拔勝任荆州刺史，史寧以本官任賀拔勝軍司，隨從賀拔勝到荆州。適逢荆蠻騷亂，三鵶通道被阻斷。史寧領兵作前鋒將其平定，并乘勢安撫慰問蠻族東部，他們很快就來投降歸附。不久被任命爲南郢州刺史。賀拔勝任大行臺後，上表章推薦史寧爲大都督。攻占了梁的下溠戍，被封爲武平縣伯。又攻取梁的齊興鎮等九座城堡。還未等到評定功績，適值魏孝武帝西遷，東魏派侯景攻打荆州，史寧隨同賀拔勝投奔梁。梁武帝將史寧領到香蹬前，對他説："我看你的風度儀表，是富貴之人，我當使你衣錦還鄉。"史寧回答説："臣世代蒙受魏的恩典，位爲列將，天下長久戰亂，本朝傾危分裂，不能稱臣侍奉叛賊，幸得栖身於有道之國。倘若像陛下明示那樣，欣喜幸運實在太多。"説話時涕淚横流，梁武帝爲之感動。在梁住了兩年，賀拔勝和史寧秘密圖謀回歸的計策。史寧説："朱异既然被梁武帝所信任，請去見他。"賀拔勝認爲他的話有道理。史寧於是去見朱异，先説些投合的話，然後暗示想回去的意思，語氣高雅。朱异也受感動答應幫助他，爲他奏請梁武帝，果然應允賀拔勝等人回國。

大統二年，自梁歸，進爵爲侯。久之，遷車騎將軍，行涇州事。時賊帥莫折後熾寇掠居人，寧率州兵與行原州事李賢討破之。轉東義州刺史。東魏亦以胡梨苟爲東義州刺史。寧僅得入州，梨苟亦至，寧逆擊破之，斬其洛安郡守馮善道。州既鄰接疆埸，百姓流移，寧留心撫慰，咸來復業。轉涼州刺史。寧未至而前刺史宇文仲和據州作亂，詔獨孤信與寧討之。寧先至涼州，爲陳禍福，城中吏人皆相率降附。仲和仍據城不下，尋亦剋之。後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進爵爲公。

西魏大統二年，自梁歸國，進爵位爲侯。過了很久，升任車騎將軍，代理涇州刺史。當時叛賊首領莫折後熾劫掠居民，史寧率領州兵和代理原州刺史李賢，討伐打敗了他。轉任東義州刺史。東魏也任命胡梨苟爲東義州刺史。史寧剛入州城，梨苟也到了，史寧迎戰打敗了他，斬殺他的洛安郡守馮善道。州境鄰接邊境戰地，百姓又流離失所，史寧用心安撫慰問，百姓都回來恢復舊業。轉任涼州刺史。史寧未到任而前任刺史宇文仲和據城叛亂，詔令獨孤信和史寧討伐他。史寧先到涼州，向城中陳説禍福得失，城中官吏民衆相繼來投降歸附。仲和仍舊據守城池不來投降，不久攻占了州城。後來升任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位侍中，進爵位爲公。

十六年，宕昌叛羌獠甘作亂，逐其王彌定而自立，并連結傍乞鐵怱及

西魏文帝大統十六年，宕昌叛羌獠甘作亂，驅逐羌王彌定而自立爲王，并且勾結傍乞鐵怱和

鄭五醜等。詔寧率軍與宇文貴、豆盧寧等討之。寧別擊獠甘，而山路險阻，纔通單騎，獠甘已分其黨立柵守險。寧進兵攻之，遂破其柵。獠甘將百騎走投生羌鞏廉玉。彌定遂得復位。寧以未獲獠甘，遂進軍大破之，生獲獠甘，徇而斬之。并執鞏廉玉送闕。所得軍實，悉分賞將士，寧無私焉。師還，召寧率所部鎮河陽。

鄭五醜等人。詔令史寧率領軍隊和宇文貴、豆盧寧等人征討他。史寧從別路攻打獠甘，而山路險要阻塞，衹能通一人一馬，獠甘已分派他的黨徒立寨防守險要之地。史寧進兵攻打，終於攻破了營寨。獠甘帶領百名騎兵逃走投奔生羌鞏廉玉。彌定得以復位。史寧因爲未能擒獲獠甘，又進兵大敗獠甘軍隊，活捉了獠甘，將他示衆後斬首。并拘捕鞏廉玉送交朝廷。所獲取的軍事物資，盡數分發賞賜給衆將士，史寧没有私人占有。軍隊班師後，徵召史寧率領他的部隊鎮守河陽。

寧先在凉州，戎夷服其威惠，遷鎮之後，邊人并思慕之。魏廢帝元年，復除凉甘瓜三州諸軍事、凉州刺史。初蠕蠕與魏和親，後更離叛。尋爲突厥所破，殺其主阿那瓌。部落逃逸者，仍奉瓌之子孫，抄掠河右。寧率兵邀擊，獲瓌子孫二人，并其種落酋長。自是每戰破之，前後降數萬人。進爵安政郡公。二年，吐谷渾通使於齊，寧擊獲之，就拜大將軍。寧後遣使詣周文帝請事，周文即以所服冠履衣被及弓箭甲等賜寧，謂其使人曰："爲我謝凉州，孤解衣以衣公，推心以委公，善始令終，無損功名也。"

史寧初在凉州時，戎夷很信服他的威名恩惠，調任之後，邊郡的人都思念愛慕他。西魏廢帝元年，又任命他爲凉州甘州瓜州三州諸軍事、凉州刺史。起初蠕蠕和西魏互通婚姻，後來又斷絶和親反叛。不久被突厥打敗，殺了他們的君主阿那瓌。部落中逃亡出來的人，便奉戴阿那瓌的子孫，到河西一帶搶劫財物。史寧率領軍隊截擊，俘獲阿那瓌的子孫二人，連同他們的部落酋長。從此以後每次交戰都打敗他們，前後投降的有數萬人。進爵位爲安政郡公。二年，吐谷渾派使者和北齊通好，史寧進擊并擒獲了使者，就地授爲大將軍。史寧隨後派人向周文帝請示，周文帝就將自己穿戴的帽子鞋子衣服被褥和弓箭鎧甲等賜給史寧，對他派來的人説："替我感謝凉州刺史，我解下衣服給他穿，推心置腹委任他，希望他能善始善終，不要損壞了自己的功名。"

時突厥木汗可汗假道凉州，將襲吐谷渾，周文令寧率騎隨之。軍至番禾，吐谷渾已覺，奔於南山。木汗將分兵追之，令俱會於青海。寧謂木汗曰："樹敦、賀真二城是吐谷渾巢穴，今若拔其本根，餘種自然離散，此上策也。"木汗從之，即分爲兩軍，木汗從北道向賀真，寧趣樹敦。渾娑周王率衆逆戰，寧擊斬之。逾山履險，遂至樹敦。樹敦是渾之舊都，多諸珍藏。而渾主先已奔賀真，留其征南王及數千人固守。寧進兵攻之，僞退，渾人果開門逐之，因回兵奮擊，

當時突厥的木汗可汗向凉州借道，將要襲擊吐谷渾，周文帝命令史寧率領騎兵跟隨他。大軍到番禾時，吐谷渾已經覺察，逃奔到南山。木汗打算分兵追擊，命令都在青海會合。史寧對木汗説："樹敦、賀真兩城是吐谷渾的栖身之地，現在如果拔除他們的巢穴，其餘部落自然離散，這是上策啊。"木汗聽從了他的建議，就將軍隊分爲兩路，木汗從北道向賀真進軍，史寧直取樹敦。吐谷渾的娑周王率軍迎戰，被史寧斬殺。然後翻山涉險，到了樹敦。樹敦是吐谷渾的舊都，各種珍寶儲藏很多。而吐谷渾君主先已逃奔賀真，留他的征南王和數千人堅守。史寧進兵攻打，假裝敗退，吐谷渾人果然開門追趕，史寧乘

門未及闔，寧兵遂得入。生獲其征南王，俘虜男女財寶盡歸諸突厥。渾賀羅拔王依險爲栅，欲塞寧路，寧攻破之。木汗亦破賀真，虜渾主妻子，大獲珍物。寧還軍於青海，與木汗會。木汗握寧手，嘆其勇决，并遺所乘良馬，令寧於帳前乘之，木汗親自步送。突厥以寧所圖必破，皆畏憚之，咸曰："此中國神智人也。"及將班師，木汗又遺寧奴婢一百口、馬五百匹、羊一萬口。寧乃還州，尋被徵入朝。屬周文帝崩，寧悲慟不已，乃請赴陵所盡哀，并告行師剋捷。

機回軍奮勇攻打，城門還來不及關上，史寧的軍隊終於得以攻入城中。生擒了他們的征南王，俘虜的男女以及財物珍寶盡數歸之於突厥。吐谷渾的賀羅拔王依險要處建立營寨，想斷史寧進軍道路，被史寧攻破打敗。木汗也攻占了賀真，俘虜了吐谷渾王的妻子兒女，并繳獲了大量珍奇物品。史寧回軍到青海，和木汗會合。木汗握住史寧的手，贊賞他的勇敢决斷，并贈送他自己乘坐的好馬，令史寧在帳前乘坐，木汗親自在後面步行相送。突厥因爲史寧所向披靡，都很害怕他，稱贊説："這個人是中原大國的神聖智慧之人。"將要班師時，木汗又贈送史寧奴婢一百人、馬五百匹、羊一萬頭。史寧於是回轉凉州，不久被徵召回朝。適值周文帝逝世，史寧悲痛不已，請求到陵墓前竭盡哀思，并報告出兵獲勝的消息。

周孝閔帝踐阼，拜小司徒，出爲荆州刺史、荆襄淅郢等五十二州及江陵鎮防諸軍事。寧有謀畫，識兵權，臨敵指撝，皆如其策，甚得當時之譽。及在荆州，頗自奢縱，貪濁不修法度。嘗出，有人訴州佐屈法，寧還付被訟者治之。自是有事者不敢復言，聲名大損於西州。保定三年，卒於州，謚曰烈。子雄嗣。

周孝閔帝即位，授爲小司徒，外任荆州刺史、荆州襄州淅州郢州等五十二州及江陵鎮防諸軍事。史寧有計謀，識兵陣，臨敵指揮，都按計而行，料敵如神，很受當時人的稱譽。到荆州任職後，很有些奢侈驕縱，貪污而不守法度。曾經出巡，有人申訴州官枉法，史寧回來後將申訴人交給被訴人懲治。從此以後有冤屈者不敢再申訴，他的聲威名望比在凉州時大有損害。周武帝保定三年，死於荆州，謚號烈。兒子史雄繼承爵位。

史雄

雄字世武。少勇敢，膂力過人，便弓馬，有算略。年十四，從寧於牽屯山奉迎周文帝。仍從校獵，弓無虚發，周文嘆異之。尋尚周文女永富公主。除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累遷駕部中大夫、司馭中大夫。從柱國、枹罕公辛威鎮金城，遂卒於軍，時年二十四。雄弟祥。

史雄字世武。少年時就很勇敢，膂力超過常人，擅長騎馬射箭，有謀略。十四歲時，就隨從史寧在牽屯山迎接周文帝。隨從圈圍射獵，箭無虚發，周文帝對他很是稱奇。不久娶周文帝女兒永富公主。任命爲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多次升遷至駕部中大夫、司馭中大夫。隨從柱國、枹罕公辛威鎮守金城，死在軍中，年僅二十四歲。史雄弟弟史祥。

史祥

祥字世休，少有文武才幹。仕周，太子車右中士，襲爵武遂縣公。隋文帝踐阼，拜儀同，領交州事，進爵陽城郡公。在州頗有惠政。轉驃騎

史祥字世休，少年時就有文武才幹。入仕北周，任太子車右中士，承襲武遂縣公爵位。隋文帝即帝位，授儀同，領交州刺史，進爵位爲陽城郡公。在州刺史任上很有政績。轉任驃騎將軍。

將軍。伐陳之役，從宜陽公王世積出九江道，破陳師，進拔江州。文帝大悅，下詔慰勉之。進位上開府。尋拜蘄州刺史，遷蘄州總管，徵拜左領軍將軍。復以行軍總管從晉王廣破突厥於靈武。遷右衛將軍。仁壽中，率兵屯弘化以備胡。煬帝時在東宮，遺祥書，論舊行兵時事，申以恩旨。祥爲書陳謝。太子甚親遇之。

伐陳之戰，他隨從宜陽公王世積從九江道出兵，打敗陳軍隊，進軍攻下江州。隋文帝大喜，下詔慰勞勉勵他。進位上開府。不久授蘄州刺史，升任蘄州總管，徵召回朝授左領軍將軍。又以行軍總管身份隨從晉王楊廣打敗突厥於靈武。升任右衛將軍。隋文帝仁壽年間，率領軍隊駐守弘化以防備胡人。煬帝當時在東宮，送書信給史祥，討論從前行軍打仗時的事情，向他申明恩寵之意。史祥也寫回書答謝。太子楊廣很是親信禮遇他。

及即帝位，漢王諒作亂，遣其將綦母良自滏口徇黎陽，塞白馬津，余公理自太行下河内。帝以祥爲行軍總管，軍於河陰，久不得濟。祥謂軍吏曰："余公理輕而無謀，又新得志，謂其衆可恃，恃衆必驕。且河北人先不習兵，所謂擁市人而戰，不足圖也。"乃令軍中修攻具。公理使諜知之，果屯兵於河陽内城以備。祥於是艤船南岸，公理聚甲當之。祥乃簡精鋭，於下流潛度。公理拒之，未成列，祥縱擊大破之。東趣黎陽，討綦良。綦良棄軍走，其衆大潰。進位上大將軍，賜縑綵七千段、女妓十人、良馬二十匹。轉太僕卿。帝嘗賜祥詩曰："伯奚朝寄重，夏侯親遇深，貴耳唯聞古，賤目詎知今？早擲勁草質，久有背淮心，掃逆黎山外，振旅河之陰。功已書王府，留情太僕箴。"祥上表辭謝。帝手詔曰："昔歲勞公，問罪河朔。賊爾日塞兩關之路，據倉阻河，公竭誠奮勇，一舉而剋。故聊示所懷，亦何謝也。"

當煬帝即位時，漢王楊諒叛亂，派他的將領綦母良從滏口進犯黎陽，阻塞白馬津，余公理從太行山下河内。煬帝任用史祥爲行軍總管，駐軍於河陰，很久不能渡河。史祥對軍吏說："余公理輕率而且没有謀略，又新近得志，認爲他的軍隊人多，依靠人多必定驕傲。況且河北之人先前并不熟悉軍事，正所謂是召集市民來打仗，不值得把他放在心上。"於是下令軍中修整攻城器具。公理派人偵察得知情況，果然駐兵於河陽内城以作防備。史祥於是在南岸集結船隻，公理聚集甲士抵抗。史祥選拔精鋭士兵，於下游偷渡。公理派兵抵禦，尚未列成陣，史祥驅兵進擊將他打得大敗。向東直趨黎陽，討伐綦良。綦良拋棄軍隊逃跑，他的軍隊大敗潰散。進位上大將軍，賞賜縑綵七千段、歌舞女藝人十名、良馬二十匹。轉任太僕卿。煬帝曾經賜詩給史祥說："伯奚被周穆王寄以重任，夏侯嬰深受漢高祖親信禮遇，高貴的耳朵衹聽説古代賢人，低賤的眼睛豈能知道當代的人才？你早就樹立了勁草的品質，久已有背離淮南之心，掃清叛逆於黎山之外，整頓軍隊於黄河之陰。功業已經書寫在王府，感情將傾注於太僕箴。"史祥上表章辭讓拜謝。煬帝親手書寫詔令說："去年有勞於你，問罪於河北。賊人當時阻斷了兩關的道路，據守黎陽倉阻隔黄河，你能竭盡誠心奮勇進擊，一舉戰勝。所以我發表感想，你又拜謝什麽呢。"

尋遷鴻臚卿，從征吐谷渾。祥出玉門道，擊虜破之。進位右光禄大夫，拜右驍衛大將軍。及征遼東，出

不久升任鴻臚卿，隨從征討吐谷渾。史祥從玉門道進軍，發起攻擊并打敗了敵人。進位右光禄大夫，授右驍衛大將軍。當征遼東時，從蹋頓

蹋頓道，不利，由是除名。俄拜燕郡太守，被賊高開道所圍，城陷，開道甚禮之。會開道與羅藝通和，送祥於涿郡，卒於塗。子義隆，永年令。

祥弟雲，字世高，亦以父勛賜爵武平縣公。歷位司織下大夫、儀同大將軍、萊州刺史。

雲弟威，字世儀，亦以父勛賜爵武當縣公。

道出兵，作戰失利，因此被除名免官。不久授燕郡太守，被高開道所包圍，城池陷落被俘，開道待他很有禮貌。適逢開道和羅藝通好，將史祥送往涿郡，死於路途上。兒子義隆，任永年縣令。

史祥弟弟史雲，字世高，也因爲父親的功勛賜爵位爲武平縣公。歷任司織下大夫、儀同大將軍、萊州刺史。

史雲弟弟史威，字世儀，也因爲父親的功勛賜爵位爲武當縣公。

權景宣

權景宣字暉遠，天水顯親人也。父曇騰，魏隴西郡守，贈秦州刺史。

景宣少聰悟，有氣俠，宗黨皆嘆異之。年十七，魏行臺蕭寶夤見而奇之，表爲輕車將軍。及寶夤敗，景宣歸鄉里。周文帝平隴右，擢爲行臺郎中。孝武西遷，授鎮遠將軍、步兵校尉，加平西將軍、秦州大中正。大統初，轉祠部郎中。景宣曉兵權，有智略。從周文拔弘農，破沙苑，皆先登陷陣。轉外兵郎中。從開府于謹援洛陽，景宣督課糧儲，軍以周濟。

權景宣字暉遠，天水郡顯親人。父親曇騰，任北魏隴西郡守，贈秦州刺史。

景宣少年時就聰明穎悟，有豪俠氣概，宗族鄉人都贊嘆奇異。十七歲時，北魏行臺蕭寶夤見到他就很稱奇，上表章推薦他爲輕車將軍。蕭寶夤敗亡後，景宣回歸家鄉。周文帝平定隴右，提拔他爲行臺郎中。魏孝武帝西遷，授爲鎮遠將軍、步兵校尉，加位平西將軍、秦州大中正。西魏文帝大統初年，轉任祠部郎中。景宣通曉兵法，有謀略。隨從周文帝攻取弘農，攻占沙苑，都率先登城衝鋒陷陣。轉任外兵郎中。隨從開府于謹救援洛陽，景宣督催糧草軍儲，軍隊得以接濟。

時初復洛陽，將修繕宮室，景宣率徒三千，先出采運。會東魏兵至，司州牧元季海等以衆少拔還，屬城悉叛，道路擁塞。景宣將二十騎且戰且走，從騎略盡。景宣輕馬突圍，手斬數級，馳而獲免，因投人家自匿。景宣以久藏非計，乃僞作周文書，招募得五百餘人，保據宜陽，聲言大軍續至。東魏將段琛等率衆至九曲，憚景宣不敢進。景宣恐琛審其虛實，乃將腹心自隨，詐云迎軍，因得西遁。與儀同李延孫相會，攻拔孔城。洛陽以南，尋亦來附。周文即留景宣守張白塢，節度東南義軍。東魏將王元軌入洛，景宣與延孫等擊走之，以功授大行臺左丞。進屯宜陽，攻襄城，拔

當時剛收復洛陽，準備修繕宮室，景宣率領步兵三千，先出外采集運送材料。適逢東魏大軍來到，司州牧元季海等人因兵少退回，所屬城堡盡數反叛，道路壅塞不通。景宣帶領二十名騎兵且戰且走，隨從的騎兵死亡略盡。景宣輕騎突圍，斬殺數名敵兵，急逃獲免，隨後投入民家藏匿起來。景宣知道長時間躲藏不是長遠之計，於是僞造周文帝書信，招募得五百餘人，保守宜陽，揚言大軍隨後趕到。東魏將領段琛等人率軍至九曲，害怕景宣不敢再前進。景宣恐怕段琛等人探知虛實，便帶領心腹跟隨自己，詐稱前去迎接大軍，因此得以西逃。和儀同李延孫相會合，攻取了孔城。洛陽以南地區，不久也來歸附。周文帝就留下景宣守衛張白塢，指揮東南義軍。東魏將領王元軌進入洛陽，景宣和延孫等人發起攻擊趕走了他，因功授爲大行臺左丞。進軍屯駐宜

之，獲郡守王洪顯。周文嘉之，徵入朝。録前後功，封顯親縣男，除南陽郡守。郡鄰敵境，舊制發人守防三十五處，多廢農桑，而奸宄猶作。景宣至，并除之，唯修起城樓，多備器械，寇盜斂迹，人得肄業焉。百姓稱之，立碑頌德。周文特賞粟帛，以旌其能。遷廣州刺史。

陽，攻打并占領襄城，俘獲襄城郡守王洪顯。周文帝嘉獎他，徵召入朝。記録前後功勞，封爲顯親縣男，任命爲南陽郡守。郡境和敵境相鄰，從前的規定是調發人防守三十五處，很荒廢農業生產，而爲非作歹的事仍然時有發生。景宣到任後，一并廢除，僅修繕起造城樓，多準備器械，賊盜藏身不出，民衆得以從事本業。百姓很稱揚他，爲他立碑歌頌功德。周文帝特别賞賜他粟米絲帛，以表彰他的才能。升任廣州刺史。

侯景舉河南來附，景宣從僕射王思政經略應接。既而侯景南叛，恐東魏復有其地，以景宣爲大都督、豫州刺史，鎮樂口。東魏亦遣張伯德爲刺史。伯德令其將劉貴平率其戍卒及山蠻，屢來攻逼。景宣兵不滿千人，隨機奮擊，貴平乃退走。進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潁川陷後，周文以樂口等諸城道路阻絶，悉令拔還。襄州刺史杞秀以狼狽獲罪。景宣號令嚴明，戎旅整肅，所部全濟，獨被優賞。仍留鎮荆州，委以鵶南之事。

侯景以黄河以南之地來歸附，景宣隨從僕射王思政籌劃接應。隨後侯景向南叛逃，恐怕東魏再占有河南之地，任用景宣爲大都督、豫州刺史，鎮守樂口。東魏也派張伯德爲豫州刺史。伯德命令他的將領劉貴平率領守邊士兵和山蠻，多次前來攻打進逼。景宣兵不滿千人，隨機應變奮勇還擊，貴平終於退走。進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潁川陷落後，周文帝因爲樂口等諸城道路阻絶，命令全部收兵退回。襄州刺史杞秀因爲退軍時狼狽不堪而獲罪。景宣號令嚴明，軍隊整齊嚴肅，所屬部隊完整撤回，獨受優厚賞賜。留他鎮守荆州，將鵶南的事務委托給他。

初，梁岳陽王蕭詧將以襄陽歸朝，仍勒兵攻梁元帝於江陵。詧叛將杜岸乘虚襲之。景宣乃率騎三千助詧。詧因是乃送其妻王氏及子寮入質。景宣又與開府楊忠取梁將柳仲禮，拔安陸、隨郡。久之，隨州城人吴士英殺刺史黄道玉，因聚爲寇。景宣以英小賊，可以計取之，若聲其罪，恐同惡者衆。乃與英書，僞稱道玉凶暴，歸功英等。英等果信之，遂相率而至。景宣執而戮之，獲其黨與。進攻應城，拔之，獲夏侯珍洽。於是應禮安隨并平。朝議以景宣威行南服，乃授并安肆郢新應六州諸軍事、并州刺史。尋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兼督江、北司二州諸軍事，進爵爲伯。唐州蠻

起初，梁的岳陽王蕭詧準備以襄陽歸附朝廷，領兵到江陵攻打梁元帝。蕭詧的叛將杜岸乘虚襲擊他。景宣率領三千騎兵援助蕭詧。蕭詧送他的妻子王氏和兒子蕭寮入朝作人質。景宣又和開府楊忠打敗梁將領柳仲禮，攻取了安陸、隨郡。過了好久，隨州城中人吴士英殺掉刺史黄道玉，聚衆爲盜賊。景宣認爲吴士英不過是小賊，可以用計抓捕他，如果聲討他的罪行，恐怕同夥會更多。景宣便給吴士英寫信，假稱道玉凶狠殘暴，將功勞歸予吴士英等人。吴士英等人果然相信，於是結隊而至。景宣將他們拘捕并殺掉，俘獲了他的同黨。進攻應城，攻占了城池，俘獲了夏侯珍洽。於是應州禮州安州隨州等地一并平定。朝廷評議因爲景宣威名震服南方，於是任命他爲并州安州肆州郢州新州應州六州諸軍事、并州刺史。不久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任侍中，兼都督江州、北司州二州諸軍

田魯嘉自號豫州伯，引致齊兵，大爲人害。景宣又破之，獲魯嘉，以其地爲郡。轉安州刺史。梁定州刺史李洪遠初款後叛，景宣惡其懷貳，密襲破之，虜其家口及部衆。洪遠脱身走免。自是酋帥懾服，無敢叛者。

燕公于謹征江陵，景宣别破梁司空陸法和司馬羊亮於溳水。又遣别帥攻拔魯山。多造舟艦，益張旗幟，臨江欲度，以懼梁人。梁將王琳在湘州，景宣遺書喻以禍福，琳遂遣長史席壑因景宣請舉州款附。周孝閔帝踐阼，徵爲司憲中大夫。尋除基鄀硤平四州五防諸軍事、江陵防主，加大將軍。

保定四年，晉公護東討，景宣别略河南。齊豫州刺史王士良、永州刺史蕭世怡并以城降。景宣以開府謝徹守永州，開府郭彦守豫州，以士良、世怡及降卒一千人歸諸京師。尋而洛陽不守，乃棄二州，拔其將士而還。至昌州而羅陽蠻反，景宣回軍破之。還次霸上，晉公護親迎勞之。

天和初，授荆州刺史，總管十七州諸軍事，進爵千金郡公。陳湘州刺史華皎舉州款附，表請援兵。敕景宣統水軍與皎俱下。景宣到夏口，陳人已至。而景宣以任遇隆重，遂驕傲縱恣，多自矜伐，兼納賄貨，指麾節度，朝出夕改。將士憤怒，莫肯用命。及水軍始交，一時奔北，戰艦器仗，略無孑遺。時衛公直總督諸軍，以景宣負敗，欲繩以軍法。朝廷不忍加罪，遣使就軍赦之。尋遇疾卒。贈河、渭、鄀三州刺史，謚曰恭。

子如璋嗣，位至開府、膠州刺史。

如璋弟仕玠，儀同大將軍、廣川

事，進爵位爲伯。唐州蠻田魯嘉自稱豫州伯，引北齊軍隊到來，成爲民衆的大害。景宣又打敗了他，俘獲魯嘉，在他的轄地設郡。轉任安州刺史。梁定州刺史李洪遠起初歸服後來又叛變，景宣厭惡他懷有貳心，秘密襲擊打敗了他，俘虜了他的家屬和部衆。洪遠脱身逃跑獲免。從此以後那些部落首領因畏懼而屈服，没有人敢叛變。

燕公于謹征討江陵時，景宣率領另外一支軍隊在溳水打敗梁的司空陸法和和司馬羊亮。又派别帥攻取了魯山。又大量造戰船，增旗幟，到江邊作出要渡江的態勢，用以恐嚇梁軍民。梁將領王琳守湘州，景宣送書信給他曉諭禍福，王琳就派長史席壑請求舉州歸服。周孝閔帝即位，徵召回朝任命爲司憲中大夫。不久任命爲基州鄀州硤州平州四州五防諸軍事、江陵防主，加任大將軍。

北周武帝保定四年，晉公宇文護東征，景宣領兵從别路攻打黄河以南。北齊豫州刺史王士良、永州刺史蕭世怡一齊舉城投降。景宣以開府謝徹守衛永州，開府郭彦守衛豫州，將士良、世怡和降兵一千人送歸京師。不久洛陽失守，於是放棄兩州，帶領兩州將士返回。到昌州時羅陽蠻反叛，景宣回軍打敗他們。回軍駐扎在霸上，晉公宇文護親自來迎接慰勞他。

周武帝天和初年，授荆州刺史，總管十七州諸軍事，進爵位爲千金郡公。陳湘州刺史華皎舉州歸附，上表章請求援兵。敕令景宣統領水軍和華皎一同東下。景宣到了夏口，陳軍已到達。景宣因爲受信任禮遇很高，便驕傲放縱，很是居功自傲，兼之收受賄賂，指揮調度，朝令夕改。將士深感憤怒，不肯效命。當水軍剛一交戰，就立時敗退，戰艦器械，全被抛棄。當時衛公宇文直總督諸軍，因爲景宣戰敗，打算用軍法治罪。武帝不忍心加罪於他，派人就在軍中赦免了他。不久得病去世。贈河州、渭州、鄀州三州刺史，謚號恭。

兒子如璋繼承爵位，位至開府、膠州刺史。

如璋弟弟仕玠，位至儀同大將軍、廣川縣

縣侯。

論曰：王盟始以親黨升朝，終而才能進達，勤宣運始，位列周行，實參迹於功臣，蓋弗由於恩澤。誼文武奇才，以剛正見忌，有隋受命，鬱爲名臣，末路披猖，信有終之克鮮。獨孤信威申南服，化洽西州，信著遐方，光昭鄰國，雖不免其身，慶延于後，三代外戚，何其盛歟。竇熾儀表魁梧，器識雄遠，入參朝政，則嘉謀屢陳，出總藩條，則惠政斯洽。毅忠肅奉上，温恭接下，茂實彰於本朝，義聲播於殊俗。并以國華人望，論道當官，榮映一時，慶流來葉。及熾遲疑勸進，有送故之心，雖王公悢悢，何以加此。榮定以功懋賞，以勞定國，保其禄位，貽厥子孫，盛矣。賀蘭祥、叱列伏龜、閻慶等雖階緣戚屬，各以功名自終，而毗制造之功，亦足傳於後葉。史寧、權景宣并以將帥之才，受内外之寵，總戎薄伐，著剋敵之功，布政莅人，垂稱職之譽，若此者，豈非有國之良翰歟。然而史在末年，貨財虧其雅志，權亦晚節矜驕，喪其威聲，惜矣。楊諒干紀，祥獨剋之，效亦足稱云爾。

侯。

論曰：王盟最初以皇親身份升任朝官，最終却能够憑自己的才能進至顯達，勤苦宣揚王命於建國之初，位列朝班，實在是參與了功臣的業績，并不祇是由於帝王的私恩。王誼有文武奇才，因剛强正直遭到猜忌，隋朝建立後，蔚然成爲名臣，而晚年猖狂，能善始善終的人很少，這話實在説得有理。獨孤信威名傳播南方，教化西部州郡，信譽著稱於遠方，光彩彰顯於鄰國，雖不能免於自身遭横死，但能將幸福留傳給後人，北周、隋、唐三代都是外戚，是多麽的顯貴啊。竇熾儀表魁梧，器度見識宏大高遠，入朝參預政務，則多次述説妙計，出外總管地方事務，則廣泛推行善政。竇毅侍奉君上忠誠嚴肅，接待下人温和謙恭，業績彰顯於本朝，聲譽傳播於異邦。他們都以國家的精英，議論政事擔任官職，榮華映照一時，幸福流傳後世。當竇熾在群臣勸隋文帝即位時遲疑不决，有送故主之心，即使是王軌怨恨不已之情，又怎麽能超過他。榮定以功勞受到奬賞，以勞績安定國家，保持他的禄位，遺留給他的子孫，好極了。賀蘭祥、叱列伏龜、閻慶等人雖然憑藉皇室親屬得任官職，各自都能以功名終其一生，而閻毗在建築方面的功績，也足以流傳於後世。史寧、權景宣都憑藉將帥之才，受寵信擔任朝廷内外的顯要職務，領兵征伐，著録戰勝敵人的功勞，施行政教管理民衆，留下稱職的美譽，像這樣的人，難道不是國家的賢良大臣嗎。然而史寧在晚年時，貪財而晚節不保，權景宣也是晚年傲慢，喪失了他的威名，可惜啊。楊諒冒犯綱紀，史祥將他打敗，功勞也值得稱道。

北史卷六十二

列傳第五十

王羆（孫）述　王思政　尉遲迥（弟）綱（綱子）運　王軌　樂運

王羆

王羆字熊羆，京兆霸城人，漢河南尹遵之後，世爲州郡著姓。羆質直木强，處物平當，州閭敬憚之。魏太和中，除殿中將軍，稍遷雍州別駕，清廉疾惡，勵精公事。刺史崔亮有知人之鑒，見羆雅相欽挹。亮後轉定州，啓羆爲長史。執政者恐羆不稱，不許。及梁人寇硤石，亮爲都督南討，復啓羆爲長史，帶鋭軍。朝廷以亮頻舉羆，故當可用。及剋硤石，羆功居多。先是南岐、東益氐羌反叛，乃拜羆冠軍將軍，鎮梁州，討平諸賊。還，授西河内史，辭不拜。時人謂曰："西河大邦，奉禄優厚，何爲致辭?"羆曰："京洛材木，盡出西河，朝貴營第宅者，皆有求假。如其私辦，則力所不堪，若科發人間，又違犯憲法。以此致辭耳。"

王羆字熊羆，京兆霸城人，漢朝河南尹王遵的後代，世代爲州郡望族。王羆性格質樸而倔强，待人接物平和恰當，當地人都敬重畏懼他。北魏太和年間，任命爲殿中將軍，逐漸升至雍州別駕，他爲政清正廉明疾惡如仇，努力辦好公事。雍州刺史崔亮有識别人才的觀察力，見到王羆時對他深加欽佩推重。崔亮後來轉任定州刺史，上書請求任命王羆爲長史。執掌朝政的人恐怕王羆不稱職，没有應允。當梁軍侵犯硤石時，崔亮任都督率軍南征，又上書請求王羆爲長史，帶領精鋭軍隊。朝廷因爲崔亮多次舉薦王羆，必當可以任用。收復硤石時，王羆功勞居多。先前南岐州、東益州的氐族、羌族反叛，於是授王羆爲冠軍將軍，鎮守梁州，討伐平定衆叛賊。回朝後，任命他作西河内史，他推辭不拜謝。當時人對他説："西河是大郡，俸禄優厚，爲什麽還要推辭?"王羆説："洛陽所需木材，全部出自西河，朝貴顯要營建府第宅院，都來求借。如果我私人去辦理，則力所不能勝任，如果攤派到民間，又違反國家大法。因此我纔推辭啊。"

後以軍功封定陽子，除荆州刺史。梁復遣曹義宗圍荆州，堰水灌城，不没者數版。時既内外多虞，未遑救援，乃遺羆鐵券，云城全當授本州刺史。城中糧盡，羆乃煮粥與將士均分食之。每出戰，常不擐甲胄，大呼告天曰："荆州城，孝文皇帝所置。

後來因軍功被封爲定陽子，任命爲荆州刺史。梁又派曹義宗領兵包圍荆州城，築堤堰堵水灌城，城墻衹有上面幾板没有被淹没。當時正是國内外多難的時期，來不及派兵援救他，於是贈送王羆免於死罪的鐵券，稱如果荆州城得以保全，一定任命他爲本州刺史。城中糧食吃完了，王羆於是煮粥和將士們均分而食。每次出城作

天若不祐國家，使箭中王羆額；不爾，王羆須破賊。"屢經戰陣，亦不被傷。彌歷三年，義宗方退。進封霸城縣公。元顥入洛，以羆爲左軍大都督。顥敗，莊帝以羆受顥官，故不得本州，更除岐州刺史。

戰，經常不穿戴鎧甲頭盔，大呼祈告上天説："荆州城，是孝文皇帝所建造。皇天如果不保佑國家，就讓敵人射中我王羆的額頭，不然，我王羆一定要打敗賊兵。"多次出入戰陣，也没有受傷。經歷三年之久，義宗纔退兵。進封爲霸城縣公。元顥進入洛陽，任用王羆爲左軍大都督。元顥失敗後，孝莊帝因爲王羆曾接受元顥的官職，所以不得任本州刺史，改任他爲岐州刺史。

時南秦數叛，以羆行南秦州事。羆至州，召其魁帥爲腹心，擊捕反者略盡。乃謂魁帥等曰："汝黨皆死盡，何用活爲！"乃以次斬之。自是南秦無復反者。又詔羆行秦州事。尋遷涇州刺史。未及之部，屬周文帝徵兵爲勤王之舉，羆請前驅效命，遂爲大都督，鎮華州。

當時南秦州氐人多次叛亂，於是任命王羆代理南秦州刺史。王羆到州治後，召請氐人首領結爲心腹，差不多把反叛者捕殺乾净。於是王羆對這些首領們説："你們的黨徒都死光了，你們還活着幹什麽！"於是將他們依次斬殺。自此以後南秦州没有人再敢反叛。又詔令王羆代理秦州刺史。不久改任涇州刺史。還未來得及到任，適值周文帝徵兵救援王室，王羆請求作先鋒捨命報效，於是任爲大都督，鎮守華州。

孝武西遷，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别封萬年縣伯，乃除華州刺史。齊神武率軍進潼關，人懷危懼，羆勸勵將士，衆心乃安。神武退，拜驃騎大將軍，加侍中、開府。嘗修州城未畢，梯在城外。神武遣韓軌、司馬子如從河東宵濟襲羆，羆不覺。比曉，軌衆已乘梯入城。羆尚卧未起，聞閤外洶洶有聲，便袒身露髻徒跣，持一白棒，大呼而出，謂曰："老羆當道卧，貉子那得過！"敵見，驚退。逐至東門，左右稍集，合戰破之。軌遂投城遁走。文帝聞而壯之。時關中大饑，徵税人間穀食，以供軍費。或隱匿者，令遞相告，多被箠捶，以是人有逃散。唯羆信著於人，莫有隱者，得粟不少諸州，而無怨讟。沙苑之役，神武士馬甚盛。文帝以華州衝要，遣使勞羆，令加守備。及神武至城下，謂羆曰："何不早降？"羆乃大呼曰："此城是王羆家，死生在此，欲死者來！"神武不敢攻。

孝武帝西遷，進封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别封他爲萬年縣伯，任命爲華州刺史。齊神武率軍攻進潼關，人人都心懷畏懼，王羆勉勵將士，衆心方纔安定。神武退兵後，授驃騎大將軍，加侍中、開府。曾經修繕州城未完工，雲梯遺忘在城外。神武派韓軌、司馬子如從河東乘夜渡過黄河襲擊王羆，王羆没有發覺。到天明時，韓軌的軍隊已乘雲梯進入城内。王羆還睡覺未起床，聽到閤外人聲喧鬧，就光着身子披散髮髻赤着脚，持一白木棒，大叫着跳出門外，對着敵兵説："老羆當道卧，貉子哪得過！"敵兵見此情狀，驚慌退走。追趕到東門時，他左右的人纔逐漸集中起來，於是合兵大戰打敗了敵人。韓軌於是跳城墻逃走。文帝聽説這事後很欽佩他的英勇。當時關中大饑荒，國家徵取民間糧食，以供給軍隊需用。有人隱藏糧食，令人們互相告發，很多人因此而受拷打，因此民衆多有逃散。祇有王羆信用著稱於民，没有人隱藏，所得糧食不少於其他各州，而又没有人怨恨。沙苑之戰，神武兵馬很强盛，文帝因爲華州是軍事要衝，派人慰勞王羆，令他加强防守。當神武到城下時，對王羆説："何不及早投降？"王羆於是大叫道："這座城池

就是我王羆的家，死生都在這裏了，想死的就上來！"神武不敢攻城。

後移鎮河東，以前後功進爵扶風郡公。河橋之戰，王師不利，趙青雀據長安城，所在莫有固志。羆乃大開州門，召城中戰士謂曰："如聞天子敗績，不知吉凶，諸人相驚，咸有異望。王羆受委於此，以死報恩。諸人若有異圖，可來見殺。必恐城陷沒者，亦任出城。如有忠誠，能與王羆同心，可共固守。"軍人見其誠信，皆無異心。

後來移鎮河東，以前後功勞進爵位爲扶風郡公。河橋之戰，王師失利，趙青雀占據了長安城，到處都缺乏堅守的信念。王羆於是大開城門，召集城中將士對他們說："好像聽說天子打了敗仗，不知是吉是凶，衆人相互驚怕，都有貳心。王羆受委托在此鎮守，决心以死報國。你們衆人如果有反叛的圖謀，可來把我殺了。有人恐怕城池會陷落，也聽任他出城逃生。如果有忠誠之士，能和我王羆同心協力，可以共同堅守。"軍士見他忠誠可信，都没有别的想法。

及軍還，徵拜雍州刺史。時蠕蠕度河南寇，候騎已至豳州。朝廷慮其深入，乃徵發士馬，屯守京城，塹諸街巷，以備侵軼。右僕射周惠達召羆議之。羆不應命，卧而不起，謂其使曰："若蠕蠕至渭北者，王羆率鄉里自破之，不煩國家兵。何爲天子城中，遂作如此驚動！由周家小兒恇怯致此。"羆輕侮權貴，守正不回，皆此類也。未幾，還鎮河東。

當軍隊班師後，徵召回朝授爲雍州刺史。當時蠕蠕渡過黄河南侵，偵察的騎兵已經到豳州。朝廷擔心他們深入侵犯，於是徵調兵馬，駐防京城，挖壕隔斷了衆多街巷，以防備蠕蠕突襲包抄。右僕射周惠達召請王羆商議對策。王羆不應命，睡在床上不起來，對周惠達派來的人説："如果蠕蠕到了渭河北岸的話，我王羆率領本地人自然會打敗他們，不煩勞國家的軍隊。爲何天子城中，就作出如此的驚惶舉動！是由於周惠達那小子懦弱膽小纔到如此地步。"王羆輕視權貴，篤守正道，都像這類情況。不久，又返回鎮守河東。

羆性儉率，不事邊幅。嘗有臺使至，羆爲設食，使乃裂去薄餅緣。羆曰："耕種收獲，其功已深，舂爨造成，用力不少，爾之選擇，當是未饑。"命左右撤去之。使者愕然大慚。又客與羆食瓜，客削瓜皮，侵肉稍厚，羆意嫌之。及瓜皮落地，乃引手就地取而食之。客甚愧色。性又嚴急，嘗有吏挾私陳事者，羆不暇命捶扑，乃手自取靴履，持以擊之。每至享會，自秤量酒肉，分給將士。時人尚其均平，嗤其鄙碎。羆舉動率情，不爲巧詐，凡所經處，雖無當時功迹，咸去乃見思。卒于官，贈太尉、都督、相冀等十州刺史，謚曰忠。

王羆生性節儉直率，不講究衣着儀表。曾經有尚書臺派人到來，王羆爲他設飯食，那人竟撕去薄餅的邊緣丢掉。王羆説："耕種收穫，所花費的時間已經很多，舂搗炊煮製成餅，費力也不少，你這樣挑食，定是不餓。"命令左右撤去食物。那人十分驚愕也很慚愧。又有客人和王羆一起吃瓜，客人削瓜皮時，削去瓜肉稍微厚了一點，王羆心中很厭惡他。當瓜皮落地後，他就伸手在地上拾起來吃掉。客人很有羞愧之色。他性格又很嚴厲急迫，曾經有屬官懷私恨陳述案件，王羆來不及命令别人打他，於是自己動手提起靴子打他。每當到宴會時，他親自動手稱量酒肉，分給將士。當時人都推重他的平均，但也譏笑他太小氣細碎。王羆舉動依本性而行，不作虚僞欺詐之事，凡他所經歷的地方，雖然當時没有功業

事迹，但他離開後都爲人們所思念。死於任上，贈爲太尉、都督、相州冀州等十州刺史，謚號忠。

羆安於貧素，不營生業，後雖貴顯，鄉里舊宅，不改衡門，身死之日，家甚貧罄，當時伏其清潔。

王羆安於清貧，不營造産業，後來雖然貴顯，但他家鄉的舊住宅，依然不改先前的簡陋，他去世的時候，家庭很是貧乏，當時人都佩服他的清白廉潔。

子慶遠，弱冠以功臣子拜直閤將軍，先羆卒。孫述。

兒子慶遠，剛成年時就以功臣之子身份授直閤將軍，先於王羆去世。孫子王述。

王述

述字長述。少孤，爲祖羆所養。聰敏有識度。年八歲，周文帝見而奇之曰："王公有此孫，足爲不朽。"解褐員外散騎侍郎，封長安縣伯。羆薨，居喪過禮，有詔褒之。免喪，襲封扶風郡公。除中書舍人，修起居注，改封龍門郡公。周受禪，拜賓部下大夫。累遷廣州刺史，甚有威惠。朝議嘉之，就拜大將軍。後歷襄、仁二州總管，并有能名。隋文帝爲丞相，授信州總管，位上大將軍。王謙作亂，遣使致書於長述。因執其使，上書，又陳取謙策。上大悦，前後賜金五百兩，授行軍總管，討謙。以功進位柱國。開皇初，獻平陳計，修營戰艦，爲上流之師。上善其能，頻加賞勞。後數歲，以行軍總管擊南寧，未至而卒。上甚傷惜之。贈上柱國、冀州刺史，謚曰莊。

王述字長述。少年喪父，被祖父王羆所收養。聰明敏慧而有見識度量。八歲時，周文帝見到他就很稱奇地説："王公有如此好孫子，功德後繼有人了。"初入仕時任員外散騎侍郎，被封爲長安縣伯。王羆逝世後，他居喪守孝超過禮制，皇帝下詔令褒獎他。服喪期滿，承襲扶風郡公爵位。任命爲中書舍人，修起居注，改封爲龍門郡公。周閔帝受禪讓即位，授爲賓部下大夫。多次升遷至廣州刺史，很有威望惠政。朝廷很贊賞他，就地授爲大將軍。後來歷任襄州、仁州兩州總管，都有能幹的名聲。隋文帝任丞相時，任命爲信州總管，位至上大將軍。王謙叛亂時，派人送書信給長述。長述乘機拘捕了來人，上書告發，又陳述攻取王謙的計策。隋文帝大喜，前後賞賜黄金五百兩，任命爲行軍總管，討伐王謙。因功進位柱國。隋文帝開皇初年，進獻平定陳的計策，修造戰艦，作爲上游的軍隊。隋文帝很贊賞他的才能，屢次加以賞賜慰勞。過了幾年，以行軍總管身份攻打南寧，還未到達南寧就去世了。隋文帝對他的死很是悲傷痛惜。贈爲上柱國、冀州刺史，謚號莊。

子謨嗣。謨弟軌，大業末郡守。少子文楷，起部郎。

兒子王謨繼承爵位。王謨弟弟王軌，煬帝大業末年任郡守。小兒子文楷，爲起部郎。

王思政

王思政，太原祁人，漢司徒允之後也。自魏太尉凌誅後，冠冕遂絶。父祐，州主簿。

王思政，太原祁縣人，東漢司徒王允的後代。自從魏太尉王凌被誅殺後，官封斷絶。父親王祐，任州主簿。

思政容貌魁梧，有籌策，解褐員外散騎侍郎。屬万俟醜奴、宿勤明達

思政容貌魁梧，有謀略，初入仕時任員外散騎侍郎。適值万俟醜奴、宿勤明達等人擾亂關右

等擾亂關右，北海王顥討之，聞思政壯健，啓與隨軍，所有謀議，并與參詳。時孝武在藩，素聞其名，乃引爲賓客，遇之甚厚。及登大位，委以心膂。預定策功，封祁縣侯，爲武衛將軍。俄而齊神武潛有異圖，帝以思政可任大事，拜使持節、中軍大將軍、大都督，總宿衛兵。思政乃言於帝曰：“洛陽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地。關中有崤函之固，且士馬精强。宇文夏州糾合同盟，願立功效，若聞車駕西幸，必當奔走奉迎。藉天府之資，因已成之業，二年修復舊京，何慮不克。”帝深然之。及神武兵至河北，帝乃西遷。進爵太原郡公，拜光禄卿、并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大都督。

地區，北海王元顥征討他們，聽説思政年壯體健，上書請求讓他隨軍征討，所有謀劃計議，都和他參酌詳審。當時孝武帝尚在藩王之位，早聞其名，於是延請他爲賓客，對他特别優厚。到孝武帝即位後，委托他以心腹重任。因參預擁立有功，被封爲祁縣侯，爲武衛將軍。不久齊神武暗中有反叛圖謀，孝武帝認爲思政可以擔當大事，授使持節、中軍大將軍、大都督，總領值宿守衛兵馬。思政於是向孝武帝進言説：“洛陽四面都可遭到敵人攻擊，不是用武之地。關中有崤山、函谷關之險，而且兵强馬壯。宇文夏州集結同盟，願意建立功勞，如果聽説皇上西去，必定趕來迎接。然後憑藉天府之國的資財，利用已經成就的功業，兩年修整恢復舊京面貌，何必擔心不能成功呢。”孝武帝對他的話深以爲然。當神武領兵到黄河北時，孝武帝便西遷。進爵位爲太原郡公，授爲光禄卿、并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大都督。

大統之後，思政雖被任委，自以非相府之舊，每不自安。周文帝曾在同州，與群公宴集，出錦罽及雜綾絹數千段，令諸將摴蒱取之。物盡，周文又解所服金帶，令諸人遍擲，曰：“先得盧者即與之。”群公擲將遍，莫有得者。次至思政，乃斂容跪而誓曰：“王思政羇旅歸朝，蒙宰相國士之遇，方願盡心效命，上報知己。若此誠有實，令宰相賜知者，願擲即爲盧；若内懷不盡，神靈亦當明之，使不作也，便當殺身以謝所奉。”辭氣慷慨，一座盡驚。即拔所佩刀，横於膝上，攬摴蒱，拊髀擲之。比周文止之，已擲爲盧矣。徐乃拜而受帶。自此朝寄更深。

西魏文帝大統年間以後，思政雖受信任，但自認爲不是周文帝的舊人，常常自己心裏不安。周文帝曾經在同州，和衆公卿宴會聚集，拿出錦帛毛織品以及雜色綾絹數千段，令諸將擲骰決勝負取用。綵物取完後，周文帝又解下穿在身上的金腰帶，令衆人一一投擲骰子，説：“誰先擲得五子俱黑就給他。”衆公卿擲骰子快輪完了，還没有人得到。依次到思政名下，於是容貌嚴肅地跪地起誓説：“我王思政以客卿身份歸附朝廷，蒙受宰相以國家能士的禮節對待，正希望盡心拼死效力，報答知遇之恩。如果這個誠意是真實的，令宰相賞賜知音者，希望能一擲就是五子全黑；如果心懷不盡力之意，神靈也會明白，使五子不成全黑，我立即就自殺以謝皇上。”語氣慷慨激昂，滿座之人都感到吃驚。隨即拔出自己所帶的佩刀，横放在膝蓋上，收攏髀子用手拍了拍骰子就擲下去。當周文帝想制止時，已經擲爲五子全黑了。於是從容拜謝接受了金帶。自此以後朝廷對他的期望更重。

及河橋之戰，思政下馬，用長矟左右横擊，一擊踣數人。時陷陣既

河橋之戰時，思政下馬，用長矛左右横掃，一次就打倒數人。當時陷入敵人陣地已深，隨從

深，從者死盡，思政被重創悶絶。會日暮，敵亦收軍。思政久經軍旅，每戰唯著破衣弊甲，敵人疑非將帥，故得免。有帳下督雷五安於戰處哭求思政，會已蘇，遂相得。乃割衣裹創，扶思政上馬，夜久方得還軍。仍鎮弘農，除侍中、東道行臺。思政以玉壁地險要，請築城。即自營度，移鎮之。遷汾晋并三州諸軍事、并州刺史，行臺如故，仍鎮玉壁。八年，東魏復來寇，卒不能克。以全城功，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的人都死了，思政也受重傷暈倒。適逢天色已晚，敵人也收兵回營。思政身經百戰，每次作戰衹穿破舊衣甲，敵人就懷疑他并不是將帥，所以得免於難。有一名雷五安的部下在交戰處哭着尋找思政，適逢思政已經蘇醒，於是找到。便割下衣服包扎傷口，然後扶思政上馬，夜深了纔得以回到軍中。於是任命他鎮守弘農，任爲侍中、東道行臺。思政因爲玉壁是險要之地，請求修築城池。隨即自己設計營建，并移鎮所於玉壁。升任汾州、晋州、并州三州諸軍事、并州刺史，依舊任東道行臺，仍舊鎮守玉壁。大統八年，東魏又來侵犯，終於没有攻下玉壁。因保全城池的功勞，授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高仲密以北豫州來附，周文親接援之，乃驛召思政，將鎮成皋。未至而班師，復命思政鎮弘農。思政入弘農，令開城門，解衣而卧，慰勉將士，示不足畏。數日後，東魏將劉豐生率數千騎至城下，憚之，不敢進，乃引軍還。於是修城郭，起樓櫓，營田農，積芻秣，凡可以守禦者皆具焉。弘農之有備，自思政始也。

高仲密以北豫州前來歸附，周文帝親自接應救援他，於是發驛車徵召思政，將要用他鎮守成皋。他還未到就班師了，重新命令思政鎮守弘農。思政進入弘農後，命令打開城門，脱衣服睡覺，慰勞勉勵將士，以示敵人不值得畏懼。幾天以後，東魏將領劉豐生率領數千騎兵來到城下，見此情形十分害怕，不敢進城，便領兵退回。於是修繕城郭，起造瞭望臺，屯田發展農業生産，積聚糧草，凡是可以幫助守衛防禦的都具備了。弘農有戰備，是從思政開始的。

十二年，加特進，兼尚書左僕射、行臺、都督、荆州刺史。境内卑濕，城塹多壞。思政乃命都督藺小歡督工匠繕修之。掘得黄金三十斤，夜中密送。至旦，思政召佐史，以金示之曰："人臣不宜有私。"悉封金送上。周文嘉之，賜錢二十萬。思政之去玉壁也，周文命舉代人，思政乃進所部都督韋孝寬。其後東魏來寇，孝寬卒能全城，時論稱其知人。

大統十二年，加特進，兼尚書左僕射、行臺、都督、荆州刺史。境内低而潮濕，城墻戰壕多有損壞。思政便命令都督藺小歡監督工匠進行修繕。施工中挖掘到黄金三十斤，夜間秘密送交思政。到天明時，思政召集屬吏，將黄金展示給他們説："人臣不應該有私心。"將黄金盡數密封送到京城。周文帝很嘉許他，賜給他錢二十萬。思政離開玉壁的時候，周文帝命令他推舉接替的人，思政就推薦他部下的都督韋孝寬。其後東魏軍隊來侵犯，孝寬最終能保全城池，當時人的評論都稱贊他能識别人才。

十三年，侯景叛東魏，請援乞師。當時未即應接。思政以爲若不因機進取，後悔無及，即率荆州步騎萬餘，從魯關向陽翟。周文聞思政已發，乃遣太尉李弼赴潁川。東魏將高

大統十三年，侯景叛變東魏來歸附，請求派軍隊援助他。當時没有立即接應他。思政認爲如果不乘機進取，將後悔不及，立即率領荆州步兵騎兵一萬餘人，從魯關向陽翟進發。周文帝聽説思政已經發兵，於是派太尉李弼奔赴潁川。東魏

岳等聞大兵至，收軍而遁。思政入守潁川。景引兵向豫州，外稱略地，乃密遣送款於梁。先是，周文遣帥都督賀蘭願德助景捍禦，景既有異圖，因厚撫願德等，冀爲己用。思政知景詭詐，乃密追願德。思政分布諸軍，據景七州十二鎮。周文乃以所授景使持節、太傅、大將軍，兼尚書令、河南大行臺、河南諸軍事，回授思政，思政并讓不受。頻使敦喻，唯受河南諸軍事。

將領高岳等人聽説大軍到來，就收軍逃跑。思政進入潁川防守。侯景領兵向豫州出發，對外宣稱是去攻取土地，實際上是秘密派使節和梁通好請降。起初，周文帝派遣帥都督賀蘭願德幫助侯景抵禦東魏，侯景已經有了叛變的圖謀後，就優厚地撫慰願德等人，希望能爲自己效勞。思政知道侯景很詭詐，於是秘密追回願德。思政分派諸路軍隊，占據侯景所管轄的七州十二鎮。周文帝就將所授予侯景的使持節、太傅、大將軍，兼尚書令、河南大行臺、河南諸軍事的官職，轉授給思政，思政一并辭讓不接受。經多次派使者敦促開導，衹接受了河南諸軍事。

十四年，拜大將軍。九月，東魏太尉高岳、行臺慕容紹宗、儀同劉豐生等率步騎十萬來攻潁川，殺傷甚衆。岳又築土山以臨城中，飛梯火車，盡攻擊之法。思政亦作火穳，因迅風便投之土山。又射以火箭，燒其攻具。仍募勇士，縋而出戰，據其兩土山，置樓堞以助防守。齊文襄更益兵，堰洧水以灌城。時雖有怪獸，每衝壞其堰。然城被灌已久，多亦崩頹。岳悉衆苦攻。思政身當矢石，與士卒同勞苦。岳乃更修堰，作鐵龍雜獸，用厭水神。堰成，水大至。城中泉涌溢，懸釜而炊，糧力俱竭。慕容紹宗、劉豐生及其將慕容永珍意以爲閑，共乘樓船以望城内，令善射人俯射城中。俄而大風暴起，船乃飄至城下。城上人以長鈎牽船，弓弩亂發。紹宗窮急，透水而死。豐生浮向土山，復中矢而斃。禽永珍，并獲船中器械。思政謂永珍曰："僕之破亡，在於晷漏。誠知殺卿無益，然人臣之節，守之以死。"乃流涕斬之。并收紹宗等尸，以禮埋瘞。

大統十四年，授大將軍。九月，東魏太尉高岳、行臺慕容紹宗、儀同劉豐生等人率領步兵騎兵十萬來攻打潁川，殺傷人馬甚多。高岳又修築土山俯視城中，又使用飛梯發火車等，極盡攻打的方法。思政也製作發火小鐵槍，利用有疾風時就投射到土山上。又發射火箭，燒毀他的攻城器具。又招募勇士，懸繩下城樓出戰，占據了兩座土山，在上面修造樓臺城堞以幫助防守。齊文襄又另外增兵，築堰堵洧水以灌城。當時雖然有怪獸，多次衝壞他們的堤堰。但被灌已久，多處城墻倒塌。高岳全軍出動拼死攻打。思政親身冒着箭矢炮石和士兵共勞苦。高岳於是重新修築堤堰，用鐵製作成龍和各種猛獸，用來鎮水神。堤堰修成後，大水涌來。城中泉水橫流，衹得將鍋懸挂着煮飯，糧食兵力都用完了。慕容紹宗、劉豐生以及他們的將領慕容永珍心中認爲很安閑了，就共同乘坐瞭望船以探望城内，命令善於射箭的人俯射城中。一會兒突然颳起大風，瞭望船漂到城根下。城上人用長鈎牽住船，弓箭亂發。紹宗窮困危急，跳水而死。豐生游向土山，又中箭而死。活捉了永珍，并繳獲了船中器械。思政對永珍説："我這次敗亡，在於頃刻之間。知道殺你對我也没有好處，然而爲人臣的節操，必須以死堅守。"於是哭着將他斬首。一并收殮紹宗等人的尸體，以禮埋葬。

岳既失紹宗等，志氣沮喪，不敢逼城。齊文襄聞之，乃率步騎十萬來

高岳在損失了紹宗等人後，士氣受到很大削弱，不敢逼近攻城。齊文襄聽説後，親率步兵騎

攻。思政知不濟，率左右據土山，因仰天大哭，左右皆號慟。思政西向再拜，便欲自到。先是，文襄告城中人曰："有能生致王大將軍者，封侯重賞。若大將軍身有損傷，親近左右皆從大戮。"都督駱訓固止之，不得引決。齊文襄遣其通直散騎常侍趙彥深，就土山遺以白羽扇而說之，牽手以下。引見文襄，辭氣慷慨，涕淚交流，無撓屈之容。文襄以其忠於所事，起而禮之，接遇甚厚。其督將分禁諸州地牢，數年盡死。

思政初入潁川，士卒八千人。被圍既久，城中無鹽，腫死者十六七，及城陷之日，存者纔三千人。雖外無救援，遂無叛者。思政常以勤王爲務，不營貲產。嘗被賜園地，思政出征後，家人種桑果雜樹。及還，見而怒曰："匈奴未滅，去病辭家，况大賊未平，欲事產業，豈所謂憂公忘私邪！"命左右拔而棄之。故身陷之後，家無蓄積。及齊文宣受東魏禪，以思政爲都官尚書、儀同三司。卒，贈以本官，加兗州刺史。

初，思政在荊州，自武關以南延袤一千五百里，置三十餘城，并當衝要之地。凡所舉薦，咸得其才。

子康，沈毅有度量，後爲周文親信。思政陷後，詔以因水城陷，非戰之罪，增邑三千五百户，以康襲爵太原公，除驃騎大將軍、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康弟揆，先封中都縣侯，增邑通前一千五百户，進爵爲公。揆弟邗，封西安縣侯。邗弟恭，忠誠縣伯。恭弟幼，顯親縣伯。康姊封齊郡君。康兄元遜亦陷於潁川，封其子景晉陽縣侯。康抗表固讓，不許。十六年，王師東討，加康使持節、大都

兵十萬前來攻打。思政知道不能守城，率領身邊親信據守土山，仰天大哭，左右之人都放聲痛哭。思政向西拜了兩拜，就想自殺。起初，文襄通告城中人說："有能將大將軍活捉送來的，封侯重賞。如果大將軍身體有所損傷，親近左右之人都將被處死。"都督駱訓堅决制止他，没有能自殺。齊文襄派他的通直散騎常侍趙彥深，到土山贈給思政白羽扇并且勸說他，牽着他的手走下土山。引領他進見文襄，語氣慷慨激昂，涕淚交流，毫無屈服的神色。文襄因他忠於職守，站起來向他施禮，接待很是隆重。他的督將被分別囚禁在各州地牢，幾年後都死去。

思政初進潁川時，士兵衹有八千人。被圍時間既久，城中無鹽，得腫病而死的有十之六七，當城陷落之日，活着的纔三千人。雖然外面没有救援，但始終没有人叛變。思政常以勤勞王事爲要務，不經營資產。曾經受賞賜一塊園地，思政出征以後，家中人在園裏種上桑樹果樹及各種雜樹。當他回來後，見此情形大怒說："匈奴未被消滅，霍去病辭謝漢武帝爲他建造府第，况且大賊未被平定，就想營建產業，這難道就是所說的憂公忘私嗎！"命令左右之人拔除丢掉。所以自身被圍困之後，家中没有蓄積。到齊文宣受東魏禪讓稱帝後，以思政爲都官尚書、儀同三司。逝世後，贈本官，加贈兗州刺史。

起初，思政在荊州時，自武關以南連綿一千五百里，建造三十多座城堡，都在要衝之地。凡是他所舉薦的人，都稱得上是人才。

兒子王康，深沉剛毅而有度量，後來成爲周文帝的親信。思政被圍困後，詔令說是因爲水灌城纔陷落，不是戰敗的罪過，增加食邑三千五百户，以王康承襲太原公封爵，任命爲驃騎大將軍、侍中、開府儀同三司。王康弟弟王揆，先已被封爲中都縣侯，增加食邑連同以前的共一千五百户，進爵位爲公。王揆弟弟王邗，被封爲西安縣侯。王邗弟弟王恭，被封爲忠誠縣伯。王恭弟弟王幼，被封爲顯親縣伯。王康姐姐被封爲齊郡君。王康哥哥元遜也被圍困在潁川，封他的兒子王景爲晉陽縣侯。王康上表直言堅决辭讓，不被

督，以思政所部兵皆配之。魏廢帝二年，隨尉遲迥征蜀，鎮天水郡。尋賜姓拓王氏。爲鄜州刺史。武成末，除匠師中大夫，轉載師。保定二年，歷安、襄二州總管，位柱國。入隋，終於汴州刺史。

准許。大統十六年，王師東征，加任王康使持節、大都督，將思政所統領的軍隊都分配給他。西魏廢帝二年，隨從尉遲迥征蜀，鎮守天水郡。不久賜姓爲拓王氏，任鄜州刺史。北周明帝武成末年，任命爲匠師中大夫，轉載師。北周武帝保定二年，歷任安州、襄州兩州總管，位至柱國。進入隋朝後，死於汴州刺史任上。

尉遲迥

尉遲迥字薄居羅，代人也。其先，魏之別種，號尉遲部，因而氏焉。父俟兜，性弘裕有鑒識，尚周文帝姊昌樂大長公主，生迥及綱。迥年七歲，綱年六歲，俟兜病且卒，呼二子，撫其首曰："汝等并有貴相，但恨吾不見耳，各勉之。"武成初，追贈柱國大將軍、太傅、長樂郡公，謚曰定。

迥少聰敏，美容儀。及長，有大志，好施愛士。尚魏文帝女金明公主，拜駙馬都尉，封西都侯。大統十一年，拜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魏安郡公。十五年，遷尚書左僕射，兼領軍將軍。迥通敏有幹能，雖任兼文武，頗允時望，周文以此深委仗焉。十六年，拜大將軍。

尉遲迥字薄居羅，代郡人。他的祖先，是北魏鮮卑族的另一支裔，稱爲尉遲部，因此就用作姓氏。父親俟兜，性格寬宏有明識，娶周文帝姐姐昌樂大長公主，生尉遲迥和尉遲綱。尉遲迥七歲，尉遲綱六歲時，俟兜患病將死，呼喚兩個兒子到面前，摸着他們的頭說："你們兩人都有顯貴的相貌，衹可恨我見不到了，你們各自努力吧。"北周明帝武成初年，追贈爲柱國大將軍、太傅、長樂郡公，謚號定。

尉遲迥年輕時就聰明敏慧，容儀俊美。成年後，有遠大志向，好施捨愛惜士人。娶西魏文帝女兒金明公主，授爲駙馬都尉，被封爲西都侯。大統十一年，授爲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位爲魏安郡公。大統十五年，升任尚書左僕射，兼領軍將軍。尉遲迥通達敏捷有才能，雖然身兼文武要職，但很有聲望，周文帝因此對他深加信任倚仗。大統十六年，授爲大將軍。

侯景之渡江也，梁元帝時鎮江陵，請修鄰好。其弟武陵王紀在蜀稱帝，率衆東下，將攻之。梁元帝大懼，移書請救。周文曰："蜀可圖矣！取蜀制梁，在兹一舉。"乃與群公會議，諸將多有異同。唯迥以爲紀既盡鋭東下，蜀必空虚，王師臨之，必有征無戰。周文以爲然，謂曰："伐蜀之事，一以委汝。"於是令迥督開府元珍、乙弗亞、侯吕陵始、叱奴興、綦連雄、宇文昇等六軍甲士取晋壽，開平林舊道。迥前軍臨劍閣，紀安州刺史樂廣以州先降。紀梁州刺史

侯景渡過長江時，當時梁元帝鎮守江陵，請求結爲睦鄰友好。他的弟弟武陵王蕭紀在蜀中稱帝，率領軍隊東下，準備攻打江陵。梁元帝大爲恐懼，送來書信請救兵。周文帝說："蜀地可以謀取了！攻取蜀地制約梁，在此一舉。"於是和衆公卿集會商議，諸將多有不同意見。衹有尉遲迥認爲蕭紀既然將精鋭部隊盡數東下，蜀中必定空虚，王師兵臨蜀地，必定衹有征伐形式而無激烈戰鬥。周文帝認爲很有道理，就對他說："伐蜀之事，一切都委托你了。"於是命令尉遲迥督率開府元珍、乙弗亞、侯吕陵始、叱奴興、綦連雄、宇文昇等六軍將士攻取晋壽，開通平林舊道。尉遲迥前軍到劍閣，蕭紀的安州刺史樂廣舉

楊乾運時鎮潼州，先已遣使詣闕，密送誠款，然恐其下不從，猶據潼水別營拒守。迥遣元珍、侯呂陵始等襲之，乾運還保潼州。珍等遂圍之，乾運降。迥至潼州，大饗將士，度涪江，至青溪，登南原，勒兵講武，修繕約束，閱器械，自開府以下賞金帛各有差。時夏中連雨，山路險峻，將士疲病者十二三，迥親自勞問，加以湯藥，引之而西。紀益州刺史蕭撝嬰城自守，進軍圍之。初，紀至巴郡，遣前南梁州刺史史欣景、幽州刺史趙拔扈等爲撝外援。迥分遣元珍、乙弗亞等擊破之。拔扈等遁走，欣景遂降。撝被圍五旬，頻戰爲迥所破。遣使乞降，許之。撝乃與紀子宜都王圓肅率其文武詣軍門請見，迥以禮接之。其吏人等各令復業，唯收僮隸及儲積以賞將士。號令嚴肅，軍無私焉。詔以迥爲大都督、益潼等十二州諸軍事、益州刺史。三年，加督六州，通前十八州諸軍事。以平蜀功，封一子安固郡公。自劍閣以南得承制封拜及黜陟。迥乃明賞罰，布恩威，綏輯新邦，經略未附，人夷懷而歸之。

州率先投降。蕭紀的梁州刺史楊乾運當時鎮守潼州，先已派使者到京師，秘密表示要誠心歸服，然而恐怕他的部下不順從，仍占據潼水另外安營守衛。尉遲迥派元珍、侯呂陵始等人襲擊他，乾運回軍保守潼州。元珍等人進軍包圍潼州，乾運投降。尉遲迥到潼州，大設筵席款待衆將士，然後渡過涪江，到青溪，登南原，帶領軍隊講習武事，整治規約，檢閱器械，自開府以下賞賜金銀絲帛各有差別。當時正是仲夏季節，連天大雨，山路險峻，將士疲憊生病者十有二三，尉遲迥親自慰勞問候，發放湯藥，帶領他們向西進發。蕭紀的益州刺史蕭撝環城自守，於是進軍包圍成都。起初，蕭紀到巴郡，派前南梁州刺史史欣景、幽州刺史趙拔扈等人作蕭撝的外援。尉遲迥分別派遣元珍、乙弗亞等人打敗他們。拔扈等人逃走，欣景投降。蕭撝被圍困了五十天，屢次出戰都被尉遲迥打敗。於是派人請求投降，應允了他。蕭撝就帶着蕭紀的兒子宜都王圓肅率領他的文武官員到軍營門口請求接見，尉遲迥按禮節接待他們。他們的官吏民衆各自恢復原來的職業，衹没收奴隸和府庫蓄積用以賞賜將士。他號令嚴肅，軍中没有違法之事。詔令任命尉遲迥爲大都督、益州潼州等十二州諸軍事、益州刺史。西魏恭帝三年，加督六州，連同以前的共計十八州諸軍事。因爲平定蜀地的功勞，封他一個兒子爲安固郡公。自劍閣以南他都可以秉承皇帝旨意自行拜官授爵和進退官員。尉遲迥於是申明責罰，施行恩德威嚴相結合的政治，安撫新收復地區，籌劃取得尚未歸附地區，百姓和夷人都懷念他的恩德而來歸服。

性至孝，色養不怠，身雖在外，所得四時甘脆，必先薦奉，然後敢嘗。大長公主年高多病，迥往在京師，每退朝參候起居，憂悴形於容色。大長公主每爲之和顏進食，以寧迥心。周文知其至性，徵迥入朝，以慰其母意。遣大鴻臚郊勞，仍賜迥袞冕之服。蜀人思之，爲立碑頌德。六官初建，拜小宗伯。

尉遲迥生性極爲孝順，孝養侍奉母親從不懈怠，身雖在外，所得四時美味食品，必定要先進奉給母親，然後纔敢自己食用。大長公主年老多病，尉遲迥從前在京師時，每當退朝參拜侍候日常生活時，十分憂愁。大長公主常常爲此做出温和自然的樣子儘量多吃飯，以安慰尉遲迥的心。周文帝知道他純厚的性情，徵召尉遲迥入朝，以安慰他母親的心。派大鴻臚卿到郊外迎接慰勞，隨後賜給尉遲迥禮服和禮帽。蜀人懷念他，爲他

周孝閔帝踐阼，進位柱國大將軍，以迥有平蜀功，同霍去病冠軍之義，改封寧蜀公。遷大司馬。尋以本官鎮隴右。武成元年，進封蜀國公，邑萬户，除秦州總管、秦渭等十四州諸軍事、隴右大都督。保定二年，拜大司馬。及晋公護東伐，迥帥師攻洛陽。齊王憲等軍於芒山，齊衆度河，諸軍驚散。迥率麾下反行却敵，於是諸將遂得全師而還。遷太保、太傅。建德初，拜太師，尋加上柱國。

宣帝即位，以迥爲大右弼，轉大前疑，出爲相州總管。宣帝崩，隋文帝輔政，以迥位望宿重，懼爲異圖，乃令迥子魏安郡公惇齎詔書以會葬徵迥。尋以鄖國公韋孝寬代迥爲總管。迥以隋文帝當權，將圖篡奪，遂謀舉兵，留惇而不受代。隋文帝又令候正破六韓裒詣迥喻旨，密與總管府長史晋昶等書，令爲之備。迥聞之，殺昶，集文武士庶等登城北樓而令之。於是衆咸從命，莫不感激。乃自稱大總管，承制署官司。于時趙王招已入朝，留少子在國，迥又奉以號令。迥弟子大將軍、成平郡公勤時爲青州總管，初得迥書表送之，尋亦從迥。迥所管相、衛、黎、毛、洺、貝、趙、冀、瀛、滄，勤所統青、齊、膠、光、莒諸州皆從之，衆數十萬。滎州刺史邵國公宇文胄、申州刺史李惠、東楚州刺史費也頭利進國、東潼州刺史曹孝達各據州以應迥。徐州總管司録席毗與前東平郡守畢義緒據兖州及徐州之蘭陵郡，亦以應迥。永橋鎮將紇豆陵惠以城降迥。迥又北結高寶寧以通突厥；南連陳人，許割江淮之地。

立碑歌頌功德。六官設置之初，授爲小宗伯。

北周孝閔帝即位，進爲柱國大將軍，因爲尉遲迥有平定蜀地的功勞，取霍去病冠軍侯的先例，改封他爲寧蜀公。升任大司馬。不久以本官鎮守隴右。北周明帝武成元年，進封爵位爲蜀國公，食邑萬户，任秦州總管、秦州渭州等十四州諸軍事、隴右大都督。北周武帝保定二年，授爲大司馬。當晋公宇文護東征時，尉遲迥率軍攻打洛陽。齊王宇文憲等駐軍於芒山，齊軍渡過黄河，諸軍驚慌奔散。尉遲迥率領部下回軍打退敵人，於是衆將纔得以保全軍隊退回。升爲太保、太傅。武帝建德初年，授爲太師，不久加上柱國。

周宣帝即位，以尉遲迥爲大右弼，轉大前疑，外任相州總管。宣帝逝世，隋文帝輔佐朝政，認爲尉遲迥地位聲望很高，害怕他有反叛的圖謀，於是令尉遲迥的兒子魏安郡公尉遲惇，賜詔書以會葬宣帝爲名，徵召尉遲迥入朝。不久又以鄖國公韋孝寬代替尉遲迥爲總管。尉遲迥認爲隋文帝當權，將要圖謀篡奪帝位，於是謀劃舉兵，留下尉遲惇而不接受替换。隋文帝又令候正破六韓裒到尉遲迥那裏曉諭旨意，私下給總管府長史晋昶等人書信，讓他們作好戒備。尉遲迥聽説後，殺了晋昶，集合文武官員士人庶民等登上城門北樓發布命令。於是衆人都服從命令，莫不感動激昂。於是自稱大總管，建機構，任百官。其時趙王宇文招已經入朝，留下小兒子在封國，尉遲迥又奉戴他用作號召。尉遲迥弟弟的兒子大將軍、成平郡公尉遲勤當時任青州總管，起初得到尉遲迥的信後送交朝廷，不久也隨從尉遲迥起兵。尉遲迥所管轄的相州、衛州、黎州、毛州、洺州、貝州、趙州、冀州、瀛州、滄州，尉遲勤所統轄的青州、齊州、膠州、光州、莒州諸州都隨從起兵，軍隊數十萬。滎州刺史邵國公宇文胄、申州刺史李惠、東楚州刺史費也頭利進國、東潼州刺史曹孝達等各自以本州來響應尉遲迥。徐州總管司録席毗和前東平郡守畢義緒占據兖州和徐州所屬的蘭陵郡，也起來響應尉遲迥。永橋鎮將紇豆陵惠舉城投降尉遲迥。尉遲迥北連

高寶寧以便通好突厥；南邊又連結陳，應允割讓江淮之地以換取陳的援助。

隋文帝於是徵兵討迥，即以韋孝寬爲元帥，陰羅雲監諸軍，郕國公梁士彦、樂安公元諧、化政公宇文忻、濮陽公宇文述、武鄉公崔弘度、清河公楊素、隴西公李詢、延壽公于仲文等皆爲行軍總管。迥遣所署大將軍石愻攻建州，刺史宇文弁以州降愻。迥又遣西道行臺韓長業攻陷潞州，執刺史趙威，署城人郭子勝爲刺史。上儀同紇連士猷攻晋州，即據小鄉城。紇豆陵惠襲陷定州之鉅鹿郡，遂圍恒州。上大將軍宇文威攻汴州，上開府莒州刺史烏丸尼、開府尉遲儁率膠、光、青、齊、莒、兖之衆圍沂州。大將軍檀讓攻陷曹、亳二州，屯兵梁郡。大將軍、東南道行臺席毗衆號八萬，軍於藩城，攻陷昌慮、下邑、豐縣。李惠自申州攻永州，焚之而還。宇文胄軍於洛口。開府梁子康攻懷州。

隋文帝於是徵調軍隊討伐尉遲迥，以韋孝寬爲元帥，陰羅雲監督諸軍，郕國公梁士彦、樂安公元諧、化政公宇文忻、濮陽公宇文述、武鄉公崔弘度、清河公楊素、隴西公李詢、延壽公于仲文等人都爲行軍總管。尉遲迥派他所任命的大將軍石愻攻打建州，刺史宇文弁以州投降石愻。尉遲迥又派西道行臺韓長業攻陷了潞州，拘捕了刺史趙威，任命守城人郭子勝爲潞州刺史。上儀同紇連士猷攻打晋州，立即占據了小鄉城。紇豆陵惠襲擊攻陷了定州的鉅鹿郡，進軍包圍恒州。上大將軍宇文威攻打汴州，上開府莒州刺史烏丸尼、開府尉遲儁率領膠州、光州、青州、齊州、莒州、兖州的軍隊圍困沂州。大將軍檀讓攻陷曹州、亳州，駐屯軍隊於梁郡。大將軍、東南道行臺席毗的軍隊號稱八萬，陳軍於藩城，攻陷了昌慮、下邑、豐縣。李惠自申州進軍攻打永州，焚燒永州後回軍。宇文胄陳軍於洛口。開府梁子康攻打懷州。

魏安公惇率衆十萬人入武德，軍於沁東。孝寬等諸軍隔水，相持不進。隋文帝又遣高熲馳驛督戰。惇布兵二十餘里，麾軍小却，欲待孝寬軍半度而擊之。孝寬因其却，乃鳴鼓齊進，惇遂大敗。孝寬乘勝進至鄴，迥與其子惇、祐等又悉其卒十三萬，陣於城南。迥别統萬人，皆緑巾錦襖，號曰黄龍兵。勤率衆五萬自青州赴迥，以三千騎先到。迥舊集軍旅，雖老，猶被甲臨陣。其麾下兵皆關中人，爲之力戰。孝寬等軍失利而却。鄴中士女觀者如堵。高熲與李詢乃整陣先犯觀者，因其擾而乘之。迥衆大敗，遂入鄴城。迥走保北城，孝寬縱兵圍之。李詢、賀婁子幹以其屬先登。迥上樓，射殺數人，乃自殺。

魏安公尉遲惇率軍十萬人攻入武德，陳軍於沁水東岸。孝寬等諸軍隔水安營，雙方對峙不前。隋文帝又派高熲火速趕往前綫督戰。尉遲惇布兵二十餘里，指揮軍隊稍退，想等孝寬的軍隊渡過一半時發動攻擊。孝寬乘他退却時，就擊鼓全軍進發，尉遲惇被打得大敗。孝寬乘勝進軍至鄴城，尉遲迥和他的兒子尉遲惇、尉遲祐等人又集中他的全部兵卒十三萬，列陣於城南。尉遲迥另外親自統領一萬人馬，都緑巾錦襖，號稱黄龍兵。尉遲勤率領五萬軍隊自青州趕來救援尉遲迥，以三千騎兵先行趕到。尉遲迥從前集結的軍隊，雖已衰老，還是披甲上陣。他的部下都是關中人，爲他拼死力作戰。孝寬等軍失利退却。鄴城中男女觀看者排成人墻。高熲和李詢於是整頓軍陣先去衝犯觀戰者，利用他們擾亂時乘機發起攻擊。尉遲迥軍隊大敗，退入鄴城。尉遲迥退兵保守北城，孝寬驅兵將他包圍。李詢、賀婁子幹

勤、惇、祐等東走青州，未至，開府郭衍追及之，并爲衍所獲。隋文帝以勤初有誠款，特釋之。李惠先是自縛歸罪，隋文帝復其官爵。

帶領他們的部下率先登城。尉遲迥退上城樓，發箭射死幾人後，便自殺。尉遲勤、尉遲惇、尉遲祐等向東逃往青州，尚未到達，就被開府郭衍追上，一并被郭衍所俘獲。隋文帝因爲尉遲勤起初有誠心歸附的舉動，特别赦免了他。李惠曾自我捆綁起來自首認罪，隋文帝恢復了他的官職爵位。

迥末年衰耄，惑於後妻王氏，而諸子多不睦。及起兵，以開府、小御正崔達拏爲長史，自餘委任，亦多用齊人。達拏文士，無籌略，舉措多失綱紀，不能匡救。迥自起兵至于敗，凡經六十八日焉。

尉遲迥晚年衰老糊塗，被後妻王氏所迷惑，而幾個兒子也多不和睦。起兵之後，任用開府、小御正崔達拏爲長史，其餘所任用之人，也多是原北齊人士。達拏是文人，没有謀略，行動措施多違背法度，不能扶正補救。尉遲迥自起兵到失敗，總共纔經歷了六十八天。

子寬，大將軍、長樂郡公，先迥卒。寬兄誼，開府、資中郡公。寬弟順，以迥平蜀功，授開府、安固郡公。後以女爲宣帝皇后，拜上柱國，封胙國公。順弟惇，軍正下大夫、魏安郡公。惇弟祐，西都郡公。皆被誅，而誼等諸子以年幼，并獲全。

兒子尉遲寬，爲大將軍、長樂郡公，先於尉遲迥去世。尉遲寬的哥哥尉遲誼，位至開府、封資中郡公。尉遲寬的弟弟尉遲順，因尉遲迥平定蜀地的功勞，任命爲開府、安固郡公。後來因他女兒是周宣帝皇后，授上柱國，被封爲胙國公。尉遲順的弟弟尉遲惇，位至軍正下大夫、被封爲魏安郡公。尉遲惇的弟弟尉遲祐，被封爲西都郡公。他們都被誅殺，而尉遲誼等人的兒子因爲年幼，一并獲得保全。

武德中，迥從孫庫部員外郎耆福上表請改葬。朝議以迥忠於周室，有詔許焉，仍贈絹百匹。迥弟綱。

唐高祖武德年間，尉遲迥的侄孫庫部員外郎耆福上表章請求將尉遲迥等人改葬。朝廷評議認爲尉遲迥盡忠於北周，詔令應允了他的請求，另外賞賜絹一百匹。尉遲迥弟弟尉遲綱。

尉遲綱

綱字婆羅，少孤，與兄迥依托舅氏。周文帝西討關隴，迥、綱與母昌樂大長公主留于晋陽。後方入關。從周文征伐，常陪侍帷幄，出入卧内。以軍功封廣宗縣伯。綱驍果有膂力，善騎射，周文甚寵之，委以心膂。河橋之戰，周文馬中流矢，因而驚奔。綱與李穆等左右力戰，衆皆披靡，文帝方得乘馬。大統十四年，進爵平昌郡公。廢帝二年，拜大將軍，兼領軍。及魏帝有異謀，言頗漏泄。周文以綱職典禁旅，使密爲之備。俄

尉遲綱字婆羅，少年喪父，和哥哥尉遲迥一起依靠舅家長大。周文帝西征關隴時，尉遲迥、尉遲綱和母親昌樂大長公主留在晋陽。後來纔入關。尉遲綱隨從周文帝征伐，經常陪侍軍帳，出入卧室。因軍功被封爲廣宗縣伯。尉遲綱驍勇有膂力，善於騎馬射箭，周文帝很寵愛他，委以心腹重任。河橋之戰時，周文帝戰馬被流箭射中，因而受驚奔逃。尉遲綱和李穆等親信奮力作戰，敵軍都驚慌潰散，周文帝纔得以换乘坐馬。大統十四年，進爵位爲平昌郡公。西魏廢帝二年，授爲大將軍，兼領軍。當魏帝有除掉周文帝的圖謀時，消息有泄露。周文帝以尉遲綱職掌禁軍，使

而廢帝立齊王，仍以綱爲中領軍，總宿衛事。

綱兄迥伐蜀，從周文送之於城西，見一走兔，周文命綱射之。誓曰："若獲此兔，必當破蜀。"俄而綱獲兔而返。周文喜曰："事平，當賞汝佳口。"及克蜀，賜綱侍婢二人。又嘗從周文北狩雲陽，見五鹿俱走，綱獲其三。每從游宴，周文以珍異之物令諸功臣射而取之，綱所獲輒多。

周孝閔帝踐阼，綱以親戚掌禁兵，除小司馬。又與晋公護廢帝。明帝即位，進位柱國大將軍。武成元年，進封吴國公，邑萬户，除涇州總管。歷位少傅、大司空、陝州總管。晋公護東討，乃配綱甲士，留鎮京師。大軍還，綱復歸。天和二年，以綱政績可紀，賜帛及錢穀等，增邑，以褒賞之。陳公純等以皇后阿史那氏自突厥將入塞，詔徵綱與大將軍王傑率衆迎衛於境首。三年，追論河橋功，封一子縣公。四年，薨于京師。贈太保，謚曰武。

第二子安以嫡嗣。大象末，位柱國。入隋，歷鴻臚卿、左衛大將軍。安兄運。

尉遲運

運少强濟，志在立功。魏大統十六年，以父勳封安喜縣侯。周明帝立，以預定策勳，進爵周城縣公。歷位隴州刺史，再遷左武伯中大夫，尋加軍司馬。運既職兼文武，甚見委任。進爵廣業郡公，轉右司衛。時宣帝在東宫，親狎諂佞，數有罪失。武帝於朝臣内選忠諒鯁正者以匡弼之，於是以運爲右宫正。

他秘密作好防備。不久就廢掉魏帝而立齊王，仍舊以尉遲綱爲中領軍，總管宫中值宿守衛事務。

尉遲綱哥哥尉遲迥伐蜀時，隨從周文帝送到城西，看見一隻飛跑的兔子，周文帝命令尉遲綱射兔。周文帝發誓説："如果射中兔子，必定能够滅蜀。"一會兒尉遲綱得兔子回來。周文帝高興地説："戰事平定後，當賞賜給你美人。"當攻占蜀地後，賜給尉遲綱侍婢二人。又曾經隨從周文帝到北部的雲陽打獵，見五頭鹿都在奔逃，尉遲綱獲得三頭。經常隨從游樂宴會，周文帝拿出珍貴奇特的物品令諸位功臣射箭獲取，尉遲綱所獲得的總是很多。

北周孝閔帝即位，尉遲綱以皇親身份掌管禁衛軍，任小司馬。又和晋公宇文護一起廢掉孝閔帝。周明帝即位，進位柱國大將軍。明帝武成元年，進封吴國公，食邑萬户，任命爲涇州總管。歷任少傅、大司空、陝州總管。晋公宇文護東征時，調配給尉遲綱披甲戰士，留在京師鎮守。大軍回來後，尉遲綱又歸還鎮守職權。周武帝天和二年，因爲尉遲綱政績突出，賜給他帛以及錢穀等，增加食邑，用以表揚獎勵他。陳公宇文純等人護送皇后阿史那氏自突厥入塞，武帝下詔徵調尉遲綱和大將軍王傑率軍到邊境迎接護衛。天和三年，追評河橋之戰的功勞，封他一個兒子爲縣公。四年，逝世於京師。贈太保，謚號武。

第二子尉遲安以嫡子身份繼承爵位。周静帝大象末年，位至柱國。進入隋朝後，歷任鴻臚卿、左衛大將軍。尉遲安哥哥是尉遲運。

尉遲運自小精强幹練，志在建立功業。西魏文帝大統十六年，因爲父親的功勳被封爲安喜縣侯。周明帝即位，因參預擁立明帝的功勳，進爵位爲周城縣公。歷任隴州刺史，兩次升遷至左武伯中大夫，不久加軍司馬。尉遲運既已身兼文武要職，又很受信任。進爵位爲廣業郡公，轉右司衛。當時宣帝是太子，親近奸佞之人，屢有罪過。周武帝在朝臣中挑選忠誠剛直者對太子加以糾正輔導，於是任用尉遲運爲右宫正。

建德三年，帝幸雲陽宫，又令運以本官兼司武，與長孫覽輔皇太子居守。俄而衛剌王直作亂，率其黨襲肅章門。覽懼，走行在所。運時偶在門中，直兵奄至，不暇命左右，乃手自闔門。直黨與運争門，斫傷運指，僅而得閉。直既不得入，乃縱火。運恐火盡，直黨得進，乃取宫中材木及床等以益火，更以膏油灌之，火轉熾。久之，直不得進，乃退。運率留守兵因其退以擊之，直大敗而走。是夜微運，宫中已不守矣。武帝嘉之，授大將軍，賜以直田宅、妓樂、金帛、車馬、什物等不可勝數。

建德三年，周武帝巡幸雲陽宫，又命令尉遲運以本官兼任司武，和長孫覽一起輔佐皇太子留守京師。不久衛剌王宇文直叛亂，率領他的黨徒襲擊肅章門。長孫覽畏懼，逃跑到武帝巡幸暫駐的地方。尉遲運當時恰巧在門中，宇文直的兵馬突然來到，來不及命令左右之人，於是親自動手關閉城門。宇文直的同黨和尉遲運争奪城門，砍傷了尉遲運的手指，僅僅來得及把門關上。宇文直既不得入門，就放火焚燒城門。尉遲運恐怕火熄滅後，宇文直同黨得以乘黑夜進門，於是搬取宫中木材以及床板等以增加火勢，另外再澆灌上油脂，火勢轉而更加猛烈。過了很長一段時間，宇文直不得進門，纔退走了。尉遲運率領留守京師的軍隊乘他退走發起進攻，宇文直大敗而逃。當天夜裏如果不是尉遲運，宫中已經不能守住了。武帝稱贊他，授爲大將軍，將宇文直的田産院宅、歌妓、金銀絲帛、車馬、雜物等賞賜給他，多得無法統計。

四年，出爲同州刺史，同州、蒲津、潼關等六防諸軍事。帝將伐齊，召運參議，東夏底定，頗有力焉。五年，拜柱國，進爵盧國公。轉司武上大夫，總宿衛軍事。帝崩於雲陽宫，秘未發喪，運總侍衛兵還京師。

建德四年，外任同州刺史，同州、蒲津、潼關等六防諸軍事。武帝準備伐齊，召尉遲運參謀計議，中原東部的平定，他是很有功勞的。建德五年，授柱國，進爵位爲盧國公。轉爲司武上大夫，總管值宿守衛的軍務。武帝在雲陽宫逝世，保守秘密不將死訊公開，尉遲運總領侍衛兵回到京師。

宣帝即位，授上柱國。運之爲官正也，數進諫於帝，帝不納，反疏忌之。時運又與王軌、宇文孝伯等皆爲武帝親待。軌屢言帝失於武帝，帝謂運預其事，愈更銜之。及軌被誅，運懼及於禍，尋而得出爲秦州總管。至州，猶懼不免，遂以憂薨於州。贈大後丞、七州諸軍事、秦州刺史，謚曰忠。子靖嗣。

周宣帝即位，授上柱國。尉遲運任宫正時，多次進諫於宣帝，宣帝不接受勸諫，反而疏遠猜忌他。當時尉遲運又和王軌、宇文孝伯等人都被武帝待爲親信。王軌屢次在武帝面前稱説宣帝的過失，宣帝認爲尉遲運參預了這件事，就更加懷恨他。當王軌被誅殺後，尉遲運害怕禍患會降臨到他身上，不久得以外任秦州總管。到秦州後，還是害怕不能免難，終於因憂愁過度死在秦州。贈爲大後丞、七州諸軍事、秦州刺史，謚號忠。兒子尉遲靖繼承爵位。

運弟勤，大象末，青州總管，起兵應伯迥。

尉遲運的弟弟尉遲勤，周静帝大象末年，任青州總管，起兵響應伯父尉遲迥。

勤弟敬，尚明帝女河南公主，位儀同三司。

尉遲勤的弟弟尉遲敬，娶明帝的女兒河南公主，位至儀同三司。

王軌

王軌，太原祁人也，小名沙門。漢司徒允之後，世爲州郡冠族。累葉仕魏，賜姓烏丸氏。父光，少雄武，有將帥才略。頻有戰功，周文帝遇之甚厚。位至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平原縣公。

軌性質直，起家事輔城公。及武帝即位，累遷内史下大夫，遂處腹心之任。帝將誅晋公護，軌贊成其謀。建德初，轉内史中大夫，加授開府儀同三司，又拜上開府儀同大將軍，封上黄縣公，軍國之政，皆參預焉。從平并、鄴，以功進位上大將軍，進爵郯國公。

及陳將吴明徹入寇吕梁，徐州總管梁士彦頻與戰不利，乃退保州城。明徹遂堰清水以灌之，列船艦於城下，以圖攻取。詔以軌爲行軍總管，率諸軍赴救。軌潛於清水入淮口，多竪大木，以鐵鎖貫車輪，横截水流，以斷其船路，方欲密决其堰以斃之。明徹知之，乃破堰遽退，冀乘决水以得入淮。比至清口，川流已闊，水勢亦衰，船并礙於車輪，不復得過。軌因率兵圍而蹙之。唯有騎將蕭摩訶以二十騎先走，得免。明徹及將士三萬餘人并器械輜重并就俘獲。陳之鋭卒，於是殲焉。進位柱國，仍拜徐州總管。軌性嚴重，善謀略，兼有吕梁之捷，威振敵境。陳人甚憚之。

宣帝之征吐谷渾也，武帝令軌與宇文孝伯并從，軍中進趣，皆委軌等，宣帝仰成而已。時宫尹鄭譯、王端并得幸於宣帝。宣帝軍中頗有失德，譯等皆預焉。軍還，軌等言之於武帝。武帝大怒，乃撻宣帝，除譯等名，仍加捶楚。宣帝因此大銜之。軌

王軌，太原祁縣人，乳名沙門。東漢司徒王允的後代，世代都是州郡的豪門世族。世族多入仕於北魏，被賜姓烏丸氏。父親王光，少年時就雄健勇武，有將帥的才幹謀略。多有戰功，周文帝待他很好。位至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平原縣公。

王軌秉性正直，初入仕時事奉輔城公。到武帝即位後，多次升遷至内史下大夫，於是就處於心腹的地位。周武帝準備誅殺晋公宇文護，王軌贊同促成這個圖謀。建德初年，轉内史中大夫，加開府儀同三司，又授上開府儀同大將軍，被封爲上黄縣公，軍務國政，都參預決策。隨從平定并州、鄴城，因功進位爲上大將軍，進爵位爲郯國公。

當陳將吴明徹入侵吕梁時，徐州總管梁士彦屢次和他交戰都失利，於是退到州城防守。明徹於是築堤堰堵截清水用來灌城，排列船艦於城下，用以攻取城池。詔令任用王軌爲行軍總管，率領諸軍前去救援。王軌暗中在清水流入淮河口處，大量樹立大木樁，用鐵鏈貫穿車輪，横截水流，以斷絶明徹的船路，正準備秘密決開堤堰放水以困死明徹。明徹知道後，掘開堤堰迅速撤退，希望能藉决堤水勢得以退入淮河。等到了清口，河面已開闊，水位也已退落，戰船都被車輪阻擋，不能够再通過。王軌乘機率軍包圍他。祇有騎兵將領蕭摩訶率領二十名騎兵率先逃走，得免於被俘獲。明徹以及將士三萬餘人連同器械軍用物資一并被俘獲。陳的精鋭軍隊，就在這裏被殲滅了。進位柱國，隨即授徐州總管。王軌秉性嚴肅莊重，擅長計謀策略，加之有吕梁之戰的勝利，威名震動敵國，陳人很怕他。

宣帝征討吐谷渾時，武帝命令王軌和宇文孝伯一同隨從出征，軍中的進取事宜，都委托給王軌等人，宣帝僅是等待成功而已。當時宫尹鄭譯、王端等人一并受到宣帝寵信。宣帝在軍中多有失德的行爲，鄭譯等人都參預其事。軍隊回來後，王軌等人將這事報告給武帝。武帝大怒，於是鞭打宣帝，將鄭譯等人除名免官，施加杖刑。

又嘗與小内史賀若弼言及此事，且言皇太子必不克負荷。弼深以爲然，勸軌陳之。軌後因侍坐，乃白武帝言：“皇太子多凉德，恐不了陛下家事。愚臣暗短，不足以論是非。陛下恒以賀若弼有文武奇才，識度宏遠，而弼比再對臣，深以此事爲慮。”武帝召弼問之。弼曰：“皇太子養德春宫，未聞有過。未審陛下何從得聞此言？”既退，軌誚弼曰：“平生言論，無所不道，今者乃爾翻覆！”弼曰：“此公之過也。皇太子國之儲副，豈易爲言，事有差跌，便至滅門之禍。本謂公密陳臧否，何得遂至昌言？”軌默然久之，乃曰：“吾專心國家，遂不存私計。向者對衆，良實非宜。”其後軌因内宴上壽，又捋武帝鬚曰：“可愛好老公，但恨後嗣弱耳！”武帝深以爲然。但漢王次長，又不才，此外諸子并幼，故不能用其説。

宣帝因此十分怨恨他。王軌又曾經和小内史賀若弼談到這事，并且説皇太子一定不能擔當自己所負的重任。賀若弼也認爲他的話很有道理，勸王軌向武帝陳述。王軌後來利用陪侍武帝閑坐的機會，就告訴武帝説：“皇太子多失德，恐怕不能勝任陛下的家事，我很愚昧淺陋，没有資格評論是非。陛下常認爲賀若弼有文武奇才，見識器度宏大深遠，而賀若弼近來一再對臣談起，對這事深爲憂慮。”武帝召賀若弼問起這事。賀若弼回答説：“皇太子在東宫修養德性，没有聽説有什麽過失。不知道陛下從哪裏聽到這種言論？”退朝後，王軌責備賀若弼説：“你平生的議論，無所不談，今天竟然如此地反覆無常！”賀若弼説：“這就是你的過錯了。皇太子是國家將來的君主，難道是能輕易談論的，事情稍有失誤，就會招來滅門之禍。我本來認爲你會秘密陳述善惡得失，怎麽能够竟至於直言無隱？”王軌沉默了很久，説：“我一心一意爲國家着想，没有個人打算，先前我對着衆人談論此事，實在是不合適。”後來王軌又藉宫内宴會向武帝祝賀的機會，捋着武帝的鬍鬚説：“可愛的好老人哪，可惜繼承人懦弱啊！”武帝認爲他説得很對。但是漢王年齡小於宣帝，又不成才，此外的諸子都還幼小，所以不能采用他的勸説意見。

及宣帝即位，追鄭譯等復爲近侍。軌自知必及於禍，謂所親曰：“吾昔在先朝，實申社稷至計。今日之事，斷可知矣。此州控帶淮南，鄰接强寇，欲爲身計，易同反掌。但忠義之節，不可虧違。况荷先帝厚恩，每思以死自效，豈以獲罪於嗣主，便欲背德於先帝？止可於此待死，義不爲他計。冀千載之後，知吾此心。”

當宣帝即位後，追補鄭譯等人作侍從。王軌自知必然要遭到禍害，對他所親近的人説：“我以前在先朝，實在是爲了國家的大計。現在的事情，是斷然可以知道的。徐州控制連接淮南，與强敵接界，想爲自身打算，易如反掌。但是忠義的節操，不能够虧缺違背。况且我曾蒙受先帝厚恩，經常想以死報效，難道能够因爲得罪新皇，就打算背棄先帝的恩德？衹能够在這裏等死，道義不允許我作其他打算。希望千年之後，能理解我的心意。”

大象元年，帝使内史杜虔信就徐州殺軌。御正中大夫顔之儀切諫，帝不納，遂誅之。軌立朝忠恕，兼有大功，忽以無罪被戮，天下知與不知皆傷惜。

周静帝大象元年，宣帝派内史杜虔信到徐州殺害王軌。御正中大夫顔之儀直言極諫，宣帝不接受，終於殺了王軌。王軌在朝中立身行事都忠誠寬厚，加之立有大功，突然因無罪被誅殺，國内瞭解與不瞭解他的人都感到傷心惋惜。

時京兆郡丞樂運亦以直言數諫於帝。

當時京兆郡丞樂運也以直言屢次勸諫宣帝。

樂運

樂運字承業，南陽淯陽人，晉尚書令廣之八世孫。祖文素，齊南郡守。父均，梁義陽郡守。

樂運字承業，南陽郡淯陽人，是晉尚書令樂廣的八世孫。祖父文素，任南齊南郡太守。父親樂均，任梁義陽郡太守。

運少好學，涉獵經史。年十五而江陵滅，隨例遷長安。其親屬等多被籍没，運積年爲人傭保，皆贖免之。事母及寡嫂甚謹，由是以孝聞。梁故都官郎琅邪王澄美之，次其行事爲《孝義傳》。性方直，未嘗求媚於人。臨淄公唐瑾薦之，自柱國府記室爲露門學士。前後犯顏屢諫武帝，多被納用。建德二年，除萬年縣丞。抑挫豪右，號稱强直。武帝嘉之，特許通籍，事有不便於時者，令巨細奏聞。

樂運少年時就好學，涉獵經書史籍。十五歲時梁的都城江陵被攻占，他同時被俘虜遷到長安。他的親屬等多被没入爲奴婢，樂運多年爲别人作雇工，後來連同親屬都靠他用財物贖買爲平民。他侍奉母親和守寡的嫂嫂很恭謹，因此以有孝行聞名。梁故都官郎琅邪郡的王澄很贊賞他，編列他的品行事迹寫進《孝義傳》。他秉性正直，未曾討好於别人。臨淄公唐瑾舉薦他，從柱國府記室參軍任爲露門學士。前後屢次冒犯勸諫武帝，多被采用。建德二年，任命爲萬年縣丞。抑制打擊豪門大族，號稱剛强正直。武帝嘉獎他，特許他記名於門籍隨時進入宫中，有不利於時政的事，令他無論大小都可以奏聞。

武帝嘗幸同州，召運赴行在所。既至，謂曰："卿言太子如何人?"運曰："中人也。"時齊王憲以下并在帝側，帝顧謂憲等曰："百官佞我，皆云太子聰明睿智，唯運云中人，方驗運之忠直耳。"於是因問運中人之狀。運對曰："班固以齊桓公爲中人，管仲相之則霸，竪貂輔之則亂。可與爲善，亦可與爲惡也。"帝曰："我知之矣。"遂妙選宫官以匡弼之。乃超拜運京兆郡丞。太子聞之，意甚不悦。

武帝曾經到同州巡視，召樂運趕赴同州。樂運到後，武帝問他説："你説太子是什麽樣的人?"樂運回答："是平常人。"當時齊王宇文憲以下的大臣都在武帝身邊，武帝對宇文憲等人説："百官討好我，都説太子聰明智慧，衹有樂運説是平常人，正好證明樂運的忠誠正直。"於是又問樂運平常人是什麽樣子。樂運回答説："班固認爲齊桓公就是平常人，管仲扶助他就成霸業，竪貂等人輔佐他國家就亂。可以和他爲善，也可以和他爲惡。"武帝説："我知道了。"於是就精選東宫官員以匡正輔導太子。於是越級授樂運爲京兆郡丞。太子聽説後，心裏很不高興。

及武帝崩，宣帝嗣位，葬訖，詔天下公除，帝及六宫，便議即吉。運上疏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先王制禮，安可誣之。禮，天子七月而葬，以候天下畢至。今葬期既促，事訖便除，文軌之内，奔赴未盡；鄰境遠聞，使猶未至。若以喪服

當武帝逝世，宣帝繼承帝位，葬禮剛結束，就下詔因事繁忙，皇帝以及六宫后妃，臨時除去喪服，適當奏議後即實行。樂運上奏疏説："三年服喪期，自天子到庶民百姓都應遵循。先王禮儀，怎麽可以改變呢。按禮制規定，天子逝世後七個月纔下葬，以等候天下諸侯都能來到。現在葬期已經很匆促，喪事一結束就除去喪服，國境

受吊，不可既吉更凶；如以玄冠對使，未知此出何禮。進退無據，愚臣竊所未安。”書奏，帝不納。

之內諸侯官吏，奔喪還未盡數到京；鄰國遠聞喪訊，使者尚未到來。如果用喪服接受吊唁，不可以已經換上吉服又改穿喪服；如果用玄冠朝服面對使者，不知這種規矩出於何種禮制。進退都無依據，愚臣有所不安。”書奏上，宣帝不接受。

自是德政不修，數行赦宥。運又上疏曰：“臣謹按《周官》曰：‘國君之過市，刑人赦。’此謂市者交利之所，君子無故不游觀焉，則施惠以悅之也。《尚書》曰：‘眚災肆赦。’此謂過誤爲害，罪雖大，當緩赦之。謹尋經典，未有罪無輕重，溥天大赦之文。故管仲曰：‘有赦者，奔馬之委轡；不赦者，痤疽之礪石。’又曰：‘惠者，人之仇讎；法者，人之父母。’吴漢遺言，猶云：‘唯願無赦。’王符著論，亦云：‘赦者非明世之所宜有。’大尊豈可數施非常之惠，以肆奸宄之惡乎。”帝亦不納，而昏暴滋甚。

從此宣帝不修德政，多次實行赦免。樂運又上奏疏說：“臣謹依據《周官》的記載：‘國君經過市曹，看到有處死者就赦免。’這是說市場是取利的場所，君子無故不到那裏去，如果去游觀，就應該施行恩惠使人們高興。《尚書》說：‘由於過失造成的災害應該加以緩刑赦免。’這是說由於過失造成災害，罪行雖然重大，也應該緩刑或赦免。謹尋求經書典籍，還没有無論罪行輕重，普天之下都實行大赦的記載。所以管仲說：‘要赦免的，如脱繮的奔馬；不赦免的，如堅硬的痤疽。’又說：‘恩惠，是百姓的仇敵；法令，是百姓的父母。’吴漢的遺囑還說：‘惟願不要赦免。’王符著《潛夫論》，也說：‘赦免不是清明時代所應該有的。’陛下怎麽可以多次施行非常的恩惠，以寬赦那些爲非作歹的罪犯呢。”宣帝也不接受，而糊塗凶暴更加厲害。

運乃輿櫬詣朝堂，陳帝八失：

樂運於是抬着棺材到朝堂以死諫，陳述宣帝八大過失：

一曰：內史御正，職在弼諧，皆須參議，共理天下。大尊比來小大之事，多獨斷之。堯、舜至聖，尚資輔弼，况大尊未爲聖主，而可專恣己心？凡諸刑罰爵賞，爰及軍國大事，請參諸宰輔，與衆共之。

一是：內史御正，他們的職責在於輔佐調和，都該參謀計議國家大事，共同治理天下。陛下近來大小事情，多獨自決斷。堯、舜極爲聖明，尚且要依靠輔佐，何况陛下還不是聖明君主，反而能够獨斷專行？凡是諸多刑罰封賞等事，以及軍國大事，請徵求宰相輔臣的意見，和大家共同決定。

二曰：內作色荒，古人重誡。大尊初臨四海，德惠未洽，先搜天下美女，用實後宫，又詔儀同以上女，不許輒嫁。貴賤同怨，聲溢朝野。請姬媵非幸御者，放還本族。欲嫁之女，勿更禁之。

二是：宫中荒淫於女色，古人是嚴加警戒的。陛下剛君臨天下，德行恩惠尚未普及，先搜求天下美女，用以充實後宫，又詔令儀同以上官員的女兒，不許自行出嫁。尊貴卑賤者都同聲怨恨，怨聲載道。請求將不是正式的姬妾，放歸本族。將要出嫁的少女，不要再禁止。

三曰：天子未明求衣，日旰忘食，猶恐萬機不理，天下

三是：自古天子天未明就穿衣起床，天黑了忘記吃飯，還怕衆多的政務没有處

擁滯。大尊比來一入後宫，數日不出。所須聞奏，多附内豎。傳言失實，是非可懼。事由宦者，亡國之徵。請準高祖，居外聽政。

理，國家大事阻塞延誤。陛下近來一入後宫，數日不出。必須奏聞之事，多交付宦官。宦官傳話失實，引起是非。國事由宦官經手，是亡國的徵兆。請求效仿高祖，在朝處理政務。

四曰：變故易常，乃爲政之大忌；淫刑酷罰，非致安之弘規。若罰無定刑，則天下皆懼；政無常法，則人無適從。豈有削嚴刑之詔未及半祀，便即追改，更嚴前制？政令不定，乃至於此！今宿衛之官，有一夜不直者，罪至削除；因而逃亡者，遂便籍没。此則大逆之罪，與杖十同科。雖爲法愈嚴，恐人情愈散。一人心散，尚或不可止，若天下皆散，將如之何？請遵輕典，并依大律，則億兆之人，手足有所措矣。

四是：經常改變原有規定，是處理政務的大忌；過度殘酷的刑罰，不是達到安定的規矩。如果處罰没有法律依據，則天下之人都會感到害怕；行政没有長期的法規，則人人都會無所適從。哪有下達減輕重刑的詔令不到半年，就加以改變，比先前的反而更嚴？政令不一，竟到如此地步！現在值宿守衛的官員，有一夜不值班者，罪行是革職除名；因此而逃亡者，就没收財産。這些都是懲處謀反罪的法令，竟然用到該處杖刑的人身上。雖然執法越來越嚴，恐怕人心會越來越離散。一人離心，便不可制止，如果天下都離散，那將怎麽辦呢？請求遵守輕刑法典，一并依照國家的大法行事，則千萬人便有法可依，依法行事。

五曰：高祖斫雕爲朴，本欲傳之萬世。大尊朝夕趨庭，親承聖旨。豈有崩未逾年，而遽窮奢麗，成父之志，義豈然乎？請興造之制，務從卑儉，雕文刻鏤，一切勿營。

五是：高祖去浮華而崇樸實，本希望能傳之萬世。陛下早晚侍奉武帝，親受聖上教誨。難道有帝王逝世尚未滿一周年，就急迫地窮極奢侈華麗，成就父親的志業，就是這樣的嗎？請求興造的規模，務必遵從小型簡樸的原則，雕刻彩飾，一切都不用。

六曰：都下之人，徭賦稍重。必是軍國之要，不敢憚勞。豈容朝夕徵求，唯供魚龍爛漫；士庶從役，祇爲俳優角抵？紛紛不已，財力俱竭，業業相顧，無復聊生。凡無益之事，請并停罷。

六是：京師附近居民，徭役賦税逐漸加重。必定是軍務國政需要，他們不敢怨恨勞苦。怎麽能容許朝夕徵收，僅是爲供給雜戲表演之用；士民服徭役，也是爲了供給喜劇摔跤演員之需？忙亂不已，財物人力都用光，人們相顧失色，民不聊生。凡是無益之事，請求一律停止。

七曰：近見有詔，上書字誤者即科其罪。假有忠讜之人，欲陳時事，尺有所短，文字非工，不密失身，義無假手，脱

七是：近日見有詔令，上書言事有錯别字者就依律治其罪。假使有忠誠正直之人，想要陳述時政，尺有所短，文字不工整，不慎密就喪失生命，於情理又不能請

有舛謬，便迫嚴科。嬰徑尺之鱗，其事非易；下不諱之詔，猶懼未來。更加刑戮，能無鉗口？大尊縱不能采誹謗之言，無宜杜獻替之路。請停此詔，則天下幸甚。

人代筆，倘或有差錯，便被迫受嚴重處罰。冒犯陛下的威嚴直言進諫，本來就不是容易的事；頒布求直言的詔令，還怕没有人來進言。如果再加刑罰或處死，人們能不閉口無言？陛下縱然不必采納誹謗的言論，也不應該杜絶直言進諫之路。請求廢止這道詔令，則是國家之福。

八曰：昔桑穀生朝，殷王因之獲福；今玄象垂戒，此亦興周之祥。大尊雖減膳撤縣，未盡銷譴之理。誠願諮諏善道，修布德政，解兆庶之愠，引萬方之罪。則天變可除，鼎業方固。大尊若不革兹八事，臣見周廟不血食矣。

八是：從前桑穀共生於朝堂，但商王却因此而得福；現在天象垂示警戒，這也應該是興盛周的吉祥徵兆。陛下雖然減少食物停奏音樂以自責，但尚未盡到消解天譴的責任。真誠希望能徵詢到治國之正道，實行仁德的政令，以解除百姓的怨怒，向天下人承認自己的罪過。那麽天變就可消除，王業纔能鞏固。陛下如果不革除這八條過錯，臣將見國家即將崩潰了。

帝大怒，將戮之。内史元巖諫，因而獲免。翌日，帝頗感悟，召運謂之曰："朕昨夜思卿所奏，實是忠臣。先皇聖明，卿數有規諫；朕既昏暗，卿復能如此！"乃賜御食以賞之。朝之公卿，初見帝甚怒，莫不爲運寒心。後見獲賞，又皆相賀，以爲幸免虎口。

宣帝大怒，準備殺掉他。内史元巖勸諫，因而獲得免死。第二天，宣帝稍有感悟，召見樂運并對他説："我昨天夜裏認真思考你所奏陳之事，你實在是忠臣。先皇聖明，你屢次有所勸諫；我是昏庸，你又能做到這樣！"於是賜給他帝王飲食以獎賞他。滿朝公卿，起初見宣帝很憤怒，無不爲樂運感到寒心。後來見他受到賞賜，又都來祝賀，認爲他是幸免於虎口。

内史鄭譯常以私事請托，運不之許，因此銜之。及隋文帝爲丞相，譯爲長史，遂左遷運爲廣州滍陽令。開皇五年，轉毛州高唐令。頻歷二縣，并有聲績。運常願處一諫官，從容諷議，而性訐直，爲人所排抵，遂不被任用。乃發憤録夏、殷以來諫争事，集而部之，凡六百三十九條，合四十一卷，名曰《諫苑》。奏上之。隋文帝覽而嘉焉。

内史鄭譯經常以私事相求，樂運不應允，因此懷恨在心。當隋文帝爲丞相時，鄭譯爲長史，將樂運降職爲廣州滍陽縣令。隋文帝開皇五年，轉任毛州高唐縣令。連續歷任兩縣，都有聲譽政績。樂運常常希望能做一諫官，能從容不迫地進行勸諫議論，而他秉性剛直不徇情枉法，被人所排斥打擊，最終未被任用爲諫官。於是就發憤抄録夏朝、商朝以來直言諫諍的事例，集合成一部書，共有六百三十九條，合四十一卷，取書名叫《諫苑》。并將書奏上。隋文帝閲讀後很贊賞他。

論曰：王羆剛峭有餘，弘雅未之聞也。情安儉率，志在公平。既而奮節危城，抗辭勍敵，梁人爲之退舍，

論曰：王羆剛强正直有餘，而寬弘雅量却未聽説。安於節儉樸素，立志在於公平。隨後奮發氣節於危城，高聲呵斥於强敵，梁兵爲之退避，

高氏不敢加兵。以此見稱，信非虛矣。至述不隕門風，亦足稱也。

高歡不敢加兵於他。以此受人稱道，的確不是虛名啊。到王述時尚未毀壞家風，也是值得稱道啊。

王思政驅馳有事之秋，慷慨功名之際。及乎策名霸府，作鎮潁川，設縈帶之險，修守禦之術，以一城之衆，抗傾國之師，率疲駘之兵，當勁勇之卒，猶能亟摧大敵，屢建奇功。忠節冠於本朝，義聲動於鄰聽。運窮事蹙，城陷身囚，壯志高風，亦足奮於百世矣。

王思政奔走效命於戰亂之年，意氣風發於取功名之時。到任職於王府，做潁川鎮將，設立環繞城池之險阻，整治防守抵禦的戰術，以一城之軍民，對抗敵人全部軍隊，率領疲勞窮困的兵馬，對抗强勁勇鋭的軍隊，還能够一再挫敗强大之敵，屢次建立奇異功勛。忠誠的節操冠於本朝，義烈的聲名震動鄰國。窮途而事危，城池陷落自身被囚禁，壯志未酬而高風亮節，也足以振奮於百世了。

尉遲迥地則舅甥，職惟台衮，沐恩累葉，荷眷一時，居形勝之地，受藩維之托，顛而不扶，憂責斯在。及主威云謝，鼎業將遷，九服移心，三靈改卜，遂能志存赴蹈，投袂稱兵。忠君之勤未宣，違天之禍便及。校其心，翟義、葛誕之儔歟。綱、運積宣王室，勤勞出内。觀其自致榮寵，豈唯恩澤而已乎。

尉遲迥從名分上説和北周有舅甥關係，從職務上説他位居三公宰相之列，累世蒙受朝廷恩遇，自身又受寵眷於一時，居於優越便利之地，受藩鎮之重托，國家有危難而不扶助，憂國的責任何在。當君主的威勢消謝，王業將遷移别姓之時，天下四方人心已變，天命轉移，終於能保存赴湯蹈火的心志，奮身而起興兵赴國難。忠君的勤苦尚未宣揚，違背天意的禍害就到身了。考察他的心迹，大概是屬於討伐王莽的翟義和討伐司馬昭的諸葛誕一類的人物吧。尉遲綱、尉遲運效力於王室，建功勞於朝廷内外。觀察他們靠自己的努力達到光榮和恩寵，難道衹是帝王的恩澤嗎。

夫士之成名，其途不一，蓋有不待爵禄而貴，不因學藝而重者何？亦云忠孝而已。若乃竭力以奉其親者，人子之行也；致身以事其君者，人臣之節也。斯固彌綸三極，囊括百代。當宣帝之在東朝，凶德方兆，王軌志惟無諱，極議於骨肉之間，竟遇淫刑，以至夷滅。若斯人者，人或以爲其不忠，則天下莫之信也。觀樂運之所以行己之節，其有古之遺直之風乎。

至於士大夫成名，他們的道路不一致，有不靠爵位俸禄而顯貴，不靠學問才藝而顯貴，是何緣故呢？也可以説是由於忠孝而已。至於竭盡全力以奉養雙親，是作兒子的應有的品行；獻身以侍奉君主，是作臣下者應有的氣節。這個道理包羅天地人間，囊括百代。當宣帝還是太子時，凶德剛顯出徵兆，王軌毫不隱諱，極力議論於父子至親之間，終究遭遇濫用刑罰，以至於被誅殺。像王軌那樣的人，如果有人認爲他是不忠，則天下之人都不會相信。觀察樂運之所以能實行自己的氣節，大概是有古人直道而行的遺風吧。

北史卷六十三

列傳第五十一

周惠達　馮景　蘇綽（子）威（從兄）亮

周惠達

周惠達字懷文，章武文安人也。父信，歷樂鄉、平舒、成平三縣令，皆以廉能稱。

惠達幼有節操，好讀書，美容貌。魏齊王蕭寶夤爲瀛州刺史，召惠達及河間馮景同在閤下，甚禮之。及寶夤還朝，惠達隨入洛陽。寶夤西征，惠達復隨入關。寶夤除雍州刺史，令惠達使洛陽。未還，而寶夤謀反聞於京師。有司以惠達是其行人，將執之。惠達乃私馳還。至潼關，遇大使楊侃。侃謂曰："何爲故入獸口？"惠達曰："蕭王必爲左右所誤，今往，庶其改圖。"及至，寶夤反形已露，不可彌縫。遂用惠達爲光祿勛、中書舍人。寶夤既敗，唯惠達等數人從之。寶夤語惠達曰："人生富貴，左右咸言盡節，及遭厄難，乃知歲寒也。"

周惠達字懷文，是章武郡文安縣人。父親周信，歷任樂鄉、平舒、成平三縣縣令，都以廉潔能幹爲人所稱道。

惠達幼年時就有氣節操守，喜歡讀書，容貌俊美。北魏齊王蕭寶夤爲瀛州刺史時，召請惠達和河間馮景同在自己部下，很是禮待他們。當寶夤回京師時，惠達隨從他到洛陽。寶夤西征時，惠達又隨從入關。寶夤被任命爲雍州刺史，令惠達出使洛陽。尚未返回，而寶夤謀反的消息傳到京師。主管部門認爲惠達是寶夤的使者，將要拘捕他。惠達於是悄悄急馳返回。到潼關時，遇見朝廷特使楊侃。楊侃對他說："你爲什麼要故意入虎口？"惠達說："蕭王一定是被左右親信所誤，我現在去他那裏，希望他能改變意圖。"當他到關中時，寶夤謀反形迹已暴露，無法補救。於是寶夤任用惠達爲光祿勛、中書舍人。寶夤失敗後，衹有惠達等幾個人跟隨他。寶夤對惠達說："人生在富貴之時，左右親信都說要赴義捐生以盡忠節，到了遭受危難時，纔知道誰有松柏那樣的節操啊。"

賀拔岳爲關中大行臺，惠達爲岳府屬。岳爲侯莫陳悦所害，惠達遁入漢陽之麥積崖。悦平，歸於周文帝。文帝復以爲府司馬，便委任焉。周文帝爲大將軍、大行臺，以惠達爲行臺尚書、大將軍府司馬，封文安縣子。周文出鎮華州，留惠達知後事。

賀拔岳爲關中大行臺，惠達任賀拔岳的行臺府屬吏。賀拔岳被侯莫陳悦殺害後，惠達逃入漢陽的麥積崖避難。侯莫陳悦被平定後，惠達歸附於周文帝。周文帝又任命他爲行臺府司馬，很信任他。周文帝爲大將軍、大行臺後，任用惠達爲行臺尚書、大將軍府司馬，被封爲文安縣子。周文帝出京鎮守華州，留惠達主持後方事務。

時既承喪亂，庶事多闕。惠達營造戎仗，儲積倉糧，簡閱士馬，以濟軍國之務，甚爲朝廷所稱。後拜中書令，進爵爲公。大統四年，兼尚書右僕射。其年，周文與魏文帝東討，令惠達輔魏太子居守，總留臺事。及芒山失律，人情駭動。趙青雀據長安子城反，惠達奉太子出渭橋北以禦之。軍還，青雀等誅。拜吏部尚書。久之，復爲右僕射。

當時既是戰亂之後，諸事多有荒廢。惠達營造軍械，蓄積糧食，檢閱兵馬，以接濟軍務之用，很爲朝廷所稱賞。後來授爲中書令，進爵位爲公。西魏文帝大統四年，兼任尚書右僕射。當年，周文帝和魏文帝東征，命令惠達輔佐魏太子留守京師，總管留臺事務。當芒山之戰失敗，人心震動。趙青雀占據長安内城反叛，惠達保護太子出城至渭橋北抵禦青雀。大軍回師，青雀等被誅殺。授爲吏部尚書。過了一段時間，又任右僕射。

自關右草創，禮樂缺然。惠達與禮官損益舊章，是以儀軌稍備。魏文帝因朝奏樂，顧謂惠達曰："此卿功也。"惠達雖居顯職，性謙退，善下人，盡心勤公，愛拔良士，以此皆敬而附之。薨，子題嗣。隋開皇初，以惠達著績前代，追封蕭國公。

自從關西初定以來，禮樂制度缺廢，惠達和禮官增減改動舊有規定，由此禮樂規定逐漸完備。西魏文帝乘朝會時演奏，看着惠達說："這是你的功勞。"惠達雖然身居顯要職位，然而秉性謙遜退讓，善於謙讓於人，盡心竭力勤勉公事，愛惜提拔賢士，因此人們都尊敬和依附他。逝世後，兒子周題繼承爵位。隋文帝開皇初年，因惠達有顯著功績在前代，追封他爲蕭國公。

馮景

馮景字長明，河間武垣人也。父傑，爲伏與令。

馮景字長明，是河間郡武垣縣人。父親馮傑，曾任伏與縣令。

景少與周惠達友，俱以客從蕭寶夤。寶夤後爲尚書右僕射，引景領尚書都令史。正光中，寶夤爲關西大行臺，景又爲行臺都令史。及寶夤敗還長安，或議歸罪闕下，或言留州立功。景曰："擁兵不還，此罪將大。"寶夤不從，遂反。及寶夤平，景方得還洛。朝廷聞景有諫言，故不罪之。

馮景年輕時和周惠達是朋友，從來又都以幕客身份隨從蕭寶夤。寶夤後來任尚書右僕射，引薦馮景領尚書都令史。北魏正光年間，寶夤爲關西大行臺時，馮景又爲行臺都令史。當寶夤失敗回到長安時，有人建議回朝廷去自首，又有人説應在雍州立功。馮景說："掌握大軍在手而不還朝，這個罪名將會更大。"寶夤不聽從他的意見，終於反叛。到寶夤被平定後，馮景纔得以回到洛陽。朝廷聽説馮景有勸説寶夤之功，所以没有加罪於他。

後事賀拔岳爲行臺郎。岳使景詣齊神武，察其行事。神武聞岳使至，甚有喜色，問曰："賀拔公詎憶吾邪？"即與景歃血，托岳爲兄弟。景還，以狀報岳。岳曰："此奸有餘，而實不足。自古王臣無私盟者也，吾料之熟矣。"岳北合費也頭，東引紇豆陵伊利，西總侯莫陳悦、河州刺史

後來在賀拔岳手下任行臺郎。賀拔岳派馮景去進見齊神武，觀察他的行爲。神武聽説賀拔岳的使者到來，很有高興的神色，問馮景說："賀拔公還想念我啊？"於是就和馮景歃血爲誓，請求和賀拔岳結爲兄弟。馮景回來，將情況報告賀拔岳。賀拔岳說："這是奸詐有餘，而誠實不足。自古以來臣没有背着君主私下結盟的，我揣度得已經很深透了。"賀拔岳於是北聯費也頭，東引

梁景叡及酋渠爲盟誓，共會平凉，移軍東下。懼有專任之嫌，使景啓孝武帝。帝甚悦。又爲岳大都督府從事中郎。

紇豆陵伊利，西總侯莫陳悦、河州刺史梁景叡以及少數民族首領結盟立誓，共同會兵平凉，移兵東下討伐齊神武。賀拔岳又怕自己會有專權的嫌疑，派馮景啓奏孝武帝。孝武帝很高興。馮景於是又任賀拔岳大都督府從事中郎。

後侯莫陳悦平，周文使景於京師告捷。帝有西遷意，因問關中事勢。景勸帝西遷。後以迎孝武功，封高陽縣伯，除散騎常侍、行臺尚書。大統初，詔行涇州事，卒於官。

後來侯莫陳悦被平定，周文派馮景到京師告捷。孝武帝有西遷之意，因此詢問關中情況。馮景勸孝武帝西遷。從來因迎奉孝武帝的功勞，被封爲高陽縣伯，任命爲散騎常侍、行臺尚書。西魏文帝大統初年，下詔讓他代理涇州刺史，死於涇州刺史任上。

蘇綽

蘇綽字令綽，武功人，魏侍中則之九世孫也。累世二千石。父協，武功郡守。

蘇綽字令綽，武功郡人，是曹魏侍中蘇則的第九代孫。他的祖輩歷代都作郡守。父親蘇協，任武功郡太守。

綽少好學，博覽群書，尤善算術。從兄讓爲汾州刺史，周帝餞于都門外。臨别，謂曰："卿家子弟之中，誰可任用者？"讓因薦綽。周文乃召爲行臺郎中。在官歲餘，未見知。然諸曹疑事，皆詢於綽而後定。所行公文，綽又爲之條式。臺中咸稱其能。周文與僕射周惠達論事，惠達不能對，請出外議之。乃召綽，告以其事，綽即爲量定。惠達入呈，周文稱善，謂曰："誰與卿爲此議者？"惠達以綽對，因稱其有王佐才。周文曰："吾亦聞之久矣。"尋除著作佐郎。

蘇綽少年時就好學，博覽群書，又特别精通算術。他的堂兄蘇讓由京官外任汾州刺史，周文帝在長安城外爲他餞行。臨别之時，周文帝問他："你家子弟之中，誰可任用？"蘇讓於是就推薦蘇綽。周文帝召請蘇綽爲行臺郎中。在職一年多，還未受到周文帝賞識。但是行臺各部門的疑難事，總是向他請教纔能决定。各部門所發送的公文，蘇綽又分門别類地爲他們擬定條款格式。行臺中同僚都稱贊他的才能。周文帝曾經和僕射周惠達討論政事，惠達不能回答，請求出外找人商議。於是召請蘇綽，把所討論的事情告訴他，蘇綽立即爲他酌情裁定。惠達入内呈報，周文帝極口稱贊，并問他説："是誰給你出的這個主意呢？"惠達回答説是蘇綽，并乘機稱贊他有輔佐帝王治國的才能。周文帝説："我也已聽説很久了。"不久就任蘇綽爲著作佐郎。

屬周文與公卿往昆明池觀漁，行至城西漢故倉地，顧問左右，莫有知者。或曰："蘇綽博物多通，請問之。"周文乃召綽問，具以狀對。周文大悦，因問天地造化之始，歷代興亡之迹。綽既有口辯，應對如流。周文益嘉之，乃與綽并馬徐行至池，竟不設網罟而還。遂留綽至夜，問以政

適逢周文帝和公卿們往昆明池觀看捕魚，走到城西漢代舊倉地時，周文帝環顧詢問左右隨從，没有一個知道的。有人説："蘇綽見多識廣，請問他吧。"周文帝於是召來蘇綽向他詢問，蘇綽就將有關倉池的情况一一上告周文帝。周文帝十分高興，接着又問他天地萬物的初始情況，以及歷代興盛衰亡的事迹。蘇綽既有口才，對答如流。周文帝對他更加贊賞，於是和他并馬慢慢行

道，卧而聽之。綽於是指陳帝王之道，兼述申、韓之要。周文乃起，整衣危坐，不覺膝之前席。語遂達曙不厭。詰朝，謂周惠達曰："蘇綽真奇士，吾方任之以政。"即拜大行臺左丞，參典機密。自是寵遇日隆。綽始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計帳、户籍之法。

走到了昆明池，因談話而忘記了捕魚，竟没有張網就返回長安城中。於是又將蘇綽留在府中直到夜間，繼續向他詢問治理國家的大政方針，自己躺下静聽。蘇綽於是向他詳細陳述了帝王安邦定國的策略，同時叙述了法家代表人物申不害、韓非子學説的精要所在。周文帝聽得從床上起來，整襟危坐，時而移身，不知不覺中膝蓋都移出了坐墊。一直談到天明都不覺得厭倦。第二天，周文帝對周惠達説："蘇綽真是奇才，我現在就要委任他處理政務。"於是立即授蘇綽爲大行臺左丞，讓他參與掌管機要事務。從此周文帝對蘇綽的寵信日高一日。蘇綽開始制定公文案卷的法規條例，規定大行臺發出的文件用紅筆，呈送大行臺的文書用墨筆，還制定了財政收支、户籍登記的方法格式。

大統三年，齊神武三道入寇，諸將咸欲分兵禦之，獨綽意與周文同。遂并力拒竇泰，擒之於潼關。封美陽縣伯。十一年，授大行臺度支尚書，領著作，兼司農卿。

西魏大統三年，齊神武分兵三路入侵，衆將都主張分兵抵禦，衹有蘇綽的想法和周文帝相同。於是集中兵力抵禦竇泰，并在潼關將他擒獲。因功被封爲美陽縣伯。大統十一年，任命蘇綽爲大行臺度支尚書，領著作，兼司農卿。

周文方欲革易時政，務弘强國富人之道，故綽得盡其智能，贊成其事。減官員，置二長，并置屯田以資軍國。又爲六條詔書，奏施行之。

這時周文帝正想改革時政，致力於强國富民之策，所以蘇綽得以盡力發揮他的聰明才智，輔佐周文帝成就大事業。他建議減少官員數目，設立二長，并設屯田以資助軍事開支。他又草擬了六條詔書，奏請施行。

其一，先修心，曰：

凡今之方伯守令，皆受命天朝，出臨下國，論其尊貴，并古之諸侯也。是以前代帝王，每稱共理天下者唯良宰守耳。明知百僚卿尹雖各有所司，然其理人之本，莫若守宰之最重也。凡理人之體，當先理己心，心者一身之主，百行之本。心不清静，則思慮妄生。思慮妄生，則見理不明。見理不明，則是非謬亂。是非既亂，則一身不能自理，安能理人也？是以理人之要，在於清心而已。夫所謂清心者，非不貪

第一條，先修心，説：

現在所有的刺史郡守縣令，都是由朝廷任命，出京治理一方，論他們的尊貴地位，都相當於古代的諸侯。所以前代的帝王，經常説和他們共同治理天下的，衹不過就是賢良的郡守縣令，他們也明明知道朝廷的百官卿士雖然各有所職掌，然而治理民衆的根本，還是郡守縣令最爲重要了。治理民衆的方法，自己應該先進行内心的修養。内心是一身的主宰，是各種行爲産生的根源。心不清静，就會胡思亂想。胡思亂想，就會看不清事理。看不清事理，就會分不清是非。是非分不清，那就一身都不能自理，這怎麽能治理好民衆呢？所以治理民衆的關鍵，在於

貨財之謂，乃欲使心氣清和，志意端静。心和志静，則邪僻之慮無因而作。邪僻不作，則凡所思念無不皆得至公之理。率至公之理以臨其人，則彼下人孰不從化？是以稱理人之本，先在理心。

清心而已。這裏所説的清心，不是説不想圖財産貨物，而是讓心氣清和，志意端静。做到了心氣清和志意端静，那麽邪惡的念頭就無從産生。邪惡的念頭不産生，那麽考慮任何事情便無不符合大公無私的道理。用大公無私的道理去治理所管轄的民衆，那麽下面的民衆有誰會不服從你的教化呢？所以説治理民衆的根本，就在於先治心。

其次又在理身。凡人君之身者，乃百姓之表，一國之的也。表不正，不可求直影；的不明，不可責射中。今君身不能自理，而望理百姓，是猶曲表而求直影也；君行不能自修，而欲百姓修行者，是猶無的而責射中也。故爲人君者，必心如清水，形如白玉，躬行仁義，躬行孝悌，躬行忠信，躬行禮讓，躬行廉平，躬行儉約，然後繼之以無倦，加之以明察。行此八者以訓其人。是以其人畏而愛之，則而象之，不待家教日見而自興行矣。

其次在於修身。大凡帝王之身，就是百姓的表率，一國的目標，就如測日影的標杆。標杆不直，不可能求得直影；箭靶不顯，不可以要求别人射中。現在帝王如果不能治自身，而企圖治理好天下百姓，就如用彎曲的標杆而强求日影直；帝王不能修養自己，而要求百姓修行，就如同没有箭靶而要求别人射中一樣。所以作爲帝王，必須心如清水，形如白玉，身體力行仁義、孝悌、忠信、禮讓、廉平、儉約，然後再加上勤政不倦和明察是非。對這八個方面身體力行，并以此去訓導臣民。臣民就會既敬畏又愛戴，既遵從又效法，不用家教便養成了修身養性的風氣。

其二，敦教化，曰：

第二條，敦教化，説：

天地之性，唯人爲貴。明其有中和之心，仁恕之行，異於木石，不同禽獸，故貴之耳。然性無常守，隨化而遷。化於敦朴者則質直，化於澆僞者則浮薄。浮薄者則衰弊之風，質直者則淳和之俗。衰弊則禍亂交興，淳和則天下自治。自古安危興亡，無不皆由所化也。

所謂天地萬物，衹有人最尊貴。這是因爲人有中正淳和之心，仁愛寬厚之行，有别於木石，不同於禽獸，所以纔顯得尊貴啊。然而人性不是一成不變，而是隨教化而改變。受到敦厚樸實的教化就正直，受到虚僞詭詐的教化就浮薄。浮薄是一種衰落敗壞的風氣，正直是一種淳厚和善的習俗。風氣衰敗，禍亂就會交替發生；習俗淳和，普天之下就會安寧。自古以來安危興亡，無不是由教化决定的。

然世道凋喪，已數百年。大亂滋甚，且二十載。人不見德，唯兵革是聞；上無教化，唯刑罰是用。而中興始爾，大難未弭，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凡百草創，率多權宜。致使禮讓弗

然而社會風氣的敗壞，已有數百年。天下大亂，已有將近二十年。民衆看不到仁德所在，聽到的衹是戰亂紛争；執政者不施行教化，實行的是酷刑苛罰。現在中興起步，叛逆作亂尚未平定，加上戰争不斷，災荒連年，各種事情都屬草創，大多是權宜之計。

興，風俗未反。比年稍登稔，徭賦差輕，衣食不切，則教化可修矣。凡諸牧守令長，各宜洗心革意，上承朝旨，下宣教化矣。

致使禮敬謙讓的道德風尚没能興起，風俗未歸於淳正。近年以來收成較好，徭役賦税有所減輕，温飽已不是迫切問題，那麼教化的事就可以進行了。所有的刺史郡守縣令，都應該洗心革面，對上秉承朝廷旨意，對下傳布教化了。

夫化者，貴能扇之以淳風，浸之以太和，被之以道德，示之以朴素。使百姓亹亹，日遷於善，邪僞之心，嗜欲之性，潛以消化，而不知其所以然，此之謂化也。然後教之以孝悌，使人慈愛；教之以仁順，使人和睦；教之以禮義，使人敬讓。慈愛則不遺其親，和睦則無怨於人，敬讓則不競於物。三者既備，則王道成矣。此之謂教也。先王之所以移風易俗，還淳反素，垂拱而臨天下以至於太平者，莫不由此。此之謂要道也。

所謂化，貴在能以淳厚樸實的風尚去倡導，以清和的心氣去感化，以道德行爲去普及，以樸素行爲去示範。使百姓的心靈受到感化，一天天地趨於善，那些邪惡詭詐的念頭，貪得無厭的習性，潛移默化，而不知是怎樣達到這種境界的，這就叫做化。然後再用孝敬友愛去教導，使民衆有慈愛之心；用寬厚和順去教導，使民衆和睦相處；用禮義廉耻去教導，使民衆誠敬謙讓。慈愛就不會遺棄他的親人，和睦相處就不會被人怨恨，誠敬謙讓就不會對身外之物斤斤計較。具備以上三個方面，那麼王道就成了。這就稱作教。古代帝王之所以能移風易俗，返樸歸真，端坐朝堂而治理天下，并達到太平盛世，無不是教化的結果。所以説教化是治理天下的重要方法。

其三，盡地利，曰：

人生天地之間，衣食爲命。食不足則飢，衣不足則寒。飢寒切體，而欲使人興行禮讓者，此猶逆坂走丸，勢不可得也。是以古之聖王知其若此，先足其衣食，然後教化隨之。夫衣食所以足者，由於地利盡。地利所以盡者，由於勸課有方。主此教者，在乎牧守令長而已。民者冥也，智不自周，必待勸教然後得盡其力。諸州郡縣，每至歲首，必戒敕部人，無問少長，但能操持農器者，皆令就田，墾發以時，勿失其所。及布種既訖，嘉苗須理，麥秋在野，蠶停於室，若此之時，皆宜少長悉力，男女并

第三條，盡地利，説：

人生活於天地之間，衣食是頭等大事。食不足就會挨餓，衣不足就要受凍。飢寒交迫，而要他們去講禮義謙讓，這就如同要彈丸向坡上滚，勢必辦不到。所以古代的聖明君主懂得這個道理，先讓民衆豐衣足食，然後教化隨之進行。而衣食所以能豐足，在於充分利用土地。土地之所以能得到充分利用，在於勸導督促耕種得法。主持這項工作，就在於刺史郡守縣令了。“民”也就是“冥”的意思，民衆知識不足，有時對事情考慮得不周全，必須依靠勸誡教導然後纔能盡力去做。各州郡縣，每到年初，必須要勸誡命令本地民衆，不論老幼，衹要能操持農具的，都讓他們下到田間，按時開墾耕種，莫讓土地荒蕪。當播種完畢之後，茁壯的禾苗需要進行田間管理。麥成熟在田野，蠶結

功，若揚湯救火，寇盜之將至，然後可使農夫不失其業，蠶婦得就其功。若游手怠惰，早歸晚出，好逸惡勞，不勤事業者，則正長牒名郡縣，守令隨事加罰，罪一勸百。此則明宰之教也。

藺於屋中，在這種時節，都應老幼盡力，男女合作，要像潑水救火，寇盜將要來臨般地緊急行動起來，然後纔能使農夫不失本業，蠶婦得以成功。如有游手好閑，早歸晚出，好逸惡勞，不勤於耕織的人，那麼黨正里長就記下他們的姓名報告郡縣，郡守縣令應根據情節輕重加以處罰，罰一勸百。這是賢明官長的教導。

夫百畝之田，必春耕之，夏種之，秋收之，然後冬食之。此三時者，農之要月也。若失其一時，則穀不可得而食。故先王之戒曰："一夫不耕，天下必有受其飢者；一婦不織，天下必有受其寒者。"若此三時，不務省事，而令人廢農者，是則絶人之命，驅以就死然。單劣之户，及無牛之家，勸令有無相通，使得兼濟。三農之隙，及陰雨之暇，又當教人種桑植果，藝其蔬菜，修其園圃，畜育鷄豚，以備生生之資，以供養老之具。

以百畝土地而言，必須經過春耕、夏種、秋收，然後冬天纔有糧食可供食用。春夏秋這三個季節，是農事的重要月份。如果誤了一個時節，就不能够收穫糧食以供食用了。所以古代帝王告誡說："一個農夫不種田，天下必定有人挨餓；一個農婦不紡織，天下必定有人受凍。"如果在這三個季節，各地官長不關心農民，而讓民衆荒廢農事，就如同斷絶民衆的活路，驅趕到死地一般。對於那些缺少勞力，以及没有耕牛的人家，應勸他們互通有無，使他們能共同度過難關。在春夏秋三個農忙時節的閑暇時間，以及陰雨空閑日子，又應當教導民衆種植桑樹果木，栽種蔬菜，修整菜園果圃，喂養鷄猪等家禽家畜，以備長期的生活需求，提供贍養老年人衣食所需。

夫爲政不欲過碎，碎則人煩；勸課亦不容太簡，簡則人怠。善爲政者，必消息時宜而適煩簡之中。故《詩》曰："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禄是求。"如不能爾，則必陷於刑辟矣。

大凡處理政務不必過於細碎，過於細碎民衆會感到煩亂；勸誡督促也不容許太簡略，太簡略則民衆會怠惰。善於處理政務的人，必須因地製宜而煩簡適中。所以《詩經》上說："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禄是求。"如果不能做到這樣，就必然會陷入用刑法的泥潭中了。

其四，擢賢良，曰：

天生蒸黎，不能自化，故必立君以理之。人君不能獨理，故必置臣以佐之。上自帝王，下及列國，置臣得賢則安，失賢則亂，此乃自然之理，百王不能易也。

第四條，擢賢良，說：

天生黎民百姓，不能自身達到完美境界，所以必須設立君王來治理。君王不能獨自治理天下大事，所以必須設群臣以輔助。上自帝王，下至諸侯列國，群臣用賢才，就能安定，不用賢才就會大亂，這是當然的道理，任何帝王都不能等閑視之。

今刺史縣令，悉有僚吏，皆

現在的刺史縣令，都有僚屬，都是協助

佐助之人也。刺史府官則命於天朝；其州吏以下，并牧守自置。自昔以來，州郡大夫，但取門資，多不擇賢良；末曹小吏，唯試刀筆，并不問志行。夫門資者，乃先世之爵祿，無妨子孫之愚瞽；刀筆者，乃身外之末材，不廢性行之澆僞。若門資之中而得賢良，是則策騏驥而取千里也；若門資之中而得愚瞽，是則土牛木馬，形似而用非，不可以涉道也。若刀筆之中而得志行，是則金相玉質，内外俱美，實爲人寶也；若刀筆之中而得澆僞，是則飾畫朽木，悦目一時，不可以充榱椽之用也。今之選舉者，當不限資蔭，唯在得人。苟得其人，自可起厮養而爲卿相，則伊尹、傅説是也，而况州郡之職乎？苟非其人，則丹朱、商均雖帝王之胤，不能守百里之封，而況於公卿之胄乎？由此而言，官人之道可見矣。

凡所求材藝者，爲其可以理人。若有材藝而以正直爲本者，必以材而爲理也；若有材藝而以奸僞爲本者，將因其官而亂也，何致化之可得乎？是故將求材藝，必先擇志行，善者則舉之，其志行不善則去之。

而今擇人者，多云邦國無賢，莫知所舉。此乃未之思也，非適理之論。所以然者，古人有言：明主聿興，不降佐於昊天；大人基命，不擢才於后土。常引一世之人，理一世之務。故殷、

長官處理政務之人。刺史的府官則由朝廷任命，刺史府官以下的僚屬，都由刺史郡守自己選用。自古以來，州郡高級屬員，衹憑門第資歷選用，大多不能選到有才德的人；而對低級部門的小吏，又衹測試他的文筆，全不問心志品行。所謂門第資歷，衹不過是先輩的爵禄，與子孫的愚昧無關；所謂文筆，衹是學來的一點雕蟲小技，不會使虚僞詭詐的人改變。如果在門第高貴的人中得到才德之士，就如同驅駿馬而馳騁千里；如果在門第高貴的人中得到的是愚昧無知的庸才，就如同是土牛木馬，形似而不能用，不可以用來行路。如果在刀筆吏中得到心志品行很高的人，就像有着金子般的外表和美玉一般的品質，内外都很美好，實屬人中的良才；如果在刀筆之士中得到的是虚僞詭詐之徒，那就如同在朽木上修飾精美的圖案，悦目一時，不可以用來當椽子作蓋屋之用。現在選拔人才，應該不限門第爵禄，衹求得到合格的人才。如果真能得到優秀人才，就可以厮役用爲卿相，伊尹、傅説就是這種情況，何況州官郡守的職位呢？假如得到的不是人才，就如丹朱、商均那樣雖是帝王之子，不能保住百里封地，更何况公卿的後代呢？如此説來，任官之道就很清楚了。

大凡尋求有才能的人做官，是爲了讓他們能够很好地治理民衆。如果有才能而又能以正直爲本的人，必定能用他的才能治理好民衆；如果有才能却以奸詐虚僞爲本的人，將會利用他的官職而亂，又哪裏談得上達到教化治理民衆的目的呢？所以要得到有才能的人，必須先選擇志向操行，志向操行好的舉薦，不好的就不要。

然而現在負責選拔人才的官員，大多都説自己所管轄的地方没有賢能的人才，不知道應該舉薦誰。這實際是未加思考不負責任、毫無道理的説法。我之所以這樣認爲，是因爲古人曾説過：英明的君主興邦立國，不靠上天給他降下輔佐人才；德行高尚的帝

周不待稷、契之臣，魏、晉無假蕭、曹之佐。仲尼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豈有萬家之都，而云無士？但求之不勤，擇之不審，或授之不得其所，任之不盡其材，故云無耳。古人云："千人之秀曰英，萬人之英曰俊。"今之智效一官，行聞一邦者，豈非近英俊之士也？但能勤而審之，去虛取實，各得州郡之最而用之，則人無多少，皆足化矣。孰云無賢！

王開基立業，也不會向大地去索取人才。他們通常是引進任用當代的人才，去治理當代的政務。所以殷代和周代不需要后稷、契這樣的大臣，曹魏和晉朝也不必藉助於蕭何、曹參。孔子説過："在有十户人家的小村落中，就必定會有像我孔丘這樣忠誠和守信用的人。"豈有擁有萬户人家的地方，而却説没有人才呢？衹是由於懶於選擇，選擇得不審慎，或者授予的官職不得其所，任命的職務難盡其才，所以纔推説没有人才啊。古人説得好："千人中的優秀者就是英才，萬人中的英才就是俊士。"今天那些靠自己的智慧才能效命官職，行爲聞名於一方的人，難道不是接近於英俊傑出的人才嗎？衹要能勤懇而慎重地去選求，去掉虛飾而求取實用，就能各自得到州郡中最優秀的人才而加以任用，不管人有多有少，都足以教化了，誰能説没有人才！

夫良玉未剖，與瓦石相類；名驥未馳，與駑馬相雜。及其剖而瑩之，馳而試之，玉石駑驥，然後始分。彼賢士之未用也，混於凡品，竟何以異。要任之以事業，責之以成務，方與彼庸流較然不同。昔呂望之屠釣，百里奚之飯牛，甯生之扣角，管夷吾之三敗，當此之時，悠悠之徒，豈謂其賢？及升王朝，登霸國，積數十年，功成事立，始識其奇士也。於是後世稱之，不容於口。彼瑰瑋之材，不世之傑，尚不能以未遇之時，自異於凡品，況降此者哉！若必待太公而後用，是千載無太公；必待夷吾而後任，是百世無夷吾。所以然者，士必從微而至著，功必積小以至大，豈有未任而已成，不用而先達也？若識此理，則賢可求，士可擇。得賢而任之，得士而使之，

美玉未經雕琢，與瓦塊石頭十分相似；好馬没有奔馳，和劣馬相混雜。等到將玉石雕琢磨光，騎上馬試試，美玉和石頭、良馬和劣馬纔能分辨。那些賢能的人才没有使用時，和平庸的人混在一起，也没有什麽突出的地方。要任命他們擔任工作，責成他們完成本職任務，便能看出他們和平庸之輩完全不同。古代的吕尚即姜太公釣魚，百里奚養牛，甯戚扣打牛角唱歌，管仲三戰三敗的時候，那些凡夫俗子，難道會有人認爲他們是賢才？等到他們進入朝廷，登上各國的殿堂，擔任要職，用數十年的功夫，建立了不朽的功業，然後纔認識到他們是有奇異才能的人。於是後世之人稱揚他們，不絶於口。那些奇特的人才，罕見的俊士，尚且不能在未得到君王賞識時，自己顯現出和平庸之輩不同，何况那些比他們差一些的人呢！如果一定要等待有太公那樣的人纔用他，那麽千年都不會有太公；一定要等有管仲那樣的人纔任用，那麽百代都不會有管仲。我所以這樣認爲，是因爲人才必定從微賤逐漸達到聲

則天下之理，何向而不可成也？

名顯著，功業必定要一點點地積累，哪有不任用他們就能取得成功，不發揮他們的才能就使他們顯達的？如果認識這個道理，則賢才可以求得，士人可得到選拔。得到賢才委任他們官職，選拔士人使用他們的才能，那麽天下的治理，到哪裏不能成功呢？

然善官人者，必先省其官。官省，則善人易充。善人易充，則事無不理。官煩，則必雜不善之人。雜不善之人，則政必有得失。故語曰："官省則事省，事省則人清；官煩則事煩，事煩則人濁。"清濁之由，在於官之煩省。案今吏員，其數不少。昔人殷事廣，尚能克濟，況今戶口減耗？依員而置，猶以爲少。如聞在下州郡，尚有兼假，擾亂細人，甚爲無理。諸如此輩，悉宜罷黜，無得習常。

然而要善於任用官吏，首先必須要精簡官員的數目。官吏數目少了，則賢能的人容易充實。賢能的人容易充實，則事情就没有辦不好的。官員繁多，就一定會混雜不賢能的人。官吏中混雜不賢能的人，則政事一定會遭受損失。所以有人説："官少則事少，事少則人純潔；官多則事多，事多則人員污濁混雜。"人員純潔和污濁混雜的根由，在於官之多少。考查現在的官員，其數量不少。從前人多事廣，尚能獲得成功，何況現在戶口大量減少？按照人員的定數設置官吏，還認爲是太少了。聽説在下州郡，還有兼職借職，擾亂平民百姓，很是没有道理。諸如這類官吏，應該盡數罷免，不可習以爲常。

非直州郡之官，宜須善人，爰至黨族閭里正長之職，皆當審擇，各得一鄉之選，以相監統。夫正長者，理人之基。基不傾者上必安。

不但州郡官吏，應該由賢能的人擔任，而且黨長族長閭長里長正長這些職務，都應該審慎選拔，各自都由鄉里推選出來，以便相互監督統管。至於正長這個職位，是治理民衆的基礎。基礎不傾倒則國家必定安穩。

凡求賢之路，自非一途。然所以得之審者，必由任而試之，考而察之。起於居家，至於鄉黨，訪其所以，觀其所由，則人道明矣，賢與不肖别矣。率此以求，則庶無愆悔矣。

大凡求取賢才之路，自然不止一條。然而之所以求得時要慎重，是因爲必須經過任命，試用和考察。從他的家庭，到他的鄰里鄉黨，詢問他的所作所爲，觀察他的成長過程，那麽這個人的人品道德就很清楚了，賢能與庸才就區别開來了。遵照這個原則去求取人才，那麽或許就不會有失誤和後悔了。

其五，恤獄訟，曰：

第五條，恤獄訟，説：

人受陰陽之氣以生，有情有性。性則爲善，情則爲惡。善惡既分，賞罰隨焉。賞罰得中，則惡止而善勸；賞罰不中，則人無所措手足，則怨叛之心生。是以

人感受天地之精氣而生，有情有性。人的性是善的，而情却是惡的。善惡既經區分，賞賜和處罰也就隨之産生了。賞罰得當，邪惡就會被制止而善得到鼓勵；賞賜處罰不得當，老百姓就不知道該怎麽辦，這樣

先王重之，特加戒慎者，欲使察獄之官，精心悉意，推究根源。先之以五聽，參之以證驗，妙睹情狀，窮鑒隱伏，使奸無所容，罪人必得。然後隨事加刑，輕重皆當，舍過矜愚，得情勿喜。又能消息情理，斟酌禮律，無不曲盡人心，而遠明大教，使獲罪者如歸。此則善之上者也。然宰守非一，不可人人皆有通識，推理求情，時或難盡。唯當率至公之心，去阿枉之志，務求曲直，念盡平當。聽察之理，必窮所見，然後拷訊以法，不苛不暴，有疑則從輕，未審不妄罰，隨事斷理，獄無停滯。此亦其次。若乃不仁恕而肆其殘暴，同人木石，專用捶楚。巧詐者，雖事彰而獲免；辭弱者，乃無罪而被罰。有如此者，斯則下矣，非共理所寄。今之宰守，當勤於中科，而慕其上善。如在下條，則刑所不赦。

怨恨反叛的念頭就産生了。所以先王都很重視賞罰，特别加以告誡審慎，想讓監察之官精心盡意，推求根源來歷。要先用辭聽、色聽、氣聽、身聽、目聽五種方法審理案情，再參驗證據，認真觀察當事人的形迹，仔細識别隱伏的細節，使罪惡無所隱瞞，罪犯一定能够抓獲。然後根據情節量刑，輕重都很恰當，赦減過失犯罪憐惜愚昧之人，獲得實情也不要高興。又能够消除情理，斟酌禮儀法律綜合處理，無不曲盡人意，因而弘揚德政教化，使獲罪者如同回到家裏一樣。這就是善的最高境界。然而縣令郡守不止一人，不可能人人都有共同的認識，推求情理，有時難免不完整。應當出以大公無私之心，去除徇私枉法之志，務必求得是非曲直，儘量公平恰當。聽理訴訟考察案情，應該是窮盡所能見到的證據，然後纔依法進行拷打訊問，不苛酷不暴虐，有疑點就從輕處罰，還没有審理清楚就不能妄加刑罰，按照事實進行審理決斷，不要讓案件積留下來。這是次等的。至於不仁德寬厚的官吏恣意施行殘暴手段，把人看成同木頭石塊一般，專門施用拷打。巧詐之徒，雖然罪惡昭彰却能獲免；言辭鈍弱者，竟至於無罪而受處罰。有如此的官吏，這就是下等了，不是大家所希望的。今天的縣令郡守，應該努力達到中等，而思慕達到上善。如在下等之列，則爲刑罰所不能寬赦。

又當深思遠大，念存德教。先王之制曰：與殺無辜，寧赦有罪；與其害善，寧其利淫。明必不得中，寧濫捨有罪，不謬害善人也。今之從政者則不然，深文巧劾，寧致善人於法，不免有罪於刑。所以然者，非皆好殺人也，但云爲吏寧酷，可免後患。此則情存自便，不念至公，奉法如此，皆奸人也。夫人者，天地之貴物，一死不可復生。然楚毒

又應當深思從長遠着想，心中保存恩德教化。先王的規定説：與其殺無辜之人，寧可赦免有罪之人；與其危害善良，寧可放掉邪惡之人。明知一定不能處罰得當，寧可捨棄那些有罪的人，也不錯害善良的人。現在從政執法者就不是這樣，他們搬弄法律條文，苛細周納，巧爲勘劾，寧肯讓好人受冤，更不讓有罪的人免於刑戮。他們之所以這樣，不是因爲都喜歡殺人，而是認爲當官寧可殘酷，以免去後患。這些人衹顧自己的得失，不考慮大公無私，這些奉行法律的

之下，以痛自誣，不被申理，遂陷刑戮者，將恐往往而有。是以自古已來，設五聽三宥之法，著明慎庶獄之典，此皆愛人甚也。凡伐木殺草，田獵不順，尚違時令而虧帝道；況刑罰不中，濫害善人，寧不傷天心，犯和氣！和氣損而欲陰陽調適，四時順序，萬物阜安，蒼生悦樂者，不可得也。故語曰，一夫吁嗟，王道爲之傾覆，正謂此也。凡百宰守，可無慎乎！

人，都是邪惡的小人。人，是天地萬物中最寶貴的，一旦死去就不可能復生。然而在毒刑拷打之下，因爲不堪痛苦而自己被迫認罪，又不被昭雪平反，而終於被殺掉的人，恐怕到處都有。所以自古以來，就設立有五種審理案件的方法和三種從寬處理的法令，對案件要慎重的法典，這些都是十分愛護民衆的。凡是伐木割草，打獵不順時，尚且違反時令而有虧於帝王之道；更何況刑罰不恰當，濫害善良之人，難道不傷天害理，冒犯和氣！和氣受到損害而想要達到陰陽調和，一年風調雨順，萬物欣欣向榮，百姓喜悦快樂，是不可能的。所以有人説，一人憂愁哀嘆，王道都會因此而消失，正是説的這種情況啊。凡是縣令郡守，可以不審慎嗎！

若深奸巨猾，傷化敗俗，悖亂人倫，不忠不孝，故爲背道，殺一利百，以清王化，重刑可也。識此二途，則刑政盡矣。

至於那些老奸巨猾，傷風敗俗，背亂人倫，不忠不孝，故意背離正道而犯罪的大奸大惡，殺一儆百，以使道德純正，施用重刑是對的。懂得以上兩個方面，刑罰政令也就盡善盡美了。

其六，均賦役，曰：

第六條，均賦役，説：

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明先王必以財聚人，以仁守位。國而無財，位不可守。是故三五以來，皆有征税之法。雖輕重不同，而濟用一也。今寇逆未平，軍國費廣，雖未遑減省，以恤人瘼，然宜令平均，使下無怨。平均者，不舍豪强而徵貧弱，不縱奸巧而困愚拙，此之謂均也。故聖人曰："蓋均無貧。"

帝王最寶貴的是帝位。如何來守住帝位呢，靠仁。又如何來團結民衆呢，靠財。明白先王一定要靠財來團結民衆，靠仁來保守帝位。一個國家如果没有財，帝位就不可能保住。所以三王五帝以來，都有徵税的制度。雖然賦税的輕重不同，但爲了國用却是相同的。現在敵寇叛賊還没有平定，軍務國政的開支十分浩大，雖然一時無法减省，以體恤民衆疾苦，然而也應該徵收平均，使百姓没有怨言。所謂平均，就是不放過豪富貴族而僅徵收貧弱百姓的賦税，不放縱奸猾巧詐的人而讓誠實樸拙的人遭受困苦，這就是所説的平均。所以聖人説："均平就不會有貧窮。"

然財貨之生，其功不易。紡紝織績，起於有漸，非旬日之間，所可造次。必須勸課，使預營理。絹鄉先事織紝，麻土早修

然而財物的生産，是很不容易的。紡綫織布，衹能慢慢來，不是十天半月之間，所能够倉促完成的。必須勸告督促，加强管理。栽桑養蠶要先繅絲織絹，産麻的地區要

紡績。先時而備，至時而輸，故王賦獲供，下人無困。如其不預勸戒，臨時迫切，復恐稽緩，以爲己過，捶扑交至，取辦目前。富商大賈，緣兹射利，有者從之貴買，無者與之舉息。輸税之人，於是弊矣。

早安排紡綫織布。提前作好準備，到徵收時就繳納賦税，國家的賦税得到保障，老百姓也不受困苦。如果不預先進行勸勉告誡，臨時徵收，官吏又害怕延緩了期限，將會成爲自己的過失，於是對農人拷打，責令立即繳納。富商大賈，乘機謀取暴利，有錢的人家向商人高價購買，没有錢的人家衹好向他們借債付息。這樣一來，繳納賦調的民衆，就倒霉了。

租税之時，雖有大式，至於斟酌貧富，差次先後，皆事起於正長，而繫之於守令。若斟酌得所，則政和而人悦；若檢理無方，則吏奸而人怨。又差發徭役，多不存意，致令貧弱者或重徭而遠戍，富强者或輕使而近防。守令用懷如此，不存恤人之心，皆王政之罪人也。

徵收租税的時候，雖然有大致的規定，然而考慮納税人的貧富狀況，確定繳納賦税的多少，順序的先後，都要由里正鄉長提議，由郡守縣令決定。如果考慮得恰當，就會政情通達百姓喜悦；如果處理不當，就會使官吏行奸作弊而民衆怨聲載道。另外，調發徭役，大多不心存公正，致使貧家小户有的服重役到邊遠之地去戍守，富家大族有的服輕差却衹到近便的地方去防衛。郡守縣令用心如此不公，不存憐恤民衆之心，都是王政的罪人。

周文甚重之，常置諸坐右。又令百司習誦之，其牧守令長非通六條及計帳者，不得居官。

周文帝對他起草的六條非常重視，經常放在座位右邊。又命令百官熟讀背誦，各地的刺史郡守縣令，不熟悉六條和不會登記人口賦税賬簿的，不能當官。

自有晋之季，文章競爲浮華，遂以成俗。周文欲革其弊，因魏帝祭廟，群臣畢至，乃命綽爲《大誥》，奏行之。其詞曰：

自從西晋末年以來，文章争相浮華綺麗，終於相沿成習。周文帝想改變這種弊端，利用西魏文帝祭祀宗廟的機會，文武百官都聚集在一起，於是命令蘇綽起草《大誥》，奏請施行。《大誥》的全文是：

惟中興十有一年仲夏，庶邦百辟，咸會於王庭。柱國泰洎群公列將罔不來朝。時乃大稽百憲，敷于庶邦，用綏我王度。皇帝若曰："昔堯命羲和，允厘百工。舜命九官，庶績咸熙。武丁命説，克號高宗。時惟休哉，朕其欽若。格爾有位，胥暨我太祖之庭，朕將丕命女以厥官。"

中興大統十一年仲夏之月，萬國諸侯君長，都聚會於朝廷。柱國宇文泰以及衆公卿列將無不來朝見。於是大量考查古代典籍，頒布於天下萬邦，用以安定我王者的教化。皇帝説："從前帝堯任命羲和，用以治理衆官。帝舜設置九官，各種事業都很興盛。商王武丁任用傅説，能稱廟號爲高宗。那個時代是多麽的美好啊，我應該欽敬效法他們。你們各位官長，都來聚會於太祖神皇帝的廟庭，我將要發布重大命令委任你們擔任

重要官職。"

六月丁巳，皇帝朝格於太廟，凡厥具僚，罔不在位。

六月丁巳日，皇帝一早就來到太廟祭祀，凡是朝廷的在職百官，無不各就其位。

皇帝若曰："咨我元輔、群公、列將、百辟、卿士、庶尹、御事，朕惟夤敷祖宗之靈命，稽于先王之典訓，以大誥于爾在位。昔我太祖神皇，肇膺明命，以創我皇基。烈祖、景宗，廓開四表，底定武功。暨乎文祖，誕敷文德。龔惟武考，不霣其舊。自時厥後，陵夷之弊，用興大難于彼東土，則我黎庶，咸墜塗炭。惟台一人，纘戎下武，夙夜祇畏，若涉大川，罔識攸濟。是用稽於帝典，揆於王度，拯我人瘼。惟彼哲王，示我通訓，曰天生黎蒸，罔克自乂，上帝降鑒睿聖，植元后以乂之。時惟元后弗克獨乂，博求明德，命百辟群吏以佐之。肆天之命辟，辟之命官，惟以恤人，弗惟逸豫。辟惟元首，庶黎惟趾，股肱惟弼。上下一體，各勤攸司，兹用克臻於皇極。故其彝訓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今台一人，膺天之嘏，既陟元后。股肱百辟，又服我國家之命，罔不咸守厥職。嗟！后弗艱厥后，臣弗艱厥臣，政於何弗斁？嗚呼艱哉！凡爾在位，其敬聽命。"

皇帝說："我的首輔、衆公卿、各位將軍、萬邦君長、卿士大夫、各部門官長、治事大臣們，我恭敬地發布祖宗的命令，考核先王的典謨訓誥，向你們在職諸位發布重大誥諭。從前我國太祖神皇帝，開始接受天命，開創我朝大基業。到了烈祖、景宗時期，開拓四方疆土，以武功平定四方。到了文祖皇帝，廣泛以文德教化治理國家。敬思我宣武皇帝之時，仍然没有丢掉舊有的傳統。從那時以後，衰落的弊端，是在東部疆土興起大難，使我的黎民百姓，都遭受到災難困苦。惟有我一人，繼承祖宗大業，早晚畏懼，如同過河，不知道從哪裏纔能渡過去。因此考核古帝典籍，斟酌先王政教，以拯救我百姓的苦難。那些賢明的先王，指示給我典訓，説是天生黎民百姓，不能自己治理，天帝特地降臨人間識别聰明通達明曉事理之人，樹立天子用以治理黎民百姓。當時又因爲天子不能獨自一人治理好國家，於是又廣泛求取有完美德性的人，任命爲諸侯百官以輔佐天子。所以上天任命諸侯，諸侯任命官吏，衹是爲了體恤民衆，不是要他們貪圖安樂。諸侯方伯心繫國家元首，黎民百姓跟着他們走，文武大臣輔佐左右。上下同心，各自勤勉於所管轄的事務，以達到帝王統治的標準。所以先王經常訓誡説：'君主懂得作君主的艱難，臣子懂得作臣子的艱難，國家就能治理好。'今天我一人，承受上天的大命，已經登上天子之位。文武大臣諸侯方伯，服從我國家的任命，無不守職盡責。唉！如果君主不懂得作君主的艱難，臣子也不懂得作臣子的艱難，國家大事如何不敗壞？這是多麼艱難的事啊！所有在職的官員，應該恭敬地聽我的命令。"

皇帝若曰："柱國，惟四海之不造，載繇二紀。天未絶我太

皇帝説："柱國，在國家不幸之時，已有二十多年。上帝没有斷絶我太祖皇帝、烈

祖、烈祖之命，用錫我以元輔。國家將墜，公惟棟梁。皇之弗極，公惟作相。百揆愆度，公惟大録。公其允文允武，克明克乂，迪七德，敷九功，龕暴除亂，下綏我蒼生，傍施於九正，若伊之在商，周之有吕，説之相丁，用保我無疆之祚。"

祖皇帝的天命，因此賜給我柱國。在國家將要覆亡之時，柱國是撑持國家的棟梁。國家的統治没有達到盡善，柱國作宰相予以輔佐。國家百政失調，柱國能總理調度。柱國文事武功兼備，你的美德使國家太平安定，實現禁暴、戢兵、保火、定功、安民、和衆、豐財七件大事，傳布宣揚六府三事之功效，平定暴亂，對下安撫我百姓，周邊施行於九方，就如同伊尹輔佐商湯，周文王有了吕尚，傅説輔佐武丁一樣，以保護國家萬萬年。"

皇帝若曰："群公、太宰、太尉、司徒、司空。惟公作朕鼎足，以弼乎朕躬。宰惟天官，克諧六職。尉惟司武，武在止戈。徒惟司衆，敬敷五教。空惟司土，利用厚生。惟時三事，若三階之在天；惟兹四輔，若四時之成歲。天工人其代諸。"

皇帝説："公卿、太宰、太尉、司徒、司空。公卿是我鼎足，用在我身邊輔佐我本人。太宰是天官，能調諧王公、士大夫、百工、商旅、農夫、婦功。太尉在於掌管武事，武字本義是止戈，即結束戰争。司徒的職掌是管理民衆，恭敬地宣揚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等教化。司空的職責是掌管土地，要物盡其用，使人民生活充足。這三件大事，如同三階星在天上一樣；這四個輔佐大臣，如同一年有四季一樣。上天的職能人是可以代替的。"

皇帝若曰："列將，汝惟鷹揚，作朕爪牙。寇賊奸宄，蠻夷猾夏，汝徂征。綏之以惠，董之以威，刑期無刑，萬邦咸寧。俾八表之内，莫違朕命，時汝功。"

皇帝説："列位將領，你們威武雄壯，作我的爪牙保衛國家。敵寇盜賊爲非作歹，蠻夷擾亂中華，你們就前去征討他們。要用恩惠去安撫他們，用威勢去鎮懾他們，刑法是期望達到不用刑，這樣萬邦都安寧了。使八方之内，都不敢違抗我的命令，這就是你們的功勞。"

皇帝若曰："庶邦列辟，汝惟守土，作人父母。人惟不勝其飢，故先王重農；不勝其寒，故先王貴女工。人之不率於孝慈，則骨肉之恩薄；弗惇於禮讓，則争奪之萌生。惟兹六物，實爲教本。嗚呼！爲上在寬，寬則人怠，齊之以禮，不剛不柔，稽極於道。"

皇帝説："諸侯君長，你們的職責是守衛疆土，治理一方政事，作民衆的父母官。民衆受不了飢餓的威脅，所以先王都很重視農事；受不了寒冷的侵襲，所以先王都很重視紡織。民衆不遵循孝敬慈愛倫理規範，那麽骨肉之間的恩情就會淡薄；民衆不重視於禮敬謙讓，那麽争奪就産生。農耕、紡織、孝順、慈愛、禮敬、謙讓這六件大事，實在是教化的根本。唉！在上位者寬，寬則民衆會懈怠懶惰，這就要用禮儀來規範，不剛不

柔，就可以達到道德的最高境界。”

皇帝若曰：“卿士、庶尹、凡百御事，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庶尹惟日，御事惟時。歲月日時，罔易其度，百憲咸貞，庶績其凝。嗚呼！惟若王官，陶均萬國，若天之有斗，斟元氣，酌陰陽，弗失其和，蒼生永賴；悖其序，萬物以傷。時惟艱哉！”

皇帝說：“卿士大夫，州郡官所有事務，天子檢查是在一年，卿士大夫是在一月，州郡官是每天，治事大臣是每時每刻。年、月、日、時的制度不能改變，各種規章制度都能正確實行，各類事功就能形成。嗚呼！你們衆位朝廷官員，治理邦國四方，如同天上有北斗星一樣，調治元氣，協理陰陽，不要失去它們的和諧，是黎民百姓的依賴；擾亂其秩序，萬事萬物就會受到傷害。這是很艱難的事啊！”

皇帝若曰：“惟天地之道，一陰一陽；禮俗之變，一文一質。爰自三五，以迄于兹，匪惟相革，惟其救弊；匪惟相襲，惟其可久。惟我有魏，承乎周之末流，接秦、漢遺弊，襲魏、晋之華誕，五代澆風，因而未革，將以穆俗興化，庸可暨乎！嗟我公輔、庶僚、列辟，朕惟否德，其一朕心力，祗慎厥艱，克遵前王之丕顯休烈，弗敢怠荒。咨爾在位，亦協于朕心，惇德允元，惟厥艱是務。克捐厥華，即厥實，背厥僞，崇厥誠。勿愆勿忘，一乎三代之彝典，歸於道德仁義，用保我祖宗之丕命。荷天之休，克綏我萬方，永康我黎庶。戒之哉，朕言不再。”

皇帝說：“天地萬物之道，總是一陰一陽；禮儀習俗的變化，總是一時浮華一時質樸。自三皇五帝以來，直至今日，不但對前代有所改革，而且是爲了整治弊端；不但有所遵循，而且其中有可以長久堅持的。我們魏國，承接周的不良風氣，接續秦、漢兩代遺留的弊端，沿襲魏、晋兩代的浮華誇誕，五個時代的浮薄風氣，沿襲而未加改變，將要以此來整肅風俗振興教化，難道能够做到嗎！我的三公輔相、衆官、各邦諸侯君長，我的恩德不够，你們要齊心協力，恭謹審慎地履行你們艱難的事業，以遵守奉行先帝光明盛大的事業，不敢怠惰荒廢。你們各位在職官員，也要和我同心協力，德行敦厚誠信美善，一心一意從事於你們艱難的事業。不要浮華，要求實，拋棄虛僞，要誠信。不要違背不要遺忘，一概遵守奉行夏、商、周三代的典章，歸於仁義道德，以保我祖宗的國家。承受天帝之美，努力安撫四方，使我的黎民百姓永遠富足。你們應引以爲戒，我不再重複。”

柱國泰洎庶僚百辟拜手稽首曰：“‘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人父母’。惟三五之王，率繇此道，用臻於刑措。自時厥後，歷千載未聞。惟帝念功，將反叔世，逖致於雍熙，庸錫降丕命于我群臣。博哉王言，非言之難，

柱國宇文泰以及百官、諸侯君長跪拜致敬說：“《周書》上說：‘實在聰明的人就作天子，天子作民衆的父母。’三皇五帝時代的君主，都遵循這個規律，以致到了刑法不用的盛世景象。自那個時代以後，經歷了一千多年，都没有這種太平盛世。陛下思念建立先代帝王的功業，將要扭轉衰亂時代的浮

行之實難。臣聞'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商書》曰：'終始惟一，德乃日新。'惟帝敬厥始，慎厥終，以躋日新之德，則我群臣，敢不夙夜對揚休哉！惟兹大誼，未光於四表，以邁種德，俾九域幽遐，咸昭奉元后之明訓，率遷於道，永膺無疆之休。"

薄風氣，遠追古帝先王，達到萬民和樂的太平盛世，於是向我們頒布詔令。這是多麽的博大精深啊，事情説起來是不難的，但實行起來就實在太艱難了。古人説過：'凡事有一個好的開端，但很少有人能堅持到底的。'《商書》也説：'終始如一，德行就能日日更新。'希望陛下能够善始而善終，以早日達到日日更新之大德，那麽我們大臣怎敢不早晚對答稱揚陛下呢！先王正道，尚未在四周邊遠地區發揚光大，以勤勉布施德惠，使九州及邊遠之地，都明白遵奉天子的英明訓示，都轉移到正道上來，永遠接受無窮無盡的美善教化。"

帝曰："欽哉。"

皇帝批示説："很好。"

自是之後，文筆皆依此體。

自此以後，文章都按照這種體裁。

綽性儉素，不事産業，家無餘財。以海内未平，常以天下爲己任。博求賢俊，共弘政道，凡所薦達，皆至大官。周文亦推心委任，而無間言焉。或出游，常預署空紙以授綽，若須有處分，則隨事施行。及還，啓知而已。綽常謂爲國之道，當愛人如慈父，訓人如嚴師。每與公卿議論，自晝達夜，事無巨細，若指諸掌。積思勞倦，遂成氣疾。十二年，卒于位，時年四十九。

蘇綽生性節儉樸素，不經營家産，家中没有多餘的錢財。因爲天下尚未平定，因此常以國家大事爲己任。他廣泛求取賢才俊傑，和他們共同弘揚爲政之道，凡是他舉薦到朝廷的人，都升任大官。周文帝也和他推心置腹，委以重任，對他没有不可説的話。周文帝有時外出巡游，常把預先簽署好姓名的空白公文紙交給蘇綽，如果有需要處理的事情，他就可以按照事情的實際需要辦理。回來後，蘇綽衹須向他報告就行了。蘇綽經常説治理國家的方法，應當像慈父愛護兒女一樣愛護百姓，要像嚴師教導學生一樣教導百姓。每當和公卿大臣議論朝政，從白天到夜晚，事無巨細，都瞭如指掌。由於過度勞累，終於積成哮喘病。大統十二年，死於任上，時年四十九歲。

周文痛惜之，哀動左右。及將葬，乃謂公卿等曰："蘇尚書平生謙退，敦尚儉約。吾欲全其素志，便恐悠悠之徒，有所未達；如其厚加贈謚，又乖宿昔相知之道。進退惟谷，孤有疑焉。"尚書令史麻瑶越次而進曰："昔晏子，齊之賢大夫，一狐裘三十年。及其死也，遣車一乘。齊侯不奪其志。綽既操履清白，謙挹自居，愚謂宜從儉約，以彰其美。"周

周文帝對他的死十分悲痛惋惜，哀傷的情緒感動了周圍的人。當蘇綽將要安葬時，周文帝就對公卿大臣們説："蘇尚書一生謙遜退讓，崇尚節約儉樸。我想成全他平生的志願，又恐怕庸俗之徒不能理解；如果給他優厚的饋贈和崇高的謚號，又違背了我們以前相知的友誼。進退維谷，我拿不定主意啊。"尚書令史麻瑶越過座位進前説："從前晏子是齊國的賢大夫，一件狐皮衣服穿了三十年。當他死後，齊侯衹派了一輛車爲他送葬，爲的是不改變他平生的志向。蘇綽既然操

文稱善，因薦瑶於朝廷。及綽歸葬武功，唯載以布車一乘。周文與群公，皆步送出同州郭外。周文親於車後酹酒而言曰："尚書平生爲事，妻子兄弟不知者，吾皆知之。惟爾知吾心，吾知爾意。方欲共定天下，不幸遂捨吾去，奈何！"因舉聲慟哭，不覺卮墜於手。至葬日，又遣使祭以太牢，周文自爲其文。

行清白，謙讓自居，我認爲葬事應該從簡，以表彰他的美德。"周文帝認爲他説得很對，因而舉薦麻瑶到朝廷任職。蘇綽被送回家鄉武功郡安葬時，衹用一輛用布幔圍起的車運載他的遺體。周文帝和衆公卿大臣，一起步行送出同州城外。周文帝親自在靈車後以酒灑地祭告説："蘇尚書，你平生做的事情，妻兒兄弟不知道的，我都知道。衹有你知道我的心，我瞭解你的意。正打算和你共同平定天下，不幸你就丢開我走了，我該怎麽辦？"因而放聲痛哭，不覺酒杯從手中墜落。到下葬那天，又派人送去牛、羊、猪三牲祭祀他，周文帝還親自寫了祭文。

綽又著《佛性論》、《七經論》，并行於世。周明帝二年，以綽配享文帝廟廷。子威嗣。

蘇綽另外還寫了《佛性論》、《七經論》，一并在世上傳布。周明帝二年，讓蘇綽配享周文帝的廟庭。兒子蘇威繼承爵位。

蘇威

威字無畏。少有至性，五歲喪父，哀毁有若成人。周文帝時，襲爵美陽縣公，仕郡功曹。大冢宰宇文護見而禮之，以其女新興公主妻焉。威見護專權，恐禍及己，逃入山。爲叔父所逼，卒不獲免。然每居山寺，以諷讀爲娱。未幾，授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改封懷道縣公。武帝親總萬機，拜稍伯下大夫。前後所授，并辭疾不拜。

蘇威字無畏。他從小就有很純厚的性情，五歲時父親去世，居喪守孝悲哀瘦損有如成年人。周文帝時，承襲了美陽縣公的爵位，任郡功曹之職。大冢宰宇文護見到他後對他以禮相待，要將女兒新興公主嫁給他作妻子。蘇威見宇文護專擅朝政，恐怕災禍延及自身，就逃入山中躲避。由於被他的叔父逼迫，終於没有免掉這門親事。然而他仍然經常住在山上的寺廟裏，以讀書爲樂事。不久，被授爲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改封爲懷道縣公。周武帝親自掌管朝政後，授爲稍伯下大夫。先後所授的官職，他都以有病爲由推辭不接受。

有從父妹適河南元世雄。世雄先與突厥有隙，突厥入朝，請世雄及其妻子，將甘心焉。周遂遣之。威以夷人昧利，遂標賣田宅，罄資産贖世雄。論者義之。宣帝嗣位，就拜開府。

他有一個堂妹嫁給河南郡的元世雄。世雄從前和突厥有仇怨，突厥和北周通好後，請求得到世雄和他的妻子兒女，這樣就甘心了。北周就將世雄一家人送給突厥。蘇威知道突厥人貪圖財利，就賣掉田産家宅，花盡所有的財産將世雄一家贖回。人們都稱贊他的義舉。周宣帝即位，立即授爲開府。

隋文帝爲丞相，高熲屢言其賢，亦素重其名，召入卧内，與語大悦。居月餘，威聞禪代之議，遁歸田里。高熲請追之。帝曰："此不欲預吾事，

隋文帝任丞相，高熲多次稱説蘇威賢能，隋文帝平時也很敬重他的名望，將他召入自己卧室内，和他交談後非常高興。在京師住了一個多月後，蘇威聽説隋文帝將要接受周静帝禪讓的消

且置之。”及受禪，徵拜太子少保，追贈其父邳國公，以威襲焉。俄兼納言，威上表陳讓，優詔不許。

息，便逃回家鄉。高熲請求將他追回。隋文帝說：“這表明他不願意參預我的事情，姑且讓他去吧。”當隋文帝接受禪讓稱帝後，徵召他回朝授爲太子少保，追贈他父親蘇綽爲邳國公，讓蘇威繼承爵位。不久又任命他兼納言，蘇威上表章辭讓，隋文帝頒下優禮詔書不予應允。

帝嘗與文獻皇后對觴，召威及高熲、楊素、廣平王雄四人，謂曰：“太史言朕祚運盡於三年，朕憂懣，故舉此酒耳。今欲營南山險處，與公等固之，以觀時變，將如何？”威進曰：“周文修德，旋地動之災；宋景一言，退法星三舍。願陛下恢崇德度，享天之休。若棄德恃險，同舟之人，誰非敵國！縱南山之岨，安足固哉？”帝善其言，屬之以酒。

隋文帝曾經和文獻皇后對飲，召蘇威和高熲、楊素、廣平王楊雄四人同飲，對他們說：“太史官說我的命運衹能當三年皇帝，我很憂慮，所以舉行這次酒宴。現在打算修整南山險要的地方，將來有事變時和你們一起在那裏堅守，以觀時局的變化，你們認爲如何？”蘇威進諫說：“周文王修養道德，轉移了地震的災害；宋景公一句善言，就使法星退避三舍。希望陛下大力推崇德政，就能享受上天賜予。如果丢掉道德一味憑藉險要自固，原來和你同舟共濟的人，誰不是你的敵人！縱然有南山的險阻，又怎能足以保國全身呢？”隋文帝很贊賞他的話，親自給他敬酒。

初，威父綽在魏，以國用不足，爲征税法，頗稱爲重。既而嘆曰：“所爲者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乎？”威聞其言，每以爲己任。至是，奏減賦役，務從輕典，帝悉從之。漸見親重，與高熲參掌朝政。威見宮中以銀爲幔鉤，因盛陳節儉之美，諭帝。帝爲改容，雕飾舊物，悉命除毁。帝嘗怒一人，將殺之。威入閤進諫，不納。帝怒甚，將自出斬之。威當前不去，帝避之而出。威又遮止帝，帝拂衣入。良久，乃召威謝曰：“公能若是，吾無憂矣。”於是賜馬二匹、錢十餘萬。歲餘，尋復兼大理卿、京兆尹、御史大夫，本官悉如故。持書侍御史梁毗劾威兼領五職，安繁戀劇，無舉賢自代心。帝曰：“蘇威朝夕孜孜，志存遠大，舉賢有闕，何遽迫之。”顧謂威曰：“用之則行，捨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因謂朝臣曰：“蘇威不遇

早先，蘇威的父親蘇綽在西魏時，因爲國家用度不足，制定了徵税法，稱得上苛重。不久他就嘆息說：“我所創立的徵税法就像拉開的弓一樣綳得很緊，不是太平時世的法令啊。後來的君子，誰能將這張拉緊的弓鬆弛下來呢？”蘇威聽到這句話後，牢記在心，常常以減輕賦税爲己任。到這時，他就奏請減輕賦税和徭役，務必遵從輕法，隋文帝都聽從了他的意見。因此他逐漸地被隋文帝親近和重用，和高熲一起參預掌管朝政。蘇威見宮中用銀子做幔帳挂鉤，因而大力陳說節儉的好處，以勸諭隋文帝，隋文帝聽後感動得改變了臉色，以前所有裝飾得很精美的器物，都命令拆除毁掉。隋文帝曾經憎恨一個人，準備將他殺死。蘇威入宮進諫，隋文帝不聽，反而更加惱怒，要出去親手將那人斬殺。蘇威擋在他前面不讓路，隋文帝閃開他向外走，蘇威又跑到前面去攔阻，隋文帝拂袖而回。過了好一陣，纔召蘇威前來并向他道歉說：“你能這樣大膽諫阻，我就没有什麽可憂慮的了。”於是賜給他兩匹馬，十多萬錢。一年多後，又相繼任命他兼任大理卿、京兆尹、御史大夫，原來的官職照舊。持書

我，無以措其言；我不得蘇威，何以行其道？楊素才辯無雙，至若斟酌古今，助我宣化，非威匹也。蘇威若逢亂世，南山四皓，豈易屈哉！”其見重如此。

侍御史梁毗彈劾蘇威身兼五職，安於繁忙貪戀官位多，没有舉薦賢才代替自己之心。隋文帝説：“蘇威天天孜孜不倦，志向遠大，舉薦賢能要有空位，何必很快逼迫他。”又回頭對蘇威説：“被任用就施行自己的主張，不被任用就退而隱居，衹有我和你纔能這樣啊！”又轉而對朝臣們説：“蘇威如果不遇上我，就没法落實他的計劃；我没有得到蘇威，又怎麽去實現自己的主張呢？楊素的才智機辯舉世無雙，至於考量古今，幫助我推行德政推行教化，就不能和蘇威相比了。蘇威如果遭逢亂世，就連漢朝初年商山中的四個年高德邁的隱士，也不容易使他屈服啊！”他就是如此地被推重。

未幾，拜刑部尚書，解少保、御史大夫官。後京兆尹廢，檢校雍州别駕。時高熲與威同心，協贊政刑，大小無不籌之，故革運數年，天下稱平。俄轉户部尚書，納言如故。屬山東諸州人饑，帝令威振恤之。遷吏部尚書，兼領國子祭酒。隋承戰争之後，憲章踳駁。帝令朝臣厘改舊法，爲一代通典，律令格式多威所定。世以爲能。九年，拜尚書右僕射。其年，以母憂去職，柴毁骨立。敕勉諭殷勤，未幾，起令視事。固辭，優詔不許。明年，帝幸并州，命與高熲同總留事。俄追詣行在所，使决人訟。

不久，他被授爲刑部尚書，解除了少保、御史大夫的職務。後來京兆尹廢除不設，他改任檢校雍州别駕。當時高熲和蘇威同心協力，協同參與政務刑法，大小事情無不運籌謀劃，所以隋取代北周幾年之後，天下太平安定。不久轉任户部尚書，納言職務不變。適值山東各州百姓發生饑荒，隋文帝命令蘇威前去救濟災民。後來升任吏部尚書，兼領國子祭酒。隋在長期戰亂之後，法律制度雜亂無章。隋文帝命令朝臣們整理改革舊的法典，成爲一代通用的新法典，法律體系的律、令、格、式的主要條款，大多由蘇威確定。當時人都認爲他很有才能。開皇九年，授尚書右僕射。這一年，因母親去世離職，守孝期間因悲傷過度而骨瘦如柴。隋文帝下詔親切慰問，不久，起用他復職任事。他堅决推辭，隋文帝下優禮詔書不予應允。第二年，隋文帝到并州巡視，命令蘇威和高熲共同掌管留守京師事務。不久就追調他到并州隋文帝身邊，讓他負責處理民事訴訟案件。

尋令持節巡撫江南，得以便宜從事。過會稽，逾五嶺而還。江表自晋已來，刑法疏緩，代族貴賤，不相陵越。平陳之後，牧人者盡改變之，無長幼悉使誦五教。威加以煩鄙之辭，百姓嗟怨。使還，奏言江表依内州責户籍。上以江表初平，召户部尚書張

不久又命令他持節巡撫江南，授予他先處理後奏報的權力。他經過會稽，翻越五嶺然後回朝。江南自從東晋以來刑法寬弛，世家大族無論貴賤，都互不侵犯。平定陳之後，地方長官全力改變，不論男女老幼都讓他們背誦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等倫理道德。蘇威又加上一些繁瑣的辭藻，百姓嗟嘆怨恨。他回到朝廷，奏稱

嬰，責以政急。時江南州縣又訛言欲徙之入關，遠近驚駭。饒州吴世華起兵爲亂，生臠縣令，啖其肉。於是舊陳率土皆反，執長吏，抽其腸而殺之，曰："更使儂誦五教邪！"尋詔内史令楊素討平之。時突厥都藍可汗屢爲患，復令威至可汗所。

江南應按内地州郡整頓户籍。隋文帝認爲江南剛剛平定，召來户部尚書張嬰，責備他施行政令太急迫。這時江南各州縣又謡傳朝廷要將他們遷入關中，遠近百姓都驚恐不安。饒州的吴世華起兵作亂，捉住縣令一刀刀地割死，將割下來的肉吃掉。於是原來陳轄境内的百姓全部起來造反，捉住各級官長時，將腸子抽出後殺死，并説："再讓你令我們背誦五教！"不久詔令内史令楊素將叛亂討平。當時突厥的都藍可汗多次造成禍患，於是又命令蘇威到都藍可汗那裏締結和親盟約。

威子夔以公子盛名，引致賓客，四海士大夫多歸之。時議樂，夔與國子博士何妥各有所持。於是夔、妥各爲一議，使百僚署其所同。朝廷多附威，同夔者十八九。妥恚曰："吾席間函丈四十餘年，反爲昨暮兒之所屈也！"遂奏威與禮部尚書盧愷、吏部侍郎薛道衡、尚書右丞王弘、考功侍郎李同和等爲朋黨，省中呼王弘爲世子，李同和爲叔，言二人如威子弟。復言威以曲道任其從父弟徹、肅等罔冒爲官。又國子學請黎陽人王孝逸爲書學博士，威屬盧愷，以爲其府參軍。上令蜀王秀、上柱國虞慶則等雜按之，事皆驗。帝以《宋書·謝晦傳》中朋黨事令威讀之。威懼，免冠頓首。帝曰："謝已晚矣！"於是免威官爵，以開府就第。知名之士，坐威得罪者百餘人。未幾，帝曰："蘇威德行者，但爲人誤耳。"命之通籍。

蘇威的兒子蘇夔以公子身份享有盛名，招引四方賓客，天下士大夫多有歸附於他的。當時正在討論禮樂，蘇夔和國子博士何妥各持己見。於是蘇夔、何妥各自擬定一個方案，讓百官署名同意誰的方案。朝臣中大多親附蘇威，因而贊同蘇夔的十有八九。何妥憤怒地説："我作爲師長講學四十多年，反而被這個後生小子所屈服！"於是他便奏劾蘇威和禮部尚書盧愷、吏部侍郎薛道衡、尚書右丞王弘、考功侍郎李同和等人結爲朋黨，尚書省中都稱王弘爲世子，李同和爲叔，説二人就像蘇威家的子弟。又説蘇威用不正當的手段聽任他的堂兄弟蘇徹、蘇肅等人弄虚作假爲官。另外國子學聘請黎陽人王孝逸任書學博士，蘇威却私下囑咐盧愷，將王孝逸安排到他的尚書府任參軍。隋文帝命令蜀王楊秀、上柱國虞慶則等人共同審察此事，事情全部屬實。隋文帝把《宋書·謝晦傳》中有關朋黨的部分讓蘇威讀。蘇威非常恐懼，脱下帽子叩頭認錯。隋文帝説："認錯已經晚了！"於是免去蘇威官職爵位，讓他以開府的身份回家。知名人士受蘇威牽連而獲罪的有一百多人。不久，隋文帝説："蘇威是一個有道德品行的人，衹是爲人所誤罷了。"命令將他的名字記在入宫官員的名册上，隨時可以進宫。

歲餘，復爵邳公，拜納言。從祠太山，坐不敬免。俄而復位。帝謂群臣曰："世人言蘇威詐清，家累金玉，此妄言也。然其性狠戾，不切世要，求名太甚，從己則悦，違之必怒，此

一年多後，恢復了他邳公的爵位，被授爲納言。隨從隋文帝封禪泰山，獲不敬罪被免官。不久又恢復了官職。隋文帝對群臣説："人們都説蘇威假裝清廉，實則家中積累很多金玉，這是毫無根據的説法。然而他的性情凶狠暴戾，不切實

其大病耳。”仁壽初，復拜尚書右僕射。帝幸仁壽宮，以威總留事。及帝還，御史奏威職事多不理。帝怒，詰責威。威謝，帝亦止。

際，追求名望的心情太急，對服從他的人就喜歡，對違背他的人就記恨，這是他最大的缺點。”仁壽初年，又授他爲尚書右僕射。隋文帝到仁壽宮視察，任命他總留事。到隋文帝回京師後，御史奏劾他多有失職行爲。隋文帝發怒，質問并指責蘇威，蘇威認錯，隋文帝也不再説什麽。

煬帝嗣位，上將大起長城之役，威諫止之。高熲、賀若弼之誅也，威坐相連免官。歲餘，拜魯郡太守，修羽儀。召拜太常卿。從征吐谷渾，進拜右光祿大夫。歲餘，復爲納言，與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黄門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藴、内史侍郎虞世基參掌朝政，時人稱爲五貴。及征遼東，以本官領右武衛大將軍，進位光祿大夫，賜爵房陵侯，尋進封房公。以年老乞骸骨，不許。復以本官參掌選事。明年，從征遼東，領右禦衛大將軍。

隋煬帝即位後，準備大舉修復長城，蘇威進諫阻止了這事。高熲、賀若弼被誅殺，蘇威也因牽連獲罪被免去官職。一年多以後，又被授爲魯郡太守，特許他排列儀仗。不久將他召回朝廷授爲太常卿。後來他隨從征討吐谷渾，進位爲右光祿大夫。一年多後，又被任命爲納言，和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黄門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藴、内史侍郎虞世基掌管朝廷政務，當時人稱他們爲五貴。當隋煬帝征討遼東時，又以本官職領右武衛大將軍，進位爲光祿大夫，賜爵位爲房陵侯，不久進封爲房公。以年老提出退休，未被應允。又以本身官職參預掌管選舉事宜。第二年，他隨從隋煬帝征討遼東，領右禦衛大將軍。

楊玄感之反，帝引威於帳中，懼見於色，謂曰：“此小兒聰明，得不爲患邪？”威曰：“粗疏非聰明者，必無慮，但恐浸成亂階耳。”威見勞役不已，百姓思亂，以此微欲諷帝。帝竟不悟。

楊玄感反叛後，隋煬帝召蘇威到軍帳中，臉上顯出恐懼的神色，對他説：“這個小子很聰明，能不能造成大的禍患呢？”蘇威回答説：“玄感很粗疏，不是聰明的人，你千萬不要憂慮，衹是怕因此逐漸會形成禍亂的根源啊。”蘇威是看到當時無休止的勞役，百姓人心思亂，想用這件事暗示和勸諭煬帝。煬帝終究不醒悟。

從還，至涿郡，詔威安撫關中，以其孫尚輦直長儇副。威子鴻臚少卿夔先爲關中簡黜大使。一家三人，俱使關右，三輔榮之。歲餘，帝手詔曰：“玉以潔潤，丹紫莫能渝其質；松表歲寒，霜雪莫能凋其采。可謂温仁勁直，性之然乎。房公威，先后舊臣，朝之宿齒，棟梁社稷，弼諧朕躬，守文奉法，卑身率禮。昔漢之三傑，輔惠帝者蕭何；周之十亂，佐成王者邵奭。國之寶器，其在得賢。參燮台階，具瞻斯允。雖事藉論道，終期獻替，銓衡時務，朝寄爲重。可

隨從回軍，到了涿郡，煬帝詔令蘇威安撫關中，讓他的孫子尚輦直長蘇儇作他的副手。他的兒子鴻臚少卿蘇夔在這之前已擔任關中簡黜大使。一家祖孫三人都任職關右，京師地區的人們都替他們感到榮耀。一年多以後，煬帝手書詔令説：“玉因潔净而温潤光澤，紅色和紫色都不能改變它的品質；松靠寒冷來襯托，嚴霜冷雪也不能凋謝它的風采。玉可稱得上温和仁厚，松可稱得上剛勁正直，是本性使它們成爲這個樣子。房公蘇威，是先帝的舊臣，朝廷的元老，國家的棟梁，他輔佐我治理朝政，奉公守法，屈身遵守禮教。從前漢朝有張良、蕭何、韓信三位英傑，輔佐漢惠帝的是蕭何；西周有十位賢臣，輔佐周

開府儀同三司，餘并如故。”威當時尊重，朝臣莫與爲比。

成王的是邵公姬奭。國家最珍貴的寶物，就在於得到賢能的人。蘇威位居三公之職，處理政務能做到公允恰當。雖然多次憑藉事情論述道理，但最終都能毫無保留地提出自己的意見，權衡當世要務，朝廷對他寄予重望。可授他爲開府儀同三司，其餘官職不變。”蘇威當時的尊貴顯要，朝臣中没有人能和他相比的。

後從幸雁門。帝爲突厥所圍，朝廷危懼。帝欲輕騎潰圍而出。威諫曰：“城守則我有餘力，輕騎則彼之所長。陛下萬乘主，何宜輕脱！”帝乃止。突厥俄亦解圍去。車駕次太原，威以盜賊不止，勸帝還京師，深根固本，爲社稷計。帝初從之，竟用宇文述等議，遂往東都。天下大亂，威知帝不可匡正，甚患之。屬帝問盜賊事。宇文述曰：“盜賊信少，不足爲虞。”威不能詭對，以身隱殿柱。帝呼問之。威曰：“臣非職司，不知多少，但患其漸近。”帝曰：“何謂也？”威曰：“他日賊據長白山，今者近在滎陽、汜水。”帝不悦而罷。屬五月五日，百僚上饋，多以珍玩，威獻《尚書》一部，微以諷帝。帝彌不平。後復問伐遼東事，威對願赦群盜，遣討高麗，帝益怒。御史大夫裴藴希旨，令御史張行本，奏威昔在高陽典選，濫授人官，怯畏突厥，請還京師。帝令案其事，乃下詔曰：“威立性朋黨，好異端，懷挾詭道，徼幸名利，詆訶律令，謗訕臺省。昔歲薄伐，奉述先志，凡預切問，各盡胸臆，而威不以開懷，遂無對命。啓沃之道，其若是乎！”於是除名。後月餘，人有奏威與突厥陰圖不軌。大理簿責威。威自陳精誠不能上感，瑕釁屢彰，罪當萬死。帝憫而釋之。其年，從幸江都宫。帝將復用威，裴藴、虞世基奏言昏耄羸疾，帝乃止。

後來他隨從煬帝到雁門巡視。煬帝被突厥人包圍，朝廷震驚。煬帝打算輕騎突圍出走。蘇威勸諫説：“堅守城池則我們綽有餘力，輕騎奔馳則是對方的特長。陛下是大國的皇帝，怎麽能够不穩重行事呢！”煬帝纔打消了突圍的念頭。突厥人很快也解圍離去。煬帝到達太原，蘇威認爲盜賊作亂不止，勸煬帝返回京師長安，使國家根深蒂固，作長遠打算。煬帝最初聽從了他的意見，後來竟用了宇文述等人的計議，到東都洛陽去了。當時天下大亂，蘇威知道煬帝已經無可挽回，因而很是憂慮。適值煬帝問起盜賊的事情。宇文述説：“盜賊確實很少，不值得憂慮。”蘇威不想用詭辯不實的話回答，便躲到殿柱後面去。煬帝叫他出來問話。蘇威説：“我不是負責這方面的官員，不知盜賊的多少，衹是憂慮盜賊離我們越來越近。”煬帝問道：“這怎麽説？”蘇威回答説：“過去盜賊占據長白山，現在已近在滎陽、汜水了。”煬帝不高興地停止了這次談話。五月五日這一天，百官貢獻禮品給煬帝，多數是些珍奇玩好之物，蘇威却獻上一部《尚書》，暗中以此諷諭煬帝。煬帝心裏對他更加不滿。後來煬帝又向他詢問討伐遼東的事情，蘇威回答説希望能大赦天下盜賊，派他們去攻打高麗，煬帝更加惱怒。御史大夫裴藴迎合煬帝的旨意，指使御史張行本，上奏彈劾蘇威從前在高陽郡掌管選拔官員時，濫授官職，畏懼突厥，請求返回京師等罪狀。煬帝下令審察這些事，於是下詔説：“蘇威性好樹立朋黨，好爲異端邪説，胸中常懷詭詐之道，貪求名利，詆毁律令，誹謗朝廷。過去征討遼東，是遵奉先帝遺志，凡是參預計議的朝臣，都能各自盡情抒發心中見解，而蘇威却不能敞開胸懷，竟然没有應對的話。竭盡忠誠以啓迪

帝王，就是像他這樣的嗎！”於是將他除名免官。一個多月後，有人奏告他和突厥勾結圖謀不軌。大理寺以書面形式譴責蘇威。蘇威陳說自己精誠之心不能感動天子，過失却不斷顯現，真是罪該萬死。煬帝憐憫他，將他開釋。這一年，他隨從煬帝到江都宫。煬帝準備重新任用蘇威，而裴蘊、虞世基等人上奏稱他糊塗老邁又體弱多病，煬帝纔打消了這個念頭。

宇文化及弑逆，以威爲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化及敗，歸於李密。密敗，歸東都，越王侗以爲上柱國、邳公。王世充僭號，署太師。威自以隋室舊臣，遭逢喪亂，所經之處，皆與時消息，以求容免。

宇文化及殺死隋煬帝後僭號稱帝，任命蘇威爲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化及敗亡後，他又歸附李密。李密失敗後，他又到東都洛陽，越王楊侗任命他爲上柱國、邳公。王世充稱帝，又委任他爲太師。蘇威自認爲是隋舊臣，遭逢戰亂，所到之處，都隨時局的變化而變化，以求獲得寬免。

及太宗平世充，坐於東都閶闔門内，威請謁見，稱老病不能拜起。上遣人數之曰：“公隋朝宰輔，政亂不能匡救，遂令品物塗炭，君弑國亡。見李密、世充皆拜伏舞蹈。今既老病，無勞相見。”尋入長安，至朝堂請見，高祖又不許。終於家，時年八十二。

唐太宗平定王世充後，坐在東都的閶闔門内，蘇威請求晋見，自稱年老多病不能行跪拜禮。太宗派人斥責他説：“你是隋朝的宰輔大臣，朝政混亂却不能救治，使得百姓遭受苦難，國君被殺國家滅亡。見到李密、王世充你都跪拜稱臣行舞蹈之禮。現在既然年老多病，就不用煩勞來見。”不久進入長安，又到朝堂請求接見，高祖又不同意見他。他後來死在家裏，時年八十二歲。

威行己清儉，以廉慎見稱。然每至公議，惡人異己，雖或小事，必固争之。時人以爲無大臣之體。所修格令章程，并行於當世，頗傷煩碎，論者以爲非簡久之法。及大業末年，尤多征役，至於論功行賞，威每承望風旨，輒寢其事。時群盗蜂起，郡縣有奏聞者，又訶詰使人，令減賊數，故出師攻討，多不剋捷。由是遂致敗亂，爲物議所譏。子夔。

蘇威一生行事清静儉約，以廉潔謹慎爲人稱道。然而每到朝臣們討論時政時，他却總是厭惡别人與自己的意見不同，雖然是小事，也一定固執地争辯。當時人就認爲他没有大臣的體統。他所修訂的法令章程，都頒行於世，但失於繁瑣細碎，評論者認爲這不是長久實行的法律。到了大業末年，征戰和徭役尤其繁多，每到論功行賞時，蘇威經常是秉承迎合煬帝的旨意，總是將别人的功勞事迹壓制下來。當時盗賊蜂擁而起，郡縣有表章來奏報盗賊情况的，他又斥令使者在奏報時減少盗賊數目，所以朝廷派兵征討時，大多不能獲勝。由此竟致敗亂滅亡，被人所議論譏笑。兒子蘇夔。

蘇夔

夔字伯尼。聰敏有口辯，然性輕

蘇夔字伯尼。聰明機靈而有口才，然而秉性

險無行。八歲誦詩，兼解騎射。年十三，從父至尚書省，與安德王雄射，賭得駿馬而歸。十四詣學，與諸儒議論，詞致可觀。見者皆稱善。及長，博覽群言，尤以鍾律自命。初名哲，字知人，父威由是改之，頗爲有識所哂。起家太子通事舍人。楊素見而奇之，每戲威曰："楊素無兒，蘇夔無父。"後與鄭譯、何妥議樂，得罪，議寢不行。著《樂志》十五篇以見其志。數載，遷太子舍人，以罪免居數年。仁壽三年，詔天下舉達禮樂源者。晋王昭時爲雍州牧，舉夔。與諸州所舉五十餘人謁見。帝望夔，謂侍臣曰："唯此一人，稱吾所舉。"於是拜晋王友。

輕浮險詐而没有好的品行。八歲能誦詩并懂得騎馬射箭。十三歲時，隨父親到尚書省，和安德王楊雄賭猜覆蓋物，贏得駿馬而歸。十四歲入學讀書，和衆儒生議論，言詞意趣情調可觀，有識之士都稱贊他。到長大後，博覽群書，尤其以音律自稱。他原先名哲，字知人，父親蘇威因此給他改爲現在的名字，很爲有見識的人所譏笑。初入仕途時任太子通事舍人。楊素一見到他就感到他很奇特，經常和蘇威開玩笑説："我楊素没有兒子，蘇夔没有父親。"後來和鄭譯、何妥議論樂律，獲罪，他的見解被擱置起來。自己寫了《樂志》十五篇以表現他的志趣。幾年後，升任爲太子舍人，因爲獲罪被免官家居數年。隋文帝仁壽三年，詔令天下舉薦通曉禮樂起源的人。晋王楊昭當時任雍州牧，就舉薦了蘇夔。他和各地所舉薦的五十多人一起晋見隋文帝。隋文帝望着蘇夔，對侍從們説："衹有這個人，纔符合條件。"於是授他爲晋王楊昭的師友。

煬帝嗣位，歷太子洗馬、司朝謁者。以父免職，夔亦去官。後歷尚書職方郎、燕王司馬。遼東之役，以功拜朝散大夫。時帝方勤遠略，蠻夷來朝。帝謂宇文述、虞世基曰："四夷率服，觀禮華夏，鴻臚之職，須歸令望。寧有多才藝，美容儀，可接賓客者爲之乎？"咸以夔對。即日拜鴻臚少卿。其年，高昌王麴伯雅來朝，朝廷妻以公主。夔有雅望，令主婚。

隋煬帝繼承帝位後，他歷任太子洗馬、司朝謁者。因他父親被免職，蘇夔也受牽連被罷官。後來歷任尚書職方郎、燕王司馬。遼東之戰，因有功被授爲朝散大夫。當時煬帝正熱衷於對外炫耀武力，蠻夷都來朝見煬帝。煬帝對宇文述、虞世基説："四方蠻夷都來歸服，觀華夏之禮，鴻臚卿的職務，必須歸有美好的儀容風度的人擔任。哪裏有那種多才多藝、容貌俊美，可以接待賓客的人來任職呢？"他們都回答説蘇夔合適。於是當天就授他爲鴻臚少卿。當年，高昌王麴伯雅來朝見煬帝，煬帝將公主嫁給他爲妻。蘇夔有美好的儀容，就命令他主婚。

其後延安、弘化等數郡盗賊屯結，詔夔巡關中。及突厥圍雁門，夔於鎮城東南爲弩樓、車箱、獸圈，一夕而就。帝見善之。以功進位通議大夫。坐父事，除名。後會丁母憂，不勝哀，卒，時年四十九。

其後延安、弘化等數郡盗賊集結，詔令蘇夔巡撫關中。當突厥包圍雁門時，蘇夔在鎮城東南面建造弩樓、車箱、獸圈，一夜就造成了。煬帝見到後很是稱贊。因功進位爲通議大夫。受父親案件牽連，被除名免官。後來適逢母親去世，居喪守孝期間不勝哀痛而死，時年四十九歲。

蘇椿

綽弟椿，字令欽。性廉慎，沈勇有决斷。魏正光中，關右賊亂，椿

蘇綽弟弟蘇椿，字令欽。秉性清廉謹慎，沉着勇敢而有决斷。北魏正光年間，關右盗賊作

應募討之，授蕩寇將軍。以功累遷中散大夫，賜爵美陽子。大統初，拜鎮東將軍、金紫光禄大夫，賜姓賀蘭氏。後除帥都督，行弘農郡事。椿當官强濟，特爲周文帝所知。

亂，蘇椿應募從軍征討盜賊，被授以蕩寇將軍。因功多次升遷至中散大夫，賜爵位爲美陽縣子。西魏文帝大統初年，授爲鎮東將軍、金紫光禄大夫，賜姓賀蘭。後來被任命爲帥都督，代理弘農郡太守。蘇椿當官精强幹練，特别受周文帝的知遇。

十四年，置當州鄉師，自非鄉望允當衆心者不得預焉。乃令驛追椿，領鄉兵。其年，破槃頭氐有功，除散騎常侍，加大都督。十六年，征隨郡。軍還，除武功郡守。既爲本邑，以清儉自居，小大之政，必盡忠恕。進爵爲侯，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卒。子植嗣。

大統十四年，在各州設置鄉師，自身不是鄉黨中有聲望而公允恰當，衆心所歸者，不得擔任這個職務。於是命令追回蘇椿，令他統領鄉兵。這年，他領兵打敗槃頭氐有功，被任命爲散騎常侍，加位大都督。大統十六年，征討隨郡。軍隊班師後，被任命爲武功郡太守。在任本地郡守後，以清廉儉約自處，大小政務，一定盡力做到忠恕寬厚。進爵位爲侯，位至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死後，由兒子蘇植繼承爵位。

蘇亮

亮字景順，綽從兄也。祖稚，字天祐，位中書侍郎、玉門郡守。父祐，泰山郡守。

蘇亮字景順，是蘇綽的堂兄。祖父蘇稚，字天祐，位至中書侍郎、玉門郡太守。父親蘇祐，位至泰山郡太守。

亮少通敏，博學好屬文，善章奏，與弟湛等皆著名西土，一家舉二秀才。亮初舉秀才，至洛陽，過河内常景。景深器之，而謂人曰："秦中才學可以抗山東者，將此人乎！"魏齊王蕭寶夤引爲參軍。寶夤遷大將軍，仍爲之掾。寶夤雅相知重，凡有文檄謀議，皆以委之。尋行武功郡事，甚著聲績。寶夤作亂，以亮爲黄門侍郎。亮善處人間，與物無忤。及寶夤敗，從之者多遇禍，唯亮獲全。及長孫承業、尒朱天光等西討，并以亮爲郎中，專典文翰。賀拔岳爲關西行臺，引亮爲左丞，典機密。

蘇亮自小通達機靈，博學而愛好寫作，善於寫奏章體類文章，和他的弟弟蘇湛等都著名於西土，一家中被舉薦兩個秀才。蘇亮剛被舉薦爲秀才時，到洛陽，去拜訪河内常景。常景很器重他，因而對别人説："關中才學之士可以和山東抗衡的，大概就是這個人吧！"北魏的齊王蕭寶夤引他作參軍。寶夤升任大將軍後，蘇亮仍然作他的屬吏。寶夤對他深加賞識重用，所有文告謀劃計議，都委托他辦理。不久代理武功郡太守，有聲望政績。寶夤發動叛亂後，任用蘇亮爲黄門侍郎。蘇亮善於處理人際關係，和别人没有矛盾。到寶夤敗亡後，跟隨他的人很多都遭到禍患，祇有蘇亮獲得保全。當長孫承業、尒朱天光等人先後西征時，都任用蘇亮爲郎中，專門掌管公文書信。賀拔岳任關西行臺，引蘇亮任行臺左丞，掌管機要事務。

魏孝武西遷，遷吏部郎中。大統二年，拜給事黄門侍郎，領中書舍人。魏文帝子宜都王式爲秦州刺史，

魏孝武帝西遷，升任蘇亮爲吏部郎中。西魏文帝大統二年，授爲給事黄門侍郎，領中書舍人。魏文帝兒子宜都王元式任秦州刺史，任用

以亮爲司馬。帝謂亮曰："黄門侍郎豈可爲秦州司馬？直以朕愛子出藩，故以心腹相委，勿以爲恨。"臨辭，賜以御馬。八年，封臨涇縣子，除中書監，領著作，修國史。亮有機辯，善談笑。周文帝甚重之，有所籌議，率多會旨。記人之善，忘人之過，薦達後進，常如弗及，故當世敬慕。歷秘書監、大行臺尚書，出爲岐州刺史。朝廷以其作牧本州，特給路車、鼓吹，先還其宅，并給騎士三千，列羽儀，游鄉黨，經過故人，歡飲旬日，然後入州。世以爲榮。十七年，徵拜侍中，卒於位。贈本官。

蘇亮爲司馬。魏文帝對蘇亮説："黄門侍郎豈可衹任秦州司馬？衹是因爲我的愛子外任地方官，所以將心腹重任委托於你，請你不要以此爲恨。"臨辭别時，將御馬賞賜給他。大統八年，被封爲臨涇縣子，任命爲中書監，領著作郎，編修國史。蘇亮有辯才，善於談笑。周文帝很器重他，有所籌劃計議，大多符合旨意。他記住别人的好處，而忘記别人的過失，舉薦後輩，常常説自己不如後輩，所以當世人都很敬慕他。歷任秘書監、大行臺尚書，外任岐州刺史。朝廷因他回本州任刺史，特别賜給他輅車、鼓吹，讓他先回到家裏，并賜給他騎士三千，排列羽旗儀仗，尋訪鄉黨，經過朋友熟人家時，飲酒歡樂十來天，然後纔到州任職。當世人都以此爲榮耀。大統十七年，徵召回朝授爲侍中，死於任上。追贈原官。

亮少與從弟綽俱知名，然綽文章稍不逮亮，至於經畫進趣，亮又減之。故世稱二蘇焉。亮自大統以來，無歲不轉官，一年或至三遷。僉曰才至，不怪其速也。所著文筆數十篇，頗行於世。子師嗣，以亮名重於時，起家黄門侍郎。

蘇亮年輕時就和他的堂弟蘇綽都知名，然而蘇綽的文辭稍遜於蘇亮，至於經略謀劃進取，蘇亮又趕不上蘇綽。所以世人都稱他倆爲二蘇。蘇亮自從大統以來，没有哪一年不升官，甚至有一年升遷三次的。都説他是才能到了那個地步，對他的升官之快并不感到奇怪。所著文章有數十篇，多流行於世。兒子蘇師繼承爵位，因爲蘇亮名聲重於當時，所以蘇師一入仕途就任黄門侍郎。

蘇湛

亮弟湛，字景儁。少有志行，與亮俱著名西土。年二十餘，舉秀才，除奉朝請，領侍御史，加員外散騎侍郎。蕭寶夤西討，以湛爲行臺郎中，深見委任。及寶夤將謀叛逆，湛時卧疾於家。寶夤乃令湛從母弟天水姜儉謂湛曰："吾不能坐受死亡，今便爲身計，不復作魏臣也。與卿死生榮辱，方當共之，故以相報。"湛聞之，舉聲大哭。儉遽止之曰："何得便爾？"湛曰："闔門百口，即時屠滅，云何不哭！"哭數十聲，徐謂儉曰："爲我白齊王，王本以窮而歸人，賴朝廷假王羽翼，遂得榮寵至此。既屬

蘇亮弟弟蘇湛，字景儁。從小就有志向品行，和蘇亮都著名於西土。二十餘歲時，被舉薦爲秀才，被任命爲奉朝請，領侍御史，加員外散騎侍郎。蕭寶夤西征時，以蘇湛爲行臺郎中，深受信任。當寶夤將要圖謀叛亂時，蘇湛正卧病在家。寶夤於是命令蘇湛的表弟天水人姜儉對蘇湛説："我不能坐等死亡，現在就要爲自身打算，不再作魏的臣子了。我和你死生榮辱，正該同生共死，所以將這件事告訴你。"蘇湛聽説後，放聲大哭。姜儉急忙制止他説："怎麽就這樣了？"蘇湛説："全家百來口人，立時就要被屠殺乾净，怎麽不哭！"於是大哭了數十聲，然後慢慢地對姜儉説："替我轉陳齊王，大王本來是由於窮途末路纔來歸附别人，靠朝廷借給大王輔佐之人，

國步多虞，不能竭誠報德，豈可乘人間隙，便有問鼎之心乎！今魏德雖衰，天命未改，王之恩義，未洽於人，破亡之期，必不旋踵。蘇湛終不能以積世忠貞之基，一旦爲王族滅也。”寶夤復令儉謂湛曰：“此是救命之計，不得不爾。”湛復曰：“凡舉大事，當得天下奇士。今但共長安博徒小兒輩爲此計，豈有辦哉？湛不忍見荆棘生王户庭也。願賜骸骨還舊里，庶歸全地下，無愧先人。”寶夤素重之，知必不爲己用，遂聽還武功。寶夤後果敗。

纔到如此尊榮恩寵的地步。既然正值國家多難時期，不能竭盡忠誠報答恩德，豈可乘人之危，就産生了謀取帝位的心思呢！現在魏的氣數雖然已經衰微，但天命還没有改變，况且大王的恩惠道義，還没有普遍施於民衆，敗亡的日子，不一定緊跟着就到來。我蘇湛終究不能將世代忠貞的基業，一旦就因爲大王而被滅族啊。”寶夤又命姜儉對蘇湛説：“這是救命的計策，不得不這樣啊。”蘇湛回覆他説：“凡是幹大事業的人，應當得到天下才能出衆的人輔佐。你現在衹是同長安的一些賭徒小兒們定下這個計策，難道會有什麽作爲嗎？我蘇湛不忍心野草荆棘長滿大王的庭院啊。希望能讓我辭職回到家鄉，或許還能保全身首魂歸九泉，可以無愧於我的祖先。”寶夤向來很尊重他，知道他一定不會爲自己效力，於是聽任他回到家鄉武功。寶夤後來果然失敗。

孝莊帝即位，徵拜尚書郎。帝嘗謂之曰：“聞卿答蕭寶夤，甚有美辭，可爲我説之。”湛頓首謝曰：“臣自惟言辭不如伍被遠矣，然始終不易，竊謂過之。但臣與寶夤周旋契闊，言得盡心，而不能令其守節，此臣之罪也。”孝莊大悦，加散騎侍郎。尋遷中書。孝武初，以疾還鄉里，終於家。贈散騎常侍、鎮西將軍、雍州刺史。

北魏孝莊帝即位，徵召來京授爲尚書郎。孝莊帝曾經問他説：“聽説你回答蕭寶夤的話，很有美好的辭句，你可再説給我聽聽。”蘇湛跪拜在地叩頭謝罪説：“臣自思言辭比起漢朝淮南王劉安的國臣伍被來，就差得遠了，然而就始終不變心志這點來説，我私下又認爲比他强些。但我和蕭寶夤交往密切，可以隨心所欲地交談，但我却不能使他堅守臣節，這是我的罪過啊。”孝莊帝大喜，升他爲散騎侍郎。不久又升遷他作中書侍郎。孝武帝初年，因病回到家鄉，在家中去世。贈爲散騎常侍、鎮西將軍、雍州刺史。

蘇讓

湛弟讓，字景恕。幼聰敏，好學，頗有人倫鑒。初爲本州主簿，稍遷别駕、武都郡守、鎮遠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及周文帝爲丞相，引爲府屬，甚見親待。出爲衛將軍、南汾州刺史，有善政。尋卒官。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涇州刺史。

蘇湛弟弟蘇讓，字景恕。自幼聰明機靈，愛好學習，很有觀察評定人才高下的能力。最初任本州主簿，逐漸升遷至别駕、武都郡太守、鎮遠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到周文帝爲丞相後，引進他爲丞相府屬官，很被親近優待。後來外任衛將軍、南汾州刺史，有政績。不久死於任所。被贈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涇州刺史。

論曰：周惠達見禮寶夤，遂契闊於戎寇，不以夷險易志，斯固篤終之士也。

論曰：周惠達被蕭寶夤優禮相待，於是深交於戎盜，不因處境的平安險惡而改變做人的節操，這種人原本就是品行淳厚而始終如一的人

啊。

周文提劍而起，百度草創，施約法之制於競逐之辰，修太平之禮於鼎峙之日，終能斫雕爲朴，變奢從儉，風化既被，而下肅上尊，疆埸屢動，而內安外附，斯蓋蘇綽之力也。

周文帝提劍乘勢起事，百事初創，而能施行簡明之法於競爭的時代，修訂太平盛世的禮儀制度於各國爭雄的時期，最終能够去浮華而崇質樸，變奢侈而尚節儉，風俗教化既已普及，下民恭肅君上尊貴，雖然疆界多次變動，而能使國內安定國外歸附，這就是蘇綽的功勞啊。

邳公周道云季，方事幽貞，隋室龍興，首應旌命。綢繆任遇，窮極寵榮，久處機衡，多所損益，罄竭心力，知無不爲。然志尚清儉，體非弘廣，好同惡異，有乖直道，不存易簡，未爲通德。歷事二帝，三十餘年，雖廢黜當時，終稱遺老。君邪而不能正言，國亡而情均衆庶，子違汝弼，徒聞其語，疾風勁草，未見其人。禮命闕於興王，抑亦此之由也。

邳公蘇威在北周末年，正在隱居修煉，隋朝建立後，首先接受朝廷的徵召命令。君臣情意殷勤，待遇隆重，長期居於中樞要害部門，對國家政務多有改革，盡心竭力，知無不行。然而他立志崇尚清廉儉約，但是心胸不寬廣，喜歡和自己意見相同的人而厭惡和自己意見不同的人，有背於正直之道，不保存平易簡單的心志，算不上通達的德行。他侍奉兩個皇帝，歷時三十餘年，雖然當時就被罷官免職，最後也算得上是遺老。國君邪僻而不能正言規勸，國家滅亡自己的感情竟同一個普通百姓，君王有過失靠你來輔佐，衹聽見這個話而未見行動，疾風知勁草，尚未見他有這種品質。興起的君王對他缺少禮遇，或許也是由於這個原因吧。

夔志識沈敏，方雅可稱，若天假之年，足以不虧堂構矣。

蘇夔有志向見識沉着機敏，大方文雅值得稱道，如果上天給他更多的壽數，就足以不虧缺祖業。

北史卷六十四

列傳第五十二

韋孝寬（兄）夐（夐子）世康　韋瑱（子）師

柳虯（弟）檜 慶（慶子）機（機子）述（機弟）弘 旦 肅（機從子）謇之

韋孝寬

韋叔裕字孝寬，京兆杜陵人也，少以字行。世爲三輔著姓。祖直善，魏馮翊、扶風二郡守。父旭，武威郡守。建義初，爲大行臺右丞，加輔國將軍、雍州大中正。永安二年，拜右將軍、南豳州刺史。時氐賊數爲抄竊，旭隨機招撫，并即歸附。尋卒官，贈司空、冀州刺史，謚曰文惠。

韋叔裕字孝寬，是京兆郡杜陵縣人氏，年輕時就以字稱行於世。他家世代都是京畿地區的望族。祖父直善，曾任北魏的馮翊、扶風兩郡太守。父親韋旭，曾任武威郡太守。孝莊帝建義初年，任大行臺右丞，加位輔國將軍、雍州大中正。孝莊帝永安二年，授任右將軍、南豳州刺史。當時氐族賊寇屢次前來搶劫偷盜，韋旭見機行事進行招撫，他們很快歸附。不久死於任上，追贈爲司空、冀州刺史，謚號文惠。

孝寬沈敏和正，涉獵經史。弱冠，屬蕭寶夤作亂關右，乃詣闕，請爲軍前驅。朝廷嘉之，即拜統軍。隨馮翊公長孫承業西征，每戰有功。拜國子博士，行華山郡事。屬侍中楊侃爲大都督，出鎮潼關，引孝寬爲司馬。侃奇其才，以女妻之。永安中，授宣威將軍、給事中，尋賜爵山北縣男。普泰中，以都督從荆州刺史源子恭鎮穰城，以功除淅陽郡守。時獨孤信爲新野郡守，同隸荆州，與孝寬情好款密，政術俱美，荆部吏人號爲連璧。

孝寬深沉敏慧和平正直，涉獵經史諸書。剛成年，就遇上蕭寶夤在關中叛亂，於是就到京師，請求擔任平叛軍的前鋒。朝廷對他很是贊賞，立即授任他爲統軍。隨從馮翊公長孫承業西征，每次作戰都有功績。被授爲國子學博士，代理華山郡太守。適值侍中楊侃爲大都督，出朝鎮守潼關，引薦孝寬作他的司馬。楊侃認爲他是傑出人才，就把女兒嫁給他作妻子。孝莊帝永安年間，被任命爲宣威將軍、給事中，不久賜爵位爲山北縣男。北魏節閔帝普泰年間，以都督身份隨從荆州刺史源子恭鎮守穰城，因功被任命爲淅陽郡太守。當時獨孤信任新野郡太守，同時隸屬荆州，和孝寬交情密切，政治方略都很美善，荆州的官吏民衆稱他倆是雙美并立。

孝武初，以都督鎮城。周文帝自原州赴雍州，命孝寬隨軍。及剋潼關，即授弘農郡守。從擒竇泰，兼左

孝武帝初年，以都督身份鎮守彭陽城。周文帝從原州趕赴雍州，命令孝寬隨軍進發。攻占潼關後，立即任命爲弘農郡太守。隨從擒獲竇泰，

丞，節度宜陽兵馬事。仍與獨孤信入洛，爲陽城郡守，復與宇文貴、怡峰應接潁川義徒，破東魏將任祥、堯雄於潁川。孝寬又進平樂口，下豫州，獲刺史馮邕。又從戰於河橋。時大軍不利，邊境騷然，乃令孝寬以本將軍行宜陽郡事。尋遷南兗州刺史。是歲，東魏將段琛、堯傑復據宜陽，遣其陽州刺史牛道恒扇誘邊人。孝寬深患之，乃遣諜人訪獲道恒手迹，令善學書者僞作道恒與孝寬書，論歸款意，又爲落燼燒迹，若火下書者，還令諜人送於琛營。琛得書，果疑道恒，其所欲經略，皆不見用。孝寬知其離阻，因出奇兵掩襲，禽道恒及琛等，崤澠遂清。

兼任左丞，節制調度宜陽兵馬事務。於是和獨孤信攻入洛陽，任陽城郡太守，又和宇文貴、怡峰接應救援潁川義軍，在潁川打敗了東魏將領任祥、堯雄。孝寬又進軍平定樂口，攻下豫州，擒獲東魏的豫州刺史馮邕。又隨從大軍戰於河橋。當時大軍失利，邊境騷亂，於是命令孝寬以本身的將軍身份代理宜陽郡太守。不久升任南兗州刺史。這年，東魏將領段琛、堯傑又占據了宜陽，并派他們的陽州刺史牛道恒煽動引誘邊境居民。孝寬對此事深爲憂慮，於是派間諜訪求到道恒親筆字迹，讓善於摹仿别人筆迹的人僞造道恒給孝寬的書信，談論歸附的誠意，又故意在信上留下燭灰掉落燒毁的痕迹，就像是在燭光下寫的書信，仍舊讓間諜將書信送到段琛軍營中。段琛得到書信後，果然懷疑道恒，凡是道恒要籌劃的事務，都不被采用。孝寬知道他們已經産生隔閡而離心，因此出奇兵發動突然襲擊，擒獲了道恒和段琛等人，崤山、澠池一帶就被肅清。

大統五年，進爵爲侯。八年，轉晉州刺史，尋移鎮玉壁，兼攝南汾州事。先是，山胡負險，屢爲劫盗，孝寬示以威信，州境肅然。進授大都督。

西魏文帝大統五年，進爵位爲侯。八年，轉任晉州刺史，不久移軍鎮守玉壁，兼攝南汾州刺史。先是，山地胡人仗恃險阻，屢次搶劫偷盗，孝寬向他們展示威勢信譽，州境内就清平了。升任爲大都督。

十二年，齊神武傾山東之衆，志圖西入，以玉壁衝要，先命攻之。連營數十里，至於城下。乃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當其山處，城上先有兩高樓。孝寬更縛木接之，令極高峻，多積戰具以禦之。齊神武使謂城中曰："縱爾縛樓至天，我會穿城取爾。"遂於城南鑿地道，又於城北起土山，攻具，晝夜不息。孝寬復掘長塹，要其地道，仍簡戰士屯塹。城外每穿至塹，戰士即擒殺之。又於塹外積柴貯火，敵人有在地道内者，便下柴火，以皮排吹之。火氣一衝，咸即灼爛。城外又造攻車，車之所及，莫不摧毁，雖有排楯，莫之能抗。孝寬乃縫布爲縵，隨其所向則張設之。布

大統十二年，齊神武帝出動東魏全部軍隊，志在圖謀向西攻入關中，因爲玉壁是軍事要衝，下命先攻打玉壁。營寨連綿數十里，直抵城下。於是在城南起造土山，想讓軍隊登上土山以進入城中。和土山相對的地方，城上原先就有兩座高樓。孝寬又下令用長木捆綁連接兩座高樓，讓它們看起來極其高大險峻，大量積聚作戰器具以抵禦攻城。齊神武帝派人對城裏説："縱然你們把樓綁接到天上，我也會穿透城池捉獲你們。"於是就在城南面挖掘地道，又在城北起造土山，邊建造邊攻城，晝夜都不停息。孝寬又挖掘長壕，截斷敵人的地道，且選拔士兵駐守在長壕裏。城外穿挖地道至壕溝，士兵立即將他們擒獲殺掉。又在壕溝外堆積柴火，一發現敵人在地道内，就將柴火推入溝内燃燒，用皮排向地道内鼓風吹火。火氣一衝，地道内的敵人都被燒死而無完

懸於空中，其車竟不能壞。城外又縛松於竿，灌油加火，規以燒布，并欲焚樓。孝寬復長作鐵鉤，利其鋒刃，火竿一來，以鉤遥割之，松麻俱落。外又於城四面穿地，作二十一道，分爲四路，於其中各施梁柱。作訖，以油灌柱，放火燒之，柱折，城并崩壞。孝寬又隨崩處，竪木柵以捍之，敵不得入。城外盡其攻擊之術，孝寬咸拒破之。

尸。城外又造攻城車，攻城車所到之處，無不被摧毁，雖然有盾牌，也無人能够抵擋。孝寬於是令人縫布做成幔帳，隨攻城車所指方向張設布幔帳。布幔帳懸挂空中，攻城車不能衝壞。城外敵人又在長竹竿上綁縛松明麻秸，浸灌油脂，外面纏上油布條，準備一齊焚燒城樓。孝寬又製作長鐵鈎，鈎刃很鋒利，火竿一來，用鐵鈎遠遠割削，松明麻秸都脱落。城外敵人又在城池四面挖地道，共挖了二十一條地道，分爲四組，在各地道中安裝梁柱。完工後，用油脂澆灌梁柱，放火焚燒，木柱被燒斷後，城墻都崩塌了。孝寬又隨即在崩塌處安裝木栅欄用以捍禦敵人，敵人始終不能入城。城外用盡了各種攻打的辦法，孝寬都抵禦打敗了他們。

神武無如之何，乃遣倉曹參軍祖孝徵謂曰："未聞救兵，何不降也?"孝寬報云："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常逸，豈有旬朔之間，已須救援? 適憂爾衆有不反之危。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爲降將軍也。"俄而孝徵復謂城中人曰："韋城主受彼榮禄，或復可爾，自外軍士，何事相隨入湯火中邪?"乃射募格於城中云："能斬城主降者，拜太尉，封開國郡公，邑萬户，賞帛萬匹。"孝寬手題書背，反射城外，云："若有斬高歡者，一依此賞。"孝寬弟子遷，先在山東，又鎖至城下，臨以白刃云："若不早降，便行大戮。"孝寬慷慨激揚，略無顧意。士卒莫不感勵，人有死難之心。神武苦戰六旬，傷及病死者十四五，智力俱困，因而發疾。其夜遁去。後因此忿恚，遂殂。魏文帝嘉孝寬功，令殿中尚書長孫紹遠、左丞王悦至玉壁勞問，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建忠郡公。

齊神武帝無可奈何，於是派倉曹參軍祖孝徵對孝寬説："還未聽説有救兵到來，爲什麼不投降?"孝寬回答説："我這裏城池堅固，軍隊糧食有餘，攻城者自然勞苦，守城者常多安閑，難道一月以内，就需要救援的? 正該擔心的是你們的軍隊有回不去的危險。我韋孝寬是堂堂關西男子，必定不會作投降將軍的。"不久孝徵又對城中人説："韋城主蒙受了他主子的官職和俸禄，或者還該這樣死守，其餘的將士們，何必要伴隨他到熱湯烈火中去呢?"於是寫好賞格射入城中，賞格上寫道："有能斬殺城主來投降的，拜授爲太尉，封開國郡公，食邑萬户，賞帛一萬匹。"孝寬親手題字在賞格背面，反射出城外，上面寫道："如果有人能斬殺高歡，一并依照這個賞格行賞。"孝寬弟弟的兒子韋遷先在東魏，現在將他捆綁到城下，把刀架在他脖子上説："如不及早投降，就將他殺了。"孝寬慷慨激昂，没有一點顧戀的神色。士兵無不受到感動激勵，人人有死於國難之心。齊神武帝率軍苦戰六十天，將士傷亡和病死的達十分之四五，智窮力困，因而發病，當天夜裏就撤軍回去。後來因爲此戰失利而憤恨不已，終於死去。魏文帝嘉獎孝寬的戰功，派殿中尚書長孫紹遠、左丞王悦到玉壁慰問，任命孝寬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位爲建忠郡公。

廢帝二年，爲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堠，經雨頹毁，每須修之。自孝寬臨州，乃勒部内，當堠處植槐樹代之。既免修復，行旅又得庇蔭。周文後見，怪問知之，曰："豈得一州獨爾，當今天下同之。"於是令諸州夾道一里種一樹，十里種三樹，百里種五樹焉。

西魏廢帝二年，任雍州刺史。先是，道路旁每一里設一土堆，被雨淋後就毁壞，經常需要加以修整。自從孝寬到任後，就下令在州境内應該建土堆的地方種槐樹代替。既免去修整工程，往來旅客又可遮蔭。周文帝後來見此情形，感到奇怪就問他爲何如此，孝寬回答説："豈祇是一州這樣，應該令天下州郡都同樣辦理。"周文帝於是下令各州在道路兩旁離州城一里處種一棵樹，十里處種三棵樹，百里處種五棵樹。

恭帝元年，以大將軍與燕公于謹伐江陵，平之，以功封穰縣公。還，拜尚書右僕射，賜姓宇文氏。三年，周文北巡，命孝寬還鎮玉壁。周孝閔帝踐祚，拜小司徒。明帝初，參麟趾殿學士，考校圖籍。

西魏恭帝元年，以大將軍身份和燕公于謹一道討伐江陵，平定江陵後，因功被封爲穰縣公。回朝後，拜授爲尚書右僕射，賜姓宇文氏。三年，周文帝到北邊巡視，命令孝寬回去鎮守玉壁。周孝閔帝即位，拜授爲小司徒。周明帝初年，參與麟趾殿學士，考核校對圖書典籍。

保定初，以孝寬立勛玉壁，置勳州，仍授勳州刺史。齊人遣使至玉壁，求通互市。晋公護以其相持日久，絶無使命，一日忽來求交易，疑别有故。又以皇姑、皇世母先没在彼，因其請和之際，或可致之。遂令司門下大夫尹公正至玉壁，共孝寬詳議。孝寬乃於郊盛設供帳，令公正接對使人，兼論皇家親屬在東之意。使者辭色甚悦。時又有汾州胡抄得關東人，孝寬復放東還，并致書一牘，具陳朝廷欲敦鄰好。遂以禮送皇姑及護母等。

北周武帝保定初年，因孝寬在玉壁立有功勛，特在玉壁設置勳州，仍舊任命孝寬爲勳州刺史。北齊派使者到玉壁，請求通好進行往來貿易。晋公宇文護認爲雙方對立已久，從没有過使節往來，現在忽然來要求往來貿易，懷疑他們另有緣故。又因爲皇姑、皇伯母先前陷没在東方，利用他們請求和好的時機，或許可以迎接她們回來。宇文護於是命令司門下大夫尹公正到玉壁，同孝寬詳盡計議。孝寬於是在城郊擺設盛大宴席，令公正接待應對使者，進而談到皇族親屬還在東方的意思。使者言語神態很是和悦。當時又有汾州胡人搶得北齊人，孝寬又釋放他們回東方，并送去書信一封，一一陳述朝廷想建立睦鄰友好的意思。北齊終於以禮護送皇姑和宇文護母親等人回國。

孝寬善於撫御，能得人心，所遣間諜入齊者，皆爲盡力。亦有齊人得孝寬金貨，遥通書疏。故齊動静，朝廷皆先知。時有主帥許盆，孝寬度以心膂，令守一城。盆乃以城東入。孝寬怒，遣諜取之，俄而斬首而還。其能致物情如此。

孝寬善於安撫控制，能得人心，被他派到北齊的間諜，都能爲他盡力效勞。也有北齊人因得了孝寬的金錢財物，和他遥通書信的。所以北齊的一舉一動，朝廷都能預先知道。當時有一個名叫許盆的主帥，孝寬待他爲心腹，令他防守一座城池。許盆竟舉城投降北齊，孝寬發怒，派間諜去除掉他，不久將許盆斬首後回來報告。他就是如此的得人心。

汾州之北，離石以南，悉是生

汾州以北，離石以南，全是不開化的胡人，

胡，抄掠居人，阻斷河路。孝寬深患之，而地入於齊，無方誅剪。欲當其要處，置一大城。乃於河西徵役徒十萬，甲士百人，遣開府姚岳監築之。岳色懼，以兵少爲難。孝寬曰："計成此城，十日即畢。既去晉州四百餘里，一日創手，二日僞境始知，設令晉州徵兵，二日方集，謀議之間，自稽三日，計其軍行，二日不到。我之城隍，足得辦矣。"乃令築之。齊人果至南首，疑有大軍，乃停留不進。其夜，又令汾水以南，傍介山、稷山諸村，所在縱火。齊人謂是軍營，遂收兵自固。版築克就，卒如其言。

他們搶劫居民，阻斷黄河通道。孝寬深感胡人是個大禍患，而這片地方又在北齊境内，無法將他們消滅。打算在地當他們的衝要處，建一座大城。於是在黄河西面徵發服役者十萬，披甲軍士一百名，派開府姚岳監工修築。姚岳神色畏懼，以兵力太少感到爲難。孝寬説："估計建成這座城池，十天就可完工。這裏離晉州四百多里，第一天動手修築，第二天敵方纔得知，假設晉州徵發軍隊，兩天時間纔能集中起來，謀劃計議之間，又自然要耽誤三天，計算他們軍隊行進速度，兩天趕不到這裏。那時我們的城壕，已有足够的時間可以建成了。"於是下令築城。齊軍果然到了南面邊界，懷疑北周有大軍在附近，於是停留不再前進。這天夜裏，孝寬又下令在汾水以南地區，沿着介山、稷山各村莊，到處放火。齊軍認爲這些地方是周軍營寨，於是就收攏軍隊自我固守。城壕修建成功了，結果正如孝寬所説的那樣。

四年，進位柱國。時晉公護將東討，孝寬遣長史辛道憲啓陳不可，護不納。既而大軍果不利。後孔城遂陷，宜陽被圍。孝寬乃謂其將帥曰："宜陽一城之地，未能損益。然兩國争之，勞師數載。彼多君子，寧乏謀猷？若棄崤東，來圖汾北，我之疆界，必見侵擾。今宜於華谷及長秋速築城，以杜賊志。脱其先我，圖之實難。"於是畫地形，具陳其狀。晉公護令長史叱羅協謂使人曰："韋公子孫雖多，數不滿百。汾北築城，遣誰固守？"事遂不行。

周武帝保定四年，進位柱國。當時晉公宇文護準備東征，孝寬派長史辛道憲陳述建議認爲不能東征，宇文護并不采納。隨後大軍果然失利。後來孔城終於陷落，宜陽也被包圍。孝寬於是對他的將帥們説："宜陽不過一城之地，對國家來説没有多大利弊。然而兩國争奪這個地方，數年來雙方軍隊都很疲勞。敵方多有智能之士，難道缺少計謀？他們如果放棄崤山以東地區，來圖謀汾水以北地區，那麽我國的疆界，必定會受到侵犯騷擾。現在應該在華谷和長秋地區儘快建築城池，以杜絶敵人的意圖。倘或讓他們搶在我們前面，以後再謀取就實在太難了。"於是繪成地形圖，派人到京師陳述情况。晉公宇文護讓長史叱羅協對使者説："韋公子孫雖然衆多，但還不到一百人。在汾水以北修築城池，派誰去堅守？"此事終於未能實行。

天和五年，進爵鄖國公，增邑通前一萬户。是歲，齊人果解宜陽之圍，經略汾北，遂築城守之。其丞相斛律明月至汾東，請與孝寬相見。明月云："宜陽小城，久勞戰争。今既

周武帝天和五年，進爵位爲鄖國公，增加食邑連同以前的共計一萬户。這年，齊軍果然解除了對宜陽的包圍，轉而經營汾水以北地區，并且築城防守。北齊丞相斛律明月到汾水東面，要求和孝寬見面。相見時，明月説："宜陽一座小

入彼，欲於汾北取償，幸勿怪也。”孝寬答曰：“宜陽彼之要衝，汾北我之所棄。我棄彼圖，取償安在？且若輔翼幼主，位重望隆，理宜調陰陽，撫百姓，焉用極武窮兵，構怨連禍！且滄、瀛大水，千里無烟，復欲使汾、晋之間，横尸暴骨，苟貪尋常之地，塗炭疲弊之人，竊爲君不取。”

城，久經戰爭。現在既然進入你們的版圖，我打算到汾水以北來取得補償，希望不要見怪啊。”孝寬回答説：“宜陽是你們的軍事要衝，汾水以北是我們所抛棄不要的。我們不要的地方你們來謀取，取得補償的話從哪裏説起？况且你輔佐保護幼主，地位重要聲望極高，理應調和陰陽，安撫百姓，哪裏用得着好戰不休，結怨於鄰而造成禍亂！况且滄州、瀛州一帶發大水，千里之地没有人烟，又想讓汾州、晋州之間，尸横遍野白骨滿地，假如衹求貪取尺寸之地，而使疲敝不堪的民衆遭受艱難困苦，我私下也認爲你不會這樣做。”

孝寬參軍曲巖頗知卜筮，謂孝寬曰：“來年東朝必大相殺戮。”孝寬因令巖作謡歌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百升，斛也。又言：“高山不摧自崩，槲樹不扶自竪。”令諜人多賫此文，遺之於鄴。祖孝徵既聞，更潤色之，明月竟以此誅。

孝寬的參軍曲巖對占卜很精通，對孝寬説：“明年北齊内部必定要大規模相互誅殺。”孝寬於是命令曲巖造作歌謡説：“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百升，就是指一斛。又説：“高山不用摧就自然崩塌，槲樹不需扶持就自然直立。”命令間諜大量携帶寫有這類歌謡的文稿，特意送到鄴都。祖孝徵知道後，又對歌謡加以修飾完善，然後奏聞齊後主，明月竟因這些謡言被誅殺。

建德之後，武帝志在平齊。孝寬乃上疏陳三策。

其第一策曰：“臣在邊積年，頗見間隙，不因際會，難以成功。是以往歲出軍，徒有勞費，功績不立，由失機會。何者？長淮之南，舊爲沃土，陳氏以破亡餘燼，猶能一舉平之。齊人歷年赴救，喪敗而反。内離外叛，計盡力窮。《傳》不云乎：‘仇有釁焉，不可失也。’今大軍若出軹關，方軌而進，兼與陳氏共爲掎角；并令廣州義旅出自三鵶；又募山南驍鋭，沿河而下；復遣北山稽胡絶其并、晋之路。凡此諸軍，仍令各募關、河之外勁勇之士，厚其爵賞，使爲前驅。岳動川移，雷駭電激，百道俱進，并趨虜庭。必當望旌奔潰，所向摧殄。一戎大定，實在此機。”

建德年之後，周武帝立志平定北齊。孝寬於是上書陳述三條計策。

他的第一條計策説：“臣在邊境多年，很知道機會的重要，不利用時機，就難以獲得成功。所以往年出兵，衹是勞師費餉，不能建立功績，是由於失去了機會。爲什麽呢？淮河以南，從前是富庶肥沃之地，陳以敗亡的殘餘勢力，還能一戰平定。北齊軍隊歷年前去救援，都失敗而回。北齊現在是朝廷離心地方叛亂，謀略已盡勢力窮困。《左傳》上不是説：‘仇敵有空隙可以利用，不可失去機會。’現在我們大軍如果從軹關出發，兩軍平行推進，加上和陳朝聯合牽制北齊兵力；同時命令廣州義軍從三鵶出發；又招募華山以南驍勇精鋭之士，沿黄河東下；再派北山稽胡截斷他們并州、晋州的通道。凡是這些各路大軍，都命令各自招募關西、河西的精壯士兵，以優厚的爵禄作賞賜，使他們作先鋒軍。大軍如山川滚動，又似雷霆電閃，百道并進，同時直搗敵人巢穴。必定會使敵人望旗奔潰，所向之處無不被摧

毁消滅。一戰就完全平定，真的就在這次機會。”

其第二策曰：“若國家更爲後圖，未即大舉，宜與陳人分其兵勢。三鵶以北，萬春以南，廣事屯田，預爲貯積。募其驍悍，立爲部伍。彼既東南有敵，戎馬相持，我出奇兵，破其疆埸。彼若興師赴援，我則堅壁清野，待其去遠，還復出師。常以邊外之軍，引其腹心之衆。我無宿舂之費，彼有奔命之勞。一二年中，必自離叛。且齊氏昏暴，政出多門，鬻獄賣官，唯利是視，荒淫酒色，忌害忠良。闔境熬然，不勝其弊。以此而觀，覆亡可待。然後乘間電掃，事等摧枯。”

他的第二條計策説：“如果陛下要作長遠打算，不能立即大舉進攻，就應該和陳人聯合分散敵人的軍隊勢力。三鵶以北，萬春以南地區，廣泛興置屯田，預先儲存積聚軍糧。招募驍勇精悍之人，組建軍隊。對方既然東南有敵人，必然雙方屯兵相持不下，我們出奇兵，攻破他的國界。他們如果出動軍隊來救援，我們就堅壁清野，等他們的援兵走遠後，我們再出兵發起攻擊。經常用邊境外的小股軍隊，牽制他們的中心部隊。這樣我們連兩天的糧食都不用準備，而他們就有疲於奔命的勞苦。一兩年間，他們内部必然分離反叛。况且齊主昏庸暴虐，政令不統一，貪賄枉法出賣官爵，惟利是圖，荒廢政事沉迷於酒色，猜忌殺害忠良。舉國上下怨聲載道，受不了他的弊政。由此看來，滅亡的日子指日可待了。然後利用機會迅速掃蕩，戰事會如同摧枯拉朽般迅速進展。”

其第三策曰：“竊以大周土宇，跨據關、河，蓄席卷之威，持建瓴之勢。太祖受天明命，與物更新，是以二紀之中，大功克舉。南清江、漢，西龕巴、蜀，塞表無虞，河右底定。唯彼趙、魏，獨爲榛梗者，正以有事三方，未遑東略。遂使漳、滏游魂，更存餘晷。昔勾踐亡吴，尚期十載；武王取亂，猶煩再舉。今若更存遵養，且復相時，臣謂宜還崇鄰好，申其盟約，安人和衆，通商惠工，蓄鋭養威，觀釁而動。斯則長策遠馭，坐自兼并也。”

他的第三條計策説：“我私下認爲大周領土，據有關中、黄河，蓄積有席捲天下之威勢。太祖文皇帝受大命於天，爲民衆改舊爲新，所以二十多年間，大功告成。南面肅清了長江、漢水流域，西面平定了巴郡、蜀郡地區，塞北没有憂慮，黄河以西也已平定。惟有齊朝占據的趙國、魏國舊地，獨獨成爲阻礙，正因爲我們要先平定南方、西南、西北三方，來不及向東方進取。纔使得漳河、滏水間游蕩的鬼魂苟延殘喘，存在了這麽長時間。從前越王勾踐滅亡吴國，尚且等待了十年；周武王征服動亂的商朝，還需要煩勞第二次興兵。現在如果另要順應時勢而積蓄力量，重新尋找時機，臣認爲應該依舊推行睦鄰友好，申明和對方的盟約，安撫協和民衆和軍隊，通商貿易使手工業者得到實惠，蓄鋭氣養威勢，觀察到機會再行動。這就是長遠的計劃，使我們能坐收兼并之利啊。”

書奏，武帝遣小司寇淮南公元偉、開府伊婁謙等重幣聘齊。爾後遂大舉，再駕而定山東。卒如孝寬之策。

書奏上，周武帝派小司寇淮南公元偉、開府伊婁謙等人帶着豐厚的禮品通好北齊。隨後就大舉進攻，兩戰就平定北齊。終究是按孝寬的計策行事。

孝寬每以年迫懸車，屢請致仕。帝以海内未平，優詔弗許。至是，復稱疾乞骸骨。帝曰："往已面申本懷，何煩重請也。"

孝寬常常因自己已年近七十，屢次請求辭去官職。武帝以天下尚未平定爲由，下優遇詔書不予應允。到這時，又稱病自請退職。武帝説："以前已經當面向你申述我的本心，何需煩勞又來請求呢。"

五年，帝東伐，過幸玉壁。觀禦敵之所，深嘆美之，移時乃去。孝寬自以習練齊人虚實，請爲先驅。帝以玉壁要衝，非孝寬無以鎮之，乃不許。及趙王招率兵出稽胡，與大軍掎角，乃敕孝寬爲行軍總管，圍守華谷以應接之。孝寬剋其四城。武帝平晋州，復令孝寬還舊鎮。及帝凱旋，復幸玉壁。從容謂孝寬曰："世稱老人多智，善爲軍謀。然朕唯共少年一舉平賊，公以爲如何?"孝寬對曰："臣今衰耄，唯有誠心而已。然昔在少壯，亦曾輸力先朝，以定關右。"帝大笑曰："實如公言。"乃詔孝寬隨駕還京。拜大司空，出爲延州總管，進位上柱國。

建德五年，武帝東征，途經玉壁。看到抵禦敵人進攻的地方，大加贊美，過了好長一段時間纔離開。孝寬自認爲熟悉齊軍虚實，請求作前鋒大將。武帝認爲玉壁是衝要之地，非孝寬不能鎮守，就没有應允他。到趙王宇文招領兵從稽胡進發，與大軍構成犄角之勢以夾擊敵人時，就命令孝寬爲行軍總管，包圍防守華谷以接應宇文招。孝寬攻克了四座城池。武帝平定晋州後，又命令孝寬回去鎮守玉壁。當武帝凱旋班師，又親臨玉壁。武帝從容自如地對孝寬説："世人多稱説老年人多智慧，擅長於軍事謀劃。然而我却衹需和年輕人一起就一舉平定賊寇，你認爲如何?"孝寬回答説："臣現在已經衰老，衹有一顆誠心而已。然而從前年輕力壯之時，也曾經效力於先朝，以平定關西。"武帝大笑着説："事實正如你所説的那樣啊。"於是下詔讓孝寬隨他回京師。拜授爲大司空，外任延州總管，進位上柱國。

大象元年，除徐、兖等十一州十五鎮諸軍事、徐州總管。又爲行軍元帥，徇地淮南。乃分遣杞公宇文亮攻黄城，郕公梁士彦攻廣陵，孝寬率衆攻壽陽，并拔之。初，孝寬到淮南，所在皆密送誠款。然彼五門，尤爲險要，陳人若開塘放水，即津濟路絶。孝寬遽令分兵據守之。陳刺史吴文立果遣决堰，已無及。於是陳人退走，江北悉平。

北周静帝大象元年，任命爲徐州、兖州等十一州十五鎮諸軍事、徐州總管。又任行軍元帥，負責攻占淮南之地。於是分派杞公宇文亮攻打黄城，郕公梁士彦攻打廣陵，孝寬親自率軍攻打壽陽，各城都被攻拔。起初，孝寬一到淮南，陳境内到處都派人秘密聯係表示誠心歸服。然而陳境内五門這個地方，特别險要，陳人如果挖開塘堰放水，渡口通道就會被斷絶。孝寬火速命令分兵占據防守。陳刺史吴文立果然派人决堰放水，但已來不及了。於是陳軍退走，長江以北地區全部平定。

軍還，至豫州，宇文亮舉兵反，立以數百騎襲孝寬營。時亮國官茹寬密白其狀，孝寬有備，亮不得入，遁走，孝寬追獲之。詔以平淮南之功，别封一子滑國公。

軍隊班師，行至豫州，宇文亮舉兵反叛，立即率數百名騎兵襲擊孝寬營寨。當時宇文亮自己封國的官員茹寬秘密向孝寬陳報情况，使孝寬有所防備，宇文亮不得入營，於是逃走，孝寬追擊抓獲了他。詔令以平定淮南的功勞，另外封他一個兒子爲滑國公。

及宣帝崩，隋文帝輔政。時尉遲迥先爲相州總管，詔孝寬代之。又以小司徒叱列長叉爲相州刺史，先令赴鄴。孝寬續進，至朝歌，迥遣其大都督賀蘭貴齎書候孝寬。孝寬留貴與語以察之，疑其有變，遂稱疾徐行。又使人至相州求醫藥，密以伺之。既到湯陰，逢長叉奔還。孝寬兄子魏郡守藝又棄郡南走。孝寬審知其狀，乃馳還。所經橋道，皆令毁撤，驛馬悉擁以自隨。又勒驛將曰："蜀公將至，可多備肴酒及芻粟以待之。"迥果遣儀同梁子康將數百騎追孝寬，驛司供設豐厚，所經之處，皆輒停留，由是不及。

到宣帝逝世後，隋文帝輔佐朝政。當時尉遲迥先任相州總管，詔令孝寬代替他。又任命小司徒叱列長叉爲相州刺史，先讓他去鄴城赴任。孝寬隨後進發，行至朝歌，尉遲迥派他的大都督賀蘭貴帶着書信等候孝寬。孝寬留下賀蘭貴和他談話以觀察動静，懷疑尉遲迥有所行動，於是就假稱有病慢慢行進，又派人到相州求醫取藥，暗中進行偵察。已經走到湯陰，遇見長叉逃回。孝寬哥哥的兒子魏郡太守韋藝又放棄郡城南逃。孝寬確切知道尉遲迥反叛情狀後，就急馳奔回。凡所經過的橋梁道路，都下令破壞或拆除，驛站的馬匹盡數集中起來自己隨身帶走。又强迫命令驛站守將説："蜀公將要到來，應該多準備肴饌酒果和糧草以等待他。"尉遲迥果然派儀同梁子康帶領數百名騎兵追趕孝寬，驛站官員供給陳設十分豐厚，所經過的地方，都總是要停留一段時間，因此没能追上。

時或勸孝寬，以爲洛京虚弱，素無守備，河陽鎮防，悉是關東鮮卑，迥若先往據之，則爲禍不小。乃入保河陽。河陽城内，舊有鮮卑八百人，家并在鄴，見孝寬輕來，謀欲應迥。孝寬知之，遂密造東京官司，詐稱遣行，分人詣洛受賜。既至洛陽，并留不遣。因此離解，其謀不成。

當時有人勸告孝寬，認爲洛京虚弱，素來没有設防措施，而河陽的鎮防軍隊，全部是原來北齊轄境的鮮卑人，尉遲迥如果先去占據河陽，那麽所造成的危害就不小了。於是孝寬就進入河陽守衛。河陽城内，原先就有八百名鮮卑人，他們的家屬都在鄴城，見孝寬空身一人前來，就圖謀響應尉遲迥。孝寬知道這事後，於是私下造訪東京洛陽百官，假稱要遣送他們起程回家，分散衆人到洛陽接受賞賜。等他們到了洛陽後，全部扣留下來不予遣送。就這樣將這批鮮卑人分散開，使他們的圖謀没有成功。

六月，詔發關中兵，以孝寬爲元帥東伐。七月，軍次河陽。迥所署儀同薛公禮等圍逼懷州，孝寬遣兵擊破之。進次懷縣永橋城之東南，其城既在要衝，雉堞牢固，迥已遣兵據之。諸將士以此城當路，請先攻取。孝寬曰："城小而固，若攻而不拔，損我兵威。今破其大軍，此亦何能爲也。"於是引軍次于武陟，大破迥子惇，惇輕騎奔鄴。軍次於鄴西門豹祠之南，迥自出戰，又破之。迥窮迫

六月，朝廷下詔徵發關中兵馬，任用孝寬爲元帥東征尉遲迥。七月，軍隊進至河陽駐扎。尉遲迥所委任的儀同薛公禮等人包圍逼近懷州，孝寬派兵打敗了他們。進軍駐扎懷縣永橋城的東南面，這座城池既在要衝之地，城墻牢固，尉遲迥已經派兵占據防守。衆將士認爲這座城池擋住進軍道路，請求先將它攻取。孝寬説："城池雖小但很堅固，如果攻打却没有打下它，有損我軍的聲威。現在已經打敗了他的大軍，這座小城又能有什麽作爲呢。"於是領兵從别路進至武陟駐扎，大敗尉遲迥兒子尉遲惇的軍隊，尉遲惇率領

自殺。兵士在小城中者，盡坑之於游豫園。諸有未服，皆隨機討之。關東悉平。

輕裝騎兵逃奔到鄴城。大軍駐扎在鄴城西門豹祠的南面，尉遲迥親自出戰，又被打敗。尉遲迥窮困窘迫自殺身亡。隨從尉遲迥在小城中的士兵，被盡數坑殺於游豫園。諸多未降服之人，都見機征討。關東盡數平定。

十月，凱還京師。十一月，薨，時年七十二。贈太傅、十二州諸軍事、雍州牧，謚曰襄。

十月，凱旋京師。十一月，孝寬去世，享年七十二歲。追贈爲太傅、十二州諸軍事、雍州牧，謚號是襄。

孝寬在邊多載，屢抗强敵。所有經略，布置之初，人莫之解；見其成事，方乃驚服。雖在軍中，篤意文史，政事之餘，每自披閱。末年患眼，猶令學士讀而聽之。又早喪父母，事兄嫂甚謹，所得俸禄，不入私房。親族有孤遺者，必加振贍。朝野以此稱焉。長子諶，年十歲，魏文帝欲以女妻之。孝寬辭以兄子世康年長。帝嘉之，遂以妻世康。

孝寬在邊境多年，屢次抗禦强敵。所有籌劃治理，在剛布置時，很多人都不能理解；到見了成效後，方纔驚奇佩服。他雖長期在軍隊中，但却專心致意於文史諸書，在政事之餘，自己經常翻閲。晚年患眼病，還令學士讀書給他聽。另外他父母早亡，侍奉兄嫂很是恭謹，所得俸禄，不入自己私房。親族中如有父母雙亡的孤兒，他必定加以救濟。朝廷民間對他這種義舉都很稱贊。長子韋諶，十歲時，西魏文帝就想把女兒嫁給他爲妻。孝寬以哥哥的兒子世康年長爲由相推辭。魏文帝因此很贊賞他，就將女兒嫁給世康。

孝寬有六子，總、壽、霽、津知名。

孝寬有六個兒子，其中韋總、韋壽、韋霽、韋津最爲知名。

韋總

總字善會，聰敏好學。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納言、京兆尹。武帝嘗戲總曰："卿師尹帝鄉，故當不以富貴威福鄉里邪?"總乃正色對曰："陛下擢臣非分，竊謂已鑒愚誠。今奉嚴旨，便似未照丹赤。豈可久忝此職，用疑聖慮。請解印綬，以避賢能。"帝大笑曰："前言戲之耳。"五年，從武帝東征。總每率麾下，先驅陷敵，遂於并州戰殁，時年二十九。贈上大將軍，追封河南郡公，謚曰貞。六年，重贈柱國、五州刺史。

韋總字善會，聰明敏慧愛好學習。位至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納言、京兆尹。周武帝曾經和韋總開玩笑説："卿家任京師的長官，應該不會以自身的富貴在家鄉作威作福吧?"韋總表情嚴肅回答説："陛下提拔我到意想不到的高位，我私下認爲陛下已經鑒察了我的愚誠。現在受到陛下嚴旨斥責，又像是尚未照見我的赤誠之心。我豈能長期愧居此職，以使聖上有所疑慮。請解除我的職務，以讓給賢良而有才能的人。"武帝大笑説："前面的話不過是玩笑罷了。"建德五年，隨從武帝東征。韋總常常率領部下當先衝入敵人陣中，終於在并州戰死，當時纔二十九歲。被追贈爲上大將軍，追封河南郡公，謚號是貞。建德六年，重新追贈爲柱國、五州刺史。

子國成嗣，後襲孝寬爵鄖國公。隋文帝追録孝寬舊勛，開皇初，詔國成食封三千户，收其租賦。

兒子國成繼承爵位，後來又承襲了孝寬鄖國公的封爵。隋文帝追記孝寬以前的功勛，在開皇初年，詔令國成食封邑三千户，收取租税。

韋壽

壽字世齡，以貴公子早有令譽。位京兆尹。武帝親征齊，委以後事。以父軍功，賜爵永安縣侯。隋文帝爲丞相，以其父平尉遲迥，拜壽儀同三司，進封滑國公。文帝受禪，歷位恒、毛二州刺史，頗有能名。以疾徵還，卒于家。謚曰定。仁壽中，文帝爲晋王昭納其女爲妃。其子保巒嗣。

韋壽字世齡，因爲是貴家公子早有好聲譽。位至京兆尹。武帝親征北齊，將後方事務委托給他。因父親軍功，賜爵位爲永安縣侯。隋文帝爲丞相，因他父親平定了尉遲迥的反叛，拜授韋壽爲儀同三司，進封爵爲滑國公。隋文帝受禪讓即帝位，歷任恒州、毛州兩州刺史，很有能吏名聲。因病被徵召回京，死於家中。謚號是定。仁壽年間，隋文帝爲晋王楊昭娶他的女兒作王妃。他的兒子保巒繼承爵位。

壽弟霽，位太常少卿、安邑縣伯。

韋壽弟弟韋霽，位至太常少卿、安邑縣伯。

霽弟津，位内史侍郎、户部侍郎、判尚書事。

韋霽弟弟韋津，位至内史侍郎、户部侍郎、判尚書事。

韋敻

孝寬兄敻。敻字敬遠，志尚夷簡，澹於榮利。弱冠，被召拜雍州中從事，非其好也，遂謝疾去。前後十見徵辟，皆不應命。屬周文帝經綸王業，側席求賢，聞敻養高不仕，虚心敬悦，遣使辟之，備加禮命。雖情諭甚至，而竟不能屈。彌以重之，亦弗之奪也。所居之宅，枕帶林泉。敻對玩琴書，蕭然自逸，時人號爲居士焉。至有慕其閑素者，或載酒從之，敻亦爲之盡歡，接對忘倦。

孝寬的哥哥是韋敻。韋敻字敬遠，志向尊崇恬淡質樸，淡泊於名位利禄。成年時，被徵召拜授爲雍州中從事，這并非他的愛好，於是因病辭去官職。前後十次被徵召入仕，都不接受召命。適值周文帝籌劃治理帝王大業，虚正位以求賢才，聽説韋敻保養高尚志節不願做官，虚心尊敬悦服，派使者徵召他，任職文書一應齊備，雖以情勸諭到極點，而終究不能使他屈服。周文帝更加尊重他，也不强迫他改變志向。所居住的宅院，靠近山林泉石。韋敻對此山林泉石欣賞品味琴書，寂寞冷清而自得安閑，當時人稱他爲居士。至於仰慕他閑静清白的人，有的載酒相從，韋敻也和他們極盡歡樂，接待應對而忘了疲倦。

明帝即位，禮敬愈厚。乃爲詩以貽之曰："六爻貞遁世，三辰光少微。潁陽讓逾遠，滄州去不歸。香動秋蘭佩，風飄蓮葉衣。坐石窺仙洞，乘槎下釣磯。嶺松千仞直，岩泉百丈飛。聊登平樂觀，遥望首陽薇。詎能同四隱，來參余萬機？"敻答帝詩，願時朝謁。帝大悦，敕有司日給河東酒一斗，號之曰逍遥公。

周明帝即位，對他的禮遇尊敬更加深厚。於是作詩贈送給他説："《易經》贊美避世隱居，使日月星辰光芒减弱。巢父許由避讓君位更加遠離塵世，隱居水濱的隱士是一去不復返了。隱者佩帶的秋蘭香氣四溢，蓮葉衣隨風飄動。坐在石上窺視仙人洞府，乘坐木筏到江邊岩石上垂釣。嶺上青松直立千仞，岩間清泉飛流百丈。我姑且登上平樂觀憑高遠望，好像看見先生像伯夷、叔齊那樣在首陽山采摘薇菜。何能得先生像商山四皓那樣，來參預决斷我的國家大事？"韋敻作詩回答明帝，願意定時到京師來朝見。明帝很高

興，詔令主管部門每天供給河東美酒一斗，給他的封號是逍遥公。

時晋公護執政，廣營第宅。嘗召夐至宅，訪以政事。夐仰視其堂，徐而嘆曰："酣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於此，未或弗亡。"護不悦。有識者以爲知言。

當時晋公宇文護執掌朝政，大量營造府第宅院。曾經召請韋夐到家中，向他詢問政務。韋夐仰面觀看他的堂屋，然後緩緩地嘆息説："沉湎於醇酒音樂，殿宇高大墻壁裝飾精美，這兩者有一件，未必就不敗亡。"宇文護很不高興。有見識的人都説他的話很有遠見。

陳遣其尚書周弘正來聘，素聞夐名，請與相見。朝廷許之。弘正乃造夐，談謔盡日，恨相遇之晚。後請夐至賓館，夐不時赴。弘正乃贈詩曰："德星猶未動，真車詎肯來？"其爲當時所欽挹如此。

陳朝派尚書周弘正來通問修好，弘正早就聽説韋夐的名聲，請求和他相見。朝廷應允了。弘正於是去拜訪韋夐，談笑戲謔了一整天，衹恨相遇太晚。隨後弘正邀請他到賓館相見，韋夐没有按時赴約。弘正於是作詩贈給他説："賢士未動身，仙車何肯來？"他就是如此地受當時人所欽佩推崇。

武帝嘗與夐夜宴，大賜之縑帛，令侍臣數人負以送出。夐唯取一匹，示承恩旨而已，帝以此益重之。孝寬爲延州總管，夐至州，與孝寬相見。將還，孝寬以所乘馬及轡勒與夐。夐以其華飾，心弗欲之。笑謂孝寬曰："昔人不棄遺簪墜屨者，惡與之同出，不與同歸。吾之操行，雖不逮前烈，然捨舊録新，亦非吾志也。"於是乃乘舊馬以歸。

周武帝曾經和韋夐夜間飲宴，大量賜給他縑帛，令幾名侍衛官替他運送出去。韋夐衹取了一匹，表示接受武帝的恩賜而已，武帝因此更加推重他。孝寬任延州總管時，韋夐到延州，和孝寬相見。將要回去時，孝寬將自己所乘坐的馬連同馬繮銜勒一起送給韋夐。韋夐因爲裝飾得太華麗，内心不願接受。於是笑着對孝寬説："前人不嫌棄遺失的舊髮簪和破鞋子，是因爲害怕同它一道出來却不能一道回去。我的節操品行，雖然不如前代賢人，然而捨舊取新，也不是我的志向啊。"於是仍舊乘舊馬回去。

武帝又以佛、道、儒三教不同，詔夐辨其優劣。夐以三教雖殊，同歸於善，其迹似有深淺，其致理如無等級。乃著《三教序》奏之。帝覽而稱善。時宣帝在東宫，亦遺夐書，并令以帝所乘馬迎之，問以立身之道。夐對曰："《傳》不云乎，儉爲德之恭，侈爲惡之大。欲不可縱，志不可滿。并聖人之訓也，願殿下察之。"

武帝又因爲佛教、道教、儒教三教不同，下詔令韋夐辨别它們的優劣。韋夐認爲三教雖然不同，但都同歸於善，它們的行踪好像有深有淺，但它們的最高理想境界又好像没有等級。於是著《三教序》進奏武帝，武帝觀閲後稱贊很好。當時宣帝還在東宫太子之位，也送書信給韋夐，并下令用自己所乘的馬去迎接他，向他詢問立身行事的道理。韋夐回答説："《傳》上不是説嗎，儉樸是最恭謹的德行，奢侈是最大的罪惡。欲望不可放縱，心志不可盈滿。這些都是聖人的訓誡啊，希望殿下明察。"

夐子瓘，行隨州刺史，因疾物故。孝寬子總復於并州戰殁。一日之

韋夐之子韋瓘，代理隨州刺史，因病去世。而孝寬之子韋總又在并州戰死。在一天之内，兩

中，凶問俱至。家人相對悲慟，而敻神色自若，謂之曰："死生命也，去來常事，亦何足悲！"援琴撫之如舊。敻又雅好名義，虛襟善誘，雖耕夫牧豎，有一介可稱者，皆接引之。特與族人處玄及安定梁曠爲放逸之友。少愛文史，留情著述，手自抄録數十萬言。晚年虛靜，唯以體道會真爲務，舊所制述，咸削其稿，故文筆多并不存。

人的死訊都同時到來。一家人都相對悲傷痛哭，而韋敻神色自如，對他們説："死生是命運的安排，死去生來是經常的事，又哪裏值得悲痛呢！"於是拿出琴來和平時一樣撫奏。韋敻又很看重名譽道義，虛心待人善於誘導，即使是農夫牧童，衹要有一點可稱道的，都接待引進他們。特别和同族人處玄和安定人梁曠結爲放任自由的朋友。自幼愛好文史書籍，親手抄録數十萬字的筆記。晚年崇尚虛無清静，專以體察大道領會真諦爲務，從前所有制作著述，都删削原稿，所以他的文章多數并未存留下來。

建德中，敻以年老，預戒其子等曰："昔士安以籧篨束體，王孫以布囊繞尸，二賢高達，非庸才能繼。吾死之日，可斂舊衣，勿更新造。使棺足周尸，牛車載柩，墳高四尺，壙深一丈。其餘煩雜，悉無用也。朝晡奠食，於事彌煩，吾不能頓絶汝輩之情，可朔望一奠而已。仍薦蔬素，勿設牲牢。親友欲以物吊祭者，并不得爲受。吾常恐臨終恍惚，故以此言預戒汝輩。瞑目之日，勿違吾志也。"宣政元年二月，卒於家，時年七十七。武帝遣使吊祭，賻賵有加。其喪制葬禮，諸子等并遵其遺戒。子世康。

武帝建德年間，韋敻因爲自己已年老，預先告誡他兒子等人説："從前皇甫士安用粗竹席裹身，王孫用布袋繞束尸體，二位先賢高遠曠達，不是庸才所能繼承的。我死之日，可用舊衣裝殮，不需重新製作。使棺材能裝下尸體就行了，用牛車載運尸棺，墳堆高四尺，墓穴深一丈。其餘繁瑣細碎排場，都是没有用的。朝獻祭奠，事情更加煩瑣。但我也不能立時斷絶你們的情分，可以在每月的初一日和十五日祭奠一下就行了。仍舊衹進獻蔬菜素果，不要擺設牲畜肉食。親戚朋友要用禮物來吊唁祭奠的，一律不得接受。我經常怕在臨終之時神志不清，所以將這話預先告誡你們。我死之日，你們不要違背我的意願啊。"周武帝宣政元年二月，死於家中，享年七十七歲。武帝派使者前去吊唁祭祀，賞賜的助辦喪葬財物很豐厚。他的喪事制度和埋葬禮儀，諸子等人一律遵照他的遺訓辦理。兒子世康。

韋世康

世康幼而沈敏，有器度。年十歲，州辟主簿。在魏，弱冠爲直寢，封漢安縣公，尚周文帝女襄樂公主，授儀同三司。仕周，歷位典祠下大夫，沔、硤二州刺史。從武帝平齊，授司州總管長史。時東夏初定，百姓未安，世康綏撫之，士庶胥悦。入爲户部中大夫，進位上開府，轉司會中大夫。尉遲迥之亂，隋文帝謂世康

世康幼年時就沉着敏捷，有才能風度。剛十歲時，州裏就徵召他爲主簿。在西魏時，剛成年就任直寢，被封爲漢安縣公，娶周文帝女兒襄樂公主，任命爲儀同三司。入仕北周，歷任典祠下大夫，沔州、硤州二州刺史。隨從周武帝平定北齊，被任命爲司州總管長史。當時中原東方剛被平定，百姓尚未安定，世康用心安撫，士人平民都很高興。調回京師任户部中大夫，進位上開府，轉任司會中大夫。尉遲迥叛亂時，隋文帝對

曰："汾、絳舊是周、齊分界，因此亂階，恐生搖動，今以委公。"因授絳州刺史。以雅望鎮之，闔境清肅。

世康說："汾州、絳州從前是周、齊兩國的分界處，因這次變亂，恐怕這裏會不穩定，現在把這個地方委托給你。"於是任命他爲絳州刺史。以他美好的聲望鎮守絳州，全境清静肅然。

世康性恬素好古，不以得喪干懷。在州有止足之志，與子弟書曰："吾生因緒餘，夙沾纓弁，驅馳不已，四紀於兹，亟登袞命，頻莅方岳。志除三惑，心慎四知，以不貪而爲寶，處脂膏而莫潤。如斯之事，頗爲時悉。今耄雖未及，壯年已謝。霜早梧楸，風先蒲柳。眼暗更劇，不見細書；足疾彌增，非可趨走。禄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况娘春秋已高，温凊宜奉，晨昏有闕，罪在我躬。今世穆、世文，并從武役，吾與世冲，復嬰遠任，陟岵瞻望，此情彌切。桓山之悲，倍深常戀。意欲上聞，乞遵禮教，未訪汝等，故遣此及。興言遠慕，感咽難勝。"諸弟報以事恐難遂，乃止。

世康性格淡泊而好尚古人，不關心於得失。在州刺史任上他已有知止知足之心志，他在給家族子弟的信中寫道："我一生憑藉是勛戚後代，所以早就擔任了官職，爲國家奔走不停，到現在已快五十年了，一再榮升三公之任，又屢次任刺史郡守。立志除去酒色財三種蠱惑，心懷謹慎不受賄賂，以不貪財爲寶，身處富裕境地而能清廉自守。像這類事情，也很被當時人所瞭解。現在雖還未到高年，但壯年已過。寒霜總是較早地凍着梧桐和楸樹，而風也總是先吹掉蒲草和柳樹的葉子。兩眼昏花得更加厲害了，看不清小字；足疾也加重，已經不能快跑。俸禄怎能要求得太多，爲防止過滿就該退下；年歲不必等到衰老，有病就該辭職。况且母親年歲已高，也應該侍奉她老人家的冬温夏凉，奉養有缺，罪在我身。現在世穆、世文都在從軍服役，我和世冲，又被任命爲遠方的地方官，思親的心情更加迫切。兄弟離散的悲哀，使我更加深深地懷念。心想奏聞皇上，請求遵行孝養母親和睦兄弟的禮教，又没有和你們商議，所以給你們送去這封書信談此情况。發言至此，遥想思念，止不住感慨萬分嗚咽流涕。"諸弟回信認爲事情恐怕難以如願，纔打消了辭職念頭。

在任有惠政，奏課連最，擢爲禮部尚書。世康寡嗜欲，不慕勢貴，未嘗以位望矜物。聞人之善，若己有之，亦不顯人過咎，以求名譽。進爵上庸郡公。轉吏部尚書，選用平允，請托不行。以母憂去職，固辭，乞終私制。上不許。開皇七年，將事江南，議重方鎮，拜襄州刺史。坐事免。未幾授安州總管，還信州總管。十三年，復拜吏部尚書。前後十餘年間，多所進拔，朝廷稱爲廉平。

世康在任上有惠民政績，上奏他的考核連年都是優秀，就被提拔爲禮部尚書。世康少嗜好欲望，不企慕權勢富貴，未曾以他的地位聲望恃才傲物。聽見别人有善行，就好像自己也有一樣，也不暴露他人的過失，以求得自己的名譽。進爵位爲上庸郡公。轉任吏部尚書，選任官吏公正適當，禁止私相囑托。因母親逝世離職守孝，未滿一周年，就起用他復職處理政務，他堅决推辭，請求爲母親服滿喪期，隋文帝不應允。開皇七年，將要發動滅陳的戰争，朝廷計議要加强地方藩鎮，於是拜授世康爲襄州刺史。因事獲罪免去官職。不久又任命爲安州總管，又改任爲信州總

管。開皇十三年，又拜授爲吏部尚書。在前後任吏部尚書的十多年間，進用提拔了很多人才，被朝廷稱爲廉正公平。

嘗因休暇，謂子弟曰："吾聞功遂身退，古人常道。今年將耳順，志在懸車，汝輩以爲云何?"子福嗣答曰："大人澡身浴德，名立官成。盈滿之戒，先哲所重，欲追踪二疏，伏奉尊命。"後因侍宴，世康再拜陳讓，願乞骸骨。上曰："冀與公共理天下，今之所請，深乖本望。縱筋力衰謝，猶屈公卧臨一隅。"於是出拜荆州總管。時天下唯置荆、并、楊、益四大總管，并、楊、益三州并親王臨統，唯荆州委於世康，時論以此爲美。世康爲政簡静，百姓愛悦。卒於州。上聞而痛惜，贈大將軍，謚曰文。

曾經在休沐假日對子弟們説："我聽説功名成就後就該自我引退，這是古人所遵循的常規。我現在年齡已將近六十，志在辭職，你們認爲如何?"兒子福嗣回答説："父親修身養性使之純潔，名譽已樹立官位已大成。過分盈滿的警戒，爲古聖先賢所推重，如果打算效法西漢的疏廣、疏愛，衹好恭受尊命。"後來利用陪侍飲宴的機會，世康兩次拜請陳述自己退職讓賢的願望，請求退休。隋文帝説："正希望和你共同治理天下，今天的請求，深深地違背了我的本心。縱然你的精力已經衰減，還要委屈你不勞而治一方。"於是拜授他外任荆州總管。當時全國衹設置了荆州、并州、楊州、益州四大總管，并州、楊州、益州三州總管都是親王去治理總管，衹有荆州總管委托給世康，當時人的議論以此爲美談。世康處理政務簡要清静，老百姓都很愛戴滿意他。死於荆州總管任上。隋文帝聽到他的死訊很悲痛惋惜，追贈爲大將軍，謚號是文。

世康性孝友，初以諸弟位并隆貴，獨季弟世約宦塗不達，共推父時田宅盡以與之。世多其義。

世康秉性孝敬父母友愛兄弟，最初因幾位弟弟職位都很顯貴，惟獨小弟世約仕途不顯達，於是共同推讓父親在世時的田産宅院盡數歸世約。當時人都稱贊他的仁義。

長子福子，位司隸别駕。

長子福子，位至司隸别駕。

次子福嗣，位内史舍人。後以罪黜。楊玄感之亂，從衛玄戰，敗於城北，爲玄感所獲。令爲文檄，詞甚不遜。尋背玄感還東都，帝銜之，車裂於高陽。

次子福嗣，位至内史舍人。後來因獲罪被罷免。楊玄感叛亂時，隨從衛玄與玄感交戰，敗於城北，被玄感所俘獲。令他作聲討煬帝的文告，言辭很不恭敬。不久背叛玄感回到東都，煬帝懷恨於他，將他車裂於高陽。

少子福獎，通事舍人。在東都，與玄感戰没。

少子福獎，位至通事舍人。在東都和玄感交戰陣亡。

韋洸　韋協

世康兄洸，字世穆。性剛毅，有器幹，少便弓馬。仕周，釋褐直寢上士。數從征伐，累遷開府，賜爵衛國縣公。隋文帝爲丞相，從季父孝寬擊尉遲迥於相州，以功拜柱國，進襄陽

世康哥哥韋洸，字世穆。性格堅强，有度量才幹，年輕時就熟悉騎馬射箭。入仕北周，以直寢上士進入仕途。屢次隨從征伐，多次升遷至開府，賜爵位爲衛國縣公。隋文帝任丞相時，他隨從叔父孝寬攻打尉遲迥於相州，因功拜授柱國，

郡公。時突厥寇邊，皇太子屯咸陽，令洸統兵出原州道。與虜相遇，擊破之。拜江陵總管，俄拜安州總管。伐陳之役，爲行軍總管。及陳平，拜江州總管。略定九江，遂進圖嶺南。上與書慰勉之。洸至廣州，嶺表皆降之。上聞而大悦，許以便宜從事。洸所綏集二十四州，拜廣州總管。歲餘，番禺夷王仲宣反，以兵圍洸，洸拒之，中流矢卒。贈上柱國，賜綿絹萬段，謚曰敬。

進爵位爲襄陽郡公。當時突厥入侵邊境，皇太子領兵駐屯咸陽，命令韋洸統兵由原州道進發。和敵人相遇，發起攻擊打敗了敵人。拜授爲江陵總管，很快又拜授爲安州總管。在伐陳的戰争中，任行軍總管。當陳被平定後，拜授爲江州總管。在攻打平定九江之後，就乘勝進軍謀取嶺南。隋文帝送書信慰勞勉勵他。韋洸到了廣州，嶺南各地都來歸降於他。隋文帝聽説後十分高興，特别准許他不待上奏而自行決斷處置嶺南事務。被韋洸所安撫的共有二十四州，於是拜授他爲廣州總管。一年多後，番禺夷人首領王仲宣反叛，派兵包圍了韋洸，韋洸領兵抵禦他，被飛箭射中陣亡。追贈爲上柱國，賜帛絹等絲織品一萬段，謚號是敬。

子協，字欽仁。好學有雅量，位秘書郎。其父在廣州有功，上命協齎詔書勞問，未至而父卒。上以其父死王事，拜協柱國，歷定、息、秦三州刺史，有能名。卒官。

韋洸兒子韋協，字欽仁。愛好學習而氣度不凡，位至秘書郎。因他父親在廣州有功勞，隋文帝命令韋協持詔書慰勞，尚未到廣州他父親就戰死了。隋文帝因他父親死於國事，拜授韋協爲柱國，歷任定州、息州、秦州三州刺史，有能吏名聲。死於州刺史任上。

洸弟瓘，字世恭。御正下大夫，儀同三司、行隨州刺史。

韋洸弟弟韋瓘，字世恭。位至御正下大夫，儀同三司、代理隨州刺史。

韋藝

瓘弟藝，字世文。周武帝時，以軍功位上儀同，賜爵脩武縣侯，授左旅下大夫，出爲魏郡太守。及隋文帝爲丞相，尉遲迥陰圖不軌，朝廷遣藝季父孝寬馳往代迥。孝寬將至鄴，詐病止傳舍，從迥求藥，以密觀變。藝因投孝寬，即從孝寬擊迥。以功進位上大將軍，改封武威縣公，以脩武縣侯别封一子。文帝受禪，進封魏興郡公，拜齊州刺史。爲政通簡，士庶懷惠。還營州總管。藝容貌瑰偉，每夷狄參謁，必整儀衛，盛服以見之，獨坐滿一榻。蕃人畏懼，莫敢仰視。而大修産業，與北夷貿易，家資巨萬。頗爲清論所譏。卒官。謚曰懷。

韋瓘弟弟韋藝，字世文。周武帝時，因軍功位至上儀同，賜爵位爲脩武縣侯，任命爲左旅下大夫，外任魏郡太守。當隋文帝爲丞相時，尉遲迥秘密圖謀不軌，朝廷派韋藝叔父孝寬火速趕去替换尉遲迥。孝寬將要走到鄴城時，假稱有病住在驛站客店裏不再前進，派人向尉遲迥求醫取藥，以便秘密觀察情况變化。韋藝因此投奔孝寬，就隨從孝寬攻打尉遲迥。因功進位上大將軍，改封爲武威縣公，以原爵位脩武縣侯另外封給他一個兒子。隋文帝受禪讓即位後，進封爲魏興郡公，拜授爲齊州刺史。處理政務通達簡約，官吏民衆都懷念他的恩惠。升任營州總管。韋藝容貌魁偉美好，每當有夷狄來參見時，他一定要整齊儀仗衛隊，穿戴齊整後纔接見他們，他一人坐下就占滿了整個榻凳。蕃人很畏懼，不敢仰面看他。然而他大規模經營家産，和北方夷人貿

易，家財巨萬。很被當時公正的輿論所非議。死於任上。謚號是懷。

韋沖

藝弟沖，字世沖。以名家子，在周釋褐衛公府禮曹參軍。從大將軍元定度江伐陳，爲陳人所虜。周武帝以幣贖還之。帝復令沖以馬千匹使陳，贖開府賀拔華等五十人及元定之柩而還。沖有辭辯，奉使稱旨。累遷小御伯下大夫，加上儀同，拜汾州刺史。

韋藝弟弟韋沖，字世沖。以有名望人家子弟的身份，在北周初入仕途時任衛公府禮曹參軍。隨從大將軍元定渡江伐陳，被陳軍俘虜。周武帝用財物將他贖回。武帝又命令韋沖携馬一千匹出使陳朝，贖回開府賀拔華等五十人和元定的靈柩。韋沖能言善辯，奉命出使符合皇帝旨意。多次升遷至小御伯下大夫，加位上儀同，拜授爲汾州刺史。

隋文帝踐阼，徵兼散騎常侍，進位開府，賜爵安固縣侯。歲餘，發南汾州胡千餘人北築長城，在塗皆亡。上呼沖問計，沖曰："皆由牧宰不稱所致，請以理綏静，可不勞兵而定。"上因命沖綏懷叛者，月餘，并赴長城。上降書勞勉之。尋拜石州刺史，甚得諸胡歡心。以母憂去職。俄起爲南寧州總管，持節撫慰，復遣柱國王長述以兵繼進。沖既至南寧，渠帥首領皆詣府參謁。上大悦，下詔褒揚之。其兄子伯仁隨沖在府，掠人之妻，士卒縱暴，邊人失望。上聞之，大怒，令蜀王秀按其事。益州長史元巖性方正，按沖無所寬貸。竟坐免官。其弟太子洗馬世約譖巖於皇太子。上謂太子曰："古人云：'酤酒酸而不售者，爲噬犬耳。'今何用世約乎！"世約遂除名。

隋文帝即帝位後，徵召回朝兼任散騎常侍，進位開府，賜爵位爲安固縣侯。一年多以後，朝廷徵發南汾州胡人一千多人北上修築長城，在路途上都逃亡了。隋文帝叫來韋沖詢問對策，韋沖說："都是由於州郡縣長官不稱職所造成的，請求用道理來招撫安定他們，這樣就可以不勞煩調動軍隊而予以平定。"隋文帝於是命令韋沖安撫關懷叛逃的人，一個月後，這一千多人都趕赴長城做工。隋文帝下詔書慰勞勉勵他。不久拜授爲石州刺史，很得衆多胡人的好感。後來因母親去世離職守孝。不久起復他任南寧州總管，持符節安撫慰問邊民，又派柱國王長述帶領軍隊隨後跟進。韋沖到了南寧後，當地的頭人首領都到總管府來參見。隋文帝十分高興，下詔書褒獎贊揚他。他哥哥的兒子伯仁隨從韋沖在總管府，搶奪邊民的妻子，士兵恣縱暴虐，令邊民失望。隋文帝聽説這事後，大怒，命令蜀王楊秀審查這件事。益州長史元巖秉性正直，審查後認爲韋沖不可寬恕。最終韋沖因此事牽連獲罪被免官。韋沖弟弟太子洗馬世約在皇太子面前誣陷元巖。隋文帝對太子説："古人曾經説過：'賣酒的人酒味變酸了都賣不出去，是因爲他養了一隻善咬人的狗啊。'今天何必還要重用世約呢！"世約於是也被除名免官。

後令沖檢校括州事。時東陽賊帥陶子定、吴州賊帥羅慧方并聚衆爲亂，沖率兵破之。改封義豐縣侯，檢校泉州事，遷營州總管。沖容貌都

後來讓韋沖檢校括州刺史。當時東陽盜賊首領陶子定、吴州盜賊首領羅慧方一齊聚衆叛亂，韋沖領兵打敗了他們。改封爲義豐縣侯，檢校泉州刺史，後來升任營州總管。韋沖容貌俊美文

雅，寬厚得衆心，撫靺鞨、契丹，皆能致其死力。奚、霫畏懼，朝貢相續。高麗嘗入寇，冲擊走之。及文帝爲豫章王暕納冲女爲妃，徵拜户部尚書。卒官。少子挺知名。

雅，寬厚得民心，安撫靺鞨、契丹，都能使他們拼死效力。奚、霫各部落畏懼，相繼來朝見進貢。高麗曾經入侵邊境，韋冲將他們打敗趕走。到隋文帝替豫章王楊暕娶韋冲女兒作王妃後，徵召他回朝拜授爲户部尚書。死於任上。小兒子韋挺最爲知名。

韋瑱

韋瑱字世珍，京兆杜陵人也。世爲三輔著姓。曾祖惠度，姚泓尚書郎。隨劉義真過江，仕宋爲順陽太守、行南雍州事。後於襄陽歸魏，拜中書侍郎，贈洛州刺史。祖千雄，略陽郡守。父英，代郡守，贈兗州刺史。

瑱幼聰敏，有夙成之量。起家太尉府法曹參軍，累遷諫議大夫。周文帝爲丞相，封長安縣男。轉行臺左丞，遷南郢州刺史，復令爲行臺左丞。瑱明察有幹局，再居左轄，時論榮之。從復弘農，戰沙苑，加衛大將軍、左光禄大夫。從戰河橋，進爵爲子。大統八年，齊神武侵汾、絳，瑱從周文禦之。軍還，以本官鎮蒲津關，帶中潬城主。歷鴻臚卿。以望族兼領鄉兵，加帥都督，進散騎常侍。

魏恭帝二年，賜姓宇文氏。三年，除瓜州刺史。州通西域，蕃夷往來，前後刺史多受賂遺，胡寇犯邊，又莫能禦。瑱雅性清儉，兼有武略，蕃夷贈遺，一無所受。胡人畏威，不敢爲寇。公私安静，夷夏懷之。周孝閔帝踐祚，進爵平齊縣伯。秩滿還京，吏人戀慕，老幼追送，留連十數日方得出境。明帝嘉之，授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卒，贈岐、宜二州刺史，謚曰惠。又追封爲公，詔其子峻襲。

韋瑱字世珍，是京兆杜陵人氏。他家世代爲三輔望族。曾祖父惠度，曾任後秦後主姚泓的尚書郎。後來隨劉義真渡過長江，入仕於劉宋任順陽太守，代理南雍州刺史。後來在襄陽歸降北魏，拜授中書侍郎，死後追贈爲洛州刺史。祖父千雄，曾任略陽郡太守。父親韋英，曾任代郡太守，死後追贈爲兗州刺史。

韋瑱自幼聰明敏慧，有早熟器量。初入仕時任太尉府法曹參軍，多次升遷至諫議大夫。周文帝任丞相後，韋瑱被封爲長安縣男。轉任行臺左丞，升任爲南郢州刺史，又命令他任行臺左丞。韋瑱明察秋毫有辦事才能氣度，兩次任行臺左丞，當時人評論以此爲榮耀。隨從收復弘農，征戰沙苑，加位衛大將軍、左光禄大夫。隨從戰於河橋，進封爲子爵。西魏文帝大統八年，齊神武帝領兵入侵汾州、絳州，韋瑱隨從周文帝率軍抵禦。軍隊班師後，他以本官鎮守蒲津關，兼帶中潬城主。歷任鴻臚卿。以望族出身兼領鄉兵，加位帥都督，進位散騎常侍。

西魏恭帝二年，賜姓宇文氏。三年，任命爲瓜州刺史。瓜州通西域，外蕃夷人往來通商，前後任刺史多接受賄賂饋贈，而胡人侵犯邊境，又不能有效抵禦。韋瑱秉性清廉儉樸，加之有軍事謀略，外蕃夷人的饋贈，他一概不接受。胡人畏懼他的威勢，不敢入境侵犯。官府民間都很安穩清静，深受百姓和夷人的懷念。周孝閔帝即位，進爵位爲平齊縣伯。任期結束回京師時，官吏民衆愛慕留戀，老幼追送，遲延十多天纔得走出州境。周明帝對他很是贊美嘉獎，任命他爲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死後，追贈爲岐州、宜州二州刺史，謚號是惠。又追封爲公爵，詔令他的兒子韋峻承襲爵位。

峻位至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峻子德政，隋大業中給事郎。峻弟師。

韋峻位至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韋峻兒子德政，隋煬帝大業年間任給事郎。韋峻弟弟是韋師。

韋師

師字公穎。少沈謹，有至性。初就學，始讀《孝經》，捨書而嘆曰："名教之極，其在茲乎！"少丁父母憂，居喪盡禮，州里稱其有孝行。及長，略涉經史，尤工騎射。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爲中外府記室，轉賓曹參軍。師雅知諸蕃風俗及山川險易，其有夷狄朝貢，師必接對，論其國俗，如視諸掌。夷人驚服，無敢隱情。齊王憲爲雍州牧，引爲主簿，本官如故。及武帝親總萬機，轉少府大夫。及齊平，詔師安撫山東。徙爲賓部大夫。隋文帝受禪，拜吏部侍郎，賜爵井陘侯。遷河北道行臺兵部尚書。奉詔爲山東、河南十八州安撫大使。奏事稱旨，兼領晉王廣司馬。

韋師字公穎。少年時就沉着謹慎，有純厚的性情。起初從師學習時，一開始讀的就是《孝經》，他丢開書本感嘆地說："名教的最高境界，大概就是在這裏吧！"少年時父母親先後去世，他在居喪守孝期間能盡到禮節，鄉里都稱贊他有孝行。當長大成人後，稍微涉獵經史諸書，特别擅長於騎馬射箭。北周大冢宰宇文護引進他任中外府記室參軍，後來又轉任賓曹參軍。韋師很瞭解熟悉諸蕃人的風俗習慣以及山川的險阻平易，一旦有夷狄來朝貢，韋師必定接待對答，談論對方國家的習俗，就像看自己的手掌一樣清楚明白。夷人驚異畏服，無人敢隱瞞實情。齊王宇文憲任雍州刺史，引進他爲主簿，仍舊任本官如故。當周武帝親自總管朝廷政務後，韋師轉任少府大夫。到北齊被平定，武帝下詔命令韋師安撫崤山以東地區。後來移任賓部大夫。隋文帝受禪讓即位，授任韋師爲吏部侍郎，賜爵位爲井陘侯。升任河北道行臺兵部尚書。又奉詔令爲崤山以東、黄河以南十八州安撫大使。他奏事很符合隋文帝旨意，又任命他兼領晉王楊廣的司馬。

其族人世康爲吏部尚書，與師素懷勝負。于時廣爲雍州牧，盛存望第，以司空楊雄、尚書左僕射高熲并爲州都，引師爲主簿，而世康弟世約爲法曹從事。世康恚恨不能食，又耻世約在師之下，召世約數之曰："汝何故爲從事！"遂杖之。

他的族人世康任吏部尚書，和韋師素來存有比勝負高下的心理。當時楊廣任雍州刺史，大力關照高門大族，任用司空楊雄、尚書左僕射高熲都作一州的大中正，引進韋師任主簿，而世康的弟弟世約僅任法曹從事。世康氣憤怨恨得吃不下飯，又以世約位居韋師之下而感到耻辱，召世約來數落他說："你爲什麼祇做個從事！"進而拷打世約。

後從上幸醴泉宫，上召師與左僕射高熲、上柱國韓擒等於卧内賜宴，令各叙舊事，以爲笑樂。平陳之役，以本官領元帥掾。陳國府藏，悉委於師，秋毫無犯，稱爲清白。後上爲長寧王儼納其女爲妃。除汴州刺史，甚有政名。卒官，謚曰定。

後來隨從隋文帝巡視醴泉宫，文帝召韋師和左僕射高熲、上柱國韓擒虎等人在卧室内賞賜酒宴，要大家各自叙談從前的事情，用作談笑取樂。平定陳朝之戰，以本官領元帥屬官。陳的府庫儲藏，一概委托給韋師清查管理，他一絲一毫都没有私自侵占，被人稱爲清白。後來隋文帝替長寧王楊儼娶他的女兒作王妃。被任命爲汴州

刺史，很有政績名聲。死於任上，謚號是定。

韋礬

師宗人礬，仕周，位内史大夫。隋文帝初，以定策功，累遷上柱國，封普安郡公。開皇初，卒於蒲州刺史。

韋師同族人韋礬，入仕於北周，位至内史大夫。隋文帝初年，因爲參預擁立隋文帝的功勞，多次升遷至上柱國，被封爲普安郡公。開皇初年，死於蒲州刺史任上。

柳虯

柳虯字仲盤，河東解人也。五世祖恭，仕後趙爲河東郡守。後以秦、趙喪亂，率人南徙，居汝、潁間，遂仕江表。祖緝，宋司州别駕、宋安郡守。父僧習，善隸書，敏於當世。與豫州刺史裴叔業據州歸魏，歷北地潁川二郡守、揚州大中正。

柳虯字仲盤，是河東郡解縣人氏。五世祖柳恭，曾任後趙的河東太守。後來因爲關中、黄河以北一帶長期戰亂，就率領家人向南遷徙，定居在汝水、潁水之間，後來就在江南做官了。祖父柳緝，任劉宋的司州别駕、宋安太守。父親僧習，擅長隸書，在當時以聰慧聞名。後來和豫州刺史裴叔業占據州城歸附北魏，歷任北地、潁川兩郡太守、揚州大中正。

虯年十三，便專精好學。時貴游子弟就學者，并車服華盛，唯虯不事容飾。遍受《五經》，略通大義，兼涉子史，雅好屬文。孝昌中，揚州刺史李憲舉虯秀才，兖州刺史馮儁引虯爲府主簿。既而樊子鵠爲吏部尚書，其兄義爲揚州刺史，乃以虯爲揚州中從事，加鎮遠將軍。非其好也，并棄官還洛陽。屬天下喪亂，乃退耕於陽城，有終焉之志。

柳虯十三歲時，就專心一志愛好學習。當時貴家子弟從師學習的人，都是車馬衣服華麗整齊，祇有柳虯不注重容儀服飾。他遍讀《五經》，粗通要旨，另外也涉獵諸子著述和史書，很喜歡寫作。北魏孝昌年間，揚州刺史李憲舉薦柳虯爲秀才，兖州刺史馮儁引進柳虯任他的刺史府主簿。後來樊子鵠任吏部尚書，他的哥哥樊義任揚州刺史，就任用柳虯爲揚州中從事，加位鎮遠將軍。這不是他的愛好，一并放棄官職回到京師洛陽。當時正值天下動亂之時，於是抽身引退，在陽城鄉下種田，有終身隱居的志願。

大統三年，馮翊王元季海、領軍獨孤信鎮洛陽。于時舊京荒廢，人物罕存，唯有虯在陽城，裴諏在潁川。信等乃俱徵之，以虯爲行臺郎中，諏爲北府屬，并掌文翰。時人爲之語曰："北府裴諏，南府柳虯。"時軍旅務殷，虯勵精從事，或通夜不寢。季海常云："柳郎中判事，我不復重看。"四年入朝，周文帝欲官之，虯辭母老，乞侍醫藥。周文許焉。又爲獨孤信開府從事中郎。信出鎮隴右，因爲秦州刺史，以虯爲二府司馬。雖處元僚，不綜府事，唯在信左

西魏大統三年，馮翊王元季海、領軍獨孤信鎮守洛陽。當時這個舊時京師之地已經荒廢，有名望的人才已很少了，祇有柳虯在陽城，裴諏在潁川。獨孤信等人都將他們徵召前來，任用柳虯爲行臺郎中，裴諏爲都督府屬官，都掌管信札文書。當時人爲他們編了兩句話："北府裴諏、南府柳虯。"當時軍務繁忙，柳虯振奮精神勤於職守，有時甚至整夜不睡覺。季海常常説："柳郎中辦理的文書案卷，我不再重新審查。"大統四年入京朝見，周文帝準備任命他擔任官職，柳虯以母親年老加以推辭，并請求回家侍奉母親醫藥。周文帝應允了他。後來又任獨孤信的開府從事中郎。獨孤信出京鎮守隴西，又兼任秦州刺

右談論而已。因使見周文，被留爲丞相府記室。追論歸朝功，封美陽縣男。

史，任用柳虯爲都督府和刺史府兩府司馬。雖居幕僚之職，但不具體管理兩府事務，衹在獨孤信身邊交談議論而已。因爲任使者入朝見周文帝，被留下任丞相府記室參軍。追加評論他歸附朝廷的功勞，被封爲美陽縣男。

虯以史官密書善惡，未足懲勸，乃上疏曰："古者人君立史官，非但記事而已，蓋所爲鑒誡也。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彰善癉惡，以樹風聲。故南史抗節，表崔杼之罪；董狐書法，明趙盾之愆。是知執筆於朝，其來久矣。而漢、魏已還，密爲記注，徒聞後世，無益當時。非所謂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者。且著述之人，密書縱能直筆，人莫知之。何止物生橫議，亦自異端互起。故班固致受金之名，陳壽有求米之論。著漢、魏者非一氏，造晉史者至數家。後代紛紜，莫知準的。伏惟陛下則天稽古，勞心庶政，開誹謗之路，納忠讜之言。諸史官記事者，請皆當朝顯言其狀，然後付之史閣。庶令是非明著，得失無隱，使聞善者日修，有過者知懼。"事遂施行。

柳虯認爲史官秘密書寫善事惡行，尚不足以貶斥壞人獎勵好人，於是進上奏疏說："古代君主設立史官，不衹是記録事實而已，而是爲了借鑒警戒。行事則是左史記録，言論則是右史記録，表彰善行憎恨邪惡，以樹立好的風氣。所以齊國有南史堅持節操，標舉崔杼的罪行；晉國有董狐直筆書寫，昭明趙盾的過失。從這裏可以知道史官在朝廷秉筆直書，它的來歷已經很久遠了。而從漢朝、曹魏以來，衹是秘密記録注釋，衹能傳聞於後世，而無益於當時。這不是所說的順勢助成他的美德，扶正補救他的罪過的做法。況且記述史實的人，秘密書寫縱然能秉筆直書，但衆人不可能知道。何止是人們會肆意議論，也自然是不同見解交相興起。所以班固招致受人金錢的名聲，陳壽有向人索要糧米的議論。寫作漢代、曹魏史書的不止一人，造作晉代史書的就有幾家。後世爭論糾纏，不知以哪家作爲標準。希望陛下能效法上天，研究熟習古代史實，關心國家各種政務，開通讓人指斥朝政的道路，接納忠誠正直的言論。諸位記録史事的史官，請求都能當着朝廷百官的面明白說出某人的實際狀況，然後纔交給史館保存。希望能使是非明白顯著，得失没有隱藏，使聞風向善者日日修養身心，有過失的人知道畏懼警戒。"事情就按照他的建議施行。

十四年，除秘書丞，領著作。舊丞不參史事，自虯爲丞，始令監掌焉。遷中書侍郎，修起居注，仍領丞事。時人論文體者，有今古之異。虯又以爲時有古今，非文有古今，乃爲《文質論》。文多不載。廢帝初，遷秘書監，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大統十四年，任命爲秘書丞，領著作郎。以前秘書丞不參預修史事務，自從柳虯任秘書丞，纔使監管修史。後來升任爲中書侍郎，編修起居注，仍舊領秘書丞事務。當時討論文章體裁的人認爲，文章體裁有古今的不同。柳虯又認爲衹是時間有古今之别，不是文章有古今之别，於是就寫了《文質論》。文章的内容多不見於記載。西魏廢帝初年，升任爲秘書監，加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虯脱略人間，不事小節，弊衣蔬食，未嘗改操。人或譏之。虯曰："衣不過適體，食不過充飢，孜孜營求，徒勞思慮耳。"恭帝元年冬卒，時年五十四。贈兗州刺史，謚曰孝。有文章數十篇，行於世。子鴻漸嗣。虯弟檜。

柳虯在人群中輕慢疏略，不拘小節，穿破衣吃粗飯，未曾改變操守。有人譏笑他。柳虯説："穿衣服不過是要合身，吃飯不過是爲了充飢，刻意不倦地去經營追求，是空費心力去思索考慮啊。"西魏恭帝元年冬天去世，享年五十四歲。追贈爲兗州刺史，謚號是孝。有文章數十篇流行於世間。兒子鴻漸繼承爵位。柳虯弟弟柳檜。

柳檜

檜字季華。性剛簡，任氣少文，善騎射，果於斷决。年十八，起家奉朝請。居父喪，毀瘠骨立。服闋，除陽城郡丞、防城都督。大統四年，從周文戰於河橋，先登有功。授都督，鎮鄯州。八年，拜湟河郡守，仍典軍事。尋加平東將軍、太中大夫。吐谷渾入寇郡境，時檜兵少，人懷憂懼，檜撫而勉之，衆心乃安。因率數十人先擊之，渾人潰亂，餘衆乘之，遂大敗而走。以功封萬年縣子。時吐谷渾强盛，數侵疆埸，自檜鎮鄯州，屢戰必破之。數年之後，不敢爲寇。十四年，遷河州别駕，轉帥都督。俄拜使持節、撫軍將軍、大都督。居三載，徵還京師。

柳檜字季華，性格剛强樸直，任性而缺少文才，善於騎馬射箭，能果斷處理事情。十八歲時，以奉朝請起家。父親死後居喪守孝，因哀傷過度骨瘦如柴。服喪期滿，任命爲陽城郡丞、防城都督。西魏大統四年，隨從周文帝戰於河橋，先登作戰有功。任命爲都督，鎮守鄯州。大統八年拜授爲湟河郡太守，仍舊掌管軍事。不久加位爲平東將軍、太中大夫。吐谷渾入侵郡境，當時柳檜兵少，人人都心懷憂慮畏懼，柳檜安撫勉勵他們，衆人心纔安定下來。隨後率領數十人率先發起攻擊，吐谷渾人潰退散亂，其餘人馬乘勝進攻，於是吐谷渾人大敗而逃。因功被封爲萬年縣子。當時吐谷渾强盛，屢次侵犯疆界，自從柳檜鎮守鄯州後，屢次交戰都打敗他們。數年之後，就不敢再來侵犯了。大統十四年，升任河州别駕，轉任帥都督。不久拜授爲使持節、撫軍將軍、大都督。三年後，徵召回京師。

時檜兄虯爲秘書丞，弟慶爲尚書左丞。檜嘗謂兄弟曰："兄則職典簡牘，褒貶人倫；弟則管轄群司，股肱朝廷。可謂榮寵矣。然而四方未静，車書不一，檜唯當蒙矢石，履危難，以報國恩耳。"頃之，周文謂檜曰："卿昔在鄯州，忠勇顯著。今西境肅清，無勞經略。九曲，國之東鄙，當勞君守之。"遂令檜鎮九曲。

當時柳檜的哥哥柳虯任秘書丞，弟弟柳慶任尚書左丞。柳檜曾經對兄弟們説："兄長的職責是掌管修史，褒貶人物流品；弟弟管轄各行政部門，輔佐朝廷，可稱得上是尊榮和恩寵了。然而現在四方尚未清静，國家還没有統一，我柳檜衹應當身擋箭石，經歷危險艱難，用以報答國家恩典啊。"不久，周文帝對柳檜説："你從前在鄯州，忠勇顯著。現在西部邊境已經肅清，不必煩勞籌劃治理。九曲這個地方，是國家的東部邊陲，要煩勞你去守衛。"於是就命令柳檜鎮守九曲。

尋從大將軍王雄討上津、魏興，平之，即除魏興、華陽二郡守。安康人黄衆寶謀反，連結黨與，將圍州

不久隨從大將軍王雄征討上津、魏興，平定後，立即任命他爲魏興、華陽兩郡太守。安康人黄衆寶謀反，聯絡集結同黨，準備包圍州城，於

城，乃相謂曰："常聞柳府君勇悍有餘，不可當。今既在外，方爲吾徒腹心之疾也，不如先擊之。"遂圍檜郡。郡城卑下，士衆寡弱，又無守禦之備。連戰積十餘日，士卒僅有存者。於是力屈城陷，身被十餘創，遂爲賊所獲。既而衆寶等進圍東梁州，乃縛檜置城下，欲令誘城中。檜乃大呼曰："群賊烏合，糧食已罄，行即退散，各宜勉之！"衆寶大怒，乃臨檜以兵曰："速更汝辭！不爾便就戮矣。"檜守節不變，遂害之，棄尸水中。城中人皆爲之流涕。衆寶解圍之後，檜兄子止戈方收檜尸還長安。贈東梁州刺史。子斌嗣。

是對同黨們説："經常聽説柳府君十分勇猛强悍，不可抵擋。現在他既然在外面，正是我們的心腹之患啊，不如先去攻打他。"於是就包圍了柳檜所在的郡城。郡城墻低矮，軍隊弱小，又没有防守抵禦的器械。連續作戰累積十多天，士兵僅剩下存在的人。於是力量用盡城被攻陷，身受十多處創傷，終於被敵人所俘獲。隨後衆寶等人進軍包圍東梁州，於是將柳檜綁縛放置城下，想讓他引誘城中人投降。柳檜於是大聲呼叫説："群賊是烏合之衆，糧食已完，即將立時退逃潰散，你們各位應該努力啊！"衆寶大怒，把刀架在他脖子上説："趕快改變你的話，不然就立即殺死你。"柳檜堅守節操不改變，於是就殺了他，將尸體抛在水裏。城中人都爲他流淚哭泣。衆寶解圍退走之後，柳檜哥哥的兒子止戈纔收殮柳檜的尸體回到長安。追贈他爲東梁州刺史。兒子柳斌繼承爵位。

斌字伯達。年十七，齊公憲召爲記室。早卒。

柳斌字伯達。十七歲時，齊公宇文憲徵召他作記室參軍。早逝。

柳雄亮

斌弟雄亮，字信誠。父檜在華陽見害，雄亮時年十四，哀毁過禮，陰有復仇之志。武帝時，衆寶率其部歸長安，帝待之甚厚。雄亮手斬衆寶於城中，請罪闕下。帝特原之。後累遷内史中大夫，賜爵汝陽縣子。隋文帝受禪，拜尚書考功侍郎，遷給事黄門侍郎。尚書省凡所奏事，多所駁正，深爲公卿所憚。俄以本官檢校太子左庶子，進爵爲伯。秦王俊鎮隴右，出爲秦州總管府司馬，領山南道行臺左丞。卒。子贇嗣。

柳斌弟弟雄亮，字信誠。父親柳檜在華陽被殺害時，雄亮纔十四歲，居喪守孝期間悲哀瘦損超過禮節，暗中有報仇的心志。周武帝時，衆寶率領他的部下到長安歸降，武帝待他很優厚。雄亮親手在城中將衆寶斬殺，然後到武帝那裏請罪，武帝體諒他的實情特别寬免了他。後來多次升遷至内史中大夫，賜爵位爲汝陽縣子。隋文帝受禪讓稱帝，拜授他爲尚書考功侍郎，又升任給事黄門侍郎。凡是尚書省所奏事件，多數都被他辯駁糾正，公卿們都很畏懼他。不久以本官檢校太子左庶子，進爵位爲伯。秦王楊俊鎮守隴西，他外任秦州總管府司馬，領山南道行臺左丞。去世後，兒子柳贇繼承爵位。

檜弟鷟，好學善屬文，卒於魏臨淮王記室參軍事。

柳檜弟弟柳鷟，愛好學習擅長寫作，死於北魏臨淮王記室參軍事任上。

柳帶韋

子帶韋，字孝孫。深沈有度量，少好學，身長八尺三寸，美風儀，善占對。周文辟爲參軍事。侯景作亂江

兒子帶韋，字孝孫。深刻沉着有度量，自小愛好學習，身高八尺三寸，風度儀容俊美，擅長應口對答。周文帝徵召他任參軍事。侯景在梁朝

南，周文令帶韋使江、郢二州，與梁邵陵、南平二王通好。行至安州，遇段寶等反，帶韋乃矯爲周文書以安之，并即降附。及見邵陵，具申周文意。邵陵遣使隨帶韋報命。以奉使稱旨，授輔國將軍、中散大夫。

發動叛亂時，周文帝命令帶韋出使江州、郢州兩州，和梁的邵陵王、南平王兩位藩王通好。走到安州時，遇上段寶等人反叛，帶韋於是僞造周文帝書信用以安撫他們，他們都立即降附。當見到邵陵王後，陳述申明周文帝的意旨，邵陵王派使者隨帶韋回訪。因爲奉命出使符合旨意，被任命爲輔國將軍、中散大夫。

後達奚武經略漢川，以帶韋爲行臺左丞，從軍南討。時梁宜豐侯蕭脩守南鄭，武攻之未拔，乃令帶韋入城，說脩降之。廢帝元年，出爲解縣令。加授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轉汾陰令。發擿奸伏，百姓畏而懷之。周武成元年，授武藏下大夫。天和二年，封康城縣男。累遷兵部中大夫。雖頻改職，仍領武藏。五年，轉武藏中大夫。俄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凡居劇職十有餘年，處斷無滯，官曹清肅。

後來達奚武征討漢川，任用帶韋爲行臺左丞，隨從軍隊南征。當時梁朝的宜豐侯蕭脩據守南鄭，達奚武攻城不下，於是命令帶韋入城，勸降了蕭脩。西魏廢帝元年，外任解縣縣令。加位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又轉任汾陰縣令。揭發檢舉潛伏未露的壞人壞事，百姓敬畏他又擁護他。北周明帝武成元年，任命爲武藏下大夫。周武帝天和二年，被封爲康城縣男。多次升遷至兵部中大夫。雖然頻繁變動職務，仍領武藏下大夫。天和五年，轉升武藏中大夫。不久升任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前後共任政務繁雜的職務十多年，處理決斷事務没有滯留，官衙清靜整肅。

時譙王儉爲益州總管，漢王贊爲益州刺史。武帝以帶韋爲益州總管府長史，領益州別駕，輔弼二王，總知軍事。及大軍東討，徵爲前軍總管齊王憲府長史。齊平，以功授上開府儀同大將軍，進爵爲公。陳王純鎮并州，以帶韋爲并州司會、并州總管府長史。卒官，謚曰愷。

當時譙王宇文儉任益州總管，漢王宇文贊任益州刺史。周武帝任用帶韋任益州總管府長史，領益州別駕，輔佐兩位親王，總管軍務。當大軍東征時，徵召爲前軍總管齊王宇文憲總管府長史。北齊被平定後，因功授任上開府儀同大將軍，進爵位爲公。陳王宇文純鎮守并州，任用帶韋爲并州司會、并州總管府長史。死於任所，謚號是愷。

子祚嗣。少有名譽，位宣納上士。入隋，位司勛侍郎。

兒子柳祚繼承爵位。柳祚年輕時就很有名聲，位至宣納上士。進入隋朝後，位至司勛侍郎。

柳慶

鷟弟慶。慶字更興。幼聰敏有器量，博涉群書，不爲章句，好飲酒，閑於占對。年十三，因暴書，父僧習試令慶於雜賦集中取賦一篇千餘言，誦之。慶立讀三遍，便誦之無所漏。時僧習爲潁川郡守，地接都畿，人多豪右。將選鄉官，皆依貴勢，競來請

柳鷟弟弟柳慶，字更興。自幼聰明機靈有器量，博覽群書，不拘泥於尋章摘句，喜歡飲酒，熟練於應口對答。十三歲時，有一次因曝曬藏書，父親僧習試着讓柳慶在雜賦集中取一篇一千多字的賦，讀熟背誦。柳慶立即讀了三遍，便能背誦而没有遺漏。當時僧習任潁川郡守，轄境接近京師，居民中多豪强大族，將要選舉鄉官時，

托。選用既定，僧習謂諸子曰："權貴請托，吾并不用。其使欲還，皆須有答。汝等各以意爲吾作書。"慶乃具書草。僧習讀，嘆曰："此兒有意氣，丈夫理當如是。"即依慶所草以報。起家奉朝請。

他們都依托權貴之勢競相前來私相囑托。選拔任用人員已確定後，僧習對幾個兒子説："權貴們私相囑托者，我一概不任用。他們的使者要回去了，都必須給他們回信。你們各人以自己的意思替我寫一封信。"柳慶於是起草好書信初稿。僧習讀了初稿後，贊嘆地説："這個孩子有志向氣概，男子漢理當如此。"就依照柳慶起草的初稿作回信。柳慶以奉朝請起家。

慶出後第四叔，及遭父憂，議者不許爲服重。慶泣曰："禮緣人情，若於出後之家，更有苴斬之服，可奪此以從彼。今四叔薨背已久，情事不追。豈容奪禮，乖違天性！"時論不能抑，遂以苫塊終喪。既葬，乃與諸兄負土成墳。

柳慶出繼給他的四叔作嗣子，當父親去世後，議論的人不許他服親子的重喪。柳慶哭着説："禮應根據人之常情而定，如果在出繼之家，還有需要服斬衰的情況，可以不爲親父服斬衰而改爲替出繼之家服斬衰。現在四叔去世已經很久了，實際情况是已不能爲他追服。怎能容許亂了倫禮，違背天性！"當時的議論并不能壓制他，於是以草薦爲席，以土塊爲枕服滿親子喪期。安葬以後，又和衆位兄長一起運土成墳。

孝武將西遷，慶以散騎侍郎馳傳入關。慶至高平，見周文，共論時事。周文即請奉迎輿駕，仍令慶先還復命。時賀拔勝在荆州，帝屏左右謂慶曰："朕欲往荆州，何如？"慶曰："關中金城千里，天下之强國也。荆州地無要害，寧足以固鴻基？"帝納之。及帝西遷，慶以母老不從。獨孤信之鎮洛陽，乃得入關。除相府東閤祭酒。

北魏孝武帝將要西遷，柳慶以散騎侍郎身份乘驛站車馬急馳進入關中。柳慶到高平，見到周文帝，共同討論當時天下大事。周文帝即時請求奉迎孝武帝入關，仍舊命令柳慶先回去報告。當時賀拔勝在荆州，孝武帝遣開左右之人對柳慶説："我想到荆州去，怎麽樣？"柳慶説："關中城池堅固，控制千里之地，是天下的强盛地區。荆州地理上没有要害之處，怎麽足以鞏固鴻大基業？"孝武帝采納了他的意見。當孝武帝西遷時，柳慶因爲母親年老没有隨從入關。獨孤信鎮守洛陽的時候，纔得以進入關中。被任命爲相府東閤祭酒。

大統十年，除尚書都兵郎中，并領記室。時北雍州獻白鹿，群臣欲賀。尚書蘇綽謂慶曰："近代已來，文章華靡，逮于江左，彌復輕薄。洛陽後進，祖述未已。相公柄人軌物，君職典文房，宜製此表，以革前弊。"慶操筆立成，辭兼文質。綽讀而笑曰："枳橘猶自可移，况才子也！"

西魏文帝大統十年，被任命爲尚書都兵郎中，同時領記室參軍。當時北雍州進獻白鹿，群臣準備向文帝道賀。尚書蘇綽對柳慶説："近世以來，文章華麗鋪張，到了東晋時代，更加輕薄。洛陽後生，還仿效不已。丞相治理民衆是天下的模範，你的職責是掌管文書，應該由你製作這個賀表，以革除前人弊端。"柳慶提筆立即寫成，言辭文采質樸兼而有之。蘇綽讀後笑着説："枳樹和橘樹尚且可以改變特性，何况才子呢！"

尋以本官領雍州别駕。廣陵王

不久以本官領雍州别駕。廣陵王元欣，是

欣，魏之懿親。其甥孟氏，屢爲凶橫。或有告其盜牛。慶捕得實，趣令就禁。孟氏殊無懼容，乃謂慶曰："若加以桎梏，後獨何以脱之？"欣亦遣使辨其無罪。孟氏由此益驕。慶乃大集僚吏，盛言孟氏倚權侵虐之狀。言畢，令笞殺之。此後貴戚斂手。

西魏皇室的近親。他的外甥孟氏，多次凶暴强橫。有人告發他偷牛。柳慶將他逮捕審訊情況屬實，立即下令將他監禁。孟氏一點都不畏懼，竟然對柳慶説："如果給我戴上枷鎖，今後你又怎麽給我除掉呢？"元欣也派使者來辯解孟氏無罪。孟氏因此更加驕狂。柳慶於是將屬官全部召集起來，大聲宣布孟氏倚仗權勢侵凌欺虐百姓的罪狀。説完後，下令將孟氏用刑杖當堂打死。從此以後皇室親戚都不敢恣意妄爲了。

有賈人持金二十斤詣京師，寄人居止。每欲出行，常自執管鑰。無何，緘閉不異而并失之。謂主人所竊。郡縣訊問，主人自誣服。慶疑之，乃召問賈人曰："卿鑰恒置何處？"對曰："恒自帶之。"慶曰："頗與人同宿乎？"曰："無。""與同飲乎？"曰："日者曾與一沙門再度酣宴，醉而晝寢。"慶曰："沙門乃真盜耳。"即遣捕沙門，乃懷金逃匿。後捕得，盡獲所失金。十二年，改三十六曹爲十二部，以慶爲計部郎中，别駕如故。

有一商人帶有二十斤黄金到京師，寄存在别人家裏。每當要外出時，總是自己帶着鑰匙。没過多久，存金的箱子封閉着没有什麽異様，可是金子却丢失了。他認爲是主人偷竊了金子。郡縣審問此案時，主人被迫自我認罪。柳慶審查案件時對此感到懷疑，於是召來商人問他説："你的鑰匙經常放在哪裏？"商人回答説："總是帶在身上。"柳慶説："有時和别人同住嗎？"回答説："没有。"又問："和别人一起飲酒嗎？"回答説："前幾天曾和一個和尚兩次開懷暢飲，醉後白天就睡下了。"柳慶説："和尚纔是真盜賊啊。"於是立即派人逮捕和尚，但他已經帶着金子逃跑躲藏起來。後來將和尚捕捉歸案，盡數搜獲所失掉的金子。大統十二年，改三十六曹爲十二部，任用柳慶爲計部郎中，别駕職務依舊保留。

又有胡家被劫，郡縣按察，莫知賊所，鄰近被囚者甚多。慶以賊是烏合，可以詐求之。乃作匿名書，多榜官門曰："我等共劫胡家，徒侣混雜，終恐泄露。今欲首伏，懼不免誅。若聽先首免罪，便欲來告。"慶乃復施免罪之牒。居二日，廣陵王欣家奴面縛自告牒下，因此盡獲黨與。慶之守正明察，皆此類也。每嘆曰："昔于公斷獄無私，闢高門以待封。儻斯言有驗，吾其庶幾乎。"封清河縣男，除尚書左丞，攝計部。

又有一胡人家被搶劫，郡縣審查訊問，不知道盜賊在哪裏，鄰近居民很多被囚禁。柳慶認爲盜賊一定是烏合之衆，可以用誘騙的辦法抓到他們。於是造作匿名信，多在官府衙門張貼説："我們共同搶劫了胡家，同夥混雜，最終恐怕泄露。現在想來自首伏罪，又畏懼不免於被誅殺。如果聽到帶頭自首能免罪，我們就將來告發。"柳慶於是寫了先自首可以免罪的告示。過了兩天，廣陵王元欣的家奴就自己捆綁着到告示下自首，因此將他的同夥一齊抓獲歸案。柳慶守正道明察秋毫，都表現在這類事情上。他經常感慨説："從前于公斷案無私，打開高門以等待封賞。倘若這話有證驗的話，我或許也能够這樣吧。"後來被封爲清河縣男，任命爲尚書左丞，代理計部尚書。

周文嘗怒安定國臣王茂，將殺之，而非其罪。朝臣咸知，而莫敢諫。慶乃進争之。周文逾怒曰："卿若明其無罪，亦須坐之。"乃執慶于前。慶辭氣不撓，抗聲曰："竊聞君有不達者爲不明，臣有不争者爲不忠。慶謹竭愚誠，實不敢愛死，但懼公爲不明之君耳。"周文乃悟而赦茂，已不及矣。周文默然。明日，謂慶曰："吾不用卿言，遂令王茂冤死。可賜茂家錢帛，以旌吾過。"尋進爵爲子。慶威儀端肅，樞機明辯。周文每發號令，常使慶宣之。天性抗直，無所回避。周文亦以此深委仗焉。恭帝初，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轉左僕射，領著作。六官建，拜司會中大夫。

周文帝曾經憤恨安定國的國臣王茂，并準備殺他，但王茂的罪行達不到死罪。滿朝大臣都知道，但不敢去進諫。柳慶於是進前爲他争辯。周文帝更加生氣説："你如果能辯明他無罪，也必須受牽連獲罪。"於是令人將柳慶抓到他的面前。柳慶言辭神態都不屈服，當面大聲説："我聽説君上不通曉事理就是不明，做臣子的不諫諍就是不忠。我柳慶謹竭盡愚誠，實在不敢貪生怕死，祇是怕你成爲不明的君主啊。"周文帝於是醒悟下令赦免王茂，但已經來不及了。周文帝默然無語。第二天，他對柳慶説："我没有聽你的話，致使王茂含冤而死。可以賜給王茂家錢財，以彰顯我的過失。"不久進爵位爲子。柳慶容貌舉止端莊嚴肅，耳目聰明明辨是非。周文帝每次發布號令，經常讓柳慶宣讀。天性坦率耿直，言論行事無所迴避。周文帝也因此對他深加委任依仗。西魏恭帝初年，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轉左僕射，領著作郎。六官設置後，拜授爲司會中大夫。

周孝閔帝踐祚，賜姓宇文氏，進爵平齊縣公。晋公護初執政，欲引爲腹心。慶辭之，頗忤旨。又與楊寬有隙，及寬參知政事，慶遂見疏忌，出爲萬州刺史。明帝尋悟，留爲雍州别駕，領京兆尹。武成二年，除宜州刺史。慶自爲郎，迄爲司會，府庫倉儲，并其職也。及在宜州，寬爲小冢宰，乃囚慶故吏，求其罪失。案驗積六十餘日，吏或有死於獄者，終無所言，唯得乘錦數匹。時人服其廉慎。又入爲司會。

北周孝閔帝即位，賜姓宇文氏，進爵位爲平齊縣公。晋公宇文護開始執掌朝政，想引進他作自己的親信。柳慶推辭了，很是違抗了他的旨意。又和楊寬有仇怨，到楊寬參預掌管朝政時，柳慶就更加被疏遠猜忌，於是將他外調擔任萬州刺史。周明帝很快醒悟，留下他任雍州别駕，領京兆尹。周明帝武成二年，任命爲宜州刺史。柳慶自從任郎官入仕起，到任司會中大夫止，國家府庫錢糧的儲存，都是由他執掌。當他到宜州任刺史後，楊寬當時任小冢宰，於是將柳慶以前的屬員都囚禁起來，尋找他的罪過。查訊證實累積達六十多天，屬員竟有死在監獄裏的，始終没有問出什麽話來，祇得到乘錦數匹。當時人都佩服他的清廉謹慎。又入朝任司會中大夫。

先是，慶兄檜爲魏興郡守，爲賊黄衆寶所害。檜子三人皆幼弱，慶撫養甚篤。後衆寶歸朝，朝廷待以優禮。居數年，檜次子雄亮白日手刃衆寶於長安城中。晋公護聞而大怒，執慶諸子侄皆囚之，讓慶擅殺人。對

先是，柳慶哥哥柳檜任魏興郡守，被盗賊黄衆寶所殺害。柳檜的三個兒子都很年幼，柳慶撫養他們很是真誠純厚。後來衆寶歸降朝廷，朝廷以優厚禮節接待他。過了幾年，柳檜次子雄亮白日親手將衆寶殺死在長安城中。晋公宇文護聽説後大怒，拘捕柳慶衆位子侄都囚禁起來，以雄亮

曰：“慶聞父母之仇不同天，昆弟之仇不同國。明公以孝臨天下，何乃責於此乎?”護逾怒，慶辭色無屈，竟以俱免。卒。贈鄜、綏、丹三州刺史，謚曰景。子機嗣。

擅自殺人責備柳慶。柳慶回答説：“我柳慶聽説父母的仇人不能和他共存於人間，兄弟的仇人不能和他同居一國。明公以孝行治理天下，怎麽能在這件事情上加以責備呢?”宇文護更加憤怒，柳慶言語神態毫無屈服的神色，終於因此而都得到釋放。逝世後，追贈爲鄜州、綏州、丹州三州刺史，謚號是景。兒子柳機繼承爵位。

柳機

機字匡時。偉容儀，有器局，頗涉經史。年十九，周武帝時爲魯公，引爲記室。及帝嗣位，累遷太子宫尹，封平齊縣公。宣帝時，爲御正上大夫。機見帝失德，屢諫不聽，恐禍及己，托於鄭譯，求出，拜華州刺史。及隋文帝作相，徵還京師。時周代舊臣皆勸禪讓，機獨義形於色，無所陳請。俄拜衛州刺史。及踐祚，進爵建安郡公，徵爲納言。機性寬簡，有雅望，當近侍，無所損益。又好飲酒，不親細務。數年，出爲華州刺史，奉詔每月朝見。尋轉冀州刺史。後徵入朝，以其子述尚蘭陵公主，禮遇益隆。

柳機字匡時。他容貌儀表魁偉，有才識度量，廣泛涉獵經史。他十九歲時，周武帝當時爲魯公，推薦他爲記室參軍。到武帝繼承皇帝位後，多次升遷至太子宫尹，被封爲平齊縣公。周宣帝時，任御正上大夫。柳機見宣帝失德，屢次勸諫不被接受，恐怕禍患會波及到自己身上，私下囑托鄭譯，請求出朝任地方官，於是被拜授爲華州刺史。到隋文帝任丞相時，徵召回京師。當時北周舊臣都進勸隋文帝接受禪讓，獨有柳機正義之氣見於神色，無所陳述請求。不久拜授爲衛州刺史。到隋文帝即帝位後，進爵位爲建安郡公，徵召回朝任納言。柳機秉性寬厚簡約，有美好的聲望，然而身當近侍大臣，對政事利弊却無所建言，又喜歡飲酒，不親自過問細小事務。數年後，出朝任華州刺史，奉詔令每月入京朝見。不久轉任冀州刺史。後來徵召入朝，因他的兒子柳述娶蘭陵公主，對他的禮遇更加隆厚。

初，機在周，與族人文城公昂俱歷顯要，及此，昂、機并爲外職。楊素時爲納言，方用事，因上賜宴，素戲曰：“二柳俱摧，孤楊獨聳。”坐者歡笑，機竟無言。未幾還州。前後作守，俱稱寬惠。後以徵還，卒于家。贈大將軍、青州刺史，謚曰簡。子述嗣。

起初，柳機在北周時，和同族人文城公柳昂都歷任顯要職位，到這時，柳昂、柳機都任外職。楊素當時任納言，正受寵信當權執政，趁隋文帝賜宴時，楊素嘲弄説：“兩棵柳樹都摧折了，一棵楊樹獨自聳立。”在座的人都歡悦笑樂，柳機最終也没説話。不久回州。他前後任州刺史，都被稱爲寬厚而有恩惠於民。後來因徵召回朝，死於家中。被追贈爲大將軍、青州刺史，謚號是簡。兒子柳述繼承爵位。

柳述

述字業隆。性明敏，有幹略，頗涉文藝。以父蔭爲太子親衛。後以尚主故，拜開府儀同三司、内史侍郎。上於諸婿中特見寵遇。歲餘，判兵部

柳述字業隆。秉性聰明機靈，有才幹謀略，廣泛涉獵文章寫作學問。因爲父親的功勞受恩蔭得官，任太子親衛。後來因爲娶公主的緣故，拜授爲開府儀同三司、内史侍郎。隋文帝在衆位女

尚書事。父艱去職。未幾，起攝給事黄門侍郎事，襲爵建安郡公。

婿中對他特别寵愛賞識。一年多後，就兼任兵部尚書事。父親去世去職居喪守孝。不久，起用他攝給事黄門侍郎事，承襲父爵爲建安郡公。

仁壽中，判吏部尚書事。述雖職務修理，爲當時所稱，然不達大體，暴於馭下，又怙寵驕豪，無所降屈。楊素時方貴重，朝臣莫不讋憚，述每陵侮之，數於上前面折素短。判事有不合，素意或令述改，輒謂將命者曰："語僕射，道尚書不肯。"素由是銜之。俄而楊素被疏忌，不知省事。述任寄逾重，拜兵部尚書，參掌機密。述自以無功可紀，過叨匪服，抗表陳讓。上許之，命攝兵部尚書。

隋文帝仁壽年間，兼任吏部尚書事。柳述雖然職位事務處理得美善而有條理，被當時人所稱賞，然而不識大體，對屬下很暴虐，又仗恃受寵信而驕縱强横，不能屈己下人。楊素當時正當位尊任重，朝臣對他無不畏懼，而柳述却經常凌逼欺侮他，屢次在隋文帝面前當面對證楊素的短處。判斷事情有時意見不統一，楊素的意思或者是讓柳述改正一下，柳述總是對帶着命令來的使者説："告訴僕射，就説我尚書不肯。"楊素因此對他大爲怨恨。不久楊素受到疏遠猜忌，不掌管尚書省事務。而柳述受到的信任寄托更加隆重，被拜授爲兵部尚書，參預掌管機密政務。柳述自己認爲没有功勞可以記録，過分承受非分的職務，上表章直言陳述推讓。隋文帝應允了他，命令他代理兵部尚書。

上於仁壽宫寢疾，述與楊素、黄門侍郎元巖等侍疾宫中。時皇太子無禮於陳貴人，上知之，大怒，令述召房陵王。述與元巖出外作敕書。楊素見之，與皇太子謀，矯詔執述、巖屬吏。及煬帝嗣位，述坐除名。公主請與同徙，帝不聽。述在龍川數年，復徙寧越，遇瘴癘死。

隋文帝在仁壽宫卧病，柳述和楊素、黄門侍郎元巖等人在宫中陪侍護理。當時皇太子楊廣對隋文帝的陳貴人無禮，隋文帝知道後大怒，命令柳述召房陵王楊勇。柳述和元巖到外面起草詔書。楊素見此情形，和皇太子楊廣策劃，詐傳隋文帝詔書拘捕柳述、元巖交給主管官吏監押。到煬帝即位後，柳述獲罪被除名免官。公主請求和柳述一起到流放地去，煬帝不聽。柳述在龍川郡數年之後，又被流放到寧越郡，感染惡性傳染病死去。

柳弘

機弟弘，字匡道。少聰穎，工草隸，博涉群書，辭采雅贍。與弘農楊素爲莫逆交。解巾中外府記室。建德初，除内史上士。歷小宫尹、御正上士。陳遣王偃人來聘，武帝令弘勞之。偃人謂弘曰："來日至藍田，正逢滋水暴長，所齎國信，溺而從流。今所進，假之從吏。請勒下流人見爲尋此物。"弘曰："昔淳于之獻空籠，前史稱以爲美。足下假物而進，詎是

柳機弟弟柳弘，字匡道。自幼聰明穎慧，精通草書隸書，廣泛涉獵群書，文思辭藻高雅弘富。和弘農楊素是同心相契無所忤逆的至交好友。初入仕時任中外府記室。北周武帝建德初年，被任命爲内史上士。歷任小宫尹、御正上士。陳朝派王偃人來通使修好，周武帝命令柳弘慰勞接待他。偃人對柳弘説："我來時走到藍田，正遇上滋水暴漲，所帶的國書，掉在水裏順流漂走了。現在所進的禮物，是在隨行官員那兒借來的。請你勒令下游的人尋找漂走的國書。"柳弘

陳君命乎？"偃人慚不能對。武帝聞而嘉之，盡以偃人所進物賜弘，仍令報聘。占對敏捷，見稱於時。

回答說："從前齊國的淳于髡進獻空鳥籠給楚王，前代史書稱爲美談。足下借物進獻，難道是你們陳朝皇帝的命令嗎？"偃人面有慚色而不能對答。周武帝聽說後很稱贊他，將偃人進獻的禮品盡數賜給柳弘，仍舊任命他爲使者報答回訪。他應口對答靈敏快捷，爲當時人所稱贊。

後卒於御正下大夫。贈晉州刺史。楊素誄之曰："山陽王弼，風流長逝；潁川荀粲，零落無時。修竹夾池，永絶梁園之賦；長楊映沼，無復洛川之文。"其爲士友所痛惜如此。有文集行於世。

後來死於御正下大夫任上，被追贈爲晉州刺史。楊素爲他作的悼詞說："山陽王弼那樣的風流人物永遠地走了，潁川荀粲那樣的俊傑也不時零落。依舊修竹繞池，却永遠不會有司馬相如那樣的人來作梁園之賦了；長楊永映池水，也不再有曹子建那樣的人來寫《洛神賦》了。"他受士大夫友人所哀痛惋惜就是如此。有文集流行於世間。

柳旦

弘弟旦，字匡德。工騎射，頗涉書籍。仕周，位兵部下大夫。以行軍長史從梁睿討王謙，以功授儀同三司。開皇元年，加開府，封新城縣男，授掌設驃騎。歷羅、淅、魯三州刺史，并有能名。大業初，拜龍川太守。郡人居山洞，好相攻擊。旦爲開設學校，大變其風。帝聞，下詔褒美之。徵爲太常少卿，攝判黄門侍郎事。卒。

柳弘弟弟柳旦，字匡德。精通於騎馬射箭，也廣泛涉獵各種書籍。入仕北周，位至兵部下大夫。以行軍長史身份隨從梁睿征討王謙，因功被任命爲儀同三司。隋文帝開皇元年，加位開府，被封爲新城縣男，任命爲掌設驃騎。歷任羅州、淅州、魯州三州刺史，都有能吏名聲。隋煬帝大業初年，拜授爲龍川太守。郡内居民多住在山洞裏，喜歡相互攻打。柳旦爲他們開辦學校，推行教化，大大改變了當地風氣。煬帝聽説後，下詔書表揚獎勵他。徵召回朝任太常少卿，攝判黄門侍郎事。去世。

子燮，官至河内郡掾。

兒子柳燮，官至河内郡掾。

柳肅

旦弟肅，字匡仁。少聰敏，閑於占對。仕周，位宣納上士。隋文帝作相，引爲賓曹參軍。開皇初，授太子洗馬。陳使謝泉來聘，以才學見稱，詔肅宴接，時論稱其華辯。歷太子内舍人，遷太子僕。太子廢，坐除名。

柳旦弟弟柳肅，字匡仁。從小聰明機靈，熟練於應口對答。入仕北周，位至宣納上士。隋文帝任丞相，引進他作賓曹參軍。開皇初年，任命爲太子洗馬。陳朝派謝泉來通使修好，謝泉以有才學被人稱贊，詔令柳肅宴請接待他，當時的輿論稱贊他們的辯論很精彩。歷任太子内舍人，升任太子僕。太子被廢，他也受牽連獲罪被除名免官。

大業中，帝與段達語及庶人罪惡。達云："柳肅在宫，大見疏斥。"帝問其故。答曰："學士劉臻嘗進章

隋煬帝大業年間，煬帝和段達談到廢太子楊勇的罪惡。段達説："從前柳肅在東宫，大受疏遠排斥。"煬帝問他是何原因。段達回答説：

仇太翼宮中，爲巫蠱事。肅知而諫曰：'殿下位當儲貳，戒在不孝，無患見疑。劉臻書生，鼓摇唇舌，適足以相詿誤。願勿納之。'庶人不懌，他日，謂臻曰：'汝何漏泄，使柳肅知之，令面折我！'自是後，言皆不用。"帝曰："肅横除名。"乃召守禮部侍郎。坐事免。後守工部侍郎，大見親任，每幸遼東，常委於涿郡留守。卒官。

"學士劉臻曾經進章仇太翼宮中，作巫蠱邪術事。柳肅知道後進諫說：'殿下位居太子重位，應該警戒有不孝之名，不必擔心受猜疑。劉臻是個書生，衹知道摇唇鼓舌，正足以受他連累獲罪。希望殿下不要接納他。'廢太子不高興，有一天，他對劉臻說：'你爲何將這事泄露出去，使柳肅知道了，讓他來當面斥責我！'自那以後，柳肅的話都不被采用。"煬帝說："柳肅錯被除名免官。"於是召他任命爲代理禮部侍郎。又因事牽連獲罪被免官。後來又任代理工部侍郎，大受親近信任，煬帝每次征遼東，常委任他在涿郡任留守職務。死於任上。

柳謇之

機從子謇之，字公正。父蔡年，周順州刺史。謇之身長七尺五寸，儀容甚偉，風神爽亮，進止可觀。爲童兒時，周齊王憲遇之於塗，異而與語，大奇之，因奏爲國子生。以明經擢第，拜宗師中士，轉守廟下士。武帝有事太廟，謇之讀祝文，音韵清雅，觀者屬目。帝善之，擢爲宣納上士。開皇初，拜通事舍人，尋遷内史舍人。歷兵部、司勛二曹侍郎。朝廷以謇之雅望，善談謔，又飲酒至一石不亂，由是，每梁、陳使至，輒令接對。遷光禄少卿。出入十餘年，每參掌敷奏。

柳機的侄子謇之，字公正。謇之父親蔡年，曾任北周順州刺史。謇之身高七尺五寸，儀表容貌很魁偉，風度神采清爽明亮，進退舉止很可觀。還是兒童時，北周齊王宇文憲在路上遇見他，見他與衆不同就和他談話，對他大爲稱奇，因而上奏舉薦他爲國子生。因明經考試合格被録用，拜授爲宗師中士，轉任守廟下士。周武帝到太廟祭祀祖先，謇之宣讀祝禱文，音韵高亢文雅，圍觀的人都定睛看他。周武帝很賞識他，提拔他任宣納上士。隋文帝開皇初年，拜授爲通事舍人，不久升遷爲内史舍人。歷任兵部、司勛兩曹侍郎。朝廷因爲謇之有美好的聲望，擅長談笑取樂，再加上他酒量大，飲一石還很清醒，因此，每當梁或陳的使者到來，總是令他接待應對。後來升爲光禄少卿。在朝廷内外任職十多年，經常參預掌管陳述奏進之事。

會吐谷渾來降，朝廷以宗女光化公主妻之，以謇之兼散騎常侍，送公主於西域。及突厥啓人可汗求和親，復令謇之送義成公主於突厥。前後使二國，得贈馬二十餘匹，雜物稱是，皆散之宗族，家無餘財。出爲肅、息二州刺史，俱有惠政。煬帝踐祚，復拜光禄。大業初，啓人可汗自以内附，遂畜牧於定襄、馬邑間。帝使謇之諭令出塞。還，拜黄門侍郎。

適逢吐谷渾來降服，隋文帝將宗室女光化公主嫁給吐谷渾王爲妻，任命謇之兼任散騎常侍，護送公主到西域。到突厥啓民可汗請求和親時，又命謇之護送義成公主到突厥去。他前後出使兩個國家，得到贈馬二十餘匹，其餘雜物也很多，都分散給他的族人，家中没有多餘的錢財。出朝任肅州、息州兩州刺史，都有惠民政績。隋煬帝即位，又拜授爲光禄少卿。大業初年，啓民可汗自認爲已經歸附朝廷，就擅自到定襄、馬邑之間放養牲畜。煬帝派謇之曉諭他們，命令他們退出

塞外。回朝後，拜授爲黃門侍郎。

時元德太子初薨，朝野注望，以齊王當立。帝方重王府之選，拜爲齊王長史。帝法服臨軒，命齊王立於西朝堂，遣吏部尚書牛弘、内史令楊約、左衛大將軍宇文述等從殿廷引謇之詣齊王所，西面立。弘宣敕謂齊王曰："我出蕃之初，時年十二。先帝立我於西朝堂，乃令高熲、虞慶則、元旻等從内送王子相於我。誡我曰：'以汝未更世事，令子相作輔於汝，事無大小，皆可委之。無得昵近小人，疏遠子相。若從我言者，有益於社稷，成立汝名行；如不用此言，唯國及身，敗無日矣。'吾受敕，奉以周旋，不敢失墜。微子相之力，吾幾無今日矣。若與謇之從事，一如子相也。"又敕謇之曰："今以卿作輔於齊，副朕所望。若齊王德業修備，富貴自當鍾卿一門。若有不善，罪亦相及。"時齊王擅寵，喬令則之徒，深見昵狎，謇之知其非，不能匡正。及王得罪，謇之竟坐除名。

當時元德太子剛逝世，朝廷民間都矚目期待，認爲齊王應當被立爲太子。煬帝正重視諸王府屬官的選取，於是拜授謇之爲齊王長史。煬帝身着標準的帝王服裝來到殿前，命令齊王站立在西朝堂，派吏部尚書牛弘、内史令楊約，左衛大將軍宇文述等人從殿廷引導謇之到齊王站立的地方，面向西面站立。牛弘宣讀煬帝敕令對齊王説："我剛出就藩王之位時，纔十二歲。先帝讓我站在西朝堂，然後令高熲、虞慶則、元旻等人從殿内將王子相送到我面前，告誡我説：'因爲你還未曾經歷世事，使子相作你的輔佐，事情無論大小，都可以委托他辦理。不得親近小人，疏遠子相。如果聽從我的話，不但有利於國家，也能成就你的名聲品行；如果不聽我的話，國家和你本人，敗亡的日子也就不遠了。'我接受先帝敕令，按照敕令和子相合作，不敢失掉。如果没有子相的功勞，我幾乎就没有今天了。你和謇之相處，一切都要如我和子相一樣啊。"又敕令謇之説："今天用你作齊王的輔佐，要符合我對你的期望。如果齊王德行事業都修養完備，富貴自當集聚到你一家。如果有不好的地方，懲罰也會加到你身上。"當時齊王特别受寵信，而喬令則之輩，深受齊王親近溺愛，謇之知道他們的過失，但是不能加以扶助糾正。到齊王獲罪後，謇之竟也牽連被除名免官。

及帝幸遼東，召檢校燕郡事。帝班師至燕郡，坐供頓不給，配戍嶺南，卒於洭口。子威明。

當煬帝征遼東時，召謇之任爲檢校燕郡太守。煬帝班師回到燕郡，謇之因張羅供應不足而獲罪，被流放戍守嶺南，死於洭口。兒子威明。

論曰：高氏籍四胡之勢，跨有山東，周文承二將之餘，創基關右，似商、周之不敵，若漢、楚之爭雄。又連官渡之兵，未定鴻溝之約。雖弘農、沙苑，齊卒先奔；而河橋、北芒，周師橈敗。於是競圖進取，各務兵戈，齊謂兼并有餘，周則自守不足。韋孝寬奇材異度，緯武經文，居要害之地，受干城之托。東人怙恃其

論曰：高歡憑藉四胡的勢力，據有崤山以東地區，周文帝接收賀拔岳、侯莫陳悦二將的殘餘勢力，在關西創立基業，將他們和商朝、周朝的開國君主相比又趕不上，倒和漢王劉邦、楚霸王項羽爭雄天下時差不多。雙方長期征戰不休，有如袁紹、曹操官渡之戰兵連禍結，而未能像劉邦、項羽一樣締結以鴻溝爲界的和約。雖然弘農、沙苑之戰齊軍先逃亡；而河橋、北芒之戰，周軍也遭到挫敗。於是競相圖謀進取，各自致力

衆，悉力來攻，將欲醧酒未央，飲馬清渭。孝寬乃馮玆雉堞，抗彼仇讎，事甚析骸，勢危負户，終能奮其智勇，應變無方，城守六旬，竟摧大敵。齊人既焚營宵遁，高氏遂憤恚而殂。雖即墨破燕，晋陽存趙，何以能尚？若使平陽不守，鄴城無衆人之師；玉壁啓關，函谷失封泥之固。斯豈一城之得喪，實亦二國之興亡者歟。

於戰争。就當時形勢而論，北齊可以説得上是并吞天下尚有餘力，而北周則自我防守都嫌力量不足。韋孝寬以他非凡的才能奇異的器度，能文能武，居守要害之地，接受保衛國土的重托。高歡憑恃人多勢衆，全力發起進攻，將要打算到未央宫去舉杯慶賀勝利，到渭河去飲他們的戰馬。而孝寬就憑藉一座孤城，抗擊仇敵，戰事的艱苦超過析骨而炊，形勢危急險過背着門板去擋弓箭，但最終能奮發他的智謀勇略，隨機應變没有固定的法度，堅守城池六十天，終於挫敗强大的敵人。齊軍既已燒毁營房夜間逃走，而高歡也因此憤怒怨恨而去世。即使是田單在即墨大敗燕軍，張孟談在晋陽保全趙氏，又怎麽能在孝寬之上呢？倘若平陽守不住，就不會有大軍集聚鄴城的結局；玉壁城被攻下，函谷關也就失去了它一塊泥土就能封住的險固。這豈祗是一座城池之得失，實在也是關係到北齊、北周兩國的興亡啊。

韋夐隱不負人，貞不絶俗，怡神墳籍，養素丘園，哀樂無以動其心，名利不足干其慮，確乎不拔，實近代之高人也。明帝比諸園、綺，豈徒然哉！世康風神雅量，一代稱偉，簪纓人物，見重京華。瑱素望高風，亦云美矣。

韋夐隱退而不有負於民，貞静而不絶於世俗，在典籍之中怡養心神，在田園山野間涵養素性，哀樂不能動摇他的心志，名利不足干擾他的思慮，堅固而不可拔，實在是近代的高人啊。周明帝將他比作東園公、綺里季等商山四皓，難道是毫無根據的嗎！世康風度神采氣度不凡，被稱爲一代偉人，顯貴人物，爲京師地區所推重。韋瑱老成望重高風亮節，也稱得上是很美善的了。

柳虯兄弟，雅道是基，并能譽重搢紳，豈虚至也。慶束帶立朝，匪躬是蹈，莅官從政，清白著美。至於畏避權寵，違忤宰臣，雖取詘於一時，實獲申於千載矣。機立身行己，本以寬雅流譽，至於登朝正色，可謂不違直道。雖陵谷遷貿，終以雅正自居，古所謂以道事人，斯之謂矣。述雖幹略見稱，終乃敗於驕寵，惜矣。

柳虯兄弟，以正道爲根本，都能被士大夫所推重，難道是憑空達到這種境界嗎？柳慶恭敬地任職於朝廷，信守盡忠而不顯身的信條，當官從政，清白完美。至於畏懼避讓權貴寵臣，冒犯宰輔大臣，雖然受委屈於一時，實際上是獲得申理於千秋萬代了。柳機立身行事，本以寬厚雅量流傳聲譽，至於登朝任職能够端莊嚴肅，可以説是不違背正道了。雖然世事變化無常，始終能以高尚正直自處，古人所説的以道義侍奉人，就是指的他這種人吧。柳述雖然以有才能謀略被人稱贊，但最終還是因爲恃寵驕横而敗亡，可惜啊。

北史卷六十五

列傳第五十三

達奚武　若干惠　怡峰　劉亮　王德
赫連達　韓果　蔡祐　常善　辛威
厙狄昌　梁椿　梁臺　田弘（子）仁恭（孫）德懋

達奚武

達奚武字成興，代人也。祖眷，父長，并爲鎮將。

武少倜儻好馳射，賀拔岳征關右，引爲別將。及岳爲侯莫陳悦所害，武與趙貴收尸歸平凉，同翊戴周文帝。從平悦，封須昌縣伯。

大統初，自大丞相府中兵參軍出爲東秦州刺史。齊神武與竇泰、高敖曹三道來侵，周文欲并兵擊泰，諸將多異議，唯武及蘇綽與周文意同，遂禽之。周文進圖弘農，遣武從兩騎覘候。武與其候騎遇，即交戰，斬六級，獲三人而反。齊神武趣沙苑，周文復遣武覘之。武從三騎，皆衣敵人衣，至暮，下馬潛聽其軍號，歷營若警夜者，有不如法者，往往撻之。具知敵情以告，周文遂從破之。進爵高陽郡公。

四年，周文援洛陽，武爲前鋒，與李弼破莫多婁貸文。又進至河橋，力戰，斬其司徒高敖曹。再遷雍州刺

達奚武字成興，代郡人氏。祖父達奚眷，父親達奚長，都任鎮將。

達奚武年輕時就表現出卓越豪邁的氣概，喜歡馳馬射箭。賀拔岳征討關西時，引進他爲別將。當賀拔岳被侯莫陳悦殺害後，達奚武和趙貴收殮賀拔岳的尸體回歸平凉，共同擁戴周文帝。隨從平定侯莫陳悦，被封爲須昌縣伯。

西魏文帝大統初年，自大丞相府中兵參軍出任東秦州刺史。齊神武和竇泰、高敖曹兵分三路前來侵犯，周文帝打算集中兵力攻打竇泰，衆將多持不同意見，衹有達奚武以及蘇綽和周文帝意見相同，後來果然擒獲了竇泰。周文帝進軍謀取弘農，派達奚武帶領兩名騎兵前去偵察。達奚武和敵人的偵察騎兵遭遇，立即交戰，斬殺六人，俘獲三人後返回。齊神武奔赴沙苑，周文帝又派達奚武前去偵察。達奚武帶領三名騎兵，都穿上敵人的軍衣，到晚上，下馬偷聽敵人的軍中口令，然後像晚上警戒巡視人員一樣遍歷各營帳偵察，遇上口令答錯的士兵，往往鞭打他們。詳細瞭解到敵軍情況回來報告，周文帝就按照他所偵察得來的情報部署進攻，打敗了齊神武。進爵位爲高陽郡公。

大統四年，周文帝領兵救援洛陽，達奚武爲前鋒，和李弼一起打敗莫多婁貸文。又進軍至河橋，奮力作戰，斬殺東魏司徒高敖曹。兩次升遷

史。復從戰芒山，時大軍不利，齊神武乘勝進軍至陜。武禦之，乃退。十七年，詔武經略漢川。梁梁州刺史宜豐侯蕭循固守南鄭。武圍之，循請服。會梁武陵王遣其將楊乾運等救循，循更不下。武擊走乾運，循乃降。自劍門以北悉平。明年，振旅還京師。朝議欲以武爲柱國，武曰："我作柱國，不應在元子孝前。"固辭。以大將軍出鎮玉壁。

至雍州刺史。又隨從大軍戰於芒山，當時大軍失利，齊神武乘勝進軍至陝州。達奚武率兵抵禦，齊神武纔退兵。大統十七年，詔令達奚武征討漢川。梁朝的梁州刺史宜豐侯蕭循堅守南鄭。達奚武領兵包圍南鄭，蕭循請求歸附。適逢梁朝的武陵王派他的將領楊乾運等人前來救援蕭循，於是蕭循改變主意不想投降。達奚武打敗乾運，蕭循纔投降。自劍門關以北地區全部平定。第二年，整頓軍隊凱旋回京師。朝廷評議打算任用達奚武爲柱國，達奚武說："我做柱國，不應在元子孝之前。"堅決推辭。後以大將軍身份出朝鎮守玉壁。

周孝閔帝踐祚，授柱國、大司寇。齊北豫州刺史司馬消難舉州來附，詔武與楊忠迎消難以歸。武成初，轉大宗伯，進封鄭國公。齊將斛律敦侵汾、絳，武禦之，敦退。武築柏壁城，留開府權嚴、薛羽生守之。保定三年，遷太保。其年，大軍東伐，隨公楊忠引突厥自北道，武以三萬騎自東道期會晉陽。武至平陽，後期不進，而忠已還，武尚未知。齊將斛律明月遺武書曰："鴻鶴已翔於寥廓，羅者猶視於沮澤也。"武覽書，乃班師。出爲同州刺史。明年，從晉公護東伐。時尉遲迥圍洛陽，爲敵所敗。武與齊王憲於芒山禦之。至夜，收軍。憲欲待明更戰。武曰："洛陽軍散，人情駭動，不因夜速還，明日欲歸不得。"憲從之，遂全軍而返。天和三年，轉太傅。

北周孝閔帝即位，任命達奚武爲柱國、大司寇。北齊北豫州刺史司馬消難舉州前來歸附，詔令達奚武和楊忠迎接消難歸朝。周明帝武成初年，升任大宗伯，進封鄭國公。北齊將領斛律敦入侵汾州、絳州，達奚武領兵抵禦，斛律敦退走。達奚武修築柏壁城，留開府權嚴、薛羽生據守。周武帝保定三年，升任太保。這年，大軍東征，隨公楊忠引導突厥軍隊自北道，達奚武帶領三萬騎兵自東道約期在晉陽會合。達奚武到了平陽，已晚於約定日期，因此不再前進，而楊忠這時已經撤軍，達奚武還不知道。北齊大將斛律明月送書信給達奚武說："鴻鶴已在天空高高飛翔，落入羅網中的小鳥還在低頭看着沼澤啊。"達奚武看了書信，也班師撤退。出任同州刺史。第二年，隨從晉公宇文護東征。當時尉遲迥進軍包圍洛陽，被敵軍打敗。達奚武和齊王宇文憲在芒山抵禦敵軍。到晚上收兵回營。宇文憲想等到天明再度交戰。達奚武說："洛陽軍隊潰散，人心驚慌動摇，如不乘夜火速撤退，到明天想回去都不行了。"宇文憲聽從了他的建議，終於全軍完整無損退回。周武帝天和三年，轉升爲太傅。

武微時，奢侈好華飾。及居重位，不持威儀，行常單馬，左右從一兩人而已，門外不施戟，恒晝掩一扉。或謂曰："公位冠群后，何輕率若是?"武曰："吾昔在布衣，豈望富

達奚武卑賤之時，奢侈而喜歡華麗服飾。到他身居高位後，出外不排列儀仗隨從，經常是一人騎馬，左右跟隨一兩人而已，門外不架設木戟，經常白天關閉一扇門。有人問他說："你位居各長官之首，怎麽如此不慎重?"達奚武回答：

貴！今日富貴，不可頓忘疇昔。且天下未平，國恩未報，安可過事威容乎？”言者慚而退。武之在同州，時旱，武帝敕武祀華岳。岳廟舊在山下，常所祈禱。武謂僚屬曰：“吾備位三公，不能燮理陰陽，不可同於衆人，在常祀所，必須登峰展誠，尋其聖奥。”岳既高峻，人迹罕通。武年逾六十，唯將數人攀藤而上，於是稽首祈請。晚不得還，即於岳上藉草而宿。夢一白衣來執武手曰：“快辛苦。”甚相嘉尚。武遂驚覺，益用祇肅。至旦，雲霧四起，俄而澍雨，遠近沾洽。武帝聞之，璽書勞武，賜綵百匹。

“我從前是平民時，難道敢希望富貴！今天富貴了，也不可頓時就忘了從前的日子。況且天下尚未平定，國家的恩惠還没有報答，怎麽可以過分講求排場呢？”問他的人慚愧而退。達奚武在同州時，當時天旱，周武帝敕令達奚武祭祀華岳。岳廟原先在山下，經常有人在那裏祈禱。達奚武對他的屬官們説：“我位居三公之職，不能够協調治理陰陽，不應該等同於普通人，在平常祭祀的地方進行祈禱，必須登上頂峰展現誠心，以尋求神靈。”華岳既高又陡，人迹罕通。達奚武又年過六十，衹帶着幾個人攀藤而上，到山頂後，就叩頭跪拜祈求上天降雨。晚上不能回去，就在山頂上鋪草而卧。睡夢中見一個穿白衣服的人來握住達奚武的手説：“好辛苦啊。”對他深加贊美。達奚武於是驚醒，更加恭敬嚴肅。到天明時，雲霧四起，一會兒降下及時雨，到處都雨量充足。周武帝聽説後，頒下蓋有皇帝印章的詔書慰勞達奚武，賜給他彩緞百匹。

武性貪吝，其爲大司寇也，在庫有萬釘金帶，當時寶之，武因入庫，乃取以歸。主者白晉公護，護以武勳重，不彰其過，因而賜之。時論深鄙焉。薨，贈太傅、十五州諸軍事、同州刺史，謚曰桓。子震嗣。

達奚武生性貪婪吝嗇，他任大司寇時，國庫中有一條萬釘金帶，是當時最珍貴的寶物，達奚武於是親自到庫裏，將金帶取回家中。主管金帶的官員告訴晉公宇文護，宇文護因爲達奚武立有重大功勛，不顯揚他的過錯，趁機將金帶賜給他。當時的輿論很鄙視他。逝世後，被追贈爲太傅、十五州諸軍事、同州刺史，謚號是桓。兒子達奚震繼承爵位。

達奚震

震字猛略。少驍勇，走及奔馬。周文嘗於渭北校獵，時有兔過周文前，震與諸將競射之，馬倒而墜。震足不傾躓，因步走射之，一發中兔。顧馬纔起，遂回身騰上。周文喜曰：“非此父不生此子。”乃賜震雜綵一百段。後封魏昌縣公。明帝初，拜司右中大夫，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武成初，進爵廣平郡公，除華州刺史。震雖出自膏腴，少習武藝，然頗有政術。天和六年，拜柱國。

達奚震字猛略。年輕時就很驍勇，跑起來能追上奔跑的馬。周文帝曾經在渭北設圍打獵，當時有一隻兔子在周文帝前面跑過，達奚震和諸將争相發箭射擊，馬倒地將他掀墜地上。達奚震脚步都没歪斜，立即跑步射箭，一箭就將兔子射中。回頭看馬剛站起來，於是轉身躍上馬背。周文帝高興地説：“不是這樣的父親養不出這樣的兒子。”於是賜給達奚震雜綵一百段。後來被封爲魏昌縣公。周明帝初年，拜授爲司右中大夫，加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武成初年，進爵位爲廣平郡公，被任命爲華州刺史。達奚震雖然出身顯貴人家，自小又練習武藝，然而却很有

建德初，襲爵鄭國公。從平鄴，賜妾二人、女樂一部，拜大宗伯。震父嘗爲此職，時論榮之。宣政中，出爲原州總管。隋開皇初，薨於家。

震弟惎，大象末，爲益州刺史，與王謙據蜀起兵，被誅。

政治方略。周武帝天和六年，拜授爲柱國。

周武帝建德初年，承襲鄭國公爵位。隨從平定鄴城，賜給他姬妾二人、女樂一隊，拜爲大宗伯。他的父親達奚武也曾經擔任大宗伯職務，當時輿論以此爲榮耀。周武帝宣政年間，出朝任原州總管。隋文帝開皇初年，在家中逝世。

達奚震弟弟達奚惎，周静帝大象末年，任益州刺史，和王謙一起占據蜀地起兵反對隋文帝輔政，被誅殺。

若干惠

若干惠字惠保，代武川人也。其先與魏俱起，以國爲姓。父樹利周，從魏廣陽王深征葛榮，戰没，贈冀州刺史。

惠以别將從賀拔岳，以功封北平縣男。及岳爲侯莫陳悦所害，惠與寇洛、趙貴等同謀翊戴周文。仍從平悦，拜直閤將軍。從禽竇泰，復弘農，破沙苑，惠每先登陷陣。加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封長樂郡公。大統四年，從魏文帝東巡洛陽，與齊神武戰於河橋，力戰破之。七年，遷領軍。

及高仲密舉北豫州來附，周文迎之。軍至洛陽，齊神武屯於芒山。惠爲右軍，與中軍大破之。齊神武兵乃萃左軍，軍將趙貴等戰不利。會日暮，齊神武進兵攻惠，惠擊之，皆披靡。至夜中，神武騎復來追惠。惠徐下馬，顧命厨人營食。食訖，謂左右曰："長安死，此中死，異乎？"乃建旗鳴角，收軍而還。神武追騎憚惠，疑有伏兵，不敢逼。至弘農，見周文，陳賊形勢，恨其垂成之功，虧於一簣，歔欷不自勝。周文壯之，還司空。惠性剛質，有勇力，容貌魁岸。善於撫御，將士莫不懷恩。及侯景内附，朝議欲收輯河南，令惠以本官鎮魯陽。遇病，薨於軍。

若干惠字惠保，代郡武川鎮人氏。他的祖先和北魏皇室托跋氏同時興起，以部族爲姓氏。父親樹利周，隨從北魏廣陽王元深征討葛榮，戰死，追贈爲冀州刺史。

若干惠以别將身份隨從賀拔岳，因功被封爲北平縣男。當賀拔岳被侯莫陳悦殺害後，若干惠和寇洛、趙貴等人共同謀劃擁戴周文帝。於是隨從平定侯莫陳悦，被拜授爲直閤將軍。隨從擒獲竇泰，收復弘農，攻占沙苑，若干惠總是當先衝入敵陣。加任侍中、開府儀同三司，被封爲長樂郡公。西魏大統四年，隨從魏文帝東行巡視洛陽，和齊神武戰於河橋，奮力作戰打敗了齊神武。大統七年，升遷爲領軍將軍。

當高仲密舉北豫州來歸附時，周文帝前去迎接他。大軍進至洛陽，齊神武屯駐軍隊於芒山。若干惠爲右軍，和中軍一起大敗敵軍。齊神武於是集中兵力攻打左軍，左軍將領趙貴等人作戰失利。適逢天晚，齊神武進兵攻打若干惠，若干惠率軍反攻，敵軍驚慌潰敗。到半夜，齊神武的騎兵又來追擊若干惠。若干惠緩緩下馬，回頭命令伙夫造飯。吃完飯後，他對身邊的人説："在長安死，和在這裏死，有什麽不同嗎?"於是樹起軍旗吹響號角，集合軍隊退回。齊神武派來追趕的騎兵畏懼若干惠，懷疑有伏兵，不敢逼近追趕。退到弘農，見到周文帝，陳述敵軍形勢，爲將要到手的成功由於一着不慎而失敗感到憤恨，嘆息悲傷不已。周文帝很贊賞他的壯烈，升任他爲司空。若干惠性情剛强正直，有勇力，容貌高大魁偉。善於安撫控制部下，將士們都感念他的

恩德。當侯景歸附朝廷時，朝廷計議打算乘此機會收復黄河以南地區，就命令若干惠以本身官職鎮守魯陽。患病，死於軍中。

惠於諸將年最少。早喪父，事母以孝聞。周文嘗造射堂新成，與諸將宴射。惠竊嘆曰："親老矣，何時辦此!"周文聞之，即日徙堂於惠宅。其見重如此。及薨，爲流涕久之。惠喪至，又臨撫焉。加贈秦州刺史，謚曰武烈。子鳳嗣。

若干惠在諸將中最年輕。早年喪父，侍奉母親以有孝行聞名。周文帝曾經新建成一座射覆堂讓大家賭猜覆蓋物取樂。若干惠私下嘆息説："母親年老了，什麽時候也建一座射覆堂供她娱樂!"周文帝聽説後，當天就將射覆堂遷到若干惠家裏去。他就是如此地受周文帝推重。當他去世後，周文帝哀傷流涕好久。若干惠的遺體到後，又親臨其家安撫慰問。加贈秦州刺史，謚號是武烈。兒子若干鳳繼承爵位。

若干鳳

鳳字達摩，有識度。襲父爵長樂郡公，尚周文女。位開府儀同三司、大馭中大夫。後録惠佐命功，封鳳徐國公，拜柱國。

若干鳳字達摩，有見識氣度。承襲父親爵位爲長樂郡公，娶周文帝女兒。位至開府儀同三司、大馭中大夫。後來北周建立，記録若干惠輔佐創業的功勞，封若干鳳爲徐國公，拜爲柱國。

怡峰

怡峰字景阜，遼西人也。本姓默台，因避難改焉。高祖寬，燕遼西郡守，魏道武時歸朝，拜羽真，賜爵長蛇公。曾祖文，冀州刺史。

怡峰字景阜，遼西人氏。本姓默台，因避難改姓怡。高祖怡寬，曾任南燕遼西郡守，北魏道武帝時歸附朝廷，拜授爲羽真，賜爵位爲長蛇公。曾祖怡文，曾任冀州刺史。

峰少以驍勇聞。從賀拔岳討万俟醜奴，賜爵蒲陰縣男。岳被害，峰與趙貴等同謀翊戴周文，進爵爲伯。及齊神武與孝武帝構隙，文帝令峰與都督趙貴赴洛陽。至潼關，屬孝武西遷，峰即從周文帝拔迴洛，復潼關。後以討曹泥功，進爵華陽縣公。又從破竇泰於小關。復弘農，破沙苑，進爵樂陵郡公。仍與元季海、獨孤信復洛陽。東魏行臺任祥率步騎萬餘攻潁川，峰復以輕騎五百邀擊，大破之。自是威名轉盛。加授開府儀同三司。

怡峰年輕時就以驍勇聞名。隨從賀拔岳征討万俟醜奴，被贈爵位爲蒲陰縣男。賀拔岳被殺害後，怡峰和趙貴等人共同謀劃擁戴周文帝，進爵位爲伯。當齊神武和孝武帝相互結怨，周文帝命令怡峰和都督趙貴趕赴洛陽。剛到潼關時，正遇上孝武帝西遷，怡峰就隨從周文帝攻拔迴洛，收復潼關。後來因爲征討曹泥的功勞，進爵位爲華陽縣公。又隨從大軍在小關打敗竇泰。收復弘農，攻占沙苑，進爵位爲樂陵郡公。後來和元季海、獨孤信一起收復洛陽。東魏行臺任祥率領步兵騎兵一萬餘人攻打潁川，怡峰又帶領五百輕騎截擊，大敗任祥。自此以後他的威勢名聲更加盛大。加授爲開府儀同三司。

及周文與東魏戰河橋，時峰爲左軍，不利，與李遠先還，周文遂班師。詔原其罪。拜夏州刺史。大統十五年，東魏圍潁川，峰與趙貴赴援。

當周文帝和東魏在河橋會戰，當時怡峰爲左軍將領，作戰失利，與李遠先行撤回，周文帝於是還師。周文帝下詔寬宥他戰敗之罪。拜授爲夏州刺史。大統十五年，東魏軍隊包圍潁川，怡峰

至南陽，病卒。峰沈毅有膽略，得士卒心，當時號驍將。周文嗟悼者久之。贈華州刺史，謚曰襄威。

和趙貴率軍前去救援。進軍至南陽，因病去世。怡峰沉着堅毅有膽識才略，能得士卒之心，當時號稱猛將。周文帝哀嘆傷感了好久。被追贈爲華州刺史，謚號是襄威。

子昂嗣。位開府儀同三司。朝廷追録峰功，封昂鄀國公。

兒子怡昂繼承爵位。怡昂位至開府儀同三司。後來朝廷追記怡峰功勛，封怡昂爲鄀國公。

昂弟光，少以峰勛，賜爵安平縣侯，加開府儀同三司。

怡昂弟弟怡光，年輕時就因父親怡峰的功勛，賜爵位爲安平縣侯，加任開府儀同三司。

光弟春，少知名，位吏部下大夫、儀同三司。

怡光弟弟怡春，年輕時就很知名，位至吏部下大夫、儀同三司。

劉亮

劉亮，中山人也，本名道德。父特真，位領人酋長。魏大統中，以亮著勛，追贈恒州刺史。

劉亮，是中山郡人氏，原名道德。父親特真，位至領民酋長。西魏大統年間，因爲劉亮的顯著功勛，被追贈爲恒州刺史。

亮少倜儻，有從横計略，姿貌魁傑，見者憚之。以都督從賀拔岳西征，以功封廣興縣子。侯莫陳悦害岳，亮與諸將謀迎周文。及平悦後，悦黨豳州刺史孫定兒仍據州不下，衆至數萬。周文令亮襲之。定兒以義兵猶遠，未爲之備。亮乃輕將二十騎，先竪一纛於近城高嶺，即馳入城中。定兒方置酒高會，卒見亮至，衆皆駭愕。亮乃麾兵斬定兒，懸首州門，號令賊黨。仍遥指城外纛，命二騎曰："出追大軍。"賊黨恼懼，一時降服。

劉亮年輕時就表現出卓越豪邁的氣概，有經營天下的計謀策略，姿態容貌魁偉高大，見到他的人都感到畏懼。以都督身份隨從賀拔岳西征，因功被封爲廣興縣子。侯莫陳悦殺害賀拔岳後，劉亮和諸將計議奉迎周文帝。當平定侯莫陳悦之後，侯莫陳悦的同黨豳州刺史孫定兒仍舊占據豳州不投降，軍隊多至數萬。周文帝命令劉亮領兵襲擊孫定兒。定兒認爲義軍離豳州還很遠，没有作防備。劉亮於是輕裝率領二十名騎兵，先在臨近州城的高嶺上樹立起一面大旗，然後立即飛馳進入城中。定兒正在設酒宴大會部下衆將官，突然見劉亮領兵來到，大家都感到詫異驚訝。劉亮於是指揮士兵斬殺了定兒，將他的人頭懸挂在州城門口示衆，以此號令賊黨。隨後指着城外遠處嶺上的大旗，命令兩名騎兵説："出城去催促大軍進城。"賊衆震動恐懼，立時投降順服。

及周文置十二軍，簡諸將領之，亮領一軍。每征討，常與怡峰俱爲騎將。以復潼關功，封饒陽縣伯。尋加侍中。從禽竇泰，復弘農，戰沙苑，并力戰有功。遷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進爵長廣公。以母憂去職，居喪毁瘠。周文嗟其至性，每憂惜之。起復本官。

當周文帝建立十二軍時，選拔衆將統領，劉亮就統領一軍。每當出兵征討，經常和怡峰一起都作騎兵將領。因爲收復潼關的功勞，被封爲饒陽縣伯。不久加位侍中。隨從擒獲竇泰，收復弘農，戰於沙苑，都奮力作戰立有戰功。升任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進爵位爲長廣公。因母親去世離職守孝，居喪期間悲哀瘦損。周文帝很贊嘆他的純厚性情，經常爲他憂傷惋惜。喪期未滿就起用他恢復本職。

亮以勇敢見知，爲當時名將，兼屢陳謀策，多合機宜。周文謂曰："卿文武兼資，即孤之孔明也。"乃賜名亮，并賜姓侯莫陳氏。出爲東雍州刺史，爲政清静，百姓安之。卒於州。喪還京，周文親臨之，泣而謂人曰："股肱喪矣，腹心何寄！"令鴻臚卿監護喪事，追贈太尉，謚曰襄。後配饗周文廟廷。子昶嗣。

劉亮以勇敢被周文帝賞識寵信，是當時的名將，多次進陳謀略計策，都符合時機之宜。周文帝對他説："你文武兼備，真是我的孔明啊。"因此賜名亮，同時賜姓侯莫陳氏。出朝任東雍州刺史，爲政清静，使百姓能得到安定。後來死於東雍州刺史任上。劉亮的遺體運回京師，周文帝親自前去祭奠，他哭着對衆人説："股肱已經喪失了，腹心又寄托在哪裏！"下令讓鴻臚卿監督護理喪事，追贈爲太尉，謚號是襄。後來配饗周文帝廟庭。兒子劉昶繼承爵位。

劉昶

昶尚周文女西河長公主，大象中，位柱國、秦靈二州總管，以亮功封彭國公。隋開皇中，坐事死。

劉昶娶周文帝女兒西河長公主爲妻，周静帝大象年間，位至柱國、秦州靈州兩州總管，因劉亮的功勛被封爲彭國公。隋文帝開皇年間，因事獲罪被處死。

昶弟静，天水郡守。静弟恭，開府儀同三司、饒陽縣伯。恭弟幹，上儀同三司、褒中侯。

劉昶弟弟劉静，位至天水郡守。劉静弟弟劉恭，位至開府儀同三司、饒陽縣伯。劉恭弟弟劉幹，位至上儀同三司、褒中侯。

王德　王慶

王德字天恩，代武川人也。少善騎射，雖不經師訓，以孝悌稱。初從尒朱榮討元顥，賜爵同官縣子。又從賀拔岳討平万俟醜奴，别封深澤縣男。及侯莫陳悦害岳，德與寇洛等議，翊戴周文，於是除平凉郡守。德雖不知書，至於斷决處分，良吏無以過。涇州所部五郡，德常爲最。

王德字天恩，是代郡武川鎮人氏。從小擅長騎馬射箭，雖然没有經過老師教導，但能以孝敬父母友愛兄弟受人稱贊。起初隨從尒朱榮討伐元顥，被賜爵位爲同官縣子。又隨從賀拔岳討伐平定万俟醜奴，另外被封爲深澤縣男。當侯莫陳悦殺害賀拔岳後，王德和寇洛等人計議，擁戴周文帝，於是被任命爲平凉郡守。王德雖然没有讀書不識字，至於斷决案件處分政務，清廉賢能的官吏也不能超過他。當時涇州所屬五郡，王德政績考核常爲優等。

及孝武西遷，進封下博縣伯，行東雍州事。在州未幾，百姓懷之。賜姓烏丸氏。大統元年，進爵爲公，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北雍州刺史。後常從周文征伐，累有戰功，加開府、侍中，進爵河間郡公。先是河、渭間種羌屢叛，以德有威名，拜河州刺史。群羌率服。後卒於涇州刺史，謚曰獻。德性厚重廉慎，言行無擇。母幾年百歲，後德終。

到孝武帝西遷後，他被進封爲下博縣伯，代理東雍州刺史。在東雍州任職不久，百姓就很懷念他。後來被賜姓爲烏丸氏。西魏文帝大統元年，進爵位爲公，加任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北雍州刺史。後來經常隨從周文帝征伐，多次立有戰功，加位開府、侍中，進爵位爲河間郡公。先是河州、渭州之間的諸羌種落屢次叛變，朝廷由於王德有威名，拜授爲河州刺史。群羌盡皆歸附。後來死於涇州刺史任上，謚號是獻。王德秉性寬厚莊重廉潔謹慎，言行一致。他母親活到將

近一百歲，比王德後逝世。

子慶嗣，小名公奴。性謹厚，位開府儀同三司。初德喪父，貧無以葬，乃賣公奴并一女以營葬事。因遭兵亂，不復相知。及德在平凉，始得之，遂名曰慶。

兒子王慶繼承爵位，王慶小名公奴。他秉性恭謹樸實，位至開府儀同三司。早先王德父親去世時，家貧没有資財安葬，因此賣掉兒子公奴和一個女兒以辦理喪葬事務。後來因遭遇戰亂，不再相互知道音訊。到王德任平凉郡守時，纔找到他，於是爲他取名叫慶。

赫連達

赫連達字朔周，盛樂人，勃勃之後也。曾祖庫多汗，因避難改姓杜氏。

赫連達字朔周，盛樂郡人氏，是赫連勃勃的後代。曾祖庫多汗，因避難改姓杜氏。

達性剛鯁有膽力。少從賀拔岳征討有功，賜爵長廣鄉男。及岳爲侯莫陳悦所害，趙貴建議迎周文，達贊成其議，請輕騎告周文，仍迎之。諸將或欲南追賀拔勝，或云東告朝廷。達又曰："此皆遠水不救近火，何足道哉!"謀遂定，令達馳往。周文見達慟哭，遂以數百騎南赴平凉，令達率騎據彈箏峽。時百姓惶懼奔散者，軍爭欲掠之。達止之，乃撫以恩信，人皆悦附。周文聞而嘉之。加平東將軍。周文謂諸將曰："當清水公遇禍之日，君等性命懸於賊手。杜朔周冒萬死之難，遠來見及，遂得同雪仇耻。勞而不酬，何以勸善?"乃賜馬二百匹。

赫連達性情剛直有膽量勇力。年輕時就隨從賀拔岳征討有功，賜爵位爲長廣鄉男。當賀拔岳被侯莫陳悦殺害，趙貴建議奉迎周文帝，赫連達贊成他的建議，并請求率領輕裝騎兵報告周文帝，順便就迎接他來。諸將中有人想到南邊追隨賀拔勝，有人又説往東報告朝廷。赫連達又説："這些議論都是遠水不救近火，哪裏值得再説!"計謀就確定下來，令赫連達急馳前往迎接周文帝。周文帝見到赫連達後痛哭不止，於是帶領數百名騎兵往南奔赴平凉，命令赫連達率領騎兵據守彈箏峽。當時百姓因爲恐懼而四散奔逃，軍士争着要去搶劫他們。赫連達制止了士兵們，於是以恩德信義去安撫他們，老百姓都喜悦歸附。周文帝聽説後對他很是贊賞。加任平東將軍。周文帝對諸將説："當清水公被殺害之日，你們的性命都懸挂在賊人手上。杜朔周冒萬死一生之艱難，遠來見我，終於能共同報仇雪耻。有功勞而不獎賞，怎麽能够勉勵善行呢?"於是賜給赫連達馬兩百匹。

孝武入關，褒叙勛義，以達首迎元帥，匡復秦、隴，進爵魏昌縣伯。從儀同李虎破曹泥。後復弘農，戰沙苑，皆有功。詔復姓赫連。以達勛望兼隆，乃除雲州刺史，進爵爲公。從大將軍達奚武攻漢中。梁宜豐侯蕭脩拒守積時，後乃送款。開府賀蘭願德等以其食盡，欲急攻取之。達曰："不戰而獲城，策之上也。無容利其

孝武帝進入關中後，對群臣論功行賞，因爲赫連達首先迎接周文帝，并幫助收復關中、隴西一帶，進爵位爲魏昌縣伯。隨從儀同李虎打敗曹泥。後來收復弘農，戰沙苑，都有戰功。詔令恢復姓赫連氏。因爲赫連達功勛名望都很高，於是任命他爲雲州刺史，進爵位爲公。隨從大將軍達奚武攻打漢中。梁朝的宜豐侯蕭脩拒守多時，後來纔表示要誠心歸降。開府賀蘭願德等人認爲梁軍糧食已用完，想要發動緊急進攻占領城池。

子女，貪其財帛，仁者不爲。如其困獸猶鬥，則成敗未可知。”武遂受脩降。師還，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進爵藍田縣公。

赫連達説：“不打仗就能得到城池，是上策啊。不必貪愛他們的子女，貪圖他們的財物，這是仁義之人所不願意做的。如果他們拼死抵抗，那麽成敗還不可以預料。”達奚武終於接受了蕭脩的投降要求。軍隊班師後，升任赫連達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位侍中，進爵位爲藍田縣公。

保定初，爲大將軍、夏州總管。達雖非文吏，然性質直，遵奉法度，輕於鞭撻，而重慎死罪。性又廉儉。邊境胡人或饋達羊，達欲招異類，報以繒帛。主司請用官物。達曰：“羊入我厨，物出官庫，是欺上也。”命取私帛與之。識者嘉其仁恕。尋進爵樂川郡公，位柱國。薨。

周武帝保定初年，任大將軍、夏州總管。赫連達雖然不是文官，然而秉性正直，遵守法令制度，對下屬和民衆不輕易施用鞭刑，而對於死刑罪很慎重。生性廉潔儉樸。邊境胡人有人送羊給他，赫連達爲了招引外族歸附，接受饋贈但用繒帛作爲回報。主管官員請求用官府物品回贈胡人，赫連達説：“羊進了我的厨房，却拿出國家倉庫的物品作回贈，這是欺騙蒙蔽皇上啊。”命令取私人繒帛給胡人。有識之士稱贊他仁恕。不久進爵位爲樂川郡公，位至柱國。去世。

子遷嗣。位大將軍、蒲州刺史。

兒子赫連遷繼承爵位。赫連遷位至大將軍、蒲州刺史。

韓果

韓果字阿六拔，代武川人也。少驍雄，善騎射。賀拔岳西征，引爲帳内，擊万俟醜奴。後從周文討平侯莫陳悦。大統初，累進爵爲石城公。果性强記，兼有權略，善伺敵虚實，揣知情狀。有潜匿溪谷欲爲間偵者，果登高望之，所疑處，往必有獲。周文由是以果爲虞候都督。每從征行，常領候騎，晝夜巡察，略不眠寢。

韓果字阿六拔，代郡武川鎮人氏。年輕時就驍勇雄壯，善於騎馬射箭。賀拔岳西征時，引進他爲帳内都督，攻打万俟醜奴。後來隨從周文帝討平侯莫陳悦。西魏文帝大統初年，多次進爵爲石城公。韓果有記憶力强的禀賦，加之有隨機應變的謀略，善於偵察敵人的虚實，揣測敵情。有敵人派來潜伏在溪谷中想作間諜偵察的，韓果登上高處瞭望，他所懷疑的地方，派兵前去必定能抓獲間諜。周文帝因此任用韓果爲虞候都督。每次隨從征討，常令他率領偵察騎兵，晝夜巡察，一般都不睡覺。

從平竇泰於潼關，周文因其規畫，軍以勝返，賞真珠金帶一條。又從復弘農，破沙苑，戰河橋，并有功。歷朔、安二州刺史。從戰芒山，軍還，除河東郡守。又從大將軍破稽胡於北山。胡地險阻，人迹罕至，果進兵窮討，散其種落。稽胡憚果勁勇趫捷，號爲著翅人。周文聞之，笑

隨從大軍在潼關討平竇泰，周文帝按照他的謀劃，全軍得以勝利返回，賞給他珍珠金帶一條。又隨從收復弘農，攻占沙苑，戰於河橋，都有戰功。歷任朔州、安州兩州刺史。隨從戰於芒山，軍隊班師後，被任命爲河東郡守。又隨從大將軍在北山打敗稽胡。胡地艱險阻塞，人迹罕至，韓果進兵深入征討，使他們的部落離散。稽胡畏懼韓果的精壯快捷，稱他爲長有翅膀的人。

曰："著翅之名，寧減飛將。"累遷開府儀同三司，進爵褒中郡公。保定三年，拜少師，進位柱國。天和初，授華州刺史。爲政寬簡，吏人稱之。薨。

子明嗣。爲黎州刺史，與尉遲迥同謀反，被誅。

蔡祐

蔡祐字承先，其先陳留圉人也。曾祖紹爲夏州鎮將，徙居高平，因家焉。父襲，名著西州。魏正光中，万俟醜奴亂關中，襲乃背賊歸洛陽。拜齊安郡守。及孝武西遷，始拔難西歸。賜爵平舒縣伯，除岐、雍二州刺史。

祐性聰敏，有行檢。襲之背賊東歸，祐年十四，事母以孝聞。及長，有膂力。周文在原州，召爲帳下親信。及遷夏州，以祐爲都督。侯莫陳悦害賀拔岳，諸將迎周文，周文將赴之。夏州首望彌姐元進等陰有異計。周文微知之，召元進等入計事，既而目祐。祐即出外，衣甲持刀直入，叱元進而斬之，并其黨伏誅。一坐皆戰栗。於是與諸將盟，同心誅悦。周文以此重之，謂祐曰："吾今以爾爲子，爾其父事我。"後迎孝武於潼關，以前後功封萇鄉縣伯。後從禽竇泰，復弘農，戰沙苑，皆有功。授平東將軍、太中大夫。

又從戰河橋，祐下馬步鬥，左右勸乘馬以備急卒。祐怒之曰："丞相養我如子，今日豈以性命爲念?"遂率左右十餘人，齊聲大呼，殺傷甚多。敵以其無繼，圍之十餘重。祐乃彎弓持滿，四面拒之。東魏人乃募厚甲長刀者，直進取祐。去祐可三十步，左右勸射之。祐曰："吾曹性命，

周文帝聽説後，笑着説："長有翅膀的名號，難道弱於飛將。"多次升遷至開府儀同三司，進爵位爲褒中郡公。周武帝保定三年，拜授爲少師，進位柱國。周武帝天和初年，任命爲華州刺史。處理政務寬厚簡約，官吏民衆都稱揚他。去世。

兒子韓明繼承爵位。韓明任黎州刺史時，和尉遲迥同謀反叛，被誅殺。

蔡祐字承先，他的祖先是陳留郡圉縣人氏。曾祖蔡紹任夏州鎮將時，遷居高平郡，就在那裏定居了。父親蔡襲，名聲著稱於西部州郡。北魏正光年間，万俟醜奴作亂關中，蔡襲於是背叛叛軍回到洛陽，被拜授爲齊安郡守。孝武帝西遷時，纔脱難回到西方。賜爵位爲平舒縣伯，先後任命爲岐州、雍州兩州刺史。

蔡祐秉性聰明機靈，有操行。蔡襲背叛賊兵東歸朝廷時，蔡祐纔十四歲，侍奉母親以有孝行聞名。長大後，膂力過人。周文帝在原州時，召他爲帳下親信。到升任夏州刺史時，任用蔡祐爲都督。侯莫陳悦殺害賀拔岳後，諸將派人來迎接周文帝，周文帝將要前去。夏州一流大族彌姐元進等人私下有陰謀。周文帝暗中知道，於是召元進等人入内議事，隨後示意蔡祐。蔡祐立即出外，穿好衣甲持刀直入，斥罵元進并將他斬殺，他的同黨也一齊被誅殺。在座之人都恐懼發抖。於是和諸將盟誓，同心協力誅殺侯莫陳悦。周文帝因此很重視他，對蔡祐説："我現在就把你當兒子看待，你要像侍奉父親一樣侍奉我。"後來在潼關迎接孝武帝，因前後的功勞被封爲萇鄉縣伯。後來隨從擒獲竇泰，收復弘農，戰沙苑，都有戰功。被任命爲平東將軍、太中大夫。

又隨從大軍戰於河橋，蔡祐下馬步戰，身邊的人勸他乘馬以防備突然情況。蔡祐憤怒地對他們説："丞相養育我如同兒子一般，今日豈能考慮自身性命?"於是率領身邊十餘人，齊聲大呼，殺傷很多敵人。敵人因爲他們没有後援，將他們包圍了十幾層。蔡祐於是拉滿弓，四面放箭抵禦。東魏就募集厚甲長刀的士兵，直進前來捉蔡祐。敵軍離蔡祐大約還有三十步，身邊的人都勸

在此一矢耳，豈虚發哉！”敵人可十步，祐乃射之，中其面，應弦而倒，便以矟刺殺之。敵乃稍却。祐乃徐引退。是戰也，西軍不利，周文已還。祐至弘農，夜與周文會。周文字之曰：“承先，爾來吾無憂矣！”周文驚，不得寢，枕祐股上乃安。以功進爵爲公，授京兆郡守。

他放箭。蔡祐説：“我們的性命，就在這一箭上啊，怎麽能虚發呢！”敵人離他大約衹有十步時，蔡祐纔將箭射出，射中敵人的面部，敵人應弦倒地，蔡祐就用長矛將他殺死。敵人纔稍微退後，蔡祐也緩緩後退。這一戰，西魏軍隊失利，周文帝已經退回。蔡祐到弘農，晚上和周文帝會面。周文帝叫着他的字説：“承先，你來了我就没有憂慮了。”周文帝受了驚駭，不能入睡，將頭枕在蔡祐大腿上纔安睡了。因功進爵位爲公，被任命爲京兆郡守。

高仲密舉北豫來附，周文率軍援之，與齊神武遇於芒山。祐時著明光鐵鎧，所向無敵。齊人咸曰：“此是鐵猛獸也。”皆避之。歷青、原二州刺史，尋除大都督。遭父憂，請終喪紀，弗許。累遷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賜姓大利稽氏，進爵懷寧郡公。六官建，授兵部中大夫。周文不豫，祐與晋公護、賀蘭祥等侍疾。及周文崩，祐悲慕不已，遂得氣疾。

高仲密舉北豫州來歸附，周文帝率軍救助他，和齊神武在芒山遭遇。蔡祐當時身穿明光閃亮的鐵鎧甲，所向無敵。齊軍都説：“這個人是鐵猛獸啊。”都避讓他。歷任青州、原州兩州刺史，不久任命爲大都督。父親去世離職居喪，請求服滿喪期，不被准許。多次升遷至開府儀同三司，加位侍中，賜姓大利稽氏，進爵位爲懷寧郡公。六官設置後，任命爲兵部中大夫。周文帝得病，蔡祐和晋公宇文護、賀蘭祥等人陪伴侍奉。當周文帝逝世後，蔡祐悲傷思慕不已，終於是得了哮喘病。

周孝閔帝踐祚，拜少保。祐與尉遲綱俱掌禁兵。時帝信任司會李植等，謀害晋公護。祐每泣諫，帝不聽。尋而帝廢。明帝之爲公子也，與祐特相友昵，及即位，禮遇彌隆。加拜小司馬。御膳每有異味，輒以賜祐，群臣朝宴，每被别留，或至昏夜，列炬鳴笳，送祐還宅。祐以過蒙殊遇，常辭疾避之。至於婚姻，尤不願結於權要。尋以本官權鎮原州。頃之，授宜州刺史。未之部，卒於原州。

周孝閔帝即位，拜授爲少保。蔡祐和尉遲綱都掌管禁軍。當時孝閔帝信任司會李植等人，圖謀殺害晋公宇文護。蔡祐經常哭着勸諫，孝閔帝不聽。不久孝閔帝就被廢掉。周明帝還是公子的時候，和蔡祐相互間特别友愛，到明帝即位後，對他的禮遇更加隆厚。加拜爲小司馬。御膳中每當有異常美味時，總是拿來賞賜給蔡祐，群臣朝會飲宴時，經常被單獨留下，有時到天晚，就排列火把吹響笳管，送蔡祐回府。蔡祐因爲過分蒙受特殊待遇，經常以有病爲由加以推辭避讓。至於兒女婚嫁，尤其不願意和權貴之家結親。不久以本身官職權鎮原州。不久又被任命爲宜州刺史。尚未去宜州上任，就死在原州。

祐少與鄉人李穆布衣齊名，常相謂曰：“大丈夫當建立功名，以取富貴，安能久處貧賤。”言訖，各大笑。後皆如言。及從征伐，爲士卒先。軍還，諸將爭功，祐終無所競。周文每

蔡祐年輕時和同鄉人李穆作平民時名望相等，經常相對説：“大丈夫應當建立功名，以謀取富貴，怎麽能長久處於貧賤地位呢。”説罷，各自大笑。後來都如他們所説的那樣。每到隨從征伐時，總是走在士兵的前面。軍隊還朝後，諸

嘆之曰："承先口不言勛，孤當代其論叙。"性節儉，所得禄秩，皆散宗族，身死之日，家無餘財。贈柱國大將軍、原州都督，謚曰莊。子正嗣。

將争功，蔡祐始終無所競争。周文帝每次都感嘆説："承先閉口不談功勞，我應當代替他叙説。"他生性節儉，所得俸禄，都分散給宗族中人，身死之日，家中没有多餘的財産。追贈爲柱國大將軍、原州都督，謚號是莊。兒子蔡正繼承爵位。

祐弟澤，頗好學，有幹能。後爲邛州刺史，以不從司馬消難被害。

蔡祐弟弟蔡澤，很愛好學習，有辦事才能。後來擔任邛州刺史，因爲不順從司馬消難被殺害。

常善

常善，高陽人也。家本豪族。魏孝昌中，從尒朱榮入洛，封房城縣男。後周文平侯莫陳悦，除天水郡守。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西安州刺史，轉蔚州刺史。頻莅二藩，有政績。進爵永陽郡公。周孝閔帝踐祚，拜大將軍、寧州總管。保定二年，入爲小司徒。卒，贈柱國大將軍、都督、延州刺史。子昂和嗣。

常善，是高陽郡人氏。他家本是豪門大族。北魏孝昌年間，隨從尒朱榮進入洛陽，被封爲房城縣男。後來周文帝平定侯莫陳悦，被任命爲天水郡守。多次升遷至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西安州刺史，轉任蔚州刺史。連續任兩處地方長官，有政績。進爵位爲永陽郡公。周孝閔帝即位，拜授爲大將軍、寧州總管。周武帝保定二年，入朝任小司徒。死後，追贈爲柱國大將軍、都督、延州刺史。兒子昂和繼承爵位。

辛威

辛威，隴西人也。少慷慨有志略。初從賀拔岳征伐有功，假輔國將軍、都督。及周文統岳衆，見威奇之，引爲帳内，封白土縣伯，後進爵爲公。累遷開府儀同三司，賜姓普屯氏。出爲鄜州刺史。威時望既重，朝廷以桑梓榮之，遷河州刺史、本州大中正。頻領二鎮，頗得人和。周孝閔帝踐祚，拜大將軍，進爵枹罕郡公。宣政元年，進位上柱國。大象二年，進封宿國公，復爲少傅。薨。

辛威，隴西人氏。年輕時就意氣激昂有志向才略。起初隨從賀拔岳征戰有功，任代理輔國將軍、都督。當周文帝統領賀拔岳的軍隊後，見到辛威很是稱奇，引進他爲帳内親信，封他爲白土縣伯，後來進爵位爲公。多次升遷至開府儀同三司，賜姓普屯氏。出朝任鄜州刺史。辛威當時威信聲望已高，朝廷讓他的家鄉以他爲榮，升任爲河州刺史、本州大中正。連續任兩州刺史，很得民衆的歡心。周孝閔帝即位，拜授爲大將軍，進爵位爲枹罕郡公。周武帝宣政元年，進位上柱國。周静帝大象二年，進封宿國公，又任少傅。去世。

威性持重，有威嚴。歷官數十年，未嘗有過，故得以身名終。兼其家有義，五世同居，時以此稱之。

辛威秉性穩重，有威嚴。歷任官職數十年，未曾有過失，所以能以好的名譽地位終其一生。加之他家仁義，五世同堂，當時人因此很贊嘆。

子永達嗣。位儀同大將軍。

兒子永達繼承爵位。永達位至儀同大將軍。

厙狄昌

厙狄昌字恃德，神武人也。少便弓馬，有膂力。及長，進止閑雅，膽氣壯烈，每以將帥自許。從尒朱天光

厙狄昌字恃德，是神武郡人氏。少年時就熟悉騎馬射箭，有膂力。長大後，進退舉止嫻静文雅，膽量勇氣壯烈，經常以將帥自我稱許。曾隨

定關中。天光敗，又從賀拔岳征討。及岳被害，昌與諸將議翊戴周文。從平侯莫陳悦，賜爵陰盤縣子。後從迎孝武，復潼關，改封長子縣子。大統初，累遷開府儀同三司，進爵方城郡公。六官建，授稍伯中大夫。周孝閔帝踐祚，拜大將軍。卒。

從尒朱天光平定關中。天光失敗後，又隨從賀拔岳征討。當賀拔岳被殺害後，厙狄昌和諸將計議擁戴周文帝。隨從平定侯莫陳悦，賜爵位爲陰盤縣子。後來隨從奉迎孝武帝，收復潼關，改封爲長子縣子。西魏文帝大統初年，多次升遷至開府儀同三司，進爵位爲方城郡公。六官設置後，被任命爲稍伯中大夫。周孝閔帝即位，拜授爲大將軍。去世。

梁椿

梁椿字千年，代人也。初從尒朱榮入洛，又從賀拔岳討平万俟醜奴，仍從周文平侯莫陳悦。大統中，累以戰功封東平郡公，位開府儀同三司。周孝閔帝踐祚，除華州刺史，改封清陵郡公。保定元年，拜大將軍，卒於位。贈都督、恒州刺史，謚曰烈。

椿性果毅，善於撫納，所獲賞物，分賜麾下，故每踐敵場，咸得其死力。雅好儉素，不營貲産，時論以此稱焉。

子明，以椿功賜爵豐陽縣公。後襲椿爵，舊封回授弟朗。

梁椿字千年，代郡人氏。起初隨從尒朱榮進入洛陽，又隨從賀拔岳討伐平定万俟醜奴，又隨從周文帝平定侯莫陳悦。西魏文帝大統年間，因多次戰功被封爲東平郡公，位至開府儀同三司。周孝閔帝即位，被任命爲華州刺史，改封爲清陵郡公。周武帝保定元年，拜授爲大將軍，死於任上。追贈爲都督、恒州刺史，謚號是烈。

梁椿秉性果斷堅毅，善於安撫結納，所獲得的賞物，分賜給部下，所以每當臨敵作戰，都能得到部下拼死效力。一貫好尚節約樸素，不經營私人資産，當時的輿論因此很稱贊他。

兒子梁明，因爲梁椿的功勞被賜爵位爲豐陽縣公。後來他承襲父親梁椿的爵位，豐陽縣公的封爵就轉授給他的弟弟梁朗。

梁臺

梁臺字洛都，長池人也。少果敢，有志操。從尒朱天光平關、隴，賜爵隴城鄉男。及天光敗於韓陵，賀拔岳又引爲心膂。岳爲侯莫陳悦所害，臺與諸將翊戴周文。從平悦，累功授潁州刺史，賜姓賀蘭氏。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侍中。周孝閔帝踐祚，進爵中部縣公。

保定四年，拜大將軍。時大軍圍洛陽，久不拔。齊騎奄至，齊公憲禦之。有數人爲敵所執，已去。臺單馬突入，射殺兩人，敵皆披靡，被執者遂還。齊公憲每嘆曰："梁臺果毅膽决，不可及也。"五年，拜鄜州刺史。

梁臺字洛都，是長池郡人氏。年輕時就很果斷勇敢，有志向操守。隨從尒朱天光平定關中、隴西一帶，賜爵位爲隴城鄉男。到天光在韓陵失敗時，賀拔岳又引進他爲親信。賀拔岳被侯莫陳悦殺害後，梁臺和諸將共同擁戴周文帝。隨從平定侯莫陳悦，因多次戰功被任命爲潁州刺史，賜姓賀蘭氏。多次升遷至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侍中。周孝閔帝即位，進爵位爲中部縣公。

周武帝保定四年，拜授爲大將軍。當時大軍包圍洛陽長時間不能攻下。北齊騎兵突然來到，齊公宇文憲領兵抵禦。有幾個士兵被敵人抓獲，已經離開。梁臺單騎突入敵群，射死兩人，其餘的敵人都驚慌潰散，被抓獲的人終於得以救回。齊公宇文憲經常贊嘆地説："梁臺果斷堅毅勇敢沉着，衆人趕不上他啊。"保定五年，

臺性疏通，恕以待物，至於莅人，尤以惠愛爲心。不過識千餘字，口占書啓，詞意可觀。年過六十，猶能被甲跨馬，足不躡鐙，馳射弋獵，矢不虛發。後以疾卒。

拜授爲鄜州刺史。

梁臺秉性通達，以寬厚待人，至於治理人民，更是心存恩惠慈愛。他不過認識一千餘字，可是口授書信文告，詞意可觀。六十歲以後，還能披鎧甲騎馬，足不踩鞍鐙，馳馬射獵，箭不虛發。後來因病去世。

田弘

田弘字廣略，高平人也。少慷慨，有謀略。初陷万俟醜奴。尒朱天光入關，弘自原州歸順。及周文統衆，弘求謁見，乃論時事，即處以爪牙之任。又以迎孝武功，封鶉陰縣子。周文嘗以所著鐵甲賜弘，云："天下若定，還將此甲示孤也。"累功賜姓紇干氏，授原州刺史。以弘勛望兼至，故以衣錦榮之。周文在同州，文武并集，乃謂之曰："人人如弘盡心，天下豈不早定?"即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田弘字廣略，高平郡人氏。年輕時就意氣風發，有謀略。起初同万俟醜奴一道作亂。尒朱天光進入關中時，田弘從原州歸降。後來周文帝統領關中軍隊時，田弘請求晋見周文帝，於是談論當時大事，立即讓他擔任親信要職。因爲奉迎孝武帝的功勞，被封爲鶉陰縣子。周文帝曾經將他穿的鐵鎧甲賜給田弘，説："天下如果平定了，希望還能將這副鎧甲展示於我。"因多次立功被賜姓爲紇干氏，任命爲原州刺史。因爲田弘功勛名望都很高，所以任命他爲家鄉的州刺史以示榮耀。周文帝在同州時，文武大臣都集聚一堂，於是對他們説："如果人人都像田弘那樣竭盡忠心，天下豈不早些安定?"於是立即任命他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魏廢帝元年，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平蜀後，梁信州刺史蕭韶等未從朝化，詔弘討平之。又討西平反羌及鳳州叛氐等，并破之。每臨陣，推鋒直前，身被一百餘箭，破骨者九，馬被十矟。朝廷壯之。周孝閔踐阼，進爵雁門郡公。保定元年，出爲岷州刺史。弘雖武將，而動遵法式，百姓賴安之。三年，從隨公楊忠伐齊，拜大將軍。後進柱國大將軍，歷位大司空、少保、襄州總管。薨于州。子仁恭嗣。

西魏廢帝元年，加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平定蜀地後，梁朝信州刺史蕭韶等尚未歸順朝廷，詔令田弘討伐平定。又征討西平反叛羌人和鳳州反叛氐人等，都打敗了他們。每當臨陣作戰，總是衝鋒直前，身中一百餘箭，有九處骨頭破折，馬也被刺傷十處。朝廷贊嘆他的勇敢壯烈。周孝閔帝即位，進爵位爲雁門郡公。周武帝保定元年，出朝任岷州刺史。田弘雖是武將，然而能一切遵循國家法令制度，百姓頗爲安定。保定三年，隨從隨公楊忠討伐北齊，拜授爲大將軍。後來進位柱國大將軍，歷任大司空、少保、襄州總管。死於襄州。兒子仁恭繼承爵位。

田仁恭　田德懋

仁恭字長貴。性寬仁，有局度。歷位幽州總管。隋文帝受禪，進上柱國，拜太子太師，甚見親重。嘗幸其第，宴飲極歡，禮賜甚厚。尋奉詔營太廟，進爵觀國公，拜右武衛大將

仁恭字長貴。秉性寬厚仁愛，有器度。歷任幽州總管。隋文帝受禪讓即位，進位上柱國，拜授爲太子太師，很受親近重用。隋文帝經常到他府中，宴飲縱情歡樂，禮物賞賜很是豐厚。不久奉詔令營建太廟，進爵位爲觀國公，拜授爲右武

軍，轉左武衛大將軍。卒官，贈司空，謚曰敬。子世師嗣。

衛大將軍，轉升爲左武衛大將軍。死於任上。追贈爲司空，謚號是敬。兒子世師繼承爵位。

次子德懋，少以孝友知名。開皇初，以父軍功賜爵平原郡公，授太子千牛備身。丁父艱，哀毁骨立，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帝聞而嘉之，遣員外散騎侍郎元志就吊焉。復降璽書存問，賜帛及米，下詔表其閭。大業中，位尚書駕部郎，卒官。

仁恭次子德懋，年輕時就以孝敬父母友愛兄弟知名。隋文帝開皇初年，因爲父親的軍功被賜爵位爲平原郡公，任命爲太子千牛備身。父親去世後居喪守孝，因悲哀過度而極度消瘦，在墓側建草屋，運土成墳。隋文帝聽説後很贊賞他，派員外散騎侍郎元志到墓地哀悼慰問。又降下加蓋皇帝印璽的詔書慰問他，賜給他帛和米，下詔在他家鄉刻石立碑以表彰他的孝行。隋煬帝大業年間，位至尚書駕部郎，死於任上。

時有任城郡公王景、鮮虞縣公謝慶恩并位上柱國；大義公辛遵及其弟韶并位柱國。隋文帝以其俱佐命功臣，特加崇貴，親禮與仁恭等，事皆亡失云。

當時還有任城郡公王景、鮮虞縣公謝慶恩都位至上柱國；大義公辛遵和他的弟弟辛韶都位至柱國。隋文帝因爲他們都是輔佐創業的開國功臣，特别加以推重尊貴，親近禮遇和仁恭相同，但他們的事迹記載都散失了。

論曰：周文接喪亂之際，乘戰争之餘，發迹平凉，撫征關右。于時外虞孔熾，内難方殷，羽檄交馳，戎軒屢駕，終能蕩清逋孽，克固鴻基。雖稟算於廟堂，實責成於將帥。達奚武、若干惠、怡峰、劉亮、王德、赫連達、韓果、蔡祐、常善、辛威、厙狄昌、梁椿、梁臺、田弘等，并兼資勇略，咸會風雲，或效績中權，或立功方面，均分休戚，同濟艱危，可謂國之爪牙，朝之禦侮者也。而武協規文后，得雋小關，周瑜赤壁之謀，賈詡烏巢之策，何以能尚？一言興邦，斯之謂矣。惠、德本以果毅知名，而能率由孝道，雖圖史所嘆，何以加焉？勇者不必有仁，斯不然矣。以赫連達之先識而加之以仁恕，蔡祐之敢勇而終之以不伐，斯豈企及之所致乎，抑亦天性而已。仁恭出内榮顯，豈徒然哉。德懋道協天經，亦足嘉矣。

論曰：周文帝承接天下大亂之時，乘戰争之餘勢，在平凉發展壯大了勢力，安撫征討關西。當時外患猛烈，内難正盛，軍情文書交相飛馳，兵車屢次出動，終於能掃清叛黨殘餘勢力，鞏固鴻大基業。雖然説是承天命而謀劃於朝廷，實則也是督責完成於將帥。達奚武、若干惠、怡峰、劉亮、王德、赫連達、韓果、蔡祐、常善、辛威、厙狄昌、梁椿、梁臺、田弘等人，都是勇猛謀略兼備，適逢時機，他們或者獻勞績於朝廷，或者建功勛於地方，平分憂樂，共度艱險，可稱得上是國家的武臣，朝廷抵禦侵侮的人啊。而達奚武協助輔佐周文帝，顯露俊才於小關，即使是周瑜赤壁破曹操的謀略，賈詡烏巢敗袁紹的計策，又怎麽能超過他？一句話就能使國家興盛，就是説的他那種人吧。若干惠、王德本來以果敢堅毅知名，而能遵循孝道，即使是史書上所贊嘆的孝子，又怎麽能比得上他們呢？勇敢的人不必有仁心，這話不對啊。以赫連達的先見之明而加上仁愛寬厚，蔡祐的勇敢而始終不自誇其功，這難道衹是仿效先賢所致嗎，大概也是天性如此而已。田仁恭任朝官和地方官都榮耀顯達，難道是憑空得來的嗎？德懋道德協和天之常道，也值得贊美啊。

北史卷六十六

列傳第五十四

王傑　王勇　宇文虯　耿豪　高琳　李和(子)徹　伊婁穆
達奚寔　劉雄　侯植　李延孫　韋祐　陳欣　魏玄
泉企　李遷哲　楊乾運　扶猛　陽雄　席固　任果

王傑

王傑，金城直城人也，本名文達。父巢，魏榆中鎮將。

傑少有壯志，每以功名自許。從孝武西遷，賜爵都昌縣子。周文奇其才，嘗謂諸將曰："王文達萬人敵也，但恐勇决太過耳。"從復潼關，破沙苑，爭河橋，戰芒山，皆以勇敢聞。親待日隆，於是賜姓宇文氏，進爵爲公。累遷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恭帝元年，從于謹圍江陵。時柵内有人善用長矟，將士登者，多爲所斃。謹令傑射之，應弦而倒。登者乃得入，遂拔之。謹曰："濟我大事者在公此箭也。"周孝閔帝踐祚，進爵張掖郡公，爲河州刺史。朝廷以傑勳望俱重，故授以本州。後與隨公楊忠自漠北伐齊。又從齊公憲東禦齊將斛律明月。進位柱國。建德初，除涇州總管，頗爲百姓所慕。宣帝即位，拜上柱國。薨。贈七州諸軍事、河州刺史，追封鄂國公，謚曰威。

子孝遷，位開府儀同大將軍。

王傑，是金城直城人，原名文達。父親王巢，北魏榆中鎮將。

王傑年輕時懷有壯志，常常自誇能建立功名。跟隨孝武西遷，賜爵都昌縣子。周文以爲他才幹特異，曾對諸將説："王文達能與萬人匹敵，衹擔心他勇敢果斷太過分罷了。"隨軍收復潼關，攻破沙苑，争奪河橋，交戰於芒山，都以勇敢著稱。周文帝對他信任厚待日深一日，於是賜姓宇文，爵位進升爲公。多次升任爲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恭帝元年，跟隨于謹包圍江陵。當時栅欄内有人擅長使用長矟，將士中登上栅欄的，大多被長矟刺死。于謹命令王傑張弓射敵，目標應弦而倒。登栅的將士纔得以攻入，於是奪取了江陵。于謹説："助成我大事者在公此箭。"周孝閔帝登位，爵位進升爲張掖郡公，任河州刺史。朝廷因王傑功勛名望俱重，故委任爲原籍州長官。後來與隨公楊忠自漠北伐齊。又隨齊公宇文憲往東抵禦北齊將領斛律明月。進升柱國。建德初，授任涇州總管，頗被百姓思念。宣帝即位，拜授上柱國。逝世。贈以七州諸軍事、河州刺史，追封鄂國公，謚號爲威。

兒子孝遷，官位爲開府儀同大將軍。

王勇

王勇，代武川人也，本名胡仁。

王勇，是代郡武川人，原名胡仁。年輕時

少雄健，有膽决。數從侯莫陳悦、賀拔岳征討，功居多，拜别將。周文爲丞相，封包信縣子。從禽竇泰，復弘農，戰沙苑，氣蓋衆軍，所當必破。周文嘆其勇敢，賞賜特隆，進爵爲公。芒山之戰大軍不利，唯胡仁及王文達、耿令貴三人力戰，皆有殊功。軍還，拜上州刺史，以雍州、岐州、北雍州擬授胡仁等。然州頗有優劣，文令探籌取之。胡仁遂得雍州，文達得岐州，令貴得北雍州。仍賜胡仁名勇，令貴名豪，文達名傑，以彰其功。進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英武强健，勇敢果決。屢次跟隨侯莫陳悦、賀拔岳出征討伐，功勞居多，拜授别將。周文爲丞相，封以包信縣子的爵位。隨軍擒獲竇泰，收復弘農，交戰沙苑，氣蓋衆軍，所向無敵。周文贊賞他勇敢，賞賜特别優厚，進升爵位爲公。芒山之戰大軍失利，僅有胡仁及王文達、耿令貴三人奮力作戰，都有特殊功勛。軍隊回師，拜授上州刺史，打算以雍州、岐州、北雍州授予胡仁等。然而州的好壞有些差别，周文下令抽簽分州。於是胡仁取得雍州，文達取得岐州，令貴取得北雍州。還賜胡仁名勇，令貴名豪，文達名傑，來表彰他們的功績。升任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恭帝元年，從柱國趙貴征蠕蠕，破之，進爵新陽郡公，賜姓庫汗氏。又論討蠕蠕功，别封永固縣伯。時有别封者，例聽迴授次子。勇獨請封兄子興，時人義之。尋進位大將軍。勇性雄猛，爲當時驍將。矜功伐善，好論人之惡，時論亦以此鄙之。柱國侯莫陳崇勛高望重，與諸將同謁晋公護。聞勇數論人短，乃於衆中折辱之。勇慚恚，因疽發背卒。

恭帝元年，跟隨柱國趙貴征伐蠕蠕，把它打敗，進升爵位新陽郡公，賜姓庫汗。又論討伐蠕蠕功，另封爵位永固縣伯。當時有另封爵位的，按慣例聽任他轉授次子。王勇獨自請求封給兄長之子王興，當時的人都認爲他深明大義。不久升任大將軍。王勇性情豪横威猛，是當時猛將。他居功自誇而炫耀所長，好議論他人的缺點，當時的輿論也因此輕視他。柱國侯莫陳崇功高望重，與諸將一同拜見晋公宇文護。晋公得知王勇屢次議論他人短處，便在大家面前侮辱他。王勇羞愧恚憤，因此毒瘡發作於背心而去世。

子昌嗣。官至大將軍。

兒子王昌繼承官爵。官職升到大將軍。

宇文虯

宇文虯字樂仁，代武川人也。驍悍有膽略。少從征討，累有戰功，封南安侯。孝武西遷，以獨孤信爲行臺，信引虯爲帳内都督。隨信奔梁。大統三年歸闕，進爵爲公。禽竇泰，復弘農，及沙苑、河橋之戰，皆有功。又從獨孤信討梁仚定，破之。累遷南秦州刺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虯每經行陣，必身先士卒，故上下同心，戰無不剋。後除金州刺史、大將軍。卒。

宇文虯字樂仁，是代郡武川人。勇猛强悍有膽略。年輕時隨軍征討，多次立有戰功，封爲南安侯。孝武西遷，委派獨孤信代表朝廷掌理行臺，獨孤信援引宇文虯任用爲帳内都督。跟隨獨孤信逃亡梁朝。大統三年歸附朝廷，進升爵位爲公。擒獲竇泰，收復弘農，以及沙苑、河橋之戰，都有功。又跟隨獨孤信討伐梁仚定，把他打敗。多次升任爲南秦州刺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宇文虯每經歷戰陣，必身先士卒，因此上下齊心，戰無不勝。後來授任金州刺史、大將軍。去世。

耿豪

耿豪，鉅鹿人也，本名令貴。其先家於武川。豪少粗獷，有武藝，好以氣陵人。賀拔岳西征，引爲帳内。岳被害，歸周文，以武勇見知。豪亦自謂所事得主。從討侯莫陳悦及迎孝武，録前後功，封平原子。沙苑之戰，豪殺傷甚多，血染甲裳盡赤。周文嘆曰："令貴武猛，所向無前，觀其甲裳，足以爲驗，不須更論級數也。"進爵爲公。從周文戰芒山，豪謂所部曰："大丈夫除賊，須右手拔刀，左手把矟，直斫直刺，慎莫畏死。"遂大呼獨入，敵人鋒刃亂下，當時咸謂豪殁。俄然奮刀而還。戰數合，當豪前者死傷相繼。又謂左右曰："吾豈樂殺人？但壯士除賊，不得不爾。若不能殺賊，又不爲人所傷，何異逐坐人也！"周文嘉之。拜北雍州刺史，賜姓和稽氏。進位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耿豪，是鉅鹿人，原名令貴。他的先祖家居於武川。耿豪年輕時魯莽蠻横，有武藝，好以氣勢侵侮他人。賀拔岳西征，援引爲帳内將佐。賀拔岳被害，歸附周文，靠勇武受到優遇。耿豪也自以爲所事奉正得其主。跟隨討伐侯莫陳悦及出迎孝武，記録前後功績，封爲平原子。沙苑之戰，耿豪殺死、殺傷很多敵軍，血染衣甲盡成赤色。周文嘆道："令貴勇猛，一往無前，觀其衣甲，足以爲證，不需再清點所斬首級的數目了。"進升爵位爲公。跟隨周文戰於芒山，耿豪對部衆説："大丈夫消滅賊人，需右手拔刀，左手持矟，徑直砍刺，千萬莫要怕死。"於是高呼着獨身殺入，敵人長槍刀劍紛紛落下，當時都認爲耿豪陣亡。一會兒耿豪奮力揮刀而還。交戰幾個回合，耿豪正前方的敵軍相繼死傷。又對左右説："我難道就樂於殺人？祇是壯士消滅賊人，不得不如此。倘若不能殺賊，又不被人所傷，與附衆空議的文人又有什麽差别呢！"周文表示贊許。授任北雍州刺史，賜姓和稽。升任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豪性凶悍，言多不遜，周文惜其驍勇，每優容之。豪亦自謂意氣冠群，終無所屈。李穆、蔡祐初與豪同時開府，後并居豪之右。豪不能平，謂周文曰："人間物議，謂豪勝李穆、蔡祐。"周文曰："何以言之？"豪曰："人言李穆、蔡祐是丞相髆髀，耿豪、王勇，丞相咽項，以在上，故爲勝也。"豪之粗猛皆此類。卒，周文痛惜之。

耿豪性情凶悍，言語多有不遜，周文珍愛其驍勇，常常寬容他。耿豪也自認爲氣概超群，終無所折服。李穆、蔡祐當初與耿豪同時開建府署，後來都位居耿豪之上。耿豪心氣不能平，對周文説："人間衆多議論，認爲耿豪勝過李穆、蔡祐。"周文説："此話怎講？"耿豪説："人稱李穆、蔡祐是丞相的臂膀股胯，耿豪、王勇，則是丞相的咽喉頸項，因咽喉頸項在上部，故較臂膀股胯爲勝。"耿豪的粗魯强横都與此類似。去世，周文悲傷惋惜。

子雄嗣。位至大將軍。

兒子耿雄繼承官爵。官位升到大將軍。

高琳

高琳字季珉，其先高麗人也。仕於燕，又歸魏，賜姓羽真氏。琳母嘗祓禊泗濱，遇見一石，光彩朗潤，遂持以歸。是夜，夢人衣冠有若仙者，謂曰："夫人向所將來石，是浮磬之精。若能寶持，必生令子。"母驚寤，

高琳字季珉，其先人是高麗人。在燕做官，又歸順北魏，賜姓羽真。高琳的母親曾經在泗水之濱洗濯以除凶去垢，碰到一塊石頭，光彩亮澤，就拿着回家。當天夜裏，夢見一位衣冠好似神仙的人，對她説："夫人先前所拿回的石頭，是製磬石料中的精靈。若能珍存，必生好兒。"

舉身流汗，俄而有娠。及生，因名琳，字季珉。從孝武西遷，封鉅野縣子。河橋之役，琳勇冠諸軍。周文謂曰："公即我之韓、白也。"復從戰芒山，除正平郡守。齊將東方老來寇，琳擊之。老中數創乃退，謂其左右曰："吾經陣多矣，未見如此健兒。"後除鄜州刺史，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

母親驚醒，遍體淌汗，不久有了身孕。臨產時，就取名高琳，字季珉。跟隨孝武西遷，封爲鉅野縣子。河橋戰役，高琳勇冠各軍。周文對他說："您就是我的韓信、白起。"又跟隨周文戰於芒山，授任正平郡守。齊將東方老來侵犯，高琳迎擊。東方老身中數處創傷而退，對自己左右說："我經歷的戰陣太多了，没見過這樣的壯士。"後來授任鄜州刺史，加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

周孝閔帝踐祚，進爵犍爲郡公。武成二年，討平文州氐。師還，帝宴群公卿士，仍賦詩言志。琳詩末章云："寄言竇車騎，爲謝霍將軍。何以報天子？沙漠静妖氛。"帝大悦曰："獯、獫陸梁，未時款塞。卿言有驗，國之福也。"天和三年，爲江陵副總管。時陳將吴明徹來寇，總管田弘與梁主蕭巋出保紀南城，唯琳與梁僕射王操固守江陵三城以抗之。晝夜拒戰，凡經十旬，明徹退走。巋表言其狀，帝乃優詔追琳入朝，親加勞問。六年，進位柱國。薨。贈本官，加五州諸軍事、冀州刺史，謚曰襄。

周孝閔帝即位，進升爵位爲犍爲郡公。武成二年，討伐平定文州氐。班師，皇帝宴請群公卿士，還賦詩言志。高琳詩的末章説："寄語竇車騎，致謝霍將軍。怎麼報效皇上？沙漠澄清妖氣。"皇帝大喜説道："獯鬻、獫狁跳躍，不時叩塞求和。卿的話有驗，乃是國家的福分。"天和三年，任江陵副總管。當時陳將吴明徹來侵犯，總管田弘與梁主蕭巋出動去保衛紀南城，衹有高琳與梁僕射王操固守江陵三城來抵抗敵軍。日夜禦敵作戰，共歷十旬，吴明徹退走。蕭巋上表敘述戰事過程，皇帝就頒優詔追命高琳入朝，親自慰問。六年，升任柱國之位。逝世。贈授本官，加授五州諸軍事、冀州刺史，謚號爲襄。

子儒襲爵。位儀同大將軍。

兒子高儒承襲爵位。官位爲儀同大將軍。

李和

李和本名慶和，朔方巖緑人也。父僧養，以累世雄豪，爲夏州酋。

李和原名慶和，是朔方巖緑人。父親僧養，因歷代豪傑，成了夏州首領。

和少敢勇有識度，狀貌魁偉，爲州里所推。賀拔岳作鎮關中，引爲帳内都督。後從周文，累遷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夏州刺史，賜姓宇文氏。周文嘗謂諸將曰："宇文慶和累經任委，每稱吾意。"又賜名意焉。改封永豐縣公。保定二年，除司憲中大夫。尋改封德廣郡公，出爲洛州刺史。和前在夏州，頗留遺惠，及有此授，商、洛父老莫不想望德音。和至州，以仁恕訓物，獄訟爲之簡静。進柱國大將軍。

李和年輕時勇敢而有見地與器量，形貌魁偉，被鄉里所推許。賀拔岳鎮守關中一方，援引爲帳内都督。後來跟隨周文，多次升遷任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夏州刺史，賜姓宇文。周文曾經對衆將説："宇文慶和經多次委任，常稱我心。"又賜名意於他。改封永豐縣公。保定二年，授任司憲中大夫。不久改封德廣郡公，出爲洛州刺史。李和以前在夏州，遺留有相當多的惠澤，到得此任命時，商、洛父老没有不仰慕他的仁德的言語和教令的。李和至洛州，以仁德寬恕教誨衆人，刑獄訴訟爲此簡静。升爲柱國大將軍。

隋開皇元年，遷上柱國。和立身剛簡，老而逾勵。諸子趨事，若奉嚴君。以意是周文帝賜名，市朝已革；慶和則父之所命，義不可違。至是，遂以和爲名。二年，薨。贈本官，加司徒公，謚曰肅。子徹嗣。

隋開皇元年，升任上柱國。李和以剛簡立身處世，老而更加奮勉。兒子們奔走事奉，如供嚴君。由於意是周文帝所賜名字，朝廷已變；慶和則是父所命名，義不可違。至此，便以李和爲名。二年，逝世。贈授本官，加授司徒公，謚號爲肅。兒子李徹繼承官爵。

李徹

徹字廣達。性剛毅，有器幹。周武帝時，從皇太子西征吐谷渾，以功賜爵周昌縣男。從武帝平齊，録前後功，再進爵。遷左武衛將軍。及隋晉王廣鎮并州，妙選府官，詔徹總晉王府軍事，進爵齊安郡公。時蜀王秀亦鎮益州，上謂侍臣曰："安得文同王子相，武如李廣達者乎!"其見重如此。明年，突厥沙鉢略可汗犯塞，上令衛王爽爲元帥擊之，以徹爲長史。遇虜於白道，行軍總管李充請襲之。諸將多以爲疑，唯徹奬成其事，請同行，遂掩擊大破之。沙鉢略棄所服金甲而遁。以功加上大將軍。沙鉢略因此稱藩。改封安道郡公。

開皇十年，進位柱國。及晉王爲揚州總管，以徹爲司馬，改封德廣郡公。尋徙封城陽郡公。其後突厥犯塞，徹復領行軍總管破之。及左僕射高熲得罪，以徹素與熲善，被疏忌。後出怨言，上聞，召入卧内賜宴，言及平生，因遇鴆卒。大業中，其妻元氏爲孽子安遠誣以咒詛，伏誅。

李徹字廣達。性格剛毅，有才能。周武帝時，跟隨皇太子西征吐谷渾，因功受賜周昌縣男的爵位。隨武帝平定北齊，記録前後功績，二次進升爵位。升任左武衛將軍。到隋晉王楊廣鎮守并州時，精選府官，詔令李徹統領晉王府軍事，進升齊安郡公爵位。當時蜀王楊秀也鎮守着益州，皇上對侍臣説："到哪兒能找到文同王子相，武如李廣達的人啊!"他就是如此被推崇。次年，突厥沙鉢略可汗侵犯邊塞，皇上命令衛王楊爽爲元帥迎擊，任用李徹爲長史。在白道遭遇虜兵，行軍總管李充請求進行攻襲。衆將多表示懷疑，衹有李徹助成其事，請隨軍同行，於是突然襲擊大破敵軍。沙鉢略丢棄所服金甲而逃。因功加授上大將軍。沙鉢略因此向朝廷稱藩臣。改封安道郡公。

開皇十年，進升官位柱國。到晉王任揚州總管時，委任李徹爲司馬，改封德廣郡公。不久改封城陽郡公。其後突厥侵犯邊塞，李徹又領行軍總管之職打敗了他們。到左僕射高熲獲罪時，因李徹平素與高熲友好，被疏遠猜忌。後來口吐怨言，皇上獲悉，召入寢宫賜宴，談及平生事，因飲毒酒去世。大業年間，其妻元氏被庶出兒子李安遠誣告行咒詛術，處以死刑。

伊婁穆

伊婁穆字奴干，代人也。父靈，善騎射，爲周文所知，嘗謂之曰："昔伊尹阿衡於殷，致主堯、舜。卿既姓伊，庶卿不替前緒。"於是賜名尹焉。歷衛將軍、隆州刺史、盧奴縣公。

伊婁穆字奴干，是代郡人。父親伊靈，善於騎射，被周文所賞識，曾對他説："往昔伊尹在殷商輔王執政，致使君主如堯、舜般賢明。您既然姓伊，期望您不要廢棄先輩的業績。"於是賜名伊尹。歷任衛將軍、隆州刺史、盧奴縣公。

穆弱冠爲周文帳内親信，以機辯見知。歷中書舍人、通直散騎常侍。

伊婁穆二十歲時成爲周文的帳内親信，因機敏善辯受到賞識。歷任中書舍人、通直散騎常

嘗入白事，周文望見悦之，字之曰："奴干作儀同面見我矣。"於是拜儀同三司，賜封安陽縣伯。周孝閔帝踐阼，進位驃騎大將軍。建德中，卒。

侍。曾入朝稟報事宜，周文望見他高興起來，叫着他的字説："奴干作爲儀同來面見我。"於是拜授儀同三司，賜封安陽縣伯。周孝閔帝即位，進升驃騎大將軍。建德年間，去世。

達奚寔

達奚寔字什伏代，河南洛陽人也。父顯相，武衛將軍。

達奚寔字什伏代，是河南洛陽人。父親達奚顯相，任武衛將軍。

寔少修立，有幹局。從魏孝武西遷，封臨汾縣伯。從周文禽竇泰，復弘農，破沙苑，皆力戰有功。累遷相府從事中郎。寔性嚴重，深見器遇。六官建，行蕃部中大夫，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平陽縣公。周保定初，卒於文州刺史。謚曰恭。子豐嗣。

達奚寔年輕時修身而有所成就，有才幹氣度。隨魏孝武西遷，封臨汾縣伯。跟隨周文擒竇泰，收復弘農，打敗沙苑，都奮戰立功。幾次升任相府從事中郎。達奚寔性格嚴肅莊重，深受重視。建置六官，行蕃部中大夫，加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升平陽縣公爵位。北周保定初年，在文州刺史任上去世。謚號爲恭。兒子達奚豐繼承官爵。

劉雄

劉雄字猛雀，臨洮子城人也。少機辯，慷慨有大志。初爲周文親信，後拜中散大夫，兼中書舍人，賜姓宇文氏。周孝閔帝踐阼，加大都督。天和中，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周昌侯。歷位納言、內史中大夫、候正。武帝嘗從容謂曰："古人云：'富貴不歸故鄉，猶衣錦夜游。'"乃以雄爲河州刺史。雄先已爲本縣令，復有此授，鄉里榮之。及皇太子西征吐谷渾，雄自凉州從滕王逌先入，功居多，加上開府儀同三司。從平并州，拜上大將軍，進爵趙郡公。平鄴城，進柱國。宣政元年，突厥寇幽州，雄戰歿。贈亳州總管。

劉雄字猛雀，是臨洮子城人。年輕時機敏善辯，意氣風發有大志。當初爲周文的親信，後來授任中散大夫，兼中書舍人，賜姓宇文。周孝閔帝即位，加授大都督。天和年間，多次升任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爲周昌侯。歷任納言、內史中大夫、候正。武帝曾從容地對他説："古人講過：'富貴不歸故鄉，好像穿錦緞夜游。'"於是委任劉雄爲河州刺史。劉雄先前已擔任本縣令，又有這項任命，家鄉引以爲榮。到皇太子西征吐谷渾時，劉雄自凉州隨滕王宇文逌先行攻入，功勞居多，加授上開府儀同三司。隨軍平定并州，拜授上大將軍，進升趙郡公爵位。平定鄴城，升任柱國。宣政元年，突厥侵犯幽州，劉雄陣亡。贈授亳州總管。

子昇嗣。以雄死王事，授儀同大將軍。

兒子劉昇繼承官爵。由於劉雄死於公事，授予儀同大將軍。

侯植

侯植字仁幹，其先上谷人也。高祖恕，爲北地太守，子孫因家于北地之三水。

侯植字仁幹，他的先輩是上谷人。高祖侯恕，任北地太守，子孫便在北地的三水居家生活。

植少倜儻，有大節，容貌奇偉，武藝絶倫。仕魏爲義州刺史，甚有政

侯植年輕時灑脱不拘，有臨危不懼的節操，容貌特異壯美，武藝無與倫比。在魏做官任義州

績。後從孝武西遷，賜姓侯伏侯氏。從周文破沙苑，戰河橋，進大都督。凉州刺史宇文仲和據州作逆，植從開府獨孤信討禽之，封肥城縣公，賜姓賀屯氏。後從于謹平江陵，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别封一子汧源縣伯。

刺史，很有政績。後來隨孝武西遷，賜姓侯伏侯。跟隨周文攻破沙苑，參戰河橋，升任大都督。凉州刺史宇文仲和據州反叛，侯植隨開府獨孤信討伐并擒獲了他，封肥城縣公，賜姓賀屯。後來隨于謹平定江陵，升任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另外封一子爲汧源縣伯。

周孝閔帝踐阼，進爵郡公。時帝幼冲，晋公護執政，植從兄龍恩爲護所親。及護誅趙貴，諸宿將等多不自安。植謂從兄龍恩曰："主上春秋既富，安危繫於數公，若多誅戮，自立威權，何止社稷有累卵之危，恐吾宗亦緣此敗。兄安得知而不言!"龍恩竟不能用。植又承間言於護曰："公以骨肉之親，當社稷之寄，願推誠王室，擬迹伊、周，則率土幸甚。"護曰："我誓以身報國，卿豈謂吾有他志邪?"又聞其先與龍恩言，乃陰忌之。植懼不免禍，遂以憂卒。贈大將軍、平州刺史，謚曰節。子定嗣。及護伏誅，龍恩及其弟萬壽并預其禍。武帝以植忠於朝廷，特免其子孫。

周孝閔帝即位，進封郡公爵位。當時皇帝年幼，晋公宇文護執政，侯植的堂兄龍恩受到宇文護親近。到宇文護誅除趙貴時，衆老將們大多感到不安。侯植對堂兄龍恩説："皇上年輕，安危存亡繫於幾個國公，如果他們誅殺很多，自立威勢權力，何止國家存在累卵之危，恐怕我們宗族也因此敗落。兄長怎能知而不言!"龍恩最終不能采納。侯植又趁機會向宇文護進言道："公憑藉骨肉之親，負起社稷之托，希望對皇室以誠相待，仿效伊尹、周公，則國家境域以内就十分幸運了。"宇文護説："我立誓以身報國，您怎麽認爲我有異心呢?"又獲悉他先與龍恩談過，便私下忌恨他。侯植懼怕禍事難免，於是因憂悶去世。贈授大將軍、平州刺史，謚號爲節。兒子侯定繼承官爵。到宇文護被處死時，龍恩和其弟萬壽一起遭到禍患。武帝因侯植忠於朝廷，特别豁免了他的子孫。

李延孫　李長壽

李延孫，伊川人也。父長壽，性雄豪，少與蠻酋結托，侵掠關南。魏孝昌中，朝議恐其爲亂，乃以長壽爲防蠻都督，給其鼓節。長壽盡其智力，防遏群蠻，伊川左右，寇盗爲之稍息。永安之後，長壽徒侣日盛，魏帝藉其力用，因而撫之。累遷北華州刺史，賜爵清河郡公。及孝武西遷，長壽率勵義士拒東魏。後爲廣州刺史。東魏遣行臺侯景攻之，城陷，遇害。追贈太尉。

李延孫，是伊川人。父親長壽，性格勇武豪放，年輕時與蠻族首領結交，侵犯劫掠關南。北魏孝昌年間，朝中議論擔心長壽製造變亂，便委任他爲防蠻都督，給其鼓樂和符節。長壽竭智盡力，防備和遏抑群蠻，伊川一帶，寇盗因此漸漸平息。永安之後，長壽的徒屬日盛，魏帝憑藉其能力和作用，因而安撫了他們。多次升任北華州刺史，賜爵清河郡公。到孝武西遷時，長壽率領和鼓勵義士抵禦東魏。後來擔任廣州刺史。東魏派行臺侯景攻打長壽，城市陷落，遇害。追贈太尉。

延孫亦雄武，有將率才略。少從長壽征討，以勇敢聞。賀拔勝爲荆州刺史，表延孫爲都督，肅清鵶路，頗

延孫也勇武，有領軍的才能和謀略。年輕時隨長壽征戰討伐，以勇敢聞名。賀拔勝爲荆州刺史，表奏延孫任都督，肅清鵶路，頗爲出力。到

有力焉。及長壽被害，延孫乃還，收集其父之衆。自孝武西遷後，朝士流亡。廣陵王欣、録尚書長孫承業、潁川王斌之、安昌王子均及建寧、江夏、隴東諸王并百官等携持妻子來投延孫者，即率衆衛送，并贈以珍玩，咸達關中。齊神武深患之，遣行臺慕容紹宗等數道攻擊，延孫大破之。乃授延孫京南行臺、節度河南諸軍事、廣州刺史。尋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賜爵華山郡公。延孫既蒙重委，每以克清伊、洛爲己任，頻以寡擊衆，威振敵境。大統四年，爲其長史楊伯蘭所害。贈司空。

子人傑，有祖、父風。官至開府儀同三司，改封潁川郡公。

韋祐

韋祐字法保，京兆山北人也，以字行。爲州郡著姓。父義，上洛郡守。魏大統中，以法保著勛，追贈秦州刺史。

法保少好游俠，而質直少言，所與交游，皆輕猾亡命。父没，事母以孝聞。慕李長壽之爲人，遂娶其女，因寓居關南。正光末，王公避難者或依之，多得全濟，以此爲貴游所德。及孝武西遷，法保赴行在所，封固安縣男。

及長壽被害，其子延孫收長壽餘衆，守禦東境。朝廷恐延孫兵少，乃除法保東洛州刺史，配兵數百，以援延孫。法保至潼關，弘農郡守韋孝寬謂曰："恐子此役，難以吉還。"法保曰："古人稱不入獸穴，不得獸子。安危之事，未可預量。"遂倍道兼行。與延孫兵接，乃并勢置栅於伏流。未幾，周文追法保與延孫還朝，賞勞甚厚。除河南尹。及延孫被害，法保乃率所部據延孫舊栅。嘗與東魏戰，流

長壽被害時，延孫這纔回來，招集其父的徒衆。自孝武西遷之後，朝中士人流亡。廣陵王元欣、録尚書長孫承業、潁川王斌之、安昌王子均及建寧、江夏、隴東諸王并百官等帶着妻兒來投延孫的，立即率衆護送，并以珍玩相贈，都抵達關中。齊神武深爲憂慮，派行臺慕容紹宗等分幾路進攻，延孫把他們打得大敗。於是授任延孫京南行臺、節度河南諸軍事、廣州刺史。不久進升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賜予華山郡公爵位。延孫既受重托，常以攻克掃清伊、洛爲己任，頻頻以寡擊衆聲威震動敵境。大統四年，被其長史楊伯蘭所害。贈授司空。

兒子人傑，有祖父、父親的風度。官位至於開府儀同三司，改封潁川郡公。

韋祐字法保，是京兆山北人，以字行於世。爲州郡望族。父親韋義，上洛郡守。魏大統年間，由於法保功勛顯著，追贈韋義爲秦州刺史。

法保年輕時喜好游俠，而質樸寡言，與他往來的朋友，都是輕薄狡黠的亡命徒。父親去世，事奉母親以孝聞名。敬仰李長壽的爲人，於是娶他的女兒爲妻，因此居住在關南。正光末年，王公避難者中有來依托法保的，大多得到保全救助，由此被無官職的王公貴族們所感激。到孝武西遷時，法保往赴皇帝所在處，封固安縣男。

到長壽被害時，他兒子延孫招集長壽餘衆，防禦東境。朝廷擔心延孫兵少，便授任法保東洛州刺史，遣派兵士數百名，來援助延孫。法保到達潼關，弘農郡守韋孝寬對他説："這次戰役，恐怕您難以順利班師。"法保説："古人稱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安危之事，不可預測。"於是兼程行進。與延孫兵衆連成一氣，便合力在伏流修築營寨。不久，周文追命法保和延孫返歸朝廷，賞賜慰勞十分豐厚。授任河南尹。到延孫被害時，法保便率所部據守延孫原有的營寨。曾與東魏交戰，流矢擊中頸部，從口裏穿出，很長時間

矢中頸，從口中出，久之乃蘇。大統九年，鎮九曲城。及侯景以豫州附，法保率兵赴。景欲留之，法保疑其貳，乃固辭還所鎮。十五年，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尋進爵爲公。會東魏遣軍送糧饋宜陽，法保潛邀之，中流矢，卒於陣。謚曰莊。

子初嗣。位開府儀同大將軍、閻韓防主。

纔復原。大統九年，鎮守九曲城。到侯景以豫州歸附，法保領軍前往。侯景想留下法保，法保懷疑他有貳心，就堅決告辭返回所鎮守處。十五年，加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不久進升爵位爲公。趕上東魏派兵送糧供給宜陽，法保潛伏攔擊，中流矢，死於陣前。謚號爲莊。

兒子韋初繼承官爵。任開府儀同大將軍、閻韓防主。

陳欣

陳欣字永怡，宜陽人也。少驍勇，有氣俠，姿貌魁岸，同類咸敬憚之。孝武西遷後，欣乃於辟惡山招集勇敢少年，寇掠東魏，仍密遣使歸附。授立義大都督，賜爵霸城縣男。累遷宜陽郡守。恭帝二年，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宜陽邑大中正，賜姓尉遲氏。周文以欣著績累載，贈其祖昆及父興孫俱爲儀同三司，位刺史。東魏洛州刺史獨孤永業，號有智謀，往來境上。欣與韓雄等恒令間諜覘其動静，齊兵每至，輒破之。故永業深憚欣等，不敢爲寇。周孝閔帝踐阼，進爵許昌縣公。後除熊州刺史，卒於州。

欣與韓雄里閈姻婭，少相親昵，俱總兵境上三十餘載。每禦捍，二人相赴，常若影響。故數對勍敵，而常保功名。雖并有武力，至於挽强射中，欣不如雄；散財施惠，得士衆心，則雄不如欣。身死之日，將吏荷其恩德，莫不感慟。

子萬敵嗣。朝廷以欣雅得士心，還令萬敵領其部曲。

陳欣字永怡，是宜陽人。年輕時驍勇，有豪俠氣質，形貌偉岸，同類都敬畏他。孝武西遷以後，陳欣便於辟惡山招集勇敢的年輕人，侵犯劫掠東魏，還秘密派遣使者歸附朝廷。任立義大都督，賜爵位霸城縣男。多次升任宜陽郡守。恭帝二年，升任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授侍中、宜陽邑大中正，賜姓尉遲。周文因陳欣多年功績顯著，贈授其祖父陳昆及父興孫俱爲儀同三司，官位刺史。東魏洛州刺史獨孤永業，人稱有智謀，往來邊境上。陳欣與韓雄等常命間諜偵察他的動静，每當齊兵到來，就打敗它。因此永業非常畏懼陳欣等，不敢侵犯。周孝閔帝即位，進封許昌縣公爵位。後授任熊州刺史，死於州中。

陳欣與韓雄係鄉里姻親，年輕時相互親昵，一起統率軍隊於邊境上三十餘年。每當守禦拒敵，二人共赴，常如影隨形和響隨聲。因此屢臨勁敵，而經常保有功名。雖均有武力，至於挽强弓射中目標，陳欣不如韓雄；疏散財物布施恩惠，獲取兵衆的心，則韓雄不如陳欣。去世之時，將吏們感戴其恩德，無不感傷悲慟。

兒子萬敵繼承官爵。朝廷因陳欣素得軍心，又命令萬敵統領其私屬軍隊。

魏玄

魏玄字僧智，其先任城人也，後徙於新安。玄少慷慨，有膽略。孝武西遷，東魏北徙，人情各懷去就，玄每率鄉兵抗拒東魏。芒山之役，大軍

魏玄字僧智，其先輩是任城人，後來遷到新安。魏玄年輕時意氣風發，有膽略。孝武西遷，東魏北徙，人們内心各自考慮投靠誰，魏玄常率鄉兵抗拒東魏。芒山戰役，大軍失利，宜陽、洛

不利，宜陽、洛州皆爲東魏守，而玄母及弟并在宜陽。玄以爲忠孝不兩立，乃率義徒還闕南鎮撫。周文手書勞之，除洛陽令，封廣宗縣子。

周保定元年，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鎮閻韓。遷熊州刺史，政存簡惠，百姓悦之。轉和州刺史、伏流防主，進爵爲公。及齊將斛律明月率衆向宜陽，兵威甚盛，玄率衆禦之，每戰輒克。後以疾卒於位。

泉仚

泉仚字思道，上洛豐陽人也。世雄商洛，自晋東度，常貢屬江東。曾祖景言，魏太延五年率鄉里歸化，仍引王師平商洛。拜建節將軍，假宜陽郡守，世襲本縣令，封丹水侯。父安志，復爲建節將軍、宜陽郡守，領本縣令，降爵爲伯。

仚九歲喪父，哀毁類於成人。服闋襲爵，年十二。鄉人皇平、陳合等三百餘人詣州，請仚爲縣令。州爲申上。時吏部尚書郭祚以仚年少，請别選遣，終此一限，令仚代之。宣武詔依皇平等所請。巴俗事道，尤重老子之術。仚雖童幼，而好學恬静，百姓安之。尋以母憂去職。縣中父老復表請起復本任。後除上洛郡守。及蕭寶夤反，遣兵趣青泥，圖取上洛，豪族泉、杜二姓密應之。仚與刺史董紹掩襲，二姓散走，寶夤亦退。遷淅州刺史，别封涇陽縣伯。

永安中，大破梁將王玄真於順陽，除東雍州刺史，進爵爲侯。部人楊羊皮，太保椿之從弟，恃椿，侵擾百姓。守宰多被其陵侮，皆畏而不敢言。仚收之，將加極法。楊氏慚懼，闔宗請恩。自此豪右無敢犯者。性又清約，纖毫不擾於人。在州五年，每於鄉里運米自給。梁魏興郡與洛州

州郡被東魏據守，而魏玄母親及弟弟同在宜陽。魏玄以爲忠孝不能兩全，便率義勇徒衆返闕南守土撫民。周文寫親筆信慰問他，授任洛陽令，封廣宗縣子。

北周保定元年，多次升任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鎮守閻韓。升任熊州刺史，政事留心於簡要利民，百姓歡悦。改任和州刺史、伏流防主，進封爵位爲公。到北齊將領斛律明月率衆指向宜陽時，軍勢很盛，魏玄率衆防備，每戰必勝。後因病在官位上去世。

泉仚字思道，是上洛豐陽人。世代稱雄商洛，自從晋朝東渡，常貢物和歸屬江東政權。曾祖父景言，北魏太延五年率領家鄉之人歸順朝廷，還引導帝王軍旅平定商洛。拜授建節將軍，假宜陽郡守，世襲豐陽縣令，封授丹水侯。父親安志，又任建節將軍、宜陽郡守，領豐陽縣令，降爵位爲伯。

泉仚九歲喪父，悲哀過度而傷害身體如同成年人。守喪期滿承襲爵位，年紀十二歲。同鄉皇平、陳合等三百餘人前往州治，請委任泉仚爲縣令。州爲此申報朝廷。當時吏部尚書郭祚因泉仚年少，請求另行選派，終了這一任期，令泉仚取代。宣武頒詔依皇平等所請行事。巴中習俗事奉道家，尤其推崇老子學術。泉仚雖然年幼，却好學恬静，百姓安定。不久以母親去世離職。縣中父老又上表請求喪期中起用恢復原任。後來授任上洛郡守。到蕭寶夤反叛時，派兵趨赴青泥，謀取上洛，豪户大族泉、杜二姓秘密響應。泉仚與刺史董紹突然攻襲，二姓逃散，寶夤也退去。升任淅州刺史，另外封爲涇陽縣伯。

永安年間，大敗梁將王玄真於順陽，授任東雍州刺史，爵位進爲侯。所轄部民楊羊皮，是太保楊椿的堂弟，依仗楊椿，侵擾民衆。州縣長官大多遭其凌辱，都懼怕而不敢聲張。泉仚逮捕了羊皮，將處極刑。楊氏愧畏，全族請求恩典。從此豪强大族没有敢於犯事的人。泉仚性情又清静簡約，點滴細微之處也不打擾他人。在州中五年，常從家鄉運送米糧自給。梁魏興郡與洛州

接壤，表請内屬。詔企爲行臺尚書以撫納之。大行臺賀拔岳以企昔莅東雍，爲吏人所懷，乃表企復爲刺史。詔許之。蜀人張國儁聚黨剽劫，州郡不能制，企收戮之，闔境清肅。

及齊神武專政，孝武有西顧之心，欲委企以山南之事，乃除洛州刺史。未幾，帝西遷。齊神武率衆至潼關，企遣其子元禮禦之，神武不敢進。上洛人都督泉岳，其弟猛略與拒陽人杜窋等謀翻洛州以應東魏。企知之，殺岳及猛略，傳首詣闕。大統元年，加開府儀同三司，兼尚書右僕射，進爵上洛郡公。企志尚廉慎，每除一官，憂見顔色，寢食輒减。至是頻讓，魏帝手詔不許。三年，高敖曹圍逼州城，杜窋爲其鄉導。企拒守旬餘，矢盡援絶，城乃陷焉。謂敖曹曰："泉企力屈，志不服也。"及竇泰被禽，敖曹退走，遂執企而東，以窋爲刺史。企臨發，密戒二子元禮、仲遵曰："吾生平志願，不過令長，幸逢聖會，位亞台司。今爵禄既隆，年齒又暮，前途夷險，抑亦可知。汝等堪立功效，不得以我在東，遂虧臣節也。"乃揮涕而訣。聞者莫不憤嘆。尋卒於鄴。

接壤，上表請求歸附。詔令泉企爲行臺尚書來安撫接納此郡。大行臺賀拔岳因泉企以往在東雍理政，被吏民所思念，於是上表章讓泉企再任刺史。詔令批准。蜀人張國儁聚衆劫掠，州郡無法制服，泉企逮住他并殺掉，全境安寧清静。

到齊神武專權時，孝武有觀望西境的意願，要以山南的事宜委托給泉企，於是授任洛州刺史。不久，皇帝西遷。齊神武統軍到達潼關，泉企派兒子元禮抵禦，神武不敢前進。上洛人都督泉岳，其弟猛略與拒陽人杜窋等圖謀反叛於洛州來響應東魏。泉企得悉此事，殺了泉岳及猛略，用傳車載首級送往朝廷。大統元年，加授開府儀同三司，兼尚書右僕射，進升上洛郡公爵位。泉企心志崇尚廉潔謹慎，每任一官，憂慮顯現於顔面，寢食往往減量。至此頻頻辭讓官職，魏帝親書詔令不批准。三年，高敖曹圍困州城，杜窋爲他引路。泉企守禦十多日，箭矢用盡且增援斷絶，州城於是陷於敵手。對敖曹説："泉企兵力摧折，但心志不會屈服。"到竇泰被擒時，敖曹退却，便拘捕泉企東行，委任杜窋爲刺史。泉企臨行，秘密告誡二子元禮、仲遵説："我平生的志向，不過縣之長官，幸逢聖明時機，官位祇次於臺司之職。今爵禄既豐厚，年紀又老邁，前途的平坦或艱險，則也可知。你等能够建功報效，不要因我在東邊的緣故，便虧負人臣節操。"於是揮淚而訣别。聞者無人不憤懣嘆息。不久在鄴地去世。

泉元禮

元禮少有志氣，好弓馬，頗閑草隸，有士君子之風。賜爵臨洮縣伯，散騎常侍。及洛州陷，與企俱被執而東。元禮於路逃歸。時杜窋雖爲刺史，然巴人素輕杜而重泉。及元禮至，與仲遵相見，感父臨别之言，潜與豪右結托。遂率鄉人襲州城，斬窋，傳首長安。朝廷嘉之，代襲洛州刺史。從周文戰於沙苑，中流矢卒。子貞嗣。

元禮年輕時有志氣，好射箭騎馬，很熟悉草書隸書，有文人君子的風度。賜臨洮縣伯爵位，散騎常侍。到洛州失陷，與泉企一起被拘執往東邊去。元禮在路途中逃回。當時杜窋雖爲刺史，然巴人素來輕視杜窋而尊重泉企。到元禮抵達，與仲遵相見時，感觸於父親臨别之言，暗中與豪强們結交。於是率領鄉民攻襲州城，斬杜窋，遞送首級至長安。朝廷嘉獎元禮，世襲洛州刺史。隨周文戰於沙苑，中流矢而亡。兒子泉貞繼承官位。

泉仲遵

仲遵一名恭。少謹實，涉獵經史。年十三爲郡主簿，十四爲縣令。及長，有武藝。高敖曹攻洛州，與企力戰拒守。矢盡，以棒杖捍之，爲流矢中目，不堪復戰。及城陷，士卒嘆曰："若二郎不傷，豈至於此！"企之東也，仲遵以被傷不行。後與元禮斬窋，以功封豐陽縣伯，東豫州刺史。及元禮戰没，復以仲遵爲洛州刺史，頗得譽。

仲遵一名恭。年輕時恭謹樸實，涉獵經典史籍。十三歲任郡主簿，十四歲任縣令。到成人時，身懷武藝。高敖曹攻打洛州，與泉企奮戰抵禦。箭矢用盡，用棒杖捍衛洛州，被流矢射中眼睛，無法再戰。到州城陷落時，士兵嘆息說："如果二公子不受傷，哪會到這種地步！"泉企被拘押往東去時，仲遵因受傷未同行。後與元禮殺掉杜窋，以功封爲豐陽縣伯，東豫州刺史。到元禮陣亡時，又以仲遵任洛州刺史，頗有聲譽。

大統十三年，行荆州刺史事。梁司州刺史柳仲禮每爲邊寇，周文令仲遵率鄉兵，從開府楊忠討之。梁隨郡守桓和拒守不降，忠謂諸將曰："先取仲禮，則桓和不攻而自服也。"仲遵對曰："若棄和深入，仲禮未即就禽，則首尾受敵，此危道也。"忠從之。仲遵以計由己出，乃先登城，遂禽和。從擊仲禮，又獲之。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本州大中正，復行荆州刺史、十三州諸軍事。尋遭母憂，請終喪制，不許。大將軍王雄南征上津、魏興，仲遵從雄討平之。遂於上津置南洛州，以仲遵爲刺史。仲遵留情撫接，百姓安之。

大統十三年，行荆州刺史事。梁司州刺史柳仲禮常在邊境侵擾，周文令仲遵率領鄉兵，隨開府楊忠討伐他。梁隨郡守桓和抵禦不降，楊忠對衆將說："先拿下仲禮，那麽桓和不攻而自降了。"仲遵應對說："如果放棄桓和深入，仲禮又没有馬上就擒，則我方首尾受敵，這是危險途徑。"楊忠聽從了他的話。仲遵因計謀由自己提出，就率先登城，於是擒獲桓和。隨軍攻打仲禮，又抓獲了他。升任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本州大中正，又行荆州刺史、十三州諸軍事。不久逢母亡守喪，請求服滿三年喪期，不予批准。大將軍王雄南征上津、魏興，仲遵隨從王雄討平其地。於是在上津設置南洛州，以仲遵任刺史。仲遵留意安撫救助，民衆安定。

初，蠻帥杜青和自稱巴州刺史，以州入附，朝廷因其所據而授之，仍隸東梁州都督。青和以仲遵善於撫御，請隸仲遵。朝議以山川非便，弗之許也。青和遂結安康酋帥黄衆寶等，舉兵共圍東梁州。復遣王雄討平之，改巴州爲洵州，隸於仲遵。先是東梁州刺史劉孟良在職貪婪，人多背叛。仲遵以廉簡處之，群蠻帥服。

當初，蠻帥杜青和自稱巴州刺史，率州入朝歸附，朝廷由於他據有實地而委任他，仍隸屬於東梁州都督管轄。青和因仲遵善於安撫控御，請求隸屬於仲遵。朝廷議論認爲山川地勢不方便，没有批准。青和便勾結安康部族首領黄衆黄寶等，發兵共圍東梁州。又派王雄討伐平定了他們，改巴州爲洵州，隸屬仲遵管轄。此前東梁州刺史劉孟良在位貪婪，民衆大多背叛。仲遵以廉潔簡約處置事務，衆蠻族首領信服。

仲遵雖出自巴夷，而有方雅之操，歷官之處，皆以清白見稱。朝廷又以其父臨危抗節，乃令襲爵上洛郡公，舊封聽迴授一子。尋出爲都督、

仲遵雖出身巴夷，而有大方文雅的操守，歷任官吏之處，都以清白受人稱譽。朝廷又因其父臨危高節，便命令他承襲上洛郡公爵位，以往的封爵任其轉授一子。不久出任都督、金州刺史。

金州刺史。卒官。贈大將軍、三州刺史，謚曰莊。

子暅嗣。位至開府儀同大將軍。

在任上去世。贈授大將軍、三州刺史，謚號爲莊。

兒子仲暅繼承官爵。官位做到開府儀同大將軍。

李遷哲

李遷哲字孝彥，安康人也。世爲山南豪族，仕於江左。父元直，仕梁，歷東梁、衡二州刺史、散騎常侍、沌陽侯。

遷哲少修立，有識度，慷慨善謀畫。起家文德主帥。其父爲衡州，留遷哲本鄉，監統部曲事。時年二十，撫馭群下，甚得其情。後襲爵沌陽侯，位都督、東梁州刺史。侯景篡逆，遷哲外禦邊寇，自守而已。

大統十七年，周文遣達奚武、王雄等略地山南。遷哲軍敗，遂降於武，然猶意氣自若。武乃執送京師。周文責以不早歸國。答曰："不能死節，實以此愧耳。"周文深嘉之，封沌陽縣伯。

恭帝初，直州人樂熾、洋州人黄國等連結爲亂。周文以遷哲信著山南，乃令與開府賀若敦同經略。熾等尋并平蕩，仍與敦南出徇地。遷哲先至巴州，入其封郭。梁巴州刺史牟安人開門請降。安人子宗徹等猶據巴城不下，遷哲攻剋之。軍次鹿城，城主遣使請降。遷哲謂其衆曰："納降如受敵，吾觀其使，瞻視猶高，得無詐也?"遂不許之。梁人果於道左設伏以邀遷哲，遷哲進擊破之，遂屠其城。自此巴、濮之人，降款相繼。軍還，周文賜以所服紫袍玉帶及所乘馬，加授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除直州刺史，即本州也。仍給軍儀鼓節，令與田弘同討信州。

時信州爲蠻酋向五子王等所圍，弘遣遷哲赴援。比至，信州已陷。五

李遷哲字孝彥，是安康人。世代爲山南豪户大族，在江左做官。父親元直，在梁做官，歷任東梁、衡二州刺史、散騎常侍、沌陽侯。

遷哲年輕時修身而有所成就，具備見識氣度，意氣風發而善於謀劃。初仕出任文德主帥。其父治理衡州，將遷哲留在本鄉，督率私家武裝事。當時二十歲，撫馭衆部下，非常合情得體。後來承襲沌陽侯爵位，任都督、東梁州刺史。侯景篡位叛逆，遷哲外禦邊境敵寇，自衛而已。

大統十七年，周文派達奚武、王雄等在山南攻略土地。遷哲兵敗，便向達奚武投降，然而仍是神態自如。達奚武便拘執他押送京城。周文責備他不早些歸順朝廷。回答説："不能以死守節，實在因此抱愧而已。"周文深爲贊賞，封爲沌陽縣伯。

恭帝初年，直州人樂熾、洋州人黄國等聯合作亂。周文因遷哲在山南以信用著稱，便命令與開府賀若敦一同經營治理。樂熾等人不久均被掃平，接着又與賀若敦向南出動奪取土地。遷哲先抵巴州，進入其封域城郭。梁巴州刺史牟安人開門求降。安人之子宗徹等仍據守巴城無法奪取，遷哲攻克了它。軍隊停駐鹿城，城主派使者求降。遷哲對其部衆説："納降如同受敵，我觀察對方使者，目光仰視還很高，該不會是欺詐吧?"於是不答應請降之求。梁人果然在道路東側設埋伏來攔擊遷哲，遷哲進軍攻擊打敗他們，於是血洗鹿城。從此巴、濮之人，投降請和相繼不斷。軍隊返回，周文將自己穿的紫袍玉帶及坐騎賞賜遷哲，加授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授任直州刺史，就是本州所在。還給予軍隊儀仗鼓角旌節，命令與田弘一同討伐信州。

當時信州被蠻族首領向五子王等圍困，田弘派遷哲奔赴增援。到遷哲抵達時，信州已經陷

子王等聞遷哲至，狼狽遁走。遷哲入據白帝，賀若敦等復至，遂共追五子王等，破之。及田弘旋軍，周文令遷哲留鎮白帝。信州先無倉儲，軍糧匱乏。遷哲乃收葛根造粉，兼米以給之，遷哲亦自取供食。時有異膳，即分賜兵士。有疾患者，又親加醫藥。以此軍中感之，人思效命。黔陽蠻田烏度、田烏唐等每抄掠江中，爲百姓患。遷哲隨機出討，殺獲甚多。由是諸蠻畏威，各送糧餼，又遣子弟入質者千有餘家，遷哲乃於白帝城外築城以處之。并置四鎮，以静峽路。自此寇抄頗息，軍糧贍給焉。周明帝初，授都督、信州刺史。二年，進爵西城縣公。

武成元年，朝于京師。明帝甚禮之，賜甲第及莊田等。天和三年，進位大將軍。詔遷哲率金、上等諸州兵鎮襄陽。五年，陳將章昭達攻逼江陵，梁明帝告急於襄州，衛公直令遷哲往救焉。遷哲率其所部守江陵外城，自率騎出南門，又令步兵自北門出，兩軍首尾邀之，陳人多投水死。是夜，陳人又竊於城西堞以梯登城，登者已百數人。遷哲又率驍勇捍之，陳人復潰。俄而大風暴起，遷哲乘暗出兵擊其營，陳人大亂，殺傷甚衆。江陵總管陸騰復破之於西隄，陳人乃遁。建德二年，進爵安康郡公。三年，卒於襄州。贈金州總管，謚曰壯武。

遷哲累葉雄豪，爲鄉里所服。性復華侈，能厚自奉養。妾媵至有百數，男女六十九人。緣漢千餘里間，第宅相次，姬媵之有子者，分處其中，各有僮僕侍婢閽人守護。遷哲每鳴笳導從，往來其間，縱酒歡宴，盡生平之樂。子孫參見，或忘其年名

落。五子王等獲悉遷哲到來，狼狽逃走。遷哲進據白帝，賀若敦等也到達，便一同追擊五子王等，打敗他們。到田弘班師時，周文命令遷哲留下鎮守白帝。信州先前没有倉儲，軍糧匱乏。遷哲便收集葛根製粉，兼以米糧來供給軍用，遷哲也自己尋取以供食用。有時得到特别的食物，就分别賞賜兵士。有疾病的，還親自施予醫藥。因此軍中爲之感動，人人都想捨命報效。黔陽蠻田烏度、田烏唐等常在江中劫掠，成爲百姓的禍患。遷哲尋得機會出兵討伐，斬殺俘獲甚多。從此衆蠻畏懼其威望，各送來糧食之類生活物資，又有一千餘家遣送子弟來作人質，遷哲便在白帝城外築城來安置他們。還設置四鎮，用來保障江峽通道。從此盜劫騷擾多得平息，軍糧足够供給所需。周明帝初年，任都督、信州刺史。二年，進封西城縣公爵位。

武成元年，到京師朝見。明帝給他很高的禮遇，賞賜宅第和莊田等。天和三年，進升大將軍。詔令遷哲統領金、上等各州兵衆鎮守襄陽。五年，陳將章昭達進攻迫近江陵，梁明帝向襄州告急，衛公宇文直令遷哲前往救援。遷哲統領自己的部衆守備江陵外城，親率騎兵出南門，又令步兵從北門出動，兩軍首尾截擊敵軍，陳人大多投水而死。這一夜，陳人又暗中在城上西邊的矮墻用梯子登城，登上城墻的已有百餘人。遷哲又率勇士抵禦他們，陳人再次潰敗。少頃大風突然颳起，遷哲趁暗出兵攻擊其營地，陳人大亂，死傷甚多。江陵總管陸騰又在西隄打敗他們，陳人便逃走了。建德二年，進升爵位安康郡公。三年，在襄州去世。贈金州總管，謚號爲壯武。

遷哲累世豪傑，爲家鄉所折服。性格又奢侈，能厚待奉養自身。侍妾達到百餘，子女六十九人。沿漢水千餘里一帶，府宅相連，侍妾生有孩子的，分别安置其中，各有男僕婢女門衛守護。遷哲常奏笳由前趨後隨的人簇擁着，往來府宅之間，縱酒歡宴，盡享平生的快樂。子孫參拜他，有的忘了年齡名字，打開簿册來查核纔清

者，披簿以審之。

長子敬仁，先遷哲卒。第六子敬猷嗣，還統父兵，位儀同大將軍。

遷哲弟顯，位上儀同大將軍。

楚。

長子敬仁，早於遷哲去世。第六子敬猷承襲官爵，仍統領父親的軍隊，官位爲儀同大將軍。

遷哲弟李顯，官位爲上儀同大將軍。

楊乾運

楊乾運字玄邈，儻城興勢人也。少雄武，爲鄉閭信服。爲安康郡守。陷梁，仕歷潼、南梁二州刺史。及武陵王蕭紀稱尊號，以乾運威服巴、渝，乃拜梁州刺史，鎮潼州，封萬春縣公。時紀與其兄湘東王繹爭帝。乾運兄子略勸乾運歸附，乾運然之；會周文令乾運孫法洛至，略即夜送之。乾運送款，周文密賜乾運鐵券，授開府儀同三司、侍中、梁州刺史、安康郡公。及尉遲迥征蜀，遂降迥。迥因此進軍成都，數旬剋之。及至京師，禮遇隆渥。尋卒於長安。贈尚書右僕射。子端嗣。

略亦以歸附功，位至開府儀同大將軍，封上庸縣伯。

乾運女婿樂廣，安州刺史，封安康縣公。

楊乾運字玄邈，是儻城興勢人。年輕時勇武，受到鄉里人的信服。任安康郡守。身陷於梁，做官歷任潼、南梁二州刺史。到武陵王蕭紀稱帝時，因乾運以威力懾服巴、渝，便授任梁州刺史，鎮守潼州，封萬春縣公。當時蕭紀與其兄湘東王蕭繹爭奪帝位。乾運兄長之子楊略勸乾運歸順，乾運表示同意；逢周文令乾運之孫法洛到來，楊略就夜送乾運赴朝。乾運表達降附之意，周文密賜乾運世享特權的鐵製符契，授任開府儀同三司、侍中、梁州刺史、安康郡公。到尉遲迥征蜀時，便向尉遲迥投降。尉遲迥藉此機會進軍成都，數十天將它攻克。抵達京師時，禮遇深重。不久在長安去世。贈授尚書右僕射。兒子楊端承襲官爵。

楊略也因歸附功績，官位做到開府儀同大將軍，封爲上庸縣伯。

乾運的女婿樂廣，安州刺史，封爲安康縣公。

扶猛

扶猛字宗略，上甲黄土人也。其種落號白獸蠻。猛仕梁，位南洛、北司二州刺史，封宕渠縣男。魏廢帝元年，以衆降。周文厚加撫納，復爵宕渠縣男，割二郡爲羅州，以猛爲刺史。令從開府賀若敦南討信州。敦令猛直道白帝，所由之路，人迹不通。猛乃梯山捫葛，備歷艱阻，遂入白帝城。撫慰人夷，莫不悦附。以功進開府儀同三司。俄而信州蠻反，猛復從賀若敦平之，進爵臨江縣公。後從田弘破漢南諸蠻，進位大將軍。卒。

扶猛字宗略，是上甲黄土人。其部落稱號爲白獸蠻。扶猛在梁做官，任南洛、北司二州刺史，封爲宕渠縣男。魏廢帝元年，率衆投降。周文深加安撫接納，恢復其宕渠縣男的爵位，分割二郡成爲羅州，委任扶猛爲刺史。命令他隨開府賀若敦往南討伐信州。賀若敦令扶猛徑直開往白帝，所經之路，人迹未曾通達。扶猛便緣梯登山攀藤越嶺，歷盡艱難險阻，於是進入白帝城。撫慰民衆和蠻夷，無人不心悦誠服。因功進升開府儀同三司。不久信州蠻反叛，扶猛又隨賀若敦平定他們，進封臨江縣公爵位。後來跟隨田弘打敗漢南衆蠻族部落，升任大將軍。去世。

陽雄

陽雄字元略，上洛邑陽人也。累葉豪族。父猛，從孝武西遷，以功

陽雄字元略，是上洛邑陽人。累世豪户大族。父親陽猛，跟隨孝武西遷，因功封郃陽伯，

封郃陽伯，位征東將軍、揚州刺史。

雄起家奉朝請，以軍功封安平縣侯。得子孫相襲拜邑陽郡守。累遷平州刺史，進爵玉城縣公，加開府儀同三司、驃騎大將軍。歷京兆尹、户部中大夫，進位大將軍，轉中外府長史，還江陵總管，改封魯陽縣公。卒於鎮。追封郡公，謚曰懷。雄善附會，能自謀身，故任兼出內，保全爵祿。子長寬嗣。

席固

席固字子堅，其先安定人也。高祖衡，因姚氏之亂，寓居襄陽，仕晉，爲建威將軍，遂爲襄陽著姓。

固少有遠志。梁大同中，爲齊興郡守。久居郡職，士多附之，遂有親兵千餘人。梁元帝時，遷興州刺史，軍人募從者至五千餘人。固欲自據一州，以觀時變。大統中，以地歸魏。時周文方南取江陵，西定蜀、漢，聞固至，甚禮遇之。就拜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侍中、豐州刺史，封新豐縣公。後轉湖州刺史，啓求入覲。及至，進爵靜安郡公。尋拜昌歸憲三州諸軍事、昌州刺史。固居家孝友，莅官頗有聲績。卒於州。贈大將軍、五州刺史，謚曰肅，敕襄州賜其墓田。子雅嗣。

雅字彦文。性方正，少以孝聞。位大將軍。

雅弟英，上開府儀同大將軍。

任果

任果字靜鸞，南安人也。本方隅豪族。父褏，仕梁，爲沙州刺史、新巴縣公。

果性勇决，志在立功。魏廢帝元年，率所部來附。周文嘉其遠至，待以優禮。果因面陳取蜀策，深被納

任征東將軍、揚州刺史。

陽雄起家奉朝請，因功封爲安平縣侯。所授任的邑陽郡守能子孫相承襲。多次升任到平州刺史，進升爵位玉城縣公，加授開府儀同三司、驃騎大將軍。歷任京兆尹、户部中大夫，升任大將軍，改授中外府長史，調任江陵總管，改封爲魯陽縣公。在鎮守地去世。追封爲郡公，謚號爲懷。陽雄善於附會迎合，自己能營求地位身份，因此職兼内外，爵祿保全。兒子長寬承襲官爵。

席固字子堅，其先輩是安定人。高祖席衡，由於姚氏之亂，居住襄陽，在晉做官，任建威將軍，便成爲襄陽的望族。

席固年輕時有遠大志向。梁大同年間，任齊興郡守。久任郡官職位，士人大多依附他，於是擁有親兵千餘名。梁元帝時，升任興州刺史，應募追隨的軍人達五千餘名。席固想要自己占據一州，來觀望時局變化。大統年間，以地盤歸附西魏。當時周文正南進奪取江陵，西進平定蜀、漢，獲悉席固到來，予以很高的禮遇。即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侍中、豐州刺史，封爲新豐縣公。後來改任湖州刺史，寫信請求赴朝拜見皇帝。抵達時，進封爵位靜安郡公。不久授任昌歸憲三州諸軍事、昌州刺史。席固在家孝順父母友愛兄弟，居官臨職頗有名聲業績。在州中去世。贈授大將軍、五州刺史，謚號爲肅，敕令襄州賜予他墓田。兒子席雅承襲官爵。

席雅字彦文。性格正直，年輕時以孝順知名。官位爲大將軍。

席雅之弟席英，上開府儀同大將軍。

任果字靜鸞，是南安人。原係邊陲豪户大族。父親任褏，在梁做官，任沙州刺史、新巴縣公。

任果性格勇武果斷，志在立功。魏廢帝元年，統領部衆來歸附。周文嘉獎他遠道而來，待以優厚禮遇。任果趁機當面陳述奪取蜀地的謀

之。乃授沙州刺史、南安縣公。從尉遲迥伐蜀。尋進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及成都平，除始州刺史。周文以其方隅首領，早立忠節，進爵樂安郡公，賜以鐵券，聽相傳襲，并賜路車駟馬及儀衛等以光寵之。尋爲刺客所害。

略，被深加采納。於是授任沙州刺史、南安縣公。隨尉遲迥征伐蜀地。不久升任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到成都平定時，授任始州刺史。周文因爲他是邊隘首領，早早立下忠誠操守，進升爵位樂安郡公，賜以世代享有特權的鐵製符契，任其後代承繼傳襲，并賜輅車駟馬及儀仗護衛等來顯耀榮寵。不久被刺客殺害。

論曰：王傑、王勇、宇文虯、耿豪、高琳、李和、伊婁穆、侯植等咸以果毅之姿，效節擾攘之際，各能屠堅覆鋭，自致其功，高爵厚位，固其宜也。仲尼稱無求備於一人，信矣。夫文士懷溫恭之操，其弊也懦弱；武夫稟剛烈之資，其弊也敢悍。故有使酒不遜之禍，拔劍争功之尤，大則莫全其生，小則僅而獲免。耿豪、王勇不其然乎！

論曰：王傑、王勇、宇文虯、耿豪、高琳、李和、伊婁穆、侯植等均以果敢剛毅的風姿，於效命忠節的紛亂之際，各自能宰殺和覆滅堅鋭之敵，自成功業，官爵高厚，原本也是適宜的。仲尼稱説不要求全責備於一人，太真實了。凡文士懷抱溫恭的操守，其弊病在於懦弱；武夫稟賦剛烈之資質，其弊病在於勇悍。因此出現縱酒不遜之禍，拔劍争功之過，大則無人能保全生命，小則僅能受到赦免。耿豪、王勇不是這樣嗎！

李延孫、韋祐、陳欣、魏玄等以勇略之姿，受捍城之委。灌瓜贈藥，雖有愧於昔賢；禦侮折衝，足方駕於前烈。用能觀兵伊、洛，保據崤、函，齊人阻西略之謀，周朝緩東顧之慮，皆其力也。

李延孫、韋祐、陳欣、魏玄等以智勇雙全的才能，接受捍衛城池的托付。以德報怨方面如助鄰國灌溉瓜園、贈送藥物，雖有愧於先賢；而捍禦侵侮、使敵軍衝車退却方面，足與前輩功業并駕齊驅。因此能於伊、洛閲兵示威，保衛據守崤、函，齊人西略之謀受阻，周朝東顧之慮得緩，都是他們的能力所致。

泉仚長自山谷，素無月旦之譽，而臨難慷慨，無失人臣之節，豈非蹈仁義之徒歟？元禮、仲遵，聿遵其志，卒成功業，庶乎克負荷矣。

泉仚生長於山谷，平常未有每月品評人物而獲得的聲譽，而臨難慷慨，不失人臣的氣節，難道不是實踐仁義的人嗎？元禮、仲遵，遵從他的志向，終成功業，或許能够承擔起重任了。

李遷哲、楊乾運、席固之徒，屬方隅擾攘，咸知委質，遂享爵位，以保終始。觀遷哲之對周文，有尚義之氣。乾運受任武陵，乖事人之道。若乃校其優劣，固不可同年而語。陽雄任兼文武，聲著出内，抑亦志能之士也。

李遷哲、楊乾運、席固之輩，適逢邊境四隘動蕩紛亂，都知道歸順朝廷，於是享受封爵禄位，而保始終。觀遷哲之應答周文，有崇尚大義之氣。乾運接受武陵的委任，背離侍奉人主之道。至於比較他們的優劣，本不可同日而語。陽雄官職兼任文武，名聲顯揚内外，也可以説是志能之士吧。

舊史有代人宇文盛，字保興，以武毅顯；盛弟丘，字胡奴；盛子述，位柱國，并有傳。然事無足可紀。盛

舊史中載有代人宇文盛，字保興，以勇武果毅顯赫；宇文盛之弟宇文丘，字胡奴；宇文盛之子宇文述，官位爲柱國，均有傳記。然而事迹不

見子述傳首，丘略之云。

值得記述。宇文盛見於兒子宇文述傳記之首，宇文丘略去其事。

北史卷六十七

列傳第五十五

崔彦穆　楊纂　段永　令狐整（子）熙
唐永（子）瑾　柳敏（子）昂　王士良

崔彦穆

崔彦穆，字彦穆，清河東武城人，魏司空安陽侯林之九世孫也。曾祖顗，後魏平東府諮議參軍。祖蔚，遭從兄司徒浩之難，南奔江左，仕宋，爲給事黄門侍郎、汝南義陽二郡守。延興初，復歸於魏，拜潁川郡守，因家焉。後終於郢州刺史。父幼，位終永昌郡守。隋開皇初，以獻皇后外曾祖，追贈上開府儀同三司、新州刺史。

崔彦穆，字彦穆，清河東武城人，是曹魏司空安陽侯崔林的九世孫。曾祖崔顗，後魏平東府諮議參軍。祖父崔蔚，遭逢堂兄司徒崔浩之禍，南逃投奔江東，爲劉宋官吏，任給事黄門侍郎、汝南義陽二郡郡守。延興初，又歸附北魏，授任潁川郡守，於是在此定居。後來終於郢州刺史任上。父親崔幼，官終永昌郡守。隋開皇初，憑藉獻皇后外曾祖父的身份，追贈上開府儀同三司、新州刺史。

彦穆幼明悟，神彩卓然。魏吏部尚書隴西李神儁，有知人之鑒，見而嘆曰："王佐才也。"永安末，除司徒府參軍事，再遷大司馬從事中郎。孝武西遷，彦穆時不得從。大統三年，乃與兄彦珍於成皋舉義，因攻拔滎陽，禽東魏郡守蘇淑。仍與鄉郡王元洪威攻潁川，斬其刺史李景遺。即拜滎陽郡守，尋賜爵千乘縣侯。十四年，授散騎常侍、司農卿。時軍國草創，衆務殷繁，周文乃引彦穆入幕府，兼掌文翰。及于謹伐江陵，彦穆以本官從平之。

彦穆幼年聰明穎悟，風采特異。北魏吏部尚書隴西李神儁，有知人之明識，見彦穆而嘆道："輔助帝王的人才啊。"永安末，授任司徒府參軍事，二次升任大司馬從事中郎。孝武帝西遷，彦穆當時未能追隨。大統三年，纔與兄長彦珍在成皋起義，於是攻克滎陽，擒獲東魏郡守蘇淑。再與鄉郡王元洪威攻潁川，斬殺其刺史李景遺。即授任滎陽郡守，不久賜爵千乘縣侯。十四年，任散騎常侍、司農卿。當時軍務國政處於草創階段，諸事十分繁雜，周文便援引彦穆進入幕府，兼管文書。到于謹征伐江陵時，彦穆以原官身份跟隨平定江陵。

周明帝初，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俄拜安州刺史，總管十二州諸軍事。入爲御正大夫。陳氏請敦

周明帝初，升任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不久授任安州刺史，總管十二州諸軍事。召入任御正大夫。陳氏請求促成鄰邦友好，詔令彦

鄰好，詔彦穆使焉。彦穆風韵閑曠，器度方雅，善玄言，解談謔，甚爲江表所稱。轉户部中大夫，進爵爲公。天和三年，聘齊還，除金州刺史，總管七州諸軍事，進位大將軍。尋徵拜小司徒。

及宣帝崩，隋文帝輔政，三方起兵，以彦穆爲行軍總管，與襄州總管王誼討司馬消難。軍次荆州，總管獨孤永業有異志，遂收而戮之。及事平，隋文帝徵王誼入朝，即以彦穆爲襄州刺史，總管六州諸軍事，加授上大將軍，進爵東郡公。頃之，永業家自理得雪，彦穆坐除名。尋復官爵。開皇元年卒。子君綽嗣。

君綽性夷簡，博覽經史，有父風。大象末，丞相府賓曹參軍。

君綽弟君肅，解巾道王侍讀；大象末，潁川郡守。

楊纂

楊纂，廣寧人也。父安仁，魏朔州鎮將。纂少慷慨有志略，勇力兼人。年二十，從齊神武起兵於信都，以軍功，稍遷武州刺史。自以賞薄，志懷怨憤，每嘆曰："大丈夫富貴何必故鄉！若以妻子經懷，豈不沮人雄志！"大統初，乃間行入關。周文執纂手曰："人所貴者忠義也，所懼者危亡也，其能不憚危亡，蹈兹忠義者，今方見之於卿耳。"即授征南將軍、大都督，封永興縣侯。

從周文解洛陽圍，經河橋、芒山之戰，纂每先登，軍中咸推其敢勇。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進爵爲公，賜姓莫胡盧氏。俄授岐州刺史。周孝閔帝踐阼，進爵宋熙郡公。保定元年，位大將軍，改封隴東郡公，除隴州刺史。從隋公楊忠東伐，至并州而還。天和六年，進

穆使於陳。彦穆風韵嫻静曠達，器度大方文雅，善道家義理之言，解應對玩笑之語，很受江南稱道。改任户部中大夫，進升爵位爲公。天和三年，出使北齊返回，任金州刺史，總管七州諸軍事，升任大將軍。不久徵入拜授小司徒。

到宣帝駕崩時，隋文帝輔政，三方舉兵反叛，任命彦穆爲行軍總管，與襄州總管王誼討伐司馬消難。軍隊停駐荆州，總管獨孤永業有異心，於是逮捕永業而將他處死。到事變平息時，隋文帝徵召王誼入朝，即任命彦穆爲襄州刺史，總管六州諸軍事，加授上大將軍，進升爵位東郡公。不久，永業家自作申辯得以洗除罪名，彦穆獲罪除名。不久恢復官爵。開皇元年去世。兒子君綽繼承官爵。

君綽性情平和簡静，博覽經史，有父親的風度。大象末，任丞相府賓曹參軍。

君綽弟君肅，解去頭巾出任道王侍讀；大象末，任潁川郡守。

楊纂是廣寧人。父親安仁，北魏朔州鎮將。楊纂年輕時意氣風發而有志向才略，勇力倍於他人。年紀二十，隨齊神武在信都起兵，因軍功逐漸升任武州刺史。自認爲賞賜微薄，心懷怨恨，常嘆道："大丈夫求富貴何必守着故鄉！如果以妻兒煩心縈懷，豈不毁壞人們的雄心！"大統初，居然私自出行入關。周文拉着楊纂的手説："人所珍貴的是忠義，所畏懼的是危亡，那能够不怕危亡，行此忠義的人，今天始見於您。"當即授任征南將軍、大都督，封爲永興縣侯。

追隨周文解洛陽之圍，經歷河橋、芒山之戰，楊纂常常率先登臨，軍中都推許他勇敢。多次升任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授侍中，進升爵位爲公，賜姓莫胡盧。不久任岐州刺史。周孝閔帝即位，進升爵位宋熙郡公。保定元年，官位爲大將軍，改封隴東郡公，授任隴州刺史。跟着隋公楊忠東征，到達并州而返。天和六年，升任柱國大將軍，改任華州刺史。

授柱國大將軍，轉華州刺史。

纂性質樸，又不識文字，前後莅職，但推誠信而已。吏人以其忠恕，頗亦懷之。尋卒於州。

子睿，位至上柱國、漁陽郡公。

楊纂性格質樸，又不認識文字，前後履行職事，僅僅以誠信相待而已。吏民因其忠誠寬厚，也頗爲歸向他。不久在州中去世。

兒子楊睿，官位至上柱國、漁陽郡公。

段永

段永字永賓，其先遼西石城人，晉幽州刺史疋磾之後也。曾祖愲，仕魏黄龍鎮將，因徙高陸之河陽焉。

段永字永賓，其先輩是遼西石城人，晉幽州刺史疋磾的後代。曾祖段愲，在北魏爲官任黄龍鎮將，於是遷居高陸的河陽。

永幼有志操，閭里稱之。魏正光末，北鎮擾亂，遂携老幼，避地中山。後赴洛陽，拜平東將軍，封沃陽縣伯。青州人崔社客舉兵反，永討平之。進爵爲侯，除左光禄大夫。

段永年少時就有志向操守，鄉里稱道他。北魏正光末，北鎮紛擾混亂，於是携帶老幼，避禍移居中山。後來前往洛陽，拜授平東將軍，封爲沃陽縣伯。青州人崔社客起兵反叛，段永討伐平定社客。進升爵位爲侯，任左光禄大夫。

時有賊魁元伯生，西自崤、潼，東至鞏、洛，屠陷城壁，所在爲患。孝武遣京畿大都督疋婁昭討之，昭請以五千人行。永進曰："此賊既無城栅，唯以寇抄爲資，取之在速，不在衆也。若星馳電發，出其不虞，精騎五百足矣。"帝然其計，於是命永代昭，以五百騎倍道兼進，遂破平之。

當時有個盜賊頭領元伯生，西自崤、潼，東至鞏、洛，屠陷城池堡壘，所在製造禍患。孝武派京畿大都督疋婁昭討伐伯生，疋婁昭請求率五千人行動。段永進言説："此賊既無城樓營寨，僅以劫掠作爲儲備，攻取他們在於迅速，不在於人多。如果星馳電發，出其不意，精鋭騎兵有五百就足够了。"皇帝認爲他的計謀正確，於是命令段永代替疋婁昭，率五百騎兵兼程進發，終於打敗并平定了元伯生。

及帝西遷，永時不及從。大統初，乃結宗人，潛謀歸款。密與都督趙業等襲斬西中郎將慕容顯和，傳首京師。以功别封昌平縣子，除北徐州刺史。從禽竇泰，復弘農，破沙苑，并有戰功，進爵爲公。河橋之役，永力戰先登，授南汾州刺史。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賜姓爾綿氏。廢帝元年，授恒州刺史。于時朝貴多其部人，謁永之日，冠蓋盈路，當時榮之。周孝閔帝踐阼，進爵廣城郡公。歷文、瓜二州刺史，户部中大夫。保定四年，拜大將軍。永歷任内外，所在頗有聲稱，輕財好士，朝野以此重焉。

到皇帝西遷時，段永當時來不及隨從。大統初，纔集結宗族，暗中謀劃歸附朝廷。秘密與都督趙業等襲殺西中郎將慕容顯和，遞送首級到京師。因功别封昌平縣子，授任北徐州刺史。從征擒獲竇泰，收復弘農，攻克沙苑，均有戰功，進升爵位爲公。河橋之戰，段永奮戰先登，任南汾州刺史。幾次升任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賜姓爾綿。廢帝元年，任恒州刺史。此時朝廷顯貴多爲段永轄地人士，拜會段永的日子，冠冕車蓋擠滿道路，當時人們以此爲榮耀。周孝閔帝即位，進升爵位廣城郡公。歷任文、瓜二州刺史，户部中大夫。保定四年，授任大將軍。段永歷任内外官職，所在頗有聲譽，慷慨好施而親善士人，朝野因此推崇他。

天和四年，授小司寇。尋爲右二

天和四年，任小司寇。不久任右二軍總管，

軍總管，率兵北道講武。遇疾，卒於賀葛城。喪還，武帝親臨，贈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同華等五州刺史，謚曰基。

子岌嗣。位至儀同三司、兵部下大夫。

令狐整

令狐整字延保，敦煌人也，本名延。世爲西土冠冕。曾祖嗣，祖紹安，官至郡守，咸爲良二千石。父虯，早以名德著聞，仕歷瓜州司馬、敦煌郡守、郢州刺史，封長城縣子。魏大統末，卒於家。周文帝傷悼之，遣使者監護喪事，又敕鄉人爲營墳壟。贈龍驤將軍、瓜州刺史。

整幼聰敏，沈深有識量，學藝騎射，并爲河右所推。刺史魏東陽王元榮辟整爲主簿，加蕩寇將軍。整進趨詳雅，對揚辯暢，謁見之際，州府傾目。榮器整德望，嘗謂僚屬曰："令狐延保，西州令望，方成重器，豈州郡之職所可縶維？但一日千里，必基武步。寡人當委以庶務，畫諾而已。"

頃之，孝武西遷，河右擾亂。榮仗整防捍，州境獲寧。及鄧彥竊據瓜州，拒不受代，整與開府張穆等密應使者申徽，執彥送京師。周文嘉其忠節，表爲都督。尋而城人張保又殺刺史成慶，與涼州刺史宇文仲和構逆，規據河西。晉昌人吕興等復害郡守郭肆，以郡應保。初，保等將圖爲亂，慮整守義不從，既殺成慶，因欲及整。然人之望，復恐其下叛之，遂不敢害。雖外加禮敬，内甚忌整。整亦僞若親附，而密欲圖之。陰令所親説保曰："君與仲和結爲唇齒，今東軍漸逼涼州，彼勢孤危，恐不能敵。若

統軍北行講習操練武事。染病，在賀葛城去世。遺體送歸，武帝親自哭吊，贈官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同華等五州刺史，謚號爲基。

兒子段岌繼承官爵。官至儀同三司、兵部下大夫。

令狐整字延保，是敦煌人，本名延。世代爲西方地域的仕宦。曾祖令狐嗣，祖父紹安，官位至於郡守，都是賢能的二千石官員。父親令狐虯，早年以德高望重著名，做官歷任瓜州司馬、敦煌郡守、郢州刺史，封爲長城縣子。西魏大統末，在家中去世。周文帝哀悼他，派使者監理喪事，又敕令鄉民爲他營建墳墓。贈授龍驤將軍、瓜州刺史。

令狐整幼年聰明機敏，深沉而有見識度量，學問技藝騎馬射箭，都爲河西所推許。刺史北魏東陽王元榮徵用令狐整爲主簿，加授蕩寇將軍。令狐整進見趨奉安詳文雅，對答稱揚辯給暢達，謁見之時，州府官吏都注目而視。元榮器重令狐整的德望，曾對僚屬説："令狐延保是西州的美好威儀，正當成爲大器之才，豈州郡之職位所能挽留住？衹是一日遠行千里，必須始於三尺之武和六尺之步。寡人當將各項事務托付於他，自己簽署文書同意照辦而已。"

不久，孝武西遷，河西紛擾混亂。元榮倚仗令狐整防備守禦，州境得以安寧。到鄧彥竊據瓜州拒不接受更替時，令狐整與開府張穆等暗中響應使者申徽，逮捕鄧彥送往京師。周文贊賞他的忠誠操守，上表任命他爲都督。不久城中百姓張保又殺刺史成慶，與涼州刺史宇文仲和謀叛，策劃占據河西。晉昌人吕興等又殺害郡守郭肆，以本郡與張保呼應。當初，張保等將圖謀作亂，擔心令狐整守義不從，殺害成慶後，乘機要禍及令狐整。然而衆人所仰望，又怕部下反叛自己，於是不敢加害。雖然表面禮敬有加，内心却很忌恨令狐整。令狐整也裝作親附的樣子，而暗中將要設計對付他們。密令親信勸張保説："您與仲和結爲唇齒，方今東來的軍隊漸漸逼近涼州，那邊

或摧衄，則禍及此土。宜分遣鋭師，星言救援。二州合勢，則東軍可圖。然後保境息人，計之上者。”保然之，而未知所任。整又令説保曰：“歷觀成敗，在於任使，所擇不善，旋致傾危。令狐延保兼資文武，才堪統御，若使爲將，蔑不濟矣。”保納其計，且以整父兄等并在城中，弗之疑也，遂令整行。整至玉門郡，召集豪傑，説保罪逆，馳還襲之。先定晉昌，斬呂興，進軍擊保。州人素服整威名，并棄保來附。保遂奔吐谷渾。

的形勢孤立危殆，恐怕難以匹敵。如果有所挫折失敗，就會禍及本地。應當分遣精鋭部隊，連夜傳出救援信息。二州力量結合，則東來的軍隊可以謀取。然後保境安民，這是上策。”張保表示同意，而不知道任用何人。令狐整又命令親信勸張保説：“縱觀成敗，在於用人，所擇不妥，即致覆滅。令狐延保文武兼備，才能足以統領軍隊，如果委派爲將領，事無不成。”張保接受此計，并認爲令狐整父兄等都在城中，不加懷疑，於是命令令狐整發兵。令狐整到達玉門郡，召集豪傑，述説張保反叛罪行，急速回師攻襲張保。先平定晉昌，斬殺呂興，再進軍攻打張保。州民素服令狐整威名，紛紛背棄張保前來投附。張保便逃往吐谷渾。

衆議推整爲刺史。整曰：“本以張保肆逆，殺害無辜，闔州之人，俱陷不義。今者同心，務在除凶，若共相推薦，復恐效尤致禍。”於是乃推波斯使主張道義行州事。具以狀聞。詔以申徽爲刺史。徵整赴闕，授壽昌郡守，封襄武縣男。周文謂整曰：“卿早建殊勛，今官位未足酬賞，方當與卿共平天下，同取富貴。”遂立爲瓜州義首。

衆人商議推令狐整爲刺史。令狐整説：“原本因張保肆意叛逆，殺害無辜，全州的人，都淪於不義境地。今日大家同心，致力於除凶，若一同自相推薦，恐怕又會效尤招禍。”於是便推選波斯使主張道義行州事。在狀表中開列詳情呈報朝廷。詔令委任申徽爲刺史。徵召令狐整赴朝，授任壽昌郡守，封爲襄武縣男。周文對令狐整説：“您早年建立特别功勛，今日官位不足酬報奬賞，正當與您共平天下，同取富貴。”於是將令狐整立爲瓜州義首。

整以國難未寧，常願舉宗效力，遂率鄉親二千餘人入朝，隨軍征討。整善於撫馭，躬同豐約，是以士衆并忘羈旅，盡其力用。周文嘗從容謂整曰：“卿遠祖立忠而去，卿今立忠而來，可謂積善餘慶，世濟其美者也！”整遠祖漢建威將軍邁，不爲王莽屈，其子稱避地河右，故周文稱之云。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周文又謂整曰：“卿勛同婁、項，義等骨肉，立身敦雅，可以範人。”遂賜姓宇文氏，并賜名整焉。宗人二百餘户，并列屬籍。

令狐整認爲國難未靖，常常請求以全宗族爲朝廷效勞，於是統領鄉親二千餘人入朝，隨軍征討。令狐整善於安撫控御，同甘共苦，因此士兵們都置軍旅寄宿於不顧，充分施展其能力作用。周文曾從容地對令狐整説：“您的先祖立忠而去，您如今又立忠而來，可謂積善之家澤及後人，世代助成其美好之事吧！”令狐整的先祖漢建威將軍令狐邁，不爲王莽所屈服，其子令狐稱避難徙居河西，因此周文加以贊許。多次升任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授侍中。周文又對令狐整説：“您的功勛如同婁、項，情義跟至親一樣等齊，立身敦厚文雅，可以爲人表率。”於是賜姓宇文，并賜名整。宗族二百餘户，一并列入家族的名册。

周孝閔帝踐阼，拜司憲中大夫，

周孝閔帝即位，授任司憲中大夫，執法公平

處法平允，爲當時所稱。進爵彭陽縣公。初，梁興州刺史席固以州來附，周文以固爲豐州刺史。固莅職既久，猶習梁法，凡所施爲，多虧政典。朝議密欲代之，而難其選。令整權鎮豐州，委以代固之略。整廣布威恩，傾身撫接，數月之間，化洽州府。於是除整豐州刺史，以固爲湖州。豐州舊不居民中，賦役參集，勞逸不均。整請移居武當，詔可其奏。獎勵撫導，遷者如歸，旬月之間，城府周備。固之遷也，其部曲多願留爲整左右，整諭以朝制，弗之許焉，莫不流涕而去。及整秩滿代至，人吏戀之，老幼送整，遠近畢集，數日停留，方得出界。其得人心如此。

允當，被當時所稱贊。進升爵位彭陽縣公。當初，梁興州刺史席固率州來降，周文委任席固爲豐州刺史。席固赴任已久，仍因襲梁朝法律，凡所施行的舉措，大多有虧於政典。朝廷商議想要暗中替換他，却對人選感到爲難。命令令狐整權鎮豐州，委任他代替席固進行治理。令狐整遍施恩威，屈身撫問接待，數月以內，教化普及州府。於是授任令狐整爲豐州刺史，以席固任湖州刺史。豐州原有治所不是設在地方中心，賦役徵斂參差不齊，百姓勞逸不均。令狐整請求將治所移往武當，詔令批准了他的奏請。勉勵誘導，使遷徙的人如同歸返家中，旬月之間，城郭府衙齊全完備。席固調任職事，他的私屬部伍大多願留下作爲令狐整的左右侍衛，令狐整用朝廷制度來開導他們，不同意他們留下，無不落淚離去。到令狐整任期已滿替代官員抵達時，吏民留戀他，老幼送別令狐整，遠近全都會集一處，停留數天，令狐整纔得以走出豐州地界。他就像這樣得人心。

拜御正中大夫，出爲中華郡守，轉同州司會，遷始州刺史。整雅識情僞，尤明政術，恭謹廉慎，常懼盈滿，故歷居内外，所在見稱。進位大將軍。晋公護之初執政也，欲委整以腹心。整辭不敢當，頗忤其意，護以此疏之。及護誅，附會者咸伏法，而整獨保全。時人稱其先覺。卒。贈本官，加四州諸軍事、鄜州刺史，謚曰襄。子熙嗣。

授任御正中大夫，外任爲中華郡守，改任同州司會，升任始州刺史。令狐整素來就識別真僞，尤其通曉施政方法，恭敬廉正謹慎，常常提防滿盈致禍，因此歷任内外官職，所在爲人稱道。進升大將軍。晋公宇文護剛執政時，想要委任令狐整爲心腹。令狐整推辭不敢接受，頗違宇文護的意旨，宇文護因此疏遠了他。到宇文護被處死時，投靠他的人都伏了法，而令狐整獨得保全。當時的人稱他有先見之明。去世。贈授本官，加授四州諸軍事、鄜州刺史，謚號爲襄。兒子令狐熙繼承官爵。

令狐熙

熙字長熙。性嚴重，有雅量，雖在私室，終日儼然。不妄通賓客，凡所交結，必一時名士。博覽群書，尤明《三禮》，善騎射，頗知音律。起家以通經爲吏部上士，轉夏官府都上士，俱有能名。以母憂去職，殆不勝喪。其父戒之曰："大孝在於安親，義不絶嗣。吾今見存，汝又隻立，何

令狐熙字長熙。性情嚴肅莊重，氣度不凡，即使在自己家中，也是終日矜持恭肅。不隨便與賓客來往，凡所結交的人，必定是當時的名士。博覽群書，最爲通曉《三禮》，善於騎射，頗懂音律。從家中出來做官以精通經典任吏部上士，改任夏官府都上士，都有能幹的名聲。因喪母離職，幾乎不能承受母親亡故的打擊。他父親告誡他說："大孝表現在讓亡母安息，合宜的行爲是

得過爾毀頓，貽吾憂也?”熙自是稍加饘粥。服闋，除少駕部。復丁父憂，非杖不起。人有聞其哭聲，莫不爲之下泣。

不斷絶後嗣。我如今還活着，你又獨生無兄弟，怎能過分哀傷委頓，給我留下憂慮呢?”令狐熙從此稍稍進食稠粥。服喪期滿，授任少駕部。又爲父親守喪，没有拐杖支不起身。人們聽見他的哭聲，無不爲此落淚。

河陰之役，詔令墨衰從事，授職方下大夫，襲彭陽縣公。及武帝平齊，以留守功，進位儀同。歷司勛、吏部二曹中大夫，甚有當時譽。隋文帝受禪之際，熙以本官行納言事。尋除司徒左長史，加上儀同，進爵河南郡公。時吐谷渾寇邊，以行軍長史從元帥元諧討之，以功進上開府。

河陰之戰，詔令令狐熙穿着黑色喪服履行職事，任職方下大夫，承襲彭陽縣公。到武帝平定北齊時，因留守功績，升任儀同。歷任司勛、吏部二曹中大夫，當時很有聲譽。隋文帝接受禪讓的時候，令狐熙以原官身份行納言職事。不久授任司徒左長史，加授上儀同，進升爵位河南郡公。當時吐谷渾侵犯邊境，以行軍長史身份隨元帥元諧征討，因功升任上開府。

後拜滄州刺史，在職數年，風教大洽，稱爲良二千石。開皇四年，上幸洛陽。熙來朝，吏人恐其遷，悲泣於道。及還，百姓出境迎謁，歡叫盈路。在州獲白烏、白獐、嘉麥，甘露降於庭前柳樹。八年，徙爲河北道行臺度支尚書。吏人追思，相與立碑頌德。及行臺廢，累遷鴻臚卿。後以本官兼吏部尚書，往判五曹尚書事，號爲明幹。上甚任之。及上祠太山，還次汴州，惡其殷盛，多有奸俠，以熙爲汴州刺史。下車，禁游食，抑工商，人有向衔開門者杜之，船客停於郭外，星居者勒爲聚落，僑人逐令歸本，其有滯獄，并决遣之，令行禁止。上聞而嘉之，顧侍臣曰:“鄴都，天下難臨處，敕相州刺史豆盧通，令習熙法。”其年來朝，考績爲天下之最。賜帛三百匹，頒告天下。

後來授任滄州刺史，在職的幾年中，教化大爲普及，被稱爲良二千石。開皇四年，皇上前往洛陽。令狐熙來朝見，吏民擔心他調任，悲泣於路途。到他返回時，百姓出境迎接拜見，歡呼聲充滿道路。在州中時獲取白烏、白獐、嘉麥等瑞物，甘露降於庭前的柳樹上。八年，改任河北道行臺度支尚書。吏民追念，一同立碑稱頌他的恩德。到行臺廢除後，多次升任爲鴻臚卿。後來以原官身份兼吏部尚書，去判五曹尚書的職事，有精明能幹的名聲。皇上十分信任他。到皇上祭祠泰山時，返回停駐汴州，討厭汴州富足，作奸行俠之事多有發生，便任命令狐熙爲汴州刺史。令狐熙剛到任，禁止不務農而食，抑制工商業，杜絶人們朝街道開門面，船客阻止於城外上岸，勒令散居的民户合成聚落，驅使僑民返回本籍，那些久拖未决的案件，都審結而將案犯發遣，令行禁止。皇上獲悉後很贊賞令狐熙的做法，看着侍臣説:“鄴都，天下難以任官理事的地方，敕令相州刺史豆盧通，使他學習令狐熙的方法。”這一年令狐熙來朝見皇帝，考核政績爲天下之最。賜予三百匹帛，通告全國。

以嶺南夷數起亂，徵拜桂州總管、十七州諸軍事，許以便宜從事，刺史已下官，得承制補授，給帳内五百人。賜帛五百匹，發傳送其家累，改封武康郡公。熙至部，大弘恩信。

因嶺南夷多次作亂，徵入授任令狐熙爲桂州總管、十七州諸軍事，准許他隨機自行决斷處置，刺史以下官吏，可以秉承皇帝旨意補授，給予軍帳内侍衛五百名。賞賜五百匹帛，派遣傳車運送他的家中人口，改封爲武康郡公。令狐熙來

其溪洞渠帥更相謂曰："前總管皆以兵威相脅，今者乃以手教相諭，我輩其可違乎！"於是相率歸附。先是州縣生梗，長吏多不得之官，寄政於總管府。熙悉遣之，爲建城邑，開設學校，人夷感化焉。

到統屬區域，廣施恩德信義。那些溪洞首領互相告知道："前總管都以武力相威脅，現總管却用親筆文書來告諭，我們怎能違背呢！"於是相率歸順。此前州縣地方未曾開化，長官佐吏大多不能赴任，他們寄身於總管府中處理政事。令狐熙將他們一概遣出，爲州縣營建城邑，開設學校，百姓和夷族得以感化。

時有甯猛力者，與陳後主同日生，自言貌有貴相，在陳世已據南海。平陳後，文帝因而撫之，即拜安州刺史。然驕倨恃險，未常參謁。熙手書諭之，申以交友之分。其母有疾，熙復遺以藥。猛力感之，詣府請謁，不敢爲非。熙以州縣多有同名，於是奏改安州爲欽州，黄州爲峰州，利州爲智州，德州爲驩州，東寧州爲融州。上皆從之。在職數年，上表以年老疾患，請解所任。優詔不許，賜以醫藥。

當時有個叫甯猛力的，與陳後主同日出生，自稱形貌有貴人之相，在陳朝時已據有南海。平定陳朝後，文帝隨即加以安撫，便授任他爲安州刺史。然而此人傲慢且倚仗險要，不曾參拜謁見。令狐熙以親筆信曉諭他，申述交友的情分。他的母親患病，令狐熙又贈送藥物。猛力爲此感動，前往府衙求見，不敢爲非作歹。令狐熙因州縣多有同名的情形，於是呈奏改安州爲欽州，黄州爲峰州，利州爲智州，德州爲驩州，東寧州爲融州。皇上都聽從了。在職數年遞上奏表稱因年老生病，請求解除所任官職。頒下優詔不予批准，賜以醫藥。

熙奉詔令交州渠帥李佛子入朝，佛子欲爲亂，請至仲冬上道。熙意在羈縻，遂從之。有人詣闕，訟熙受佛子賂而捨之。上聞。佛子反問至，上大怒，以爲信然，遣使鎖熙詣闕。熙性素剛，鬱鬱不得志，行至永州，憂憤病卒。上怒不解，没其家財。及行軍總管劉方禽佛子送京師，言熙實無贓。上悟，乃召其四子聽仕。少子德棻最知名。

令狐熙奉詔命令交州首領李佛子入朝，佛子想要作亂，請求到仲冬時啓程。令狐熙的意圖在於羈縻佛子，就聽從了他的請求。有人前往朝廷，狀告令狐熙接受佛子賄賂而放開他不管。皇上獲悉。佛子反叛的傳聞到來，皇上大怒，認爲狀告他受賄事確實，遣使拘繫令狐熙前往朝廷。令狐熙素來性情剛强，愁悶不得志，行進至永州，憂憤而病逝。皇上怒氣不消，没收了他的家産。到行軍總管劉方擒獲佛子送到京師時，佛子供稱令狐熙實際没有贓證。皇上醒悟，於是召他的四個兒子聽候任職。小兒子令狐德棻最知名。

令狐休

整弟休，幼聰敏，有文武材用。與整同起兵逐張保，授帥都督。後爲中外府樂曹參軍。時諸功臣多爲本州刺史。晋公護謂整曰："以公勛望，應得本州，但朝廷藉公委任，無容遠出。然公一門之内，須有衣錦之榮。"乃以休爲敦煌郡守。在郡十餘年，甚有政績。卒於合州刺史。

令狐整之弟令狐休，幼時聰穎機敏，具備文武才幹。與令狐整一同起兵驅逐張保，任帥都督。後來任中外府樂曹參軍。當時諸功臣大多擔任本州刺史。晋公宇文護對令狐整説："憑您的功績名望，應當得到本州，但朝廷要藉重您委以大任，不容您遠出京師。然而您一門之内，須享有顯貴之榮。"於是授任令狐休爲敦煌郡守。在郡十多年，做出了很多政績。去世於合州刺史任

唐永

唐永，北海平壽人也。本居晉昌之冥安縣，晉亂，徙於丹楊。祖揣，始還魏，官至北海太守，因家焉。父倫，青州刺史。

永身長八尺，少耿介，有將帥才，讀《班超傳》，慨然有萬里之志。正光中，爲北地太守，當郡别將。俄而賊將宿勤明達、車金雀等寇郡境，永擊破之，境内稍安。永善馭下，士人競爲之用。臨陣常著帛裙襦，把角如意以指麾處分，辭色自若。在北地四年，與賊數十戰，未嘗敗北。時人語曰："莫陸梁，恐爾逢唐將。"永所營處，至今猶稱唐公壘也。行臺蕭寶夤表永爲南豳州刺史，夷人送故者，莫不垂淚，當路遮留，隨數日，始得出境。

大統元年，拜東雍州刺史，尋加衛將軍，封平壽伯。卒，贈司空公。永性清廉，家無蓄積，妻子不免飢寒，世以此稱之。

子陵，少習武藝，頗閑吏職，位大都督、應州刺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陵子悟，美風儀，博涉經史，文咏可觀。周大象中，頗被宣帝任遇，位至内史下大夫、漢陽公。隋文帝得政，廢於家而卒。陵弟瑾。

唐瑾

瑾字附璘。性温恭，有器量，博涉經史，雅好屬文。身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偉。年十七，周文聞其名，乃貽永書曰："聞公有二子，曰陵、曰瑾，陵從横多武略，瑾雍容富文雅，可并遣入朝，孤欲委以文武之任。"因召拜尚書員外郎、相府記室參軍

上。

唐永，是北海平壽人。原居住在晉昌的冥安縣，晉亂時，遷徙到丹楊。祖父唐揣，纔回歸北魏，官位做到北海太守，於是居住此地。父親唐倫，任青州刺史。

唐永身高八尺，年輕時正直守志，具備將帥才能，閱讀《班超傳》，激昂而立下高遠志向。正光年間，任北地太守，并擔當郡别將。不久賊將宿勤明達、車金雀等侵犯郡境，唐永打敗了他們，境内漸漸安寧。唐永善於控御部下，士人争相被他任用。臨陣時常穿着帛製袍裙短衣，手握角質如意來指揮調度，言語容貌鎮定自若。在北地四年，與賊交戰幾十次，不曾敗北。當時人告誡道："莫囂張，你當心碰上唐將軍。"唐永所駐軍處，至今仍稱爲唐公壘。行臺蕭寶夤上表朝廷任命唐永爲南豳州刺史，夷民前來送别故人的，無不落淚，擋在路途挽留，跟隨數天，唐永纔得以出境。

大統元年，拜東雍州刺史，不久加授衛將軍，封爲平壽伯。去世，贈官司空公。唐永性格清正廉潔，家無積蓄，妻兒不免遭受飢寒，世人因此稱贊他。

兒子唐陵，年輕時通曉武藝，對百官職事頗爲熟習，任大都督、應州刺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唐陵的兒子唐悟，風度儀表俊美，廣泛閲覽經史，文章詩歌優美。北周大象年間，頗受宣帝信任優待，官位至内史下大夫、漢陽公。隋文帝取得政權，被罷免於家中而去世。唐陵的弟弟是唐瑾。

唐瑾字附璘。性情温和恭謙，有器識度量，廣泛涉獵經史，素來喜好寫文章。身高八尺二寸，儀表很魁梧。十七歲時，周文得知他的名聲，就寫信給唐永説："聽説您有兩個兒子，名叫唐陵、唐瑾，唐陵奔放頗有軍事謀略，唐瑾從容富於藝文禮樂，可以一同送入朝中，我將要委任他們文武職事。"於是召入授任尚書員外郎、

事。軍書羽檄，瑾多掌之。從破沙苑，戰河橋，并有功，封姑臧縣子。累遷尚書右丞、吏部郎中。于時魏室播遷，庶務草創，朝章國典，瑾并參之。遷户部尚書，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賜姓宇文氏。

時燕公于謹，勛高望重，朝野所屬。白周文，言瑾學行兼修，願與之同姓，結爲兄弟，庶子孫承其餘論，有益義方。周文嘆異者久之，更賜瑾姓万紐于氏。謹乃深相結納，敦長幼之序；瑾亦庭羅子孫，行弟侄之敬。其爲朝望所宗如此。進爵臨淄縣伯。轉吏部尚書，銓綜衡流，雅有人倫之鑒。以父憂去職，尋起令視事。時六尚書皆一時之秀，周文自謂得人，號爲六俊，然瑾尤見器重。

于謹南伐江陵，以瑾爲元帥府長史，軍中謀略，多出瑾焉。江陵既平，衣冠仕伍，并没爲僕隸。瑾察其才行有片善者，輒議免之，賴瑾獲濟者甚衆。時論多焉。及軍還，諸將多因虜掠，大獲財物。瑾一無所取，唯得書兩車，載之以歸。或白周文曰："唐瑾大有輜重，悉是梁朝珍玩。"周文初不信之，然欲明其虚實，密遣使檢閱之，唯見墳籍而已。乃嘆曰："孤知此人來二十許年，明其不以利干義。向若不令檢視，恐常人有投杼之疑。孤所以益明之耳。凡受人委任當如此也。"論平江陵功，進爵爲公。

六官建，授禮部中大夫。出爲蔡州刺史，歷拓州、硤州，所在皆有德化，人吏稱之。轉荆州總管府長史。入爲吏部中大夫，歷御正、納言、内史中大夫。曾未十旬，遂遷四職，搢紳咸以爲榮。久之，除司宗中大夫，

相府記室參軍事。兵書檄文，多由唐瑾掌管。隨周文攻克沙苑，征戰河橋，都有功，封爲姑臧縣子。多次遷升任尚書右丞、吏部郎中。此時魏室流離遷徙，各項事務在草創之中，朝廷章程和國家典制，唐瑾都參與制定。升任户部尚書，官位升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賜姓宇文。

當時燕公于謹，功高望重，是朝野矚望的人物。他稟告周文，説唐瑾學問品行兼修，願意與他同姓，結拜爲兄弟，希望自己的子孫繼承他的餘論，有益於做人的正道。周文久久地驚嘆，再賜唐瑾姓万紐于。于謹就與唐瑾深加結交，守長幼之序；唐瑾也當庭召集子孫，向于謹行後輩之禮。唐瑾被朝中名臣所推崇到如此程度。進升爵位臨淄縣伯。改任吏部尚書，選拔考核評定等次，素有辨别人品的鑒察能力。因守父喪離職，不久起用，命令治理政事。當時六尚書都是世上的優異人才，周文自認爲得人，稱他們爲六俊，而唐瑾最受器重。

于謹南征江陵，任用唐瑾爲元帥府長史，軍中謀略，大多出自唐瑾。江陵平定後，不論官紳仕伍，都籍没爲奴僕。唐瑾觀察他們中才德稍有可取之處的，就主張加以赦免，依賴唐瑾而獲得救助的人非常多。當時輿論對此表示贊揚。到班師時，諸將大都趁機擄掠，繳獲大量財物。唐瑾一無所得，僅僅獲取兩車書籍，裝載而歸。有人報告周文説："唐瑾有大批輜重，全是梁朝珍貴的玩賞物。"周文起初不信，然而想要證明事情真假，就暗派使者加以檢查，衹見典籍而已。於是嘆道："我瞭解此人約有二十多年，知道他不以利犯義。假如不令人檢查，恐怕常人因謡言衆多而動摇了對最親近者的信心而産生懷疑。我因此更清楚了。凡受人委任就應當如唐瑾這樣。"論平定江陵功勞，進升爵位爲公。

六官設置時，授任禮部中大夫。外任爲蔡州刺史，歷任拓州、硤州職事，所到之處都以德感化部屬，吏民加以稱頌。改任荆州總管府長史。召入任吏部中大夫，歷任御正、納言、内史中大夫。不到百日，就調任四職，士大夫都以此爲榮。過了很長時間，授任司宗中大夫，兼内史。

兼内史。尋卒于位。贈小宗伯，謚曰方。

不久死於任上。贈官小宗伯，謚號爲方。

瑾性方重，有風格，退朝休假，恒著衣冠以對妻子，遇迅雷風烈，雖閑夜晏寢，必起，冠帶端笏危坐。又好施與，家無餘財，所得禄賜，常散之宗族，其尤貧乏者，又割膏腴田宅以振之。所留遺子孫者，并墝埆之地。朝野以此稱之。撰《新儀》十篇，所著賦、頌、碑、誄二十餘萬言。孫大智嗣。

唐瑾性格正直持重，有風度，退朝休假，常穿戴着衣冠來面對妻兒，逢迅雷風烈時，即使是深夜晚睡，也一定起床，戴冠束帶手持笏板正身而坐。又好施捨，家無餘財，所得俸禄賞賜，常分發給宗族，其中尤爲貧困的，又分出沃田房宅來救濟他們。所遺留給子孫的，都是瘠薄的土地。朝野因此贊揚他。撰著《新儀》十篇，所作的賦、頌、碑、誄二十多萬字。孫子唐大智繼承官爵。

唐令則

瑾次子令則，性好篇章，兼解音律，文多輕艷，爲時人所傳。天和初，以齊馭下大夫使於陳。大象中，官至樂部下大夫。仕隋，位太子左庶子。皇太子勇廢，被誅。

唐瑾的次子令則，生性愛好詩文著作，兼通音律，文詞大多輕柔華美，被當時的人所傳頌。天和初，以齊馭下大夫的身份出使陳朝。大象年間，官位做到樂部下大夫。在隋任官，任太子左庶子。皇太子楊勇遭廢黜，令則被處死。

柳敏

柳敏字白澤，河東解縣人，晋太常純之七世孫也。父懿，魏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汾州刺史。

柳敏字白澤，河東解縣人，是晋朝太常柳純的七世孫。父親柳懿，北魏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汾州刺史。

敏九歲而孤，事母以孝聞。性好學，涉獵經史，陰陽卜筮之術，靡不習焉。年未弱冠，起家員外散騎侍郎。累遷河東郡丞。朝議以敏之本邑，故有此授。敏雖統御鄉里，而處物平允，甚得時譽。及周文剋復河東，見而器異之，乃謂之曰："今日不喜得河東，喜得卿也!"即拜丞相府參軍事。

柳敏九歲時父親去世，侍奉母親以孝順聞名。本性好學，涉獵經典史籍，陰陽卜筮之術無不熟習。年齡不到二十，自家中起用爲員外散騎侍郎。多次升遷任河東郡丞。朝廷商議把柳敏派往本鄉，因此有這項任命。柳敏雖統領家鄉，而辦事公允，很得當世的贊譽。到周文攻克收復河東時，見到他既器重又驚奇，就對他説："今日不爲得河東欣喜，爲得到您欣喜啊！"當即授任丞相府參軍事。

俄轉户曹參軍，兼記室。每有四方賓客，恒令接之，爰及吉凶禮儀，亦令監綜。又與蘇綽等修撰新制，爲朝廷政典。遷禮部郎中，封武城縣子，加帥都督，領本鄉兵。俄進大都督。遭母憂，居喪，旬日之間，鬢髮半白。尋起爲吏部郎中，毁瘠過禮，杖而後起。周文見而嘆異之，特加廪賜。及尉遲迥伐蜀，以敏爲行軍司

不久改任户曹參軍，兼記室。每當有四方賓客，常命令他來接待，以至涉及吉凶禮儀，也命令他監管。又與蘇綽等修撰新的制度，作爲朝廷的政典。調任禮部郎中，封爲武城縣子，加授帥都督，統領本鄉兵士。不久升任大都督。逢母親去世，守喪，十日之間，鬢髮半白。不久起用爲吏部郎中，哀傷羸瘦超出常禮，扶杖纔能起身。周文見到而驚嘆，特給予糧食賞賜。到尉遲迥征蜀時，任命柳敏爲行軍司馬，軍中策劃謀略，都

馬，軍中籌略，并以委之。益州平，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遷尚書，賜姓宇文氏。六官建，拜禮部中大夫。

周孝閔帝踐阼，進爵爲公。又除河東郡守，尋復徵拜禮部。出爲郢州刺史，甚得物情。及將還朝，夷夏士人，感其惠政，并齎酒肴及物產候之於路。敏乃從他道而還。復拜禮部，後改禮部爲司宗，仍以敏爲之。

敏操履方正，性又恭勤，每日將朝，必夙興待旦。又久處臺閣，明練故事，近儀或乖先典者，皆案據舊章，刊正取中。遷小宗伯，監修國史。轉小司馬，又監修律令。進位大將軍，出爲鄜州刺史，以疾不之部。武帝平齊，進爵武德郡公。敏自建德以後，寢疾積年，武帝及宣帝并親幸其第問疾焉。開皇元年，進位上大將軍、太子太保。其年卒。贈五州諸軍事、晉州刺史。臨終戒其子等，喪事所須，務從簡約。其子等并涕泣奉行。少子昂。

柳昂 柳調

昂字千里。幼聰穎有器識，幹局過人。周武帝時，爲內史中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賜爵文城郡公，當途用事，百僚皆出其下。昂竭誠獻替，知無不爲，謙虛自處，未嘗驕物，時論以此重之。武帝崩，受遺輔政，稍被宣帝疏，然不離本職。隋文帝爲丞相，深自結納。文帝以爲大宗伯。拜日，遂得偏風，不能視事。文帝受禪，疾愈，加上開府，拜潞州刺史。昂見天下無事，上表請勸學行禮。上覽而善之，優詔答昂，自是天下州縣皆置博士習禮焉。昂在州，甚有惠政，卒官。

子調，歷秘書郎、侍御史。左僕

委托給他。益州平定，進升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授侍中，升任尚書，賜姓宇文。六官設置時，授任禮部中大夫。

周孝閔帝即位，進升爵位爲公。又授任河東郡守，不久又召入拜授禮部職事。外任爲郢州刺史，很得衆望。到即將返回朝廷時，夷夏士民感激他的德政，紛紛帶着酒菜及物產等候在路上。柳敏却經過别的道路返回。又授任禮部職事，後把禮部改爲司宗，仍以柳敏擔任。

柳敏操行方正，性格又恭敬勤勉，每當白天要上朝，一定早早起床等待天明。又長期在尚書官署任職，精通舊有的典章制度，新近所定的儀制中有違背原先典章的，都考據舊制，加以刊誤取正。升任小宗伯，監修國史。調任小司馬，又監修律令。進升大將軍，出任鄜州刺史，因患病没有赴任。武帝平定北齊，進升爵位爲武德郡公。柳敏自建德以後，多年卧病在床，武帝及宣帝都曾親往他的府第探視病情。開皇元年，進升上大將軍、太子太保。這一年去世。贈授五州諸軍事、晉州刺史。臨終告誡自己的兒子等人，辦理喪事所需要的，務必要儉約。他的兒子等人都哭泣着照辦。小兒子柳昂。

柳昂字千里。幼年聰穎有器量見地，才能氣度超出常人。周武帝時，任內史中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賜爵爲文城郡公，掌權執政，百官都出於其下。柳昂竭誠諍言進諫，所知無不去實行，持守自身謙虛，不曾怠慢衆人，當時的輿論因此推崇他。武帝崩，接受遺命輔佐政事，漸漸被宣帝疏遠，然而未離原職。隋文帝爲丞相時，親自深加結交。文帝任命爲大宗伯。授任職務那天，竟患了偏風病，不能理事。文帝接受禪位時，病愈，加授上開府，授任潞州刺史。柳昂見天下太平，呈上奏表請求勸勉學習推行禮教。皇上閲後而認爲建議很好，頒下優詔回覆柳昂，從此天下州縣都設置博士教習禮儀。柳昂在州中，很有德政，去世於任上。

兒子柳調，歷任秘書郎、侍御史。左僕射楊

射楊素嘗於朝堂見調，因獨言曰："柳條通體弱，獨搖不須風。"調斂版正色曰："調信無取，公不當以爲侍御；信有可取，不應發此言。公當具瞻之地，樞機何可輕發！"素甚奇之。煬帝嗣位，累遷尚書左司郎中。時王綱不振，朝士多贓貨，唯調清素守常，爲時所美，然幹用非其所長。

素曾在朝堂上見到柳調，就獨自說道："柳條全身柔弱，自行搖擺不須風。"柳調收起笏板表情嚴肅地說："柳調確實無可取之處，您就不應該任用爲侍御史；確有可取的話，您就不應該說這樣的話。您處在三公的職位，朝廷的機要位置怎能輕易說話！"楊素對此非常驚異。煬帝繼位，多次升任尚書左司郎中。當時朝廷綱紀不振，朝中士大夫大多貪贓受賄，惟有柳調清白守法，被當世所贊美，然而才幹能力非其所長。

王士良

王士良字君明，其先太原晉陽人也。後因晉亂，避地凉州。魏太武平沮渠氏，曾祖景仁歸魏，爲敦煌鎮將。祖公禮，平城鎮司馬，因家於代。父延，蘭陵郡守。

士良少修謹，不妄交游。孝莊末，尒朱仲遠啓爲府參軍事。歷大行臺郎中、諫議大夫，封石門縣男。後與紇豆陵步藩交戰，軍敗，爲藩所禽，遂居河右。僞行臺紇豆陵伊利欽其才，擢授右丞，妻以孫女。士良既爲姻好，便得盡言，遂曉以禍福，伊利等即歸附。朝廷嘉之。太昌初，進爵晉陽縣子，尋進爵琅邪縣侯，授太中大夫、右將軍。出爲殷州車騎府司馬。

東魏徙鄴之後，置京畿府，專典兵馬。時齊文襄爲大都督，以士良爲司馬，領外兵參軍。尋遷長史，加安西將軍，徙封符壘縣侯。武定初，除行臺右中兵郎中，又轉大將軍府屬、從事中郎，仍攝外兵事。王思政鎮潁川，齊文襄率衆攻之，授士良大行臺左丞，加鎮西將軍，進爵爲公，令輔其弟演於并州居守。

齊文宣即位，入爲給事黄門侍郎，領中書舍人，仍總知并州兵馬事，加征西將軍，别封新豐縣子。俄除驃騎將軍、尚書吏部郎中。文宣自

王士良字君明，他的先輩是太原晉陽人。後因晉朝發生變亂，避禍遷往凉州。魏太武平定沮渠氏，曾祖景仁歸附北魏，任敦煌鎮將。祖父公禮，任平城鎮司馬，因而居家於代。父親王延，任蘭陵郡守。

士良年輕時修身謹慎，不胡亂結交朋友。孝莊末，尒朱仲遠啓用爲府參軍事。歷任大行臺郎中、諫議大夫，封爲石門縣男。後來與紇豆陵步藩交戰，兵敗，被紇豆陵步藩所擒，於是居住在河西。僞行臺紇豆陵伊利欽佩他的才能，提升他爲右丞，將孫女嫁給他爲妻。士良既已成爲姻親，就得以直言相勸，於是曉諭以禍福，伊利等隨即歸附。朝廷嘉奬了他。太昌初，進升爵位爲晉陽縣子，不久進升爵位爲琅邪縣侯，授任太中大夫、右將軍。外任爲殷州車騎府司馬。

東魏遷鄴之後，設置京畿府，專門典掌兵馬。當時齊文襄任大都督，命令士良爲司馬，領外兵參軍。不久升任長史，加授安西將軍，改封符壘縣侯。武定初，授任行臺右中兵郎中，又改任大將軍府屬、從事中郎，仍攝外兵事。王思政鎮守潁川，齊文襄率兵衆進攻，授任士良爲大行臺左丞，加授鎮西將軍，進升爵位爲公，命令他輔助其弟高演駐守於并州。

齊文宣即位時，召入任給事黄門侍郎，領中書舍人，并全面主持并州兵馬事，加授征西將軍，另封新豐縣子。不久授任驃騎將軍、尚書吏部郎中。文宣自晉陽前往鄴宫，又命令士良任尚

晋陽赴鄴宫，復以士良爲尚書左丞，統留後事。仍遷御史中丞，轉七兵尚書。未幾，入爲侍中，轉殿中尚書。頃之，復爲侍中、吏部尚書。士良少孤，事繼母梁氏以孝聞。及卒，居喪合禮。文宣尋起令視事，士良屢表陳誠，再三不許，方應命。文宣見其毁瘠，乃許之。因此卧疾歷年，文宣每自臨視。疾愈，除滄州刺史。乾明初，徵還鄴，授儀同三司。孝昭即位，遣三道使搜揚人物。士良與尚書令趙郡王高叡、太常卿崔昂分行郡國，但有一介之善者，無不以聞。齊武成初，除太子少傅、少師，復除侍中，轉太常卿，尋加開府儀同三司。出爲豫州道行臺、豫州刺史。

保定四年，晋公護東伐，權景宣以山南兵圍豫州，士良舉城降。授大將軍、小司徒，賜爵廣昌郡公。尋除荆州總管，行荆州刺史。復入爲小司徒。俄除鄜州刺史，轉荆州刺史。建德六年，授并州刺史。士良去鄉既久，忽臨本州，耆老故人，猶有存者，遠近咸以爲榮。加授上大將軍，以老病乞骸骨，優詔許之。開皇元年卒，時年八十二。

子德衡，大象末，儀同大將軍。

論曰：昔陽貨外叛，庶其竊邑，而《春秋》譏之；韓信背項，陳平歸漢，而史遷美之。蓋以運屬既安，君道已著，則徇利忘德者罪也；時逢擾攘，臣禮未備，則轉禍爲福者可也。崔彦穆、楊纂、段永等昔在山東，沈淪下位，并以羈旅之士，遑回於燕雀之伍，終佩龜組，可謂見機者乎。令狐整幹用確然，雅望重於河右，處州里則勛著方隅，升朝廷則績宣出内，而畏避權寵，克保終吉，不然何以自

書左丞，總管留後事。再調任御史中丞，改任七兵尚書。不久，召入任侍中，改任殿中尚書。過不多久，又任侍中、吏部尚書。士良少年喪父，侍奉繼母梁氏以孝順聞名。到梁氏去世時，士良按照禮制守喪。文宣不久起用士良命令他治理政事，士良多次上表陳述居喪的誠意，再三不予批准，纔接受命令。文宣見士良因哀傷而羸瘦，就同意了他居喪的請求。因此卧病歷年，文宣常親往探視。病愈，授任滄州刺史。乾明初，徵召回鄴，授任儀同三司。孝昭即位，派遣三路使者訪求推舉人物。士良與尚書令趙郡王高叡、太常卿崔昂分頭巡視郡國，衹要有一點長處的，無不報告朝廷。北齊武成帝初年，授任太子少傅、少師，又授任侍中，改任太常卿，不久加授開府儀同三司。外任爲豫州道行臺、豫州刺史。

保定四年，晋公宇文護東征，權景宣率山南兵馬包圍豫州，士良帶領全城投降。授任大將軍、小司徒，賞賜爵位廣昌郡公。不久授任荆州總管，行荆州刺史。又召入任小司徒。不久授任鄜州刺史，調任荆州刺史。建德六年，授任并州刺史。士良離開家鄉已久，忽然身臨本州，受人尊重的老人和故舊朋友，還有活着的，不論遠近都引以爲榮。加授上大將軍，以老病爲理由請求退職，朝廷頒下優詔予以批准。開皇元年去世，時年八十二歲。

兒子德衡，大象末，任儀同大將軍。

論曰：往昔陽貨外附反叛，庶其竊據城邑，而《春秋》加以譏諷；韓信背棄項羽，陳平歸附漢王，而史官司馬遷加以贊美。因爲命運的歸屬已定，君主的道統已明，那麽捨身求利忘却道德的人是罪惡的；時局遭際紛亂，人臣之禮不具，那麽轉禍爲福的人是值得肯定的。崔彦穆、楊纂、段永等人往昔在山東，沉淪於卑下地位，都以漂泊之士，徘徊於燕雀之列，最終佩上了高官印綬，可以稱作見機行事的人。令狐整才幹能力實在，美好的聲望在河西影響深遠，身處地方則功勛顯示於邊境四隅，登臨朝廷則政績展現於朝

致顯名而取高位也。熙歷職流譽，風政克舉，雖古之循吏，亦何以加玆，而毫厘爲爽，丘山成過，唯命也夫！唐永良能之名，所在著美，清白之譽，顯於累職，所謂幹能之士也。瑾、敏并挺杞梓之林，蘊瑚璉之器，博觀載籍，多識舊章，固乃國之名臣，時之領袖，周無君子，斯焉取斯。王士良之仕于齊，職居卿牧，而失忠與義，臨難苟免，其背叛之徒歟！

野，而畏避權貴寵幸之臣，能保住終身吉利，不然用什麽自致顯名而取高位呢。令狐熙歷經職任流傳稱譽，教化政事都有成就，即使古代的良吏，也怎能過此，而毫厘小事爲違忤，丘山大事就成了罪過，這衹是命啊！唐永良能的名聲，所在任之處都標舉其美善，清白的贊譽，他屢次供職時都完全顯示出來，是所謂能幹的士人吧。唐瑾、柳敏一起挺立於優秀人才之林，蘊蓄堪當大任的器度，博覽典籍，多通前代典章制度，本是國家的名臣，時代的表率，北周無君子，這裏衹能選取這幾人。王士良在北齊做官，位居朝臣和刺史，却喪失忠與義，面臨危難苟且偷生，大概是背叛之徒吧！

北史卷六十八

列傳第五十六

豆盧寧（子）勣（孫）毓　楊紹（子）雄　王雅（子）世積
韓雄（子）禽　賀若敦（子）弼（弟）誼

豆盧寧

豆盧寧，字永安，昌黎徒何人。其先本姓慕容氏，燕北地王精之後也。高祖勝，以燕。皇始初歸魏，授長樂郡守，賜姓豆盧氏。或云北人謂歸義爲"豆盧"，因氏焉，又云避難改焉，未詳孰是。父萇，魏柔玄鎮將，有威重，見稱於時。武成中，以寧勳，追贈柱國大將軍、少保、涪陵郡公。

寧少驍果，有志氣，身長八尺，美姿容，善騎射。魏永安中，以別將隨尒朱天光入關。以破万俟醜奴功，賜爵靈壽縣男。嘗與梁企定遇於平凉川，相與肄射，乃相去百步縣莎草以射之，七發五中。企定服其能，贈遺甚厚。天光敗，從侯莫陳悦。及周文討悦，寧與李弼來歸。

孝武西遷，以奉迎勳，封河陽縣伯，後進爵爲公。從禽竇泰，復弘農，破沙苑，除衛大將軍、兼大都督。大統七年，從于謹破稽胡帥劉平伏於上郡。及梁企定反，以寧爲軍司，監隴右諸軍事。賊平，進位侍中、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九年，從周文迎高仲密，與東

豆盧寧，字永安，是昌黎徒何人。他的祖先本來姓慕容氏，是前燕北地王慕容精的後代。高祖慕容勝本供職前燕，皇始初年歸附魏國，授以長樂郡守，賜姓豆盧氏。有的説北方人把歸附正義稱作"豆盧"，於是以它爲氏。又有的人説是因爲避難而改的，到底哪種正確不得而知。父親豆盧萇，是魏國柔玄的統帥，威嚴持重，被當時人所稱道。武成年間，因豆盧寧有特殊功勛，追贈爲柱國大將軍、少保和涪陵郡公。

豆盧寧年少時驍勇果敢，心存志氣。他身高八尺，姿容瀟灑美麗，擅長騎馬射箭。魏永安年間，他以別將的身份跟隨尒朱天光入關。因擊敗万俟醜奴有功，被賜以靈壽縣男爵。有一次，他在平凉川遇見梁企定，兩人相互練習射箭，在相距百步的地方懸挂一莎草作箭靶，豆盧寧七發五中。企定佩服他的射技，贈予他豐厚的財物。尒朱天光失敗後，他跟隨侯莫陳悦。當周文討伐侯莫陳悦時，豆盧寧便與李弼前來歸附。

魏孝武西遷，豆盧寧因奉迎有功，封爲河陽縣伯，後來又進爵爲公。後隨從孝武擒獲竇泰，收復弘農，攻破沙苑，授任衛大將軍、兼大都督。大統七年，跟從于謹在上郡擊敗稽胡頭領劉平伏。當梁企定謀反時，任命豆盧寧爲軍司，統領隴右諸軍事。平定叛軍後，晋升爲侍中、使持節、驃騎大將軍和開府儀同三司。大統九年，跟從周文迎高仲密歸來，在芒山與東魏展開了大

魏戰於芒山。還左衛將軍，進爵范陽郡公。十六年，拜大將軍。羌帥傍乞鐵忽及鄭五醜等反叛，寧討平之。恭帝二年，改封武陽郡公，遷尚書右僕射。周孝閔帝踐祚，授柱國大將軍。武成初，出爲同州刺史。還大司寇，進封楚國公，邑萬户，別食鹽亭縣一千户，收其租賦。保定四年，授岐州刺史。屬大兵東討，寧輿疾從軍。薨於同州。贈太保、十州諸軍事、同州刺史，謚曰昭。

初，寧未有子，養弟永恩子勣。及生子讚，親屬皆請讚爲嗣。寧曰："兄弟之子猶子也，吾何擇焉。"遂以勣嗣。時以此多之。及寧薨，勣襲爵。

豆盧勣

勣，字定東。生時，周文親幸寧家稱慶，時遇新破齊軍，周文因字曰定東。勣聰悟，有器局。初以勛臣子封義安縣侯。周閔帝受禪，授稍伯下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改封丹陽郡公。明帝時，爲左武伯中大夫。勣自以經業未通，請解職游露門學。帝嘉之，敕以本官就學。齊王憲納勣妹爲妃，恩禮愈厚。

武帝嗣位，渭源燒當羌因飢作亂，以勣有才略，拜渭州刺史。甚有惠政，華夷悦服，大致祥瑞。鳥鼠山俗呼爲高武隴，其下渭水所出。其山絶壁千尋，由來乏水，諸羌苦之。勣馬足所踐，忽飛泉涌出。有白烏翔止廳前，乳子而後去。有白狼見於襄武。人爲之謡曰："我有丹陽，山出玉漿。濟我人夷，神烏來翔。"百姓因號其泉曰玉漿泉。後丁父艱，毀瘁過禮。襲爵楚國公。

戰。後升任左衛將軍，晋爵范陽郡公。大統十六年，授以大將軍。羌族頭領傍乞鐵忽和鄭五醜等人叛亂，豆盧寧率軍討伐將他們平定。魏恭帝二年，改封武陽郡公，調任尚書右僕射。周孝閔帝即位，任柱國大將軍。武成初年，出任同州刺史。後升任大司寇，進封楚國公，食邑一萬户，另食邑鹽亭縣一千户，徵收他們的租賦。保定四年，任岐州刺史。適逢大軍東討，豆盧寧抱病乘車隨軍，在同州病逝。死後追封太保、十州諸軍事、同州刺史，謚號爲昭。

當初，豆盧寧没有兒子，收弟豆盧永恩的兒子豆盧勣爲養子。等到後來生了兒子豆盧讚，親屬都請他立豆盧讚爲繼承人。豆盧寧説："兄弟的兒子就猶如自己的兒子，我何必去選擇呢?"於是立豆盧勣爲繼承人。當時人們都以這件事稱贊他。等到豆盧寧死後，豆盧勣繼承他的爵位。

豆盧勣，字定東。出生時，周文帝親自到豆盧寧家慶賀，當時正好遇到剛剛擊敗齊軍，於是周文帝給豆盧勣取字爲定東。豆盧勣聰明穎悟，有器量。起初憑藉功臣兒子的身份封爲義安縣侯。周閔帝即位，任稍伯下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改封爲丹陽郡公。明帝時，任左武伯中大夫。豆盧勣自己覺得學識未能貫通，向明帝請求去職以專心學業。明帝對此比較贊賞，特詔令他帶職從學。齊王宇文憲娶豆盧勣妹爲王妃，從此豆盧勣受到的禮遇更加優厚。

武帝即位，渭源燒當羌因饑荒作亂，因爲豆盧勣富有才略，授以渭州刺史。豆盧勣到任後，推行仁惠政策，當地各族百姓心悦誠服，以致出現了吉祥的徵兆。渭州有一鳥鼠山，民間俗叫高武隴，渭水從山下流出。鳥鼠山懸崖峭壁，高達八千尺，此山向來缺水，居住在這裏的羌人深受其苦。豆盧勣騎的馬所踩到的地方，一下子涌出泉水來。一次，有一隻白色的烏鴉飛到豆盧勣的廳前，産下小鳥而後離去。又在襄武出現白狼。於是，有人作歌謡説："我們有了丹陽郡公，山涌出了玉泉。他救濟了這裏的民衆，連神烏也飛

翔到了這裏。”當地的百姓於是將那泉水叫作玉漿泉。後來豆盧勣爲父守喪，哀傷過度，損毀了身體。繼承楚國公爵位。

大象二年，累遷利州總管，尋拜柱國。隋文帝爲丞相，益州總管王謙作亂，勣嬰城固守。謙將達奚惎等攻之，起土山，鑿城爲七十餘穴，堰江以灌之。勣時戰士不過二千，晝夜相拒。經四旬，梁睿軍且至，賊解去。授上柱國，賜一子爵中山縣公。

大象二年，屢次升遷任利州總管，不久，任柱國。隋文帝任丞相時，益州總管王謙作亂，豆盧勣據城固守。王謙的部將達奚惎等前去攻打，在守城周圍壘起土山，從城下鑿了七十多個洞穴，并築堰攔江水進行灌注。當時豆盧勣守城將士不超過二千人，豆盧勣率官兵晝夜力守，抗拒敵人。四十天後，梁睿率援軍趕到，亂軍纔解圍而去。因爲此功，豆盧勣任上柱國，他的一個兒子被賜爵中山縣公。

開皇中，爲夏州總管。帝以其家貴盛，勛效克彰，後爲漢王諒納其女爲妃，恩遇彌厚。七年，追守利州功，詔食始州臨津縣邑千户。十年，以疾徵還京師，詔諸王并至勣第，中使顧問，道路不絶。卒，謚曰襄。

開皇年間，豆盧勣任夏州總管。文帝認爲他家顯貴隆盛，功勛卓著，後來爲漢王楊諒娶他的女兒爲妃，對他的禮遇也非常優厚。開皇七年，朝廷追念他守利州之功，下詔他食始州臨津縣邑一千户。開皇十年，文帝因他病重徵召他回京師，下詔各王一同到豆盧勣府第，宫中派出使者前去慰問，絡繹不絶。豆盧勣死後，謚號爲襄。

子賢嗣。位顯州刺史、大理少卿、武賁郎將。次子毓。

兒子豆盧賢爲繼承人。曾位至顯州刺史、大理少卿、武賁郎將。次子豆盧毓。

豆盧毓

毓，字道生，少英果，有氣節。漢王諒出鎮并州，毓以妃兄爲王府主簿。以征突厥功，授儀同三司。及煬帝即位，諒納諮議王頍謀作亂。毓苦諫不從，因謂其弟懿曰：“吾匹馬歸朝，自得免禍。此乃身計，非爲國也。今且僞從，以思後計。”毓兄顯州刺史賢言於帝曰：“臣弟毓素懷志節，必不從亂，但逼凶威，不能克遂。臣請從軍，與毓爲表裏，諒不足圖也。”帝許之。賢密遣家人齎敕書至毓所，與之計。諒將往介州，令毓與總管屬朱濤留守。毓與濤議拒之，濤拂衣不從，毓追斬之。時諒司馬皇甫誕以諫被囚，毓出之，與協計，及開府、盤石侯宿勤武等閉城拒諒。部

豆盧毓，字道生，年輕時英勇果斷，有氣節。漢王楊諒鎮守并州，豆盧毓憑藉王妃兄長的身份任王府主簿。因爲征討突厥有功，升任儀同三司。隋煬帝即位後，漢王楊諒采納諮議王頍的計謀，欲興兵作亂。豆盧毓苦苦勸諫，漢王没有接受，於是便對弟弟豆盧懿說：“我們自己單獨回朝，可以免去禍患。這是爲自身着想，而不是爲了國家。現在我們暫且假裝順從，以便從長計議。”豆盧毓的兄長顯州刺史豆盧賢對煬帝說：“我弟豆盧毓一向懷有志氣節操，一定不會跟隨他們作亂，衹是爲他們凶威所逼，所以纔未能逃脱。臣請求隨軍征討，與豆盧毓裏外合應，那麽，漢王是不足以擔心的。”煬帝表示許可。豆盧賢秘密派遣家人携帶皇帝的詔書到豆盧毓的住所，與他進行商議。漢王楊諒將去介州，叫豆盧毓與總管屬將朱濤留守并州。豆盧毓與朱濤

分未定，有人告諒。諒攻之，城陷，見害，時年二十八。諒平，贈大將軍，封正義縣公，謚曰愍。

商議抗拒楊諒，朱濤憤怒不從，離豆盧毓而去，豆盧毓追出將他斬首。當時漢王的司馬皇甫誕因爲進諫勸説，反對謀亂而被楊諒囚禁，豆盧毓將他放出，與他協商計議。當開府、盤石侯宿勤武等人關閉城門抗拒楊諒時，軍中部分未被豆盧毓説服的人，派人向楊諒告發。於是，楊諒率軍前來攻城，城被攻陷，豆盧毓被殺，年僅二十八歲。楊諒叛亂平定後，朝廷追贈豆盧毓爲大將軍，追封正義縣公，謚號爲愍。

子願師嗣。拜儀同三司。大業初，行新令，五等并除。未幾，帝復下詔改封雍丘侯，復以願師襲。

兒子豆盧願師爲繼承人，任儀同三司。大業初年，朝廷頒行新令，五等禄爵一同廢除。不久，煬帝又下詔改封豆盧毓爲雍丘侯，再讓豆盧願師繼承此爵。

讚以寧勋，建德初，賜爵華陰縣侯。累遷開府儀同大將軍，進爵武陽郡公。

豆盧讚因爲其父豆盧寧的功勛，在建德初年，賜爵華陰縣侯。以後屢次升遷任開府儀同大將軍，晋爵武陽郡公。

豆盧永恩

永恩少有識度，與寧俱歸周文。以迎孝武功，封新興伯。屢從征討，皆有功，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周孝閔帝踐祚，授鄯州刺史，改封沃野縣公。保定元年，入爲司會中大夫。寧封楚國公，請以先封武陽郡三千户益沃野之封，詔許焉。卒于官。贈少保，謚曰敬。子通嗣。

豆盧永恩，年輕時就有見識氣度，與兄豆盧寧一同歸附周文。因迎立孝武帝有功，封爲新興伯。後來多次隨軍征戰，每次都立有軍功，進升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周孝閔帝即位，任鄯州刺史，改封爲沃野縣公。保定元年，入朝任司會中大夫。豆盧寧封爲楚國公時，曾請求皇帝將先前所封的武陽郡三千户增加到沃野的封邑中，皇帝同意了。後來永恩死於任上。朝廷追封他爲少保，謚號爲敬。兒子豆盧通爲繼承人。

豆盧通

通，字平東，一名會，弘厚有器局。在周，以父功賜爵臨貞縣侯，改封沃野縣公。位開府、北徐州刺史。開皇初，進爵南陳郡公，尚隋文帝妹昌樂縣長公主。歷定相二州刺史、夏洪二州總管，并以寬惠稱。卒官。謚曰安。子寬嗣。

豆盧通，字平東，又名豆盧會，其人寬宏忠厚，有器量。在北周時，因爲其父有功賜臨貞縣侯爵，後改封沃野縣公。曾任開府、北徐州刺史。開皇初年，升爵爲南陳郡公，娶隋文帝妹妹昌樂縣長公主爲妻。歷任定、相二州刺史，夏、洪二州總管，都以寬厚仁惠爲世人稱道。後死於任上，謚號爲安。兒子豆盧寬繼承其禄爵。

楊紹

楊紹，字子安，弘農華陰人也。祖興，魏新平郡守。父國，中散大夫。

楊紹，字子安，弘農華陰人。祖父楊興爲魏新平郡守。父親楊國，曾任中散大夫。

紹少慷慨有志略，屢從征伐，力

楊紹年輕時就爲人慷慨大度，有志向和才

戰有功。普泰初，封平鄉縣男。大統元年，進爵冠軍縣公。四年，爲鄜城郡守。紹性恕直，兼有威惠，百姓安之。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鄜州刺史，賜姓叱呂引氏。周孝閔帝踐祚，進爵儻城郡公，位大將軍。卒，贈成、文等八州刺史，謚曰信。子雄嗣。

略。長大以後，屢次隨軍出征，作戰勇猛，立有戰功。普泰初年，封爲平鄉縣男。大統元年，進封冠軍縣公爵。大統四年，任鄜城郡守。楊紹生性仁恕耿直，對人既威嚴又仁惠，當地百姓比較安定。後多次升遷任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鄜州刺史，并賜姓叱呂引氏。周孝閔帝即位，進封儻城郡公，任大將軍。楊紹死後，追封他爲成、文等八州刺史，謚號爲信。兒子楊雄繼承其爵位。

楊雄

雄，初名惠，美姿容，有器度，雍容閑雅，進止可觀。周武帝時，爲太子司旅下大夫。帝幸雲陽宮，衛王直作亂，襲肅章門，雄逆拒破之。封武陽郡公，遷右衛上大夫。大象中，進爵邘國公。隋文帝爲丞相，雍州牧、畢王賢構作難，雄時爲别駕，知其謀，以告文帝。賢伏誅，以功授柱國、雍州牧，仍領相府虞候。周宣帝葬，備諸王有變，令雄率六千騎送至陵所。進位上柱國。

楊雄，起初取名楊惠，其人英俊瀟灑，有氣度，神態從容不迫，舉止文雅大方，不論行進還是駐足，可謂風度翩翩。周武帝時，任太子司旅下大夫。一次，武帝去雲陽宮，衛王宇文直叛亂，叛軍進攻肅章門，楊雄帶兵迎擊，將其擊敗。因爲此功封爲武陽郡公，調任右衛上大夫。大象年間，升爵邘國公。隋文帝楊堅任丞相時，雍州牧、畢王宇文賢陰謀叛亂，楊雄當時擔任他的别駕，知道他的這一陰謀，便把此事告知文帝。宇文賢事敗被誅後，楊雄因爲立功而被任以柱國、雍州牧，并負責丞相府的禁衛。周宣帝下葬時，爲防備各王發生異變，命令楊雄率六千騎兵護送宣帝靈柩到陵地。接着進升上柱國。

文帝受禪，除左衛將軍，兼宗正卿。遷右衛大將軍，參預朝政。封廣平王，以邘公别封一子。雄請封弟士貴，朝廷許之。或奏高熲朋黨者，帝言之於朝，雄深明其虚，帝亦以爲然。雄時貴寵，冠絶一時，與高熲、虞慶則、蘇威稱爲“四貴”。雄寬容下士，朝野顧屬。帝陰忌之，不欲其典兵馬，乃改授司空，外示優崇，而内實奪其權也。雄乃閉門不通賓客。尋改封清漳王。仁壽初，帝以清漳不允聲望，命職方進地圖，指安德郡示群臣曰：“此號足爲名德相稱。”乃改封安德王。

隋文帝即位，授任左衛將軍，兼任宗正卿。不久，調任右衛大將軍，并參預朝政。加封廣平王，把邘公另封給他的一個兒子。楊雄請求皇上加封其弟楊士貴，皇上同意此議。當時有人上奏説高熲朋比爲奸，文帝在上朝時説到此事，楊雄當廷陳述此事子虚烏有，文帝亦贊同他的説法。楊雄當時顯貴受寵，冠絶一時，與高熲、虞慶則、蘇威稱爲當朝“四貴”。楊雄對屬下寬厚仁愛、禮賢下士，朝野上下許多人都歸其門下。爲此，文帝暗地裏忌恨他，不想讓他掌握兵權，於是改任他爲司空，表面上表示優待尊崇，而實際上剥奪了他的權力。爲此，楊雄緊閉其門，拒絶與他人交往。不久，改封楊雄爲清漳王。仁壽初年，文帝藉口清漳之名與楊雄聲望不相稱，便讓職方官拿來地圖，指着安德郡對群臣説：“若封此號纔算得上與他的德行相稱。”於是改封爲安

德王。

大業初，授太子太傅。元德太子薨，檢校鄭州刺史。遷懷州刺史、京兆尹。帝親征吐谷渾，詔雄總管澆河道諸軍。及還，改封觀王。遼東之役，檢校左翊衛大將軍，出遼東道。次瀘河鎮，遘疾薨。帝爲之廢朝，詔鴻臚監護喪事。有司請謚曰“懿”，帝曰：“王道高雅俗，德冠生靈。”乃謚曰德。贈司徒、襄國等十郡太守。

大業初年，任太子太傅。元德太子死後，爲檢校鄭州刺史。不久，調任懷州刺史、京兆尹。煬帝親自率兵征討吐谷渾時，詔令楊雄統領澆河道各路軍隊。煬帝征討回朝後，改封楊雄爲觀王。煬帝征討遼東時，楊雄爲檢校左翊衛大將軍，率軍出征遼東道。駐扎在瀘河鎮時，染重病而逝世。楊雄死後，煬帝爲此停止上朝，詔令鴻臚專門負責辦理喪事。有關部門請求謚號爲“懿”，煬帝説：“楊雄操行非同一般，品德無人可比。”於是謚號爲德。追封司徒及襄國等十郡太守。

子恭仁，位吏部侍郎。

兒子楊恭仁，曾位至吏部侍郎。

楊綝

恭仁弟綝，性和厚，頗有文學。歷義州刺史、淮南郡太守。及父薨，起爲司隸大夫。遼東之役，楊玄感反，其弟玄縱自帝所逃赴其兄，路逢綝，綝避人偶語久之。司隸刺史劉休文奏之。時恭仁將兵於外，帝寢其事。綝憂，發病而卒。

楊恭仁弟楊綝，性格温和厚道，頗有文學之才。歷任義州刺史、淮南郡太守等職。父親死後，起用爲司隸大夫。煬帝發動征討遼東戰争的時候，楊玄感謀反，其弟楊玄縱從煬帝身邊逃到楊玄感那裏，在途中遇見楊綝，楊綝將他拉到一邊，私下談了很久。司隸刺史劉休文將此事向煬帝上奏。當時楊恭仁正在外統兵，煬帝没有將此事提出來。儘管如此，楊綝還是積憂成疾，不愈而終。

楊達

雄弟達，字士達，有學行，仕周，位儀同、内史下大夫，封遂寧縣男。文帝受禪，拜給事黄門侍郎，進爵爲子。遷兼吏部侍郎，加開府。轉内史侍郎、鄯鄭趙三州刺史，俱有能名。平陳後，帝差品天下牧宰，達爲第一，擢拜工部尚書，加上開府。達爲人弘厚，有局度，楊素每曰：“有君子貌兼君子心者，唯楊達耳。”獻皇后及文帝山陵制度，達并參預焉。煬帝嗣位，轉納言，領營東都副監。遼東之役，領右武衛將軍，進位左光禄大夫。卒於師。贈吏部尚書、始安侯，謚曰恭。

楊雄弟楊達，字士達，有學問，有操行。供職於北周時，任儀同、内史下大夫，封爲遂寧縣男。文帝楊堅受禪即位，任給事黄門侍郎，進升子爵。不久升任吏部侍郎，加授開府。改任内史侍郎、鄯鄭趙三州刺史，都以能幹著稱。平定陳後，文帝評品天下州縣長官的德行，楊達位居第一，於是升任工部尚書，兼授上開府。楊達爲人寬宏厚道，有器量。楊素常説：“天下既有君子之貌又有君子之心的人，衹有楊達一人。”後來在擬定獻皇后和文帝陵寢制度的時候，楊達也參與了其事。隋煬帝即位，楊達改任納言，兼任營東都副監。煬帝征討遼東，楊達任右武衛將軍，進升左光禄大夫。後死於軍中。死後，追封吏部尚書、始安侯，謚號爲恭。

王雅

王雅字度容，闡熙新囶人也。少沈毅，木訥寡言。有膽勇，善騎射。周文聞其名，召入軍，以功賜爵居庸縣子。從禽竇泰於潼關。

王雅，字度容，闡熙新囶人。年輕時深沉而剛毅，沉默寡言。有膽有勇，擅長騎射。周文聽説其聲名，派人徵召他從軍，因爲立有軍功被賜爵居庸縣子。後跟從周文在潼關將竇泰擒獲。

沙苑之戰，雅謂所部曰："彼軍殆有百萬，今我不滿萬人，常理論之，實難與敵。但相公神武，以順討逆，豈計衆寡？大丈夫不以此時破賊，何用生爲！"乃擐甲出戰，所向披靡，周文壯之。又從戰芒山。時大軍失利，諸將皆退，雅獨拒之。敵人見其無繼，步騎競進。雅左右奮擊，斬九級，敵衆稍退，雅乃還。周文嘆曰："王雅舉身悉是膽也！"進爵爲伯。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在沙苑之戰中，王雅對其部將説："敵軍恐怕有近百萬人，而現在我們不足萬人，按常理説，實在難以相敵。然而丞相神明而威武，憑藉正義討伐叛逆，怎能計算誰衆誰寡？大丈夫不在此時擊敗逆賊，以後生存有什麼意義？"於是披甲出戰，所向披靡，周文對其壯勇甚爲贊許。又一次，王雅隨周文大戰於芒山，當時大軍失利，其他各路統將都向後退却，惟獨王雅一人率軍拒戰。敵人看見他孤軍奮戰，步兵、騎兵共同進攻。王雅指揮所部左右奮力抗擊，斬敵九人，敵人稍稍後退，王雅趁機率軍而歸。周文感嘆地説："王雅全身都是膽啊！"於是進升伯爵。不久，又調任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明帝初，除汾州刺史。勵精爲政，人庶悦附，自遠至者七百餘家。卒於夏州刺史。子世積嗣。

周明帝初年，任汾州刺史。在汾州，王雅勵精圖治，百姓樂意歸附，自遠地前來歸附的民衆達七百多家。後死於夏州刺史任所。兒子王世積繼承其爵禄。

王世積

世積容貌魁岸，腰帶十圍，風神爽拔，有人傑之表。在周，以功拜上儀同，封長子縣公。隋文帝受禪，進封宜陽郡公。高熲美其才能，甚善之。嘗謂熲曰："吾輩俱周臣子，社稷淪没，若何？"熲深拒之。未幾，授蘄州總管。平陳之役，以舟師自蘄水趣九江。以功進位柱國、荆州總管。後桂州人李光仕作亂，世積以行軍總管討平之，進位上柱國，甚見隆重。

王世積容貌魁梧偉岸，腰粗十圍，風姿神武，清爽俊拔，有傑出人物之外表。北周時，因功勞被授予上儀同，封爲長子縣公。隋文帝禪位，進封爲宜陽郡公。高熲欣賞其才能，對他非常友好。王世積曾對高熲説："我們都曾是周的臣僚，國家淪亡，您是怎麼想的？"高熲從此斷絶了與他的交往。不久，王世積任蘄州總管。隋平定南朝陳的時候，他率水師從蘄水直取九江。因功進升柱國、荆州總管。後來，桂州人李光仕叛亂，王世積以行軍總管的身份將其平定，并進升上柱國。很受器重。

世積見帝性忌刻，功臣多獲罪，由是縱酒，不與執政言及時事。上以爲有酒疾，舍之宫内，令醫者療之。世積詭稱疾愈，始得就第。及征遼東，世積與漢王并爲行軍元帥。至柳

王世積發現文帝忌疑苛刻，許多功臣因此獲罪，他也由此縱情飲酒，不與執政者言及時政。皇上則以爲他有嗜酒之疾，就讓他住在宫内治病。王世積詐稱病已治好，方纔得以回家。等到征遼事起，王世積與漢王均爲行軍元帥。行至柳

城，遇疾而還。拜涼州總管，令騎士七百人送之官。

城，因病而回。又授涼州總管，令騎士七百人送其赴任。

未幾，其親信安定皇甫孝諧有罪，吏捕之，亡抵世積，不納，由是有憾。孝諧竟配防桂州，事總管令狐熙，熙又不禮焉。甚困窮，因徼幸上變，稱："世積嘗令道人相其貴不，道人云：'當爲國主。'謂其妻曰：'夫人當爲皇后。'又將之涼州，其所親謂世積曰：'河西天下精兵處，可圖大事。'世積曰：'涼州土曠人稀，非用武國。'"由是被徵，案其事。有司奏："左衛大將軍元旻、右衛大將軍元冑、左僕射高熲，并與世積交通，受其名馬之贈。"世積竟坐誅，旻、冑等免官，拜孝諧爲上大將軍。

没過多久，其親信安定皇甫孝諧因罪而被追捕，投奔王世積，王世積没敢收納，於是兩人之間有了怨隙。孝諧最終發配桂州，在總管令狐熙屬下，而令狐熙對他又不禮待。在處境極爲窮困之時，孝諧想憑藉向朝廷密告謀反叛亂事件來求得僥幸，於是對人説："王世積曾叫一個道人爲其相面，看他能否顯貴，那道人説：'您將會成爲國君。'又對其妻説：'夫人將會成爲皇后。'後將去涼州，王世積的親屬對他説：'黄河以西，乃天下精兵聚集的地方，在那裏可以圖謀大事。'王世積説：'涼州土地空曠荒野，人烟稀少，不是圖謀大事的地方。'"因此，王世積被徵召回朝，文帝令有司審查此事。有司上奏説："左衛大將軍元旻、右衛大將軍元冑、左僕射高熲，都與王世積有所交往，并接受過王世積饋贈的名馬。"於是，王世積獲罪被處死，元旻、元冑等人被免職，而授予孝諧上大將軍。

韓雄

韓雄，字木蘭，河南東垣人也。祖景，孝文時爲赭陽郡守。

韓雄，字木蘭，河南東垣人。祖父韓景在魏孝文帝時任赭陽郡守。

雄少敢勇，膂力絶人，工騎射，有將率材略。及孝武西遷，雄便慷慨有立功之志。大統初，遂與其屬六十餘人於洛西舉兵，數日間，衆至千人，與河南行臺楊琚共爲掎角。每抄掠東魏，所向剋獲。東魏洛州刺史韓賢以狀聞，鄴乃遣其軍司慕容紹宗與賢合勢討雄。戰數十合，雄衆略盡，兄及妻子皆爲賢所獲，將以爲戮。乃遣人告雄曰："若雄至，皆免之。"雄乃詣賢軍，即隨賢還洛。潛引賢黨，謀欲襲之。事泄，遁免。

韓雄年輕時果敢勇猛，膂力超人，擅長騎射，有統兵征戰之才略。當魏孝武帝西遷時，韓雄便情緒激昂顯露出了立功顯名之志向。大統初年，韓雄與其部屬六十多人在洛水以西起兵，幾日後，聚集了一千人，與河南行臺楊琚互爲掎角。每次抄襲擄掠東魏之地，所到之處没有不攻陷的。東魏洛州刺史韓賢將此事上奏朝廷，朝廷便派遣軍司慕容紹宗與韓賢一同征討韓雄。經過數十回合的交鋒，韓雄所部將士損失殆盡，其兄和妻兒都被韓賢擒獲，并準備將他們處决。同時又派人告訴韓雄説："如果韓雄歸附，他們就可以免死。"韓雄於是前往韓賢軍中，就跟從韓賢回到洛州。韓雄到洛州以後，暗地結交韓賢的黨羽，陰謀襲擊韓賢。由於事情敗露，韓雄逃遁得以免死。

謁周文於弘農，封武陽縣侯，遣還鄉里，更圖進取。雄乃招集義衆，

在弘農拜見周文，封爲武陽縣侯，同時被派遣回到其所居之鄉，以圖東山再起。韓雄於是招

從獨孤信入洛陽。芒山之役，周文命雄邀齊神武於隘道。神武怒，命三軍并力取雄，雄突圍得免。除北徐州刺史。東魏東雍州刺史郭叔略接境，頗爲邊患。雄密圖之，輕將十騎，夜入其境，伏於道側，遣都督韓仕於略城服東魏人衣服，詐若自河陽叛投關西者。略出馳之。雄自後射之，再發咸中，遂斬略首。除河南尹，進爵爲公。尋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河南邑中正。周孝閔帝踐祚，進爵新義郡公，賜姓宇文氏。明帝二年，除都督、中州刺史。

集當地義士，跟隨獨孤信進入洛陽。在芒山之戰中，周文命令韓雄在隘道截擊齊神武的軍隊。齊神武非常惱怒，命令三軍將士全力擊敗韓雄，韓雄突圍得以免遭厄運。任北徐州刺史。當時，與北徐州相鄰的東魏東雍州刺史郭叔略經常挑起邊釁。韓雄密謀除掉郭叔略，率輕騎十人，深夜潛入敵地，埋伏在道路兩側，同時派都督韓仕穿東魏人的衣服潛入郭叔略所在城池，假裝是從河陽前來投誠的西魏官兵。郭叔略便出營驅馬前去迎接。韓雄從後面搭弓射之，兩箭都射中郭叔略，於是便斬了郭叔略首級。升任河南尹，進爵爲公。不久進升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河南邑中正。周孝閔帝即位，爵位升爲新義郡公，賜姓宇文氏。周明帝二年，任都督、中州刺史。

雄久在邊，具知敵人虛實，每率衆深入，不避艱難。前後經四十五戰，雖時有勝負，而雄志氣益壯，東魏深憚之。卒于鎮。贈大將軍、五州諸軍事，謚曰威。子禽嗣。

韓雄長期據守邊境，深知敵人虛實，經常帶人深入敵境，不避艱難。前後參加四十五次戰鬥，雖然有勝有負，但韓雄雄風越來越盛，東魏甚爲懼怕。後來，韓雄死於鎮所。朝廷追封爲大將軍、五州諸軍事，謚號爲威。其子韓禽繼承其爵禄。

韓禽

禽字子通，少慷慨，以膽略稱。容貌魁岸，有雄傑之表。性又好書，經史百家皆略知大旨。周文見而異之，令與諸子游集。以軍功稍遷儀同三司，襲爵新義郡公。武帝伐齊，禽説下獨孤永業於金墉城。及平范陽，加上儀同、永州刺史。隋文帝作相，遷和州刺史。陳將甄慶、任蠻奴、蕭摩訶等共爲聲援，頻寇江北，前後入界。禽屢挫其鋒，陳人奪氣。

韓禽，字子通，年輕時爲人豪爽，以有膽量謀略著稱。體貌雄偉，有人傑之外表。他生性喜好讀書，百家經史典籍都能瞭解其大概。周文初次見到韓禽，深感驚異，便叫他與自己的兒子們游玩聚會。因爲立有軍功漸漸升任儀同三司，繼承父爵新義郡公。周武帝征伐齊時，韓禽游説據守金墉城的獨孤永業歸順。范陽平定後，升任上儀同、永州刺史。隋文帝任丞相時，調任和州刺史。此時，南朝陳的部將甄慶、任蠻奴、蕭摩訶等互相配合，頻繁進犯江北，前後侵入邊界。韓禽多次挫敗他們的鋒芒，陳軍士氣不振。

開皇初，文帝潛有吞江南志，拜禽廬州總管，委以平陳之任，甚爲敵人所憚。及大舉伐陳，以禽爲先鋒。禽領五百人宵濟，襲採石，守者皆醉，遂取之。進攻姑熟，半日而拔。次於新林，江南父老素聞其威信，來

開皇初年，隋文帝暗地裏策劃并吞江南，便授韓禽廬州總管，委授其平陳大任，陳朝深爲害怕。等到大舉征伐陳，文帝讓韓禽爲先鋒。韓禽率五百人深夜偷偷渡江，進襲採石，守軍都已喝醉，便輕易地攻取了。進攻姑熟，半天時間便將它攻下。在駐扎新林時，江南的百姓一向聽説

謁軍門，晝夜不絶。其將樊巡、魯世真、田瑞等相繼降。晋王遣行軍總管杜彦與禽合軍。陳叔寶遣領軍蔡徵守朱雀航，聞禽將至，衆懼而潰。任蠻奴爲賀若弼所敗，棄軍降禽。禽以精騎直入朱雀門。陳人欲戰，蠻奴撝之曰："老夫尚降，諸君何事！"衆皆散走。遂平金陵，執陳主叔寶。時賀若弼亦有功，乃下詔晋王曰："此二公者朕本委之，悉如朕意。以名臣之功，成太平之業。天下盛事，何用過此！"又下優詔於禽、弼曰："申國威於萬里，宣朝化於一隅，使東南之人俱出湯火，數百年賊旬日廓清，專是公之功也。高名塞於宇宙，盛業光於天壤。逖聽前古，罕聞其匹。班師凱入，誠知非遠，相思之甚，寸陰若歲。"

韓禽的威望，前來軍營拜望的人，白天黑夜絡繹不絶。陳將樊巡、魯世真、田瑞等人也相繼來降。晋王也派遣行軍總管杜彦率軍前來與韓禽會合。陳叔寶派遣領軍蔡徵據守朱雀航，蔡徵軍聽説韓禽將率軍前來，士卒恐懼而紛紛潰逃。任蠻奴在被賀若弼打敗後，棄軍前來投降韓禽。韓禽派精鋭騎兵直搗朱雀門，守門的陳軍想抵抗，任蠻奴指着他們説，"老夫我都投降了，你們據守還有何用?"守軍一下子都各自逃走了。韓禽於是平定金陵城，擒獲陳君主陳叔寶。當時攻破金陵，賀若弼亦有功勞，於是文帝下詔對晋王説："這二人本是我委任的平陳之將，他們都非常令我滿意。他們以一代名臣的功勞，促成了天下太平的事業。天下盛事，恐怕莫過於此了。"又下優詔嘉許韓禽、賀若弼二人説："揚國威於萬里，將朝廷的教化延及到東南之地，使那裏的百姓都脱離火海，幾百年以來的禍害僅十數日就將它們掃清，都是你們二人的功勞啊。你們的威名世間共知，偉績顯耀天地。從古以來，很少聽説能與你們相比的。現在離班師凱旋之時，雖心知已經不遠了，但此時迫切等待的心情，真是度日如年。"

及至京，弼與禽争功於上前，弼曰："臣在蔣山死戰，破其鋭卒，禽其驍將，震揚威武，遂平陳國。禽略不交陣，豈臣之比！"禽曰："本奉明旨，令臣與弼同取僞都。弼乃敢先期，逢賊遂戰，致將士傷死甚多。臣以輕騎五百，兵不血刃，直取金陵，降任蠻奴，執陳叔寶，據其府庫，傾其巢穴。弼至夕方扣北掖門，臣啓關而納之。斯乃救罪不暇，安得與臣爲比！"上曰："二將俱合上勳。"於是進位上柱國，賜物八千段。有司劾禽縱士卒淫污陳宫，坐此不得國公及真食邑。

回到京師，賀若弼在皇帝面前與韓禽争功，賀若弼説："我在蔣山拼死力戰，擊敗陳的精鋭部隊，擒獲他們的勇將，威武之氣震蕩激揚，於是得以平定陳國。而韓禽很少與敵軍交戰，怎能與我相比！"韓禽説："我奉陛下諭旨，叫我與賀若弼一同攻取敵人都城。賀若弼竟敢提前進擊，且逢敵便戰，以致將士死傷很多。而我衹率輕騎兵五百人，兵不血刃，便直取金陵城，使任蠻奴投降，生擒陳叔寶，占領他們的府庫，將敵人老巢全部傾覆。賀若弼戰到黄昏纔攻到北掖門，是我打開城門接納他進城的。他連補救罪過都來不及，怎能與我相比！"文帝説："你們二人都立了大功。"於是，兩人都位升上柱國，賜絹八千段。同時因有關官署彈劾韓禽放縱其士兵在陳後宫淫逸，因此失去了國公和實授食邑。

大軍之始出也，上敕有司曰："亡國物，我一不以入府，可於苑内

大軍開始出發的時候，文帝敕命有關官員説："陳國滅亡後所得的財物，我一概不納入府

築五垛，當悉賜文武百官大射以取之。”及是，上御玄堂，大陳陳之奴婢貨賄，會王公文武官七品已上，武職領兵都督已上，及諸考使以射之。

庫，可以在苑内堆放成五垛，然後讓文武百官參加大射比賽來取。”至此，文帝來到玄堂，把從陳國獲取的奴婢及財物全部陳列在那裏，會集王公和七品以上的文武官員，領兵都督以上的武將，以及各考使一齊前來大射。

先是，江東謡曰：“黄斑青驄馬，發自壽陽涘，來時冬氣末，去日春風始。”皆不知所謂。禽本名禽武，平陳之際，又乘青驄馬，往返時節與歌相應，至是方悟。後突厥來朝，上謂曰：“汝聞江南有陳國天子乎?”對曰：“聞之。”上命左右引突厥詣禽前，曰：“此是執得陳國天子者。”禽厲然顧之，突厥惶恐不敢仰視。其威容如此。别封壽光縣公，真食千户。以行軍總管屯金城，禦備胡寇，即拜凉州總管。

在此之前，長江以東地區曾有民謡説：“有一黄斑青白色的馬，來自於壽陽河邊，來的時候正值寒冬之末，離開的時候春天剛好開始來臨。”没有人知道是什麽意思。韓禽本來取名韓禽武，平定陳國的時候，又正好是騎青白色的馬，來去的季節與歌謡相對應，到此時纔知其意何在。後來突厥使者前來朝覲，皇上對他説：“你聽説過長江以南有一陳國天子嗎?”突厥使者回答説：“聽説過。”皇上命身邊的人帶着突厥使者來到韓禽面前，説：“這就是擒獲陳國天子的人。”韓禽面帶厲色地看了一眼，突厥使者害怕得不敢抬頭看他。韓禽就是有這樣威嚴的儀容。韓禽另封爲壽光縣公，采邑一千户。以行軍總管的身份屯守金城，以防備胡人内侵，并任凉州總管。

俄徵還京，恩禮殊厚。無何，其鄰母見禽門下儀衛甚盛，有同王者，母異而問之。其中人曰：“我來迎王。”忽不見。又有人疾篤，忽驚走至禽家曰：“我欲謁王。”左右問何王，曰：“閻羅王。”禽子弟欲撻之，禽止之曰：“生爲上柱國，死作閻羅王，亦足矣。”因寢疾卒。子世諤嗣。

不久，韓禽被徵召回京師，受到皇帝特别高的禮待。没過多久，他鄰居的母親看見韓禽大門外有許多儀仗衛兵，就好像拱衛帝王一樣，那老母感到奇怪，便問個究竟。其中一人説：“我們是來迎接大王的。”説完又一下子不見了。接着又有一病得很重的人，突然驚駭地走到韓禽家門口説：“我想拜見大王。”周圍的人問他見什麽王，那人説：“閻羅王。”韓禽的後輩想揍他一頓，韓禽制止他們説：“活着的時候爲上柱國，死了以後去做閻羅王，亦應該滿足了。”接着得病卧床不起而死亡。死後其子韓世諤繼承其爵禄。

韓世諤

世諤倜儻驍捷，有父風。楊玄感亂，引爲將，每戰先登。玄感敗，爲吏所拘。時帝在高陽，送詣行在所。世諤日令守者市酒肴以酣暢，揚言曰：“吾死在朝夕，不醉何爲!”漸以酒進守者，守者狎之，遂飲令醉，因得逃奔山賊，不知所終。

韓世諤風流倜儻，驍勇矯捷，有父親韓禽之風範。楊玄感作亂時，任用他爲將領，每次作戰都衝殺在先。楊玄感失敗後，他亦被官吏囚捕。當時煬帝正在高陽，便把他押送到高陽。韓世諤在拘捕期間，每日叫看守的人買來酒菜大吃大喝，并對他們説：“我很快就要死了，現在不喝醉還幹什麽!”漸漸將一些酒送給看守的人喝，

看守對他親近起來，於是韓世諤將看守灌醉，趁機逃出投奔亂賊，不知其下落如何。

韓僧壽

禽母弟僧壽，字玄慶，亦以勇烈知名。周武帝時，爲侍伯中旅下大夫。隋文帝得政，從韋孝寬平尉遲迥，以功授大將軍，封昌樂縣公。開皇初，拜安州刺史。時禽爲廬州總管，朝廷不欲其兄弟同在淮南，轉熊、蔚二州刺史，進爵廣陵郡公。尋以行軍總管擊破突厥於雞頭山。後坐事免。數歲，復拜蔚州刺史。突厥甚憚之。後檢校靈州總管事，從楊素破突厥，進位上柱國，改封江都郡公。

煬帝即位，封新蔡郡公，自是不復任用。大業五年，從幸太原。時有京兆人達奚通，妾王氏能清歌，朝臣多相命觀之，僧壽亦預焉，坐除名。尋命復位，卒於京師。子孝基。

韓禽同母的弟弟僧壽，字玄慶，亦是以勇猛剛烈著名。周武帝時，任侍伯中旅下大夫。隋文帝執政後，跟隨韋孝寬平定尉遲迥叛亂，因功授任大將軍，封爲昌樂縣公。開皇初年，任安州刺史。當時韓禽任廬州總管，朝廷不想讓他們兄弟同在淮水以南，便調任熊、蔚二州刺史，進爵爲廣陵郡公。不久，以行軍總管之職率軍在雞頭山打敗突厥。後來因事獲罪被免職。數年後，又任蔚州刺史。突厥非常害怕他。後檢校靈州總管事，跟隨楊素擊敗突厥，進升爲上柱國，改封爲江都郡公。

煬帝即位後，封爲新蔡郡公，從此不再任職。大業五年，跟從煬帝巡行到太原。當時有一個名叫達奚通的京兆人，其妾王氏擅長唱歌，朝中大臣多相邀前去觀賞，僧壽亦在其中，因此獲罪除去爵位。不久又讓恢復爵位，最後死於京城。其子孝基。

韓洪

僧壽弟洪，字叔明，少驍勇，善騎射，膂力過人。仕周，以軍功拜大都督。隋文帝爲丞相，從韋孝寬破尉遲迥，加上開府，封甘棠縣侯。及帝受禪，進爵爲公。開皇九年，平陳之役，授行軍總管。及陳平，晉王廣大獵於蔣山，有猛獸在圍中，衆皆懼，洪馳馬射之，應弦而倒。陳氏諸將列觀，皆嘆伏焉。王大喜，賜縑百匹。尋以功加柱國，拜蔣州刺史，轉廉州。

時突厥屢爲邊患，朝廷以洪驍勇，令檢校朔州總管事。尋拜代州總管。仁壽元年，突厥達頭可汗犯塞，洪率蔚州刺史劉隆、大將軍李藥王拒之。遇虜於恒安，衆寡不敵，洪四面搏戰，身被重創，將士沮氣。虜悉衆圍之，矢下如雨。洪僞與虜和，圍少

僧壽弟韓洪，字叔明，年輕時勇猛矯健，善於騎馬射箭，膂力過人。供職北周時，因軍功曾任大都督。隋文帝任丞相時，跟從韋孝寬擊破尉遲迥，加授上開府，封爲甘棠縣侯。文帝受禪即位，進升公爵。開皇九年，參加平定陳國戰争，授以行軍總管之職。平定陳國之後，晉王楊廣在蔣山狩獵，在獵圍中有一猛獸，大家非常恐懼，祇見韓洪驅馬拉弓，猛獸應弦而倒。當時陳國許多將領列隊觀看，全都爲此嘆服。晉王非常高興，賞他絹一百匹。不久因功加授柱國，授以蔣州刺史，調任廉州刺史。

當時，北方突厥經常進犯邊境爲患，朝廷考慮到韓洪勇猛，便令他檢校朔州總管職事。接着授以代州總管。仁壽元年，突厥達頭可汗進犯邊塞，韓洪率領蔚州刺史劉隆、大將軍李藥王迎擊。兩軍在恒安相遇，敵我衆寡懸殊，韓洪四面衝殺，身體多處受重傷，將士士氣低落。突厥傾其兵力從四面圍攻，箭鏃如雨點般射過來。韓洪

懈。洪率所領潰圍而出，死者太半，殺虜亦倍。洪及藥王除名，隆竟坐死。煬帝北巡，至恒安，見白骨被野，以問侍臣，曰："往者韓洪與虜戰處也。"帝惻然傷之，收葬骸骨，命五郡沙門爲設齋供，拜洪隴西太守。

假裝與突厥議和，敵兵的圍攻纔稍有所懈怠。韓洪率兵突圍而出，將士死亡過半，同時也殺傷數倍敵兵。韓洪和李藥王被廢官爵，劉隆竟獲罪處死。後來隋煬帝巡行北方，來到恒安，看見白骨遍野，便問身邊大臣，回答説："這就是過去韓洪與突厥作戰的戰場。"煬帝聽後深感哀傷，叫人將骸骨收集埋葬，并令五郡的和尚爲他們設齋超度，同時授韓洪爲隴西太守。

未幾，朱崖人王萬昌作亂，詔洪平之。以功加金紫光禄大夫，領郡如故。俄而萬昌弟仲通復叛，又詔洪平之。還師未幾，旋遇疾卒。

不久，朱崖人王萬昌起兵作亂，下詔韓洪率兵討平。因功加授金紫光禄大夫，仍任隴西太守。過不多時，王萬昌之弟王仲通又反叛，朝廷再次下詔韓洪予以討平。平叛回師不久，就得病去世。

賀若敦　*賀若統*

賀若敦，河南洛陽人也。其先居漠北，世爲部落大人。曾祖貸，魏獻文時入國，爲都官尚書，封安富縣公。祖伏連，仕魏，位雲州刺史。

父統，勇健不好文學，以祖蔭爲秘書郎。永安初，從太宰元天穆討邢杲，以功封當亭子。齊神武初起，以統爲潁州長史。執刺史田迅，以州降，拜兗州刺史，賜爵當亭縣公。歷位北雍、恒二州刺史。卒，贈司空公，謚曰哀。

敦少有氣幹。統之將執田迅也，慮事不果，又以累弱既多，難以自拔，沈吟者久之。敦年十七，進策贊成其謀。統流涕從之，遂定謀歸西。時群盜蜂起，大龜山賊張世顯潛來襲統，敦挺身赴戰，手斬七八人，賊乃走。統大悦，謂左右僚屬曰："我少從軍旅，戰陣非一，如此兒年時膽略，未見其人。非唯成我門户，亦當爲國名將。"

賀若敦，河南洛陽人。其祖先居住在大漠北方，世代爲部落首領。曾祖父賀若貸，北魏獻文帝時歸附，任都官尚書，封爲安富縣公。祖父賀若伏連，在魏供職，曾任雲州刺史。

父親賀若統，勇猛矯健且缺乏文學之才，因爲祖上恩蔭，任秘書郎。永安初年，隨從太宰元天穆討伐邢杲，因功被封爲當亭子。齊神武初起時，以賀若統爲潁州長史。擒拿刺史田迅，以潁州歸降，授以兗州刺史，賜封當亭縣公。後歷任北雍、恒二州刺史。死後追封司空公，謚號爲哀。

賀若敦年輕時有氣度才幹。其父賀若統在擒拿田迅這件事上，本來慮事不果斷，加上又考慮到將連累許多無辜，不能自拔，沉吟很久不敢決定。當時賀若敦年方十七，他向父親進言策劃助成此事。賀若統落淚加以接受，於是下定決心歸附西魏。當時各地賊盜群起蜂擁，盤踞大龜山的賊盜張世顯暗中前來偷襲賀若統，賀若敦挺身迎戰，斬殺賊兵七八人，張世顯於是退兵而逃。賀若統見此非常高興，便對身邊部屬説："我年輕時就開始軍旅生涯，參加過的戰鬥不是一次兩次，像我兒如此年紀有如此膽略，還從未見到第二人。將來他不但能成全我賀若氏門户，而且還將成爲國家名將。"

明年，從河内公獨孤信於洛陽被

第二年，賀若敦隨從河内公獨孤信在洛陽

圍，敦彎三石弓，箭不虛發。信乃言於周文，引至麾下，授都督，封安陵縣伯。嘗從校獵甘泉宮，時圍人不齊，獸多越逸。周文大怒，人皆股戰。圍內唯有一鹿，俄亦突圍而走。敦躍馬馳之，鹿上東山。敦棄馬步逐，至山半，便乃掣之而下。周文大悦，諸將因得免責。累遷太子庶子。廢帝二年，拜右衛將軍。俄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廣鄉縣公。

被敵所圍，賀若敦拉起三石之弓，箭不虛發。獨孤信於是建議周文，將賀若敦調到其屬下，并授以都督之職，封爲安陵縣伯。一次，賀若敦跟從周文在甘泉宮狩獵，當時圍獵的人不多，致使入圍的野獸很多都逃走了。周文非常憤怒，隨周文圍獵的人都深感恐慌。此時圍內衹剩下一隻鹿，也將很快逃走。賀若敦驅馬追去，鹿逃上東面那座山。賀若敦下馬疾步追趕，追到半山腰時，終於將鹿擒獲下山。周文非常高興，於是也免去了對隨行諸將的責罰。賀若敦多次進升任太子庶子。廢帝二年，任右衛將軍。旋即升任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封爲廣鄉縣公。

時岷蜀初開，人情尚梗。巴西人譙淹據南梁州，與梁西江州刺史王開業共爲表裏，扇動群蠻。周文令敦討平之，進爵武都郡公，拜典祀中大夫。尋爲金州都督。蠻帥向白彪、向五子王等聚衆爲寇，圍逼信州。詔敦與開府田弘赴救，未至而城已陷。乃進軍追討，遂平信州。是歲，荆州蠻帥文子榮自號仁州刺史，復令敦與開府潘招討禽子榮，并虜其衆。

當時，岷、蜀兩地剛剛開拓，民風仍崇尚凶猛。據守南梁州的巴西人譙淹，與梁西江州刺史王開業互爲表裏，煽動岷、蜀地區的蠻民。周文命令賀若敦前去討伐，并予以平定，進升武都郡公，任典祀中大夫。不多久，任金州都督。當時，蠻民頭領向白彪、向五子王等聚衆爲亂，圍困逼進信州。朝廷下詔賀若敦與開府田弘一同率兵前去救援，還未趕到，信州城已被蠻賊攻陷。儘管如此，兩人還是進軍征討，終於平定信州。當年，荆州蠻民頭領文子榮自己號稱仁州刺史，朝廷再次詔令賀若敦與開府潘招一同率軍征討，生擒文子榮，并俘虜他的部衆。

武成元年，入爲軍司馬。陳將侯瑱、侯安都等圍逼湘州，遏絶糧援，乃令敦度江赴救。敦連戰破瑱，乘勝遂次湘州。俄而秋水汎溢，江路遂斷。糧援既絶，恐瑱等知其糧少，乃於營内多爲土聚，覆之以米，召側近村人，陽有所訪問，隨即遣之。瑱等聞之，良以爲實。敦又增修營壘，造廬舍，示以持久，湘、羅之間遂廢農業。瑱等無如之何。初，土人亟乘輕船，載米粟及籠鷄鴨以餉瑱軍。敦患之，乃僞爲土人，裝船伏甲士於中。瑱軍人望見，謂餉船之至，逆來争取，敦甲士遂禽之。又敦軍數有叛人乘馬投瑱，瑱輒納之。敦又别取一

武成元年，入京師爲軍司馬。陳國將領侯瑱、侯安都等人一同逼進圍困湘州，并截斷湘州糧援，於是命令賀若敦率兵渡江前去援救。賀若敦經過一系列的拼殺，擊敗了侯瑱的軍隊，并乘勝駐軍湘州。不久，由於秋雨綿綿，河水猛漲，經過長江的道路斷絶。糧援已經中斷，賀若敦擔心侯瑱等人得知城内糧食匱乏，於是便叫士兵在城内壘起許多大土堆，再在土堆表層用米覆蓋，同時叫來城附近的村民，假裝有事咨詢而故意讓他們看見糧食，然後又把他們遣出城。侯瑱等陳將聽到那些人一説，果然以爲是真的。賀若敦又在城内增修營壘，修造房屋，向人表示要長久駐扎下去，致使湘、羅二州之間的農業荒廢。對於這種情勢，侯瑱等人不知如何纔好。當初，當地一些村民多次用小船裝載糧食和成籠的鷄、鴨等

馬，牽以趣船，令船中逆以鞭鞭之。如是者再三，馬便畏船不上。後伏兵於江岸，使人乘畏船馬以招瑱軍，詐云投附。瑱便遣兵迎接，競來牽馬。馬既畏船不上，伏兵發，盡殺之。此後實有饋餉及亡奔瑱者，猶謂敦之詐，并不敢受。相持歲餘，瑱等不能制，求借船送敦度江。敦慮其或詐，謂曰："舍我百里，當爲汝去。"瑱等遂留船，於是將兵去津路百里。敦覘之非詐，勒衆而還。在軍病死者十五六。晋公護以敦失地無功，除其名。

前去慰勞侯瑱的軍隊。賀若敦深以爲患，於是便叫自己的將士僞裝成當地村民，把全副武裝的士兵藏入船艙。侯瑱軍中人望見，以爲是送糧食的船來了，便前來迎接，賀若敦的甲士便將他們擒獲了。賀若敦軍中數次有人乘馬投降侯瑱，侯瑱都接納了他們。於是賀若敦又另選出一匹馬，讓人牽着去上船，叫船上的人迎頭揚鞭抽打。如此反復訓練多次，那馬便害怕上船了。此後，賀若敦讓士兵埋伏在長江岸邊，同時叫一人乘那匹不敢上船的馬來招引侯瑱的軍隊，假裝是前來投奔歸附的。侯瑱便派兵前來迎接，來的士兵争相去牽馬。馬害怕不肯上船，正當此際，伏兵一躍而出，將侯瑱派來的士兵全部消滅。此後，就是逢到真的前來送糧或投奔的人，侯瑱都以爲是賀若敦的欺詐，都不敢前來接受。兩軍相峙一年多，侯瑱等人看到不能制勝，便派人前來對賀若敦説願借船送其將士過江。賀若敦擔心侯瑱有詐，便説："你們退兵一百里地，我們就願離開。"侯瑱於是便留下船在江邊，自己率軍退離渡口一百里。賀若敦派人偵察侯瑱確實非詐，便率將士渡江而回。賀若敦軍中僅病死的人就達十分之五六。晋公宇文護以賀若敦丢失土地且無功爲名，除去他的爵職。

保定五年，累遷中州刺史，鎮函谷。敦恃功負氣，顧其流輩皆爲大將軍，敦獨未得，兼以湘州之役，全軍而反，翻被除名，每出怨言。晋公護怒，徵還，逼令自殺。臨刑，呼子弼謂曰："吾必欲平江南，然心不果，汝當成吾志。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出血，誡以慎口。建德初，追贈大將軍，謚曰烈。

保定五年，多次升遷任中州刺史，鎮守函谷。賀若敦自恃功勞負氣不滿，看到他的許多同輩都是大將軍之職，而惟獨自己未得，加之湘州之戰，全軍無損而回，反被除去爵職，便經常發怨言。晋公宇文護得知後大怒，徵召他回京師，并逼令他自殺。臨自殺時，叫來其子賀若弼説："我確實是想平定江南，但是没有成就心願，希望你實現我的志向。我是因爲口舌的原因而死的，你不可不思索。"於是拿來錐子刺破賀若弼的舌頭，以告誡他説話謹慎。建德初年，賀若敦追封爲大將軍，謚號爲烈。

賀若弼

弼字輔伯。少有大志，驍勇便弓馬，解屬文，博涉書記，有重名。周齊王憲聞而敬之，引爲記室。封當亭縣公，遷小内史。與韋孝寬伐陳，

賀若弼，字輔伯。年輕時便有大志，勇猛矯健而擅長騎馬射箭，通曉作文章，且博覽群書，所以在當時聲名很盛。北周時齊王宇文憲聽説後非常敬佩，招來作爲自己的記室。封爲當亭縣

攻拔數十城，弼計居多。拜壽州刺史，改封襄邑縣公。隋文帝爲丞相，尉遲迥作亂，帝恐弼爲變，遣長孫平馳驛代之。

公，升任小内史。跟隨韋孝寬討伐陳國，攻取城池幾十個，其中多爲賀若弼的計謀。後任壽州刺史，改封爲襄邑縣公。隋文帝任丞相時，尉遲迥起兵作亂，文帝擔心賀若弼有變，派長孫平乘驛馬速去替代其職。

及帝受禪，陰有平江南志，訪可任者。高熲薦弼有文武才幹，於是拜吴州總管，委以平陳事，弼忻然以爲己任。與壽州總管源雄并爲重鎮。弼遺雄詩曰："交河驃騎幕，合浦伏波營，勿使騏驎上，無我二人名。"獻取陳十策，上稱善，賜以寶刀。

等到文帝受禪即位後，暗中謀劃平定江南，到處訪求堪當此任的將帥。高熲向文帝推薦賀若弼有文武才幹，於是授以吴州總管之職，被委以平陳事務，賀若弼忻然接受此任。當時，賀若弼與壽州總管源雄同爲重鎮之守。賀若弼贈詩與源雄説："交河驃騎幕，合浦伏波營，勿使騏驎上，無我二人名。"并向朝廷進獻平陳十策，文帝看後非常滿意，賞賜他一把寶刀。

開皇九年，大舉伐陳，以弼爲行軍總管。將度江，酹酒咒曰："弼親承廟略，遠振國威，若使福善禍淫，大軍利涉；如事有乖違，得葬江魚腹中，死且不恨。"先是，弼請緣江防人每交代際，必集歷陽。於是大列旗幟，營幕被野，陳人以爲大兵至，悉發國中士馬。既知防人交代，其衆復散。後以爲常，不復設備。及此，弼以大軍濟江，陳人弗覺。襲陳南徐州，拔之，執其刺史黄恪。軍令嚴肅，秋毫不犯。有軍士於人間酤酒者，弼立斬之。進屯蔣山之白土岡，陳將魯廣達、周智安、任蠻奴、田瑞、樊毅、孔範、蕭摩訶等以勁兵拒戰。田瑞先犯，擊走之。魯廣達等相繼遞進，弼軍屢却。弼揣知其驕，士卒且惰，於是督厲將士，殊死戰，遂大破之。麾下士開府員明禽摩訶至，弼命左右牽斬之。摩訶顔色自若，弼釋而禮之。從北掖門入。時韓禽已執陳叔寶。弼至，呼叔寶視之。叔寶惶懼流汗，股栗再拜。弼謂曰："小國之君當大國卿，拜，禮也。入朝不失作歸命侯，無勞恐懼。"

開皇九年，隋軍大舉征伐陳國，賀若弼被授以行軍總管。在將要渡江之際，賀若弼灑酒祝告説："我賀若弼親承國家大任，前去振我國威，如果是造福善類而禍及淫邪，大軍就會順利過江；如果事有違背，必葬身江魚腹中，死不遺恨。"在此之前，賀若弼讓沿江布防警戒的人員每次移交的時候，必聚集在歷陽。每當此時，賀若弼便大張旗幟，遍野設軍營幕帳，陳國人以爲隋大軍將來征討，便調發全國兵馬加以防備。後來瞭解到是賀若弼的警戒江防人員每次移交的集結之後，其聚集的大軍也隨之遣散。久而久之，便習以爲常，防備也隨之放棄。至此，賀若弼便率大軍渡江，陳國人没有覺察。襲擊陳國南徐州，攻陷其城，生擒刺史黄恪。賀若弼軍令嚴明整肅，對百姓秋毫無犯。曾有士兵從當地百姓中買酒喝，賀若弼將那人立即斬首。賀若弼將大軍進駐蔣山的白土岡，陳將魯廣達、周智安、任蠻奴、田瑞、樊毅、孔範和蕭摩訶等人率精兵前來阻擊。田瑞軍率先進擊，賀若弼將其擊退。接着魯廣達等人相繼進攻，賀若弼軍一退再退。賀若弼揣知陳將驕妄，他們的士兵也已經疲惰，於是鼓勵將士殊死决戰，終於大破陳軍。其部將開府員明將蕭摩訶擒縛到軍營，賀若弼命令隨從將他拉出去斬首。行斬之際，蕭摩訶泰然自若，面不改色，賀若弼親自將其鬆綁，并以禮相待。進攻金陵，賀若弼軍攻陷北掖門，進入城内。當時，

韓禽已經擒拿了陳國君主陳叔寶。賀若弼進城後，叫人將陳叔寶帶到帳前看看。衹見陳叔寶驚恐得汗流不止，顫栗着雙腿不停地拜跪求饒。賀若弼對他說："小國的君主面對着大國之卿，你向我下拜，也是一種禮節。到了京師，少不了做個歸順天命之侯，不必恐懼。"

既而弼恚恨不獲叔寶，於是與禽相詢，挺刃而出。令蔡徵爲叔寶作降箋，命乘騾車歸己，事不果。上聞弼有功，大悦，下詔褒揚之。晉王以弼先期决戰，違軍命，於是以弼屬吏。上驛召之，及見，迎勞曰："剋定三吴，公之功也。"命登御坐，賜物八千段，加位上柱國，進爵宋國公，真食襄邑三千户，加寶劍、寶帶、金瓮、金盤各一，并雉尾扇、曲蓋，雜綵二千段，女樂二部。又賜陳叔寶妹爲妾。拜右領軍大將軍。

接着，賀若弼爲陳叔寶不是自己所擒深感惱恨，於是便與韓禽相互争吵，拔刀相對後離去。賀若弼叫蔡徵爲陳叔寶起草降表，同時命令將陳叔寶用騾車載到自己軍營，這些事都没結果。文帝聽説賀若弼立了大功，非常高興，下詔給予褒揚。晉王認爲賀若弼提前進擊，違背了軍令，便將他交付獄吏審查。文帝派驛傳召賀若弼入朝，看見賀若弼進來，文帝相迎慰問説："克定三吴之地，是你的功勞啊！"并讓他登御座，賞賜絹帛八千段，進升上柱國，晉爵宋國公，實授食邑襄邑三千户，加賜寶劍、寶帶、金瓮、金盤各一件，以及雉尾扇、曲蓋、雜綵二千段，女樂二部。又將陳叔寶之妹賜給他爲妾。授右領軍大將軍。

平陳後六年，弼撰其畫策上之，謂爲《御授平陳七策》。上弗省，曰："公欲發揚我名，我不求名，公宜自載家傳。"七策："其一，請廣陵頓兵一萬，番代往來。陳人初見設備，後以爲常，及大兵南伐，不復疑也。其二，使兵緣江時獵，人馬喧噪。及兵臨江，陳人以爲獵也。其三，以老馬多買陳船而匿之，買弊船五六十艘於瀆内。陳人覘以爲内國無船。其四，積葦荻於揚子津，其高蔽艦。及大兵將度，乃卒通瀆於江。其五，塗戰船以黄，與枯荻同色，故陳人不預覺之。其六，先取京口倉儲，速據白土岡，置兵死地，故一戰而剋。其七，臣奉敕，兵以義舉。及平京口，俘五千餘人，便悉給糧勞遣，付其敕書，命別道宣喻。是以大兵度江，莫不草偃，十七日之間，南至林邑，東至滄

平陳後第六年，賀若弼向皇帝上奏自撰的籌謀之策，稱作《御授平陳七策》。文帝没有察看，便説："公想宏揚我的名聲，但我不是求名之人，公可以將它載入到家傳中去。"其七策是："一，請在廣陵屯兵一萬人，并經常往來替代。陳國人剛開始時會集兵防備，時間一久，便習以爲常，等到大軍南征時，就不會引起陳國懷疑了。二，不時派兵沿江狩獵，叫他們故意喧嘩鼓噪。等到下次征伐大軍到江邊，陳國人就會誤以爲狩獵而無防備。三，用一些不中用的老馬多换一些陳國的船隻，并將它們藏匿起來，同時又買五六十隻破舊的船擺放在江邊河溝。陳國人偵察後便會以爲我國没有船隻。四，在揚子津堆積葦荻，其高度正好掩蓋住渡口内的戰艦。等到大軍將要渡江之際，便可突然由河溝進入長江。五，將戰船塗成黄色，使它們看起來與枯槁的葦荻同色，這樣陳國人事先不會發覺。六，大軍先奪取京口的倉庫，然後迅速據守白土岡，將我軍置於死地，便可一戰而勝。七，我奉敕令，大軍奉行正義之

海，西至象林，皆悉平定。”

舉。平定京口，俘敵五千多人，將他們全部給糧遣散，同時交給他們敕書，令他們到别處宣諭。所以，大軍渡江以後，所到之處莫不望風披靡。僅僅十七天時間，就使南到林邑，東到大海，西到象林的廣大地區，全部予以平定。”

轉右武候大將軍。弼時貴盛，位望隆重，其兄隆爲武都郡公，弟東萬榮郡公，并刺史、列將。弼家珍玩不可勝計，婢妾曳綺羅者數百，時人榮之。

調任右武候大將軍。當時賀若弼富貴顯赫，地位聲望隆盛，其兄賀若隆封爲武都郡公，其弟賀若東封爲萬榮郡公，都身任刺史、列將。賀若弼家中的奇珍異寶不可勝數，穿着華麗的婢妾達數百人，當時人甚爲羡慕。

弼自謂功名出朝臣之右，每以宰相自許。既而楊素爲右僕射，弼仍爲將軍，甚不平，形於言色，由是免官，弼怨望愈甚。後數載，下弼獄，上謂曰：“我以高熲、楊素爲宰相，汝每昌言此二人唯堪啖飯耳，是何意也?”弼曰：“熲，臣之故人，素，臣之舅子，臣并知其爲人，誠有此語。”公卿奏弼怨望，罪當死。上曰：“臣下守法不移，公可自求活理。”弼曰：“臣恃至尊威靈，將八千兵度江，即禽陳叔寶，竊以此望活。”上曰：“此已格外酬賞，何用追論!”弼曰：“平陳之日，諸公議不許臣行。推心爲國，已蒙格外重賞，今還格外望活。”既而上低徊者數日，惜其功，特令除名。歲餘，復其爵位。上亦忌之，不復任使。然每宴賜，遇之甚厚。

賀若弼自以爲功勞名望都在諸朝臣之上，所以經常以宰相自許。不久楊素任右僕射，而賀若弼仍任將軍之職，於是大爲不滿，在言語態度中常流露出來，因此他被免去官職，這更激起他心中的怨憤。數年以後，賀若弼獲罪入獄，文帝對他說：“我任用高熲、楊素二人爲宰相後，你常公開說這兩人衹配吃飯，是什麽意思?”賀若弼說：“高熲是我的老知交，楊素是我的舅子，我深知兩人的爲人如何，所以纔説此實話。”公卿紛紛上奏説賀若弼心懷不滿，罪應處死。文帝說：“大臣守法不可改，你可以自己求找不死的理由。”賀若弼說：“我藉助皇上神武聲威，率八千將士渡江伐陳，便擒獲了陳叔寶，我私下以爲憑此可求活命。”文帝說：“對於此功，我已額外給予你賞賜作爲酬答了，何必再去提及呢?”賀若弼說：“平定陳國之時，各位大臣在議論中指責我的不是，陛下看到我一心爲國，給了我額外的豐厚賞賜，但望現在還承陛下格外開恩，使我不死。”文帝在猶豫數日之後，顧念其功勞，特令免去賀若弼死罪，衹削去爵禄。一年以後，又恢復他的爵位。文帝心裏亦猜忌賀若弼，不再讓他擔當任何官職。然而每逢皇帝賜御宴，文帝對他的禮遇還是甚厚。

十九年，上幸仁壽宫，宴王公，詔弼爲五言詩，詞意憤怨，帝覽而容之。明年春，弼又有罪，在禁所，咏詩自若。上數之曰：“人有性善行惡者，公之爲惡，乃與行俱。有三太猛：嫉妒心太猛，自是非人心太猛，

開皇十九年，文帝到仁壽宫，宴請王公，當場詔令賀若弼作五言詩，詩意中充滿了憤怨之情，文帝看後容忍了此事。第二年春，賀若弼又獲罪被拘禁，在拘禁處，他咏詩自若。文帝責備他說：“人中間有一種人本性仁善而行爲醜惡，你的醜惡總是體現在行爲上。你有三方面太過

無上心太猛。昔在周朝，已教他兒子反，此心終不能改邪?”他日，上謂侍臣曰:“初欲平陳時，弼謂高熲曰:‘陳叔寶可平。不作高鳥盡，良弓藏邪?’熲云:‘必不然。’平陳後，便索内史，又索僕射。我語熲曰:‘功臣正宜授勛官，不可豫朝政。’弼後語熲:‘皇太子於己，出口入耳，無所不盡。公終久何必不得弼力，何脉脉邪!’意圖鎮廣陵，又求荆州總管，并是作亂處，意終不改也。”

分:嫉妒心太過分，自以爲是和否定别人的心理太過分，漠視皇帝的心理太過分。過去在周朝時，你父親曾已教導你不要步他後塵，爲什麽這種心理就始終改不過來呢?”一日，文帝對身邊隨臣説:“起初想平定陳國時，賀若弼對高熲説:‘陳叔寶是可以平定的，但皇上會不會在天空中高飛的鳥已射盡後，將良弓藏匿起來呢?’高熲説:‘一定不會的。’平定陳國後，賀若弼先向我索要内史之職，後又索要僕射之位。我曾對高熲説:‘有功之臣衹適宜任勛官，不可參預朝政。’賀若弼後來對高熲説:‘皇太子對他自己，無論什麽事，幾乎無所不涉。你長久以來不是得不到我的相助，爲什麽却總是默默不語呢?’他的意圖是想鎮守廣陵，又求任荆州總管，這兩地都是作亂的好地方，看來他的意圖總是没有改變。”

後突厥入朝，上賜之射，突厥一發中的。上曰:“非弼無能當此。”乃命弼。弼再拜咒曰:“臣若赤誠奉國，當一發破的;如不然，發不中也。”弼射一發而中。上大悦，顧謂突厥曰:“此人天賜我也!”

後來突厥頭領入朝觀見，文帝讓他射箭，突厥頭領衹用一箭就射中目標。文帝説:“除了賀若弼，其他的人都不能如此。”於是便叫賀若弼來射，賀若弼再拜祝告説:“我若是赤膽忠心爲國，就應當一發而中箭靶;如果不是此心，就射不中靶。”賀若弼射一箭就中了箭靶。文帝非常高興，回首看着突厥頭領説:“這人是上天賜給我的。”

煬帝之在東宫，嘗謂曰:“楊素、韓禽、史萬歲三人，俱良將也，優劣如何?”弼曰:“楊素是猛將，非謀將;韓禽是鬥將，非領將;史萬歲是騎將，非大將。”太子曰:“然則大將誰也?”弼拜曰:“唯殿下所擇。”弼意自許爲大將。及煬帝嗣位，尤被疏忌。大業三年，從駕北巡至榆林。時爲大帳，下可坐數千人，召突厥啓人可汗饗之。弼以爲太侈，與高熲、宇文㢸等私議得失，爲人所告，竟坐誅，時年六十四。妻子爲官奴婢，群從徙邊。

煬帝爲太子時，曾對賀若弼説:“楊素、韓禽、史萬歲這三人，都是優秀的將帥，他們各有哪些優缺點?”賀若弼説:“楊素是一員猛將，但不是有謀之將;韓禽是一位擅長拼殺的將領，但不是一位能統兵的將領;史萬歲是一位擅長統領騎兵作戰的將領，但不能做大將。”煬帝問:“那麽誰可以堪當大將之任呢?”賀若弼拜跪説:“那衹有殿下您知道了。”賀若弼的意思是衹有他自己纔能做大將。等到煬帝即位，賀若弼更受到了煬帝的疏遠和猜疑。大業三年，隨從煬帝北巡到榆林。當時煬帝叫人做了一個非常大的帳帷，帳帷下可容納數千人，帳帷做好後，煬帝召來突厥頭領啓民可汗，并在帳中設酒食招待他。賀若弼認爲煬帝如此太奢侈，便與高熲、宇文㢸等人私下議論這件事的得失，被人告發，終於獲罪處死，死時六十四歲。妻與子女没爲官家奴婢，僕

從被充軍邊疆。

子懷亮，慷慨有父風。以柱國世子，拜儀同三司。坐弼爲奴，俄亦誅死。

其子賀若懷亮，性格豪爽，有父親遺風。曾封爲柱國世子，任儀同三司。因父親賀若弼牽連，没爲官奴，不久亦被處死。

賀若誼

敦弟誼。誼性剛果，有幹略。周文據關中，引之左右，累遷儀同三司、略陽公府長史。周閔帝受禪，封霸城縣子，加開府，歷原、信二州總管。及兄敦以讒毁伏誅，坐免官。從武帝平齊，拜洛州刺史，進封建威縣侯。開皇中，位左武候將軍、海陵郡公。後以突厥爲邊患，誼素有威名，拜靈州刺史，進位柱國。誼時年老，猶能重鎧上馬，甚爲北夷所憚。數載，上表乞骸骨，卒於家。子舉襲爵。

賀若敦弟賀若誼，生性剛毅果敢，有才幹謀略。周文據守關中地區時，將他招納爲自己的部屬，多次升遷任儀同三司、略陽公府長史。周閔帝受禪即位，封爲霸城縣子，加授開府，歷任原州、信州總管。當其兄賀若敦因爲惡言詆毁之罪被處死時，受牽連被免去官職。後隨從周武帝平定齊國，任洛州刺史，進封爲建威縣侯。開皇年間，授左武候將軍、海陵郡公。後來因突厥屢犯邊境，賀若誼一向威名遠揚，便授靈州刺史，進升柱國。當時賀若誼雖年已老邁，但仍能披重鎧上馬，所以突厥還是非常害怕他。過了幾年，賀若誼上表朝廷請求退職回家，最後死於家中。兒子賀若舉繼承其父爵禄。

論曰：周文帝屬禍亂之辰，以征伐而定海内，大則連兵百萬，繫之以存亡，小則轉戰邊亭，不闋於旬月。是以兵無少長，士無賢愚，莫不投筆要功，横戈請奮。豆盧寧、楊紹、王雅、韓雄等，或攀翼雲漢，底績屯夷，雖運移年代，而名成終始，美矣哉！豆盧勣譽宣分竹，毓節見臨危，可謂載德象賢也。觀德王位登台衮，慶流後嗣，保兹寵禄，實仁厚之所致乎！王世積俊才雖多，適足爲害者矣。賀若敦志略慷慨，深入敵境，勍寇絶其糧道，長江阻其歸塗。臨危而策出無方，事迫而雄心彌厲，故能利涉死地，全師以反。而茂勛莫紀，嚴刑已及，天下是以知宇文護之不能終其位也。

論曰：周文帝承接戰禍紛亂的時代，憑藉征戰一統海内，大的征伐則出兵百萬，把國家的存亡寄托其上，小的征伐則轉戰邊亭，旬月不息。所以，士兵無論長幼，士人無論聰明愚蠢，没有不投筆從戎求取功賞，横戈請求奮戰的。豆盧寧、楊紹、王雅、韓雄等人，有的是依傍别人青雲直上，有的是靠駐兵征戰取得功勋，即使改朝换代，他們的功名始終没有受損，這是多麼美的事啊！豆盧勣名聲宣揚，又封官授爵。豆盧毓臨危難之際立顯志節，可以説是父子同有其德。觀德王位至臺輔，福蔭子孫，并能始終保持高爵厚禄，實在是他那高尚的仁德所致。王世積俊才雖超過常人，但這正是對他有害的東西。賀若敦有志有略且爲人豪爽，深入敵國，糧道被强敵截斷，歸途又被長江阻隔。臨危之際能鎮静自若，不亂心智，禍事迫身且能雄心百倍，所以使他能順利走出死亡之地，率全軍不敗而回。然而如此大的功勞還没來得及論賞，嚴刑却已臨身，天下人憑此知道宇文護是不能終守其位的。

自南北分隔，將三百年。隋文爰

自南北分隔以來，差不多將近三百年時間。

應千齡，將一函夏。賀若弼慷慨，申必取之長策，韓禽奮發，賈餘勇以爭先。隋氏自此一戎，威加四海。稽諸天道，或時有廢興；考之人謀，實二臣之力。其俶儻英略，賀弼居多，武毅威雄，韓禽稱重。方於晋之王、杜，勛庸綽有餘地。然賀弼功成名立，矜伐不已，竟顛殞於非命，亦不密以失身。若念父臨終之言，必不及於斯禍。韓禽累葉將家，威聲動俗，敵國既破，名遂身全，幸也。廣陵、甘棠，咸有武藝，驍雄膽略，并爲當時所推，赳赳干城，難兄難弟矣。

隋文帝順應歷史潮流，一統華夏。賀若弼胸懷大志，每次謀議大事都能進獻良策，韓禽奮勇風發，每次征戰使出全部勇氣拼殺在先。隋朝就從平陳用兵以後，威臨四海。考證歷史變遷，衹不過有廢也有興；若從人謀而論，實在是二人的功勞。若論他們二人才略卓越，賀若弼這方面居多；若論他們二人威武勇毅，則韓禽要突出得多。就好比西晋的王濬、杜預，論其功勛是綽綽有餘。然而賀若弼功成名就之後，竟居功自傲，以致遭到横死之禍，也是不謹慎而喪命。若是能追念父親臨終時所説的話，一定不會招來如此禍患。韓禽出身世代將門之家，威震於時，敵國平定後，名達而禍不及身，真是幸運了。僧壽、韓洪兩人，都身懷武藝，驍勇雄健有膽識，同被當時人所敬重。若論兩人雄健勇武，殺敵立功，兄弟都非常出色，難以分出高下。

北史卷六十九

列傳第五十七

申徵　陸通（弟）逞　厙狄峙　楊荐　王慶
趙剛（子）仲卿　趙昶　王悦　趙文表　元定　楊摽

申徽

申徽，字世儀，魏郡人也。六世祖鍾，爲後趙司徒。冉閔末，中原喪亂，鍾子邃避地江左。曾祖爽，仕宋，位雍州刺史。祖隆道，宋北兗州刺史。父明仁，郡功曹，早卒。

申徽，字世儀，魏郡人。六世祖申鍾，曾是後趙司徒。冉閔政權末年，中原大亂，申鍾的兒子申邃爲躲避戰亂，遷居長江下游以東地區。曾祖父申爽，供職劉宋，曾任雍州刺史。祖父申隆道，劉宋時曾任北兗州刺史。父親申明仁，曾做過郡功曹，去世較早。

徽少與母居，盡力孝養。及長，好經史。性審慎，不妄交游。遭母憂，喪畢，乃歸於魏。元顥入洛，以元邃爲東徐州刺史，邃引徽爲主簿。顥敗，邃被檻車送洛陽，故吏賓客并委去，唯徽送之。及邃得免，乃廣集賓友，嘆徽有古人風。尋除太尉府行參軍。

申徽年少時跟着母親生活，極力孝敬奉養母親。長大以後，喜歡閱讀經史典籍。其生性謹慎，不亂交朋接友。母親去世後，一直等到服喪期結束，纔歸附魏。元顥進入洛陽，任命元邃爲東徐州刺史，元邃便接納申徽爲主簿。元顥失敗後，元邃被囚車送往洛陽，元邃過去的那些部屬、門客都一個個離開了，衹有申徽一人前去送别。後來元邃官復原職，便廣召過去的那些門客，元邃深感申徽有古代俠義之風，不久便提拔他爲太尉府行參軍。

孝武初，徽以洛陽兵難未已，遂間行入關見周文。周文與語，奇之，薦之於賀拔岳，岳亦雅相敬待，引爲賓客。周文臨夏州，以徽爲記室參軍兼府主簿。周文察徽沉密有度量，每事信委之，乃爲大行臺郎中。時軍國草創，幕府務殷，四方書檄皆徽之辭也。以迎孝武功，封博平縣子、本州大中正。大統初，進爵爲侯。四年，拜中書舍人，修起居注。河橋之役，

孝武帝初年，申徽鑒於洛陽戰亂不止，便偷偷入關謁見周文帝。周文帝同他談論後，深感驚奇，便把他推薦給賀拔岳，賀拔岳亦很敬重他，并接納爲自己的門客。周文帝去夏州，任命申徽爲記室參軍兼府主簿。周文帝發現申徽沉着穩重且有器量，每一件事都相當放心地讓他去辦，不久升任大行臺郎中。當時軍隊、國家尚處初創階段，幕府事務繁多，發至各地的文書都是申徽起草。因爲迎立孝武帝有功，封爲博平縣子、本州大中正。大統初年，進升爲侯。大統四年，任中

大軍不利，近侍之官分散者衆，徽獨不離左右，魏帝稱嘆之。十年，遷給事黄門侍郎。

書舍人，負責編修起居注。在河橋戰役中，大軍面臨困境，皇帝身邊的官員逃散的很多，而申徽始終不離皇帝左右，魏文帝對他非常贊嘆。大統十年，升任給事黄門侍郎。

先是，東陽王元榮爲瓜州刺史，其女婿劉彦隨焉。及榮死，瓜州首望表榮子康爲刺史，彦遂殺康而取其位。屬四方多難，朝廷不遑問罪，因授彦刺史。頻徵不奉詔，又南通吐谷渾，將圖叛逆。周文難於動衆，欲以權略致之，乃以徽爲河西大使，密令圖彦。徽輕以五十騎行，既至，止於賓館。彦見徽單使，不以爲疑。徽乃遣一人微勸彦歸朝，以揣其意，彦不從。徽又使贊成其住計，彦便從之，遂來至館。徽先與瓜州豪右密謀執彦，遂叱而縛之。彦辭無罪，徽數之曰："君無尺寸之功，濫居方岳之重，恃遠背誕，不恭貢職，戮辱使人，輕忽詔命。計君之咎，實不容誅。但受詔之日，本令相送歸闕，所恨不得即申明罰，以謝邊遠耳。"於是宣詔慰勞吏人及彦所部，復云大軍續至，城内無敢動者。使還，遷都官尚書。

在此之前，東陽王元榮任瓜州刺史，他的女婿劉彦也跟隨在瓜州。當元榮死後，瓜州當地尊長上表要求讓元榮的兒子元康繼任刺史之職，劉彦於是便刺殺元康攫取了刺史職位。時逢各地多遭禍患，朝廷没有閑暇追究其罪，也就因此授以劉彦刺史職位。朝廷頻繁徵召劉彦回朝，他不但不奉詔，反而又私下串通南面的吐谷渾，將圖謀叛亂。周文帝因爲難以率兵征討，就想用計謀擒拿劉彦，於是便任命申徽爲河西大使，秘密地叫他圖謀劉彦。申徽率輕騎五十人出發，到了瓜州，把人馬安頓在賓館休息。劉彦看見申徽率如此少的人馬前來，没有産生任何疑心。申徽於是先派一人到劉彦處暗勸他回朝，以揣測他的意圖，劉彦不肯聽從。申徽又派人贊助促成劉彦到賓館商事，劉彦答應了，於是前來賓館。在此之前，申徽已經同瓜州的大族頭領秘密謀劃好了擒拿劉彦的辦法，當劉彦一進館所，申徽便叫人將他綁縛起來。劉彦辯説自己無罪，申徽數説他説："你没有任何功勞，攫取一方重任，而且自恃偏遠，違命妄爲，不敬奉納貢職事，殺戮侮辱朝廷使者，蔑視詔諭。統計你的罪過，實在是死罪不可饒恕。但在我接受詔令那天，本是要我將你押送京師，我恨自己不能立即申明法度，將你懲處，來向此地的吏民道歉。"接着宣詔，慰勞當地吏民以及劉彦的部屬，同時還告訴他們，朝廷大軍將接着趕到，於是瓜州城内没有一個人敢鬧事。申徽出使回朝後，升任都官尚書。

十二年，瓜州刺史成慶爲城人張保所殺，都督令狐延等起義逐保，啓請刺史。以徽信洽西土，拜假節、瓜州刺史。徽在州五稔，儉約率下，邊人樂而安之。十六年，徽兼尚書右僕射，加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廢帝二年，進爵爲公，正右僕射，賜姓宇文氏。

十二年，瓜州刺史成慶被市人張保殺害，都督令狐延等起義驅逐張保，要求派來刺史。由於申徽在瓜州一帶有威信，任假節、瓜州刺史。申徽在瓜州五年，以身作則，勤儉節約，瓜州民衆安居樂業。十六年，回朝兼任尚書右僕射，加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廢帝二年，進爵爲公，右僕射，賜姓宇文氏。

徽性勤至，凡所居官，案牘無大小皆親自省覽，以是事無稽滯，吏不得爲奸。後雖歷公卿，此志不懈。出爲襄州刺史。時南方初附，舊俗官人皆通餉遺。徽性廉慎，乃畫楊震像於寢室以自戒。及代還，人吏送者數十里不絶。徽自以無德於人，慨然懷愧，因賦詩，題於清水亭。長幼聞之，皆競來就讀，遞相謂曰："此是申使君手迹。"并寫誦之。

申徽生性極勤勞，不管任何職，官府文書無論大小都親自審閲，所以所辦之事從没拖延，屬吏亦没有作奸的機會。後來雖然位至公卿，這種作風常守不懈。後出京任襄州刺史。當時南方剛剛歸附，當地有一種舊習俗，就是官吏都互相贈送錢財。申徽生性清廉謹慎，於是畫一幅楊震的像挂在卧室以自我戒勉。等到被替代回京時，當地前來相送的吏民排了數十里長。申徽自認爲對别人無所恩德，内心充滿愧疚，於是賦詩一首，將它題寫在清水亭上。當地男女老少聽説後，都争相前去咏讀，并互相稱贊説："這是申使君的手迹。"紛紛將詩抄寫下來吟誦。

明帝以御正任總絲綸，更崇其秩爲上大夫，員四人，號大御正，又以徽爲之。歷小司空、少保，出爲荆州刺史。入爲小司徒、小宗伯。天和六年，上疏乞骸骨，詔許之。薨，贈泗州刺史，謚曰章。

周明帝委派御正掌管皇帝詔書，并把其俸禄提高到上大夫標準，共設四員，號稱大御正，申徽在其中。歷任小司空、少保，出任荆州刺史。後又入京任小司徒、小宗伯。天和六年，向武帝上表請求退職回家，武帝下詔許可。逝世後，追贈泗州刺史，謚號爲章。

子康嗣。位瀘州刺史、司織下大夫、上開府。

兒子申康繼承爵位。申康曾任瀘州刺史、司織下大夫、上開府。

康弟敦，汝南郡守。敦弟静，齊郡守。静弟處，上開府、同昌縣侯。卒。

申康弟申敦，曾任汝南郡守。申敦弟申静，曾任齊郡郡守。申静弟申處，曾任上開府，封爲同昌縣侯。去世。

陸通　陸政

陸通，字仲明，吴郡人也。曾祖載，從宋武帝平關中，軍還，留載隨其子義真鎮長安，遂没赫連氏。魏太武平赫連氏，載仕魏，位中山郡守。

陸通，字仲明，吴郡人。曾祖父陸載，跟從宋武帝平定關中，大軍回京師，留陸載跟隨武帝子劉義真鎮守長安，於是便入赫連氏。魏太武帝平定赫連氏，陸載供職魏國，位至中山郡守。

父政，性至孝。其母吴人，好食魚。北土魚少，政求之常苦難。後宅側忽有泉出，而有魚，遂得以供膳。時人以爲孝感所致，因謂其泉爲孝魚泉。從尒朱天光討伐。及天光敗，歸周文。周文爲行臺，以政爲行臺左丞、原州長史，賜爵中都縣伯。大統中卒。

父親陸政，生性非常守孝道。他的母親是吴人，喜歡吃魚。北方魚很少，陸政爲求到魚時常感到苦惱。後來發現房子旁邊忽然有泉水涌出，而且泉水中常有魚游出，於是纔得以爲母親供食。當時人認爲是他的孝道感動了天地，便把那泉水取名孝魚泉。跟從尒朱天光征伐。天光失敗，便歸附周文。周文任行臺時，授陸政爲行臺左丞、原州長史，封爲中都縣伯。大統年間去世。

通少敦敏好學，有志節。幼從政在河西，遂逢寇難，與政相失。通乃

陸通年少時勤奮好學，有志向氣節。年幼跟從父親陸政到河西，一次遇上强盗，便與父親走

自拔東歸，從尒朱榮。榮死，又從尒朱兆。及尒朱氏滅，乃入關。周文時在夏州，引爲帳内督。頃之，賀拔岳爲侯莫陳悦所害。時有傳岳軍府已亡散者，周文憂之，通以爲不然。居數日，問至，果如所策。自是愈見親禮，遂晝夜陪侍，家人罕見其面。通雖處機密，愈自恭謹，周文以此重之。後以迎孝武功，封都昌縣伯。

失。陸通於是自己一人從河西回來，投奔到尒朱榮帳下。尒朱榮死後，又投奔到尒朱兆營中。尒朱氏滅亡後，便進入關中。當時周文鎮守夏州，接納陸通并任命他爲帳内督。不久，賀拔岳被侯莫陳悦殺害。當時有人傳聞賀拔岳府庫中的軍用器械已經散失在外，周文爲此深感憂慮，而陸通却對他説無關緊要。過了幾天，周文探問情勢，果然如同陸通所説的那樣。從此以後，陸通越來越被親信禮遇，甚至晝夜都陪同在周文身邊，連家裏人都很少見到他的面。陸通雖然身處顯要之位，但他自己却顯得更加恭敬謹慎，周文也正是因爲這一點而重用他。後來因爲迎立魏孝武帝有功，封爲都昌縣伯。

大統元年，進爵爲侯。從禽竇泰，復弘農。沙苑之役，力戰有功。又從解洛陽圍。軍還，屬趙青雀反於長安。周文將討之，以人馬疲弊，不可速行；又謂青雀等一時陸梁，不足爲慮，乃云："我到長安，但輕騎臨之，必當面縛。"通進曰："青雀等既以大軍不利，謂朝廷傾危，同惡相求，遂成反亂。然其逆謀久定，必無遷善之心。且其詐言大軍敗績，東寇將至，若以輕騎往，百姓謂爲信然，更沮兆庶之望。大兵雖疲弊，精鋭猶多，以明公之威，率思歸之衆，以順討逆，何慮不平?"周文深納之。因從平青雀，録前後功，進爵爲公，徐州刺史。以寇難未平，留不之部。與于謹討劉平伏，加大都督。從周文援玉壁，進儀同三司。

大統元年，陸通進升侯爵。隨周文擒竇泰，收復弘農。在沙苑戰役中，因勇猛立有戰功。不久，又隨軍去解洛陽之圍。回師途中，適逢趙青雀在長安謀反。周文將要前去討伐，但又認爲將士馬匹都很疲憊，不可以馬上出征；周文還以爲趙青雀等人衹不過暫時囂張，不會成爲大氣候，於是説："我軍進到長安，衹用輕騎進攻，就一定能將趙青雀擒拿回來。"陸通向周文建議説："趙青雀等人已經認爲大軍失利了，便説朝廷將會處於傾危境地，他們同惡結夥，於是便起兵反叛。然而他們定謀叛亂已久，一定不會有改惡從善之心。况且他們詐稱大軍已遭失敗，東邊的敵國即將派兵前來，如果僅派部分輕騎前往，百姓就會信以爲真，更打擊百姓企盼平叛的願望。大軍現在雖説比較疲困，但精鋭還是很多，憑藉您的威名，率領一心向往歸朝的大軍，以正義討伐叛逆，怎會擔心不能平定呢?"周文深服陸通的策略，并采納了它。於是陸通隨軍討平趙青雀，因前後立功，進升公爵，任徐州刺史。陸通鑒於敵國侵擾未平，仍留原部未赴任。不久與于謹討伐劉平伏，加官大都督。又跟從周文增援玉壁，進升儀同三司。

九年，高仲密以地來附，通從若干惠戰於芒山。衆軍皆退，唯惠與通率所部力戰。至夜中乃陰引還，敵亦不敢逼。進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

大統九年，高仲密獻地前來歸附，陸通跟從若干惠戰於芒山。在戰鬥中，其他各路軍隊都失敗退却，衹有若干惠與陸通所率領的軍隊仍在拼殺。到了半夜陸通與若干惠纔率部秘密退回，敵

三司、太僕卿，賜姓步六孤氏，進爵綏德郡公。周孝閔踐祚，拜小司空。保定五年，累遷大司寇。

軍亦不敢逼進。進升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太僕卿，賜姓步六孤氏，進封爲綏德郡公。周孝閔帝即位，授小司空。保定五年，升爲大司寇。

通性柔謹，雖久處列位，常清慎自守。所得祿賜，盡與親故共之，家無餘財。常曰："凡人患貧而不貴，不患貴而貧也。"建德元年，轉大司馬。其年薨。通弟逞。

陸通生性柔和謹慎，雖説長久處於各種重要職位，却能經常保持清廉謹慎。不管是俸祿還是賞賜的財物，都與親朋故友分享，家裏没有餘財。他常説："人們都害怕清貧而不害怕顯貴，不怕顯貴而害怕清貧生活。"建德元年，調任大司馬。當年逝世。陸通弟爲陸逞。

陸逞

逞，字季明，初名彦，字世雄。魏文帝常從容謂之曰："爾既温裕，何因乃字世雄？且爲世之雄，非所宜也。於爾兄弟又復不類。"遂改焉。逞少謹密，早有名譽。兄通先以軍功别受茅土，乃讓父爵中都縣伯令逞襲之。起家羽林監、周文内親信。時輩皆以驍勇自達，唯逞獨兼文雅，周文由此加禮遇焉。大統十四年，參大丞相府軍事，尋兼記室。保定初，累遷吏部中大夫，歷蕃部、御伯中大夫，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徙授司宗中大夫，轉軍司馬。逞幹識詳明，歷任三府，所在著績。朝廷嘉之，進爵爲公。

陸逞，字季明，起初取名陸彦，字世雄。魏文帝曾隨便地對他説："你既然生性柔和寬容，是什麽原因要字世雄呢？况且做世上的雄傑，亦不是你能適合的，對於你兄弟來説亦不相稱。"於是把它改了過來。陸逞年少時顯得謹慎縝密，早就有了名譽。兄長陸通開始因爲立有軍功另外被封爵祿，便讓父親的中都縣伯爵位由陸逞繼承。陸逞是從羽林監和周文的幕内親信起家的。當時，與他同輩的人都憑着能打仗得以顯貴，惟獨陸逞兼涉獵藝文禮樂，周文因此更加厚待他。大統十四年，參與大丞相府軍事，接着兼任記室。保定初年，多次升遷任吏部中大夫，又歷任蕃部、御伯中大夫，升任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不久改授以司宗中大夫，轉軍司馬。陸逞才幹學識詳明，在歷任三府中，成績突出，爲此朝廷特予嘉勉，進升公爵。

天和三年，齊遣侍中斛斯文略、中書侍郎劉逖來聘。初修鄰好，盛選行人，詔逞爲使主，尹公正爲副以報之。逞美容止，善辭令，敏而有禮，齊人稱焉。還届近畿，詔令路車儀服郊迎而入，時人榮之。四年，除京兆尹。郡界有豕生數子，經旬而死。其家又有豶，遂乳養之，諸豚賴之以活，時論以逞仁政所致。俄遷司會中大夫，出爲河州刺史。晋公護雅重其才，表爲中外府司馬，頗委任之。尋復爲司會，兼納言，遷小司馬。及

天和三年，北齊派侍中斛斯文略、中書侍郎劉逖來朝訪問。因爲兩國剛和好，朝廷廣泛選拔出使的人，武帝下詔以陸逞爲主使，尹公正爲副使回訪北齊。陸逞儀表堂堂，善於説話，聰明而有禮節，齊人對他贊賞。出使回國，當他們到達京師近郊的時候，武帝下詔用輅車儀仗禮服到近郊迎接他們入朝，當時人非常羡慕。天和四年，任京兆尹。他所在郡内一人家有一母猪産了幾個猪仔，猪仔生下十多天後，母猪就死了。當時那家還養有一頭閹割過的猪，竟然自己有乳去喂養猪仔，使那些猪仔得以存活下來，當時人們談論這件事時，都認爲是陸逞仁義施政的結果。不

護誅，坐免官。

久，陸逞升任司會中大夫，出京任河州刺史。晉公宇文護十分器重他的才能，上表求爲中外府司馬，相當重用他。接着又任司會，兼納言，調任小司馬。宇文護被處死，陸逞受牽連被免去官職。

頃之，起爲納言。又以疾不堪劇任，乃除宜州刺史。故事，刺史奉辭，例備鹵簿，逞以時屬農要，奏請停之。武帝深嘉焉，詔遂其所請，以彰雅操。逞在州有惠政，吏人稱之。東宫初建，授太子太保。卒贈大將軍，子操嗣。

不久，陸逞被起用爲納言。接着因有病在身難以承受重任，於是便授以宜州刺史。按照先例，刺史奉正辭出任，要備儀仗，陸逞認爲當時正值農忙時節，奏請皇帝予以取消。武帝甚爲贊賞，下詔批准他的請求，并表彰他這種高尚的情操。陸逞在宜州推行仁惠措施，當地的官員和百姓對他甚爲稱贊。太子初立，授以太子太保。死後追贈大將軍，兒子陸操繼承爵位。

厙狄峙

厙狄峙，其先遼東人，本姓段，匹磾之後也，因避難改焉。後徙居代，世爲豪右。祖凌，武威郡守。父貞，上洛郡守。

厙狄峙，祖先是遼東人，本來姓段，是段匹磾的後代，爲避難而改爲厙狄氏。後來遷徙到代郡，世世代代是當地的豪姓大族。祖父厙狄凌，曾任武威郡守。父親厙狄貞，曾任上洛郡守。

峙少以弘厚知名，善騎射，有謀略。仕魏，位高陽郡守，政存仁恕，百姓頗悦之。孝武西遷，峙乃棄官從入關。大統元年，拜中書舍人，參掌機密，以恭謹見稱。遷黄門侍郎。

厙狄峙年少時以寬宏仁厚出名，他善於騎馬射箭，富有謀略。供職北魏時，任高陽郡守，推行仁恕政治，深得當地百姓的喜愛。魏孝武帝西遷時，厙狄峙便棄官跟從孝武帝入關。大統元年，任中書舍人，參與執掌國家機密大事，以謙遜謹慎而被人稱贊。調任黄門侍郎。

時與東魏争衡，蠕蠕乘虚，屢爲邊患，朝議欲結和親，乃使峙往。峙狀貌魁梧，善於辭令，蠕蠕主雅信重之，自是不復爲寇。周文謂峙曰："昔魏絳和戎，見稱前史。以君方之，彼有愧色。"封高邑縣公。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拜侍中。蠕蠕滅後，突厥强盛，雖與周通好，而外連齊氏。周文又令峙銜命喻之。突厥感悟，即執齊使歸諸京師。進爵安豐郡公，歷小司空、小司寇。明帝初，爲益州刺史、都督三十一州諸軍事。峙性寬和，尚清靖，爲夷獠所安。後爲宜州刺史。入爲少師。以年老，乞骸骨，詔許之。卒，謚曰定。

當時西魏正與東魏互相争鬥，蠕蠕族乘虚而入，屢犯邊境，朝廷商議打算與他們和親，於是便派厙狄峙前往。厙狄峙外表魁偉，善於言辭，蠕蠕族頭領非常器重并信任他，從此以後，蠕蠕族再也没來侵犯。周文對厙狄峙説："過去魏絳和好戎人，已在前朝歷史中被人們稱頌。如果以你與他相比，恐怕他會有愧色。"封爲高邑縣公。升任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任侍中。蠕蠕族滅亡後，突厥强盛起來，雖然它與周通使和好，但它又與齊國聯盟。周文又命令厙狄峙奉命前往突厥曉諭。突厥明白過來，立即派人縛送齊使者到京師。厙狄峙進封爲安豐郡公，歷任小司空、小司寇。周明帝初年，任益州刺史、都督三十一州諸軍事。厙狄峙性格寬厚平和，爲政崇尚清明安静，使當地僚民能安居樂業。後來任宜州

刺史。不久進入京師任少師。因爲年老，請求退休，朝廷下詔許可。厙狄峙死後，謚號爲定。

子嶷嗣，少知名，位開府儀同三司、職方中大夫、蔡州刺史。卒官。

兒子厙狄嶷繼承爵禄，厙狄嶷年少時便有名氣，位至開府儀同三司、職方中大夫、蔡州刺史。最終死於任所。

嶷弟徵，從平齊，以功拜儀同大將軍，賜爵樂陵縣公。

厙狄嶷弟厙狄徵，曾隨軍平定齊國，因有功授以儀同大將軍，賜封爲樂陵縣公。

徵弟徽，亦以軍功至儀同大將軍、保城縣男。

厙狄徵弟厙狄徽，亦因立有軍功官至儀同大將軍，封爲保城縣男。

厙狄嶔

徽弟嶔，性弘厚，有局度，以齊右下大夫從武帝東伐，入并州。軍敗，侍臣殲焉。及帝之出，唯嶔侍從。以功授上儀同大將軍，遷開府，歷右宫伯，賜爵樂城縣侯。仕隋，位至户部尚書。

厙狄徽弟厙狄嶔，生性寬宏仁厚，有器度，曾以齊右下大夫身份跟從周武帝征東，進入并州。後來軍隊遭到慘敗，武帝身邊的臣僚死傷殆盡。當武帝從敵圍中衝出的時候，衹剩下厙狄嶔一人跟隨在旁。因功授以上儀同大將軍，升任開府，歷任右宫伯，賜封爲樂城縣侯。供職隋朝時，官至户部尚書。

楊荐

楊荐，字承略，秦郡寧夷人也。父寶，昌平郡守。

楊荐，字承略，秦郡寧夷人。父親楊寶，任昌平郡守。

荐幼孤，早有名譽，性廉謹，喜怒不形於色。魏永安中，隨尒朱天光入關討群賊，封高邑縣男。周文臨夏州，補帳内都督。及平侯莫陳悦，使荐入洛請事，孝武授周文關西大行臺，仍除荐直閤將軍。時馮翊長公主嫠居，孝武意欲歸諸周文，乃令武衛元毗喻旨。荐歸白周文，又遣荐入洛陽請之，孝武即許焉。孝武欲向關中，荐贊成其計。孝武曰："卿歸語行臺迎我。"周文又遣荐與長史宇文測出關候接。孝武至長安，進爵清水縣子。

楊荐年幼時父母雙亡，很早便有名聲。其人生性廉潔謹慎，喜怒從不表露於臉上。北魏永安年間，跟隨尒朱天光入關征討群賊，封爲高邑縣男。周文進到夏州，補任帳内都督。平定侯莫陳悦後，周文派楊荐到洛陽要求賞封，孝武帝授周文爲關西大行臺，又升任楊荐爲直閤將軍。當時馮翊長公主寡居，孝武帝心裏想將她嫁給周文，於是便叫武衛元毗告訴楊荐孝武帝的意思。楊荐回去告知周文，周文又派楊荐到洛陽正式請婚，孝武帝當即答應了他的要求。孝武帝想揮師關中，楊荐贊同并促成了這個計策的實現。孝武帝對楊荐説："你回去告訴行臺前來迎接我。"於是周文派楊荐與長史宇文測出關等候迎接孝武帝。孝武帝進入長安後，楊荐進封爲清水縣子。

大統元年，蠕蠕請和親，周文遣荐與楊寬使，并結婚而還。進爵爲侯。又使荐納幣於蠕蠕。魏文帝郁久閭后崩，周文遣僕射趙善使蠕蠕，更請婚。善至夏州，聞蠕蠕貳於東

大統元年，蠕蠕請求和親，周文派遣楊荐與楊寬一同出使蠕蠕，并與蠕蠕締結婚姻而回。進封侯爵。不久，又讓楊荐出使蠕蠕去送聘禮。魏文帝郁久閭后駕崩，周文派僕射趙善出使蠕蠕，告知改變請婚。趙善行到夏州，聽説蠕蠕背叛東

魏，欲執使者。善懼，乃還。周文乃使荐往賜黄金十斤、雜綵三百匹。荐至蠕蠕，責其背惠食言，并論結婚之意。蠕蠕感悟，乃遣使隨荐報命焉。

魏，想擒縛東魏使者。趙善感到害怕，便中途回來了。周文於是派楊荐前往賞賜黄金十斤、雜綵三百匹。楊荐到了蠕蠕，當面責問其頭領背棄恩惠，食言無信，并闡述了朝廷關於結婚方面的意圖。蠕蠕頭領聽後有所感悟，於是派使者隨同楊荐前來京師覆命。

及侯景來附，周文令荐助鎮遏。荐知景翻覆，遂求還，具陳事實，周文乃遣使密追助景之兵。尋而景叛。

當侯景前來歸附的時候，周文命令楊荐協助侯景鎮守以便牽制。楊荐知道此人又將會反叛，於是要求回來，并把侯景的情况報告周文，周文於是派使者秘密前去解除侯景的兵權。不久，侯景終於叛亂。

十六年，大軍東討，周文恐蠕蠕乘虚寇掠，乃遣荐往，更論和好，以安慰之。進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

大統十六年，大軍東征，周文擔心蠕蠕將會乘虚進犯邊境，於是便派楊荐前往蠕蠕，進一步和好雙邊關係，以便安慰蠕蠕。爲此，楊荐進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

周孝閔帝踐阼，除御伯大夫，進爵姚谷縣公，仍使突厥結婚。突厥可汗弟地頭可汗阿史那庫頭居東面，與齊通和，説其兄欲背先約。計謀已定，將以荐等送齊。荐知其意，乃正色責之，辭氣慷慨，涕泗横流。可汗慘然良久曰："幸無所疑，當共平東賊，然後發遣我女。"乃令荐先報命，仍請東討。以奉使稱旨，遷大將軍。保定四年，又納幣於突厥。還，行小司馬，又行大司徒。從陳公純等逆女於突厥，進爵南安郡公。天和三年，遷總管梁州刺史。後以疾卒。

周孝閔帝即位，任御伯大夫，進封爲姚谷縣公，同時仍派他出使突厥締結婚約。突厥頭領的弟弟地頭可汗阿史那庫頭居留在突厥東邊，與齊國通使和好，他想説服他的哥哥背棄與周國的盟約。他們兄弟在背周之謀確定後，準備將楊荐等周使縛送到齊國。楊荐瞭解到突厥頭領的意圖後，便當面憤怒地指責他們背信棄義。當時，楊荐言辭激揚慷慨，涕淚如雨。突厥可汗聽了楊荐的話，顏色凄慘，過了很久纔説："希望您不要懷疑，我們應當協助你們一起平定東面敵人，等到此事結束後，再派我女兒前來完婚。"於是叫楊荐先回朝覆命，同時還請求一同東征。楊荐因按旨意完成使命，升任大將軍。保定四年，又奉命前去突厥送聘禮。回來之後，代理小司馬之職，接着又代理大司徒職位。不久，因跟隨陳公宇文純等人前去迎請突厥可汗之女，進封爲南安郡公。天和三年，調任總管梁州刺史。後來因病去世。

王慶

王慶，字興慶，太原祁人也。父因，魏靈州刺史、懷德縣公。

王慶，字興慶，太原祁縣人。父親王因，曾是北魏靈州刺史、懷德縣公。

慶少開悟，有才略。初從周文征伐，復弘農，破沙苑，并有戰功，每獲殊賞。大統十年，授殿中將軍。周

王慶年少時聰明悟性高，有才有略。起初跟從周文一起征戰，收復弘農，破沙苑之敵，都立有戰功，每次都受到朝廷豐厚的賞賜。大統十

孝閔帝踐阼，晋公護引爲典籤。慶樞機明辯，漸見親待，授大都督。武成元年，以前後功，賜爵始安縣男。二年，行小賓部。保定二年，使吐谷渾，與其分疆，仍論和好之事。渾主悦服，遣所親隨慶貢獻。

年，被授以殿中將軍。周孝閔帝即位，晋公宇文護將他任用爲典籤。由於他的言論能明辨是非，漸漸受到宇文護的厚待，被授以大都督。武成元年，因過去功勞的關係，賜爵始安縣男。武成二年，代理小賓部。保定二年，他奉命出使吐谷渾，前去商議劃定邊界問題，并同時討論雙方和好之事。吐谷渾頭領表示誠服，并派他的親信隨同王慶來朝進貢。

初，突厥與周和親，許納女爲后。而齊人知之，懼成合從之勢，亦遣使求婚，財饋甚厚。突厥貪其重賂，便許之。朝議以魏氏昔與蠕蠕結婚，遂爲齊人離貳，今者復恐改變，欲遣使結之。遂授慶左武伯，副楊荐爲使。是歲，遂興入并之役。慶乃引突厥騎，與隋公楊忠至太原而還。及齊人許送皇姑及世母，朝廷遂與通和。突厥聞之，復致疑阻，於是又遣慶往諭之。可汗感悦，結好如初。五年，復與宇文貴使突厥逆女。自此，以慶信著北蕃，頻歲出使。後更至突厥，屬其可汗暴殂，突厥謂慶曰："前後使來，逢我國喪者，皆剺面表哀。况今二國和親，豈得不行此事！"慶抗辭不從。突厥見其守正，卒不敢逼，武帝聞而嘉之。録慶前後使功，遷開府儀同三司、兵部中大夫，進爵爲公。歷丹、中二州刺史，爲政嚴肅，吏不敢犯。

當初，突厥與周和親，答應娶突厥可汗的女兒爲周帝皇后。當齊國知道這件事後，害怕突厥將會與周形成合縱之勢，亦派使者前往突厥求婚，并對突厥饋贈豐厚的財物。突厥貪圖齊國厚重的饋贈，便答應了齊國的求婚。朝廷在商議此事時，考慮到魏國過去與蠕蠕締結婚姻，終被齊國離間的教訓，擔心現在齊國這麽做亦將會使突厥改變，想再派使者前去與突厥結好。於是授王慶爲左武伯，以楊荐爲副使，一同前去突厥。當年，周發動進攻并州戰役。王慶於是帶着突厥騎兵，與隋公楊忠進軍到太原後便回師。當齊國答應送皇姑和世母到突厥的時候，朝廷於是通使和好。突厥聽説這些事後，又產生疑慮和猶豫，於是再次派王慶前去曉諭。突厥頭領心感喜悦，答應兩國和好如初。保定五年，再次與宇文貴出使突厥迎接可汗之女。自此以後，因王慶在突厥享有較高的信譽，所以幾乎年年出使。後來再次到突厥，恰逢突厥可汗突然死亡，突厥人對王慶説："前後到來的使者，若是逢到我國可汗喪事，都得割破顔面以表達哀傷。何况現在我們兩國是和親關係，怎能不如此做呢?"王慶高聲辯説，表示難以從命。突厥看見王慶堅守正道，最終不敢相逼，周武帝聽説此事贊揚了王慶。因王慶前後出使所立的功勞，升任王慶爲開府儀同三司、兵部中大夫，進封公爵。後歷任丹州、中州刺史，他爲政嚴明肅正，屬下官吏不敢作奸犯科。

大象元年，授小司徒，加上大將軍、總管汾石二州五鎮諸軍事、汾州刺史。又除延州總管，進位柱國。開皇元年，進爵平昌郡公。卒于鎮，贈上柱國，謚曰莊。子淹嗣。

大象元年，王慶被授以小司徒，加上大將軍，統領汾州、石州二州五鎮諸軍事、汾州刺史。又任延州總管，進升柱國。開皇元年，進封爲平昌郡公。死於鎮所，追贈他爲上柱國，謚號爲莊。兒子王淹繼承他的爵位。

趙剛

趙剛，字僧慶，河南洛陽人也。祖寧，魏高平太守。父和，永平中，陵江將軍。南討度淮，聞父喪，輒還。所司將致之於法，和曰："罔極之恩，終天莫報。若許安厝，禮畢而即罪戮，死且無恨。"言訖號慟，悲感傍人。主司以聞，遂宥之。喪畢，除寧遠將軍。大統初，追贈膠州刺史。

趙剛，字僧慶，河南洛陽人。祖父趙寧，曾爲北魏高平太守。父親趙和，永平年間曾爲陵江將軍。率軍渡淮水南征，途中接到父親去世的消息後，立即回師原地。有關部門將對他依法論處，趙和説："父親莫大恩惠，我終生難報。如果容許我將父親喪事安頓，在盡了禮儀之後再去按罪處置，我死而無恨。"説完號啕大哭，悲哀感動了在場的人。主管部門上報朝廷，便寬恕了他。喪期結束後，趙和任寧遠將軍。大統初年，追贈他爲膠州刺史。

剛少機辯，有幹能。起家奉朝請，累遷金紫光禄大夫，領司徒府從事中郎，加閤内都督。及孝武與齊神武構隙，剛密奉旨，召東荆州刺史馮景昭。未及發，而神武已逼洛陽，孝武西遷。景昭集府僚文武，議其去就，司馬馮道和請據州待北方處分。剛抽刀投地曰："公若爲忠臣，可斬道和。如欲從賊，可見殺！"景昭感悟，遂率衆赴關右。屬侯景逼穰城，東荆州人楊歡等起兵應景，以其衆邀景昭於路。景昭戰敗，剛遂没於蠻。後自贖免，乃見東魏東荆州刺史李魔憐，勸令歸關西。魔憐納之，使剛至并州，密觀事勢。神武引剛内宴，因令剛賫書申敕荆州。剛還報魔憐，仍説魔憐斬楊歡等，以州歸西，魔憐乃使剛入朝。大統初，剛於灞上見周文，具陳關東情實。周文嘉之，封陽邑縣子。論復東荆州功，進爵臨汝縣伯。

趙剛年少時機敏善辯，富有才能。最初爲奉朝請，多次升官任金紫光禄大夫，領司徒府從事中郎，加閤内都督。當魏孝武帝與齊神武相惡成仇時，趙剛秘密奉旨，準備去召來東荆州刺史馮景昭。還未出發，齊神武已率軍逼近洛陽，魏孝武帝被迫西遷。馮景昭召集自己屬下的文武官員，商議何去何從，司馬馮道和建議暫時據守本州以等待北方處置。趙剛抽出佩刀投到地上説："公若是忠臣，就應該殺掉馮道和。如果想去歸順賊敵，就把我殺掉！"馮景昭聽後覺悟，於是率領部衆趕赴關右。緊接着侯景率兵進逼穰城，東荆州人楊歡等起兵響應侯景，并率其部衆在路上截擊馮景昭所部。馮景昭部戰敗，趙剛便被賣到蠻地爲奴。後來自己贖身出來，便投奔東魏東荆州刺史李魔憐，并勸説李魔憐使他歸順西魏。李魔憐采納了趙剛的建議，同時派趙剛到并州，秘密觀察形勢事態。齊神武在宫内設宴接納趙剛，并叫趙剛携帶文書告誡荆州。趙剛回來報告李魔憐，勸説李魔憐殺掉楊歡等人，將東荆州歸順西魏，李魔憐於是派趙剛爲使者入朝。大統初年，趙剛在灞上見周文，向他詳細地彙報了關東的一切情況。周文非常稱贊他，封他爲陽邑縣子。論趙剛收復東荆州的功績，進封爲臨汝縣伯。

初，賀拔勝、獨孤信以孝武西遷之後，并流寓江左。至是，剛言於魏文帝，請追而復之。乃以剛爲兼給事黄門侍郎，使梁魏興，賫移書與其

當初，賀拔勝、獨孤信在孝武帝西遷以後，一同遷居長江下游以東地區。此時，趙剛向魏文帝建議，請派人將他們二人追尋回來并官復原職。於是便任命趙剛爲兼給事黄門侍郎，出使到

梁州刺史杜懷寶等。即與剛盟歃，受移送建康，仍遣人隨剛報命。是年，又詔剛使三荆，聽在所便宜從事。使還，稱旨，進爵武成縣侯，除大丞相府帳內都督。復使魏興，重申前命。尋而梁人禮送賀拔勝、獨孤信等。

梁國的魏興，并携帶文書給梁州刺史杜懷寶等人。趙剛到後，杜懷寶等立即與他歃血爲盟，同時將盟書移送到建康，并派人跟隨趙剛回去覆命。這一年，朝廷又派趙剛出使荆州、東荆州、南荆州等三荆地區，聽任他在那裏見機行事。出使回朝，因爲符合文帝旨意，進封爲武成縣侯，任大丞相府帳內都督。不久，又再次出使魏興，使命與前次相同。過些時日，梁國人以禮將賀拔勝、獨孤信等人送了回來。

頃之，御史中尉董紹進策，請圖梁漢，以紹爲行臺、梁州刺史。剛以爲不可，而朝議已决，遂出軍。紹竟無功還，免爲庶人。除剛潁川郡守。高仲密以北豫州來附，兼大行臺左丞，持節赴潁川節度義軍。師還，剛別破侯景前驅於南陸，復獲其郡守二人。時有流言，傳剛東叛，神武因設反間，聲遣迎接。剛乃率騎襲其丁塢，拔之。周文知剛無貳，乃加賚焉。除營州刺史，進爵爲公。

不久，御史中尉董紹向朝廷建議，請求圖謀梁國的漢州，朝廷任命董紹爲行臺、梁州刺史。趙剛認爲此舉不可行，但由於朝廷已經議定，於是便由董紹率軍出發。果然，董紹没有任何功勞回來了，他本人亦被免職成爲平民。趙剛被任命爲潁川郡守。此時高仲密奉送北豫州前來歸附，於是趙剛身兼大行臺左丞，持節趕赴潁川指揮義軍。率師回來的途中，趙剛在南陸擊敗侯景的前鋒部隊，擒獲郡守二人。當時傳有流言，説趙剛將反叛東奔，齊神武趁此實施反間計，向外傳言派人迎接趙剛。趙剛將計就計，率騎兵趁機襲擊了他的丁塢，并攻占了它。周文知道趙剛没有二心，於是重賞了他，授他營州刺史，進爲公爵。

渭州人鄭五醜構逆，與叛羌傍乞鐵忽相應，令剛往鎮之。將發，魏文帝引見內寢，舉觴屬剛曰："昔侯景在東，爲卿所困。黠羌小醜，豈足勞卿謀慮也?"時五醜已剋定夷鎮，所在立栅。剛至，并攻破之，散其黨與。五醜於是西奔鐵忽，剛又進破鐵忽僞廣寧郡。屬宇文貴等西討，詔以剛行渭州事，資給糧餼。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入爲光禄卿。六官建，拜膳部中大夫。

渭州人鄭五醜起兵叛亂，并與羌族叛賊傍乞鐵忽遥相呼應，朝廷命令趙剛前去鎮壓。趙剛即將出發之際，魏文帝在內宫接見了他，文帝舉酒杯對趙剛説："過去侯景在東邊的時候，就被你困住了。狡猾的羌賊祇不過是小國，怎麽會讓你勞盡心智呢?"當時，鄭五醜已經占領了定夷鎮，并在其地周圍修建了栅欄。趙剛一到，便攻破了所設的栅欄，鄭五醜部衆很快逃散。鄭五醜便向西投奔傍乞鐵忽，趙剛又進擊僞立的廣寧郡，打敗傍乞鐵忽。接着，宇文貴等人向西征討，文帝下詔命令趙剛負責管理渭州事務，并派人輸送糧餉。同時趙剛本人被授以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入朝任光禄卿。朝廷建置六官的時候，任膳部中大夫。

周孝閔帝踐祚，進爵浮陽郡公，出爲利州總管。沙州氐恃險逆命，剛再討復之，方州生獠自此始從賦

周孝閔帝即位，趙剛進封爲浮陽郡公，出任利州總管。沙州氐族人依恃地勢險要違抗王命，趙剛再次受命前去將它討平，方州未開化的僚人

役。剛以信州濱江負阻，乃表請討之。詔剛率利、沙等十四州兵往經略焉，仍加授渠州刺史。剛初至，渠帥憚其軍威，相次降款。剛師出逾年，士卒疲弊，尋復亡叛，後遂以無功而還。又與所部儀同尹才失和，被徵赴闕，遇疾，卒於路。贈中、淅、涿三州刺史，謚曰成。子元卿，弟仲卿。

自此以後便向朝廷服役納賦。趙剛認爲信州臨江而背負險阻，於是上表朝廷請求征討。朝廷下詔命令趙剛率領利州、沙州等十四州兵馬籌劃此事，同時加授他爲渠州刺史。趙剛率兵剛到的時候，當地的頭領害怕趙剛的軍威，相繼前來降附。然而隨着出兵的時間過了一年，趙剛軍中的士兵疲敝不堪，許多人因此背叛他而去，趙剛衹好無功而返。趙剛又與他的部下儀同尹才不和，於是朝廷徵召他回京師，途中遇到疾病，死於回京路上。朝廷追封他爲中州、淅州、涿州三州刺史，謚號爲成。兒子爲趙元卿，元卿弟爲趙仲卿。

趙仲卿

仲卿性粗暴，有膂力。周齊王憲甚禮之。以軍功位上儀同，爲畿伯中大夫。後以平王謙功，進位大將軍，封長垣縣公。隋文帝受禪，進河北郡公，尋拜石州刺史。法令嚴猛，纖介之失無所寬捨，鞭笞輒至二百。吏人戰栗，無敢違犯，盜賊屏息，皆稱其能。遷朔州總管。時塞北盛興屯田，仲卿總統之。微有不理者，仲卿輒召主掌撻其胸背，或解衣倒曳於荆棘中，時人謂之於菟。事多克濟，由是收穫歲廣，邊戍無餽運之憂。

趙仲卿生性粗暴，膂力過人。周齊王宇文憲對他禮遇甚厚。起初，因立軍功位至上儀同，任畿伯中大夫。後來因平定王謙有功，進升爲大將軍，封爲長垣縣公。隋文帝受禪即位，進爵爲河北郡公，接着授以石州刺史。在石州時，趙仲卿法令嚴苛，就是有細小的過失也不寬恕，鞭笞動輒就是二百。因此，石州的吏人百姓無不心驚膽戰，沒有人敢去違犯，境内盜賊也從此無影無踪，大家都稱贊他能幹。不久，任朔州總管。當時朝廷在塞北一帶推行屯田，朝廷讓趙仲卿總管其事。在管理中，若是發現有人稍有不理事的情况，趙仲卿便動輒召來其主管，叫手下鞭笞他的胸背，或者解脱衣服後倒挂在荆棘叢中，當時人把趙仲卿稱作於菟。由於他的嚴酷，許多事情辦起來都很順利，屯田的收益一年比一年多，於是戍邊的軍隊亦省去了物資運輸的苦惱。

會突厥啓人可汗求婚，上許之。仲卿因是間其骨肉，遂相攻擊。十九年，啓人窘迫，與隋使長孫晟投通漢鎮。仲卿率騎千餘援之，達頭不敢逼。潛遣人誘致啓人所部，至者二萬餘家。其年，從高熲指白道以擊達頭，仲卿爲前鋒。至族蠡山，與虜遇，交戰七日，大破之。追奔至乞伏泊，復破之。突厥悉衆而至，仲卿爲方陣，四面拒戰，經五日。會高熲大

恰巧突厥啓民可汗派人來朝求婚，皇帝答應了這一要求。趙仲卿趁此機會離間突厥頭領兄弟之間的關係，使他們兄弟之間出現了相互攻擊的局面。開皇十九年，啓民可汗走投無路，於是跟隨隋的使者長孫晟投奔到了通漢鎮。趙仲卿奉命率千餘騎兵前去增援，突厥達頭可汗見隋兵來援，便不敢進逼。同時偷偷派人前去誘降啓民的部衆，前來歸附的達到二萬多家。那一年，趙仲卿跟從高熲直指白道進擊突厥達頭部，趙仲卿率前鋒部隊進到族蠡山時，與突厥相遇，兩軍

兵至，合擊之，虜乃敗走。追度白道，逾秦山七百餘里。時突厥降者萬餘家，上令仲卿處之恒安。以功進上柱國。朝廷慮達頭掩襲啓人，令仲卿屯兵二萬以備之，代州總管韓洪、永康公李藥王、蔚州刺史劉隆等將步騎一萬鎮恒安，達頭來寇，韓洪軍大敗。仲卿自樂寧鎮邀擊，斬千餘級。

混戰七天，終於大破突厥兵，并乘勝一路追到乞伏泊，再次打敗突厥兵。突厥聽到隋軍進到乞伏泊，各路兵力圍攻而來，在强敵面前，趙仲卿將軍隊布成方陣，從四面抗擊敵人，兩軍混戰了整整五天。恰巧這時，高熲率主力趕到，兩軍聯合進攻，突厥終於敗退。隋軍追過白道，跨越秦山七百多里。當時降順隋軍的突厥人有一萬多家，文帝命令趙仲卿將他們安置在恒安。因爲此功，趙仲卿進升上柱國。朝廷考慮到達頭將會經常偷襲啓民可汗的部衆，便叫趙仲卿屯駐二萬兵力以防不測，同時叫代州總管韓洪、永康公李藥王和蔚州刺史劉隆等人率步兵、騎兵共一萬人馬鎮守恒安。不久，達頭率突厥兵前來進犯，韓洪所部慘遭失敗，趙仲卿率軍從樂寧鎮出發阻擊達頭，斬殺敵人千餘人。

明年，督役築金河、定襄二城以居啓人。時有上表言仲卿酷暴，上命御史王偉按之，并實。惜其功，不罪，因勞之曰："知公清正，爲下所惡。"賜物五百段。仲卿益恣，由是免官。

第二年，趙仲卿派人修築金河、定襄兩座城池，用來安居啓民的部衆。當時有人上表朝廷，説趙仲卿殘酷暴虐，文帝派御史王偉查審這件事，經查證情況屬實。文帝念其功勞，不予處罪，同時安慰他説："我知道你爲人清廉公正，以致被屬下所憎恨。"并賞賜他絹帛五百匹。此後，趙仲卿變得越來越放縱，最後因此而被免去官職。

仁壽初，檢校司農卿。蜀王秀之得罪，奉詔往益州按之。秀賓客經過處，仲卿必深文致法，州縣長吏坐者太半。上以爲能，賞奴婢五十口、黄金二百兩、米粟五千石、奇寶雜物稱是。煬帝嗣位，判兵部、工部二尚書事。卒官。謚曰肅。子世弘嗣。

仁壽初年，任檢校司農卿。當時，蜀王楊秀獲罪，趙仲卿奉命前往益州查審。在益州，對於楊秀身邊門客的過錯，趙仲卿都嚴格依法查辦，以致州縣長吏中有一大半人受到懲處。文帝認爲他能幹，賞他奴婢五十人、黄金二百兩、米粟五千石及一些奇珍異寶。煬帝即位，任兵部、工部二部尚書事。後死於任上，死後謚號爲肅。兒子趙世弘繼承其爵位。

趙昶

趙昶，字長舒，天水南安人也。曾祖襄，仕魏，至中山郡守，因家於代焉。

趙昶，字長舒，天水南安人。曾祖父趙襄，在北魏供職，官至中山郡守，并將家安居在代州。

昶少聰敏，有志節。弱冠，以材力聞。魏北中郎將高千鎮陜，以昶爲長史、中軍都督。周文平弘農，擢爲相府典籤。

趙昶年少時聰明敏慧，有志向，有氣節，年輕時便以才能和勇力聞名於當世。魏北中郎將高千鎮守陜州時，使趙昶爲他的長史、中軍都督。周文平定弘農，提拔爲相府典籤。

大統九年，大軍失律於芒山，清水氐酋李鼠仁自軍逃還，憑險作亂。周文將討之，先求可使者，遂令昶使焉。見鼠仁，喻以禍福。群凶或從或不，從其命者，復將加刃於昶。而昶神色自若，志氣彌厲。鼠仁感悟，遂相率降。氐梁道顯叛，攻南由，周文復遣昶慰喻之，道顯等皆即款附。東秦州刺史魏光因徙其豪帥三十餘人并部落於華州，周文即以昶爲都督領之。先是，汾州胡叛，再遣昶慰勞之，皆知其虛實。及大軍往討，昶爲先驅，遂破之。以功封章武縣伯。

大統九年，在芒山戰役中，由於西魏大軍軍紀混亂，清水氐族頭領李鼠仁從軍中逃回，并憑藉險要地勢爲亂一方。周文決定將去征討，便先找一個使者前去曉諭，趙昶受命爲使。趙昶見到李鼠仁，向他曉以利害，李鼠仁手下的衆將有的要求順從，有的反對，那些反對降順的人將刀劍架在趙昶的脖子上以相威脅。面對如此情狀，趙昶神色自然，表現出大丈夫的凜然正氣。李鼠仁覺悟過來，於是率衆降附。氐族另一頭領梁道顯反叛作亂，并進攻南由，周文又派遣趙昶前往安撫曉諭，梁道顯等氐族衆頭領立即歸附。東秦州刺史魏光由於遷徙當地豪姓大族頭領三十多人及其部落到華州，周文立即任命趙昶爲都督前往華州統領。起先，汾州胡人反叛，周文派遣趙昶前去慰勞，并把他們的情况探得一清二楚。等到大軍前往征討的時候，便以趙昶爲先鋒，於是很快打敗了汾州胡人。趙昶也因功封爲章武縣伯。

十五年，拜安夷郡守，帶長蛇鎮將。氐俗荒獷，昶威懷以禮，莫不悦服。期歲之後，樂從軍者千餘人。加授帥都督。時屬軍機，科發切急，氐情難之，復相率謀叛。昶又潛遣誘説，離間其情。因其携貳，遂輕往臨之。群氐不知所爲，咸來見昶，乃收其首逆者二十餘人斬之，餘衆遂定。朝廷嘉之，除大都督，行南秦州事。時氐帥蓋闈等反，昶復討禽之。又與史寧破宕昌羌、獠二十餘萬。拜武州刺史。恭帝初，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潭水羌叛，殺武陵、潭水二郡守。昶率儀同駱天人等討平之。

大統十五年，趙昶任安夷郡守，兼長蛇鎮將。氐人一向放縱橫蠻，趙昶對他們威禮爲懷，於是氐人莫不誠服。趙昶任職一年之後，積極從軍的達一千多人，趙昶也因此加授爲帥都督。當時處於軍事征戰頻繁時期，軍賦兵員徵發較多，氐人不堪重負，又相繼紛紛反叛。爲此趙昶又暗地裏派人前去勸説，并挑撥他們之間的關係。趙昶趁氐人各部分離相貳之機，率少數隨從親自前去。各部氐人不知趙昶來的意圖，都紛紛前來迎見趙昶，趙昶於是趁機擒縛了爲首的叛亂分子二十多人，并將他們斬首，剩下的氐人見此，便都降順了趙昶，氐人叛亂終於平定。對於趙昶順利平定氐亂，朝廷特予嘉獎，升任趙昶爲大都督，負責南秦州事務。當時氐人頭領蓋闈等人不肯歸降，趙昶率軍征討，并將他們平定。接着又與史寧聯合擊敗在宕昌的羌、僚叛賊共二十多萬人，趙昶又被授以武州刺史。魏恭帝初年，加授趙昶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當時，潭水的羌人反叛，并殺掉了武陵、潭水二郡的郡守，於是趙昶又率儀同駱天人等人前去征討，并將他們平定。

周明帝初，鳳州人仇周貢、魏興等反，自號周公，破廣化郡，攻没諸縣，分兵西入，圍廣業、脩城二郡。廣業郡守薛爽、脩城郡守杜杲等請昶爲援。遣使報杲，爲周貢黨樊伏興等所獲。興等知昶將至，解脩城圍，據泥功嶺，設六伏以待昶。昶至，遂遇其伏，合戰破之。廣業之圍亦解，昶追之至泥陽川而還。興州人段吒及氐酋姜多復反，攻没郡縣，昶討斬之。

周明帝初年，鳳州人仇周貢、魏興等人謀反作亂，他們自號周公，攻破廣化郡，攻占鄰近各縣，并分兵西進，圍攻廣業、脩城二郡。廣業郡守薛爽、脩城郡守杜杲等人請求趙昶增援。趙昶派人前去脩城報告杜杲，不料在途中被仇周貢的手下樊伏興等人擒獲。魏興等人瞭解到趙昶將前來解脩城之圍，於是據守泥功嶺，并埋下伏兵以等待趙昶的到來。趙昶進到泥功嶺，遭到伏兵襲擊，他率軍全力衝殺，終於大敗伏兵。廣業之圍也隨之而解，趙昶一直把叛軍追擊到泥陽川纔回師。不久，興州人段吒以及氐人頭領姜多再次反叛，并到處攻占郡縣，趙昶又奉命將他們平定，段吒和姜多被斬首。

昶自以被拔擢居將帥之任，傾心下士，虜獲氐、羌，撫而使之，皆爲昶盡力。周文常曰："不煩國家士馬而能威服氐、羌者，趙昶有之矣。"至是，明帝録前後功，進爵長道郡公，賜姓宇文氏，賞勞甚厚。二年，徵拜賓部中大夫，行吏部。尋以疾卒。

趙昶自被擢任爲將帥以來，一心爲士卒着想，對民衆懷有仁恕之心，每次俘虜氐、羌的部衆，都被安撫而使用，都爲趙昶盡力。所以周文常常説："不煩勞國家士卒而能使氐、羌人誠服，就在於有了趙昶。"於是，周明帝總録趙昶前後功勞，進封他爲長道郡公，賜姓宇文氏，并賜給他豐厚的財物。武成二年，特授他爲賓部中大夫，兼掌吏部事務。不久，因病去世。

王悦

王悦，字衆喜，京兆藍田人也。少有氣幹，爲州里所稱。周文初定關隴，悦率募鄉里從軍，屢有戰功。

王悦，字衆喜，京兆藍田人。年少時富有志氣和才幹，并爲當時人們所稱贊。周文剛剛平定關隴，王悦帶着從家鄉招募的人投到了周文營下，經常立有戰功。

大統元年，除相府刑獄參軍，封藍田縣伯。四年，東魏將侯景攻圍洛陽，周文赴援，悦又率鄉里千餘人從軍至洛陽。將戰之夕，悦罄其行資，市牛饗戰士。悦所部盡力，斬獲居多。遷大行臺右丞，轉左丞。久居管轄，頗獲時譽。

大統元年，升爲相府刑獄參軍，封爵爲藍田縣伯。大統四年，東魏將領侯景率兵圍攻洛陽，周文率軍趕赴增援，王悦又從家鄉率領一千多人趕到洛陽。交戰前夕，王悦拿出所携帶的全部資財，到集市上買來一些牛慰勞將士。因此，在戰鬥中他所部將士全力拼殺，所斬殺和俘獲的敵人以王悦部居多。於是，王悦升任大行臺右丞，接着轉任左丞。王悦長久身居要職，頗受時人的贊譽。

十三年，侯景據河南來附，仍請兵爲援，周文先遣韋法保、賀蘭願德等帥衆助之。悦言於周文曰："侯景之於高歡，始則篤鄉黨之情，末乃定

大統十三年，侯景以他占據的黄河以南的地盤前來歸附，同時向朝廷請求出兵相援，周文先派遣韋法保、賀蘭願德等人率兵前去援助。王悦對周文説："侯景與高歡，開始有着較深厚的私

君臣之契，位居上將，職重台司，論其分義，有同魚水。今歡始死，景便離貳，豈不知君臣之道有違，忠義之禮不足？蓋其圖既大，不恤小嫌。然尚能背德於高氏，豈肯盡節於朝廷！今若益之以勢，援之以兵，非唯侯景不爲池中之物，亦恐朝廷貽笑將來也。”周文納之，乃遣追法保等，而景尋叛。後拜京兆郡守、散騎常侍，遷大行臺尚書。

人感情，後來在確定君臣地位時，侯景被授以上將軍，職位權勢在各臣之上，若説他們二人的情誼和關係，就如同魚與水一樣。如今高歡剛死，侯景便開始叛離，難道他不知道這是違背君臣之道，缺乏忠義之禮嗎？他圖謀的東西是相當大的，所以纔不憂慮什麽小小的仇恨。既然他尚且能在德義上違背高氏，豈能對我朝廷盡守臣節？如讓他發展勢力，派兵前去援助，不但侯景不會成爲我池中之物，而且恐怕讓朝廷成爲將來人們的笑柄。”周文接受王悦的建議，於是便派人去追回韋法保等人。果然，不久侯景反叛。後來王悦任京兆郡守、散騎常侍，隨即又升任大行臺尚書。

從達奚武征梁漢。軍出，武令悦説其城主楊賢，悦乃貽之書，賢於是遂降。悦又白武云：“白馬衝要，是必争之地。今城守寡弱，易可圖也。若蜀兵更至，攻之實難。”武然之，即令悦率輕騎徑趣白馬。悦示其禍福，梁將深悟，遂以城降。時梁武陵王蕭紀果遣其將任珍奇，欲先據白馬。行次關城，聞其已降，乃還。及梁州平，周文即以悦行刺史事。招携初附，人吏安之。

跟從達奚武征討梁國漢州。大軍出發時，達奚武叫王悦前去誘説漢州城守將楊賢，王悦於是給楊賢送去書信，楊賢便降附了。王悦又對達奚武説：“白馬地處要衝，是兵家必争之地。如今白馬城防守空虚，容易圖取。如果蜀兵到了，再進攻就確實困難了。”達奚武認爲王悦的提議對，於是立即命令王悦率領輕裝騎兵直接進軍白馬。到了白馬城下，王悦向守城的梁將闡明利害關係，梁將覺悟過來，於是全城降附。當時，梁武陵王蕭紀果然派遣他的將領任珍奇，想首先進據白馬。走到關城時，聽到白馬已經失守，於是中途回去了。當梁州平定後，周文立即任命王悦代行刺史之職。王悦在梁州，招撫當地剛剛歸附的吏民，梁州全境安寧。

廢帝二年，徵還本任。屬改行臺爲中外府，尚書員廢，悦以儀同領兵還鄉里。悦既久居顯職，及此之還，私懷怏怏，猶陵駕鄉里，失於宗黨之情。其長子康恃悦舊望，遂自驕縱。所部軍人將有婚禮，康乃非理陵辱。軍人訴之，悦及康并坐除名，仍配遠防。及于謹伐江陵，令悦從軍展效。江陵平，因留鎮之。

魏廢帝二年，王悦被徵召回來任其原職。等到改行臺爲中外府，廢掉尚書之官，王悦以儀同身份領兵回到家鄉。王悦因爲一向身居顯要職位，所以這次回鄉，心中憤憤不平。回到家鄉，王悦自以爲高高在上，漠視鄉人，以致與家鄉宗族産生矛盾。他的長子王康自恃父親過去的聲望，驕横放縱，遇到手下有人結婚，王康就非禮凌辱新娘。手下人將此事向有關部門申訴，王悦和長子王康獲罪被除去名籍，并充軍邊疆。當于謹征討江陵時，叫王悦隨軍帶罪立功。江陵平定後，便被留下鎮守。

周孝閔帝踐祚，依例復官，授郢

周孝閔帝即位，依據先例恢復名籍，授以郢

州刺史。尋拜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司水中大夫，進爵藍田縣侯。俄遷司憲中大夫，賜姓宇文氏，又進爵河北縣公。性儉約，不營生業，雖出内榮顯，家徒四壁而已，明帝手敕勞勉之。保定元年，卒於位。

州刺史。不久，任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及司水中大夫，進封爲藍田縣侯。隨即調任司憲中大夫，賜姓宇文氏，并進封爲河北縣公。王悦生性節儉，没有其他經濟來源，所以雖然他在朝廷内外榮耀顯貴，但家裏没有任何餘財。周明帝得知此事後，撰寫敕書以示寬慰嘉勉。保定元年，王悦死於任所。

子康嗣，官至司邑下大夫。

兒子王康繼承其爵位，官至司邑下大夫。

趙文表

趙文表，其先天水西人也，後徙居南鄭。累世爲二千石。父珏，性方嚴，有度量。位御伯中大夫，封昌國縣伯。贈虞、絳二州刺史，謚曰貞。

趙文表，祖先是天水西縣人，後來遷徙到南鄭。世世代代爲封禄二千石。父親趙珏，生性方正嚴肅，有度量。曾任御伯中大夫，封爵爲昌國縣伯。死後追贈虞州、絳州二州刺史，謚號爲貞。

文表少而修謹，志存忠節。起家爲周文親信，累遷左金紫光禄大夫。保定五年，授畿伯下大夫，遷許國公宇文貴府長史。尋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仍從貴使突厥迎皇后，進止儀注，皆令文表典之。文表斟酌而行，皆合禮度。及皇后將入境，突厥托以馬瘦徐行，文表慮其爲變，遂説突厥使羅莫緣曰："后自發彼蕃，已淹時序，途經沙漠，人馬疲勞。且東寇每伺間隙，吐谷渾亦能爲變。今君以可汗愛女，結姻上國，曾無防慮，豈人臣之體乎?"莫緣然之，遂倍道兼行，數日至甘州。以迎后功，别封伯陽縣伯。

趙文表年少時端莊謹慎，有忠正氣節。初仕任周文的親信，經多次擢升官至左金紫光禄大夫。保定五年，授以畿伯下大夫，升任許國公宇文貴府長史。不久任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一次，跟從宇文貴出使突厥迎接皇后，其中所有的禮節制度，都叫趙文表一人典掌。經過他反復衡量考慮而制定出的制度，都非常合乎禮儀法度。等到皇后即將進入國境的時候，突厥人以馬太瘦爲藉口要求緩慢行進，趙文表擔心突厥有變故，於是便對突厥使者羅莫緣説："皇后從你們那裏出發時，本來就已經延誤了時間，人馬穿越沙漠，已是非常疲勞。再者東魏常常尋找可乘之機，吐谷渾亦可能出現意外變故。如今你護送可汗的愛女來我國結成婚姻，若是没有任何防範憂慮，豈不違背做臣的原則?"羅莫緣同意趙文表的看法，於是護衛人馬兼程而行，幾天後便趕到了甘州。趙文表因迎接皇后有功，封爲伯陽縣伯。

天和三年，除梁州總管府長史。所管地名恒稜者，方數百里，并夷、獠所居，恃其險固，常懷不軌，文表率衆討平之。遷蓬州刺史。政尚仁恕，夷、獠懷之。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又加大將軍，進爵爲公。

天和三年，升任梁州總管府長史。在他所管轄的區域内有一名叫恒稜的地方，方圓幾百里，區内居住的都是夷、僚人。夷、僚人自以爲地勢險要，城堡堅固，常常懷有圖謀不軌之心，趙文表率兵將他們討平。不久，調任蓬州刺史。趙文表爲政崇尚仁義寬恕，夷、僚人都很想念他。加授趙文表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又加授大

將軍，進封公爵。

大象中，拜吳州總管。時開府于顗爲吳州刺史。及隋文帝執政，尉遲迥等舉兵，遠近騷然，人懷異望。顗自以族大，且爲國家肺腑，懼文表負己，謀欲先之，乃稱疾不出。文表往問之，顗遂手刃文表，因令其吏人告云："文表謀反。"仍馳啓其狀。帝以諸方未定，恐顗爲變，遂授顗吳州總管以安之。後知文表無異志，雖不罪顗，而聽其子仁海襲爵。

大象年間，趙文表任吳州總管。當時開府于顗是吳州刺史。當隋文帝執政時，尉遲迥等人舉兵謀亂，遠近騷動，人心背離。于顗自以爲宗族勢力大，而且是國家重臣，他害怕趙文表背棄自己，就想先下手爲强，於是以自己有病爲藉口閉門不出。一日，趙文表前往他府第探問，于顗趁趙文表不留意，將他殺死，并對他屬下官員和民衆說："趙文表要謀反。"同時派人前去朝廷報告趙文表謀反的情况。文帝認爲各地叛亂没有平定，若治于顗的罪，恐怕他會謀變，於是授他爲吳州總管以安定他的情緒。後來知道趙文表并没有什麽反心，也没有懲治于顗的罪過，而是讓他的兒子趙仁海繼承了父親的爵位。

元定

元定，字願安，河南洛陽人也。祖比，魏婺州刺史。父道龍，鉅鹿郡守。

元定，字願安，河南洛陽人。祖父元比，北魏時任婺州刺史。父親元道龍，曾任鉅鹿郡守。

定惇厚少言，内沈審而外剛毅。從周文討侯莫陳悦，以功拜步兵校尉。孝武西遷，封高邑縣男。定有勇略，累從征伐，每戰必陷陣，然未嘗自言其功。周文深重之，諸將亦稱其長者。累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公。廢帝二年，以宗室進封建城郡王。恭帝三年，行《周禮》，爵隨例降，改封長湖郡公。

元定淳厚純樸，寡言少語，内心深沉而外表剛毅。跟從周文征討侯莫陳悦，因功任步兵校尉。孝武帝西遷後，封爲高邑縣男。元定有勇有謀，多次隨從周文征伐，每次交戰必定會衝入敵陣，然而從未見過他向别人陳述自己的功勞。爲此，周文深爲看重，其他將領亦稱元定有長者之風，於是加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封爲公。廢帝二年，以皇族身份進封爲建城郡王。恭帝三年，推行《周禮》，爵位隨之下降，改封爲長湖郡公。

周明帝初，拜岷州刺史。威恩兼濟，甚得羌豪之情，先時生羌據險不賓者，至是，并出山谷，從征賦焉。及定代還，羌豪等咸戀慕之。保定中，授左宫伯中大夫。久之，轉左武伯中大夫，進位大將軍。天和二年，陳湘州刺史華皎舉州歸梁，梁主欲因其隙更圖攻取，乃遣使請兵，詔定從衛公直率衆赴之。梁人與華皎皆爲水軍，定爲陸軍，直總督之。俱至夏口，而陳郢州堅守不下，直令定

周明帝初年，任岷州刺史。在岷州，他對民衆威恩并施，深得當地羌人首領的擁護，原來生羌中憑藉地勢險惡拒不順從的人，此時都紛紛走出山谷，服從朝廷的管理及納賦。當元定被人替代回去時，羌人領袖及其他人都深爲留戀和傾慕。保定年間，授左宫伯中大夫。過了很久，便轉任左武伯中大夫，進升大將軍。天和二年，陳湘州刺史華皎携全州歸附梁，梁君主想趁此機會圖謀攻取陳，於是便派使者前來周請求援兵，周武帝下詔命令元定隨從衛公宇文直率兵趕赴梁。梁人和華皎所部都是水軍，元定所部是陸軍，兩

圍之。陳遣其將淳于量、徐度、吴明徹等水陸來拒，皎爲陳人所敗，直得脱身歸梁。定既孤軍縣隔，進退無路，陳人乘勝，水陸逼之。定乃率所部，斫竹開路，且戰且行，欲趨湘州，而湘州已陷。徐度等知定窮迫，遣使僞與定通和，重爲盟誓，許放還國。定疑其詭詐，欲力戰死之。而定長史長孫隆及諸將等多勸定和，定乃許之。於是與度等刑牲歃血，解仗就船。爲度所執，所部衆軍亦被囚虜，送詣丹陽。居數月，憂憤發病卒。子樂嗣。

軍由宇文直統一指揮。大軍進到夏口，陳郢州守軍堅守不降，宇文直命令元定將它包圍。此時陳派遣淳于量、徐度、吴明徹等人率水陸大軍前來抵抗，華皎所部被陳軍擊敗，宇文直逃歸梁。元定孤軍留在陳，處於進退無路的境地，於是陳軍乘勝水陸進逼元定軍。在危亡時刻，元定率領部衆，砍竹林開拓道路，邊戰邊退，他想將部衆拉向湘州，但湘州已經失陷。徐度等人知道元定已陷入窮途末路，於是便派人假裝與元定議和，而且還要訂立盟約，答應放元定所部回國。元定懷疑他們有詐，想以死與敵相戰。然而元定的長史長孫隆和其他將領都勸元定議和，無奈之下，元定衹好答應。於是便與徐度等陳將殺牲歃血盟誓，盟誓後，元定所部解除武器上船。就在船上，陳軍攻殺過來，元定被擒拿，所部將士全部被俘，并一同解送到丹陽。大約過了幾個月，元定由於憂憤成疾而死。他死後，兒子元樂繼承爵位。

楊㯳

楊㯳，字顯進，正平高凉人也。祖貴、父猛，并爲縣令。

㯳少豪俠，有志氣。魏孝昌中，尒朱榮殺害朝士，大司馬、城陽王元徽逃難投㯳，㯳藏而免之。孝莊帝立，徽乃出，復爲司馬。由是㯳以義烈聞，擢拜伏波將軍、給事中。元顥入洛，孝莊北度太行。及尒朱榮奉帝南討，至馬渚，㯳乃具船以濟王師。顥平，封肥如縣伯，加鎮遠將軍、步兵校尉、行濟北郡事。進都督、平東將軍、太中大夫。

從孝武入關，進爵爲侯，加撫軍將軍、銀青光禄大夫。時東魏遷鄴，周文欲知其所爲，乃遣㯳間行詣鄴以觀察之。使還稱旨，授通直散騎常侍、車騎將軍。稽胡恃險不賓，屢行鈔竊，以㯳兼黄門侍郎，往慰撫之。㯳頗有權略，能得邊情，誘化酋渠，

楊㯳，字顯進，正平高凉人。祖父楊貴、父親楊猛，都曾做過縣令。

楊㯳年少時豪爽俠義，有志向和氣量。北魏孝昌年間，尒朱榮殺害朝臣時，大司馬、城陽王元徽逃出投奔楊㯳，楊㯳將他藏匿起來，使他免於被害。孝莊帝即位，元徽纔出來，恢復司馬之位。這件事使楊㯳以剛正忠烈而聞名，并由此被擢升爲伏波將軍、給事中。元顥率軍進入洛陽，孝莊帝被迫向北過太行山。當尒朱榮奉皇帝命令率軍南下討伐，進到馬渚時，楊㯳便備船以援助朝廷的軍隊。元顥平定後，楊㯳封爲肥如縣伯，加授鎮遠將軍、步兵校尉，代行管理濟北郡事務。接着進升爲都督、平東將軍、太中大夫。

跟從魏孝武帝入關，進封爲侯，加授撫軍將軍、銀青光禄大夫。當時東魏遷都到鄴，周文想知道遷都的意圖，於是便派楊㯳偷偷進到鄴城觀察探知。從鄴城回來後，此行令皇帝滿意，授通直散騎常侍、車騎將軍。稽胡人依恃地形險惡，不肯順從，并經常劫掠，朝廷便任命楊㯳兼黄門侍郎前去安撫。楊㯳很有權謀策略，能瞭解邊地

多來款附，乃有隨㯹入朝者。

的情況，他通過對稽胡頭領采取感化的策略，使他們中的許多人前來誠心歸附，還有隨楊㯹一同入朝的。

時弘農爲東魏守，㯹從周文攻拔之。然自河以北，猶附東魏。㯹父猛先爲邵郡白水令，㯹與其豪右相知，請微行詣邵郡，舉兵以應朝廷。周文許之，㯹遂行。與土豪王覆憐等陰謀舉事，密相應會，内外俱發，遂拔邵郡，禽郡守程保及縣令四人，并斬之。衆議推㯹行郡事，㯹以因覆憐成事，遂表覆憐爲邵郡守。以功授大行臺左丞，仍率義徒更爲經略。於是遣諜人誘説東魏城堡，旬月之間，正平、河北、南汾、二絳、建州、太寧等諸城，并有請爲内應者，大軍因攻而拔之。以㯹行正平郡事，左丞如故。齊神武敗於沙苑，其將韓軌、潘樂、可朱渾元等爲殿，㯹分兵要截，殺傷甚衆。東雍州刺史司馬恭懼㯹威聲，棄城遁走。㯹遂移據東雍州。

當時，弘農爲東魏所有，楊㯹隨從周文將其攻下。然而自黄河以北的地區，仍然還被東魏占領。楊㯹的父親楊猛原先曾任邵郡白水縣令，楊㯹與當地的豪强大族關係親密，楊㯹請求悄悄地到邵郡，在那裏起兵以接應朝廷兵馬。周文答應他的請求，於是楊㯹便出發前去。到邵郡後，楊㯹與當地豪族首領王覆憐等人密謀起事，采取内外同時進攻的策略，終於占據了邵郡，生擒郡守程保以及縣令四人，將他們統統殺掉。大家商議推舉楊㯹代行郡守，楊㯹考慮到王覆憐在這次行動中的作用，便上表朝廷，建議授王覆憐邵郡郡守之位。楊㯹因功授大行臺左丞，仍舊率領邵郡的部衆繼續謀略。於是，楊㯹派間諜到東魏各地誘説，僅十多天之内，就有正平、河北、南汾、二絳、建州、太寧等城的人都來請求爲内應，楊㯹趁此機會率大軍將它們一一攻取。朝廷讓楊㯹代行正平郡守職，仍兼左丞。齊神武在沙苑之戰中敗退，當時殿後的是他的部將韓軌、潘樂及可朱渾元等人所率領的軍隊，楊㯹分兵截擊這支後軍，殺傷敵人很多。東雍州刺史司馬恭懾於他的威望，棄城逃走。於是楊㯹移駐東雍州。

周文以㯹有謀略，堪委邊任，乃表行建州事。時建州遠在敵境，然㯹威恩夙著，所經之處，多贏糧附之。比至建州，衆已一萬。東魏刺史車折于洛出兵逆戰，㯹擊敗之。又破其行臺斛律俱於州西，大獲甲仗及軍資，以給義士。由是威名大振。東魏遣太保尉景攻陷正平，復遣行臺薛脩義與斛律俱相會，於是敵衆漸盛。㯹以孤軍無援，且腹背受敵，謀欲拔還。復恐義徒背叛，遂僞爲周文書，遣人若從外送來者，云已遣軍四道赴援。因令人漏泄，使所在知之。又分土人義首，令各領所部四出鈔掠，擬供軍費。㯹分遣訖，遂於夜中拔還邵郡。

周文認爲楊㯹有謀略，能委以邊防之責，於是上表朝廷讓楊㯹代行建州郡守之職。當時建州遠在敵國境内，然而由於楊㯹推行恩威并重的政策，所以他所到之處，民衆多携糧前來歸附。當他進到建州時，屬下已達一萬人左右。東魏刺史車折于洛見楊㯹遠來建州，率兵迎擊楊㯹，經過交戰，楊㯹擊敗車折于洛。接着又在建州西擊敗他的行臺斛律俱所統領的軍隊，繳獲敵人大量的軍用物資，并把它們分給跟隨他的部衆。從此，楊㯹威名大振。東魏派太保尉景攻陷正平，又命令行臺薛脩義率軍前去與斛律俱會合，此時東魏已在楊㯹外圍調集了强大的兵力。楊㯹鑒於自己孤軍無援，再加上腹背受敵，於是想將所部開拔回國。但又怕歸附他的部衆背叛，便假造周文的文書，派人假裝從外地送來，文書中説周文已經

朝廷嘉其權以全軍，既授建州刺史。

派遣了四路部隊正趕來。并叫人故意泄露出消息，使他的部衆都知道。同時又挑出軍中的土人頭領，叫他們統領自己原來的人馬四處出去劫掠，計劃供給軍資。楊摽將那些土人分别遣出完畢，便於夜裏拔營回到了邵郡。朝廷對他能以全軍歸來特加贊賞，當即授他爲建州刺史。

時東魏以正平爲東雍州，遣薛榮祖鎮之。乃先遣奇兵，急攻汾橋。榮祖果盡出城中戰士，於汾橋拒守。其夜，摽從他道濟，遂襲剋之。進驃騎將軍。邵郡人以郡東叛，郡守郭武安脱身走免，摽又率兵攻而復之。轉正平郡守。又擊破東魏南絳郡，虜其郡守屈僧珍。録前後功，封郃陽縣伯。

當時，東魏將正平劃歸東雍州，并派薛榮祖率兵鎮守。楊摽便首先派一支部隊出敵不意，迅速進攻汾橋。薛榮祖見汾橋遭襲，果然把駐守正平的全部兵馬拉到汾橋拒守。當夜，楊摽率兵從另外一條道路渡過黄河，襲擊正平城，終於將它攻取。因爲此功，楊摽進升驃騎將軍。不久，邵郡人在東部反叛，郡守郭武安逃走得以幸免，楊摽再次率兵前去將它收復。接着轉任正平郡守。又率兵擊敗在南絳郡的東魏軍隊，俘虜南絳郡郡守屈僧珍。朝廷綜録楊摽前前後後所立功勞，封他爲郃陽縣伯。

芒山之戰，摽攻拔栢谷塢，因即鎮之。及大軍不利，摽亦拔還。而東魏將侯景率騎追摽，摽與儀同韋法保同心抗禦，且戰且前，景乃引退。周文嘉之，復授建州刺史，鎮車箱。摽久從軍役，未及葬父。至是，表請還葬。詔贈其父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晋州刺史，贈其母夏陽縣君，并給儀衛，州里榮之。

芒山戰役中，楊摽攻取了栢谷塢，并鎮守在那裏。當西魏軍隊潰敗的時候，楊摽亦率軍開拔回來。此時，東魏大將侯景正率騎兵追來，楊摽便與儀同韋法保齊心抵抗，邊戰邊走，侯景便引兵而回。周文贊賞他，又授建州刺史，叫他鎮守車箱。楊摽長期忙於征戰，父親去世後都未按禮下葬。到這時，他上表朝廷，請求歸葬父親。朝廷特下詔追贈他的父親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和晋州刺史，追封他的母親爲夏陽縣君，并配給他儀仗，使他所在州鄉的人非常榮耀。

及齊神武圍玉壁，别令侯景趣齊子嶺。摽恐入寇邵郡，率騎禦之。景遠聞摽至，斫木斷路者六十餘里，猶驚而不安，遂退還河陽，其見憚如此。十二年，進授大都督，加晋、建二州諸軍事。又攻破蓼塢，獲東魏將李顯，進儀同三司。尋加開府，復鎮邵郡。十六年，大軍東討，授大行臺尚書，率義衆先驅敵境，攻其四戍，拔之。時以齊軍不出，乃追摽還。改封華陽縣侯。又於邵郡置邵州，以摽爲刺史，率所部兵鎮之。

當齊神武率軍圍攻玉壁時，同時又另外派侯景直趨齊子嶺。楊摽擔心侯景進擾邵郡，便率領騎兵前去防禦。侯景聽到楊摽即將趕到，便叫士兵砍伐樹木，將道路阻斷六十多里，儘管如此，心中還是驚恐不安，於是退回到河陽，對楊摽的恐懼竟到了如此地步。大統十二年，進升大都督，加授負責晋、建二州諸軍事。不久，又攻破蓼塢，擒獲東魏將領李顯，進升儀同三司。不久加授開府，重新鎮守邵郡。大統十六年，朝廷派大軍征討東魏，授楊摽爲大行臺尚書，命令他率領歸附的士人先直驅敵國，并拔掉敵國四座城堡。當時朝廷鑒於齊神武的軍隊没有出戰，便派

人叫楊摽回師。改封爲華陽縣侯。接着朝廷在邵郡建置邵州，任命楊摽爲刺史，讓他率部衆在那裏鎮守。

保定四年，遷少師。其年，大軍圍洛陽，詔摽出軹關。然摽自鎮東境二十餘年，數與齊人戰，每常克獲，以此遂有輕敵之心。時洛陽未下，而摽深入敵境，又不設備。齊人奄至，大破摽軍。摽以衆敗，遂降於齊。摽之立勛也，有慷慨壯烈之志，及軍敗，遂就虜以求苟免，時論以此鄙之。朝廷猶録其功，不以爲罪，令其子襲爵。

保定四年，楊摽調任少師。那一年，朝廷派兵圍攻洛陽，下詔叫楊摽率軍出軹關。然而由於楊摽自鎮守東部邊地二十多年來，多次與齊國人交鋒，而且每次都能打敗齊，所以便産生了輕敵心理。當時洛陽還未攻下，而楊摽却率軍深入敵境，而且又不防備。齊軍趁楊摽不備，忽然而來，大敗楊摽的軍隊。楊摽因爲軍敗，便投降了齊。楊摽樹立功勛，有一種慷慨壯烈的志氣，然而一旦遇到戰敗，就投降敵人以求活命，當時人在議論時都鄙視他。朝廷還是將他的功勞記載在册，不認爲是罪過，并叫他的兒子繼承爵位。

論曰：申徽局量深沉，文之以經史，陸通鑒悟明敏，飾之以温恭，并夙奉龍顔，早蒙任遇，效宣提戟，功預披荆，義結周旋，恩生契闊。遂得入居端揆，出撫列藩。雖以識用成名，抑亦情兼惟舊。陸逞於戎旅之際，以文雅見知，出境播延譽之能，莅官著從政之美，歷居顯要，豈徒然哉！厙狄峙建和戎之功，楊荐成入關之策，趙剛之克剪凶狡，趙昶之懷服氐、羌，王悦之料侯景，文表之譎突厥，或明稱先覺，或識表見機，觀其立功立事，皆一時志力之士也。元定敗亡，同黄權之無路；楊摽攻勝，亦兵破而身囚。功名寥落，良可嗟矣！《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其摽之謂也！

論曰：申徽器量深沉，涉獵經史顯示風度，陸通聰明機智，用温順恭敬把外表裝扮。二人一同早早地侍奉在皇帝身邊，得到任用厚待，盡力竭誠率兵征戰，拼殺立功，在交往中結成好友，在恩情中成爲至交。於是得以位居要職，出朝撫慰邊疆。兩人雖説是憑藉才識成就功名，亦可以説是原先情誼的結果。陸逞在軍旅生涯中，憑藉本身的藝文禮樂出名，出境征討散播自己能戰的聲譽，出任一方職官顯示自己的美政，他雖説歷任顯要職位，難道是偶然的嗎！厙狄峙建立和通外族的功勛，楊荐促成入關的計策，趙剛對凶惡狡詐賊寇的平定，趙昶招撫降服氐、羌，王悦對侯景的預計，趙文表對突厥的欺詐，他們有的公開説是預先認識覺察，有的説是通過自己的識别而見機行事的，縱觀他們建立功名事業，都是一時的有志向、有勇力的人。元定所以敗亡，與黄權的窮途末路情形相同；楊摽征戰以常勝著稱，但最後亦兵敗而身處囚境。功名零落，很可嘆息啊！《周易》説：“整軍出征全憑紀律約束，如果不遵守軍紀，就難免有凶險。”《傳》説：“出征不防備不憂慮的人，是不可以統兵的。”楊摽就是這樣的人。

北史卷七十

列傳第五十八

韓褒　趙肅(子)軌　張軌　李彦　郭彦　梁昕
皇甫璠(子)誕　辛慶之(族子)昂　王子直　杜杲　吕思禮
徐招　檀翥　孟信　宗懔　劉璠(子)祥(兄子)行本　柳遐(子)靖 莊

韓褒

韓褒，字弘業，潁川潁陽人也。祖瓌，魏平凉郡守、安定郡公。父演，恒州刺史。

韓褒，字弘業，潁川潁陽人。祖父韓瓌，任北魏平凉郡守，封爲安定郡公。父親韓演，任恒州刺史。

褒少有志尚，好學而不守章句。其師怪問之，對曰："文字之閒，常奉訓誘，至於商較異同，請從所好。"師因此奇之。及長，涉獵經史，深沈有遠略。屬魏室喪亂，避地夏州。時周文帝爲刺史，素聞其名，待以客禮。及賀拔岳爲侯莫陳悦所害，諸將遣使迎周文。周文問以去留之計，褒曰："此天授也，何可疑乎!"周文納焉。及爲丞相，引爲録事參軍，賜姓侯吕陵氏。大統初，遷行臺左丞，賜爵三水縣伯、丞相府從事中郎，出鎮淅、酈。居二年，徵拜丞相府司馬，進爵爲侯。

韓褒年少時便有志向，勤奮好學但不拘泥於章句之學。他的老師奇怪地問他原因，他回答説："對於文字訓詁，應當遵奉前人訓導指點，至於研討比較異同，應該有自己的喜好。"他的老師聽後甚爲驚奇。長大以後，韓褒便廣泛涉獵經史典籍，深沉而有遠謀。遇魏國禍亂，便避居到夏州。當時，周文帝任刺史，一向聽説韓褒很有名氣，便以賓客的禮節接待他。當賀拔岳被侯莫陳悦謀害時，賀拔岳屬下各部將派人去迎接周文。周文便問韓褒是去還是留，韓褒説："這是天賜給您的機會，有什麽可懷疑的！"於是周文便接納了他們。當周文任丞相時，便援引韓褒爲録事參軍，賜姓侯吕陵氏。大統初年，升任爲行臺左丞，賜封爲三水縣伯、丞相府從事中郎，出京前去鎮守淅、酈二地。在那裏大約過了二年，徵入任丞相府司馬，進封侯爵。

出爲北雍州刺史。州帶北山，多有盗賊。褒密訪之，并豪右所爲也，而陽不之知，厚加禮遇，謂曰："刺史起自書生，安知督盗？所賴卿等共分其憂耳。"乃悉召傑黠少年素爲鄉里患者，置爲主帥，分其地界，有盗

出京任北雍州刺史。雍州境北有山嶺圍繞的地方，多半有盗賊。韓褒到任以後，通過秘密探訪，得知都是當地豪强大族所爲，韓褒表面上裝着不知道，對那些豪强大族特别禮遇，并對他們説："本刺史原本是一書生，怎能知道督察盗賊呢？一切都依賴你們爲我分擔憂慮了。"於是韓

發而不獲者，以故縱論。於是諸被署者莫不惶懼，皆首伏曰："前盜發者，并某等爲之。"所有徒侶，皆列其姓名，或亡命隱匿者，亦悉言其所在。褒乃取盜名簿藏之，因大榜州門曰："自知行盜者，可急來首，即除其罪。盡今月不首者，顯戮其身，籍没妻子，以賞前首者。"旬日之間，諸盜咸悉首盡。褒取名簿勘之，一無差異，并原其罪，許以自新。由是群盜屏息。入爲給事黄門侍郎，遷侍中。

褒把那些一向爲亂鄉里的凶頑而狡詐的青年子弟全部召集起來，封他們爲頭領，劃分他們各自管轄的地界，如果一地發現有盜賊而不去擒獲，那麽該地頭領以故意放縱罪論處。於是那些被委任的人都非常惶恐，都紛紛叩首説："前次出現盜賊，都是某某人幹的。"并把那些參與爲盜的人的姓名一一列出，有的已經逃亡并隱藏了起來，也都説出逃亡隱藏的地方。韓褒將强盜名册收藏起來，同時在州門口貼一告示説："自己知道做過盜賊的人，可馬上來自首，可當即免治其罪。假若本月之内不來自首的，將公開斬首，妻和兒女没爲奴婢，并將他們獎賞給前來自首的人。"僅十幾天的時間，所有曾做過盜賊的人都來自首。韓褒對照名册一一查對，發現完全相符，韓褒全部赦免了他們的罪過，要求他們改過自新。從此以後雍州盜賊平息。不久，韓褒入朝任給事黄門侍郎，升任侍中。

除都督、西凉州刺史。羌胡之俗，輕貧弱，尚豪富。豪富之家，侵漁百姓，同於僕隸。故貧者日削，豪者益富。褒乃悉募貧人，以充兵士，優復其家，蠲免徭賦。又調富人財物以振給之。每西域商貨至，又先盡貧者市之。於是貧富漸均，户口殷實。廢帝元年，爲會州刺史。後以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公。

任都督、西凉州刺史。當地羌、胡人的習俗，輕視貧弱，崇尚豪富。豪强富貴之家，侵奪百姓，將他們視同奴僕。所以貧弱的日益窮困，豪强的更加富裕。韓褒到任後，便招募貧弱百姓，讓他們當兵，并對當兵的人采取優撫政策，免除他們家賦税徭役。同時又從富人中調濟出一部分財物以賑濟他們。每次西域商人運來貨物，又往往先讓貧弱的人購買。通過這一系列舉措，西凉州的羌、胡人中，貧富逐漸趨向平均，家家富足。魏廢帝元年，任會州刺史。以後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封公爵。

累遷汾州刺史。先是，齊寇數入，人廢耕桑，前後刺史，莫能防捍。褒至，適會寇來，乃不下屬縣。人既不備，以故多被抄掠。齊人喜於不覺，以爲州先未集兵，今還必不能追躡，由是益懈，不爲營壘。褒已先勒精鋭，伏北山中，分據險阻，邀其歸路。乘其衆怠，縱伏擊之，盡獲其衆。故事，獲生口者，并送京師，褒因是奏曰："所獲賊衆，不足爲多，俘而辱之，但益其忿耳。請一切放

韓褒多次升官任汾州刺史。在此之前，北齊軍隊多次進入汾州，破壞當地的農桑生産，前後多任刺史，都没能防禦。韓褒剛到任，恰逢齊軍來犯，於是没有來得及布置防備工作。由於没有防備，所以許多地方遭到齊軍劫掠。齊人對韓褒没有察覺感到高興，認爲州裏原先并没有集結軍隊，如今他們回去肯定不會追趕，因此顯得十分懈怠，每到一地，也不修造營壘。其實，韓褒早已聚集精鋭部隊，埋伏在北部的山中，各據險要，準備在齊軍回來時予以截擊。齊軍行到韓褒伏擊地，乘齊軍鬆懈，率兵伏擊，將他們全部俘

還，以德報怨。"有詔許焉。自此抄兵頗息。還河州總管，仍轉鳳州刺史。尋以年老請致事，詔許之。天和五年，拜少保。

獲。按以往先例，俘獲敵人，都要送到京師，韓褒爲此上奏朝廷説："這次所獲敵兵，人數不是很多，若是俘虜後再加凌辱，祇會增加他們的憤怨和憎恨。請求將他們一齊放回，他們必將感恩不已而以德報怨。"皇帝下詔同意他的建議。從此以後，齊人抄掠的事差不多平息。韓褒任河州總管，轉任鳳州刺史。不久，韓褒因年已衰老請求退休回家，皇帝下詔允許。天和五年，任少保。

褒歷事三帝，以忠厚見知。武帝深相敬重，常以師道處之，每入朝見，必有詔令坐，然始論政事。卒，贈涇、岐、燕三州刺史，謚曰貞。

韓褒一生曾侍奉過三位皇帝，都以爲人忠厚而知名。周武帝對他深爲敬重，時常以老師的禮節與他相處，每次韓褒入朝覲見，必定先賜他坐，然後纔開始談論政事。死後，追封他爲涇州、岐州、燕州三州刺史，謚號爲貞。

子繼伯嗣。仕隋，位終衛尉少卿。

兒子韓繼伯繼承爵位。韓繼伯供職於隋朝，位終於衛尉少卿。

趙肅

趙肅，字慶雍，河南洛陽人也。世仕河西。及沮渠氏滅，曾祖武始歸於魏，賜爵金城侯。祖興，中書博士。父申侯，舉秀才，爲後軍府主簿。

趙肅，字慶雍，河南洛陽人。世代供職河西政權。當沮渠氏滅亡時，曾祖父趙武便開始歸附魏國，賜封爲金城侯。祖父趙興，曾任中書博士。父親趙申侯，推舉爲秀才，曾任後軍府主簿。

肅早有操行，知名於時。孝昌中，起家殿中侍御史，累遷左將軍、太中大夫。東魏天平初，除新安郡守，秩滿還洛陽。大統三年，獨孤信東討，肅率宗人爲鄉導。授司州別駕，監督糧儲，軍用不匱。周文帝聞之，謂人曰："趙肅可謂洛陽主人也。"九年，行華山郡事。

趙肅年少時便有操守品行，在當時知名。孝昌年間，首任殿中侍御史，多次升官任左將軍、太中大夫。東魏天平初年，任新安郡守，任職期滿回到洛陽。大統三年，獨孤信率軍征討東魏，趙肅帶着宗族人爲他引路。西魏授他爲司州別駕，負責監督糧食儲備，在任期間，軍用物資從不匱乏。周文帝聽説後，對人説："趙肅可謂是洛陽的主人啊。"大統九年，代行華山郡郡守之職。

十三年，除廷尉少卿。明年元日，當行朝禮，非有封爵者不得預焉。肅時未有茅土，左僕射長孫儉啓周文請之。周文乃召肅謂曰："歲初行禮，豈得使卿不預！然何爲不早言也?"於是令肅自選封名。肅曰："河清乃太平之應，竊所願也。"於是封清河縣子。十六年，除廷尉卿，加征

大統十三年，任廷尉少卿。第二年正月初一，按慣例，應當舉行朝禮，而且没有封爵的人是不能參加的。趙肅當時没有封爵，左僕射長孫儉向周文請求賜封趙肅爵位。周文便召見趙肅説："歲初舉行朝禮，怎能使你不參加呢！對於封爵之事，你爲什麽不早説呢?"於是叫趙肅自己選擇封爵名號。趙肅説："黄河出現清流是太平盛世的兆應，我想以它爲封號。"於是封趙肅

東將軍。肅久在理官，執心平允，凡所處斷，咸得其情。廉慎自居，不營產業，時人以此稱之。十七年，進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賜姓乙弗氏。

爲清河縣子。大統十六年，任廷尉卿，加授征東將軍。趙肅長久任司法官員，執法公正，凡他所處理的案件，都必須瞭解案件的真實情況。他一向以廉潔謹慎自居，不從事任何產業經營，當時人對此贊賞。大統十七年，進升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賜姓乙弗氏。

先是，周文命肅撰法律，肅積思累年，遂感心疾，去職，卒於家。子軌。

此前，周文叫趙肅撰修法律，爲了此事，他思考多年，後來感到心臟有毛病，於是退職回家，病逝於家中。兒子名叫趙軌。

趙軌

軌少好學，有行檢。周蔡王引爲記室，以清苦聞。隋文帝受禪，爲齊州別駕，有能名。其東鄰有桑，葚落其家，軌遣人悉拾還其主，戒其諸子曰："吾非以此求名，意者非機杼物，不願侵人。汝等宜以爲戒。"在州考績連最。持節使者郃陽公梁子恭上狀，文帝賜以米帛甚優，令入朝。父老將送者，各揮涕曰："別駕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交，是以不敢以杯酒相送。公清如水，請酌一杯水奉餞。"軌受飲之。至京，詔與牛弘撰定律令格式。

趙軌年少好學，有操行。北周蔡王引他爲記室，以守貧刻苦爲人所聞。隋文帝受禪即位，任齊州別駕，以能幹出名。他東邊鄰居種有桑樹，桑葚落到他家庭院，趙軌派人全拾起來送到主人家，并告誡他的兒子們說："我并不是想以此求取名聲，我的意思是，不是我們自己的東西，不要有侵奪的想法。你們應以此爲戒。"在州官的考核中，他的政績連續多次名列第一。持節使者郃陽公梁子恭上狀朝廷，文帝賞賜他相當豐厚的米帛，并讓他入朝。前來送別的父老鄉親都流着眼淚說："別駕在任職期間，爲官清廉，於百姓無所取，所以百姓不敢用杯酒相送。由於公清廉如水，就請酌一杯水來爲公餞行。"趙軌一一接過喝了。到京師後，下詔趙軌與牛弘撰修律令官制。

時衛王爽爲原州總管，召爲司馬。在道夜行，其左右馬逸入田中，暴人禾。軌駐馬待明，訪知禾主，酬直而去。原州人吏聞之，莫不改操。後檢校硤州刺史，甚有恩惠。轉壽州總管長史。芍陂舊有五門堰，蕪穢不通。軌勸課吏人，更開三十六門，灌田五千餘頃，人賴其利。秩滿歸，卒于家。子弘安、弘智，并知名。

當時衛王楊爽爲原州總管，便引趙軌爲司馬。趙軌夜行辦事，他身邊隨從的馬跑到田中間，踏壞了禾苗。趙軌停下馬來等待天亮，并探訪田的主人，給了主人相等的賠償後纔離去。原州的吏民聽說這件事，没有不改變自己操守的。後來任檢校硤州刺史，亦對民衆有恩有惠。不久，轉任壽州總管長史。芍陂過去曾有五門堰，堰内污穢不通。趙軌勸督當地吏民，另外開鑿三十六門，引水灌溉田地達五千多頃，當地的百姓都因此得到它的好處。任職期滿，回到家裏，死於家中。兒子趙弘安、趙弘智，都是知名之士。

張軌　張肅

張軌，字元軌，濟北臨邑人也。父崇，高平令。軌少好學，志識開

張軌，字元軌，濟北臨邑人。父親張崇，曾任高平縣令。張軌年少好學，心胸開闊。起初

朗。初在洛陽，家貧，與樂安孫樹仁爲莫逆之友，每易衣而出，以此見稱。軌常謂所親曰："秦、雍之間，必有王者。"尒朱氏敗後，遂杖策入關。賀拔岳以軌爲記室參軍，典機密。尋轉倉曹。時穀糴踊貴，或有請貸官倉者。軌曰："以私害公，非吾宿志。濟人之難，詎得相違?"乃賣所服衣物，糴粟以振其乏。

及岳被害，周文帝以軌爲都督，從征侯莫陳悅。悅平，使於洛陽，見領軍斛斯椿。椿曰："高歡逆謀，已傳行路，人情西望，以日爲年。未知宇文何如賀拔也?"軌曰："宇文公文足經國，武足定亂，至於高識遠度，非愚管所測。"椿曰："誠如卿言，真可恃也。"周文爲行臺，授軌郎中。孝武西遷，除中書舍人，封壽張縣子，兼著作佐郎，修起居注。遷給事黃門侍郎，兼吏部郎中。出爲河北郡守。在郡三年，聲績甚著，臨人政術，有循吏之美。大統間言宰人者，多推尚之。入爲丞相府從事中郎，行武功郡事。章武公導出鎮秦州，以軌爲長史。廢帝元年，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二年，賜姓宇文氏，行南秦州事。恭帝二年，徵拜度支尚書，復除隴右府長史。卒於位，謚曰質。

軌性清素，臨終之日，家無餘財，唯有書數百卷。

子肅，周明帝初爲宣納上士，轉中外府記室參軍、中山公訓侍讀。早有才名，性頗輕猾，時人比之魏諷。卒以罪考竟終。

李彥

李彥，字彥士，梁郡下邑人也。

在洛陽時，家道貧寒，與樂安的孫樹仁結成莫逆之交，兩人每次出去，都要互相更換衣服，此事常爲當地人稱道。張軌時常對親近的人說："在秦州和雍州之間，一定會出現做君主的人。"尒朱榮失敗後，便驅馬入關。賀拔岳以張軌爲記室參軍，典掌機密。不久轉任倉曹。當時糧食價格飛漲，有的提出從官倉借貸糧食。張軌說："以私害公，不是我平素的志願。若是濟人危難，哪裏能相違背呢?"於是他賣掉自己的衣物，換成糧食來賑濟缺糧的人家。

當賀拔岳被害後，周文帝授張軌爲都督，隨從征伐侯莫陳悅。侯莫陳悅被平定後，奉周文帝之命到洛陽，會見領軍斛斯椿。斛斯椿說："高歡謀反，路人皆知，現在大家心向西邊，度日如年。不知道宇文氏哪些方面比得上賀拔氏?"張軌說："宇文公文才足以治國，武才足以平亂，至於他高深的見識和深遠的眼光，不是我能揣測到的。"斛斯椿說："如果確實像你所說的，真的可以依恃他了。"周文帝在行臺時，授張軌爲郎中。孝武帝西遷後，張軌任中書舍人，封爲壽張縣子，兼任著作佐郎，修起居注。升任給事黃門侍郎，兼任吏部郎中。不久出任河北郡守。在郡守位三年裏，聲譽和政績甚爲突出，治郡之道，有奉職守法之吏的美稱。大統年間說到宰輔一職的人選，很多人都推薦他。入任丞相府從事中郎，代行武功郡郡守一職。章武公宇文導出京鎮守秦州，任命張軌爲長史。魏廢帝元年，進升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廢帝二年，賜姓宇文氏，代行南秦州刺史之職。魏恭帝二年，入任度支尚書，又任隴右府長史。最後死在任所，謚號爲質。

張軌生性清靜樸素，臨死的時候，家裏没有多餘的錢財積蓄，惟有數百卷書籍。

兒子張肅，周明帝初年任宣納上士，後轉任中外府記室參軍、中山公宇文訓侍讀。張肅很早就以才氣聞名，但生性淺薄狡詐，當時人把他比作魏諷。最後因爲犯罪受到拷訊而死。

李彥，字彥士，梁郡下邑人。祖父李光之，

祖光之，魏淮南郡守。父静，南青州刺史。

任北魏淮南郡守。父親李静，任南青州刺史。

彦少有節操，好學慕古。孝昌中，解褐奉朝請。孝武入關，兼著作佐郎，修起居注。大統初，除通直散騎侍郎，累遷左户郎中。十二年，省三十六曹爲十二部，改授户部郎中，封平陽縣子。廢帝初，拜尚書右丞，轉左丞。

李彦年少時就有氣節操守，勤奮好學，傾慕古代聖賢。孝昌年間，首次爲官任奉朝請。孝武帝入關，兼任著作佐郎，修起居注。大統初年，任通直散騎侍郎，多次升遷任左户郎中。大統十二年，裁減三十六曹爲十二部，李彦改授户部郎中，封爵爲平陽縣子。魏廢帝初年，任尚書右丞，後改任左丞。

彦在尚書十有五載，屬軍國草創，庶務殷繁，留心省閣，未嘗懈怠。斷决如流，略無疑滯。臺閣莫不嘆其公勤，服其明察。遷給事黄門侍郎，仍左丞。賜姓宇文氏。出爲鄜州刺史。彦以東夏未平，固辭州任，詔許之。拜兵部尚書，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仍兼著作。六官建，改授軍司馬，進爵爲伯。

李彦在尚書省任職十五年，當時處於國家初創時期，政務繁多，對於職責事務不敢有絲毫懶惰心理。李彦辦事效率很高，對於交辦給他的事，很少出現滯留拖延的現象，同僚無不嘆服他的勤謹和明察。升任給事黄門侍郎，仍兼任尚書左丞。賜姓宇文氏。出京任鄜州刺史。李彦認爲東魏没有平定，堅决不願接受刺史一職，朝廷下詔允許他的請求。授他爲兵部尚書，加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仍兼任著作佐郎。朝廷建置六官，改任他爲軍司馬，進升伯爵。

彦性謙恭，有禮節，雖居顯要，於親黨之間恂恂如也。輕財重義，好施愛士，時論以此稱之。然素多疾，而勤於莅職，雖沈頓枕席，猶理務不輟，遂至於卒。謚曰敬。

李彦生性謙虚恭敬，有禮節，雖位居顯官要職，但對自己的親朋好友仍顯得恭敬謹慎。他重仁義輕錢財，好施捨錢財，愛慕賢士，當時人們都非常稱贊他的情操。然而他一向疾病纏身，却勤於職守，即使晚上睡覺疲憊不振，也從没使他中斷對政務的處理，終於病情加重，不愈而終。謚號爲敬。

彦臨終遺誡其子等曰："昔人以竅木爲櫝，葛累爲緘，下不亂泉，上不泄臭，實吾平生之志也。但事既矯枉，恐爲世士所譏。今可斂以時服，葬於磽确之地，勿用明器、芻塗及儀衛等。爾其念哉。"朝廷嘉焉，不奪其志。

李彦臨終在遺言中告誡他的兒女等人説："過去的人們用鑿空的木頭作爲棺材，用野葛製的繩索去捆縛，目的就是爲了從下面不會污穢泉水，在上面不會泄露出尸臭，這就是我一生的志向。但是事情既已矯正，恐怕被世上士人所譏諷。如今可以將我用現在流行的衣服裝殮，并葬在土地堅硬而貧瘠的地方，千萬不要使用明器、芻塗以及儀衛等。你們要記在心裏啊。"朝廷對此贊美，并遵照他的遺願治喪。

子昇明嗣。少歷顯職。大象末，太府中大夫、儀同大將軍。仕隋，終於齊州刺史。

兒子李昇明繼承其父爵位。李昇明年輕時就官任顯職。大象末年，任太府中大夫、儀同大將軍。後供職隋朝，在齊州刺史任上去世。

子仁政，長安縣長。義軍至，以

兒子李仁政，曾任長安縣長。義軍來時，因

罪誅。

罪被誅。

郭彦

郭彦，太原陽曲人也。其先從官關右，遂居馮翊。父胤，靈武令。

郭彦，太原陽曲人。他的祖先在關右一帶任職，於是便把家安居在馮翊。父親郭胤，曾任靈武縣令。

彦少知名，周文帝臨雍州，辟爲西曹書佐，累遷虞部郎中。大統十二年，初選當州首望，統領鄉兵，除帥都督。以居郎官著稱，封龍門縣子，進大都督。恭帝元年，除兵部尚書，仍以本兵從柱國于謹南伐江陵。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伯。六官建，拜户部中大夫。

郭彦年少時便很有名氣，周文帝到雍州時，便徵辟他爲西曹書佐，後多次升官任虞部郎中。大統十二年，被選爲本州最有聲望之人，統領鄉兵，授帥都督。因在郎官任上功績突出，封爲龍門縣子，進升大都督。魏恭帝元年，任兵部尚書，并率本州鄉兵隨從柱國于謹南進討伐江陵。進升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封伯爵。朝廷建置六官，任户部中大夫。

周孝閔帝踐祚，出爲澧州刺史。蠻左生梗，不營農業。彦勸以耕稼，人皆務本，亡命之徒，咸從賦役。先是，以澧州糧儲乏少，每令荆州遞送。自彦莅職，倉庾充實，無復轉輸之勞。齊南安城主馮顯密遣使歸降，其衆未之知也。柱國宇文貴令彦率兵應接。時齊人先令顯率所部送糧南下，彦懼其衆不從命，乃於路邀之，顯因得自拔。其衆果拒戰，彦縱兵奮擊，并虜獲之。以南安無備，即引軍掩襲，遂有其城。晉公護嘉之，進爵懷德縣公。入爲工部中大夫。

周孝閔帝即位，出任澧州刺史。澧州蠻民生性頑固强硬，不經營農耕。郭彦到任後，勸勉他們從事農業生産，人人都致力於種田，就是那些逃亡的人，也都納賦服役。在此之前，因爲澧州糧食儲備較少，常常叫荆州運送。自郭彦到任以後，糧倉充實，再也没有轉運糧食的勞苦。齊南安城主馮顯秘密派人説將歸降，他的部衆不知道這件事。柱國宇文貴命令郭彦率兵前去接應。當時齊人先命令馮顯率領部衆運送糧草南下，郭彦擔心部衆不聽從馮顯的降順之命，於是决定在路上予以截擊，馮顯因此得以脱身。馮顯部衆果然抵抗，郭彦督兵力戰，奮勇進擊，將馮顯部衆全部俘獲。因爲南安城没有防備，郭彦便立即率軍偷襲，於是占領了該城。晉公宇文護特予嘉獎，郭彦進封爲懷德縣公。接着入朝任工部中大夫。

保定四年，晉公護東討，彦從尉遲迥攻洛陽，迥復令彦與權景宣出汝南。及軍次豫州，使彦鎮之。天和中，爲隴右總管府長史。卒於官。贈小司空、宜鄜丹三州刺史。

保定四年，晉公宇文護率兵討伐東魏，郭彦隨從尉遲迥進攻洛陽，尉遲迥再命郭彦與權景宣率兵從汝南出擊。當軍隊進到豫州，尉遲迥叫郭彦就地鎮守。天和年間，任隴右總管府長史。最後在任所去世。死後追贈爲小司空和宜州、鄜州、丹州三州刺史。

梁昕

梁昕，字元明，安定烏氏人也。世爲關中著姓。其先因官，徙居京兆之盩厔。祖重耳，漳縣令。父勸儒，

梁昕，字元明，安定烏氏人。世代都是關中大姓。他的祖先因任官原因，便把家遷徙到京兆的盩厔。祖父梁重耳，任漳縣縣令。父親梁勸

中散大夫，贈涇州刺史。

昕少温恭，見稱州里。從尒朱天光征討，拜右將軍、太中大夫。周文帝迎魏孝武，軍次雍州，昕以三輔望族上謁。周文見昕容貌瓌偉，深賞異之，即授右府長流參軍。累遷丞相府主簿。大統十二年，除河南郡守，遷東荆州刺史。昕撫以仁惠，蠻夷悦之。封安定縣子。周孝閔帝踐祚，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明帝初，進爵胡城縣伯。天和初，拜工部中大夫，出爲陝州總管府長史。

昕性温裕，有幹能，歷官内外，咸著聲稱。尋卒官。贈大將軍，謚曰貞。

梁榮

昕弟榮，位計部下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朝那縣伯。贈涇、寧、豳三州刺史，謚曰静。

子獻，仕隋，爲給事郎。貞觀中，終於鄭州刺史。

皇甫璠

皇甫璠，字景瑜，安定三水人也。世爲西州著姓，後徙居京兆。父和，本州中從事。大統末，追贈散騎常侍、儀同三司、涇州刺史。

璠少忠謹，有幹略。永安中，辟州都督。周文帝爲牧，補主簿，以勤事被知。大統四年，引爲丞相府行參軍。周孝閔帝踐祚，爲守廟下大夫、長樂縣子。保定中，爲鴻州刺史，入爲小納言。累遷蕃部中大夫，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璠性平和，小心奉法，安貞守志，恒以清白自處，當時稱爲善人。建德三年，爲隨州刺史，政存簡惠，百姓安之。卒官，贈交、渭二州刺史，謚曰恭。

儒，任中散大夫，死後追贈爲涇州刺史。

梁昕年少時温良恭敬，被州里鄉鄰所稱道。跟從尒朱天光一起征討，任右將軍、太中大夫。周文帝迎接魏孝武帝西遷，當大軍駐扎在雍州時，梁昕以三輔地區名望大族的身份前去拜謁。周文看見梁昕容貌奇異魁偉，深加賞識和看重，當即授他爲右府長流參軍。後多次升官任丞相府主簿。大統十二年，任河南郡守，升任東荆州刺史。在東荆州，對當地民衆施加仁惠，蠻民高興。封爲安定縣子。周孝閔帝即位，梁昕進升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周明帝初年，進封爲胡城縣伯。天和初年，授工部中大夫，出京任陝州總管府長史。

梁昕生性温良寬弘，有辦事才能，任官朝廷内外，聲望都非常高。不久便在任所去世。死後追贈爲大將軍，謚號爲貞。

梁昕弟梁榮，位至計部下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封爵爲朝那縣伯。死後追贈爲涇州、寧州、豳州三州刺史，謚號爲静。

兒子梁獻，供職隋朝，任給事郎。唐朝貞觀年間，在鄭州刺史任上去世。

皇甫璠，字景瑜，安定三水人。世代是西州的大姓，後來遷徙到京兆。父親皇甫和，是本州中從事。大統末年，追贈他爲散騎常侍、儀同三司、涇州刺史。

皇甫璠年少時忠誠謹慎，有才幹。永安年間，徵召爲州都督。周文帝任州牧，皇甫璠補任主簿，以勤於政事而被周文帝所知。大統四年，招引爲丞相府行參軍。周孝閔帝即位，授守廟下大夫，封爲長樂縣子。保定年間，任鴻州刺史，入任小納言。多次任蕃部中大夫，并進升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皇甫璠生性平和，謹慎守法，堅守志節，能保持自身清白，當時人們稱贊他爲有道德的人。建德三年，任隨州刺史，爲政簡明仁惠，百姓安居樂業。後死於官所，追贈爲交州、渭州二州刺史，謚號爲恭。

子諒，少知名。大象中，位吏部下大夫。諒弟誕。

兒子皇甫諒，年少時便有名氣。大象年間，官至吏部下大夫。皇甫諒弟爲皇甫誕。

皇甫誕　皇甫無逸

誕，字玄慮，少剛毅，有器局。開皇中，累遷治書侍御史，朝臣無不肅憚焉。後爲尚書左丞。時漢王諒爲并州總管，朝廷盛選僚佐，拜誕并州總管司馬，總府政事，一以諮之。諒甚敬焉。及煬帝即位，諒用諮議王頍謀，發兵作亂。誕數諫止，諒不納。誕因流涕，以死固請。諒怒囚之。及楊素將至，諒屯清源以拒之。諒主簿豆盧毓出誕於獄，協謀閉城拒諒。諒襲擊破之，并抗節遇害。帝以誕亡身殉國，嘉悼者久之。詔贈柱國，封弘義公，謚曰明。

皇甫誕，字玄慮，年少時剛强勇毅，有器度。開皇年間，多次升官任治書侍御史，朝中大臣無不感到害怕并有所收斂。後任尚書左丞。當時漢王楊諒任并州總管，朝廷廣擇官員，皇甫誕被授以并州總管司馬，并州的大小政事，一一都要向他咨詢。楊諒非常敬重他。當隋煬帝即位時，楊諒采納諮議王頍的計謀，將起兵作亂。皇甫誕多次進諫阻止，楊諒都没有采納。皇甫誕哭泣，以死請求楊諒放棄謀亂。楊諒大怒，便將他囚禁起來。當楊素率兵到來時，楊諒率兵屯駐清源以抵抗楊素軍隊。楊諒主簿豆盧毓將皇甫誕從獄中放出，兩人商議關閉城門抵禦楊諒。楊諒襲擊攻破并州城，皇甫誕與豆盧毓堅守節操，一同遇害。煬帝認爲皇甫誕以身殉國，長時間贊嘆悼念。下詔追贈他爲柱國，封爲弘義公，謚號爲明。

子無逸嗣。尋爲淯陽太守，甚有聲稱。大業令行，舊爵例除。以無逸誠義之後，賜爵平輿侯。入爲刑部侍郎，守右武衛將軍。

兒子皇甫無逸繼承父爵。皇甫無逸不久任淯陽太守，爲政聲譽較高。大業三年推行新官品令，舊爵禄一律廢棄。因爲考慮皇甫無逸是忠義之臣的後代，賜封平輿侯。後入朝任刑部侍郎，授守右武衛將軍。

陶世模　敬釗

初，漢王諒之反，州縣莫不響應。有嵐州司馬陶世模、繁時令敬釗，并抗節不從。

當初，漢王楊諒謀反，許多州縣將吏紛紛響應。衹有嵐州司馬陶世模、繁時縣令敬釗同堅守節操，誓不相從。

世模，京兆人。性明敏，有器幹。仁壽初，爲嵐州司馬。諒反，刺史喬鍾葵將赴之，世模以義拒之。臨之以兵，辭氣不撓，鍾葵義而釋之。軍吏請斬之，於是被囚。及諒平，拜開府，授大興令。從衛玄擊楊玄感，以功進位銀青光禄大夫。

陶世模，京兆人。生性聰明敏慧，有器量和才幹。仁壽初年，任嵐州司馬。楊諒謀反，嵐州刺史喬鍾葵準備率兵趕赴，陶世模以大義拒絕。喬鍾葵派兵前去威脅，陶世模言辭堅定，誓不屈服，喬鍾葵見他忠義，便將他放了。喬鍾葵屬下軍吏要求殺掉陶世模，於是被囚禁起來。平定楊諒後，授開府，任大興縣令。後隨從衛玄擊敗楊玄感，因功進升爲銀青光禄大夫。

釗，字積善，河東蒲坂人。父元約，周布憲中大夫。釗，仁壽中爲繁時令，甚有能名。漢王諒反，師

敬釗，字積善，河東蒲坂人。父親敬元約，北周時任布憲中大夫。敬釗在仁壽年間任繁時縣令，辦事有才能。漢王楊諒謀反，派兵攻陷繁

陷其城，賊帥墨弼執送僞將喬鍾葵，署爲代州總管司馬。釗正色拒之，誓之以死。會鍾葵敗，釗遂免。卒於朝邑令。

時城，叛軍頭領墨弼將敬釗縛送到叛將喬鍾葵那裏，喬鍾葵安排他爲代州總管司馬。敬釗表情嚴肅地加以拒絶，并表示以死來效忠。到喬鍾葵戰敗，敬釗得以免死。最後在朝邑縣令任上去世。

辛慶之

辛慶之，字餘慶，隴西狄道人也。世爲隴右著姓。父顯宗，馮翊郡守，贈雍州刺史。

慶之少以文學徵詣洛陽，對策第一，除秘書郎。屬尒朱氏作亂，魏孝莊帝令司空楊津爲北道行臺，節度山東諸軍以討之。津啓慶之爲行臺左丞，與參謀議。至鄴，聞孝莊帝崩，遂出兖、冀間，謀結義徒，以赴國難。尋而節閔帝立，乃還洛陽。及賀拔岳爲行臺，復啓慶之爲行臺吏部郎。大統初，從周文帝東討，爲行臺左丞。六年，行河東郡事。九年，入爲丞相府右長史，兼給事黄門侍郎，除度支尚書，復行河東郡事。遷南荆州刺史，加儀同三司。

慶之位遇雖隆，而率性儉素，車馬衣服亦不尚華侈。志量淹和，有儒者風度，特爲當時所重。又以其經明行修，令與盧誕等教授諸王。廢帝二年，拜秘書監。卒官。子加陵，主寢上士。慶之族子昂。

辛慶之，字餘慶，隴西狄道人。世代是隴右的大姓。父親辛顯宗，曾任馮翊郡守，死後追贈雍州刺史。

辛慶之年少時因爲文章博學被徵召到洛陽，在對策中名列第一，任秘書郎。尒朱氏起兵作亂，魏孝莊帝命司空楊津爲北道行臺，指揮太行山以東各路軍隊前去討伐。楊津啓奏朝廷任命辛慶之爲行臺左丞，參與謀議軍事。大軍進到鄴時，聽到孝莊帝駕崩的消息，便將軍隊帶出兖州、冀州間，聚結俠義之士，共赴國難。不久魏節閔帝即位，於是率軍回到洛陽。賀拔岳任行臺時，再次用辛慶之爲行臺吏部郎。大統初年，隨周文帝征討東魏，任行臺左丞。大統六年，代行河東郡郡守之職。大統九年，入京任丞相府右長史，兼任給事黄門侍郎，任度支尚書，再次代行河東郡郡守。升任南荆州刺史，加授儀同三司。

辛慶之職位雖然很高，但生性節儉樸素，所使用的車馬和身上的穿着，從不追求華麗和奢侈。其人氣度博深而志趣高雅，有儒士風度，所以極爲當時人們所敬重。又因爲精通經典，品行高尚，朝廷便令他與盧誕等人教授諸王。廢帝二年，任秘書監。在任上去世。兒子辛加陵，授主寢上士。辛慶之族子有辛昂。

辛昂

昂，字進君。數歲便有成人志行。有善相人者，謂其父仲略曰："公家雖世載冠冕，然名德富貴，莫有及此兒者。"仲略亦重昂志氣，深以爲然。年十八，侯景辟爲行臺郎中。景後來附，昂遂入朝，除丞相府行參軍。後追論歸朝勛，封襄城縣男。

及尉遲迥伐蜀，昂占募從軍。蜀平，迥表昂爲龍州長史，領龍安郡

辛昂，字進君。幾歲時便有成年人的志向和操行。有善於相面的人，對他的父親辛仲略説："你家雖然世代是仕宦之家，但若是論名聲的富貴，没有人能比得上這個兒子。"辛仲略也看重辛昂的志氣，所以認爲相面人的話不假。十八歲時，侯景徵召他爲行臺郎中。侯景後來歸附西魏，辛昂便入朝，任丞相府行參軍。後來追論歸附朝廷的功勛，封辛昂爲襄城縣男。

到尉遲迥征伐蜀，辛昂報名從軍。蜀地平定，尉遲迥上表請授辛昂爲龍州長史，并代行龍

事。州帶山谷，舊俗生梗。昂威惠洽著，吏人畏而愛之。成都一方之會，風俗舛雜，迥以昂達於從政，復表昂行成都令。昂到縣，便與諸生祭文翁學堂，因共歡宴，謂諸生曰："子孝臣忠，師嚴友信，立身之要，如斯而已。若不事斯語，何以成名？各宜自勉，克成令譽。"昂言切理至，諸生等并深感悟，歸而告其父老曰："辛君教誡如此，不可違之。"於是井邑肅然，咸從其化。遷梓潼郡守。六官建，入爲司隸上士，襲爵繁昌縣公。

安郡郡守之職。龍州多爲高山深谷，民風强硬頑固。辛昂到任後恩威遍施，當地吏民既害怕也愛戴他。成都是一方的都會，風俗怪異雜亂，尉遲迥認爲辛昂善於治理，又上表請授辛昂代行成都令。辛昂到任後，便與學生們在學校祭祀西漢文翁，并趁此與他們宴會，辛昂對他們説："子孝臣忠，師嚴友信，是立身處世的關鍵，如此而已。如果不遵循這些，怎能成名？大家應以此自勉，修成美好的聲譽。"辛昂言辭懇切，道理實在，學生聽後深有感悟，他們回家告訴父老説："辛君教導訓誡我們如此坦誠，我們不能違背。"於是城鄉秩序井然，都服從他的教化。不久，調任梓潼郡守。朝廷建置六官，入京任司隸上士，繼承繁昌縣公爵位。

保定二年，爲小吏部。時益州殷阜，軍國所資，經塗艱險，每苦劫盗。詔昂使於益、梁，軍人之務皆委决焉。昂撫導荒梗，頗得寧静。天和初，陸騰討信州蠻，詔昂便於通、渠等州運糧饋之。時臨、信、楚、合等諸州人庶多從逆，昂諭以禍福，赴者如歸。乃令老弱負糧，壯夫拒戰，莫有怨者。使還，屬巴州萬榮郡人反叛，圍郡城，昂於是遂募通、開二州，得三千人，倍道兼行，出其不意。又令其衆皆作中國歌，直趣賊壘。謂有大軍赴救，望風瓦解。朝廷嘉其權以濟事，詔梁州總管、杞國公亮即於軍中賞昂奴婢二十口，繒綵四百匹。又以昂威信布於宕渠，遂表爲渠州刺史。轉通州。推誠布信，甚得夷獠歡心。秩滿還京，首領皆隨昂詣闕朝覲。以昂化洽夷落，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保定二年，任小吏部。當時益州富饒，國家所需要的物資，運輸起來非常艱險，而且時常有盗賊來劫掠。朝廷下詔辛昂出使益、梁兩州，并授與他這兩州的軍政大權。辛昂安撫、訓導未開化的民衆，因而地方上得以非常寧静。天和初年，陸騰征討信州蠻，朝廷下詔令辛昂就便從通州、渠州等州發運糧草送給陸騰。當時臨州、信州、楚州、合州等州民衆大多數都響應蠻族的叛亂，辛昂對他們曉以利害禍福，於是大多願意聽從徵調。辛昂安排年老體弱的人負責運糧，青壯年抵抗迎戰，任何人都没有怨言。完成使命回來，遇上巴州萬榮郡民衆反叛，并圍攻郡城，辛昂便從通州、開州招募勇士，共得三千人，日夜兼程行進，出於叛軍意料之外。同時又叫他的部衆都學唱中原歌曲，進擊叛賊營壘。叛賊以爲是前來救援的朝廷大軍，便望風瓦解。朝廷贊賞他靈活地解决了叛亂，詔令梁州總管、杞國公宇文亮立即從辛昂軍中賞賜他奴婢二十人，絲帛四百匹。又因爲辛昂的威信傳布到宕渠，於是上表授渠州刺史。轉任通州刺史。在通州，辛昂對民衆以誠相待，布施恩信，所以深得僚民的愛戴。任職期滿回京，當地的僚民頭領都隨從辛昂入朝覲見皇帝。因爲辛昂促成朝廷與少數民族的融洽，進升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時晋公護執政，昂稍被護親待，

當時晋公宇文護執政，辛昂稍受宇文護親

武帝頗銜之。及誅護，加之捶楚，因此遂卒。

辛仲景

昂族人仲景，好學，有雅量。其高祖欽，後趙吏部尚書、雍州刺史，子孫因家焉。父歡，魏隴州刺史、朱陽公。仲景年十八，舉文學，對策高第。拜司空府主簿。建德中，位内史下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卒于家。子衡。

王子直

王子直，字孝正，京兆杜陵人也。世爲郡右族。父琳，州主簿、東雍州長史。

子直性節儉，有幹能。魏正光中，州辟主簿，起家奉朝請。永安初，拜鴻臚少卿。孝武西遷，封山北縣男。大統初，漢熾屠各阻兵於南山，與隴東屠各共爲唇齒。周文帝令子直率涇州步騎五千討破之。賜書勞問，除尚書左外兵郎中，兼中書舍人。從解洛陽圍，經河橋戰。兼尚書左丞，出爲秦州總管府司馬。時涼州刺史宇文仲和據州逆命，子直從隴右大都督獨孤信討平之。復入爲大行臺郎中，兼丞相府記室，除太子中庶子，領齊王友。尋行馮翊郡事。廢帝元年，拜使持節、大都督，行瓜州事。務以德政化人，西土悦附。恭帝初，徵拜黄門侍郎。卒官。

子宣禮，柱國府參軍。

杜杲

杜杲，字子暉，京兆杜陵人也。祖建，魏輔國將軍，贈蒙州刺史。父皎，儀同三司、武都郡守。

杲學涉經史，有當世幹略。其族父瓚，清貞有識鑒，深器重之，常曰："吾家千里駒也。"瓚時仕魏，爲

近禮待，周武帝便懷恨在心。當宇文護伏誅後，武帝便對辛昂施加杖刑，終於因此而死。

辛昂族人辛仲景，勤奮好學，有氣量。他的高祖父辛欽，曾任後趙吏部尚書、雍州刺史，子孫因而居家於此。父親辛歡，曾任魏隴州刺史，封爲朱陽公。辛仲景十八歲那年，朝廷舉文學，辛仲景在對策中名列前位。授司空府主簿。建德年間，任内史下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後死於家中。兒子辛衡。

王子直，字孝正，京兆杜陵人。世代是郡裏的大族。父親王琳，曾任州主簿、東雍州長史。

王子直生性節儉，有才能。魏正光年間，所在州徵召他爲主簿，首次爲官任奉朝請。永安初年，授鴻臚少卿。魏孝武帝西遷後，封他爲山北縣男。大統初年，漢熾的屠各在南山聚集兵力，并與隴東的屠各互爲依存。周文帝令王子直率涇州步、騎兵共五千人前往征討，大破屠各軍隊。爲此周文帝賜書慰勞，升爲尚書左外兵郎中，兼任中書舍人。後來相繼參加了解除洛陽之圍、河橋之戰。兼任尚書左丞，出京任秦州總管府司馬。當時涼州刺史宇文仲和據守涼州違抗王命，王子直跟從隴右大都督獨孤信將他討平。又入京任大行臺郎中，兼任丞相府記室，任太子中庶子，兼任齊王友。不久代行馮翊郡郡守之職。魏廢帝元年，授使持節、大都督，代行瓜州刺史之職。在瓜州，他致力於以仁德政治去教化民衆，使瓜州吏民樂於歸附朝廷。魏恭帝初年，授黄門侍郎。後死於任上。

兒子王宣禮，曾任柱國府參軍。

杜杲，字子暉，京兆杜陵人。祖父杜建，魏輔國將軍，追贈蒙州刺史。父親杜皎，任儀同三司、武都郡守。

杜杲涉獵經史，有當世才幹。他的族父杜瓚，廉潔而能鑒別賞識人才，對他極爲器重，時常對人説："這是我家的千里馬。"杜瓚當時奉事

黄門侍郎，兼度支尚書、衛大將軍、西道大行臺，尚孝武妹新豐公主，因薦之朝廷。永熙三年，起家奉朝請。周明帝初，爲脩城郡守。屬鳳州人仇周貢等構亂，攻逼脩城，杲信洽於人，部内遂無叛者。尋率郡兵與開府趙昶合勢，并破平之。入爲司會上士。

魏，任黄門侍郎，兼任度支尚書、衛大將軍、西道大行臺，娶孝武帝的妹妹新豐公主爲妻，因此將杜杲推薦給朝廷。永熙三年，朝廷開始啓用他爲奉朝請。周明帝初年，任脩城郡守。接着鳳州人仇周貢等人謀亂，進逼脩城，由於杜杲與部衆關係融洽，所以部衆没有人反叛。不久率領郡兵與開府趙昶聯合進擊，於是將仇周貢叛亂平定。入朝任爲司會上士。

初，陳文帝弟安成王頊爲質於梁，及江陵平，頊隨例遷長安。陳人請之，周文帝許而未遣。至是，帝欲歸之，命杲使焉。陳文帝大悦，即遣使報聘，并賂黔中數州地，仍請畫野分疆，永敦鄰好。以杲奉使稱旨，進授都督，行小御伯，更往分界。陳於是歸魯山郡。帝乃拜頊柱國大將軍，詔杲送之還國。陳文帝謂杲曰："家弟今蒙禮遣，實是周朝之惠。然不還魯山，亦恐未能及此。"杲答曰："安成之在關中，乃咸陽一布衣耳。然是陳之介弟，其價豈止一城？本朝親睦九族，恕己及物，上遵太祖遺旨，下思繼好之義，所以發德音者，蓋爲此也。若知止侔魯山，固當不貪一鎮。况魯山梁之舊地，梁即本朝藩臣，若以始末言之，魯山自合歸國。云以尋常之土，易己骨肉之親，使臣猶謂不可，何以聞諸朝廷！"陳文帝慚恧久之，乃曰："前言戲之耳！"自是接遇有加常禮。及還，引升殿，親降御座，執手以別。朝廷嘉之，授大都督、小載師下大夫，行小納言，復聘於陳。

當初，陳文帝的弟弟安成王陳頊在梁國充當人質，當周軍平定江陵後，陳頊隨軍到了長安。陳人請求讓陳頊回去，周文帝答應了但没有遣送。到這時，周明帝想將他送回，便命杜杲出使陳。陳文帝聽後非常高興，當即派使者前來覆命，同時贈送黔中幾個州的地方給周，而且還建議兩國劃定邊界，使兩國世代友好。因爲杜杲出使合乎明帝旨意，進升爲都督，代行小御伯之職，再次出使陳劃定疆界。陳於是將魯山郡送回給周。明帝便授陳頊爲柱國大將軍，詔令杜杲將他送回陳。陳文帝對杜杲説："家弟如今承蒙你們有禮送回，實在是周朝對我們的恩惠。但若是我們不送回魯山郡，恐怕是不會這樣做了。"杜杲回答説："安成王在我們關中，衹不過是一普通平民罷了。但是他是陳文帝的弟弟，他的身價豈止這一郡？在我國，九族親愛和睦，不僅如此，還把這種仁恕之心推及到他人，從上遵循太祖的遺旨，從下繼承友好的意義所在，之所以做出這樣仁德之事，就是基於這種原因。如果知道衹將他等同魯山郡，那我們就一定不會貪圖一個城鎮。况且魯山原本是梁的地方，而梁又是我國的藩臣，如果追溯起來，魯山自然應該回到我國。説用很普通的土地，交換自己的骨肉親人，連我都認爲不可行，怎麽可能讓朝廷知道呢！"陳文帝聽後慚愧很久，便對杜杲説："前面與你説的那些話，衹不過是跟你開玩笑罷了。"自此以後對周使者接待超過了平常的禮節。杜杲出使回朝，明帝叫他上殿，自己走下座位，握手相送。朝廷爲表示嘉獎，授他爲大都督、小載師下大夫，行小納言，再次出使陳國。

及華皎來附，詔令衛公直、都

當華皎前來歸附時，朝廷叫衛公宇文直和

督元定等援之。定等并没。自是連兵不息，東南搔動。武帝授杲御正中大夫，使陳，論保境息人之意。陳宣帝遣其黄門侍郎徐陵謂杲曰："兩國通好，彼朝受我叛人，何也?"杲曰："陳主昔在本朝，非慕義而至，主上授以柱國，位極人臣，子女玉帛，備禮將送，今主社稷，孰謂非恩? 郝烈之徒，邊人狂狡，曾未報德，而先納之。今受華氏，正是相報。過自彼始，豈在本朝!"陵曰："彼納華皎，志圖吞噬。此受郝烈，容之而已。且華皎方州列將，竊邑叛亡。郝烈一百許户，脱身逃竄。大小有異，豈得同年而語乎?"杲曰："大小雖殊，受降一也。若論先後，本朝無失。"陵曰："周朝送主上還國，既以爲恩，衛公共元定度江，孰云非怨? 計恩與怨，亦足相埒。"杲曰："元定等軍敗身囚，其怨已滅。陳主負扆馮玉，其恩猶在。且怨由彼國，恩起本朝，以怨酬恩，未之聞也。"陵笑而不答。杲因陳和通之便，陵具以聞。陳宣許之，遂遣使來聘。

都督元定等人率兵前去援助，結果元定等人全軍覆没。自此以後征戰不息，東南地區混亂不堪。周武帝授杜杲爲御正中大夫，出使陳，目的是商議如何保證邊境地區安寧的問題。陳宣帝派他的黄門侍郎徐陵對杜杲説："兩國通使和好，對方接納我國的叛賊，是何道理?"杜杲説："陳國主過去在我國，并非是傾慕仁義，我國君主授他柱國，職位在一般朝臣之上，有子女有玉帛，備禮將他送回，使他如今得以統治國家，誰會説這不是一種恩惠? 郝烈這些人，是屬於放蕩狡詐的邊民，還没有報恩，却先接納了他們。如今接納華皎，正是想以此來相報。過錯是從你們開始的，怎麽説是我國呢!"徐陵説："你們接納華皎，意思是想吞噬我國。而我們接納郝烈，衹不過是容納他而已。况且華皎所在州的各位將領，都占據一地背叛。而郝烈衹是率一百多户脱身逃竄到我國。大小不同，怎能同日而語呢?"杜杲説："大小雖説不同，但在接受來人降附這點上却是一致的。如果依先後而論，我國没有過失。"徐陵説："周朝送我國君主回國，我們已承認這是一種恩德，衛公與元定渡過長江，誰説這不是一種怨恨? 若從恩與仇來説，也足以相等。"杜杲説："元定等人兵敗而自身又被囚禁，應該説怨恨就此消失了。陳君作爲一國之主而臨朝稱王的恩德還在。况且仇怨是由你國而起，恩惠由我國而生，以怨報德，我從來没聽説過。"徐陵聽後，微笑而没有答話。杜杲於是把兩國通和的好處向徐陵陳述了，徐陵把他這些話全部告訴了陳宣帝。陳宣帝答應兩國通好的要求，并派遣使者前來周覆命。

建德初，授司城中大夫，仍使於陳。宣帝謂杲曰："長湖公軍人等雖築館處之，然恐不能無北風之戀。王褒、庾信之徒既羈旅關中，亦當有南枝之思耳。"杲揣陳宣意欲以元定軍將士易王褒等，乃答之曰："長湖總戎失律，臨難苟免，既不死節，安用此爲! 且猶牛之一毛，何能損益。本朝之議，初未及此。"陳宣帝乃止。

建德初年，授司城中大夫，仍出使陳。陳宣帝對杜杲説："長湖公的軍隊雖説已爲他們建了館舍居住，但恐怕難免有離去之心。王褒、庾信那些人雖已寄居關中，但也會有對故土的思念。"杜杲揣測陳宣帝的意思是想用元定軍的將士交换王褒等人，於是便回答他説："長湖公統兵行軍無紀律，遇到危難苟且避死，既然他不守節義而死，能值得這樣做嗎? 况且他們對我國來説，就好比九牛一毛，有什麽利害。我國現在還没談及

及杲還，至石頭，又遣謂之曰：“若欲合從，共圖齊氏，能以樊、鄧見與，方可表信。”杲答曰：“合從圖齊，豈唯弊邑之利？必須城鎮，宜待得之於齊。先索漢南，使臣不敢聞命。”還，除司倉中大夫，又使於陳。

這個問題。”陳宣帝衹好就此了之。當杜杲回國，行到石頭的時候，陳宣帝又派來人對他說：“如果想我國跟從貴國一起圖謀齊的話，衹要貴國將樊州、鄧州給與我國，纔能表示可信。”杜杲回答説：“一起圖謀齊國，難道衹是我國有利益嗎？一定要奉送城鎮，應該等到從齊得到之後。事先索要漢南地方，我不敢告訴朝廷。”杜杲回來後，任司倉中大夫，又出使陳。

杲有辭辯，閑於占對，前後將命，陳人不能屈，陳宣帝甚敬異之。時元定已卒，乃禮送開府賀拔華及定棺柩，杲受之以歸。除河東郡守，遷溫州刺史，賜爵義興縣伯。大象元年，徵拜御正中大夫，復使陳。二年，除申州刺史，加開府儀同大將軍，進爵爲侯。除同州刺史。

杜杲善於説辯，熟悉應口對答，前後多次傳命，陳人都不能使他屈服，陳宣帝非常敬佩，也深感驚異。當時元定已經死去，於是以禮將開府賀拔華以及元定的棺柩，由杜杲帶着回國。任河東郡守，轉任溫州刺史，封爲義興縣伯。大象元年，徵召爲御正中大夫，又出使陳。大象二年，任申州刺史，加授開府儀同大將軍，進封侯爵。不久，任同州刺史。

隋開皇元年，以杲爲同州總管，進爵爲公。俄遷工部尚書。二年，除西南道行臺兵部尚書。尋以疾卒。

隋朝開皇元年，授任杜杲爲同州總管，進封公爵。隨即升任工部尚書。開皇二年，任西南道行臺兵部尚書。不久，因病而去世。

子運，大象末，宣納上士。

兒子杜運，大象末年，任宣納上士。

杲兄長暉，位儀同三司。

杜杲哥哥杜長暉，任儀同三司。

吕思禮

吕思禮，東平壽張人也。性溫潤，不雜交游。年十四，受學於徐遵明，長於論難，諸生爲之語曰：“講《書》論《易》鋒難敵。”十九，舉秀才，對策高第，除相州功曹參軍。葛榮圍鄴，思禮有守禦勛，賜爵平陸縣伯，除樂城令。

吕思禮，東平壽張人。生性溫和，不亂交朋友。十四歲時，在徐遵明門下學習，善於辯論詰難，與他一起的同學都説：“講解《尚書》，論説《周易》，鋒芒難以抵擋。”十九歲時，舉爲秀才，在對策中名列前茅，任相州功曹參軍。葛榮圍攻鄴城，吕思禮在守禦中立有功勛，賜封爲平陸縣伯，任樂城縣令。

普泰中，僕射司馬子如薦爲尚書二千石郎中。尋以地寒被出，兼國子博士。乃求爲關西大行臺郎中，與姚幼瑜、茹文就俱入關。爲行臺賀拔岳所重，專掌機密，甚得時譽。岳爲侯莫陳悦所害，趙貴等議遣赫連達迎周文帝，思禮預其謀。及周文爲關西大都督，以思禮爲府長史，尋除行臺右丞。以迎魏孝武功，封汶陽縣子，加冠軍將軍，拜黄門侍郎。魏文帝即

普泰年間，僕射司馬子如推薦他爲尚書二千石郎中。不久因爲地寒被調出，兼任國子博士。於是便請求任關西大行臺郎中，與姚幼瑜、茹文就一同入關。被行臺賀拔岳所看重，讓他專門典掌機要，深得當時人們稱譽。賀拔岳被侯莫陳悦謀害後，趙貴等人商議派遣赫連達去迎接周文帝，吕思禮當時也是謀劃者之一。當周文任關西大都督時，任命吕思禮爲大都督府長史，不久任爲行臺右丞。因迎接魏孝武帝西遷有功，封爲汶陽縣子，加授冠軍將軍，任黄門侍郎。魏文帝即

位，領著作郎，除安東將軍、都官尚書，兼七兵、殿中二曹事。從禽竇泰，進爵爲侯。大統四年，以謗訕朝政賜死。

思禮好學有才，雖務兼軍國，而手不釋卷。晝理政事，夜即讀書，令蒼頭執燭，燭燼夜有數升。沙苑之捷，命爲露布，食頃便成，周文嘆其工而且速。所爲碑誄表頌，并傳於世。七年，追贈車騎將軍、定州刺史。

子亶嗣。大象中，位至駕部下大夫。

時有博陵崔騰，早有名譽，歷職清顯，爲丞相府長史，亦以投書謗議賜死。

位，兼任著作郎，授安東將軍、都官尚書，兼管七兵、殿中二曹事務。跟從他人擒獲竇泰，進封侯爵。大統四年，因誹謗詆毁朝政，被魏文帝賜死。

吕思禮勤奮好學，有才學，雖然軍國事務纏身，但手不釋卷。白天處理政事，晚上讀書，他叫奴僕爲他持燭，燭流下的灰燼一夜就有幾升。在沙苑大捷中，周文叫他撰寫布告，一頓飯的工夫就完成了，周文嘆服他的布告寫得既好又快。他撰寫的碑、誄、表、頌，都一同爲後世所流傳。大統七年，追贈他爲車騎將軍、定州刺史。

兒子吕亶繼承他的爵位。吕亶在大象年間，官至駕部下大夫。

當時有一名叫崔騰的博陵人，很早就有名氣，爲官以清廉而顯揚，曾任丞相府長史，也是因投送文章非議朝政而賜死。

徐招

徐招，字思賢，高平金鄉人也。世爲著姓。招少好法律及朝廷舊事，發言措筆，常欲辯析秋毫。初入洛陽，雖未登仕，已爲時知，朝廷疑事多預議焉。延昌中，從征浮山堰有功，賜爵高廣男。及廣陽王深北討鮮于脩禮，啓爲員外散騎侍郎、深府長流參軍。招陳策請離間之，葛榮竟殺脩理，自爲魁帥。以功進爵爲侯。永安初，射策甲科，除員外散騎常侍，領尚書儀曹郎中。招少習吏事，未能精究朝儀，常恨才達，恐名迹不立。久之，方轉二千石郎中。

徐招，字思賢，高平金鄉人。世代都是大姓。徐招年少時喜好法律和朝廷過去的典章制度，説話寫文章，常常都想辯析那些細小的問題。第一次到洛陽，雖説没有被授以官職，但當時已經知道他的名聲，朝廷遇到疑難的事情，他多次參與商議。延昌年間，隨從出征浮山堰，立有軍功，賜封爲高廣男。當廣陽王元深北上討伐鮮于脩禮時，啓用徐招爲員外散騎侍郎、元深王府長流參軍。徐招獻計元深請求離間亂軍，致使葛榮殺掉了鮮于脩理，自立爲首領。徐招因此功進封侯爵。永安初年，在對策中高中甲科，任員外散騎常侍，兼任尚書儀曹郎中。徐招年少時研習爲官之道，没有縱深研究朝廷儀禮，時常遺憾才能通達而名望難以成功。很久，纔轉爲二千石郎中。

尒朱榮死，尒朱世隆屯兵河橋，莊帝以招爲行臺左丞，自武牢北度，引馬場、河内之衆以抗世隆。後尒朱兆得招，鎖送洛陽，仲遠數招罪，將斬之。招曰“不虧君命，得死爲幸。”仲遠重之，曰：“凡人受命，理各爲主。今若爲戮，何以勸人臣?”乃釋

尒朱榮死後，尒朱世隆駐兵河橋，魏孝莊帝授徐招爲行臺左丞，率軍從武牢北渡，招引馬場和河内的兵馬前去抵禦尒朱世隆。後來徐招被尒朱兆所擒，枷送到洛陽，仲遠一一列舉徐招罪狀，將要處斬他。徐招説：“不辱君命，就是死了也深感榮幸。”仲遠聽後很敬重他，説：“凡是人受他人之命，理應各爲其主。如今若是將你殺

之，用爲行臺右丞。及仲遠南奔，招獨還洛。

掉了，用什麽去勸勉臣僚呢?”於是釋放了徐招，任命他爲行臺右丞。當仲遠逃向南邊時，徐招獨自回到了洛陽。

永熙末，從孝武入關中，拜給事黄門侍郎，兼尚書右丞。時朝廷播遷，典章遺闕，至於臺省法式，皆招所記，論者多焉。大統三年，拜驃騎將軍、侍中。時文帝舅子王起化犯罪死，有詔追贈，招執奏正之。後卒於度支尚書。子山雲嗣。

永熙末年，隨從魏孝武帝進入關中，任給事黄門侍郎，兼尚書右丞。當時朝廷遷徙，過去的典章制度大多遺缺，有關臺省的制度，都是根據徐招的記憶而制定的，評論的人都稱贊他。大統三年，授驃騎將軍、侍中。當時文帝舅子王起化因犯罪處斬，朝廷下詔追封，徐招上奏予以糾正。後來死於度支尚書任上。兒子徐山雲繼承他的爵位。

檀翥

檀翥，字鳳翔，高平金鄉人也。六世祖毓，晋步兵校尉。父江，始還北，仕至太常少卿，贈兖州刺史。

檀翥，字鳳翔，高平金鄉人。第六世祖檀毓，在晋時曾任步兵校尉。父親檀江，開始回到北方，官至太常少卿，死後贈兖州刺史。

翥十歲喪父，還京師宅，與營人雜居。雖幼孤寒，不與鄰人來往。好讀書，解屬文，能鼓琴，早爲琅邪王誦所知。年十九，以名家子爲魏明帝挽郎。後客游三輔。時毛遐爲行臺，鎮北雍，表翥爲行臺郎中。莊帝既誅尒朱榮，遐使翥詣京師，因除著作佐郎，郎中如故。

檀翥十歲時，父親去世，便回到京師的家中，與市井的商人雜居在一起。即使既年幼又孤寒，也不與鄰居往來。喜好讀書，善於寫作，能彈奏樂器，很早就被琅邪王誦所知道。十九歲時，以名門家族子弟的身份擔任魏明帝的挽郎。後來客游三輔地區。當時毛遐擔任行臺鎮守北雍，上表授任檀翥爲行臺郎中。魏莊帝誅滅尒朱榮後，毛遐派遣檀翥到京師，於是授以著作佐郎，仍舊擔任郎中之職。

後孝武帝西幸，除兼中書舍人，修國史。大統初，又兼著作佐郎。以守關迎駕勳，封高唐子。後坐談論輕躁，爲黄門侍郎徐招所糾，死於廷尉獄。

後來魏孝武帝西去，授檀翥兼任中書舍人，纂修國史。大統初年，又兼任著作佐郎。因守關迎駕有功，封爲高唐子。後來因談論朝政過於輕率浮躁，被黄門侍郎徐招所檢舉，死在廷尉獄中。

孟信

孟信，字脩仁，廣川索盧人也。家世貧寒，頗傳學業。信常曰：“窮則變，變則通。吾家世傳儒學，而未有通官，當由儒非世務也。”遂感激，棄書從軍。永熙末，除奉朝請。

孟信，字脩仁，廣川索盧人。家道貧寒，但頗能傳授學業。孟信常常對人説：“窮則變，變則通。我家世代承傳儒學，但從來没有出過顯官，看來儒學難以治理世事。”於是在激憤之餘，放棄學業進了軍隊。永熙末年，任奉朝請。

從孝武帝入關，封東州子，趙平太守。政尚寬和，權豪無犯。山中老人曾以㹠酒饋之，信和顔接引，殷勤勞問。乃自出酒，以鐵鐺温之，素木

因爲跟從魏孝武帝入關，封爲東州子，任趙平太守。在趙平，爲政崇尚寬宏仁和，權貴豪强都不敢冒犯。山裏一位老人曾送給他猪肉和酒，孟信和顔悦色地接待了他，并情意懇切地慰問

盤盛蕪菁葅，唯此而已。又以一鐺借老人，但執一杯，各自斟酌，申酬酢之意。謂老人曰："吾至郡來，無人以一物見遺，今卿獨有此餉。且食菜已久，欲爲卿受一豘髀耳。酒既自有，不能相費。"老人大悦，再拜，擘豘進之。酒盡方别。

他。於是他拿出酒來，用一鐵鐺將它温熱，用一些簡陋的木盤盛裝大頭菜和腌菜，僅此而已。孟信將一酒鐺給老人，自己衹拿着一個杯子，兩人各自斟滿酒以後，就開始互相敬起酒來。孟信對老人説："自從我到任以來，從没見過有人送我一件東西，惟獨您送我這些東西。况且我們吃菜已很久了，想從您那裏接受一塊猪的肩胛。酒我自己有，不要您耗費了。"老人聽後非常高興，在再次下拜後，用手把猪的肩胛分開給孟信。兩人直到酒喝完纔分手。

及去官，居貧無食。唯有一老牛，其兄子賣之，擬供薪米。券契已訖，市法應知牛主住在所。信適從外來，見買牛人，方知其賣也。因告之曰："此牛先來有病，小用便發，君不須也。"杖其兄子二十。買牛人嗟異良久，呼信曰："孟公，但見與牛，未必須其力也。"苦請不得，乃罷。買牛者，周文帝帳下人，周文深嘆異焉。

當孟信離任在家時，由於家貧，時常没有東西吃。家中衹有一頭老牛，他侄子把老牛賣了，準備换些柴米回來。當時各家已訂立券契，按照市場法規，應該知道牛的主人的住所。孟信剛從外面回來，看見買牛人牽着自家的牛，一問纔知道是自己的牛已被賣了。於是便告訴買牛人説："這牛原來就有病，稍一使用就會發病，你不要買。"説完便把他的侄子杖責了二十下。買牛人對此感嘆驚異很久，他叫來孟信説："孟公，我衹要這頭牛，不一定需要牛耕地。"不管買牛人如何請求，孟信始終不同意，於是衹好放棄。買牛的那個人是周文帝帳下的，周文帝聽説此事後，也深感驚嘆。

未幾，舉爲太子少師，後遷太子太傅，儒者榮之。特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辭老請退，周文不奪其志，賜車馬、几杖、衣服、床帳。卒於家。贈冀州刺史，謚曰戴。子儒。

不久，孟信被舉薦任太子少師，後又升任太子太傅，讀書人都非常羨慕他。特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因年老請求退職，周文没有强迫，賞賜他車馬、几杖、衣服、床帳等物。後在家中去世，朝廷追贈他爲冀州刺史，謚號爲戴。有一兒子名叫孟儒。

宗懍

宗懍，字元懍，南陽涅陽人也。八世祖承，永嘉亂，討陳敏有功，封柴桑縣侯，除宜都郡守。卒官。子孫因居江陵。父高之，梁山陰令。

宗懍，字元懍，南陽涅陽人。第八世祖宗承，在永嘉之亂中，因征討陳敏有功，封爲柴桑縣侯，任宜都郡守。最後在官所去世。子孫於是居住在江陵。父親宗高之，曾在梁任山陰縣令。

懍少聰敏，好讀書，晝夜不倦，語輒引古事，鄉里呼爲"小兒學士"。梁大同六年，舉秀才。以不及二宫元會，例不對策。及梁元帝鎮荆州，謂長史劉之遴曰："貴鄉多士，爲舉

宗懍年少時聰明敏慧，喜好讀書，晝夜手不釋卷，説話動輒引用典故，鄉人稱呼他爲"小兒學士"。梁大同六年，舉爲秀才。因爲没趕上二宫元會，按例不能對策。當梁元帝鎮守荆州時，對長史劉之遴説："你們鄉有很多讀書人，替我

一有意少年。”之遴以懔應命，即日引見，令兼記室。嘗夕被召宿省，使製《龍川廟碑》，一夜便就。詰朝呈上，梁元帝嘆美之。後歷臨汝、建城、廣晉三縣令。遭母憂去職，哭輒歐血，兩旬之内，絶而復蘇者三。每旦有群烏數千集于廬舍，候哭而來，哭止而去，時論以爲孝感所致。

舉薦一位有志向的少年。”劉之遴推薦宗懔，梁元帝當日召見，任命他兼任記室。一天傍晚時被召到省署，叫他寫《龍川廟碑》，衹一夜工夫就完成了。第二天早晨呈上，梁元帝非常贊美。後來歷任臨汝、建城、廣晉三縣縣令。遇到母親去世，離職回家，在母喪期間，由於悲傷過度，哭得吐血，二十多天的時間，曾經三次昏死過去。在他於墓旁築的簡陋小屋上，每天早晨有幾千隻烏鴉群集在那裏，它們每次都是在宗懔哀哭的時候飛來，哭聲一停止就飛走，當時人們認爲是被宗懔的孝心感動所致。

梁元帝即位，擢爲尚書侍郎，封信安縣侯，累遷吏部尚書。懔父高之先爲南臺書侍御史，犯憲。懔願父釋罪，當終身菜食。高之理雪，故懔菜食，鄉里稱之。在元帝府，府中多言其矯。至是，大進魚肉，國子祭酒沛國劉瑴讓之曰：“本知卿不忠，猶謂卿孝。今日便是忠孝并無。”懔不能對。懔博學有才藻，口未嘗譽人，朋友以此少之。

梁元帝即位，擢升宗懔爲尚書侍郎，封爲信安縣侯，多次升官任吏部尚書。宗懔父親宗高之原先任南臺書侍御史時，觸犯了法令。宗懔爲了替父消除罪過，决定終身素食。宗高之的罪過被洗刷後，宗懔仍然素食，鄉里人都稱贊他。在元帝府時，府中的同僚很多人都説他假。這時，宗懔大吃魚肉，國子祭酒沛國劉瑴責備他説：“過去本知道你不忠，但還是認爲你有孝道。而今天却是忠孝全没有了。”宗懔不能回答。宗懔博學多識有文才，從來没有贊譽過別人，所以朋友就因爲這點而輕視他。

初，侯景平後，梁元帝議還建鄴，唯懔勸都渚宫，以鄉在荆州故也。及江陵平，與王褒等入關。周文帝以懔名重南土，甚禮之。周孝閔帝踐祚，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明帝即位，又與王褒等在麟趾刊定群書，數蒙宴賜。保定中，卒。有集二十卷行於世。

當初，侯景叛亂平定後，梁元帝商議回到建鄴，惟獨宗懔勸諫元帝定都渚宫，因爲他的家鄉在荆州的緣故。當江陵平定後，宗懔與王褒等人入關。周文帝認爲宗懔在南方名聲很大，所以對他特別禮待。周孝閔帝即位，授宗懔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周明帝即位，又與王褒等人在麟趾校定書籍，多次承蒙明帝賜宴。保定年間，宗懔去世。留有文集二十卷流行於世。

劉璠

劉璠，字寶義，沛人也。六世祖敏，以永嘉亂，徙居廣陵。父臧，性方正，篤志好學，居家以孝聞。仕梁，爲著作郎。

劉璠，字寶義，沛縣人。第六世祖劉敏，因爲永嘉之亂，遷居到廣陵。父親劉臧，生性正直，專心致意於學習，在家時以孝道而聞名。供職梁時任著作郎。

璠九歲而孤，居喪合禮。少好讀書，兼善文筆。十七，爲上黄侯蕭曄所器重。范陽張綰，梁之外戚，才高口辯，見推於世。以曄懿貴，亦

劉璠九歲時成爲孤兒，居喪合乎禮制。年少時喜好讀書，擅長寫文章。十七歲時，受到上黄侯蕭曄特別器重。范陽人張綰，是梁的外戚，才學和辯説爲當時人所推崇。認爲蕭曄是至貴，

假借之。璠年少未仕，而負才使氣，不爲之屈。綰嘗於新渝侯宅，因酒後詬京兆杜騫曰："寒士不遜。"璠厲色曰："此坐誰非寒士?"璠本意在綰，而暐以爲屬己，辭色不平。璠曰："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也!"遂拂衣而去。暐謝之，乃止。後隨暐在淮南，璠母在建康遘疾，璠弗之知。嘗忽一日舉身楚痛，尋而家信至，云其母病。璠即號泣戒道，絶而又蘇。當身痛之辰，即母死之日。居喪毁瘠，遂感風氣，服闋後一年，猶杖而後起。及暐終於毗陵，故吏多分散，璠獨奉暐喪還都，墳成乃退。梁簡文時在東宫，遇暐素重，諸不送者多被劾責，唯璠獨被優賞。解褐王國常侍，非其好也。

亦去藉助他。劉璠因爲年少没有出仕，頗自恃才學而喜歡意氣用事，對張綰從不屈服。張綰曾在新渝侯的家中聚宴，趁酒醉駡京兆杜騫説："寒士不謙遜。"劉璠嚴肅地説："在座誰不是寒士?"劉璠的本來意圖是針對張綰，但蕭暐以爲是對他而言的，所以在説話的口氣上顯得憤憤不平。劉璠説："哪個王的門裏不可以拉着長長的衣裾?"説完便拂袖而去。蕭暐見此忙向他道歉，於是纔留了下來。後來隨從蕭暐到淮南，劉璠的母親在建康得了重病，劉璠在淮南還不知道。忽然一天全身感到疼痛，隨即家信就到了，信中説他的母親得了病。劉璠當即在路上大聲哭泣起來，并多次昏死過去。當他身體疼痛的時候，正是他母親去世之時。居喪期間由於哀傷過度而消瘦，於是得了風濕病，喪期結束一年以後，還得靠扶杖纔能站起來。當蕭暐在毗陵死時，他過去的那些部下很多人各自走了，衹有劉璠一人送蕭暐棺柩回到都城，并在下葬以後纔離去。梁簡文帝當時是太子，對蕭暐一向都很敬重，故那些没有扶送的人多數受到彈劾指責，惟獨劉璠受到優厚的賞賜。讓他去充任王國的常侍，并不是他所喜好的。

璠少慷慨，好功名，志欲立事邊城，不樂隨牒平進。會宜豐侯蕭脩出爲北徐州刺史，即請爲其輕車府主簿，兼記室參軍。脩爲梁州，又板爲中記室，補華陽太守。屬侯景度江，梁室大亂，脩以璠有才略，甚親委之。時寇難繁興，未有所定，璠乃喟然賦詩以見志。其末章曰："隨會平王室，夷吾匡霸功。虚薄無時用，徒然慕昔風。"脩開府，置佐史，以璠爲諮議參軍，仍領記室。梁元帝承制，授樹功將軍、鎮西府諮議參軍，賜書曰："鄧禹文學，尚或執戈；葛洪書生，且云破賊。前修無遠，屬望良深。"元帝尋以脩紹鄱陽之封，且爲雍州刺史，復以璠爲脩平北府司馬。

劉璠年少時慷慨大方，喜好功名，立志想到邊城成就自己的事業，不願意按部就班進升。遇上宜豐侯蕭脩出京任北徐州刺史，劉璠當即請求任他的輕車府主簿，兼任記室參軍。蕭脩任梁州刺史時，任命他爲中記室，補任華陽太守。接着侯景率兵渡長江，梁朝廷大亂，蕭脩認爲劉璠有才略，什麽事都親自委任他去做。當時侯景爲亂正盛，形勢難以預料，劉璠嘆息作詩一首以表明他的志向。詩的末句説："隨會平王室，夷吾匡霸功。虚薄無時用，徒然慕昔風。"蕭脩任開府，設官屬，任命劉璠爲諮議參軍，仍兼任記室。梁元帝秉授劉璠爲樹功將軍、鎮西府諮議參軍，賜書上説："鄧禹文人，尚且還能執戈征戰；葛洪書生，也説要破賊。前面的典範不是很久遠，希望很大。"梁元帝不久就讓蕭脩續任鄱陽的封爵，且任雍州刺史，接着又任命劉璠爲蕭脩的平北府司馬。

及武陵王紀稱制於蜀，以璠爲中書侍郎。遣召璠，使者八反，乃至蜀。又以爲黄門侍郎，令長史劉孝勝深布心腹，使工畫《陳平度河歸漢圖》以遺之。璠苦求還，中記室韋登私曰："殿下忍而蓄憾，足下不留，將致大禍。脱使盗遮於葭萌，則卿殆矣。孰若共構大厦，使身名俱美哉！"璠正色曰："卿欲緩頰於我邪？我與府侯分義已定，豈以寵辱夷險易其心乎！丈夫立志，當死生以之耳。殿下方布大義於天下，終不逞志於一人。"紀知不爲己用，乃厚贈而遣之。臨别，紀又解其佩刀贈璠曰："想見物思人。"璠曰："敢不奉揚威靈，剋翦奸宄。"紀於是遣使拜脩爲益州刺史，封隨郡王，以璠爲府長史，加蜀郡太守。

當武陵王蕭紀在蜀行使皇帝權力時，任命劉璠爲中書侍郎，并派人徵召劉璠，使者往返八次，劉璠纔到達蜀。到蜀後，又任命他爲黄門侍郎，叫長史劉孝勝説明用他爲心腹，又叫畫工繪製《陳平度河歸漢圖》送給他。劉璠苦苦相求回去，中記室韋登私下對他説："殿下容忍着對你的不滿意，如果你不留下來，恐怕將會帶來大禍。倘若讓盗賊在葭萌攔住，那麽你就危險了。不如同我們共同成就大業，就會使身名都很美好！"劉璠嚴肅地説："你是想婉言勸解我吧？我與府侯分開的意思已經確定，怎麽能用榮辱禍福來改變我的想法呢？大丈夫立志，應當用生死去奮鬥。殿下廣布大義於天下百姓，不能在我一個人身上施展自己的志向。"蕭紀知道劉璠不肯爲自己效力，於是贈送他豐厚的財物，并派人送他回去。臨離别的時候，蕭紀又解下自己的佩刀贈給劉璠説："希望你看見此物的時候能想到它的主人。"劉璠説："豈敢不宣揚聲威，去鏟除爲非作歹的小人。"蕭紀於是派人授蕭脩爲益州刺史，封爲隨郡王，任命劉璠爲府長史，加授蜀郡太守。

還至白馬西，屬達奚武軍已至南鄭，璠不得入城，遂降武。周文帝素聞其名，先戒武曰："勿使劉璠死。"故武先令璠赴闕。周文見之如舊，謂僕射申徽曰："劉璠佳士，古人何以過之！"徽曰："晋人滅吴，利在二陸。明公今平梁漢，得劉璠也。"時南鄭尚拒守，達奚武請屠之，周文將許焉，唯令全脩一家而已。璠乃請之於朝，周文怒而不許也。璠泣而固請，移時不退。柳仲禮侍側，曰："此烈士也。"

當劉璠回來走到白馬的西部，遇到達奚武的軍隊已經進到南鄭，劉璠不能進入城内，於是便投降了達奚武。周文帝一向聽説劉璠的名聲，便首先告誡達奚武説："不能讓劉璠死掉。"所以達奚武先叫劉璠趕赴京城。周文帝見到劉璠如同見到老朋友一樣，周文帝對僕射申徽説："劉璠是個很好的人才，古人哪能勝過他！"申徽説："晋國人所以滅掉吴國，目的在於得到二陸。明公如今平定梁漢，就是爲了得到劉璠。"當時南鄭還在抵禦，達奚武請求屠城，周文帝將要答應，但命令保全蕭脩一家人性命。於是劉璠前去請求放棄屠城，周文帝大怒，没有答應。劉璠流着眼淚堅決請求，過了上朝時間仍不肯退下。柳仲禮當時侍事在周文帝身邊，暗地裏説："這人真是一個堅貞不屈的剛强之士啊！"

周文既納蕭脩降，又許其反國。脩至長安累月，未之遣也。璠因侍宴，周文曰："我於古誰比？"曰：

周文帝接受了蕭脩投降後，又允許他回國。然而蕭脩在長安待了幾個月，也没有派人送他回去。劉璠一次參加周文帝的宴會，周文帝説：

"常以公命世英主，湯、武莫逮。今日所見，曾是齊桓、晋文之不若。"周文曰："我不得比湯、武，望與伊、周爲匹，何桓、文之不若乎?"對曰："齊桓存三亡國，晋文不失信於伐原。"語未終，周文撫掌曰："我解爾意，欲激我耳。"即命遣脩。脩請與璠俱還，周文不許。以璠爲中外府記室，遷黄門侍郎、儀同三司。嘗卧疾居家，對雪興感，乃作《雪賦》以遂志焉。初，蕭脩在漢中與蕭紀箋，及答西魏書、移襄陽文，皆璠辭也。

"我與古人誰能相比?"劉璠説："人們時常認爲您是當世英明君主，商湯和周武王都比不上。今日見到，纔知是連齊桓公、晋文公都不如。"周文帝説："我不能與商湯王、周武王相比，期望能與伊尹、周公相比，怎麽能説我連齊桓公和晋文公都不如呢?"劉璠回答説："齊桓公保留三個已滅的國家，晋文公在伐原的事上没有失去信用。"話還没説完，周文帝高興地拍手説："我現在知道了你的意思，你是想以此激我。"於是當即派人護送蕭脩回國。蕭脩請求周文帝讓劉璠一同隨他回去，周文帝没有答應。任命劉璠爲中外府記室，升任黄門侍郎、儀同三司。劉璠曾經卧病在家，面對窗外飄飄飛雪，一下子産生了感慨，於是作了一篇《雪賦》以抒發自己的志向。起初，蕭脩在漢中送給蕭紀的書信，答西魏的文書以及移送襄陽的文告，都出自劉璠的筆下。

周明帝初，授内史中大夫，掌綸誥。尋封平陽縣子。在職清白簡亮，不合於時，左遷同和郡守。璠善於撫御，莅職未期，生羌降附者五百餘家。前後郡守多經營以致貲産，唯璠秋毫無所取。妻子并隨羌俗，食麥衣皮，始終不改。洮陽、洪和二郡羌常越境詣璠訟理。蔡公廣時鎮隴右，嘉其善政。及遷鎮陝州，欲啓璠自隨，羌人樂從者七百人，聞者莫不嘆異。陳公純作鎮隴右，引爲總管府司録，甚禮敬之。卒於官。著《梁典》三十卷，有集二十卷，行於世。子祥。

周明帝初年，授劉璠爲内史中大夫，掌管詔書的起草。不久封爲平陽縣子。劉璠在任職期間，清廉簡要，與當時官場風氣不相合，於是調任同和郡守。劉璠擅長安撫百姓，任職還没到期，境内降附的生羌就達五百多家。在他前後就任的郡守多想方設法謀取資財，惟獨劉璠没有謀取任何東西。妻兒一起隨他在同和，他們在生活上遵循當地羌人風俗，麥食皮衣，始終不改。洮陽、洪和二郡的羌人常常越境到劉璠那裏訴訟。蔡公宇文廣當時鎮守隴右，對他的善政特别贊美。當他調往鎮守陝州時，想讓劉璠隨他而去，當地羌人有七百人願意跟隨劉璠而去，聽説此事的人没有不感嘆驚異的。陳公宇文純鎮守隴右時，任用他爲總管府司録，對他特别禮待和敬重。後來劉璠在官任上去世。著有《梁典》三十卷，文集二十卷流行在世上。兒子是劉祥。

劉祥

祥，字休徵。幼聰慧，賓客見者皆號神童。事嫡母以至孝聞。其伯父黄門郎瑗，有名江左，在嶺南，聞而奇之，乃令名祥字休徵。後以字行於世。十歲能屬文，十二通《五經》。仕梁，爲宜豐侯記室參軍。江陵平，

劉祥，字休徵。小時候很聰明，客人看見後都稱他爲神童。他事奉嫡母極爲孝順，爲當時人們所稱道。他的伯父黄門郎劉瑗，在江東地區很有名氣，他在嶺南時，聽説劉祥之事後認爲他不同尋常，於是給他取名祥字休徵，以後就以字取代了他的名。十歲時能寫作，十二歲通讀《五

隨例入關中。齊公憲召爲記室，府中書記皆令掌之。封漢安縣子。憲進爵爲王，以休徵爲王友。俄除內史上士。武帝東征，休徵陪侍帷幄，平齊露布即休徵文也。累遷車騎大將軍、儀同大將軍。歷長安、萬年二縣令，頗獲時譽。卒於官。

經》。在梁國做官，任宜豐侯記室參軍。江陵平定後，隨他人一起到了關中。齊公宇文憲召納他爲記室，府中有關文書和記録都由他掌管。不久封爲漢安縣子。宇文憲進爵爲王後，以劉休徵爲王友。隨即任內史上士。周武帝東征，劉休徵陪侍在他身邊，平齊的所有文書就是出自他的筆下。因此，多次升遷後任車騎大將軍、儀同大將軍。在歷任長安、萬年二縣縣令時，頗得當地人的贊譽。後在官所去世。

初，璠所撰《梁典》始就，未及刊定而卒，臨終謂休徵曰："能成我志，其在此書乎！"休徵修定繕寫，勒成一家，行於世。

起初，他的父親劉璠在他的《梁典》剛剛完成，還没來得及校定之時就去世了。劉璠臨終時對劉休徵說："能够成就我的志願，就在這本書了！"劉休徵在修定後，將它抄寫出來，并彙集成册，使它流行在世。

劉行本

行本，璠兄子也。父瓌，仕梁，歷職清顯。行本起家梁武陵王國常侍。遇蕭脩以梁州北附，遂與叔父璠歸周，寓居新豐。每以諷讀爲事，精力忘疲，雖衣食乏絶，晏如也。性剛烈，有不可奪之志。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爲中外府記室。武帝親總萬機，轉御正中士，兼領起居注。

劉行本，劉璠哥哥的兒子。父親劉瓌，在梁做官，歷任清顯職位。劉行本首次做官是任梁武陵王國常侍。遇到蕭脩獻出梁州歸附周，於是與叔父劉璠到了周，寄居在新豐。每天以讀書爲事，廢寢忘食，雖然缺衣少食，心裏却是很平静。他生性剛烈，有不可强奪的氣節。周大冢宰宇文護招引他爲中外府記室。周武帝親自執政，劉行本轉任御正中士，兼負責起居注。

累遷掌朝下大夫。周代故事，天子臨軒，掌朝典筆硯，持至御坐，則承御大夫取進之。及行本爲掌朝，將進筆於帝，承御復欲取之。行本抗聲曰："筆不可得。"帝驚視問之，行本曰："臣聞設官分職，各有司存。臣既不得佩承御刀，承御亦焉得取臣筆。"帝曰："然。"因令二司各行所職。

多次升官任掌朝下大夫。按周前例，皇帝坐殿，掌朝官準備筆硯，并拿到皇帝身邊，然後再由承御大夫進取。當劉行本任掌朝時，他準備將筆硯直接進呈給皇帝，誰知承御大夫又想再取。劉行本見此便大聲說："筆不能給。"武帝看到這情形深感驚奇，便問他原委，劉行本說："我聽説設官分職，各有自己掌管的範圍。我既然不能佩帶承御刀，承御也就不能取拿我的筆。"武帝說："説得對。"於是叫掌朝和承御各自行使自己的職事。

及宣帝嗣位，多失德，行本切諫忤旨，出爲河內太守。及尉遲迥作亂，攻懷州，行本率吏人拒之，拜儀同，賜爵文安縣子。

當周宣帝繼位時，由於他許多方面缺乏仁德，劉行本直言極諫，抵觸了宣帝的旨意，於是出京任河內太守。尉遲迥謀反作亂，進攻懷州，劉行本率吏民抵禦，因功授以儀同，賜封爲文安縣子。

隋文帝踐祚，拜諫議大夫，檢校

隋文帝即位，授劉行本諫議大夫，檢校中書

中書侍郎。上嘗怒一郎，於殿前笞之。行本進曰：“此人素清，其過又小。”上不顧。行本正當上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令臣在左右。臣言若是，陛下安得不聽？臣言若非，當致之於理，安得輕臣而不顧？臣所言非私！”因置笏於地而退，上斂容謝之，遂原所笞者。

侍郎。一次，文帝對一侍郎發怒，當場在殿前杖笞他。劉行本進諫說：“這人一向清白，而且他的過失又很小。”文帝連看都不看。劉行本走上前正面對文帝說：“陛下不認爲我不肖，所以叫我在您左右。我說的話如果對，陛下怎能不聽？如果我說的話有錯，應當答理，怎麼能因輕視朝臣而不看？我所說的話沒有夾帶任何私心！”說完便將笏放在地上，轉身退去，文帝見此，嚴肅地表示歉意，於是赦免所要杖笞的人。

時天下大同，四夷內附，行本以党項羌密邇封域，最爲後服，上表劾其使者曰：“臣聞南蠻遵校尉之統，西域仰都護之威。比見西羌，鼠竊狗盜，不父不子，無君無臣，異類殊方，於斯爲下。不悟羈縻之惠，詎知含養之恩，狼戾爲心，獨乖正朔。使人近至，請付推科。”上奇其志。雍州別駕元肇言於上曰：“有一州吏，受人饋錢二百文，律令杖一百。然臣下車之始，與其爲約。此吏故違，請加徒一年。”行本駁之曰：“律令之行，蓋發明詔。今肇乃敢重其教命，輕忽憲章，虧法取威，非人臣之禮。”上嘉之，賜絹百匹。

當時天下太平繁榮，周圍少數民族紛紛向內地歸附，劉行本認爲党項羌靠近疆界，最後歸服，於是上表責備党項羌的使者說：“我聽說南蠻遵從校尉的統轄，西域各族亦靠都護的威望。西羌與他們相比，則都是些鼠竊狗盜之徒，父不像父，子不像子，也沒有君臣的禮節和名分，他鄉異族，最爲下等。不理解我們對他們施予的仁惠，不知道對他們的安撫之恩，貪暴凶殘之心，違背天命。他們使者近來到了我國，請求將他按法律處置。”文帝聽後對他的想法感到驚奇。雍州別駕元肇對文帝說：“有一個州吏，受人賄賂二百文錢，律令規定處以一百杖刑。我到任的時候，就曾與他約定不得受賄。這位吏人故意違背，請求增加他徒役一年。”劉行本駁斥說：“國家法律的推行，應該表現爲明確的條文規定。如今元肇敢加重處刑，輕視國家憲章，實在是損國法以求自己的威信，不是做臣的該做的。”文帝對劉行本很贊賞，賜他絹一百匹。

拜太子左庶子，領書侍御史如故。皇太子虛襟敬憚。時唐令則亦爲左庶子，太子暱狎之，每令以弦歌教內人。行本責之曰：“庶子當匡太子以正道，何嬖暱房帷之間哉！”令則甚慚而不能改。時沛國劉臻、平原明克讓、河南陸爽等并以文學爲太子所親。行本怒其不能調護，每謂三人曰：“卿等正解讀書耳。”時左衛率長史夏侯福爲太子所昵，嘗於閤內與太子戲。福大笑，聲聞於外。行本時在閤下聞之，待其出，數之曰：“汝

授太子左庶子，仍舊兼任書侍御史。皇太子對他既敬重又害怕。當時唐令則也是左庶子，太子對他親近而不莊重，每次叫人用琴瑟伴歌去教授太子身邊的宮女。劉行本指責他說：“庶子應當以正道教育太子，怎能讓他昵愛房帷間的那些事呢！”唐令則雖深感慚愧，但却沒有改變。當時沛國劉臻、平原明克讓和河南陸爽等人都以文學而受到太子的親近。劉行本對他們不能調教保護太子深感憤怒，常對三人說：“你們應當以正確的見解教太子讀書。”當時左衛率長史夏侯福受到太子的親近，一次在閤內與太子嬉戲。夏侯福大笑，聲音在外面都聽得見。當時劉行本正

何小人，敢爲褻慢！”因付執法者推之。太子爲請，乃釋之。太子嘗得良馬，令福乘而觀之。太子甚悦，因欲令行本復乘。行本正色曰：“至尊置臣於庶子位，欲輔導殿下以正道，非爲殿下作弄臣。”太子慚而止。

從閤下經過，所以被他聽到，當夏侯福從裏面出來時，呵斥他說：“你是哪裏的小人，敢在這裏輕慢！”於是要把他交給司法部門推究他的罪過，太子替他求情，纔將他釋放。太子曾經得到一匹良馬，叫夏侯福騎上讓他看。太子看後很高興，趁此又叫劉行本去騎。劉行本嚴肅地說：“皇上讓我擔任左庶子，目的是想輔助殿下行正道，并不是叫我做殿下的游戲之臣。”太子聽後頗覺慚愧，衹好作罷。

復以本官領大興令，權貴憚其方正，無敢至其門者。由是請托路絶，吏人懷之。未幾，卒于官，上甚傷惜之。及太子廢，上曰：“嗟乎！若使劉行本在，勇當不及此乎！”行本無子。

不久，劉行本在原官職之外再兼任大興縣令，當地有權有勢的人對他的端平正直非常害怕，没有人敢到他的府第。從此請求相托辦事的路子中斷，吏民都很想念他。不久，在任所去世，文帝非常哀傷，也非常惋惜。當太子被廢黜時，文帝説：“哎！假使劉行本還在，楊勇應當不會走到如此地步！”劉行本没有兒子。

柳遐

柳遐，字子昇，河東解人，宋太尉元景從孫也。祖叔珍，義陽内史，事見《南史》。父季遠，梁宜都太守。

柳遐，字子昇，河東解縣人，是宋太尉元景的從孫。祖父柳叔珍，曾任義陽内史，事情記載在《南史》。父親柳季遠，在梁曾任宜都太守。

遐幼而爽邁，神彩嶷然，髫歲便有成人之量。篤好文學，動合規矩。其世父慶遠特器異之，謂曰：“吾昔逮事伯父太尉公，嘗謂吾云：‘我昨夢汝登一樓，甚峻麗，吾以坐席與汝。汝後名宦必達，恨吾不及見耳。’吾向聊復晝寢，又夢將昔時坐席還以賜汝，汝之官位當復及吾。特宜勉勵，以應嘉祥也。”梁西昌侯藻鎮雍州，遐時年十二，以百姓禮修謁，風儀端肅，進止詳雅。藻羨之，試遣左右踐遐衣裾，欲觀其舉措。遐徐步稍前，曾不顧眄。仕梁稍遷尚書功論郎。陳郡謝舉時爲僕射，引遐與語，甚嘉之，顧謂人曰：“江漢英靈見於此矣。”

柳遐年幼時爽朗勤勉，聰明懂事，兒童時就有了大人的氣度。特别喜歡文學，言行舉動循規蹈矩。他的伯父柳慶遠特别器重他，伯父對他説：“我過去事奉伯父太尉公，他曾對我説：‘我昨晚夢到你登上一座樓，非常高峻華麗，我把座席給你，你的後代名聲、仕途一定通達，可惜我不能看到了。’我曾有一次白天睡覺，又夢到把過去的座席拿來送給你，你今後的官位應當又會達到我這樣的高度。希望你要再接再厲，以應證這個美好的預兆。”梁西昌侯蕭淵藻鎮守雍州時，柳遐年僅十二歲，他以平民身份前去拜見，風姿儀表端莊恭敬，舉止安詳文雅。蕭淵藻很羨慕，試着派身邊人去踏柳遐的衣裙，想看他舉止怎樣。柳遐慢步稍前，也不左盼右顧。供職梁不久就升任尚書功論郎。陳郡謝舉當時任僕射，引見柳遐談話，特别欣賞他，對周圍人説：“江漢一帶的傑出人才就是此人了。”

岳陽王蕭詧於襄陽承制，授遐

岳陽王蕭詧在襄陽秉承皇帝旨意，授柳遐

吏部郎，賜爵聞喜公。尋進位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及詧踐帝位於江陵，以襄陽來歸，辭詧曰："陛下中興鼎業，龍飛舊楚。臣昔因幸會，早奉名節，理當以身許國，期之始終。自晋氏南遷，臣宗族蓋寡，從祖太尉、世父儀同、從父司空，并以位望隆重，遂家于金陵；唯留先臣獨守墳柏，嘗誡臣等，使不違此志。今襄陽既入北朝，臣若陪隨鑾蹕，進則無益塵露，退則有虧先旨。"詧重違其志，遂許之。因留鄉里，以經籍自娱。

爲吏部郎，賜封爲聞喜公。不久進升爲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當蕭詧在江陵即位時，獻襄陽前來歸附，柳遐向蕭詧辭别説："陛下振興國家大業，龍威及於舊楚之地。我過去有幸與你相見，使得我很早得到名譽和節操，按理應當以身報國，始終一致。從晋司馬氏南遷以後，我的宗族勢力減弱，從祖父任太尉、伯父任儀同、叔父任司空，都因爲位高名重，於是居家在金陵；惟獨留我父親一人守護祖墳，父親曾告誡我們不要違背他的志願。如今襄陽既然已經歸入北朝，我若是還陪隨在您身邊，進則没有任何用處，退則損害先父的意願。"蕭詧難以違背他的志願，於是便答應了他的請求。此後柳遐便留在故鄉，以研習經籍自娱。

周文帝、明帝頻徵，固辭以疾。及詧殂，遐舉哀，行舊臣之服。保定中，又徵之，遐始入朝，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霍州刺史。遐導人務先以德，再三不用命者，乃微加貶異，示耻而已。其下感而化之，不復爲過，咸曰："我君仁惠如此，其可欺乎！"卒，贈金、安二州刺史。

周文帝、周明帝頻頻徵召，柳遐都以有病在身爲名堅决推辭。當蕭詧死時，柳遐深表哀悼，把過去做臣時的衣服拿出來穿上。保定年間，武帝又徵召他，柳遐開始入朝，授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霍州刺史。柳遐教導人力求先施仁德，如果再三不聽，纔稍加貶責以示區别，目的在於使他感到耻辱而已。他的下屬受感動便改變了自己，不再出現過錯，他們都説："我的上級如此仁惠，怎麽可以欺騙他呢！"死後贈他爲金州、安州刺史。

遐有至行。初爲州主簿，其父卒於揚州，遐自襄陽奔赴，六日而至，哀感行路，毁悴不可識。後奉喪西歸，中流風起，舟中人相顧失色。遐抱棺號慟，訴天求哀，俄頃風止浪息。其母嘗乳間發疽，醫云："此疾無可救理，唯得人吮膿，或望微止其痛。"遐應聲即吮，旬日遂瘳。咸以爲孝感所致。性又温裕，略無喜愠之容。弘奬名教，未嘗論人之短。尤尚施與，家無餘財。臨終遺誡薄葬，其子等并奉行之。有十子，靖、莊最知名。

柳遐有非常人所及的德行。起初任州主簿時，他的父親在揚州去世，柳遐從襄陽奔赴而去，六天就趕到了揚州，由於帶着悲哀的心情趕路，致使消瘦得認不出他的面目了。後來扶送棺柩西歸，船行到河中心，風浪驟起，船上的人都大驚失色，衹見柳遐抱着棺木一邊大哭，一邊哀求上天，一會兒就風平浪静了。他的母親曾經乳間生有毒瘡，醫生説："此病没有其他救治辦法，衹能靠人吸吮其中的膿，或許能稍微止痛。"柳遐當即去吸吮，十多天後就痊愈了。人們都認爲是他的孝心所致。他生性温和寬宏，很少流露出歡悦和怨恨的神色。大力勸勉名聲與教化，從來不議説别人的短處。尤其崇尚施捨，家裏没有任何積蓄。臨終時告誡子孫在他死後實行薄葬，他的兒子等家人都遵照他的遺願將他薄葬。柳遐共

柳靖

靖，字思休，少方雅，博覽墳籍。仕梁，正員郎。隨遐入周，授大都督，歷河南、德廣二郡守。所居皆有政術，吏人畏而愛之。然性愛閑素，其於名利澹如也。及秩滿還鄉，便有終焉之志。隋文帝踐極，特詔徵之，以疾固辭。優游不仕，閉門自守，所對唯琴書而已。足不歷園庭，殆將十載。子弟奉之若嚴君焉。其有過者，靖必下帷自責，於是長幼相率拜謝於庭，靖然後見之，勖以禮法。鄉里亦慕而化之，或有不善者，皆曰："唯恐柳德廣知也。"時論方之王烈。前後總管到官，皆親至靖家問疾，遂以爲故事。秦王俊臨州，賚以几杖，并致衣物。靖唯受几杖，餘并固辭。其爲當時所重如此。開皇中，壽終。

柳莊

莊，字思敬，少有器量，博覽墳籍，兼善辭令。濟陽蔡大寶有重名於江左，時爲岳陽王蕭詧諮議，見莊，嘆曰："襄陽水鏡，復在於兹！"大寶遂以其女妻之。俄而詧辟爲參軍。及詧稱帝，累遷鴻臚卿。

及隋文帝輔政，蕭巋令莊奉書入關。時三方構難，文帝懼巋有異志，及莊還，謂曰："孤昔以開府從役江陵，深蒙梁主殊眷。今主幼時艱，猥蒙顧托。梁主奕業重光，委誠朝廷，而今已後，方見松筠之節。君還申孤此意於梁主也。"遂執莊手而别。時梁之將帥咸請與尉遲迥連衡，進可盡節於周氏，退可席卷山南，唯巋疑不

有十個兒子，其中以柳靖和柳莊最爲知名。

柳靖，字思休，年少時大方文雅，博覽典籍。供職於梁，任正員郎。跟隨其父柳遐到周，授大都督，歷任河南、德廣二郡郡守。在職期間，都有政策，吏民既敬畏又愛戴。然而他生性喜愛清静樸素，對名利很淡泊。任職期滿就回到家鄉，便有終守家鄉的志向。隋文帝即位，特地派人前去徵召，他以有病在身爲名堅决推辭。他悠閑自得，閉門不去當官，所面對的衹是琴和書而已。他足不出庭園，將近十年時間。他的子弟將他視爲嚴君。若是發現自己的子弟有過錯，柳靖必定在帷下自我責備，於是家中男女老幼一起前去拜跪道歉，柳靖然後出來見他們，并以禮法相勉勵。鄉鄰亦非常傾慕并受感化，假若有人做了錯事，都會説："衹擔心柳德廣知道。"當時人們都把他比作王烈。前後總管到任，都親自到柳靖家探問他的病情，成爲慣例。秦王楊俊到柳靖所在的州，賞賜他几案與手杖，并送他一些衣物。柳靖衹接受了几案和手杖，其餘的都堅决推辭了。他在當時所受到的敬重由此可見。開皇年間，無疾而死。

柳莊，字思敬，年少時有器量，博覽典籍，善於辭令。濟陽蔡大寶在江東地區享有名氣，當時在岳陽王蕭詧那裏任諮議，看見柳莊，便感嘆地説："襄陽的見解清明、能解人疑者，又在這裏了。"蔡大寶於是把女兒嫁給他爲妻。不久，蕭詧徵召他爲參軍。當蕭詧繼承帝位後，柳莊多次升任官至鴻臚卿。

當隋文帝楊堅輔政時，蕭巋叫柳莊送文書進入函谷關。當時三方互相爭戰，隋文帝害怕蕭巋有異心，當柳莊將啓程回來時，文帝對他説："我過去以開府的身份隨軍平定江陵，深蒙梁君主的寵愛。如今我國君主年幼，時局艱難，還希望能承蒙繼續關心照顧。梁君主事業日光重明，竭誠使國家强盛，從今以後，便可見他那堅貞節操。你回去把我的意思告訴你們君主。"於是與柳莊握手而别。當時梁國的將帥都要求與尉遲迥

可。會莊至自長安，申文帝結托之意，遂言於巋曰："今尉遲迥雖曰舊將，昏耄已甚。消難、王謙常人之下者，非有匡合之才。况山東、庸蜀從化日近，周室之恩未洽於朝廷。臣料之，迥等終當覆滅，隨公必移周國，未若保境息人，以觀其變。"巋深以爲然。未幾，消難奔陳，迥及謙相次就戮。巋謂莊曰："近若從衆言，社稷已不守矣。"

聯合，如果這樣，進則可以對周盡心竭力保持節操，退則可以席捲山南地區，衹有蕭巋感到懷疑，并認爲不可取。正好柳莊從長安回來，陳述隋文帝楊堅托付的話，便對蕭巋説："如今尉遲迥雖説是一位宿將，但年事已高。消難、王謙衹是平庸之輩，没有輔助國家完成統一的才幹。况且山東、庸州、蜀州歸從順化日益臨近，周的恩德没有遍及朝廷。我估計，尉遲迥等終將覆滅，隨公楊堅一定會去周國，不如保國安民，静觀他們的變化。"蕭巋認爲柳莊説得非常正確。不久，消難奔逃到陳，尉遲迥和王謙相繼被殺。蕭巋對柳莊説："前段時間如果聽從了大家的話，如今國家已經不能守住了。"

文帝踐祚，莊又入朝，帝深慰勉之。及爲晋王廣納妃于梁，莊因是往來四五反，前後賜物數千段。梁國廢，授開府儀同三司，除給事黄門侍郎。

隋文帝登位，柳莊再次入朝，文帝對他予以深深的慰問勉勵。在替晋王楊廣從梁納娶王妃這事上，柳莊爲此往來四五次，文帝前後賞賜他絹帛幾千段。梁國滅亡後，文帝授他爲開府儀同三司，任給事黄門侍郎。

莊明習舊章，雅達政事，凡所駁正，帝莫不稱善。蘇威爲納言，重莊器識，常奏帝云："江南人有學業者，多不習世務；習世務者，又無學業。能兼之者，不過柳莊。"高熲亦與莊甚厚。

柳莊熟悉歷朝的典章制度，非常通曉朝政事務，凡經他糾正的事情，文帝没有不説好的。蘇威任納言時，對柳莊器量才識極爲敬重，常常上奏文帝説："江南有學業的人，多不熟悉政務；而熟悉政務的人，又往往没有學業。兩方面能兼而有之的，莫過於柳莊。"高熲亦與柳莊交情深厚。

莊與陳茂同官，不能降意。茂見上及朝臣多屬意於莊，心每不平。帝與茂有舊，譖訴頗行。尚書省嘗奏犯罪人，依法合流，而上處以大辟。莊據法執之，帝不從，由是忤旨。俄屬尚藥進丸藥不稱旨，茂因奏莊不親監，帝怒。十一年，徐璒等反於江南，詔莊以行軍總管長史隨軍討之。璒平，即授饒州刺史，甚有能名。卒於官。

柳莊與陳茂在同一官位，不能對他服氣而抑制心志。陳茂看見文帝和朝臣一般都歸心於柳莊，心裏常常憤憤不平。文帝與陳茂有舊交情，他經常向文帝進讒言。尚書省曾上奏某一有罪之人，依據法律衹能處以流放，然而文帝却處以極刑。柳莊根據法律予以處刑，文帝不答應，因此抵觸了皇帝的旨意。不久，逢尚藥進呈丸藥不符合皇帝旨意，陳茂趁機上奏説柳莊不親自監督，文帝大怒。開皇十一年，徐璒等人在江南謀反，下詔令柳莊以行軍總管長史的身份隨軍征討。徐璒等人叛亂平定，即授柳莊爲饒州刺史，在職期間，以才能政績而聞名。後來在官所去世。

論曰：韓褒奉事三帝，以忠厚知

論曰：韓褒是三位皇帝的近臣，以爲人忠厚

名。趙肅平允當官，張軌循良播美，李彦譽流省闥，郭彦信著蠻貊，歷官出内，并當時之選也。梁昕、皇甫璠、辛慶之、王子直、杜杲之徒，并關右之舊族。或紆組登朝，獲當官之譽，或張旃出境，有專對之才，既茂國猷，克隆家業，美矣！魏文帝云："文人不護細行。"其吕思禮之謂乎！徐招、檀翥、孟信各以才學自業，又加之以清介，并志能之士也。宗懔才辭幹局，見重梁元，逮乎播越秦中，不預政事，豈亡國俘虜不與圖存者乎？梁氏據有江東五十餘載，挾策紀事，蓋亦多人。劉璠學思通博，有著述之譽，雖傳疑傳信，頗有詳略，而屬辭比事，爲一家之言。行本正色抗言，具存乎骨鯁。柳遐立身之道，進退有節，觀其眷戀墳隴，其孝可移於朝廷；盡禮舊主，其忠可事於新君。夫能推此類以求賢，則知人幾於易矣。莊亮直之風，不殞門表，忠而獲謗，蓋亦自古有之。

有名於時。趙肅公正允當，張軌奉公守法，播揚美名，李彦聲譽流傳官署，郭彦信譽播揚域外，歷任内外官職，都是當時的恰當人選。梁昕、皇甫璠、辛慶之、王子直、杜杲等人，都是關西的舊族。有的繫官印登朝，獲得了當朝的聲譽；有的執旗出使邊族異域，有交涉應對，隨機行事的才能，既褒揚了國家的名聲，又能擴充自己的家業，好啊！魏文帝説："文人不注重小節。"吕思禮就是這種人。徐招、檀翥、孟信各自憑藉才幹學識成就自己事業，加上又清高耿直，都是有志有才的人。宗懔的才能、言辭、氣度，被梁元帝所器重，當他流亡秦中，不參預政事，難道亡了國做了俘虜的人就不能與他們參與謀議國家的生存嗎？梁氏政權占據江東五十餘年，文武良才的人，也有很多。劉璠學識廣博通達，在著述方面有較高的名氣，雖然既傳疑難又傳信實，有詳有略，然而在撰文記事上，却是一家之言。劉行本嚴正抗辯，這是他正直的本性所致。柳遐立身處世之道，進退都講究節操，看他對親尊墳地的眷戀，就可以知道他也可忠於國家；對原來主人的竭盡禮義，亦可知道他的忠貞可以奉事新的君主。若能根據這種人來求取賢才，那麽瞭解人就幾乎很容易了。柳莊誠信正直，不損毁家族門第的聲譽，忠臣之心却受到誹謗詆毁，從古以來就有這種情況。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二十四史全译　北史　第三册
作者=许嘉璐主编　周国林分史主编
页数=684
SS号=11405467
出版日期=2004

【作　者】许嘉璐主编　周国林分史主编
【丛书名】
【形态项】　1995
【读秀号】000005764220
【出版项】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　2004
【ISBN号】　7-5432-0885-7　/　K204.1/Z772b
【原书定价】　550.00（全四册）
【主题词】中国　古代史　北朝时代　纪传体　北史　译文
【参考文献格式】许嘉璐主编　周国林分史主编．　二十四史全译　北史　第三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2004．